六·点·学·术

[俄]科瓦略夫 著　王以铸 译

古代罗马史

VI HORAE



目　次

第 一 部 分

共 和 国

第　二　部　分

第一部分
共　和　国

引言。罗馬史的特點。罗馬史的分期

罗馬史是地中海古代史的最后一环。在地中海的东半，很早便产生了阶級的結構并且奠立了古典文化的基础。在古代东方国家的历史中，我們看到了奴隸社会底第一个、还完全是原始的发展阶段。

奴隸制度的下一个阶段是在爱琴海的地区。一方面地理条件的有利結合和另一方面附近东方国家的强烈影响造成了古代希腊城邦繁荣的一些前提。在比东方更为发达的、奴隸制度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古典的民主制度，在这种古典民主制度的范圍之內，特别是在雅典，于紀元前五至四世紀創造了成为欧洲的文化发展的基础的、最偉大的文化財富。

但是爱琴海底密接的边界和它的政治分散性加速了古典希腊奴隸制度的危机。在城邦的狹窄范圍內，进一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便引起了向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希腊化时代——的过渡。馬其頓亞历山大的征服和希腊人与馬其頓人之使东方的进一步殖民化，給更高級形式的奴隸制經济在东部地中海各国之产生創造了前提。希腊化国家在某些时期中間成了历史过程的主导力量，从而准备了向古代历史第四和最后时期的过渡。

还在此之前很久的时候，在意大利，在梯伯河下游，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罗馬。这个小小的城市国家在地中海的体系中暂时是一个独立的和比較孤立的历史发展策源地。但这却是一支巨大社会威力的策源地，是中部意大利各种不同的人种的、經济的和文化的相互作用的中心。随着罗馬在意大利(五——三世紀)及以后对意大利境外——西部与东部地中海(三——一世紀)扩張的发展，罗馬加入了地中海經济与文化关系的体系，进而更对这一体系发生了强烈的影响。到紀元前一世紀末的时候，罗馬世界强国在基本上形成了，这个强国把地中海地区在它以前的一切国家組織都包括进来了。古代历史进入了它的第四个和最后的阶段。

正如上面所說的，罗馬进入了已經形成的希腊化世界的体系。但是，进入这一体系之后，它便开始对这一体系加以改造。地中海的奴隸社会，首先是意大利本土，在罗馬征服的进程中，經受了若干深刻的变化：貨币經济的显著成長，奴隸制度的巨大发展，土地的集中，小自由生产者的无产化。凡此种种变化都是罗馬經济制度的特色，这种經济制度成了古典奴隸制度的最高級的形式。

在罗馬时代，意大利和大部分行省中的奴隸劳动，在經济生活的一切部門起了主导的作用。奴隸底法律上的和日常生活上的地位比起以前的各个时期来大大地惡化了，并开始接近于亞里士多德—瓦罗的关于"活的"和"会說話的"工具的定則。整个地中海地区和它那广大的周边地区在經济上都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以致我們竟可以說有了統一地中海市場的萌芽和对全部地区来說是共通的某些經济現象：价格的波动，危机。因此因奴隸制的扩張而造成的罗馬强国所依靠的便不仅仅是罗馬武器的力量，而且还依靠

地中海地区底某种經济上的統一。但是就本身的形式而論，这一强国虽仍然是自治城市的联盟，却接近于希腊化类型的領土国家了。

在文化方面，罗馬基本上利用了以前各个时代，特别是希腊化时代的成就。当希腊化的文明已到达这样的高度，以致罗馬只好输入它和模仿它的时候，罗馬才被吸引到地中海关系的范圍中来。因此罗馬的文化不是完全独立的文化。罗馬的重要性主要是在于把适应于罗馬需要的希腊化文化傳播到西方其余的地方去。

但如果認为罗馬的文化完全是模仿的那便錯了。首先，在早期的罗馬文化，例如在宗教里，便有許多独特的意大利的因素，这些因素后来只是蒙上了一层外来的希腊东方的影响而已。其次，甚至在整个說来独立性最小的后期罗馬文化中，也存在着具有高度独創性印記的各种形式，而罗馬人正是这些独創形式的創造者：如法律、建筑、某些文学体裁(諷刺詩)等都是。最后(而这是最主要的)，甚至在罗馬人抄襲希腊化文化的許多形式时，他們也不是机械地模仿它們，而是用自己精神和风格来改造它們。因此便产生了在本質上是非常特殊的一些現象，尽管在表面上这些現象的形式是模仿的，例如，紀元前一世紀末的抒情詩。这就是为什么整个說起来，我們必須承認罗馬文化是古典文化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

罗馬使奴隸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样就使它的一切社会矛盾到达了最紧張的程度。自由民与奴隸之間，富人与貧民之間的矛盾在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象在罗馬时期那样达到如此尖銳的程度。因此，不拘是古典东方还是希腊都不曾有过象紀元前二到一世紀的內战或是紀元三至五世紀的隸农、奴隸与蛮族底群众运动那样的一些規模宏大的社会斗爭。只有罗馬时期才創造了“消灭

奴隸主和廢除奴隸主对劳动者的剝削形式"①的那一社会革命的前提。这一革命和蛮族的征服一道摧毀了地中海的奴隸制社会并奠立了欧洲中世紀时期的基础。

罗馬历史的長期性和复杂性要求特別注意到它的分期問題。一般公認的是把它分成兩个时期：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时期。二者之間的年代界限人們多半認为是紀元前一世紀的三十年代末（阿克提烏姆之役和安托尼烏斯之死）。但这种分期法远不是完善的。第一，从什么时候起帝国开始，这还是一个有爭論的問題：从权力无限期長的第一个独裁者苏拉，从帝国的实际奠立者愷撒，还是从結束了內战的屋大維·奧古斯都？如果象一般那样地認为帝国的建立者是奧古斯都，則从哪一年开始算起呢：从紀元前三十一年（阿克提烏姆之役的一年，屋大維在那里击潰了自己的竞爭者安托尼烏斯），从紀元前三十年（安托尼烏斯之死），还是从紀元前二十七年（在这一年屋大維放弃了三雄的全权）？除此之外，作为公認的分期法的基础的，不是社会經济的因素，而是上层建筑的因素，即国家政权的形式。

虽然如此，这一分期法在学术界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要改变它竟是不适当的了。而且它正确地規定了罗馬历史的兩个主要的时期，尽管它并不是依照主要的特征来規定它們的。因此我們保存了共和国时期与帝国时期的分法，但是附有这样的說明：共和国时期是地中海奴隸制度巩固和最高度繁荣的历史；而帝国时期則是奴隸制度衰落的历史。我們得把它們之間的假定的界限定为紀元前三十年，也就是安托尼烏斯死的那一年。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参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五四三頁。

但是每一个这样大的时代还需要更加詳細的分期。先不說帝国，我們且对共和国的历史作下列的分期（年代的范圍只是大略的）。

一、所謂王政时期（紀元前八至六世紀）——晚期氏族制度时期，或用恩格斯的說法，“軍事民主制度”时期。

二、貴族底貴族共和国和貴族与平民斗爭的时期（紀元前五至三世紀初）——这是罗馬奴隸制城市形成和征服意大利的时期。

前面这兩个时代一般称为早期罗馬历史。

三、新貴的寡头共和国时代（紀元前三世紀初到二世紀三十年代）——这是罗馬大規模征服的时期，是意大利奴隸制經济的全盛时期。

四、內战时期（紀元前二世紀三十年代至一世紀三十年代）——这是奴隸与自由貧民革命民主运动的时期；是世界罗馬强国形成，共和国傾复和帝国形成的时期。

第 一 章

早期罗馬历史的史料及其可靠性問題

最重要的史料是文献史料，这种史料分为原始史料或文件和广义的文学著作(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历史著作)。談到包括前兩个时期的早期罗馬历史(八至六世紀)时，則从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原始文献史料是非常少的。

銘 文

罗馬史的文献材料主要是銘文。帝国时期为我們保存了大量題銘材料，但共和国时期留給我們的这样的材料一般說来却非常少，而屬于早期共和国的銘文几乎沒有。誠然，这种說法需要一个保留条件：几乎沒有拉丁的銘文。至于非拉丁的銘文則是相当多的，但是我們在下面会看到，这些銘文我們差不多都还不能使用。

最早的拉丁銘文，它們的时期是六世紀末或五世紀初。这首先便是所謂 cippus (圓柱、墓石)上的銘文。这个石柱于一八九八年在波尼广場上发現，那正是古人認为是罗慕路斯的墳墓并有“黑石”(lapis niger)作为标志的地方。就語言和書法而論，銘文是非常古老的。行与行是交錯着的：一行由左向右，另一行又由右向左。这种写法在希腊語称为“布斯特洛佩东”(βουστροφηδόν)，即“如牡牛耕地那样”的意思。銘文殘破得很厉害，因此它的意义是不清楚的。可能它和某种宗教仪式有关。

屬于最古老的拉丁文献的还有在普列涅斯鉄城的一座墳墓中所发現的金扣上的銘文。它是从左向右边写的，它的原文是："Manios med fhefhaked Numasioi"，意思就是："Manius me fecit Numerio"（瑪尼烏斯給努美里烏斯制做了我）。还可以指出在器皿上和其他物品之上的几个小銘文。这些銘文照例是由个别的詞所組成，但它們却沒有眞正的历史意义。

最初的历史銘文的时期相当于罗馬早期历史的末叶。这是在罗馬显貴的斯奇庇奧氏族的石棺之上的歌頌銘文（elogium），一般称为 Scipionum elogia 的就是。在年代上其中最早的是二九八年度执政官，路克优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奧·巴尔巴图斯（意为有胡子的）的詩体銘文。这一銘文在文字上也是相当古老的："有胡子的科尔涅里烏斯·路克优斯·斯奇庇奧，他的父亲是格涅烏斯，他是一个英勇的和智慧的男子，他的外表和他的內在的优良品質完全相符，他担任过你們的执政官、监察官、营造官。他占領过陶拉西亞、启撒烏那、薩姆尼烏姆；征服了全部路卡尼亞并把人質从那里帶了出来。"斯奇庇奧族的其他頌詞則实际上已超过早期的范圍，我們不准备在这里討論它們。

从早期保存下来的非拉丁銘文，它們的数目要多得多了。現在單是埃特魯里亞的銘文便大約有一万件（誠然，它們所屬的时期是不同的）。但是，很可惜，它們一时还不能在比較广泛的范圍之內加以利用。尽管它們是用希腊字母写的，但是埃特魯里亞語我們几乎不知道。我們只能讀它的个别的詞（特别是專有名詞），只能懂得某些句子的一般的意义，但是全部埃特魯里亞碑銘材料一时对我們还是不能使用的宝庫。

其他非拉丁的銘文（奧斯卡的、翁布里亞的、味內提亞的等等）

的情况是要好一些的。其中的許多可以讀得懂并且对意大利各部落的文化史也有用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銘文对于罗馬的早期历史則几乎不能提供任何东西。

但是我們也有較后时代的拉丁銘文，这些銘文显然是起源于早期各阶段的。屬于这种銘文的首先是所謂“执政官表”或“卡庇托里烏姆职官表”（Fasti consularis 或 Capitolini），即罗馬共和国高級官吏的名單。但由于这些名單显然是直到奥古斯都时代才編成的，所以它們并沒有眞正文件的价值。

这种說法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适用于在同一时期所編制的另一种表，即凱旋表（Fasti triumphales 或 Acta triumphorum）。这里面包括曾因战胜敌人而庆祝过凱旋的一切人的名字，同时并記載出凱旋的原因和它的日期。名單是从罗慕路斯开始的：“Romulus Martis f. rex de Caeninensibus K. Mar”，它的意思就是“国王罗慕路斯、瑪尔斯之子，三月一日对凱尼納人〔庆祝凱旋〕。”單就表中之記載“瑪尔斯之子”这一事实，便足以說明早期的凱旋表是伪造的。該表的这一部分是根据奥古斯都时期古物学家的推測編成的，而他們所依靠的則是历史文献傳統。只有从革拉古兄弟的时候起，也就是从紀元前二世紀三十至二十年代的时期起，凱旋表才比較可信。

所謂“Fasti anni iuliani”，是以不同的本子傳到今天（例如普列涅斯鉄的年表）的、紀元前一世紀末和紀元一世紀初罗馬优里亞努斯历的断片，它对于罗馬早期的文化史也具有原始史料的意义。

阿尔瓦尔兄弟祭司团对瑪尔斯神的贊美詩（Carmen arvale）对于文化史来說也同样是这种原始史料。这一贊美詩在后来的銘

文中(紀元二与三世紀)保存到我們的时期，这些銘文里面包括有阿尔瓦尔兄弟的紀事录。但是贊美詩所使用的語言的古老(甚至并非所有的地方都能譯出)說明它是极其古老的。它的一开头是这样的話："Enos, Lases, juvate"，即"Nos, Lares, iuvate"(意为"帮助我們吧，家神啊！")。

官方文件

从早期罗馬史保存下来的主要的碑銘材料便是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几乎什么也沒有給予历史学家。但是却有一些文件經过罗馬和希腊作家的傳达而傳留到我們的时代。在这里占第一位的应当指出"十二銅表法"("Leges XII tabularum")来，这是紀元前五世紀中叶极其重要的一个文件。这一法典的个别条文之从稍后的时期保存下来，部分是由于引用，部分則是由于不同罗馬作家的重述。

所謂"王法"("Leges regiae")是不大可信的，这是罗馬国王写的、而主要是关于神圣法的法律和决定的汇集。它保存在帝国时期一位罗馬法学家的著作里。

希腊和罗馬的作家比較精确地为我們保存了某些国际条約；在这些条約里，罗馬是締約的一方。例如，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优斯(其著作第三卷第二二节)所傳述的罗馬人与迦太基人所締結的条約(大概是紀元前五〇八年的)的本文，便是如此。但是严格說来，这些文件并沒有原始史料的性質。

这样看来，前兩个时期罗馬史原始文献史料的数量非常之少，并且其中有些是成問題的，因而整个来說，它們所提供給这門学术

的东西非常少。

錢 币

讓我們再看一下另一类的原始史料。对帝国时期說来是非常重要的史料的錢币对于共和早期几乎沒有意义。罗馬的錢币的出現不早于紀元前五世紀(更正确地說,是从四世紀中叶),而錢币又是很少的。无論如何,它并沒有提供任何东西給通史。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錢币比較古老而且数量也要多得多,但是錢币和銘文一样,它們几乎不能用之于中部意大利的早期历史。

古 物

考古学上的材料对于意大利历史早期阶段来說是相当丰富的,虽然它們在各个地区的散布情况并不是平均的。旧石器时代的古物是散在的,但从新石器时代起到鉄器时代为止,古物的数量却迅速地增加了:新石器时代的墳墓,北部意大利木杙建筑(湖上建筑)的遺迹,波河以南的所謂"鉄拉瑪拉","維蘭諾瓦文化"的早期的鉄器,最丰富的埃特魯里亞墳墓,早期的罗馬墓地和稍后的石棺,城市建筑(埃特魯里亞的和罗馬的)的殘迹,意大利各地的大量器皿和用具等等。象这样的考古学的古物如果沒有同时期的史料(文献的、人种志的、語言的),則对于通史是沒有什么价值的。这些古物照例沒有确定的日期,它們有"多种的意义",这就是說,它們可以容許多种的解釋;它們又是片面的,这就是說,它們主要地只說明了物質的生产和思想意識的某些方面(艺术、宗教)。

許多只能靠一些古物为基础来解决的問題有很多爭論，这种情况便証实了这一点。例如，希腊历史上的克里地—迈錫尼时期的問題便是如此，而我們在下面会看到，埃特魯里亞的問題也是如此。

語　言

作为历史史料的語言对于文化史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对于通史它却沒有什么价值。例如，在意大利人种起源的問題上，印欧語言学和雅弗語言学都曾作了巨大的工作。但是結論在这里却大有爭辯的余地，这一点在同一埃特魯里亞問題的本身上便可以看出来的。

人种志的材料

人种志的資料对于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历史来說，大家知道，是起有重大作用的。在希腊和罗馬历史方面，使用这些資料的光輝范例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但就是人种志的材料，也只有作为对其他种类史料的补充史料的意义。

民　間　創　作

剩下的只有最后的一种原始史料了：即所謂民間創作；这是人民口头創作的紀念物（叙事詩、歌謠、故事、咒語、諺語等等）。至于

罗馬时期，則学术上在这方面沒有一致的意見：一些学者否定它，另外一些学者又承認它。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罗馬人并沒有任何象希腊人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賽"那样偉大的史詩作品。十分可能的是，他們有个别的史詩体的故事；但是这些史詩体的故事并未得到加工而且也沒有結合成長篇的史詩，它們（包括最大的）并沒有傳下来，而保存在我們現有历史文学傳統中（在李維、普魯塔克等人的著作中）的只是个别的傳說而已。而較小的民間創作材料，除去极少的例外，也同样沒有傳下来。

这样看来，早期罗馬历史的原始材料——文献、錢币、考古学的和人种志的材料、語言資料、民間創作——并不能成为恢复罗馬历史开头各阶段的巩固基础。只有首先把所有这些种史料与文献和希腊人与罗馬人的历史著作結合起来，才能構成这样的基础。只有这些著作（尽管对早期历史来說它們很不可靠）才能給历史的发展提供一副全面的和首尾一貫的图画。批判希腊和罗馬作家提供的証据并把他們的陈述和原始史料的断片資料結合起来，我們才有希望把罗馬早期历史的主要的路标建立起来。

为了解决关于文献史料的可靠程度的問題，必須先弄明白罗馬的史学是怎样产生的。

罗馬史学的产生

根据学术界一般公認的意見，罗馬人历史作品的第一种形式是年代記（annales）。这是附在执政官或其他官吏名單之上的、关于最重要事件的簡短的編年記載，因为在罗馬，人們是用他們的名字来表示年代的（用来命名的高級官吏）。这样的年代記是大司

祭們为了历法的目的而編制的。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我們知道的并不清楚：人們認为是紀元前五世紀的中叶。从紀元前三世紀初起，大司祭的年代記开始編制得更加詳細了。在三世紀，大司祭們显然把年代記的旧的正文中的空白給补上了，此外又編写了罗馬的初期的历史(紀元前五世紀中叶以前)。

包括礼拜的和法律的性質的各种指令的"大司祭釋义書"(Commentarii pontificum)是年代記的补編。在其他祭司团(例如卜者团)中間也同样有自己的釋义書(Commentarii)。

除去正式的史学材料以外，还有私人的历史記录。可能在显貴的罗馬家庭中都有家庭的年代記。在举行葬仪时为死者发表称頌的演說(laudationes funebres)的习慣也是史学作品的形式之一。但是应当說，这里也正是伪造历史材料的根源之一。

后来的史学对于所有这些文件能够利用到怎样的程度呢？李維报道說(Ⅵ, Ⅰ)，这些材料的大部分都在紀元前三九〇年高盧的大蹂躪的时候散失了："如果在大司祭的釋义書和其他国家与私人的文献中还記載有什么东西的話，那它們的較大的部分都在城市起火时消灭了。"但是文献材料的某部分却得以救出或是稍后給恢复起来。不管怎样，我們知道在革拉古兄弟的时代，祭司長(pontifex maximus)普布里烏斯·穆克优斯·斯凱沃拉曾整理了年代記并补充了它的早期的部分。这样就編成了八十卷的"大年代記"("Annales maximi")。其中的唯一的断片保存在后来一位罗馬作家的著作里。在穆克优斯·斯凱沃拉的著作之后，年代記的編写显然是停頓下来了。

大司祭年代記，至少在斯凱沃拉給它加工之前，并沒有首尾一貫的历史叙述，因而它不能称为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眞正的史

学在罗馬是直到三世紀后半布匿战爭的时候才产生的。这种吻合幷不是偶然的。对迦太基的战爭是罗馬史上的一个轉捩点。这些战爭在很大的程度上扩大了罗馬人的眼界幷引起了要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需要，进而便产生了对于祖国过去的兴趣。而且在布匿战爭的时候，正是罗馬人第一次广泛地認識希腊化文明的时候，这一点也不能不对于文学語言和文学—历史趣味的形成发生巨大的影响。

涅維优斯

坎佩尼亞地方的格涅烏斯·涅維优斯（約紀元前二七〇——二〇〇年)是罗馬的第一位历史学家。这是一个十分卓越的人物。他虽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却不害怕挺身出来反对显貴的斯奇庇奥·麦鉄路斯家族。当时这是一种非常大胆的行为。涅維优斯被投入獄,直到人民保民官干涉了这件事,他才从獄中被釋放出来。涅維优斯是一位多产的悲剧和喜剧作家;在这些剧作里面,他不單是模仿希腊的范例，而且表現了某种独特的地方。涅維优斯参加了第一次的布匿战爭幷且就这次的战爭以很粗笨的“薩图尔尼烏斯”体詩(versus saturnius)[1]用拉丁語写了一篇叙事史詩。后来这首史詩被分成七卷,其中的头二卷包括罗馬以前的历史,而从傳說中埃涅烏斯开始。从涅維优斯的著作保存下来的只有微不足道的一些断片而已。

---

[1] 这是拉丁人民詩作的最古韻律。

恩尼烏斯

在稍后一代的有克溫图斯·恩尼烏斯，他是卡拉布利亞地方的人，曾参加过第二次的布匿战爭（紀元前二三九至一六九年）。在他的許多著作中，特別重要的是“年代記”；这是用拉丁的抑揚六步格的体裁写成的、十八卷的巨著。恩尼烏斯由于使用了抑揚六步格而在拉丁的詩作中进行了重要的改革。这部史詩的內容包括从埃涅烏斯到作者死前年代的全部罗馬历史。“年代記”对于罗馬史学傳統形象的造成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从他的著作中也只有断片保留下来（三万行中只存有六百行）。

克溫图斯·法比优斯

但是，詩体史学这一特殊体裁就其本身性質而論，是非常不完善的。眞正的历史只能用散文来叙述。在这一方面的先驅者是克溫图斯·法比优斯·皮克托尔，他是第一位罗馬年代記作家。他生于紀元前二五四年，出身元老等級，參加过对汉尼拔的战爭，在康奈一役以后曾奉派率領一个使团到戴尔波伊去。法比优斯·皮克托尔从神話时期起写罗馬史。他詳細地叙述了他当时的事件，他用高級官吏的名字来紀年，这便是为什么人家称他为“年代記作家”。对于他当时的事件他知道的非常清楚，他很受重視并受到后来历史学家的广泛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法比优斯·皮克托尔的年代記是用希腊語写的。这一点便說明，罗馬人在这个时期还沒有制定出文学的散文

語言。

琴启烏斯·阿里門图斯

而且路克优斯·琴启烏斯·阿里門图斯也屬于还用希腊語写作的老一輩的年代記作家；他是紀元前二一〇年的行政長官，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爭，一个时期又曾为汉尼拔所俘虏。他的"年代記"和法比优斯·皮克托尔的作品多半是屬于同样性質的。

加　图

用散文和用拉丁語写作第一部罗馬历史的是瑪尔庫斯·波尔克优斯·加图（大加图或监察官加图，紀元前二三四至一四九年）。加图是图斯庫魯姆城人。他是个富有的地主、元老，历任从財务官到监察官的各种官阶，他出名的地方是持身謹严，观点保守并且有一个保守的綱領。加图这个政治活动家表現了罗馬农业奴隸主集团的侵略意图。作为一位作家，則他的功績是制定了散文的文学拉丁語言。加图的事业的全盛时期正是罗馬人在巴尔干半島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期。罗馬人的民族自覚因此成長起来，而用希腊語写成的年代記也不再能滿足罗馬社会的需要，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加图写了一部杰出的著作，这是七卷的"創始記"（Origines）。前三卷詳細地陈述了有关早期罗馬和其他意大利城市的希腊的和地方的傳說；第四和第五卷專談布匿战爭，第六和第七卷則是此后的、直到一四九年的各种事件。加图

对于自己的材料不是依照年代的順序来編排，而是按章节来分配的，相同的事实归为一类。因此他可以眞正地称为第一位罗馬历史学家。显而易見，加图曾广泛地使用了各种官方文件，并在一般上細心地研究了自己的史料。可惜只有“創始記”的断片保存下来。

其他老年代記作家

其他老年代記作家在加图的影响之下也开始使用了拉丁語。

用拉丁語写作第一部年代記的是加图的同时代人路克优斯·卡西烏斯·赫米那(Lucius Cassius Hemina)，他的作品一直叙述到一四六年。另一个与加图同时代的人格涅烏斯·盖里烏斯，在年代記作家中間第一个放弃提要式的写法并开始使用比較广泛的叙述。他的著作至少有九十七卷。

在革拉古兄弟的时代有一个路克优斯·卡尔普尔尼烏斯·披索，他是紀元前一三三年度的执政官和一二〇年的监察官。他的著作广泛地为稍后的作家們所利用，而許多从他的年代記中引用的材料便說明了这一点。在同一的狂风暴雨的时代中出現了回忆的和專論的著作。应当指出革拉古之后反动时期大政治活动家瑪尔庫斯·埃米里烏斯·斯考路斯的回忆录来；他是紀元前一一五年的执政官。路克优斯·凱里烏斯·安提帕特尔写了关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論文，这篇論文是紀元前一二一年在盖烏斯·革拉古死后間世的。在安提帕特尔的著作中，人們已經看到了修詞学的最初因素。例如，他是用这样的一些詞句来記述罗馬軍队被派到非洲去的情景：“飞鳥

都由于战士們的呼喊而掉在地上，又有这样多的人登到船上来，以致意大利和西西里仿佛一个人也沒有了。”

小年代記作家

生活在紀元前一世紀前半的小一輩的年代記作家受了希腊修詞学的非常强烈的影响。为了尽量使大家讀起来有兴味，他們对旧的干燥无味的年代記大加窜改，竟不惜使用捏造的办法。如果在年代記中有空白，小年代記作家便用他們的各种虛構(这些虛構常常是后来事实的翻版)来补充进去。他們由于爱国主义的想法，想掩蔽罗馬的失敗，而使用直接伪造的办法：失敗被写成了胜利，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之下，也是力图隐瞞失敗的規模。对于动人听聞的事件和各种戏剧效果的爱好使他們必然会夸大了数字（有时甚至与爱国主义傾向相反)。后期的年代記把历史看成了文学。因此对于各种事件加以詳細的記述，直至記載演說，甚至主人翁的各种想法。当主人翁不够的时候，他們便捏造出一些来。主人翁何时死亡要看戏剧效果方面的要求而定，而不是看事件的眞实进程而定。

这样看来，小年代記作家的活动便大大地歪曲了罗馬的历史，特别是早期各个阶段的历史。这一点对于罗馬史学产生了特别有害的影响，因为正是小年代記作家的著作是李維、狄奥尼修斯和普魯塔克的主要史料，因此也就是全部我們現有的傳統的主要史料。小年代記作家的著作几乎什么也不曾傳留給我們。

克溫图斯·克劳狄烏斯·克瓦德里伽里烏斯写了二十二卷的历史著作，这部著作包括从高盧人的入侵(紀元前三九〇年)到苏拉之死(紀元前七八年)的一段时期。李維常常引用

他的著作。瓦列里烏斯·安齐亞图斯，苏拉的同时代人，留下了一部有七十五或七十七卷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是叙述到著名独裁者的死亡的时候。安齐亞图斯有一个不好的名声，因为他的著作中有許多的捏造，有許多夸大的数字等等。他这样地伪造历史，主要是为了頌揚瓦列里烏斯氏族。安齐亞图斯也是李維写作时的主要史料之一。

盖烏斯·李启尼烏斯·瑪尔庫斯也屬于小年代記作家之列，他是与西塞罗同时的一个民主活动家。由于在行省的治績甚坏，他在紀元前六六年曾为法庭判罪而自杀。作为历史学家的瑪尔庫斯之所以使人感到兴趣，是由于他引用了他所利用的某些档案材料，他把这些材料称为"libri lintei"，也便是"麻卷"的意思。这些"麻卷"保存在称为摩涅塔(Moneta，即造币厂)的朱諾神殿內，而在它們里面仿佛有高級官吏的名單。如果这不是瑪尔庫斯的捏造的話，则指出这一点来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証明罗馬早在共和国时期便已經有了国家档案庫。

最后的一位年代記作家是克温图斯(或路克优斯)·埃里烏斯·吐貝罗，他是龐培派的人，曾参加过帕尔撒路斯之役(紀元前四八年)。他的年代記所包括的时期是从远古到愷撒对龐培的內战。

上面所叙述的罗馬历史思想的发展为紀元前一世紀历史巨著的出現作了准备，这就是撒路斯提烏斯·克利斯普斯，提图斯·李維等人的著作。

我們对于罗馬史学的萌芽和初步的概述表明，从这一早期几乎沒有任何东西傳到我們的时代(除去很少的断片)。于是发生了

一个問題：我們关于罗馬史的前兩个时期的現有历史材料又是怎样的呢？換一句話說，現在我們所掌握的、对于这兩个时期的文献史料又是怎样的呢？

李　維

在这里，占第一位的是北意大利帕塔維优姆城出身（現在帕杜亞）的提图斯·李維（紀元前五九年至紀元十七年）。李維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是一个有多方面的修养和多产的作家。但是他的作品保存下来的只有一部历史巨著的一部分，这部历史巨著一般称之为“Ab urbe condita libri”（“罗馬建城以来之書”）。这部書共一百四十二卷，包括的时期是从埃涅烏斯之到达意大利到紀元前九年这一段时間。但是保存下来的只有三十五卷：前十卷（前“十書”）叙述到二九三年；从二一到四五卷（即第三、第四和第五“十書”的前半），是从二一八年到一六七年的时期。除此之外，保全下来的还有个别的断片和几乎所有各卷（除去一三六卷和一三七卷）的內容簡述（periocha）。因而只有前十卷对于罗馬的早期历史具有意义。

李維生活于奧古斯都的时代，这一点不能不反映在他的著作上。就本身的政治見解而論，他是拥护貴族共和的，因此奧古斯都称他为“龐培派”。但是他的历史的保守的爱国主义的性質却使奧古斯都不得不对这种“自由思想”采取妥协的态度。李維自己的任务是称頌罗馬人民的英勇和偉大。他到处着重指出各种优良的古老风俗，把古老的风俗和他当时的腐敗风气对立起来。李維是一个說教的历史家。

他在他自己著作的"序言"里写道:"这里便是研究历史时的道德上的益处和成教,即你正是在輝煌的历史事迹上观察各种事件的例子:从这里可以为自己和为自己的国家取得值得模仿的范例,在这里你还可以找到应当避免的彻底可耻的东西。"("序言",10)

尽管沒有擺脫修詞学的影响,李維仍是一位优秀的文体家。他喜欢把按照演說术的一切規則編写成的那些捏造的演說放到他的史書中的人物的嘴里。

李維与其說是研究者勿宁說是一位編纂者。因此关于他的史料的問題便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史料并不是經常可以确定的。毫无疑問,无論如何,为了他的第四和第五个"十書",他利用了几乎完全是波利比优斯(紀元前二世紀的偉大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至于第三个"十書"——則他所利用的部分是波利比优斯,部分是年代記作家。至于第一个"十書",則要确定它的史料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可能的情况是:他所用的史料是小年代記作家的著作。李維在使用自己的材料时几乎是不加批判的。如果主要的史料只有一个,那他便完全叙述这一个材料(例如,他抄录波利比优斯的作品);如果史料有几种的話,那末在每一个别情况下,他或是主观地任意选取其中的一种,或是报导时常是相互矛盾的几种說法。只有在很少的場合之下,李維才提高到历史的批判的水平。

例如,他在第一卷第十八节中分析一种說法,即毕达哥拉斯是努瑪·彭庇里烏斯的敎师的說法时,他指出,毕达哥拉斯是塞尔維优斯·图里烏斯以后一百年的人,因此这个人无論如何也不能成为努瑪的敎师。甚至他們如果是同时代的人的話,則毕达哥拉斯怎么会跑到薩比尼人那里去,先生和学生相互

間交談时又使用怎样的言語等等?

李維的傾向性使他必然会片面地选擇事实。例如，在重述波利比优斯的著作时，他从其中拋掉一切会使罗馬黯然失色的东西。而且在国事問題和軍事問題方面李維都不是行家，可是他經常又不得不談到罗馬的宪法和战爭。这种情况对于他的著作的內容不能不发生不利的影响。

对于罗馬早期的历史来說，李維著作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只有在这一著作里面，我們才找到关于前兩个时期的首尾一貫的傳統叙述。但是同一情况在罗馬史学后来的发展上也起了不利的作用。李維的文学天才，对于傳說材料的巧妙整理和他的著作的广泛的声名使李維成了关于罗馬的产生的傳統和罗馬早期历史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这一傳統，就李維所利用的材料的性質而言并由于它本身的缺点，大部分是不可信的。因此李維在这一部分的說法需要仔細的檢查和平行史料的印証。

狄奧尼修斯

与李維同时代的人是希腊人哈里卡尔納索斯的狄奧尼修斯，他是一个修詞学教授和文学批評家。在紀元前三十年，他来到罗馬；他在这里用希腊語写下了自己的主要著作，写作的时間用了大約有二十二年，而到紀元前七年才发表。狄奧尼修斯的著作称为“罗馬古代史”，計二十卷，其中完全保存下来的是前十卷，第十一卷的一部分，而其他各卷保存下来的只有断片了。“古代史”最初一直叙述到第一次布匿战爭的开始(紀元前二六四年)。但是在現在的情况之下，这一著作在紀元前四四三年中断了。狄奧尼修斯

是站在元老貴族的立場之上的。他是具有一定的傾向的，他力图証明罗馬人和希腊人的亲屬关系、罗馬人民的英勇和罗馬政治家的智慧。狄奥尼修斯的修詞风格由于他喜欢阿提卡的古典主义而在一定的程度上消失了(模仿修昔底德)。

狄奥尼修斯自己在第一卷第六、第七兩节中指出了所用的史料。这便是希腊的历史家、老年代記作家、加图和小年代記作家。显而易見，狄奥尼修斯也知道李維：他显然和李維論辯过，虽然一次也沒有提到他的名字。

狄奥尼修斯的著作中同样也几乎沒有历史的批判。他喜欢不加批評地比較罗馬和希腊的历史。例如，他把罗馬的貴族和帖撒利亞的貴族相比，把罗馬的执政官和斯巴达的国王相比等等。狄奥尼修斯常常在年代上叙述得不正确。但是在傳統的某些不同說法上面，在他的著作中却优于在李維的著作中的說法。因此，他的著作是校正李維著作的主要材料。

普魯塔克

現存的傳統的第三个大的代表人物是普魯塔克，他是凱崙奈亞地方的希腊人，生于紀元一世紀中叶。他在图拉眞和阿德里亞努斯当政时曾在帝国的行政机構中担任要职，并是一位极有教养的和多产的作家。对于历史家来說，特别重要的是他的“平行傳記”；这是配合成对的希腊与罗馬杰出活动家生平行述。傳到今天的有五十篇傳記——四十六篇成对的和四篇單独的。罗慕路斯、努瑪、波普利科拉、科里奥拉努斯、卡米路斯和披魯斯的傳記对于早期罗馬历史是重要的。还有某些事实可以在普魯塔克的那些小著作，

如“罗馬問題”等等里看到。

普魯塔克与其說是一位历史家，勿宁說是一位說教的哲学家。他自己說，他所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傳記，讀者必須从这些傳記找到哪些是应該模仿，哪些是应該避免的例子。因此眞相的揭露在普魯塔克看来是次要的事情。从这里便产生了他在选擇事实时的片面性，便产生了他那喜欢描写心理細节、奇談逸事、詼諧的傾向。

> 他說：“善行和缺点不單是表現在光輝的功績上：常常一件小小的行为、言語或玩笑反而能比使数万人死亡的战斗能更好地表現一个人的性格。”（“亞历山大”，引言）

同是这一点又說明了普魯塔克的非批判性。但由于他非常完美地掌握了历史文献，这便使他能够把許多最有价值的事实收入自己的傳記。只須善于对这些事实加以选擇。普魯塔克的巨大的功績就在于他常常指出自己所使用的史料。

狄奧多洛斯

为我們保存了罗馬历史早期阶段的主要历史傳統的三位作家的情况便是如此。在他們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文献史料。在紀元前一世紀的历史学家、希腊人狄奧多洛斯（西西里的）的著作中，我們也可以找到个别的、有时是非常珍貴的意見。他的四十卷的“历史文庫”是包括从神話时代到紀元前五十四年的时期（愷撒出征布列塔尼亞）的世界史。但是从这部著作保存下来的只有前五卷，和后面的十一卷到二十卷。从其他各卷保存下来的有許多断片。罗馬历史的早期阶段是写在第十一到第二十卷中，这十卷所包括的时期是从紀元前四七九年到三〇一年。这里的材料是按照奥林匹克

祭典、雅典的阿尔洪(执政)与罗馬的执政官用历史年代对照法排列的。狄奥多洛斯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希腊史上；因此罗馬史叙述得非常簡略，而許多年代的項下只有执政官的名字而已。

狄奥多洛斯是純粹的編集者，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抄录自己的史料。但是这也自有它的長处，因为狄奥多洛斯有时使用了很好的作家的材料。例如，第十一至二十章的藍本的可能就是法比优斯・皮克托尔的年代記。因此狄奥多洛斯的著作在批判李維和狄奥尼修斯所使用的小年代記作家时是重要的。在狄奥多洛斯的著作中，我們看到許多珍貴的意見。特别是他在年代方面的指示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帝国时代作家的著作中(老普利尼、塔西佗、阿庇亞努斯、狄奥・卡西烏斯)，我們找不到許多有关我們所論述这一时期的材料。但是在他們的著作中当然也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瓦　罗

共和国晚期时代的所謂"古物学家"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人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关于古代的各种知識的收集者。其中最大的一个是龐培派，而后来又投到愷撒方面去的瑪尔庫斯・鉄倫提烏斯・瓦罗(紀元前一一六年——二七年)。瓦罗是一位有巨大的劳动能力的、无所不通的学者(他写了七十多种著作)。瓦罗是語言学家、历史学家、詩人、农学家、数学家，他力图掌握希腊文化的全部宝藏并用罗馬的精神来改造它們。他的著作保存下来的非常少。对早期罗馬历史来說，有意义的是他的二十五卷的研究作品"論拉丁語"。这部著作保存下来的只有第五到第十卷，而且連这一部分

也都是殘缺不全的。

維里烏斯·弗拉庫斯

屬于同类古物学家的还应当举出被釋奴隸維里烏斯·弗拉庫斯，这是一位有学問的語法学家和奧古斯都的孙子們的教师。可能他曾参加編制执政官表和凱旋表，还有普列涅斯鉄历。他的巨著百科辞典“論詞义”一書可惜已經失傳了，但是二世紀的語法学家費斯图斯自这一著作的引文却部分地保存下来了。而費斯图斯的引文傳下来的又只有后半(从M这一字母起)，而且这部分又是不完整的。除此之外，保存下来的还有費斯图斯的辞典的簡陋的节本，这一节本是查理大帝时代的作家保罗·地亚康作的。尽管这兩种摘要都做得很可憐，它們終未能完全把維里烏斯·弗拉庫斯著作中最珍貴的材料弄得殘缺不全，而研究早期罗馬的历史学家不得不經常向它們求教。維里烏斯·弗拉庫斯的詞典的历史最足以說明有关罗馬早期时代的傳統所处的那种貧乏狀态。

西　塞　罗

在罗馬政論家和精通法学的人們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傳統的各种可信的說法。屬于前面一类人物的首先就是西塞罗（紀元前一〇六年——四三年)。瑪尔庫斯·图里烏斯·西塞罗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作家、律师和政治家，但是在他的許多著作中却常常談到罗馬远古历史上的問題。在这方面特別重要的是他的六卷著作“論国家”，但其中差不多完全保存下来的只有第一和第二卷，而其他

各卷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些大的断片。因为在这里西塞罗引用了波利比优斯的著作，所以他常常叙述古老的、因而也便是較少殘缺的傳說形式。

法学家

从罗馬法学家的大量著作中間保存下来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在保存下来的这部分中間，也很少触及早期罗馬历史的問題。在包括于元首优斯提尼阿努斯(紀元六世紀)的著名法典"国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之中的"学說汇編"里有紀元二世紀法学家彭波尼烏斯的"指南"的巨大断片。在这里面談到我們在上面所提到的所謂"王法"。在紀元二世紀著名法学家蓋烏斯"法学阶梯"的四卷中，不仅有关于罗馬法的最珍貴的資料，而且还有关于罗馬社会历史的許多重要的記述。

晚期帝国时代的編纂者

晚期帝国时代作家所編纂的作品也有某种的意义：如二世紀的奧路斯·蓋里烏斯的"阿提卡之夜"，六世紀的"罗馬高級官吏論"和"月論"(希腊人呂底欧斯著)，四世紀或五世紀塞尔維优斯对維吉尔著作的注釋，五世紀前半的罗馬語法学家瑪克罗比优斯的"撒图尔那里亞"，二世紀弗洛路斯的兩卷从李維著作中关于罗馬战爭的簡要編集，四世紀的优特洛庇烏斯的"罗馬史綱要"等等。

三世紀的罗馬語法学家肯索里努斯的著作“生日論”中有关于罗馬历法的非常珍貴的指示。

早期罗馬历史的可靠性問題

上述罗馬史学的发展及其現在的情况的概述使人們对于早期罗馬历史的可靠程度有了极其悲观的想法。实际上，文字在罗馬的出現无論如何是晚于它的历史的开始的(可能在六世紀)。大司祭的年代記的产生不早于五世紀中叶。因此，在此之前存在的只有口碑，而口碑照例是很不可信的。紀元前三九〇年高盧的大蹂躏毀坏了文献材料的大部分。現存的傳統(主要是李維、狄奥尼修斯和普魯塔克)之傳到我們手里，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已經是經过了三道手的：档案材料——老年代記作家——小年代記作家。

此外还要加上罗馬历法和年代計算法方面的不完备。起初罗馬的年是十个月，而月則是太阴月，每月二十八到二十九日。稍后(根据傳統，在努瑪·彭庇里烏斯时期)，人們采用了十二个月的年，但是月和从前一样仍然是太阴月。大司祭們面临着調和太阴年和太阳年的复杂任务，这一任务从未比較满意地解决过。直到紀元前四十五年优里烏斯·愷撒所进行的历法改革才結束了这种混乱狀态。在旧的、优里烏斯以前的历法情况下，要正确計算时間是不可能的。

这里又要加上紀元的混乱。年的計算是“从罗馬的建城”开始的。但罗馬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呢？陶洛美尼烏姆的提迈欧斯(紀元前四世紀的希腊历史家)，根据狄奥尼修斯的話(I，74)，認为罗馬和迦太基是在同年建立的——“在第一次奥林匹克祭典之

前三十八年，即紀元前八一四年；法比优斯·皮克托尔認为是第八次奥林匹克祭典的第一年（七四八年）；琴启烏斯·阿里門图斯認为是第十二次奥林匹克祭典的第四年（七二九——七二八年）。加图認为罗馬的建城是在'特洛伊战爭之后四三二年'，即第七次奥林匹克祭典的第一年（七五二年）。波利比优斯認为是第七次奥林匹克祭典的第二年（七五一年至七五〇年）。在狄奥多洛斯和西塞罗的著作中我們看到的年代也是一样。最后，瓦罗則認为是第六次奥林匹克祭典的第三年（七五四——三年），而这个年代在罗馬是受到正式的承認的。"瓦罗紀元"之进入現代的史学，当然不是作为罗馬建城的年代（要确定这个年代是不可能的），而是作为一个假定的起算点。

上述的一切使我們极难确定早期罗馬历史上的真正事实。傳統在这里所提供的显然是神話的和傳說的大量材料。罗馬的建立者和第一个国王，被活着帶到天上去的罗慕路斯（瑪尔斯的兒子）就是这样。第二位国王罗馬祭典的創造者、妖女埃吉里亞的丈夫努瑪·彭庇里烏斯也是如此。所謂"塞尔維优斯·图里烏斯改革"的那些不可信的細节，例如用阿斯来計算財产資格等等也都是如此。神話和傳統在这里密切地交織在一起，并且遮住了可能存在的历史真实狀况的核心。許多文献傳統繼承了沒有文字时代的人民創作，許多則是稍后捏造出来的。在这些捏造中間，起有重大作用的是所謂"推源論"（этиология 一詞来自希腊語的 *αιτια*，"原因"）的原則。当古代人的天真思維試图解釋个別制度、风俗、祀节等等的产生时，它便使用捏造"推源論的古譚"（atiological saga）的办法；在这种古譚中，这些制度的創造或产生是归之于一定的（多半是捏造的）人物或是和某一傳說的事件有关的。例如，罗馬（Roma）的

建立便归之于它的名祖（эпоним）罗慕路斯（Romulus）；罗馬的婚俗（在这里还残留着“拐夺”新娘的某些痕迹）为了本身的解釋而产生了誘拐薩比尼妇女的傳說等等。有一个时期在学术中很醉心于推源論的原則。現在这种醉心的情况已經过去了；但是不能否認，在个別的場合之下，推源論的解釋是可以有良好的效果的。后期年代記的修詞学的傾向，政治的原因（例如頌揚优里烏斯家族的願望），希腊的影响等等也促成了历史眞相的歪曲。

历史科学中对恢复早期罗馬历史事件的可能性的問題抱怀疑态度，这是当然的事情。对罗馬傳統采取批判态度的最初代表者之一是十七世紀后半的荷蘭学者雅各·培利索尼。十八世紀，法国学者波佛尔写了一部有着特色的标題的著作：“关于罗馬史前五个世紀的可靠性的商榷”。波佛尔的主要原理不外是：既然傳統不可靠，要想可信地叙述罗馬共和国前几个世紀的历史的細节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思想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末意大利学者派斯在他所著的“罗馬史”中做得更过火了。照他的看法，只有从紀元前三世紀开始，罗馬的历史才是可靠的。派斯的过度的批判主义扩大到如此程度，以致他連“十二銅表法”也不相信了。

但这种过分的怀疑主义甚至在派斯的最近的著作中还存在着。現代的学术界承認，对文献傳統本身的批判和主要的，即史料的綜合利用使我們能够确定罗馬远古历史的一般进程，虽然并不是細节。而現在看到的則勿宁說是相反的傾向：对傳統的过分相信。例如“劍桥古代史”（这是近时資产阶級科学中古代史材料的最大結集）第七卷中有关各章便有着这样的缺点。

第二章
意大利的地理

尽管早从紀元前三世紀的时候起，罗馬便已远远地超出了亞平宁半島的范圍，但意大利却一直是罗馬經济的基础，是罗馬扩張的基地，是罗馬强国政治生活和行政的中心，是罗馬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因此，如果对于意大利的地理方面的情况沒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就不能懂得罗馬历史的特点。

亞平宁半島是欧洲三大半島（巴尔干半島、亞平宁半島和庇里牛斯半島）之一；这三个半島都是从北方深深地伸入地中海幷把地中海分成三部分。意大利是向南延展的、長約一千公里的狹窄地帶；它中腰的寬度約有一百五十公里。直接与意大利接續的大島西西里，离非洲沿岸地帶很近（約一五〇公里）。阿尔卑斯山从北面象是一块馬蹄鉄那样地和半島銜接着。正如罗馬史所表明的，尽管这个山幷不是可以阻挡入侵的一个不可克服的屏障（特别是它的东部，即优里烏斯阿尔卑斯山），但是它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了意大利和北方的隔絕。

半島的东面是亞得里亞海（或上海），南面是爱奥尼亞海，西面是第勒尼安海（或下海）和利古里亞海。在这些海上，島嶼都很少。在意大利东部沿岸附近的海上几乎沒有島嶼。在南部只有一个西西里，而且它也只是在形式上算是个島，实际上却是意大利的一部分。在西方是薩地尼亞和科西嘉兩个大島，但它們离意大利海岸太远了；在沿岸地帶只有几个小島：伊尔瓦（現在的厄尔巴）、卡普列

(卡普里)等等。这样看来,意大利的島系极其貧乏,而且与希腊周边的那些島嶼有着鮮明的区别。希腊的周边有許多島圍繞着,这些島把希腊和小亞細亞密切地联系到一起;但意大利則是孤立的。因此它便沒有发展商业和航海业的最重要前提之一,但希腊在自己那巨大的島嶼世界中却有这种前提。

亞平宁半島的海岸綫也发生了同样的影响。它的海岸綫非常短,比巴尔干半島南部的海岸綫要短得多。意大利的海岸曲折甚少并不适于航海。在亞得里亞海的沿岸地帶几乎沒有便利的港口,海岸对航海者也是不利的(淺灘和礁湖)。南部沿岸比較好一些。只有在西部沿岸的中段(在坎佩尼亞)才有良好的海灣。

意大利地形結構也和希腊大不相同。在希腊的土地上,山脉縱横交錯,从而造成了許多相互孤立的地区。至于意大利,則它只有一条主要的亞平宁山脉从北向南把半島切开。在北部,这个山脉是难于通行的,但越是向南,山脉便越低,終于在半島南部分散成一些緩斜的山脉。

如果不把亞平宁山脉北部和中部个别小地区算上的話,那末在意大利是沒有閉塞的地区的。因此,意大利在历史上所分裂成的那些地区,与其說是地理上的綜合体,勿宁說是人种上的綜合体。

意大利的北部(今天的倫巴第)在古代称为阿尔卑斯山南面(山南)的高盧(Gallia Cisalpina),也就是阿尔卑斯山这一面的高盧的意思。它又分成帕都斯河(今天的波河)彼岸的高盧(Gallia Transpadana)和帕都斯河此岸的高盧(Gallia Cispadana)。根据古代人的地理概念,高盧是不屬于意大利的。在它的南面,即半島的西部是埃特魯里亞(今天的托斯卡納)。在埃特魯里亞的东面是

多山的翁布里亞和皮凱努姆；在它以南是拉提烏姆的多小丘的平原。再向南則是坎佩尼亞的繁盛的沿海地区。在拉提烏姆和坎佩尼亞以东則是富产森林的薩姆尼烏姆。半島的南部則包括阿普里亞、卡拉布利亞、路卡尼亞和布魯提伊。

意大利的水系是相当丰富的。灌溉山南高盧的是一条大河波河(拉丁語是 Padus)和它的許多支流。在埃特魯里亞的北部流着的是阿尔諾河(拉丁語是Arnus)。梯伯河則是埃特魯里亞、翁布里亞和拉提烏姆三地之間的界限。除去这些河流以外，还必須指出拉提烏姆的利里斯河(Liris)与布魯提伊的奧菲都斯河(Aufidus)。在古时，这些河流的水量比現在的水量要丰富得多。在河流的流域地区还保存了古代灌溉設施的遺迹。

亞平宁半島的土壤給农业和牧畜业創造了极其良好的条件。波河的肥沃平原是最古老的农业种植区之一。拉提烏姆、坎佩尼亞和西西里的火山土壤对农夫的劳动給予丰盛的酬报。意大利南部以优良的牧場而著名。意大利的土地蘊藏着丰富的金屬。埃特魯里亞的銅、鉛、錫和鋅，伊尔瓦島上的鉄是埃特魯里亞文化高度发展的最重要前提之一。

意大利的气候在古代和在現在也稍有不同。古时的气候比較湿潤和凉爽，这主要是由于亞平宁半島上有大量森林的緣故；这些森林在当时曾复盖着亞平宁半島，但現在都已經被砍伐掉了。森林阻碍了雪的融解，因此土壤中的水分可以保存得比較長久一些。这便使古代意大利的气候和中欧的气候更要接近；而在今天，意大利气候的亞热帶因素却要表現得强一些。

总起来說，意大利地理环境的条件比起希腊类似的条件来，是比較不利于发展的。意大利主要地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壤和气候

的性質使人們不單是能够栽种橄欖和葡萄、而且还可以栽种谷类作物：谷子、大麦、二粒小麦（波尔巴）、小麦。此外，意大利还盛产金屬和木材。因此，它不象希腊由于有必要輸入粮食、建筑用材、皮革与其他种类的原料而和外部世界发生那种程度的联系。它的經济只能長期是自然的、閉塞的，因而也便是落后的。

意大利周边社会历史环境的条件也促成了这种落后狀态。由于本身所处地位的遙远，意大利幷不能象希腊那样和东方发生頻繁的关系（但这却是希腊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意大利諸部落的文化程度最高的鄰居就是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殖民地。海岸綫的性質和島嶼的缺乏使意大利难于和希腊发生直接的关系；此外，与意大利相对的巴尔干半島西部在經济上和文化上又是比較落后的。

凡此种种条件長期地把古代意大利阻留在自然的、閉塞的經济和原始文化的水平。但是同样这些条件，从一定的时期起，却又开始在意大利的历史发展上起了积极的作用。意大利經济的相对落后性和它的农业性質产生了一个最重要的后果：它們促使在亞平宁半島上長期地保存着小規模的、自由的土地占有制，促使意大利長期是一个农民的国土。而当罗馬統一意大利后幷且推行"大"政策的时候，正是意大利农民成了用来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工具。在对比它更加古老和比它更加发达的地中海諸国——迦太基、希腊、馬其頓、叙利亞、埃及——进行的斗爭中，意大利的落后性在原始技术的条件下却变成了它的最偉大的力量。

亞平宁半島的中心地位在罗馬世界强国的形成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就好象罗馬城的中心地位在意大利的統一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样）。这种中心地位使罗馬人能够根据內綫作战方法来行动，

而分裂自己的敌人。同是这种中心地位又使罗馬便于担起东西兩方面之間文化媒介的任务，这种文化媒介乃是欧洲文化发展的最偉大因素之一。

第 三 章

罗馬时期以前的意大利。意大利部落起源的問題

意大利諸部落

在早期罗馬时代，意大利的居民成分极其駁杂。在波河流域和稍南的地方，居住着凱尔特人（高盧人）的部落：印苏布列斯人(Insubres)、凱諾瑪尼人(Cenomani)、波伊人(Boii)和塞諾奈斯人(Senones)。

在波河上游以南、沿海阿尔卑斯地方和在热那亞（利古里亞）沿岸的地方，居住着落后的利古尔人的部落。在波河下游以北和更向东的地方居住着味內提人(Veneti)。在埃特魯里亞居住着埃特魯里亞人或吐斯奇人(Tusci)，而希腊人則称他們为“提尔列尼人”。

在他們以东和以南，占有整个中部意大利和南部意大利的一部分的，是意大利人的許多部落。在梯伯河以东的是翁布里亞人；再向东直到海岸則是皮凱努姆人（但可能后者幷不屬于意大利人）。在梯伯河下游以南，拉提烏姆北部地方則居住着拉丁人的小部落。和他們直接毗鄰的則是埃魁人、赫尔尼克人(Hernici)和沃尔斯奇人(Volsci)。

翁布里亞人和皮凱努姆人以南，在中部意大利的东部居住着一个意大利人的大集团，这个集团一般称为“薩貝里—薩姆尼烏姆

集团”。薩比尼人(或薩披尼人)、瑪尔喜人(Marsi)、佛倫塔尼人(Frentani)等小部落和薩姆尼烏姆人的大部落都是屬于这个集团的。

薩姆尼烏姆人的南支(路卡尼亞人和布魯提伊人)占居南部意大利的西部(路卡尼亞和布魯提伊)。在阿普里亞和卡拉布利亞居住着道尼人(Dauni)、雅披吉人(Iapygi)、美薩皮亞人(Messapii)的小部落和显然不是屬于意大利人的其他部落。有某些数量的銘文从他們傳下来，这些銘文中所包括的主要是專名詞。这样的地方的，方言学的銘文在解决有关远古意大利部落成分的問題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沿着南意大利海岸直到坎佩尼亞的地方都是希腊的殖民地。在这里有庫麦、拿波里、波希多尼亞、埃列亞、列吉烏姆、克罗托(Croto 或 Croton)、塔連图姆(Tarentum 或 Tarentus)等城市。

肥沃的西西里是希腊人与迦太基人激烈斗爭的場所；希腊人把該島的东半(西拉庫賽、列翁提尼、卡塔納、陶洛美尼烏姆、麦撒納等城市)殖民地化了，而迦太基人則占居西半(德列帕那、利里拜烏姆、阿格里根图姆等城市)。在該島內部，居住着西庫里人(Siculi)和西卡尼人(Sicani)土著部落。有当地的居民薩尔迪人(Sardi)和科尔喜人(Corsi)居住着的薩地尼亞島与科西嘉島也是迦太基人和希腊人的殖民对象。

为什么亞平宁半島上的人种成分如此复杂呢？关于意大利的人种起源的問題是学术上最难解决的問題之一。在解决这个問題的时候，我們是从爭論最少的一些事实开始的：例如，希腊人与迦太基人在意大利是外来的分子，便是这样的事实之一。他們在那里的出現、分布的途徑和后来的历史，我們都可以研究得相当清

楚。下面的事实也的确可以認为是大家所公認的：利古尔人和西庫里人是曾广泛分布于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远古土著居民的殘余。

迁徙説

但是，无可爭辯的方面只是归于这一点：再向下一切便都是聚訟紛紜了。对于意大利主要部分的居民(高盧人、意大利人、埃特魯里亞人)的看法，大多数的現代学者都是持有迁徙説的观点的，而这个观点的根源却还是起源于希腊人和罗馬人的。根据最流行的观点，高盧人、意大利人和埃特魯里亞人都是从外面到半島上来的。他們消灭了土著的“史前”居民或是把他們排挤到国内的山区去并占有了他們的地方。而在历史上我們已經看到高盧人便是这样做的。他們在紀元前五世紀自阿尔卑斯山出現于意大利，分布于波河流域并把埃特魯里亞人从那里排挤出去，而到紀元前四世紀初，他們更向南推进了。

意大利人

最流行的看法是这样地来解釋意大利人的出現的。他們是分作兩股从东北迁徙到意大利来的。第一股于紀元前二千紀初出現于波河流域。这是东北部意大利河流与湖泊上的水上村落(palafitta〔意文〕、палафит〔俄文〕、palafitte〔英文〕)的建造者。紀元前二千紀中叶前后，水上村落的居民移居到波河以南地区的陆地上来。他們的聚落的殘址就称为“鉄拉瑪拉”(terramara、〔意文〕、террамары〔俄文〕、terramara〔英文〕；此語源自 terra

marna，是"肥料用土"的意思)。考古学家在它們的設計中发現了后来罗馬建筑技术的特征：壕溝和土壘，东西南北四方垂直排列的街道。鉄拉瑪拉的居民已經掌握了青銅的制造技术，知道了农业、牧畜业与手工业并焚燒自己的死者。他們被認为是拉丁人的远祖。

第二股意大利人在半島上出現得較晚，約当紀元前二千紀末叶。人們認为他們与前一集团的主要区别在于下面一点，即他們不是焚燒、而是埋葬自己的死者。他們被認为是薩貝里—薩姆尼烏姆人的祖先。

紀元前一千年左右，在意大利出現了鉄器制造的技术。这是"維蘭諾瓦文化"，这一文化是因維蘭諾瓦(Villanova)地方而得名的，維蘭諾瓦是波罗尼亞城附近的一个小城鎮，制鉄技术最初便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維蘭諾瓦文化从这里傳布到埃特魯里亞、拉提烏姆、坎佩尼亞和北部阿普里亞去。这种文化的代表者同样是那些一直向南推进的意大利人。

最后，紀元前九世紀末或八世紀初，在維蘭諾瓦文化的范圍內，人們在考古学上还可以在埃特魯里亞确定一种新的具有特色的文化底出現，人們便把这种新的文化称为"埃特魯里亞"文化。

埃特魯里亞人

埃特魯里亞問題已經提出很久很久了。希腊人和罗馬人便已經提出了这个問題。在古典的傳統中，对于这个謎一样的民族的起源，保存着三种看法。第一个看法是希罗多德提出来的，他叙述說(希罗多德历史，I，94)，一部分呂底亞人由于飢餓而在王子提

尔萊諾斯的率領下循海路西行。他們到达意大利翁布里亚人居住的地方，建立了一些城市并在那里一直居住到目前。

希罗多德的意見在古典著作中成了几乎是标准的意見。例如，罗馬的作家便把梯伯河称为“呂底亚河”(Lydius amnis)。埃特魯里亚人自己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們承認自己和呂底亚人有血緣关系。例如，在元首提貝里烏斯当政时期的罗馬元老院中，薩尔戴斯(呂底亚首府。——譯者)城的代表团便是以这一点为借口的[1]。

主張第二个看法的是列斯波斯(Lesbos)的赫拉尼科斯(Hellanicus)(这个人显然比希罗多德还要早一些)。他断定說，希腊的最古老的居民佩拉斯吉人(Πελασγοί)被希腊人所驅逐，于是他們便航入亚得里亚海而到达波河河口，从那里更向內地推进而定居在現在被称为提列尼亚(Tyrrhenia)的地区。

最后，提出第三个假說的是哈里卡尔納索斯(Halicarnassus)的狄奥尼修斯(历史，Ⅰ，29，30)。他証明說，佩拉斯吉人和埃特魯里亚人是完全不同的兩个民族；同时他們和呂底亚人也沒有任何共同之点。他們的語言、信奉的神、法律和风俗习慣都不相同。

> 狄奥尼修斯說：“認为埃特魯里亚人不是从任何地方来，而是意大利的土著民族的人們是比較接近于眞实情况的，因为这个民族是非常古老的，而在語言上和风俗习慣上和其他任何民族都不相似。”

狄奥尼修斯的証明在古典的傳統中是非常特殊的。

埃特魯里亚人到达意大利以后的历史，在古典史学中是这样

---

① 塔西佗：“年代記”，Ⅳ，55。

記述的。他們征服了占居埃特魯里亞地方的那个古老和强大的民族翁布里亞人，散居于波河流域而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后来埃特魯里亞人向南推进，到达拉提烏姆和坎佩尼亞。紀元前七世紀末，在罗馬出現了埃特魯里亞的塔尔克維紐斯王朝。紀元前六世紀初，埃特魯里亞人在坎佩尼亞建立了一个卡普阿城。六世紀后半，在科西嘉島附近的一次海战中，他們和迦太基人結成联盟而击潰了希腊人。

这正是埃特魯里亞威力的极盛时代。此后便逐漸地衰落下去了。五二四年，埃特魯里亞人在庫麦城下被希腊的統帅阿里斯托戴謨斯所击潰。傳統認为五一〇年是塔尔克維紐斯王族被驅出罗馬的一年。而尽管埃特魯里亞的国王波尔謝那战胜了罗馬人并迫使他們接受了一个苛刻的条約，但不久以后，波尔謝那的軍队便在阿里齐亞城附近吃到了拉丁人和又是那位阿里斯托戴謨斯的敗仗。紀元前五世紀初，在庫麦附近发生了一次海上的大会战，在这次战役中，西拉庫賽的暴君耶罗重創了埃特魯里亞人。最后，在五世紀后半，即四四五年和四二五年之間，薩姆尼烏姆人把埃特魯里亞人从卡普阿驅逐出去。到紀元前三世紀开头的时候，埃特魯里亞人彻底地給罗馬人所击敗，而埃特魯里亞的城市也丧失了独立。

有关埃特魯里亞人的史学傳統就是如此。我們再看一下原始史料告訴我們的是什么。我們所知道的埃特魯里亞銘文大約有一万个。这些銘文在埃特魯里亞本土发現的最多。个别的銘文发現于拉提烏姆(在普列涅斯鉄和图斯庫魯姆)、坎佩尼亞、翁布里亞某处、拉溫那附近。有一大批銘文发現于波罗尼亞、皮雅欽查附近和科莫湖地区。这些銘文甚至在阿尔卑斯山布倫納山道附近也发現到的。誠然，虽然后者使用了埃特魯里亞字母，但是其中却有許

多印欧的語形。这样看来，埃特魯里亞銘文的广泛傳布便仿佛証实了紀元前七至六世紀間埃特魯里亞"扩張"的古典傳統。

埃特魯里亞銘文的字母与坎佩尼亞(庫麦)的希腊字母非常近似，而也許就是从那里借用来的。

埃特魯里亞語到今天还是一个謎。前面我們已經指出，人們只讀得懂个别的詞（特别是專名詞），却很少能把握一般的意思。无論如何，下面的情况可以認为是确定了的，即埃特魯里亞語不是印欧語系的語言，不是一种曲折語，而勿宁說是与膠着語的类型相接近的。早在一八九九年，威廉·湯姆孙(William Thomson)便提出了埃特魯里亞人的語言和高加索語族相近的这样一个命題。

使人非常感到兴趣的是：埃特魯里亞語是和意大利的各种方言，特别是和薩比尼方言与拉丁方言有着联系的。有許多显然是屬于埃特魯里亞性質的拉丁的和薩比尼的詞。罗馬的男性名字字尾帶a的就是起源于埃特魯里亞的，例如，Sulla，Cinna，Catilina，Perperna（埃特魯里亞的名字是 Porsenna）。可以确定埃特魯里亞的个人的名字和早期罗馬某些名称与名詞之間的关系。罗馬的三个古老的特里布斯(族)(Tribus)，即拉姆奈斯族、提梯斯族与路凱列斯族（Ramnes，Tities，Luceres）是和埃特魯里亞的氏族名称 Rumulna，Titie，Luchre 相适应的。罗馬（Roma）和罗慕路斯(Romulus)兩个名称和埃特魯里亞的 Rumate、埃特魯里亞—拉丁的 Ramennius、Ramnius 等等都非常近似。

但是，埃特魯里亞語的联系不仅限于意大利，它更向东扩展，从而仿佛証实了希罗多德的假說。一八八五年在列姆諾斯島上发現了一个墓銘，它是用和埃特魯里亞語非常相近的一种語言写的。在埃特魯里亞人的語言和小亞細亞的各种語言之間是存在着一些

接触点的。

如果我們参考一下考古学的材料，我們就会看到，最初的埃特魯里亞图象出現于早期鉄器时代（維蘭諾瓦文化，时当九世紀末或八世紀初）的墳墓之上。从这些墓地我們可以研究坟墓不拘是在形式方面（从所謂“坑式”坟墓到帶有穹窿形墓穴的豪华的坟墓），还是在下葬方法方面逐漸演化的情况。在器具、武器和裝飾的发展上也看不到任何飞跃进展的情况，这一点便証明了演化的內部性質而沒有任何从外部輸入的东西。

在維蘭諾瓦时代的这些墓地中間，出現了維图洛尼亞地方的一座坟墓（該地在埃特魯里亞），在这个墓地的石柱上，人們第一次看到了埃特魯里亞的墓銘和刻画着的战士，战士戴着高頂的金屬头盔，手里拿着双刃战斧（双刃战斧的图象在小亞細亞和克里地—迈錫尼文化地区是常見的）。人們認为維图洛尼亞的这个坟墓是第一座表現得明显的埃特魯里亞坟墓。后来埃特魯里亞的风格在七世紀穹窿形墓穴的坟墓上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埃特魯里亞社会

在着手解答埃特魯里亞这个謎以前，讓我們先簡略地談一下下面的一个問題，即埃特魯里亞的社会是怎样的一种社会的問題。誠然，在这里并不是經常容易断定，在埃特魯里亞人的社会关系中，什么是比較早的，而什么又是出現得較晚的。

早期的埃特魯里亞社会是建立在农业和牧畜业之上的。我們看到有埃特魯里亞的駕着牡牛的犁的图象。埃特魯里亞人对馬是熟悉的。埃特魯里亞的綿羊毛十分著名。埃特魯里亞人广泛地

使用排水設施。劳动分工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欧洲的博物院都有許多埃特魯里亞的灯、燭台、花瓶、黃金制品。根据罗馬作家普利尼所提供的証据，船头的分水器就是埃特魯里亞人发明的。在手工业制品上和在图象上可以看到希腊的影响。埃特魯里亞人在自己墓地的碑象裝飾上和建筑术上，其技艺均达到高度精巧园熟的地步。

我們看到，埃特魯里亞人在非常早的时候便表現为一个商业的民族了。截至紀元前六世紀末为止，他們都是用銅块当錢来使用的。最古老的錢币是从外国来的（从波凱亞和小亞細亞其他城市）。自己鑄造的金币出現于五〇〇年左右、銀币出現于四五〇年左右。在前埃特魯里亞时期和埃特魯里亞时期的坟墓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入口品。最早的——腓尼基的(迦太基的)——入口品还发現于坑式的坟墓里。从紀元前七世紀起，对希腊的庫麦的貿易开始了，而从七世紀末起又开始了对西拉庫賽的貿易。紀元前六世紀，和雅典的直接商业交換关系建立起来了，这一商业交換在五世紀到达了它的极盛时期。下面的一个事实便証明了希腊制品在埃特魯里亞的入口規模：單是在一个烏尔启城里，便发現了兩万多件希腊器皿。在埃特魯里亞的坟墓里，人們发現了用几何图形裝飾的、原始科林斯式的、科林斯式的和阿提卡式的花瓶。从埃特魯里亞向外輸出的主要物品是銅与鉄。也可能輸出粮食。如果文献史料可以相信的話，則埃特魯里亞的商业長期地保存着海盗的性質。

很早的时候，在埃特魯里亞的社会中便出現了社会分化的特征。我們的傳統着重指出了埃特魯里亞貴族的財富和豪奢的生活方式。考古学的文物便說明了这一点。在石棺上和在墓地上的画

象里，我們可以看到埃特魯里亞显貴的那些肥碩的、养尊处优的代表人物。在那里还画着侍候着自己的主人的仆从。大量的艺术品和墓地碑象底高度手工技巧証明了統治上层的精致的趣味。

但除去这些以外，我們还应当承認，在埃特魯里亞人中間还有許多原始的社会关系。特别在他們那里，母权制的因素是很强的。我們看到許多碑銘；在这些碑銘里，除去死者的父亲以外，也提到了死者的母亲。常常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图象里面，妻子是和自己的丈夫一同坐在桌子旁边，这一点便說明了她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我們的史料曾多次提到的、埃特魯里亞妇女的悪名昭著的"放蕩行为"显然也証明了同样的这一点。大家知道，在母权制的条件下，妇女在性的方面有很大的自由，而这一点在以父权制家庭的精神教育起来的希腊人和罗馬人看来，便会是一种放蕩的行为了。

埃特魯里亞人的政治組織是自治城市的联盟。紀元前三世紀，埃特魯里亞有十二个这样的独立城市。可能在早期有几个埃特魯里亞的联盟。每年在春季节日的时候，在埃特魯里亞最高之神沃尔吐姆娜(Voltumna)的神殿里①，联盟城市的代表們解決某些共同的問題并选举联盟的領袖。这个人显然既是最高祭司，又是世俗政权的代表者。他周边有十二个侍从 (lictor)，此外他还有一个地位較低的行政長官之类的人物。

加入联盟的埃特魯里亞城市的独立性是很大的。从罗馬的史料我們知道，在紀元前五世紀与四世紀，个别城市拒絕彼此帮助并常常是自己冒着危險来作战的。作为宗教上的結合体，埃特魯里亞本部的城市联盟一直存在到晚期罗馬帝国的时代。

① 这座神殿多半是在南部埃特魯里亞的沃尔西尼亞城。

参加联盟的每一个公社都有自己的主要的行政長官。在紀元前五至四世紀，在大多数的城市里这些行政長官显然是选举出来的(在一定的期限之內任职)。但是在更早的时期里，城市統治者的权力和希腊与罗馬"国王"的权力相似，这种权力是終身的，虽然不是繼承的。除去最高行政長官以外，在埃特魯里亞的城市里，还設有兩个地位較低的官职。

所有这些資料都会使我們想到，紀元前七至六世紀的埃特魯里亞社会和罗馬社会相似，也經历了氏族制度解体的阶段("王政"时期)，但是却保存了母权制的有力因素。同样在五世紀，大部分的埃特魯里亞公社也轉向貴族共和制，但是保存了非常有力的祭司因素。

埃特魯里亞文化与意大利人文化的相似

必須指出，埃特魯里亞人和他們的鄰人(拉丁人、薩比尼人等等)在政治生活上，在风俗和宗教上，有許多共同的因素。例如，在罗馬，高級長官的周边有持棍与斧头之束(fasces，这是一束棍子，中間夾着一把斧头。它是最高長官的权力标帜。——譯者)的侍从圍繞着的习俗，这种习俗显然是起源于埃特魯里亞的。罗馬还从埃特魯里亞借入了高級長官使用的象牙圈椅(sella curulis)，鑲着絳紫色边的長袍(toga praetexta)，劍斗术、凱旋的风俗。埃特魯里亞神的許多名字和罗馬与希腊的神十分相似。例如，埃特魯里亞三位一体之神 tinia，uni 和 menrva 是和"卡庇托里烏姆"的三位一体之神优庇特(Jupiter)、朱諾(Juno)和米涅尔瓦(Minerva)相配合的。埃特魯里亞的 Maris 极容易使人联想到罗馬的战神

瑪尔斯 (Mars), Vesuna 使人联想到司灶女神維斯塔 (Vesta), nethuns 使人联想到海神涅普頓 (Neptunus) 等等。某些埃特魯里亞的神多半就是从希腊人那里借来的：Chari 是希腊的哈隆 (χαρων); aita 是希腊的埃頓('Αηδών), hercle 是希腊的赫拉克利斯('Ηρακλῆς)等等。

在埃特魯里亞人和罗馬人的宗教仪式中也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根据作为牺牲的动物的內臟、根据天象(閃电、鳥飞等等)来进行占卜，建城时的仪式等等。埃特魯里亞人用人当作牺牲来祭祀的风俗(古典作家的作品和埃特魯里亞的艺术已經多次証明)，很可能曾对罗馬人在凱旋后杀死俘虜的风俗发生影响。

无論如何，不管我們怎样解决埃特魯里亞人起源的問題，埃特魯里亞人的文化和意大利的环境，特别是和罗馬人有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是毫无疑問的。

关于埃特魯里亞人的起源的理論

在現代学术中占統治地位的有关埃特魯里亞人在意大利之出現的学說基本上是拥护希罗多德的說法的，那就是說，他們是从小亞細亞方面来的。其他的假設，例如，尼布尔的埃特魯里亞人阿尔卑斯山起源說或說他們是越过亞得里亞海而出現于意大利 (以赫拉尼科斯的說法为依据)的学說現在已几乎沒有人再提了。

例如，英国的学者康威，便贊同希罗多德的說法。他認为紀元前二千紀末和一千紀初，即在爱琴海地区的大迁徙时代，呂底亞海盜的盜群开始在意大利的西岸，梯伯河以北的地方登陆。在这里他們遇到了被称为 ombroi (翁布里亞人) 的民族，他們征服了翁

布里亞人而后来便向北，向东北和向南三方面散布开来。

意大利人杜卡奇的看法和这种看法相近。他認为提列尼亞人是小亞細亞沿岸地帶和爱琴海某些島嶼(Lemnos)的居民。在八世紀，他們在西方出現。但是亞得里亞海是不适于航行的；而南部意大利又給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占据着。剩下的只有土地肥沃，盛产各种金屬而又有許多翁布里亞人居住着的托斯卡納了。紀元前八世紀末，埃特魯里亞人来得越来越多了，而到七世紀初，又出現了他們在意大利的首都塔尔魁尼城。提列尼亞的殖民者并不曾構成真正的民族，这勿宁說是一些好战的集团(康威的"海盜")。他們逐漸地和当地的居民溶合在一起，虽然他們也帶来了許多自己的东西：武器、宗教、希腊字母、語言。他們的語言是与印欧語有所不同的地中海(爱琴)語言。这些原始埃特魯里亞人用东方的精神改造了維蘭諾瓦文化。到紀元前七世紀末，在阿尔諾河、梯伯河与海洋之間完全形成了埃特魯里亞。

我們可以拿出許多論据来給現在流行的这种說法辯护：古典傳統所提供的証据，列姆諾斯的銘文，埃特魯里亞語底小亞細亞的語根，埃特魯里亞坟墓与小亞細亞在岩石中凿出的坟墓的相似，埃特魯里亞的占卜方法(这种占卜方法极易使人联想到巴比倫的占卜，特别是根据作为牺牲的动物的肝臟而进行的占卜)，和克里地—迈錫尼的以及早期希腊的图画相似的图画风格，埃及史料之提到吐尔沙和沙尔登納兩个部落(即埃特魯里亞人和薩尔迪人)(这兩个部落屬于紀元前十四到十二世紀攻击埃及的"海上民族")等等。

但是除去"有利"的論据以外，还可以举出同样多的"反对的"論据来。如果原始埃特魯里亞人(提列尼亞人)是海盜的話，那末

他們怎样得以征服几乎全部意大利和創造了高度的和具有特色的文化呢？如果这是一个大的民族的話，那末他們大規模地从海路到达意大利，这件事便会引起很大的怀疑。而为什么埃特魯里亞人偏偏在梯伯河以北登陆，而躲开西西里和坎佩尼亞那些适宜的和肥沃得多的地区呢？如果借口說一切便利的地方都已經給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占据了，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这三支殖民大流至少是同时进行的。埃特魯里亞的东方成分用輸入的說法和埃特魯里亞人东方起源的說法都是可以同样解釋得很圓滿的。和地中海的所有地区有着各种关系的商人与海盜的民族是很容易接受别人的风俗习慣、信仰等等的。

这些理由使另外的一些說法出現了；这些說法并不是拥护盛行的希罗多德的古典傳統說法，而是拥护哈里卡尔納索斯的狄奥尼修斯的埃特魯里亞人土著起源說（特隆貝提、捷沃托、别洛赫、舒哈尔特等人）。在馬尔的著作中，埃特魯里亞人土著起源說表現得最为完整。在他看来，埃特魯里亞人和意大利人是外来成分起着次要作用的意大利远古居民的发展的两个依次繼承的阶段。但是这些說法对于許多重要因素也沒有交代清楚。因此必須承認，在今天的学术水平上，埃特魯里亞的問題，正如有关居住在古代意大利的諸部落的起源这一更加广泛的問題一样，也是还不曾解决的問題。

第四章
罗馬的产生

拉提烏姆

拉丁人的这个小小的部落所占居的是拉提烏姆的北部、即所謂“古拉提烏姆”的地方。它位于居住着文明的和商业的部落的埃特魯里亞和坎佩尼亞这兩个富裕地区之間。可以通航的梯伯河把拉提烏姆和国內諸地区連接起来，而第勒尼安海則是迦太基人、希腊人和埃特魯里亞人之間进行頻繁貿易的地区。

拉提烏姆是梯伯河下流的一块多小丘的平原，全部面积大約有一千五百平方公里。它的边境是海、梯伯河、梯伯河的支流阿尼奥河(Anio 或 Anien)和薩比尼諸山，而再向外則是埃魁人、赫尔尼克人和沃尔斯奇人居住的山区。拉提烏姆的中心是阿尔巴努斯山(Albanus Mons)。

拉提烏姆到处都可以看到火山活动的痕迹。火山灰是一种良好的肥料并使土壤变得十分肥沃。农业和牧畜业从古以来便是居民的主要职业。在栽培的植物中，人們种植二粒小麦、谷子、大麦、葡萄、橄欖树、无花果树。当作家畜用的是牡牛、山羊、猪。牡牛是主要的耕畜。馬主要是用于軍事上面。古拉提烏姆的居民密度很大，排水設施的許多殘迹和小块的土地（傳統的兩优盖路姆的土地，即附屬于田庄的二分之一公頃的土地）便說明了这一点。气候也比今天湿潤。低地則是沼澤，这是热病的发源地。

拉提烏姆的最初的村落

紀元前二千紀末以前，拉提烏姆是沒有固定村落的。后来才减弱了的火山活动显然阻碍了固定村落之更早产生。这些村落的居民是維蘭諾瓦文化的代表者并且是焚燒自己的死者的。这便是拉丁人的祖先（原始拉丁人）。他們起初居住在阿尔巴努斯山上，因为那里的气候比較干燥和适于健康。这些小山便成了他們分布的中心，稍后在七世紀，則变成了原始拉丁城市联合的中心（阿尔巴努斯联盟）。

另外的一組小山，即未来罗馬的所在地，位于梯伯河的下游。它們有人居住的时期，要比阿尔巴努斯山为晚。罗馬諸小山的地位是极其便利的。它們距海二十到二十五公里，位于河的左岸，在沼澤的地区中間。其中有几个山很陡峭，因而适于防卫（卡庇托里烏姆山、帕拉提烏姆山）。在梯伯河河口，人們从古以来便用海水制鹽，而沿着梯伯河左岸，則有一条所謂“鹽道”（“Via salaria”）通向內地。

移居帕拉提烏姆山

罗馬的小山当中，第一个有人居住的便是帕拉提烏姆山（Palatium）。古典傳統异口同声地都提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更因地形学上的理由而获得証实。帕拉提烏姆山的三面都是陡峭的，只有从东北方面可以攀登，而且这一方面却是容易防御的。帕拉提烏姆山的山頂有六到八公頃大的一个广場，因而在那里可以安置一个

小小的村落。在远古的时候，小山的周边都是沼澤，这些沼澤是后来才被疏干了的。离它不远是梯伯河的淺水渡口，而从山脚下又有"鹽道"經过。这样看来，帕拉提烏姆山的位置是十分便利的，而为什么比起别的山来，这个山首先有人居住，这完全是容易理解的事情。

移居外部諸山

誠然，在帕拉提烏姆山上几乎沒有发現远古时期的遺迹，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人們在那里后来曾展开集中而猛烈的建設活动。但是离它不远，在后来广場的地方，却开辟了一个墓地，上面有阿尔巴努斯型的坟墓，但是时期要稍近一些。而在所謂"外部諸山"(埃斯克維里埃山Esquiliae、克維利納里斯山 Quirinal's mons 凱里烏斯山 Calius mons)之上，差不多沒有这样的坟墓的。但是在紧接帕拉提烏姆山的埃斯克維里埃山上，从九世紀末开始，却出現了不是焚燒而且埋葬类型的坟墓。这种坟墓从这里傳布到克維利納里斯山和广場去。而在广場上，这种坟墓存在于八至六世紀，它們照例是比更老的火葬法要高級的。

原始拉丁人与原始薩比尼人

从这里可以作出怎样的結論来呢？显而易見，紀元前十至九世紀，在帕拉提烏姆山上便有了維蘭諾瓦人(多半是从阿尔巴努斯山方面来的)的村落，这些人实行火葬并把死者的骨灰埋在广場上。外部諸山当时还沒有人居住。但是从九世紀末开始，在那里出

現了施行另一种葬仪的一些村落。显然，这是一个新的維蘭諾瓦人的人种集团，而維蘭諾瓦人則是薩貝里—薩姆尼烏姆人的祖先。在后者所占居的土地上，埋葬的仪式恰恰在考古学上得到了証明。我們的傳統便提到了提图斯·塔提烏斯（Titus Tatius）的薩比尼公社与罗慕路斯的帕拉提烏姆公社合并的事情，而一般說来，在早期罗馬薩比尼成分之存在是沒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事情。因此下面的一个假說便非常可信：最古老的罗馬村落就是紀元前十至九世紀时期原始拉丁人的帕拉提烏姆公社。此外，九世紀末，在埃斯克維里埃山上又产生了原始薩比尼人的公社。这兩个村落并存了很久很久的时候，而最后，大約到七世紀的时候，便溶合为一了。

罗馬扩張的四个阶段

相当可靠的傳統告訴我們，在王政时期，罗馬的扩張分作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方形罗馬"（Roma quadrata）。某些罗馬作家便用这个名称来表示紀元前一千紀初帕拉提烏姆山上的远古聚落。第二阶段是"七山城"，关于这座城的回忆是保存在"七山"节这个节日里。它的存在底可能的日期是紀元前八世紀。在这个时期里，罗馬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楚。人們認为，"七山"就是帕拉提烏姆山的兩座山峰（帕拉提烏姆本山和凱尔瑪魯斯），还有把帕拉提烏姆山和埃斯克維里埃山連接起来的山凹部（維利亞）、埃斯克維里埃山的三个凸出部分（启斯皮烏斯、法古塔尔、欧庇烏斯），而最后是凱里烏斯山。当时这个城市是否形成了一个有一套防御設施包圍着的真正統一的公社，或者这还只是七个自治村落的联盟，这一点还沒有定

論。从这个时期并沒有防卫設施的任何遺迹保存下来。但不管那里的情形怎样，“七山”的阶段是反映了帕拉提烏姆“城市”向埃斯克維里埃方面的成長和准备中的拉丁和薩比諾村落底溶合。更加巩固的統一阶段是“四区之城”(大約是在七世紀)。四区就是帕拉提烏姆区、苏布拉区(凱里烏斯区)、埃斯克維里埃区和科里努斯区(克維里納里斯和維米那里斯)。这样看来，城市是向北，向克維里納里斯的方面扩張，而現在則把五个主要的山(帕拉提烏姆山、埃斯克維里埃山、凱里烏斯山、維米那里斯山和克維里納里斯山)都包括进来了。其他的兩座山(卡庇托里烏姆山和阿溫提努姆山)在紀元前七世紀显然还沒有人居住，或至少还沒有被划入神圣的城界(pomorium)之內。最后，最末一个阶段是“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城”(六世紀)。傳統說，在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当政的时候，罗馬四周筑起了城牆，而且实际上，在四世紀的要塞設施的遺迹当中，可以确定更加古老的建設物(可能是六世紀)的遺迹。在这个时期里，卡庇托里烏姆(Capitolia 或 Capitolium)也划入城市的范圍，而城市則占着六座主要的山：帕拉提烏姆山、卡庇托里烏姆山、埃斯克維里埃山、維米那里斯山、克維里納里斯山和凱里烏斯山。至于阿溫提努姆山，則显而易見，是直到五世紀中叶才有人居住的。

罗馬之产生的傳說

保存在希腊和罗馬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并反映在詩篇里(維吉尔的作品)的历史傳統是这样叙述关于罗馬产生的傳統的。特洛

伊人埃涅烏斯、即女神阿普洛狄塔(Aphrodita)和世人昂喜賽斯(Anchises)所生的兒子在特洛伊城被毁的时候并沒有死。埃涅烏斯和自己的兒子阿斯卡紐斯(或优魯斯)逃跑了;他們在長时期的漫游之后到达了拉提烏姆的海岸。当时在那里統治着的是"阿波利吉奈人"这个地方部落的国王拉提努斯(Latinus)。他友善地接待了埃涅烏斯,并把自己的女兒拉維妮婭嫁給他。在埃涅烏斯死后,阿斯卡紐斯—优魯斯便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阿尔巴·隆伽(Alba Longa)并开始在那里統治。根据傳統的另一个說法,优魯斯是埃涅烏斯和拉維妮婭所生的兒子。无論怎样,根据傳統的兩种說法,都正是这个人建立了阿尔巴·隆伽,并且是那里的当权氏族的始祖。从优魯斯起过了几代以后,統治着阿尔巴·隆伽的是努米托尔。但是努米托尔被他的弟弟阿穆里烏斯推翻,阿穆里烏斯本人作了国王,而努米托尔的女兒列阿·西尔維亞(Rea Silvia)則被送到神殿去作貞女。所謂作貞女(vestalis)者,就是說作維斯塔(Vesta)女神的祭司,这种貞女必須起誓不出嫁。但是列阿·西尔維亞和馬尔斯神生了一对孿生子,因而被阿穆里烏斯判处死刑,因为她破坏了自己的誓言。国王下令把双生子投到梯伯河里去。但是奉命做这件事的奴隸們把裝着双生子的籃子放置在淺水的地方,因为在河水泛濫时,他們很难于到水深地方去。当泛濫的水退下去的时候,籃子便留在干地上了。从附近山上跑到河边来飲水的一只牝狼听見双生子的哭声而跑了来,她用自己的乳撫育了这对双生子。不久以后,国王的牧人法烏斯图魯斯便找到了这兩个孩子。他把他們帶回家里,并把他們交給自己的妻子拉倫娣婭来撫养。給双生子起的名字是罗慕路斯和列慕斯。長大以后,他們除去狩獵以外,还从事于攻打强盜,劫夺他們的鹵获物,并把它拿来在牧人之

間平分。兩个兄弟出身的秘密終于被揭露了，他們于是杀死阿穆里烏斯并使自己的祖父努米托尔重新登上王位。他們自己不願意留在阿尔巴·隆伽，而決定在他們被找到的地方建立一座城市。在建立新城市的时候，兄弟二人爭吵起来，罗慕路斯刺死了列慕斯，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这座城市（罗馬人从罗慕路斯的名字引伸出了罗馬〔Roma〕的名称）。根据“瓦罗的紀元”，这件事发生在紀元前七五四年至七五三年。

傳說的起源和发展

到紀元前一世紀最后形成并保存在李維、狄奥尼修斯和普魯塔克等人的著作中的傳說的最流行的一种說法便是如此。但是它产生得非常之早，地点又不是在意大利，而是在希腊。这一說法最初的痕迹我們在五世紀，在列斯波斯的赫拉尼科斯的著作中便发現了。在他的著作中，罗馬的建立者是埃涅烏斯本人。但是当这个傳說傳到意大利的时候，便发生了一些年代上的困难：在特洛伊被摧毁的那一年（一一八四年）和最末的一个罗馬国王高傲者塔尔克維紐斯（Tarquinius Superbus）被驅逐的那一年（五一〇年）之間有六百七十年，而在六百七十年当中要安排进七位傳統的国王，就时間而論太長了。因此就不得不使埃涅烏斯不再担任建城者的角色，并在他和罗慕路斯之間嵌进去許多中間的人物。在傳說的最初說法里，作为建城者的显然是一个叫做罗莫斯（Rhomos）的人，而后来，在埃特魯里亞的姓的影响之下，才在意大利变成了罗慕路斯（Romulus）。在傳說从希腊傳到意大利，又从意大利傳回来的时候，建城者这个人物变成了兩个人：罗慕路斯和后来成了列慕斯的

罗莫斯发生了冲突。这样便出現了双生的兄弟。

在考古学上可以肯定的是：在最初的傳說里只有一个人。在波罗尼亞博物院里有一个石柱(时期是紀元前四世紀前半)，石柱上画着撫育着一个嬰兒的牝狼。誠然，在时期相当于五世紀初期的、著名的"卡庇托里烏姆牝狼"群象上(現保存在罗馬的收藏者博物院內)是有兩个嬰兒。但下面的一点几乎是毫无疑問的了，即嬰兒的象是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添上去的。許多資料都証明，双生子的說法是直到紀元前三世紀初的时候才最后形成并正式受到罗馬的承認的。

这样看来，在有关罗馬的建立的故事里，多半沒有任何历史的种子。在这里面有許多"在各民族間流行的"情节，特別是被拋到河里并偶被发現的嬰兒的情节(阿卡德的薩尔貢、摩西、老居魯士)。整个来說，这是一种推源論的傳說(aetiological legend, эт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легенда)。罗慕路斯是給予地方以名称的一位英雄。它的希腊起源(自埃涅烏斯)是由于想使罗馬人自希腊人产生出来的願望而引起的。紀元前一世紀，由于想証明优里烏斯氏族的神圣出身(罗馬元首的第一王朝便是从这个氏族产生出来的)，这个傳說获得了正式的承認。阿斯卡紐斯—优魯斯在傳統中所以起这样的作用便是由于这一点。

第五章

王政时期

七个国王

傳統照例地是談到七个罗馬国王，而且总是用同样的名字、同样的次序来称呼他們的：罗慕路斯、努瑪·彭庇里烏斯（Numa Pompilius）、图路斯·荷斯提理烏斯（Tullus Hostilius）、安庫斯·瑪尔克优斯（Ancus Marcius）、塔尔克維紐斯·普利斯庫斯（Tarquinius Priscus）（意为老塔尔克維紐斯）、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和高傲者塔尔克維紐斯。

罗慕路斯

人們認为帕拉提烏姆的巩固和罗馬公社的組織是罗慕路斯的事业。他建立了由一百名“父老”組成的元老院，規定了表示最高政权的标志（十二名侍从），根据薩比尼妇女的名字分全体人民为三十个庫里亞（Curia）、設立了三个特里布斯（Ramnes，Tities 和 Luceres），建立了逃亡者的避难所（asylum）以便用这种办法增加城市居民的数目等等。在罗慕路斯当政的时期，发生了与薩比尼公社結合的事情。傳統是这样地来叙述这件事情的。罗馬人需要妻子，而由于鄰人中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女兒送到他們的强盜窩里去，于是罗慕路斯便决定采用欺騙的办法。他們在城里举行节日，

邀請鄰人来参加。周边城市的許多居民都来了，其中也有携帶着自己的妻子兒女来的全体薩比尼人。节日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罗馬的青年們跑到女孩子們那里去而把她們拐跑了。吃惊的和受到侮辱的双亲逃跑了，他們抱怨罗馬人破坏了好客的規則。因此便爆发了对被拐走了女孩子的那些城市的战争。对薩比尼人(他們的領导者是国王提图斯·塔提烏斯)的战爭特别严重。但是薩比尼的妇女已經和自己的丈夫熟悉了，而当决战开始的时候，她們便奔向兩軍战斗着的队伍中間而为他們講了和。在此之后，薩比尼人便移居于罗馬而和罗馬人組成了一个国家。提图斯·塔提烏斯与罗慕路斯共同統治这个国家。当他死去的时候，罗慕路斯便把統一的最高政权結合到自己手里。关于罗慕路斯的結局有兩种說法：根据一种說法，他是活着給帶到天上去的，而根据另一种，則他是被"父老們"杀死的。

我們已經看到，关于罗慕路斯的傳說是純粹推源論的傳說。只有罗馬公社和薩比尼公社的結合才可以算是历史实际情况的某种回响。在这里还捏造出了一些細节：女孩子的誘拐事件(用来解釋罗馬的婚俗)；罗慕路斯与提图斯·塔提烏斯政权的双重性，則用来作为最高共和行政長官的职位(执政官)的双重性底对比物。

其他六个国王的历史性

其他六个国王的情况便稍有不同了。現代的学术一般說来是傾向于承認他們的历史性的。为了証明这一点，人們举出了下面的理由。国王表的固定不变有利于說明这样一件事实，即它是在很早很早，多半还是远在紀元前三世紀以前就形成了的。在国王

的名字中間，沒有一个名字是和在五至四世紀間起过重大作用的貴族氏族有关系的，如果国王表是在这个时期編成的，那末这种情况也許是会发生的。最后，在国王的名字当中沒有一个可以作为eponym(名祖)的名字(象罗慕路斯那样)。但是，承認全部罗馬国王的历史性还不等于說，所有圍繞着其中每一个国王的傳說都是符合于眞实情况的。在这里最大限度只能說有作为每个傳說圈的基础的某种历史核心。

努瑪·彭庇里烏斯

第二个国王是努瑪·彭庇里烏斯。傳統說他为庫列斯(Cures)地方的薩比尼人。罗慕路斯死后，元老院因他的正直和虔誠而选他为罗馬国王。他制訂了罗馬的宗教制度:祭司团、历法等等。在傳統的这一部分里毫无疑問具有推源論的特色。但是努瑪的薩比尼出身却反映了現实的实际情况的某些因素，何况彭庇里烏斯这个名字本身就是薩比尼的名字。傳統叙述說，他到达罗馬以后，开头是住在克維利納里斯山，后来則在克維利納里斯山和帕拉提烏姆山之間的維利亞(Velia)給自己建造了一座宮殿。結果便和关于下面一点的考古学資料有了有趣的吻合，即在外部諸山之上第一次出現了“埋葬”的墳墓。学术上有一个假說，即努瑪在維利亞之建造宮殿是否表示帕拉提烏姆公社和克維利納里斯公社的結合？人們还指出，努瑪之施行十二个月的历法用来代替十个月的历法是有某种現实意义的，因为这种改革不可能是自发地发生的，而是立法者自覺意志的行动。

图路斯·荷斯提理烏斯和安庫斯·瑪尔克优斯

在后面兩个国王——图路斯·荷斯提理烏斯和安庫斯·瑪尔克优斯——的形象里，有模仿罗慕路斯和努瑪的因素。图路斯·荷斯提理烏斯的特色是好战：他摧毁了阿尔巴·隆伽，对費戴納人、威伊人、薩比尼人作战。他把被摧毁的阿尔巴的居民移居到罗馬，把公民权給他們并使显貴加入元老院。安庫斯·瑪尔克优斯对罗馬来說，又是一个薩比尼人的国王。他是努瑪的孙子，而在敬神方面，他是一切力图模仿他的祖父的。

但是在这里并不是一切都是把前兩个国王加以复制的。阿尔巴的摧毁显然是一件历史的事实，尽管它是被很濃厚的傳說的云霧包圍着（荷拉提烏斯三兄弟对庫利亞提烏斯三兄弟的战斗、叛徒美提烏斯·富菲提烏斯的殘酷处死等等）。国王之修建元老院开会的建筑物（即 Hostilia Curia，称为“荷斯提理烏斯会堂”），毫无疑問是历史上的事情。这一建筑物在罗馬实际上是存在的并被認为是非常古老的。无論如何，这一建筑物在三世紀末荷斯提理烏斯氏族崛起并能够把自己的名字給它以前很久便已經存在了。

至于安庫斯·瑪尔克优斯，則他进行的多次战爭，无論如何，也不是單純重复努瑪，因为努瑪并沒有打过一次仗。当然，安庫斯的活动中，有許多是后来的捏造：把被征服的拉丁城市的居民移居到阿溫提努姆山，雅尼庫路姆（这是梯伯河右岸的小山）之合并和它周边城牆的建造，罗馬的港灣奥斯提亞（在梯伯河河口）的修建等等。但是整个地說来，罗馬向海的方面和向梯伯河埃特魯里亞

沿岸方面的扩張是有特別意义的。这一点便証明了对埃特魯里亞人的某些实际关系的开始，而这些关系在下一个国王当政的时候，变得更加紧張了。

塔尔克維紐斯·普利斯庫斯

据傳說，在安庫斯·瑪尔克优斯統治罗馬的时候，一个叫做路庫莫(Lucumo 或 Lucumon)(这个詞在埃特魯里亞語中是貴族的意思。罗馬历史傳統却錯誤地把它当作了專名) 的富有的和剛毅果断的人(他是科林斯人戴瑪拉托斯的兒子)从埃特魯里亞的城市塔尔魁尼移居罗馬。他定居在罗馬并且給自己起了个路克优斯·塔尔克維紐斯·普利斯庫斯(老的)(Lucius Tarquinius Priscus)的名字。財富和藹然可亲的性格使他在罗馬社会中变得如此著名，以致在安庫斯死后，他竟当选为国王。塔尔克維紐斯对鄰地的人們进行了順利的斗爭，把元老的数目又增加了一百人，举行了社会竞賽(游艺活动)，着手用水渠疏干了城市的沼地部分等等。这样一来，傳統便着重指出了第五个罗馬国王的埃特魯里亞的出身。第七个国王高傲者路克优斯·塔尔克維紐斯 (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 又是普利斯庫斯的兒子，因此仿佛可以說罗馬有过整个的埃特魯里亞“王朝”。还可以举出許多論据来証实这种說法：在罗馬人的語言、风俗习慣、政治制度和宗教中有許多埃特魯里亞的成分；埃特魯里亞人特別是在拉提烏姆和坎佩尼亞的广泛的“扩張”(图斯庫魯姆、卡普阿)；罗馬城之有整个的埃特魯里亞市区(vicus Tuscus)；最后銘文也証实了塔尔克維紐斯家族的埃特魯里亞起源。例如，在烏尔启城的所謂“佛朗索瓦墓”，在墓壁上的

一个图象附近，有一条埃特魯里亞的銘文："Gneve Tarchu Rumaches"（意为罗馬的格涅烏斯·塔尔克維紐斯）。在埃特魯里亞的城市凱列(Caere)发現了塔尔克維紐斯氏族的富丽的坟墓。但是根据李維的著作(I, 60)，被逐出罗馬的高傲者塔尔克維紐斯就曾逃到凱列去。

罗馬的埃特魯里亞"王朝"的問題

显而易見，所有这些事实都証实了关于下面一点的假說，即塔尔克維紐斯族不單單是埃特魯里亞出身，而且在王政时期的后半，罗馬曾被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王朝的埃特魯里亞人所征服。这一假說的可靠程度非常之大，所以大多数現代的学者都接受了这个假說。

但是讓我們更仔細地研究一下这个假說。埃特魯里亞人之出現于拉提烏姆、坎佩尼亞、波河流域和其他地点对于他們的"扩張"（更不用說征服）这一点来說还不是一个毫无条件的有利論据。

罗馬的埃特魯里亞区未必是一个特別大的市区，而一般說来埃特魯里亞居民也不見得是很多的，因为在罗馬和它的周边几乎沒有埃特魯里亞的墓地。而且甚至大的外国居民地的存在也还不足以說明这些外国人就是統治者。而情况勿宁是适得其反：如果埃特魯里亞人是長期地巩固地占有罗馬的話，他們在那里也不会是处于居住在特別居民地之內的外国人的地位的。

至于埃特魯里亞人对罗馬人的文化影响，則沒有任何征服的情况也是容易解釋的。在千百年中間并肩生存的兩个民族相互发生影响，是无足为奇的。

引人注意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实，即据傳說，塔尔克維紐斯在罗馬的出現帶有完全是和平的性質。拥护埃特魯里亞征服說的人們用出于爱国心情的伪造来解釋这一情况：傳統是試图用这种办法来掩飾为罗馬的自尊心所不能接受的被征服的事实。但是，难道罗馬的傳統一向便是伪造事实的么？为什么罗馬傳統不企图掩飾紀元前三九〇年的高盧大蹂躪的事实呢？

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

塔尔克維紐斯的繼承者是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他的形象看来也許是最富历史性的。关于他的出身有兩种說法。根据大家公認的傳統，他是被罗馬人俘虜的、拉丁城市科尔尼庫魯姆(Corniculum) 的一个貴族妇人的兒子。男孩子是在塔尔克維紐斯的家中長大的，而且他不仅在宮廷中，就是在元老和人民中間也都受到最大的爱戴和尊敬。国王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当塔尔克維紐斯被安庫斯·瑪尔克优斯的兒子們杀死时，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便利用自己的声望幷在死者未亡人的协助之下，取得元老院的同意而夺取了政权。

另一个說法和第一个說法大不相同，它在我們的傳統說法中是十分特殊的。元首克劳狄烏斯(紀元一世紀)在元老院发表的演說中便提到了他。根据克劳狄烏斯的說法，埃特魯里亞的作家叙述說，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不是別人，正是从埃特魯里亞被驅出和移居罗馬的埃特魯里亞冒險家瑪斯塔尔納(Mastarna)。在那里他改了名字幷取得了国王的政权。克劳狄烏斯的这另一个說法在佛朗索瓦墓地的壁画中可以找到某种类似的地方。

傳說的相互間不大相同的兩种說法使我們不能十分精确地解决有关第六个罗馬国王的出身問題。显然，最可能的情况是大家公認的、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拉丁出身的这个說法。克劳狄烏斯的說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不理解埃特魯里亞的故事（关于这个問題，我們后面还要談到）。无論如何，傳統是把未必能捏造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和重要的事实归之于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的。首先是一次著名的改革，改革的內容就是在于規定財产的資格，在于依照財产資格，不論所屬的等級而来分配政治权利和軍事职务。远不是其中的一切都可信，但是改革的核心本身却使人产生了眞正事实的印象。此外，城牆也被認为是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所修建的。它的殘迹保存在时期稍后的营造物中間。最后，值得玩味的是傳統对于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的极端同情的态度。平民每月都举行灌奠礼来紀念他。倒数第二个罗馬国王的这些肯定的特征不單是为他的历史性而作了再一次的論証，而且还証实了他的非埃特魯里亞的出身。

高傲者塔尔克維紐斯

从这个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到，傳統对于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的繼承人高傲者塔尔克維紐斯的形象完全是另外一种的說法的。他是塔尔克維紐斯·普利斯庫斯的兒子，因而他也是埃特魯里亞人。他是用暴力，用杀死自己的岳父（塔尔克維紐斯娶了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的女兒凶猛的吐理婭）的办法夺取了政权的。他的統治帶有專制的性質：他不把元老院的意見放到眼里，他使用死刑、放逐与沒收的办法。当塔尔克維紐斯被驅出罗馬的时候，埃特

魯里亞人曾試图帮助他幷使他重新登上王位。

这样看来，在最后一个国王当政的时候，埃特魯里亞統治的特色表現得最为清楚。但还未成定論的是，这里是不是也有过外部的征服。以后我們將会看到，最可能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假說：只有在最后的一个国王死后，埃特魯里亞人占領罗馬的时期才幷不久。

第六章

王政时期的罗馬公社

埃特魯里亞的統治(如果有这种統治的話)，对于罗馬公社的內部組織幷不曾发生显著的影响。尽管有一切“埃特魯里亞式的事物”，罗馬一直是拉丁的。罗馬公社的特点是它的二重性。它是由兩个等級組成的：貴族(和他們的食客“Cliens”，〔也有譯門客或被保护人的〕。——譯者)与平民。

貴族

关于罗馬等級的性質和起源的問題是非常复杂的。讓我們从貴族来开始吧。“貴族”一詞(拉丁文是patricius)是从 pater（父亲)一詞衍化来的，如果譯成中文，可以說是“父亲的”(отцовский)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最可能的情况是，人們起初只是把那些有合法的父亲，而自己也能够有合法的兒子的人們称为“patricius”。換句話說，貴族是生活在父权制的基础之上的；在父权制的条件下，姓名和財产是沿着丈夫的一系繼承的，而只有对父亲的关系才算是合法的亲屬关系。实际上，貴族家族是表現得非常明显的宗法制类型的家族。一家的父亲(pater familias)对于家中全体人員有絕对的权力：他有权力处死他們，把他們出卖为奴隸等等。罗馬的法学者則称之为“生死权”（ius vitae necisque)。貴族氏族(gentes，傳統認为这样的氏族有三百个)有氏族共通的姓。这

一点表現在罗馬的命名法上，貴族的姓名照例分成三个部分：个人的名字（praenomen，也就是我們通称的“名”），氏族的名字(nomen)和家族的名字(cognomen，即我們通称的“姓”)，例如：路克优斯·科尔涅里烏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蓋烏斯·优里烏斯·愷撒(Gaius Julius Caesar)等等。

在貴族中間長期保存着氏族的繼承法，这种繼承法要求死者的財产留在氏族之內。这一点便証明过去氏族全体成員的財产是共通的。土地底这种公有保存得最長久。傳統說，王政时期的貴族家族只有兩优盖路姆（等于半公頃）的土地算是私人的財产。显而易見，这里所說的只是附屬于田庄的土地(果园、菜园)。至于耕地以及一般用地(草地、牧場等等)，則它們是全部貴族公社的財产。个别家族对于这些土地只有“占有权”(ius possessionis)，而沒有私有权(ius proprietatis)。

在貴族氏族制度其他特征中間，可以指出共同氏族崇拜的殘余和共同的氏族墓地。在傳統中还保存了关于下面一点的暗示，即貴族氏族有各种各样的埋葬方法。例如，西塞罗就曾說过①：他还記得，科尔涅里烏斯氏族的习惯不是火化死者，而是完整地把他們埋到地里。貴族氏族实行外婚制，这就是說，同一氏族的成員不能結婚。

根据我們的某些史料，貴族分成三个特里布斯(Tribus)：即拉姆奈斯（Ramnes)、提梯斯（Tities)和路凱列斯(Luceres)。古代人早就把他們解釋成三个部落的成分：拉丁人、薩比尼人和埃特魯里亞人。在学术界，人們長期地保持这样的一种看法，但是現在

① 西塞罗：“論法律”，Ⅱ，22，56。

几乎沒有人再提起它来了：如果在原始的罗馬公民中可以确定有兩种人种成分(拉丁的和薩比尼的)的話，那末，作为一种完整的和密集的存在物的埃特魯里亞成分显然是不存在的了。因此，人們在今天便傾向于把罗馬的三个特里布斯看成是一个部落的最初划分。在其他的意大利部落那里(翁布里亞人、薩比尼人)，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三分法。在希腊的多里斯人（分成三个披莱“Phylae”)和愛奧尼亞人(分成四个披萊)那里，我們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

每一个特里布斯分成十个庫里亞，每一个庫里亞分成十个氏族，每一个氏族又分成十个家族。这样看来，一共是三十个庫里亞，三百个氏族和三千个家族。这种正确的数目上的关系不能不使我們想到，最初的氏族分法后来曾加以某种人工的改造，这可能是为了軍事上的目的。

在我們的史料中有最充分根据的是庫里亞（它們的存在特別反映在远古的罗馬历法里)。从保存下来的少数庫里亞的名称来判断，它們具有地域的性質，但这一点当然不否認这在基本上是氏族的划分。每一个庫里亞都由自己的長老（curio）来領导并且在一个特別的地点集会。庫里亞会議的职能并不十分清楚。无論如何，在起初，这是罗馬人民唯一有职权的集会，而人民便在这样的会議上表达自己的意志(以后我們还要談到这个問題)。

食客

和貴族有直接关系的，应該举出食客来。显而易見，我們必須把早期的食客和平民加以原則上的区別，虽然傳統在这个問題上

并不是完全一致的。clientes 一詞是表示順从的、依賴的人們。他們所依賴的又是哪些人呢？依賴的是个别貴族氏族或家族的首腦，这些人便称为食客的"patronus"，也便是他們的保护人、保卫者的意思。保护人和食客（或被保护人）之間的关系本身称为"被保护关系"或"保护关系"。在法律上，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相互服务的原則之上的，虽然实际上，双方所处的地位远不是相同的。食客从保护人那里取得土地、牲畜、在法庭上受他的保护等等。但是食客必須在保护人的軍事部队中服务，有时还要用金錢帮助保护人，为保护人的利益而做各种工作等等。食客以低級成員的身分加入保护人的氏族，参加氏族的崇拜仪式和庫里亚会議。

食客起初是由在經济上和社会上力量軟弱的人們組成的：这些人是外国人、被釋奴隸、脫离父亲的管轄因而失去了保护的兒子、私生子以及諸如此类的分子。稍后，被保护关系的制度蛻化了：一般上变成食客的只是被釋奴隸和过着寄生生活的貧民。但是在王政时期和早期共和国时期，这却是作为貴族的主要社会支柱的一个强力集团。甚至在"十二銅表法"中都强調指出了它的重要性，其中的一条（第八表，第二十一条）說："Patronus si clienti fraudem fecerit, sacer esto"（"欺騙自己的食客的保护人是要受到咒詛的。"）

平　民

与貴族和他們的食客有着鮮明的区别的、早期罗馬的第二个等級是平民（Plebeius, plebs）。Plebeius, plebs 二詞人們一般認为是与希腊的 πλῆθος 接近，而后者的意思是"群众"、"人民"。馬

尔在語言学上确定以下的三个詞是相等的："平民"、"佩拉斯吉人"和"埃特魯里亞人"(Plebeius, Pelasgii, Etruscus)。在我們的傳統中关于平民也沒有完全一致的意見。在早期阶段，这显然是在貴族氏族組織以外，因而也便是在罗馬公社以外的一个罗馬居民集团。虽然晚期共和国时代，在平民中間也出現了宗法制家族、氏族組織、三名制度等等，但对于早期阶段来說，所有这些因素都不是存在的。平民的土地占有制的性質和貴族的不同：当貴族的土地占有制是公社的土地占有制时，平民对于土地却有了私有財产权。平民的后裔被称为"incerta proles"(不确定的后裔)。从以宗法制家族为依据的罗馬法律概念的观点来看，这只能有一个意义：平民并沒有父权，或无論如何这种权利沒有得到公社的正式承認。某些研究者認为，在平民中間保存着母权制的殘余。虽然平民享有公民的权能，那就是說，可以經营商业和取得財产(ius commercii)，但是他們并沒有政治权利：他們不参加貴族的庫里亞会議，不能在元老院有自己的代表并且不能在民軍中服役。紀元前五世紀中叶以前，貴族与平民之間的婚姻一直被認为是非法的。平民之特殊化竟达到这样深的程度，以致他們竟有自己的与貴族有所不同的神殿与圣堂。

关于貴族与平民的起源的理論

关于貴族与平民的問題的主要困难在于，在我們傳統中有兩个对立的看法。根据一种看法，只有貴族是原始的公民，而平民不在公民之列并且是不参加庫里亞的。根据另一种看法，則平民从古以来是和貴族相同的公民。他們之間的区別只是在于：貴族是

元老显貴而平民則是人民群众。

史料的矛盾性和問題的复杂性一般上就引起了許多关于貴族与平民的起源的理論，这些理論可以分成三組。第一組的理論来自十九世紀初的学者尼布尔。这些理論在基本上不外是說，貴族是原始的公民，而平民則是被强迫移居到罗馬来或是自願移居到罗馬来的其他公社的居民。第二組的学說特別注意于兩个等級截然不同的地方，而認为貴族与平民是兩个不同部落的后裔，其中的一个部落曾为另一个所征服。在現代資产阶級学术中最流行的是这样的一个学說，根据这个学說，貴族与平民之間的区別完全是由于社会經济的因素：兩个等級在人种上完全是屬于同一氏族的，平民也是和貴族相同的原始公民，只是在經济的和社会的特征上有所不同。第三組理論以极端近代化的方式而認为貴族和中世紀的封建主相近，食客与农奴相近，平民与資产阶級相近。

所有这些理論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每一个理論都以一种傳統的說法为依据而忽略了其他的說法，并且只强調指出現象的一方面。可是罗馬等級的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和多方面的过程。这一点也反映在我們的傳統里，从而产生了它那表面的矛盾性。但这一矛盾性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史料反映了等級形成的不同阶段。例如，把貴族表現为原始公民的那种傳統說法就比把他們描写成显貴的那种說法古老。这样看来，兩种說法都正确地叙述了事物情況，但是它們只是对不同的时代而說的。

貴族与平民的起源的綜合理論

考虑到这种情况，再把其他种类的史料拿来应用，便可以試图

建立起一种比較正确的罗馬等級起源理論了。我們称这一理論为“綜合的”理論。貴族的确是原始的公民。作为原始的公民，他們（而只有他們）才是有充分权利的“罗馬人民”（populus Romanus），而他們則是由于兩个公社——拉丁公社和薩比尼公社——的溶合而形成的。他們有一种公社氏族制度，在这种公社氏族制度之下，社会分化的情况还是不显著的。他們共同領有土地，在父权制的基础上生活着并为了解决最重要的問題而召开庫里亞会議。食客是依賴他們的。

平民整个地是与食客不同的，虽然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貴族的食客。被保护关系是一种个人的依賴，而平民，用一位学者的話来說，則是“国家的食客”。他們是在貴族的氏族組織之外的，这也就是說不屬“罗馬人民”之列，他們不能取得公社的土地（ager publicus）并且沒有政治权利。平民的日常家庭生活显然保存了母权制的殘余。平民的鮮明孤立性使人們不得不想到，有某些在人种上与拉丁—薩比尼的父权制有所不同的因素成为他們的基礎。是怎样的一些因素呢？馬尔所确定的“平民”、“佩拉斯吉人”和“埃特魯里亞人”等部落名称的亲屬关系，平民中間的母权制殘余和某些其他理由使我們想到，在原始的平民中間，埃特魯里亞的成分是很强的。当然，它并不是唯一的成分。罗馬从一切相鄰的部落，从拉丁人、薩比尼人、埃特魯里亞人那里吸收了居民。有一些人則是自願地迁到新城市来的，另一些人則可能是在罗馬征服了最近的拉丁城市以后用强制的办法給合并进来的。但是傳統却堅持地指出了罗馬的大量的埃特魯里亞人的移民。其中的某些人可以进入原始公民的队伍，甚至在罗馬公社中获致高位（塔尔克維紐斯家族），但大部分的人却長期地停留在外国人的地位上，而公社是不

容許这些外国人成为自己的組成部分的。

时間越久，公民和外国人，拉丁—薩比尼人与埃特魯里亞人之間的对立便越发消失了。然而在这之上却又出現了新的对立：貴族从原始公民，从"罗馬人民"变成了一个閉塞的显貴集团来与平民的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但是貴族地位的这一"閉塞"过程是直到共和国开始的时候才形成的。

軍事民主制

王政时期的罗馬貴族公社是帶有"軍事民主制"的典型特色的原始城市国家(城邦)。恩格斯写道："象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一样，所謂王政时期的罗馬人中間有一种軍事民主，这种軍事民主是以氏族、胞族及部落为基础，并由它們发展起来的。"① 最高政权的代表者是部落的庫里亞会議。这个会議解决公社生活中的那些最重要的問題：宣布战爭，与元老院共同选举国王(說得更正确些，是把最高政权"imperium"授予他)，进行最重要的审判等等。

每一个庫里亞个別地解决問題并有一票。單是过半数的庫里亞就能通过共同的决議。

部落民主制度的第二个机構是長老会議、元老院(senatus 一詞是从 senex "老人"一詞衍化出来的)。它的成員称为"父亲"(patres)。根据傳統，罗慕路斯曾任命最初的一百名元老。图路斯·荷斯提理烏斯又从被征服的阿尔巴·隆伽的長老当中附加地任命了一百名元老。最后，老塔尔克維紐斯又把元老的数目增加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二三——一二四頁。

到三百名。无論如何，在王政时期和在很后的时期，直到苏拉的时期，元老的数目一直是停留在三百名上。元老院的成員在开头的时候显然只是貴族氏族的首腦。我們并不十分清楚王政时期元老院补充的規則。可能，新的元老院成員是由国王来任命的。元老院的职权不外是批准庫里亞的一切决議，任命新的国王。在老国王之死和选出的新国王之間的这一阶段里（这一阶段称为“虛位时期”“interregnum”），公社是由元老們輪流管理的。尽管元老院在形式上只是附屬于国王的一个諮詢机关，但作为氏族民主制度的代表，它是具有巨大威信的。显然，国王应当在一切最重要的問題上和元老院取得一致。

在元老院和人民大会之外还有 rex（国王）。我們应当把他想象成荷馬时代希腊执政（βασιλεύς）类型的人物，那就是說，他决不是什么具有无限权力的君主。勿宁說他是一个并非世襲的，但当选为終身职的部落領袖。他是一个軍事首腦（这显然是他的主要职权），在諸神的面前他是公社的代表者，即最高祭司，他并且享有裁判权（裁判权的范圍不明）。一般上必需指出，罗馬軍事民主制的各个机構的性質和职权是大有爭論余地的。在这里只能提出最一般的、主要是以較有历史性的材料（荷馬时代的希腊人、塔西佗时代的日尔曼人）为依据的假設，因为古典傳統在这个問題是非常不清楚的。

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的改革

显然早在王政时期，軍事民主制便由于氏族制度进一步解体的結果而受到了第一次强力的打击。尽管在这里我們的傳統也是

极其混乱与矛盾的，但是总可以在这里发現到某种历史核心。傳統叙述說，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在罗馬公社的政治制度和軍事制度方面进行了重要的改革。

首先，改革是在于組織地区的特里布斯；作为行政單位的这些地区的特里布斯当然便代替了那三个老旧的氏族特里布斯。在我們的傳統中，特里布斯的数量是不定的。但无論如何，城市的特里布斯有四个：帕拉提烏姆的、苏布拉的、埃斯克維里埃的和科里努斯的。乡村特里布斯的数字也不同：从十六到二十六。

此外，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还把罗馬的全体自由居民——貴族和平民——在財产上分为五类或五級（classis）。屬于第一級的是拥有財产十万阿斯[1]以上的人；第二級是七万五千阿斯，第三級是五万阿斯，第四級是二万五千阿斯，而最后第五級是一万二千五百阿斯（根据狄奥尼修斯的說法）或一万一千阿斯（根据李維的說法）。而財产比这还少的人們則是“不入級的”的人們（infra classem）并被称为 proletarrii（无产者）（此字来自 proles〔意为后裔〕），那就是說，只有孩子的人們。他們的另一个称呼是 capite censi（即按头計数的人們的意思）。

在軍团（民軍）的組織中，战士的地位是决定于財产狀况的。第一級中最有錢的公民在騎兵中服务而被称为“騎士”（equites）。这一級中的其他成員应当有步兵的全套重武装（头盔、鎧甲、护腿、盾牌、矛和劍）并且位于軍团的前列。其他各級的公民則依照自己的地位而拥有較輕的武裝，在軍队中占后面的地位。第五級的战士則参加輕武裝的队伍，而“不入級”（infra Classem）的人們

[1] 阿斯是一种銅币，最初是一磅重，它早期的价値不能确定。

根本是不能服軍役的。

允許平民加入軍队这件事要求把某些政治权利也給予他們。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用組織新形式的人民会議的办法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兩个等級都必須参加这个会議。这个会議称为“百人团会議”或“百人团民会”。百人团（Centuria）是一种軍事上的战术單位，同时也就成了投票的單位；这样一来，公民在开头是在每个百人团中个别投票，而此后，問題才由过半数的百人团来决定（每个百人团有一票）。第一級有九十八个百人团。其中十八个騎兵的（六个貴族的，十二个平民的）和八十个步兵的；第二、三、四級各有二十个百人团；第五級有三十个百人团。軍事手艺人和乐师有四个百人团而无产者則只有一个。因此百人团一共是有一百九十三个。在每一級中，百人团又依照年龄平分成年長的（seniores）和年青的（iuniores）：参加年青百人团的战士是从十七岁到四十五岁，而参加年長百人团的战士是从四十六岁到六十岁。年長百人团照例只担任卫戍的职务。

按照級来分配百人团，这一点便說明，在每一級的百人团里，人的数目是不同的。不然的話，我們便不得不承認，罗馬的富人多于中产者和貧民（前者有九十八个百人团，而后者只有九十五个）。显然，高級的百人团是由比較低級的百人团人数要少的人們組成的。无論如何，有产的公民占着絕对的多数，而如果他們一致投票贊同的話，則他們总是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决定問題的。旧的庫里亞会議的最重要职权都轉归百人团会議了；这些职权包括宣战、官吏的选举、审判等等。庫里亞会議虽然繼續存在，但是它們的重要性不如先前了。

傳統关于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的改革的說法就是这样。其中

有許多是不可靠的，是应該移到較后的时期去的。例如，用阿斯来計算財产資格便是如此，因为阿斯的出現不能早于紀元前四世紀。因此大多数的学者都認为，第一次施行用錢币計算的財产資格的人是监察官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紀元前三一二年）。大概財产資格在起初是用土地来計算的，屬于第一級的是拥有全份土地的人（多半是二十优盖路姆），屬于第二級的是全份土地的四分之三，屬于第三級的是全份土地的一半等等。在六世紀时分成五个財产的等級，这件事也是大可怀疑的。我們也有某些根据認为，在起初全体公民是分为兩类的：入級（classis）和不入級（infra classem）的。最后，非常可疑的一点是：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的改革整个說起来和索倫与克利斯提尼斯的改革是大体相似的：于是产生了一个問題，是不是年代記作家受了希腊史学的影响而編造出了罗馬的改革？无論如何，象傳統所描写的那种百人团的組織制度，其存在时期是不能早于紀元前四世紀末的。

但是，如果在有关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的改革的問題上完全否認任何历史基础，这也会犯錯誤的。对这一点来說，傳統已經給它作了极好的証明。因此我們应当假定，在王政时代的末期，而最可能正是在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当政的时期，曾施行重要的革新措施，这一革新措施就是允許平民加入軍团。这一措施是和軍事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而軍事則要求增加战士的数量并把公民分为几个（起初可能是兩个）財产集团。在軍团的新的征募原則之下，所需要的是新的地域的，而不是氏族的單位。这便使人們組織了新的特里布斯，而作为这些特里布斯的基础的則是四个旧城区。

改革的原則意义是很大的。恩格斯就这一点曾写道："这样，在罗馬也是尙在所謂王政廢止以前，以个人血統关系为基础的古

代社会制度便被破坏了，代之而創立了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及財产差别为基础的眞正的国家制度。在这里公共权力是集中在服兵役的公民团手中，不仅被用以反对奴隸，而且被用以反对不許服兵役及被剝夺武裝的所謂无产者的。" ①

在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的改革中，我們可以在怎样的程度上察覚到正在开始的等級斗爭的回响呢？在傳統中仿佛对这一点也有所暗示。例如，李維（I, 36）便叙述說，老塔尔克維紐斯早就曾想在"罗慕路斯所征募的"三个騎士百人团以外，"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百人团并用自己的名字称呼它們"。但是占卜师阿图斯·納維优斯(Attus Navius)"宣布說，如果神不同意的話，不拘是变革还是新措施都是不可能的"。終于在貴族反对派的压力之下，塔尔克維紐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計划。他的繼承者虽然得以进行了改革，但也是在貴族强力反对的情况下进行的。用李維的話来說(I, 46)，"父亲們"对于把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土地在平民之間分配这件事是不滿意的。而小塔尔克維紐斯便利用了这种不滿情緒来进行自己的反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的鼓动。

塔尔克維紐斯向元老們說："他庇护低級的，即他本身所屬的那个阶級的人們，他嫉妬别人的尊荣地位，而把从国家首要人物那里得来的田地在最可鄙的人物中間分配。过去曾是大家分担的一切貢賦，他都給放到显貴人物的头上。他規定了財产資格以便使大家都知道富人的財产并使这財产激起别人的嫉妬，同时又是为了准备一批財源，以便在願意的时候，可以拿出这些錢来分配給願意得到錢的人。"(李維，I，47)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二五頁。

在傳統的这些暗示以外，还需要加上一件我們在前面提到的事实，即平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紀念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的。傳統归之于第六个罗馬国王的冒險主义的某些特色也可以証明，在他統治罗馬的时候，曾发生了某些巨大的內部动盪。无論如何，对于平民所作的这样巨大的讓步，單是在軍事理由的影响之下，是未必能够自願地做出来的。在这里，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本人的作用当然并不能闡明得多么正确。如果能够証明他的埃特魯里亞的出身的話，那我們自会非常容易地推想到，埃特魯里亞出身的国王依靠着平民反抗拉丁—薩比尼貴族，因而被推倒。但是正如我們在前面看到的，認为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是埃特魯里亞人的看法是很成問題的。

第七章

王权的傾复与共和国的形成

关于魯克列提婭的傳說

傳統叙述了作为塔尔克維紐斯族被逐的原因的一幕血腥的事件。事件的主要登場人物是国王的長子賽克斯图斯·塔尔克維紐斯(Sextus Tarquinius),路克优斯·塔尔克維紐斯·柯拉提努斯(Lucius Tarquinius Collatinus,他是当政王朝的一个远系族人)的妻子、善良的魯克列提婭 (Lucretia),柯拉提努斯本人,路克优斯·优紐斯·布魯图斯、这是国王塔尔克維紐斯的外甥、柯拉提努斯的朋友。

有一次,在罗馬人圍攻阿尔戴阿城的时候,国王的兒子們正在和柯拉提努斯大張飲宴。話題轉到妻子的身上,每个人都夸贊自己的妻子。于是柯拉提努斯便提議作一次試験:大家一同回家,看一看他們的妻子正在做些什么。这样說,便这样做了。他們很快地便騎上了馬,几个小时以后他們就到了罗馬。他們发現国王的兒媳們也正在和自己的女友們飲宴取乐。于是他們又到一个叫做柯拉提亜(Collatia)的薩比尼小城去,因为柯拉提努斯的家便在那里。魯克列提婭就象一位善良的罗馬主妇所应当做的那样,她在深夜还坐在女仆們的中間紡羊毛。这样一来,柯拉提努斯就成了爭論中的胜利者。但是魯克列提婭的美丽和貞洁使賽克斯图斯·塔尔克維紐斯的心中燃起了罪惡的情欲。几天以后,他便背着柯拉提

努斯帶着一名引路的小使到魯克列提婭的地方来了。她亲切地接待了他，而在用完午飯以后，便把他領到給他准备的住所去。但是夜里，賽克斯图斯却拿着白刃的宝劍到魯克列提婭的寢室去，并使用各种威吓的手段而占有了她。到早晨的时候他走了，魯克列提婭便把丈夫和父亲召到自己的地方来。当他們和最亲密的朋友来到的时候，魯克列提婭便把发生的事情告訴了他們，然后拔出藏在衣服下面的刀子，刺进自己的胸膛。

以布魯图斯为首的亲友們把魯克列提婭的滿身是血的尸体放到广場上并号召公民們起来反对塔尔克維紐斯家族。成群的人民向罗馬推进。激憤的罗馬人都跑到广場上来，决定剝夺国王的政权并把他和他的妻子兒女一起赶出去。塔尔克維紐斯并未能把这次运动鎮压下去，于是他只好偕同全家亡命到埃特魯里亚去。而在百人团会議上，人民选出了兩位执政官——布魯图斯和柯拉提努斯，这样便建立了共和政体。根据李維的說法，这一切是发生在紀元前五一〇年，而根据加图和波利比优斯的說法則是紀元前五〇七年。

在这里面什么是可靠的？

傳統的傳說就是这样。在这里面几乎沒有任何可靠之处，可能只有一件事实的本身是例外，即最后一个国王被驅逐的事实。作为反抗暴君的起义之原因的、善良妇女被侮辱的主題，是在世界文学中多次遇到的、典型的、“在各民族中間流行的情节”。紀元前五一〇年这个日期就引起人們很大的怀疑，因为这个日期是和希披亚斯被驅出雅典的年代吻合的。剩下的單純的事实就是，在紀元

前六世紀末，或象某些研究者所認为的五世紀初，軍事民主制度在罗馬垮台了，垮台的形式是最后一个国王被强力推翻而他的政权則轉到选出的、一定期限任职的兩个官吏的手里去。变革的强制的性質，和例如雅典便不同；因为在雅典，宗法君主制是逐步消灭的。这里的强制的性質可能是由于最后的国王是埃特魯里亞的貴族。因此，他之被逐是罗馬的(拉丁—薩比尼的)貴族干出来的事情。这是已經巩固起来的意大利貴族反对罗馬公社中埃特魯里亞分子的一次运动。

对埃特魯里亞人的战爭

但是斗爭并沒有因塔尔克維紐斯家族的被逐而終止。

傳統叙述說，塔尔克維紐斯在开头的时候曾企图借助于接近王室的青年显貴所組織的阴謀返回罗馬。但是这一企图并沒有成功，因为阴謀被揭发了。于是被逐的国王便向埃特魯里亞人求救。塔尔魁尼(Tarquinii)和威伊(Veji)兩个埃特魯里亞城市的联軍向罗馬城进軍。在傳說中的梯伯河右岸阿尔希亞森林(Arsia Silva)一役里，布魯图斯陣亡了，但是双方都不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可是在夜里，由于听到西尔瓦努斯神(Silvanus，这是森林、田野、牲畜之神。——譯者)的声音而害怕起来的埃特魯里亞人退却了，而战場便仍旧留在罗馬人的手里。

塔尔克維紐斯跑到克路西烏姆城(Clusium)的国王拉尔斯·波尔謝那(Lars Porcenna)那里去(Lars 一詞是埃特魯里亞語中軍事領袖的头銜。——譯者)。波尔謝那認为恢复塔尔克維紐斯的政权对埃特魯里亞人来說是一件有利的事，于是他便向罗馬出兵。

在我們的傳統中，許多傳說都把对波尔謝那的战爭渲染得十分热鬧。当埃特魯里亞人进抵通向梯伯河左岸的桥旁的时候，罗馬人还沒有来得及把这座桥摧毁。但是守卫着这座桥的罗馬战士荷拉提烏斯·寇克列斯(Horatius Cocles)一直阻挡着敌人，直到他的同伴們把桥摧毁的时候。当事情做完了的时候，寇克列斯便全副武裝地投身到河里并安全地泅到左岸。波尔謝那把罗馬圍了起来。一位显貴的少年盖烏斯·穆克优斯 (Gaius Mucius) 决定把国王杀死。他只身潜入敌人的营地，但是他弄錯了，他杀死的不是波尔謝那而是他的書記。被守卫者捉住并帶到国王那里去的穆克优斯大胆地宣布說，他是来杀他的，而且并不是他一个人想这样做：許多罗馬的战士都准备追随着他的榜样。当国王开始用拷打威吓他的时候，少年自己便把右手放到火上，英勇地熬过了可怕的痛苦。大为震惊的波尔謝那下令把穆克优斯放回去，从此他就获得了一个綽号叫做"Scaevola"，即使用左手的人的意思。罗馬英雄气概的范例这样地吓住了埃特魯里亞的国王，以致他竟同意在罗馬把部分領土讓給威伊人和交出人質的条件下撤除包圍。

我們在李維、狄奧尼修斯和普魯塔克的著作中所看到的、关于对波尔謝那战爭的傳統的主要說法便是如此。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說法。塔西佗說[1]，罗馬实际上是給波尔謝那攻下来了。根据老普利尼所提供的証明[2]，波尔謝那曾迫使罗馬人締結了屈辱性的条約，根据这个条約，罗馬人只能限于用鉄制造农具。兩个說法中間，哪一个比較可信呢？显然是第二个比較可信，因为那个主要的說法是后来的一种出于爱国心的伪造。

① 塔西佗："历史"，Ⅲ，72。

② 普利尼："自然史"，XXXIV，139。

而且第二种說法又因后来的事件而得到証实：那就是在波尔謝那的兒子阿尔倫斯（Arruns）的領导之下的埃特魯里亞队伍对拉丁城市阿里齐亞（Aricia）的出征（紀元前五〇七年）。埃特魯里亞人被罗馬人和在阿里斯托戴謨斯（Aristodemus）領导之下的庫麦的希腊人所击潰。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提过罗馬人参加阿里齐亞战役的事情。这种情况的原因只能是：罗馬人本身这时还是处于埃特魯里亞人的統治之下的。

和迦太基締結的条約

以这些事实为根据，才可以理解罗馬在紀元前五〇八年和迦太基締結的条約；这个条約我們在第一章已經談到了。波利比优斯（Ⅲ，22）提到了条約的本文：

> "罗馬人及其联盟者对迦太基人及其联盟者的友誼是以下述的条件为依据的。罗馬人及其联盟者不应航行过美丽海角[1]。除非罗馬人及其联盟者被暴风雨或敌人赶到那边去。如果有人不是出于本意地給帶到那里去，則他除去为修理船只或为了奉献牺牲而最必需的东西，无权購买或取得任何东西。他不能在那里停留五天以上。因商务而来的人不能进行任何交易，除非在有公告人或書記作介紹的时候。对于当着这些官員的面而在利比亞和薩地尼亞卖出的一切，国家都要对卖者作保。如果罗馬人中間有誰出現于迦太基人治下的西西里的那部分的領土，則罗馬人在一切方面和迦太基人的权

① 在非洲迦太基以北的地方。

利都是相同的。而从自己的方面来說，迦太基人也不应該加害于阿尔戴阿人、安提烏姆人、劳倫图姆人、启尔凱伊人、塔拉提那人①，以及屬于罗馬的其他任何拉丁城市的人。迦太基人必須保証不占領这些城市中的任何城市，即使当这个城市脫离罗馬人的时候，如果迦太基人占領了它，則他們应当把它完整地交还給罗馬人。迦太基人不应当在拉提烏姆修建任何工事……"。

在这个条約里使人感到主要兴趣的地方是在于，在这里面反映了罗馬人的一直扩展到北非的、极其广泛的商业利益。此外，使人吃惊的是罗馬人对拉提烏姆沿岸地帶影响的广度，这一影响几乎到达了坎佩尼亞。罗馬商业的規模与罗馬影响的程度和我們关于共和国初期弱小的罗馬所知道的一切是很难配合到一起的。这一点势必使我們想到，如果条約的日期是正确的話，那末它只能是在王政时期末叶时締結的，因为当时罗馬还是受着埃特魯里亞影响和埃特魯里亞商业的左右。如果我們假定，罗馬在六世紀末被波尔謝那攻占，而后来埃特魯里亞人又在阿里齐亞一役中被击潰的話，那末条約中禁止迦太基人占領脫离罗馬的拉丁城市一条便更加恰当了。

佛朗索瓦的坟墓

現在我們再来談談烏尔启地方佛朗索瓦坟墓（关于这，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的壁画。在这些壁画上画着埃特魯里亞的冒險家

① 阿尔戴阿、安提烏姆、劳倫图姆、启尔凱伊和塔拉提那都是拉提烏姆的沿岸城市。

凯里烏斯・維本納(C.Vibenna)借着他的忠实伙伴瑪斯塔尔納和兄弟奧路斯・維本納(Aulus Vibenna)的帮助而从被俘狀态中逃脫出来的情景。同时还有一幅图象，画着一个叫做瑪尔凱・卡米突那斯(Marce Camitlnas)的人杀死“罗馬人盖烏斯・塔尔克維紐斯”的事情。这些毫无疑問是真实的而且时期屬于紀元前三世紀的图画反映了某种埃特魯里亞的和可信的傳說說法。但同是在那里的把瑪尔斯塔納和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混为一人的、国王克劳狄烏斯的解說則仿佛是捏造的，或是由于不理解埃特魯里亞的傳說而引起的。

德—桑克提斯的假說

在解釋所有这一团混乱的事实、傳說、推測、矛盾和伪造时，最可信的看来是德—桑克提斯的假說，他認为佛朗索瓦坟墓的图画和有关波尔謝那的罗馬傳統是相近的。他認为，在塔尔克維紐斯家族当政的时候，罗馬并不是在埃特魯里亞人的統治之下。恰恰相反，塔尔克維紐斯家族曾对埃特魯里亞的城邦作战，甚至征服了其中的許多城邦。例如，傳統的一些可靠的說法說，老塔尔克維紐斯在兩次大战中战胜了埃特魯里亞人并且被承認为十二个城市的最高統治者(狄奧尼修斯历史，Ⅲ，57以次；弗洛路斯历史，Ⅰ，5；奧洛修斯历史，Ⅱ，4)。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巩固了罗馬对埃特魯里亞的統治(李維罗馬史，Ⅰ，42；狄奧尼修斯历史，Ⅳ，27)，而这統治又傳到驕傲者塔尔克維紐斯的手里(李維罗馬史，Ⅰ，55；狄奧尼修斯历史，Ⅳ，65)。但是在罗馬的最后一个国王当政的时候，罗馬曾被埃特魯里亞的一个冒險家的軍队所占領，这个冒險家可

能是凱里烏斯·維本納、瑪斯塔尔納或波尔謝那，他的名字在这里幷沒有重大的意义。罗馬傳統称为路克优斯(Lucius)，而埃特魯里亞傳統称为格涅烏斯的塔尔克維紐斯被杀，而对罗馬的統治在某一时期中間(在这里不可能确定出任何比較正确的年代)便轉到埃特魯里亞国王的手里去了。但是这次的統治也幷不長久。埃特魯里亞人在阿里齐亞附近被拉丁人和坎佩尼亞的希腊人所击潰，而較大部分的拉提烏姆便获得了自由。由于埃特魯里亞人此次的失敗，罗馬城內拉丁分子的运动加强了，这次运动的結果是发生了起义幷把最后的一个国王給驅逐出去。当然，他的名字正和事件的全部过程一样，是不可能确定的。

但是，德一桑克提斯認为当地貴族的运动幷沒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他硬說罗馬的王权沒有埃特魯里亞人也会垮台，就和在其他意大利人那里的情况一样。相反地，他却提出了一种理論，即罗馬王权和雅典那里的情况相似，是逐漸消灭的。但是这种想法和全部古典傳統矛盾，而古典傳統在有关罗馬的軍事民主制因暴力而垮台的問題上也很不一致。許多研究者正确地指出，一直存在到共和国末期的、对于王权(暴政)的憎恨，便正是說明了最后一个国王的政权是以革命的手段給推翻了的。

正如我們所說的，尽管反"塔尔克維紐斯家族"的运动在基本上是拉丁貴族們所干的事情，但是显然，在拉丁貴族中間也幷非完全一致。一部分的貴族(而不單是埃特魯里亞的)支持当权的氏族，这一点我們是可以从文献史料中所指出的某些地方判断出来的。

早期共和国的官吏

根据最流行的傳統說法，代替国王而执掌罗馬政权的是每年在百人团会議上选出，并經元老院批准的兩位官吏。他們只能从貴族中間产生并被称为“执政官”(Consules，来自Consulere一詞，Consulere意为商討)。例如，这种傳統說法便反映在李維的著作里(I，60)。但同是这个李維在另外一个地方(III，55)，而且还在費斯图斯的辞典里(第二四九頁)却指出，在起初的时候，执政官是称为“行政長官”(Praetores“領袖”)的。紀元前三世紀的罗馬历史学家狄奧·卡西烏斯(Dion Cassius)在他的“罗馬史”里，是直到紀元前五世紀中叶以后才开始使用“执政官”(Consul)一詞的，而在此之前，我們在他的著作中只看到一个相当于拉丁語的Praetor的希腊說法 *στρατηγος*。

这样看来，在这个問題上，我們便有了兩种傳統的說法。在这兩种說法当中，我們比較重視第二个說法。我們可以引用这样的一些理由来証明这种說法。在“十二銅表法”的保存下来的正文部分里，并沒有“执政官”一詞，而一个已有一半看不清的詞，我們在最可能的情况之下是把它恢复成Praetor的字样(XII，3：“Si vindiciam falsam tulit，si velit is……tor arbitros tris dato……”)。在“行政長官”(praetor)一詞中，我們看到高級官吏的更加明显的軍事性質；而在变革的时候，这种軍事性質当然会更加着重地表現出来了。而且执政官又仿佛是国王的繼承者，而国王首先就是軍事的領袖。在某些拉丁城市里，正如銘文和文献史料所指出的，最古老的高級官吏也称为“行政長官”(praetor)。傳統的第二种說

法的最有力的論据是下面的一种理由。根据第一种、最流行的說法，“行政長官”的职位是直到四世紀中叶才作为主要是执行审判职务的高級官吏而出現的(此詞因之又可譯为大法官。——譯者)。为什么純軍事的名詞“行政長官”(praetor)要应用到民政的职务上来呢？如果不假定在更早的时候这个詞便已存在，而在四世紀，正如后面將要指出的，这个詞却轉到另一个意义上去的話，这一点就完全不可理解了。

因此，必須承認下面一点是已經获得証明的，即在共和国的初期，后来的执政官的确是称为“行政長官”(praetor)的。正如我們在后面看到的，只有从五世紀中叶开始，人們才第一次开始看到“执政官”这个說法，而在这个說法当中，人們着重指出了以前高級長官所沒有的协議性質。“执政官”本来就有“共同协議者”，“同僚”的意义。第一次作这种解釋的是尼布尔，其他許多历史学家在这个問題上也都贊同他的看法。

人們曾多方試图解釋，为什么起初的行政長官和后来的执政官都是兩个人。古代人自己的解釋說，这样做是故意削弱最高权力，从而保証国家不再企图迷恋于暴政。但是这样的解釋过于牽强了，而它必定是由于后来的捏造而产生的。另一种解釋的要点是在于，在政变的时候，城市的民軍是由兩个軍团組成的，每一个軍团都推举出了自己的首領。第三个假說則試图从軍团的双重的年龄成分(年長的和年青的百人团)来得出行政長官政权的双重性。第四个解釋是比較可信的：在革命中起領导作用的是兩个貴族氏族，每一个氏族都要求取得自己的一份政权。但是我們認为，最有可能相信的是俄国学者涅图喜里所提出的下面的一种解釋。在最初，行政長官的政权并不是象后来执政官那样的协議性質的，

而是分成高級行政長官和低級行政長官，即他的副手①。行政長官政权的严格协議性質的最后出現不早于四世紀。正如我們在后面看到的，只有这样的解釋才使我們能够理解四世紀貴族与平民之間斗爭的錯綜复杂的場面。

罗馬人是迷信的民族，他們的思維是以巨大的形式主义为特色的。当人們把王权消灭的时候，便产生了一个問題，rex（意为国王）的宗教职权又怎么办呢？諸神会不会由于当着神的面侵害公社的最高代表者而憤怒起来呢？解决的办法是在下面的一点中找到了：人們把以前国王的名字和宗教职权保存在一个新的职位"奉神的国王"（rex sacrorum）上面。解决的办法是純粹形式的，因为新的职位是非常卑微的：rex sacrorum归祭司長管轄，并且是由这位祭司長来任命的。但rex这个名字的魔法意义却还保存着。

在共和国初期的其他高級官吏中，兩位財务官（quaestores）的职位也得到了相当可靠的証明。后来这种官就成了掌理国庫的官，他們和所有其他官吏一样，也是由人民大会选出来的。但是在共和国初期，我們不如把他們看成是"行政長官"在审判工作方面的助手（quaestor一詞本来的意思是"审查員、偵查員"）。而起初他們显然不是选出的，而是由行政長官任命的②。

有一种說法是把兩位營造官（aediles）也算到共和国时期最早的官吏里面来。这种說法認为，營造官起初是行政長官在經济事务方面的助手（aedes是公共建筑、神殿的意思）。

① 与此相似，独裁官也有助手，即騎兵長官（参看后面）。

② 在学术界还有一种看法，即財务官在王政时期便已存在，他們当时是刑事法官。

但是这种說法在傳統中并沒有得到証明，因为傳統認为營造官的出現是时期較晚的事情。

第八章

貴族与平民的斗爭

斗爭的原因

如果早在紀元前六世紀的时候，我們便能够确認到等級斗爭的某些模糊痕迹的話(所謂“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改革”)，那末，在国王政权垮台和貴族共和国形成以后，这一斗爭当然便激烈地尖銳化起来了。現在兩个等級已沒有表現为作为部落民主制的殘余的宗法君主制度的任何“緩冲物”，而是面对面地对立了。而如果說，反埃特魯里亞征服者的暴政的斗爭能够暫时使貴族和平民团結到一起的話，那末現在这个有团結作用的因素已經不复存在了。貴族公开地掌握了政权，而他們也势必利用这个政权来服务于自已的狹隘等級利益。正是現在，早在王政时代开始的、貴族底“閉塞过程”完成了，这也就是說，貴族最后从“罗馬人民”变成了特权的貴族集团。

同时，在平民中間，迅速的社会分化过程也在进行着。和在貴族中間的情形一样，氏族关系的制度和公社的土地占有制都不能阻碍这个分化的过程。平民的个人所有制使財产广泛地能够集中在个别家族的手里。恩格斯写道：“由于他們人数日增，由于他們的軍事訓練及武裝，他們成了一种对抗那如今紧閉門戶不容一切外来人加入的旧人民(populus)的可怕力量了。加以土地似乎差不多平均地分配于人民与平民之間，而商业与手工业的財富(虽然

还不十分发达)主要是握在平民的手中。"①

从共和国一开始的时候起，兩个多世紀的期間，在罗馬的各等級之間便进行了时而是潛伏的，时而是重新激烈爆发起来的殘酷斗爭。在不同的时期里，这一斗爭的重心是在不同的事物上面；但是整个說起来，可以認为爭端是在三个問題上进行的：关于政治权利上的平等的問題，关于債务奴役的問題和关于允許取得公社—国家的土地 (ager publicus) 的問題。关于第一个問題，早从共和国最初的年代开始，我們便已經不能忽略它的重要性了，虽然，正如我們后面会看到的，許多細节在这里并不是可靠的。至于其余的兩个問題，情形便更加复杂了。大多数的現代研究者都否認平民的大量負債和共和国早期土地問題的尖銳化。但这种看法是沒有充分根据的。虽然傳統在这里把許多較后时代的事情移到較前的时代去，但是我們也沒有根据毫不区分地把文献史料的一切記載抛弃不顧并否認早在早期共和国时代平民的負債。債权法以非常严峻的形式反映在"十二銅表法"里（五世紀中叶的文献），反映在它的最可靠的部分之一(第三表)里。可見，到五世紀中叶，債务关系已經发展到如此的程度，以致需要用立法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了。

有关負債的問題是不能和土地問題分开来看的。既然古代拉提烏姆的地方狹小而土地肥沃，它的入口密度当然是比較大的，而土壤改良和灌溉工程的許多遺迹便間接地証实了这一点。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土地关系当然在很早的时候便有了非常尖銳的性質。正如在下面要指出的，傳統在这里报导了許多事实，其中并非一切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二四頁。

都是捏造的。

但是如果假定，等級斗爭的所有这三个原因都是早从共和国开始时便已存在的話，我們应当記住，这一斗爭中的主导集团是平民中富裕的部分，他們所最关心的就是权利的平等和取得公社国家土地(ager publicus)。

人民的（或平民的）保民官的出現

根据傳統的說法，等級斗爭第一次巨大的爆发发生于紀元前四九四年。平民的处境由于債务奴役而变得完全不堪忍受了；他們騷动起来了。軍事形势非常紧張：正在进行着对沃尔斯奇人、埃魁人和薩比尼人的战爭。为了使平民的情緒安定下来并保持軍队的战斗能力，貴族答应改善債务人的处境；但当敌人被打退的时候，所有的諾言便忘掉了。于是軍队中平民的那部分便离开罗馬到阿尼奥河（Anio）对岸的圣山去（离罗馬五公里左右）[1]。平民建筑了营地，安靜地在那里呆了好几天。城市里的人們惊惶起来：罗馬失去了軍事力量的大部分，他們甚至害怕平民是在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談判开始了，貴族不得不讓步。允許平民选出自己的官吏，即人民的(平民的)保民官，他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民保民官的义务和权利就在于，保卫平民不受貴族高級官吏們的横暴势力的侵犯。

关于平民第一次离开罗馬前往圣山（secessio plebis in

① 根据年代記作家披索的說法(李維曾引用他的說法〔李維罗馬史，Ⅱ，32〕)，平民是到阿溫提努姆山去。

montem sacrum)和关于人民保民官这一职位的产生的故事就是如此。整个这一傳說是不可靠的。首先，四九四年的事件极容易使人联想到四四九年的类似的事件，而我們有很重要的根据認为，所謂“平民的第一次分离”干脆就是第二次分离的摹本。其次，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对平民締結的条約里沒有一句話是談到債务的，但同时分离的主要原因却正是債务。在关于人民保民官的問題上也有很不清楚的地方。我們不清楚他們最初是在什么地方选出来的：在特里布斯里面，还是在庫里亚里面？

从紀元前四七一年起，保民官的选举显然是在特里布斯平民大会上进行的（保民官普布利里烏斯·沃列罗“Publilius Volero”法）。但是在这一年以前的情形如何，我們却不知道。史料关于这一点的說法是相互矛盾的。在最初选出的保民官的数目上，大家的意見也不一致。李維本人也不能完全肯定他們是兩个人还是五个人。

他說：“因此，选出了兩位保民官……他們再給自己选三个同僚……某些人肯定說，在圣山上只选了兩位保民官并在那里通过了关于他們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法律。”（李維罗馬史，Ⅱ，33）

在有关人民保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問題上，事情也很不清楚。显而易見，他們之获得神圣不可侵犯性并不早于五世紀中叶，也就是当他們的数目增加到十个人的时候。

最主要的和爭論最多的問題是：人民保民官是何时第一次出現的？显而易見，紀元前四九四年这个时期应当抛弃，因为第一次分离的事件是很不可信的。在年代上常常提供非常珍貴的說法的狄奧多洛斯仿佛說是四七一年。但狄奧多洛斯著作的本文（狄奧多洛斯历史，Ⅺ，68）是不清楚的。从这里看不出在这一年里一般

說来是不是第一次选出了保民官，或当时他們最初当选的是四个人而在那时以前却是另一个数目(多牛是兩个人)。

这样看来，相互矛盾的傳統資料并不能使我們精密地确定保民官(共和制罗馬最重要制度之一)的出現时期和最初的性質。只能假定，在五世紀的前几十年中間，由于平民运动的結果，他們产生了自己的官职，这种官职称为“平民的”或“人民的保民官”，而这些官吏又是在特里布斯的集会上选出来的。可能起初他們果眞是四个人：后来才增加到十个人。保民官最初的职权也不清楚。显然他們具有“帮助”平民反抗貴族高級官吏的橫暴势力的“权利”(ius auxilii)。后来他們的权利便大大的扩大了。保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也是較后时期的現象。

平民营造官的出現

傳統說，就在四九四这同一年，就是当着人民保民官出現的时候，为了輔助他們而設立了兩个平民营造官的职位(aediles，源自aedes〔意为建筑物、神殿〕)。他們掌管凱列斯、利貝尔和利貝拉(平民的农业神)的神殿，而平民的文書庫便保存在那里。营造官的选举方式和保民官相同。除去他們产生的日期以外，我們沒有理由抛弃傳統关于平民营造官所提供的証明。显而易見，他們是和保民官同时出現的。

平民高級長官的性質

这样看来，在对貴族进行的斗爭中，平民的富有部分是依靠着

广泛的人民运动，而創立了仿佛是平民自己的国家組織，"罗馬人民"的平行組織(根据某些研究者的說法是"国中之国")：保民官相当行政長官，平民营造官相当于財务官。平民的高級官职是作为革命机構而創立起来的，而在等級斗爭的全部期間都是如此，虽然他們的革命意义常常因下面的情况而削弱，即保民官与营造官照例是从富有的平民中选举出来的。随着等級斗爭的沉寂，平民高級長官职位逐漸失去自己的革命性質而变成了全国的政权机構。誠然，保民官职位的特殊性質从来沒有彻底消失过。在紀元前二至一世紀的內战期間，保民官重新获得了革命的意义，尽管它的阶級內容已經改变了。

五世紀前半的其他群众运动

紀元前四九四年的事件幷不是五世紀前半人民运动的仅有的一些表現。除去这些事件以外，傳統还提到許多类似的事件。其中的一个事件便是关于科里奥拉努斯(Coriolanus)的著名傳說的产生基础。四九二年①，在罗馬爆发了可怕的飢饉。政府在鄰国买了許多粮食幷开始把它們用廉价卖給人民。傲慢的貴族格涅烏斯·瑪尔克优斯·科里奥拉努斯(Gnaeus Marcius Coriolanus)、保民官政权的死敌，在元老院中建議在停止出售粮食的威胁下要求平民放弃保民官的职位。虽然元老院承認这一建議过分苛刻而否决了它，但人民保民官仍然对他提出了控告。受到缺席宣判的科里奥拉努斯跑到罗馬人民的敌人沃尔斯奇人那里去。他領导着他們

① 傳統所說的便是这个日期；但如果甚至整个的故事是真实的，这个日期也不可靠。

向罗馬推进，占領了許多拉丁城市并逼近了罗馬城，而把平民的田地給蹂躪了。罗馬派到科里奧拉努斯那里去的使节也沒有获得成功。于是显貴的罗馬妇女便偕同科里奧拉努斯的母亲和妻子、偕同他的兩个年幼的兒子到敌人的营地去，恳求科里奧拉努斯把敌人引离罗馬。狠心的科里奧拉努斯起初什么話也不想听，但是当他在大群的妇女当中看到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們的时候，他的严酷的心軟下来了。他拥抱他們，放走了使节們并把敌人从罗馬的城下引开。有一种傳統的說法說，沃尔斯奇人为了这件事把他杀死了。

同时代的另一个故事反映了土地运动。紀元前四八六年的执政官斯普里烏斯·卡西烏斯(Spurius Cassius)是第一个起草土地法草案的人。他建議把剛剛从赫尔尼克人(hernici)那里取得的土地的一半分給平民。他还想把部分的国有土地 (ager publicus) 加到这上面来。另一位执政官反对这个法案。在交卸了职务以后，卡西烏斯被控以想夺取王权而被处死了。斯普里烏斯·卡西烏斯显然是一个历史人物：四九三年对拉丁人的条約是和他的名字有关系的。在后面我們还要提到这个条約。但是他的土地法草案却在細节上引起了人們很大的怀疑。

紀元前四六〇年，在罗馬发生了几次大規模的騷动。薩比尼人阿披烏斯·赫德罗紐斯偕同几千名罗馬移民和奴隸在夜里占領了卡庇托里烏姆(Capitolium)。只有在图斯庫魯姆民軍的协助之下，才得以鎮压了这次起义并清扫了卡庇托里烏姆。这些事件也具有某种历史基础。在故事中所見到的那些值得注意的細节未必是能够全部捏造的。

在阿披烏斯·赫德罗紐斯的运动之后四年，即紀元前四五六

年，人民保民官伊启里烏斯(Icilius)实施了一項法律 (lex Icilia)，把阿溫提努姆山上的土地分給平民。

最后，在随后的四五四年，斯普里烏斯·塔尔佩亞 (Spurius Tarpeia) 和奧路斯·阿捷尔細斯 (Aulus Aternius) 的法律 (lex Aternia Tarpeia)显然又限制了执政官因刑事罪行而处以罰款的权力。

因此我們便要仔細地研究一下和法典之編纂有关的、紀元前四五一年至四五〇年的那些重大事件。

在給五世紀前半等級斗爭的傳統記述作总結的时候，我們应当承認，尽管个別事件或它們的細节可能是不可靠的，但整个說来，这些傳說却給这一时期共和国的內部生活提供了一幅正确的画图。早在这个时期，平民与貴族之間的矛盾便尖銳化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这些矛盾竟促使展开了旨在反对貴族共和国的基础的革命运动；而这个貴族共和国，尽管王政时期末期在政治制度上有所改变，但是它在基本上是繼續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在五世紀的最初几十年間，平民得以以平民公社独立組織的形式获致了重大的成就。在这一世紀的中叶，他們又取得了第二个重大的成就——法律的記載。

十二銅表法

法典的編纂是罗馬內部历史的第一个在文献上获得証明的事件。古典世界的法律記載永远是貴族共和国衰落时期民主运动最初的口号之一。对罗馬平民来說，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口号。貴族高級長官的專橫（特別是在审判方面）引起了把习慣法加以記載

的要求。傳統报导說，紀元前四六二年保民官盖烏斯·捷倫提路斯·哈尔薩(Gaius Terentillus Harsa)建議成立一个五人組成的委員会，以使之具有协議性質的精神 (de imperio Consulari) 来制訂有关限制行政長官的权力的法律。貴族曾对这一提議加以最坚决的反抗。持續数年之久的激烈斗爭展开了。可能甚至奴隸和移民都参加了这次的斗爭（阿披烏斯·赫德罗紐斯起义)。土地問題也尖銳化了（伊启里烏斯的关于移居平民于阿溫提努姆山的法律)。事件因对沃尔斯奇人、薩比尼人和埃魁人的斗爭而复杂起来了。

在斗爭的过程中，关于在立法上限制高級長官的权力的最初方案逐漸变成了一个要把法律全部記載下来的計划。决定派遣一个三人組成的委員会到希腊去調查一下希腊的一般立法，特別是索倫的法律。委員会在四五四年出发而在兩年后才回来①。四五二年选出了一个由十人組成的四五一年度的委員会。这个委員会被賦以充分的权力，因为在这一年并沒有选出其他的官吏。对于十人委員会的行动不能上訴到人民大会，而他們的一切决議都必須全体一致通过：委員会的每一个成員都有反对其他成員的行动的异議权(ius intercessionis)。这样看来，十人委員会的权力是严格协議制的。参加委員会的有去希腊的三个使节。根据傳統的說法，十人委員会的全体成員都是貴族。他們的領袖是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Appius Claudius)。

經过一年的工作之后，編出了十个法表。根据李維的說法(Ⅲ,34)，这些法表是先放到广場上叫大家認識認識，然后再交由

① 在五世紀中叶从罗馬派使団往希腊的事情可以正确地認为是不可靠的。頂多也只能指的是把代表団派到“大希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去。

百人团会議批准。但是事情并不就此終止。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已汇集起来，而在四五〇年又选出了新的十人委員会。在选举时起主导作用的是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他显然是討好平民的。这次选出的不單是貴族，也还有平民；分析一下他們的名字便可以看出，二者的人数显然是相等的。根据狄奧尼修斯的說法(狄奧尼修斯历史，X，58)則平民是三个人。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也参加了第二个委員会。

但是第二个十人委員会所做的事，远不够立法者所应当做的。他們只再編訂了兩个表，但是他們却把禁止貴族与平民通婚的一条也加了进去。并沒有召开人民大会来批准这兩个表。这十个人，特别是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的行动象暴君一样。他們对平民采取暴力，杀戮和財产充公的办法。

四四九年到来了。十人委員会的权力期限滿了，但是他們并不打算交卸政权。人民起义的时机成熟了。傳統認为起义的动因是激烈反对十人委員会的平民西克提烏斯的被杀和平民的少女維尔吉尼亞(Verginia)的死亡。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曾想夺取維尔吉尼亞，但是她的父亲不願意看到自己的女兒被辱而亲手把她杀死了。爆发了平民起义。他們占領了阿溫提努姆，从那里又帶着妻子兒女到圣山去。十人委員会不得不交卸政权。人們又选出兩位行政長官和十位人民保民官。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被逮捕，他在监獄內自杀了。

在和法典的編纂有关的这些事件里，远非一切都能够認为是可靠的。派使节到希腊去的說法很不可靠，关于維尔吉尼亞的那一段故事是显明的“各民族中間流行的情节”，許多細节都是捏造出来的。但是法典編纂这件事本身和它的日期，以及激烈革命斗

爭的一般情况却沒有引起絕大多数研究者的怀疑。

毫无疑問，"十二銅表法"不是一下子便創造出来的：它是長期历史发展的产物。特别是早在五世紀之后，便已經有某些东西記載到里面去了。但是它的主要核心却反映了早期共和国时代并且在五世紀中叶左右用書面的形式給表現出来。它的用語的古老风格，反映在其中的一般生活条件的古老风格都說明了这一点。法律基本上是习慣法的記录，但是，显然立法者又不得不把某种新的东西加到里面去。不过这新的东西和旧的并不調和一致，因此便产生了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各种法规的駁杂混合物。例如古风的同等报复法①的原則便和罰金各不相扰地并列，而罰金則是較发达的和进步的懲罰形式。第八表的第二条說：

"如果有誰打断了另外一个人的一肢而不能取得調解的話，則应施以同等的报复。"

但是在下一条我們又看到：

"如果有誰用手或棒打断了自由人的骨头，則他应当付出三百阿斯的罰金，如果被打的是奴隸，則罰金是一五〇阿斯。"

这兩个原則是完全不协調的。氏族所有制的殘余反映在第五表的第四和第五条里：

"如果有誰在將死时沒有遺囑或者他沒有直接的繼承人的話，則他的男系最近的人②便应取得其資产③归为已有。

---

① 原文Talio，罗馬法上的一个專門名詞，它的懲罰办法是根据"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則。

② 男系的人（agnatus）指那些因处于或能够处于同一家長（pater familias）的統治之下而成为亲族的人們。例如，妻子就是自己丈夫的兄弟的agnatus，因为他們都是在她的公公（如果他活着的話）的統治之下的。

如果男系沒有人的話，則資产应归氏族成員所有。”

但是同表的第三条却又允許遺囑的自由：

“关于金錢和对于自己的財产的保护，均依照遺囑办理。”

原始觀点的殘余表現在懲罰盜窃的条文里。例如，第八表第八条的断片便說明了这一点：

“念咒破坏庄稼的人……不許他把别人的庄稼移到自己的地方……”

和在一切古代法典中所見到的情形一样，在“十二銅表法”中，对于私有財产的侵犯是要受到极其严厉的懲罰的：

“如果在夜里行窃的人被人当場杀死，則这种杀人的行为被認为是合法的。”(第八表，第十二条)

根据奧路斯·蓋里烏斯(Aulus Gellius)所提供的証明④則：

“十人委員会指令对在現場被捕的自由人加以体罰并把那个犯了盜窃罪的人交付法庭，至于对奴隸則是加以鞭笞然后从峭壁上投下去。”

罗馬的法学家蓋烏斯(Gaius)写道：“十二銅表法”

“命令凡是放火燒掉建筑物或是家宅附近的粮食堆的人，如果〔罪犯〕是故意这样做的，那末就要把他囚在枷鎖里，并在笞打以后，处以火刑。”

在“十二銅表法”里，我們看到以非常严酷的形式制訂出来的

---

③ Familia(資产)——指家族及其全部亲族和奴隸，还有他的庄園和財产而言。

④ “阿提卡之夜”，XI，18，8。

一套債务法。而整个第三表所談的都是債务法。在債务人承認了自己的債务或在經过法庭判决以后，他被給以三十天的犹豫期限以便使他能够籌集金錢来清偿債务。在这个期限期滿以后，原告人便"扣住"債务人并把他拉到法庭以便执行判决。如果債务人不履行法庭的判决而又沒有人給他作保的話，債权人便把他帶到自己的家里并給他帶上枷鎖或是足枷，"如果願意的話，这枷鎖的重量可以在十五磅以上"。在监禁期間，債务人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不然的話，債权人每天就应当給他至少一斤波尔巴小麦（二粒小麦）。債务人在这种情况之下要呆六十天。在这个时期中間，他要連續三次在市集的日子(nundinae)里被帶到广場去見行政長官，同时宣布判决他应付的錢数。在此之后，債务人可以被处死或是給卖到"梯伯河那边去"，也就是卖到外国去。在債权人是好几个人的时候，法律允許使用非常野蛮的办法：

> "在第三个市集日，債权人可以把債务人的身体割裂。如果割裂的較多或較少，債权人对此并不負責任。"（第三表，第六条）

学术界作了多次的尝試来不是按条文原来的意义而是用别的一种什么办法来解釋这个不人道的法律条文。但是所有这些尝試都不能令人滿意，而不得不按字面的意义去理解它。但是"十二銅表法"的古代注釋者却硬說，这个条文实际上从来沒有使用过。

反映在"十二銅表法"中的家族法帶有明显表現出来的家長制的性質。父亲对自己的孩子有无限的权力，甚至他可以三次把自己的兒子卖为奴隸①。只有在此之后，兒子才脫离了父亲的

① 人們認为：每一次在兒子被人从奴役之下釋放时，他便机械地又重新归到父亲的权力之下。

統治。

“如果父亲把兒子卖了三次，那末兒子就不再受父亲的統治了。”(第四表，第二条)

妇女处于无权的地位：在开头的时候，她受父亲的統治，后来又归于丈夫的“手下”，而在丈夫死的时候則又要受男系亲屬中某一个人(兒子，丈夫的兄弟等等)的保护。

“我們的祖先承認下面的做法是必要的：妇女們尽管已經成年，但由于她們生性輕佻，仍然要受到监护……作为例外的只有人們承認必須自由的貞女，十二銅表法便是这样規定的。”①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被保护的关系也反映在法典里：

“欺騙自己的食客的保护人是要受到咒詛的。”(第八表，第二十一条)(参見本書第七〇頁。——譯者)

値得注意的是，十人委員会，用西塞罗的話来說，把禁止貴族与平民通婚的条文也記載进去：

“在十人委員会拟訂了具有法律上最偉大正义性和具有明达精神的十个表以后，第二年他們建議选举一个新的十人委員会……后者又加上了兩个不公平的法律的表并且用最不人道的法律来禁止貴族与平民通婚。”②

把习慣法的这一个法規載入法典，这就說明，平民在这一点上是失敗了(誠然，正如我們在后面看到的，这次的失敗只是暫时的)。

① 盖烏斯：“法学阶梯”，Ⅰ，144——145。

② 西塞罗：“論国家”，Ⅱ，36，37——狄奧尼修斯(狄奧尼修斯历史，Ⅹ，60)和李維(李維罗馬史，Ⅳ，4)也談到了在法律上禁止貴族与平民通婚的事情。

但是在另外一个問題上，显然，平民得到了重大的讓步。这里所指的是宪法上的各种保証。西塞罗曾不只一次地写道，“十二銅表法”禁止一切特权，那就是說，禁止任何为了个别人物的利益而違犯宪法的行为。此外，还禁止在百人团民会以外宣判罗馬公民的死刑（per maximum comitiatum）。可能，应当認为第二个十人委員会之修改历法也是对平民所作的同样的这种讓步；瑪克罗比优斯（Macrobius）就簡略地并且不是十分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

> “在十表之外又加上了兩个新表的十人委員会，向人民大会提出了关于附加的一个月的法律草案。”①

完全掌握在貴族祭司的手里的历法的修正首先就是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

> 西塞罗說：“是否可以按合法的程序办事，这在过去只有少数人知道，因为历法还沒有公布。享有大权的是人們向之提出这些問題的那些人：人們向他們，正象向迦勒底人那样地探間关于日期的事情。”②

“十二銅表法”的矛盾性（同等报复法和罰金，氏族的繼承和遺囑的自由，严酷的債务法和宪法的保証等等）不仅是說明了法权观点的原始性，并且还說明，紀元前五世紀的法典編纂是等級斗爭的产物③。貴族在許多重大的問題上不得不讓步，但是他們繼續还为自己保存了許多决定性的地位。因此法律虽然公布，斗爭并未終止，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

① Saturnalius, I, 13, 21。

② 西塞罗：“保卫穆列納的演說”，25。

③ 某些矛盾产生的原因可能是：若干条文是后来才加到“十二銅表法”中去的。

但是不管怎样，法典的編纂不單是在等級斗爭的历史上，而且在一般罗馬法的发展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十二銅表法”是貫穿着全部罗馬史并对于中世紀和近代欧洲法权概念的发展发生巨大影响的那丰富的法学作品的基础。

瓦列里烏斯与荷拉提烏斯法

紀元前四四九年的行政長官路克优斯·瓦列里烏斯（Lucius Valerius）与瑪尔庫斯·荷拉提烏斯(Marcus Horatius)实施了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三項重要法律(leges Valeriae Horatiae)。并非一切史料对它們的內容都叙述得相同的。在李維的著作里有主要的一种說法（李維罗馬史，Ⅲ，55)。第一項法律說，平民在特里布斯大会上通过的决定（所謂“平民决定”，拉丁語是 plebiscita）是全体人民必須遵守的。

第二項法律恢复了十人委員会当政时期取消的一种权利，即当公民被行政長官宣判死刑或体罰时，他有向人民大会控訴的权利(provocatio)①。这項法律为补充的决定固定下来，这个决定禁止在今后选举不能对之行使控訴权的官員。第三項法律所涉及的是人民保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用李維的話来說，“人們几乎把这一点忘掉了”。它是用恢复某些宗教仪式和施行法律的办法而重新加以規定的，根据这一法律，侮辱保民官的人要处死

① 根据傳統的說法，控訴法最初是在紀元前五〇九年由瓦列里烏斯所施行的(見李維罗馬史，Ⅱ，8；瓦列里烏斯·瑪克西姆斯历史，Ⅳ，1，1)。可能，我們在这里看到是复制稍后事件的例子。特别是兩种情况下法案起草人的名字令人发生怀疑的吻合，更不用說第一个法律的过早的年代了。

刑，而他的財产也要被沒收[1]。在此之外，保民官蓋·杜伊里烏斯（G·Duillius）又实施了一項决定，这一决定用笞条和死刑来懲罰“使平民沒有保民官和选举不能对之行使控訴权的長官”的人。

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哪些是历史上的事实，是不容易断定的。特别是发生了一个問題，如果控訴权早已被載入“十二銅表法”里面的話，那末为什么还要批准它？关于“平民决定”的立法力量的問題也不清楚。我們在后面会看到，类似的决定还要通过兩次：在三三九年和二八七年。因此便有人不止一次地提出假設来，这里是不是模仿直到二八七年才通过的法律。

但是我們以为，在兩种前提之下，我們基本上可以認为紀元前四四九年的立法是具有历史性的：第一，如果我們不过于严格地在年代上把四四九年的事件和法典的編纂分开的話；第二，如果我們承認，对于平民非常重要的一些問題，如控訴权和平民决定的必須遵守的性質，是不能立刻在国內施行的。在口头上承認新法律的貴族，实际上并不服从这些法律，因而便不得不把这些法律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加以批准。对于平民决定的情形更可能是如此。它們之必須被遵守在本質上使人民大会有了新的、最民主的形式。而下面的情况也完全是自然的，即这一新形式的形成过程可以拖延很久的时間。至于保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則我們也沒有根据来否認，它正是在五世紀中叶等級斗爭最緊張的时刻形成的。

---

① 关于其他平民高級官吏的不可侵犯性的問題，古人自己也認为是还值得爭論的。

卡努列优斯法

在同一时期里，平民还取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傳統認为四四五年是保民官伽优斯·卡努列优斯（Gajus Canulejus）提出允許貴族与平民举行合法婚姻的法案（rogatio）的一年。他遇到了貴族方面的殊死的反对，因为貴族認为新法律推翻了社会的一切基础：褻瀆了高貴的貴族血統和消灭了氏族的权利。除此以外，保民官在等級斗爭的历史上还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允許平民担任高級官职，即行政長官的問題。在長期的斗爭以后，貴族显貴在婚姻問題上讓步了，但是为了尽可能長时期地把行政長官的职位保留在自己的手里，他們同意在这一問題上采取妥协的办法：設立具有协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这个特殊职位（tribuni militum consulari potestate）①。

具有协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

軍团的最高指揮人員称为"軍团司令官"。他們的数目根据編制的大小是从三人到八人不等。以前这些人是由行政長官从貴族中任命的。現在則决定在人民大会上不分等級地从貴族和平民中

① 按一般的方式把这个名詞譯成"具有执政官权力的軍团司令官"是不正确的。这一譯法假定"执政官"一詞已經存在，但当时最高的官吏却还叫做行政長官"praetor"。因此在consularis一詞用于軍团司令官的时候，应更正确地譯为"协議的"。十人委員会已經有了这种协議的权力，而这是十人委員制所帶來的一种原則上的新东西。从这个觀点來看，軍团司令官的职位正是十人委員会的进一步的发展。

間来选举軍团司令官并把帶有协議性質的行政長官的最高权力授給他們。在选出具有协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的同一年，并沒有选出行政長官来。元老院必須在每一个个別情况之下来决定，在这一年里把誰选出来：是选行政長官还是軍团司令官。

把名字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四四四年当选的具有协議权力的最初三位軍团司令官里，便有一个人是平民了（L.Atilius）。尽管如此，平民照例是很少有机会成为这种新的軍团司令官的一員的，因为选举是在百人团民会中进行的，而实际上在那里占优势的是貴族。而且决定軍团司令官选举問題的权力是在元老院的手里，而元老院是不很乐于同意选举軍团司令官的。从四四四年到四〇〇年这四十五年中間，根据李維的話来看，行政長官的職位曾被軍团司令官代替了二十三次。

监察官

但是，无論如何，如果不是在实际上，那末在原則上，平民也能够参与高級官吏的集团了。所需要期待的只是他們能够在不久之后眞正取得这种权力。因此貴族便拚命想为自己最大限度地保持和行政長官有关的那些权利。四四三年，从行政長官的許多職权中，取消了进行都市調查（Census）的職权并把这种職权轉交給專門設立的兩位监察官的貴族職位。他們最初的权利范圍并不清楚，但是后来监察官的職位却成为共和国最重要的机構之一了。监察官編制財产表，掌理国家的財务，补充元老院的元老和从元老院中开除元老，监督风俗习慣等等。最初监察官的当选期限的長短我們不知道，但是从四三三年起，他們开始每五年选一次，任期十

八个月。五年的期限是决定于这一点，即公民調查是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但是要履行监察官的职务却不需要五整年，实际情形表明，只要十八个月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因此从监察官任职时起，一年半之后监察官便交卸了职权，而罗馬在三年半的时期內，是沒有监察官职位的。

独裁官

某些学者認为，大約就在这个时期，在罗馬第一次出現了独裁官的职位。誠然，傳統認为独裁官这一职位的出現是在共和国一开头的时候：五〇一年（按照李維）或四九八年（按照狄奥尼修斯）。但是李維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資料的正确性；他說："沒有精确的資料可以使我們知道这件事是在哪一年发生的……而又是誰当选为第一任的独裁官。"（李維罗馬史，Ⅱ，18）。在某些拉丁公社里，独裁官的职位是与行政長官相似的、一般类型的最高長官职位。因此在学术中便有这样的假設，認为罗馬的高級官吏起初都是叫做"独裁官"的。但这和傳統底一致的說法是不同的，因为傳統把独裁官說成是临时的、非常的長官职位。只有在特殊的場合之下，当国家因外敌或內乱而受到极大危險的威胁的时候，才設立独裁官的职位。任命独裁官的决議照例是由元老院来作出的。执政官中之一人执行任命的程序。而独裁官則再給自己任命一位助手，即騎兵長官（Magister equitum；独裁官的正式名称是 Magister populi，意为人民的首長）。独裁官的权力的有效期間不超过六个月，此后他必須交卸职权。独裁官把最高軍权和民政权結合在自己的身上，但只是在一定的、委托給他的任务范圍之內。因此一

切高級官吏就是在独裁官执政的时候，也还保留着以便处理經常性的工作。

非常可能的是，独裁官职位在罗馬的出現是和协議性質的軍团司令官职位的产生有关系的。在此之前，独裁官的职位是不需要的，因为，在我們看来，最高的行政長官拥有專制的权力，而第二位則只是他的助手罢了。但是当軍团司令官的协議的集团出現的时候(协議集团的每个成員都有同样的权利)，在特殊的条件下，便能产生把最高政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去的必要了。于是，仿照已經在某些拉丁公社中存在的最高長官职位的榜样，在罗馬設立了独裁官的职位。

等級斗爭的暫时平息

在五十和四十年代等級斗爭的激烈爆发之后，这一斗爭長时期地平息下去了。虽然傳統报道給我們此后有关人民騷动的个別事实(例如，四三九年被控以想建立暴政的富有平民斯普里烏斯·美里烏斯的被杀)，但是这些騷动帶有个別的和不深刻的性質。这种平息的原因是对埃特魯里亞的城市威伊的兩次艰苦的战爭（兩次战爭发生在五世紀后半和四世紀初)。战爭促使兩个等級在共同敌人的面前建立了統一的战綫。而且傳統还談到在这时发餉銀給战士的事情，这一点是有助于人民群众物質情況的改善的。此外，且不說获得大量的鹵获物，最后的一次威伊战爭的結果，是把就面积而論大約有三十万优盖路姆(約合七万五千公頃)的巨量土地并入罗馬，这势必会在某些时期之內緩和了土地問題。李維在三九三年那年的項下报道給我們的是(李維罗馬史，V，30)，威伊的士

地在平民之間分配，每人七优盖路姆。尽管七优盖路姆的数目对于四世紀来說可能稍大(狄奥多洛斯〔历史，XIV，102〕說三九〇年是四优盖路姆)，但是这并沒有改变事情的本質。

八十年代的危机

三九〇年左右，罗馬受到了高盧人的可怕的攻击。全城遭到焚燒与掠夺，居民跑散到相鄰的地区去。虽然不久以后便得以从敌人手中把自己贖买出来，但是因进攻而引起的破坏却招致了激烈的經济危机和負債的增加。对負債进行的斗爭反映在关于著名的卡庇托里烏姆的瑪尔庫斯·曼里烏斯(Marcus Manlius Capitolinus)的死亡的故事上面。这一在不久之前从高盧人手中拯救了卡庇托里烏姆的著名英雄(見第十章)，“在貴族中第一个成了人民的拥护者”(李維罗馬史，VI，11)，而于三八五年領导了債务人的运动。騷动有了这样的危险的規模，以致在形式上是任命来对沃尔斯奇人作战而实际上是用来鎮平动乱的独裁官下令逮捕了曼里烏斯。集合的大群威胁要打破监獄，而元老院不得不把曼里烏斯釋放出来。騷动越来越厉害了。于是貴族和平民中有錢的那一部分便决定使用他們对受人爱戴的人民領袖作斗爭时所慣用的办法：控告曼里烏斯企图取得王权。他被交付法庭而因人民大会的決定判处死刑，或者根据傳統的另一个說法，由于一个特殊的审判委員会的決定而判处死刑。曼里烏斯从塔尔佩亞岩(这是卡庇托里烏姆山西南部的險坡)給投下去摔死了(三八四年)。

尽管在这个故事里有許多不可相信的細节，但是平民群众大規模运动的事实本身和曼里烏斯之参加这一运动是未必可以怀

疑的。

李启尼烏斯和賽克斯提烏斯法

曼里烏斯的死亡只是短时期地中止了人民运动。在三七八年，傳統指出了債务人底一些新的大規模的騷动。在三七六年到三六七年中間，等級斗爭到达了頂点，当时所有三个尖銳的問題——債务問題，土地問題和取得高級官吏职位的問題——都結合到一起并被提到日程上来了。三七六年，保民官盖烏斯·李启尼烏斯和路克优斯·賽克斯提烏斯公布了三个法案。

第一个法案宣布說，所付的債务的利息是算到用来偿付原来債款的数目之內的；其余的則在三年中間分期偿还。这一法案如果通过，就等于实际上取消了長期的債务，因为付出的債款利息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不用說已等于原来的債款或甚至超过了它。

第二个法案規定占有国有土地的最高定額。这一定額規定为五百优盖路姆(約合一百二十五公頃)。反映在阿庇亞努斯①的著作中的一个傳統說法，在这一定額之外，又加上了国有牧場的使用：

“誰也不能……把一百头以上的大牲畜和五百头以上的小牲畜驅上牧場。”②

最后，第三个法案取消了具有协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职位。今后应当象以前那样地选举执政官而其中的一人必須是平民。

---

① 阿庇亞努斯(Appianus)是紀元前二世紀的历史学家。他的“內战史”对于晚期共和国的历史來說，是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② 阿庇亞努斯:“內战史”，I，8。

李启尼烏斯和賽克斯提烏斯的rogatio（法案）的重要性使貴族不得不鼓起全力对这些法案进行斗爭。根据傳說，殘酷的斗爭繼續了十年。事情兩次弄到要采取独裁的地步。在五年中間（三七六年至三七一年），甚至不能选出一般的高級官吏，而平民則每年都选李启尼烏斯和賽克斯提烏斯担任保民官。到三六七年，貴族的抵抗終于被摧毀，所有三項法律都通过了，而路克优斯·賽克斯提烏斯便在三六六年成了第一位平民的执政官。但是貴族在另一方面却使自己获得了补償：在执政官的权限当中取消了审判的职权而把它給予了只是从貴族选出的（起初是一位，后来是兩位）行政長官。此外，除去兩位旧有的平民营造官以外，又設立了兩位貴族的（或curulis的，即有資格坐象牙圈椅的，也可以譯为高級的）营造官①。

在学术文献中对于李启尼烏斯和賽克斯提烏斯法和与之有关的一切事件的历史性是非常怀疑的。第一个法案引起的怀疑最少。債务的消除（这件事部分地和索倫的債务解除"Seisachtheia"相似）这件事，在紧張革命斗爭的情况下是能够容易地在罗馬发生的。因此我們沒有根据在这里拋弃傳統提供的証明。

占有国有土地定額的問題就比較复杂了。五百优盖路姆的数字似乎是太高了。人們肯定認为，在四世紀初，罗馬領地的規模还是如此小，以致五百优盖路姆的定額是不可信的。但是不应当忘記，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在三七六年至三六七年的运动不久以前，曾有威伊城的大片領地归并于罗馬。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把最高定額規定为五百优盖路姆完全是可能的。李启尼烏斯-賽克

① 只有某些高級官吏才有权利坐 sella curulis，这是一种象牙做的圈椅。

斯提烏斯土地法因我們的傳統而得到了很好地証明。加图、瓦罗、李維、普魯塔克和阿庇亞努斯都在某种形式下談到了它。三七六年的土地定额后来在革拉古兄弟的立法中复活了。以这些理由为依据，我們也可以承認李启尼烏斯-賽克斯提烏斯第二个法律的历史性。

至于第三个說法，在这里应該作一些更正。根据李維的說法(李維罗馬史，Ⅵ,35,42)，則事情是这样：即平民仿佛获得了兩个早就存在的执政官職位中的一个，而审判行政長官的職位則是重新設立的。但是我們知道，执政官的職位在这时之前是不存在的，而只有兩位行政長官(正的和副的)，他們常常为具有协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所代替。因此，实际上李启尼烏斯的法案显然不外是在兩位已有的行政長官之外再加上第三位而已。他必須只是从平民中选出，而就本身的权力来說，是完全和貴族行政長官中的那位正行政長官相等的。这样看来，他們兩个人現在便成了一个协議团并开始被称为“执政行政長官”或單称“执政官”。副的貴族的行政長官有审判权，但是他不加入上述的协議团而保有旧的称号“行政長官”。与此同时，营造官的職位也增加了一倍。执政官職位、协議的高級長官職位之形成的最可能的情况便是如此，这是十人委員会与具有协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職位的历史上的完成①。

儘管取得了三六七年的胜利，平民并沒有完全的保証来使純貴族的执政官職位不再产生，因为即使在三六六年以后，我們还可以見到有兩位貴族执政官当政的年代。例如，在三五五年到三四三年中間，兩位执政官都是貴族的情况有六次或七次。直到稍后，

① 这是涅图高里所提出的假說。

执政官中有一位必須自平民选出的規定才最后获得实現。

貴族的进一步的讓步

但是三六七年貴族所受到的打击是如此猛烈，以致他們竟不能得到恢复并迅速地开始一个陣地接着一个陣地地退讓下来。早在三六六年便規定，高級营造官这个职位，每年由貴族和平民輪流担任，而后来他們便开始不加区分地从兩个等級选出了。三五六年，平民第一次被任命为独裁官，三五一年第一次担任监察官，三三七年第一次担任行政長官。

盖努克优斯的三項平民决定

三四二年，由于在所謂"第一次薩姆尼烏姆战爭"时期罗馬軍队的騷动，人民保民官路克优斯·盖努克优斯实施了三項平民决定。第一項禁止用錢生利；第二項——高級長官在十年內不許重新当选同一职位，而一个人在同一年中也不許担任兩个职位；第三項平民决定則允許从平民中間选举兩位执政官。

我們只是从李維的著作(李維罗馬史，Ⅶ，42)才知道盖努克优斯的建議，而且連他本人也不完全相信他所叙述的事实是眞实的。因此，不見得所有三个平民决定都象傳說那样眞正地存在。

普布利里烏斯·披罗法

三三九年是平民取得新的巨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的独裁官

克温图斯·普布利里烏斯·披罗（Quitus Publilius Philo）施行了三項法律(leges Publiliae Philonis)。

第一項法律重复了四四九年关于下面一点的旧的决定，即平民决定有一般法律的效力。显然这个規則常常受到破坏并需要对它加以批准。

普布利里烏斯的第二項法律改变了元老院批准人民大会决議的程序。以前这些决議需要"父亲們"后来对它們加以批准，但是現在則决定事先批准了。把法案提交人民大会的高級長官应当預先把它提交元老們来討論，而只有在他們同意以后，它才提到民会去。为后者通过的法律草案（rogatio）不再需要元老院的批准并成为法律(lex)。今后元老院預先的同意不外是純粹的形式而已。

普布利里烏斯的第三項法律規定，兩位监察官中的一位必須从平民选出。

債务奴役制的取消

在此之后不久，平民的貧民便做到在实际上取消了債务奴役制。爭取緩和債务者的苦痛遭遇的長期斗爭是以所謂"佩鉄里烏斯和帕披里烏斯法"（lex Poetelia Papiria)而結束的。史家对这一法律所系的日期各不相同：李維認为应是三二六年，而瓦罗則認为勿宁应当是三一三年。

法律的細节并不完全清楚。李維（李維罗馬史，Ⅷ，28）写道："对罗馬平民来說，这一年(三二六年。——著者)仿佛是自由的新的开始，因为債务奴役制被取消了……执政官受命（受命于元老院。——譯者）向人民提出，除去眞正的罪犯以

外，当他們还未受到正式懲罰以前，不应当把他們套上枷鎖；用来担保債务的应当是債务人的財产，而不是他的身体。这样一来，被奴役的人便获得了釋放，而在將来的时候也被禁止奴役債务人。"

至于瓦罗，則在他的著作"論拉丁語"（Ⅶ，105）論及法律的一个殘篇里，仿佛把問題归之于下列一点，那就是不能把宣誓自己无力还債并把自己的財产讓給債主的債务人加以奴役。

可以假定，佩鉄里烏斯和帕披里烏斯法取消了在債契方面的老旧的簡單化的手續：現在沒有一个罗馬公民可以不經法庭的宣判而受到奴役了。从另一方面来看，法律又給予債务人用把自己的財产讓給債主的办法来保存个人自由的权利，但債务人必須宣誓声明自己确实无力还債。这实际上就等于几乎完全取消了公民的債务奴役制。

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的改革

三一二年，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当选为监察官之一，这个人后来瞎了，因此被称为"盲目的"（Caecus）。他出身著名的克劳狄烏斯貴族家族，以高傲、固执和暴烈的性格而出名（他是十人委員会中那位克劳狄烏斯的玄孙）。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担任监察官的时候，曾試图进行罗馬史上最大胆的改革之一。在监察官中，他第一个着手审查元老的名單①，并且把被释奴隸的兒子們加了进去。

① 这一职責是由于显然是在三一二年以前不久的、保民官奧維尼烏斯的平民决定而加到监察官身上的。

这一大胆的新办法大大地改变了全部既定的实际情况并反映了富有市民、工商业集团代表（他們正是出身被釋奴隸的）的日益增長的比重。显而易見，这种作法引起了激烈的反抗。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的同僚卸任了，而次年的执政官便不承認元老院的新成員并按照旧的名單来召集元老院。但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不是容易被摧毁的。他仍然是唯一的监察官并且一直掌权到三〇八年他当选为执政官的时候。为了回答显貴的抵抗，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实施了另一項革命措施：每一个公民均有权加入任何一个特里布斯并在他所願意的地方登記自己的財产。这一措施的意义就在于，它使城市居民能够比較平均地分配于所有特里布斯，并用这种办法削弱保守的农村地区的优势地位。

某些学者認为，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在計算財产資格的时候，第一次注意到不單是不动产，而且还有动产；他們認为正是从他的时候起，財产資格才是用阿斯来計算的。但并非一切研究者都接受这个观点。

但是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有关自由选擇特里布斯的新措施与罗馬公社的农业的性質抵触太大了，它直到三〇四年才被批准。这一年的监察官又把市民分成四个城市特里布斯。

这一时代的兩項巨大設施也是和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的名字分不开的：第一是鋪設連接罗馬和卡普阿并称为“阿披亞”(Appia)的大道（用切过的長方石鋪設）；第二是長約十五公里的水道，它把离阿尔諾河不远的那些水源的飲用水引到罗馬。

格涅烏斯·弗拉維优斯

在历法和訴訟方面，平民对貴族的壟断所进行的第一次进攻是和这位杰出人物的活动有密切关系的。三〇四年，被釋奴隸的兒子格涅烏斯·弗拉維优斯(Gnaeus Flavius)、一位高級官吏(可能就是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的秘書(scriba)，当选为营造官；他向人們公布了开庭日和不开庭日(dies fasti 和 nefasti)的历法，还有訴狀的格式和一般訴訟手續(legis actiones)。李維(李維罗馬史，IX，46)精彩地揭示了对于貴族的这一新的打击的全部意义：

> 他写道："弗拉維优斯对于瞧不起他的低微出身的显貴进行了顽强的斗爭。他公布了以前由大司祭秘密保存起来的民事訴訟規則并在广場四周設置白色的板子，上面写着开庭的日子，以便使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根据法律来办理案件。"

虽然从"十二銅表法"公布的时候起，所有的公民大体上都知道了法規，但是对这些法規的解釋以及民事訴訟程序一切細节的知識則仍然是掌握在大司祭的貴族祭司集团的手里。他們繼續掌管历法。因此，所有这些材料的公布便眞正是对于貴族特权的一个沉重的打击。

欧古尔尼烏斯兄弟法

但这只还是一个开头。三〇〇年，人民保民官欧古尔尼烏斯

兄弟提出建議，要在当时已有的四个占卜师①和四个大司祭以外，再加上五个占卜师和四个大司祭，而且他們要由平民中間选出。貴族則以宗教上的考慮作为理由来反抗欧古尔尼烏斯的提議。

李維指出說："但是，他們的抵抗并非特別有力量，因为他們在这类的斗爭中是常常失敗的。"（李維罗馬史，X，6）

人民要求立刻召集特里布斯。全体一致通过了这項法律。当选的是新的平民显貴（他們在这时已开始形成了）的代表人物。

控訴权的批准

就在紀元前三〇〇这同一年，执政官瑪尔庫斯·瓦列里烏斯（Marcus Valerius）实施了一項法律，这項法律再度批准了在高級官吏对公民作出以体罰或死刑相威胁的决定时，公民有向人民控訴的权利。如果所有这三个类似的法律（五〇九、四四九和三〇〇年）都是真的話，那我們在这里便有了重复批准非常重要的罗馬公民权利的一个例子，这种权利显然是曾系統地受到高級官吏們的破坏的。

荷尔田希烏斯法

对于平民决定也可以这样說。这些决定之强制性的問題在二八七年再度产生，而它的积极解决則是等級斗爭的最后一幕。二八七年，在罗馬发生了一些大規模的人民騷动。可惜，关于原因和事

① 占卜师（augur）是根据天象和兽类（主要是鳥）內臟的情况來进行占卜的祭司。

件的进程，我們不知道任何确定的东西，因为对于这一个时期，我們缺乏可靠的傳統。根据某些証据来看，事情还是关于平民的債务問題，但是比較可能的是，原因帶有政治的性質。起义人民占領了梯伯河右岸的雅尼庫路姆小山(Janicularis Mons)。事情发展到任命了一位平民的独裁官克温图斯·荷尔田希烏斯(Quintus Hortensius)。他公布了一項法律来平息騷动，这項法律再度批准了平民决定对于全体公民的立法力量。我們毫未听到他曾施行某些措施来减輕債务人的困苦。由此可以作出結論說，債务未必是起义的主要原因。它的根源显而易見是在于元老院和高級官吏之破坏特里布斯人民大会的权利。

等級斗爭的終止

二八七年的事件，不拘对它們加以怎样的估价，也是等級斗爭的最后的一次巨大的表現。这一斗爭到三世紀初的时候平息下去，以便讓位給其他形式的阶級斗爭。这种情况的原因分述如下：

一、照例表現为全部运动的指导力量的平民上层到三世紀初的时候已經能够担任一切高級官吏的职务了（其中包括具有政治意义的祭司职位）。与取得高級官职的同时，富裕部分的市民又参加了元老院，因为从四世紀后半起，便定了一項規則（这显然是奧維尼烏斯法），根据这一規則，元老院是要从过去的高級官吏来获得补充的。以前是貴族特权的国有土地底利用，在全部四世紀中間对于富裕的平民来說也可以得到了。

二、全体平民已爭得了政治的和公民的平等（至少在法律上）：人身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保証，当选担任一切公职的权利，人

民大会的民主化，与貴族通婚的合法化等等。

三、在五和四世紀中間，土地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尖銳性。由于意大利的征服(它与等級斗爭是同时发生的)，在罗馬国家手中，积累了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的一部分分配給了平民中少地的部分。

四、最后，古代的严酷的債务法大大地減輕了。当然，債务在罗馬从来不曾消灭，而且在以自然經济和小土地占有制占优势的国家里也不可能消灭。但是債务法的最有害的形式(債务奴役制)实际上却消灭了。这种情况不單是对于平民的貧民，就是对于全部罗馬公社都有巨大的意义。佩鉄里烏斯和帕庇里烏斯法在某种程度上和梭倫在雅典之取消債务奴役制相似。在罗馬和雅典，債务奴役制的取消造成了与东方道路大不相同的、原則上是新的、奴隸制社会发展的古典道路。奴隸制的集体組織(城邦国家)用这种办法获得了內部的統一和力量。自由民与奴隸之間的对立今后便开始不是在公社內部，不是在公民之間，而是它的外部，在公民和外国奴隸之間展开了。

等級斗爭的总結

貴族与平民之間的斗爭的基本总結，是消灭了作为氏族关系殘余的貴族寡头共和国和建立了原則上民主的奴隸制国家：城邦国家。从这一观点来看，平民对貴族的斗爭正是反对氏族制度的革命而結果是把它摧毀了。恩格斯关于这一点講得非常清楚："我們在前边已經分别地研究了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廢墟上突起的三种主要形式。其中雅典是最純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

接地而且主要地从氏族社会自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級对抗中发生的。在罗馬，氏族社会轉化为一种閉关自守的貴族主义，在它以外有为数众多，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的平民；平民的胜利摧毁了旧的氏族制度，而在它的廢墟上面建立起了国家，但氏族的貴族与平民在国家之中不久都完全消解了。”①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六二頁。

第 九 章

罗馬共和国的組織

新 貴

这样，彻底摧毁了氏族制度的五至四世紀的革命便給罗馬这一民主城邦的发展創造了基础。但是罗馬的和意大利的一般条件是这样，以致到三世紀初，罗馬公社所到达的民主化程度还是比較不大的。而且就是在后来，直到二世紀后半的革拉古兄弟时代，罗馬也最少可能被称为“民主的城邦”。代替旧氏族貴族显貴的是新貴（nobilitatis），而三世紀的罗馬共和国在本質上是寡头政治的，而不是一个民主的城邦。

这种現象的原因首先便隐藏在中部意大利經济的性質里。在埃特魯里亞的威力傾复以后，地中海西半的領导作用便轉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人与迦太基的腓尼基人的手里去了。商道和商业中心移轉到南方去。王政时期在希腊埃特魯里亞商业和文化关系范圍之內并在托斯卡納和坎佩尼亞之間占着有利地位的拉提烏姆現在成了西部地中海的外圍地帶，成了一个偏僻的省分。这一点不能不反映在罗馬經济的性質上面。如果在王政时期或早期共和国时期，罗馬商业的利益一直扩展到北非的話（与迦太基的条約），那末在三世紀前半，罗馬几乎沒有艦队，这一点我們从对迦太基的第一次战爭的历史便知道了。这样看来，在五世紀中間，罗馬的商业衰落了。在四世紀里，罗馬成了一个农村居民大大地占

了城市居民的上风的农业国家。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改革失敗的历史清楚地指出，城市的阶級比起农村的阶級来占着何等小的比重。

这便說明为什么平民中經营工商业的那部分在五至四世紀的革命中远不是起着和希腊的工商业集团在七至六世紀类似的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相同的作用。因此罗馬的革命是比較沒有生气的，比較沒有組織的，拖延的时間也要長的多，中間有很長的平息时期，而且就社会制度的民主化的意义来說，它也只提供較少具有成效的結果。

在等級斗爭的进程中，平民中富裕的部分逐漸地和貴族上层合流了。这一过程在四世紀后半，自从平民得以担任高級国家职位，从而得以进入元老院的时候起，便特别强烈地展开了。实际上在共和国早期阶段，罗馬只有富人才能够享有被选举权。首先，高級官吏的职位是沒有报酬的，只此一点便足以使財产微薄的人不能担任这种职位。不管在四至三世紀甚至罗馬社会的高等阶級的生活方式是何等朴素，对于高級官吏仍然要求一定的資产作为“代表資格”。何况下面的这个概念在罗馬是流行得相当广泛的：有官职的人們不單是需要按照他們的身分生活，而且他們中間的許多人（营造官、监察官）还必須把个人的財产投到公共的建設、娛乐的組織等等里面去。第二，高級官吏的选举是在百人团民会中进行的；在那里，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騎士和第一个有产阶級拥有絕大多数的票数。因此他們永远是从他們，即富人中間推举候选人的。

用这种办法从貴族和平民中間分出了富有家族的一个有組織的集团，这个集团把高級官职，通过它們更把元老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嫉妬地保持着自己的特权地位不使“外人”进到他們中間来

的这一閉关自守的集团是被亲屬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就是一个繼承的統治阶級了。人們称这一集团的代表者为“显貴”(nobiles“显貴的”)，而称这整个集团为“新貴”(nobilitas，“貴族”)。

新貴在数量上并不大。下列的数字可以使我們对于三至二世紀当权的貴族平民氏族的数量获得一个概念。从二三四年到一三三年这一段时期中，二百位执政官中有九十二个平民和一〇八个貴族。在这一数目之中，一五九个执政官只屬于二十六个氏族(十个貴族氏族和十六个平民氏族)。例如，科尔涅里烏斯氏族的代表者担任执政官二十三次，埃米里烏斯十一次，法比优斯九次，富尔維优斯十次，克劳狄烏斯·瑪尔凱路斯(Claudius Marcellus)九次等等。从这里便很容易作出結論，在这个时期中間，二十六个新貴氏族便構成了統治等級的核心。

与罗馬的农业性質相适应，新貴的經济基础是土地占有制。商业和金融业务从三世紀末起日益从新貴轉到所謂“騎士”的手里去(这一点后面还要提到)。这样看来，我們可以断定新貴是罗馬公民底富裕的、有土地的和服公职的部分，是奴隸主阶級的統治上层。

新貴在形式上幷不享有任何特殊政治权利。但是他們却有一些勿宁說是日常生活性質的特权和优先权。例如，只有新貴才有权利在自己的家里把祖先的蠟制面具陈列出来(ius imaginum)。在举行葬仪的时候，人們也帶着这些面具。在早期阶段，只有新貴才能够帶金戒指(ius anuli aurei)，他們在剧場里占着前排的位置等等。

元老院

新貴的主要堡壘和共和国的領导机关就是元老院(senatus)。元老一般是三百人。任命元老的权利以前屬于国王，后来則屬于执政官。根据奥維尼烏斯法(四世紀最后二十五年)，这項权利轉到监察官之手。每五年监察官都要重新审查一次元老的名單，他們可以从名單中刪除由于某种理由不适于自己任务的那些人并把新人物加进去(lectio senatus)。奥維尼烏斯法規定，“监察官要宣誓把各种高級官吏中最优秀的人物选入元老院”(費斯图斯辞典，第二四六頁)。这里所說的是过去的高級官吏，連財务官也包括在內。

元老是分等級的。占第一位的是所謂“坐圈椅的(高級的)元老”，即过去担任有資格坐圈椅的(curulis)高級官吏：过去的独裁官、执政官、监察官、行政長官和坐圈椅的(高級的)营造官；在这后面是过去的平民营造官、保民官和財务官，以及在过去沒有担任过任何高級官职的元老(这样的人不多)。名單中的第一名是最受尊敬的元老，称为 princeps senatus (首席元老)。元老屬于某一类由投票来决定。投票或是以走开到一边去的办法，或是以对每一元老个人加以訊問的办法来进行。能够召集元老院和担任元老院的主席的是全部非常的高級官吏，例如独裁官，而在一般高級官吏中則是执政官，行政長官和(后来的)保民官[①]。

在內战开始之前，元老院享有巨大的威信。这种情况主要是

① 但保民官召集元老院的权利是还值得商討的。

由于它的社会成分和組織。最初能够参加元老院的只有貴族家族的家長（patres conscripti "列入名單的父亲"）。但是在很早的时候，多半是在共和国初期，在元老院中便开始也出現了平民。随着平民之获得各种高級职位，他們在元老院中的人数迅速增加了。三世紀，絕大多数的元老都是新貴，也便是罗馬社会的統治阶級。这一点使元老院团結起来，使它沒有內部的斗爭，使它的綱領和战术是統一的。这便保証它得到社会上最有势力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在元老院和高級官吏之間是密切一致的，因为每一位前任的高級官吏最終还是参加了元老院，而新的官吏事实上又同样是从那些元老中間选出来的。因此高級官吏和元老院爭吵是沒有好处的。高級官吏每年照例往来更替，但元老院則是經常起作用的机構，它的成員在基本上是不变的（大量补充元老院新成員的情况非常少見）。这一点使它具有傳統的繼承性和巨大的行政經驗。

元老院所領导的事务，其范圍非常广泛。三三九年以前，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它有权批准人民大会的決定。在这一年以后，对于提交民会的法案，只要求元老院預先的同意罢了。根据梅尼烏斯法（日期不詳），同样这一規定也适用于官員之候补。

在国家对外或对內处于困难情况之时，元老院宣布非常狀态，即宣布戒严狀态。在这里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任命独裁官，从二世紀起，又施行了实施戒严的其他形式。其中之一是在于，元老院通过決定："責成执政官注意不使共和国遭受任何損失。"（"Videant (caveant) consules, ne quid respublica detrimenti capiat"）。这个定則使执政官（或其他官員）有了类似独裁官的全权的特殊权力。行政权集中的另一个方法是只选一位执政官（sine collega）。在一世紀，这个办法誠然是很少应用的。

軍事上的最高領导权也屬于元老院。元老院决定征兵的时間和数量，还决定分配的比例：公民、联盟者等等。元老院还作出解散軍队的决定。并且在它的监督之下，在軍事首領之間分配个别的兵团或战綫。元老院規定每一个軍事首領的預算，把凱旋和其他荣誉授予战胜的司令官。

全部外交也集中在元老院手里。宣战、締結和約与盟約的权利屬于人民，但这一切的准备工作都是由元老院来担任的。它把使节派往别国，接受外国的使节并且一般地掌理一切外交活动。

元老院管理財政和国家的財产：編制預算（一般是五年），規定稅收的性質和数額，监督租稅的包收，領导錢币的鑄造等等。

对祭仪加以最高监督的权利也屬于元老院。元老院制定节日，規定感恩的和贖罪的牺牲奉献，在最严重的場合下，解釋神兆(auspicium)，监督外国的祭仪，而在必要的时候，則对它們加以禁止。

在革拉古兄弟时期以前，一切常設的审判委員会的成員都是由元老組成的。直到一二三年，蓋烏斯·革拉古(Gaius Gracchus)才把法庭交到騎士手里（这里的騎士是指当时的富商和高利貸者而言）。

如果在选举执政官的人民大会上有权担任主席的高級官吏的职位是空着的話，或是这些高級官吏在选举时不能到罗馬的話，元老院便宣布“虛位”(interregnum)。这一名詞还是从王政时期保存下来的。元老中有一位被任命为“攝政”(interrex)，以便在选举执政官的民会上担任主席。这个职位他只担任五天，在此之后他便要任命自己的繼承者而把自己的权力移交給他。那个人再任命下面的一个人等等，直到执政官在百人团民会上被选出的时候

为止。

这样看来，元老院乃是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机关，同时它还有权对全部国家生活加以最高监督[①]。

人民大会。庫里亞民会

罗馬共和国的人民大会有三种形式：庫里亞的、百人团的和特里布斯的。最古老的一种是庫里亞民会（Comitia curiata）。在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的改革以前的某个时候，这是"罗馬人民"，即貴族的唯一集会形式。随着百人团民会和特里布斯民会的出现，庫里亞民会便失掉了一切現实的意义而只是作为古代的殘余而保存着罢了。它只有一种純屬形式的权利，那就是把大权（imperium）（即最高行政权）委托給在百人团民会上选出的高級官吏。做这件事的办法是每次都为特殊的"大权法"（lex curiata de imperio）而进行投票。这一法令具有何种程度的形式上的性質从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来，即在批准这一法案时不需要庫里亞的成員出席，而三十个庫里亞有三十名侍从（lictor，低級官員）和三名占卜祭司便够了。除去通过大权法以外，在庫里亞民会中还决定公民接受养子（adrogatio）的問題。

百人团民会

百人团民会（Comitia centuriata）長时期是最高类型的人民

① 元老院的决定称为 senatus consultum。

大会。它們保存了軍事的性質，因为起初这是城市民軍的一种会議。百人团民会的召开地点是在城界 (pomerium) 以外的瑪尔斯原野地方。在集会期間，紅色的战斗旗帜飄揚在卡庇托里烏姆山上。只有握有軍事大权的高級官吏(执政官、行政長官、独裁官、攝政) 才能够召集百人团民会和担任大会的主席。投票在百人团中間起初是按人計算的(該阶級的一切百人团同时投票)，而后来則計算投票贊成或反对的百人团的总数了。如果前九十七个百人团投票同意(这是一百九十三个百人团的絕对多数)，投票即行中止。三世紀中叶，对百人团民会曾进行了民主的改革；根据这一改革，每一阶級的百人团的数量平均分配。第十四章还要提到这一改革。

百人团民会的职权怎样呢？在特里布斯民会最后获得全国的意义以前 (而这显然是直到二八七年才根据荷尔田希烏斯法实行的)，一切宪法的法律是必須通过百人团民会的。二八七年以后，这一职权轉到特里布斯之手。但就是在这之后，百人团民会的职权仍旧是相当广泛的。百人团民会宣布战爭并且是締結和約时的最后一級的机構。它們选出一切普通高級長官：执政官、行政長官、监察官，而在非常長官中則选出十人委員会和具有协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最后，百人团民会还有权审判一切有关剝夺被告的全部公民权(caput)(全部公民权之剝夺是capitis deminutis maxima)的刑事案件。

特里布斯民会

特里布斯民会 (comitia tributa) 是最民主的一种人民大会，

因为它們不分等級並且不要求財产資格。最初只有平民按照特里布斯集会。他們的集会称为concilia plebis(平民会),而在会上作出的平民决定(plebiscita)只对平民来說是必須遵守的。根据在三三九年和二八七年所批准的四四九年的法律，平民决定获得了必須遵守的效力,也就是說成为法律(leges)。从这个时候起,平民的集会就变成了一个不分等級的、开始有平民和貴族参加的人民大会。但是在平民的特里布斯会(concilia plebis tributa)和特里布斯民会(comitia tributa)之間,在形式上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平民有某些在解决时不需要貴族参加的純粹是等級性質的問題，例如，平民的高級官吏的选举。在特里布斯民会(comitia tributa)中担任主席的是执政官,行政長官或高級營造官,而在特里布斯集会(concilia plebis tributa)中担任主席的則是人民保民官或平民營造官。但是实际上二者之間沒有区別，因为全体公民都参加特里布斯民会和平民的集会。

特里布斯民会大多是在广場上举行的，地点是在它那称为Comitium的一部分，有时則是在卡庇托里烏姆山的广場上举行。投票的程序和在百人团民会中的情形一样,那就是,起初是在特里布斯內部按人投票(三十五个特里布斯同时)，然后再計算投票贊成或反对的特里布斯的总数。如十八个特里布斯一致投票即構成絕对的多数。

二八七年以后,特里布斯民会成了主要的立法机关,因为一切的宪法的法律都是由它們来通过的。特里布斯民会还有审判权：和判处罰金有关的一切刑事案件都归特里布斯民会来审理。在特里布斯民会中选举財务官、高級營造官、部分軍团司令官(另一部分由执政官任命)和各种低級長官:行政和审判委員会、罗馬粮食

供应長官、路政监督等等。在平民的特里布斯大会上，选出純屬平民的高級官吏：保民官和平民营造官。

罗馬人民大会的一般性質

在罗馬民会中有許多削弱了它們的政治意义的組織因素。这些因素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从罗馬組織底一般的非民主的性質产生出来的。屬于这些因素的首先应当提到人民大会的可分性。例如，在雅典，埃克萊希亚（意为民会）是表現人民意志的統一机構，但是在罗馬，这样的机構却有兩个（形式上甚至有三个）。这点降低了人民大会的威信，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二世紀中叶以前民会中公开投票的情况，在同一趋向上也是有影响的。

> 每一个投票者在通过狹窄的板桥时，都受到监票員的問詢，而监票員便把他投的票用点記在一个特别的表格上。在选举民会上，监票員按照对每人所投的票数，把同样数量的点記在候选人的名下。
>
> 直到二世紀后半才实施了秘密投票的办法。
>
> 在选举民会上，每一个人得到一張选票（tabella），他就在这上面写下自己的候选人的名字；通过板桥的时候，他就把这張选票投到票箱里。在立法民会上，投票人在票上或是写上U R(uti rogas，意为贊成，直譯是“正如你所提出的”），或是写上A(antiquo，意为反对，直譯为“我主張不改变”)①。在

① 有时投票者在事先得到兩張票：一張上面是 UR，另一張是A。他把其中的一張投到票箱里，另一張則是自己留起來。

审判民会上，人們在票上写A或是L（absolvo，libero"我認为无罪"），或是在票上写C或D（condemno，damno，"我認为有罪"）。如果投票者弃权，则他应当在票上写NL（non liquet"不清楚"）。

罗馬的人民大会并无法律創制权。这就是說，大会本身不能产生任何一个法案（rogatio）。人民大会只能为召集該大会并在該大会上担任主席的官員所提出的法案而投票。同时提出的提案并不能改变和甚至討論：必須通过法案的全文或是通盤加以否决。有关該大会的問題的討論是在特別的会議（contiones）（在民会以前召开）上进行的。

除了人民大会的組織中的这些不民主的因素外，还应当附加說，百人团民会是以財产資格的原則为基础的，而在这种原則之下，甚至在三世紀中叶百人团改革以后，优势仍然是屬于比較富裕的分子。在特里布斯民会里，乡村特里布斯的三十一票对城市特里布斯的四票永远是占着优势的，这一点便使較无組織、因而容易受到反动土地显貴的影响的、保守的乡村居民在政治生活中占了优势。

高級官吏

一切的罗馬官吏分成下面几类：

一、非常的和一般的。屬于前者的是攝政、独裁官、他們的騎兵長官、十人委員会委員、具有协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处理国务的三头，各种不同的非常委員会的成員；屬于后者的是执政官、行政長官、监察官、保民官、財务官、平民的和高級的营造官与常設委

員会的成員。

二、高級的和非高級的(普通的)(原义是有資格坐象牙圈椅的和沒有資格坐象牙圈椅的)。

屬于前一类的是执政官、独裁官、十人委員会委員、具有協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三头、行政長官、监察官和高級营造官。其他都是非高級的。

三、有大权(cum imperio)和无大权(sine imperio)的。

有大权的是执政官、行政長官、独裁官、十人委員会委員、具有协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和三头；所有其他的官員都沒有大权。

四、高級的和低級的。

屬于前者的是有大权(cum imperio)的全部高級官吏、监察官和(后来的)保民官；其他的一切均屬于后者。

一切的高級官吏有某些共同的特色：(一)他們都是可以选出的——一切共和国的官吏，除去攝政、独裁官和騎兵長官以外，都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二)他們是沒有报酬的——担任国家的职位被認为是荣誉的(他們甚至还被称为：honores"崇高"，"光荣")并且和取得薪俸这件事是不相容的；(三)他們是暫时的——共和国的一切普通职位都只担任一定的时期；这些职位照例是一年，除去监察官是例外，监察官的任职期限定为十八个月；(四)协議性——大多数的高級官吏都具有严格协議的性質；他們之間所作的决定必須一致通过，而协議会中那怕有一个成員反抗也会使事件停頓下来(ius intercessionis〔反对权〕)；(五)他們是要負責的——一切官員，除去独裁官、监察官和保民官以外，都要对自己担任官吏时的行为負責；高級官吏是在离职以后，低級官吏則甚至在任

官的时期；(六)最后，高級官吏在他們直接权力的范圍之內有某些共通的权利：发布必須执行的决定(命令)、召开大会、处以罰金、进行逮捕、用占卜的办法体現神的意旨和其他某些权利。

执政官

兩位执政官是共和国的最高的官吏①。他們是在百人团民会上选出的，任期一年。年度是用执政官的名字以下列的方式来表示的："某人与某人担任执政官的时期"，例如"L. Pisone A. Gabino consulibus"("在L·披索和A·伽比尼烏斯担任执政官的时期")。因此执政官是用来命名的高級長官。二世紀中叶以前，他們是在三月一日就职，在此之后，則是在元旦就职。

执政官具有軍事权和民政权。作为軍事大权的代表者，他們是罗馬軍队的总司令官。他們进行征兵，补充軍团的兵員，任命部分的軍团司令官(另一部分是在特里布斯民会中选举的)，領导軍事行动等等。作为民政权(potestas)的代表者，执政官召集元老院和人民大会，担任它們的主席，提出建議和法案，領导官吏的选举，他們又是元老院和人民的决議的主要执行者，他們照顧国內的安全，主持某些节日等等。

由于执政官的职权是相同的而他們的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行动都有反对权，所以他們在一切重要的民政事务上必須共同行动。但是对于要求單独領导的某些行动(例如，在民会中担任主席)来說，問題是用抽签的办法或是用和平协議的办法来解决的。

① 关于非常的独裁官职位上面已經講到了(第一一二——一一三頁)。

如果需要进行战爭的話，則一位执政官便到战場去，而另一位則留在城里。在兩位执政官的軍队①都必須在前綫上活动的时候，則是在兩个司令官之間分配軍事行动的地区，分配的办法是抽签、協議或是由元老院裁夺②。当执政官的軍队共同行动，因而軍队有兩个执政官的时候，他們是輪流担任統帅的，每日进行更迭。

十二个侍从是执政官政权的外部的勛功标記，这些侍从在每一位执政官执行自己的職責时伴随着他并在手中拿着棍束（fasces），作为执政官大权的标記。在城界之外，就是作为总司令官的执政官拥有全权的地方，則在棍束中間插着斧头③。

行政長官

在主要是审判長官这一特殊意义之下的行政長官的职位出現于三六六年。行政長官是訴訟方面的最高領导者，而后来又担起了領导罗馬行省的职責。起初，行政長官是一个人。从二四二年起，人們开始每年选出兩位行政長官。一个称为"城市的"（praetor urbanus，可譯內事行政長官），另一个称为"其他城市的"（praetor peregrinus，本来是对外国人的行政長官，可譯外事行政長官）。前者管理公民之間的訴訟，后者管理外国人之間或公民与外国人之間的訴訟。后来，随着行省数目的增加，行政長官的数量也增加了，而在紀元前一世紀中叶則增加到十六名之多。

① 执政官的軍队是由兩个軍团組成的。

② 分配給执政官來进行独立的軍事上和一般公务上的行动的这种地区称为"Provincia"。

③ 独裁官有二十四名侍从，他們的棍束中間总是插着斧头的。行政長官有六名侍从，但是和执政官的情形一样，只有在城界外的地方，棍束中才插着斧头。

行政長官的主要职权是掌理訴訟。在民事案件方面，他們准許双方参加訴訟，任命法官并給这些法官以指示(所謂formulae)；在刑事案件方面，他們担任审判委員会的主席。行政長官(城市的和其他城市的)就职之后发布命令(edictum praetorium)，在这里面，他們指出在訴訟方面他們將要遵守的那些主要的法規。行政長官的命令成了罗馬法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行政長官被認为是仅次于执政官的最重要的高級官吏。因此在罗馬，执政官有一人不在的时候，行政長官(通常是城市的)就是他的代理人。在非常的場合之下，元老院把軍事統帅权委托給行政長官中的一人(通常是其他城市的)。在一年任職期滿之后，行政長官便得到治理行省的权利，并帶有副行政長官(propraetores)的称号。

监察官

就本身职責的性質来說，兩位监察官是极其有威信的和受到尊敬的高級官吏。他們的职位是不負实責的并被称为 sanctissimus magistratus (最神圣的高級官职)。根据慣例，监察官是由过去的执政官选出的。在前面的一章已經指出，从四三三年起，他們是每五年选出一次的，但是他們任职的时期却只有十八个月。监察官的职責是：(一)审查元老的名單(lectio senatus)，(二)进行公民調查(census)，(三)监督公民的道德(cura morum，关心道德风俗)和(四)管理国有財产和公共工程。

公民調查每五年举行一次。监察官以在瑪尔斯原野上对每一个家長进行个人詢問的办法記載下他的名字、年龄、最近的亲屬、

居住地点和財产。监察官便根据这些資料編制公民名單并把他們分別列入有产的阶級和特里布斯。結合着公民調查还要审查元老的名單，这是监察官通常在就职之后立刻就做的。

对公民的道德的监督表現在下面一点上面，即监察官懲罰那些眞正的法律所管不到的、違反善良风俗的一些行为。屬于这一类的是例如虐待孩子、不敬父母、浪費、暴飮、奢侈、对奴隸过分殘酷等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监察官可以公布相应的命令（edicta censoria），例如反对奢侈的命令，可以把人們开除出元老院或是特里布斯，从乡村特里布斯調到城市特里布斯，对于有污点的不良行为提出批評(nota censoria)等等。凡此种种措施在他們未被繼任的监察官代替时是有效的。

作为財政的高級官吏，监察官把国有財产收入的征收(例如，国有土地的地租)、关稅、行省稅收和其他租稅的征收拍出去，为期五年。他們还把公共工程（修路、修水道等）也包給工头們，并把供应国家各种必需品的事情包出去。他們监督所有这些契約的履行，而这些契約是他們自己或是他們的前任所締結的。

保民官

正如我們在前面看到的，保民官的职位，作为純平民的高級官职，是由革命的方法产生的。就某一方面而論，它把这一狹隘的等級性質一直保持到共和国末期，例如，只有平民才能担任保民官，而他們是在平民的特里布斯会上选出的。但是总起来說，保民官这一职位却逐漸有了全国的性質，而成了民主制的一个特殊监督机構。

保民官一共是十个人，他們是每年选举的。作为官吏来說，他們是不負实責的并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侮辱或是伤害了他的人被認为是受到咒詛的并被宣布犯法。保民官的主要的而在历史上最早的权利是"帮助权"(ius auxilii)：保民官必須以其个人的干涉(intercessio)帮助向他請求協助反对每一位高級官吏(除去独裁官，因为干涉权不适用于他)的任何一位公民。为了便于找到保民官，他不能离开罗馬一天以上，而他家的門必須永远是开着的。

从帮助权后来又发展出来了反对官吏的命令、反对元老院的决定、甚至反对交付人民大会的建議的权利，如果保民官发現它們和平民的利益不合的話。保民官的反对表現为他們发表說："我否决"(veto，意为我禁止)。在此之后，如保民官不撤消自己的否决，則相应的命令或法令是不能生效的。veto(否决)权屬于每一个别的保民官，这一点便阻碍了整个協議会的活动并常常引起濫用职权的行为。

对那些反对他們的人，保民官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屬于这样的措施的是罰金、逮捕、而在特殊的場合之下甚至是死刑(从塔尔佩亞岩上拋下)。

起初，只是召集平民大会，在大会上担任主席并提出建議的权利屬于保民官。后来，当着平民大会和百人团民会之間的实际区别已不存在的时候，保民官便能够积极地参加一般的立法了。同时保民官又爭取到加入元老院，后来又取得了召集它的权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①。

这样看来，保民官的权力在起初是很小的，但它逐漸地成長到

① 参見第一三〇頁边注。

很大的规模。在本質上，这种权力只受到同僚的干涉权的限制，以及受到下面一种情况的限制，即它只行使于城区，在它之外只及于一罗馬里(約一·五公里)的地方。保民官的反对不及于独裁官的行动而只有在該保民官任职的时候才有效力。

保民官的职位在历史上是罗馬民主制的机構，而这个角色在大規模人民运动的时期特别突出。但是由于协議会的广泛規模(十人)，保民官职位很容易成为賄买和从敌視民主派的集团方面而来的其他影响的对象。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民官干涉的权利便成了最大濫用职权的源泉。在共和国末期，保民官的职位完全蛻化了，它成了个别集团进行斗爭的工具和軍事独裁的工具。

营造官

营造官职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上面已經提到了。从四世紀中叶起，开始每年选出四名营造官：兩名平民的和兩名高級的。后者就官阶而論比前者要高而起初只是从貴族选出的，但是平民几乎立刻便也能够取得高級营造官的职位了。各营造官处理的問題范圍以及他們的权利逐漸变得几乎完全相同了。

营造官的职位是警察(广义的)的高級官吏，他监督罗馬本城和城牆之外一里范圍內的社会秩序和福利設施。营造官监督城市的建筑物和营造物、街道和广場的清洁、公共浴場的卫生情况并一般地监督城內的安全和秩序。营造官必須关心城市的粮食供应，反对日用必需品的投机，监督使市場上的商品質量优良和市場上的度量正确。

最后，举办公共的娛乐(竞賽)也是屬于营造官的职权范圍的。

为了这一目的，他从国家領取一定的款項，但这款項远不足以滿足城市群众的口味(特别是在晚期共和时代)。因此营造官必須把自己的財产加到国庫的錢里面去。可是由于营造官的职位是罗馬公民官阶中的初步阶段之一，因而很明显，为什么营造官要从自己的口袋中拿出大笔的金錢以便获得选民的同情。如上所述，这种情况是使并非富有的人无法担任高級官吏职位的主要障碍之一。

在警察的职責方面，营造官是有一定的裁判权的。和行政長官一样，他們在就职的时候公布命令，命令中陈述了自己未来审判活动的原則。

財务官

在共和国初期作为偵查員而出現的財务官，逐漸地获得了国家財政官的职权，而他們的审理职責消失了；这一职責轉到常設的审判委員会那里去。在五世紀末以前，財务官是兩个人。后来他們的人数迅速增加，在愷撒时增加到四十人。他們是根据抽签的办法来分配自己职責的。

兩位城市財务官留在罗馬并管理国庫(aerarium，国庫是保存在撒图尔努斯神殿之內)。軍旗和国家文件庫也由他們来监督，他們使就职的高級官吏宣誓，还掌理某些次要的經济职权。

行省的或軍事的財务官是行省太守或統帅的助手，而在后者不在的时候可以代理他們。他們最密切地掌理軍事部队中的經济部分、行省的財庫、发放薪餉、出售鹵获物等等。

最后，还有意大利的財务官，他們是任命到意大利的某些地区去的，例如罗馬的港口奥斯提亞。

財务官是官阶中最低的，而人們作官通常都是从財务官开始的。

低級的官吏协議会

除去一般的和非常的高級官吏以外，还有常設的和临时的各种委員会。在前者中間应当指出由总数二十六个人所組成的五个委員会：刑事或黑夜的三头（这是一个三人組成的委員会，它从屬于城市行政長官，維持城内秩序，监視监獄，进行对罪犯的逮捕和处死）；掌理貨币鑄造的三头（三人委員会）等等。在非常委員会中我們应指出分配土地給貧苦公民的三头（三人委員会），开辟殖民地的三头（三人委員会）和由二、四、五、七、十与二十人組成的其他委員会，这些委員会是由特里布斯民会选出来执行一定任务的。

公職人員

低級公职人員（apparitores）和国家奴隷（servi publici）是在高級官吏的領导之下的。

前者通常是被釋奴隷出身，他們以薪餉为活而構成高級官吏的办公人員。他們是秘書、侍从、小使、公告人、傳令兵等等。

国家奴隷則执行低級的任务。他們担任獄卒、劊子手、神殿中的勤务人員等等职务。国家奴隷也使用于公共工程方面。

第　十　章

早期罗馬的对外政策

王政时期的对外政策

王政时期罗馬对外的历史和罗馬內部的历史一样，在本身的傳統形式中間有許多不可信的东西，而且只能极其大畧地把它恢复起来。紀元前七世紀，在“旧拉提烏姆”的領土上有几个拉丁小民族的原始联盟，其中之一是环繞着阿尔巴·隆伽的联盟。它的中心是阿尔巴努斯山(mons Albanus)上的“拉丁的优庇特”的神殿。显然王政的罗馬曾参加了这一联盟。稍后每年在优庇特神殿举行的“拉丁节”便是这种情况的殘余。我們不知道阿尔巴努斯联盟的性質。只能够推想，这个联盟是非常原始的而罗馬在其中幷未起領导的作用。

傳統認为破坏阿尔巴·隆伽的是国王图路斯·荷斯提理烏斯，而正如在第五章指出的，这一証明看来是可信的。但是关于下面一点却不能講任何肯定的話：是否阿尔巴努斯联盟在此之后被解散，而如果保全的話，則罗馬在这中間又起怎样的作用。

傳統又提到了这一时期的其他战爭——对拉丁人的，对薩比尼人的，对埃特魯里亞人的战爭。尽管这些事件很有可能，但是它們經不起檢驗，因为梯伯河下游和拉提烏姆的肥沃的平原正是从相隣各民族方面而来的影响的目的物，而罗馬不單是起进攻方面的作用，还起防御方面的作用。在这里应当着重指出一个因素来：

罗馬想到达梯伯河河口以便夺取鹽田。而尽管关于安庫斯·瑪尔克优斯在梯伯河入海处建立奥斯提亞灣的那些傳統說法应該放弃(奥斯提亞是后来才建立的)，但罗馬循着这个方向的推进这件事本身和在这块土地上对埃特魯里亞人的战爭却非常可能和眞实情况相符合(本書第五章)。

从塔尔克維紐斯的时期开始，罗馬对南埃特魯里亞的斗爭加强了。而虽然傳統在这里犯了非常誇大的毛病(例如，下面的一件完全不可信的事实：在兩位塔尔克維紐斯和塞尔維优斯·图里烏斯当政的时代，罗馬曾使十二座埃特魯里亞城市的联盟从屬于自己)，但是整个說起来，在最后三个国王当政的时期，罗馬政策的总的方向得到了正确的闡明。罗馬势力在拉提烏姆地方的大大加强也完全是符合于实际情况的。关于"埃特魯里亞王朝"的代表者征服許多拉丁公社的傳統說法，特别是五〇八年对迦太基的条約便都能說明这一点。

在第七章里，我們引用了这一著名文件(它无疑是眞的)的本文并对它加以解釋。这里应再重复說，条約証明了这一时期罗馬的商业利益的广度和它那在几乎延展到坎佩尼亞的、拉提烏姆沿海地帶的影响。这兩件事实，特别如果是把它們拿来和共和国早期罗馬对外政策的縮小加以对比，只可以說明一件事：在六世紀末，罗馬是处于埃特魯里亞的商业和政治影响的范圍之內的。

在第七章里，我們还談到和罗馬王权的垮台有关系的那些外部事件：罗馬之从屬于波尔謝那，阿尔倫斯的出征，它在阿里齐亞(Aricia)被拉丁人和坎佩尼亞的希腊人战败。这次的失敗不單加速了埃特魯里亞的統治在罗馬的垮台，并使拉提烏姆的較大部分获得了独立。八个拉丁公社(图斯庫魯姆、阿里齐亞、阿尔戴阿、

拉努維优姆、劳倫图姆、波麦提亚和提布尔）組成了一个新的联盟①，以图斯庫魯姆为盟主，但宗教中心則是阿里齐亚的狄亚那神殿。

共和国第一世紀（五世紀）的罗馬对外政策。与拉丁人的联盟

这样看来，在进入五世紀的时候，罗馬削弱了。在王政时期末叶它所爭得的外部势力几乎完全失掉了。拉丁人的东南部的鄰人沃尔斯奇人便利用了这一点；他們从山上下来，占領了拉提烏姆的南部。沃尔斯奇人的进攻可能一直扩展到罗馬城下，这一点反映在关于科里奥拉努斯的傳統里，虽然日期給記錯了。沃尔斯奇人与居住在沃尔斯奇人以北的埃魁人的同盟使拉提烏姆的危險加深了。这种情况使罗馬人和拉丁人在四九三年不得不締結一項同盟条約②。傳統認为条約的发起人是四九三年的执政官斯普里烏斯·卡西烏斯；第一次的土地法案也是和他的名字有关系的（參見本書第八章）。

条約的原文（未必是逐字逐句的）曾被引用在哈里卡尔納索斯的狄奥尼修斯的著作里（狄奥尼修斯历史，Ⅵ，95）。

"只要天地不毁灭，在罗馬人和团結一致的全部拉丁城市之間便將要有永久的和平。讓他們相互之間不发生战爭并且

① 可能这是現在巩固起來的旧拉丁联盟之一。

② 締約之前罗馬人和拉丁人曾发生了一場战爭，这場战爭是以傳說中的列吉路斯湖一役而结束的（四九九年或四九六年）。

不从外部召来战爭幷不使敌人从任何一方面随便进来。如果有誰受到攻击，他們应全力相互帮助，因而他們也便有权平分所得到的全部可以移动的虜获物。个别的爭端要在十日內在爭端发生的公社內部得到調解。这个条約不附加任何东西，也不減少任何东西，除非得到了罗馬人和联合一致的全体拉丁人的一致同意。”

四八六年，与拉丁人可能有血統关系幷居住在特列路斯河流域沃尔斯奇人和埃魁人之間的赫尔尼克人也参加了联盟。他們也受到了自已的好战的鄰人的威胁，这就使他們不得不参加四九三年的条約。这样便形成了以参加者权利的完全平等为基础的三角軍事同盟。根据最初的条約，虜获物应当平分成兩份，在赫尔尼克人参加以后，虜获物就分成三份了。拉丁的公社不是个别地，而是作为整个的联盟而加入同盟的。显而易見，这便是图斯庫魯姆的(阿里齐亞的)联盟，現在它只是由六个公社組成的，因为科拉和波麦提亞在締約的时候，已經給沃尔斯奇人占領了。

对威伊的战爭

三角同盟使拉提烏姆免除了来自东方和东南方的威胁幷使罗馬能够集中全部注意力来經营北方。对埃特魯里亞人的斗爭象一条紅綫那样地貫穿着我們的关于王政时期(从罗慕路斯开始)的全部傳統。罗馬的主要敌人在这里是一个大城邦威伊，威伊位于罗馬以北約十八公里的地方。埃特魯里亞政权在拉提烏姆的垮台幷沒有使兩国之間的斗爭停止。这一斗爭的进行是为了爭夺梯伯河河口的鹽場，又为了爭夺梯伯河沿岸的据点：右岸的雅尼庫路姆和

离罗馬九公里的費戴納，为了阿尼奥河。双方是胜負互見的，但是要确定比较可信的事件进行情况却是不可能的。

所謂"第一次威伊战爭"时代中的、四七七年的那些事件特别帶有半傳說的性質。法比优斯全氏族有三百零六人（只有一个少年留在家里）和大量的食客，都对威伊人作战去了。在从北流入梯伯河的小河克列梅拉的岸上，法比优斯氏族受到了伏击，所有的人都被歼灭了。在这个故事里，只由一个氏族的力量来进行的軍事行动的特殊性質是一个有趣的特色。七十年代的战爭在四七四年以四十年的停战协定而告結束。

对威伊的战爭的下面一个阶段是在三十和二十年代（"第二次威伊战爭"）。这一次，斗爭是集中在費戴納周边的地方，占領費戴納这个地方对罗馬和对威伊来說都是极端重要的。在許多傳說的詳情中間，有一件事实看来是可信的。四二八年，罗馬的执政官阿·科尔涅里烏斯·寇苏斯在一次决斗中杀死了威伊的国王而他的甲冑則給奉献于优庇特神殿。这些甲冑在奥古斯特元首的时代还存在的。四二六年，在威伊和罗馬之間締結了二十年的停战协定。費戴納看来是最后归于罗馬的統治了。

第三次威伊战爭（四〇六年至三九六年）仿佛是比較可信的，虽然它也并未能免于傳說的細节。傳統把这次的战爭叙說成对威伊的長达十年的圍攻，結果是独裁官瑪尔庫斯·富里烏斯·卡米路斯（Marcus Furius Camillus）用掘地道的办法占領了該城。城市的居民均被卖为奴隸，梯伯河右岸的大片土地直到河口的地方都轉入罗馬之手而后来在公民之間平分了。

把战爭描写成長达十年的不断的圍攻是可疑的。这幅图画多半是依照十年圍攻特洛伊城的榜样描繪下来的。用向城牆內部挖

掘地道的办法来占領城市这件事是同样很不可信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这一点是未必可能的。

战爭开头时軍餉制度的施行，这件事人們認为是比較可信的。到这时为止，在罗馬民軍中服务都是沒有报酬的。把軍事行动扩大到敌人領土方面去和战士之停駐在被圍城市的城下使罗馬人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另一套制度。这一新措施对罗馬来說具有重大的原則性的意义，因为它是从一个小城邦的临时的民軍过渡到拥有巨大領土的强国的常备軍的第一步。

还应当指出一个有趣的細节。在对罗馬作战期間，威伊几乎未从其他的埃特魯里亞城市得到援助①。对这件事的解釋应当說有兩个，第一是相互敌視而又不重視来自罗馬方面的危險的埃特魯里亞諸城邦的政治上的近視，第二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即这时的埃特魯里亞已經受到了高盧进攻的威胁。

对沃尔斯奇人、埃魁人和薩比尼人的战爭

与对威伊的战爭并行，罗馬对沃尔斯奇人、埃魁人和薩比尼人的冲突也还在繼續着。这是給傳統吹噓得很利害的、小規模的边界战爭。由于三角同盟的緣故，罗馬和拉丁人在对这些民族的斗爭中获得了某些成就。

① 除去威伊以北的卡培那和法列里。它們積极地支持了威伊。因此在威伊攻陷后罗馬便对它們加以报复：三九五年卡培那，三九四年法列里不得不承認罗馬的統治。罗馬在南埃特魯里亞扩大了自己的勢力，而于九十年代末征服了苏特里烏姆、涅佩鉄、甚至埃特魯里亞人的圣城沃尔西尼。

在傳統保存下来的許多傳說中，关于肯奇那图斯（Cincinnattus，旧譯星西那提。——譯者）的故事是世界馳名的。四五八年（根据李維著作），在对埃魁人和薩比尼人进行艰苦战爭的时期里，L·昆提烏斯·肯奇那图斯（L. Quintius Cincinnatus）被任命为独裁官。李維說：“除去財富以外，人类的一切利益都看不起的那些人应当听取下面的話”（李維 罗馬史，Ⅲ，26）。元老院的使节們在四优盖路姆大小的一块土地上找到了独裁官，他正在亲自耕地。肯奇那图斯擦了灰尘和汗，穿上妻子給他拿来的長袍（toga）以后，就傾听使节們所講的話。他立刻就到罗馬去，击潰了敌人并在第十六日交卸了独裁官的职务而重新返回自己的田地。这个故事可能是傳說性質的，但有趣的是可以用来作例子，来表示古时罗馬风俗的淳朴。

在对罗馬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开始的五世紀对外政策，其成果是非常巨大的：罗馬在南埃特魯里亞消灭了自己的主要的敌人并大大地扩張了自己的領土；由于和拉丁人与赫尔尼克人締結了联盟，罗馬得以挡住了来自东面的进攻，甚至在这里轉入进攻；最主要的是：罗馬（它的領土現在是比較大的和完整的一块）比起自己的同盟者来（它們的領土是分散的），具有巨大的战略上的优点。这一优点在消灭了高盧的暴行以后，立刻显示出来了。

高盧的入侵

凱尔特人（高盧人）之蹂躪意大利的大部分和罗馬之遭受破坏是如此重大的現象，这些現象不能不在与这些事件同时和較晚的

古典史学中得到最生动的反响。但是反映在許多當希腊和罗馬作家的作品中的这些历史事实却被歪曲了。爱国的傳說在这些歪曲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而时期較晚的罗馬历史学家（当时罗馬已經变成了一个世界的强国）便利用了这爱国的傳說，尽力想緩和三九〇年慘痛失敗的痛苦。因此这些极其多种多样的、常常相互矛盾的大量报道是不容易弄清楚的。直到今天，在許多重要的細节上，学术界还沒有一致的看法，而这种一致的看法又未必能在什么时候可以达到。

根据为現代科学所承認的、占統治地位的古典傳統，高盧人在五世紀末强行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通路而洶涌地进入北部意大利（当时那里住着利古里亞人和埃特魯里亞人）。在殘酷的战斗中，他們部分地消灭了当地的居民，部分地把他們赶入阿尔卑斯山与亞平宁山的山区，部分地和他們混合到一起。沿着亞得里亞海一帶的地方，塞諾奈斯人（Senones）的高盧部落甚至突入北部翁布里亞。只有波河下游以北地方的味內提人（Veneti）的地区才避免了高盧的侵襲。

四世紀的九十年代末，高盧的一个有数万之众的部落在布倫努斯的率領之下出現在中部埃特魯里亞并包圍了克路西烏姆城（Clusium）。这个部落是怎样的一个部落不可能确定，因为在这一点上史料的說法是不一致的。克路西烏姆人向罗馬求援。在現在的学术中有了怀疑的看法，这些看法硬說克路西烏姆人向罗馬求援是后来年代記作家的捏造，又說罗馬在这个时候决不会对中部埃特魯里亞的事件感到兴趣。但是如果我們回想一下，罗馬人在对南埃特魯里亞人的战爭中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时，那末克路西烏姆城向自己的强鄰求救这件事就是可以相信的了。

罗馬政府派遣由显貴的法比优斯氏族的三位代表組成的一个使节团到高盧人那里去，这些代表受委托用和平的办法来調解这个事件。但是使节們幷未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們破坏了中立，站在克路西烏姆人的一面干涉了斗爭，而其中的一个人甚至杀死了高盧的領袖。高盧人中止了談判幷要求罗馬把罪犯交出来。罗馬政府对显貴的压力讓了步，它不單是拒絕这样做，而法比优斯族的人們甚至被选为第二年的軍事保民官。

于是激怒的蛮族便撤除了对克路西烏姆的包圍而迅速地奔向罗馬。这些以大楯与長劍武裝着的蛮族，发出使敌人心惊胆战的狂野吼声，三九〇年七月十八日他們一下子便把在梯伯河的一个小支流阿里亞河（这条小河从左面离費戴納城不远的地方流入梯伯河）的河岸上迎击的罗馬軍队打垮了。

阿里亞一役的日期和地点幷沒有确定。罗馬的傳統說法（李維）認为是三九〇年，希腊的說法（波利比优斯、狄奥多洛斯）認为是三八七年。至于日期則沒有什么出入，因为七月十八日（dies Alliensis）在罗馬是人民的丧日。至于阿里亞的位置也有兩种說法。根据李維（李維罗馬史，V，37），阿里亞是从左方流入梯伯河的，而狄奥多洛斯（狄奥多洛斯历史，XIV，114，）則說，罗馬人是渡过梯伯河与高盧人作战的。因此現代的学术在規定阿里亞的地点时也有了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認为它是梯伯河的左方的支流，另一些学者則認为是右方的支流。一般的战略上的理由使人不得不認为，阿里亞乃是左方的支流。尽管波利比优斯和狄奥多洛斯的說法可能要更可靠些，但一般公認的年代則是三九〇年。被击潰的罗馬軍队逃散到附近的地区去了；一部分的軍队退入罗馬。城內

人心惊恐万狀。大部分的居民帶着最重要的祭典用品得以撤退到鄰近的各个城市去。只有一小部分的軍队和元老院的比較年輕的成員隐蔽在卡庇托里烏姆山。元老院的年老的人們不願意离开自己的老家而留在自己的住宅里。

显而易見，罗馬这个时候的設防是如此之差，甚至保卫它都不可能了。高盧人在次日便在城內出現了（根据另一个說法是三天以后）。毫无武裝的城市受到了洗劫和焚燒①，留下的居民全被杀死了。

> 爱国的罗馬傳說生动地叙述說，留在下城的元老們怎样地迎接死亡。其中最显貴的人物則盛裝在自己家里前庭地方坐在象牙圈椅里。在起初，高盧人惊訝地望着这些凝然不动的人物，以为他們都是雕象。一个蛮族冒險摸了其中一位老人的長須。这个老人用权杖打了他，这便成了全面屠杀的一个信号。

高盧人毁灭了城市以后，便到卡庇托里烏姆山这方面来。由山坡陡峭的緣故，以急襲办法攻占城砦的試图并未得逞。于是敌人便开始了包圍。

> 傳統从这次包圍的历史中給我們留下了一个世界馳名的故事。在一次夜里，高盧人的队伍循着卡庇托里烏姆山陡峭的山坡爬了上来。蛮族是如此靜悄悄地攀了上来，以致不仅仅是守卫者，甚至狗都沒有听見他們。只有奉献給朱諾女神的鵝叫了起来。吵声喚醒了过去的执政官瑪尔庫斯·曼里烏斯，因为他的家就在卡庇托里烏姆山上。他急忙地向悬崖奔

① 这一点在考古学上已被証实。

去并把已經攀上山頂的第一个高盧人推到深淵去。已經醒来的守卫赶忙跑来帮助曼里烏斯，于是所有的高盧人便遭到了和第一个战士相同的命运。瑪尔庫斯·曼里烏斯成了人民英雄并获得了"卡庇托里烏姆的"綽号①。但这一点并未能使他后来不作等級斗爭的牺牲品(參見本書第八章)。这一故事是如此奇怪，它不可能完全是捏造的。显然有眞正的事实作这个故事的基础。

卡庇托里烏姆的圍攻持續了七个月。被圍攻的人們受到飢餓的折磨，但圍攻的人的处境也只是稍微好些而已。由于粮食的缺乏和夏日的炎热，在他們中間开始发生了疾病。而且高盧人还得到消息說，味內提人已經突入了他們的地区。因此当罗馬人建議开始和談的时候，高盧人是願意这样做的。高盧人同意在付給他們一千斤黃金以后离开罗馬②。敌人取得了贖金以后便眞地离开了罗馬地区，可是在离开的时候却受到了罗馬軍队的攻击，这支軍队是卡庇托里烏姆被圍时期在罗馬之外重新組成的。指揮这支軍队的是威伊战爭的英雄M·富里烏斯·卡米路斯。看起来，高盧人曾受到了某些損失。

罗馬人的愛国主义情感不能忍受三九〇年的那些可恥的事件，而在后来便編造出反映在傳統关于这些事件的一种的說法。当称量黃金的时候，罗馬的代表者要高盧人注意到他們的秤不准确并向高盧人开始提出抗議。于是高盧的領袖布

---

① 可能在高盧人入侵以前，不过为了他住在卡庇托里烏姆山上，他就有了这个綽号。

② 罗馬的一斤大約等于五分之四俄斤。一千斤黃金的贖金对于这个时期來說太大，可能是罗馬年代記把它夸大了。

偷努斯便把自己的沉重的宝劍放在秤盤上說："被战敗的人要吃苦头了！"（"Vae victis!"）。就在这一戏剧性的时刻，卡米路斯率領着自己的軍队出現了。高盧人被击潰而黃金也給夺回来了。

高盧人的离开并不等于說，对于罗馬的一切危險都消失了。在此以后他們又有几次侵入拉提烏姆，并一直深入到南部意大利，但是他們却未能再度占領罗馬。直到四世紀三十年代末罗馬人才和他們締結了和約。

高盧的入侵对罗馬的后果

在第八章里我們已經談到七十与六十年代等級斗爭的激烈爆发和因高盧人的入侵而引起的經济危机。这里我們只談一下三九〇年以后罗馬事情的軍事的一面和外部形勢。这一时期的罗馬政治家(其中最大的是卡米路斯)很好地考虑到了高盧人虐杀的慘痛經驗。必須重新巩固城市并进行軍事的改革。

还在高盧入侵以前便已頹圮的、王政时代的旧城牆被代之以新城牆。四世紀中叶这些工事的遺迹一直保存到今天。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可以說是屬于六世紀的。

阿里亞的經驗还表現出罗馬民軍的武裝和战术方面的全部不完善性。这就說明为什么罗馬方面大力地进行軍事改革，而这一改革是还在五世紀末因軍餉制的施行而开始的。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卡米路斯，这就是为什么全部改革用他的名字来称呼，尽管在实际上这一改革已經超出了一个人、甚至一个时代的活动范圍："卡米路斯軍事改革"是几乎在整个四世紀中間罗馬軍事发展的

产物。

如果把軍餉制的施行(关于这一措施的意义上面已經談过)放到一边不談的話,则四世紀軍事改革的本質便归之于三个要素:

第一是改变了軍团中战士配置的原則。代替了旧日根据財产的特征来配置战士的原則(在第一列的是較富有的和武裝較好的,在他們的后面的是財产較少的人們等等),人們施行了新的原則:根据年龄和受訓練的程度。軍团的重武裝的步兵現在开始排成三列:第一列是年輕人(hastatus),第二列是成年的战士(principium),第三列起有后备作用,他們是最有經驗的战士(triarii)。只是对于依旧从低等有产阶級中間征集来的輕步兵来說,才仍旧适用財产資格的标志。

第二个因素是施行了小的战术單位,即所謂中队(manipulus)。一个軍团里有三十个中队。这一措施使旧日笨拙不灵的軍团有了比以前大得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最后,第三个因素是改善了进攻的和防卫的武器:金屬盔代替了皮盔,改善了楯牌,改善了金屬制的長枪(pilum)等等。

到四世紀末叶完成的所有这些改革是保証罗馬在爭取意大利的斗爭中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在后面我們將要更加詳細地論述早期罗馬的軍事組織。

到四世紀初的时候如此巩固起来的罗馬外部形势,在高盧入侵以后大大地惡化了。所有旧的敌人:埃特魯里亞人、埃魁人、沃尔斯奇人都抬起了头。甚至罗馬的同盟者赫尔尼克人和某些拉丁城市都决定利用当时形成的情况并試图推翻罗馬公社的領导权。罗馬为恢复旧日的威信而进行的斗爭延續了大約五十年。武器的力量和軍事改革在这里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在此之外,罗馬政府

还采取其他的措施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意大利今后的征服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些措施就在于建立殖民地并把罗馬公民权給予所屬的那些公社。

在敌視罗馬的(或是可能变成敌視的)領土上建立殖民地是使它服从的一个好办法。这样的殖民地是罗馬公民或拉丁联盟一般成員的居住地。在后一情况下,它們被称为"拉丁殖民地",虽然在实际上,它們常常还是由同样那些罗馬公民組成的。

在四世紀的八十年代,建立了四个"拉丁殖民地":兩个在南部埃特魯里亞〔苏特里烏姆和涅佩鉄(三八三年)〕,兩个在沃尔斯奇人的領土上〔薩特里庫姆(三八五年)和塞提亞(三八二年)〕。

至于給予所屬的或联盟的公社以完全的罗馬公民权这一賢明的措施,其目的是在于在意大利的城邦中間造成分裂,使其中的某些城市較之其他的城市有特权的地位。

这一措施最初在三八一年应用于图斯庫魯姆城,这是阿里齐亞联盟的領袖。它获得了自治城市的权利,这就是說,它获得了充分的罗馬公民权并保存了地方的自治。因此图斯庫魯姆人成了罗馬公民,而在实际上便脫离了拉丁联盟;这样拉丁联盟便大大地削弱了。后来罗馬人对于自己过去的同盟者也开始广泛地应用类似的措施。

但是在爭取拉提烏姆和周边諸地区的領导权的斗爭中,罗馬的主要武器却是战爭。

埃特魯里亞人是罗馬人的老对头。他們是最初力图利用罗馬的暫时削弱的人。

首先揭竿而起的是費戴納人。这一运动很快地被鎮压下

去了：罗馬人攻占并劫掠了城市。三八九年，强大的埃特魯里亞軍队包圍了苏特里烏姆，这个城市早从九十年代末便在罗馬的势力之下了。該城向罗馬求助，但是援助来迟了而苏特里烏姆不得不投降。这时卡米路斯率領着自己的軍队来了。他迅速地进攻劫掠城市的埃特魯里亞人，击潰了他們并把苏特里烏姆归还它的居民。

三八八年，罗馬本身向自己的主要敌人塔尔魁尼城（Tarquinii）发动攻击并攻占了它的兩个設防的据点。次年，南埃特魯里亞部分地被并入罗馬的領土，而在那里設立了四个新的特里布斯。这就引起了以塔尔魁尼为首的中埃特魯里亞諸城市对罗馬的新的进攻。

三八六年，埃特魯里亞人进攻苏特里烏姆和涅佩鉄。由于反罗馬党的叛变，埃特魯里亞人得以占領了涅佩鉄。苏特里烏姆也受到了进攻的威胁：城市的一部分已經被占領了。但是罗馬人解放了这兩座城市并赶跑了埃特魯里亞人。涅佩鉄地方埃特魯里亞党的叛徒被处以死刑。三八三年在苏特里烏姆和涅佩鉄建立了拉丁的殖民地，这便巩固了罗馬在南埃特魯里亞的地位。塔尔魁尼人曾安定了一个时期，但是过了二十五年，他們又起而攻击罗馬的領土并蹂躪了它。执政官G·法比优斯失敗了。三百〇七名罗馬俘虜依照埃特魯里亞的风俗被当作牺牲献神了。次年，塔尔魁尼和法列里城[1]結成联盟而全埃特魯里亞联盟都在对罗馬进行的斗爭中支持他們。但是罗馬的独裁官G·瑪尔提烏斯·茹提路斯，第一位平

[1] 这是多半和拉丁人有血統关系的法里斯奇人（即法列里人。——譯者）部落的主要城市。

民出身的独裁官击潰和赶跑了埃特魯里亞人。

三五五年，罗馬人轉入进攻并蹂躪了塔尔魁尼城的領土。双方的战爭进行得极其殘酷。罗馬人为了报复三百〇七名俘虜的被杀而杀死了許多埃特魯里亞的平民，三百四十八名貴族被送到罗馬，在广場上笞打然后杀头。斗爭扩大了。甚至罗馬的旧盟友凱列城，就是那曾在高盧人进攻时使罗馬居民避难的城市，都背叛了罗馬并加入了和塔尔魁尼的联盟。但是凱列人不久就被击潰而接受了一百年的"休战协定"。

終于在三五一年，罗馬人轉入了决定性的进攻。执政官的一支軍队突入塔尔魁尼的領土，另一支則蹂躪了法列里地区。被摧毀的敌人向罗馬的元老院求和而他們便获得了为期四十年的"休战协定"。埃特魯里亞人長期地安定下去了。

这样一来，由于几乎四十年征战的結果，罗馬到四世紀中叶不單是恢复了自己先前在南埃特魯里亞的地位，而且在那里大大地扩張了自己的領土并把自己的威信提得很高。

在拉提烏姆的东部边界居住着兩个山区的小民族——埃魁人和赫尔尼克人。他們对罗馬来說当然不是很大的危險，但是他們却加入了和它的其他敌人的联盟而得以給它帶来很多的麻煩。无論如何，对埃魁人的糾紛很快地便結束了。

三八九年，卡米路斯在包萊(Bolae)城附近战敗了他們并占領了該城，而次年罗馬軍队又蹂躪了他們全国的地方。

赫尔尼克人多半是和拉丁人与沃尔斯奇人共同出动的。在八十年代中叶，联盟者兩次被罗馬人击潰，此后赫尔尼克人便二十多年和和平平地居住在自己的山上。忙于更加重要的任务的罗馬人暫时并沒有去触动他們。但是在六十年代末，罗馬人在这里也轉

人进攻了。但是在开头的时候，他們遭受了慘敗：执政官和自己的軍队受到了伏兵的攻击而被杀死了。罗馬人立刻就为失败进行报复，他們击潰了赫尔尼克人并攻占了他們的主要城市之一費倫提努姆(Ferentinum)。在此之后，赫尔尼克人又战敗了兩次。終于在三五八年，他們求和而得到允許重新加入与罗馬的同盟，但加入同盟的条件想必不如四八六年那样有利了。

在这一时期里，罗馬的最頑强和危險的敌人是沃尔斯奇人。如果傳統可靠的話，則对他們的战爭若断若續地进行了五十年(三八九年到三三八年)。

反罗馬的运动是在拉丁殖民地維里特萊的支持下，由安提烏姆和薩特里庫姆兩城市所領导的。早在高盧大屠杀之后的第二年，沃尔斯奇人便开始了进攻并深入几乎直到拉提烏姆中心的拉努維优姆地方。卡米路斯战敗了他們并且蹂躪了沃尔斯奇人的田地。三八六年，我們看到沃尔斯奇人和拉丁人与埃尔尼克人又結成了联盟。卡米路斯在薩特里庫姆地方击潰了他們并用急襲的办法攻占了城市。他开始准备对安提烏姆的圍攻，但是对埃特魯里亞人的战爭却使他未能实現这个計划。三八五年，在拉丁人和埃尔尼克人的支持之下，沃尔斯奇人发动了新的战役，但又失敗了。在此之后，兩千名罗馬殖民者被移居到薩特里庫姆以便加强該地罗馬的势力。但是三年以后，殖民地并沒有長期为普列涅斯鉄城的沃尔斯奇人和拉丁人所占領：在次年卡米路斯便把敌人击潰了。三七九年，沃尔斯奇人再度发起战爭，攻打罗馬的营地并由于对方指揮官——兩位軍事保民官——之无經驗而攻占了这营地。罗馬的軍队好容易才避免了全軍复沒的命运。为了回答这次的失

敗，兩支罗馬的大軍在第二年同时开始了进攻：一支沿着河岸向安提烏姆进发，另一支則是深入內地。沃尔斯奇人的領土受到了无情的劫掠和蹂躪。但是頑强的敌人不是容易击潰的：三七七年沃尔斯奇人再度出現在薩特里庫姆附近。罗馬人把他們赶到安提烏姆。在沃尔斯奇人和他們的联盟者拉丁人之間开始了傾軋：因战爭而疲戃不堪的安提烏姆人决定开城投降而拉丁人則坚持把斗爭繼續下去。拉丁人退入自己的地区，安提烏姆人則投降罗馬人了。

三五八年，罗馬人巩固地占領了拉提烏姆南部的彭普提努姆平原并在那里成立了兩个新的特里布斯。給战爭弄得精疲力尽的沃尔斯奇人絲毫不能挡住罗馬向南方的这一深入的推进。但是，十年以后，他們恢复过来了并最后一次拚命地試图保卫自己的独立。战爭再度发生并非常殘酷地繼續到三三八年，結果在那一年，安提烏姆垮台而沃尔斯奇人完全投降了(見后)。

在拉提烏姆，高盧入侵的直接結果就是四九三年旧的联盟的垮台。最强大的拉丁城邦——提布尔和普列涅斯鉄——試图組成个別的联盟。拉丁的殖民地維里特萊(Velitrae)支持它們。这些分立的傾向在罗馬的其他敌人——埃魁人、沃尔斯奇人、甚至高盧人——的联盟中找到了支柱。对罗馬人說来幸运的是，拉丁人中間的运动并未成为普遍的：大部分的拉丁城市(图斯庫魯姆、阿尔戴亞、阿里齐亞、拉努維优姆、拉維尼优姆、科拉、諾尔巴等等)都是忠于联盟的。罗馬和叛离的拉丁人之間的战爭十分頑强地繼續了三十多年。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在八十年代中叶，和沃尔斯奇人与赫尔尼克人結成联盟的拉丁人被卡米路斯击潰了。几年以后

(三八二年)，普列湼斯鉄人和沃尔斯奇人一道占領了罗馬的殖民地薩特里庫姆。三七七年拉丁人和沃尔斯奇人的联軍遭受失敗，結果是他們中間发生了齟齬。拉丁人撤回自己的領地。叛离的拉丁城市絕望于用自己的力量战胜罗馬；于是他們便和再度出現于罗馬四周的高盧人結成联盟。三六〇年，独裁官克温图斯·塞尔維里烏斯·阿拉 (Quintus Servilius Ahala) 在罗馬城下离柯里努斯門 (porta Collina) 不远地方的血战中击潰了高盧人。敌人逃到提布尔 (Tibur) 去。这便決定了拉提烏姆的命运。

三五八年，拉丁人不得已而接受四九三年的旧条約(学术界还有另外的一种看法，根据这种看法，則在三五八年締結了一个新条約，特別是和南拉提烏姆的那些公社)，这个条約在第二年便普及到拉提烏姆的大部分。但三五八年的条約未必只是机械地重复四九三年的文件。誠然，李維的簡短的記載(李維罗馬史，Ⅶ，12)(我們在这个問題上的唯一史料)只談到以前条約的恢复；但使人难于相信的是，在改变得不利于拉丁人的新的情况之下，罗馬会同意双方权利的平等。显而易見在条約中曾加进了某些点，这些点固定了罗馬在拉丁联盟中的領导作用。

这样，高盧入侵的后果对罗馬来說是很大的，而归根到底，又是起着积极作用的。經济危机使等級—阶級斗爭尖銳化起来并使平民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阿里亚的失敗和城市的摧毁使人們感到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工事并且成为在后来的罗馬史上起有巨大作用的軍事改革的出发点。最后，八十年代国家外部形势的急遽恶化有力地刺激了罗馬人民全部力量的动員并促使梯伯河沿岸的小公社到四世紀中叶变成了中部意大利的最大的国家，这个国家

和自己的同盟者所占的地区竟在五千方公里以上。凡此种种事实在罗馬史的下一个阶段中間，在爭取中部意大利斗爭的阶段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罗馬在意大利的增長的重要性又表現在下面一点上，即在三四八年恢复了对迦太基的五〇八年的条約（波利比优斯历史，Ⅲ，24）。这个条約在基本上是重复了以前的条款，但形式稍稍变得对罗馬不大有利。例如，条約中有这样的一項，这一項禁止罗馬人在西班牙航过瑪斯提亞的地方（瑪斯提亞在帕洛斯岬附近东南沿岸的地方）①。非洲和薩地尼亞的全部貿易現在都不对罗馬人开放了，而在旧条約中这种貿易是允許的。但重要的是，新的条約批准了罗馬对于拉提烏姆从梯伯河口到塔尔拉齐那（Tarracina）沿岸地帶的权利。

中部意大利的征服。所謂“第一次薩姆尼烏姆战爭”

罗馬向拉提烏姆南方的推进使它和居住在利里斯河兩岸的那个薩姆尼烏姆人集团和坎佩尼亞人发生了直接的接触。所謂坎佩尼亞人，我們所指的是由于長期的迁徙和內部变化过程而形成的混合居民。希腊人称坎佩尼亞的土著居民为“奧松涅斯人”（Αὔσονες）。稍后又有希腊的和埃特魯里亞的成分加进来。在五世紀后半，坎佩尼亞的主要城市、埃特魯里亞的卡普阿給从中部意大利的山上下来到沿岸地帶的薩貝里—薩姆尼烏姆人占領了②。意大利

---

① 这一点对于商业利益这时尚未能延展得如此之远的罗馬的意义不如对它的旧盟友希腊殖民地瑪西里亞，即今日之馬賽的意义大。

② 希腊人称这些薩貝里—薩姆尼烏姆人为“奧斯奇人”。

的最古老的希腊殖民地庫麦很快地便遭受到和卡普阿相同的命运。希腊人在坎佩尼亚的唯一据点只有拿波里了。占領了坎佩尼亚的薩姆尼烏姆人迅速地和埃特魯里亚与希腊显貴的殘余分子同化了并吸收了他們的文化。例如，在坎佩尼亚便形成了一个統治的貴族上层，他們和与他們在出身方面有血統关系的山区薩姆尼烏姆人几乎已毫无共通之处了。

后者还处于軍事民主制度的水平并且組成了一个小部落集团的非常不巩固的联盟。三五四年，罗馬和薩姆尼烏姆人締結了联盟。显然，这不是薩姆尼烏姆本部的部落，而是占有利里斯河地区的西方集团。我們未必能够認为，和罗馬結成联盟的是全部薩姆尼烏姆联盟：这样規模的外交，在这个时期，不論是对罗馬还是对薩姆尼烏姆人还都是不可能的。

促使罗馬人和西方薩姆尼烏姆人結成联盟的首先是他們都害怕繼續向中部意大利进攻的高盧人；第二是双方都想在联盟中寻求解决本身局部任务的办法：罗馬人想利用联盟来对拉丁人中間的新运动进行斗爭，薩姆尼烏姆人則想在自己出征坎佩尼亚人时依靠罗馬，或至少是保証罗馬的中立。这样，三五四年的联盟就結成了。

但是在十一年以后，即三四三年，一个使团从卡普阿到罗馬来，他們向罗馬政府表示友好并願結成联盟，而請求罗馬人帮助他对抗薩姆尼烏姆人（薩姆尼烏姆人是罗馬人的同盟者）。元老院所处的地位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既然有三五四年条約的存在，就不能和薩姆尼烏姆人的敌人坎佩尼亚人締結联盟，在另一方面，用与卡普阿联盟的办法来巩固自己在坎佩尼亚的勢力是一件十分令人垂涎的事情。結果解决的办法是，在形式上投降于罗馬的伪裝

之下，坎佩尼亞人实际上被接受为罗馬公民，但仍保留着內部的自治。立刻就派一个使团到薩姆尼烏姆人那里去，請他們不要冒犯罗馬人民的新的"臣民"。但是薩姆尼烏姆人是不容易欺騙的。罗馬的使团得到了非常粗暴的回答，而薩姆尼烏姆的队伍便出发到坎佩尼亞去进行劫掠。于是罗馬政府便向薩姆尼烏姆人宣战。根据傳統的說法，第一次薩姆尼烏姆战爭便是这样开始的（三四三年到三四一年）。

但是，显而易見，甚至連眞正的战爭都沒有，虽然李維（李維罗馬史，Ⅶ，32—37）叙述了兩位执政官的出征和在薩姆尼烏姆与坎佩尼亞領土上的三次战役。傳統的叙述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些矛盾不合理的地方，以致某些学者竟傾向于根本否認整个的第一次薩姆尼烏姆战爭。但也不一定要走得这样远。战爭多半是眞地宣布了的，执政官的軍队穿过了奧倫克人（奧松涅斯人）的地区而到达坎佩尼亞的边界并轉回了，却把罗馬卫戍部队留在奧倫克人地区的苏埃薩（Suessa）城。重新开始了对薩姆尼烏姆人的談判，以前的联盟完全恢复起来了。在此以后，卫戍部队便从苏埃薩城召回来了。

糾紛之所以有了这样的和平解决可以用兩个原因来解釋：第一，拉丁联盟者的情緒是非常不稳的——三四三年，他們的軍队曾准备襲击罗馬人的后背，而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出征薩姆尼烏姆和坎佩尼亞是极其冒險的；第二，坎佩尼亞人也是不可信賴的，——后来的事件証明，他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背叛罗馬的①。

---

① Н.В.涅图喜里認为，三四三年卡普阿的貴族曾和罗馬締結联盟。但在此以后不久，在卡普阿便发生了革命，取得政权的民主派和罗馬人斷絕了关系。

拉丁战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三四〇年在中部意大利形成了下列的情势：一方面，罗馬—薩姆尼烏姆的联盟恢复了；另一方面拉丁人、坎佩尼亚人、奥倫克人和沃尔斯奇人的广大联盟形成了。傳統認为战爭的起因是拉丁人要求把一个执政官的位置和元老院一半的位置讓給他們。可能，这样的一个要求是給后来的年代記給現代化了的，而实际上事情只不过是說要恢复拉丁公社旧日的独立而已。但不論最后通牒的性質如何，罗馬政府是拒絕了它，于是称为"拉丁战爭"（三四〇年至三三八年）的一次战爭便开始了。

在关于这一战爭的傳統中有許多捏造出来的因素，而其中的一大部分都是不可置信的。

特别是在李維的著作中（李維罗馬史，Ⅷ，6—10），我們看到关于三四〇年的执政官提图斯·曼里烏斯·托尔克瓦图斯（Titus Manlius Torquatus）和普布里烏斯·戴克优斯·穆斯（Publius Decius Mus）的著名傳說。由于对拉丁人的斗爭帶有几乎是內战的性質①，因此执政官最严格地禁止对敌人的一切交往，甚至禁止总的队伍以外的單独冲突。曼里烏斯的兒子，一个勇敢的并为一切人所喜爱的少年，在偵察的时候忘掉了禁令，而和拉丁队伍的指揮官发生了决斗并把对方杀死了。他胜利地回到自己父亲的地方来向他叙說自己的胜利情

① 李維在罗馬史的第八卷第八节里現代化了四世紀的关系，他写道："这一斗爭和內战是非常相似的：相似到在拉丁制度和罗馬制度之間无任何区別的程度，只有勇氣除外。"

况。但是严厉的执政官当着队伍的面前把他作为一个違犯命令的士兵而判处了死刑。不顧全軍的惊恐和苦苦哀求，他还是下令处死了兒子，而提供了残酷但是必要的紀律的范例。

另一个故事說，兩位执政官作了同样的一个夢。一个身材和象貌都异于常人的男子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叙說哪一方面的領袖注定使敌人的軍队和自己陷于死亡，哪一方面便会得到胜利。执政官們决定，他們之中注定自己要死亡的人，他的軍队便开始撤退。在維苏威山附近的战斗中，在决定性的关头，戴克优斯統帅的左翼支持不住了。于是执政官便用郑重的語言把自己和敌人当作牺牲奉献給諸神，然后冲杀到敌人的中間战死了。他的陣亡使罗馬人的士气非常高昂，于是他們以双倍的力量冲向敌人并取得了輝煌的胜利。

在苏埃薩附近特里芳努姆城的一次大战中，罗馬人击潰了拉丁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在此之后，他們和坎佩尼亞人締結了單独的和約，用罗馬的公民权收买了卡普阿的貴族。拉丁人和沃尔斯奇人在此后又抵抗了兩年，但終于还是投降了。

战爭的后果对双方来說都是非常大的。罗馬首先是力图保証自己在將来不受拉丁联盟者的共同攻击。因此在拉丁公社之間的一切联盟都加以禁止，而其中未获得罗馬公民权的，則沒有相互間发生商业关系的权利（ius commercii）和相互通婚的权利（ius conubii）。罗馬元老院对于全部拉丁人掌握了非常賢明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后来也对其他的意大利人施行。正如上面指出的，这一政策就在于，使被征服的公社对罗馬处于各自不同的法律地位。这样可以做到使它們相互孤立而它們对罗馬問題的关心程度也不同。例如，“拉丁殖民地”（阿尔戴阿、启尔凱伊、苏特里烏姆、涅佩

鉄等地）仍然处于旧的联盟者的地位。最大而又不稳定的拉丁城市如提布尔和普列涅斯鉄则失去自己的一部分领土，而罗馬又和它們締結个别的同盟条約。許多最忠实的公社（图斯庫魯姆、拉努維优姆、阿里齐亞等等）則干脆就給并入罗馬并得到充分的公民权，而在拉提烏姆則組成了兩个新的特里布斯。

拉丁战爭使沃尔斯奇人受到了最后的打击。安提烏姆完全投降并被变成罗馬公民的殖民地。它的艦队轉到罗馬人的手里。巨大的艦船都被燒掉，只有它們的船头部分被当作战利品陈列在罗馬广場上，在那里用来裝飾演說者的講坛(rostra)。这个事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指出了这一时期罗馬航海事业发展的低下水平。薩特里庫姆和塔尔拉齐那也成了罗馬的殖民地。沃尔斯奇人的殘余分子被赶到山中去了。

奧倫克人的公社被安放在一种特殊的法律地位之上，即人們所說的“沒有投票权的公社”（civitates sine snffragio）。这就是說，它們履行罗馬公民的一切义务（例如服兵役）并享有公民权，但只是沒有政治权利：沒有在民会中投票的权利和当选担任公职的权利。

至于坎佩尼亞，則罗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罗馬在本身的經济和文化发展上对之所負甚多的这一繁荣的地区尽可能密切地拉向自己。从另一方面来看，坎佩尼亞人从下面的一种情况当然也就占了不少的便宜，即他們可以得到罗馬的保护而使自己不受不穩的鄰人的侵犯。坎佩尼亞的城市(卡普阿、庫麦、苏埃苏拉等等)所得到的那些权利，部分地和联盟者的地位相似，部分地和沒有投票权的公社相似。例如，坎佩尼亞人被認为是罗馬的公民并在軍团中服兵役。但他們的軍团是在罗馬本身的軍团之外組成

的。此外，坎佩尼亞人——特别是卡普阿——保有广泛的地方自治。坎佩尼亞人沒有参加罗馬人民大会和当选担任罗馬官职的权利。此外还应当附加說，就是这些有限的权利也只給予坎佩尼亞的貴族(所謂"騎士")，因为这貴族在三四〇到三三八年的战爭期間曾保持了对罗馬的忠誠。其余的居民则依賴于"騎士"，每年都应当繳納租稅給他們。

这样看来，到四世紀的三十年代，罗馬已成了意大利的最大的国家，归它統治的实际上已有南部埃特魯里亞、全部拉提烏姆、奥倫克人的地区和坎佩尼亞。对薩姆尼烏姆人的决战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次薩姆尼烏姆战爭

拖延了几乎四十年(三二八年至二九〇年)的、一般称为"第二次"和"第三次薩姆尼烏姆战爭"的一系列的軍事冲突，就其內容而論，比它們的名称是要广泛得多。不單是对薩姆尼烏姆人，而且对中部和北部意大利的其他部落(埃特魯里亞人、高盧人、赫尔尼克人、埃魁人等)进行斗爭。在某些时期里(例如三世紀初)，对薩姆尼烏姆人的战爭比起北方的斗爭来根本是退居于次要地位的。因此"薩姆尼烏姆战爭"这个名称，勿宁說是一个有条件的和綜合的名称。我們便用这个名詞来表示罗馬爭取意大利霸权斗爭中的一个决定阶段，因为在那时，罗馬的全部过去和現在的敌人一致团結起来在保卫本身独立的絕望和注定历史命运的企图中反抗罗馬。誠然，这一阶段并不是最后的阶段(剩下的只还有南部意大利)，但却是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它的結局决定了全部意大利的命运。

第二次薩姆尼烏姆战爭(三二八——三〇四年)主要是因拿波里而开始的。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因为罗馬在占領了坎佩尼亞之后便不單是和利里斯河流域的薩姆尼烏姆人，而且和薩姆尼烏姆本土的山区部落发生了密切接触。对后者来說，罗馬人之占領坎佩尼亞不單是表示失去了誘人的打劫目标和雇佣兵的重要市場，而且还失去了重要的出海口。显然在保存了希腊文化的拿波里地方，貴族党与民主党的斗爭激烈化了。后者向薩姆尼烏姆的城市諾拉呼吁并把薩姆尼烏姆雇佣兵队伍引向拿波里。拿波里的貴族則向卡普阿人，而通过卡普阿人又向罗馬人求援(三二七年)。

对罗馬元老院来說，它的意大利政策一般的特色是一成不变地支持貴族分子。这里的情势特別有誘惑力，因为事情的結局預告將要夺到象拿波里这样的一个重要中心。因此罗馬的軍队在三二七年的执政官克溫图斯·普布里烏斯·披罗(Quitus Publius Philo)(他过去是三三九年的独裁官，以改革而出名)的領导之下包圍了拿波里，同时另一位执政官的軍队則掩护着圍攻的軍队。包圍拖延到次年的三二六年。于是普布里烏斯的軍权又被延長了一年，并被授以副执政官(“代理执政官”)的称号。这是罗馬在延長軍事大权的实踐中的第一次；今后类似的情况則十分常見了。

在封鎖的情况之下，拿波里的情势改变了。亲罗馬的貴族党占了上风，这个党用欺騙的方法弄走了薩姆尼烏姆的卫戍部队并使全城投降了罗馬人。締結了和拿波里的联盟。

这一事件是对中部薩姆尼烏姆諸部落开战的一个原因。至于西部的薩姆尼烏姆人，則对这些人的斗爭早在三二八年便开始了，原因是罗馬人在利里斯河中游的佛列該萊城(Fregellae)建立了殖民地。战爭的初年双方都沒有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三二一年，

罗馬人在中部薩姆尼烏姆遭到了大灾难。对罗馬来說，这里的斗爭是非常困难的。罗馬的軍队还很不习惯于在山区地方的条件之下作战。以热爱自己的城市出名的、勇敢的薩姆尼烏姆人分成小股的游击队伍行动，而罗馬人对于这样的队伍在起初是沒有好办法对付的。而且在薩姆尼烏姆人中間又出現了天才的領袖卡維优斯·彭提烏斯(Cavius Pontius)，这个人竟使罗馬人陷入了他的圈套。三二一年的兩位执政官①都被假的消息騙了(假消息說，薩姆尼烏姆人的主力是在阿普里亞)，于是他們便离开坎佩尼亞而深入薩姆尼烏姆的內地。在薩姆尼烏姆西南部离考地烏姆(Caudium)城不远的地方，罗馬軍队在狹窄的、林木叢生的峽谷中受到了伏兵的狙击。情势是毫无希望的，因为用强力突圍已不可能，而軍粮也都消耗完了。执政官們垂头丧气并用自己的名义締結了可恥的和約。罗馬人不得不离开薩姆尼烏姆人的地区，从那里撤消自己的殖民地并保証不再重新发动战爭。为了保証这些条件，他們交出六百名人質，这些人質都是从軍队中貴族的部分挑出来的。但是薩姆尼烏姆人却不能不高兴地使自己所憎恨的敌人受到极大的屈辱。罗馬軍队必須放下一切武器，半裸体的战士們要一个个地走过架起的軛形門②，受着从站在它的四周的薩姆尼烏姆人那里发出的象冰雹一样的嘲笑和揶揄。罗馬元老院沒有别的办法，只得承認这持續大約六年的可恥的和約。

罗馬的年代記作家的虛荣心在这里当然不能滿足于單是

---

① 提图斯·威图里烏斯·卡尔維努斯(Titus Veturius Calvinus)和斯普里烏斯·波司图米烏斯(Spurius Postumius)。

② 这是用兩支枪插到地上，再把第三支枪橫架在上面而形成的门字形的門。名称的起源是由于它很象是架牲牛的軛(iugum)。

确認这一可悲的事实。于是捏造出了空想的历史：犯了可耻的投降罪过的执政官們怎样劝告元老院不要承認考地烏姆的和約并把他們捆綁起来交給薩姆尼烏姆人。但是卡維优斯·彭提烏斯仿佛拒絕接受交出的执政官。武器和人质都归还了罗馬人。战争立刻再度开始，而罗馬人就使薩姆尼烏姆人吃了几次敗仗。凡此种种，都是純粹的捏造。

直到三一六年年底，軍事行动才恢复。在这六年的間隔当中，罗馬人在形式上虽沒有違反和約，他們却开始进入阿普里亞到薩姆尼烏姆人的背后，而且还在北部坎佩尼亞地方和奧倫克人地区成立了兩个新的特里布斯。三一五年一支执政官的軍队在阿普里亞活动，同时第二支在普布里烏斯·披罗領导之下的軍队則圍攻薩姆尼烏姆西南部的城市撒提庫拉（Saticula）。薩姆尼烏姆人利用了罗馬兵力的分散，突入利里斯河流域并进而向拉提烏姆推进。罗馬人集結了預备的兵力，領导这支兵力的是独裁官克溫图斯·法比优斯·魯里亞努斯(Quintus Fabius Rullianus)，他是这一时代最杰出的將領之一。罗馬的和薩姆尼烏姆的軍队在塔尔拉齐那城的附近，沃尔斯奇人的山和大海之間的通路地方相遇。罗馬人吃了慘重的敗仗。騎兵長官試图掩护退却，但是被杀死了。薩姆尼烏姆人占領了奧倫克人的地区和坎佩尼亞，甚至卡普阿都准备投到他們的方面去。罗馬的地位非常危急了。

但是薩姆尼烏姆人并未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胜利，而在三一四年轉折点便到来了。罗馬的軍队获得了輝煌的胜利：战場上陣亡了一万名以上的薩姆尼烏姆人①。这便改变了全部的局势。企图脫

① 三一四年战役的正确地点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可能这次的战役是重新发生在塔尔拉齐那附近。

离罗馬的、卡普阿的民主党首領被交給罗馬人处死了。在三一五年行动得极其可疑的奥倫克人几乎完全被消灭了，而在苏埃薩則建立了一个拉丁殖民地。已經脫离了罗馬或是为薩姆尼烏姆人所占領的許多城市(薩特里庫姆、弗列該萊、索拉等等)又和它并到一起了。为了加强罗馬的影响而建立几个新的殖民地。其中应当指出的是在离拉提烏姆南方沿岸不远的彭提亞(Pontia)小島上的殖民地(三一三年)。这是罗馬人在意大利境外的第一个海上基地，这一基地的建立說明，罗馬的航业在三三八年以后是稍稍地进步了。和这一点有关系的是在三一一年出現了兩个监督船舶的制造和修理的官吏(duoviri navales)①。可能，殖民地之設立在梯伯河河口的奥斯提亞也是屬于同一时期的事情。最后，阿披亞大道(它的修建开始于三一二年，参見第一二一頁)当然会把罗馬和坎佩尼亞密切地連接起来并便利了向南部意大利的进一步推进。

但是薩姆尼烏姆战爭的順利結束却因从埃特魯里亞人方面来的新危險而变得阴暗了。三一一年，和他們的四十年的休战期滿了(参見第一六二頁)。考虑到罗馬的兵力被牽制在南方，塔尔魁尼和北部埃特魯里亞的其他城邦的軍队便包圍了苏特里烏姆。但是三一〇年的执政官克溫图斯·法比优斯·魯里亞努斯却以迂迴运动通过翁布里亞而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北部埃特魯里亞并蹂躪了該地，从而使埃特魯里亞人不得不撤去对苏特里烏姆的包圍。第二年，罗馬再度发起攻势。这些事件使亲罗馬党在埃特魯里亞各城取得了政权。請求和平和締結同盟的埃特魯里亞的使节到了罗馬。但是和他們所締結的只是为期三十年的休战协定。

① 这一职位后来又取消了。

埃特魯里亞的事件使罗馬人和翁布里亞人发生了更加密切的接触，这种接触就表現在他們和兩个翁布里亞城市締結联盟这件事上。从另一方面来說，在对薩姆尼烏姆人的斗爭中，罗馬的地位在某些时期內削弱了，而罗馬人不得不轉入防御。三〇八年我們看到薩姆尼烏姆人的軍队进入与拉提烏姆紧接着的瑪尔喜人的地区。为了对他們进行斗爭而派出了受过鍛煉的克温图斯·法比优斯。另一位执政官是在北部阿普里亞进行活动。由于罗馬的旧日的同盟者——赫尔尼克人、后来还有为薩姆尼烏姆人所教唆的埃魁人——的起义，形势便复杂起来了。中部意大利成了殘酷斗爭的舞台。

到三〇四年，罗馬人在这里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薩姆尼烏姆人請求締和。薩姆尼烏姆本土的边境几乎沒有改变，但利里斯地区却并入拉提烏姆，而薩姆尼烏姆人在那里迅速地消失了。赫尔尼克人失去了全部的領土，除去保存了以前联盟关系的三个城市。赫魁人几乎完全被消灭了，而他們的全部地区直到富启努斯湖(Fucinus lacus)的地方都并入拉提烏姆。在被占領的地区里面出現了許多新的殖民地并組成了兩个特里布斯。和与薩姆尼烏姆人有血統关系的中部意大利諸小部落——瑪尔喜人、佩利格尼人(Peligni)、佛倫塔尼人(Frentani)等等——建立了联盟的关系。

第三次薩姆尼烏姆战爭

但是和平并不長久，在六年的間隔之后，軍事行动又恢复了。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在“第三次薩姆尼烏姆战爭”中，重心与其說是在南方勿宁說是在北方，在埃特魯里亞。它的傳統的年代范圍

（二九八至二九〇年）也是假定的。其实应当認为二九九年是一系列新的軍事冲突的开始，因为在那一年因埃特魯里亞人而加强了的高盧队伍出現于罗馬的領土，而他們在蹂躪了这块地方以后便帶着丰富的虜获物走了。这一运动反映出高盧人在北部意大利的新的迁移，这些迁移是由于他們的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同部落人的出現而引起的。这时与薩姆尼烏姆人的关系也尖銳化起来了。可能后者是指望罗馬人的注意力被引向北方，而他們便試图巩固自己在路卡尼亞的勢力。元老院認为这一点已足够作为宣战的原因了（二九八年）。执政官路克优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奥·巴尔巴图斯（Lucius Cornelius Scipio Barbatus）（关于他的頌詞，我們在本書第一章銘文的一节里已經提过了）突入薩姆尼烏姆的西南部，攻占了那里的兩个小据点并得到了路卡尼亞人的人質，而路卡尼亞人这样便保証了自己对罗馬的忠誠①。

罗馬人在北部薩姆尼烏姆的成就要大得多了。二九八年的第二位执政官（格涅烏斯·富尔維优斯）击潰了薩姆尼烏姆的軍队并攻占了薩姆尼烏姆部落联盟的中心波維亞努姆城（Bovianum）。二九七年的执政官克溫图斯·法比优斯·魯里亞努斯和普布里烏斯·戴克优斯·穆斯（三四〇年著名执政官的兒子）（参見本書第一六九頁）繼續发揮了这些成就。薩姆尼烏姆人已处于全面被摧毀的前夕，但是他們的灭亡的时刻却还沒有到来。不仅如此：力量的对比突然改变得如此激烈，以致面临着可怕的危險的不是薩姆尼烏姆，而是罗馬。

二九五年，高盧人再度向南推进而和埃特魯里亞人結合到一

① 在斯奇庇奧的頌詞中記述着征服全部路卡尼亞的事情，这一点在当时是絕对不可能的。

起了。薩姆尼烏姆的队伍急忙赶来帮他們的忙。这样一来，罗馬便第一次遇到了自己的主要敌人的联合兵力。兩位著名的將領法比优斯和戴克优斯被推举出来对付敌人。在中央翁布里亞发生第一次冲突（它的地点不十分清楚。人們認为是在与罗馬联盟的城市卡美里那（Camerina）附近)时，罗馬人失敗了：他們的先鋒部队被击潰了。但是几天之后，罗馬人的主力却在北部翁布里亞的森提努姆(Sentinum) 地方发生的一次殘酷的战役中把联盟者完全击潰了(二九五年)。根据希腊历史学家的报道，在战斗中高盧人和他們的同盟者陣亡的有十万人，其中有薩姆尼烏姆的杰出將領盖里烏斯·埃格納提烏斯(Gellius Egnatius)。

李維(李維罗馬史，X，28)叙述了普布里烏斯·戴克优斯英勇的死，这个故事完全是重复他的父亲在維苏威一役中陣亡的故事(三四〇年)(参見本書第一六九——一七〇頁)。关于第三个普布里烏斯·戴克优斯·穆斯的死亡也存在着类似的傳說（他于二七九年在奧斯庫路姆对国王披魯斯的战斗中曾把自己献給地下之神)。如果傳說不是純粹虛構的話，则显而易見，其中的兩个傳說是抄襲原来的傳說，而最后一个傳說多半便是被抄襲的原来的傳說。

森提努姆一役在本質上决定了战爭的結局，也就是意大利的命运。罗馬敌人的联盟垮台了。高盧人和薩姆尼烏姆人的殘余退散到四面八方去——一些人向北，另一些人向南，而参加了反罗馬运动的埃特魯里亞城市（沃尔西尼，佩路吉亞和阿尔列提烏姆)則不得不同意締結为期四十年的休战协定幷支付大量的賠款。斗爭在薩姆尼烏姆又繼續了几年。罗馬人有系統地进行集中的攻击，而用建立殖民地的办法把它巩固起来。个別的失利幷沒有削弱罗

馬軍队的显而易見的总的胜利。二九三年，薩姆尼烏姆人遭受了最大的失敗[1]。在此之后，他們便眞地不能恢复起来了。三年以后，瑪尼烏斯·庫里烏斯·邓塔图斯(Manius Curius Dentatus)，二九〇年的执政官，罗馬最大的民主活动家之一，最后摧毁了在如此長时期中間为爭取本身的自由而战斗的英勇的人民。具有罗馬的同盟者的权利的薩姆尼烏姆人只被留給以波維亞努姆（Bovianum）为中心的一小块領土。

薩姆尼烏姆战爭的結束使罗馬人騰出手来在北方进行新的活动。他們必須最大限度地在那里保証自己的边界不受高盧人的可能的进攻。二九〇年，庫里烏斯·邓塔图斯穿行了薩比尼人的全部国土并把它征服了。战爭的原因是薩比尼人对薩姆尼烏姆人的同情态度，可能甚至是他們对薩姆尼烏姆人的积极帮助。部落的保全的那部分取得了沒有投票权的公民权。皮凱努姆人在同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他們地区的南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建立了拉丁的殖民地亞得里亞，这是亞得里亞海上的第一个設防据点。

这些措施是完全适时的，因为早在二八五年，居住在皮凱努姆以北的高盧部落塞諾奈斯人便动了起来。高盧人突入北部埃特魯里亞并包圍了站在罗馬方面的阿尔列提烏姆城，同时其他的埃特魯里亞公社則支持塞諾奈斯人。派来援助阿尔列提烏姆的罗馬軍队遭受巨大的損失而被打了回去。司令官本人（执政官凱启里烏斯·麦鉄路斯）在战斗中陣亡了（二八四年）。代替陣亡者的庫里烏斯·邓塔图斯把一个使团派到塞諾奈斯人那里去以便商談如何处置俘虜的問題。使节被背信地杀死了。于是罗馬軍队便突入塞

---

[1] 它的地点不明。統帅罗馬軍队的是执政官路克优斯·帕披里烏斯·庫尔索尔(Lucius Papirius Cursor)。

諾奈斯人的地区(ager Gallicus),击潰了他們,把他們的一部分杀死而把另一部分从国中赶跑。不久便在海岸地帶过去塞諾奈斯人的領土上建立了一个罗馬公民的殖民地:高盧的謝納。

塞諾奈斯人的命运使他們的鄰人,居住在亞平宁山那一面,埃特魯里亞以北地方的波伊人动了起来。他們率領大軍向南推进,和埃特魯里亞人結合到一起并直接向罗馬开来。以二八三年的执政官科尔涅里烏斯·多拉倍拉(Cornelius Dolabella)为首的罗馬人在梯伯河中游以西瓦狄孟尼斯湖(Vadimonis lacus)附近的地方迎击他們并把他們完全击潰。但是在第二年,高盧人試图东山再起,他們把几乎剛剛成年的青年人都召到軍队里来了。在第二次遭到失敗以后,他們才向罗馬政府求和。当时对北部意大利还不感到兴趣的罗馬人是願意締結和約的。

至于埃特魯里亞,則八十年代末的事件便决定了它的命运。埃特魯里亞的城市不得不和罗馬締結个別的同盟条約。只有兩个城市沃尔西尼(Volsinii)和烏尔启才又抵抗了兩年,在此之后,連它們也不得不投降了。

这样一来,繼續到八十年代的第二次薩姆尼烏姆战爭其結果是:罗馬在实际上成了从波河流域以南大約直到路卡尼亞北部的全部意大利的主人。意大利的征服的結束阶段到来了。

南部意大利的征服。对披魯斯的战爭

三世紀初,意大利南部的局面是复杂的。希腊的城市經历了本身历史的困难时期。它們的全盛时代早已过去了。早在四世紀初的时候,它們有許多城市便由于对西拉庫賽的暴君狄奥尼修斯

一世的斗争而削弱了。这便使希腊人在抵抗向他們进攻的南部意大利諸部落(路卡尼亞人、布魯提伊人、美薩皮亞人等)时的地位大大惡化了。長期的斗爭展开了，結果許多希腊城市轉到蛮族的手里。在西岸，只有維利亞(Velia，即埃列亞)和列吉烏姆(Regium)还保存了独立。在东岸，形势要好一些。在那里起着反抗蛮族的前列战士作用的是富裕的城市塔連图姆。但即使是它，也只有把从希腊来的雇佣队伍的統帅召来为自己的服务以后，才能够总算勉勉强强地应付了路卡尼亞人和美薩皮亞人的进攻。

在这样的雇佣者中間，第一个就是斯巴达的国王阿尔希达姆斯，他是三三八年在对美薩皮亞人的战役中陣亡的。后来，塔連图姆人又把埃培洛斯的国王亞力山大召来，这个人是馬其頓的亞力山大的伯父。在开头的时候他在抵抗路卡尼亞人和布魯提伊人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解放了許多城市。可能他甚至和罗馬締結了联盟。但是，最后亞力山大和塔連图姆人吵了起来，失掉了他們的支持并且被路卡尼亞人杀死了(三三〇年)。后来又出現了一个斯巴达人克列奥尼美斯(三〇三年)。起初他也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并使路卡尼亞人不得不接受和平。但后来由于經常和希腊人发生爭吵而克列奥尼美斯便离开了意大利。三〇〇年左右，著名的西拉庫賽暴君阿伽托克列斯(Agathocles)来帮忙塔連图姆人了。他領有南部意大利的大部分，而力图建立一个大王国。但是在二八九年他死了，而他的王国也便垮台了。希腊人在对付土著的新的进攻时是軟弱无力的。

八十年代末，路卡尼亞人进攻希腊的城市图里伊(或图里翁)。考虑到所有以前向外国雇佣者求援的企图之无用并不願向自己的

竞爭者塔連图姆求援，图里伊便請求罗馬的保护，因为它在这以前約三年便和罗馬发生了友好的关系。二八二年的执政官蓋烏斯·法布里克优斯·路斯奇努斯(Gaius Fabricius Luscinus)前来帮忙了：他击潰了包圍图里伊的路卡尼亞人并用罗馬的卫戍部队占領了城市。但不論是图里伊人，还是塔連图姆人都不高兴这样做。因此当十只罗馬船沿着亞得里亞海出現在塔連图姆的港灣时，居民便攻击他們并夺取了五只船。船員一部分被杀死，一部分被卖为奴隸，而罗馬的艦队司令官則在战斗中陣亡了。在此之后，塔連图姆人便向图里伊推进而借着和他們友好的政党的帮助而使罗馬卫戍部队不得不退出城市。

元老院派了一个使团到塔連图姆，要求滿足自己的要求。但是使节們受到了人群的侮辱，什么也沒有得到便回来了。于是罗馬向塔連图姆宣战(二八一年)。执政官埃米里烏斯·巴尔布拉(Emilius Barbula)从南部薩姆尼烏姆进发而突入塔連图姆地区。塔連图姆拥有相当雄厚的兵力，路卡尼亞人和美薩皮亞人也以联盟者的身份归附了他們。但是受过考驗的罗馬軍队不費多大的气力便击潰了敌人。塔連图姆地区受到了蹂躪。

这时塔連图姆的政府已在和埃培洛斯的国王披魯斯进行关于給塔連图姆以援助的談判了。敗仗加速了这些談判。与罗馬友好的政党不得不避开参与事务而对披魯斯的条約便締結了。二八〇年的早春，披魯斯登陆意大利。和他同来的是比較小、但是第一流的軍队；軍队由兩万名重武裝步兵(phalangitae)，兩千名射手和三千名帖撒利亞的騎士組成。此外，他的軍队还有二十头战象，这是当时第一次出現在意大利土地之上的。塔連图姆保証把三十五万名步兵和兩万騎兵交給披魯斯支配！当然，所答应的这件事只

有极少的一部分是履行了的。

和罗馬人发生冲突的这个披魯斯是希腊化时代最杰出的將領之一，他出身馬其頓亞力山大的学校，并和馬其頓亞力山大有远亲的关系。披魯斯当时是四十岁。从二九五年起，他是埃培洛斯的国王，在此之前他曾經有过一番轟轟烈烈的政治生涯；而且在这段期間，他甚至短时期地登上馬其頓的王位，不过他却給里希瑪庫斯赶跑了。披魯斯是一个有絕頂天才的將領，他不單是一个实踐家，而且是一个理論家：他写过有关軍事的著作而偉大的汉尼拔后来都自称是他的学生。但是披魯斯的性格并不坚定。他經常醉心于龐大的計划，夢想成为第二个亞力山大；易于激动，在某一时期中曾展开了巨大的活动，但很快地便冷了下来，結果一件事也沒有做到底。

塔連图姆的召請非常得时。在此之前数年，披魯斯失掉了馬其頓而現在又在幻想着一个新計划：征服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①（可能还有迦太基）并在西方按照亞力山大在东方的榜样，建立一个世界帝国。

但是，披魯斯的这些計划当然都沒有告訴塔連图姆人。在和他們締結的条約中，他甚至保証他只在意大利停留到需要他的时候。埃培洛斯的国王被授以总領塔連图姆全部軍队和它的联盟者的軍队的权力。他还能在塔連图姆保有自己的卫戍部队。一切的軍事开支均由城市本身担負。

正当披魯斯在塔連图姆坚持教練非常不願参加他的軍队的市民时，二八〇年的罗馬执政官瓦列里烏斯·列維努斯（Valerius

① 披魯斯認为对于西西里島他有一些特殊权利，因为他是西西里的暴君阿伽托克里斯的女婿。

Levinus）却用卫戍部队占領了仍旧忠于罗馬的那些希腊城市(列吉烏姆、洛克黎和图里伊)。在离塔連图姆灣沿岸地帶不远的赫拉克列阿城附近的地方，兩敌发生了第一次会战。战斗极其頑强。罗馬的中队編队方法光荣地經受住了对馬其頓的枪兵方陣的冲突。但是解决問題的是声势浩大的帖撒利亞的騎兵，特別是使罗馬的馬吓住了的大象。罗馬人不得已而退却，死伤的有七千人；大約有二千人被俘。但披魯斯的損失也是很大的：他丧失了四千名战士，其中有許多是軍官。披魯斯知道的很清楚，要补偿这个損失是何等的困难：他說："如果再取得这样的一次胜利，誰也不能跟我回到埃培洛斯了！"

但是无論如何，罗馬人在赫拉克列阿的失敗一时却大大改变了南方的全部局势。克罗托(Croto)表示服从披魯斯，洛克黎把罗馬卫戍部队交給了他。在列吉烏姆（那里的罗馬队伍是坎佩尼亞人組成的）也可能发生同样的危險。于是坎佩尼亞人便占領了城市，杀死富裕的和有势力的公民幷自行宣布独立。这样一来，列吉烏姆便沒有轉到披魯斯之手，但罗馬也失去了这个城市。

埃培洛斯的国王决定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胜利幷向罗馬推进。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遇到抵抗，而进抵离城数十公里的地方。但是在他的背后，列維努斯却整頓幷补充了在赫拉克列阿地方被击潰的軍队，卡普阿和拿波里仍然忠于罗馬，对付沃尔西尼和烏尔启的罗馬軍队迅速地結束了自己的战役幷赶回援助罗馬，城內采取了进行保卫的非常措施。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进攻罗馬是十分冒險的，于是披魯斯便回去了……

現在他改变了战术幷决定試图和罗馬展开和平談判①。他把自己的一个使节帖撒利亞人启涅阿斯（Cineas）派往罗馬，这个人

是一个具有非常的演說才能和外交手腕的人。披魯斯說，借助启涅阿斯所得到的城市，比他借助自己的枪杆所得到的还要多。启涅阿斯帶了丰富的礼品送給元老院中有勢力的元老。披魯斯的建議不外是罗馬人应当和塔連图姆締結和約，保証希腊城市的自治并归还他們从薩姆尼烏姆人、路卡尼亞人和布魯提伊人夺到的东西。显然，这里所說的是北部阿普里亞和南部薩姆尼烏姆的大殖民地路凱里亞和威努西亞(或威努西烏姆)。披魯斯願意在这些条件下停止战爭并归还俘虏。

虽然披魯斯的礼品被拒絕了，但是他的建議却在元老院中受到了認真的討論；元老院里形成了一个維护和平的强力集团——当然，要在对罗馬比較有利的条件下才能談到和平。当时年紀已經很大的盲目的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被領来参加元老院的激烈辯論并发表了热情的演說。他劝說元老院，只要敌人还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便不要和敌人进行談判。这一演說大大地改变了元老們的情緒而談判便中断了。

但是終于又派了以法布里克优斯为首的罗馬使节到披魯斯那里去，建議把俘虏贖回来。元老院的豪迈的和英勇的行动使埃培洛斯的国王非常欽佩，因为在这位国王的性格里有不少高貴的情感。他向使节宣布說："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作买卖。我們要在战場上解决我們的爭端。至于你們的俘虏，那末你們領回去好了，就

---

① 我們的关于对披魯斯的战爭的傳統是很不完整的。它主要是保存在后来或第二流作家的作品中并帶有极其零散的和矛盾的性質。只有出于普魯塔克手笔的披魯斯傳作了首尾一貫的和詳細的叙述。因此事件的連續性往往不是可以完全可靠地建立起来。特別是和平談判，根据一种說法，是在二八〇年进行的，而根据另一种說法，則是在二七九年进行的。我們采取了第一种說法。

算是我的礼品吧。"根据另外的一种說法，披魯斯放了俘虏只是讓他們庆祝撒图尔那里亚节(Saturnalia)。

二七九年四月，軍事行动又恢复了。統率罗馬軍队的是兩位执政官，其中之一是普布里烏斯·戴克优斯·穆斯，他的父亲就是在森提努姆陣亡的那位执政官。战斗发生的地点是在阿普里亚的奥斯庫路姆城附近多森林的起伏地帶，因为在那里披魯斯幷不能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枪兵方陣、騎兵和大象。因此第一日幷沒有决定性的战果。第二天又发生了战爭。披魯斯得以占到好的位置，罗馬人失败了，但远不是全盤的失败，因为他們还保有自己的設防的营地。他們失去了六千人，其中有他們的执政官戴克优斯。披魯斯的损失达三千五百人，他自己也受了輕伤。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他无法利用自己的胜利因而退回塔連图姆。

战爭的困难給披魯斯澆了一大盆冷水。而且他又从巴尔干半島得到消息，坚持要他返回。另一方面，某些西西里的城市又請求他帮助对抗迦太基人，因为迦太基人在暴君阿迦托克里斯死后(二八七年)，便在西西里轉入决定性的进攻。这一請求恰好符合于披魯斯的那些广泛的計划。

在这种情况之下又有了比較有利的条件来进行新的和平談判。公元前二七九年到公元前二七八年的冬天，法布里克优斯再去訪問披魯斯幷和他拟訂了和約的預备条款，这些条款在这一次显然只不过是承認塔連图姆的独立而已。启涅阿斯再一次到罗馬来了。

但正在这个时候，有一支在瑪哥領导之下的、由一百二十艘艦船組成的强大迦太基艦队来到了奥斯提亚。迦太基政府向罗馬政府建議締結反对披魯斯的条約。迦太基的秘密目的是无論如何也

要阻止已經准备起来的，在罗馬与埃培洛斯国王之間的和約并使后者尽可能長久地留在意大利。从另一方面来說，迦太基的条件对罗馬是有利的。我們不知道条約的詳細內容。波利比优斯著作中所引用的(波利比优斯历史，Ⅲ，25)而且表述得并不十分清楚的那一部分的意义就是在于下面的一点。如果披魯斯进入締約双方中一方的領土，那末另一方必須把援軍开赴受到攻击的联盟者的領土，而且应当用自己的經費来維持軍队。特别是迦太基应当提供运輸船并以自己的艦船帮助罗馬人，但这一艦队的人員则必須不替罗馬人在陆上作战。条約中这一部分[1] 对罗馬人的利益就在于，它使罗馬能够借迦太基艦队的帮助攻打塔連图姆并在意大利或西西里切断披魯斯。

对迦太基的条約签字了，启涅阿斯再度空着手离开了罗馬。

二七八年，在塔連图姆領土上开始进行新的战役。領导罗馬軍队的是当年的兩位执政官，其中之一人又是法布里克优斯。战役进行得相当无精打彩，因为披魯斯正在忙于准备西西里的远征，而罗馬人也覚得自己还强不到可以包圍塔連图姆。

傳統从这次战役的历史中，保留下来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又一次地刻繪了当时风俗习惯的特色。披魯斯的医生到法布里克优斯这里来，建議給他一大笔錢他就把国王毒死。执政官憤怒地拒絕了这个建議并把这个叛徒綁起来送到披魯斯那里去。品格高尙的国王不單是不索取贖金便放回了全部罗馬俘虜，而且願意在对罗馬人极其有利的条件之下同意締結

① 在学术文献中还有一种假說：在条約中还有另外的一些条款，可能是秘密的条款，例如，迦太基对罗馬的金錢帮助。

和約。

可能启涅阿斯再一次帶着和平的建議到罗馬去。但是元老院重复了自己先前的回答。在当时既成的情况之下締結和約对罗馬是沒有任何意义的。

二七八年秋，披魯斯率領一万名軍队到西西里去，并把强力的卫戍部队留在塔連图姆和其他的希腊城市。阿伽托克里斯死后，在西西里到处都发生了极大的混乱，而迦太基人便利用了这一点。西拉庫賽被迦太基的艦队封鎖了。在开头的时候，披魯斯曾在西西里受到热烈的欢迎：他被宣布为西西里的“国王与領袖”。全体希腊人都团結起来对共同的敌人进行斗爭。披魯斯很快地便能够获得巨大的胜利：他迫使迦太基人撤消了对西拉庫賽的封鎖并攻占了几乎为他們所占領的全部地点。只有利里拜烏姆、西西里西部的一个大港口还留在迦太基人的手里。只有从海上才能攻占这个港口。

迦太基人向披魯斯建議締結和約，条件是迦太基人退出除去利里拜烏姆以外的全部西西里。国王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希腊人的压力拒絕了。在几次試图从陆上攻占利里拜烏姆不成之后，他决定建立一个强大的艦队，以便在非洲給迦太基以决定性的打击。

这些广泛的計划并未获得希腊人的同情，这样做他們要化費大量的金錢，因为，事情很明显，披魯斯是不准备自己化錢来建造艦队的。此外人們还不滿意披魯斯的專制脾气，他对于希腊城市的民主制度的蔑視态度，他对于自己的軍官的显然的偏爱等等。希腊人懂得，披魯斯是追求自己的个人目的，而他們只是披魯斯实現这些目的的工具而已。凡此种种大大地改变了他們的情緒。事情

竟发展到某些城市向自己过去的敌人迦太基人求援来反对披魯斯！結局留在披魯斯手里的只有一个西拉庫賽。

披魯斯面临了第二次征服西西里島的困难任务。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他的堅持力是不够的。他利用第一个有力的前提——意大利人再度开始請求他的帮助——而于二七五年春天离开了西西里。迦太基的艦队在海峽地方对他施行攻击并把他一半以上的船舶給摧毀了。虽然如此，披魯斯仍然得以在意大利登陆。

当披魯斯不在的时候，罗馬人在南方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特别是占領了克罗托和洛克黎并重新征服了投到披魯斯方面去的路卡尼亞人和薩姆尼烏姆人部落。但是披魯斯的出現使他們不得不退却了。国王和先前一样地依靠着自己的主要基地塔連图姆，把現有的全部兵力集合起来向北推进。在薩姆尼烏姆的倍涅文图姆(Beneventum)地方发生了他在意大利半島上的最后一次战斗(二七五年)。統帅罗馬軍队的是执政官瑪尼烏斯·庫里烏斯·邓塔图斯，第三次薩姆尼烏姆战争的英雄。第二位执政官从路卡尼亞去援助他，但并未能及时地赶到。披魯斯力图在罗馬人之先占得好的陣地，所以他便在夜間进軍，但是在暗中他迷了路，这便使瑪尼烏斯·庫里烏斯有机会布置自己的兵力。在这一次，大象对披魯斯来說起了致命的作用：为掩护营地的罗馬射手所惊吓的象回身向自己的軍队冲来而使他們乱成一团。罗馬人攻占了披魯斯的营地，夺获了一千名以上的俘虜和四只大象；这四只象在从来沒有見过大象的罗馬的出現曾是轟动一时的大事件。

披魯斯知道第二位执政官快要来到了，于是他便撤退到塔連图姆去。披魯斯沒有錢，沒有軍队，向資助他进行意大利出征的希腊国王要求物質帮助又遭到拒絕，他再也沒有兴致留在意大利了。

二七五年秋天，他率領着自己的殘余的軍队离开了这个不好客的半島而渡海到希腊去，把卫戍部队留在塔連图姆并用不久他便回来的保証来安慰自己的那些受惊的联盟者。但是沒有人再相信他了……三年以后披魯斯不光荣地死在阿尔哥斯街道上的搏斗里(二七二年)。

誰也不知道的"野蛮"人民对著名將領的胜利使当时全部文明世界都把注意力放到罗馬上来。例如，可以表現出这种注意的事件是，在二七三年希腊化东方最强大的国王托勒密·披拉戴尔普斯(Ptolemaeus Philadelphus)派遣一个使团到罗馬来。披魯斯在意大利作战失敗，不單是由于自己个人的气質(这些气質使他不能推行沉着和坚定的政策)，而且是由于他所依靠的那些力量太駁杂。五花八門的雇佣軍，为各种矛盾所割裂的意大利与西西里的希腊城邦，南部意大利的半野蛮部落——这个基础远不是团結一致的。而和披魯斯对抗的却是到三世紀初已經消除了全部最尖銳的內部矛盾幷把意大利的大部分团結起来的一个年輕、然而强有力的国家。在二百多年的战爭中間，形成了罗馬的軍事組織(比馬其頓的軍事組織要好)，形成了罗馬的軍事学派而且坚强的和有經驗的軍队核心也成長起来了。对当时的人們来說，罗馬不知不覺地变成了一个最大的强国。

意大利的最后征服

对披魯斯的胜利使罗馬騰出手来了。南部意大利的最后征服現在已不是一个复杂的問題了。在披魯斯死的那一年，罗馬軍队包圍了塔連图姆。在埃培洛斯的卫戍部队和公民之間开始发生了

不和。主要是代表貴族利益的亲罗馬政党准备开城投降；卫戍部队的領袖在某些时期中間表示反对，但是看到情势沒有希望并想用投降的办法为自己买得自由撤退的权利，于是他們自己便和罗馬的司令官发生接触而开城投降了。卫戍部队被允許不受干涉地回到埃培洛斯去（二七二年）。塔連图姆以"海上联盟者"的身分加入罗馬联盟，但是它保有不完整的自治权利。在城市的要塞中設置了罗馬的部队而塔連图姆就变成了南部意大利罗馬势力的主要支柱。

其他南部的希腊城市（克罗托、洛克黎、图里伊、維利亞等等）也合并过来了，它們都有同样的这些"海上联盟者"的权利，这些联盟者必須把战船和相应的武裝与人員供应給罗馬。列吉烏姆的变成了一伙强盜的坎佩尼亞的卫戍部队在二七〇年被肃清。罗馬軍队以突击的办法攻占了城市，大部分的坎佩尼亞人被杀死，生俘的三百人则給送到罗馬，在那里的广場上受到笞打并給砍了头。城市被交給它过去的居民，它参加了联盟，在参加联盟时这个城市具有"海上联盟者"的权利并且享有充分的自治。

由于投到披魯斯的一方而弄得声名扫地的南意大利諸部落大吃其苦。薩姆尼烏姆人、路卡尼亞人和布魯提伊人的一部分土地被拿走。在战略上重要的地点都設立了罗馬的或拉丁的殖民地：倍涅文图姆，培斯图姆（波西多尼亞），稍后还有布倫第西烏姆（在美薩皮亞人的地区）。

南部意大利战争的終止使罗馬有理由把在北方还沒有做完的事情做完。在埃特魯里亞，翁布里亞和过去的塞諾奈斯人的地区（ager Gallicus）建立了几个强大的殖民地。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 ager Gallicus 的北端，阿里米努姆（Ariminum）城的拉丁

殖民地。这个殖民地的目的是保卫沿着廬比康河的、罗馬的意大利底边界。

在罗馬最后征服意大利的时期里，有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可惜保存在我們的傳統中的这件事大大地被歪曲了。它稍稍使我們看到三世紀初埃特魯里亞社会制度的秘密。在几次薩姆尼烏姆战爭的时期里，沃尔西尼城的貴族釋放了自己的奴隸并使他們参加抗击罗馬的軍队。这些被釋的奴隸在城市中攫取了政权，在那里建立了民主的制度并且和自己过去主人的女兒結了婚。貴族在二六五年向罗馬請求帮助。被釋奴隸知道了这件事，便向主人发起猛烈的攻击：一部分主人被杀死，一部分被赶跑。罗馬人赶紧跑来帮助。用猛攻的方式攻克沃尔西尼并把它完全夷平了。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来代替它，这就是在离旧城不远的，瓦狄孟尼斯湖北岸上的新沃尔西尼；而保全的主人和一直忠于他們的奴隸便移居到那里去。以前的社会制度完全恢复起来了。

儘管有許多不可相信的細节，整个的故事之使人感到兴趣，是因为它說明了早在三世紀初埃特魯里亞的社会矛盾的激烈。但是，显然，史料所談到的“奴隸”还未必是真正的奴隸。这里所談到的只是一种特殊的原始依賴狀态，这种狀态在外部和农奴制度相似，而我們在希腊可以看許多与它类似的东西：斯巴达的希洛特，帖撒利亞的佩涅斯特等等。如果史料把这种狀态称为“奴隸制度”的話，那只是因为不論是拉丁的还是希腊的語言都沒有表示“农奴”这一概念的名詞。

爭夺意大利斗爭中罗馬致胜的原因

这样，在延續了大約三百年的爭夺意大利的斗爭中，梯伯河上的一个小小的公社就成了胜利者。到三世紀的六十年代的时候，共和国时期的全部意大利[①]（从盧比康河到麦撒納海峽）都加入了由罗馬領导的一个特殊的联盟。这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它的后果是不可計量的，因为意大利的联盟是一个极其富有生命力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能够和地中海上那些最强大的国家一較身手。在爭夺意大利統治权的斗爭中，决定了正是罗馬的胜利，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公社的胜利的那些原因又是什么呢？罗馬在它早在王政时期对鄰城开始无穷无尽的战爭时远还不是最强的城市。但是罗馬产生和发展于其中的那些历史条件底綜合对于罗馬比对于其他城市却是更有利的。首先就是在第四章中我們已略略談过的梯伯河下游的形势。在罗馬公社中从一开头便有兩个因素結合起来：商业的因素和农业的因素。梯伯河上的形势，近海的地位，鹽的采集和运輸，与埃特魯里亞和坎佩尼亞的相鄰都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拉提烏姆的肥沃平原使罗馬有了农业的性質。这兩个因素的結合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梯伯河下游是各种各样影响的一个交叉点，是各种力量——

① 人們把“意大利”一詞之使用于几乎整个的半島正是开始于这个时期的，而起初希腊人只是把半島的西端称为“意大利”的〔“意大利”一詞来自奧斯卡的Vitellium（即“牡牛的国土”）〕。后来这个名称用于全部的南意大利，而最后才用于整个的半島（除去波河流域）。直到奧古斯都元首才把波河流域也包括到意大利的边界里面来。

經济的、人种的和文化的——交互作用的中心。比較历史的材料証明，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永远是在交互作用的几条路綫的那些交叉点上。交换的发展，自鄰人之借用，部落的交錯、战略地位之有利——凡此种种都使正是这些中心成了历史发展最强有力的策源地。

由于本身所处的位置，罗馬很早便开始把周边地区的居民吸引过来。最富有进取心和有毅力的分子都汇集到罗馬来，这些人在罗馬民族性格的形成上留下了显著的痕迹。我們在解釋罗馬人的成功时是决不能不考虑这种民族性格的。結合在这种民族性格里的，是小农保守主义的有力成分，再加上从海盜、商人与冒險家产生出来的那种勇敢大胆的各种特色。

但是，尽管如此，罗馬公社却保存了相对原始性的特色。在其中占优势的是农业的潮流。在五世紀，当罗馬和埃特魯里亞人的联系中断而且埃特魯里亞商业本身也由于西西里和迦太基的日趋加强的竞爭而开始趋于衰落的时候，农业的这一股潮流便特别加强了。和埃特魯里亞、坎佩尼亞与南部意大利的城邦比較起来，罗馬的社会对比較不鮮明，全部的生活制度也要簡素得多。这就使罗馬在它和它那些富有的、柔弱的并为各种社会矛盾所割裂的鄰人相比时，有若干巨大的优越性①。例如，这一件事实便很值得注意，即罗馬的許多敌人不得不在雇佣兵身上想办法，而罗馬軍队則

① 罗馬貴族与平民的斗爭并不是对抗性的斗爭，这就是說，并不是眞正的階級斗爭，尽管这一斗爭的性質有时是殘酷的。它勿宁說是正在形成的奴隸主階級間的派別斗爭。这一点还可以解釋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在面临共同的敌人时，兩个等級照例是团結在一起的。当然，上述的情况又不排斥下面的事实：在被变成債务奴隸的平民貧民的斗爭中是有眞正階級斗爭的因素的。

是公民的民兵組成的，这种民兵从它的道义政治水平的观点来看，比起雇佣的全部軍队来具有巨大优越性。只有中部意大利的部落（薩姆尼烏姆人等等）在这方面才可以和罗馬匹敌。但是罗馬人在組織性上却又胜过了他們。

罗馬的社会制度产生了在爭夺意大利斗爭时期民族性格底严厉的和純朴的特色，这些特色就反映在政治家和統帅的形象上。当然，后来的傳說曾把他們大事渲染。但是通过詩意的謊言和爱国主义的捏造底厚幕，我們仍可以看到瑪尔庫斯·富里烏斯·卡米路斯，提图斯·曼里烏斯·托尔克瓦图斯，屬于不同的三輩的三位戴克优斯，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凱庫斯，克溫图斯·法比优斯·魯里亞努斯，瑪尼烏斯·庫里烏斯·邓塔图斯，盖烏斯·法布里克优斯·路斯奇努斯和其他許多人的眞实面貌，这些人的劳績和功勛就奠定了这个杰出的时代的罗馬偉大底基础。

罗馬在意大利所占的中心地位使它具有巨大的战略上的优越性，使它能够沿着內部的作战道路来行动（內綫作战）并个别地击潰自己的敌人（象森提努姆之役那样的例外情况很少）。

罗馬意志的統一，同时还有它的敌人的利益的不一致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在高盧人和埃特魯里亞人，薩姆尼烏姆人和希腊人，意大利人和披魯斯的雇佣軍队之間能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除去共同憎恨罗馬之外是什么共同的东西也沒有的。但是这一点是还不足以取得胜利的：高盧人和埃特魯里亞人由于鹵获物而爭吵起来，塔連图姆人不信任披魯斯，希腊人又憎恨路卡尼亞人和布魯提伊人。除此以外，还有元老院首尾一貫的政策，因为元老院知道它要得到的是什么，它善于达到自己的目的，善于耐心地等待，并在需要讓步的时候讓步，然后重新进攻，用收买一些敌人，而对另一

些加以摧毁性打击的办法来分散自己的敌人。

最后，到三世紀才最后形成的罗馬軍事技术（罗馬中队的編制，設防营地制，投射武器）甚至超过了披魯斯的希腊化的技术。誠然，枪兵方陣、騎兵和象在开头是取得了胜利。但是当罗馬人学会惊吓大象并研究了枪兵方陣的弱点时，著名的將領就給粗野的"蛮族"击潰了。

这些便是罗馬在爭夺意大利的斗爭中胜利的主要原因。

第十一章

罗馬統治下的意大利

在爭夺意大利的斗爭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整体，这就是在罗馬的領导之下的意大利国家与部落的联盟。这个联盟是到三世紀的六十年代，即布匿战爭开始的时候才最后形成的。这个联盟的性質是不易猜度的，它是在历史上形成的，而且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并不是經常可以看到一个自觉的、起調节作用的意志。常常环境的力量竟强行破坏了作为它的基础的那些原則。而且复杂的政治法律形式（即罗馬的統治所采取的形式）使我們难于理解它的阶級本質。讓我們在开头的时候便来看一下这种政治法律形式吧。

意大利的自由居民在基本上是分成六类的。

罗馬公民

一、罗馬公民（cives Romani）——屬于这一类的是具有全部政治与公民（狭义）权利的、統治的罗馬公社的成員。他們生活在罗馬本城和由于征服而直接屬于罗馬公社的土地（ager Romanus）之上。罗馬公民是要加入一个特里布斯的（在三世紀，特里布斯的数目达三十五个），他們屬于有产阶級和百人团，他們可以参加罗馬的人民大会等等。

屬于罗馬公民的，还有公民殖民地的成員（coloniae civium

Romanorum)。这样的殖民地，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是为了战略的目的才建立起来的，而最初具有純軍事的性質。但是在二世紀，从革拉古兄弟的时代起，殖民地之开始建立則是为了把土地給予无产的公民，而且又开始也在意大利境外、在行省，建立这样的殖民地了。最后，从苏拉的时期开始(一世紀初)，殖民地之建立又是为了酬报过去的士兵(老兵 veteranus)。

在三世紀的公民殖民地中間我們知道的有安提烏姆、塔尔拉齐那、奥斯提亞、彭提亞、高盧的謝納等等。

殖民者保存了充分的罗馬公民权：他們加入特里布斯，有权利參加民会并可当选担任任何公职，他們在軍团中服兵役等等。在观念上，公民殖民地和罗馬公社是一个整体，因此在起初并沒有自治权。但实际上这却产生了很大的不便，因此从四世紀末起，在他們那里便开始出現了地方自治机关：选出的高級官吏、元老院（公社会議）及其他等等。

在起初的时候，只有安提烏姆获得了这样的自治(三一七年)，后来这种自治便也普及到这一类型的其他殖民地去了。

自治市或有投票权的公社

二、自治市公民(municipia civium Romanorum)——这个名称是用来表示获有充分公民权的过去的外国公社。

图斯庫魯姆是第一个这样的公社(三八一年)；后來阿里齐亞和北部拉提烏姆的其他公社也获得了自治市的权利。

自治市有充分的公民权，因此它被称为具有投票权的公社(civitates cum suffragio)。但是由于在历史上它們是从独立的

城邦产生出來的（虽然就本身的人种成分而論他們和罗馬人有血統关系），因而保有广泛的自治权。自治市的公民(municeps)和所有其他罗馬公民一样，是加入特里布斯的；他們参加民会，在軍团中服务等等。他們的自治制度是依照罗馬国家机关的类型組織起来的(民会、元老院、高級官吏)。

无投票权的公社

三、沒有投票权的公社的公民(civitates sine suffragio)——在历史上，这些公社也是从屬于罗馬的外国城邦产生出來的，并且保有自治的权利(虽然稍受限制)。但是罗馬政府在开头的时候并不給他們以充分的公民权。它們的居民可以和罗馬公民締結合法的婚姻，它們的財产受到罗馬法律的保护，但是他們不能参加民会和不能当选担任罗馬的公职。他們不是在軍团中，而是在特別的輔助軍队中服軍役。

沒有投票权的公民权最初是在四世紀中叶給予奥倫克人的公社的。凱列、拿波里和其他坎佩尼亚的城市也有这样的权利。

后來，无投票权的公社升了級而成为 civitates cum suffragio，即有投票权的公社。

拉丁殖民地

四、所謂“拉丁殖民地”(coloniae Latinae)的公民——前面我們已經說过，这特殊一类的意大利居民地是怎样产生的(第二一二

——二一三頁)。这是参加拉丁联盟的那些公社所建立的、軍事类型的殖民地。但是，尽管拉丁同盟在三三八年以后不复存在，具有拉丁权利的那些殖民地却繼續建立起来。它們常常是由罗馬公民組成的，有时拉丁殖民地的权利也給予非拉丁的公社。拉丁殖民地被看成是拥有充分的自治权、直到鑄币权(但是这項权利在三世紀的六十年代受到了限制)的独立公社。它們的居民不在軍团中，而是在由罗馬將領担任最高統帅的特殊軍队單位(步兵队，拉丁語是 cohors) 中服役的。他們的軍餉应由攤出这部分軍队的公社來担付。拉丁殖民地有时还要繳納一种特别的稅。

拉丁殖民地的公民并不是罗馬公民。但是，如果他們迁到罗馬來常住的話，他們便获得充分的罗馬公民权。但是后來这个特权受到了限制[①]。地方当局开始抱怨太多的居民移居到罗馬去，因而殖民地便难于提供出向它們要求的軍队名額。于是取得罗馬公民权的权利便受到了限制，只有曾在一年的时期間在本城当选担任过某一公职的那些殖民者才有权获得罗馬公民权。

在三世紀，拉丁殖民地大約有三十个。其中有苏特里烏姆、涅佩鉄、阿里米努姆、亞得里亞、倍涅文图姆、威努西亞、路凱里亞、布倫第西烏姆、启尔凱等等。

联盟者

五、联盟者 (socii)——这是人数最多的一类意大利人。在历史上他們是这样产生的：罗馬和在战爭中被打敗的某一个公社締

① 最初是对于在二六八年作为拉丁殖民地而建立起來的阿里米努姆。

結盟約，而把它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条約可以是极其多种多样的，但联盟者照例保有国家的独立。但是它們有唯一的一个重大限制：它們不能有自己的外交，外交是掌握在罗馬手里的。联盟的公社对罗馬的义务只在于提供和維持自己的那一部分的軍队。和具有拉丁权利的公社一样，联盟不是在軍团中，而是在步兵队中服役的；騎兵單位被称为 alae(ala 原义为“翼”)。沿海的城市(“海上联盟者”)，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則必須供应罗馬以船舶和船上的人員。联盟公社的全部国家制度都模仿罗馬(民会、元老院、高級官吏)，但它們却有某些地方的特色。

屬于联盟者的有薩姆尼烏姆的部落，希腊城市塔連图姆、克罗托、洛克黎、图里伊、維利亞、列吉烏姆等等。

臣　民

六、臣民是意大利居民中最后的和最沒有权利的一类。他們是对胜利者的罗馬完全投降的那些部落和公社構成的。他們通常被称为“投降者”(dediticii，而我們則把这个詞譯为“臣民”)。他們几乎沒有任何权利，他們不能携帶武器并且是服从在意大利具有軍事統帅权的罗馬長官和副長官底大权的。

南部意大利的某些部落，例如布魯提伊人，便是处于臣民(dediticii)的地位的。这种人在第二次布匿战爭以后特别普遍，因为当时投到汉尼拔方面去的部落都受到剝夺独立的懲罰。

罗馬对意大利的統治的性質

意大利联盟是怎样的一个組織呢？它最容易使人联想到雅典海上强国(阿尔凱)类型的、希腊的西姆瑪希亞(συμμάχια,意为“攻守同盟”)，但所不同的是，在意大利，公社权利上的差别要鮮明得多。在罗馬統治之下的意大利决不是一个領土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在实际上从屬于罗馬的、自治的和半自治的城邦和部落的联盟。意大利国家的这种性質是从作为自給自足的和閉关的整体的奴隸制城邦的本質产生出来的；它也产自奴隸制經济的性質，因为这种奴隸制經济不能造成統一的全国的市場，因而也就不能造成統一的領土国家。

我們已經講过为什么意大利联盟的个别成員对罗馬所处的法律地位有所不同：从一方面来說，罗馬必須考虑到被征服的公社的比重；非常明显，在文化上和它有关系的图斯庫魯姆或是富裕的卡普阿是决不能和没有文化的布魯提伊人相提并論的；从另一方面来說，罗馬政府故意实施分离的政策，使意大利的公社处于各种不同的法律地位；罗馬人又以同样政策的精神，始終不变地支持被征服公社的貴族，这一点便使罗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拿他們来作靠山。

在統治意大利的时候，罗馬是采取比較温和的策略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被征服者也被給予一定的內部的独立，甚至給某些被征服者以罗馬公民权。如果不把“血稅”(即提供輔助軍队的义务)算到里面去的話，則他們照例是不納稅的。被征服的公社仍保有它們土地的很大一部分，一般是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其余的土

地則被拿走。这部分的土地一部分被变成国有土地而出租，一部分則卖給申請購买的人(其中包括土地的旧主人)，一部分是分成小块而无偿地分配給罗馬公民。

对意大利人的这种溫和的政策和罗馬后来的行省政策是十分矛盾的。行省的居民被認为是絕对沒有权利的臣民群众，他們被課以高額的租稅等等。这种区别是有若干原因的。首先，行省的征服主要是紀元前二至一世紀期間的事情，这正是罗馬奴隸制經济的全盛时期，而奴隸制經济所需要的則是大量的奴隸、金錢、谷物等等。这一点还可以解釋罗馬的行省政策为什么极端殘暴。至于意大利，則在它的被征服期間，罗馬的經济还是相当原始的，因此还沒有东西可以刺激罗馬人，使他們对意大利人进行猛烈的剝削。此外还有一些政治性質的理由：意大利的不滿情緒对罗馬来說比之遙远行省的居民的不滿情緒要危險得多。因此罗馬政府便認为激怒意大利人是不妥当的。后来，这一明智的政策光輝地証明了它本身的正确性：在对汉尼拔作战的时候，中部意大利是忠于罗馬的，这便是迦太基人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罗馬人和許多意大利部落的人种上和文化上的亲屬关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行省居民則不論是在出身方面，在語言方面，还是在风俗习慣方面都是屬于和罗馬人毫无关联的民族。

意大利的征服与統一对于罗馬和对于意大利本身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罗馬依靠着半島的物質資源，特别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資源，便可以解决在三世紀和二世紀中間它所面临的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那些重大的任务。在五世紀里沒有超过原始奴隸制經济水平的罗馬經济，在三世紀由于新領土的夺取，由于交換的发展，由于一般貨币經济的成長并由于奴隸数量的增加而到达

奴隸制度的最高阶段。由于罗馬人和南部意大利的希腊人很为接近，罗馬文化便大大地成長并复杂化起来了(关于这一点参見本書下章)。

对于意大利的居民，則罗馬統治的建立对他們說来是在一切生活領域中的巨大进步。罗馬的征服加速了还保存在許多意大利部落中間的公社氏族关系的瓦解。罗馬人从被征服者那里夺取了部分的土地，从而摧毁了意大利人的小規模的所有制。罗馬的出租或是出售被沒收的土地的办法刺激了大土地所有制和貨币經济的发展。而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罗馬人在自己的政策中一直都在支持被征服的公社中的大有产分子。这一点也加速了土地的集中和小生产者——农民——的无产阶級化。凡此种种都准备了紀元前二世紀在意大利所发生的那一巨大的經济变革。

第十二章

早期罗馬的物質与精神文化

农　业

在第四章里我們已經說过，在罗馬，农业从古以来便是居民的主要职业。在罗馬历史整个早期阶段里，情况都是这样的。在拉提烏姆和罗馬移居民所占住的意大利其他地方，人們除去种植果类和菜蔬以外都种植谷物、葡萄和橄欖。牧畜业不起独立的作用，例外的可能只有薩姆尼烏姆和南部意大利的罗馬殖民地，因为在那里大片的牧場稍后（在二至一世紀）成了大規模牧畜經济的基础。

农业技术是非常原始的，但同时又是相当合理的。不帶輪子的犁（rallum）最初是用一整块木头制造的，这一点可以从埃特魯里亞的图画看出来。稍后出現了由不同的部分配成的犁。直到帝国时期，人們在意大利才开始使用帶輪子的犁，而这种犁是从高盧学来的。在早期的其他农具里，人們多半还使用耙子、手鋤、鐮刀、大鐮刀、草耙、鍬、彎刀（割果树用）等等。人們普遍使用大糞作肥料。显而易見，在相当早的时候便出現了三段輪种制。豆类作物的丰富是以甚至四段輪种制的存在为前提的。田地上的排水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牡牛和牝牛是当作曳引力量来使用的。馬、驢和騾子主要是馱載用的牲畜。人們起初是使用馬和驢子来打谷，方法是赶它們到压得很結实的打谷場上去踐踏。稍后出現了一种特别的打谷

板，板下附有一些石块，人們就在打谷場上把这种打谷板拉来拉去。在远古的时候，为了磨面，人們使用磨谷器和石臼。后来出現了磨盤，起先是手磨盤，后来才是兽力牽引的磨盤(帶有杠杆)。直到帝国时代，在有些地方才开始使用水磨。为了压榨橄欖油和葡萄汁，也使用了帶有杠杆的簡單的压榨器。但是，显然在很早的时候，便已經有一种特别的磨盤(trapetum)，用来把橄欖的核和肉分离开来。

要确定早期农业技术的演变情况是很困难的。在这一方面我們最早的史料——加图的著作"論农业"——是直到紀元前二世紀的前半才写成的。誠然，加图反映了无疑是屬于他以前一兩个世紀的、巨大的和古老的农业經驗。但是以他的著作为基础来确定某种用具的出現时期，进行某种改善的时期，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研究早期土地关系的发展也是同样地困难。在这个問題上，除去从史料得来的貧乏的暗示以外，我們是一无所有。我們只能极其大略地說，在罗馬历史的早期，进行着公社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緩慢的瓦解过程。但是由于罗馬公社在历史上在我們面前表現为一个城市国家、一个城邦，因而这种公社所有制便具有公社国家所有制的性質。这就是說，主要部分的耕地，还有主要部分的草地、森林、牧場和放牲場都是屬于国家的(ager publicus)。在起初国家的土地是不大的；但是随着罗馬在意大利統治的扩大，国有土地(ager publicus)也增加了。国家的土地成了个人的私有地产发展的主要泉源。

起初，繼承的私有財产，显然只是限于附屬于庄园的小块土地(傳統的二优盖路姆)。但是每一个氏族，以及后来当氏族关系开始解体时的每一个家族，都有权利在"領地"的名义之下使用他們

所需要的那样多的国有土地。至少在貴族方面的情形是如此。至于平民，則他們多半是从国家取得他們需要的全部土地作为絕对的財产，这就是說，他們对这些土地有轉卖的权利。他們起初是不能取得国有土地的。但是到李启尼烏斯和賽克斯提烏斯法的时代，就是平民(至少是其中富有的那一部分)也有占用国有土地的权利了。

結果，到四世紀后半的时候，便建立起了这样的一种制度。当着在胜利的战爭以后，又有新的領土加到国有土地上面来的时候，监察官便用特别的命令把申請者召来占用（occupare）他們所需要的数量的国有土地。这样的一些被占有的土地就称为 possessiones(領地)，而領地的主人則称为possessores(領主)。由于他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只是使用这土地，因此他們必須向国家交納由监察官規定的一种类似地租的花銷(vectigal)。

国有土地的占用引起了許多营私舞弊的行为。第一，富人們占有了过多的土地（李启尼烏斯和賽克斯提烏斯的法律中有一个是專門反对这一点的，但实际上沒有人遵守它)①。第二，領主傾向于把占用的土地看成是自己的私人財产。要想监督他們是非常困难的，而到二世紀中叶的时候，占用的国有土地和私人土地之間的区别实际上已經差不多完全不存在了。

但是只有富人（不拘是貴族，还是平民）才可以眞正地享有占用的权利。貧穷的公民可以分到小块的土地（二至七优盖路姆)，这些小块的土地在法律上算是他們的絕对財产并且不向国家繳納任何花銷。这种土地的分給称为配与（assignatio，原文是指定的

① 著名的例子：三六七年法律的发起人之一李启尼烏斯便被处以一万斤銅的罰金，因为他規避他自已制訂的法律(李維罗馬史，Ⅶ，16)!

意思)。

上面所描述的土地关系的制度是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前提。它的主要来源就是从意大利人那里剝夺来的領土(所謂ager captivus),这种領土,正如我們在前面看到的(第二〇三至二〇四頁),部分变成了国有土地,部分出售(有时是卖給本地居民),部分是用配与(assignatio)的办法加以分配。小块土地的存在便利了土地集中的过程:它們的主人常常不得不或是把它們卖掉,或是陷入債务,而結局也还是要把土地丧失。从另一方面来說,贈賜土地之不足也使农民不得不租种富有的鄰人的土地。而在早期,这种情况与其說是帶有后来所理解的地租的性質,不如說只是以保护关系为基础的、对土地的临时的和有条件的使用。

但是,尽管有大地产形成的所有这些前提和引导到这一方向的某些傾向,如果肯定在我們所研究的时期里大規模的所有制已經形成,那便大錯特錯了。就是在四世紀的时候,罗馬还是一个小土地占有制的国家。甚至在統治阶层的成員中間,也还是肯奇那图斯或瑪尼烏斯·庫里烏斯类型的小領有者占优势,这些人是亲手或是借仆人之手来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的。

这一主要的事实解决了关于早期奴隸制度发展程度的問題。虽然罗馬奴隸占有制度的基础毫无疑問是到三世紀便已經形成①,但是它远还不是二世紀时期的奴隸制度。特別是在农业方

① 下面这样的一些事实也說明了这一点:例如,直到四世紀后半才取消的債务奴隸制的存在,被征服城市的居民(如威伊城)之被变成奴隸,战俘奴隸的劳动之被用于建設工作,三五七年規定照被釋奴隸价值的百分之五抽税等等。罗馬在五、四世紀和三世紀初所进行的連綿不断的战爭本身当然也便极大地促进了奴隸制度的发展。

面，由于大規模所有制发展的比較微弱，使用奴隸劳动的基础还是不够的。为主人耕种土地的奴隸比主人的食客要少得多。領主本人利用奴隸和雇佣工人之手来耕种自己的土地、葡萄园和橄欖园的那种集中經营的制度是直到二世紀才形成的。可是在那以前，甚至少数的大領主也宁願把土地分成小块分配給自己的食客。因为他們当时所关心的与其說是增加自己的收入，勿宁說是决定于食客数量的、本身政治势力的加强。

手工业

罗馬的农业性質和早期自然的閉关的經济的优势地位仍然使手工业和商业获得了某些发展。傳統記述說，国王努瑪設立了八个手工业联合会。这是笛工、金工、木匠、染匠、靴匠、皮匠、銅匠和陶工的手工业联合会[①]。“十二銅表法”也談到某些联合会之类的东西。

> “只要他們不違犯国法的任何一条，法律允許会員相互締結任何协定。”（第八表，二七条）

如果手工业联合会在这个早期眞正存在的話（稍后我們知道它們的名称是“同业公会”，即 collegium），那我們对它們的性質是不清楚的。但是它們存在这件事实的本身却可以說明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

与其說是在罗馬[②]，勿宁說是在拉提烏姆的其他城市所发現

① 普魯塔克：“努瑪”，XVII。

② 在第五二頁我們已經指出，在罗馬本城的土地上由于繼續不断地进行了大約三千年的历史生活，远古的古物保存下来的极少。

的相当大量的工艺制品也証明，早在王政时期便有职业的手工工人存在了。罗馬的要塞城牆、神殿的城市排水設备[①]、燒陶的裝飾、巨大灌溉工程（阿尔巴努斯湖的排水隧道等等）的殘迹也說明了同样的一点。最近的发掘确定在罗馬有十四个或十五个巨大建筑物存在，这些建筑物如果沒有具有高度技巧的手工业者参加几乎是不可能建筑起来的。当然，可能这些手工业者中間有一部分是希腊人[②]和埃特魯里亞人。但是这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質。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政时期末叶所看到的那种如火如荼的建設活动随着共和国的开始而減弱了。这种情况証实了我們在前面所說的那个原理，即对埃特魯里亞联系的中断和拉提烏姆地方的罗馬統治的垮台（这都是六世紀末或五世紀初的事情），曾使罗馬暂时地衰落下去。可能，最后阶段的宗法制王国（当时它获得了浪費的暴政的特色）的毁灭在这一意义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塔尔克維紐斯族富有宮廷之被驅減少了对于工艺品、建筑物、入口貨等等的需要。年輕的共和国要簡素和純朴得多了。

但是，尽管有这种暂时衰落的情况，手工业还是繼續发展了二百年——四世紀的手工业要比五世紀发达得多得多。單是从傳統所証明的、建造神殿的例子就看得出这一点来。这些建筑物主要是在四世紀和三世紀初建造起来的。被高盧人所摧毁的城市的重建（虽然，这些摧毁的情况显然是給傳統夸大了的），需要大量的人手。只是新城牆的建筑这一件事（延續了二十多年）便費了巨

① 卡庇托里烏姆的优庇特神殿的基址基本上是在最后的塔尔克維紐斯当政时建立起來的，这个基址占地五十六公尺長、五二公尺寬。因此它的大小要超过那些最大的埃特魯里亞神殿。

② 薩特里庫姆和維里特萊的建筑裝飾，威伊地方的阿波罗雕象等等，都毫无疑問地說明了希腊手工業者的存在。

大的劳动。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的巨大建造物是在四世紀末建造起来的(指水道和阿披亞大道而言)。当然，用来修造这些建造物的主要是使用不熟練的劳动，但是如果沒有巧妙的石匠和其他手工业者的参加，事情是不可能进行的。

在四世紀末和三世紀初所修造的某些神殿，根据文献史料的証明，是有壁画作为裝飾的(多半是埃特魯里亞风格的)。例如，克維利納里斯山 (Quirinalis collis) 上的幸福神殿(Salus)便是这样的神殿；神殿有壁画作为裝飾，这些壁画出自年代記作家法比优斯·皮克托尔的祖先、第一位罗馬画家的手笔，他的名字一直保存到今天。在战争女神倍洛娜(Bellona)的神殿里，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放置了上有自己祖先的肖象的盾牌。

在普列涅斯鉄地方的坟墓中发現的青銅制品，其制作技术十分高妙。在这些青銅制品中，可以作为代表的是华丽的鏡子和附有裝飾的化妝盒 (cistae)。在这些东西上面非常精巧地刻着希腊神話的場面。显然，这些制品是傳到坎佩尼亞的希腊手工业者手中的、古老的埃特魯里亞手工业底殘余。在最奇妙的一个匣子上面有罗馬工匠的銘文："諾維优斯·普劳提烏斯在罗馬制造了我。"

共和国头兩个世紀当中頻繁的战爭要求軍队所需要的大量軍备：进攻和防卫用的武器、头盔、甲冑、运輸工具等等。显而易見，这种需求几乎完全是由地方手工作坊的生产来滿足的；我們恐怕不能假定这样的制品是大量进口的。

在农具和家庭用品方面也应当这样說。这些物品的一部分是在家內制造的，但其中的某一数量，特别是金屬制品和器皿，則是

在市場上購买的，因此也就是职业手工业者的劳动果实。

在这个时期的手工业手工作坊里，奴隸的劳动使用到怎样的程度呢？要十分肯定地回答这个問題是困难的。战俘奴隸的劳动多半是相当广泛地应用在大規模的建設工作方面。例如，我們有理由認为，在四世紀修造罗馬城牆的时候，建筑材料（凝灰岩）是俘虜們从威伊城运来的。但是在整个早期阶段里，在手工业手工作坊里显然还是自由劳动占优势。上面所提到的手工业者联合会当然是自由工匠的联合会。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的改革无論如何也証明，在四世紀末的罗馬存在着自由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这个强而有力的阶层。不然的話就不能够理解，这些改革是为了誰的利益而想出来的。

这样看来，关于手工业中奴隸劳动的問題，其解决的办法显然是和在农业中的情形一样的：在数量上和質量上，奴隸劳动在这一时期里还沒有成为占优势的劳动。但是經济发展的傾向却一直是引向它的成長的一面的。

商　业

手工业与农业之逐漸分离（这一現象在罗馬历史上的前四百年中間都可以看到的）和国内貿易的发展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职业的手工业者一般上是自己出卖自己的产品。史料談到了国內市場在罗馬的早期的出現。每八日一次，在所謂 nundinae 的日子里（nundinae 一般譯为市集日。——譯者）①，农民到城里的市

① 在共和时代，罗馬的一个星期是八天。直到帝国时代才使用东方的七天的星期。

場来，在那里購买他所需要的城市手工业制品(用农产品来交换)。在早期的时候，每周的市集是在广場上进行的。稍后，商业的市場离开了那里，而移到較近于梯伯河的地方去。这样就出現了食品市場、青菜市場等等。在梯伯河岸上，帕拉提烏姆以西的地方，从古以来便有一个家畜場〔Forum boarium(家畜市場)〕。

当然，不單是罗馬，就是在意大利的一切城市，每周都举行进行地方貿易的市集。除去这些市集以外，在很早的时候还产生了更加广泛的交换中心。在那里則举行每年的市集(mercatus)，这种每年的市集一般就是在可以吸引許多人来的那些大节日举行。因此当然每年的市集貿易的中心就是那些最受崇敬的神殿，这些神殿同时也便是宗教政治联盟的中心。

在这样的一些中心当中我們知道的有：阿尔巴努斯山上拉丁的优庇特的神殿，罗馬阿温提努姆山上的狄亚那的神殿，埃特魯里亞的沃尔西尼地区上的沃尔吐姆娜神殿，索拉克鉄山上費洛尼亞女神的圣林（在罗馬以北的埃特魯里亞）等等。

一切相鄰地区的商人，其中包括罗馬的商人都到市集的地方(年度的)来。

至于罗馬的对外貿易，那末我們已經看到，在王政时期的末叶，由于和埃特魯里亞人的联系，这一对外貿易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和迦太基締結的第一个条約(五〇八年)便說明了这一点。但是随着共和国的确立和埃特魯里亞政治意义的衰落，罗馬的海外联系削弱了。誠然，第二个条約(三四八年)的前提仿佛仍然是罗馬的广泛的商业联系(甚至比第一个条約还要广泛)，因为現在連南部西班牙也被包括到罗馬所独占的区域之內了。但是正如上面

已經指出的(第一六六頁注一)，关于西班牙的附帶条款幷不能适用于罗馬，却能适用于瑪西里亞。此外，从罗馬所能到达的商业范圍把非洲和薩地尼亞完全排除出去，这件事相反地却可以証明，罗馬現在对海外貿易已經不感兴趣了。

上面所引用的罗馬政治生活中的許多事实都証实，在共和国的最初二百年中間(甚至稍后的时候)，罗馬的对外貿易在地中海的流轉中占着非常微不足道的地位。三三八年，罗馬人焚燬了他們所得到的安提烏姆艦队的那些巨大船舶。显而易見，他們除了用船头来裝飾广場上的講坛以外幷不能比較合理地利用它們！二八二年，几只罗馬的船舶在塔連图姆出現。全部的形势說明，这是罗馬的船队第一次訪問意大利东南部的海面。正如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的，直到第一次布匿战爭的开始时期，罗馬人才第一次建造了巨大的軍用艦队。如果罗馬是一个商业强国的話，这些事实怎么可能呢？作为反对的論据則可以指出，四世紀中叶左右，梯伯河河口的奧斯提亞灣建設了工事。但是还应当証明，这样做是为了罗馬海上貿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保卫罗馬使不受海盜的侵犯。

考古学的資料也証实了在我們所研究的这一时期中間罗馬商业水平之低。例如，我們可以明显地看到，在罗馬和在拉提烏姆，阿提卡的制品一般說来幷不多，但是在埃特魯里亞的城市里，这种制品是非常多的。最后，錢币在罗馬之出現較晚也說明了这一点。

金錢与貨币的鑄造

罗馬的最古老的交換工具，和一般意大利人那里的情形一样，

是牡牛和綿羊①。一头牡牛的价值等于十头綿羊的价值。后来人們又轉而使用碎块的青銅(aes rude，即未加工的青銅)；这种碎块的青銅在进行商业交易时，每次都必須称过。在“十二銅表法”里，罰金是用青銅若干斤来計算的(第八表，第三、四款)。根据四五四年(或四三〇年)关于高級官吏所处的罰金的法律，則規定了这样的相互比值：一头牡牛等于十头綿羊，又等于一百斤銅。

四世紀后半通行的便是这种不方便的貨币制度，而当时国家需要的增長和与坎佩尼亞的联系却使人們仿照希腊的样式鑄造(更正确地說应是熔鑄)圓形的、有一定重量而上面又有一定印記的錢币。这样便出現了一斤重的銅币，这种銅币称为 aes grave (重青銅) 或單称为阿斯 as (一斤青銅)。阿斯以下分成謝米斯(semis，等于半斤)，翁启亞 (uncia，等于十二分之一斤)等等。在一斤重的阿斯的正面上是双面神雅努斯 (Janus) 的象，而在背面則是船的头部。后面的一种情况使我們不得不假定，阿斯的鑄造是在三三八年以后不久开始的。后來，阿斯的重量开始減少，直到最初重量的十二分之一(翁启亞的阿斯)。

約在此同时，罗馬在协商的原則上利用了某些坎佩尼亞城市的造币厂，以便发行帶有罗馬印記的、希腊式的銀币(德拉克瑪)。銀币上的銘文是 Romano 或 Roma。在意大利南部，罗馬人便是用这些錢币來支付的。

直到二六八年，在罗馬才出現了自己的銀币。这就是戴納里烏斯(denarius，直譯是“十个阿斯”)和它以下的銀币單位，其中后來最通行的是謝斯鉄尔提烏斯 (sestertius) (即二又二分之一阿

---

① 拉丁語的 Pecunia (金錢) 就是从 Pecus (牲畜) 一詞衍化來的。

斯)。直到三世紀的最后二十五年，罗馬才开始鑄造金币。

軍　事

由于早在五世紀末便因施行軍餉制而开始的許許多多改革的結果，到三世紀的时候形成了直到紀元前二世紀末而沒有受到重大改变的罗馬軍事制度(瑪里烏斯的軍事改革)。在这一制度的形成上起有决定作用的显然是薩姆尼烏姆战爭：从一方面來說，山区的軍事行动显示出了旧的枪兵方陣的一切缺点并使不得不采取比較灵活和机动的中队队形；从另一方面來說，罗馬人又从自己的敌人那里学来了軍事組織的某些重要因素。例如，非常可能，从薩姆尼烏姆人那里借用了投枪 (pilum)，这种武器在中队制度中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的軍事組織的主要特色可約述为下列諸点（参見本書第一五九頁)。軍团分成三十个战术單位、即中队(manipulus，直譯是"一撮"稻草或是干草)。中队里战士的数目不一致：在前兩列里，它是由一百二十名重武裝的士兵組成，而在第三列是由六十名組成。每个中队后來又分成兩个百人团，每团六十人或三十人。在共和时期，百人团只是行政的，而不是战术的單位。

軍团中的中队根据战士的战斗經驗的不同排成三列。第一列是最年輕的战士。他們称为"枪兵"(hastati，由hasta"長枪"一詞衍化而來，这是他們最初使用的武器)。第二列是由成年的有經驗的战士組成，他們称为"主力兵"(principes，意为"前列的"、"主要的")。最后，第三列是后备兵，这是受过鍛煉的具有胆識的老兵(Triarii)。每一排由十个中队組成，中队相互之間有等于中队正

面寬度的間隔。每一中队战斗列队时的深度大概是四排。

在中队中，后面一排和前面的一排有某些間隔。前兩列是战斗的行列，它們相互是接近的。第三列是后备的，因此相离稍远。枪兵和主力兵的中队都是一百二十人，而后备兵的中队則是六十人。此外，对每一百人团还配置二十名輕武裝兵（velitis)。每一軍团有三百名騎兵。他們分成各有三十个人的十个騎兵小队(turmae)。

这样看來，正規的軍团中間共有重武裝的和輕武裝的步兵四千二百名和騎兵三百名：

枪兵……………十中队(各一百二十人)＝一千二百人
主力兵…………十中队(各一百二十人)＝一千二百人
后备兵…………十中队(各六十人)　　＝六百人
輕武裝兵………附屬于六十个百人团中之
　　　　　　　每一团(每队二十人)＝一千二百人
　　　　　　　　　总計　步兵………四千二百人
　　　　　　　　　　　　騎兵………三百人

但是这个数目不是經常遵守的，而实际上軍团中的人数变动于三千人到六千人之間。

中队队形比起枪兵方陣來它的优点就在于，由于中队的战术上的独立性和他們之組成有間隔的三列，这便使軍团具有远較以前为大的机动性。

通常战斗由輕武裝兵开始，他們是在軍团的正面之前和兩翼列队的。然后他們撤退而枪兵便进入战斗。如果敌人开始挤退了他們的話，他們便退入第二列的間隔，而面对敌人的便是紧密的一

道枪兵和主力兵的陣綫了。在危急的場合，則决定性的力量——后备兵——也加入战斗。从这里便产生了罗馬的一个諺語："res ad triarios rediit"（"事情发展到后备兵"，也就是发展到极端危險的地步的意思）。

軍团士兵的武器是可以用来砍杀和冲刺的双刃短劍、短刀和投枪。后备兵用的枪則称为hasta，它主要是用来进行白刃战的。至于枪兵，則他們不用hasta而用投枪（pilum），这是一种長約二公尺，有很長的鉄头安在木柄上的重投枪。在进入肉搏战之前，战士們把自己的投枪投向敌人。投枪的打击非常猛烈，竟可以刺穿楯牌与鎧甲。投枪穿入楯牌，它便塞到里面而弯曲了，而如果甚至不直接伤了敌人的話，也要妨碍他使用楯牌。这样，投枪的"齐射"便削弱了敌人的防御能力，而只有在此之后，才开始短劍的战斗。

軍团士兵的头部有金屬头盔保护着，胸部有几层的皮制鎧甲，鎧甲四边包着金屬片，腿部还有护膝。他左手持着半圓柱形的大楯。楯牌是木头做的，边上縫着皮子，外面蒙着一层金屬外皮。輕武裝兵沒有鎧甲和护膝：他們只有皮制头盔和輕的圓形的楯保护着。他們的武器是劍和几支輕投枪。

除去主要的核心——完全从公民中間征集来的軍团——以外，罗馬的軍队中还有联盟者所提供的軍队。通常每一个軍团有五千名联盟的步兵和九百名騎兵。联盟的軍队在战斗中几乎从来不是独立行动的，而是配置在軍团的兩翼。步兵分成步兵队（大約每队五百人）和百人团；騎兵分成兩翼（alae）和騎兵小队。联盟軍队的最高統帅权屬于罗馬的軍事將領（这些將領均由执政官任命），而中級和低級統帅人員則是由联盟者本身来补充的。

軍团的首長是六位軍事保民官，他們是輪流統率軍队的。他

們一部分是人民选举的，一部分是由执政官任命的。后者是总司令官。他們的副手是副司令官，拉丁語称为 legatus。

百夫長(centurio, 或譯百人团長)这个职位是低級統帅人員的基础。第一个百人团的百夫長同时也就是整个中队的队長，而第二个百人团的指揮官則是他的副手。百夫長是由于战功而从普通的战士中任命的。

在共和国的早期，軍队照例是由四个軍团所組成并形成兩支执政官的軍队；每一位执政官統率兩个軍团。他还进行募兵事宜。后来軍团的数目多得多了。当兩支执政官的軍队結合到一起时，执政官便按照順序来統率軍队。

营地(castra)是罗馬軍事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每日的行軍之后，或一般每当軍队到达出征的目的地的时候便要扎营。营地可以是临时的，如果它成了該地長期战役的中心的話，便也可以是經常的。

营地的建筑是为营地与工兵勤务規則所精确規定的，而每一个营地都是非常坚固的設施。这是一个長方形，四周被溝壕和土牆，有时是栅欄包圍着。营地的每一面有四个出口，出口处安設着大門。营地內有几条垂直交錯的道路，沿着道路則按照一劳永逸地規定下来的精确次序張設帳篷。軍队的每一部分均占有严格規定的地位。在司令官的帳篷和祭物坛所在的营地中央部分，則还有集会的場所。

营地的这种組織說明了罗馬軍事成就的許多事情。营地使敌人不可能出其不意地进攻并可以作为罗馬人出击和在失敗时藏身的根据地。

罗馬人的攻城技术在三世紀的时候便已相当高了。誠然，在这

里我們所处的情况几乎和在記述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发展时一样：远不是永远可以确定某种軍事工具是在何时出現的。我們的史料在这里总是犯时代顚倒的大錯。如果不追求很大的准确性，則我們可以假定，在罗馬大征服的时代，已經有了我們从較后的史料中知道的所有那些主要的軍事“机器”①。

首先，攻城槌〔aries（本义是牡羊）〕是附有鉄头的一块長而重的大木头，它常常是做成羊头的样子。这个槌子挂在棚罩下面的横木上，把棚罩推向城牆，搖动了攻城槌，这样就把城牆打穿了。攻城槌还安置在活动攻城塔的下层。这种活动攻城塔分成好几层，下面有輪子可以推向敌人的城牆。在上面的几层安置放射的工具和輕武裝的战士，这些战士則射箭来驅赶城上的敌人。在最大的攻城塔上还有升降桥，这种桥在进行突击的时候可以搭在城牆上。

在放射工具中我們知道的有弩炮（catapulta）和射石机（balista）。在这些种工具里所利用的是扭起的粗絃（叶質纖維的或毛制的）的力量。弩炮以小的仰角来射箭（“平射”），射石机則放射石块、大箭和整块的木头，角度是四十五度（“曲射”）。

除去所有这些工具以外，人們还使用各种各样的棚罩和櫃牌用来在进行圍攻时掩护战士。

宗　教

宗教是早期罗馬思想底最典型的和主导的形式。远古的罗馬宗教和一般意大利人的宗教一样，其特色是原始的多神教，这种多

① 其中有許多是从希腊化的軍事技术中借來的。

神教与万物有灵論的那些最粗陋的形式是非常近似的。在罗馬人的概念中，每一件物体和每一种現象都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神。每一条河、森林、道路、十字路口、門、繩索、每一座房屋的門坎都有自己的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本命神、保护神，每家也都有自己的維斯塔、即女灶神。随便一个过程的每一个时机也有自己的神。例如，撒入田地的谷物是由撒图尔努斯神管理；成長着的谷物由凱列斯女神管理，茂盛地成長着的谷物則由佛洛拉（Flora）来管理，而成熟的谷物則又由康苏斯(Consus)来管理了。

童年时期的神有四十三个：嬰兒第一次哭泣的神、初生嬰兒的知覚的神、第九天的神、走第一步的神、搖籃的神等等。这种詳細的划分所反映的不是别的，正是不善于抽象化，不善于超出于个别事物而达到对于一般事物的理解的思維底原始具体性。

誠然，后来开始了一个綜合概括的过程。例如，除去每一个别森林的神以外，又出現了一般的森林神西尔瓦努斯；除去无数的門神和大門神以外，又出現了雅努斯神，它是一切起源的庇护者；除去地方的維斯塔（每家的女灶神）以外，又出現了全国的維斯塔，国家的女灶神。但是这些一般的神的出現却絲毫沒有妨碍了老旧的、狹隘地方之神的存在。

和这种原始的具体性有关系的是早期罗馬宗教的另一个特色：神的形象是不一定的。罗馬諸神和它們所掌理的那些現象和过程是不分开的。例如，成長着的谷物的女神凱列拉不是存在于成長着的谷物之外，它是和这种谷物溶为一体的。

最初的神的图象在罗馬出現得比較晚，在此以前則只有它們的标志。瑪尔斯表現为長槍的样子、优庇特表現为石箭的样子等等。直到六世紀，在埃特魯里亞—希腊的影响之下，罗馬的神才开

始有了人的形象。

在罗馬宗法制家族的巩固結構的情况下，在存在着氏族制度有力因素的条件下，氏族的和家族的崇拜起有巨大的作用。祖先的精灵受到崇拜，他們被称为家神(penates)、守护神(lares)和祖神(manes)；这三者之間的区别連罗馬人自己也不是經常可以分得十分清楚的。

和罗馬宗教的具体性与神之划分甚細的情况有关的是它那狹隘的实际性質。当然，在一切宗教里都有一定的功利主义的因素，而宗教越是原始，則其中功利主义的成分越大(人和神之間的关系是根据这个原則建立起来的："do, ut des"〔"我給你是为了你給我。"〕)。但是沒有一个地方的实际主义达到象罗馬宗教中那种程度。神和人之間并不是隔着一道不可踰越的深淵。人的四面八方都有神，神居住在每一件物品里，領导着每一个自然現象，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时机。因此，人感到自己是不断地受着神的力量的作用(这种作用帶有直接的、实际的、瑣屑平淡的性質)，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此，可能，任何一种宗教中形式的契約的性質都不象罗馬宗教中达到那样突出的程度。一切都是奠立在神与人之間的契約之上，一切都不外是在形式上执行仪式。如果执行了仪式，那末祈禱者便坚信，神的一方面一定会做到人請求它做的事情。必須确切地知道，在某一种情况下应当請求哪一个神，应当講什么話，因为最細小的錯誤都会破坏禱詞本身的效力。

但是宗教的形式的契約的性質却容許人們对神进行欺騙，只要人們遵守形式的話。如果人們宣誓把一定数目头的牲畜献給神作牺牲的話，那末这便可以用罂粟的头来代替人的或是山羊的头，

因为在祈禱中并沒有指出献給神作牺牲的应当是怎样的头。

对神的态度底这种形式的契約的性質在某种程度上是和魔法有关系的，因为在魔法中間，一切都是以言詞和行动底形式上的結合为基础的：最小的錯誤都会破坏全部的效能。罗馬宗教的魔法主义也証明了它的原始性。

罗馬宗教中的仪式的一面发展得很广泛，这一点和它的全部性質是有关系的。这一点便要求許多專門的人，他們要十分完美地知道宗教魔法公式的一切細微的地方。因此祭司制便广泛地发展起来，而祭司制在罗馬比在希腊要更为发达，級差更为分化和更有威信。

罗馬的祭司团极多。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大司祭团，这个大司祭团在前面提过多次了。"大司祭"(pontifices)一詞的起源是有爭論的。这个詞多半是从pons (桥)和 facere(制造，修筑)二詞产生出来的。可能，与一定的仪式有关系的、梯伯河上木桥的修筑产生了这个名称。对于宗教仪式的正确执行，大司祭有最高的监督权，他們解决神圣法和家族法方面有爭論的問題，他們从事历法的修正，进行年代的計算。大司祭团的主席、即祭司長 (pontifex maximus)是全体罗馬祭司的首腦。"奉神的国王"(rex sacrorum)也屬于大司祭团；而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过去国王的宗教职权便轉到他的手里。

占卜祭司团也是很重要的。占卜在罗馬宗教的仪式的一方面占有重大的地位，这一点和它的原始的性質是有密切关系的。沒有一件重要的国事不需要問过神的意旨以后才进行。占卜师和預言者(haruspicus)便从事这样的工作。

占卜师团的主要职責就是从鳥类来进行占卜〔占卜师"augur"

一詞是起源于avis“鳥”一詞的〕。占卜师和官吏走到空地上，想象地把上天分成四个部分，然后看在天上的哪一部分出現了鳥而决定这些朕兆(auspicii)是吉兆还是凶兆。人們也从圣鷄的行动(例如，看它們啄不啄飼料)和其他朕兆(例如雷电、各种反常現象等)来进行占卜。

帝国时代以前預言者在罗馬并沒有構成一个特殊的团。他們都是埃特魯里亞出身并且根据动物的內臟、特别是肝臟来进行占卜，而在有森严可怕的現象出現时也从事对神的慰解。

例如，如果有閃电打到地里去，便应該把它埋葬起来。要这样做，便要把这块地方的土收集起来，把它和象征閃电的燧石都埋在同一个地方。这块地方然后便給隔了开来。

在前面我們看到，祭司团，特别是大司祭和占卜师具有何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为什么平民曾力图，而且終于得以担任了这些职位。

貞女祭司，即侍奉維斯塔女神的女祭司是非常有威信的。她們是国灶的守护者。她們的职責是維持女神灶上的不熄的火。貞女要連續服务三十年。如果犯了她們立下的貞节誓約，她們便要被活埋在地里。貞女是很受尊敬的：在罗馬妇女中間，只有她們有独立处理財产的权利；执政官只有在遇見她們的时候才讓路；如果被押出执行死刑的人遇到她們，这个人便可免于刑罰；人們常常把重要的文件，例如遺囑，交給貞女保存。

除去这些个团以外，还应当再指出几个祭司团来。沙里伊(salii，原意是“舞蹈者”)是战神瑪尔斯的祭司，他們的主要职責就在于每年在城中举行盛大的游行。阿尔瓦尔兄弟会(Fratres Arvales)(Arvalis原意是“原野的”)(在第一章里我

們曾提到他們的贊美詩)是奉祀大地女神(Dea Dia)的一个非常古老的祭司团。魯佩尔庫斯(Lupercus)是森林的保护者和畜群的守卫者法烏努斯 (Faunus) 的祭司。費启亞里斯(feciales或fetiales 或譯傳令僧)的職責則是在宣战和締和的仪式的一方面。佛拉門 (flamen)是一定的一些神的祭司，他們每天都必須向神奉献牺牲。他們并沒有自己的祭司团。在佛拉門中間占第一位的是优庇特神的祭司(flamen Dialis)。

必須着重指出，罗馬的祭司并不是一个閉关的阶級。严格地說起来，祭司們和其他的高級官吏一样是民政的官吏。其中的某些是由人民大会选出的，另一些则是由祭司長任命的，再有一些则是由祭司团本身互选出来的。祭司的称号大多数是終身的。許多祭司可以同时担任民政的職位。

尽管罗馬宗教具有原始多神教的、瑣碎的性質，在罗馬宗教中很早的时候便有最高的神分化出来了。这首先便是拉丁的男性三位一体之神：优庇特——瑪尔斯——克維里努斯(Quirinus)；优庇特是上天之神，后来則与宙斯相比，而瑪尔斯和克維里努斯則是同一位战神的化身 (hypostasis)。此外，另有一套三位一体之神，这显然是起源于埃特魯里亞的：优庇特——朱諾——米涅尔瓦(埃特魯里亞的 tins，uni 和 menrva)。朱諾变成了优庇特的妻子，而米涅尔瓦后来則和雅典娜接近而成为手工业的保护者。狄亞那是純拉丁的神，它起初是一般妇女的保护者，后来和希腊的阿尔台米戴等同起来，而成了叢林与狩獵的女神。

从五世紀而特別是从四世紀起，通过坎佩尼亞的希腊人而傳过来的希腊宗教的影响开始了。希腊的神的傳說底詩意的、多彩的世界落到罗馬宗教底干燥的、平淡的土地上而把它大大地丰富

起来了。出現了关于埃涅烏斯的神話（这个神話确定了罗馬人和希腊人的血統关系），关于赫克拉列阿（赫尔庫利斯）的神話等等。

在五世紀，从庫麦輸入了阿波罗的崇拜和与女預言者西比拉有关的、他的神托。傳說說，塔尔克維紐斯时代西比拉預言集（“西比拉書”）曾被帶到罗馬，而在那里人們便利用它来进行占卜。

在希腊宗教的影响之下，罗馬和希腊万神殿里的神都同等起来了。罗馬的神在这里漸漸失去自己起初的性質。他們获得了人形，有了个人的特性并获得了神話上的修飾。优庇特等于宙斯，朱諾等于希拉，米涅尔瓦等于雅典娜，狄亞那等于阿尔台米戴，維涅拉等于阿普洛狄塔等等。

法律

罗馬法是人类天才最偉大的創造物之一，这一創造物对于封建的和資本主义的欧洲法权概念的发展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馬法的主要成分比产生它的那个社会多活了好多世紀。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經写道：“和在西欧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可以拿由商品生产者組成的社会底第一个世界法，即罗馬法作为基础，因为它最精細地研究了普通商品生产者的一切重要的关系：买卖、借貸、債务、契約和其他义务”①。尽管罗馬法在帝国时代便已得到全面的制訂，但它的基础却是在共和国时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共和国的前几百年便建立起来了。

---

① 恩格斯：“費尔巴哈論”，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四卷，第六七二頁。

在前面我們已經指出，这里的出发点是"十二銅表法"。"十二銅表法"的不明确、不完备和相互矛盾性在公民之間交往日益扩大的情况下，需要法律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复杂的法律实踐。法律的条文需要解釋和补充。最初的法律注釋者是大司祭。虽然他們不是高級官吏，不是法官，但他們長时期都是法官和私人向之求教的、精通法律問題的团体。这样看来，大司祭們就是最初的法学家，而他們所写的注解(commentarii pontificum)便是最早的法学文献。

但是大司祭的权利乃是狹隘祭司团体的特权。这种权利是俗人所不能得到的并且保留了神圣的性質，这一点便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因此，我們知道，在四世紀末叶，格涅烏斯·弗拉維优斯便公布了訴訟程式(legis actiones)，以及审判日和非审判日的表格。弗拉維优斯所公布的材料称为 Jus civile Flavianum(弗拉維优斯民法)，这些材料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使祭司不再能壟断世俗的法学并促使它得到发展。紀元前二世紀和一世紀，世俗法学家的活动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除去用解釋(interpretatio)的办法来使法学发展以外，还用人民大会立法活动的办法来对它加以补充和扩大。虽然在民会上通过的法律大部分都是涉及公法的，但其中的某部分也談到私法关系方面。元老院的決定(senatus consulta)在这里是可以起一定作用的。

高級官吏，特別是行政長官(即大法官)的活动作为法律的根源来看也有重大的意义(参見本書第一四一頁)。高級官吏，特別是行政長官之公布法令是对"十二銅表法"所沒有的那些部分的法律加以解釋和扩充的一个非常方便和灵活的方法。极其多种多

样的生活創造了这样的一些在民法（ius civile）中找不到任何规范的关系。在这里起輔助作用的还有行政長官的审判—行政的实踐，而这种实踐的理論上的表現便是行政長官的法令。这都是有关屬于他們职权范圍內的那部分的問題的和在他們当政的一年当中必須遵守的决定。但是由于每一位新的行政長官在起草自己的命令时，当然也要注意到自己以前的官吏的命令，这样便逐漸地形成了从命令变成命令的、一定数量的法規（ius praetorium）。高級营造官的命令（ius aedilicium）在市場流通的比較狹小的范圍之內也起有类似的作用。因行政長官（大法官）和营造官的实踐而拟訂出来的全部法規，罗馬人称之为 ius honorarium（長官法），这一詞是从honores（高級官位）而来的。

共和国时期罗馬法的史料便是如此。現在我們再看一下訴訟程序本身。从三六六年起，审判权便轉到审判的行政長官的手里去了。除去行政長官以外，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其他高級官吏也有裁判权，但每人只限于他的职权的狹窄范圍之內。但是比起行政長官来，其他官吏的审判权具有有限的性質，而我們以后將不再去談它。在民事訴訟程序和刑事訴訟程序之間有很大的区別。

民事的訴訟程序是由兩部分組成的：豫审〔專用的名詞是有关法律（in iure）的过程〕和复审〔有关审判（in iudicio）的过程〕。豫审是在行政長官面前进行的，它就是在于，他根据一切材料（証人的供述、文件等等）来解决关于原告人的权利的問題。如果看来訴訟具有充分理由的話，行政長官便把这个案件交給一个或是几个法官去解决。只有在兩方都承認事实的时候，行政長官才一个人解决案件。民事訴訟中的法官由当事双方选举并且由行政長官批准。城市行政長官每年都編制一个要担任陪审法官职务的人們

的名單。在革拉古时期以前，法官只是由元老中間任命的，而从这个时候起，法官的職务便長期地成为元老与騎士之間斗爭的对象。

在民事訴訟中，一个案件的开始是原告人請被告人出席行政長官的法庭。如果被告不出庭的話，原告可以当着証人的面用强力使被告出庭。值得注意的是，在罗馬，国家当局是完全不干涉傳被告到庭这件事的，而是把这件事全部交給原告。如果有什么事使被告不能立刻到庭的話，他可以提出保証人，保証在另一个指定的日子出庭。

民事訴訟的最古老的形式（二世紀以前）是所謂“成文訴訟”（或譯为“法律訴訟”）。所謂 legis actio（成文訴訟）者，就是罗馬公民向行政長官鄭重的宣告自己的权利，而在宣告时要遵守严格規定的詞句，有时还要附以严格規定的动作。

在成文訴訟中，案件底形式的一方面起有巨大的作用：在用語中最小的錯誤都会使全部訴訟失敗。例如，如果某人因毁坏葡萄蔓起訴，而在訴訟中把葡萄蔓不称作“树木”（arbores），而称作“蔓”（vites）的时候，那末他便敗訴了，因为在“十二銅表法”中，只是一般地談到“树木”。

Legis actio（成文訴訟）的形式是各不相同的。它們一共有五种而最主要和最普遍的一种是 legis actio per sacramentum（神圣金式成文訴訟）。这在本質上是具有賭博性質的一种訴訟程序。这种訴訟是在于，在初审时（in iure），当事的双方在行政長官面前鄭重宣布自己的权利，而为了証实这些权利，双方均交一定数額的金錢当作保証金。在此之后，他們选举审判官（iudex），由行政長官加以批准。訴訟轉入第二阶段——in judicio（审判）。实际上是审

判官审理案件，而国家当局是毫不参与的。显而易見，这里是不需要任何特殊手續的。审判官的判决就是在于，他来决定誰的保証金輸了。但实質上案件就是这样来决定的：輸了保証金的人全案也就輸了。

由于本身的形式主义，成文訴訟漸漸地不再满足公民交往的需要。因此代替它而在二世紀出現了更加灵活的一种程式訴訟per formulas)。現在是双方都向行政長官完全自由地陈述自己的要求，可以用任何詞句和用任何方式。行政長官或者是拒絕訴訟(如他認为訴訟理由不足)，或者使訴訟进行。在后面的情况之下，高級官吏的任务就在于使原告的要求具有严格的法律形式。他办理时是写一特殊的程式(formula) 交給被任命按事实判决此案之法官。程式中包括原告的要求和被告之抗辯，任命审判官并命令他审理此案。审判官之任务就在于檢查在程式中所指出的事实：他傾听双方的話，审查他們的証明等等。如果案件在他看来不清楚，他可以拒絕作出判决。但严格来說，审判官是不能在程式的范圍以外作出判决的。

程式訴訟的实施不單是在这一意义（即它可以更好的适应社会需要的增長这一意义)上，而且在法律本身的发展关系上都起了积极的作用。程式訴訟在写訴狀、被告人的抗辯和最后程式本身都需要法学家的帮助，而旧的訴訟程序由于它那僵化的形式主义，沒有法学專家的参加也能很好地应付过去。这样看来，程式訴訟便极其有力地刺激法律思想的著作。

刑事訴訟在罗馬与民事訴訟大不相同，其完备的程度也远遜于民事訴訟。一般罗馬法的突出特色，特別是在早期的阶段，是在私法和公法之間，即在民法和国家法与刑法之間沒有十分明确的

分别。在我們談到国家当局不参予使被告出席行政長官法庭这一点的时候，我們便已經有机会說到这一点了。在刑法方面，这一点表現得更加明显。在远古的时候，只有少数的罪行才会引起由国家当局的建議而給予的刑事懲罰。例如，杀人、故意放火、毁坏庄稼和某些其他罪行就是这样的罪行。其他一切罪行则还保有私人的性質。例如，按照“十二銅表法”，如果和平調解不成的話，伤害罪是根据同等报复法来懲罰的。同等报复法可以用罰金来代替。但是这罰金不是后来刑法上所理解的罰金，这就是說，不是国家当局給自己征收的罰金，这笔罰金不是进入国庫而是由被害人处理，被害人可以要求这笔罰金，但也可以不要求。

后来私法和公法的这一粗糙的混合在一定的程度上消失了，但是在罗馬，它們从来也沒有完全分开过。

在王政时期，国王拥有刑事裁判权；在共和国时期，这一权利轉到高級官吏的手里。起初，这个权利是沒有限制的，但是在相当早的时候，平民便得以取得向人民大会控訴的权利（provocatio ad populum），如果被告有被处以死刑的危险的时候（更广泛地說，即剝夺全部公民权，caput）或有被处以超过一定数額的罰金的危險的时候。从这个时候起，有关一切重大罪行的刑事裁判权的重心便轉到人民大会：即百人团民会（如果被告有被处死刑的危險的話）和特里布斯民会（如果罰金超过三〇二〇阿斯[①]的話）上面来。

在二世紀中叶以前，刑事訴訟的进程不外是下列几个环节。高級官吏知道了犯罪的情况后便进行审問（quaestio）。他陈述起訴的言詞幷指出他建議給被告以怎样的懲罰。如果后者不提出担

① 最初的定額是三十头牡牛和二隻綿羊。从上面所举出的算法（一牡牛等于十綿羊，又等于一百阿斯）来算，則应是三〇二〇阿斯。

保的話，則可以逮捕他。案件的审理是进行得相当仔細的：双方都发言，証人受到了訊問（就中奴隸是在拷打之下問詢的）等等。然后，高級官吏进行宣判并决定懲罰。如果宣判是宣告无罪的或懲罰就其性質来說是不应当上訴的，那末案件就認为是已經判决了。在上訴的时候，案件便轉到人民大会上来（百人团的或是特里布斯的），而在那里，也是由高級官吏来执行新的审理。一般它是分三期来进行的。在第三期，高級官吏作出自己的判决，在此之后則指定上訴的第四期。听完原告、被告或他的辯护者的发言，再审查了証据之后，人民大会便用投票的办法作出最終的宣判。宣判或是通过高級官吏的原判，或是取消原判：人民大会不能作出任何中間的宣判。被告有权在投票結束以前自願地被放逐。

刑事訴訟的这种程序是太繁复了。而且这种訴訟并沒有任何固定拟訂的規范。因此从二世紀初起，人們便开始組織非常审判委員会（quaestiones extraordinariae）用来审理个别的判决后不应再上訴的罪行。在二世紀中叶，出現了常設审判委員会（quaestiones perpetuae）。第一个这样的委員会是有关于公职人員受賄和勒索的案件的委員会，它是一四九年成立的。这些常設委員会在刑法的发展上起有很大的作用，因为人們要求比較精确的指示，这些指示不但要規定訴訟程序，还要規定該項罪行的概念本身和加于該罪行的懲罰。

口头的人民創作

可惜，存在于远古时期罗馬人中間，稍后又長期存在于各个低級阶层中間的人民口头創作的范例几乎沒有傳到我們的手里。

在高等阶級中間，这种創作給从三世紀初涌来的希腊影响压迫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几乎沒有表現在罗馬的文学里面。我們这样并不是想說，口头創作不曾对文学上的各种門类的形成发生任何的作用。它对于詩、戏剧，部分地对于史学的內部影响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这一影响不是經常容易探索到的，而甚至在我們可以探索到的地方，我們几乎也不可能把人民創作底独特范例划分出来。罗馬的作家和学者，罗馬的古物家們对民間創作并不感兴趣，他們不搜集、也不抄写人民的歌謠、故事、諺語。我們只能根据文学中的零散的指点和暗示来判断它們。

例如，我們知道，在古代的罗馬人中間有一种用饍时唱的歌謠。飲宴时，在乐器、主要是笛子的伴奏之下，人們歌頌偉大人物的业績。

葬歌（neniae）是部分地屬于同一类型的歌，在这种歌里，职业的哭泣者在葬仪的时候为死者哭泣并称頌他的功績。

諷喻詩（versus Fescennini 或 satura）则是另一种口头文学作品。在这里面我們当然可以看到罗馬民族的諷刺作品，同时还有戏剧底萌芽。这是有舞蹈伴随的、詼諧的合唱歌，它們是在收获的时候才唱的。显而易見，它們是由兩个合唱队輪流歌唱的。

罗馬傳統認为諷喻詩和埃特魯里亞是有关系的，它認为这种詩的名称 versus Fescennini 是来自埃特魯里亞的菲司肯尼亞城（Fescennia）。在李維的著作中（李維罗馬史，Ⅶ，2）有一个故事說，在三六四年，受到某种流行病的禍害并想慰解諸神的罗馬人曾把埃特魯里亞的优伶召請来。这些优伶表演了有笛伴奏的舞蹈。罗馬的青年仿佛非常喜欢这种表演，于是他們便开始模仿起来，并把詼諧詩加到舞蹈中去。这些表

演便称为 saturae。

李維的說法引起人們很大的怀疑。多半，謝肉祭的表演不管是在罗馬还是在埃特魯里亞都是从一个共同的意大利的根源独立地产生出来的。至于李維所提到的日期，那末可能在三六四年眞地第一次由国家出錢在每年"大"或"罗馬"賽会的时候（ludi Maximi 或 Romani），在舞台上（更正確点說，是在搭的台子上）进行表演。馬車的竞賽以前在这一节日中起有主要的作用，但是現在，在此之外，还可以加上杂技家、舞蹈家和音乐家的表演。可能这些演員都是从埃特魯里亞来的。

結婚歌和兵歌也可以归入諷喩詩一类。在凱旋行进时，在將領后面的战士們，便用兵歌来称頌他的功勛，同时又相当利害地开他的玩笑。

罗馬的人民的諺語只是在保存于文学之中的、为数不多的俗語和格言上面得到薄弱的表現。而就是在这些里面，也很难把未經彫琢的人民創作和矯揉造作的文学作品区別开来。

和魔法紧密地融合到一起的、人民信仰底神秘世界是表現在驅逐疾病的那些咒語上面。罗馬的作家們曾經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治病的咒語。

例如，加图便提过医治脫臼的一种咒語，咒語是一堆沒有意义的詞所組成的："Hauat, hauat, hauat ista pista sista damiabodannaustra"。用瓦罗的話来說，要治好风湿性的足疾，便应当在吃飯之前想到一个什么人，每回触地九次，共三回，吐一口唾沫，然后說："我想到你，把我的脚治好吧，地呀，把病帶走，这里只留下健康吧！"

最古的宗敎歌，例如，我們曾在第一章中談到的阿尔瓦尔兄弟

会(Fratres Arvales)的贊美歌，与原始的魔法是相距不远的。这些半祈禱文、半咒語的东西也应当归之于人民的創作。

可以証明在受到希腊影响之前罗馬便有了人民詩的是：被称为“薩图尔尼烏斯体”詩的、最古老的意大利的詩作韵律(参見第十四頁)。它結合了抑揚格与揚抑格兩种韵律，同时是极其不方便的。

文学的萌芽

自然，文学在罗馬的出現是和文字的出現有关系的，而文字是又和字母有关系的；字母是在很早的时候，还在共和国以前的时候，罗馬人从南部意大利的希腊人那里借用来的。要比較精确地确定眞正意义的文学的出現时期是不可能的。远古的时期在这方面占統治地位的还是各种形式的原始混合物。神圣的指令(“大司祭手記”)、曆書、年代記、墓銘(elogium)、法律(“十二銅表法”)、国际条約(对迦太基，对拉丁人的条約)——凡此种种構成了駁杂的，同时是連結到一起的大团混合物，而眞正的文学創作从这中間分化出来的过程則是非常緩慢的(参見本書第一章)。

还是那位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的活动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前面的篇幅中我們是常常遇到这个名字的。这位杰出的人物不單是一位大政治活动家，而且是第一位罗馬作家。他第一个开始对自己的演說詞进行文学上的加工。还在西塞罗的时期以前，便有他那著名的反对披魯斯的演說保存下来。他写了法律論文。他甚至写了帶有說教內容的詩(傳到我們时代的，有一句被認为是他所写的道德格言：“每个人都是自身幸福的締造者。”(Fa-

ber suae quisque fortunae)]。最后，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还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正字法的改革：在某些詞的正字法上，他用 r 这个字母来代替"s"这个字母（例如用Valerius来代替Valesius；用 arboribus 来代替 arbosibus 等等）。显而易見，这个改革也反映了日用語言中发音本身的改变。

人民戏剧的产生

談到諷喻詩（versus Fescennini 或 saturnae）的时候，这样我們便也接触到罗馬人民戏剧的产生問題了。和在希腊的情形一样，它显然是从收穫时举行的节日表演中产生出来的。合唱队的歌詠和舞蹈都有詼諧的戏剧动作底某些因素伴随着。但是三世紀拉丁的、說得更广泛些、意大利的人民喜剧的这些萌芽受到了在希腊的影响之下出現的官方戏剧的排挤。这些古代謝肉祭的殘余仅只保存在每年为播种之神撒图尔努斯所举行的撒图尔那里亞节日里（十二月举行）。在連續举行七天的这个节日里，人們可以尽情地欢乐、狂飲、大吃大喝、可以在性行为上放浪不羈，并且把奴隸"解放"一天；在这一天里他們坐在桌子上吃飯，而他們的主人則来侍候他們，这样是表示在"撒图尔努斯的黄金时代"，人与人間并沒有任何区別。

另一种人民戏剧，所謂"阿鉄拉戏"（名称得自坎佩尼亞的一个小城市阿鉄拉）保存得比較完整。这是一种小型的笑剧，类似希腊的滑稽剧（mimus）并且是由城市的手工业者来表演的。剧本非常簡單，里面充满了粗暴的諷刺話和开玩笑的話，而且都是临时現抓，并无預先写好的脚本。直到很久以后，在苏拉的时期，阿鉄拉

戏才得到了文学上的加工。

"阿鉄拉戏中常見的人物是：受到一切人的欺騙的老守財奴帕普司；駝背的騙子和流氓多森努斯；阴險狡滑的馬庫斯和执拗的嘵舌者与寄食者布柯。

建筑与造型艺术

罗馬人民的性格在任何地方可能表現得都不象在建筑上那样鮮明。罗馬人是实事求是的建設者。希腊人是偉大的理論家，崇高的思想方式的創造者；但罗馬人和希腊人不同，他們是生活的偉大建設者。他們建成了在民族国家之前的一切形式中最完善的、强大的国家：他們創造了法律，用来表現发达的国家生活，同时又把它当做国家生活的工具；他們把軍事发展到古代世界空前的高度；最后，他們还开展了圍繞着統治阶級的物体的世界，即物質环境的宏偉建設。要塞城牆、神殿、宮殿、果园、半圓形剧場、凱旋門、人头柱、道路、桥梁、水道，这些对于奴隸主阶級的人民当然会創造了最大限度的方便。

当然，这一建設活动是在稍后，在共和国末期，而特別是在帝国时期才十分火熾地展开的。但即使是在我們就要提到的那一时期里，罗馬建筑已經表現出本身未来偉大的标志了。很多屬于紀元前四世紀的那些最古老的罗馬要塞城牆的殘址，其偉大气魄使人十分惊异。城市的防御制度是建立在土壘、壕溝和石牆的配合上。石牆是用切成長方形的大块凝灰岩砌成的。

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区保存了更加古老的城牆筑砌物的殘址。这首先就是所謂"大石"筑砌物① ——这是人們把形狀不

規則的巨大石块疊砌到一起的筑砌物。大石的間隙則填充以小石块和粘土。代替大石筑砌物的是比較完美的多角筑砌物——石块被切成多角体的形狀并且相互紧密地砌到一处。長方形的方形筑砌法是前面兩种方法的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却常常同时发現后兩种方法。

显然，罗馬的建筑在埃特魯里亞人的影响之下曾使拱頂法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而拱頂法的萌芽我們远在古代东方和希腊便已經看到了。

在罗馬的最古老的建筑物，例如，在所謂"图里亞努斯"(Tullianus)，国家监獄的地下部分，拱門还帶有原始的性質，因为它是由向外突出的一列一列疊起的石头組成的(伪拱門)。后来这种拱門改善了。在四世紀的建筑物中已經有了眞正的石造拱門，它是由楔形的石块（和上部的所謂"拱心石"）組成的。

埃特魯里亞的影响也表現在罗馬神殿的建筑上。埃特魯里亞的神殿和希腊的神殿大不相同。它几乎是方形的，它有很深的柱廊(柱廊中有一排排相距很远的柱子)和用牆壁分成三部分的神殿本部。例如，卡庇托里烏姆山上給优庇特、朱諾和米涅尔瓦建造的著名神殿便是用这种方式建設起来的；这座神殿的修造，如果相信傳統的話，是在五〇九年才完成的。早期的其他罗馬神殿也是屬于同一类型的。

从四世紀后半起，在罗馬的神殿建設里，从坎佩尼亞而来的希腊的影响开始越来越有力地表現出来了：神殿变長了，柱廊中柱与

---

① 希腊人把早从迈锡尼时代保存下来的那些最古老的城牆称为大石筑砌物。

柱之間的距离縮短了。

除去埃特魯里亞希腊类型的長方形的神殿以外，我們在罗馬还可以看到圓形的神殿：佩那鉄斯家神、維斯塔等等的神殿便是。这种类型一般認为是从意大利住宅——圓形或橢圓形小屋——底最古老的形式衍化出来的。

与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的名字有关的、四世紀末的那些巨大社会設施的建設，上面已經談过了。

罗馬城市住宅发展的始点是农家。富裕的人們的住宅是由主要的、長方形的建筑物構成的。在它的中心是一个大的公用的房間即“中庭”（atrium，这个詞多半是从 ater 一詞衍化而来；ater 是黑色的即烟燻的意思）。这个房間是家庭生活的中心。中庭的正中是个灶，用来取暖和做飯，它的烟則从天井上的一个天孔（compluvium）出去。在这孔下面的地上則有凹下的一处当作排除和保存雨水的地方（impluvium）。中庭也是通过这个天孔来照明的。中庭里有祭物台，人們便在这里向家神祈禱，人們还在中庭做飯和吃飯，进行家常的工作，接待客人等等。中庭的四周是臥室和其他房間。住宅还有花园、菜园和院子及其附屬建筑物。住宅都是單层的。

在共和国的开头几百年，从这种农家发展出了比較复杂的城市住宅。它是由三个主要部分構成的：中庭、正房（tablina）和柱廊（peristylium）。現在中庭变成了前面的应接客人的大厅，人們可以从大街穿过前庭（vestibulum）和前室（cstium）进入中庭。中庭之后則是正房，这是主人的房間。在它的兩面是小走廊，通过小走廊可以从中庭走入柱廊。柱廊是內部的一个露天的院子，有列柱环繞着。在它的中部常常有一个帶有水池的小园；兩旁是居

住的和工作的房間：寢室、餐室(triclinium)、厨房、浴室、下房、庫房等等。城市富人的房屋常常是兩三层的。

人們假定，中庭是从四周都有建筑物圍繞着的农家的院子发展出来的：建筑物所占的地方越来越多，直到只有一小块的地方是露天的。現在，自由的空間必須到院子外面去找了，这就是由不露天的門可以通到的园子。这个門日愈加深，而成为通向园子的亭子。这也就是正房了。这种旧的意大利房屋的图案我們可以从龐培的一个外科医生的家看到，那里旧式的房屋的这三个主要部分非常清楚（外科医生的这所房屋約当紀元前四世紀）：中庭（四周圍有建筑物的旧式院子，这些建筑物向院子內部伸展）、正房和园子。稍后（从二世紀起），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人們把房屋"加了一倍"，而給它加上了第二个、后面的部分；这一部分是重复了前面的一部分，只是风格稍稍不同而已。

有关罗馬造型艺术（彫刻和繪画）的发展的少数資料也說明了埃特魯里亞希腊的影响。

卡庇托里烏姆神殿的陶象就是威伊地方的埃特魯里亞工匠制造的。四九三年为罗馬的神凱列斯、利貝尔和利貝拉①所建造的神殿是采用了埃特魯里亞的风格的，但是它的陶土浮彫和裝飾却是由兩位希腊匠师担任的。神殿的神象是青銅鑄的。裝飾幸福神殿（参看第二一二頁）的盖·法比优斯·皮克托尔的壁画也是以埃特魯里亞希腊的风格制作成的。彩色的陶土浮彫（发現于埃斯克維里埃和維里特萊）也証明了希腊

① 它們等于希腊的戴米特拉、狄奧尼苏斯和柏尔賽丰。

的影响。

从三世紀起，希腊的影响加强了。除去神象以外，在三世紀又出現了罗馬著名政治家的青銅彫象，这便奠立了后来极其发达的罗馬肖象彫刻的基础。

风 尚

从四世紀的后半开始，富裕的罗馬人的日常生活也在希腊的影响之下改变了。罗馬人和有文化的坎佩尼亚人交往，而从他們那里学来了許多东西。在高等的阶級中間，希腊語和希腊的別名开始流行起来。出現了在吃飯时躺在桌子旁（以前罗馬是坐在桌子旁），把头发剪短、刮胡子等等习慣。家中的安乐設备增多了：在三世紀初，在罗馬显貴的桌上出現了銀制的器具，家中內部的裝飾改善了，它的規模也扩大了。

但是，不应夸大这些新事物。到布匿战爭开始的时候，整个說来，罗馬生活依然还是很簡朴的。希腊的时髦方式也只是剛剛开始傳到社会的上层。罗馬社会底深入希腊化还是后来的事。

第十三章

第一次布匿战争①

罗馬史第三阶段的史料

对迦太基的第一次战争(二六四——二四一年)开始了罗馬历史的第三阶段，这是进行大規模征服的阶段。关于这个时期，由于文献史料保存得較完整，因而我們知道得比前两个阶段也要充分得多。作为这些史料的基础的是波利比优斯的历史著作，波利比优斯和修昔底德一道，是古典史学的最大的代表者。波利比优斯(約公元前二一〇——公元前一二六年)是一个阿尔卡底亞的城市麦伽洛波里斯出生的希腊人，屬于希腊社会的統治集团并且在阿凱亞联盟中历居高位。一六七年，波利比优斯作为一千名人質中的一个被送到意大利，在这里他住了十七年。他和在意大利以及在罗馬新貴中起有重大作用的埃米里烏斯·保路斯家族有密切的往还。这便使波利比优斯能够非常熟悉罗馬的国家制度和精通当时的世界政策。

他的"历史"是用希腊語写成的，共四十卷。但是完全保存下来的只有头五卷：某些卷蕩然无存了，而其他的某些卷則有比較大的断片傳下来。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波利比优斯的主要目的是回答这样的一个問題："怎样，什么时候和为什么罗馬人統治了我們

① 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而罗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人(Poeni)，因此便有了"布匿"战爭的名称。

所知道的全部的土地?"(波利比优斯历史，Ⅲ，1,4)。这个問題也决定了全部作品的年代范圍：从二六四年到一四五年的阶段，这也正是罗馬的大征服的时代，即从第一次布匿战爭的开始到迦太基与科林斯之被摧毁为止。但是波利比优斯把二二〇年以前的事件(这些事件構成了前兩卷的內容)叙述得很簡略，而只有从二二〇年起才开始叙述得比較詳細。在第六卷里有关于迦太基的国家制度的簡短报道①。

历史家所提出的目的决定了他的著作的世界历史意义：由于罗馬的征服使波利比优斯很感兴趣，他便把这些征服和当时全部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联系起来。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波利比优斯和修昔底德一道屬于希腊罗馬史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列。兩位历史学家在他們的世界观和他們工作方法上是相互接近的。

> 波利比优斯說："历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在于用一些奇談来恐吓讀者，并不是在于象傳統的作家所做的那样，发明似乎是实有其事的故事……而是在于精确地报道只是那眞正做过或說过的东西，不管它是怎样地平凡无奇。"(Ⅱ，56，10)

在叙述的时候，波利比优斯引用眞实的文献：条約(例如，罗馬和迦太基締結的某些条約)、官方文書(拉启尼烏姆銅板上的汉尼拔的軍队表)、書信(斯奇庇奧的書信)等等。他广泛地使用了其他的史料，但是他并不信賴这些史料，而是加以批判，有时还是非常

①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第二卷第八节里比較詳細地談到了迦太基的事情。在李維(XXⅢ，46)和其他作家的著作中也有个別地方談到了迦太基。在二世紀的罗馬作家优斯提努斯(見下)的著作中也有关于迦太基历史的某些报道。

严厉的批判。例如，屬于这样的批判的是他对于西西里的历史学家菲林和法比优斯·皮克托尔的批判；在記述布匿战争时（Ⅰ，14；Ⅲ，8），他曾經使用了这兩个人的著作。

波利比优斯要求历史学家要有絕对的客觀性：

他写道："恰恰相反，凡是担起历史学家的任务的人，他必須忘掉所有这一切〔即个人的偏爱。——作者注〕，他常常要用最大的贊詞来称揚和点綴自己的敌人，如果他們的行为当得起这一点的話；他还要譴責和无情地斥責自己的最亲近的朋友，如果他們行为中的錯誤需要这样做的話。"（波利比优斯历史，Ⅰ，14，5）

波利比优斯本人对于这个要求遵守到什么程度呢？他不是象色諾芬那样地伪造事实，不是象普魯塔克常常做的那样，把显而易見的奇談逸事当做眞实的事件。在必然永远会有一定局限性的阶級史学的領域內，波利比优斯是最大限度地客观的和可信的。当然，他的政治觀点不能不影响到他对于事件与人物的估价。他本人是屬于阿凱亞联盟統治集团的，因此他便把这个联盟理想化了，而認为这个联盟体現了希腊民主制的一切优良的性質：自由、平等等等。另一方面，埃托里亞人則被描写成一切缺点的代表者。波利比优斯斥責革命运动和它的領袖。例如，他对于斯巴达革命民主运动的領袖納比斯采取了明显的否定态度，他違反了自己的慣例，竟不惜在这里使用甚至是捏造的办法（ⅩⅢ，7）。

和修昔底德一样，波利比优斯是知道历史規律性的思想的。誠然，波利比优斯对于这种規律性的表述帶有素朴生物学的性質。一切現象都拿来和經历少年、成年和老年阶段的有机体相比："……任何物体、任何国家、任何事业都根据它的本

質而經历先是成長，然后是繁盛，而最后是衰落的狀态……”(Ⅵ,51,4)。这个一般的公式在国体的历史上具体化起来了。在开头的时候产生了君主制，这种君主国逐漸地蛻化成暴政。这便引起了人民的不滿并使貴族政治出現了，但貴族政治又轉化成寡头政体。寡头政体的垮台打下了民主制的基础。但就是民主制最后也瓦解了，而变成了沒有法紀和强力的統治：“于是强力的統治树立起来，而集結在領袖周边的大群便进行杀戮，放逐和土地的重分，直到他們完全变成粗野并重新为自己找到統治者和專制君主的时候。”(Ⅵ,9,9)

一圈完結了，于是历史的过程重新开始了：“国家形式的循环便是如此，自然的次序便是如此，而根据这种次序統治的形式在改变着，从一种轉变到另一种，并重新回轉到原处。”(Ⅵ,9,10)在这里第一次表述了所謂“循环論”，这种学說在近代資产阶級史学的发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波利比优斯对于古典历史学家起了重大的影响。一些人接續他来写“历史”，另一些人模倣他，再有一些人则干脆抄襲他。連李維也是抄襲他的作家之一。第一次布匿战爭的历史只保存在他的提要里。但是从二一八年到一六八年的事件的記述(第三、第四和第五篇)則完全保存下来了。在第一章里我們已經指出，在第四和第五篇里，李維几乎完全是利用了波利比优斯的著作的。至于第三篇(第二次布匿战爭的历史)，則作为它的叙述的基础的一部分是波利比优斯的著作，一部分則是小年代記作家的著作。凡是李維只利用波利比优斯的著作的地方，他的叙述便非常可靠(虽然，正如已經說过的，他节略了波利比优斯的著作，而有时还为了迎合罗馬的观点而歪曲了他的著作)。在其他一切情况下(特別是李維

以罗馬的年代記作家为根据的地方），对于他所陈述的需要非常的愼重。

在普魯塔克的著作中，屬于我們所談到的时代的有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瑪尔凱路斯、加图（大加图）、佛拉米尼努斯、披罗培門和埃米里烏斯·保路斯的傳記。在这些傳記里表現出了我們在第一章中談到的、他的那些一般的优点和缺点。但是，后面的四个傳記（在这里他大概是以波利比优斯的傳統为根据的）比前兩个傳記更有价值。

紀元二世紀中叶，即帝国的全盛时代，在罗馬出現了一部特殊的历史著作。它的作者是亞力山大里亞地方的人阿庇亞努斯，他是一个律师，而后来則是埃及地方的元首任命的官吏（太守）；他大約生于九〇年。阿庇亞努斯的著作称为“罗馬史”。这部罗馬史包括二十四卷，其中保存完整的只有六至八卷和十二至十七卷。阿庇亞努斯的任务是記述罗馬人进行的战爭。每一次战爭都用一卷或数卷来叙述，这些卷便構成了仿佛是全部著作中的个別專論。材料是依照人种志的（或地理的）原則分配的：薩姆尼烏姆战爭、凱尔特战爭、伊伯利亞战爭、馬其頓战爭等等。但是这一原則并沒有遵守，因为某些部分是依照历史的原則写成的：罗馬国王的战爭、汉尼拔战爭、內战等等。內战的記述（第十三——十七卷）構成“罗馬史”底最重要和有价值的部分。大征服的时代反映在伊伯利亞、汉尼拔、利比亞、伊里利亞、叙利亞战爭各卷和馬其頓战爭一卷的断片中。

阿庇亞努斯的“罗馬史”的結構不能說是成功的。历史材料的地理上的排列毫无疑問是有某些方便之处的，因为这种排列方法使讀者能够注意到某一个国家（关于这一点，阿庇亞努斯在他自己

的著作的引言中也提到了的)。但同时这个原則却割裂了历史过程的統一，引起重复并破坏了罗馬內部与外部历史之間的联系。除去这些結構上的缺点以外，还应当說，阿庇亚努斯常常把事实弄乱，在年代順序上不愼重，又很少指出自己的史料(故而它們的确常常是一个尙未解决的問題)。他沒有艺术想象的才能，他的叙述虽然清楚却是枯燥乏味的。

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阿庇亚努斯却也有巨大的优点：他是客观的，他完全不使用修詞，不喜欢不必需的脫离本題的叙述法，而最主要的是他总是力图揭示事件的眞正原因。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便正是談到了阿庇亚努斯最后的这个特色："可是在晚上为了休息便耽讀希腊原文的阿庇亚努斯写的'罗馬的內战'。这是很有价值的一部書。他是埃及人出身，施罗塞尔說他'沒有灵魂'，这多半是因为他尽力想发掘这些次內战的物質背景的緣故"①。

罗馬大征服的时代也反映在历史学家卡西烏斯·狄奥的著作里。他是比提尼亚(小亚細亚)尼凱阿城的一个希腊人，生于紀元后一五五年左右，歿于三世紀的三十年代。狄奥出身帝国高級官僚阶級，他本身曾担任过許多重要的职位：他作过元老、执政官、行政長官、行省太守。他的軍事行政經驗大大地帮助了他的写作活动。

卡西烏斯·狄奥的主要著作是八十卷的"罗馬史"。它包括从一开头到紀元后二二二年的罗馬的全部历史。第三十六至五十九卷保存得比較完整，这一部分所包括的年代是从紀元前六八年到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一五頁。

紀元四六年。其他各卷則只有断片保存下来。"罗馬史"曾广泛地为拜占庭的作家克喜菲里尼斯（十一世紀）和索那洛斯（十二世紀）所使用。因此它的某些散佚的部分便可以被恢复起来。特別是对于罗馬征服的时代，索那洛斯的"年代記"的第八卷是可以当作史料的。

卡西烏斯·狄奥有許多优点：他精通历史文献，善于分辨自己的史料中相互矛盾的陈述，能用优美的文学語言来著述。但是狄奥的生存的时代是古典史学衰落的时代。他的缺点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这一点：缺乏广闊的历史眼界，偏爱瑣事，特別喜欢記述夢、預言等等。还应当指出，狄奥在帝国的历史方面比他在共和国的历史方面，知道得要清楚得多。

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的著作，对于我們所談到的这一时期来說，只保存了二十二到二十三卷的断片。

紀元前一世紀的罗馬作家科尔涅里烏斯·涅波司所提供的报道也具有某种意义，他写了一部并不好的傳記集"論著名人物"。我們所研究的这一时代还反映在哈米尔卡、汉尼拔和加图的傳記里。

我們在紀元二世紀的罗馬作家优斯提努斯的著作中可以概略地看到紀元前三至二世紀中間的国际关系。优斯提努斯簡略地陈述了历史学家龐培·特洛古斯（多半生于奥古斯都时代）的四十四卷的大著作。优斯提努斯的干燥无味的，几乎象是提要那样的叙述既不以文学上的价值，也不以科学上的价值見長，但是它提供了在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里面找不到的資料。

二世紀罗馬和希腊之間的关系，部分地反映在二世紀希

腊作家保撒尼亚斯的旅行指南“希腊記”里面。

在下列的这样一些作家的著作里也可以找到某些比較有价值的东西：瓦列里烏斯·瑪克西姆斯在紀元一世紀曾編写了故事集“論杰出的功勛和名言”；佛隆提努斯（紀元一世紀）写了“論軍事計謀”（二世紀作家馬其頓人波利埃諾斯也写过类似的作品）；五世紀的基督教作家保路斯·奥洛修斯，世界史綱“反异教徒”的作者。此外在弗洛路斯，优特洛庇烏斯的編纂的作品（参見第一章）等等里也可以找到某种有价值的东西。

罗馬征服时代的文献史料比起前兩个时代的文献史料来要完备一些，虽然有历史价值的拉丁銘文和先前一样是不多的。其中应当指出显貴的斯奇庇奥家族的某些墓銘来。最早的是二五九年的执政官路克优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奥和斯奇庇奥的兒子巴尔巴图斯的墓銘（参見第九——十頁）。但是在这里面說，斯奇庇奥曾征服科西嘉島及其主要城市阿列里亞（在第一次布匿战爭时期）。其他的墓志則是屬于汉尼拔的战胜者、非洲的斯奇庇奥的兒子和无甚重要的、斯奇庇奥家族的兩个其他代表者的。

二六〇年的执政官杜伊里烏斯（曾在米雷战胜迦太基人）的銘文断片可能是屬于第一次布匿战爭的时期的。这銘文是在为杜伊里烏斯建起的石柱的柱基上面。它現在保存下来的那部分上面有許多有趣的数字資料。但是这一銘文的眞伪还是大有爭論余地的。人們推測这是早期帝国时代的一个非常巧妙的伪造品。

現在且不管常常是断片的那些小的和偶而发現的銘文，我們还要指出兩个大的銘文来。一个是罗馬指揮官L·埃米里烏斯·保路斯在一八九年的法令；他用这个法令整頓了一个西班牙公社中

的事务。另一个是罗馬元老院一八六年关于酒神大祭的著名的决定（Senatus consultum de bacchanalibus)。这是以銘文的形式保存下来的第一个罗馬元老院的命令。它具有重大的文化历史的意义，因为它証明早在二世紀初时狄奥尼苏斯的崇拜在意大利的广泛傳播。命令禁止在一切的意大利公社中举行酒神大祭，如果元老院不特别允許这样做的話。

这一时期內执政官表和凱旋表对于年代顺序的确定是重要的。第一次布匿战爭时期的凱旋表保存得特别完整。但是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参見第八頁），利用它們的时候需要非常小心。

許多希腊的銘文和紙草書說明了我們所研究的这一时期中地中海世界东半部的情況。

在罗馬征服所及的全部广大地区之上——西西里、非洲、西班牙、巴尔干半島、小亚細亚——的古物是非常丰富的。特別是有数量甚多的錢币：罗馬的、迦太基的、西拉庫塞的、麦撒納的等等。

艺术的和文学的作品(普劳图斯和鉄倫提烏斯的喜剧、加图的演說的片断等等)对于这一时期罗馬的文化史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迦太基

罗馬对之进行了百余年斗爭的、西部地中海的强大国家迦太基起初只是腓尼基城市推罗的一个小小的殖民地；根据傳說，这个殖民地是在紀元前八一四年建立起来的。

迦太基显然幷不是非洲北岸的最早的殖民地，但是它所占的有利的地理位置却使它征服了相鄰的、推罗和西頓的海外殖民地

商业代理店并逐渐把自己的統治扩大于西部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地区。

迦太基位于今日突尼斯东北部，一个大海灣的深处，离开灌溉着一个肥沃平原的巴格拉达河河口不远的地方。这样看来，該城是位于把东部地中海和西部地中海連接起来的那些主要海路之上，与西西里非常接近。当然，它还成了东方手工业制品交換西方和南方原料的中心。迦太基商人販卖自己出产的絳紅，从苏丹販运象牙和奴隸，从中非販运駝鳥毛和金砂。他們从西班牙取得白银和咸魚，从薩地尼亞取得粮食，从西西里取得橄欖油和希腊的艺术制品。从埃及和腓尼基輸入迦太基的是氈子、陶器、釉葯和玻璃珠，而迦太基商人便用这些东西向土人去交換珍貴的原料。

这种类型的商业在迦太基經济中所占的优势地位决定了迦太基殖民强国的規模和性質。它的代理店从特里波利塔尼亞到麦里卡尔特柱（直布罗陀海峽）沿着非洲北部海岸形成一条狹長的地帶，然后沿着大西洋沿岸再折向南部。它們还散在于南部西班牙，貝列阿尔群島、撒地尼亞島和科西嘉島。西西里島較大的部分也屬于迦太基。

但是迦太基不單單是一个商业的国家。农业在它的經济中也起着不小的作用。在巴格拉达河的肥沃的平原上有迦太基地主們的巨大領地。这些領地是由奴隸或是由处于农奴类型的依賴地位的当地利比亞居民来耕种的。迦太基人以能够使用合理的方法經营农业而享名。迦太基人瑪哥的关于农业的二十八卷著作后来曾因元老院的命令而譯成拉丁文。小的自由土地所有制显然在迦太基是不起多么显著作用的。

迦太基的經济决定了它的阶級結構。全部政权实际上是在富

有的地主、商人和工业家的一个狹窄集团的手里。这个寡头集团又分成常常是相互敌視的兩派——地主派和工商业派。地主派拥护在非洲进行土地扩張的政策并反对工商业派力图施行的、在海外进行广泛侵略的政策。后者傾向于对城市民主派作某些讓步。迦太基缺少农民，这一点便决定了一般民主派的軟弱性。

就本身的政治結構而論，迦太基是一个奴隸制的寡头政体的共和国。人民大会虽然存在，但照例是不起多大作用的。亞里士多德說，只有在最高政权机構相互間意見不同的时候，人民才参加解决国家的問題。在迦太基广泛实行的、政治賄买的制度腐化了人民大会，而国家职位的賄买則只能使富人才得到它。

执掌行政权的是兩个苏非特（原意是“审判官”，腓尼基語是 shofetim；罗馬人和希腊人則称他們为“国王”“reges,βασιλευς”），他們和罗馬的执政官很相似。他們是每年选出来的而且所执行的主要是海陆軍总指揮官的职务。他們也算是元老（元老用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是“海隆特”），元老多半有三百人左右[①]。元老的职位看来是終身的。元老院有立法权。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只有在苏非特和元老院之間存在着分歧的意見的一些問題，才提交人民解决。元老院又分出一个由三十名成員組成的委員会来負責全部日常的工作。

但是亞里士多德用来和斯巴达的埃波洛斯相比的百人团或百零四人团的职权則我們不完全清楚。无論如何，迦太基寡头政体的这个机構是起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它是最高的监督和审判机構。

关于五人团我們也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亞里士多德只說

① 我們关于迦太基的政体知道的极少而不得不在許多問題上只能限于假設。

“拥有許多重要职权的五人团自己补充五人团的空額，选出百人会，而且比其余的高級官吏当权的时間要長久……”①

从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优斯的少量报道中很难闡明迦太基国家制度的发展情况。它是不是經常帶有寡头政体的性質，或是在某些时期里民主的傾向又加强起来？后者是比較可信的。各种片断的史料②使我們有根据得出結論說，在迦太基的生活中，有一些时候，寡头集团所施行的政策的破产也曾引起了民主运动的高漲并导向改革。例如，在对罗馬进行的第二次战争以后的阶段便是如此。波利比优斯肯定說，在布匿战争的时代里，迦太基的国家制度大大地向民主的一方面演进了：“至于迦太基人的国家，那末在我看来，起初这个国家的制度是制定得很好的，至少在主要的方面……但是到这个时候，就是当着迦太基人开始了汉尼拔战爭的时候，他們的国家便不如罗馬的国家那样好了……在迦太基，人民当时在一切的創举上面都有最大的力量，可是在罗馬，最重要的却是元老院。在迦太基是民众掌握会議，而在罗馬則是最优秀的公民掌握会議，因而在决定国家大事的时候罗馬人要賢明些。”（波利比优斯历史，Ⅵ，51）波利比优斯在这里多半是夸大了，因为他是想着重指出罗馬政治制度的完善来，而依照他的意見，罗馬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三种基础的均衡之上的，这三种基础就是君主政体的、貴族政体的和民主政体的基础。

无論如何，在迦太基曾发生过大規模的人民騷动（見波利比优斯历史，XV，30，10）。对付人民騷动的預防措施之一就

① “政治学”，Ⅱ，8，4。

② 例如，李維罗馬史，XXXⅢ，46。

是定期地把最貧苦的居民輸送到受迦太基支配的那些地区去(参見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学",Ⅱ,8,9)。

当騷动超出了公民的范圍幷波及雇佣兵、奴隸和利比亞居民的沒有权利的分子的时候,它們就变成了可怕的起义;在起义期間,迦太基存在的本身都非常危險。例如,在对罗馬的第一次战爭以后所爆发的那些事件便是如此(参見本書下章)。

迦太基人統治附屬領地的办法和罗馬人不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罗馬人是把某种分量的內部独立給予被征服的意大利居民幷使他們免納一切正規的捐稅。但迦太基政府的做法不同。它不單是要求它所統治的部落和城市提供一定数額的軍队(罗馬人也这样做),而且使他們以現金或实物的形式負担沉重的經常的租稅。这种制度使迦太基获得了巨額的收入,这种收入和罗馬国庫的可憐的收入是无法比較的。

只有借助于强大的軍事机構才能够維持对于巨大的殖民强国的統治。迦太基之缺乏农民是公民軍的数量比雇佣兵和附屬部落与非洲海岸腓尼基諸城市的队伍的数量要少的主要原因。这样的軍队具有某些积极的特色。职业的雇佣兵具有良好的軍事素养,而在有才干的指揮官手中他們就会变成对敌人說来十分可怕的一支力量。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說,雇佣兵又是极其不稳定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可能給自己的雇主招来許多麻煩。就本身的性質而論,雇佣兵远不是适合于任何战爭的。如果事情是在于出征有取得丰富卤获物希望的敌国,雇佣兵是很合适的。但如果进行長期的消耗战,不單必須进攻而且还要防守的时候,雇佣兵很快地便泄气了。至于迦太基軍队中附屬部分的軍队,則他們当然不是十分

願意保卫他們所憎恨的迦太基的事业的。因此由公民与联盟者所組成的罗馬軍队对迦太基軍队来說是具有很大的优越性的。

可是，迦太基的海上力量却比罗馬强得多。在战爭开始时，罗馬根本就談不到有什么艦队：排水量很小的几只船再加上"海上联盟者"所提供的二三十只船当然是不能当什么事的。迦太基在需要的时候則能够动員由几百只五帆大船組成的艦队，大船都是根据希腊化的海上技术最新成就装备和武装起来的，而且上面还有經驗丰富的航务人員。

这就是罗馬人在南部意大利的推进不可避免地必然会与之发生冲突的这一可怕的对手。

战爭的开始

到三世紀六十年代的时候，罗馬占夺了坎佩尼亚雇佣兵手中的列吉烏姆，这样便一直逼近了狹窄的麦撒納海峽(这是把意大利和富庶的西西里隔开的一道海峽)。这时那里的政治情势是复杂的。在披魯斯的冒險失敗以后，迦太基人再度占領了該島的大部分。留在西拉庫賽手里的是西西里島东半較小的一块土地。西西里的东北角包括麦撒納城是在所謂"瑪美尔提尼人"① 的統治之下的。过去这些人是西西里的暴君阿伽托克里斯从南部意大利雇来的士兵。二八九年这些雇佣兵在他死后无事可做，他們就背信地占領了麦撒納。瑪美尔提尼人把公民杀死或是赶跑之后，便分了他們的財产、妻子兒女并且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麦撒納海峽

① 这是他們自己的称呼。"瑪美尔提尼"的意思是"瑪尔斯的人們"、打仗的人們(薩姆尼烏姆語的瑪尔斯是Mamers)。

地区置于自己的統治之下。西拉庫賽的統帅希耶罗(Hieron)发动了反抗瑪美尔提尼人的战爭而在最初的若干次失利以后才打敗了瑪美尔提尼人(二六五年左右)。由于这次的胜利，他被宣布为西拉庫賽的国王，取号希耶罗二世。

瑪美尔提尼人的处境变得非常困难了。他們不能指望再有什么办法用自己的力量来对付西拉庫賽人，于是他們便把在海峽巡行的迦太基艦队上的队伍放进麦撒納。希耶罗还不曾准备对迦太基作战，便从該城撤退了。

在瑪美尔提尼人中間形成了兩派：一派建議正式服从迦太基，条件是要承認麦撒納的自治；另一派坚持与罗馬結为联盟。后者占了上风，一个使团被派到罗馬元老院去。

罗馬政府遇到了一个关系罗馬今后命运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元老們知道得很清楚，接受麦撒納加入联盟就等于和迦太基作战，可是誰能够預見战爭会有怎样的結果呢？迦太基是极其富有的，它拥有强大的艦队。元老院完全認識到未来战爭的各种困难。从另一方面来說，罗馬也不能容許迦太基人在海峽的岸上站稳。且不說这种接近在战略上的危險，即使不是对罗馬商业本身(罗馬在这个时期还未必非常关心商业)，那末对于南意大利同盟者的貿易也会是一种直接威胁。麦撒納的占領把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地位加强到这种程度，以致它之征服西拉庫賽因而和后来之征服全島只不过是一个时間問題罢了。罗馬是不能容許做到这一点的。

問題解决之困难性还由于內政方面的各种理由而加深了。大規模的战爭不可避免地会加强农民民主制的軍事因素并使旧的貴族与之不易妥协的許多新人物取得政权。但是同是这些理由又使民主領袖願意进行战爭。

最后，对于罗馬社会的某些分子(誠然，他們一时只是少数的)来說，对西西里方面的侵略意图也是能够有一定意义的。早在三世紀初时的罗馬經济不拘是何等原始，正如在前一章我們已經指出的，发展的傾向却緩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使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起来并使奴隸所有制加强了。从这个观点来看，夺取肥沃的西西里和它的那些商业城市是极其求之不得的事情。在本質上，要知道这只是罗馬的南意大利政策的进一步的发展而已！再說一遍，罗馬的"帝国主义"集团在这个时候还是人数极少的，但是他們已經萌芽并且可以对輿論发生一定的影响了。

不管怎样，关于接受麦撒納加入联盟的問題是如此之复杂，以致元老院中的投票竟发生分歧而不能通过任何决議。最后的决定要屬于人民大会了；人民大会則决定和瑪美尔提尼人結成联盟并給他們以帮助。

这样便通过了一个后果不可計量的决定：这个决定展开了导致罗馬統治世界的一長系列的海外大战的第一次战爭。

执政官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著名监察官的族人、軍事派的領袖之一①，被任命为麦撒納战役的領导者。但由于征募軍队需要时間，所以他便先把一位軍事保民官派了出去。这个人竟得以率領一小支队伍穿过迦太基艦船所保卫的海峽而进入麦撒納灣。因罗馬人之到来而受到鼓舞的瑪美尔提尼人要求迦太基卫戍部队的首長哈农(Hannon)撤出該城。哈农不知所措，撤出了自己的队伍②，而罗馬人便开进了麦撒納(二六四年)。

---

① 波利比优斯写道："人民……由于执政官的提示而决定帮助瑪美尔提尼人。"(I,11,2)

② 他因此而被迦太基政府处以死刑，因为政府怪罪他太胆怯了。

迦太基人决定无論如何也要夺回該城，于是便派遣大軍向該城推进。希耶罗害怕罗馬人更甚于害怕迦太基人，同时他显然还沒有弄清局势，于是他又和迦太基人締結了联盟。兩支联盟者的軍队从兩方面把麦撒納包圍了。

在那个时候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率領着兩个軍团到列吉烏姆来了。希腊的城市把运輸工具供給他。罗馬人在夜里不顧迦太基的艦队的巡邏而渡过了海峽。与联盟者进行和平談判的試图并沒有成功，于是战事行动开始了。罗馬的执政官利用西拉庫賽人和迦太基人之互不信任而从一开头的时候便攻击希耶罗，击潰了他并使他不得不退却，然后又迫使迦太基人也撤退了。

执政官乘胜向南推进，向西拉庫賽方面进攻，但是以現有的兵力而且沒有海軍，要拿下城市是不可能的。由于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任职的一年期滿，他便回到罗馬，而把一支坚强有力的卫戍部队留在麦撒納。

与希耶罗的联盟。阿格里根图姆的攻克

二六三年的执政官瑪尼烏斯·奥塔启里烏斯和瑪尼烏斯·瓦列里烏斯率領大軍(約四万人)到达西西里。許多迦太基和希腊的城市(阿拉耶撒、陶洛美尼烏姆、卡塔納等等)都表示服从。

罗馬軍队毫无阻碍地进抵西拉庫賽城下而把它从陆地的方面包圍了。希耶罗是一个現实的政治家，他力图糾正去年的錯誤。他在下列的条件之下和罗馬人締結了和約与联盟：希耶罗保有对西拉庫賽及其周边相当广大地区的統治，但他必須无償地放回罗馬俘虜并且付給罗馬一百銀塔蘭特的軍事賠償金。

与希耶罗的联盟使罗馬方面深表满意，因为这个联盟大大地便利了战爭的进行。因此在起初的时候，他們甚至决定把西西里的軍队减少一半。相反地，迦太基人却加紧地募集軍队。他們以西西里西南沿岸的大城阿格里根图姆为自己的据点。

二六二年的执政官路克优斯·波斯图米烏斯和克温科吐斯·瑪米里烏斯率領着又增加到四万人的軍队于春天包圍了阿格里根图姆。作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該城設防巩固并且拥有强大的卫戍部队。它英勇地对圍攻坚持了五个月。最后迦太基的大軍来援救了。这支大軍又包圍了罗馬人而使罗馬人在粮食的运送方面遭到极大的困难。这种情况又拖了大約兩个月。迦太基人知道了阿格里根图姆的卫戍部队和居民的殊死抵抗。因此他們决定对罗馬人进行公开的战斗，但是在这一战斗中他們被击潰并丧失了几乎全部軍队。可是罗馬人也被削弱到如此程度，以致竟不能阻碍阿格里根图姆卫戍部队的突圍。在此之后，他們便进入了这一沒有防卫的城市，在城市中大肆劫掠，而居民則被卖为奴隸。

海軍的建造和海上的第一次胜利

阿格里根图姆的陷落又使西西里的几座陆上城市轉到罗馬人手中来。可是沿海的中心城市却害怕迦太基的海軍，因此巩固地据守着，而敌人的船更开始进攻意大利的沿岸地帶了。罗馬政府开始懂得，沒有海軍是不可能再打下去的。于是便以最大的毅力着手修造大战船。他們以非常的速度建造了一百只五帆的和二十只三帆的船。这些船需要三万人以上的熟練的划船手。其中的一部分是海上联盟者供給的，但是較大的部分却不得不从完全沒有

受过訓練的意大利农民和城市貧民中征集。为了加速事情的进行，与造船的同时，又在陆上訓練划船手，使他們坐在板凳上練习，就好象坐在船上的情形一样。

年輕的罗馬海軍比迦太基海軍要差得远：船都笨重不灵活，船上的人員訓練得不好，有經驗的船長很少。为了消除这些缺点和利用罗馬步兵的战斗品質，在船上应用可能是从西拉庫賽学来了下面的一种发明。在船头的部分安設吊桥，吊桥的一端有鈎子，而兩边則有欄杆。当罗馬的船和敌船靠近时，吊桥便搭到敌人的甲板上而步兵便从这里冲过去。在甲板上展开罗馬人所向无敌的白刃战。用兵士的俗語来說，这一套的設备就叫做“烏鴉”。它的应用在第一次的海上大战中得到了巨大的成功。

二六〇年，在几次小冲突之后，在执政官蓋烏斯·杜伊里烏斯統帅之下的罗馬艦队在米雷海角附近（該海角在西西里北岸、麦撒納以西的地方）和迦太基的艦队相遇了。迦太基人被击潰而逃跑了，并丧失了五十只船。

波利比优斯是这样記述这次著名战斗的（波利比优斯历史，I，23）：“在看到这的时候，对罗馬人的毫无經驗充滿了蔑視心情的迦太基人欢喜地和忽忙地把一百三十只船駛到海上去①，这些船便都一直冲着敌人向前駛去；迦太基人甚至認为不需要排成战斗的行列而仿佛象是探囊取物的样子……在接近的时候，迦太基人看到在所有船的前部都悬着吊桥；起初他們莫名其妙而对这从来未見过的設备感到惊奇。最后，因激于对敌人的蔑視，最前面的船大胆地展开了战斗。在战斗的

① 在此之前迦太基人蹂躪了米雷附近的地区。

时候，每次艦船都因上述的工具連到了一起于是人們立刻便从吊桥过去，而甲板上就发生了战斗。一部分迦太基人被杀死，另一部分在惊恐中投降了敌人，因为海上的战斗好象是陆上的战斗了。"

米雷胜利① 的消息使罗馬全城为之欢欣鼓舞。人們給杜伊里烏斯在广場上建立一个圓柱，圓柱飾以被俘的艦船的船头和庆祝的銘文。

二六〇年胜利的直接后果便是罗馬艦队对薩地尼亞和科西嘉二島的出征，統帅这一艦队的則是二五九年的执政官L·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奥。科西嘉的阿列里亞城被占領，而在薩地尼亞附近，斯奇庇奥的繼承者在第二年又击潰了迦太基的艦队。

在暫时的失利以后，罗馬人在西西里集結了一大批兵力而把敌人排挤到該島的西部去了。

非洲的出征

但是西西里的战役拖延下来了。迦太基人在西部沿岸上拥有强大的海上要塞利里拜烏姆和德列帕努姆(或德列帕那，Drepanum)；要想夺取它們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因此罗馬便想出一个依靠着海軍的空前成功的大胆計划：这便是在非洲給迦太基以决定性的打击。

二五六年夏天，由三百三十只艦船組成的罗馬巨大艦队从麦撒納沿西西里东岸向非洲进发。艦队的大部分是由五帆的战船所

① 由于战斗是在米雷海角和里帕拉羣島之間的海面上发生的，所以它也被称为"里帕拉羣島之役"。

組成。艦队中还有許多运輸船。在这支大艦队上服务的划船手約有十万人，准备在非洲进行作战的步兵有四万名。統帅艦队的是二五六年的兩位执政官——路克优斯·曼里烏斯·伍尔索(Lucius Manlius Vulso) 和瑪尔庫斯·阿提里烏斯·列古魯斯 (Marcus Atilius Regulus)。

繞过西西里的东南角之后，罗馬人便沿着西南岸行进。他們在这里遇到了由三百五十只船組成的迦太基艦队。艦队上的人員不下十五万人。在埃克諾姆斯海角附近展开了古代史上最大海战中之一次。

罗馬人把自己的战船組成楔形，而以运輸船为楔形之底部。他們很容易地便突入迦太基艦队的展开的防綫，但是他們立刻便給敌人的船从四面八方包圍了。战斗分裂成了許多个别的搏斗，在这些搏斗中罗馬人再度利用了自己的烏鴉(吊桥)战术。迦太基人的右翼逃跑了，而左翼則被压制到沿岸峭壁下面去。

迦太基人大約損失了一百只船，其中三十多只被击沉，而六十四只是完整地被俘了。罗馬人的損失是有二十四只船被击沉。

殘缺不全的敌方艦队退回非洲海岸以便保卫迦太基。罗馬人通行无阻地在东岸的克魯佩阿 (Clupea) 城附近(离迦太基首都不远的地方)登陆了。他們把船拖到岸上，用土壘和壕溝把它們圍起来，进而便着手圍攻克魯佩阿城。城很快地便被攻克了。罗馬人把卫戍部队留在城里，对那地方开始横加劫掠。他們夺取了許多牲畜和二万名以上的俘虜。

那时从罗馬发来了一道命令，要一位执政官帶着足够的兵力留在非洲，而另一位执政官則率領艦队、俘虜和其余部分的軍队返

回罗馬。这个命令多半是由于下面的一些理由而引起的。用現有的兵力迅速地占領設防的迦太基是不可能的。必需有增援的部队，而它們是不可能在春天以前到达的。在那里維持并养活着大群的划船手、战士和俘虜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且要取得增援，就需要艦队。可能，意大利农民的不滿情緒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他們是第一次这样長期地脫离了自己的农庄①。这多半就是使元老院发出它那决定命运的命令的动机。

列古魯斯和一万五千名步兵、五百名騎兵与四十只船留守在非洲。他繼續在当地肆行蹂躪并向迦太基推进，包圍了阿狄斯城。迦太基的軍队来援救了。这支軍队在騎兵上超过罗馬人并且拥有大象，不过它的統帅部却不小心地在不利的陣地上进入战斗而遭到了慘重的失敗，甚至把营地都失掉了。列古魯斯逼近了迦太基，占領了吐涅斯城(突尼斯)并在那里安扎了冬营。

迦太基的形势十分危急了。努米地亚人在罗馬人到来的时候起义反抗迦太基的統治并且也开始蹂躪了那个地方。許多逃亡者聚集在城里，飢饉开始了。因胜利而得意洋洋并且不願意在春天之前結束战爭的列古魯斯向迦太基政府建議进行和平談判。迦太基人欢喜地接受了这个建議。但是罗馬的执政官是一个沒有远見，十分自負并且对大局認識不清的人，他所提出的是这样一些帶汚辱性的条件，以致这些条件断然地被拒絕了。談判中断了。

現在罗馬人对迦太基人毫无行动作为了。我們甚至根本沒有

---

① 瓦列里烏斯·瑪克西姆斯敍述說（Ⅳ,4,6），列古魯斯写信請求元老院在第二年解除他的統帅职务，因为他那在普披尼亚特里布斯的小庄园的管家（管理奴隶的人）死了，而雇工便利用这个机会，帶着农具逃跑了。元老院拒絕了他的請求，而下令用国家的錢来耕种他的小庄园。这个故事不管对于非洲出征时期罗馬农民的經营狀况来說，以及从甚至三世紀的貴族領地面积都不大这一特色的觀点来看，都是非常有趣的。

听說过，列古魯斯曾試图和努米地亚人締結对他非常重要的同盟，因为只有他們才能把騎兵供給他。当时已經瀕临絕境的迦太基当局积极地振作起来。征兵者把大量的雇佣兵从四面八方招来，其中就有天才的斯巴达的指揮官克桑提波斯(Ξάνθιππος)。他立刻以他那富于經驗的眼光对大局作了估价并对迦太基的統帅部作了几項恰当的忠告。政府則是如此地賢明，以致使他領导了軍队。克桑提波斯改組了軍队并提高了士兵的战斗精神。迦太基的情緒发生了极大的轉变。

当克桑提波斯看到适当的时机业已来到的时候，他便率領自己那由一万二千名步兵、四千名騎兵和大約一百头大象組成的軍队来和列古魯斯对抗。克桑提波斯的战术与迦太基人以前所使用的战术大不相同：他考虑到自己在騎兵上的优势和軍队中拥有大象，于是占取了平原上的陣地。尽管形势是如此，列古魯斯还是不智地接受了他的挑战。罗馬人完全失敗了；大部分軍队被大象踩死了，被騎兵杀死了，五百人和列古魯斯一道被俘，而只有兩千人得以逃跑而躲在克魯佩阿。

当这次大灾难的消息傳到罗馬的时候，在那里已經准备了一支由三百五十只艦船組成的巨大艦队以便繼續非洲的远征。但是現在惊惶失措的元老院却决定收拾非洲的战場而只是救援英勇地在克魯佩阿抗击迦太基人一切进攻的兩千名士兵了。罗馬的艦队在二五五年夏初出海到非洲去。在非洲沿岸的地帶，这支艦队不費什么气力便击潰了迎击的迦太基艦队，俘获了二十四只艦船。罗馬人迫临了克魯佩阿，接走了列古魯斯的殘余軍队，立刻便返回罗馬了。但是在西西里的南岸，艦队却遇到了可怕的暴风：三百六十四艘船只保全了八十只。大約有七万名划船手和二万五千名士

兵因此丧命。

波利比优斯說："在历史上，海上还沒有过这样猛烈发生的更加慘重的不幸事件。它的原因与其說在于命运，勿宁說在于領导者本身。事情是在于，舵手曾長期和坚持地劝說不要沿着向利比亞海一面的西西里海岸进行，因为那里的海深而且登岸也困难……执政官們完全不听这些話而駛进了大海，他們是想用取得的胜利来恐吓在他們归途上的某些西西里城市，从而占有它們……罗馬人一般在任何場合下都是用武力来行动的，而一旦某种目的被提了出来，他們便認为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而一旦通过了某一个决議，在他們看来就沒有什么做不到的。"（波利比优斯历史，I，37）

这样一来，非洲的出征便以这一可怕的大灾禍而告結束了。它的原因与其到客观的因素，不如到主观的因素中去寻求。当然，海外大出征的組織是非常复杂的，而罗馬人在这类的事业上还沒有任何的經驗。但是困难不是不能克服的，一支有战斗能力的海軍底建立便說明了这一点。但是元老院虽然把远征組織得很好，却未能把它进行到底。主要的錯誤是把大部分远征非洲的軍队召了回来。也不应当把庸懦无能的列古魯斯留在非洲，因为他幷未能利用有利的时机来締結有利的和約。如果他对于自己的要求比較愼重的話，毫无疑問在迦太基放弃西西里和薩地尼亞以及支付賠款的条件下，早在二五六年便締結和約了。执政官的愚蠢的执拗行动使罗馬又进行了十五年的战爭，又受了无数的損失，而其結果仍然是同样的。最后，二五五年克魯佩阿的退出也是一个錯誤。既然开始了这样的一次远征，便应当无論如何也把它进行到底，而不能因第一批占領軍的潰敗而感到手足无措。

西西里战爭

战爭現在主要是限于西西里了。在艦队复灭以后不久，罗馬人曾有力量在三个月中間修造二百二十只新艦船（迦太基人也給自己的艦队补充了二百只），而他們便借助于这些船对西西里的迦太基統治最重要中心之一的帕諾尔姆司城（帕列尔摩）发动了水陆联合的进攻。这座城市从海陆兩方面被包圍并以急襲的方式被攻克了。这次的巨大胜利又使北部沿岸的几个城市轉到罗馬方面来。在此之前不久迦太基人之攻克和完全摧毁阿格里根图姆也未必能补得上帕諾尔姆司的損失。但是罗馬人在海上再度遭到大灾难。二五三年，罗馬艦队向特里波里塔尼亚的沿岸地帶进发，但是由于不熟悉航路而擱了淺，費了很大的气力才得以起錨。在归途上，經过意大利海岸的地方时，又遇到了暴风，結果是一百五十只船沉沒了。

只有在此之后，元老院才不得不承認，罗馬人的航海术的水平是极低的。只有应用步兵战斗的战术才能够击潰迦太基的艦队。对海上自然力量进行斗爭則要困难得多。这种認識，再加上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損失，还有国庫的耗竭，使罗馬人暫时地轉向陆地上的战爭。

二五〇年，迦太基人从陆地方面出現于帕諾尔姆司的面前。他們有許多战象。对于战象的可怕印象从列古魯斯出征的时代起在罗馬人的头腦中是記忆犹新的。罗馬的指揮官，前一年的执政官L·凱启里烏斯·麦鉄路斯不出来应战而是守在城牆前面的战壕里。于是忍耐不下去的迦太基人便攻打罗馬的陣地。因罗馬人

的箭和投枪而受伤的大象受了惊，它們向后退轉而使了自己的軍队紊乱起来。麦鉄路斯在这时使用主力打击敌人。迦太基人在混乱中逃跑了。几十只象給胜利者所俘获。帕諾尔姆司之役的意义主要便在于，它驅散了罗馬人在大象面前的惊恐情緒。

在迦太基人手里的只还有西西里的兩个大中心：海上要塞利里拜烏姆和德列帕努姆了。在同二五〇年，新的执政官盖烏斯·阿提里烏斯和曼里烏斯·伍尔索开始从陆地上和海上圍攻利里拜烏姆。他們手中拥有巨大的兵力：四个軍团和二百只船。但是利里拜烏姆的卫戍部队也有大約二万人。而且城市有坚城和深壕圍繞着，同时由于礁湖的存在，从海上进攻也是非常困难的。在德列帕努姆則有帮助被圍攻者的迦太基艦队。

因此，对利里拜烏姆的圍攻便有了拖延的性質，尽管罗馬人有着很高的工程技术。結局迦太基人甚至得以把攻城的設施燒掉而使罗馬人不得不轉向封鎖要塞的办法，而这次的封鎖竟拖延到战爭結束的时候。

此外，罗馬艦队在試图夺取德列帕努姆灣入口处的迦太基船舶时，也遭到了慘重的失敗。誠然，必須指出，这是战爭的全部期間它在海上唯一的一次严重失敗，因为其他各次的失敗都是因天气而招致来的；但是它使罗馬人付出了一百来只船并使完全封鎖利里拜烏姆这件事成为不可能的了。

在此以后不久，海洋与水手之缺乏經驗又对罗馬人开了一次惡意的玩笑。护送載运供应圍攻利里拜烏姆軍队的运粮船的、由一百二十艘船組成的罗馬艦队遇見了暴风而几乎完全沉沒了。罗馬又沒有海軍了，而不得不从陆路上給圍攻利里拜烏姆的軍队运輸粮食。

在这一时期的多次失败中只有一次輝煌的战役可以算到对自己有利的賬上。他們得以用一支强大的队伍在德列帕努姆后方占領了一块高地和埃里克斯城。这便使他們能够截断通向那里的陆路。这样一来，迦太基人还在据守着的两个城市便从陆路方面給切断了。它們只能以海路来和外界来往。

尽管取得了这次的胜利，罗馬的处境仍旧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金錢的資源完全耗尽，而人力的資源也急剧地减少了。这时在迦太基占上风的显然是农业的貴族集团，而領导这个集团的是被称为"偉大的"那个哈农。正如在上面指出的，这个集团对海上的征服并不感覚兴趣，而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非洲的領土上。迦太基政权的更迭說明了迦太基海軍在四十年代初期較低的积极性，还說明了对罗馬展开談判的試图。一个使节团被派往罗馬建議交換俘虜。可能这个使团也被委托試探有无締結和約的基础。但談判是毫无結果的。

> 年代記的傳統叙述說，被俘虜的列古魯斯也曾和迦太基的使团一同被派了去，迦太基人以为他当然会劝說元老院同意交換。但是他却劝告罗馬人断然拒絕一切的建議，由于这一点，后来在被俘期間他仿佛被害死了。

二四七年領导西西里的迦太基軍队的是哈米尔卡(Hamilcar)，这个人的綽号是巴尔卡(Barca，义为閃电)；这是一个年輕、有毅力和能干的人。他之得到任命显然便証明，在迦太基的政府里又发生了党派的更迭并决定把軍事行动活跃起来。哈米尔卡从一开始便进攻意大利的南岸并把这块地方劫夺一空。后来他又在帕諾尔姆司和埃里克斯之間登陆并占領了山地高原埃尔克鉄。这块地方极其适于防守并拥有良好的港灣。哈米尔卡从那里开始在兩方面

威胁罗馬人：这便是德列帕努姆和帕諾尔姆司兩方面。他从这里在陆地上是向西西里內地进攻，在海上則是向意大利沿岸进攻。三年以后（二四四年），哈米尔卡竟連埃里克斯也給占領了。只有一座上有著名的阿普洛狄塔（維涅拉）神殿的山峰还留在服务于罗馬的高盧雇佣兵的手里。

战争的結束

到四十年代末的时候已經很清楚，战爭已走入穷途末路，而且如果在海上不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爭是不可能順利地結束了。交战双方，特別是罗馬，都已疲憊不堪了。于是罗馬元老院便使用了极端的办法：决定向富人举借国債（tributum），而用聚集来的金錢建造一支新的艦队。借来的款項規定在后来国家富裕时归还。用这种办法，到二四二年便建造了改善的类型的二百只五帆帆船。执政官蓋烏斯·路塔克优斯·卡图魯斯（Gaius Lutacius Catullus）便率領着这些兵力在二四二年夏初出海向德列帕努姆方面进发。迦太基的海軍这时正在自己的海灣里完全无所行动，而在將近一年后它在战場上出現的时候，它的裝备是很差的。对于迦太基的政府来說，罗馬海軍的复活多半是完全出其不意的一件事。迦太基的寡头政体再度忙于非洲的战爭而把西西里斗爭全部重担放到哈米尔卡和他的雇佣兵身上，从而削弱了海軍的战斗决心。这是一个致命的和不可挽救的錯誤。

卡图魯斯利用海上沒有迦太基大規模兵力的存在而占領了德列帕努姆港和通向利里拜烏姆的要道。这样便第一次实現了完全封鎖兩个要塞的任务。它們的卫戍部队开始受到无粮的痛苦。

終于在二四一年三月出現了迦太基的一支大艦队，这支艦队載运着送給被圍攻的人們的粮食，但船上人員的訓練却很差。計划的办法是船舶先停泊在埃里克斯地方并从哈米尔卡那里得到人力。但是卡图魯斯破坏了这个計划，并在西西里海岸以西的埃伽特斯群島的地方迎击迦太基人。战斗中的一切优势都是在罗馬人的方面。迦太基人損失了一百二十只船，其余的都逃跑了。

埃伽特斯群島一役把战爭結束了。迦太基如果建設新的海軍，还是可以把海上的战爭繼續下去的。虽然迦太基人在这个时候失掉了自已在西班牙的銀矿（参見下章），但是他們如果情願，是可以籌到这样的一笔錢的。但是迦太基的寡头政体不願意象罗馬新貴那样地牺牲自已的利益。貪欲无厌的寡头政体在自已的全部历史上都表明，它沒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它的眼光狹小，而在追求当前微小利潤的时候它常常丧失了未来的巨大利益。在这里还应当附加說，在四十年代，正如在前面所指出的，决定迦太基的全部对外政策的是土地貴族。最后，甚至如果新的艦队造成，它也来不及使利里拜烏姆和德列帕努姆免于投降的命运，因为这兩个城市的居民快要餓死了。而这一投降便意味着作为全部战爭起因的西西里的最后丧失。

迦太基元老院授給哈米尔卡全权和卡图魯斯进行談判并爭取到可以接受的和約条款。兩个司令官拟訂了預备和約的全文；波利比优斯报导了这个預备和約（波利比优斯历史，I，62，8—9）：

“如果对于罗馬人民也适宜的話，則在下列的条件下应当建立起迦太基人和罗馬人之間的友誼：迦太基人必須退出全部西西里，不对希耶罗作战，不和西拉庫賽人及其联盟者作战；迦太基人必須无償地把一切俘虜交給罗馬人；迦太基人

必須在連續二十年中間支付給罗馬人兩千二百优貝亞的塔蘭特白銀。"

罗馬政府拒絕批准这个条約，因为它認为这个条約太寬大了。派出了一个十人組成的委員会到西西里去研究当地的問題。但是委員会在和哈米尔卡进行了个人談判以后确信，要想使条約得到比較重大的改变是不可能的，而迦太基在必要的时候是准备把战爭繼續下去的。因此預备和約的基础便沒有改变，只是加强迦太基人的某些义务：支付的期限縮短到十年，賠款增加到三千二百塔蘭特，而迦太基人还必須退出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即里帕拉 Lipara）之間的一切島嶼。罗馬的人民大会便在这些条件下批准了条約（二四一年）。

罗馬和迦太基之間的第一次战爭便这样地結束了。这次的战爭持續了二十三年，而且弄得双方都耗費了极大的精力。但是对迦太基来說，战爭的結束并沒有招致任何灾难性的后果（如果不把雇佣兵的譁变算到里面的話）。当然，失掉西西里①，和后来之失掉薩地尼亞（这一点以后我們可以看到）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但迦太基既然拥有巨大的殖民地的富源，这个損失它是可以得到补償的（而后来便因获得西班牙而得到了补償）。至于支付三千二百塔蘭特的賠償金这件事，則对于收入很多的迦太基来說，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战爭的后果对罗馬来說要重要得多。最重要的是取得了西西里的大部分，而西西里就成了第一个行省（行省現在有了新的意义）。这次在領土上的收获也反映在意大利的經济上（因为西西里

① 罗馬人早在二五九至二五八年間便征服了科西嘉，但是他們在那里的統治，和迦太基人的統治一样，只限于沿岸地帶。

成了大規模奴隸制經济的重要中心）和反映在全部罗馬行政制度上。除了有同盟者的权利的希耶罗的王国、麦撒納和另外几个城市之外，西西里已不能再被認为是意大利联盟的具有同等权利的成員了。这是罗馬用武力征服的而且在以前又是迦太基人以臣屬的原則治理过的外国土地。罗馬現在也掌握了这些原則。西西里行省的領地开始被視为罗馬人民的財产，而它的居民則被視为无权的臣民，这些臣民必須向罗馬的財务官交付收入的十分之一，而且他們要从屬于罗馬太守（行政長官）的无限权力之下。罗馬的其他行省后来也按照西西里的方式来統治了。

第一次布匿战爭的結果是迦太基失敗了。这是什么緣故呢？为什么富裕的海上强国給罗馬領导的貧穷的意大利联盟打敗了呢？在前面的篇幅里，在本質上已經回答了这个問題。和罗馬密切結合在一起并拥有巨大人力資源的、自治政治單位底联盟必然比殖民帝国要强，因为在这个殖民帝国里，是一小撮公民借助于雇佣兵統治着千百万无权的土著居民。罗馬和迦太基之間第一次冲突的历史表明，道义的政治的因素在战爭中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拥有雇佣軍队的迦太基的寡头政体被普通的罗馬公民和他們的意大利联盟者所战敗了。

战敗是战敗了，但是沒有被摧毁。鎮平了雇佣兵和本国非洲臣民起义的迦太基在战敗后迅速地恢复过来了，它扩大了自己的領土并且蓄意复仇。实質上第一次的战爭只不过是因西西里而引起的一次前哨战。下一个阶段才是一場生死的斗爭，是一場夺取世界統治权的斗爭。

第十四章

二四一年到二一八年的迦太基和罗馬

迦太基雇佣兵的起义

在和約締結以后哈米尔卡退出了埃里克斯并把自己的雇佣兵轉移到利里拜烏姆去。他在那里交卸了总司令官的全权：和罗馬締結的和約便意味着軍事派計划的潰灭和以哈农为首的地主派的重新加强。

利里拜烏姆的指揮官吉斯孔負責把雇佣兵运回迦太基。他預見到了混乱并且害怕大量武裝的人們集結在非洲，于是他便故意分批地遣送他們，希望使迦太基政府能够在雇佣兵逐步到达的时候付清他們的軍餉并遣送回乡。但是这一賢明的計划因当权派的愚蠢和貪婪而垮台了。迦太基的寡头政体以为，如果把雇佣兵集在一起，那就可以劝說他們不仅放弃哈米尔卡答应給他們的贈品，还可以放弃应該算給他們的部分餉銀。因此，雇佣兵就被留在迦太基，而很快地他們便大量地集結在那里了。城内开始发生了劫掠和騷动。

政府懂得了自己的錯誤并决定把雇佣兵遣往国家西南部的要塞西卡（Sicca）。不久便发放軍餉和少量贈品的諾言竟得以瞞过了士兵并把他們引出了迦太基。雇佣兵在西卡繼續过着放蕩方式的生活，他們不耐煩地等待着答应給他們的金錢等等。在他們的想象中，則应当付給他們的金額要增加到惊人的規模。当哈农到

达西卡幷借口国家財政困难而开始劝說士兵放弃餉銀的某部分的时候，他們的絕望情緒是很容易想象的。吵闹的集会开始了。而且更由于雇佣兵所属部落不同（其中有利比亞人、伊伯利亞人、坎佩尼亞人、利古里亞人、高盧人）而且相互之間不能了解，混乱的情况便严重起来了。激怒的大群向迦太基推进，占領了吐涅斯（Tunes）。人数超过兩万的雇佣兵，他們的領导者是利比亞人瑪托，坎佩尼亞人斯平狄欧斯（过去是奴隸）和高盧人奥塔里特。

但是一时事件还沒有到达公开爆发的程度。雇佣兵留在吐涅斯幷和迦太基人进行討价还价的商議。吉斯孔被派到他們那里去，因为雇佣兵对他比对其他官吏信任些。他着手散发兵餉，但是現在已經难于滿足雇佣兵的那些业已提高的要求了。他們的十分激动的情緒增長了，吉斯孔和同他一起去的人們都受了侮辱幷遭到逮捕。公开的起义开始了。

起义者把使者派到国內各地去，号召居民依附他們。这一号召是非常适时的。迦太基在利比亞的統治在以前就是苛虐的，而在战爭的时候这种統治竟变得完全不能忍受了。农村居民必須把收获的一半交給国家。市民的租稅增加了一倍；不能完納租稅的人都毫不留情地被送进监獄。因此起义的号召到处都遇到热烈的回响：居民提供輔助的队伍和粮食；妇女把首飾摘下来給雇佣兵当作兵餉。在瑪托和斯平狄欧斯手里有这样多的金錢，以致他們不單能够付出迦太基沒有发足的餉銀，而且还聚了一大笔款子来进行战爭。只有北部的兩个城市烏提卡和希波（Hippo）沒有归附于起义。因此起义者便圍攻它們，同时从陆上切断了迦太基。

起初領导政府軍队（由城市民軍、部分的雇佣兵、騎兵和大象百只組成）的是哈农。但是在試图給烏提卡解圍的时候，由于自己

的不小心而吃了大敗仗。于是拥护哈米尔卡的一派在不稳固的迦太基政府中再度占了上风：西西里的失寵的英雄再度被任命为总司令官。

很快地他便得以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烏提卡的圍攻被解除了，迦太基获得了解放。哈米尔卡和努米地亚的一位領袖友好起来而从他那里得到了一支由二千人組成的騎兵队伍。他率領自己的全部兵力进攻斯平狄欧斯和奥塔里特(瑪托这时正在希波城下)并击潰了他們。迦太基人俘获了大約四千人。外交才能也不弱于軍事天才的哈米尔卡对待俘虜是极其温和的：願意給他服务的他便留下，其余的則遣散，但是警告他們說，如果再看見他們手中拿着武器，那就要受到无情的严懲。

这个政策吓坏了起义者的領袖們，因为他們害怕这种政策会分裂他們的队伍。于是他們便召开会議，在会上发表热烈的演說，号召不要相信迦太基人。群情激憤的会議向吉斯孔和其他的迦太基俘虜进攻：这些人在受到拷打之后，全部被杀死了。这样一来，一切取得协議的道路就都給切断了。

斗爭繼續着，但双方都采取了越来越加殘酷的性質：或是完全不接受俘虜，或是处以痛苦的死刑。哈农的一派再一次抬了头并做到把最高的統帅权共同委托給兩位司令官。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妥协并沒有任何好的結果：兩位司令官相互爭吵因而都怠起工来，而起义在那时便扩大了。烏提卡和希波轉到起义者的手里，迦太基再度被切断，而在粮食的运送方面中断的情形越来越多了。

这样看来，由兩个人統率軍队的制度是行不通的，于是哈农便从軍队中被召回了。哈米尔卡得到了行动的自由，便仰仗着迦太基的工事和利用自己在騎兵和大象方面的优势进行有計划的斗

爭。他有計划地蹂躪了起义者后方的土地，使他們受到飢餓，这样便使他們不得不撤除对迦太基的包圍。当战爭采取了野战的性質的时候，哈米尔卡的軍事天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揮，特别是比起他的敌人在战略上的毫无經驗来。他把在斯平狄欧斯和奥塔里特的領导之下的、由雇佣兵和利比亞人組成的五万大軍驅赶到不适于他們活动的地方，用溝壕和土壘把他們包圍起来并且用飢餓的办法使他們到达人食人的地步。

于是領袖們向哈米尔卡建議締結和約。他假裝表示同意，而当着起义的最杰出的十个領导者組成的一个使团（其中包括斯平狄欧斯和奥塔里特）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便下令把他們逮捕了。失去了領导的叛变者給哈米尔卡用大象和其他軍队包圍起来，并給杀死了四万多人。

然后他便向吐涅斯去，因为瑪托和另一部分的起义者在那里。在城牆面前，当着被包圍者的面，迦太基人对斯平狄欧斯、奥塔里特和其他領袖处以磔刑。但是瑪托却利用第二位迦太基司令官的疏忽大意而突然出击。許多迦太基人被杀死，他們的营地被占領而司令官本人也被俘虜了。在拷打之后，把他釘死在斯平狄欧斯受刑的同一个十字架上。三十个最显貴的迦太基人都在他的尸体上被杀死了。

这次的失敗使哈米尔卡和他的軍队都不得不从吐涅斯撤退了。需要有紧急的措施来挽救大局。一切能够拿起武器的迦太基人都給編进了軍队。在非常可怕的危險面前，相互敌对的兩派在自己的領袖身上取得了妥协。哈农和哈米尔卡从現在起开始完全协同一致地行动。这就使战爭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轉变。軍事行动現在已波及于迦太基的全部領土，而且迦太基人方面是經常

得到胜利的。

終于在交战双方集結了全部自己現有兵力的一次决定性的战斗中，雇佣兵和利比亞人被击潰了。瑪托本人被俘了。在此之后，迦太基人便征服了全部利比亞，除去在某一段时期中还繼續进行着无望抵抗的烏提卡和希波。它們終于也投降于胜利者了。

迦太基人以凱旋的游行来庆祝起义之受到鎮压，在游行的时候，瑪托和他的同志們受到了最为独出心裁的（殘酷得出奇的）拷打，在此之后便被处死了。雇佣兵和利比亞人的起义持續了几乎三年零四个月（二四一年——二三八年）。用波利比优斯的話来說，这是“在战爭历史上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战爭中最殘酷的和充滿了无法无天行为的一次战爭”（波利比优斯历史，I，88,7）。

迦太基之丧失薩地尼亞

在非洲起义的时候，奴隸主底国际的阶級团結鮮明地表現出来了。罗馬和西拉庫賽“大度地”帮助自己不久以前的敌人，因为他們害怕可怕的非洲的邪风会蔓延开来。当薩地尼亞的迦太基雇佣兵也譁变起来并建議把該島交給罗馬人的时候，罗馬人拒絕了。罗馬人对于叛变的烏提卡的类似的建議也給予了完全同样的回答。为了交換为迦太基人所捕获的意大利商人（他們已开始把商品供应給起义者），罗馬人送回了还在西西里战爭时期扣留下来的迦太基俘虏。元老院禁止意大利人和叛变者作买卖，可是相反地却用一切办法要他們供应迦太基人。甚至还允許迦太基政府到意大利来征募雇佣兵。

希耶罗也在圍攻的困难时期里帮助迦太基。但是他的帮助，除

去阶級上的团結一致之外，还由于一些完全是現实的政治考慮：他不願意迦太基完全削弱下去，因为这会使罗馬过度加强并且会使西拉庫賽的独立受到威胁。

但是到起义末期，当着迦太基取得胜利的这个事实已經清楚的时候，罗馬的友好的态度便开始改变了。二三八年，受到当地居民强力排挤的薩地尼亞叛变者再度向罗馬提出以前的建議。这次元老院表示同意并准备出兵占領該島。迦太基政府表示抗議并也开始裝备艦队。罗馬人便利用这一点向迦太基人宣战。但是精疲力尽的迦太基人当然不能进行新的战爭。他們放弃了薩地尼亞并且又附加地付給罗馬一千二百塔蘭特的賠償金。

这样一来，罗馬便未經战斗而取得了一个大島，它对于意大利的战略意义很大，因为它和科西嘉島一同从西方掩护了罗馬。但是眞正掌握薩地尼亞并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情：需要多次的征伐才能够摧毁威武的和爱好自由的土著居民的抵抗。直到二二七年，科西嘉和薩地尼亞才被組織成象是西西里那样的行省。为了对它加以統治，在罗馬开始每年任命第四位行政長官。兩島的全部居民都要繳納什一稅。

哈米尔卡和哈斯杜路巴尔在西班牙

罗馬在薩地尼亞問題上的行动在迦太基引起了对罗馬的憎恨情緒的新的爆发。軍事派和它的首腦哈米尔卡·巴尔卡的威信更加提高了①。在对雇佣兵作战的最后的年代中，巴尔卡派的影响

① 阿庇亞努斯关于寡头当局反对哈米尔卡的过程的报道（伊伯里卡，4；汉尼拔，2）可以用來作为这一时期在迦太基热烈进行的尖銳政治斗爭的反响。

一般地是大大地提高了，因为人們很有根据地把鎮压起义的主要功劳归之于哈米尔卡。現在軍事派，在已經加强的民主派的支持之下，决定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利的局势。拟訂了一个对西班牙进行大規模征伐的計划以便补偿他們失去的島并为了对可恨的罗馬进行新战争而建立巩固的基地。

公元前二三七年，哈米尔卡率領不大的一支軍队渡海到了西班牙。統帅艦队的是他的女婿哈斯杜路巴尔，这个人这时在民主派中間有很大的影响。哈米尔卡把自己的九岁的兒子汉尼拔也帶到西班牙去；在出发之前，汉尼拔曾被召到供物台前发誓永远仇恨罗馬人。

哈米尔卡面临了重新征服西班牙的困难的任务，因为在二三七年，他在那里能够依靠的只有几个老旧的腓尼基城市：伽底斯（卡迪玆），瑪拉卡（瑪拉伽）等等。迦太基在西班牙的統治自有其長期的历史。地中海上的第三个大半島很久以来便以其各种矿藏——金、銀、銅、鉄——引起了古代的殖民者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注意。此外，西班牙南部則是握着通往大西洋的道路的鑰鎖。从赫拉克列阿柱的地方起这些道路就分开了：一条是沿西非沿岸向南到几內亞；另一条是沿西班牙海岸向北到布列塔尼亞和不列顚諸島。古代世界的大胆的航海者从很久以来就知道这兩条道路：第一条使地中海可以輸入黃金和象牙，第二条可以得到珍貴的錫。

西班牙的最古老的殖民地是剛才提到的腓尼基人的居民地。从七世紀起，在高盧南岸建立了瑪西里亞，在西班牙南岸建立了麦納卡的希腊—波凱亞人在最西部开始了强烈的殖民活动。但是六世紀的希腊扩張給迦太基阻住了。与埃特魯里亞人結成联盟的迦

太基人在科西嘉島附近的一次海战中歼灭了希腊艦队（五三五年）。从这个时候起，波凱亞人在西部地中海的威力便开始削弱下去，虽然瑪西里亞人在此之后，还長时期地在那里对迦太基进行順利的斗爭。

六世紀，迦太基把自已的政权扩張到非洲北岸并在薩地尼亞和西西里站稳了脚；在此之后，它便开始进入西班牙。它在那里的据点是腓尼基的那些城市。对手則是波凱亞人和塔尔鉄苏斯人。

塔尔鉄苏斯（腓尼基語是塔尔希什）位于倍提斯河（瓜达尔克威維尔）河口，它是一个非常古老和高度文化的中心，这种文化显然是源起当地的伊伯利亞，但是受到强烈的希腊腓尼基的影响。它的主要經济基础是在謝拉—莫列那山中开采金属。塔尔鉄苏斯人用来和腓尼基人与希腊人作买卖的金屬制品、特別是青銅制品底高度发达的生产便是以这种金屬的开采为基础的。他們从布列塔尼亞取得冶煉青銅用的錫，从非洲取得黃金和象牙。塔尔鉄苏斯是一个大国的中心；这个大国包括西班牙的全部东南部（現在的安达路西亞和穆尔西亞），并在七世紀末和六世紀前半盛极一时。塔尔鉄苏斯与沿岸地帶的腓尼基和希腊城市是和平相处的。

迦太基人的出現結束了这种情况。在六世紀結尾的时候，迦太基人在長期的斗爭以后摧毀了波凱亞的麦納卡，后来又摧毀了塔尔鉄苏斯。在西班牙的东南部，現在形成了迦太基的一些广大的殖民領地，这些領地一直延伸到謝拉—莫列那山和帕洛斯海角，而接在这后面的就是瑪西里亞的領地了。通向西非和遙远北方的那些商道也轉到迦太基人的手里。他們开始开发謝拉—莫列那山的丰富矿藏。倍提斯河的肥沃流域地帶給他們以粮食、葡萄酒和橄欖油。沿岸的腓尼基城市（伽底斯、瑪拉卡、阿布戴拉）并入迦太

基的領土之内，但它們多半是享有自治权利的。

西班牙对迦太基的价值不仅限于經济上的利益。在处于氏族生活不同阶段上的土著部落中間，迦太基人找到了他們可以广泛地利用为雇佣兵的大量兵力資源。这些分成許多細小分枝的部落分屬于四个主要的人种集团：利古里亞人、伊伯利亞人、凱尔特人和凱尔特—伊伯利亞人。前三个集团显然是地中海最古老的人种基础底相續发展阶段。至于凱尔特—伊伯利亞人，則他們多半是混合类型或过渡类型的某种人种的組成物。西班牙部落的主要群众是伊伯利亞人。

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統治維持了兩个多世紀。正如与罗馬締結的第二个条約所指出的，在三四八年，这一統治在那里的地位是十分穩固的。就是在第一次布匿战爭开始以前，这一統治也还存在着，波利比优斯便提到了这一点（波利比优斯历史，Ⅰ，10，5）。但是在这次战爭期間，迦太基人显然失掉了自己的西班牙領地的大部分。不然的話，哈米尔卡便不需要重新占領西班牙了。在波利比优斯的著作中我們看到：

> "迦太基人鎮压了利比亞以后不久，他們立刻便集結軍队并把哈米尔卡派到伊伯利亞去。率領着軍队并帶着当时自己九岁的兒子汉尼拔的哈米尔卡渡海到赫拉克列阿柱去并恢复了（ανεκτᾶτο）迦太基人在伊伯利亞的統治。"（波利比优斯历史，Ⅱ，1，5—6）

关于二六四年和二三七年之間迦太基在西班牙統治的垮台的原因我們完全不知道。可以推想，他們之失掉西班牙，是由于与伊伯利亞人結成联盟而共同行动的瑪西里亞人。迦太基完全为对罗馬的危險战爭所占去而不能分出許多力量来保卫自己的西班牙殖

民地。到二三七年，在他手里的只有几座腓尼基旧城了，但領有这些城市却可以保証对海峽的控制。

哈米尔卡在伽底斯登陆以后，便开始夺回迦太基过去的領地。在他在西班牙度过的八年或九年中間，他在对伊伯利亞人和凱尔特人的長期战爭中間；或是用詐术，或是用殘酷无情的手段，竟得以大大地扩充了还在迦太基控制之下的南部狭窄沿岸地帶。在东方沿岸，迦太基領地的边界远远地越过了帕洛斯海角。

罗馬人密切地注視着在西班牙发生的事件。二三一年，他們把一个使团派到哈米卡尔那里去，要求解釋他进行征服的原因。虽然罗馬在西班牙沒有任何直接的利益，但是，迦太基势力在那里的加强当然会使它感到不安。罗馬进行干涉在形式上的借口是：哈米尔卡越过帕洛斯海角就破坏了罗馬的同盟者瑪西里亞領地的旧的边界。哈米尔卡回答使节說，他在伊伯利亞的战爭只追求一个目的：取得金錢以清偿欠給罗馬人的債务。使节不得不暫时滿足于这一外交上的答复。

哈米尔卡在西班牙的作为是极其專断的。这是由于他感到自己背后有迦太基軍事民主派的支持，而他則从西班牙的鹵获物中慷慨大度地資助这一派。此外，迦太基統帅在各行省政权組織的本身也使他对中央政府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統帅下面有元老院的若干成員組成委員会，而在軍队中服务的迦太基公民則起了全权的人民会議的作用。

二二九年到二二八年的冬天，哈米尔卡在对伊伯利亞一个部落作战的时候，淹死在河里了。

奠立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威力基礎的哈米尔卡底当然繼承人是他的女婿和助手哈斯杜路巴尔。在迦太基享有巨大人望的哈斯

杜路巴尔繼續非常巧妙地推行軍事派和自己的先驅者的政策。在他掌权的时代，迦太基在西班牙的統治更为加强了，虽然，他宁肯用外交的方法来进行活动。东部沿岸迦太基領地的边界到了伊倍拉(埃布洛)河。哈斯杜路巴尔的影响远布国内。他的軍队有步兵五万人和騎兵六千人。在东南沿海一帶美丽海灣的岸上，哈斯杜路巴尔建立了一个要塞和新迦太基城(卡尔塔根那)，这个城市仿佛成了巴尔卡派的首都，成了他們威力的主要堡壘。新迦太基是在离最富的銀矿不远的地方建立的。

罗馬人因哈斯杜路巴尔的光輝成就而极度地感到惊恐不安。二二六年，一个新的使团被派到他那里去，要求迦太基人不要率領武裝力量渡过伊倍拉河。哈斯杜路巴尔是乐意答应这一要求的，因为这一要求在本質上就等于表示承認他在西班牙所获得的地方了。罗馬的要求之所以具有这样溫和的性質，是因为正在这个时候，意大利北部的局势特别紧張：对高盧人进行一場大战的危机一触即发(見后)，因此罗馬元老院一时不願使它对迦太基的关系复杂化起来。

二二一年，哈斯杜路巴尔給一个凱尔特人由于个人的动机杀死了。哈米尔卡的長子，哈斯杜路巴尔的內弟，二十五岁的汉尼拔(哈米尔卡除汉尼拔以外还有兩个兒子：哈斯杜路巴尔和瑪哥)被宣布为西班牙軍队的总司令。在迦太基，对他的批准不是沒有伴随着新的派系斗爭的。与巴尔卡派敌对的集团要求，把哈米尔卡和阿斯杜路巴尔二人用来賄买政府和人民的大批金錢沒收归于国家。但是汉尼拔却依仗着他在西班牙軍队中的极高人望，得以用新的礼品买得了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对自己的批准。

罗馬的民主改革

在罗馬和在迦太基一样，兩次大战之間也正是民主运动高漲的时候。显而易見，在这一点上表現了一般的历史規律性，这种規律性就是要求最大限度地动員人民的力量来迎接即將到来的决定性的冲突。但是在罗馬，还有引起各种民主要求底发展的一些特别的原因。战爭是人民打贏了的；人民为战爭付出了非常重大的代价，但是战爭什么也沒有給予人民(例如，在西西里，沒有划出一块殖民地来)。同时战爭又暴露了罗馬政府机構的若干巨大的缺点。在海外进行征服时对国外各地的認識，与希腊和迦太基文化的更加密切的接触都扩大了意大利农民的見識，幷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要求。由于艦队的建立，战爭所需的人又增加了許多倍，而这些人正是意大利居民中生活最沒有保障的阶层。

可惜，关于二四一年到二一八年之間罗馬国內的历史我們知道得很不完备，許多事情只能够加以猜測。在战爭結束后，多半是在二四一年，立刻便施行了百人团民会的改革，这一点在第九章里已經提到了。改革的目的就在于結束騎士和第一財产阶級所占的絕对优势(这种优势是旧的百人团民会的特色)。改革的基础是把地区的原則和財产資格的原則結合起来。这时罗馬特里布斯的数量已达三十五个了[①]。騎士、手工业者和无产者不以特里布斯为轉移而仍旧保存了旧的数目的百人团。至于其余財产等級的百人团，則它們是按所有五个阶級和三十五个特里布斯平均分配的，以

① 在战爭結束后，在薩比尼人和皮凱努姆人的地区又組成了兩个新的特里布斯：克維里納与維里納。

便使每个特里布斯中的每一个阶級都各有兩个百人团：一个“高級”百人团和一个“低級”百人团。这样一来，在每个特里布斯里便有了十个百人团，而每一个阶級则总共有了七十个百人团(兩个百人团乘三十五)。百人团的总数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出来：兩个百人团乘五再乘三十五，加上騎士的十八个百人团，加上手工业者和乐师的四个百人团，再加上无产者的一个百人团，总計是三百七十三个百人团。

新的制度比旧的制度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在其中一百八十七个百人团就構成了絕对的多数，因而在每一阶級中百人团数量均等的情况之下，問題是决定于中等财产阶級的票数的。但是新制度却保存了旧制度的一个重大的缺点：百人团中的人数仍然是不一致的。第一，“高級”百人团当然人数比“低級”百人团要少；第二，人口密的城市或城郊特里布斯的百人团的人数比人口稀的特里布斯的百人团的人数要多。但是由于作为投票單位的每一个百人团都是平等的，所以一个人的投票便由于他的年紀和他的居住地点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效力：年長的人和居民少的落后地区的居民处于特权的地位。

尽管如此，二四一年的改革虽然有一切缺点，在百人团民会的民主化方面仍然是前进了一步的①。

在二二二年到二一八年之間的一段时期里有一件重要的措施，这件措施的意义只有在大規模民主运动的背景上，在新貴和已

① 象我們这里所陈述的那样的二四一年的改革只是一个假設，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可能的假設。与之有关的某些問題，例如关于这一时期财产資格的性質和規模的問題，到現在还沒有弄清楚。我們同样也不知道用怎样的办法施行了改革。可能它是二四一年的监察官奧列里烏斯·科塔与法比优斯·布鉄奧的事業。

經抬头的民主派之間斗爭的情况之下才能够理解。这就是“克劳狄烏斯法”，这个名称是因人民保民官盖烏斯·克劳狄烏斯而得来的，他建議了这項法律，并違反了元老院的意旨而使它在人民大会上通过。三十与二十年代罗馬民主派的領袖盖烏斯·弗拉米尼烏斯在这个問題上給克劳狄烏斯以很大的帮助。用李維的話来說（李維罗馬史，XXI，63），法律要求“元老或元老的子輩中間任何人的海船的裝載量也不能超过三百安波拉[①]。立法者認为这样的裝載量足够把日用品从乡村运入城市；至于作买卖，元老們則認为这无疑地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克劳狄烏斯法使元老之經营大規模海上貿易发生了很大的困难。为了迴避这个法律，就不得不采用各种各样的取巧的办法，特别是用使用冒名頂替者的办法。可能，法律在实施时是以元老威信的考虑为理由的。但是这一点并沒有改变事情的本質：克劳狄烏斯法是反对新貴的，难怪元老院对它表示激烈的反对了。显而易見，这一法律的实施主要是为了罗馬社会的金融商业集团，即所謂“騎士”（关于他們，下面在本書第十八章將要提到）的利益，因为在“騎士”看来，重要的是要把新貴排除于商业业务之外。克劳狄烏斯法多半是形成中的騎士阶級和平民农民民主派之間協議的結果。

阿尔卑斯山以南（山南）高盧的征服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罗馬农民什么也

① 安波拉是流体和散粒体的一种称量單位，大約有二十六公升。这样看來，三百安波拉就等于大約八千公升，这只是一隻很小的船的積載量。

沒有得到。因此三十年代的民主运动便把分給农民土地，作为本身的主要要求之一。二三二年的人民保民官盖烏斯·弗拉米尼烏斯不顧元老院的意旨，經由特里布斯民会而通过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在所謂“高盧原野”上，在过去塞諾奈斯人居住的地区，把小块的土地分配給公民(参見本書第一部分第一八一頁)。元老院表示反对的主要理由是，元老院的許多成員因占据权而在那里領有国家土地。

可能正是高盧原野上土地的分配引起了高盧人之重新侵入意大利中部①。他們認为这会使罗馬人进入波河流域，这对他們也就是一个威胁了。二二五年大量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盧人（波伊人、印苏布列司人等等)，和雇佣的高盧部队一道从阿尔卑斯山进入亞平宁山。为了对抗他們，罗馬人派出了总数在十五万人以上的一支非常巨大的兵力，除此之外，还和高盧的部落凱諾瑪尼人与味內提人締結了联盟。高盧人进入埃特魯里亞直到克路西烏姆的地方，并在这里打敗了一支罗馬的軍队。另一支軍队前来援救。高盧人满載着他們不願意丟掉的巨量鹵获物向西折轉，打算沿着海岸返回家园。但是在捷拉孟城附近，他們被兩支罗馬軍队箝住了。高盧人在一次残酷的战斗中完全被击潰了，陣亡者四万人，被俘者一万人。在此之后，罗馬人又蹂躪了波伊人的地区。

高盧人的突入是罗馬人侵入波河流域的一个借口，罗馬人侵入波河流域是为了把高盧人从那里完全驅逐出去。在二二四年，波伊人便被征服了。第二年，执政官盖烏斯·弗拉米尼烏斯向印苏布列斯人进攻。罗馬人渡过了波河，用迂迴穿过凱諾瑪尼人的地

① 虽然早在二三六年山北的高盧人便和部分的波伊人进抵阿里米努姆，但这支軍队由于內鬨而潰散了。

区的办法进入敌人的国土。印苏布列斯人的数达五万人的軍队被弗拉米尼烏斯击潰在克列吉斯河的右岸。

> 弗拉米尼烏斯不相信凱諾瑪尼人，他把他們留在河的左岸并下令把桥拆掉。这样他便保証自己的同盟者不会背叛自己，同时又使罗馬人处于不胜則死的地位：克列吉斯河是不能徒步涉过的，因此退路是被切断了。敌視弗拉米尼烏斯的历史傳統(来自元老集团并反映在波利比优斯的著作〔波利比优斯历史，Ⅱ，33〕里)怪罪执政官，說他把自己的軍队放置在冒險的地位。它認为罗馬之取得胜利，純粹是由于罗馬官兵的英勇和高妙战术。

弗拉米尼烏斯由于这次的胜利，根据人民大会的决定(虽然元老院不願意这样做)而被給予凱旋。

印苏布列斯人在失敗以后便向元老院求和，但是遭到了拒絕。战爭在二二二年还継續着。印苏布列斯人把自己的全部兵力汇集起来，归附他們的則有来自阿尔卑斯山的雇佣兵。罗馬人把軍队大量开进他們的国土而在几次的胜利的战斗之后攻克了主城麦狄奥拉努姆(米蘭)。印苏布列斯人不得不投降了。

兩个部落(波伊人和印苏布列斯人)不得不讓出自己領土的一部分，不得不把人質交給罗馬并向他納貢。在波伊人的地区建立了穆提那(莫迭那)殖民地，在波河流域則建立了克列摩那和普拉肯提亚(皮雅欽查)殖民地。这样一来，罗馬人便在波河流域地帶巩固起来了；巩固到何种程度——后来的事件是可以表明的。但是无論如何，第一个罗馬的計划——完全消灭高盧人——一时却未能成功。

伊里利亞战爭

事件如是之多的二四一年到二一八年的时期里，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罗馬人干涉了巴尔干半島的事务。这件事的原因是伊里利亞海盗的搶刼行为。海岸綫特別曲折，拥有大量島嶼，又有許多方便的海港的伊里利亞沿岸是海上强盗們的良好基地。他們乘着輕便快速的船打刼巴尔干半島和意大利的沿岸，进攻商船并使人們完全不能在亞得里亞海和爱奥尼亞海上航行。

这一有利的行业对于伊里利亞沿岸个別小部落之結合为一个統一的强盗国家来說是一个特殊的“生产的”基础。在国王阿尔貢和他的未亡人王后邱塔（从二三一年起因兒子年幼而繼承自己的丈夫攝政）的当政时代，即三世紀的三十年代，这个国家到达了极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伊里利亞王国对于巴尔干半島西岸的希腊人和对于意大利的貿易都是一个可怕的威胁。从伊里利亞人方面来的危險所以特別大还因为他們依靠了和馬其頓的国王德米特里烏斯二世的联盟。

如果希腊的事务在这个时候对罗馬人还沒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話，那末意大利商业所遭受的損失却不能不牽涉到他們了。因此尽管元老院此时有其他許多要管的事情，却不得不出来干涉了。二三〇年秋天，兩个罗馬使节到邱塔那里去，要求賠償意大利商人所受的損失并要求保証今后不再发生海盗的行为。此时正在极盛时期并且認为罗馬人从不会認眞干涉东方事物的邱塔严厉和高傲地接待了使节。她宣布說，在伊里利亞，习慣上不能阻止任何人在海上鹵获財物。于是因王后的这种接待和言語而惱怒的一个使节

就喊道："好，那么我們一定要尽力改正伊里利亚的这些习慣！"激怒的邱塔中断了談判，于是在返国的道路上，罗馬的使节遇到海盜的攻击，而其中曾对王后傲慢无礼的那个人被杀死了。

这件事使問題的和平解决成为不可能了。二二九年春天，邱塔再度派遣一支大艦队駛入希腊的水域。伊里利亚人險些得以用詐术占領埃披丹姆努斯。为居民从那里排挤出来以后，他們便着手圍攻同名的島上的科尔启拉城。伊里利亚人击潰了前来援助被圍者的一小支阿凱亚—埃托里亚的艦队以后，便占領了科尔启拉。

这时在东方的海面上出現了由二百只船組成的罗馬艦队，而不久以后在阿波罗尼亚城附近便有二万二千人組成的一支軍队登陆了。馬其頓这时絲毫不能帮助邱塔，因为德米特里烏斯二世死了，留下一个九岁的兒子菲利浦五世。国家发生了內部的騷动和外部的困难，这都远不是攝政安提岡·多松（德米特里烏斯的堂兄弟）所能够立刻解决的。罗馬艦队前来帮助科尔启拉。誠然，它来晚了，但是伊里利亚卫戍部队的首領希腊人帕洛斯的德米特里烏斯却轉到罗馬人的一方面而把全城投降了。在此以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其他希腊城市（阿波罗尼亚，埃披丹姆努斯等等）也都投到罗馬的保护之下了。某些相鄰的蛮族城市也表示归順罗馬。邱塔既处于四面楚歌的地位，便逃到內地去并隐蔽在一个設防的小城里。因此，在二二九年秋天，一位执政官便已能够率領大軍回返意大利，而另一位則留在伊里利亚过冬。

二二八年春天邱塔不得不求和了。她放弃了罗馬人所占据的、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一切地区、城市和島嶼，答应一定繳納賠償金并保証伊里利亚的船舶將不駛过里苏斯城① 以南的水域。只对于兩只同时是非武裝的船是例外。

罗馬人并不願意把被征服的地区变成象西西里和薩地尼亞那样的直接領地;他們对于巴尔干半島所感到的兴趣还太小,而不想这样做。他們所宣布战爭的主要目的——保証亞得里亞海上的安全航行——是达到了(或仿佛是达到了)。因此他們就把占領地区之一部分交給于帕洛斯的德米特里烏斯,而后者便以独立君主的身分来开始进行統治。另一部分(其中包括希腊的城市科尔启拉、阿波罗尼亞、埃披丹姆努斯等等)的居民,实际上是被放置于这样的一种地位,一种和罗馬同盟者非常相似的地位:它享有內部的独立并且不納租稅;罗馬人有权利要求它提供輔助的軍队。在形式上,这些新的同盟者是"投降者"(dediticii)。因此他們便处于完全依賴于罗馬的地位。

在和約締結以后,罗馬的执政官便把使节派到阿凱亞和埃托里亞联盟去,正式向他們通报所发生的事件。对于伊里利亞海上强盜的被摧毀,希腊人是表示极其滿意的。此外,在对馬其頓进行的斗爭中,罗馬人現在又成了他們的同盟者。不久之后,元老院便把类似的使团派到科林斯和雅典去。这里的接待也是同样亲切的。科林斯人甚至作出决定,允許罗馬人民参加伊斯特米亞賽会。罗馬人因这一决定而正式被承認为希腊人,尽管希腊人自己当然还是繼續把他們看成蛮族。不过罗馬已变成了一支太大的力量,以致希腊人竟不得不考慮到这一点。

如果罗馬元老院以为二二八年的和約一次便永远解决了伊里利亞問題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安提岡·多松統治之下的馬其頓又巩固起来了:几乎全部伯罗奔尼撒都归于它的統治之下。这

(1) 在奧特蘭托海峽以北巴尔干海岸。

立刻就反映在帕洛斯的德米特里烏斯的政策上，他在邱塔死后（也許是在他退位以后）便成了伊里利亞部分的統治者。二十年代末，他認为忙于西班牙和高盧事务的罗馬人不会干涉，便公开地在希腊和安提岡結成联盟。罗馬元老院眞地一时对德米特里烏斯的背叛行为沒有什么反响。这就使他的胆子更大了起来。虽然安提岡·多松很快地就死了，而登上馬其頓王位的是十七岁的菲利浦五世（他立刻便卷入对希腊人的長期战爭），但是德米特里烏斯在二二〇年却率領着海盗艦队出現于希腊的領海。

但是他失算了：罗馬必須騰出手来应付对迦太基的即將到来的战爭和消灭德米特里烏斯。二一九年，罗馬的巨大艦队和陆軍在兩位执政官的統率之下再度出現于亞得里亞海。因希腊事件而忙得一塌糊涂的、年輕的馬其頓国王一时对德米特里烏斯帮不上任何的忙。因此第二次伊里利亞战爭很快地便結束了。德米特里烏斯不敢冒險和罗馬人公开冲突并打算借着馬其頓的帮助把战爭尽可能長久地拖下去，所以他便决定踞守在設防的据点里。但是罗馬人很快地便攻克了他的兩座最坚强的要塞。德米特里烏斯逃到菲利浦那里去。显然他在伊里利亞的領地受到了罗馬的保护，就好象二二八年所做的那样。

二一九年夏末，执政官返回罗馬，而过了几个月之后，在西班牙，和罗馬联盟的薩貢图姆便在汉尼拔的打击之下叛离了。国际情势极度地复杂化起来了。

汉尼拔在西班牙

当二二一年，汉尼拔成了西班牙的总司令官的时候，他只有二

十五岁。但尽管年輕，他却是一位完全成熟的，毅力和体力都十分旺盛的人。汉尼拔在起初是父亲，后来是姊丈的領导之下，在复杂的西班牙环境之中，曾受过良好的軍事的和外交的訓練。很难再找到更加合适的条件来发展年輕人的天生的才能了。历史对这位偉大的統帅和政治家給我們保存了兩个卓越的記述：一个是李維所作的主观估价，在他的著作里我們还可以感覚到罗馬人对自己的敌人的痛恨和几乎四十年中間汉尼拔使他們感到的那种恐怖情緒的回响；另一个则是波利比优斯的平心靜气和不偏不倚得多的叙述。

李維写道(李維罗馬史，XXI，4)：

“从来还沒有同一个人的精神能够这样均等地应付兩种如此不同的义务——命令与服从；因此很难分别出誰对他是更加珍貴些——是总司令呢，还是一般士兵。在任命需要坚忍和大胆来进行的事业的部队領袖时，阿斯杜路巴尔是不会有更加合意的对象了；在誰領导之下战爭也不会更富于自信和更勇敢了。他多么大胆，多么不怕危險，他在危險之中也就是多么小心謹愼。沒有一种劳动可以使他的身体感到疲乏或是在精神上感到沮丧。他以同样的忍耐力来熬过酷暑与严寒；他飲食中节而不过度；他分配时間来醒着和作夢，而不注意白天和夜晚，只在他沒有工作的时候他才休息；而且他不用軟床，也不要求安靜为了是可以更容易醒；人們常常看見他裹在軍用的斗篷里和站崗或是放哨的战士們睡在一起。他的衣着和他的同年人毫无区別。只有从武器，以及馬匹上才可以認出他来。不拘是在騎兵中，还是在步兵中，他总是一馬当先，第一个冲出去战斗而在战后最后离开战場。但是，除去这

些高貴的品質之外，他有同样程度的一些可怕的缺点。他的殘酷到了沒有人性的程度，他的背信弃义还超过那臭名昭著的'布匿的'背信弃义。他不知眞理，也不知德行，他不畏懼神明，不遵守誓言，不尊敬圣物。"

汉尼拔的殘酷和背信弃义是罗馬历史学家所永远忘不掉的。汉尼拔在軍事上眞是一个机变无穷的人物，但是关于他的特別的不道德的行为我們却沒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可以提出来。比起当代的人們来，在这方面他也未必是太突出的；罗馬的統帅在殘酷和背信弃义上面比起迦太基的統帅来并无遜色。

波利比优斯在自己的主要的記述（波利比优斯历史，XI，19）中，一个字也沒有提到汉尼拔的道德品質。他只是着重指出了他那作为一个統帅的特性来：

"如果你看一下整个的这一段时期，如果你注意一下他所經历过的全部大小战斗，城市的圍攻与叛离，他所遭到的困难，最后，如果你注意一下他的事业的龐大，你难道能不对汉尼拔的战略艺术，他的勇敢，他过軍营生活的才能感到惊訝嗎？汉尼拔在意大利对罗馬人作战的十六年中間，他沒有一次領着过自己的軍队离开战場。象巧妙的舵手一样，他不断地使这些巨大的多种多样的大軍处于服从的地位，善于使他們不对自己的領袖感到激憤不平，使他們不发生內部的傾軋。在他的軍队里有利比亞人、伊伯利亞人、利古里亞人、凱尔特人、腓尼基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就出身而論，这些民族之間沒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不拘是在法律上和风俗习慣上，不拘在語言上还是任何其他方面。但是領袖的賢明却使如此多种多样和多数的部族遵守統一的命令，服从統一的意志，尽管局

勢千变万化，而命运有时十分有利，有时又十分不利于他。"

誠然，在另一个地方（波利比优斯历史，IX，22—26）波利比优斯也写到了汉尼拔的极端貪財和殘酷，但是他在这一点上是非常审愼的。他指出說："关于汉尼拔和政治家們，那根本是不容易作出正确的判断的。"在汉尼拔所处的那个地位上，他是不容易遵守一般的道德規范的。而且和迦太基領袖的名字联系着的又有这样多的人的生命和利益，因此不能期待同时代的人对他作出公正无私的評判。

> 波利比优斯在結尾时說："这就是为什么不容易判断汉尼拔的性格，因为他周边的朋友和事物的情况对他都发生影响的；迦太基人都說他貪財，而罗馬人又都說他殘暴，这就足够了。"（波利比优斯历史，IX，26）

但即使我們沒有这些說明，作为統帅和政治家的汉尼拔底形象在我們眼里也未必会有什么多少本質上的改变。他那浸透了統一思想和統一意志的全部丰富的生活比任何文学上的評述所能做到的都更能說明問題。还需要指出的是，汉尼拔是一个有广泛修养的人物，能說好几种語言，其中包括拉丁語。

从小便痛恨罗馬人并完全領会了巴尔卡派的計划的汉尼拔，他一得到政权便开始有系統地准备了战爭。在二二一年和二二〇年的兩次夏季战役中間，他出征西班牙中部，征服了那些好战的部落欧尔卡德司人、瓦凱伊人和卡尔培塔尼人，从而保証了自己后方的安全。二一九年春天，汉尼拔着手最后征服东部沿岸地帶。在伊伯尔以南只有一个不从屬迦太基的重要中心薩貢图姆城了[1]。

[1] 这是一个伊伯利亞的城市，但罗馬人認为它的創建者是希腊人和拉提烏姆出身的人們。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这个地方的地位对汉尼拔是重要的。显然在二二六年① 以后不久，罗馬人便和薩貢图姆締結了同盟。

在战爭的外交准备中間，关于薩貢图姆的問題起有头等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个問題无論从罗馬方面，还是从迦太基方面来說都是极端錯綜复杂的。但是如果把双方都极力用来掩飾自己的意图的法律上的繁文縟节抛开不談，則事情的本質就十分清楚了。不管对薩貢图姆的同盟是在什么时候，是怎样締結的(可能是由于瑪西里亞的发起)，对罗馬来說，这一同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使它在与迦太基的关系复杂起来时能够有一个巩固的据点。但是也正是为了同样的原因，汉尼拔选了薩貢图姆作为本身进攻的对象。还在二二〇年，在薩貢图姆人和屬于迦太基人的相鄰諸部落之間便开始了挑衅性的冲突。汉尼拔在准备战争这一点已經很清楚了。薩貢图姆一个接着一个地把使团派到罗馬去求援。在对高盧人的战爭結束以后可以使自己在西班牙施行比較坚定的政策的罗馬元老院把使节派到汉尼拔那里去警告他不要侵害薩貢图姆，因为它是在罗馬的保护之下的。但是汉尼拔的侵略意图极大：他不單是不接受罗馬的通牒，反而向罗馬人提出相反的要求，責难罗馬人說他們干涉薩貢图姆的內政②。这样一来，使团便什么也沒有做到。后来，他們又向迦太基提出类似的要求，但是在那里和在汉尼拔那里一样，并沒有得到更多的成就。

二一九年春天，汉尼拔圍攻薩貢图姆，这就是对罗馬的公开挑战了。就地形的性質而論是很难接近的城市英勇地防守了八个月。

---

① 一說是早在二三一年。

② 罗馬人在此不久之前的确干預了薩貢图姆的派系斗爭，而使敌視迦太基的集团当了权。

居民直到最后还指望罗馬会来帮助。但是帮助并沒有到来，二一九年秋天，薩貢图姆被迦太基人以冲击的方式攻克了。

罗馬人之不用武力干涉薩貢图姆的圍攻是一个錯誤，这个錯誤不能以下列的理由来辯护（正如現代历史学家常常做的那样），即二一九年的兩位执政官都在忙于伊里利亞的事情：西班牙的問題太重要了，罗馬元老院必須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把大軍派去帮助薩貢图姆。如果这样做了的話，对汉尼拔的战爭就会是另外的一种情况，因为从一开头他就会給牽制在西班牙而意大利的出征也便不可能实現了。除去元老院慣常的迟延以外，它的錯誤的原因只能是解釋为对西班牙事件和汉尼拔的計划沒有可靠的情报。罗馬人多半是指望，在薩貢图姆陷落之前，他們能及时地結束伊里利亞战爭。

第十五章

第二次布匿战爭

战爭的开始

在攻克薩貢图姆以后，汉尼拔便返回了新迦太基。他慷慨大度地用軍事鹵获物賞賜了自己的士兵，在冬天把自己的伊伯利亞軍队遣散回家，責成他們在早春返回。为了保卫西班牙和非洲，汉尼拔实行了几項重要的措施。他打算長期地离开比里牛斯半島，所以把他的兄弟哈斯杜路巴尔留在那里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分給他相当大的陆上和海上的兵力。为了保卫非洲，也留下了一大部分的兵力。而且汉尼拔又有先見之明地把伊伯利亞的軍队派到非洲，而把主要是利比亞人集中在西班牙。他打算用这种办法更加穩当地掌握非洲和西班牙。

汉尼拔的战略計划要求对北部意大利的情况和进軍道路都有清楚的精确資料和了解。为了这件事他便把偵察兵和間諜派到兩个高盧——阿尔卑斯山以北和以南的高盧——的凱尔特人那里去。除此之外，高盧人自己也把使节派到他那里去。汉尼拔获得的报道是对他有利的：北部意大利的高盧人向他保証在对罗馬作战时給予充分的支持，而关于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道路，則他們都說虽然这条道路难走，但是要通过这条道路并不是不可能的。

罗馬方面認为薩貢图姆的陷落实际上就是和汉尼拔开了战。但是战爭还沒有正式宣布。为了这件事曾把以克温图斯·法比优

斯·瑪克西姆斯为首的、由几位有声望的元老組成的一个使团派到迦太基去。使节們所接受的委托是要求把汉尼拔和他手下的迦太基元老院的元老交出来，不然的話就宣战。

在迦太基的元老院里当着使节們的面根本就沒有討論到是誰破坏了国际条約的問題。罗馬的使团提出了自己的最后通牒，为了答复这个通牒，一位迦太基元老发表了演說；在这个演說里，他論証了迦太基的观点。罗馬人不再答辯：問題已經太明显了。

> 李維說："克溫图斯·法比优斯掀起長袍的前裾作了一个深窪，說：'在这里我給你們帶来了战爭与和平；你們自己挑吧！'。但是他自己也得到了一个同样高傲的回答：'你自己挑吧！'而当他放下袍子喊出'我向你們宣战！'的时候，在場的人們一致回答說，他們应战并且將要用应战时同样的决心来进行战爭。"（李維罗馬史，XXI，18）

二一八年的早春宣战了。罗馬元老院还在此之前便拟訂了一个确定的战略計划，規定同时打击西班牙和非洲。二一八年的一位执政官普布里烏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奧必須渡海到西班牙去。另一位执政官提貝里烏斯·显普洛尼烏斯·隆古斯的任务是以西西里为根据地而在非洲登陆。但是本身是非常賢明的这个計划并沒有考虑到汉尼拔的意图，而这些意图是直到战爭已經开始的时候罗馬人才知道的。

迦太基領袖的天才大胆的計划就是在于通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尽管計划的本身很大胆，但它却完全是合理的，而如果罗馬有优秀的战略家和政治家的話，他們本来是可以預先猜到这个計划的。实际上，汉尼拔只能进行进攻战。战爭的这种性質是預先决定于巴尔卡派的全部政策，而只有这样做才有成功的希望。

但是在罗馬在海上占有絕对統治权的条件下，进行进攻战只能穿过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的領土上进行。当然，这次的穿越不是輕而易举的，然而是可能的。要知道在以前的年代里，凱尔特人也曾多次大队人馬地，甚至成部落（帶着妻子兒女）地攀越过阿尔卑斯山。从北方进攻意大利，除去出其不意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政治上的想法：汉尼拔确信，他只要一出現在半島的領土之上，意大利联盟就会垮台。无論如何，高盧人的行动就使他有重大的根据这样地确信。

汉尼拔和他的司令部也非常清楚地認識到意大利出征的困难。軍队粮食供应的問題特別复杂。波利比优斯写道："当汉尼拔想到要从伊伯利亚向意大利出征的时候，軍需的籌办曾是最大的困难……面临的各种困难当时曾在会議中討論多次，汉尼拔的一个朋友名叫做莫諾瑪克的說，按他的意見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穿过意大利。汉尼拔要他說出来。他的朋友便回答說，必須教給战士們吃人肉并且注意到要他們預先习慣于这种食品。"（李維罗馬史，IX，24）

汉尼拔之出征意大利

二一八年的四月末或五月初，汉尼拔率領由九万步兵、一万二千騎兵和几十只大象編成的軍队从新迦太基出发。渡过伊伯尔河的时候，他以重大牺牲的代价征服了对迦太基人加以强力抵抗的、現在卡塔洛尼亞的那些部落。为了守住已經征服的地区，汉尼拔把一万多人留在那里。他又把几乎是相同数量的人遣散回家，这是他的軍队中紀律最差的部分，而且这一部分人曾对于进行出征

的消息感到不满。汉尼拔宁肯現在便把他們打发走。除去在卡塔洛尼亚遭受的損失，除去留在那里的卫戍部队和复員的人們，汉尼拔手里只剩下五万步兵和九千騎兵了。然而这却是精銳的軍队。汉尼拔和他們渡过了比里牛斯山并沿着高盧南岸向罗丹河(隆河)方面推进。

只有当着罗馬人从瑪西里亞的使节那里知道了汉尼拔渡过伊伯尔河的时候，他們才开始模糊地猜到了汉尼拔的計划。与此同时，罗馬方面又接到了另外一个不愉快的消息：波伊人和印苏布列斯人起义了，并且包圍了剛剛在山南高盧建立起来的那些罗馬要塞。因此本来打算派到西班牙去的那部分軍队便不得不赶快調回来鎮压起义，而斯奇庇奧还必須給自己招募新的軍团。这就拖延了对西班牙的出征。

最后，在夏初，兩位执政官向自己的地点出发了：提貝里烏斯·显普洛尼烏斯率領着由一百六十只五帆战船編成的艦队到利里拜烏姆去，而普布里烏斯·科尔涅里烏斯則率領六十只船到瑪西里亞去。从这里可以看到，甚至在这个时候，罗馬人对于汉尼拔的意图还沒有一个清楚的認識：否則的話，他們是不会叫意大利毫无防备的。罗馬元老院多半認为汉尼拔至多不过是征服瑪西里亞罢了。

斯奇庇奧到达罗丹河河口时，得到消息(已經晚了的消息)說，汉尼拔已經越过了比里牛斯山。执政官不慌不忙地使軍队登陆，因为他确信迦太基人是不会这样快地穿过南部高盧的。可是，当人們几乎立刻就通告他說汉尼拔已經进抵罗丹河的时候，他是多么惊訝啊！斯奇庇奧加紧登陆，同时派出了騎兵队伍去进行偵察。

汉尼拔真地进抵罗丹河的下游，他离开河口只有四天的路程

了。在他通过与瑪西里亞联盟的高盧人地区时，有的地方是用兵力，有的地方则是用賄买的方法。迦太基人在罗丹河上的形势是危急的。在河的左岸集結了許多高盧人，他們显然是阻止渡河的。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强行渡过这条深而急的河流会是一件非常冒險的事情。于是汉尼拔便想出了下面的一个計划。在右岸的居民那里把一切現有的运輸工具都收买来。此外还准备了大量的木筏和簡陋的小划子。当着渡河的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汉尼拔便暗地派一支坚强的队伍溯河流而上。走了四十公里左右的时候，迦太基人便渡河到左岸，到高盧人营地的附近，并且用信号的篝火告訴汉尼拔說他們已經到达了。于是汉尼拔便开始把自己的主力渡过去。高盧人激怒地打退渡河的軍队，可是沒有注意到自己背后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时候，迦太基的队伍进攻他們的营地并把它放火燒着了。惊惶失措的蛮族受不住双重的打击而在混乱中逃散了。現在汉尼拔就可以毫无阻碍地渡过河了。

迦太基軍队中的三十七只象給他們帶来了許多麻煩。为了使它們渡过河，人們造了几只巨大的木筏，木筏上鋪着土和草，好叫大象看着象是陆地。木筏是由許多船拖着走的。走到河中心的大象开始惊恐地向四方奔跑，但是看到四面都是水，結果才安靜下来而被安全地帶到了对岸去。只有几只象在惊恐中掉到水里了。赶象的人淹死了，但是大象自己却又爬到陆地上来。

在渡河的时候，汉尼拔又派出五百名努米地亞的騎兵去进行偵察。他們遇到了斯奇庇奧的騎兵队。在一次殘酷的搏斗中，努米地亞人損失了二百多人而退却了。罗馬人追赶他們一直到迦太基的营地。回来以后，他們就报告斯奇庇奧敌人已接近的事情。执

政官率領自己全部的兵力立刻沿河推进。但是当罗馬人到达渡河的地点时，他們只发現了空的战壕：在三天之前，汉尼拔已經离开自己的駐地，現在已經以强行进軍的方式沿罗丹河北上了。他幷沒有計划过早地和罗馬人发生冲突，以免削弱自己的力量。

斯奇庇奥只好返回海上幷重新把自己的軍队載上了船。直到現在，他才完全明白汉尼拔的計划。罗馬的执政官是一位有經驗、有远見的战略家。他預見到了西班牙（这是汉尼拔的主要进攻基地）在战爭中將要起的作用。因此斯奇庇奥把在他的弟弟格涅烏斯領导之下的較大部分的軍队派到那里去，而自己則率領几只艦船返回意大利，以便在汉尼拔从阿尔卑斯山的山路中出現时，准备对他加以迎击。

那时，沿罗丹河上行的汉尼拔到达了伊扎拉河（伊吉尔河）流入罗丹河的地方。山脉和兩道河流形成的三角形地帶被称为"島"。这是一块肥沃的地区，密密地居住着阿洛布罗吉斯人的部落。他們这时正在发生着兄弟二人爭夺政权的斗爭。汉尼拔站在哥哥的一方面干預了这件事，帮助他赶跑了竞爭者，因而获得了在粮食、衣服和武器方面的慷慨帮助。感謝不尽的小国王甚至在迦太基人沿伊扎拉河上行的时候陪伴着他們，幷保卫着他們的后方使不受其他部落的攻击。

九月初，汉尼拔进抵主要的山脉地帶。可惜，我們的兩个主要的史料，李維的和波利比优斯的著作在这里的說法不同而使我們不能正确地断定汉尼拔渡过阿尔卑斯山的地点。因此，尽管在这个問題上人們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在学术中却沒有一致的看法。可以肯定的只是，在小圣一貝尔納尔和蒙一热涅佛尔兩个山隘之間的地区，汉尼拔越过了西部阿尔卑斯山。

在九月过山已經是太晚的一个月分了①，因为在山中的隘路里已經有了雪，这就使行軍，特別是騎兵和象的通过，发生很大的困难。动物和人滑行在狹窄的小道上，他們滑倒并掉到深淵里去。严寒折磨着不习惯它的南方人。山中居民出其不意地进攻通过的軍队，使他們受到巨大的損失。

二一八年九月末，疲憊不堪的迦太基軍队从山中走出到波河上游的流域地帶。从新迦太基到这里的全程走了大約五个月，通过阿尔卑斯山費了十五天。汉尼拔身边只剩下兩万步兵和六千騎兵了②。

最初的冲突：提启努姆和特列比亞

而且即使这些軍队也是处于如此可憐的狀态，因此必須使他們休息一些时候；尽管对汉尼拔来說，每一个鐘头都是珍貴的：他想在罗馬人之先占領波河流域，从而促使徘徊觀望的高盧人轉到自己的一面来。印苏布列斯人是欢迎迦太基人的，但是陶里尼人这一利古里亞—凱尔特部落則采取了敌視的立場。因此汉尼拔在他的士兵剛剛恢复一些的时候，便包圍了陶里尼人的主要居住地（吐林城）。三天以后他便用猛襲的办法攻克了这座城。对于居民的殘酷无情的屠杀使波河上游的居民害怕起来并使一切敌視的或是动搖的分子都不得已而归附了迦太基人。汉尼拔从高盧人那里

① 汉尼拔不可能早一些从新迦太基出发，因为不然河水的氾濫会阻碍了他。而且他在卡塔洛尼亚也費去了不少的时間。

② 在渡过罗丹河的时候，汉尼拔有步兵三万八千人和騎兵八千多人。这样看来，汉尼拔在渡过阿尔卑斯山的时候，竟付出了几乎一半軍队的代价！

获得了大量人力和馬匹的补充。

正当着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由普布里烏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奥率領的两个罗馬軍团已經出現于波河流域普拉肯提亞(Placentia)以西的地方了。从瑪西里亞返回的执政官立刻向元老院报告了形势，并通过埃特魯里亞直接到山南高盧去，領导了那里的軍队。正如我們看到的，他們在更早的时候便已被派出来鎮压高盧人的起义了。

元老院接到这些令人吃惊的消息后，便贊同斯奇庇奥的全部行动并命令提貝里烏斯·显普洛尼烏斯·隆古斯放弃进入非洲的一切准备工作而赶回来帮助自己的同僚。显普洛尼烏斯在利里拜烏姆已經集合了二万五千多人并已經对迦太基开始了順利的海上行动，这时立刻着手把自己的兵力投入北意大利，投到阿里米努姆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候里，这一行动便完成了。到十一月底的时候，第二支罗馬的軍队已經能够与第一支会合到一起了。

斯奇庇奥这时已經和汉尼拔发生了接触。在普拉肯提亞附近地方渡过波河以后，他便循着河的左岸上行并且通过架起的舟桥渡过了波河的支流提启努姆河(提乞諾河)。在河西安紮下营地以后，执政官便率領騎兵和輕武裝兵出发进行偵察。他遇到了同样是出来进行偵察的汉尼拔的騎兵。发生了殘酷的战斗，战斗中优势是在迦太基人的一面。斯奇庇奥本人受伤而且由于自己的兒子(前来帮助父亲的十七岁的青年)[①] 的英勇才得救。只是由于天暗了，罗馬人才免于全部潰灭的命运。

斯奇庇奥率領自己的殘余的部队躲在营地里。第一次的經驗

① 这是斯奇庇奥之子，未來战胜汉尼拔的人，綽号“非洲的”。另一个說法認为救了斯奇庇奥的荣誉屬于一个利古里亞的奴隸。

使他看到迦太基騎兵的絕对优势，而在这种条件之下，波河以北的平原是不适于进行决战的。此外还应当等候显普洛尼烏斯的到来。因此执政官便在夜幕的掩蔽之下把营地撤退，轉回渡过提启努姆河并安全地到达了普拉肯提亞附近波河上的桥的地方。汉尼拔的騎兵本来是追击罗馬人的，但是他們只能俘获了掩护拆毀提启努姆河上的桥的工兵的队伍。

斯奇庇奥在普拉肯提亞渡到波河右岸，向西略为推进并占領一个有利的陣地。汉尼拔也在更上游的地方渡过了河。他逼近了罗馬的陣地并在离罗馬陣地不远的地方紮下了营地。夜里，罗馬輔助軍队中的兩千多名高盧人杀死了哨兵而投到迦太基人的方面去。这件事使斯奇庇奥看到了局面的全部危險性：普拉肯提亞周边的全部高盧人起义的时刻可以說是越来越逼近了。因此他决定向东略为退却，退到波河右方的支流特列比亞河的对岸去。在那里的山地可以安靜地等待第二支軍队的到来。罗馬人之所以能够退却，只是由于被派出来追击的努米地亞騎兵队拼命去劫掠留下的罗馬营地，这便使斯奇庇奥能够安全地把自己的軍队帶到特列比亞河的右岸并在那里固守下来。汉尼拔則在河以西的平原上安扎下了自己的营地。

在某个时期里是沒有动靜的。斯奇庇奥医治了自己的創伤并等待显普洛尼烏斯的到来。第二支軍队終于来到了。汉尼拔显然是故意对这支軍队的接近不加阻碍的。他想用一次的打击来消灭兩支軍队，为此而利用了心理的因素。而在这一点上他并沒有錯誤……。

随着显普洛尼烏斯的到来，罗馬人的情緒大大地好轉了。他們的力量增加了一倍。新来的軍队并沒有嘗过迦太基騎兵在提启

努姆岸上給斯奇庇奥的那种摧毁性的打击。显普洛尼烏斯是一个过分相信自己和好大喜功的人，他在他的同伴病倒的时候，极想夺取胜利的荣誉。而且执政官职位的一年就要期满了，显普洛尼烏斯并不願意把战胜汉尼拔的荣誉讓給别人。罗馬人的一切胜利的小接触更加鼓舞了他的情緒，于是他便不顧斯奇庇奥的意見，而坚决地决定在最近期間进行决战。斯奇庇奥認为迴避决战而把战爭拖下去对罗馬人是比較有利的。斯奇庇奥告訴他的同僚說，必須利用冬天来进行軍事操練，說由于高盧人沒有常性，罗馬人長期駐留在意大利北部可以改变他們情緒使更利于罗馬人一方面，又說相反地汉尼拔的胜利保証却是在于行动的迅速与勇猛。但显普洛尼烏斯是很难被說服的，而在斯奇庇奥病着的时候，他一个人就是联軍的全权統帅了。

看来，汉尼拔对于罗馬方面的情緒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早就預見到了这种情緒并决定对它加以利用。夜里他在平原上布置了一支由二千名步兵和騎兵組成的伏击队伍，这支队伍由自己的弟弟瑪哥率領，潛伏的地点是有長着灌木叢的很高的兩岸的小河。汉尼拔命令其余的軍队从晚上就好好地在篝火旁边酣睡。正是十二月的时候，天气非常寒冷而在这一天里甚至在下雪。早上很早的时候汉尼拔便把努米地亞的騎兵队派到特列比亞河的右岸，命令他們向罗馬人挑战。那时迦太基人早飯已經吃得飽飽的，馬也喂好了并且已准备着战斗了。当努米地亞人和罗馬人的前哨展开了小接触的时候，显普洛尼烏斯不听斯奇庇奥的劝告便下令全軍渡过特列比亞河而在平原上列队。大部分的罗馬战士还沒有来得及吃早飯，而在徒步渡过特列比亞河的时候，象冰一样的水一直浸湿到他們的腰部。

双方兵力在数量上几乎是相等的:双方都大約有四万人[①]。但是汉尼拔在騎兵方面超过了显普洛尼烏斯(一万人对四千人),而最主要的是罗馬人开始战斗时是旣飢且寒的,而迦太基人則是精力充沛的。在迦太基騎兵和大象迫使罗馬騎兵退却以后,枪兵便进攻罗馬人的暴露在外面的兩翼,而埋伏着的瑪哥的部队則进攻后方。罗馬人开始混乱地向河岸方面退却,他們的大部分便在这里死在大象和騎兵的打击之下了。只有显普洛尼烏斯所領导的一万名的罗馬步兵大队才冲过了敌人的部队而躲到普拉肯提亞去。被击潰的軍团殘余,还有营地的卫戍部队也和斯奇庇奥一道集結到那里去。稍后,显普洛尼烏斯費了最大的气力才得以回到罗馬来領导执政官的选举,但后来他又回到普拉肯提亞去了。迦太基人方面,陣亡者的較大部分都是凱尔特人,但是許多迦太基人和馬匹却受了严寒之苦。除了一只还活着以外,所有的象也都死掉了。

罗馬人在特列比亞河上的失敗表現出汉尼拔这位統帅的杰出才能并再度表明了迦太基騎兵的优越性。可是罗馬步兵之有組織地退入普拉肯提亞也再度証明了自己的那些非凡的战斗品質。

汉尼拔的胜利最后地把还在徘徊观望的高盧部落拉到自己一方面来了。只有凱諾瑪尼人和味內提人还忠于罗馬人。普拉肯提亞和克列蒙那屹立不搖,他們从河上(从味內提人那里)和从海上取得了給养和供应。汉尼拔自己沒有工兵队,所以他不能用突击的办法来攻克这兩座城;可是他又不能把时間耗費在長期的圍攻上。

① 汉尼拔在越过阿尔卑斯山时用高盧人补充了自己的損失。

特拉西門湖

执政官联軍的失敗使罗馬大为震駭，尽管显普洛尼烏斯在自己的报告里力图縮小受害的規模，而把受害的原因归之于惡劣的天气。二一七年，不顧元老派的最强烈的反对，人民选举自己所爱戴的盖烏斯·弗拉米尼烏斯为执政官。当选第二位执政官的是格涅烏斯·塞尔維里烏斯，新貴的代表者。如果相信李維的話(李維罗馬史，XXI，63)，則弗拉米尼烏斯害怕在就职时会遭元老院方面的阻难，他并沒有遵守一般的仪式而几乎是偷偷地到他的任命地点去的①。

二一七年元老院的战略計划是在于保卫中部意大利。汉尼拔可以从兩条道路突入中部意大利：或是通过阿里米努姆城附近的山路进入"高盧原野"，或是通过引向北部埃特魯里亞的山路之一②。塞尔維里烏斯率領兩个軍团在阿里米努姆等着他。在阿列启亞城統帅着兩个軍团的弗拉米尼烏斯則保卫着通向埃特魯里亞的道路。

汉尼拔在早春便离开了波河流域。不單是战略上的理由使他不得不赶快地走：高盧人并不十分滿意他們的国家变成战場，而且他們还不得不在整个冬天来維持迦太基人的軍队；他們渴望能够輕易地在意大利取得鹵获物而迫不及待地等候着出征。在兩条能够通向中部意大利的道路当中，汉尼拔选擇了最短的，然而是最难

① 但是可能李維的这个地方是伪造的，而只是反映了敌視弗拉米尼烏斯的元老傳統(参見本書第二八九頁)。

② 沿着利古里亞沿岸的第三条路，想必是由于漫長和不容易走而被除外不算。

的一条：从波諾尼亞(波罗尼亞)到披斯托里亞(披斯托亞)的一条。迦太基的領袖一向精通罗馬的事务，并且知道和他对抗的是怎样的兵力并由誰領导。汉尼拔的任务就在于不使罗馬軍队会师并至少击潰其中的一支。具有善于了解情况和人物的天才能力的汉尼拔，选擇了打击弗拉米尼烏斯的軍队的道路。弗拉米尼烏斯是一位优良的統帅，但坚持性不足，而他不久以前在高盧取得的胜利也使他过分自信起来。弗拉米尼烏斯是平民所爱戴的人物，在执政官的选举上他曾受到信任，因而他渴望作出一番事业来表示不辜負这种信任。他想要大家看到，民主派是比元老的統帅更善于作战的。汉尼拔在制訂自己的計划时，对这些都考虑到了。此外，通过埃特魯里亞的道路是到罗馬去的最短的道路，而汉尼拔就想利用这一道德政治的因素。

在汉尼拔越过了亞平宁山以后，就遇到了主要的困难。在披斯托里亞和佛罗稜薩之間是一片沼地，这片沼地是由于春天的溶雪和阿尔諾河的氾濫而形成的。迦太基的軍队四天三夜不間断地在深到腰部的水里行軍。沒有一块干地，因此困憊万分的人們就在大量死掉的馱物牲口的尸体上，在堆成大堆的行李上休息。汉尼拔乘坐着唯一保全性命的那头象上。由于沼地的毒气，他的一只眼睛起了炎症，他这只眼睛几乎瞎了。

但是目的是达到了：弗拉米尼烏斯完全沒有想到(誰也不会想到汉尼拔选擇了这条道路)迦太基的軍队会在他的左翼出現。但是迦太基想激使执政官进行决战的企图却沒有得到結果：弗拉米尼烏斯暫时不接受他的挑战。于是汉尼拔就从西方繞过了阿尔列提烏姆而向东南方行进，极其殘酷地蹂躪了当地的全部地方。弗拉米尼烏斯忍不住了：他不等到塞尔維里烏斯到来，便离开了在阿

尔列提烏姆附近的設防营地而急追迦太基人。罗馬人是这样地确信自己的胜利，以致当地的居民竟成群地跟在軍队后面，給未来的俘虜拿着枷鎖。現在汉尼拔要作的，只是为即將到来的决定性的打击，选擇地点和时間了。

在特拉西門湖的北岸是一个三面都有山环繞着的谷地，第四面就是湖岸。有一条狹窄的隘路从西面通向谷地。汉尼拔便选擇这个地方打下了埋伏。在夜里，他把自己的騎兵安排在隘路的入口处，使他們躲在山后以便在罗馬人进入谷地以后从背后打击他們。在从谷地出口的地方，在陡峭的山上又配置了輕武裝兵，而汉尼拔本人則率領利比亚的和伊伯利亚的步兵占居着与湖岸平行的中央高地。

我們的主要史料波利比优斯的历史說得并不很清楚，从而不能使我們十分正确地确定战斗的地点和迦太基軍队各部的配置。因此在学术文献中便有几种相互牴触的、想把这一著名战斗的情景加以恢复的企图。这里我們所提出的是在我們看来最可相信的一种說法。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清晨的时候，还在前夜便和迦太基人失去了接触的罗馬人沒有进行应有的偵察便开进了致命的峽谷。那块地方正在給一层濃霧籠罩着。排成長長一队的罗馬軍队剛剛进入谷地，汉尼拔便发出了进攻的信号。敌人从三方面向罗馬人发起极其猛烈的进攻；第四面就是湖了。根本就沒有想到什么比較有組織的抵抗：战斗变成了可怕的屠杀。弗拉米尼烏斯本人死在一个印苏布列斯人的手里（这个人是由于二二三年的失敗而向他报复）。不到三个小时，一切便都完結了。陣亡的罗馬人大約有一万五千名，有几千人被俘。只有六千名罗馬軍队的先鋒部队有組

織地冲过了敌人的队伍，跑出谷地幷进駐在最近的一个村庄里。汉尼拔派騎兵追击他們。被敌人包圍又挨着餓的罗馬人在留命的条件下投降了。汉尼拔下令給罗馬人帶上枷鎖，但是对意大利人却不索贖金便釋放了，幷告訴他們說他不是来对他們，而是为了意大利的自由来对罗馬人作战的。

当塞尔維里烏斯知道迦太基人进入埃特魯里亞的时候，他便出发援助自己的同僚。但由于他的軍队推进得太慢，执政官便先把四千人組成的一个騎兵大队派到前面去。从自己的間諜那里知道了这个情况的汉尼拔就把長枪兵和騎兵派出去迎击罗馬人。在第一次的搏斗中，一半的罗馬部队被消灭，而另一半投降了。这样一来，在特拉西門湖上的毀灭之外，又加上了一次巨大的損失。

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的独裁

当逃出来的人把大灾禍的消息帶到罗馬的时候，行政長官便向集会的人民宣布說："我們在一次大战斗中被打敗了。"几天以后又接到了塞尔維里烏斯騎兵部队被歼的新的消息。罗馬人感到絕望了。在失敗的痛苦之外还摻杂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即通向罗馬之路現在已被打开而敌人随时都可能在罗馬城下出現。罗馬方面开始采取紧急措施来保卫首都：在城上和塔楼上設置工事，拆毀桥梁等等。

但是汉尼拔在这时完全沒有打算向罗馬进軍。他知道的十分清楚，以他現有的兵力来試图以急襲的办法攻克这座設防的大城或是用圍攻的办法迫使其投降是一件荒唐不智的举动。汉尼拔的計划是完全另外的一套。他打算用有組織地蹂躪意大利和連續不

断打击敌人有生力量的办法来消灭罗馬人的一切抵抗力量。此外，他还坚决地信賴意大利人会叛离罗馬。因此在自己取得了輝煌的胜利以后，汉尼拔便通过翁布里尼进入皮凱努姆，而把沿途到处劫掠一空。

在迦太基人經过滿載鹵获物的十日进軍之后到达的亞得里亞沿岸地帶，汉尼拔使自己的疲乏的軍队有一次長期的休息。在这一富产葡萄酒① 和粮食的肥沃地区里，人和牲畜迅速地得到了恢复。汉尼拔利用战事行动的間隙用他所得到的精良的罗馬武器装备了自己的軍队。汉尼拔从皮凱努姆向南、向阿普里亞进发，沿亞得里亞海沿岸推进并洗劫了这块地方。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遇到公开的抵抗，但設防的城市則对他紧閉着城門并且不准备向他投降。

罗馬元老院决定使用經过考驗的老办法，也就是在生死关头时多次采用的办法：独裁制。但是并沒有任命誰担任独裁官，因为一位执政官在特拉西門湖战役中陣亡了，而另一位則因迦太基人而和罗馬隔断了联系。于是在全部罗馬史上第一次把独裁官的选举委托給百人团民会。他們选举了因經驗丰富而非常智慧的元老克温图斯·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这个人我們已經知道了，因为他曾在二一八年春天率領一个使团到迦太基去。根据习慣，独裁官必須亲自任命自己的助手、即騎兵長官。但就是在这里也違反了既定的慣例：騎兵長官的选举也委托給人民了。当选騎兵長官的是瑪尔庫斯·米努克优斯·盧福斯。只有一个理由能解釋破坏了独裁制基础本身的这一前所未聞的先例：民主派不相信元老院

---

① 波利比优斯写道（波利比优斯历史，Ⅲ，88），汉尼拔下令用老葡萄酒來洗馬，这样便治好了它們的瘡痂。

所推举的法比优斯，他們想选出一个比較不依賴于独裁官的、自己的代表者担任最高統帅。

法比优斯就职以后，便率領着四个軍团(其中兩个軍团是重新征集起来的，而兩个則是从塞尔維里烏斯那里接收过来的)向阿普里亞推进。在这里他和汉尼拔接触上了，但是沒有和坚持要向他作战的汉尼拔发生战斗行动。于是汉尼拔便越过亞平宁山，蹂躪了薩姆尼烏姆的一部分并突入坎佩尼亞。法比优斯在后面不远的地方尾随着迦太基人，但是和先前一样地避免和敌人发生大的冲突，而只限于小的接触。汉尼拔想尽一切办法挑动他出来进行决战，但是沒有結果。罗馬人在进軍的时候所据守的地点都是不适于迦太基騎兵活动的山区，并坚决地拒絕到汉尼拔引他們下来的平原上来。

法比优斯战术的出发点是对于迦太基騎兵对罗馬騎兵的优越性的認識，而战略的目的則是拖延战爭。在該阶段里，这种战略本来不是沒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政治上，这一战略却隐藏着巨大的危險。不能无穷无尽地把战爭拖延下去：这引起了意大利人的不滿并且使他們对罗馬的忠誠受到很大的考驗。这就是为什么当着首都方面看到时間在过去，意大利的最肥沃的地区仍在受着蹂躪，而独裁官却消极地跟在汉尼拔后面，并不打算在自己的战术方面采取主动的时候，輿論界、首先是民主集团的意見便开始表現出惊惶和不滿来了。当时曾流行着一个著名的綽号“孔克塔托尔”(Cunctator，即“迟疑不决者”之意)，而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的名字便和这个綽号在一起永远也分不开了。

有一件事使人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蹂躪了坎佩尼亞的一部分并获得了巨量鹵获物的汉尼拔准备在冬天返回阿普里亞。法比优斯决定以自己的兵力堵住从北部坎佩尼亞通往薩姆尼烏姆的那

些道路。在汉尼拔所前往的一条通路附近是他自己駐守着，而命令一支由四千人組成的坚强队伍占領通路。当时汉尼拔就玩了一次极其出色的軍事把戏。夜里迦太基的工兵和長枪兵把二千头牡牛赶上了离通路最近的高地，牛角上则系着燃燒的火把。把守着通路的罗馬队伍看到远处移动的火光而以为这是迦太基人强行渡过高地，便急速地向那里冲去而不加守卫地放弃了通路。法比优斯虽然也看見了火光，但是由于他特有的小心謹愼而沒有冒險采取夜間行动并留在营地里。汉尼拔则利用通路沒有兵卒把守，就安全地率領着主力开了过去……。

在这件事以后，元老院便借口举行什么宗教仪式而把独裁官召回罗馬。米努克优斯(Minucius)便成了总司令官。現在他可以滿足自己那进行活动的渴望了。汉尼拔这时是駐在北阿普里亚，从周边的地区搜集过冬的儲备物。米努克优斯得以使迦太基的征发队受到相当大的損失。这件事使罗馬方面如此地欢喜，以致人民大会竟用特別的决定把和法比优斯同样的独裁官的那些权力授予米努克优斯。这样，罗馬便有了兩个独裁官！

在法比优斯重新回到軍队以后，軍队分成兩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总司令官，有自己特別的营地等等。軍队的兩部分相隔不远。汉尼拔当然会利用这一对他有利的情况，否则他就不是汉尼拔了。他巧妙地做到激使陶醉于自己不久之前的胜利的米努克优斯出来应战。罗馬人中了伏兵，而米努克优斯的軍队，如果不是法比优斯大度地跑来帮助自己的同僚，就会完全被歼灭了。

这一事件显明地表現了力量分散的全部害处。兩支罗馬軍队再度結合到一起，而米努克优斯仍然担任騎兵長官的职务。

康　奈

当二一七年末法比优斯掌权的六个月任期期满的时候，他便把統帅权交給旧的执政官①。执政官的年度也快終結了。二一六年的选举是在激烈的政治斗爭中进行的。元老派費了很大的力量才能使自己的代表路克优斯·埃米里烏斯·保路斯当选执政官。民主派选出了盖烏斯·鉄倫提烏斯·瓦罗担任第二位执政官，这是一个富有的肉商的兒子。他是一个經驗經历都十分丰富的政治家，他在人民群众中間享有极大的威信。

二一六年执政官的形象和他們的活动受到了傳統的歪曲。埃米里烏斯·保路斯被描写成罗馬的勇敢和高尙的典范，而鉄倫提烏斯·瓦罗則被描写成一个喜欢叫囂的煽动家，胆小鬼和好吹牛的人。实际上事情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康奈之役（鉄倫提烏斯在这次战役中不得不起了可悲的作用）的結果，而更甚的是波利比优斯所保留下来的敌視的史学傳統（他是埃米里烏斯·保路斯的孙子斯奇庇奧·埃米里烏斯的朋友），为这兩位执政官創造了过分公式化的和鮮明对比的形象。

新的执政官們所面临的任务便是消灭汉尼拔。不單是輿論，就是元老院也認为不可能再把战爭拖延下去了，因为意大利联盟者的情緒变得越来越激动了。二一六年春天，汉尼拔从北部阿普里亞向南推进并占領了奧菲都斯河岸上的康奈。这个城市是罗馬

① 格涅烏斯·塞尔維里烏斯和瑪尔庫斯·阿提里烏斯·列古魯斯（后者是在弗拉米尼烏斯死时选出的）。

人的一个重要粮庫，如果失掉这个地方，罗馬軍队就会遭到很大的困难。康奈的失陷使元老院覺得更加有必要結束战爭了。对新执政官发出了相应的指示。在阿普里亚行动的軍队（由四个軍团組成）是大大地加强了。

当执政官們率領援軍抵达战場的时候，在他們中間立刻就鬧了意見。在康奈附近有一片极其适于迦太基騎兵活动的开闊的平原。因此埃米里烏斯·保路斯便坚持繼續向南推进并占据山上的陣地。鉄倫提烏斯則認为这不过是重复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的战术，因而坚持立刻在康奈附近这里作战。这种意見的不合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它使統帅部失去了意志的統一并影响軍官和战士的情緒。爭論拖延了一些时候，而終于在最高統帅权屬于鉄倫提烏斯（执政官輪流担任最高統帅）的时候，他决定战斗了。

二一六年八月二日在康奈附近的平原上，爆发了一次著名的战役。

关于双方軍队人数的問題在学术文献中意見是不一致的，这些不一致便反映了史料的某种不明确。波利比优斯（波利比优斯历史，第三卷，第113—114节）肯定地說，罗馬人有多到八万名步兵和大約六千騎兵；迦太基人有“四万多一些的步兵”，而騎兵則达一万人。李維（李維罗馬史，XXII，36）对罗馬方面的兵力却不这样肯定，他从自己的史料中引用了不同的数字，其中最大的数字是八个軍团，再加上同盟者的軍队当然就有八万人左右了。他和波利比优斯一样，确定迦太基人的数目为五万人。因而，虽然大部分的学者都采用波利比优斯的数字；但是也有一种意見認为罗馬的步兵只有四万人到五万人，而汉尼拔則有三万五千人左右（关于騎兵的数量，意見沒有分

歧)。除去李維以外，这个意見还是以一般的道理为依据的。人們認为，在波利比优斯所說的那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罗馬軍队的被圍和它之几乎完全被歼是不可能的。但是人們也可以反駁說，汉尼拔步兵的巧妙配置和騎兵在数量上的优势在理論上是完全能够使他获胜的。如果双方力量的对比是比較均衡的話，那末康奈一役就不会使当代的人們感到如此惊愕而且在战术史上也就不会成为一个普通名詞了。因此在我們看来，并沒有什么严重的根据使我們来否定波利比优斯的数字。

战斗是在奧菲都斯河的右岸或是左岸发生的这个問题，要解决起来是更加困难了。波利比优斯和李維都說罗馬人的右翼是貼着河岸，而前綫是向着南方的。如果事情是如此的話，那末战斗便是在右岸上发生的了。但这样則必須假定罗馬人的后方是向着海的，这一点在战术上是极端冒險的，而罗馬統帅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未必会迎战的。这种根本的模糊不淸使全部学术界分成了兩个相互敌对的陣营：主張在右岸的和主張在左岸的。但由于这个問題沒有原則上的意义，所以我們便留在这里不去解决了。

兩軍的队形的特点是这样的。在沿着奧菲都斯河列陣的罗馬人的右翼，是罗馬公民的少数騎兵；联盟騎兵的主要部分都集中在面向平原的左翼。步兵密密地集結在中心，中队間的距离很短，以便使全部的队形深度大于寬度。这种队形的目的就是要以步兵的强力的冲击来突破敌人的陣綫。在軍队前面不远的地方是輕武裝兵。罗馬人是面向南的，以致强力的南风把迦太基人揚起的尘霧吹到他們这里来了。

汉尼拔把自己的步兵排列成半月形，把突出的一面向着敌人。在半月形的中心，他配置了高盧人和伊伯利亞人。拖在后面的兩翼則配置了利比亞人，因为他們被認为是迦太基步兵中最优秀的部分。伊伯利亞和高盧的騎兵在河岸上最左翼的地方，右翼則是努米地亞人。

战斗照例是从輕武裝兵的冲突开始的，在此之后主力才正式出动。罗馬步兵全力向敌人的中心部猛攻，而敌人的中心部分在他們的可怕的压力之下竟开始向內部陷下去，以致迦太基前綫的凸出的战綫竟开始变成凹进去的了。罗馬人越是深入地楔入敌人的队列，他們的縱队也就越加从兩側向內收縮而变長了。在迦太基的中心被突破之前，汉尼拔示意利比亞步兵，而这支步兵便以新的力量打击罗馬人的兩翼。

与此同时，騎兵的战斗也展开了。更加坚强有力的高盧的和伊伯利亞的騎兵在右翼打垮了罗馬的騎兵，在此之后，部分高盧人和伊伯利亞人便被派出去支持努米地亞人，而一部分則开始繞到罗馬步兵的后方。努米地亞的騎兵得到了支援以后，便摧毀了罗馬的联盟者，使他們在慌乱中逃跑了。

現在对罗馬步兵的包圍完成了。罗馬步兵在兩翼受到利比亞人的压挤，在后面又为騎兵所战敗，他們已經不能突破高盧人和伊伯利亞人的陣綫而是陷到汉尼拔給他們准备的可怕的圈套中去了。被打得紧紧地挤成一团并失掉了运动自由的罗馬人成了敌人的一个現成的目标：沒有一支投槍，沒有一块投石器所射出的石头落了空……

在八万罗馬人中間，陣亡在战場上的大約有七万人，其余都被俘或是逃散了。鉄倫提烏斯·瓦罗便是逃跑的人們中間的一个。

埃米里烏斯·保路斯陣亡了。汉尼拔的損失却不大:不到六千人,其中有四千人是高盧人。

李維叙述說(李維罗馬史,XXII,51),在战役以后迦太基騎兵長官瑪伽巴尔立刻建議汉尼拔向罗馬进軍,而把騎兵先派到前面去。他說:“在第五天,你將要在卡庇托里烏姆山上大張飲宴了。”但是汉尼拔并沒有采納这个意見。他懂得,甚至現在罗馬人的力量还沒有被摧毀,而他之出征罗馬將不过是一种虛張声势的示威,这种示威只会削弱胜利底道义政治的效果的。

康奈之后

現在汉尼拔的賭注比任何时候都要有賴于联盟者对罗馬的叛离了。为了这一点,在康奈一役以后,他立刻率領着自己的主力穿过薩姆尼烏姆而进入坎佩尼亞,而把瑪哥派到路卡尼亞和布魯提伊。看起来他的希望已接近于实現而意大利联盟是处于崩潰的前夕了。阿普里亞的許多城市轉到迦太基人的一面,跟在它們后面的还有中央薩姆尼烏姆的那些山区部落。路卡尼亞和布魯提伊几乎完全叛离了罗馬,只有那些希腊城市除外。最后,在二一六年秋天,进入卡普阿的大門又在汉尼拔的面前打开了,这是意大利的最富的城市,它的重要性仅次于罗馬。

卡普阿的叛离是民主派作出的事情,在他們看来,和罗馬分裂就等于加强他們的影响(卡普阿的貴族和罗馬新貴是有密切联系的)。汉尼拔把非常有利的联盟条件給予卡普阿:不应强迫坎佩尼亞公民为迦太基人在軍事上或民政上服务;卡普阿有充分的自治权;汉尼拔把三百名罗馬俘虜給坎佩尼亞人用来交換坎佩尼亞的

騎兵(他們是在西西里給罗馬人服务的)。坎佩尼亞的一些較小的城市也都追随了卡普阿的榜样。但是諾拉、拿波里和其他的沿海城市却坚定不移地站在罗馬方面。

这样看来，汉尼拔在意大利的政治成就是巨大的。但是这些成就仅限于南方：罗馬威力的主要支柱中部意大利，繼續保持着对罗馬的忠誠。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实，它的后果是不可計量的。

在康奈一役以后，罗馬人民表現了高度的英勇精神和組織性。在罗馬几乎沒有一家人不为自己的某一个亲人而哭泣的。在起初居民感到了恐慌：妇女們哭号着群集在广場上并在城門那里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从战場方面傳来的每一个消息。因此元老院首先便采取措施中止这种惶恐情緒：禁止貴妇出現于公共場所和公开痛悼亡故的人；城門安置守卫不許任何人出城。那时从鉄倫提烏斯来了报告，詳細地叙說了事件的經过情况，这样元老院才能够对灾难的規模有了个清楚的認識。

必須采取紧急的軍事措施。选出了独裁官①。宣布把十七岁以上的青年人都征入軍队。在联盟者和拉丁人那里也动員了一切可以拿起武器的人們。人力的不足使他們不得不采取非常的办法：由国家出資向私有主贖出八千名年輕奴隸，用他們組成了兩个軍团。武器的不足迫使他們使用保存在神殿和柱廊中的旧的战利品。

同时还必須把輿論鎮定下去并使宗教感情得到发泄。当鉄倫提烏斯返回罗馬的时候，元老們率領大群人民在城門那里迎接他并向他表示感謝，因为执政官并不曾手足无措而是在康奈那里集

① 瑪尔庫斯·优紐斯·佩图斯和騎兵長官提貝里烏斯·显普洛尼烏斯·革拉古。

合了被击潰的軍队的殘余①。可能元老院这样做是打算着重指出，任何党派的傾軋在敌人的面前都应当停止。实际上，在此之后，我們也从未再听过在罗馬有过党派的斗爭。

克溫图斯·法比优斯·皮克托尔被派到戴尔波伊的阿波罗神那里去請示神托："罗馬人要用怎样的祈禱和牺牲才能使諸神得到慰解而这样的大灾难的結果又要怎样？"②。为了滿足群众的迷信心理，举行了旧的野蛮仪式：在牲畜市場上活埋了男女高盧人各一人，男女希腊人各一人。

为了說明这一时期罗馬人的情緒，我們还要指出一件有趣的事实来。需要金錢的汉尼拔向罗馬俘虜建議用贖金来贖买自己的自由（他和从前一样，在释放意大利联盟者时是不要贖金的）。俘虜选出了一个代表团到元老院去。汉尼拔放走了代表們，要他們发誓一定回来。他以为罗馬方面也許有想进行和平談判的意思，所以他又派了自己的全权代表跟他們一起去。当元老院方面知道代表团快要到来的时候，独裁官便派出一个侍从迎着他們告訴迦太基的使节要他立刻离开罗馬的边界。俘虜的代表团則被放到罗馬。在元老院討論問題的时候，是不妥协的主張占了上风。拥护这种主張的人指出說，罗馬的国庫已經耗空了，汉尼拔需要金錢，而且不能用同意贖出俘虜的办法来奬励勇气的不足和在战場上战死的决心的不足。这样一来，贖回的問題就被否定了。

---

① 从这些逃亡者中間組成了兩个混成的軍团，并为了懲罰而把他們派到西西里去服务。

② 見李維罗馬史，XXII，57，5。

意大利和西班牙战爭后来的进程

罗馬政府用这些极端措施昂揚了人民的精神并匆匆忙忙地弥补了康奈一役以后在国防上的一个可怕的缺口。随后便到来了那些漫長的令人困惱的月分；因为在这期間，罗馬的內部和对外的形势是在刀刃上，在这期間每一次新的打击都可以使共和国丧失不穩固的均势而陷入深淵。

二一六年年底，以行政長官为首的兩个軍团又被歼灭了，在此之后，这一地区在兩年中間都是敞露着沒有防御的。在南部意大利，有过痛苦經驗教訓的罗馬統帅部回到了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的旧的战术上去。罗馬人仰仗着还留在他們手中的那些設防据点而极其小心翼翼地行动着：他們避免大規模的冲突，而把全部注意力集中用来圍攻那些投到迦太基人方面去的城市。而由于汉尼拔的軍队人数較少而战場又极辽闊，汉尼拔是极难保卫自己的新的同盟者的。在这一長期的斗爭中，双方是互有胜負的。布魯提伊的几个希腊城市不得不归順迦太基人，但是罗馬人却迫使迦太基卫戍部队所占領的阿普里亞、坎佩尼亞和薩姆尼烏姆的許多重要据点投降了。

二一五年到二一三年意大利战役中罗馬方面最大的損失是汉尼拔之占領塔連图姆。这一情况是因叛变而发生的。反罗馬派发动了阴謀而在夜間把汉尼拔放进了城。但是难于攻克的城砦却仍旧留在罗馬卫戍部队的手里，而一切占領它的企图都失敗了。这便大大地降低了汉尼拔占領塔連图姆的意义，因为要塞俯視着城市和港灣的入口。南部意大利还有几个城市追随了塔連图姆的

榜样。

但尽管汉尼拔得到了一切的胜利，他在意大利的处境却一年比一年困难了。罗馬人逐漸地把自己的武裝力量扩充到巨大的数字：到二一二年，在一切战綫上活动的軍团总数不下二十五个（約二十五万人），其中有十个是在南部意大利。汉尼拔的兵力即使不減少的話，那末增長的程度也不会赶上需要。后备力量的問題越来越成了他的主要問題。轉到他的一方面的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极不願意把人力提供給他，在卡普阿的例子上我們已經看到这一点了。非洲和西班牙仍然是补充人力的主要来源。但除去由于罗馬艦队統治着海上，因而从海路向意大利輸送补充力量非常困难以外，还有某些使局势极端复杂化起来的新情况。

在康奈之役以后不久，瑪哥便到迦太基去报告这次輝煌的胜利并請求派遣援軍。当他叙述到他哥哥的胜利并为了証明自己的話而把从陣亡的罗馬騎兵身上摘下的金环象山一样地堆在元老面前时，当时欣喜的程度是无法形容的。迦太基政府决定派遣一万二千名步兵、一千五百名騎兵和二十头象随瑪哥到意大利去。但是西班牙的事件却使他們不得不改变这一計划。

我們已經看到，二一八年夏天从瑪西里亞回到意大利的普布里烏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奥曾把自己軍队的大部分派往西班牙，由他的兄弟格涅烏斯率領。格涅烏斯在恩波里埃（屬于瑪西里亞的、北部西班牙的主要商业城市）以后，便开始順利地进行了反对占領卡塔洛尼亞的迦太基卫戍部队的战事行动。在不到兩个月的时期之內，他竟得以把伊伯尔河以北全部地区的迦太基人肅清了。次年即二一七年的春天，哈斯杜路巴尔率領陆軍和海軍来增援了。在伊伯尔河口的地方，因瑪西里亞人而实力加强了的罗

馬艦队打敗了迦太基艦队，因而哈斯杜路巴尔不得不退到陆地上去。

尽管这时意大利的局勢困难，罗馬元老院仍然想出办法把普布里烏斯·斯奇庇奥和他所率領的增援部队派到西班牙去。兩兄弟渡过了伊伯尔河，并向南深入直到薩貢图姆地方。結果是发生了吐尔迭塔尼人部落反迦太基統治的起义。迦太基方面惊惶起来而于二一五年把增援部队派到哈斯杜路巴尔那里去。斯奇庇奥兄弟包圍了伊伯尔河下游的迭尔托扎城。哈斯杜路巴尔率領二万五千人的軍队到那里去。罗馬人方面的軍队也差不多有同样的人数。在迭尔托扎城下发生了一場血战。罗馬人在这次血战中获得了全胜：哈斯杜路巴尔和一小撮保全下来的士兵几乎未能逃得活命。

斯奇庇奥兄弟胜利的后果是巨大的。現在不單是不能想什么从西班牙給汉尼拔增派援軍，而且根本連迦太基在西班牙的領土都受到威胁了。西班牙的那些部落开始迅速地改变了自己的方針。斯奇庇奥兄弟胜利的消息昂揚了意大利方面的情緒。最后，正如已經說过的，丧失西班牙的这一現实威胁使迦太基政府不得不改变最初的計划而使瑪哥和他的大量援軍不是到意大利，而是到西班牙去了。

但是迦太基人却未能立刻在西班牙展开大規模的新的战事行动。北非的事件阻碍了这一点。西部努米地亞的小国王西帕克斯在斯奇庇奥兄弟的影响之下割断了对迦太基的藩屬关系。为了鎮压这次叛变而不得不把哈斯杜路巴尔从西班牙召回来。非洲的战爭持續了三年（二一四——二一二年），直到西帕克斯終于屈服的时候为止。

在哈斯杜路巴尔退却的时候，斯奇庇奥兄弟又获得了新的巨大的胜利：从迦太基人那里夺取了薩頁图姆和其他許多城市。但是当二一二年年底哈斯杜路巴尔到来的时候，情况便大大地改变了。迦太基人把三支軍队集中在西班牙；罗馬人只有兩支，而且他們都是独立行动并且是广泛地由西班牙人补充的。这兩种情况在二一一年的决定性的冲突中起了致命的作用。为迦太基人所收买的、土著部分的軍队大量地从罗馬軍队中逃跑，因此罗馬軍队的力量便大大地削弱了。兩支罗馬軍队由于哈斯杜路巴尔和瑪哥的軍事調动而相互脫节并依次被击潰了：起初是普布里烏斯的，后来是格涅烏斯的軍队。兩兄弟都死在这里了。罗馬軍队的殘余退过伊伯尔河，好容易才守住卡塔洛尼亞。西班牙又变成了意大利的一个可怕的威胁。

西　西　里

在希耶罗二世活着的时候，西拉庫賽还是罗馬的一个忠实的同盟者。甚至康奈之役都沒有动搖高年的和智慧的国王的坚忍性。但是二一五年夏天希耶罗死了，把王位傳給他的孙子十五岁的希耶洛尼姆斯，这是一个固执而又輕率的少年。在他下面附設了一个攝政院，在这个攝政院里立刻便开始了罗馬派和迦太基派之間的斗爭。迦太基派战胜了，于是和汉尼拔展开了談判。他把自己的代理人派到西拉庫賽去，这些代理人便在对耶洛尼姆极其有利的条件之下准备了对迦太基的联盟：由于在意大利战爭中对汉尼拔的帮助，他得到了全部西西里。在迦太基看来，西拉庫賽在这时脫离罗馬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他們只要对自己有利是什么都能够

答应的。当罗馬行政長官的使节到希耶洛尼姆斯那里去向他提醒旧的条約的时候，他們受到了非常粗暴的接待。进行外交談判的新的試图幷沒有获得任何的結果。迦太基元老院批准了和西拉庫賽的联盟。西拉庫賽人在西西里展开了反罗馬卫戍部队的軍事行动。

在二一四年夏天这个时候，希耶洛尼姆斯被阴謀者杀死了。这件事在短时期內使情况改变得有利于罗馬，因为領导西拉庫賽的又是对罗馬友善的貴族派了。但是罗馬人却未能利用这一点。在西拉庫賽的軍队里是迦太基派占上风的。汉尼拔的兩个代理人当选为司令官。罗馬派的政权被推翻，它的領袖們被杀死。反罗馬的公开軍事行动开始了。

二一四年的执政官瑪尔庫斯·克劳狄烏斯·瑪尔凱路斯（他是在对汉尼拔的战爭中升起来的）統率着西西里的罗馬陆上部队，而領导海軍的則是行政長官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二一三年他們开始从陆上和从海上攻打西拉庫賽。战役的进行是非常困难的。城市防守得很好而城內幷藏有大量食粮。此外居住在西拉庫賽的偉大的阿基米得、天才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制造了威力异常强大的軍事机器。西拉庫賽人便借助于这些机器击退了罗馬人的一切进攻。

> 波利比优斯写道："阿基米得制造了能够把炮彈射到任何距离的机器。这样一来，如果敌人从远方浮現出来，阿基米得就用远程射石器发射重彈或是箭来打击他幷使其陷入困难的地位。如果子彈开始飞过了敌人，阿基米得便每次都考虑到距离而开动小一些的机器，从而使罗馬人如此恐懼，以致他們竟怎样也不敢进行突击或是乘船接近城市……此外，从机器上还放下系在鏈子上的鉄爪；操縱机器射口的人便用这个鉄

爪在随便一个地方抓住船头，然后在城牆之內放下机器的下面的一端。当船头这样給抓了起来而船艄直立在船尾之上的时候，机器的底座便設立在那里不动，鉄爪和鏈子則借助于小繩而和机器分开了。因此，某些船便歪倒了，另一些完全翻了，再有一些沉到海里去，灌滿了水并乱作一团了。”（波利比优斯历史，Ⅷ，7—8）

必須放弃以突击的方法攻克該城的意图而轉向長期圍攻的办法。罗馬軍队的一部分从东南方面駐守下来，在那里安扎了設防的营地，另一部分則是从西北方面。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西南沿岸的地方也有大批的兵力登陆（二万五千步兵，三千騎兵和十二头象）。从事圍攻和在其他城市中鎮压反罗馬运动的瑪尔凱路斯不能够阻止阿格里根图姆的叛离。尽管他也从罗馬得到了一个軍团的援軍（加上以前的有四个軍团，当然时常还是不足額的），但是罗馬的軍力仍然相差甚远。迦太基的軍队从西南方进抵西拉庫賽并在离南方罗馬軍队不远的地方扎下了营地。但就是迦太基人也不是强到可以进攻設防的罗馬陣地并阻止他們的圍攻。

二一二年早春，瑪尔凱路斯占領了埃披波雷，西拉庫賽的西部，在这里他曾利用阿尔捷米司的节日，因为在那一天卫戍部队全都喝醉了。夜里，罗馬部队借助于突击用的云梯攀过了北面城牆上低的地方并打开了城門，这样全部北方罗馬軍队便从这个門开进了埃披波雷。

但是拥有特殊防御工事的城市其他部分仍旧在西拉庫賽卫戍部队的手里。迦太基艦队利用强风突入港灣并帮助了被圍攻的人們，而他們的陆上軍队对罗馬人又是一个經常的威胁。对罗馬人来說，可以庆幸的是二一二年夏天在迦太基营地中发生了瘟疫，这

瘟疫是由于西拉庫賽周边沼地的对健康非常不利的气候而引起的。尽管这种病也傳到罗馬人这边来，但他們死的人是比較少的。至于迦太基人則他們几乎全軍包括統帅們在內都死掉了。

二一一年的春天到来了。迦太基再度試图从海上援助西拉庫賽。附有滿載粮食的运輸船的一支大艦队向被包圍的城市駛来。但是它的統帅却害怕前来迎击的罗馬艦队而退却了。这样一来西拉庫賽的命运便决定了。罗馬派和瑪尔凱路斯开始了投降的談判。这便引起了不願意投降的卫戍部队(其中有許多罗馬的投敌分子)和公民之間的分裂。在城內爆发的混乱的时期中間，雇佣兵的一个統帅得以被說服打开了奥尔提几亞 (Ortygia) 島上的城門，在此之后，阿喀拉狄那(旧城)也便投降了。

瑪尔凱路斯对待西拉庫賽和对待那些被征服的城市是一样的，这就是說任其被人劫掠一空。在劫掠的时候，阿基米得也死了，他是給一个罗馬士兵杀死的。罗馬人得到了巨量的鹵获物，这些鹵获物补充了損耗殆尽的国庫。許多艺术品和奢侈品被粗暴的罗馬士兵毀坏了，但其中也有不少給运到罗馬去。

西拉庫賽陷落以后，征服西西里其余部分的任务便不很困难了。二一〇年，阿格里根图姆由于叛变而陷落了，此后迦太基人的殘余便撤离了該島。

在战爭的进程中，罗馬統治在西西里的重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汉尼拔計划在罗馬周边建立一个由意大利以外的国家所組成的、敌視罗馬的包圍圈，而西西里島便是它的一个構成部分。看来西西里在这个包圍圈中是最坚强的。可是它連五年也沒有坚持下来便破了！

第一次馬其頓战爭

馬其頓当然便成了第二个环节。我們知道，由于伊里利亞的事件，菲利浦五世对于罗馬是怀有敌意的。馬其頓的国王密切地注視战爭的进行而在特拉西門湖一役罗馬人战敗以后便力图用和埃托里亞人締結和約(二一七年九月在諾帕克图斯城)的办法騰出自己的手来。在此后不久，他便在伊里利亞开始了軍事行动。二一六年夏初，馬其頓的艦队进入爱奧尼亞海并北上几乎到达阿波罗尼亞。菲利浦知道罗馬人的接近可是还沒有得到关于他們的艦队的大小的情报(他們只有十只战船)，但是他害怕了而匆忙地退回馬其頓。这时康奈战役爆发了。与罗馬一切敌人的共同的看法相反，慘痛的失敗并沒有使罗馬人低下头来：他們英勇地把斗爭繼續下去。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处境完全不是象人們初初一看时那样的輝煌。这使他不得不和馬其頓結成联盟，而这正是菲利浦幻想已久的事情。

二一五年夏天，馬其頓的使节們到汉尼拔的营地来了，汉尼拔就和这些使节締結了預备的同盟条約。波利比优斯在其第七卷的一个断片里，曾引用了条約的本文。它的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軍事領袖汉尼拔、瑪哥、米尔堪、巴尔摩卡尔、汉尼拔麾下迦太基長老会議(元老院)全体成員和参加他的出征的全体迦太基人向德米特里烏斯的兒子国王菲利浦为了代表自己，代表馬其頓人和代表联盟者而派到我們这里来的克列奥瑪科斯的兒子、雅典人克謝諾芳涅斯起誓：在宙斯、希拉和阿波罗

的面前；在迦太基人的神赫拉克列阿和約拉烏斯的面前；在阿列伊、特里頓和波賽东的面前；在太阳、月亮和大地等战神面前；在河流、港灣和水的面前；在治理着迦太基的一切神的面前；在治理着馬其頓和希腊其他地方的一切神的面前；在参加这一宣誓的一切战神的面前”。

条約的內容不外是这样。馬其頓必須与迦太基結成联盟对罗馬作战，而迦太基則承認菲利浦对于伊里利亞沿岸、科尔启拉、阿波罗尼亞、埃披丹姆努斯和其他城市的权利。如果有必要的时候，联盟国必須派出武裝力量相互帮助。在战爭結束以后，締約的双方仍然結成防守的同盟；在受到罗馬或其他任何强国侵略的时候，联盟者应当互相帮助。

在理論上，条約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菲利浦可以在亞得里亞海上指望迦太基艦队的帮助，汉尼拔也可以指望菲利浦在意大利帮助他。如果条約实現的話，它会給罗馬造成巨大的困难。但是汉尼拔和菲利浦之間的联盟实际上使双方都沒有得到任何东西。

首先馬其頓的国王和迦太基元老院在批准条約时便拖延了很久。馬其頓的使节在离开意大利时被罗馬人俘虜了，于是菲利浦不得不把一个新的使团派出去。这便引起了半年的耽擱。罗馬的元老院知道了条約的內容，因而它便可以采取必要的預防措施：在塔連图姆附近統帅陆軍和海軍的行政長官瑪尔庫斯·瓦列里烏斯·列維努斯被委托了一項任务，要他密切监視着亞得里亞海。当二一四年夏，菲利浦重新出現于海上并开始准备对阿波罗尼亞的圍攻的时候，列維努斯便赶来援助。他用援軍加强了城市的居民，这样公民和罗馬人便可以一道攻占和劫掠馬其頓的营地了。在海上被切断了退路的菲利浦只得燒掉自己的艦队并从陆上退入馬其

頓！在此之后，罗馬人便巩固地占領了伊里利亞沿岸地帶。沒有迦太基人的帮助，菲利浦是不能在那里进行任何大規模的軍事行动的。但是，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迦太基艦队从二一三年开始，是在西西里从事于极其重要的战役；而在馬其頓战爭的头几年中，它并不能給菲利浦任何帮助。

在意大利战爭中使菲利浦的活动完全癱瘓下来的一个最具有决定作用的情况是希腊的态度。不單是敌視菲利浦的希腊人（例如埃托里亞同盟），甚至与菲立浦友善的阿凱亞人对于馬其頓的任何加强都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尽管有时有使得不得不与馬其頓友善的一些临时的情况存在，在希腊人看来，馬其頓首先就是自己的宿敌，是希腊独立的永久的威胁。这便說明为什么菲利浦和汉尼拔的联盟不可避免地会使关系尖銳化起来。菲利浦本人更由于好几次不智地試图干涉伯罗奔尼撒的政治而促成了这种情况。

虽然如此，二一三年他在伊里利亞的陆上还是获到了巨大的胜利，結果罗馬人所据有的只是沿岸的一条狹長的地帶了。于是罗馬的外交便进行了活动。二一二年列維努斯和埃托里亞的領导人物間开始了秘密的談判，这談判很快地便导致了罗馬—埃托里亞的联盟。埃托里亞人应当在陆上反对菲利浦，而罗馬人則应当在海上，罗馬所使用的兵力应不少于二十五艘战船。在共同进行征服时，埃托里亞人取得土地，罗馬人取得鹵获品。特別是罗馬人必須在征服阿卡尔那尼亞的时候帮助埃托里亞人。双方都不得与菲利浦締結單独的和約。

这样一来，菲利浦不但沒有把战爭轉移到意大利去，他自己反而被巴尔干半島上的敌人四面八方地包圍起来了。反馬其頓的联

盟迅速地扩大了：埃列亞人、斯巴达人、麦謝那人，最后还有培尔伽姆的国王阿塔路斯一世都参加了战爭。馬其頓的北方疆界一直是处于伊里利亞人和达尔达尼人的打击之下的。菲利浦勇敢和成功地保卫了自己。希腊的領土，特别是沿海的地区受到了殘酷的蹂躪。二〇八年战爭到达了最紧張的程度，当时罗馬的和培尔伽姆的艦队联合起来共同行动，而前来帮助菲利浦的則有迦太基的艦队。但是阿塔路斯很快地便不得不回去，因为比提尼亞的国王普路西亞斯（Prusias）突入了他的領地而迦太基的艦队也处于被动的狀态了。

二〇七年，菲利浦的局势又变得好轉了：哈斯杜路巴尔突入了意大利（見后），这便要求罗馬把全部力量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因此罗馬人便不能給予自己的希腊联盟者以任何帮助。菲利浦对埃托里亞人发动了堅决的进攻并突入了他們的边界。

这便迫使埃托里亞联盟和馬其頓締結了單独的和約，关于这个和約是中立国家——埃及、罗德斯等等——早經斡旋过的。二〇六年和約签訂了。和在二一四年一样，罗馬和菲利浦又是一对一了。但現在局势完全不同了。和迦太基的联盟对菲利浦来說并无任何意义，因为人們对汉尼拔的失败很难有所怀疑了。罗馬人也不十分想把战爭繼續下去，因为他們的希腊政策的目的已經达到了：菲利浦在战爭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年代里，一点也沒能帮助汉尼拔。

凡此种种在二〇五年的秋天造成了在罗馬和馬其頓之間締結和約的基础。罗馬人为自己保存了自己那些最重要的伊里利亞領地（希腊城市），而把大陆上的部分土地讓給了菲利浦。

卡普阿和汉尼拔之进攻罗馬

二一六年卡普阿之轉到汉尼拔的一面对于南部意大利的罗馬威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有許多城市模仿了这个例子。因此，把坎佩尼亞的首都重新夺过来便成了罗馬在南部意大利战略上和政策上最重要的目标。但是直到二一二年，罗馬人才得到足够的兵力着手圍攻叛变的城市。这时，正如上面已經指出的，他們在南方集中了非常龐大的兵力——十个軍团。汉尼拔知道了罗馬統帅部圍攻卡普阿的意图，便叫自己的統帅阿农率領着軍队从布魯提伊出发以便他可以把粮食供应給城市（汉尼拔本人这时則在塔連图姆的周边）。哈农到了薩姆尼烏姆，在倍涅文图姆附近安扎了設防的营地并开始把粮食从周边地区运来。駐在波維亞努姆的罗馬的执政官① 知道了哈农的到来，而正当他和自己的大部分的队伍在征发粮秣的时候，他們对迦太基的营地发起攻击并在那里夺到了許多指定为卡普阿使用的粮食。在此之后，哈农迅速地撤退到布魯提伊去，这样一来，卡普阿便沒有任何希望来补充自己的儲藏了。

在城市的四周有一个罗馬軍队的包圍圈开始集結起来。于是汉尼拔本人便来援助并迫使罗馬人撤退了包圍的軍队。但是他不能長期的留在坎佩尼亞：这个地区已被蹂躪得一干二凈而且迦太基軍队的在場又把卡普阿的已經很少的儲藏耗尽了。汉尼拔再度向南方去。

---

① 克溫图斯·富尔維优斯·弗拉庫斯和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普尔凱尔。

罗馬人再度以巨大的毅力开始了圍攻。在罗馬人手中的相鄰的要塞里，运来了大量的粮食。在卡普阿周边建起了双重的战壕和土壘。汉尼拔再度試图援救这命运已經注定的城市。二一一年他再度来到卡普阿附近。但是現在的局势和去年的不同了。当时罗馬人还未来得及建起一道設防的战綫，因而不得不退却。現在他們已巩固地据守在自己的战壕里面了。汉尼拔几次想用突击的办法攻下罗馬人的陣地但是都沒有成功：他沒有足够的兵力，也沒有攻城的設备来做到这一点。他也未能把敌人誘到战場上来。

汉尼拔在卡普阿附近停留了五日以后，才在全部战爭中第一次决定到罗馬去。显然，与其說他是想出其不意的襲击办法攻占該城，不如說他想迫使罗馬人撤退圍攻卡普阿的軍队。在夜里，他把燃着的火留在自己的营地，而下令完全靜悄悄地把軍营撤离，但罗馬人根本一点兒也沒有注意到这件事。汉尼拔以最大的速度从坎佩尼亞向薩姆尼烏姆进发，然后折向西，沿着所謂"拉丁大道"直奔罗馬而来。迦太基人沒有遇到抵抗而到达离城八公里的地方并在那里安設了营地。汉尼拔率領着騎兵直趋科里努斯門(porta Collina)。

迦太基人的出現完全是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的，并在罗馬引起了可怕的惊恐情緒。人人都在傳說着："Hannibal ante portas!"("汉尼拔来到門前了!")。妇女在神殿中向神祈禱并且用自己的头发来擦拭圣堂的供物台。波利比优斯說："当自己亲爱的城市受到任何严重灾难的时候，她們总是这样做的。"(波利比优斯历史，IX，6)

然而仍然未能出其不意地攻克罗馬。在城內恰好有四个軍团；厚大的城牆使迦太基不能进行任何突击。因此汉尼拔便在城

下駐守了几天，而在和罗馬軍队进行了一次小接触以后把边区蹂躪一番就回去了。对他說来最可悲的是圍攻卡普阿的軍队不受挑撥并且沒有停止圍攻。迦太基人退入布魯提伊而再也不作援救卡普阿的打算了。

卡普阿人知道了他們最后被汉尼拔所放弃，才投降了罗馬人（二一一年）。叛离的城市受到了严厉的懲罰：卡普阿元老院的成員和几十位著名的公民被处死；一部分居民被卖为奴隶；全部土地給罗馬沒收了。其他的居民保存了自由，但是失去了自治权。一位罗馬行政長官开始把卡普阿当作一个附屬的公社来統治。

意大利的形势

与西拉庫賽的攻克同年发生的卡普阿的陷落在意大利产生了巨大的印象并且促使那里人們的头腦大大地清醒过来：汉尼拔的同盟者开始动搖并想重新投到罗馬方面来了。这就便利了罗馬人之征服南部意大利的許多城市。

塔連图姆的投降是一件最大的成就。公元前二〇九年的执政官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率領着从西拉庫賽派来的兩个軍团从陆上包圍了城市。同时罗馬艦队又封鎖了港灣。汉尼拔不能及时地帮助塔連图姆，因为他正在忙于布魯提伊方面的战役，而当他来救的时候，該城已投降罗馬人了。法比优斯任凭战士們劫掠該城，三万居民被卖为奴隶。其他的居民，和在卡普阿一样，則被剝夺了自治权。

除去这些巨大的成功以外，罗馬人也遭到了多次严重的失敗。在其中占第一位的应当指出克劳狄烏斯·瑪尔凱路斯的死亡来，这

个人是最有能力的罗馬統帅之一：二〇八年，在对迦太基的一次小接触中，他在阿普里亚陣亡了。汉尼拔下令用軍人的一切尊荣礼遇把他埋葬起来。还在此之前，即二一〇年，副执政官盖烏斯·富尔維优斯在同一阿普里亚地方吃了大敗仗而自己也被杀死了。

但是更加严重的是甚至直到現在都是罗馬的最可靠的支柱的那些城市，开始表現出力量消耗殆尽和不满战爭的朕兆。二一〇年秋天，当进行新的征兵的时候，三十个拉丁殖民地中間有十二个[1]拒絕提供新兵。意大利被蹂躪到这样的程度，而从外面运进粮食又因軍事行动而变得如此困难，以致到二一〇年，罗馬的粮价竟漲了好几倍。因此罗馬元老院便不得不派使团到埃及去見托勒密四世披罗帕托尔，請求他把粮食送到罗馬。

西班牙的小斯奇庇奥

但最困难的是西班牙前綫的形势。在二一一年斯奇庇奥兄弟死后，罗馬人几乎不能在伊伯尔河以北站住脚。在西班牙方面必須采取紧急措施，如果罗馬不願意再有軍队突入意大利的話。二一一年秋天，元老院把行政長官盖烏斯·克劳狄烏斯·尼祿派往西班牙（他在此之前，曾在圍攻卡普阿时担任統帅）。有兩个軍团交給他。但是用这一措施是不够的：西班牙的战綫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于是决定把輿論認为是罗馬的唯一希望的人派到那里去。这就是年輕的斯奇庇奥。

普布里烏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奥当时是二十五岁。早

[1] 阿尔戴阿、涅佩鉄、苏特里烏姆、阿尔巴、卡尔息奧里、科拉、苏埃薩、启尔凱、塞提亚、卡列斯、納尔尼亚和印鉄拉姆納。

在二一八年，当着十七岁的少年在提启努姆拯救自己的父亲的时候，他已經就非常有声望了。由于本身的各种高貴品質，他更为增加了这种声望。在待人接物方面他是位极其和藹可亲的人物，所以他使大家的心都傾向于他。他还保存了帶有某种神秘主义外衣的、旧罗馬的宗教性：他相信夢兆和預言，他把許多时間消磨在神殿里并且深信自己可以成就非凡的事业。他被認为是干什么都能成功的諸神的寵兒。同时斯奇庇奥又是一个有光輝天才和广泛教养的人物。他对于自己和对于自己的命运的深刻信仰并不曾阻碍他成为一个愼重小心的統帅，他細心地考虑自己的一切計划并再三斟酌自己的每一个步驟。

这就是为什么在"犹疑不决者"（Cunctator）的訓練之下成長起来的尼祿底过分小心的战术被認为不够的时候，輿論便一致要求把斯奇庇奥派到西班牙去。元老院非常地明智，不但不考虑到他沒有任官的經历（他直到今天也只担任过二一三年高級营造官的职位），竟贊同任命他以副执政官的名义担任西班牙的总司令官。除去已經派往西班牙的兩个軍团以外，又給了他兩个軍团。

二一〇年末，斯奇庇奥到达西班牙，立刻便不辜負人們对他的期望。單是他的出現便昂揚了罗馬軍队的士气。在西班牙繼續进行活动的有三支迦太基的軍队：哈斯杜路巴尔、瑪哥和另外的一个哈斯杜路巴尔（吉斯孔的兒子）。在斯奇庇奥到来的时候，他們的軍队是分散在半島的各部。斯奇庇奥决定利用这一点来一次大胆的突击以夺取新迦太基。

这次困难的战役被細心地准备和光輝的完成了。城市是位于和陆地只由一个狭窄的地峽連接着的高地半島的海灣里。二〇九年的早春，斯奇庇奥出其不意地率領着陆海軍出現在那里，統率海

軍的則是他的朋友蓋烏斯·列里烏斯。艦队封鎖了海灣的入口，而陆軍則在地峽上安設营寨。斯奇庇奥在大会上向士兵們宣布說，涅普頓神亲自托夢給他并且告訴他怎样攻占这个城市。

从地峽开始攻击城牆。正当着被圍攻者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到这方面的时候，斯奇庇奥派了五百人帶着梯子从海的一面攻上去，因为那里的小礁湖便利了向城牆方面的进攻。在当天后半的时候接近城牆更加容易了，因为从陆上刮来的风把水吹退了。罗馬人神不知鬼不覺地攀上城牆并突入了該城。

新迦太基的攻克在西班牙产生了惊人的印象并在罗馬引起了热情的爆发。斯奇庇奥繳获了巨大粮仓和軍备庫，还有西班牙部落的几百名人質。斯奇庇奥对待他們极其亲切，答应把他們釋放回家，如果他們的同部落的人同意轉到罗馬方面来的話。他用这个政策在不稳定的西班牙人中間造成了有利于罗馬人的一种情緒上的激烈变动。而且就是占領巴尔卡派的首都这件事实本身便已經說明，西班牙的力量对比关系开始改变了。几个强大的部落轉到斯奇庇奥的一方面来。

二〇八年春天，他向倍提斯河流域地帶推进，因为哈斯杜路巴尔就在那里。重要的是不叫迦太基的軍队会合起来。因此斯奇庇奥便在倍庫拉城附近向哈斯杜路巴尔发动进攻，尽管哈斯杜路巴尔占着有利的陣地。罗馬的軍队在数量上超过了迦太基的軍队。斯奇庇奥用正面的进攻吸住哈斯杜路巴尔的注意力，却从兩翼对他发起攻击。当哈斯杜路巴尔看到他的軍队感到害怕的时候，他便放弃战斗，集中了一切最貴重的东西，帶着大象，开始迅速地退到北方去了。斯奇庇奥并不冒險追击他，因为他害怕迦太基軍队的会师。

哈斯杜路巴尔出征意大利。美陶鲁斯之役

哈斯杜路巴尔以强行进軍的方式穿过了半島，在道上他从自己的同僚那里获得了增援的部队。他在比斯开灣沿岸附近的地方(那里的山道沒有罗馬人把守)越过了比里牛斯山。开始了迦太基人对意大利的第二次出征。这样一来，斯奇庇奥便未能解决自己的主要任务：把迦太基人阻留在西班牙。意大利第二次面临了可怕的威胁。

罗馬方面在二〇八年秋天才得到哈斯杜路巴尔越过比里牛斯山的消息，这个消息引起了最强烈的惊惶情緒。当选为二〇七年的执政官的是受过考驗的統帅克劳狄烏斯·尼祿和瑪尔庫斯·李維优斯·撒里納托尔。后者早从第二次伊里利亞战争的时候起便以有才干的統帅而享名。軍团的总的数量增加到二十三个，其中只有十五个是在意大利(七个在南方，八个在北方)。

当哈斯杜路巴尔离开西班牙的时候，他手里大約有兩万人。他在南部高盧过了冬以后，于二〇七年的早春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多半是和汉尼拔相同的地方)。波河流域的高盧人把增援的部队补充給他，因此他的軍队便增加到三万人。当然，这比起罗馬人在北部意大利所集結起来的巨大兵力来是太少了。但是哈斯杜路巴尔却不准备在那里作战：他的計划是在于冲入南方和他的哥哥会师。

汉尼拔在布魯提伊扎下了冬营以后，便于二〇七年春天轉到中部阿普里亞，在那里等待哈斯杜路巴尔方面来的消息。哈斯杜路巴尔則是从波河流域向"高盧原野"推进，而执政官瑪尔庫斯·李維优斯的軍队便在那里警戒着他。克劳狄烏斯·尼祿則在阿普里

亚对付汉尼拔。哈斯杜路巴尔派出六个信使到他哥哥那里去报告自己的到来。他写信說，他打算在翁布里亚的地方和他相会。哈斯杜路巴尔的使节落到罗馬人的手里，而他的信也就給尼祿看到了。执政官作了大胆的决定。夜里，他极其秘密地帶着一部分精兵离开营地，而委托自己的一位助手(副將，legatus)留在营地和另一部分軍队警戒着汉尼拔。他自己則以最大的速度到北方去和李維优斯会师。現在罗馬联軍的兵力已經有四万人了。

当哈斯杜路巴尔知道有优势的敌軍兵力和他对峙的时候，他便試图廻避战爭而进入翁布里亚。但是他幷未能做到这一点：在美陶魯斯河上，他遇上了罗馬人而不得不在双方勢力不均的情况之下迎战。迦太基人被击潰了。当哈斯杜路巴尔看清了战斗的結局如何的时候，他便冲进敌人密集的大群而英勇地战死了。罗馬人割下了他的头，而当尼祿返回自己在阿普里亚的营地时，他下令把这头抛到迦太基人的前哨那边去。尽管汉尼拔以軍人的禮遇埋葬了死去的瑪尔凱路斯，但罗馬人竟是这样高尙地回报了他！

美陶魯斯之役实际上决定了意大利战役的命运，难怪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使罗馬欢欣若狂了。汉尼拔懂得很清楚哈斯杜路巴尔的死对他意味着什么：現在从西班牙获得重大援助的一切希望都完了。汉尼拔退入布魯提伊，他在那里被压制到罗馬軍团的包圍圈里，越来越失掉广泛的圍轉自由了。

西班牙战爭的結束和出征非洲的准备

在哈斯杜路巴尔离开西班牙以后，这条战綫的命运就預先被决定了，尽管迦太基政府又把大量的增援部队派到那里去。在倍

提斯河下游的伊里帕城城下，斯奇庇奧于二〇七年对瑪哥和吉斯孔的兒子哈斯杜路巴尔的联軍获得了輝煌的胜利。这次的战役結束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統治。瑪哥率領着自己軍队的殘部退入迦底斯；他在那里又据守了一些时期，因为在当时斯奇庇奧正忙于征服南部西班牙和消灭西班牙部落和不滿意于拖延不发餉的某些罗馬卫戍部队中間的叛变运动。但是当瑪哥看清楚迦底斯的被圍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便把自己的軍队安置在船上并試图以急襲的办法占領新迦太基。这一試图由于罗馬卫戍部队的警觉性而失敗了，于是瑪哥便返回迦底斯。但是該城拒絕接受他回来，因为这时正在进行着向罗馬人投降的談判。于是瑪哥便渡海到巴列亞尔群島上去，而迦底斯便对斯奇庇奧打开了大門。

这样一来，到二〇六年秋天，西班牙的迦太基人便完全給肃清了。如果說哈斯杜路巴尔在美陶魯斯一役的失敗在实际上結束了意大利的战爭，那末罗馬人之征服西班牙对于整个战爭也有同样的意义。汉尼拔失去了自己的主要基地，而沒有这个基地他是无法作战的。虽然他的殊死抵抗又进行了四年，但这已經是一种最后的掙扎了。

二〇六年秋天，斯奇庇奧返回意大利并提出自己竞选二〇五年的执政官的要求。他的毫无异議的当选表現出人民对他的拥护，这种拥护在西班牙战爭以后越发加强了（虽然在本質上是他把哈斯杜路巴尔放出了比里牛斯半島，但是在美陶魯斯之役以后人們是很容易寬恕他的）。斯奇庇奧作了执政官以后[①]，立刻便提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在非洲登陆以便給敌人的首都以决定性

① 他的同僚普布里烏斯·李启尼烏斯·克拉苏斯是一个性情相当奇怪的人。而且他那祭司長的高位又禁止他离开意大利。

的打击从而結束战爭。許多人以为这个計划是冒險的，因为他們注意到，汉尼拔还在意大利。人們对他还是如此地害怕，以致元老院中形成了一个以小心謹愼的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为首的、相当强大的反对斯奇庇奧的派別。但是年輕的执政官对本身看法的正确性的热情的堅信，他对于自己的幸运的信心和人民对他的热烈同情战胜了反对派的抵抗：斯奇庇奧得到西西里作为自己的行省，幷得到允許在他認为必要的时候渡海到非洲去。駐在西西里的軍队中有兩个軍团交給他，他还有权征募志願兵来扩大他的队伍。埃特魯里亞和翁布里亞的城市則醵金建造了三十只船幷裝备了七千名志願船上人員。

这时瑪哥正在作最后一次絕望的試图来帮助自己的哥哥，同时想阻止罗馬人突入非洲。他率領着三十只船的艦队和一万四千名的陆战队从巴列亞尔群島向意大利的利古里亞的沿岸地帶推进。瑪哥以出其不意的进攻占領了热那亞幷和高盧人建立了联系。虽然迦太基政府把大批援軍派到他那里去，但是他却什么也做不出来了。高盧人这次絲毫不支持迦太基人（美陶魯斯的敎訓对他們說来可說是記忆犹新）。汉尼拔离开布魯提伊很远，而瑪哥又沒有足够的兵力来突入中部意大利。他从利古里亞冲出的試图結果是失敗了，他本人也受了重伤（二〇三年）。

非洲的斯奇庇奧。扎瑪之役

无論如何，迦太基人在意大利的新的出現幷不曾停止非洲的战役：瑪哥的試图預先就注定了要失敗，这件事已經是清楚的了。二〇四年春天，斯奇庇奧从利里拜烏姆渡海到非洲去，他手中有五

十只大战船組成的艦队和二万五千人的軍队。在烏提卡附近毫无阻碍地登了陆。罗馬人就在离該城很近的地方設下了营地。

非洲战爭的胜利在很多方面有賴于努米地亞的部落領袖們采取怎样的立場。西方努米地亞人的国王西帕克斯(斯奇庇奥兄弟的旧同盟者)，在这些年里背叛了罗馬人而成了迦太基人的朋友。但是斯奇庇奥却找到了瑪西尼撒这样的一个同盟者，这是东方努米地亞人的一个年輕的和天才的国王，是西帕克斯的死敌。誠然，在起初的时候，瑪西尼撒只能个人出馬和用小的騎兵队伍来帮助斯奇庇奥，因为他的王国被西帕克斯夺去了。但是后来他的帮助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西帕克斯和瑪西尼撒不單是爭夺努米底亞的政权，而且还爭夺对一个美人索波尼司巴的愛情，她就是哈斯杜路巴尔·吉斯孔的女兒。哈斯杜路巴尔为了把西帕克斯拉到迦太基方面来，而把索波尼司巴嫁給他，而他的女兒原来是許給瑪西尼撒的。

在起初的时候，斯奇庇奥在非洲的处境非常困难。他試图攻克烏提卡，但是不得不撤除包圍，因为西帕克斯和哈斯杜路巴尔率領大軍前来增援这个城市了。斯奇庇奥于是离开烏提卡，而在离开該城不远的一个小小的半島上安設了設防的营地过冬。迦太基人和努米地亞人的营地相距很近，它們的营地相距只有十公里左右。軍事行动中止了，因为双方面都沒有足够的力量来进攻。

于是迦太基方面便建議开始談判。在中間斡旋的人是西帕克斯。他建議締結和約的基础是回复到 status quo ante bellum(战前状态)。不言而喻，斯奇庇奥不能同意这些条件，但是他佯作同意。在斯奇庇奥故意拖延的和談时期里，他通过自己的使节和偵

探很好地認識了敌軍营地的地势和性质。

到二〇三年春天的时候，斯奇庇奥方面为了狡滑的进攻而准备好了一切。为了在形式上使自己推卸破坏停战协定的罪名，他派人向西帕克斯說，虽然他渴望和平并准备接受提出的条件，但是他的軍事会議不同意这些条件。就在那一夜里，盖烏斯·列里烏斯和瑪西尼撒所統率的一半罗馬軍队进攻努米地亚人的营地而燒着了他們那些都是用稻草和蘆葦盖成的輕便的营舍。在惊慌里，許多人被火燒死和被打死了。斯奇庇奥則和另一半軍队窺伺着迦太基的营地，而当着那里也混乱起来的时候，他便下令开始进攻。迦太基受到了重大的损失，赶快撤退了。

这一背信弃义的行动使斯奇庇奥的地位大大地好轉起来，于是他便可以重新圍攻烏提卡了。西帕克斯与哈斯杜路巴尔集合了自己軍队的殘部并用雇佣軍——凱尔提貝里人——的大队伍把自己的軍队增强起来。在离烏提卡西南几天的路程的所謂"大原野"上发生了战斗。迦太基人和他們的同盟軍被击潰了。哈斯杜路巴尔退入迦太基，而西帕克斯則退回自己的努米地亚去了。

斯奇庇奥留在迦太基地区来征服利比亚的那些城市，而盖烏斯·列里烏斯則和瑪西尼撒猛追西帕克斯。努米地亚的国王再度被击潰并被俘虜，而瑪西尼撒則得到了自己的王国。

在所有这些次失敗以后，迦太基政府只好求和了。二〇三年秋天締結了停战协定而开始了談判。同时迦太基政府又命令汉尼拔撤出意大利。偉大的統帅当然是帶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他那征战了十五年，沒有遭受过一次严重失敗的这块地方的！瑪哥也接到了类似的命令，但他多半是死在返回非洲的道路上了。

談判的結果是签訂了一个預备的和約。和約的主要之点不外

是：虽仍然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迦太基失去了自己在非洲以外的一切領地，它必須付出大宗的軍事賠款并交出几乎全部的船舶。瑪西尼撒被承認为努米地亚的一个独立国王。条約的本文由迦太基的使团帶到罗馬去，元老院同意，并由人民大会批准了这个条約。

但是汉尼拔和瑪哥軍队之到达非洲使軍事派的希望再度复活了。在迦太基元老院中，主張繼續作战的人們占了上风。由于迦太基的大群进攻載运粮食給斯奇庇奥的軍队并用大繩系在吐涅斯(Tunes)附近岸上的罗馬运輸船而破坏了停战协定。当斯奇庇奥就这件事而派使节到迦太基去的时候，他們沒有得到任何回答，而在回来时，他們又受到迦太基船舶的进攻。这样一来，軍事行动便再度开始了。

斯奇庇奥突入迦太基地区，而汉尼拔則从哈都路美图姆① 方面出兵迎击。兩軍在扎瑪城（在迦太基以南五日的路程）附近相会。在战斗之前斯奇庇奥和汉尼拔第一次会見，并試图再度商談和約的条款。显然他們誰对胜利也沒有十分的把握。但是談判毫无結果就散了。

罗馬人和迦太基人方面大約各有四万人。騎兵的优势这回是在斯奇庇奥一方面，因为瑪西尼撒帶来了四千名騎兵和六千名步兵，而汉尼拔从他的朋友西帕克斯那里只能得到二千努米地亚的騎兵。汉尼拔步兵的核心是他的老兵，这些兵曾經历过意大利的全部出征：汉尼拔对他們是可以完全信賴的。瑪哥的軍队中的雇佣兵較弱；利比亚人和迦太基的民軍則是最靠不住的部分。在战綫前面，汉尼拔安置了八十头象。第一个战斗行列由雇佣兵組成，

① 在迦太基地区东岸上的城市。

第二列是利比亚人和公民，而老兵則充作后备部队。斯奇庇奥通常是分成三列(長枪兵、主力軍和后备兵)，但各中队則不是列成棋陣，而是一队队依次排起来的。这样做是为了使象可以通过去。前列的中队之間的空間則塡充以輕武裝兵。兩翼則是瑪西尼撒和列里烏斯所統率的强力的騎兵部队。

必然会决定战爭結果的战斗开始了。

> 波利比优斯說："迦太基人要爭取的是自己的生存和对利比亚的統治，而罗馬人所要爭取的則是世界的統治权。难道有誰能够不关心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嗎？从来还沒有过如此受过战斗考驗的士兵，从来还沒有过如此幸运和精通战术的統帅；从来命运还不曾預兆把这样珍貴的獎賞給予交战者。战胜者不單会取得对于只是利比亚和欧洲的統治，而且还有到現在我們还不知道的所有其他世界各国的統治。"(波利比优斯历史，XV，9)。

在战斗开头的几分鐘里，迦太基軍队中的某些象因喇叭声受惊而向自己的馬队奔来。罗馬的重步兵沒有遭到損害便把象从中队中間放过去，但当时另一些象却給輕武裝兵刺伤了。列里烏斯和瑪西尼撒便利用大象中間的混乱，打敗了迦太基的騎兵而开始对它加以追击。重步兵这时也加入了战斗。迦太基的雇佣兵抵抗得很成功，但是第二綫害怕起来而沒有給它援助。因此雇佣兵也开始后退了。最后把后备兵也使用出来了。战斗的决定关头到来了。汉尼拔的老兵英勇地抗击着現在列成一綫的三列罗馬士兵的可怕的进攻。战斗的結果長时期不能决定。最后罗馬的騎兵从追击中返回而打击了老兵的后方。这便把事情决定了。迦太基人陣亡的大約有一万名而几乎同样数目的人被俘。罗馬人方面的損失

要少到他們的許多分之一。汉尼拔率領一小队騎兵得以逃到哈都路美图姆去了。

扎瑪之役(二〇二年秋)便这样的結束了。这是汉尼拔所吃的第一个敗仗。波利比优斯說:"在多次战斗中受过鍛煉的一位勇敢的統帅所能够和必須做的一切事情他都做到了。"(波利比优斯历史,XV,15)。虽然就天才而論,汉尼拔可称是无匹的,但是他还是遇見了斯奇庇奥这样的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汉尼拔在扎瑪被战敗,主要是由于自己的騎兵的軟弱。

战爭的結束

这时根本无法考虑繼續进行战爭了。汉尼拔对于这一点了解得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当吉斯孔在迦太基元老院中发表不能接受罗馬和約条款的演說时,汉尼拔竟毫不客气地把他从演說台上拖了下来!

胜利者所提出的条件不用說比第一个条約的条件要苛刻多了。迦太基必須放弃非洲以外的一切領土。他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不得到罗馬人民的允許,它是沒有权利作战的。国王本人和他的祖先的一切領地都应当还給瑪西尼撒,"而边界則他指到那里就算到那里"。迦太基人必須偿付在过去一年違反停战协定的时期中間所造成的全部損失,归还一切俘虜和逃亡者,除去十只三帆的船以外交出一切的战船,还有一切的象。此外,迦太基今后須在非洲負担罗馬軍队三月的費用并且在五十年中間支付一万塔蘭特的賠款,每年二百塔蘭特。为了保証条約的执行,迦太基人必須依照斯奇庇奥的指示交出一百名人質。

条件是十分苛刻的，但是这些条件至少还使迦太基有国家的独立，虽然它們已經損害了迦太基的主权(不得罗馬的允許不得进行战爭)。这就是为什么已經在想着新的斗爭計划的汉尼拔断然坚持接受这些条件。为迦太基元老院所批准的这个和約后来又在罗馬加以批准(二〇一年)。斯奇庇奥庆祝了光輝的凱旋，并获得了一个荣誉的称号"非洲的"。

这样，罗馬就再度战胜了迦太基，而战胜它的原因，基本上是和第一次相同的：拥有巨大人力資源的意大利城邦联盟是比殖民国家要强的。但是在第二次布匿战爭中，也还有第一次战爭所沒有的某些附帶条件：迦太基以西班牙为靠山并且有罗馬方面无人可比的領导者。除此之外，战爭的主要陣綫是在意大利，而一部分的意大利人又支持迦太基人。但是这些有利之点却因其他的一些因素而被抵消了。意大利离开迦太基基地的遙远使交通綫伸長了并使援軍的輸送十分困难。中部意大利仍然忠于罗馬，这块地方是一个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資源补給地，而这种补給地是汉尼拔所沒有的。最后，罗馬人在保卫自己的祖国土地时，表現了高度的英雄主义和巨大的坚持性。汉尼拔的軍队则主要是雇佣軍所構成的；这是干涉者的軍队，而尽管这支軍队的領袖具有一切崇高的品質，却沒有由于对祖国义务的認識而产生出来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

第二次布匿战爭的历史后果是巨大的。罗馬摧毁了現在成为第二流的国家并再也不能恢复起来的迦太基以后，不仅进入了地中海强国的前列，而且成了其中最强大的一个国家。沒有第二次布匿战爭中所取得的胜利，今后罗馬的一切征服都是不可能的。

对于意大利的內部关系来說，它的后果也是同样大的。在几

乎十五年中間都是战場的国家南部受到了可怕的蹂躪；而正如我們在后面看到的，这一点在二世紀的經济变革中是起了一定作用。中部意大利受害較少，但就是在那里，战爭的重担也不能不削弱了小农經济。战爭的政治后果表現在罗馬对意大利联盟的統治的加强上。某些城邦由于轉向汉尼拔方面而受到了剝夺自治权和沒收土地的懲罰（卡普阿、塔連图姆）。特別頑强地支持迦太基人的南部意大利某些部落，例如布魯提伊人則被貶黜到无权的臣民的地位上去。他們不再能在联盟軍中光荣地服务，而是要給派到行省去給統帅和高級官吏担任从仆的职务。但除此之外，在罗馬的領导之下进行了長期的和危險的战爭并打贏了这場战爭的这件事实本身，也大大地提高了罗馬在意大利的政治威信。經受了战爭的严酷考驗的意大利联盟巩固起来，团結在罗馬周圍并变得更加中央集权化了。

特別应当注意到在汉尼拔和哈斯杜路巴尔的远征中起过如此重要作用的山南高盧。波伊人和印苏布列斯人，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投到迦太基人的一面去，以致罗馬人在这里竟失去了除去普拉肯提亞和克列摩那之外的自己的全部領地。显然，对高盧的重新征服是早在第二次布匿战爭結束以前便开始了的。在对菲利浦进行第二次战爭时（見后），高盧人轉入进攻而于一九八年攻打普拉肯提亞并摧毁了它。这便使罗馬人不得不在高盧展开更加果断的行动。到一九六年，波伊人和印苏布列斯人最后被征服了。他們大部被消灭或是被驅逐，在他們的地区里建立了一些罗馬殖民地：波諾尼亞、帕尔瑪、穆提那等等。几乎和波伊人和印苏布列斯人被征服的同时，利古里亞人也被征服了。

对汉尼拔的战争归根到底是削弱了罗馬民主派，而使新貴和他們的机構——元老院与高級官职——加强起来了。在战争的头几年，民主派吃了几次慘重的失敗(弗拉米尼烏斯之死，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时代双重独裁企图之失敗，康奈之慘敗)，而軍事形势已变得极度危險之后，党派斗爭才長时期地中止了。新貴便利用这一点来巩固自己的陣地。战爭要求政权的集中、迅速的决定、有經驗的領导。自然，笨重的人民大会的作用几乎等于沒有了，它实际上只不过是批准元老院通过的决議罢了①。元老院是借助于 cum imperio(有大权的)高級官吏来領导战爭。这些高級官吏的威信也增高了，这是長期軍事局面的当然結果。高級官吏每年的更迭对軍事形势是不利的。因此我們有时便看到，同一个人連着兩年担任执政官，或是中間只有短短的間隔而連續担任执政官。例如，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是二一五年、二一四年和二〇九年的执政官，克劳狄烏斯·瑪尔凱路斯是二一五年、二一四年、二一〇年和二〇八年的执政官。为了把总司令官的权限加以延長而使用了任命总司令官为副执政官或副行政長官的办法。例如，西班牙的斯奇庇奥兄弟和西西里的瑪尔凱路斯便是如此。这便可以使人們能够在不同的战綫上增加司令官的数目。最高軍事指揮官的个人权力由于协議原則的削弱而加强了。甚至可以說有了經常的軍事独裁的萌芽(它是在紀元前一世紀最后形成的)。非洲的斯奇庇奥的权力就部分类似这种軍事独裁，他在十年中間（二一〇年到二〇一年）实际上都是总司令官。从另一方面来說，sine imperio（沒有大权的)高級官吏（保民官、监察官）的意义在战时却大大地降低了。

① 当这样的决議采取 senatus consulum 的形式时，它們是不需要批准的。

还必須指出战爭对于罗馬軍事发展的意义。斯奇庇奥在西班牙自已的軍队中采用了西班牙的劍，这种武器鍛造得很好而且同时适于劈砍和冲刺。由西班牙起，这种劍又用来武装全部罗馬的軍队。在战爭的时候，罗馬的战术大大地改善了，而且在这里又向汉尼拔学到了許多东西：兩翼的包抄，大批馬队的作战。最高的統帅的艺术（这是領导大軍团，在不同的战綫上使各战役配合的能力）成長起来了；軍需的事务也改善了。

这样，第二次布匿战爭就成了罗馬的一次良好的战斗訓練。由于这次的战爭，罗馬变成了一个第一流的軍事强国，而在地中海地区是沒有一个国家能够和这个强国相比的。

第十六章

从第二次布匿战爭的結束到內战开始时期的罗馬对外政策

东方的形势

在拉斐亞战役①之后，在地中海的东半部的三个希腊化王国之間树立了相对的均势；这三个王国就是菲利浦五世的馬其頓、安提奧庫斯三世的叙利亞和托勒密四世的埃及。但是爭夺統治权的这些大国中，沒有一个国家强大到可以征服其他国家。但是到三世紀末的时候，这种均势便有了被破坏的危險。愛好功名的、有毅力的和有才能的安提奧庫斯三世在他东征以后（二一〇年至二〇五年）竟得以把塞琉古王国几乎恢复到它先前的規模。埃及在托勒密四世披罗帕托尔当政的最后的年代中則显著地衰退了。毫无作为的和放蕩的托勒密受着宮中奸党的摆布；国內到处爆发了起义。二〇四年国王死了②，把王位留給了自己的年幼的兒子托勒密五世埃披羆涅斯；在他当政的时期，政权是操縱在人人痛恨的攝政者手里，这些人犯下了强暴、殘杀和其他各种罪行。

埃及的事件促使希腊化各强国之間的矛盾爆发起來。安提奧

① 在南部巴勒斯坦拉斐亞之役（二一七年），埃及軍队击潰了企图突入埃及的叙利亞軍。

② 他的死亡長期地为力图巩固自己地位的宮廷党所掩飾，直到二〇三年才为人們所知。

庫斯和菲利浦决定利用埃及的削弱而瓜分它在叙利亞、小亞細亞、爱琴海和海峽地帶的領地。而虽然兩个国王是互不相讓的竞爭者，但牺牲埃及而发財的誘惑是太大了。显然，二〇三年到二〇二年的冬天，他們締結了密約并对埃及开始了軍事行动，他們在这样做时甚至并不去費事找什么好听的借口。

安提奧庫斯突入南部叙利亞，击潰埃及軍队并直抵巴勒斯坦南部的伽薩。該城的英勇抵抗使他在这里停留下来了(二〇一年)。那时，和比提尼亞的国王普路西亞斯(Prusias)結成联盟的菲利浦开始夺取与其說是埃及的領地[1]，不如說是爱琴海的独立城市赫列斯彭图斯和博斯波魯斯。

伴随着毀坏和出卖居民为奴隶的这些掠夺行为在希腊世界中間引起了极大的憤慨。特別感到气憤的是不願意海峽落入馬其頓之手的罗德斯人。他們向菲利浦宣战，而把拜占庭、岐奧斯和其他希腊公社拉到自己的方面来。对菲利浦的胜利极度惊恐不安的培尔伽姆的阿塔路斯也参加了这个联盟。

正当着菲利浦圍攻岐奧斯的时候，罗德斯和培尔伽姆的联合艦队便开始向他进攻。战斗并沒有得到肯定的結果，虽然菲利浦把自己說成是胜利者。但是他的胜利的代价是很大的：他損失了一万名战士，二十八艘战船和大約七十只輕型的船舶。虽然如此，在此以后不久，他仍然能在拉达島（在米利都附近）附近海上击潰了罗德斯的艦队并試图（誠然，并未成功）用輕武裝軍队占領培尔伽姆。在南部卡里亞，他終于被罗德斯和培尔伽姆艦队封鎖了（二〇一年到二〇〇年的冬天)。

[1] 可能他是玩弄兩面的把戏并故意地饒过了埃及，想保証在將來和他联盟反对安提奧庫斯。

波利比优斯說："因此菲利浦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四周的环境使他不得不留在当地而过着說起来是狠的生活。对一些人加以劫掠和偷盜，对另一些人使用暴力，对再一些人使用与他本性格格不入的諂媚方法，这样他就給自己挨餓的士兵取得少量的有时是肉、有时是无花果、有时是少量的粮食。"（波利比优斯历史，XVI，24）直到二〇〇年的早春，他才得掙脫返回馬其頓。

罗馬的干涉。第二次馬其頓战争

战爭进行得互有胜負。对菲利浦的敌人們来說，把欧罗巴的希腊和特別是罗馬拉到自己的一方面来是极其重要的。二〇一年夏天，罗德斯的和培尔伽姆的使节到罗馬元老院来請求援助以对抗菲利浦。在更早的时候，埃及也有使团派到那里去請求保护并建議罗馬接受对托勒密五世的保护。元老院又要作一次非常重要的决策，因为干預东方的事件是意味着罗馬对外政策的一个新阶段。由于对迦太基的战爭剛剛結束，决策的困难便更为加深了：意大利被蹂躏了，它的居民大大地減少了，国債（强制地向公民借的債款，即所謂Tributum）增加到巨大的数目，人民都渴望着和平。尽管如此，元老院在長期的討論之后，还是同意开战了。

使元老院不得不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所有这些原因都可以归之于兩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对菲利浦和安提奥庫斯的恐懼，因为他們都是罗馬的潛在敌人。如果他們达到自己目的的話（如果沒有罗馬的干涉，他們一定会达到目的），在东方就会形成对罗馬可以发生最严重威胁的兩个强大的国家。罗

馬人在菲利浦身上还有特别的賬要算：他們对不久以前馬其頓国王的敌对态度了解得很清楚，并且是不会寬恕他和迦太基的联盟的。我們不知道元老院是否已猜到了汉尼拔的新計划(这些計划，正如我們在后面看到的，就在于組織东方各国和迦太基結成联盟以反对罗馬)。但如果罗馬人甚至不知道关于它們的任何肯定的消息，他們也会朦朧地感到不安：汉尼拔被击潰了，但是他并沒有被消灭；而只要可怕的敌人还活着，就必然会因他而产生各种不愉快的事情。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馬其頓的日趋成長的力量便特别可怕了。

至于安提奧庫斯，則直到現在罗馬和他是沒有任何糾紛的。但当他在东方取得了輝煌的胜利以后，人們便对他产生了一个(当然是錯誤的)概念，即把他仿佛是看成了馬其頓的亚历山大。在东征后安提奧庫斯所采取的称号"偉大的国王"只能更为加强这个看法。罗馬元老院通过罗德斯和培尔伽姆的使节当然也知道了菲利浦和安提奧庫斯締結秘密联盟的消息。根本是为了罗德斯和培尔伽姆的利益才尽可能地鼓吹所有这些聳人听聞的消息和謠言以便把罗馬拖入战爭。而这便产生了它的后果：不單是菲利浦，就是安提奧庫斯，当然更有他們之間的联盟，在元老們的紛乱的想象中就成了一种完全是現实的威胁。因此，必須进行預防的战爭，而現在进行这一战爭是最有利的：安提奧庫斯被糾纏在埃及的事件里，而菲利浦則在小亚細亚遭到了失敗。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不能單用一些"預防的"理由来解釋罗馬的干涉。罗馬統治集团的侵略意图在这里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如果說，在第一次布匿战爭之前，侵略的意图在元老院的对外政策上沒有决定性的意义的話，那末，到二〇〇年的时候，局面就不同

了。在这六十五年間是有了許多变化的。兩次大战的震蕩不是沒有結果的：意大利的奴隶制經济获得重大的进展，后来为加图記述得非常出色的巩固的意大利庄园开始形成了；出現了大艦队；金融經济，包办业务和批发商业（我們还会記得克劳狄烏斯法）扩大了；罗馬的显貴和富豪对于各种好东西——优美的环境，美味的菜肴，精美的衣着，希腊的文学——感到了兴趣；而这些好东西在不久之前还是和新貴的半农民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凡此种种都是迅速形成着的罗馬奴隶制度和对外政策方面的侵略底要素和征象。誠然，到二〇〇年的时候，这一制度还不曾彻底形成：在几十年以后才做到了这一点。但是現在侵略的傾向已經有力到足以在元老院中造成一定的战爭情緒了。当然，如果沒有东方的危机，这种情緒就还不会很快的出現。但是危机是爆发得非常凑巧的：預防战爭可以作为侵略目的的盾牌。

二〇〇年春天，向巴尔干半島派出了一个三人組成的罗馬使团以便使希腊的国家加入反馬其頓联盟并向菲利浦提出分明是他所不能履行的要求。后面这一措施对元老院所以必要，是因为它想借此在公然敌視战爭的罗馬輿論中間造成一种轉变。

第一个任务几乎未能解决。虽然使节在希腊热烈地进行了对菲利浦作战的鼓动，并把罗馬人說成是希腊的解放者，但是希腊的公社却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并且不曾答应承担任何的义务。只有和菲利浦发生了尖銳糾紛的雅典才向他宣了战，但这也不是由于罗馬人的坚持，而是由于阿塔路斯的建議。

罗馬的一个使节到菲利浦那里去（菲利浦这时正在圍攻赫列斯彭图斯亞洲海岸上的阿比多斯城）。对国王提出了最后通牒：停止对希腊人的一切敌对行动，把埃及的領土归还給它，而馬其頓、

培尔伽姆和罗德斯之間的一切爭端的問題都用仲裁的办法来解决。菲利浦拒絕履行这些要求，于是罗馬的民会便作出决定对他宣战①。对人民群众的和平情緒方面来說，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投票的时候，百人团否决了建議，而只有在执政官的堅持請求之下，第二次的投票才得到了肯定的結果（李維历史，XXXI，6—8）。秋天，从志願者中征募来的兩个罗馬軍团，第二次布匿战爭的老兵，在执政官普布里烏斯·苏尔披奇烏斯·伽尔巴的率領之下渡海到阿波罗尼亞攻打菲利浦的伊里利亞的領地而开始了战爭。同时在雅典也展开了軍事行动。

那时罗馬使团繼續进行自己的外交活动。只須說服安提奧庫斯，要他在罗馬对馬其頓作战时保持中立。他們要国王知道，罗馬人会把对埃及行动的自由給他。虽然安提奧庫斯沒有作出肯定的回答，但实际他在馬其頓战爭的全部期間是采取中立态度的。对于安提奧庫斯和一般对于希腊化王国在它們和罗馬相互关系上的政策来說，这一事实是特別可以作为例証的。罗馬人在东方作战的时候，他們从未看到过希腊化国家的統一战綫。这些希腊化王国之間的矛盾是如此之大，以致使統一的反罗馬联盟不能形成，但是却只有这样的一个联盟才可以拯救它們。特別是安提奧庫斯，由于他害怕菲利浦的加强，便任凭自己的联盟者去面临自己的〔不幸〕命运，而宁肯偷偷地夺取埃及的叙利亞領地。安提奧庫斯很快地便由于这样的近視的政策而受到了懲罰。

馬其頓战爭的前兩年，双方都沒有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埃托

① 可能宣战的时期是在罗馬使节到菲利浦那里去以前，在雅典和馬其頓的統帅尼堪諾尔进行外交談判的时候。根据罗馬的外交手續，阿比多斯的最后通牒帶有向馬其頓国王个人最后宣战的性質。

里亞人不久便参加了战爭。达尔达尼人和伊里利亞人从一开头便是罗馬的同盟者。罗德斯和培尔伽姆的艦队在愛琴海上和在馬其頓沿岸地帶和罗馬艦队共同活动。

一九九年夏天，普布里烏斯·苏尔披克优斯通过伊里利亞突入北部馬其頓。菲利浦懾于敌人数量上的优势而迴避决战。到秋天的时候，罗馬人沒有获得重大的胜利而返回伊里利亞的基地。这便使菲利浦能够把一切的兵力用来反对从北方进攻馬其頓的达尔达尼人和突入帖撒利亞的埃托里亞人。

在次年即一九八年的战役中，罗馬的統帅部打算从伊里利亞突入希腊并和埃托里亞人会师。但是菲利浦在通向埃培洛斯和帖撒利亞的山道中占有堅强的陣地。罗馬人便沒有办法地对着他扎下了陣地。

直到一九八年的执政官提图斯·克温克提烏斯·佛拉米尼努斯(Titus Quictius Flamininus)率領着大批增援部队出現于战場的时候，才又活跃起来。这是一个还不过三十岁左右的年輕人，是一个有毅力、有能力和极其好大喜功的人。他是斯奇庇奧集团中的人物，是一个希腊文化的热烈崇拜者并且夢想成为一个把希腊从馬其頓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人物。如果再附加說，佛拉米尼努斯还有杰出的外交才能的話，那么他在巴尔干半島的使命对我們便会十分明显了。

在佛拉米尼努斯到达以后不久，便試图开始和平的談判。罗馬执政官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馬其頓退出一切希腊的領土。菲利浦当然拒絕了，特别是感到在自己难攻不破的陣地上他是站得很稳的。但是佛拉米尼努斯借助于当地的向导，竟得以繞过了馬其頓的陣地。菲利浦退入帖撒利亞，退到坦培通路。罗馬人追击他們并和

自己的希腊同盟者会合了。同盟軍的艦队进抵科林斯，这是希腊地方馬其頓威力的主要堡壘。誠然是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阿凱亞联盟和菲利浦决裂并和它的敌人結合到一起了。

馬其頓国王的处境变得极其困难了。一九八年到一九七年的冬天，开始了有关締和的新的談判。但是現在形势对馬其頓更加不利了。当然，同盟者对于自己先前的那些要求一条也不讓步，談判于是沒有得到任何結果而告終了。

那时菲利浦更加孤立了：甚至馬其頓的老朋友貝奧提亞和斯巴达的暴君納比斯都反对他了。对菲利浦来說，他只有一个最后的出路了：冒險进行决战。佛拉米尼努斯也很想这样做，因为他害怕他的后繼者就要从罗馬来。菲利浦把他身边的一切后备力量集合起来，甚至十六岁的男孩子都被征入軍队。一九七年六月，在帖撒利亞的被称为"启諾斯凱帕拉耶"（Cynoscephalae，希腊語的意义是"狗头"）的山上发生了第二次馬其頓战爭的最后一次战斗。双方的兵力几乎是相等的：每一方面大約都有二万六千人。作战地点的性質使人們不能利用枪兵方陣的战斗特点。菲利浦遭到了全敗，他差不多失掉了自己軍队的一半以上。他退入馬其頓并派使节到佛拉米尼努斯那里去进行談判。

罗馬的总司令官并不打算把战爭拖下去：这时安提奧庫斯率領着陆軍和海軍出現于小亞細亞，而佛拉米尼努斯則害怕叙利亞的国王会帮助菲利浦。因此他便接受了馬其頓的建議。和菲利浦締結了为期四个月的停战协定，条件是支付二百塔蘭特并交出人質。和約的本文最后在罗馬批准，而它的实施則委托給由十个人和佛拉米尼努斯共同組成的一个元老院委員会。

菲利浦不得不把所有占領的地方放弃，退出希腊，交出艦队

(除去几艘船),交回俘虏和逃亡者并支付了一千塔蘭特的賠款:一半要立刻付出,而其余的款項則在十年中間分期支付。一九六年条約的比較溫和表現了元老院的賢明与先見,因为它不願把菲利浦逼得太凶,而力图利用他作为对安提奥庫斯进行必不可免的战爭时的一个同盟者。

希腊的“解放”

和約的第一条便宣布了希腊人的自由:“总的說来,所有的希腊人,不論是亞細亞的还是欧罗巴的都是自由的并有自己的法律。”①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声明。但是怎样来实施它呢?在一九六年夏天的伊斯特米亞賽会上,在大量集会的人民面前,宣告人隆重地通告說:

> “罗馬元老院和在战爭中战胜了菲利浦和馬其頓人的、具有执政官权力的統帅提图斯·克溫克提烏斯把自由給予科林斯人、波凱亞人、洛克黎人、优貝亞人、阿凱亞人(普提奧特的)、瑪格涅希亞人、帖撒利亞人、培列毕亞人,使他們不必有自己的卫戍部队,不納貢并按照祖国的法律来生活。”②

在講到开头这些話的时候,喧鬧之声是如此之大,以致什么也沒有听到。因此宣告人第二次走到跑馬場的中央把自己的話重复了一遍。爆发了一陣极其热烈的掌声……

波利比优斯說:“当掌声安靜下去的时候,已經断然沒有

① 波利比优斯历史,XVIII,14。

② 同上書,XVIII,46。

任何人再注意到那些斗士了。一切的人都仿佛是在狂喜的狀态中不停地講話，或是相互地講話，或是自言自語，而在比賽結束的时候，在洋溢着的喜悦和感激中差点兒沒有把提图斯給挤死。”（波利比优斯历史，XVIII，46）

我們不能怀疑佛拉米尼努斯有虛伪的地方：想成为希腊人的解放者的爱好功名的願望在他的政策中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同样也不应当否認，新貴的某一而且是有影响的部分远不是有意識地把表演得巧妙的喜剧的性質給予希腊的“解放”的。但是对于整个罗馬的元老院来說，希腊自由的宣布首先就是它的东方政策的一定的阶段。这一政策只进行了它的最初步驟。罗馬人覚得自己在巴尔干半島上站的还不很稳定，虽然他們已經战胜了菲利浦。安提奧庫斯的一只脚已經站在欧罗巴，他的意图还不知道是什么。在这样的条件下，需要爭取希腊人的同情，使他們擺脫菲利浦的影响，而最主要的，是使自己在希腊的政策和安提奧庫斯的政策对立起来。如果罗馬不解放希腊，什么能够在最近的未来阻止安提奧庫斯解放它呢？

这样看来，在客觀上希腊的“解放”如果不是眞正的喜剧，那末无論如何，这也是一幕巧妙的政治把戏。最近的事实便証实了这一点：首先，罗馬的政府只是把希腊城邦的“自由”理解为摆脫租稅、外国卫戍部队和从外部强加到它們身上的法律的自由。但是罗馬政府却保留了对希腊政治生活的最高控制。以佛拉米尼努斯为首的“十人”委員会开始为了自己盟友的利益而重新划分巴尔干半島的政治地图，而不考虑到强制地被并入阿凱亞或是埃托里亞同盟，或是使从屬于希腊与小亞細亞諸王朝的那些人的願望。而且就是摆脫罗馬卫戍部队的自由，也不是希腊人一下子便得到的。

在起初的时候，罗馬人还是用自己的部队占据着战略上的中心地点——科林斯、卡尔启斯、埃列特里亞等等。直到一九四年的夏天，主要是由于佛拉米尼努斯的强請(他指出了希腊人对于这种長期占領的不滿)，罗馬卫戍部队才从这些地方撤出。

对安提奥庫斯的战爭

罗馬人之不肯把自己的軍队迅速撤出希腊，理由是十分明显的：他們这样的拖延是害怕安提奥庫斯，因为后者在一九六年已經到色雷斯沿岸地帶，这就是說，已經威胁地逼近希腊了。在进行馬其頓战爭的时候，安提奥庫斯大大地扩充了自己的領地。他最后占領了南部叙利亞，領有了小亞細亞南岸的埃及土地，占領了以弗所，阿比多斯，越过赫列斯彭图斯幷占有了以前屬于埃及，而后来又为菲利浦所占有的色雷斯沿海城市。实际上，这些占領便意味着在罗馬元老院看来是极其危險的叙利亞威力的增長(虽然，显而易見，安提奥庫斯完全不曾打算干涉欧罗巴的政治，只是力图把塞琉古王国恢复到以前的規模)，但是在形式上，它們和作为一九七到一九六年和約基础的那些原則是有矛盾的。

一九六年的秋天，罗馬的一个使团到当时在色雷斯的安提奥庫斯那里去。这样做的直接原因是小亞細亞的某些自由城市①的控告。使节們向安提奥庫斯指出說，罗馬是无論如何也不能承認他的侵略政策的：

"路克优斯②說，安提奥庫斯在罗馬人进行反菲利浦的战

---

① 特洛阿斯的亞力山大里亞、朗普薩庫姆和士麦那。

② 路克优斯·科尔涅里烏斯·楞图路斯是罗馬使团团長。

爭以后出現并据有胜利的果实，这实际上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他还劝說国王不要去干涉那些自由的城市，而在結尾时他还說，他不明白为了什么目的国王率領这样大量的陆軍和海軍渡海到欧罗巴来。机敏的人必定会猜想到，国王是准备进攻罗馬人的。"①

安提奥庫斯在回答时說，第一，他不明白到底罗馬人有什么根据来要求取得小亞細亞的城市。他以为罗馬人比起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少有权利取得这些城市；第二，他請求罗馬人不要干涉亞細亞的事情就好象他不干涉意大利的事情一样。至于他之率領軍队出現于欧罗巴，那末他之渡海到那里去，只是为了后来把自己祖先的領地收回来：凱尔索尼索斯② 与色雷斯沿岸地帶的城市。

談判毫无結果地中断了，只是使双方疏远起来。这是安提奥庫斯与罗馬关系上第一次严重的裂痕。

不久之后，这裂痕就变成了一道严重的深溝。一九七年培尔伽姆的阿塔路斯一世死了，他是安提奥庫斯的老朋友和罗馬人的同盟者，他曾以个人的影响消弥了許多不愉快的事情。阿塔路斯的繼承人是他的兒子优勉涅斯二世。他和安提奥庫斯沒有私人的关系，因而他便以更加惊惶的心情看着安提奥庫斯强国实力的不断增長，而这个强国結局有了連培尔伽姆都要吞沒的危險。因此优勉涅斯便更加密切地和罗馬人接近而开始热烈地宣傳罗馬人对叙利亞的战爭。

一九五年，汉尼拔出現于安提奥庫斯的宮廷。在此之前一年，他曾因人民运动而当选为迦太基的苏菲特，这次人民运动是由于

① 波利比优斯历史，XVIII，50。

② 色雷斯的(伽利波里)。

战后年代迦太基寡头政权的罪惡統治而引起的。汉尼拔用他所固有的毅力和对于事物的清楚理解，实行了旨在使迦太基的腐敗的国家制度健全起来的許多重要改革。例如，他在每年改选一次的原則之上改組了一〇四人院并施行了广泛的財政改革。这些措施遇到了失去了立足之地的迦太基寡头政权的瘋狂反抗。反巴尔卡派不能指望用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汉尼拔，于是他們便报告給自己在罗馬的朋友們說，汉尼拔在和安提奥庫斯发生关系并且在准备发动反罗馬的新战争。在元老院看来，这正是消除自己的敌人的一个求之不得的借口。一九五年，三个罗馬使节到了迦太基。他們此行的正式目的是調整迦太基和瑪西尼撒之間的关系。但是汉尼拔知道得很清楚，問題是在于把他自己交出来。若留在迦太基他就沒有希望逃脫了。夜里，在兩个副官的陪同之下，汉尼拔逃出了城市，乘船到推罗，又从那里到以弗所在那里和安提奥庫斯相会。叙利亞的国王非常尊敬地接待了这位著名的統帅。看起来，这件事实便証实了罗馬方面一切最坏的恐懼。

这样看来，国际情势就再度紧張起来了。但是罗馬人和安提奥庫斯还都不忙于加紧推动事件的进行。安提奥庫斯知道得很清楚他所不得不应付的是怎样的一个对手，而罗馬人这时則正忙于鎮压西班牙的起义（見后）。因此事情一时只限于外交上的談判。罗馬人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安提奥庫斯离开欧罗巴。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他們甚至不惜給安提奥庫斯以在亞細亞行动的自由。但是安提奥庫斯并不願同意这一点。战争是无可避免地向前推进了。

战爭的原因是希腊的事件。希腊"自由"的蜜月早已过去了。尽管罗馬軍队已經撤退了兩年，但罗馬的沉重的手掌并不因此而

变得輕快些。罗馬元老院在希腊所推行的政策和它对联盟的、从屬的或被保护的国家一貫推行的政策是一模一样的（它在这些国家支持亲罗馬的集团，而这些集团照例是居民中最富的阶层）。就是在希腊，罗馬的賭注也不是在放在民主派，而是放在寡头政权，放在“貴族”(optimates)身上。例如，在帖撒利亞的城市里，佛拉米尼努斯施行了金权政治的制度。当然，这在民主傾向的集团，也就是最貧苦的集团中間是引起了深刻不滿的。希腊很早便遭受了長期的經济和社会危机，这一危机由于馬其頓危机而越发加强了。波利比优斯和普魯塔克描繪了斯巴达、埃托里亞、貝奥提亞和希腊其他地区事物情况底一幅忧鬱慘淡的图画。中等居民阶层的破产，債务，飢餓的流氓无产阶級的巨大增長，国家机構的貪污腐化，风俗习慣的粗野化——巴尔干上大部分地区的事物情况便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之下，爆发了尖銳的社会糾紛：被逼得走头无路的群众在消灭債务和重分土地的旧口号下发动起来，杀死了富豪并分配了他們的財产，常常包括他們的妻子和孩子在內。納比斯在斯巴达的暴政（公元前二〇六年——公元前一九二年）就是社会下层——城市无产阶級、雇佣兵、奴隶和海賊——的專政的一个明显的例子。

罗馬人在这些糾紛中照例总是站在有产者的一方面的——至少从他們击潰了菲利浦的那时起即如此。在战胜菲利浦以前，佛拉米尼努斯为了在希腊給自己寻求靠山，不惜甚至和納比斯結成联盟。但是战爭結束以后，罗馬人立刻便和阿凱亞人与培尔伽姆一道出来反对斯巴达的独裁者。在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之后，納比斯战敗了。在一些时候，他还保留了自己的政权，可是他不得不割讓出自己的部分領土。

希腊广大人民群众的絕望情緒便更为加强了。埃托里亚对罗馬人特別不满。在佛拉米尼努斯战胜菲利浦时起了很大作用的埃托里亚人是怀着不得已的心情来承認一九七年到一九六年的和約的。他們夢想完全消灭自己的宿敌馬其頓，然而他們得到的却只是在第一次馬其頓战爭中所失掉的东西。因此，从一开头的时候起，埃托里亚人便是激烈反对罗馬人的。他把元老院关于解放希腊的决定称为“空話”，并且說“所完成的并不是希腊的解放，而只是主人的更換”。事件的进一步的发展表明，埃托里亚人的看法是正确的。

巴尔干半島上唯一可以用来和罗馬人相对抗的力量只有安提奧庫斯了。因此到九十年代末，希腊的一切反对派分子都开始把自己的目光轉向叙利亚的国王，指望他最后能成为希腊的真正的解放者。在貧民中間，这是和关于下面一点的烏托邦的空想有关系的，即安提奧庫斯确立了合理的社会秩序：“渴望变革的大群——李維指出——都是站在安提奧庫斯一面的”。

一九三年，埃托里亚联盟試图建立安提奧庫斯、菲利浦和納比斯三人組成的反罗馬联盟。但是安提奧庫斯还不曾准备战爭，而菲利浦也不願意和埃托里亚人与安提奧庫斯联盟。只有納比斯同意了劝說，并过早地对阿凱亚联盟开始了战爭，想把在当时一年前失掉的沿海城市夺了回来。吃惊的罗馬元老院把艦队派往希腊的水域，并派遣佛拉米尼努斯和其他使节到那里去以便尽可能地把这件事和平了結。但是已經迟了。著名的战略家阿凱亚人披罗培門击潰了納比斯，而在此之后不久，納比斯就給与自己联盟的埃托里亚人杀死了；披罗培門則使斯巴达加入了阿凱亚联盟（一九二年）。

这时埃托里亚人宣布安提奥庫斯为自己的联盟的最高統帅，并坚持劝說他立即登陆希腊。相反地，汉尼拔却劝安提奥庫斯不要太急。他劝告安提奥庫斯首先要和菲利浦結成联盟，只有在这样做了以后，才能率領大軍登陆希腊以便从那里进攻意大利。汉尼拔本人这时则必須和叙利亚艦队与陆战队一同到非洲去，发动迦太基人参加战爭和登陆南意大利。

这一宏偉的計划并未为安提奥庫斯所接受。可能，宫廷的阴謀和国王对偉大統帅的嫉妬心在这里起了某些作用。但这未必是决定性的原因。安提奥庫斯和汉尼拔的广泛計划根本是格格不入的，而且他也未必打算超出恢复旧的塞琉古王国的范圍。但是由于罗馬人阻碍他做到这一点，因而他是想永久地打退他們想干涉东方事务的意图。安提奥庫斯認为只要在希腊打敗罗馬人，这件事便能够最容易地做到了。

安提奥庫斯錯了，而正确的却是汉尼拔；因为汉尼拔对罗馬知道的很清楚，而且看的比叙利亚国王要清楚，要远。如果以为罗馬不会干涉安提奥庫斯和他那重建东方巨大君主国的計划，这种想法就太天真了。出路只有一个：建立一个統一的反罗馬战綫。在这一点上，汉尼拔也是正确的。但是这样的战綫是不是可能呢？考慮到組成这一战綫的可能性时，汉尼拔却无疑是犯了錯誤。

无論怎样，安提奥庫斯总算是听从了埃托里亚人的劝說。他夸大了自己的軍事力量并且对希腊人之热誠欢迎自己的新的解放者的决心估計过高；一九二年秋天，他在帖撒利亚的捷米特里亚斯城登陆了，他的兵力只有步兵一万人，一小队騎兵和六头象。这次的登陆（而且还是率領小量兵力的登陆）是安提奥庫斯的主要战略錯誤，这一錯誤产生的原因是他对于希腊情况知道得不充分。安

提奥庫斯和埃托里亞人会师以后，就开始在貝奥提亞的戴里亞向罗馬人进攻。战事开始了。

除去埃托里亞人以外，在安提奥庫斯一方面还有貝奥提亞、优貝亞、埃利司和麦謝那。但是安提奥庫斯从他們得到的增援比他原先所指望的要少得多。罗馬人支持阿凱亞联盟和雅典。而最主要的是：在他們方面有菲利浦；罗馬人曾把人質归还給菲利浦，免去了剩下的賠款并答应他扩大領土。

罗馬元老院把这次的战爭是看得非常严重：他們等待着安提奥庫斯登陆意大利。为了巴尔干半島上的战役，一九一年年初，把一支軍队派到了阿波罗尼亞；这支軍队由二万名步兵，二千名騎兵和十五头象組成，軍队的統帅瑪尼烏斯·阿齐里烏斯·格拉布里奥是斯奇庇奥的朋友。艦队必須停泊在意大利的海岸。罗馬的主力向帖撒利亞方面推进，而馬其頓人和罗馬的前哨部队已經在那里和安提奥庫斯发生了战斗。随着阿齐里烏斯的逼近，安提奥庫斯便退到鉄尔莫皮萊（Thermopylae)。这里在一九一年四月，罗馬人以优势的兵力对他展开攻击。安提奥庫斯被全部击潰了。国王和自己軍队的极少数的殘余跑到优貝亞的卡尔启斯去，从那里又渡海到了以弗所。

安提奥庫斯的失敗使他的那些希腊同盟者立刻归順了罗馬。只有埃托里亞人还繼續抵抗。

現在罗馬人能够想到进攻亞細亞的事情了。但是必須預先保証海軍在愛琴海上的統治地位。意大利已經不需要保卫，而罗馬的艦队在行政長官盖烏斯·李維优斯·撒里納托尔的統帅之下进抵小亞細亞海岸。罗德斯，培尔伽姆和一些大島（列斯波斯、岐奥斯、薩摩斯）都在罗馬的方面。因此艦队在作战时便有了必要的基地。

一九一年的晚夏，在岐奥斯对面科里克海角附近的地方，罗馬与培尔伽姆的联合艦队击潰了安提奧庫斯的海上力量（由波里克謝尼德所率領的）。罗馬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在某些时期內竟成了愛琴海的主人。

在下面的一个阶段里，战爭轉移到小亞細亞地区上面去。要領导这一战役，唯一合适的人选只可能是普布里烏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奧，因为在罗馬又有誰能够和汉尼拔与安提奧庫斯相抗衡呢？但是要选斯奇庇奧担任一九〇年年度的执政官却是有困难的：他前一次担任执政官的职位是在一九四年，而他是不能这样快便再度当选的[①]。于是人們便想出下面的一个办法。路克优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奧（非洲的斯奇庇奧的弟弟）和他的朋友盖烏斯·列里烏斯被选出担任一九〇年的执政官。在分配行省的时候，列里烏斯放弃希腊，而把它給予路克优斯·科尔涅里烏斯。这是一个微末不足道的、絕对无力領导大战役的人物。但是和他在一起的却有非洲的斯奇庇奧，后者多半还有一个副执政官的头衔[②]。但是在亞細亞对安提奧庫斯作战时，他是一个实际的領导者。

在希腊，对埃托里亞人的战爭繼續着。为了把自己的兵力騰出来在小亞細亞进行斗爭，斯奇庇奧在雅典人的斡旋之下和埃托里亞人締結了一个六个月的停战协定，以便进行有关和平的談判。在此之后，罗馬的軍队便偕同同盟的阿凱亞人和馬其頓人，穿过馬

① 以三四二年的人民决定为依据的宪法实踐要求同一职位的当选之間要有十年的間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这一实踐在第二次布匿战爭的困难时期里曾多次受到破坏，但是現代这种实踐重新被恢复起來了。

② 普布里烏斯·科尔涅里烏斯在他弟弟那里的正式地位是有爭論的。可能，他不担任任何正式的职位。

其頓和色雷斯进入小亞細亞。

这次的战役受到了占有赫列斯彭图斯岸上謝斯托斯(Sestos)城的罗德斯—罗馬艦队行动的支持。但是安提奧庫斯加强了自己的艦队之后，試图再度爭夺海上的統治权。在腓尼基組成了一个艦队，这个艦队在汉尼拔的統率之下向爱琴海进发以便援助安提奧庫斯的主力。在途中旁披里亞(Pampylia)沿岸地方，艦队遇到了罗德斯人。罗德斯的水手在質量上比仓促征募的腓尼基航务人員要好。汉尼拔損失了二十只船而退却，他不再积极地参加战爭了(一九〇年八月)。

尽管这一次他失敗了，安提奧庫斯仍然冒險用他在以弗所地方停泊的主力进行海上的战斗。在离科里克不远的城市和米昂涅苏斯海角附近，也就是去年战斗的地方，罗馬的和叙利亞的艦队相遇了。行政長官路克优斯·埃米里烏斯·列古魯斯統率下的罗馬人有八十只船；而波里克謝尼德則有八十九只。叙利亞艦队損失了四十二只船而退到以弗所，再也不到大海上来了(一九〇年九月)。

安提奧庫斯那时从自己王国的各处把大量的陆上兵力集中到小亞細亞来。但是在这样的一些次失敗以后，他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并向罗馬人建議进行談判了。現在他同意退出欧罗巴，把自由給予小亞細亞沿海的某些希腊城市并賠償軍費的一半。但是罗馬人在一九六年願意接受的那些条件，已經不适于一九〇年了。斯奇庇奧回答說，安提奧庫斯可以买到和平，只要他退出全部小亞細亞并付出全部的軍費。談判就此中断了。

决战多半是一八九年年初①，在瑪格涅希亞城②以东的平原

① 另一种說是一九〇年的晚秋。

② 在西披魯斯山下(Sipylus)。

上进行的。罗馬人方面大約有三万人。安提奧庫斯的軍队比罗馬人多到一倍以上：他們大約有七万人，包括一万六千名重步兵（長枪兵）、一万二千名騎兵、兩万名輕步兵、五十四头象、大量的鐮头战車等等。尽管双方的力量是如此地不均衡，罗馬的統帅部还是应战了。因为罗馬統帅部对于叙利亞軍队的駁杂成分知道得很清楚；原来在叙利亞的軍队里，除去希腊雇佣軍和馬其頓的殖民者以外，也还有訓練得很差的、塞琉古偉大强国东部和南部地区的那些地区的軍队。

在瑪格涅希亞一役的时期里，斯奇庇奧病了，統帅軍队則是过去的执政官格涅烏斯·多米提烏斯·阿蓋諾巴尔布。罗馬人取得了規模空前的巨大胜利。領导着右翼騎兵的安提奧庫斯击潰了罗馬的左翼并什么也不顧地追击下去。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統率着罗馬右翼的、培尔伽姆的优勉涅斯用輕武裝兵的力量击退了鐮头战車的进攻，然后用全部的騎兵兵力轉入攻击并摧毀了安提奧庫斯的左翼。因此在中央的枪兵方陣的左方便沒有任何掩蔽了。优勉涅斯立刻便从这一方面对它加以打击，同时軍团士兵則开始从正面进攻，長枪象雨一般地向敌人的步兵攻去。站在被分开的枪兵方陣的間隔中的象受了惊而把它的队伍踏潰了。可怕的枪兵方陣变成了混乱的一团人，而罗馬的劍就在这中間可怕地砍来砍去……安提奧庫斯的損失（包括俘虜）在五万人以上。罗馬人的損失是三百人多一点。罗馬人从未得到过这样便宜的胜利！

在受到了慘重的失敗以后，安提奧庫斯同意罗馬的一切条件了。和約是一八九年夏天在全体联盟者的参加下在元老院拟訂的，而細节則是一八八年春在阿帕美亞城为一由十人組成的全权元老院委員会所最后通过的。安提奧庫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全部

欧罗巴和小亚細亚的領地，在十二年中間支付一万五千塔蘭特，不豢养大象而战船也不得超过十艘。此外，他必須把在他庇护之下的罗馬的一切最著名的敌人交出来，其中包括汉尼拔。

罗馬的同盟者，特别是优勉涅斯因从安提奥庫斯手中夺来的土地而受到慷慨的賞賜。培尔伽姆得到凯尔索尼索斯、吕底亚、弗里吉亚、卡里亚和旁披里亚的一部分和小亚細亚的若干希腊城市，其中包括以弗所。培尔伽姆現在成了小亚細亚最大的国家。罗德斯得到了卡里亚的另一部分和李启亚。某些希腊的小亚細亚城市宣布为自由的城市了。

埃托里亚并沒有被包括到阿帕美亚和約中来。在一九〇年的六个月的停战以后，战爭又开始了，因为元老院不願意进行任何談判而要求无条件投降。埃托里亚人的抵抗中心是昂布拉奇亚城①。罗馬軍队包圍了該城，同时馬其頓人突入埃托里亚联盟的边界。昂布拉奇亚城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因此当雅典人和罗德斯人出来斡旋的时候，罗馬元老的要求便不象先前那样强硬了。下面的情况在这里起了不小的作用，即罗馬不願意过分地削弱埃托里亚联盟，而想保存它来和馬其頓相抗衡。埃托里亚人也讓步了。昂布拉奇亚被交給了罗馬人，而罗馬人則放弃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在下列的条件下，和埃托里亚联盟締結了和約。埃托里亚人必須承認罗馬人民的最高主权，放弃自己以前的全部領土(从一九二年起他們失掉的)，交出全部战俘和逃跑者并支付二百塔蘭特的賠款。为了保証条約的执行，埃托里亚人必須交出四十名人質，

① 在南部埃培洛斯。昂布拉奇亚人参加了埃托里亚联盟。

期限是六年。罗馬人把許多艺术品从曾是披魯斯的首都的昂布拉奇亞，运回意大利。

二世紀初的最大的兩次战爭（第二次馬其頓战爭和叙利亞战爭）便这样地結束了，这兩次战爭实际上使罗馬的霸权在希腊的东方确立起来。同时它們又使希腊化国家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馬其頓几乎完全被排挤出希腊，塞琉古家族則失掉了小亞細亞的全部領地。罗馬为了保卫埃及起初曾和菲利浦与安提奥庫斯对抗，但埃及由于这一“保卫”却失掉了它在尼罗河以外的一切領地，除去启列涅（Cyrene）和賽浦路斯。这样一来，那些希腊化的大王国便大大地削弱，可是小的国家，特别是培尔伽姆和罗德斯却加强了。显而易見，在东方再度恢复了“均势”。但这一均势是极其不稳定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稳定。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罗馬人本身。

塞琉古王国所受到的打击使它在本質上再也不能恢复过来了。財政是因巨額的賠款而垮台了。安提奧庫斯战敗的消息引起了多次反抗他的起义，以致所有东方的省份都失掉了。在阿帕美亞和約締結之后一年，安提奧庫斯本人便在对起义者进行的斗爭中死掉了（一八七年）。在他的繼承者当政的时候，叙利亞王国緩慢地，但是一直地在罗馬的有力作用之下走着下坡路，因为罗馬是害怕叙利亞的威力重新恢复起来的。罗馬人尽一切可能来削弱塞琉古王族，从对他們的外交政策加以軍事外交的压力开始，直到支持篡位者并干預王家的私事。

那些希腊化的小国却确实扩大了自己的領地。但是它們的存在是任人擺布的、是完全要依靠于强大罗馬的裁夺的。在保护弱者反抗强者的旗帜之下，罗馬人是不許任何人强大起来的。他們

毫不客气地干預小国的外交与內政，要它們在作任何重大决定时都必須得到罗馬元老院的同意。在这里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阻止几个国家結成联盟。但是，正是这个任务是最輕而易举的，因为利益的对立每一次都阻碍了反罗馬联盟的建立。

馬其頓的問題要复杂得多并且包含着許多各种各样意料不到的事情。我們在后面还要談到馬其頓，所以現在在这里我們只談一下兩个人的命运，这就是斯奇庇奧和汉尼拔，因为三世紀后几十年和二世紀前几十年的历史是和他們兩个人的名字分不开的。

斯奇庇奧政治事业的終結和他的死亡

一八七年，在斯奇庇奧兄弟从东方凱旋以后不久(路克优斯甚至得到"亚細亚的"的称号!)，兩位保民官便向元老院建議，要斯奇庇奧兄弟报告他們从安提奧庫斯那里得到的款項。普布里烏斯帶来了文件，但是他并沒有作报告，而是当着元老們的面把它們撕碎了。事情暂时便到此为止了，但是城內人們却傳說报告的事情进行得不順利。一八五年年底或一八四年年初，另一位保民官要求报告，但这次不是在元老院，而是在人民大会上了。于是普布里烏斯便向大会宣布說，今天是在他非洲击潰汉尼拔并把自由給予罗馬人的周年紀念日。因此他号召人民和他共同到卡庇托里烏姆山去并向諸神表示感謝。給他的这話吸引住了的人群真地跟着斯奇庇奧去了，留下告发的人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广場上。

但是这一次煽动性的宣傳对斯奇庇奧兄弟是沒有什么帮助的。事情用法律的办法来进行而在后来的一次大会上，路克优斯被判处付出巨額的罰金。由于他拒絕支付，他便有被监禁的危險；

只有一位保民官提貝里烏斯·显普洛尼烏斯·革拉古（未来的兩位改革者提貝里烏斯和蓋烏斯的父亲）的居中調停才使他免于坐监。在精神感到深深受辱的普布里烏斯返回坎佩尼亞自己的庄园，他显然是一八三年死在那里的，遺囑是不要把他葬在罗馬。

謎一样的"斯奇庇奧兄弟事件"大体上便是如此了。由于史料上的矛盾，把它更精确地恢复起来是不可能的。但十分显然的是：全部事件的背景是純政治的。关于兩兄弟在私吞金錢和賄买方面的个人罪名問題在这里所起的完全是次要的作用。一般在罗馬的制度下，既然統帅是几乎毫无限制地处理軍事鹵获物，則如寻求法律的根据来进行控告是极其困难的。控告的人也不指望这一点。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徹底打击斯奇庇奧兄弟的已經动搖的地位。当然，所选擇的这个打击目标不是普布里烏斯本人（他在人民中間威望还是很大的），而是路克优斯，而他的唯一的功績就是："他是自己的哥哥的弟弟"。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这一打击是計算得很好的。

这件事情本身便說明了斯奇庇奧的已經动搖的地位：战胜汉尼拔的人并未能使自己的弟弟免于受控。反斯奇庇奧集团的反对派（它使这一集团遭受失敗）的根源是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在斯奇庇奧本身和他的周边人物的非常特殊的地位。只說一点已够，即在扎瑪之役以后的十年中間，科尔涅里烏斯氏族的代表者七次担任执政官的职位。这一时期中間的其他的高級职位如果不是直接屬于科尔涅里烏斯族，也是和他們有密切关系的。东方的兩次大战爭也是斯奇庇奧集团的代表者打贏的。凡此种种都使人有根据說，和斯奇庇奧有关系的那部分新貴实际上是在專政了。这样的專政归根到底必然会引起另一部分新貴的反对和民主派的对

抗。反斯奇庇奥的反对派的領袖瑪尔庫斯·波尔克优斯·加图还在一九一年和一九〇年,就曾控告过斯奇庇奥集团的某些代表者。但那时发起总攻的时期还沒有到来:东方的危險还不曾消除,人們还是需要斯奇庇奥的服务的。一八九年以后,情况改变了。現在則可以消灭因軍事情况而引起的一小集团的貴族进行漫无限制的統治的制度幷轉向比較正常的統治制度了。

但是,反斯奇庇奥的反对派之所以成長,不單是由于必須消灭不合宪法的独裁制度,而是根源于罗馬生活的更深的基础。斯奇庇奥是罗馬新貴的代表者。它的部分甚至一大部分是可以反对斯奇庇奥的。但是这个反对派不是反对斯奇庇奥派的外交綱領,而是反对他的个人地位。至于綱領,則在这里我們看不到他和全体罗馬新貴之間有任何重大的分歧——要知道,在几乎二十年当中,元老院总是同意他的政策的。但是在斯奇庇奥和新的罗馬民主派之間却存在着这样一些的分歧。

这一点特别清楚地表現在对外政策上面。由斯奇庇奥授意的所有这三个条約——对汉尼拔、菲利浦和安提奥庫斯的条約——都因其比較温和而使人吃惊。这种温和性是合于大部分新貴的心意的,因为这些人主要是依靠着他們在意大利的地产,依靠着自己的大群食客,进行純自然經济,因而比較不关心侵略政策和把被征服的国家变为行省。拥护这种做法的則是另外一些集团:他們是和市場有联系幷广泛使用奴隶劳动的、加图型的、坚定的地主,包收租稅和关稅的人們、大商人、新兴的流氓无产阶級和新的民主派[1]的其他分子。难怪加图激烈反对斯奇庇奥的自由的对外政

[1] 在本书第十八章里将要更加詳細地談到新的罗馬民主派和这一派与旧的農民民主派的区别。

策，难怪他在許多年中間总是不倦地重复說，必須把迦太基摧毁，并終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当然，加图本人决不是一个民主派。他是个頑固的保守者、"眞正罗馬"原則的維护者、希腊文化的敌人，他完全不打算反对現存的元老院統治制度。如果加图活到革拉古时代，那么他当然是站在元老院的一面，而不会参加改革者的陣营。但是在二世紀的前半，新的奴隶占有制的代表者加图的經济地位却促使他反对斯奇庇奥的外交政策了，因为这种外交政策是当权部分的新貴的政策。这就說明为什么在加图的周边集合了新的民主派的相当广大的阶层，这新的民主派便和一部分新貴結束了非洲的斯奇庇奥的政治事业。

汉尼拔之死

显然在同一八三年，也就是斯奇庇奥在自願的流放中結束了自己生命的那一年，汉尼拔也死了①。在罗馬人和安提奥庫斯締結和約之后，他便到克里地島去，然后又到比提尼亞的国王普路西亞斯(Prusias)那里去。比提尼亞是培尔伽姆的宿敌，因此普路西亞斯便热烈地欢迎了汉尼拔。迦太基的这位亡命徒变成了軍事顧問和普路西亞斯的一位統帅，并对培尔伽姆取得了一連串的胜利。据說，他曾劝自己的新的保护人也向罗馬宣战。一八四年，罗馬人使普路西亞斯和优勉涅斯之間締結了和約。在此后不久，佛拉米尼

① 一八三年奇怪的巧合是第三位当代的大活动家、阿凯亚联盟的战略家披罗培門也在这一年死了。生病的七十岁的老人落到麦撒納人的手里而被他們杀死了。

努斯便以罗馬使节的身分来到比提尼亚并暗示普路西亚斯說，必須把汉尼拔驅逐出去。有一次汉尼拔居住的房子被武裝的人們从四面八方包圍起来。他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便用他經常帶在身边的毒葯自杀了。

汉尼拔的全部生活，从幼年的第一次宣誓时起到在遙远的比提尼亚的呼吸最后一口气为止是滲透着一种情感和一个想法的。这种情感便是憎恨罗馬，而这想法便是对罗馬进行斗爭。但是和古典悲剧的主人公在与命运进行双方力量悬殊的斗爭中注定要灭亡一样，汉尼拔也注定要在对历史必然性进行的无望斗爭中倒下去。他沒有受过一次失敗而在意大利被战敗了。敌人叫他不能整頓自己的国家。他那把一切反罗馬的力量团結起来的偉大計划由于希腊化王国之間的矛盾，由于东方政治家們的局限性和卑鄙瑣屑的嫉妒心而失敗了。而他在斗爭中也变得疲憊不堪了。个别的人物，不管他是怎样的天才，都不能逆着历史的进程而行，都不能改变它的沉重的步伐。汉尼拔想作的事情，是注定要复灭的事情。把地中海的奴隶制度統一起来并把它提到最后的、最高的发展阶段是历史的必然性。但能够完成这一偉大任务的只有統一的意大利，也就是罗馬，因为古代世界的任何其他国家在做这件事的时候都沒有比它更加有利的条件。汉尼拔的大胆的天才想强使世界的历史走另外的一条路，使迦太基来領导正在完成的古代发展阶段。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話，那世界历史便断然会是另一个样子了。但是要創造另一个样子的历史，汉尼拔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取得胜利的是另外的一条道路，是希腊—罗馬的道路，也就是欧洲的道路，而竭尽自己天才的全部力量来反对它的人是死去了，在他的身后，除了数千年的光荣的回忆以外，什么也沒有留下。

第三次馬其頓战爭

在战胜安提奥庫斯之后，馬其頓的問題便成了元老院的主要关心对象。这一問題的复杂性是在于，在对安提奥庫斯进行的斗爭中，菲利浦对罗馬有很大的功劳。因此罗馬人允許他因埃托里亞同盟而获利，这只是一种表示感謝行动而已。但是菲利浦却不滿足于这一点。他占領了捷米特里亞斯和許多帖撒利亞的城市，夺取了色雷斯沿岸地帶的某些据点等等。馬其頓的这种加强威胁了罗馬在希腊的霸权。因此元老院便开始采取自己的对策。一八九年，元老院在比較溫和的条件之下和埃托里亞人締結了和約，打算維持埃托里亞联盟以与馬其頓相抗衡。六年之后，罗馬人以优勉涅斯和菲利浦的希腊敌人的控訴为借口，迫使他退出色雷斯的城市和希腊的某些据点。虽然这一点用外交方式达到了，但是关系弄得很坏，以致差一点就发展到战爭的程度。菲利浦不得不把以自己的幼子德米特里烏斯为首的一个特任使团派到罗馬去。使团消釋了元老院的不安，而元老院則庇护德米特里烏斯，想使他成为菲利浦的繼承者并力图使他受罗馬的影响（德米特里烏斯在此以前曾作为人質在罗馬住了好几年）。但是国王的合法繼承者是他的長子培尔謝烏斯。元老院的政策結果只能引起王族內部的紛爭而德米特里烏斯被处死了（一八一年）。

通向希腊的道路在剛毅果断的菲利浦面前再度被封閉起来了，于是他便拟訂了另一个計划：他决定在大陆的色雷斯加强自己的实力。在几次成功的战爭以后，菲利浦在那里的势力已經很大了并且和居住在多腦河对岸的巴斯塔尔尼人的部落締結了同盟。

馬其頓国王后来的計划就是唆使蛮族去进攻意大利，而自己則乘这时再度征服希腊。但是这一广泛的計划是注定要失敗的，因为在一七九年菲利浦死了，留給培尔謝烏斯的是一个在軍事上强大，而且組織得也比較好的国家。

培尔謝烏斯是非常敌視罗馬的。一般政治的和个人的因素都使他采取这样的方針。但是在起初，他还沒有破坏傳統的"勉强維持的和平"，可是在它的掩护之下，他却力图預先得到尽可能多的朋友和同盟者。培尔謝烏斯和比提尼亞的普路西亞斯二世与叙利亞的塞琉古四世(培尔謝烏斯是塞琉古四世的女婿)的关系搞得很好。罗德斯人是他的朋友，巴斯塔尔尼人是他的同盟者，而在伊里利亞的諸侯中間，馬其頓的影响是大于罗馬的影响的。

但是培尔謝烏斯的主要的賭注却放在希腊人身上。在这个問題上他离开了他父亲的傳統政策并走上了环境本身指給他的另一条道路。希腊的形势逐年地尖銳化起来，同时对罗馬的憎恨也增加了。这种憎恨情緒不仅及于下等阶层，并且进入中等，甚至高等阶級。只有狹隘寡头政体的或是公开投靠罗馬的集团才認为罗馬的統治对自己有利。培尔謝烏斯决定利用对自己有利的这一局势并在当前的希腊"救星"的假面具下发动起来。同时他施行了毫无节制的煽动宣傳的政策，而主要是利用了居民的可怕的債务。在希腊公布了培尔謝烏斯的正式的声明，在这些声明里面他召請希腊的政治亡命者或是避債的人們到馬其頓来，答应恢复他們的权利，归还他們的財产。但是培尔謝烏斯粗暴地和拙劣地施行的这一政策却得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它很快地便使居民中的有产阶层离开了他并使他們与亲罗馬的政党接近了。战爭立刻便表示了这一点。

罗馬元老院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密切地注視着巴尔干半島上发生的事情，等待适当的机会来进行干涉。因培尔謝烏斯的政策而感到和罗馬同样不快的国王优勉涅斯加紧地教唆元老院开战。一七二年他帶着对培尔謝烏斯的許多控訴書来到了罗馬，而当时在元老院已經决定对馬其頓宣战的問題了。当优勉涅斯从罗馬返回的时候，在戴尔波伊地方曾遇到暗害的阴謀，这次阴謀当然是培尔謝烏斯所組織的。这件事使罗馬再也不能忍耐了。

但是罗馬还沒有准备作战。因此元老便力图最大限度地贏得时間。而且就是培尔謝烏斯也不反对进行談判，因为就性格而論，他是一个犹豫不决，常常在最后一分鐘打退堂鼓的人。因此他便放过了使自己的軍队占有希腊最重要战略据点的良好机会，却給罗馬人以进行战爭的軍事上的和外交上的准备时間。

当一七一年軍事行动开始的时候，培尔謝烏斯几乎是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阿凱亜联盟照例是支持罗馬人的。只是在不久之前还向培尔謝烏斯求援的埃托里亜人現在大大地改变了自己的方針。在帖撒利亜也是亲罗馬派占上风。甚至从很久以来便拥护馬其頓的貝奥提亜人也远不是都站在培尔謝烏斯的一方面的。馬其頓国王的非希腊的朋友們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小亜細亜的自由城市，一部分的伊里利亜人、罗德斯、拜占庭等都帮助罗馬。普路西亜斯保持中立，而安提奥庫斯四世、塞琉古四世的兄弟和繼承者，根据傳統曾利用战爭和埃及算旧賬。

在战爭开始时，培尔謝烏斯所处的孤立地位和在此几年以前人們对他的普遍同情形成了一个鮮明的对比：他的这种孤立可以用三个主要的原因来解釋：对罗馬的恐懼（因为人們看到战爭的威胁已成为事实），培尔謝烏斯的漫无节制的煽惑宣傳政策和东方各

国常有的相互竞爭。

尽管培尔謝烏斯不得不几乎是匹馬單刀地作战，但是在战爭的初期，罗馬軍队也沒有得到荣誉。帖撒利亞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冲突結果是罗馬的騎兵和輕武裝战敗了，这便在希腊引起了同情培尔謝烏斯的新浪潮。但是他并沒有利用这一点轉入进攻，而是畏畏縮縮地进行締和的談判；但談判的毫无結果却不是他的罪过（罗馬人要求无条件投降）。罗馬統帅部是无能的，士兵也沒有紀律。由于本身的横暴，他們引起了居民的不滿和罗馬联盟者的抱怨。尽管有这些对他有利的情況，培尔謝烏斯在几次小战役以后却退出帖撒利亞并且退入馬其頓，不再进行进攻的战爭。

随后的兩次战役是进行得同样軟弱无力（一七〇年和一六九年）。但是培尔謝烏斯在这个时期內却展开了加紧的外交活动。由于馬其頓艦队在爱琴海上的活跃和罗馬之似乎不能胜利地結束战爭，这次的活动是有了一些結果的。在罗德斯人中間，亲馬其頓的一派再度占了上风，而正如上面所說的，甚至优勉涅斯都和培尔謝烏斯进行某些秘密会談了。一六八年初，因战爭而本身商业受到阻碍的罗德斯人大力地从中斡旋講和。但是这只会引起相反的結果：元老院决定无論如何也要以迅速的胜利来結束战爭。

当选为一六八年执政官之一的是路克优斯·埃米里烏斯·保路斯（他是在康奈一役陣亡的那位埃米里烏斯·保路斯的兒子）。他不是一个富有的人，他虽出身旧貴族，在政治生活中却不起很大的作用。这里也就表現了他和斯奇庇奥家族的亲族关系。可是路克优斯·埃米里烏斯·保路斯却享有杰出統帅的声誉（他是在西班牙和利古里亞战爭中出名的）并且是一个洁白无疵的正直人物。新的总司令官到达战場以后，便迅速地恢复了已經敗坏的紀律并轉

入坚决的行动。他竟繞过了南部馬其頓地方培尔謝烏斯的設防陣地而迫使他撤退到披得那城去。一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这里发生了結束了馬其頓王国的一場著名的战斗。

馬其頓枪兵方陣的第一次的打击是如此之强，以致罗馬先鋒部队都被击潰了，甚至軍团都开始撤退到罗馬軍营附近的高地上去了。在战斗中头发都变白了的埃米里烏斯·保路斯从来沒有看到过更可怕的景象了，而后来，根据普魯塔克的話，他也常常提起枪兵方陣的攻击給他的印象。但是打击的神速本身却毁了馬其頓人。枪兵方陣的队伍由于他們对罗馬人的迅速追击和地面的不平坦而在某地散开了。埃米里烏斯便利用了这一点而轉入进攻，把中队投到形成的間隙里面去。罗馬人开始从兩翼和背后进攻馬其頓人，使他們的队形全部混乱了。壯丽的馬其頓騎兵队伍在这些悲剧的时刻根本毫无作为，而后来看到步兵失敗了，才开始离开战場。惊皇失措并且只想挽救自己的財富的培尔謝烏斯（他是极其吝嗇的），第一个抱头鼠竄了。

不到一个小时，一切便都完結了。兩万名馬其頓人死在战場上，一万一千名被俘。罗馬方面的損失极小。培尔謝烏斯帶着自己的黃金（他还有六千多塔蘭特）逃到撒謨特拉卡島（Samothraca）上去，妄想利用撒謨特拉卡的圣堂所給予的避难权。在那里他投降受俘了，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全部財富和兩个兒子。馬其頓的国王被拘留在意大利，几年以后他就死在那里了。他的長子菲利浦是在他父亲死后兩年左右死的，而幼子后来則成了一名普通的書記。

披德那一役在希腊东方底征服中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件事，这一役消灭了巴尔干半島上最后的一个大国。但甚至現在，馬

其頓都沒有被変成一个行省。尽管斯奇庇奥家族垮台了，斯奇庇奥的外交傳統却还在罗馬繼續存在着。因此馬其頓却还被留給一个独立的幻影，但那里的王权却永远的給消灭了。全国分成四个独立的、絕对孤立的共和国，它們的居民不能相互交往，不能通婚和貿易。在每一个共和国里，当权都是忠于罗馬的貴族。馬其頓支付給自己的国王的租稅，有一半現在都支付給罗馬了。禁止馬其頓人开采金矿和銀矿，禁止他們輸出建筑用材和輸入鹽。居民被解除武裝，要塞都給拆毀了。

元老院根据同样的样式在伊里利亞建立了三个独立的共和国。支持培尔賽的埃培洛斯吃了特別的苦头：根据一六七年元老院的命令，埃培洛斯的七十个城区都交給罗馬士兵大肆劫掠，而十五万居民則被卖为奴隶。运往罗馬的鹵获物是如此之多，以致加在公民身上的直接稅(tributum)在此以后長期地被取消了。

在摧毀了馬其頓以后，罗馬就不再需要朋友和同盟者了。这一点便使罗馬急遽地改变了对希腊，特別是对希腊化各国的政策。尽管希腊在名义上仍然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它却失去了独立的最后殘余。埃托里亞联盟的处境最慘：它的領土只限于埃托里亞原有的地区，而拥护馬其頓的人們部分是交給自己的政敌去懲办，部分則給送到罗馬去。一般說来，在一切希腊国家中，凡是罗馬人認为可疑的分子，都被宣布为人質并被送往意大利。甚至阿凱亞联盟都未能免于这种命运：一千名显貴的阿凱亞人，其中包括波利比优斯被安置在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在那里他們的生活条件是非常困苦的。

罗德斯遭受了悲慘的命运。对于它之稍稍同情培尔謝烏斯与試图斡旋和平这一点，罗馬人是不能饒恕的。罗德斯在大陆上的

大部分領土被沒收了。罗德斯的商业單是由于馬其頓禁止它經营鹽和建筑用材的买卖便受到了很大的損失。显然，这种禁止的目的主要是針对着罗德斯的。但是对罗德斯的商业来說，眞正的大灾大难却是宣布狄罗斯为自由港。罗馬人疑心狄罗斯人同情培尔謝烏斯，因而便赶走了居民；把該島交給雅典人幷宣布对它进行的貿易不收关稅。因此东部地中海的全部商业流轉便都通过狄罗斯了，而罗德斯的关稅收入在一年当中竟从一百万德拉克瑪降到十五万德拉克瑪！在这次的打击之后，罗德斯人再也不能恢复过来了。

甚至罗馬人的忠实可靠的朋友培尔伽姆的优勉涅斯也失寵了。人們怀疑他曾背着罗馬和培尔謝烏斯进行某些談判。但除去謠言以外，元老院幷沒有任何証据。但人們幷不去找証据了：强大的培尔伽姆王国是罗馬建立起来和馬其頓对抗的，但是罗馬現在不需要这个王国了。优勉涅斯在战爭結束以后什么也沒有得到。罗馬人試图把他的弟弟阿塔路斯当做王位僭求者推出来反对他，他們甚至嗾使他的臣民发动起义。当优勉涅斯想到罗馬来解釋誤会的时候，罗馬方面却告訴他說那里是不欢迎他去的。

罗馬人在一六八年以后如何处理东方的事务，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那便是他們干涉了叙利亞—埃及战爭。安提奧庫斯四世是一个聰明的和剛毅果断的人，是一个希腊文化的大崇拜者幷且是罗馬的眞誠的朋友。利用了馬其頓战爭的他极其順利地进行了对埃及的战爭幷于一八六年直抵亞力山大里亞。埃及人向罗馬求救。罗馬的使节盖烏斯·波庇里烏斯到正駐兵在亞力山大里亞城前的安提奧庫斯那里去幷向他傳达了元老院的命令，要把他所夺得的东西全部归还幷在一定时期中間撤出埃及。国王請求給他考

慮的时間。于是波庇里烏斯便用自己的手杖繞着他身边画了一个圈并要求他在圈內作出回答。安提奧庫斯服从了命令……

馬其頓与希腊的征服

被人工地分成四个部分并被削弱了的馬其頓只在很短的时期內保存了自己独立的影子。国內到处是貧困和混乱。派系的斗爭采取了殘酷得可怕的形式。对罗馬和罗馬所建立的制度的憎恨到了极点。馬其頓人記着自己的国王并准备献出很大的力量来恢复旧有的制度。因此，当一四九年自称为培尔謝烏斯的兒子菲利浦的僭称者出現的时候，他便在那里受到承認，而那里的人們也便起来反对罗馬人。

假菲利浦的历史很象一部長篇冒險小說。人們称他为安德里斯庫斯(Andriscus)。这是一个外表很象培尔謝烏斯的、色雷斯的普通手工业者。起初安德里斯庫斯想冒充故王和叙利亞公主拉奧狄卡的兒子但是沒有成功：大家都知道，眞正的菲利浦是十八岁的时候死在意大利的。后来我們又看到安德里斯庫斯在叙利亞作雇佣兵。他在这里去找国王德米特里烏斯一世索鉄尔，把他当作自己的舅父。德米特里烏斯下令逮捕他并送往罗馬。元老院并不重視这件事情而把安德里斯庫斯安置在意大利的一个城市中加以监視。他从这里跑到米利都。城市当局又把他逮捕并向罗馬全权代表当局請示处理办法。当局劝告把他釋放，結果便这样做了。于是僭称者便再度出現于色雷斯。这一次的基础看来是准备得好一些，因为某些色雷斯的諸侯(其中包括培尔謝烏斯的一个妹夫)都承認

了他。借了这些人的帮助，僭称者突入馬其頓，在兩次战斗中击潰了当地的民軍，此后便获得了全国的承認。

运动发展起来了。僭称者突入帖撒利亞。由于罗馬人在巴尔干半島上沒有軍队，帖撒利亞不得不十分困难地用阿凱亞和培尔伽姆的民兵来进行保卫。罗馬的行政長官終于只率領一个軍团到来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向安德里庫斯进攻，可是他自己被杀死了，而他的軍队也几乎完全被消灭了。帖撒利亞的大部分为僭称者所統治。罗馬方面开始听到了馬其頓与迦太基联盟的消息（这时正在进行第三次布匿战爭）。

一四八年，相当大的一支罗馬軍队被派往巴尔干半島，領导全軍的是行政長官克溫图斯·凱启里烏斯·麦鉄路斯。在培尔伽姆艦队的支持之下，这支軍队突入馬其頓。初起的时候，安德里斯庫斯得到了某些胜利，但是后来他的軍队开始解体了。伪菲利浦的分散自己的兵力的战略錯誤使麦鉄路斯能够毫无困难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僭称者逃到色雷斯，第二次被击潰，終于被交給罗馬人了。他在麦鉄路斯凱旋行进时在罗馬街道上被示众以后，便被处死了。

和元老院委員会共同行动的麦鉄路斯把馬其頓变成了一个罗馬的行省（一四八年——一四七年）。埃培洛斯和南部伊里利亞（其中有阿波罗尼亞和埃披丹姆努斯兩个城市）都被包括进去了。新的行省包括巴尔干半島的大部分，从爱琴海一直延伸到亞得里亞海。这样，罗馬人便消灭了馬其頓，虽然，他們其实是在二十年之前便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直到現在罗馬才永久地結束了斯奇庇奧政策的自由主义，而轉向完全合并被征服地区的制度。

馬其頓不是成为罗馬侵略新阶段的唯一犧牲品。一四九年到

一四六年間可怕的国际危机也湮沒了希腊和迦太基。

一四九年到一四八年的馬其頓运动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在巴尔干半島南部得到反响，从而使那里的形势更加尖銳化。阿凱亚联盟(这是在希腊还保存着的唯一的巨大力量)的內部事件是希腊事件的直接原因。在那里，由于加入联盟的斯巴达底边界和自治的程度問題而发生了无穷的糾紛。糾紛鬧到罗馬元老院去，元老院答应派一个委員会去。但是阿凱亚联盟的領袖們却依靠着力量加强起来的民主运动，决定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来摆脫可恨的罗馬的保护。形势的的确确是合适的：伪菲利浦在馬其頓出現，他的行动在开头的时候是进行得十分順利的；危险的起义在西班牙拖延着，再加上又发生了罗馬对迦太基的战爭。阿凱亚联盟不再等候元老院的决定并不顧麦铁路斯的警告而进攻斯巴达(一四八年)。

于是元老院决定懲罰阿凱亚人。元老院委員会作出把斯巴达、科林斯、阿尔哥斯还有某些城市从联盟分出来的决定。当这个决定于一四七年夏天在科林斯的联盟代表会議上宣布的时候，曾引起了憤怒的浪潮：偶而来到科林斯的全部斯巴达人都被逮捕，而罗馬使节本身也好容易才免于暴力的侵害。元老院仍打算用外交的方式結束这件事。但是联盟的領袖克里托拉欧斯和狄埃欧斯却把这种温和的态度認成是示弱：虽然馬其頓的运动是被鎮压下去了，但西班牙和非洲的战爭却繼續着。因此当时是一位战略家的克里托拉欧斯便开始准备軍事行动（一四七年至一四六年的冬天)。归附于阿凱亚联盟的有貝奥提亚人、洛克黎人、波凱亚人和卡尔启斯人，这一点便說明了日益逼近的对罗馬的斗爭在希腊所得到的广泛同情。全部运动不單帶有民族的性質而且帶有社会的性質：民主派的領袖在会議上說，富豪卖身投靠于罗馬人，說必須实行軍

事独裁，幷說不久便要爆发一切民族反罗馬的总起义。債务的追还給停止了。

一四六年春天，战爭开始了；受托进行这次战爭的是执政官路克优斯·穆米优斯。但是还在他来到希腊以前，麦鉄路斯便从馬其頓到来幷在洛克黎地方击潰了克里托拉欧斯的軍队（战略家本人失踪了）。然后，罗馬人迅速地鎮平了中部希腊的反抗，把它一直肃清到伊斯特姆斯(指科林斯地峽)的地方。

当穆米优斯到来而担起了統帅部的領导时，斗爭便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接替了克里托拉欧斯的位置的狄埃欧斯把能够拿起武器的一切人集中在伊斯特姆斯，一万二千名被釋放的奴隶也給加到里面来。恐怖的气氛籠罩了伯罗奔尼撒：富人都被征以强迫的債款，拥护和平的人們都被处死。在伊斯特姆斯发生了一場决斗。阿凱亞的步兵英勇作战，但是他們幷不能抵抗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罗馬人。狄埃欧斯跑回老家，杀死自己的妻子而自己也仰葯自杀了。阿凱亞联盟的城市不战而降；穆米优斯开进了科林斯(一四六年)。

执政官和普通的元老院委員会一同受到委托重新整頓希腊。罗馬的敌人受到了严厉的报复。一切的联盟(阿凱亞的、貝奥提亞的、优貝亞的、波凱亞的和洛克黎的)都被解散了。城市公社都給孤立起来。禁止同时在几个城市中取得財产①。民主的宪法給取消了，施行了財产資格的制度。参加了起义的城市公社必須向罗馬支付一定数量的租税。所有这些城市在軍事方面都要屬于馬其頓总督，而屬于他的还有行政与审判問題方面的最高領导权。这样

① 这一措施和其他几个措施在几年之后被取消了。

一来，实际上較大部分的希腊就都合并于馬其頓行省了①：阿卡尔那尼亞、埃托里亞、帖撒利亞、雅典、斯巴达等地未归附起义的其他希腊人則对罗馬还保存着先前的"联盟的"关系。但是至于它們实际的独立，則可以說比在一四七年到一四六年事件以前的时候更要少。

胜利者对于作为运动主要支柱的那些大城市——底比斯、卡尔启斯和科林斯——进行了特别严厉的报复。底比斯和卡尔启斯的城牆被摧毀，它們的居民被解除了武装。由于元老院的直接命令，科林斯被彻底摧毀，而該城的基址則受到詛咒。保全性命的居民均卖为奴隶，艺术品則运往罗馬和意大利。

对于起义大本营的科林斯的殘酷报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鎮压的措施：他們想使希腊人永远再也沒有兴致来进行反罗馬的起义。但單是这一个理由还未必能够解釋科林斯的完全毀灭。讓我們比較一下事实。在这之前二十二年，罗馬人曾以宣布狄罗斯为自由港口的办法扼杀了罗德斯的貿易，而在摧毀科林斯的那一年，正如我們在下面看到的，正是同样地把迦太基也消灭了。值得玩味的是，禁止任何人移居到这兩座城市的領土上去。一四六年以前，科林斯仍是巴尔干唯一的、巨大的商业中心。从这里事实不难作出結論，对科林斯的野蛮的摧毀首先就是罗馬商人干出来的事情。在二百年中間，他們消灭了三个最强大的竞爭者：罗德斯、科林斯和迦太基。成为罗馬东方貿易最大中心的狄罗斯承繼了科林斯的商业地位。这样看来，罗馬元老院在批准反对叛变城市的措施时，在很大的程度上却已經表达了商人和高利貸資本家

① 直到奧古斯都元首时代，希腊才正式变成一个特殊的阿凱亞行省。

的对外政策。

第三次布匿战爭和迦太基的摧毀

我們已經知道，汉尼拔在迦太基进行改革的試图由于亲罗馬的寡头政体的反对而未能实現。尽管如此，迦太基不久就从前一次的战爭的后果中恢复过来了。它那在东方一直延展到启列那地方的仍旧巨大的領土上的富源仍然是迦太基公民巨大收入的源泉。統治的政党力图和罗馬，和自己緊鄰瑪西尼撒和平相处。

但是迦太基的存在經常在罗馬方面引起惊恐的情緒：关于汉尼拔战爭的記忆太强烈了，以至罗馬公民并不能很快地把它們忘掉。只要在外交政策方面还繼續着斯奇庇奧的傳統，罗馬人就总会朦朧地有一种恐懼感。第三次馬其頓战爭以后，形势便开始改变了。我們已經看到，这次战爭是在罗馬政策方面一个大的变革的开始：掠夺者开始把爪子露出来了。这一点立刻便在对迦太基的关系上表現出来了。

一五三年，老入加图率領一个使团到非洲来了，使团的目的是来調解迦太基和瑪西尼撒之間的糾紛。当他亲眼看到迦太基的繁荣狀态时，摧毀該城的思想便成了他的 idée fixe（固定不移的思想）。加图的口号“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但是，我認为迦太基是必須摧毀的”）在以无情的侵略为对外政策的标帜的那些罗馬社会集团中間获得了坚決的支持。

为了对迦太基发动战爭，就必須寻求适当的借口并在罗馬市民中間造成合适的气氛。瑪西尼撒在这里是可以起很好的作用的。二〇一年的条約故意不在努米地亚和迦太基之間規定精确的

边界，因此从这里产生了无穷的爭端并且常常要使罗馬方面有委員会派来。罗馬方面越是对迦太基方面表示敌对，瑪西尼撒的行动也就越发蛮横无理。迦太基人終于忍耐不下去了。領导着迦太基政府的是民主派的領袖，他們对瑪西尼撒是拥护比較坚定的政策的。他的朋友被驅出迦太基，而当努米地亚人进攻迦太基領土的时候，民主派領袖之一哈斯杜路巴尔所率領的軍队便奉派来和他們对抗。誠然，这支軍队被瑪西尼撒打得慘敗(一五〇年)，但是为了对迦太基宣战而寻求的借口却找到了：迦太基人違反了二〇一年的条約，不經罗馬元老院的允許而开始了战爭。

罗馬方面开始了軍事上的准备。由于本身的大胆行动而吓坏了的迦太基政府立刻打了退堂鼓：哈斯杜路巴尔被宣判了死刑(但是他却逃掉了，并且在迦太基的土地上集合了自己的軍队)，并向罗馬派出一个使团，这个使团把罪过推到哈斯杜路巴尔和軍事派的其他領袖身上。但是元老院方面認为迦太基人的解釋是不够的。于是从迦太基方面又派来了一个具有无限全权的使团。但是战爭已經宣布，而执政官的軍队也已經上船了(一四九年)。

为了挽救这个城市，迦太基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元老院宣布說，如果在一个月里从統治家族的子女們中間交出三百名人質，并履行执政官的后来的指示，則元老院便保証迦太基人保存自由、土地、財产和自己的国家制度。人質立刻給交出来了。

当执政官們在烏提卡登陆时（他們在更早的时候便已投降了罗馬人），他們向迦太基提出了交出一切武器和軍用物品的要求。这个命令也照办了。最后又下了一个可怕的命令：迦太基城必須摧毀；它的居民有权利为自己随自己的意思来选擇新的居住地点，但不能在离海十五公里左右以內的地方。

当城內知道了这个不人道的要求的时候，全体居民莫不感到憤恨和絕望。大群的人們在盲目的激憤中杀死了城內的意大利人、官員；因为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劝告他們才交出了人質和武器，他們还杀死了帶来了可怕的最后通牒的无辜的使节們。

城市被解除了武裝，但是它的地势和它那一套强大的工事却使迦太基人能够經得起时間最長的圍攻。只需要贏得时間。一个使团被派到罗馬执政官那里去請求一个月的停战协定，仿佛是为了把使节派到罗馬去。虽然这个停战协定正式地給拒絕了，但是执政官却毫不怀疑，城市是不能进行自卫的，所以就把突击的时期拖延了一些时候。

这样一来，迦太基人便得到了可貴的延期。用自己的軍队占領了几乎全部迦太基領土的哈斯杜路巴尔获赦，人們并且請求他在最危急的时刻帮助祖国的城市。迦太基方面釋放了奴隶来补充城市的民軍。全体居民日夜鑄造武器，制造放射机，在城牆上修造工事。妇女們献出自己的头发来制造机械上用的大繩。粮食也都运到城里面来了。

凡此种种措施都是在对一切都絲毫不加怀疑的罗馬人的身旁进行的。当最后，罗馬軍队出現于城下的时候，执政官才惊恐地看到，他們耽誤了，而迦太基已經准备防卫了。

圍攻的头兩年（一四九年和一四八年），罗馬人方面沒有得到任何胜利：用急襲的办法攻克該城是不可能的，而城內有許多粮食，同时迦太基的野战軍又使罗馬人不能把該城完全孤立起来。罗馬人甚至未能癱瘓迦太基艦队的活动。長期的和毫无成就的圍攻只会使罗馬軍紀敗坏下来。瑪西尼撒几乎不曾帮助罗馬人，因为他对于罗馬人之在非洲出現是不滿意的：他自己也打算占領迦太

基。而且在一四九年年底他死了，又发生了关于他的繼承問題。

在罗馬的高級官吏中只有一个眞正有才能的人：軍团司令官普布里烏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奥·埃米里亞努斯，他是在披德那战胜的那个人的兒子，曾为非洲的斯奇庇奥收为养子。他第一次露头角还是在西班牙，在迦太基附近他获得了杰出軍官的令誉，他曾不止一次地由于在圍攻的困难时刻所表現的才智和英勇而取得統帅权。有一个事实可以表示出斯奇庇奥受到怎样的尊敬：当九十高龄的瑪西尼撒死去的时候，他請求斯奇庇奥到努米地亞来为他的三个兒子分配政权。斯奇庇奥成功地履行了这一困难的外交委托，因此他得以使努米地亞派出了輔助队伍到迦太基城下来。

一四八年，罗馬方面大家都清楚地看到，必須尽可能快地，不管用什么代价来結束对迦太基的拖延得可耻的圍攻。因此人們决定重新使用非洲的斯奇庇奥曾經用过的那个成功的經驗。一四七年，斯奇庇奥·埃米里亞努斯当选为执政官，虽然就年龄和資历来說，他还够不上担任这样的职位（他大約是三十五岁）；此外并用一个特别的决定把在非洲作战的职务委托給他。

斯奇庇奥率領援軍到达迦太基之后，首先便把小販、妓女和諸如此类的下层人物从軍队中清除出去。他提高了軍队中的紀律和秩序，用突击的方法攻克了迦太基的近郊地区，然后又用系統的圍攻工事从海上和陆上完全包圍了迦太基。迦太基的野战軍被击潰和消灭了。一四七年到一四六年的冬天，被圍攻的人和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城内发生了飢饉。

到一四六年的春天，飢饉和疾病在迦太基引起了这样的灾害，以致斯奇庇奥竟可以发起总攻击了。在几乎沒有因飢餓而削弱的

卫戍部队防守的一处城牆的地方，罗馬人得以进入港灣。然后，他們便占領了与港灣相接的市場而开始慢慢地向比尔撒推进，这是位于峭壁之上的一个迦太基城砦。战斗在城市的狹窄街道上进行了六天六夜。迦太基人以殊死的英勇保卫了被变成要塞的多层建筑物。罗馬人不得不把牆打穿并循着搭在街上的横木或是屋頂渡过去。凶暴的战士是对誰都不顧惜的。罗馬人終于逼近了比尔撒。居民的大約五万名的殘余都躲避在里面。他們开始請求斯奇庇奥寬恕他們。斯奇庇奥答应保全他們的性命。只有九百人（其中大部分是罗馬的逃亡者）不願意投降：他們燒掉了城砦中的神殿，几乎所有的人都死在火里了。投降的人們被卖为奴隶，城市任凭战士們大肆劫掠。

元老院派出的委員会和斯奇庇奥一道必須最后决定迦太基的命运。它的大部分还是完整的。显然斯奇庇奥本人和某些元老贊成把这个城保留。但是在元老院中占上风的是加图的不妥协的看法(他自己死于一四九年，沒来得及看到自己夢想的实現)。斯奇庇奥受命把該城夷为平地，并对該城所在的那块地方加以永久的詛咒，并下令用犁在那里犁出溝来……

始終站在迦太基一面的那些非洲城市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战爭开头时便投降了罗馬人的其他城市，例如烏提卡，获得了自由并保存了自己的土地。迦太基的領土被变成了非洲行省。瑪西尼撒的繼承者則不單是保存了自己的領地，他还得到了迦太基的一部分領土。

这样，在可怕的一四六年当中，古代文化的兩个如花似錦的繁荣的中心——科林斯与迦太基——便毀灭了。

西班牙战争

馬其頓、希腊和非洲的事件之同时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波及于地中海大部分的一个总的政治危机。在馬其頓、阿凱亞联盟和迦太基的政治活动家之間是未必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到处的运动都是自发的，这是想在罗馬面前保卫自己的独立的最后的一次絕望的企图①。

西班牙人也試图从罗馬的統治之下把自己解放出来。在第二次布匿战爭以后，罗馬人所能够統治的只有半島的东部和南部。其他地区几乎是完全独立的。在二世紀开始的时候，罗馬的領地在兩个行省里最后組織起来了；这兩个地方是：近西班牙（Hispania citerior）和远西班牙（Hispania ulterior）：近西班牙包括伊伯尔河的中、下游地区和有新迦太基在內的、东部沿岸的一个相当狹窄的地帶。远西班牙包括謝拉·莫列那(山)以南的地区。行省由兩位行政長官治理，他們具有一些重大的权利，任职的期限一般是兩年。

如果說兩个行省的城市居民是相当耐心地忍受罗馬統治的話（这里有許多和罗馬有联盟关系的、具有特权的城市公社，例如，塔尔拉科、薩貢图姆、伽底斯等等），那末西班牙其余部分的那些好战的部落却給罗馬人帶来許多麻煩。他們不單是反抗想征服他們的任何企图，他們还常常进攻行省的領地，这便引起了甚至是和平的西班牙居民的反罗馬人起义。这便使罗馬人感到有必要在西班牙

① 就是迦太基，在它向瑪西尼撒宣战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反抗罗馬了，尽管它是行动得很不堅決的。

設置常备大軍并采取非常的軍事措施。

例如，在一九五年，为了鎮压大規模的起义，执政官瑪·波尔克优斯·加图竟不得不亲身出馬。他用果断的措施把起义鎮压下去了。但是，加图却开始使罗馬人开采了新迦太基附近的最丰富的銀矿。在七十年代初，統治近西班牙的是提貝里烏斯·显普洛尼烏斯·革拉古，他与其說以严厉的軍事措施出名，不如說他以賢明的政策而出名：他使凱尔提貝里亞的显貴在罗馬軍队中服务，組織了新的城市公社等等。这便使他在西班牙的部落中間享有很高的声望。

在革拉古的治理之后，半島上比較安定地过了二十多年。但是在五十年代又爆发了新的起义。这次的起义开始于路西塔尼亞（葡萄牙的一部分），参加起义的有中部西班牙的凱尔提貝里亞人和其他的部落。

> 运动的規模已到达这样的危險程度，以致元老院竟把一五三年的一位执政官——克温图斯·富尔維优斯·諾比里奥尔派到西班牙去。为了他可以尽快地到达自己的指定地点，就任执政官之职的日期从三月十五日移到一月一日。这样便規定了一年的新的开始，它在我們中間一直保存到今天。

罗馬指揮官的无能，他們的殘酷和背信使起义有了持久的和极其危險的性質。在四十年代初，在路西塔尼亞人中間出現了一位天才的領袖維里亞图斯，这是一个出身平凡的人物。

> 在李維的著作第五十二卷的簡述中我們讀到："从牧人变成獵人，从獵人变成强盜的維里亞图斯，在西班牙成了眞正軍队的領袖并且占領了全部路西塔尼亞。"

罗馬人吃了他一連串的慘重的敗仗。在八年中間，維里亞图

斯都是胜利地对罗馬作战。起义的規模大到如此程度，以致从一四五年起，每年都有执政官派到西班牙来。只有由于叛变，才得了摆脫了可怕的敌人。一三九年，在进行和談的时候，罗馬人用赦免的保証和金錢賄买了維里亞图斯的几个近人，这些人在夜里当他在自己天幕中睡着的时候把他杀死了。在此之后，路西塔尼亞才被征服。

起义的第二个策源地是西班牙北部。执政官凱启里烏斯·麦鉄路斯，战胜了伪菲利浦的人，在一四三年到一四二年中間，几乎把这块地方完全征服了。只有几个凱尔提貝里亞的城市，其中包括努滿提亞（伊伯尔河中游西南），才繼續进行抵抗。要求无条件投降的元老院的不妥协性和違犯和約条款的罗馬統帅部的背信行为使努滿提亞人痛恨万分。一三七年，在盖烏斯·荷斯提里烏斯·曼启努斯率領之下的罗馬大軍在努曼提亞附近被包圍而不得不投降了。在曼启努斯的軍队中，革拉古兄弟中之兄提貝里烏斯担任財务官。他的名字由于父亲的关系而在西班牙北部的部落中受到很大的尊重。因此提貝里烏斯在拟訂投降条款的时候是一个主要的斡旋者。罗馬人得到了自由撤退的权利，代价是罗馬和努曼提亞締結联盟。但是元老院拒絕批准条約并交出了曼启努斯。穿着內衣的前任执政官双手倒縛着整天站在努曼提亞的城門前。努曼提亞人拒絕接受他，因为他們不願意承認条約的作廢。

战爭繼續下去。罗馬人一次接一次地吃了敗仗，因为指揮官都是无能的，而士兵們也完全腐化了。最后元老院决定把迦太基的英雄——斯奇庇奥·埃米里亞努斯派到西班牙去。一三四年他以执政官的身分到达曼努提亞。斯奇庇奥开头的办法和在迦太基使用的办法一样：他从軍队中驅除了兩千名妓女。他重新教練士

兵，把战术和挖壕的方法教給他們。当紀律稍稍整頓起来的时候，斯奇庇奥便用兩道工事的防綫包圍了努曼提亞。飢餓使被圍的人們不得不投降胜利者（一三三年秋）。殘余的居民被卖为奴隶，城市被毁了。努曼提亞就在那一年里陷落了，在同一年里，提貝里烏斯·革拉古在罗馬提出了自己的土地法，并在爭取实現这項法律的斗爭中死去了。

在一五四年到一三三年的事件以后（这些事件当然和二世紀中叶的总危机有关系），在西班牙曾有一段長期安定的时期。

讓我們总結一下罢。在一百三十年中間，罗馬人都在統治地中海，从而奠定了自己的世界强国的基础。还保持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或是在最近的一些年垮掉了（培尔伽姆王国在一三〇年被合并），或是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不起重要的作用（埃及、叙利亞、努米地亞）。为地中海以前的全部历史所准备起来的这些大規模的征服为以罗馬为首的意大利公社联盟实現了。早在三世紀初的时候，在意大利的征服进程中，意大利还是一个比較落后的国家，它本身在經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都經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成了罗馬历史的新的阶段的出发点。

第十七章

大征服时期罗馬的文化成就

希腊的影响

对早期的阶段来說，我們已經看到希腊文化对罗馬生活某些方面的影响了(参見本書第十二章)。但是只有从对披魯斯的战爭的时候起，特别是从布匿战爭的时候起，这一影响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它以极其多种多样的途徑进入罗馬。罗馬人和希腊人在軍事、外交和商业上发生了关系。他們亲眼看到了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希腊的富裕希腊人的那种講究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和罗馬生活底粗朴簡素相去很远。由于对西拉庫賽、科林斯和其他城市的劫掠，希腊艺术的宝藏大批地被运到意大利来。一六七年，埃米里烏斯·保路斯把国王培尔謝烏斯的一个很好的图書館給运到罗馬。大量的希腊人开始以奴隶、人质和外交代表的身分出現于罗馬社会。希腊的优伶和剧本的翻譯者把眞正的戏剧介紹給罗馬人。罗馬的教师、医生、乐师和“自由职业”的其他代表者几乎清一色是希腊人。这样的一些具有高度教养的人們，例如波利比优斯，对罗馬的貴族曾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当然，并不是所有希腊的和馬其頓的人质都有淵博的教养，但是他們到意大利来的人很多，而总起来說，他們的影响是很大的。

这样，从三世紀开始，便开始了罗馬日常生活和文化的迅速希腊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二世紀有了鮮明的性質。显然，早在三世

紀初，在新貴中間便已非常广泛地学习希腊語言了。二八二年，罗馬的使节波斯图米烏斯便和塔連图姆人用希腊語交往，而在二八〇年，披魯斯的使节启涅阿斯已在元老院不用翻譯来講話了。老年代記作家法比优斯·皮克托尔和琴启烏斯·阿里門图斯便是用希腊語写下了自己著作的。非常看不起与他同时的希腊人的加图本人也研究修昔底德和狄謨斯提尼斯的著作。斯奇庇奧集团（非洲的斯奇庇奧本人，他的弟弟，大列里烏斯，佛拉米尼努斯，富尔維优斯·諾比里奧尔，埃米里烏斯·保路斯，斯奇庇奧·埃米里亞努斯，他的朋友小列里烏斯和其他許多人）也都是希腊文化的热烈崇拜者。罗馬元老院之采取亲希腊的政策在二世紀前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元老院領导核心对希腊的同情。罗馬貴族对希腊事物的爱好常常蛻化成可笑的希腊狂。路克优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奧当人們因他战胜安提奧庫斯而在卡庇托里烏姆山为他設象的时候，他表示說人象要穿希腊的衣服。奧路斯·波斯图米烏斯·阿尔比努斯，十人委員会的委員（这个委員会受托在希腊設立行省），便用希腊語写了罗馬的历史。

但是希腊的影响不仅限于新貴的狹小的范圍內，它傳布得要远得多。希腊的和东方的祭典在三至二世紀中間傳到意大利居民的最深处。二一二年，在对汉尼拔作战最激烈的时候，根据元老院的命令而在罗馬規定了为崇奉阿波罗神而举行的賽会（ludi Apollinares），为的是这个神可以使新的灾难离开国家。七年以后，人們又从小亞細亞把"諸神的偉大的母亲"启倍列的物神运了来（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并在帕拉提烏姆山上給弗里吉亞的女神修造了神殿，不久以后又举行了一种賽会（ludi Megalenses）。这是罗馬对于东方祭典的第一次的正式承認。

但是外国的信仰是这样迅速地在意大利开始傳播开来，以致元老院竟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那些过分激烈地和淳朴风习相抵触的人們。一八六年，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見第十三章)，元老院发布了反对崇拜狄奥尼苏斯的特别决定。大約有七千人因为这一决定受到审判而許多人并被判处了死刑。过了一些时候，又有三千名参加过酒神大祭的人受到了懲罰。

詩与戏剧。李維优斯·安德罗尼庫斯

在希腊文化影响的强力的进攻之下，文学的各种部門很快地便从我們在十二章(二三六頁)中所談到那一大团混乱物里面分出来了。在这里，人民的意大利創作的許多幼芽消失得无影无踪，它們是給更加有力的外国样式扼杀了。

第一位罗馬詩人是李維优斯·安德罗尼庫斯(約二八四年至二〇四年)。这是被罗馬人俘获并成为奴隶的一个塔連图姆的希腊人。他的主人瑪尔庫斯·李維优斯釋放了他，并且把李維优斯的姓給了他。安德罗尼庫斯的主要职业便是把希腊語和拉丁語教給瑪尔庫斯·李維优斯和其他富人的孩子們。此外，安德罗尼庫斯还是一个优伶和作家。在他的教育活动中，他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罗馬沒有可以用来教授拉丁語的書籍，只有“十二銅表法”的已經陈旧的本文。这就使安德罗尼庫斯不得不翻譯奥德賽。翻譯所使用的是笨拙的薩图尔尼烏斯詩体(Saturnius numerus)，它并沒有文学上的价值。尽管如此，“奥德賽”的譯本甚至在奥古斯都时代都是学校的主要参考書。值得玩味的是，在这里我們看到了罗馬式的希腊的神的名字。例如繆斯被称为卡美那，宙斯称为优庇

特，赫尔美斯称为美尔庫里烏斯，克罗諾斯称为撒图尔努斯等等。这一点便說明，在三世紀，意大利的神已經完全被适应于希腊的神話概念了。

二四〇年，在罗馬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在“罗馬賽会”(ludi Romani)上，营造官决定上演一种眞正的戏剧（舞台表演）。安德罗尼庫斯受托把希腊的悲剧和喜剧为这一目的而加以改編。这样希腊的戏剧便在罗馬的土地上成長起来了。在悲剧作家中，安德罗尼庫斯加以翻譯和改編的主要是优里庇底斯，而在喜剧作家中則是新阿提卡喜剧的代表者(梅南德等人)。安德罗尼庫斯的剧作也是很拙劣的，但是在这一方面他有巨大的功績：他第一次把希腊的戏剧介紹給罗馬的社会并且使希腊的詩体韻律适合于拉丁的語言。

安德罗尼庫斯又是一位抒情詩人。二〇七年他受国家的委托編写对朱諾神的贊歌；这个贊歌是女孩子的合唱队在宗教的行列进行时演唱的。这个贊歌是作得如此之坏，甚至李維优斯認为沒有必要把它帶来。

安德罗尼庫斯的活动在罗馬人眼中稍稍提高了作家和优伶职业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这样的一件事实上得到正式的承認，即作家(scribae)和优伶允許組織自己的同业公会。在阿温提努姆的米涅尔瓦神殿中，在礼拜时甚至給他們留出特别的位子。虽然如此，职业的作家和优伶長期地在罗馬仍是处于江湖艺人的地位，他們受到“正經人”的輕視。

涅維优斯

在安德罗尼庫斯所奠立的基础之上，独特的罗馬文学开始发展起来了。罗馬文学的最輝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格涅烏斯·涅維优斯(約二七〇年——二〇〇年)。关于这位历史学家的生平和活动我們在第一章中已經說过了。在这里只須提一下涅維优斯的戏剧創作。和安德罗尼庫斯一样，他也翻譯希腊的悲剧和喜剧。但是涅維优斯不仅限于这一点，他还自己創作罗馬的历史剧，即所謂“長袍剧”①。我們知道他所作的長袍剧有两种：“罗慕路斯”和“克拉斯提地烏姆”。而在喜剧方面，涅維优斯也不止于是对希腊典范的死板模倣。他第一次使用了把两个希腊喜剧結合成一个罗馬喜剧的办法(所謂“混成剧”)。在他那具有希腊形式的喜剧里，有許多純罗馬的特色。我們在这些剧作里看到了作者的迫切的暗示和民主观点的表現。从涅維优斯的少数的断片可以看到，他的語言是簡單明了的。

恩尼烏斯

克溫图斯·恩尼烏斯的活动是极其多种多样的。我們知道，他是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利亞地方的(参見第一章)，在那个地方希腊的影响是非常强的。这一点不能不反映到他的創作上，而

① Toga praetexta 是高級官吏所穿的一种鑲紫边的長袍，因而便有了 fabula praetexta 或單是 praetexta 的名称；人們把这个名詞便用到以罗馬历史为題材的戏剧上去。

他的創作便比涅維优斯更甚地浸透了希腊化的主題。他和斯奇庇奧集团——普布里烏斯·科尔涅里烏斯本人、提图斯·佛拉米尼努斯、富尔維优斯·諾比里奧尔——的关系更为加强了这些因素。在第一章里，我們便提到了恩尼烏斯所进行的罗馬作詩法方面的重要改革：輸入了希腊的六步韻律法。誠然，这种改革扼杀了人民的薩图尔尼烏斯的韻律法，但是它却为罗馬的詩作打开了新的广闊的远景。

和他的先驅者一样，恩尼烏斯也改編希腊的喜剧并写作悲剧，在这里面他所模倣的主要是优里庇底斯。悲剧在罗馬的有教养的社会里受到很高的估价，因为这种悲剧具有艺术的风格和戏剧的热情。仿照着涅維优斯的样子，恩尼烏斯也写作長袍剧（“薩比尼亞妇女”和“昂布拉奇亞”）①。但可惜这种民族的文学門类在罗馬并未能通行：很快地它便給希腊化的戏剧艺术扼杀了，因为希腊化的戏剧艺术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和詩意的主題②。

恩尼烏斯的創作不仅限于戏剧。他也非常注意“杂体詩”（涅維优斯也写过这种杂体詩）。在十二章里已經談过的人民杂体詩的古代典型被希腊的戏剧所排挤而沒有得到文学上的发展。但是它們的名称开始用到一种新的文学門类上去了。各种不同性質的詩均被称为“杂体詩”③。故事、寓言、短嘲詩、狂詩、傳說、哲学詩等

① 恩尼烏斯記述了昂布拉奇亞的圍攻（一八九年），因为他随着自己的保护人而看到了这次的圍攻；他的保护人是瑪·富尔維优斯·諾比里奧尔，他是保护人的宮廷詩人。

② 恩尼烏斯的外甥瑪尔庫斯·帕庫維优斯（二二〇年至一三〇年）和內战时期的大悲剧家路克优斯·阿克提烏斯（見下）也写長袍剧。但是在他們創作中是希腊悲剧的改写占第一位。

③ Satura（本义是滿裝着各种果品的盤子），轉义为“杂拌儿”。

都屬于这一类。在恩尼烏斯的杂体詩中，我們看到这样的一些作品例如："生命与死亡之間的論爭"，"献給斯奇庇奧的短詩"，哲学叙事詩"埃庇卡尔姆斯"和"优埃米路斯"，甚至还有一首食品(講求飲食的)詩。

在恩尼烏斯的哲学詩中，必然会看到罗馬哲学的最初萌芽。当然，哲学比起其他文学部門来，还是更不独立的。恩尼烏斯宣傳被認为是屬于西西里人埃庇卡尔姆斯(五世紀初)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学說，还有伊壁鳩魯的观点，即神是不干涉人的事情的。在"优吉米尔"里，恩尼烏斯叙述了西西里作家优埃米路斯(約三〇〇年)的理性主义的体系；根据他的看法，神不外是后来变成了神的杰出人物而已。这样看来，恩尼烏斯在罗馬文学上便成了哲学的理性主义和不信神的第一位代表者。就是在他的剧作里，对于宗教的攻击和激进的政治攻击也是相結合着的。

作为历史学家的恩尼烏斯的活动已經在第一章中提过了。

普劳图斯

从普劳图斯起，罗馬的喜剧最后从其他門类的文学中分出来了。提图斯·瑪克优斯·普劳图斯(Titus macius Plautus)(約二五四年——一八四年)是翁布里亞的人，他的职业是一个优伶，是一个极其多产的作家，但是他只給舞台写作。傳統認为他写了大約有一百三十种剧作，其中当然有許多并不是他写的。从这大量的著作中，完整地傳到今天的只有二十个喜剧："喜欢吹牛的战士"、"双生兒"、"小匣子"、"俘虜"、"錢罐"、"安披特律欧"、"粗暴无礼的人"、"布匿人"等等。

就戏剧創作的方法而論，普劳图斯在原則上和自己的先驅者幷沒有什么不同：他也只是改作新阿提卡的喜剧而已。他的先驅者們紧紧地墨守着希腊典范，但普劳图斯在自己的創作中却还更独立地使外面的材料适应于罗馬的生活条件。因此普劳图斯便对希腊喜剧中常見的典型作了一定的簡化：机巧的奴隶，出色的妓女，寄生虫，口若悬河的厨子等等。希腊的制度在他的著作中变成了和罗馬相似的东西，这便成了喜剧場面的丰富来源。普劳图斯大大地丰富了新阿提卡喜剧的詩体韻律，把許多新的韻律法加了进去。

普劳图斯的語言是十分丰富的。它在基本上是有教养的罗馬人的会話語言，但是这里面却有許多人民方言的成分（包括它的粗暴的俏皮話，諺語，咒駡的言語等）。普劳图斯精通舞台上的一切幷十分完美地掌握了戏剧效果的秘密，他之以优伶为职业便表現在这一点上。取之不竭的幽默、富有兴味的語言、无穷无尽的发明天才使普劳图斯成为对于近代喜剧发展发生了巨大影响的古代最大剧作家之一。

鉄倫提烏斯

这一点可以更大程度地用之于鉄倫提烏斯。普布里烏斯·鉄倫提烏斯·阿菲尔（約公元前一九五年至公元前一五九年）生于非洲。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便以奴隶的身分給帶到罗馬来幷在那里受到希腊的教育。后来，鉄倫提烏斯給自己的主人贖了出来而得到了自由。

鉄倫提烏斯傳下来的只有六个戏：“安德里亞”、“宦官”、“姑”、

"兄弟"、"波尔米奥"和"自德者"。鉄倫提烏斯的主要創作方法和他的前輩的方法，特别是普劳图斯的方法并无不同之处：应用混合的办法来改編希腊的喜剧。作为他的榜样的几乎只有梅南德。但是从戏剧結構、登場人物的語言和心理特征的观点来看，鉄倫提烏斯是大大地进步了。他的时代的罗馬观众在艺术方面稍稍地成熟了；普劳图斯的粗俗开始使他們感到討厌了。从另一方面来說，希腊的流行式样的进一步傳布当然会使罗馬社会中有教养的部分放弃了普劳图斯創作中的人民因素。从这个观点来看，从普劳图斯到鉄倫提烏斯的演化是一种退步。

在鉄倫提烏斯的著作中，我們几乎找不到罗馬的地方色彩、罗馬的名称和一般上任何暗示到罗馬的东西：完全是以希腊为背景的。鉄倫提烏斯的語言比起普劳图斯的語言来要优美和流利得多。他的喜剧的序曲可以認为是最早的罗馬演說术的典范之一。难怪后来罗馬的演說家都細心地研究鉄倫提烏斯的著作了。

鉄倫提烏斯的人物比較精致、复杂和深入。他常常从发展上来描写他們，有时还表現出他們心理上的細致差别。鉄倫提烏斯的道德并沒有超过小市民的循規蹈矩和举止中节的規則。但是比起普劳图斯的完全沒有道德观念的作风来，这是稍稍前进了一些的。

鉄倫提烏斯对于近代欧洲戏剧发展的影响是比普劳图斯的影响要大的。

散文。加图

在前面的第一章和第十二章里，我們已經看到，到三世紀末，

怎样从早期混沌不分的文学材料中开始产生了罗馬的美文。我們还指出，已經扩大的罗馬人的眼界，使他們認識了希腊文化并喚醒了他們的民族自觉的大征服时代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和特别是加图是拉丁文学散文的奠基人。我們在第一章中便認識了作为第一位罗馬历史学家的加图（第十六頁）。現在我們再来談一下他的作家活动的其他方面。

在自己的悠長的政治生涯中，加图发表了无数的演說。他晚年发表的最重要的演說，他都作了文学上的加工并且把它們发表了。这样的演說不下一百五十篇。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演說（大多数是短的）的八十个左右的断片。这些断片使我們能够对于作为演說家和作家的加图有一个認識。尽管他的語言有些古老，在这里面却已經有了艺术性的因素。表現力强，机智和敏慧是加图的演說的特色。他喜欢使用从現实中取得的形象，喜欢作正确的比喻，喜欢引用俗話与諺語。有时他也会眞正地热情起来。

加图是一个在老旧的罗馬精神下的模范治家人物。他亲自教育自己的兒子瑪尔庫斯，并为了这个目的写了几部指导書（家訓），而这些指导書放到一起便成了为年輕罗馬人所必需的知識的一种百科全書之类的作品。这里所包括的多半是在农业、医学、雄辯术、軍事和法学方面的著作。其中的某些只有很小的断片保存下来。从这些断片可以判断，这些指导書的写法完全是教条式的，并不加以任何的解釋。

除去指定給家庭之用的教学参考書以外，加图还为比較广大的讀書界写了一些著作。屬于这一类著作的是关于軍事的專門著作，特别是他那著名的作品“論农业”。“論农业”是加图的著作中保存下来的唯一著作，同时也是保存到今天的最古老的罗馬的散

文著作。加图的著作的內容比它的标題要广泛，因为在这里作者不單是在农业方面，就是在治家方面，包括烹飪和配方的規則等等都作了指示。材料是沒有什么条理的，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后来各个时代人們对加图的通俗著作的增补和改編，部分是由于这部書的性質本身：这部書与其說是对农业知識的系統的叙述，勿宁說是經营方面的意見和規則的汇集。尽管有这样的缺点，加图的著作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因此它不單是总結了加图本人（他自己便是一个优秀的經营者）長年的經驗，而且反映了意大利中部多年的农业实踐。

造型艺术

在彫刻和繪画方面，早在前一时代便已开始的希腊化的影响繼續加强。它們的模倣的性質使我們沒有必要对它們加以專門的叙述。希腊美术品的大量出現只会推动搜集事业，并阻碍了罗馬自身独特的創作的加强。

在建筑中应当指出的是，除去上面已經談到的私人住宅类型的复杂化以外，还有巨大公共設施的建筑。这首先便是所謂“巴錫里卡”(Basilica)。这是一种用来进行审判和談判商务的建筑物。这是一种有頂的大建筑物，用圓柱分成几部分。它們的范例就是希腊化类型的那些类似的建筑物。第一座这样的“巴錫里卡”是一八四年加图在广場上元老院的旁边建造的（波尔克优斯巴錫里卡）。在梯伯河岸，阿溫提努姆山所在地下游的地方，于一九三年修建了一个河港，取了一个希腊的名称“安波里烏姆”(emporium，意为商业地)。在七十年代出現了石造的市場，用来代替一列列拥有木造

店棚的市場。在罗馬，人們开始建立柱廊和拱門，上面飾以希腊式的鍍金彫象。城市的主要干綫都用熔岩鋪設，水池的表面都鋪上石块。神殿的修造也都繼續进行，在这些神殿里面，希腊化的风格日益排挤了埃特魯里亞的风格。

风尙与习俗

早在四世紀的时候便已經看到的，富有罗馬人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改变（参見二四〇頁至二四二頁），現在在希腊的影响之下，有了眞正革命的性質。三至二世紀的旧罗馬的家宅最后变成了巨大的分成不同部分的住宅，这种住宅有时是屬于根据希腊的范例而加倍扩大的类型（参見二四一頁）。住宅开始被加上精美的豪华的裝飾，这都是以前罗馬人所不知道的。在富人的家里出現了希腊艺术品（这是从西西里和从巴尔干半島运来的）、書籍、銀制器皿、附有靑銅裝飾的家具、氈子等等。餐桌的性質也改变了：菜的数量增加了，它們做得也比以前更精美、更好吃了。职业的厨师把女主人挤出厨房，而在以前，是女主人自己借着女奴隶的帮助来給全家准备食品的。烹飪术也发生了分化：从这里分化出了面包的烤制、点心的制作等等来。一百七十一个左右面包店之在罗馬出現就說明了这一点。希腊的葡萄酒和本都的魚在罗馬食桌上得到广泛的使用。恩尼烏斯模倣着一位希腊詩人写了食道詩。在从这首詩保存下来的断片中談到了繁殖最优良品种的魚的那些地方。需要极其大量的醇酒①，同时有希腊竪琴家和舞蹈家的演奏和舞蹈陪伴的

① 在旧时，希腊人和罗馬人所飲的酒，是加进許多水的。

飲宴已成为司空見慣的現象了。

不單是罗馬人的家庭日常生活，而且社会日常生活也改变了。节日和人民游乐的数量增加了，每次的时間也延長了。除去旧日的賽跑和賽車以外，在賽会中又出現了希腊的运动家。我們上面已經說过的希腊化类型的戏剧表演在罗馬的社会生活中也是一件新鮮的大事。但是尽管罗馬的群众喜愛戏剧，他們还是比較喜欢粗俗的観覽物。演剧有时竟不能終場，因为看戏的人群离开剧場去看拳斗或是逐兽去了。一六七年，最好的希腊笛手遇到観众非常冷淡的反应。于是营造官便叫他們停止演奏而表演拳斗，这才引起了観众的极大的欢喜。

在我們所記述的这个时代里还有一些血腥的観覽物，这些観覽物在后来竟成了罗馬社会道德政治腐化的源泉之一，这些観覽物就是劍斗和逐兽。劍斗是为紀念死者而以人为牺牲的一种殘余，它多半是在埃特魯里亞与坎佩尼亞的影响之下才出現于罗馬的。二六四年，布魯图斯兄弟第一次在父亲的葬仪上，在牛市(Forum Boarium)上組織了三对劍斗士的格斗。二一六年在罗馬已經有二十二对劍斗士了，而在二〇〇年有二十五对，到一八三年已經有六十对了。此后这些数字繼續增加。逐兽是和劍斗平行发展的，常常又和劍斗有关系。第一次这样的大規模的観覽証明是举行于一八六年，因为在那一年从罗馬运入了非洲的野兽。

罗馬公民中的优秀人物試图反对这些血腥的表演，因为这些表演对于観众会起极其不道德的影响。但是任何措施都不起作用，劍斗和逐兽違反着政府的禁令而繼續进行。

罗馬风俗中和社会心理中的深刻变革是和日常生活的改变同时发生的。这一点在家庭生活中可以特别显著地看出来。罗馬宗

法制家庭的基础开始动摇了。这一事实的最鮮明的表現便是妇女的解放。罗馬的主妇力图爭得独立处理自己的財产的权利。法律对于她們这样做并不給以任何根据，因此她們便开始使用各种詭計(假婚姻等等)，以便擺脫男系亲族的监視。結果，在妇女手中积累了这样大量的財产，以致在一六九年，政府竟不得不禁止在遺囑中指定妇女为繼承人。

与妇女的解放同时发生的是：家庭父权的削弱，結婚次数的減少，离婚的增加和旧的道德基础的普遍衰落。

但如果認为全部罗馬社会在这个时候正是处于瓦解的过程那就不对了。第一，上面所述的現象主要只限于社会上层和城市居民。第二，甚至在罗馬显貴中間，这些現象也只是受到保守分子的支持。在对旧事物进行的殘酷斗爭中，新的生活形式和新的风俗习慣給自己开辟了道路。只有以这一斗爭为依据，才能够理解过渡的二世紀。

在前面我們提过多次的瑪·波尔克优斯·加图便正是那些反对新潮流的保守的、旧罗馬分子的代表者。加图的这种保守主义是和下面一种情况水乳交融的，即他是二世紀前半的一个先进的意大利經营家，是典型的地主，是冷酷无情的奴隶主、巧詐的事业家和商人，是一个不惜用任何手段来取得利潤的人物。普魯塔克在加图的傳記里說："他是家庭中的一位善良的父亲、好丈夫，又是一位出色的管家的主人"。不管加图如何重視国事活动，但他是把家庭生活放在一切之上的。他說，"宁可作一个好丈夫，也不想当一个著名的元老"。当加图的妻子买东西和給嬰兒打包的时候，他永远是在場的；只有紧急的国事才使他不这样做。他要求他的妻子亲自哺乳嬰兒。加图亲自教自己的長子，虽然他家里有一个有

教养的奴隶教师。加图教自己的兒子讀写、法学、体育、劍术、騎术等等。他亲手用大字母抄写自己的历史著作，好使自己的兒子認識出身城市的历史。加图在孩子們的面前是极其拘謹的，他甚至注意不在他們面前講不恰当的話。

加图的生活方式是极其朴素和节省的。他不容許在奢侈品或甚至簡單的安乐設施上有任何花費，他不买高价的奴隶和高貴的衣服，家里沒有氈子，牆壁上也不加花飾。加图平常吃的飯菜是簡單的和中常的；只有在有客的时候，才稍稍丰富一些。

加图对自己的奴隶的紀律是严格的。不得到主人的允許，任何一个奴隶都不能从家中出去；在加图看来，奴隶必須不是工作，就是睡覚。如有小的过失，加图的习惯是亲手懲罰犯过的人。在犯了重大过失的时候，他当着一切奴隶的面审判犯罪者，宣布他的死刑幷下令当面处死他。当他的一个奴隶不通知主人便締結了商約而被加图知道了的时候，这个奴隶就要給吊死。照加图的意見，老的和生病的奴隶应当卖出去，因为不能白白地养活着。

就是在政治方面，他也有自己的坚定不移的原則。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参見第三七八頁），他曾經怎样对斯奇庇奥的新貴集团进行斗爭。一八四年加图担任监察官的时候，由于他殘酷无情地制裁了奢侈的风习和放蕩的行为而使罗馬高級社会非常惶恐。他从元老院中开除了許多被人尊敬的人物，因为他們犯了在严厉的监察官看来是丑惡的不成体統的过失①。加图企图用課奢侈品以重稅的办法（奢侈品包括衣服、馬車、妇女的裝束、家具）来使罗馬人返回旧日的淳朴风习。他下令取消水管（人們借助于水

① 例如，用普魯塔克的話來說，一位被視为有当选执政官資格的元老被开除了，这是由于他曾在白天当着女兒的面吻了自己的妻子。

管把水从城市的水道引到家里来)和私人的花园，下令撤消占着部分国家土地的建筑物等等。

但是，当然，如果認为用所有这些措施便可以停止新的观点、风俗习慣的涌入罗馬社会，这个想法便太天真了。这与其說是从希腊人方面来的外部輸入品，不如說是由于二世紀中所发生的意大利經济和社会关系中那些深刻变革的結果。現在我們就大略看一看这些变革吧。

第十八章

內战的原因：二世紀的經济与社会变革

內战史方面的史料

在以前各节里所提到的文献史料的大部分对于罗馬历史的第四个时期也是有其重要性的。

几乎包括了內战的全部时期的基本史料（从革拉古兄弟时代到紀元前三七年）是阿庇亞努斯的"罗馬史"第十三到第十七卷，这一部分特别有一个标題："內战"。我們在第二四七至二四八頁所談到的、埃及历史学家的那些好的地方正是在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表現得最为明显。

从年代范圍的观点来看，占第二位的应当是普魯塔克的相应的各个傳記，因为这些傳記加到一起，也可以使我們对于內战有一个几乎是完整的認識。这便是提貝里烏斯和盖烏斯·革拉古、馬留、苏拉、克拉苏斯、路庫魯斯、賽尔托里烏斯、西塞罗、龐培、愷撒、小加图、布魯图斯和安托尼烏斯等人的傳記。老加图的傳記对于理解內战前夕的意大利經济是重要的史料。普魯塔克的罗馬傳記照例是不如希腊的傳記。他对罗馬的史料知道得比較差，而且意大利生活的那些特殊条件对于他那样一个希腊人来說，也是相当生疏的。

对于和我們有关的这个时期来說，李維的著作只是第五六到第一三三卷中的断片和提要保存下来。后者也包括了內战的全部时期，而尽管簡短，却在某些地方提供了有趣的和珍貴的材料。

修詞学家弗洛路斯在紀元前二世紀从李維（和从其他作家）的著作中所編成的“提图斯·李維書中关于七百年間一切战爭的拔萃兩卷”，可以非常微弱地补偿了李維著作失去的部分。

其余的巨大的文献史料按其現存的部分而論，所闡明的只有个别的事件或是很短的一些时期而已。在其中就內部价值而論，占第一位的是盖烏斯·撒路斯提烏斯·克里斯普斯（Gaeus Sallustius Crispus）（八六年至三五年）。撒路斯提烏斯是一个大政治家，愷撒的拥护者和激烈反对元老院的人物；他写了三部历史著作，其中只有兩个小的“專論”保留到今天：这便是“优古尔塔战爭”和“論卡提里那的阴謀”。至于第三部著作“历史”，那末它的遺失眞是无可补偿的。这部書共有五卷，包括的年代是从七八年到六七年。从“历史”保存下来的只有几封信和演說，还有一些小的断片。这是撒路斯提烏斯的最重要的著作，不拘是从艺术形式方面来說，还是从历史內容的价值方面来說都是如此。只說这一点便够了：从保留下来的断片来判断，撒路斯提烏斯曾詳細地叙述斯巴塔庫斯起义的历史。因此，如果“历史”傳到今天的話，那末这部著作就会是意大利偉大奴隶起义历史方面的主要史料了。

除去上面所列举的著作以外，某些現代的学者認为撒路斯提烏斯还写了給愷撒的兩个咨文和反对西塞罗的演說。这些著作以前被認为时期較晚的东西。現代的批評表明，这些作品即使不是撒路斯提烏斯本人的作品，无論如何也是他当

时的一个人的作品。

作为历史学家来說，撒路斯提烏斯在陈述事实的时候是消息灵通和誠恳公道的。这是由于他在愷撒对龐培作斗爭的时期和愷撒独裁的时期曾起过巨大的政治作用：他担任过財务官、人民保民官、元老、新非洲行省(过去的努米地亚)的副执政官。由于撒路斯提烏斯自身处于政治斗爭的深处而且可以看到档案材料，所以他能够为自己的历史著作广泛地利用个人的观察和官方的文件。但是他在闡述事实的时候，常常是极端主观的。他那拥护愷撒和反对元老派的政治立場使他不能客观地估价人物和事件。这就是为什么，例如，他对卡提里那的形象加以不公平的和并非經常确实的闡述，因此他片面地認为卡提里那只不过是放蕩无行的寡头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而已。而且撒路斯提烏斯就其哲学观点而論是一个斯多噶派，即禁欲主义者(但这并不妨碍他在非洲劫夺了巨量的財富)，而这一情况在他所作的許多判断上打下了說教的印記。

在撒路斯提烏斯的风格上，我們可以看到修昔底德的影响，因为撒路斯提烏斯非常重視修昔底德并模倣他。他的語言是粗糙的和簡洁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不少數典精神的古风詞句。撒路斯提烏斯是文字的巨匠：他的形象是鮮明的而常常又是非凡的。他是一个細心探索自己的主人公的行为底內部动机的、精巧的善于揣摩他人心理的人。他喜欢戏剧性的冲突和效果。撒路斯提烏斯的所有这些品質不單使他成为一位大历史学家，而且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他对于后来的罗馬散文，特别是对于塔西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西塞罗的許多著作里(参見二六——二七頁)反映了从八〇年到四三年他死时这一漫長的內战时期。关于作为演說家、作家、

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西塞罗的意义，在后面我們还会提到的。这里我們只提一下他的著作中对內战史有价值的部分。尽管在几乎西塞罗的一切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个别历史性质的意見，但是在这一方面特别重要的却是他的演說和書信①。

在西塞罗的演說中(其中完整保存下来的五十七篇，断片保存下来的二十篇)，应当特别指出："拥护亞美里亞的賽克斯图斯・罗斯克优斯"(公元前八〇年)，这是反对苏拉所寵爱的克里索哥努斯的，也便是間接反对苏拉的統治的；反对一个被控犯了勒索和劫掠罪的太守西启里烏斯・維列斯的七篇演說(公元前七〇年)；"关于司令官格涅烏斯・龐培的任命"(公元前六六年)，这是第一篇純政治性的演說，而以前則都是法庭上的演說；公元前六三年一月在元老院中发表的反对普・塞尔維里烏斯・儒路斯的土地法案的三篇演說；反对卡提里那的四篇著名的演說(公元前六三年十一月到十二月)；和卡提里那事件紧連的一篇演說："拥护L・穆列那"；"拥护謝斯提烏斯"(公元前五六年)——这对西塞罗担任执政官，他之放逐和归还的历史来說是重要的一篇演說；"論执政官的行省"(公元前五六年)，这篇演說是拥护愷撒在高盧繼續执掌副执政官政权的；"拥护米洛"(公元前五二年)是說明共和国傾复前夕罗馬的极其紧張的形势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演說；在四四年到四三年发表的并使他因而丧命的十四篇演說則是反对安托尼烏斯的("皮利披卡")。

① 西塞罗就是在历史这一門里，也显示了自己的身手。例如，他用散文，甚至用詩的体裁，以希腊語和拉丁語写下了他担任执政官时的回忆录。但是这些回忆录一种都沒有保存下来。

西塞罗的政治的和法庭上的演說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資料，但作者在闡明这些材料时是极端主观的，因而是具有傾向性的。这一时代罗馬雄辯术(特别是法庭上的)的性質本身不單是容許任意闡述事实，而且容許用片面的选擇、抹杀甚至伪造的办法对它們加以公然的歪曲。而且西塞罗又是一个动人的和政治上不坚定的人物。在党派斗爭进行得正激烈的时候，他不惜用任何手段誣蔑自己的敌手。首先便是一个演說家的西塞罗常常用好听的話把自己扯得如此之远，甚至可能他自己也是不願意这样做的①。

西塞罗的通信在这方面就要好得多。他留下来到今天的有大量的書信，有他自己写的，也有和他通信的人写的。在后者中間有这样的一些人物，如愷撒、龐培、小加图、布魯图斯等人。西塞罗的通信是他死后多半由他的朋友阿提庫斯和解放奴隶提罗出版的。西塞罗的許多書信是他指定不发表的。因此这些書信有保密的性質，并且沒有經过任何文学上的加工而写成的。但这一点却也正提高了它們的历史价值。在西塞罗的通信中有可以說明作者本人和与他同时代的人們大量材料。在这里鮮明地描繪出了紀元前一世紀前半罗馬的日常生活与风俗习慣，罗馬的政治与社会生活。

这一时代的另一位更大的活动家蓋烏斯·优里烏斯·愷撒(一〇一年——四四年)，著名的統帅和独裁者，曾奠立了帝国的基础，这个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作家。他所流傳下来的是具有很大历史价值的兩部著作："高盧战記"和"內战記"。"高盧战記"分作八卷，其中前七卷是愷撒写的。它所記述的是五八年至五二年間的事件。

① 罗馬的学者克溫图斯·阿斯科尼烏斯·培狄亚努斯(紀元三——八八年)給西塞罗的五篇演說所作的注釋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保存下来的还有对于其他演說的不署名的注釋。

第八卷是愷撒的副將奧路斯·希尔提烏斯（Aulus Hirtius）写的，它所叙述的是五一年到五〇年这一段时期，直到愷撒对元老院发生冲突和內战开始的时候。

“內战記”愷撒也沒有写完。它是由三卷構成的，所包括的是四九年和四八年的事件，直到愷撒进入亞力山大里亞。

后来的事件則是愷撒的某些同人写的（其中之一可能就是那个希尔提烏斯），共分三小卷：“亞力山大里亞战爭”、“西班牙战爭”和“非洲战爭”。后兩書在文学上是沒有价值的。

“战記”是屬于回忆录之类的历史体裁的，它的特征是具有这种体裁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它們的优点是，它們主要是事件的主要参加者写的，因而具有原始史料的性质。造成“战記”的缺点的原因是：愷撒写这兩部战記是具有一定目的的，那便是証明征服高盧的重要和困难，并为自己在內战中的行动进行辯护。愷撒这一点做得极其巧妙，以致讀者竟会得到一种印象，仿佛作者完全是客觀的。但是更加細心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愷撒放过了那些会使他黯然失色的事实，另一些事实在闡述时則又是帶有傾向性的。这便使我們不得不經常用平行的史料来校正愷撒的叙述。

帝国时期的作家盖烏斯·苏埃托尼烏斯·特蘭克維路斯（約紀元七五——一六〇年）触及了內战的結尾的部分。他写了“十二愷撒傳”，从优里烏斯·愷撒开始到多米提亞努斯为止。我們所研究的这一时期便反映在前兩个傳記（愷撒和奧古斯都）里。苏埃托尼烏斯出身被釋奴隶，并且是元首阿德里亞努斯的一个宮廷办公厅的首腦。这便使他得以接近元首的文書庫并使他熟悉宮廷的生活。苏埃托尼烏斯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个傳記作家，一个坏的傳說作家。他并不能对于某一元首的政治活动作出比較充分的記述，也

并不能作深刻的心理的描写。使他感到兴趣的是瑣聞、逸事、宫廷生活的那些引人入胜的細节。难怪人們称他为“宫廷逸話的搜集者”。虽然如此，在苏埃托尼烏斯的傳記里还可以找到在其他史料中所沒有的許多有趣的事实。

在卡西烏斯·狄奥的著作中，只有三十五至六十一卷是談到內战时期的，这一部分是从路庫魯斯对米特里达梯斯的战爭(六八年)开始而以安托尼烏斯的死亡为結束(三〇年)。作为历史学家的卡西烏斯·狄奥，在本書第一部分第十三章中我們已經談过了(第二四八——二四九頁)。

在兩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历史方面的重要材料，我們可以在狄奥多洛斯的第三四至三六卷的断片中找到(二四至二五頁)。显而易見，在自己的“文庫”的这些章里，他利用了最大希腊学者——叙利亚人波西多尼烏斯(一三五——六〇年)——的历史著作。他的五十二卷的“历史”是紧接着波利比优斯的著作的，包括的时間是从一四四年到八六年。

奥古斯都时期的杰出旅行家和历史学家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中，也有許多珍貴的历史資料。他的“地理学”是用希腊語写的，共十七卷；它和托勒密的著作(紀元二世紀)同是古代地理学方面的主要史料。此外，斯特拉波还写了保存到今天的“历史”，这部書是接續波利比优斯的著作的。

記述到紀元三〇年的盖烏斯·維列优斯·帕鉄尔庫路斯的兩卷的“罗馬史”虽然簡短和肤淺，却也具有某些意义(維列优斯是最初的几位元首的同时代人)。

科尔涅里烏斯·涅波司(第二四九頁)在阿提庫斯的唯一的傳記中涉及了內战的时代。

在后期帝国时代的編纂者中間也有关于內战的某些材料(优特洛庇烏斯、奥洛修斯、瓦列里烏斯、瑪克西姆斯等人)。在第一章和第十三章里我們已經提到关于他們的事情。

在前面所提到的著作加图的"論农业"中,有关于二世紀前半的意大利經济方面的极其珍貴的資料。三卷的M·鉄倫提烏斯·瓦罗的(第二五頁)"論农业"这一著作也有类似的意义。这部書是瓦罗在很老的时候写成的。著作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話体。

晚期共和国历史方面的原始史料,甚至包括西塞罗的書信和愷撒的回忆录,在数量上是大大地不如文献的。

这一时期的拉丁銘文保存下来的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阿齐里烏斯的关于勒索的法律(lex Acilia repetundarum),这是一二三年或是一二二年刻在銅板上的;在同一銅板的背面則是一一一年托里烏斯的土地法(lex Thoria)①;八一年苏拉关于增加財务官名額的法律(lex Cornelia de XX quaestoribus);四五年优里烏斯·愷撒关于市政制度的法律(lex Julia municipalis)和其他一些銘文。

反映了共和国末期和帝国初期这一时代的最重要的銘文是著名的Monumentum Ancyranum("安启拉紀念碑"),它这样称呼是因为,它是在安启拉(即土耳其的首都安哥拉)发現的。这是所謂"奥古斯都政治遺訓",即关于他的事业的自我报告的拉丁語和希腊語的复本(兩种文字各占一欄,中間有空隙)。原物在罗馬奥古斯都陵墓入口处。"安启拉紀念碑"是作为奥古斯都时代主要原始史料的、最重要的銘文之一。

---

① 兩个法律的时期問題爭論很多。

还有內战时期的許多希腊銘文。

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参見第八頁），我們所研究的这个阶段的执政官表和凱旋表也具有比較可靠的性質。

保存在希腊和罗馬作家著作中的、不同政治活动家的書信和演說的断片也是屬于这一时期的眞正的文件的。例如，革拉古兄弟的母亲科尔涅里亞的兩封信，兩兄弟演說的断片等等就是这样的眞正可靠的文件。

注明了內战时期的考古学材料是非常重要的①。龐培的发掘提供了特別多的材料，这是紀元前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因維苏威火山噴火而为火山灰所湮埋的一个坎佩尼亞的小城市（詳見第二部分第六章）。

这一时期的文艺与艺术也鮮明地描繪出了晚期共和国时代的社会情緒和风尙（第二部分第三章）。

二世紀变革的本質及其原因

我們只能广义地談一下当作变革来看的、二世紀的經济与社会变化②。在二世紀的意大利，并未出現任何新的生产方式和任何新的經济制度，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变革"一詞。奴隶制度在二世紀以前很久便在意大利产生，而这一个世紀在这一方面并沒有帶来任何在原則上是新的东西。在二世紀产生了另一种

① 但是，它的时期不是永远可以从早期帝国階段分开的。

② 要把二世紀和一世紀的現象加以鮮明的区分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談到二世紀时，我們常常要引用一世紀的事实，而第十八章在本質上就是紀元前二至一世紀的社会經济关系的一个略述。

情况。由于內部发展的結果和在外部原因的影响之下（关于这些原因我們就要談到），三世紀的还是原始的奴隶制度很快地变成了專屬罗馬类型的、发达的奴隶制度。因此，意大利的全部社会經济制度便經历了深刻的变化。它也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我們在古代的任何地方——不拘是东方，还是在古典希腊，还是在希腊化世界——都看不到的。在这一点而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談到二世紀的变革。这不是革命，而只是和經济与社会关系方面的深刻的質的变革有关的巨大的量的变化。

在經济方面的这些变化的本質可以归之于下面的三个因素：(一)奴隶制度这种經济制度的充分发展，(二)大土地占有制的增長和小土地所有制的衰落，(三)金融高利貸資本和商业資本的巨大发展。这些因素同时也便决定了相应的社会政治現象：(一)奴隶数量的巨大增長和他們的处境的惡化，(二)农民的貧困化和无产阶級化，(三)城市流氓无产阶級的形成，(四)騎士阶层的发展和新民主派的形成。

二世紀經济中的各种新的現象和这些現象所产生的社会变化在一方面来說，是意大利奴隶制經济的內部演化的自然后果，而从另一方面来說，如果沒有三至二世紀中間大規模的罗馬征服这样的外部因素，那么它們便决不会获得这样的表現，而全部罗馬經济与社会制度也便不会有自己的特殊形式。这些征服本身則是由各种原因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从早期罗馬农民对于每一小块肥沃土地的强烈欲望开始到二世紀成熟的奴隶制度的侵略为止。但是罗馬軍事扩張(起初是原始的，后来則日趋复杂)一旦发生，它本身便开始在意大利和整个地中海世界經济中起了决定因素的作用。由經济产生的罗馬的征服則又对于同是那个經济发

生了最强有力的影响，从而加速了它朝着它已在其中发展起来的那个方向发展。例如，在战爭的影响之下，晚期共和国的奴隶制度及其經济与社会政治現象最后地形成了。战爭总是在罗馬的生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而罗馬的社会制度的軍事化程度总比古代的其他任何奴隶制度厉害得多。在晚期共和国时代，这一点表現得最明显。

大規模的罗馬战爭从第一次布匿战爭开始便把大量的奴隶投到奴隶市場上来，因而奴隶的价格大大地降低了。列古魯斯二五六年在非洲擄获了二万名以上的俘虜。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在二〇九年占領塔連图姆的时候，把三万名居民卖为奴隶。提貝里烏斯·显普洛尼烏斯·革拉古在一七七年征服了薩地尼亞內部各地区之后，在呈献給优庇特的銘文中宣布說，他杀死和俘虜了八万多人[①]。在一六七年掠夺埃培洛斯的时候，卖为奴隶的有十五万人。在迦太基投降小斯奇庇奥的有五万人等等。我們的史料所举出的只是巨大的数字。而在山南高盧、伊里利亞、西班牙、馬其頓、希腊的規模較小的战爭时期中被变成奴隶的又有多少人啊！如果我們能够計算一下总数的話，那末这就会是以百万計的了。很容易想像，廉价奴隶的这一道洪流会如何刺激全部地中海，特别是意大利奴隶制度的发展。

与每一次胜利的战爭的同时，都有巨量的財富(賠償金和軍事擄获物)流入罗馬：在第一次布匿战爭以后，罗馬的国庫得到了三千二百銀塔蘭特[②]，在第二次布匿战爭以后則是一万銀塔蘭特了；菲利浦五世必須付出一千塔蘭特，安提奥庫斯三世——一万五千

① 李維，XLI，28。

② 一銀塔蘭特等于約二、四〇〇金盧布。

塔蘭特等等。非洲的斯奇庇奥在自己战胜迦太基以后(二〇一年),給国庫帶来了十三万三千斤[①]白銀,并分給每一个战士四百阿斯[②]。埃米里烏斯·保路斯,披得那一役的胜利者的凱旋进行了三天:

普魯塔克写道:"第一天好容易才把二百五十輛战車在人民面前走完,在这些車上所載运的是在战时夺获的那些呈現为惊人的景象的立像、图画和巨大的雕像。第二天在許多运輸馬車上載运着非常壯觀和珍貴的馬其頓的武器和甲冑……在这些馬車后面是帶着銀币的三千个人,这些銀币分盛在七百五十个器具里,每一个器具中裝着三塔蘭特[③]重的白銀,由四个人抬着。……再后面走着的是抬着滿盛金币的器具的人們,每份重三塔蘭特,器具的形狀和盛銀币的器具相似。全部器具是七十七个。在他們之后是帶着圣杯的人們。圣杯重十塔蘭特,用黃金制成,有宝石的裝飾"[④]。

二世紀初的时候,根据最保守的計算方法,單是从一个西班牙在六年中間便运出了大約有二十万罗馬斤的白銀(約合六万五千公斤)和五千斤的黃金(約一千六百公斤)。

一八九年,瑪格涅希亞的战役以后,罗馬人擄获了一千二百三十根象牙,二百三十四只黃金环,十三万七千斤白銀,二十二万四千个希腊銀币,十四万馬其頓金币和大量黃金与白銀的器具。

在征服以后,通常便开始了对于各行省的更加有組織的掠夺。

① 一罗馬斤約三百二十七公分。

② 这时的一阿斯約合二·五金戈貝克。

③ 重量單位的塔蘭特約二十六公斤。

④ "埃米里烏斯·保路斯",XXXII—XXXIII。

每一行省都要納稅，收稅通常是用包收的方法，这便使包稅人几乎可以毫无限制地发財致富。对于罗馬的太守和他們机構来說，行省同样是"黃金窟"。从七三年到七一年在西西里担任副行政長官的著名的維列斯（Verres），在那里劫掠了四千万謝斯鉄尔提烏斯（sestertius，等于二又二分之一阿斯），約合金盧布四百万。

行省太守的活动实际上是完全不受监督的。誠然，在他們任职期滿以后，人們可以向元老院控告他們。一四九年，根据卡尔普尔尼烏斯法（lex Calpurnia），甚至建立了一个常設的审判委員会，来处理罗馬高級官吏勒索的案件（quaestio repetundarum）。但由于这一委員会的成員都是由元老組成，所以他們通常是包庇屬于同等級的同僚們的罪行的。盖烏斯·革拉古于一二三年把法庭交到騎士等級的手里。这稍稍扼制了太守們的气焰，但同是这位盖烏斯·革拉古却施行了包稅制度，以便从各行省收稅。这便产生了一种被合法化的劫掠制度，一切先前的舞弊行为在这种制度的面前都为之黯然失色了。

財富之大量集中于意大利，在那里引起了激烈的，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經济生活的高漲。从各行省压榨出来的財富被投入农业、商业、包稅业务和高利貸业务。金融資本的过剩产生了統治阶級上层的极大的奢华风气，并在全部的商业生活之上打下了不正常的投机的印記。从西西里和非洲来的廉价的粮食扼杀了小农經济，这样便促进了地产的集中。

三至二世紀的罗馬的征服便这样加速把意大利变成一个古典奴隶制度的国家，并在意大利的經济制度上打下了特殊的印記。

在这些預先的說明以后，讓我們再在經济和社会政治关系方

面綜覽一下个別的現象吧。

奴隶劳动

古代奴隶制度的主要来源总是战爭。但是在罗馬，由于它的历史特点，作为一般奴隶再生产的源泉的战爭起着大于在东方和希腊的作用。

奴隶制度的第二个源泉是債务。誠然，对于罗馬公民来說，債务奴隶制是因佩鉄里烏斯和帕披里烏斯法而实际上被消灭了。但是在各行省，事情便不同：行省居民沒有公民权，而罗馬的高利貸者則大量地因債务而把他們卖为奴隶。在准备对奇姆布利人和条頓人的斗爭时（約一〇五年），瑪里烏斯从元老院取得了召請边区国家的联盟者来帮忙自己的权利。瑪里烏斯对比提尼亞的国王尼柯美德斯便作了这样的請求。尼柯美德斯回答說，为罗馬的包稅人所帶走的大多数的比提尼亞人在行省中受着被奴役的痛苦。尼柯美德斯多半是渲染得过分了些，但不管怎样，元老院是作出了决定，即生而自由的联盟者中間誰也不应受到奴役。以这一决定为根据，西西里的行政長官在几天中間便釋放了八百多人。狄奧多洛斯所报道的这一事实（第三十六卷的断片）鮮明地說明了二世紀末罗馬外圍的情况。

补充奴隶群众的第三个来源是海盜的劫掠，这种劫掠在罗馬时期到达了空前的規模。在共和国的最后三百年中間，在地中海东半沿岸的人烟稀少的地帶（伊里利亞、奇里启亞和賽浦路斯島），海盜們建立了許多拥有要塞和艦队的国家。有时由于海盜，海上貿易竟致停頓，而且由于不能从各个行省运来粮食，粮食的价格在

罗馬大大地提高了。海盗們胆大不遜到这样的程度，他們竟进攻了意大利与西西里沿岸地帶。

罗馬政府对海盗們进行了頑强的斗爭。我們已經談到了伊里利亞的战爭。龐培在六七年取得了对地中海地区及其沿岸地区的独裁权力以便消灭海盗的那些巢窟。愷撒和屋大維也对海盗进行斗爭。在某个时候，軍事措施是有效果的，但是只要奴隶制度还存在，要想完全消灭海盗行为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面来說，海盗的大部分是逃跑的奴隶所組成的。难怪在把大規模的奴隶起义鎮压下去以后，海盗的活动大大地加强起来。从另一方面来說，奴隶制度本身部分地也受到海上掠夺的滋养，因为海盗是奴隶市場上活的商品的巨大的供应者。海上的掠夺是一种非常有利的职业，而且地中海的不少富人都把錢投到海盗的企业中去。这样一来，海盗的行业便成了奴隶制度的有机構成部分而完全消灭它是不可能的。在这里还应当附加說，在內战时候，海盗作为一股有組織的力量常常又为作战的双方所利用。

奴隶制度的第四个来源是奴隶的自然的再生产。女奴隶的兒子成了奴隶，而如果女奴隶生下了尽可能多的孩子，那末这对于每一个主人都是有利的。在家中出生和長大起来的这样的奴隶(vernae)是为奴隶主所重視的，因为这种奴隶被認为是比較听話的。因此主人便采取各种措施来奬励女奴隶的生育，例如不使她工作，把她釋放等等。

但是用这种办法解决奴隶一般再生产的問題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們生育的百分比整个說起来是非常低的，这是由于严厉的制度、缺乏合法的家庭、兵营的生活方式、奴隶不願意有孩子等等。

罗馬的奴隶主們甚至用組織專門的奴隶繁殖場的办法。狄奥多洛斯(第三十四卷的断片)談到二世紀在西西里便有这样的一些繁殖場存在。在这里繁殖为了出售的奴隶，而奴隶主則在那里成批地买进他們所需要的劳动力。

对奴隶加以訓練，提高他們的工作能力也是奴隶再生产的因素之一。在上面我們已經說到加图是怎样的一个典型的奴隶主。他訓練年幼的奴隶，然后把他們轉售取利。一世紀前半的罗馬大富豪克拉苏斯也从事于奴隶的訓練。

除去奴隶制度这四种主要的来源之外，还有几个次要的、沒有重大意义的来源。例如，由于犯了某些罪过(例如逃避軍役)，自由人也可以被卖为奴隶作为懲罰。父亲可以把兒子三次卖为奴隶，只有在第三次以后，兒子才脫离了父亲的权力。

一般取得奴隶的方法有兩个：或是直接从軍事擄获物中取得，或是在市場上購买。第一个方法是在軍队中施行。統帅們几乎可以毫无限制地处理軍事擄获物并有完全的可能来不化錢取得任何数量的奴隶。但就是一般战士也可以发点小财。例如，愷撒就常常給自己的每一个士兵一个奴隶。

但私人再生产的主要来源却是在市場上購买奴隶。奴隶市場在罗馬强国的一切城市中心都有的。在罗馬本城，奴隶的市場是在卡斯托尔神殿附近。狄罗斯的奴隶市場最有名，用斯特拉波的話来說(XIV 5,2)，每天出卖的奴隶有时多到一万名。

运到市場上来的奴隶都是裸体陈列出来的，这为了使买主能够在实物面前亲眼看到所陈列的商品的良好質量。一般他們有品質优良的标記：或是用白色粉飾的腿部，或是头上戴着羊毛帽子。出售的战俘則头上戴着花环。

卖主必須把奴隶的一切缺点告訴买主。有时在奴隶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他出身的部落、年龄等等。法律規定，出售后，如果在奴隶身上发現隐蔽的缺点，則交易作廢。

罗馬奴隶价格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在罗馬时期以前毫无疑問是极高的价格是决定于奢侈风习的发展和非生产的支出。人們耗費巨量的資金購买美丽的舞女。人們为了优伶和其他需要高度能力的职业的代表者也要化費数十万謝斯鉄尔提烏斯。

> 普利尼[①]写道，"出售生而为奴隶的人的直到今天的最高价格，我知道得很清楚，語法学家达普尼斯售价……七十万謝斯鉄尔提烏斯……現在这个价格已被优伶超过，而且是大大地被优伶超过了，这些优伶用自己的收入給自己买到了自由，因为有一个傳統說，在我們祖先的时候，优伶罗斯克优斯(Roscius)每年就掙了五十万謝斯鉄尔提烏斯"[②]。

在大征伐的各个时代，奴隶的价格大大地跌落了。一七七年薩地尼亞奴隶的价格跌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出現了一个諺語："像薩地尼亞人那样便宜"[③]。在一世紀里，征服本都王国的时期，人們出售奴隶的价格是每人四个戴那里烏斯[④]，而奴隶的平均市場价格則等于三百至五百戴那里烏斯。

現在讓我們看一下，罗馬的奴隶劳动应用在哪些經济部門里。

---

① 老普利尼是紀元一世紀的罗馬博物学家。他的"自然史"中有許多历史、經济和日常生活性質的有趣資料。

② "自然史"，Ⅶ，128。

③ "Sardi venales, alius alio nequior." 〔原义："薩地尼亚的奴隸一个比一个更不中用"。〕

④ 一戴那里烏斯＝四謝斯鉄尔提烏斯＝十六阿斯＝大約四十戈貝克。

在这方面占首位的应当是家內經济。而且还必須着重指出家內奴隶劳动的那种主要是非生产的性質。絕大多数的“城市奴隶”①都是半寄生集团，这种集团是由仆役、奴仆構成的。在富有的甚至中产的罗馬家庭中，直接服侍主人的家庭的那部分“奴隶”比起在家庭手工作坊作工或是放在田地上种地交租的奴隶的数量来是大得不可計量的。富有的罗馬家庭有几百名奴隶从看門人、小使、厨房的打杂的人、打扫女工直到理髮师、修指甲的人、教师、医生、管理人、委托代理人等等。

比起家內奴隶来，为市場作工的手工业奴隶的数目是比較小的。这是被自己的主人租出的奴隶，或是屬于自己的手工作坊的奴隶。一般說来，意大利的工业中奴隶劳动的比重显而易見是不大的(关于这一点請参閱后面)。

在建筑事业上广泛地应用了奴隶的劳动：上面提到的那个克拉苏斯有五百多名当建筑工人的奴隶。矿业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西班牙新迦太基附近的銀矿里工作的奴隶多到四万名。

奴隶也使用为商店里、銀号里、包税人的商号(societates publicanorum)和其他的私人企业里的职員。

最后，国家奴隶又在罗馬構成了人数众多的一类(一四六頁)。

奴隶劳动的最重要的使用方面之一便是意大利的农业。这一情况之产生是由于国家的农业的性质，又由于从二世紀开始的土地集中。大規模的农业造成了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各种有利条件。在这个問題上，我們有很好的史料，有如加图和瓦罗的农业著作，以及紀元一世紀的作家科路美拉的著作。从这些史料我們

① 屬于大奴隸主的奴隸分成兩部分：城市奴隸(familia urbana)和農村奴隸(familia rustica)。

就可以研究几乎三百年中間罗馬农业的发展和奴隶劳动的演化情况。

加图① 指出了在二百四十优盖路姆(約合六十公頃)的橄欖园中服务的奴隶的一般的成分是怎样的:大管家 (villicus,即奴隶的监工,本身通常是奴隶出身)、大女管家(常常是大管家的妻子)、五个工人、三个农夫、一个騾夫、一个牧猪奴、一个飼羊奴——一共是十三个人。对为一百优盖路姆的葡萄园来說,加图規定了这样的标准:大管家、大女管家、十个工人、一个农夫、一个騾夫、一个看管柳林的人、一个牧猪奴——一共是十六个人。显而易見,葡萄园比起橄欖园是要費去更多的劳动的。

这些工人的定額是低的。但是不应当忘記,加图这里所举的只是奴隶中經常作工的骨干人員。在收获时和榨橄欖与葡萄时还要另外雇佣一定数量的自由劳工。

加图的定額只适用于意大利中部的非谷物性質的庄园。南方的巨大的牲畜庄园 (latfundium,意为大庄园) 和西西里的谷物庄园要求相当多的奴隶。

加图② 报道了关于粮食和奴隶的衣服的有趣資料。大管家、大女管家和飼羊人得到的粮食比从事重活兒的奴隶要少;在冬天,奴隶所得到的粮食較夏季为少。加图劝告从榨槽中为奴隶制造葡萄酒。在衣服上加图的意見是每隔一年依次地給以貼身衣和短外衣。旧的衣服应当收到一起,以便使奴隶可以用它来縫制破布拼成的褥子。

关于牲畜的照顧和治疗方面,加图也提出了許許多多意見。

① "論農業",10—11。

② "論農業",56,59。

他甚至列出了治疗献神用牡牛的方子，以便使这些牡牛都保持健康。除此之外，精于計算的主人却一点兒也沒有提到怎样治疗生病的奴隶。从加图的傳記我們知道，在他看来，年老或生病的奴隶是应当卖掉的(見第四一六頁)。在給大管家的訓誡里他干脆就說：

"不应当对奴隶們不好的；不要讓他們挨冻受餓。大管家永远应当叫他們工作；这样他才比較容易使他們不偷盜和犯罪……如果他〔对奴隶〕放任的話，主人是不应該对这事不加懲罰的"①。

在这一点上把加图和科路美拉比較一下是很有趣的，科路美拉是紀元一世紀时期的作家，那时正是奴隶制經济危机已經开始的时候。看起来，科路美拉对于奴隶的健康关心要过于加图。例如，他便提出了意見如何給奴隶安排住处：

"为自由行动的奴隶安排的住处，必須是朝南的；对于鎖着的奴隶，如果他們的人数很多的話，就应当有地下的埃尔伽斯图魯姆(Ergastulum，即奴隶的營房)，这种地方在卫生方面要設备得尽可能地好，应当有大量透光的窄小的窗子，但窗子要高到使他們的手达不到。給牲畜要盖棚房，好叫它不受寒不受暑；給干活的牡牛应当預备冬天用的和夏天用的兩間房舍；給其他的牲畜……等等"②。

尽管很特色地把奴隶与牲畜幷举，但科路美拉却比在奴隶制度全盛时期的作家加图更加重視奴隶的健康了。

紀元前二至一世紀罗馬私人奴隶的法律地位和日常生活情况

① "論農业"，5。

② "論農业"，I，6，3—4。

是极其困苦的①。促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大量的奴隶和他們的跌价，那就是說，人們能够容易地掉換老旧的或是生病的奴隶；奴隶之集中在大庄园和家庭事务方面，这使人們有必要使他們經常处于畏怖的狀态等等。罗馬的奴隶对自己的主人来說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杀死别人的奴隶或是把别人的奴隶弄得殘廢是按民法来追究，就和損坏别人的財物一样）。只有在完全是极其殘酷的情况才偶而引起监察官的干涉。

奴隶是物品，是生产工具。瓦罗写道：

> "現在我說一下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耕地。某些人把这些工具分成兩組：人和工具，沒有工具，人們就不能耕地。另一些人則將其分成三組：說話的工具，发出不分音节的声音的工具②和啞叭的工具。奴隶便是屬于說話的工具，牡牛屬于发出不分音节的声音的工具，而馬車則屬于啞叭的工具"③。

被释放而获得自由的奴隶則成为被釋奴隶。釋放(manumissio)并不完全破坏依屬的关系，因为被釋奴隶就变成自己过去的主人的食客(現在主人則成了保护人)，并且采用他的姓(常常还有名)。他必須有时留在主人的家里，有时要給他納租等等。因此，釋放奴隶常常对奴隶主是有利的，特别是奴隶通常是用錢来贖买自己的。

罗馬的奴隶釋放是非常发达的。对于罗馬那些大奴隶主来說，由于生活排場闊綽、資本的非生产的消費、投机，由于元老之不能

① 国家奴隶处境較好。

② 原文的Semivocalia是半說話的意思。

③ "論農業"，Ⅰ，17。

合法地經商(根据克劳狄烏斯法),便需要一批骨干的各种各样的受托人物、頂名的人物、委托代理人等等。而最适于担任这种角色的便是被釋奴隶。这便是为什么任何罗馬的富人都有几十名,有时几百名出身被釋奴隶的食客。我們还不要忘記,这些食客对自己的保护人是有政治影响的。被釋奴隶在罗馬享有一切政治权利,虽然他們必須只登記在四个城市特里布斯里面。

农 业

我們已經看到,到三世紀初的时候,在貴族与平民斗爭时期里尖銳化起来的土地問題,由于意大利的征服和殖民政策的系統推行而大大地緩和了。但是在三世紀,这一問題再度开始尖銳化起来,以致在二世紀中叶它竟成了罗馬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問題。

阿庇亞努斯談到革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的原因时,是这样写的:

> "富豪占領了这未分配的土地① 的較大部分并由于占夺的年深日久而指望不再从他們手中拿回去,他們开始把相鄰的貧人的土地并入自已的領地,部分是用錢从他們那里买到的,部分則是用强力夺取的,以致在他們手中的終于不再是小块的采地,而是巨大的田庄了。为了耕种田地和保护牲畜,他們开始購买奴隶……这样一来,强大有力的人物便大发横財,而国內到处都是奴隶。相反地,意大利人的数目减少了,因为

① 这里所說的是公有地 ager publicus。

他們給貧困、租稅和軍役折磨死了。但是当这些重担变得稍稍輕松的时候，意大利人仍旧沒有工作可做，因为土地是屬于富人的，富人不是借自由人之助，而是借奴隶之手来耕种土地的"①。

阿庇亞努斯所描繪的这幅古典的图画便是如此。尽管在学术文献中有人想对他提供的証据加以怀疑，但这一証据仍然为一切其他的史料和內战的全部事件所証实。这样看来，我們所面临的正是在革拉古运动前夕，即二世紀中叶，意大利土地高度集中的事实。引起这一現象的是怎样的一些原因呢？

第一，奴隶制度的巨大发展，这便使人們能够广泛地在农业上应用比較廉价的奴隶劳动并創造了經营巨大庄园的条件。

第二，大量金融資本的存在，这些資本部分地投入了农业，因为农业的收入虽不如包收制和經商那样多，但是它的收入却是比較經常和可靠的。資本之投入农业便利了土地的收买和集中。

第三，新貴的政治統治，这种統治使人們能够广泛地从公有地(ager publicus)取得他們所需要的土地。在革拉古时期以前当权的貴族，隨心所欲地处理国有土地并从因征服意大利而形成的巨大土地中为自己創立了巨大的地产。

讓我們看一看，二世紀意大利經济的性质如何。在旧意大利，是谷物的种植占着优势：人們播种小麦、二粒小麦(波尔巴)、大麦、黍。在新意大利，谷物的种植减少了：由于从各行省运进了更加便宜的谷物，而意大利的谷物价格跌落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谷物的种植已不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因此，二世紀农业中占优势的农业

① "內战"，I，7。

部門是牧畜业、果艺、园艺、橄欖的种植、葡萄的种植和各种技术作物的培植（例如編籃子用的柳枝等等）。加图写道：

"如果你問我，哪种地产放到第一位，我是这样說的：种植一切作物和地位最好的一百优盖魯姆土地；第一位的是葡萄，如果它可以造好酒或出产許多酒的話；第二是澆水的菜园；第三是柳林；第四是橄欖园；第五是草地；第六是粮食地；第七是森林（可以割取树枝）；第八是果园（蔓可以纏生在那里的树上）；第九是可以取实的森林"①。

这样看来，就收入而論，加图認为粮食的种植是占第六位的。

意大利的庄园在某种程度上帶有自然閉塞的性质。由于它經常有劳动力（其中也有手工业者）的骨干的供应，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不再要外部的資源，从而不去系統地求助于市場了。求得經济上的独立的願望是古典生活的典型特色。

但是，如果以这一一般原理为基础来否定二世紀意大利农业中商品性的有力因素，那便会是一个大錯誤了。加图在提出他的看法时，告訴我們在哪里和应当怎样选擇庄园，他指出說：

"如果可能的話，田庄应該是在山脚下南面，工人和水多的适于健康的地方。最好是附近有大城市、或是海、或是可以行船的河流、或是热鬧的和良好的道路"（Ⅰ，3）。

在另一个地方，加图列举了最适于給田庄購买各种物品的那些意大利城市：

"在罗馬購买貼身衣、長袍、背心、补綴的襦子、木鞋（奴隶用）；在卡里和明图尔奈——头巾、鉄器，如大小鐮刀、鏟子、

① "論農業"，Ⅰ，7。

鶴嘴鋤、斧、銅制馬具、枷鎖、鎖；在委納弗路姆——鏟子"等等(135)。

加图在自己著作的第三个地方(146)，告訴大家应該怎样出售用籃子盛着的橄欖。类似的例子令人信服地說明，二世紀的意大利的田庄是和市場有密切联系的。

至于庄园的規模，則根据加图的資料，在意大利中部是中型的庄园占着优势。如果注意到它那非谷物的性质，則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葡萄园、橄欖园、果园、菜园等等由于技术上和經济上的原因是不容許大規模的集中的。如果拿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非洲来看，則在那里我們便可以遇到几百和几千公頃的巨大庄园。在意大利南部，这主要是撒尔图斯(saltus)，即牧場，而在西西里和非洲則是大谷物庄园。

农民之丧失土地

土地集中的过程的相反一面是小所有者的丧失土地。引起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其說是大奴隶制經济的竞爭(历史表明，小土地所有者用极紧張地工作和限制需要的办法能够在很長的时期里經得住大庄园的竞爭)，不如說是有廉价的輸入粮食的存在①。这也就是使意大利地主不得不放弃种植谷类作物的同一个原因。粮食的低价使农民种粮食成了件不合算的事情，而改种葡萄、橄欖等物，对一般农民說来又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們沒有种这些东西时所需的金錢。谷类作物累进下落的收入率对意大利农民来說

① 至少对于位于大城市，特别是罗馬附近的那些農庄是可以这样講的。对于个别地区來說，这一因素則不起作用。

就意味着破产和后来他的一小块土地給更强的和更适合于新条件的大奴隶制庄园所吞沒。

在意大利的領土之上进行的战爭对于农戶发生了致命的影响。大家知道的很清楚，汉尼拔的远征在这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后果：中部，特别是南部意大利受到了可怕的蹂躪。后来內战对于农民的处境也发生了不良的影响：所謂“同盟战爭”，斯巴塔庫斯起义，后三头的土地沒收等等。

特别是在二世紀时有了广泛規模的海外战爭，也有同样的影响。它們对于小农戶有致命的影响，因为这种战爭在实际上把农民变成了职业的士兵。农民成年要离开自己的农庄，农庄因而便衰落下去了。变成了士兵的他們不再慣于生产的劳动；士兵的餉銀和軍事鹵获物成了他的生活的主要来源。

誠然，并非全部意大利在同样程度上失去自己的农业居民；北部意大利是比較稳定的；人口的丧失主要还是中部和南部意大利，因为在那里奴隶制經济发展得最强有力。中部和南部意大利在汉尼拔战爭和內战时期也受到最大的蹂躪。

流氓无产阶級的形成

破产的农民部分变成了农业雇工，部分到城市，首先是罗馬。城市是一个可以指望得到工資的地方。誠然，这些期望并不是經常能够实現的，因为手工业和商业中的位置都給奴隶和解放奴隶占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外来的农民要想給自己找到工作并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另一种情况却把人們吸引到城里来：政治賄买的广泛发

展，金融資本的巨大再生产，国家和私人方面的賑济和养育——凡此种种都使无产者能够勉勉强强地在城內无所事事地度日。但是这却使他們变成了流氓无产阶級，这是流浪的寄生大群，他們的生活目的表現在共和国晚期的一句著名的口号里："粮食和观覽物"。

食客制度也蛻变成寄生的制度。每一个显貴人物都有大群的食客，这些食客有时从晚上便依次等在他家的門口以便向他的保护人道早安并取得接待或是小額的金錢。食客在广場上陪伴着自己的保护人，投他的票，而在必要的时候給他当打手。在內战时期，食客是新貴的主要支柱，他們保护新貴使不受革命的侵害。

这样，到紀元前一世紀的时候，在罗馬便形成了流浪的城市庶民这一个强有力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在民主的蛻化和共和的毁灭上起了致命的作用。

金融高利貸資本

罗馬金融資本的增長并不符合于意大利的一般經济发展水平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为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賠款、軍事鹵获物和（从二世紀末起）系統地用包稅制度的办法对各个行省的榨取就正是这种不正常的增長的源泉。

讓我們談一下最后的一种情况。当罗馬由城国变成了世界强国的中心的时候，它的国家机構（在帝国建立以前）仍然是城国的旧机構（有人民大会、元老院和选出的高級官吏）。在这里几乎沒有專門的机構来管理意大利和行省，特别是沒有財政的机構。因此要征收租稅，最簡便的办法就是把这件事情包出去。

罗馬不單是把行省稅收包出去，而且把其他許多国家經济的項目也都包了出去。在波利比优斯的著作中我們讀到：

"在公共建筑物的管理和建造方面，全意大利有頗不易列举的許多工作，还有許多河流、港灣、果园、矿坑、土地，簡言之一切在罗馬人統治之下的东西都由监察官給包了出去。所有在这里所提到的都由人民来执行，也可以說，几乎一切市民都热中于包收，热中于通过包收而得到的利潤。例如，有一些人化錢从监察官那里包得一些什么，另一些人則和他們交好，再有一些人則是包收入的保人，还有一些人为了包收而把自己的产业押入国庫"(Ⅵ,17)。

在包收制度的基础上，一些特殊的企业产生出来，这些企业可以使我們远远地联想到股份公司。有时个别的富豪不拘他們的資本有多么雄厚也包不起某种东西：于是为了买到包收的权利，就必須先把大宗的款項交給国家。因此，几个包收商人便集合起来組成商号(societas publicanorum)。商号的每一个参加者在这件事业中加入一定部分的資本并取得相应数量的利潤(partes)。人們用这些"股票"投机，人們买卖它們，利用它們的漲落来賭博。包稅人的大商号也有自己的一套机構：書写人、代理人、船舶、行省的办事处。这是一种資金浩大的組織、是对行省进行系統的剝削的主要工具。

尽管人們对它进行了斗爭，高利貸业从很早的时候便在罗馬繁盛发展起来了。細小农戶的存在助長了它的发展。当罗馬开始征服行省的时候，高利貸业务經营的規模便大大地扩大起来了。在各行省的高利貸者同样还是那些包收商人。

行省的高利貸資本起了殘酷无情的作用。整个整个的地区变

得沒有人烟了，因为它們的居民都給卖为奴隶了；許多联盟的和非联盟的国家是如此深地陷到大高利貸者的債务里，有时竟不得不把自己变卖而归罗馬所有。借貸的利息远远超过“法定的”标准，它們高达百分之四十八到五十，甚至还要高。

罗馬的金融資本，由于它的过剩而帶有表現得鮮明的投机性質。在这一方面典型的是克拉苏斯的形象，这是一世紀前半罗馬最富的一个人物。关于他，普魯塔克写道：

> “罗馬人都肯定說，它的許多善行的光彩都只因为一个缺点而变得晦暗无光了，这就是对于利潤的渴求。而我以为，这一缺点比起他的其他缺点来占了上风，只会使这些缺点更不加引人注目而已。他的貪婪的最好的証明，是他用来取得金錢和大量产业的那些方法。因为在起初，克拉苏斯的財富还不到三百塔蘭特①，而当他成为国家首腦的时候②，則把自己財产的十分之一献給赫尔庫利斯，款待人民，并从自己的財产中給每一个罗馬人三个月的粮食——可是他在計算出征帕尔提亚以前自己財富的时候，却发現它的价值仍然等于七千一百塔蘭特③。这些財富的較大部分（如果講老实話，这些財富的較大部分远不曾使他得到光荣）都是从火焰和战爭中撈来的，他利用社会的灾难，作为积累最大利潤的手段”④。

普魯塔克接着又說，在苏拉放逐的时期（見下文），克拉苏斯用极低的价格买了处死的人們的財产，而这便主要地構成了他的財

① 約合七十二万盧布。

② 多半是七〇年，因那一年他和龐培成了执政官。

③ 約合一千七百万盧布。

④ “瑪尔庫斯·克拉苏斯”，II。

富。而后来他又大規模地經营投机事业。罗馬常常发生火灾和建筑物傾塌的事件。除去單幢的豪华建筑物以外，那里还有市区，在这些市区里有多层的出租的房屋，这种房屋修造的既不好又盖的非常拥挤。当这样的市区发生火灾时，克拉苏斯便立刻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收买着火的房屋和与之相鄰的房屋，房主們当然便把自己的房屋廉价出讓了。这样一来，克拉苏斯就成了大部分罗馬的所有者。借了自己的建筑奴隶的帮助，他修复燒掉的房子而在这上面賺得大宗的金錢。

除去包收商人的商号以外，罗馬的“銀行”也是金融高利貸資本的有組織的形式之一。和在希腊一样，它們是从兌换所发展起来的。兌换人在罗馬称为 argentarii (从argentum，“銀”一詞而来)，而他們的店鋪則称为 argentariae。从希腊的名称 trapezita 用得非常長久这一事实来判断，在較早的时候兌换人都是希腊人。而且在稍后，兌换人的职业主要地还是在外国人和被釋奴隶的手里，他們得不到社会上的尊敬。兌换店是設立在广場上。它們是国家出資建造的，由监察官經手出租。除去私人的兌换人以外，也还有国家的兌换人。

从兌换人的最初的和主要的活动——看錢币的成色和把一种通貨换成另一种通貨——发展出了許多純銀行的业务：貸款、接受存款、进行支付(直接或是用把一笔錢从一个戶头轉到另一个戶头的办法)，把錢汇往其他城市等等。“銀行家”也参加商业的活动。

商业資本

在共和国的最后兩个世紀里，对外貿易也获得了高度的发展。

文献史料和銘文都提到了狄罗斯島、巴尔干半島、小亞細亞、高盧和其他各行省的意大利商人。出現的次数特别多的是狄罗斯，这个地方从二世紀中叶起便开始起了东部地中海最重要商业中心的作用(这一商业中心掌握了全部罗德斯和科林斯的商业)。意大利商人和他們在狄罗斯島上的代理人都有自己的同乡会或是俱乐部类型的組織。它們由选出的官員来管理并且用自己的保护神的名字来給自己命名：美尔庫里烏斯社、阿波罗社、涅普頓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团体的大部分的成員不是罗馬人，而是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居民(塔林图姆、拿波里、庫麦、西拉庫賽等等)。只有从盖·革拉古的时候起（革拉古在小亞細亞为包收人开辟了广闊的活动园地)(見第一部分第二十章)，在狄罗斯的銘文中才增加了純罗馬名字的数量。

包收商人还从事大規模的商业业务，因为从行省征收的直接税(什一税)有时是用实物的形式征收的，而包收商人再在市場上把它們变成現金。

罗馬商业的特色是它那入超的性质。貿易差額是逆差的，因为对意大利的入口超过了出口。造成这一情况的有許多原因。当罗馬加入地中海貿易的时候，比較落后的意大利經济經受不住地中海許多地区高度发达的生产的竞爭。例如，劣质的意大利的葡萄酒怎么能够和希腊的葡萄酒竞爭呢？只有几个地区，例如埃特魯里亞的金屬生产，才不單單是为国內市場，也为国外市場生产。在这里还要加上金融資本的巨大增加，这便使人們能够在国外市場購买所需要的商品。在一定时期以前，这对于意大利的經济还不是一种危險，因为貿易差額的逆差由于輸入大量的現金而得到了补償。但是在帝国时代，当着征服中止而对各行省的政策改变

了的时候，貿易差額的逆差当然就产生了不良的結果，这是就貴重金屬之自意大利流出和因此而引起的金融危机。

手工业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指出了紀元前二至一世紀罗馬經济的特色。例如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我們看到："在共和末期以降的古代罗馬，手工制造业远在古典世界的平均发展水平以下，商人資本、金融商业資本、高利貸資本已經——在古典形态之內——发展到最高点了"①。

实际上，在意大利工业中占着优势的是小手工业。龐培和它那些小手工作坊便是这一点的很好的說明。这里极大多数的手工业者是由自由人和被釋奴隶組成的。奴隶主常常把自己的手工业奴隶（如果这些奴隶不是从事家中事务的話）放出去向他們收租，而使他們随便用什么办法去掙到它。富裕的罗馬人宁願意从事包收、投机，把錢放到农业里，但只是不放到工业里。手工业在罗馬人看来是一种很不光彩的职业。

罗馬經济的这一典型特征首先是由意大利的农业性质造成的，因为在那里，农业吞沒了大量的奴隶；其次，还表現出了一种情况。二世紀初，在意大利的經济中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当时的自由的小手工业还是非常强的。征服使罗馬发了財并使工业的发展对罗馬在本质上成为不需要的了：罗馬人用他們从行省榨取来的那些金錢，就在同是那些行省里購买商品。因此工业便靜止在

① 参閱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七七〇頁。

二世紀的水平，即自由小手工业的水平。工业是无利可图的，而資本便进入可以获得高利的那些經济部門里(商业、包收)去，或是进入保証可靠的，依照罗馬的想法，并非不体面的收入的經济部門即农业里去。

騎士和新民主派

在二世紀意大利經济中所发生的变化不能不反映在罗馬社会的社会結構上面。我們已經談到了这方面的一个現象——这便是流氓无产阶級的形成。另一个現象意义較小——这便是騎士阶級的形成。

"騎士"(equites)一詞具有悠久的历史。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在起初，罗馬的騎兵是由十八个騎士百人团所組成的。他們虽然位于阶級之外，却是从第一有产阶級的最富有的人們中間挑选出来的。但是由于在騎兵中服务費用甚大，所以騎士便从国家領取补助金，补助金是由买馬的錢（aes equestre，"馬錢"）和养馬的錢(aes hordearium；該詞来自 hordeum，是大麦的意思)構成的。后来，可能是从四世紀起，除去这些"官馬騎士"（equites equo publico)以外，又出現了"私馬騎士"(equites equo privato)。这是完全由自己出錢而在騎兵中服务的富有的青年，他們是不参加騎士百人团的。

从三世紀后半起，騎士开始由一种軍队变成了一个新的騎士等級（ordo equester)。騎士不再在騎兵中服务(騎兵这时是由同盟者中間征募了)，而只是供給步兵和騎兵的高級軍官了(步兵是tribuni militum"軍团司令官"；騎兵是 praefecti sociorum"同盟

長官")。大約就在同时,規定了騎士的財产資格,这一財产資格比第一阶級的財产資格多九倍,即一百万阿斯或是四十万謝斯鉄尔提烏斯[1]。

二一八年的克劳狄烏斯法是向騎士等級分化方面更向前迈进的最重要的一步,因为它禁止元老經商,从而便把他們作为农业集团而特殊化起来了。因此,商业、包收和一般財政事务便轉到騎士的手里。騎士等級成了罗馬的金融貴族。出現了日常生活上的区别:一九四年,元老們有权利在剧場上坐在騎士的前面;在外表上的区别是:騎士右手上帶金戒指,穿的短外衣在胸前有窄窄的一个紅道,而元老的紅道則很寬。

盖·革拉古的审判法把担任"陪审法官"的权利給予騎士,这便在政治上把这兩个等級更加区分开来。在奥古斯都当政的时期,这一过程完成了:奥古斯都規定元老的財产資格是一百万謝斯鉄尔提烏斯,而騎士的財产資格則仍旧和先前一样(四十万謝斯鉄尔提烏斯)。但是在帝国时期,騎士等級,正如我們在后面会看到的,却失去了自己那金融貴族的性質。

这样看来,罗馬的大奴隶主阶級在二世紀便分裂成了兩派:农业派和金融商业派。前者領有土地并通过元老院和高級官吏的职位統治着共和国;后者在金融經济方面占着統治地位,只是沒有政治的实权。这一点就說明了,为什么騎士是元老院反对派并構成了新的罗馬民主派的右翼。

这一民主派和五至三世紀的旧农民民主派是大不相同的。誠然,它的主要核心仍然是农民。但現在这是貧农、貧民和农村无产

[1] 在二一七年以前,一謝斯鉄尔提烏斯等于二又二分之一阿斯;二一七年以后等于四阿斯。

者了。騎士是站在右面的。这是一个不可靠的同盟者，它在决定的关头便傾向于背叛民主派而投到敌人的陣营去。但是由于本身的財富和組織性，騎士有时也領导民主运动。城市貧民(小手工业者和商人、雇佣劳动者和日益成長的流浪的流氓无产阶級集团)則归附于农民。虽然民主派的城市的一翼在許多問題上是和农村貧民一致的，但是他們也有某些特殊的利益，这些特殊的利益常常便給民主陣綫的队伍帶来了不和。

社会矛盾的尖銳化

到二世紀中叶，罗馬国家的社会矛盾大大尖銳化起来了。其中主要的矛盾便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間的矛盾。到第一次、規模最大的一些次罗馬征服結束的时候，大批的奴隶都集中在意大利、西西里、小亞細亞和地中海的其他地区。这些奴隶大部分是战俘，这些战俘对于不久之前的自由記得十分清楚，同时对于自己現时的处境是十分憎恨的。这是一种遇到任何引火物都会爆炸的可燃性物質。

第二个重要的矛盾(虽然不是对立性的)，是有产的和无产的奴隶主之間的矛盾。对于后者，我們应該把他們理解为貧民和无产者的駁杂大群，从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快要餓死的农民到城市的流氓无产阶級。这种自由的貧民是罗馬的公民，即奴隶主集团的一部分，是奴隶主阶級的一派。但是这种貧民的物質情况却激使他們对富人进行斗爭，从而在客观上把他們引入和奴隶相同的陣营。

在这里还必須加上整个說起来較次要，但有时也有重大意义

的一个矛盾，这便是貴族(元老)和騎士之間的矛盾，这一点上面我們已經說过了。

最后，还有一个在內战中起了巨大作用的矛盾：公民和非公民(行省居民、同盟者等等)之間的矛盾。这个矛盾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在公民中和非公民中間都有富有的有产者和农民与流氓无产阶級。在这里出現了一个非常錯綜复杂的一团混乱的关系。但是在作为剝削者集体的当权罗馬公社和处于这一特权組織之外的非公民群众之間的某种一般的矛盾是存在着的。

什么是內战？它們的分期

罗馬人在使用“內战”一詞时，其意义和我們所使用的是不一样的。他們所講的是眞正的“內战”(按原文直譯是公民的战争，——譯者)，也就只是罗馬公民之間的武裝斗爭。例如，瑪里烏斯和苏拉，愷撒和龐培之間的斗爭就是內战(公民战爭)。但是九一年意大利人的起义不能認为是这种內战：它是“同盟战爭”。同样奴隶的起义也不能算是內战：这是“奴隶战爭”。我們用这个名詞的意义比較广泛，而把具有武裝斗爭性質的任何阶級斗爭都称为“內战”。我們便是把这样理解的“內战”一詞用到罗馬史上来①。

罗馬的內战是什么呢？怎样用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名詞来确定拖延了百年以上并使共和国垮了台的那一系列的尖銳的社会糾紛呢？在現代的学术文献中，二至一世紀的內战常常被人称为“革命”。但是这种的說法是奠基在“革命”一詞底不精确的、过分

① 但是阿庇亚努斯所使用的“內战”一詞已經和現在所理解的內战一样了。

广泛的使用之上的。依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这一名詞应当把下列的一些基本因素包括进来(不管革命是否完成)：武裝起义，政权的夺取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这三种标志之外，必須还加上一个因素：在革命所反对的那种社会制度正在本身的发展或繁荣的时候，革命是不能发生的。眞正意义的革命只能在摧毁該社会經济結構的那些客观和主观前提成熟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一結構处于本身的衰落阶段的时候，才能够开始。正处于該結構的上升路綫之上的任何运动，尽管它为了更高級的一套社会关系而帶有反对現存制度的武裝斗爭的性质，是不能認为是革命的。这只是革命运动，而还不是革命。

如果我們从这一觀点来看一下二至一世紀的內战，那末它正好缺乏革命的第四个标志：它們是在罗馬奴隶制度的全盛时期发生的。因此，甚至把关于在內战中前三个标志存在到何等程度的复杂問題放到一旁的話，我們也沒有权利把它們称为“革命”。只有在晚期帝国时代才能够談到眞正的革命。这是奴隶和隶农的革命，这一革命偕同蛮族的入侵而結束了古典社会。

二至一世紀的內战是反对在二世紀里形成的社会政治关系底全部体系的强大革命运动。这是奴隶反对主人的起义，是农民爭取土地的运动，是意大利人和行省居民爭取公民权的起义，是騎士对元老爭取政权的斗爭。但所有这些革命运动都未能成長为革命，它們被鎮压了下去，而最后的結果只是过渡到新的政治制度，即帝国的制度上去而已。

內战的分期是决定于下面的一点，即它們不是連綿不断的，而是为一些較長或較短的反动时期所割断的。这样看来，內战是由几次巨大的革命运动的爆发所構成的，它們每一次都波及罗馬强

国的大部分。这样的巨大革命危机有四次。

第一次相当于二世紀的三十和二十年代。屬于这一段的有：西西里的第一次奴隶起义，小亞細亞和其他許多地方的奴隶和貧民的起义，最后是革拉古运动。

在此之后便到来了反动时期，这一时期繼續了十五年左右。二世紀末又爆发了第二次的危机：西西里和其他地区的新的奴隶起义，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蛮族的进攻意大利的北疆，还有罗馬本城革命民主运动的激烈爆发。

在九十年代的反动时期之后則是革命运动的新高漲：同盟战争，东部行省的起义和意大利貴族与民主派之間的斗爭。

苏拉的独裁（八二年——七八年）意味着短期的反动，在此之后便爆发了七十年代的大規模的危机：賽尔托里烏斯的西班牙起义和斯巴塔庫斯所領导的意大利奴隶的起义。这是革命浪潮的最高峰。此后革命运动便逐漸低落下去而蛻化成为奴隶主阶級各派和个别人物（愷撒与龐培，屋大維与安托尼烏斯）之間爭夺独裁的斗爭了。

第十九章

最初的奴隸起义

西西里起义

在二世紀开头的时候便已經不安靜了。一九九年，在罗馬郊区的地方揭发了迦太基的人质們的一次大阴謀，他們曾試图发动塞提亞和附近的城市的奴隶的起义。由于兩个奴隶的背叛，罗馬当局才得以揭发了这一阴謀。兩年之后开始了后来为武力鎮压下去的埃特魯里亞的奴隶的暴动。一八六至一八五年，在阿普里亞和卡拉布利亞发生了大規模的奴隶运动。但是直到世紀的后半才造成了这种运动的条件，这一运动远远地成長过了地方阴謀的范圍并且溶汇成广泛的起义。这些条件是在奴隶占有制最大的策源地之一，在西西里島形成的。

西西里从古以来便是古典的奴隶制国家，島上的一个長期的軍事狀况已經为奴隶制度的发展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到二世紀中叶，奴隶的集中在那里达到了巨大的程度。

> 狄奥多洛斯說："全西西里到处是这样大量的奴隶，以致听到的人不相信并認为这是夸大其詞的說法"（第三十四——三十五卷的断片）。

在某些地方还存留着的小农民过着半飢半飽的生活。奴隶的大量存在給他們造成了极其悲慘的制度。西西里日常生活条件的一个使人感到兴趣的細节是，主人几乎不关心自己的奴隶的衣食，

而是叫他們用自己的力量去想办法，就是干脆叫他們在路上打劫。

有一次几名裸体的奴隶到一个西西里的大奴隶主达摩披洛斯（我們的史料認为是他惹起了第一次起义的人）那里去請求把衣服送給他們。达摩披洛斯不願意談話而只是表示說："怎么？难道旅行的人光着身子在国內旅行而不把現成的衣服送給需要衣服的人么？"在此之后，达摩披洛斯便命令鞭打奴隶并把他們放了（狄奥多洛斯，第三十四至三十五卷的断片）。

罗馬当局害怕强大的奴隶主而不采取任何認真的措施来对打劫的行为作斗爭。这便在島上造成了极其惊惶和紧張的情况，而起义的前提也便在这种情况中形成了。还必須指出，显而易見，西西里奴隶的大部分是来自叙利亞的：起义的首領优努斯是阿帕美亞城的叙利亞人；和他同居的女人也是同城的叙利亞人。由于一个叙利亞奴隶的叛变，罗馬人才能够占領陶洛美尼烏姆城；优努斯称起义的奴隶为"叙利亞人"等等。这样看来，在西西里便破坏了古典奴隶主的主要規則之一：不把屬于同一部落的奴隶安放在一处①。

第一次西西里起义的年代不容易加以确定。最可能的日期是一三六年到一三二年②。起义的主要策源地是恩那城，关于这个城市斯特拉波說：

"在西西里的中心是恩那，恩那位于小山之上，四面則是广闊的适于耕种的平原"（Ⅵ，272）。

在城市的四周是大地主的富有的田庄，此外，这些大地主在城

① 柏拉图："法律"，Ⅵ，777。

② 某些研究著作定起义的开始为一三五年，另些人則定为一三八年。

內也有自己的住宅。起义之前經过了一个很長的准备阶段，在这期間，狄奥多洛斯說，"相互在适当的时期集合，开始談判背叛自己主人的事情"(第三十四至三十五卷断片)。优努斯在起义的准备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他是一个公民的家內奴隶。由于他善于圓夢和"預言"未来，所以他对自己的同部落的人們有巨大的影响。有时他采用非常天眞的办法以便在他周圍人們心中造成印象。例如，他把核桃壳的兩半合在一起藏到嘴里，壳內則是用叶子包着煤块；而在适当的时机便从口中噴出火焰来。优努斯便用这样的一些手法巩固了自己那預言者和奇迹創造者的声誉。显而易見，他和叙利亞的各种崇拜，特别是和叙利亞的"众神之母"的崇拜是有某种关系的。还在起义之前，优努斯就說，叙利亞的女神曾对他显圣并預言他將成为国王。

起义的发动者則是富有的奴隶主达摩披洛斯的那些奴隶，达摩披洛斯和自己的妻子美伽里达，甚至在西西里的奴隶主中間都是以对待奴隶非常殘酷而有名的。为了取得优努斯的祝福，大約有四百名乡村奴隶在城外集合，而在奉献了牺牲并相互宣了誓之后，便于夜里在优努斯的"吐出的火"的引导之下突入城中。城市的奴隶归附了他們并开始了对奴隶主的大規模的屠杀。長期抑制着的阶級仇恨迸发成了各种极其激烈的形式——几乎全体自由居民都給杀死了。例外的只有制造兵器的工匠；优努斯下令留給他們活命并叫他們帶着枷鎖制造武器。有一些主人由于他們对奴隶給以人道的待遇而出名，因此他們被赦免了。在这中間有达摩披洛斯的女兒，一个善良的女孩子，她永远可憐奴隶并尽可能地力图帮助他們。奴隶給她以可靠的保护并毫无伤害地把她送到卡塔納她的亲戚那里去。

起义者夺取了城市的政权和鎮压了迫害他們的人以后，就在城市的剧場会合了。在市郊园圃中被捉住的达摩披洛斯与美伽里达被帶到这里来，达摩披洛斯就地被杀死，而美伽里达則交給她过去的女仆去处置。起义者在这次的集会上选举优努斯为国王，取号安提奥庫斯并把王权的一切标志——王冠、宮廷侍卫等——授給他。和优努斯同居的女人成了王后。优努斯給自己組織了一个顧問院，里面的成員都任命的是才智最特出的奴隶。其中有希腊人阿凱烏斯，他在三天中間便从奴隶当中組織了一支六千多人的武裝队伍。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起义的奴隶并沒有創造什么新的国家政权形式，而只是利用了他們非常熟悉的希腊化东方君主国的形式。优努斯所采用的安提奥庫斯这个称号在塞琉古王朝是非常普遍的。

起义的成功立刻在西西里的其他地方得到了响应。在阿格里根图姆附近形成了运动的第二个巨大中心。这一中心的領导者是过去奇里启亞的海盜克列洪。在占領了阿格里根图姆及其附近的全部地区之后，他便率領了一支五千人的奴隶队伍自願地投奔了优努斯，作了他的副手和統帅。这样一来，奴隶主希望起义領袖开始相互进行內战的事情就不曾实現。

起义者联合起来的力量击潰了在行政長官路克优斯·吉普謝烏斯統率之下的八千名罗馬軍队。这便使起义的規模更加扩大了。用狄奥多洛斯的話来說，起义者的人数多到二十万人。轉到奴隶手中的差不多有該島中部和东部的全部大城市——恩那、阿格里根图姆、陶洛美尼烏姆、卡塔納、麦撒納、可能甚至还有西拉庫賽。还有几个罗馬行政長官也失敗了。

这样一来，在西西里便形成了一个以巨大的武装力量为基础的奴隶国家。下面的事实可以証明这个国家的組織性的程度，即优努斯—安提奥庫斯发行了上面有自己的名字和国王称号的錢币。可惜，我們的史料不能使我們把起义地区所建立的新的社会关系描繪出来。只有狄奥多洛斯的短短的一段話才使我們稍稍知道其中的情况。他說：

"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起义的奴隶非常明智地关心到未来，而沒有把小农庄燒掉，沒有破坏其中的財产、儲藏的果品，也沒有侵犯那些繼續从事农耕的人們，庶民則由于嫉妬而裝成奴隶的样子向乡村出动，他們不仅劫夺財产，而且燒毀了村庄"(第三十四至三十五卷的断片)。

从这里便可以得出結論，只有大規模的奴隶制庄园才受到了破坏。农民和佃戶底小份財产，奴隶是不肯破坏的。这样看来，他們对待那地方的生产力的态度是賢明的，并且不願意使島上的劳动居民起来反抗自己。城市的流氓无产阶級的行徑則不同，他們归附了起义，但只会以自己的无政府的行动来損害奴隶。

島上的形势是如此地严重，以致罗馬政府竟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来鎮压起义，何况西西里的榜样是有傳染性的，它会在国内的許多地方引起奴隶的运动。执政官的軍队被派到战火弥漫的島上去。但是一三四年的执政官G·富尔維优斯·弗拉庫斯并沒有获得任何成功。繼承他的人，一三三年的执政官卡尔普尔尼烏斯·披索得以迫临恩那的城下。但是事情再也不能有所进展，而我們还看到一三二年的执政官普布里烏斯·路庇里烏斯包圍了陶洛美尼烏姆城。在此一年之前努滿提亞陷落了，而騰出来的罗馬兵力就投到西西里来了。

奴隶們极其英勇地进行了保卫战。只有在長期的包圍之后(在此期間被圍的人們被弄得极度疲憊)，罗馬人才攻下了陶洛美尼烏姆。狄奥多洛斯說："他們开始以兒童为食，后来更以妇女为食并相互杀死了"(第三十四至三十五卷的断片)。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陶洛美尼烏姆还只是由于一个奴隶的背叛才被攻克的。

恩那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路庇里烏斯包圍了城市，使被包圍的人們到达了絕望的程度。克列洪率領一个小队出击并在一次英勇的斗爭之后遍身受伤而陣亡了。优努斯則被敌人生擒而后来死在獄里。在攻下恩那之后，路庇里烏斯便率領着一小队精兵"徹底梳洗"了全島并从島上清除了起义奴隶和掠夺者的殘余。

西西里起义的反响

西西里的奴隶起义是意大利和希腊一系列事件爆发的信号。我們并沒有資料来証实，西西里的起义者是否和西西里以外有什么有組織的联系。但是我們也沒有根据来否認这些联系。如果臆断一下，这也并沒有任何不可能的。无論如何，西西里大起义的消息在全部希腊罗馬世界是傳播得十分广泛的并且引起了基础准备得相当雄厚的那些地方的奴隶的相应的反应。奥洛修斯[①]把西西里的起义和在不同地方点起了火的燃着的火絨相比。狄奥多洛斯(第三十四至三十五卷断片)談到了罗馬一百五十名奴隶的阴謀，談到了阿提卡的运动(参加的奴隶在一千名以上)，談到了狄罗斯島

① 奥洛修斯："反異教徒"，V，9，5。

上和其他地方的运动。奥洛修斯报道說，在明图尔奈，四百五十名奴隶在十字架上被处以磔刑，而在西努埃撒① 则爆发了四千名奴隶的大起义，起义要求严重的軍事措施来对付。在雅典的矿山中，奴隶的起义被战略家赫拉克里图斯鎮压下去了。在狄罗斯，"因不久以前的起义而感到自豪的奴隶的运动"② 由于公民的警惕性而未能爆发。

阿里斯托尼庫斯的起义

不單是在年代上和西西里的事件有关系，而且显然和它們有內部联系的最大的一次运动是小亚細亚的阿里斯托尼庫斯的起义（一三二——一三〇年）。培尔伽姆王国內部惊恐非常。一三三年国王阿塔路斯三世（一三八——一三三年）因中暑而死了。这是一个冥頑殘酷的人，他在培尔伽姆的宫庭建立了东方專政的制度。为了擺脫他父亲优勉涅斯二世的朋友們的那些使他厌煩的劝告，他有一次請他們到宮中来幷下令給自己的雇佣兵把他們杀死，然后又消灭了他們的妻子兒女。孤独过活的阿塔路斯从事蜡塑和园艺，而培养有毒的植物。他在学术著作中陈述了这件事的理論，而实际上則用自己的近人来試驗毒物的作用。在他死后留下了遺囑，把培尔伽姆王国傳給罗馬人民。

人們試图用各种不同的理由来解釋这一奇怪的遺囑：一些理由是阿塔路斯的对人类的憎恨，他憎恨人，特别是自己的臣民；另

① 明图尔奈是离坎佩尼亚不远的南拉提烏姆的城市；西努埃撒比明图尔奈更南，接近坎佩尼亚的边界。

② 奥洛修斯：同上書。显而易見，暗示我們所不知道的二世紀中叶的一次起义。

一些理由是：他承認罗馬的实际的統治和培尔伽姆王国所处的走头无路的境地。可能这些解釋都有部分的眞理。但是在这些理由之外还要加上一个重要的情况。在阿塔路斯死亡的时候，在西西里来的消息的影响之下，培尔伽姆王国的內部是非常不安定的：奴隶在騷动，城市貧民和依賴的农村居民的不滿情緒在增長。只从这样一件事实便可以推出这一点。国王死后培尔伽姆的城市当局把公民权給予了到当时为止一直沒有享受过这种权利的那些种类的居民，其中包括雇佣兵。奴隶的法律地位也得到了改善。显而易見，人們是想用这些措施来对即將到来的革命进行斗爭。从这一覌点来看，阿塔路斯把自己的王国給予罗馬則可能只是对革命运动进行斗爭的一种特殊的企图罢了。从这一时期其他希腊化国家的历史上我們也看到了和这种情况相类似的措施①。

当罗馬方面知道了阿塔路斯的遺囑的时候，便派一个五人組成的委員会去接受遺产。但是这个委員会的到达（大概是一三二年年初）只会加速已經成熟的那些事件。优勉涅斯二世与以弗所的側室所生的兒子，因而也就是故阿塔路斯三世的旁支兄弟阿里斯托尼庫斯出来要求培尔伽姆的王位。他依靠着不滿意的分子在沿海的一个小城市廖凱（在士麦那和波凱亚之間）中夺到了政权。但是，用斯特拉波的話来說，他"被以弗所人在庫麦附近的海战中击潰，便从廖凱逃到国內地区并迅速地集合起大量的他号召爭取自由的貧民和奴隶"（XIV，646）。

运动迅速地有了广泛的規模。希腊的城市提阿提拉和阿波罗尼斯被攻克。在南方，騷动蔓延到哈里卡尔納索斯。黑海对岸的色

① 例如，一五五年根据托勒密的遺囑把启列涅，七四年根据尼柯美德斯三世的遺囑把比提尼亚交給罗馬。

雷斯人支持小亞細亞的奴隶，奴隶中有不少和他們同部落的人。

我們并不知道阿里斯托尼庫斯运动的思想基础。但是單从一件事便可以看到这样的基础是存在的，即斯多噶派的哲学家庫麦的布洛西烏斯，提貝里烏斯·革拉古的朋友和同志在革拉古死后便到阿里斯托尼庫斯的地方去了。当阿里斯托尼庫斯被罗馬人俘虜的时候，布洛西烏斯便自杀了。此外，我們还有斯特拉波的直接的証据，他說，"阿里斯托尼庫斯称拥护自己的人們为'埃里奥波利特'①"（XIV 646）。如果我們知道太阳神的崇拜在小亞細亞和叙利亞起有多大的作用，便可以推想，这一运动具有社会烏托邦的綱領，但却涂着宗教的色彩。"太阳国"是自由与平等的国家，在那里將沒有富人，沒有穷人、沒有奴隶，也沒有主人。

但現时我們还不能立刻断定，阿里斯托尼庫斯本人在提出自己的社会綱領时，是忠誠到怎样的程度：可能，社会的烏托邦对他来說只是吸引群众和利用他們达到自己的目的——夺取父亲的王位——的手段而已。但是也有另外的一种看法：阿里斯托尼庫斯力图夺取培尔伽姆王国的政权，以便利用它来以通俗的希腊化烏托邦的精神对社会制度进行广泛的改革。

在阿里斯托尼庫斯的运动中还应当指出一个特点来：自由居民阶层之参加这一运动显然比在其他类似的場合要广泛。这原因是：运动不單帶有社会的，而且帶有"民族的"、反罗馬的性質。这便不仅仅使奴隶和貧民，而且显然甚至使中等居民阶层也投到阿里斯托尼庫斯的一方面来。

元老院派遣一三一年的执政官普布里烏斯·李启尼烏斯·克

① 意为太阳国的公民。

拉苏斯率領大軍到小亞細亞来。本都、比提尼亞、卡帕多启亞和帕普拉哥尼亞的国王們都帮助罗馬人。阿里斯托尼庫斯在廖凱被包圍。但被包圍者的成功的出击却迫使克拉苏斯退却了；他被俘并被杀了。

于是克拉苏斯的繼承者、一三〇年的执政官瑪尔庫斯·佩尔佩尔那来到了小亞細亞。他之到来使起义的进程发生了轉折。阿里斯托尼庫斯在一次大战中被击潰而退到卡里亞的斯特拉托尼凱亞城去。佩尔佩尔那在那里又包圍了他并用飢餓迫使他投降了。阿里斯托尼庫斯偕同阿塔路斯族的財富被送到罗馬，在那里，由于元老院的命令，阿里斯托尼庫斯被勒死在监獄里面了。一二九年的执政官瑪尼烏斯·阿克維里烏斯（在战胜阿里斯托尼庫斯之后不久，佩尔佩尔那便死在培尔伽姆了）鎮平了起义的殘余。

阿克維里烏斯和元老院委員会一道来整頓小亞細亞。培尔伽姆王国被变成了亞細亞行省。它的东部各个地区則送給联盟各国的国王作为奬賞（据說，执政官和委員会的委員們都受賄了）。后来讓出去的这些地方又都取回来了。

新的富有的与有文化的行省在罗馬的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第一个变成了罗馬包收商人的活动場所（根据革拉古法）。它成了罗馬在东方的統治底一个重要战略据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說，它仍然是反罗馬情緒和运动（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八八——八五年的起义；参見本書第一部分第二十二章）的发源地。

第二十章

革拉古运动

提貝里烏斯·革拉古

在西西里与小亞細亞的那些事件和与革拉古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一复杂的运动之間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当然，不單是奴隶的起义迫使提貝里烏斯·革拉古提出自己的复兴农民的方案。但是由于認識到无权的和受到殘酷剝削的人們底集合对于有产者的危險，这显然是激使他最后制訂自己的土地法案的那个动机。

引起革拉古运动的有經济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在政治方面，运动是新民主派对貴族的爭取政权和爭取罗馬社会的民主化的斗爭。在經济方面，这一运动表現了破产的罗馬和意大利农民对土地的向往。最后，力图用土地改革的办法来阻止奴隶制度的发展并复兴旧农民（这是罗馬軍事威力的主要支柱）的某一部分的貴族底保守烏托邦观点，在运动的思想中也占了重要的地位。

由斯奇庇奧·埃米里亞努斯和他的朋友（小列里烏斯、历史家波利比优斯、斯多噶派学者帕涅启烏斯等人）所組成的所謂“斯奇庇奧小組”便誠然是以非常小心的形式来培养了后面的一套想法的。但是，在这里，事情显然也只不过是停止在談談的阶段而已。試图在实际上实現这些想法的是起初和斯奇庇奧有联系的另一个貴族集团。这便是革拉古集团。

显普洛尼烏斯族是屬于平民出身的旧貴族氏族的。我們在本書前面常常遇到未来改革者的父亲提貝里烏斯·显普洛尼烏斯·革拉古。他历任罗馬各級官吏，直到最高的地位。我們知道他作过人民保民官[1]、行政長官、执政官(兩次)、监察官。提貝里烏斯的妻子科尔涅里亚是非洲的斯奇庇奥的女兒。他們生了十二个孩子，而活下来的只有兩个兒子，即提貝里烏斯和盖烏斯、一个女兒显普洛尼亚，显普洛尼亚則嫁給斯奇庇奥·埃米里亚努斯。

科尔涅里亚在較早的时候便丧偶了。有一件事情可以証明，这位杰出的妇女是如何地出名和受人尊敬，即托勒密六世曾向她求过婚。但是她不願意再嫁人，而把自己的全生用来教养自己的兒子。兩个兒子都受到了极其良好的希腊教育。提貝里烏斯的教师是著名的修詞学家米提里奈的狄奥芬和哲学家庫麦的布洛西烏斯。

提貝里烏斯还是个少年的时候，便参加了第三次布匿战爭，那时他是自己的姊丈斯奇庇奥·埃米里亚努斯的随員。和斯奇庇奥集团的接近(盖烏斯·列里烏斯与波利比优斯都曾陪同斯奇庇奥到过非洲的)不能不对提貝里烏斯政治观点的形成发生影响：大概应当在这里寻求有关土地改革的思想的一个萌芽。在迦太基附近，年輕的革拉古表現了巨大的勇敢并使自己在軍队中得到很大的名望。在同一时期，提貝里烏斯和元老院的 princeps (首席元老)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的女兒結婚了。

一三七年，提貝里烏斯在包圍努滿提亚的曼启努斯的軍队中担任財务官(見第四〇〇頁)。元老院之拒絕承認实际上是提貝里

[1] 一八四年；在那一年由于他大胆地出來保卫斯奇庇奥家族而出名。

烏斯所締結的条約(只是由于自己的人事关系,他才逃脫了曼启努斯的命运)是他和元老寡头政权的第一次冲突。他是在实踐上才能够認識到罗馬国家机器的不完备和統治集団的缺点的。

如果普魯塔克的話可信的話①,則西班牙之行,使提貝里烏斯得到了又一个强烈的印象,这个印象加强了他取消現存制度的决心。在行經埃特魯里亞的时候,他看到了荒蕪的土地,在那里耕种的不是自由的、爱好劳动的农民,而是"外国人和蛮族人"。

一三四年夏,提貝里烏斯竞选一三三年的保民官。在竞选的时候,为土地改革曾进行了十分热烈的鼓动宣傳:

普魯塔克写道:"罗馬人民最有力地激励了提貝里烏斯的爱好功名的願望和行动的决心;他們把自己的話写在柱廊、牆壁和古物上,号召提貝里烏斯从富人手中夺取国家的土地而分給无产者"(同上)。

早就以改革拥护者自居的提貝里烏斯在大家一致的同意下当选了。

一三四年十二月十日②就职以后,他立刻提出了自己的土地法案。这时在提貝里烏斯周边已經形成了一个新貴出身的、拥护者的小集団。例如他的岳父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便是屬于这个小集団的。当时最大的法学家——普布里烏斯·穆克优斯·斯凱沃拉和普布里烏斯·李启尼烏斯·克拉苏斯——都帮助提貝里烏斯起草这个法案。

在提貝里烏斯为自己的法案进行鼓动宣傳的时候,他是以斯

① "提貝里烏斯·革拉古",Ⅷ。

② 人民保民官任职年通常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奇庇奧集团关于下面一点的主要論題为出发点的，即恢复罗馬的軍事威力：

> 阿庇亞努斯說："革拉古的目的不是在于給貧民造福，而是要在这些人身上为国家取得战斗力"①。

而在投票之前他发表的演說的內容，在本質上也并沒有超出这一保守論題的范圍②。但是因土地法案而开始的大規模的人民运动却控制住了提貝里烏斯，并使他不得不做得比他所料想的要过火得多。在普魯塔克所引的他的一篇演說的断片里，我們听到了一位民主的和保卫不幸的人們的人物的眞正热情的呼声：

> "就是意大利的野兽都有它們可以栖身的巢穴和洞窟，可是为意大利征战和陣亡的人們在意大利除去空气和阳光之外一无所有，像游牧民一样沒有房屋，帶着妻子兒子到处流浪。当統帅們在战場上号召士兵保卫坟墓和神殿使不受敌人侵犯的时候，他們是在欺騙士兵。要知道許多罗馬人并沒有祭父的祭台，沒有祖先的坟墓，而他們是为了使别人过奢华的生活，为了别人发財致富而战斗和死亡的。人們称他們为世界的統治者，但他們連一小块土地都沒有"③。

提貝里烏斯的法案本文并沒有傳到今天。但是它的內容大体上是可以确定的。

第一点是旧李启尼烏斯和賽克斯提烏斯法的发展。每一个国有土地（ager publicus）的領有者都允許占有五百优盖路姆的土

① "內战"，Ⅰ，11。

② 同上。

③ "提貝里烏斯·革拉古"，Ⅸ。

地作为財产。如果他有兒子的話，那每一个人是二五〇优盖路姆，但是有一个限制，那便是每一家所有的土地不能超过一千优盖路姆(二百五十公頃)的国有土地。

第二点說，多余的国有土地必須交还国庫，而从这当中切下一些小块（大概是每块三十优盖路姆）[1] 来分配給貧穷的公民，世世代代租給他們耕种。根据阿庇亞努斯的說法（I，10），这些土地是禁止出售的。后面的一个因素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提貝里烏斯打算用这种禁止出售的办法来阻止农民的新的无产阶級化。

最后，法案的第三点規定了一个由三人組成的全权委員会，受权进行土地改革(triumviri agris iudicandis assignandis)。委員会应当在人民大会上选出，任期一年，其中的成員有权在下届重新当选。

由于我們沒有法律的本文，而有关革拉古运动的傳統又不清楚，許多重要的細节都不能加以闡明。例如，关于法案起草委員会对于土地占有者最初比較溫和的和后来比較严厉的态度的問題便是如此[2]。同样也不能正确判断是否全部(ager publicus)都受这个法案的支配还是有某些类屬于例外。誰应当有权利得到国有土地，只是罗馬公民，或是还有某些类的意大利人，这一重要的問題也不清楚。

土地法案首先便侵犯了大国有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但是它那急进的性质当然也会吓住了甚至一般地拥护土地改革，但只是拥护溫和的土地改革的那些新貴集团(斯奇庇奧集团)。因此元老院

---

[1] 可能，在法案的本文中沒有指出土地的大小。这种大小应当是在分配的过程中規定的。

[2] 普魯塔克："提貝里烏斯·革拉古"，X。

的极大多数的人們便反对提貝里烏斯的这个法案了。

斗爭开始了。新貴要求保民官的干涉以便撕毀法案。在提貝里烏斯的同僚中有一个叫做瑪尔庫斯·屋大維的人，是他私人的朋友。但是他自己是一个国有土地的大所有者，因此改革的敌人便选中他当做自己的政策的工具。在經过某种动搖犹豫之后，屋大維終于对法案加以保民官的veto(否决)。

提貝里烏斯劝說屋大維的企图并无結果。于是提貝里烏斯便也决定利用保民官的权利来摧毀反对派。开头他禁止高級官吏处理国家事务，直到法案付諸票决的那一天。当这一点不发生效力的时候，他便封閉了国庫所在地的撒图尔努斯神殿，这样便停止了国家机構的一切活动①。

空气越来越紧張了。提貝里烏斯害怕自己会受到暗算，所以开始帶着武器。当特里布斯民会再次召集大会而屋大維重新提出抗議的时候，事情几乎发展到公开冲突的地步。但是提貝里烏斯又作了一次显然是毫无希望的和平了結的試图。由于某些人的劝說，人民保民官到元老院去（元老院那时正在开会）并把自己的爭端交付元老院来裁决。但是提貝里烏斯在那里听到的只有辱駡和嘲笑……回到人民这里来以后，他便宣布說他要在次日任命新的委員会并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問題，"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行动的保民官应当不应当繼續留在自己的职位上"②。

这样一来，事物的邏輯就使提貝里烏斯不得不放弃合法的斗爭方法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① 某些現代历史学家否認这些事实，認为这是敌視革拉古的傳統的捏造。

② 阿庇亚努斯，Ⅰ，12。

在理論上来說，这幷不是革命的道路。提貝里烏斯願意为之而行动的人民至上的思想和罗馬宪法是不抵触的。但是人民主权的理論在实际上几乎就不曾表現在罗馬的社会生活中。提貝里烏斯·革拉古第一次試图做到这一点，而在这里就正是他的行动在政治方面的革命意义①。

当另一天特里布斯重新集会的时候，提貝里烏斯再一次試图劝說屋大維撤消自己的veto(否决)，而直到他拒絕了以后，他才提出了关于他本人的問題付諸票决。所有三十五个特里布斯一致回答說，違反人民意志而行事的人是不能担任人民保民官的。由于这次的投票，屋大維被剝夺了自己的称号，而选出了另一个人代替他。

此后法案便毫无困难的在同一次集会上通过幷且成了法律(lex Sempronia)。选入三人委員会的是提貝里烏斯本人，他的岳父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和他的弟弟盖烏斯（他当时正在努滿提亞附近)。土地三人委員会的这种亲屬的成分当然就保証了他們的工作能力。但是它当然也会引起反对改革者方面的新的非难。

从委員会一开始进行活动的时候起，它便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在許多情况之下，几乎不可能确定哪些土地是国有的，哪些土地是私人的。土地占有者是如此地惯于这样一个想法，即国家对于ager Publicus从来不曾享受过自己那所有者的权利，以致他們竟把自己的資本投到他們所占有的土地上去，傳給自己的兒子，把它們抵押出去等等。現在則每一个占有国有土地的人都力图用一切办法

① 在普魯塔克所引用的提貝里烏斯的一篇演說中，提貝里烏斯曾发展了人民主权的理論。

来証明，这块土地是他的私有財产。尽管如此，委員会仍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同情和广泛地使用自己的独裁权力而剛毅果断地进行工作。

但是新的困难产生了。土地法只談到把土地給予最貧苦的公民，但是沒有規定給他們一些錢来置办农具、購买种子等等。发放这样的一笔錢完全是必要的，因为不然的話，全部的改革便悬在半空里了。但正是在一三三年夏天，阿塔路斯三世的遺囑被帶到罗馬来。根据宪法的实踐，元老院是願意接受培尔伽姆国王的遺产的。但是提貝里烏斯向人民大会提出了一个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則阿塔路斯的国庫应当被用来作为补助新的土地所有者的現金基金[1]。同时提貝里烏斯又宣布說，如何处理培尔伽姆王国的城市的問題与元老院毫不相干，他建議把这件事情交人民来解决。

这便是重新宣告了人民主权的理論，同时又是对元老院的一个新的挑战。这时反动集团方面对提貝里烏斯的攻击到达了最高峰。反动派誣告他想取得王权，而不惜使用最愚蠢的造謠办法，例如，說培尔伽姆給他这个罗馬未来的国王帶来了阿塔路斯的紫袍和冕旒！

显然，就正是在这个时候，提貝里烏斯提出了关于下列若干点的民主改革新方案：縮短軍役的期限；对判决向人民申訴的权利；审判委員会除了元老之外，还要加上同等数量的騎士，还有可能是把公民权給予意大利联盟者和拉丁人。凡此种种改革稍后都將再度被盖烏斯·革拉古所提出并部分地实施了。提貝里烏斯并未

① 根据另一种傳統說法（李維，奧洛修斯），阿塔路斯的財庫被建議在土地不够分配的那些公民之間均分。第一个說法是比較可信的。

来得及实現这些改革。

一三二年保民官的选举期近了。提貝里烏斯在下一年当选，对于改革的成功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在一三三年夏天，他又提出自己要竞选保民官。这又成为敌人們的一个新的借口，誣陷他要施行暴政①。新貴决定对提貝里烏斯发动决战。在一次的集会上，大量的新貴率領自己的食客出現于会場而把会議中断了。会議改于次日举行。从清早起，提貝里烏斯方面的人們便占領了卡庇托里烏姆山上的广場，因为民会是必須在那里举行的。新貴又試图阻碍这次的集会。发生了格斗而这些人便被驅离了广場。与此同时，元老院也在卡庇托里烏姆山上开会，地点是忠誠女神的神殿。人民大会的騷声极大，在这声音中間演說者的話是听不清楚的，于是提貝里烏斯便用手指着自己的头作了个手势。他这样是想說，有致命的危險威胁着他。人們立刻去报告元老院說，提貝里烏斯要求自己戴王冠。祭司長斯奇庇奥·納吉卡率領大群的元老和大量食客跑到人民大会开会的广場上来并向民主派冲去。发生了冲突，結果提貝里烏斯和他的三百个人都被杀死了。夜里，他們的尸体便給抛到梯伯河里去了。

---

① 同一个人連續兩次担任保民官的职位的权利是有爭論的。虽然我們已經看到(第一一八頁)，三四二年有过盖努克优斯的人民投票(并不完全可信)禁止一个人在十年之內競选同一职位，但这一規則在实际上曾多次受到破坏(参見第三五二至三五三頁)。而且盖努克优斯的人民投票只限于高級官吏，而人民保民官，严格說，还不是高級官吏。实际上，在貴族与平民的斗爭历史中，我們看到人民保民官曾多次再度当选。但是不管在事情的法律方面如何，提貝里烏斯竟选对貴族來說正是向他堅决进攻的一个良好的借口。

反动时期和新的高漲

殘酷的反动时期开始了。最反动的分子攫取了罗馬的政权，他們开始殘酷地鎮压自己的敌人。根据元老院的命令，組成了审理和审判提貝里烏斯的拥护者們的一些特別的委員会。他的某些朋友被放逐，另一些則被处以死刑。在后者中間便有提貝里烏斯的教师米提列奈的狄奥芬。根据普魯塔克的說法①，一个叫做盖烏斯·比利烏斯的人被放在一只盛着蛇的桶子里去。布洛西烏斯則逃到阿里斯托尼庫斯那里去。

但是，反动时期具有純政治的性質并且是不長久的。他們不敢冒險取消土地法。三人委員会繼續自己的工作，代替提貝里烏斯而选出了普布里烏斯·李启尼烏斯·克拉苏斯，他是小革拉古的岳父，也是一个拥护改革的人。他当选为一三一年的执政官并被派到小亞細亞去鎮压阿里斯托尼庫斯的起义。值得注意的是，和克拉苏斯竞选的斯奇庇奧·埃米里亞努斯在投票的时候，只获得了兩个特里布斯的票！

人民对于自己所爱戴的人的这种冷淡态度是由于他对土地法的态度而引起的。曾經同情过改革的斯奇庇奧，在改革剛剛有了具体形式时，便跑到反对改革的人們的陣营里去了。普魯塔克叙述說②，当还在努滿提亞的斯奇庇奧知道提貝里烏斯的死亡的消息时，他便引用了荷馬的詩句：

"每一个做这样的事的人就是要这样死的！"

---

① "提貝里烏斯·革拉古"，XX。

② "盖烏斯·革拉古"，XXI。

稍后，斯奇庇奥在人民大会上对于自己的女婿的行动也是表示不贊同的。

人民对于杀死提貝里烏斯的凶手憎恨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使他死亡的罪魁斯奇庇奧·納吉卡竟不得不离开罗馬到小亞細亞去，而他不久便死在那里了。

李启尼烏斯·克拉苏斯在对阿里斯托尼庫斯的斗爭中死掉了，而大約就在同时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也死了。代替他們而被人民选入土地委員会的是民主派的瑪尔庫斯·富尔維优斯·弗拉庫斯和盖烏斯·帕披里烏斯·卡尔波。委員会的第三个委員則仍旧是盖烏斯·革拉古。

改革的困难随着无可爭辯的国有土地儲备之耗竭而增加了，而且在分配的时候，人們越来越頻繁地开始踏上法律权限还成問題的土地。土地占有者的不滿情緒和他們的抵抗增强了。在委員会里，开始有了无穷无尽的要爭論的事項。从意大利联盟者中間的占有者方面来的控訴書特别多。这里事情的法律方面特别复杂，因为联盟者和罗馬之間有着專門的条約上的关系，而沒收他們的土地在某些情形下是会破坏这些条約的。

一二九年斯奇庇奧·埃米里亞努斯参加到这件事里来了。他出面保护意大利占有者并且做到使元老院作出决定，即三人委員会沒有权决定哪些土地是国有的，而把这个权力給予执政官盖烏斯·显普洛尼烏斯·图吉塔努斯。但执政官出征伊里利亞，而就在这个借口之下中止了对爭論的案件的审理。三人委員会的活动实际上是停頓下来了，而人民对斯奇庇奧則异常不滿，認为他有把土地法完全取消的意思。

完全以阿庇亞努斯为依据的对一二九年事件的傳統叙述

便是如此(Ⅰ,19),因为其他的史料对于这些事件是閉口不談的。但是阿庇亞努斯的叙述也使人們发生許多疑惑的地方。首先,不明白的是:三人委員会的解决爭端問題的权利是人民大会决定授予的,怎么会因元老院的一个普通的决議而把他們的这种权利剝夺呢。此外,阿庇亞努斯关于中止三人委員会的活动的說法是和其他資料相抵触的。根据李維的說法(第五十九——六十卷提要),則登記在財产資格調查表册之內的罗馬公民的人数在公元前一三一年到公元前一二五年这一时期中間从三一八、八二三人增加到三九四、七三六人。如果三人委員会在一二九年之后活动几乎停頓的話那么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够发生呢?現代的研究者試图提出各种不同的假說来解釋这一矛盾。例如,有人認为,在一三一年的全市調查时,登記入册的照例只是有产者,而在一二五年也开始登記了无产者,这一点便說明了为什么公民人数的大量增加。另外一种說法是比較可信的。元老院有权利干預事件,因为問題所涉及的是同盟者,也就是涉及国际关系的方面,而国际关系是在元老院的职权范圍之內的。正因如此,执政官才被授以审理只是联盟者的爭論事件的权利。至于公民,則他們仍然是和以前那样由三人委員会来处理。而在一三一至一二五年之間,三人委員会大力展开工作,这当然可以解釋受到調查的公民数量的增加。

在此后不久,斯奇庇奥便被发現死在自己的床上了。就在前一日的晚上,他还很健康并且准备第二日在人民大会上发表演說。在夜里,斯奇庇奥把一个涂蠟的木板放在自己身旁,准备起草次日演說的提綱。在他的尸体上找不到任何横死的痕迹。这

个謎一般的死亡在罗馬引起了各式各样的說法。一些人說是民主派干的事；另一些人則硬說是他那与他不和的妻子显普洛尼亞害死了他，帮她忙的則是想阻碍取消土地法的科尔涅里烏斯；又有一些人說是自杀；最后，还有一些人認为这是善終。关于这一案件的审理被打断了，因为，用普魯塔克的話来說[1]，人民害怕民主派特別是盖烏斯·革拉古会被牽累到这一犯罪行为中去。最可信的說法是：审訊的中止是因为人們确定斯奇庇奧的死是善終的。他已經不是年輕人了，而可能他死亡的原因是心臟衰弱的发作或是腦溢血。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土地改革是和把公民权給予意大利人的問題有着密切联系的。这一联系是双重的。从一方面来說，显然，只有算是公民的人才有权取得土地。从另一方面来說，如果把公民权給予他們作为补償，这就会緩和意大利土地占有者对改革的不滿情緒。阿庇亞努斯就恰恰是指出了后面的这个因素。

无論如何，意大利公社中的情緒是十分不安定的。一二五年度的全市調查接近了，而有許多非公民都移住到罗馬来，因为他們听到公民权的范圍扩大了。但是元老院和不願意分出自己的特权的大部分罗馬公民却反对在这方面作任何讓步。因此一二六年的人民保民官瑪尔庫斯·优尼烏斯·培恩努斯就得以甚至提出建議把一切非公民逐出罗馬。我們不知道，这一措施是否实行，但另一个建議却反映了由公民权問題而产生的斗爭。

一二五年，富尔維优斯·弗拉庫斯成为执政官，他是土地委員会的委員又是民主派的領袖之一。他建議把公民权給予意大利人，

① „盖烏斯·革拉古"，X。

而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不願作罗馬公民的，則給以对高級官吏的行动向罗馬人民大会控訴的权利。但是富尔維优斯·弗拉庫斯的法案并沒有通过，因为元老院，可能还有人民大会反对它。

弗拉庫斯法案的否决在具有拉丁权利的公社和联盟者之間引起了憤慨。在拉丁殖民地，利里斯河流域的一个繁荣的大城佛列該萊中爆发了起义。可能皮凱努姆的阿斯庫魯姆城也归附了佛列該萊。罗馬政府用迅速和严峻的措施中止了运动的进一步扩大：佛列該萊被攻克并被行政長官路克优斯·奥庇米烏斯給摧毁了。

蓋烏斯·革拉古

在这样的紧張的情况之中，蓋烏斯·革拉古登上了广闊的政治舞台。他比自己的哥哥小九岁，而在一二四年以前，如果不把他之参加土地委員会算进去的話，他在政治生活中是不起重大的作用的。蓋烏斯依照一般的官阶上升，他参加过多次的战役，特别是在努滿提亞战爭时，他在斯奇庇奥·埃米里亞努斯的領导之下服役。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当选为土地委員会的委員。在他的哥哥死的时候，他也沒有在罗馬。

一二六年，蓋烏斯·革拉古是薩地尼亞的財务官，他在那里任职兩年。元老院是尽力使他离开罗馬越远越好，所以它准备叫他在薩地尼亞渡过第三个年头。于是蓋烏斯便擅自返回罗馬，因此他在监察官法庭受到控告。不过他却得以使自己完全恢复了职位。但是他的对手不滿足于这一点而控告蓋烏斯，說他鼓动联盟者暴动。而蓋烏斯把这一点也給推翻了。一二四年，正是在他哥

哥死后的十年，他提出竟选一二三年度的人民保民官。

盖烏斯·革拉古这时候利用了他的巨大人望。但是用普魯塔克的話来說①，从意大利的四面八方有这样多的人民来参加选举，以致許多人在城內竟找不到住处，而广場也容納不下所有前来投票的人們。这里不仅仅有朋友，而且也有敌人，因为就所得到的选票数量而論，盖烏斯只占第四位。

盖烏斯·革拉古是一个杰出的人物。由于科尔涅里亞的教养和刻苦的自修，他那天生的卓越才能便更加发展起来了。他的非凡的辯才打动了群众，而他的热烈的意志和决心是一往直前，不畏任何困难的。善于把当时一切最重要的問題提上日程并將其結合为一个整体的盖烏斯·革拉古的多方面的活动使人們把他看成是古代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

一二四年十二月十日盖烏斯·革拉古就人民保民官之职。从这个时期起，在兩年中間，他以极大的毅力来实現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可惜傳統关于他的記述保存得还不如关于提貝里烏斯的記述。严格地說，我們既不知道他所实行的各种措施的正确內容，也不知道它們的年代次序。我們的史料对于盖烏斯的活动是闡述得极不充分的：除去个別法律的名称以外，史料几乎什么也沒有提供給我們，它們混淆了这些法律的次序并且使它們相互矛盾。因此，盖烏斯·革拉古担任保民官的兩年（一二三和一二二年）的历史，我們只能极其大略地給恢复过来。

盖烏斯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提貝里烏斯的事业的繼續并且是决定于他的哥哥所提出的但是未予解决的那些任务的。但甚至

① „盖烏斯·革拉古"，Ⅰ。

弟弟在形式上只是繼續哥哥的事业的地方，他也是如此远远地超出了以前改革的范圍，加进了如此多新的东西，以致实际上我們竟有权利認为他的活动是完全独立的，并且是三十到二十年代的民主运动的一个更加重要的阶段。

这个时代有三个大問題需要解决：土地問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把罗馬的公民权給予意大利人。而盖烏斯·革拉古的全部措施便正是决定于这三个主要的任务的。

显然，在盖烏斯第一次担任保民官开始的时候，他曾施行了一項法律，这一法律的具有回溯的效力，而它的目的則是反对为了鎮压提貝里烏斯的拥护者而設立的特殊审判委員会的活动的。根据这一法律，則判决处死或是放逐罗馬公民的高級官吏（委員会主席）的本人应当受到人民的审判。

第一次保民官时期（一二三年）的最重要的措施是三个法律：土地法、粮食法和审判法。土地法(lex agraria)显然在基本上是重复了一三三年的法律，但是有某些补充和改进。除此之外，他还把土地三人委員会的活动恢复到以前的規模。

可能还在土地法以前便已經实施的粮食法(lex frumentaria)的內容，我們也不十分清楚。无論如何，无可爭辯的是，它規定从国家仓庫以低于市場价格的价格出售粮食。在李維的第六十卷的提要中說，粮食的国定价格是每一莫迪烏斯（八·七公升）六又三分之一阿斯。但是这一数目对我們并未說明任何东西，因为我們不知道这一时期粮食的市价如何。根据一些說法，每莫迪烏斯六又三分之一阿斯这个价格比市場价格（貴一倍以上）要低的多；根据另一些說法，它只等于低的市場价格。

粮食法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即使国家所訂的价格和市場的价

格并无太大出入，那这一法律仍然保証了罗馬最貧苦的居民不受粮食价格經常波动的影响。在罗馬則是第一次用这个办法由国家来調整价格，从而减輕了最貧苦阶层的困苦。它还在罗馬实施了古典城邦的主要原則，也便是集体的、公社国家所有制的原則；根据这一原則奴隶主集体的每一成員必須在国家的收入中有自己的一份。

但是巩固了城市民主制的粮食法也自有其相反的一面。指定以固定的价格出售的粮食是从行省取得的并且放在国家的商店里。除去这会大大地加重了国庫的支出以外，較廉价的粮食的輸入压低了市場的价格并对意大利农业发生了不利的影响。更加重要的是，粮食法又是后来組織国家无偿地把粮食分給最貧苦的城市居民这件事的出发点。革拉古兄弟事业的繼承者和后期共和国的煽动宣傳者終于做到了粮食的无偿分配，这件事在城市群众道德的敗坏和流氓无产阶級的成長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审判法（lex iudiciaria）中有許多不清楚的因素。它所涉及的是常設审判委員会，特别是关于行省太守进行勒索的案件审判委員会(quaestio reperundarum)的成員。在这里，傳統的說法是不一致的。根据李維（第六十卷的提要），盖烏斯主張法庭留在元老院手中，但是增加元老的人数，并再加上由騎士中間选出的六百名新的成員。根据普魯塔克的說法①，則“在三百名元老法官以外，盖烏斯又加上了同样数量的三百名騎士，这样就成了一个由六百名法官組成的混合法庭”。

阿庇亞努斯、西塞罗、狄奥多洛斯等人提出的另一种傳統說法

---

① “盖烏斯·革拉古”，V。

则与第一种不同。根据这一說法，则审判委員会根本便从元老的手中取了过来而完全交給騎士了。

这一矛盾多半是可以用某些現代学者所支持的下面的一种說法来解釋的。在李維和普魯塔克的著作中反映了蓋烏斯在其活动初期所提出的最初的法案，当时元老院的反对派还沒有过于明目張胆地出动而蓋烏斯也只是打算限于比較溫和的改革。但是在他遇到貴族的公开抵抗（見下文）以后，他便使这个审判法有了更加急进的性质。

我們不知道法律是否涉及一切常設的审判委員会或者只是quaestio repetundarum。无論如何，这后者是具有主要政治意义的。蓋烏斯把它从新貴的手中夺取过来，是打算消灭行省的太守們的那种濫用职权的行为：因为他們認为自己是完全可以为所欲为的，只要法庭是在他們同等級的同僚手里。这时法庭轉到騎士的手里了，这样对太守們的活动便树立了眞正的监督。这样一来，审判法也就是对于新貴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并大大地提高了民主派左翼——騎士——的政治威信。誠然，归根到底，审判法并不曾改善行省的情况，因为代替元老的濫用职权的行为，是由包收制度的扩大而引起的、新的和更加殃民的濫用职权的行为（見下文）。但是在法令公布的时候，这些后果是很难預見到的，而这样，它在旨在加强罗馬民主制度的、蓋烏斯·革拉古的一套措施中便占了显著的地位。

除去保民官第一年中上面列举的措施以外，还应当指出一些法律来，这些法律显然也是在一二三年公布的。首先是軍事法(lex militaris)。这个法律禁止召十七岁以下的公民服兵役并規定由国家出資供应战士的衣服，而不像以前实行的那样，衣服的錢

要由軍餉中扣除。

关于修路的法律（lex de viis muniendis）是和其他的全套措施有密切的关系的。方便的交通道的組織对于粮食之运入罗馬有巨大的意义，并且还是符合农民与騎士的利益的。以这一法律为基础，在意大利进行了許多大規模的工作，而許多工人和工头都参加了这些工作。盖烏斯·革拉古領导了全部的工作，这样他便造成了貴族对他不滿的新的原因，因为他干涉了元老院和监察官的职权范圍。

关于执政官行省的法律（lex de provinciis consularibus）規定在任职期滿的执政官中間分配行省的更加民主的办法。以前是在执政官选举之后才由元老院指定行省的，这便使人們能够把最好的地方奬給“自己人”。根据新的法律，必須在該年执政官选举之前来决定行省。

改革要求大量的金錢来購买粮食、修建国家仓庫和道路等等。必須增加国家的收入。显然，这一情况对于当然在罗馬行省的历史上起悲慘作用的一个措施的实行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由于盖烏斯的建議，在由过去培尔伽姆王国改組而成的一个新的亞細亞行省中施行了什一稅（参見第二七二至二七三頁），而这种稅的征收是在罗馬包了出去的（lex Sempronia de provincia Asia）。

什一稅的征收和为了这一目的而实施的包收办法一样自然不是什么新鮮的东西：在其他行省也有同样的办法。但是在罗馬本城把什一稅的征收拍卖包出去的办法在原則上却是新穎的。在西西里和薩地尼亞，十分之一收入和其他租稅的征收是在地方包出去的，而且稅区并不大，但是在亞細亞則造成了罗馬包收入的專利，而租稅当然也就要从全部行省征收了。这便使包收人大大地

增加了包收时所应繳的金錢，从而提高了国家的收入①。

但是，新的办法却使罗馬的包收人大量进入富庶的地区并对之大肆劫夺。由于审判法保証騎士等級出身的包收人可以完全为所欲为，这一措施的危險性就更大了，而后来新的实踐也移用于其他的行省去了。

盖烏斯在施行自己的"亞細亞行省法"的时候，除去增加国家的收入以外，也还追求另一个純政治的目标：把騎士更加拉到民主派的一面来。

当选举一二二年度的保民官的时期到来时，盖烏斯再度競选并且毫无困难地被通过了。事情的形式的一面从提貝里烏斯的时候起显然并沒有改变②。但是盖烏斯却享有如此的威信，以致敌对的党都不敢冒險阻止他再度当选。

这时正是他的实力最大的时候，与他同时，罗馬的民主派也进入了它的短期的全盛时代。盖烏斯是一位全能的人民保民官，土地三人委員会的委員，他領导着一些巨大的社会机構，許多包商和代理人也都依靠着他。他是一个眞正的独裁者。但这是民主的独裁，因为沒有一个巨大的措施不是經过全权的人民大会的批准的。元老院和高級官吏不起任何作用，虽然盖烏斯力图尽可能地与他們和諧相处。显然，一二三年的最重要的法律正是在后半年施行的，因为那时盖烏斯在自己重行当选以后，感到自己的地位已是极其稳固了。

① 可能，其他的行省租稅，例如关稅也增加了。

② 有人認为在提貝里烏斯和盖烏斯之間的时期里曾施行一个專門的法律，允許保民官的重行当选；但是这种說法不能有任何一种可靠的史料足以証明它是站得住的。

但是，抛物綫的最高点永远是它的下降的开始。偉大罗馬民主主义者的活动就是如此。在一二三年年末或是一二二年开始，又实行了兩个新的最大的措施：关于开辟殖民地的法律（lex Sempronia de coloniis deducendis）和把公民权給予意大利人的法律。

至于第一个法律，它之必要是由于下面的一种情况而引起的：国有的主要土地这时显然已經消耗完了，而土地問題离开解决仍然还远得很。殖民地的开辟对于土地改革当然是一种补充的措施。

在意大利，盖烏斯·革拉古建立了兩三个殖民地：一个在布魯提伊（米涅尔維亞），另一个在塔倫图姆的地区（涅普图尼亞），可能还有一个在卡普阿。但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并不能解决問題，因为自由的土地已經微乎其微了。因此盖烏斯便想到要在意大利以外，而正是在过去迦太基的領地上設立殖民地。这一想法的新穎之处和原則的意义就在于：它在罗馬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在当时以前从未有过的、意大利境外的、海外殖民地的类型。迦太基所在的地方曾受到咒詛，但这一情况并不曾使盖烏斯感到不安。相应的法案是他的一位同僚路布里烏斯提出来的，并在人民大会上获得通过（lex Rubria）。新的殖民地被称为“优諾尼亞”。

选作殖民地的那些地方使人想到，其中的某些地方所起的作用与其說是农业中心的作用，勿宁說是工商业中心的作用。盖烏斯建立这些殖民地显而易見是打算改善主要是城市民主派的处境并一般地振兴意大利的工商业。根据普魯塔克的証明①，他很乐

① “盖烏斯·革拉古”，IX。

意把富裕的人們接收进新的殖民地，因为这些人的資本对于殖民地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公民权的法律和审判法一样，大半是經过了兩个阶段的。在第一个阶段，它是比較温和的，而显然所涉及的只是拉丁人，因为拉丁人当然会取得充分的罗馬公民权。反对派力量的加强使盖烏斯不得不使法案有了比較急进的形式(見下文)。

关于开辟殖民地的法律(特别是优諾尼亞)和关于拉丁人的法案是反动派决定对盖烏斯进行第一战的基础。这个基础是相当方便的。根本可以利用平民之不願远离罗馬来反对海外殖民地；特别是为了反对殖民地优諾尼亞的建立，可以列举宗教上的理由并且論証說，迦太基地方的殖民漸漸会变成罗馬的竞爭者。至于把公民权給予拉丁人的事情，則我們知道，早在一二五年F·弗拉庫斯的类似的試图便由于罗馬人不願意和任何人分享自己的特权地位而失敗了，而且从那时起，局势几乎便沒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为了对盖烏斯进行斗爭，反对派使用了一个聰明的办法：决定对于他的每一个建議都回答以看来好像更加急进的一个反建議，而用这种煽动的办法使盖烏斯在城市平民中間失去了人望。选定了盖烏斯担任保民官时的同僚，即富有、显貴并善辯的瑪尔庫斯·李維优斯·杜路苏斯来做这件事。他的第一个反方案就在于建議在意大利建立十二个殖民地，每地三千人，并免去殖民者的一切花銷(根据盖烏斯的法律，殖民者必須因自己所取得的土地而向国家繳納少量的租金)。

杜路苏斯的方案由于土地的缺乏是未必能实現的。但是人民对这个問題知道得并不清楚，而杜路苏斯的似是而非的急进主义便得到了他們的欢心。法案于是成了法律(lex Livia)，虽然在实

际上，杜路苏斯从建立殖民地这件事上什么也沒有拿出来，但是盖烏斯的人望却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为了反对把充分的权利給予拉丁人的建議，杜路苏斯提出了一个公民更容易接受的措施：禁止罗馬的統帅出征时对拉丁人施以体罰。这一法案在外表上是完全民主的，但主要的是对公民权的問題毫无价值。因此，这一法案也在人民大会上通过了。

一二二年春天，盖烏斯·革拉古为了开辟殖民地作为三人委員会委員之一而偕同F·弗拉庫斯到非洲去了七十天以便建立优諾尼亚。我們不知道他个人到那里去必要到何种程度。但无論如何，在这个斗爭激烈的时期他离开罗馬是策略上的錯誤。盖烏斯底不在使他的敌人得以肆无忌憚地对他发起誹謗的攻击并大大地加强了他們的地位。

在盖烏斯返回罗馬之后，斗爭便进入了决战的阶段。盖烏斯以新的、更加激进的形式提出了关于意大利人的一个法案(rogatio de sociis et nomine Latino)。史料所傳达的这个法案的內容是不同的：有一些史料認为法案同样地把充分的公民权給予联盟者和拉丁人，另一些史料則把二者分开，說只有拉丁人才应当取得充分的罗馬公民权，而联盟者只是有限的公民权("拉丁权")。但不拘我們如何解决这个問題，事情的本質并沒有改变：法案的新的修訂本文比旧的更加民主并且也包括了更加广泛的意大利居民类別。因此，公民方面对它的反对当然增强了。

斗爭开始了。一二二年的执政官盖烏斯·法尼烏斯(革拉古过去的朋友，現在轉入他的敌人的一面)发言攻击这个法案。在这一攻击的发言中他利用了人民大会利己主义的情感，他說，拉丁人取得了公民权之后就会夺取罗馬的一切最好的地方，而原来的公民

便什么也沒有了……在投票的那一天，法尼烏斯由于元老院的建議把所有的非公民驅出罗馬，而盖烏斯并未能做到取消这一措施。事件后来的发展情况不清楚了：也許是杜路苏斯否决了这个法案，也許是盖烏斯本人看到人民大会情緒不妙而收回了这个法案。但无論如何，法律并沒有通过。

这是盖烏斯·革拉古的失敗，而实际上这也就是他的政治活动的結束了。他最后失去了罗馬人民群众对他的好感而当一二二年夏天竞选一二一年的人民保民官的时候就落选了。在执政官的选举上，当选的是革拉古兄弟一派的死敌——佛列該萊的鎮压者路克优斯·奧庇米烏斯……

关于一二二年最后几个月所发生的事件，我們什么也不知道。可以推想到，双方都准备了决定性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当然不是在宪法的基础上发生的。

一二二年十二月十日盖烏斯的保民官当权的期限期滿了。一二一年一月一日新的执政官就职了。对于盖烏斯的敌人們来說，到来了一个有利的时机来試图激使他公开出动并最后垮台。这件事的誘因，人們选的是优諾尼亞的問題。保民官米努克优斯·盧福斯提出了取消这一殖民地的法案。同时又造出了一种輿論：从非洲方面有消息来，說有一陣风把犧牲的內臟吹散到供物台上，而狼拖跑了地界的柱子。占卜师解釋說这是不祥的朕兆。

当然要决定优諾尼亞的命运的人民大会在卡庇托里烏姆山集会了。在同一日里，L·奧庇米烏斯召开了元老院的会議。武装的貴族占領了优庇特神殿。拥护盖烏斯的人們自己也帶了武器。在集会的时候，革拉古派的一个人杀死了执政官的一个侍从，因为这个侍从对民主派发出了侮辱的言詞。这个人的尸体立刻隆重地給

抬到元老院去。元老們为了这次的杀人行为而眞正地憤怒起来，說得更正确些，只是裝出憤怒的样子，于是他們便作出决定授执政官奧庇米烏斯以无限的全权来恢复秩序①。

夜里双方准备了决定的搏斗。执政官发出命令，要武裝的元老和騎士率領自己的食客与奴隶占領卡庇托里烏姆。盖烏斯·革拉古和富尔維优斯·弗拉庫斯則和自己的拥护者商談。好奇的大群人从夜里就集合到广場来了。

第二天的早晨，盖烏斯和富尔維优斯被召到元老院，要他們答辯人們对他們的控告。为了回答这一点，他們率領武裝部队占領了阿溫提努姆山。富尔維优斯的小兒子被派到元老院去进行談判。但是用这个办法試图避免流血是毫不生效的。年輕的弗拉庫斯被逮捕，而执政官奧庇米烏斯則下令給自己的武裝力量进攻阿溫提努姆。革拉古派的抵抗很快地被摧毁了。弗拉庫斯試图躲到一个地方去，但是被发現而同自己的長子一道被杀死了。盖烏斯从阿溫提努姆山撤退时，腿部脫了臼。他的兩个朋友在某一个时期內挡住了追击的人們，这样盖烏斯便得以从桥上渡到了梯伯河的对岸。但是敌人追近了。盖烏斯不願意为敌人所生擒便命令伴随自己的奴隶把自己杀死。遵命杀死了自己的主人的奴隶又自杀了。盖烏斯·革拉古和富尔維优斯·弗拉庫斯的头被割下来送到执政官奧庇米烏斯那里去，他們的尸体投入梯伯河，財产沒收了。在这一天和后来死掉的革拉古派的总数达三千人。

---

① 依这个定則："Videat L.Opimius consul,ne quid respublica detrimenti capiat。"("要执政官L·奧庇米烏斯注意不使国家遭受任何損失。")这是罗馬史上第一次沒有正式任命独裁官就宣布城市处于戒严狀态。

土地改革的終結。革拉古兄弟的历史意义

不管在开头的时候反动派如何猖狂，他們要完全摧毁革拉古兄弟的事业是不可能的。盖烏斯·革拉古的最重要的措施与法律已巩固地深入实际生活，因为它們是符合于已趋成熟的那些社会需要的。法庭長期地留在騎士的手里，包收制度循着盖烏斯所拟訂的那个方向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意大利的殖民地多半还保存着。在意大利之外，仍保有一种新型的殖民地。在优諾尼亞实际上还有殖民者留在那里，虽然这样的殖民地已为米努克优斯·盧福斯法取消了（已在盖烏斯死后）。一一八年在納尔波又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在南高盧，离比里牛斯山不远的地方）。多半盖烏斯·革拉古的許多次要的法律都保留下来了。

关于土地改革，情况便更加复杂了。把从国有土地割出去的数万小块的土地收回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冒着引起內战的危險，任何反动派是都不能这样做的。但是可以把土地法加以这样的改动，那就是不直接侵害新的小块的土地，甚至在外表上还好像是为了新所有者的利益而行动，結果却是歪曲土地改革的思想本身，从而使它产生了直接相反的后果。由于在土地法中有一些与經济发展相矛盾的空想的条款，这一点便更容易做到了。关于土地之不能出讓的那些法律条款就是如此。

反动派便也采用了这样的办法。首先，可能还在一二一年，革拉古地段的世襲地租和不能出讓便給取消了。这并不能引起土地持有者方面的最小的抗議。恰恰相反，他們却因为他們的手被解开而感到满意。但現在大所有者却重新有可能購买农民的土地了。

阿庇亚努斯說:"于是富人便开始慢慢地收买穷人的土地，而有时則又在这个借口下强行夺取这些土地。貧民的处境更加惡化了"(Ⅰ,27)。

后来又取消了土地委員会(多半是在一一九年)。当时还規定，国有土地不应再加以重分，而土地占有者手中合法数量的范圍內的国有土地完全是他們自己的財产。但这样的土地須交納特殊的租稅。从这里得来的金錢是应当分給人民的。

最后，多半是在一一一年，又取消了私有財产的最后的这个限制。根据保民官斯普里烏斯·托里烏斯的法律(lex Thoria)(这个法律总結了以前的立法)[①]，一切过去国家的土地，不管它是根据 lex Sempronia 取得的小块土地，还是同一法律規定的限度之內的大块土地(五百至一千优盖路姆)，都宣布为私有財产，而这財产今后不再重新加以分配，也不需納稅。將来还禁止私人占有国有土地，因为国有土地只应由监察官出租或是作为公用的牧場。为了討好小所有者，利用牧場时規定了非常低的最高限度，即十头大牲畜和五十头小牲畜。

这样看来，土地改革的最后結果是土地私有制的完全胜利。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其說是在于反动派，勿宁說是在于經济。紀元前二世紀末，在奴隶制度的全盛时期，不可能人工地使小农經济复活，而生活本身便扫除了土地改革中的那些空想的因素。改革的历史結果在某种程度上和改革者所要达到的那些目的是对立的。虽然罗馬农民的处境在某些时期中間改善了，但是土地問題并未得到解决，而我們会看到，这个問題在奴隶制度的范圍之內是不能得到

① 如第四二五頁的脚注指出的，这个著名的文件出自誰的手笔和时間是有爭論的。

解决的。恰恰相反，国有土地大部分之变成私有財产只不过是結束了經济力量的一場搏斗和便利了土地集中的过程。

在罗馬历史上，革拉古兄弟的活动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他們的改革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并有助于奴隶制度的巩固。他們用分割大部分的国有土地、开辟殖民地、改善交通路綫的办法，帮助了私有財产、商业和貨币經济的发展。他們准备了把意大利人包括到罗馬公民之內的問題并接近解决了这个問題。他們的改革加强了騎士的經济与政治地位，最后把他們和新貴分了开来。革拉古兄弟用行政和宪法改革的办法大大地改善了罗馬的国家机構。在他們活动的时期，罗馬的民主派到达了极盛的时期。在一个瞬間竟好象是，新貴的元老寡头共和国即將結束而代替它的則是雅典类型的、发达的古典民主制度……

以这些事实和理由为根据，則革拉古兄弟是否革命者的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便是毫无意思的了。当然，严格来說，他們并不是革命者，因为他們并不打算消灭奴隶制度并用其他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来代替它。相反地，他們的改革的目的归根到底却是在于巩固这一制度。但是，他們为了民主而反对現存的寡头政治制度并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远远地超出了宪法的范圍，因此可能不管自己的主观意图如何，他們的行动却是革命者的行动。

为什么革拉古兄弟都死掉而他們的改革并未成長为民主革命并且沒有进行到底呢？归根到底，原因必須到意大利民主派的軟弱中去寻求。首先，和一切古典的民主派一样，他們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它沒有把劳动居民的主要群众——奴隶——包括进来。第二，意大利的民主派在內部有深刻的矛盾：公民与非公民之間，罗馬人与意大利人之間的矛盾。革拉古兄弟的民主运动正是支持

在这一矛盾上而这一矛盾便妨碍了这一革命成長为全意大利的民主革命。而在后来，意大利民主派的这些特色也將会成为眞正人民革命任何开展的桎梏。

第二十一章

二世紀末的危机

优古尔塔战争

在盖烏斯·革拉古死后初期十分猖獗的极端反动时期后来便开始稍稍緩和下去了。貴族中最有远見的和随机应变的那一部分和騎士取得了妥协；騎士則由于审判改革而取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武器。用这一妥协的精神而进行了取消土地改革的措施，与取消的同时对人民群众則作了某些贈与。在一二一年受到如此强烈打击的民主运动長时期不能恢复过来。这一运动蛻变和式微了。这一时期的人民保民官只限于进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措施：次要的民主法律或是对于最被憎恨的反动派人物的法律上的追究。

当然，这种"小事件"的政策并不能結束那一个貴族集团（那个集团由于反对派的小的讓步而紧紧地掌握了十年以上的政权）的統治。这个集团是不大的。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只几个貴族家族，特别是凱启里烏斯·麦鉄路斯家族。当时最大的活动家，元老院首席元老，娶了麦鉄路斯家族的一个女兒的瑪尔庫斯·埃米里烏斯·斯考路斯便是屬于这一家族的。

統治寡头所施行的是純家族的政策，他們只容許"自己的人"当权。誠然，斯奇庇奧家族当时便曾經施行过同样的政策。但是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有着怎样的区别啊！革拉古兄弟以后的寡头政体所想的只是如何发財，而它的政策也完全是无原則的。族閥

主义、統治集团的狹小的圈子和沒有眞正的监督产生了从上到下遍及于整个国家机構的可怕的貪污腐化：一切的人，从元老起到最后一个百夫長为止无一人不貪污受賄。

这种可怕的墮落在軍队中表現得最为鮮明。外交是进行得极其軟弱无力的和孤立无援的并且經受了許多可耻的失敗。軍队中是一片分崩离析的狀态。由于农民的日趋严重的无产化，稅的征收一年比一年困难了。軍队經常不足額，而新征的部分就本身的道德政治水平而論是什么事也不頂的。紀律敗坏得可怕：战士大量的逃跑，投敌，从事掠夺。統帅部更要坏。軍官收取敌人的賄賂并在酒宴中度过了自己的时日。在軍营中有許多妓女、軍官的奴仆、小商人等等。很容易想像到，这种情况会怎样地影响曾是无敌的罗馬軍队的战斗能力！

对于这样的情况，应負責的当然首先是反动派。但是应負責的不仅仅是反动派。罗馬軍事制度衰敗的原因还要深入些的。公民的自卫軍已經过时了。以財产資格和临时的召集为基础的这种軍队已不再适合于时代的条件了。公民的中等阶层底經济上的退化使軍队中失掉了它的主要部分，而服务的周期性又使人們不能把軍事技术提到应有的高度。二世紀的連綿不断的战爭要求常备軍，而不是公民自卫軍(民軍)。主要的矛盾便在这里。

对迦太基的可耻的圍攻和努滿提亞附近的事件便已經是一种警报的信号了。但只有优古尔塔战爭(一一一年至一〇五年)才十分清楚地表現出了罗馬軍事制度和国家制度所陷入的那个深淵，并打破了沉悶的政治气氛。

对努米地亞的国王优古尔塔的战爭在本質上不是殖民地类型的太大規模的战爭。但是战爭进行时的情况却把它变成了最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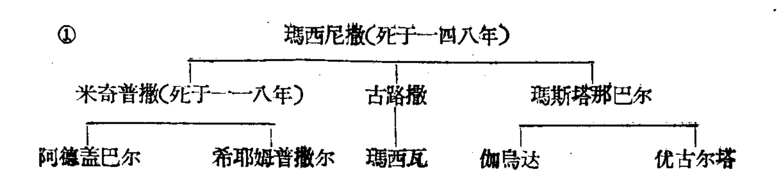
一个政治事件，并使它成为民主运动新高漲的一个出发点。

战争之前发生了下列的事件。一一八年，努米地亚的国王米奇普撒（瑪西尼撒的兒子）死了，他的繼承人是他的兩个亲生子阿德盖巴尔和希耶姆普撒尔，还有一个过繼的侄子优古尔塔①。遺囑是王国不得分割。于是兄弟之間便开始爭吵起来，而根据傳統"保护"努米地亚的罗馬政府便把一一八年的执政官瑪·波尔克优斯、加图（监察官加图的兒子）派到非洲去。执政官在他們相互不和的借口之下把努米地亚在他們之間均分了，但暗中的目的則是要他們的爭端更加尖銳起来。

优古尔塔認为自己受到了欺侮。他称得上是瑪西尼撒的一个好孙子。他長得美丽，是个勇敢的战士，不知疲倦的獵人，有毅力的和智慧的行政人員，努米地亚人的崇拜偶像，同时他又极其狡猾、殘酷和阴險。一一七年希耶姆普撒尔死在他所派出的凶手的手里。阿德盖巴尔蹂躪了优古尔塔的領地，但是也被他击敗而逃到罗馬人的保护之下去了（起初是非洲行省，后来是罗馬）。阿德盖巴尔請求元老院的帮助，但与此同时，优古尔塔的使节也帶着送給有势力的元老的禮物到罗馬来了（一一六年）。一个以杀害盖烏斯·革拉古的凶手L·奧庇米烏斯为首的元老院委員会被派到努米地亚去。这个委員会在竞爭者之間分割了这个王国，給予阿德盖巴尔的是东半部包括它的首都启尔塔城，西半則給了优古尔塔。

---

①



优古尔塔表示他不满意这次的分割。一一三年春天他突入阿德盖巴尔的王国并圍攻了启尔塔(在那里有許多意大利商人)。阿德盖巴尔向罗馬求援。元老院連着派了兩个委員会到非洲去（第二个以瑪·埃米里烏斯·斯考路斯为首)。但是他們受到优古尔塔的賄买,什么也沒有做便返回罗馬了。

启尔塔的圍攻共持續了十五个月。阿德盖巴尔对罗馬的帮助失去了一切的指望便应因圍攻而受到痛苦折磨的意大利商人的要求而开城投降优古尔塔了，条件是保存市民的生命。但是优古尔塔狡猾地破坏了自己的諾言。阿德盖巴尔被磔死在十字架上，城中一切被抓时手中拿着武器的男性居民(其中包括意大利人)都被杀死了。

这便使罗馬社会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特別感到憤怒的是罗馬的騎士，因为許多罗馬商人在启尔塔被杀死而努米地亞显然又逃出了包收入和高利貸者紧握的手掌。在騎士的压力之下，于一一一年对优古尔塔宣战了。这一年的执政官L·卡尔普尔尼烏斯·貝斯提烏斯(过去是革拉古派)用四个軍团的兵力对努米地亞进行了順利的进攻。但是优古尔塔却借助于賄买和支付极少量賠偿金的代价取得了和平,而把自己的王国完全保存下来了。

罗馬民主集团感到极度的憤慨。人民保民官盖烏斯·美米烏斯在騎士的支持之下做到把优古尔塔召到罗馬来（一一一年到一一〇年的冬天)。国王得到了不受侵犯的保証。在人民大会上美米烏斯开始訊問优古尔塔。但他剛剛向优古尔塔提出第一个問題，另一位为优古尔塔賄买的保民官盖·貝比优斯便否决了国王的回答!

事件开始有了十分丑惡的性质。正当元老院中辯論取消和約

的問題时，优古尔塔也沒有白白地失去这个时机。米奇普撒的侄子瑪西瓦也住在罗馬，他向元老院表示他也有权利取得努米地亚的王位。优古尔塔的近人之一杀死了这个危險的要求王位者，而当人們对他提出刑事訴訟的时候，他便借优古尔塔之助逃出了罗馬。

这一新的罪行使元老院不得不作出决定把优古尔塔逐出罗馬。据說当国王离开城市的时候，他曾好几次回头張望而終于喊道："如果找到买主很快便会死掉的无耻的城市啊！"

軍事行动重新开始了。由庸儒无能而又无耻的統帅們所率領的已經腐敗的罗馬軍队是完全沒有战斗能力的。罗馬人在苏图尔城下遭到了可耻的失敗。軍队投降了而不得不从軛下走过（这是敗兵受到侮辱的一种象征的行动。——譯者），而罗馬的司令官奥路斯·波斯图米烏斯·阿尔比努斯則和优古尔塔締結了和約，条件是罗馬軍队要在十天之內退出努米地亚(一〇九年年初)。

优古尔塔的胜利使罗馬人在非洲的統治受到了打击，因为北非諸部落为了驅逐可恨的外国人而在努米地亚国王的周边团結起来了。罗馬方面惊惶万狀。成立了一个非常委員会来調查非洲的可耻事件。許多使自己声名一敗涂地的人物受到了放逐（其中就有L·奥庇米烏斯)。奥路斯·波斯图米烏斯和优古尔塔所締結的和約也被取消了。

一〇九年，执政官克溫图斯·凱启里烏斯·麦鉄路斯被派往非洲。虽然他屬于統治的寡头集团，但是作为一个稀有的例外，他却是一个正直而能干的人物。他不怕任命出身低賤的人物担任自己的副將。在其中便有从普通战士升上来的盖烏斯·馬留。麦鉄路斯的到达非洲大大地改善了局势。在軍事方面优古尔塔对于比較

不錯的罗馬正規軍幷不是一个危險。因此当麦鉄路斯把自己軍队中的紀律整頓起来之后，他便得以在木图尔河上使努米地亚人受到了决定性的失敗幷把优古尔塔赶到国家偏僻的地方去。

于是努米地亚的国王便向麦鉄路斯建議締和，締和的代价是由他支付巨額的賠償金。但是执政官要求无条件投降。战爭繼續下去。麦鉄路斯的权限延長到一〇八年。但是非洲的軍事行动却拖了下来，因为优古尔塔利用当地的条件而开始了游击战爭幷逃脫了追击。这便引起了騎士的新的不滿，他們譴責貴族[①]，特别是麦鉄路斯，說他們故意拖延战爭。当元老院把麦鉄路斯的权限延長到一〇七年的时候，党派的斗爭特別尖銳化起来了。于是平民便在騎士的支持之下便提出了馬留竞选执政官。

馬留，苏拉和优古尔塔战爭的結束

盖烏斯·馬留二世紀中叶生于过去沃尔斯奇人地区的阿尔披努姆城附近。他显然是出身于一个小康的农家的。馬留家人是麦鉄路斯族的世襲食客。盖烏斯是在努滿提亚附近升起来的，在那里他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斯奇庇奥本人曾注意到他的勇敢和紀律性。麦鉄路斯族的支持帮助了馬留后来的事业。一一九年，他担任保民官的职位，幷施行了几个小的法律，其中的一个法律改善了在人民大会上投票时的监督。这便使馬留在民主集团中有了声望。不久之后，他便和优里烏斯这一显貴氏族的一个女兒結了婚。几次成功的投机改善了馬留的物质情况幷使他和騎士集团有

① 在这一时期貴族(optimates，意为显貴)一詞流行起来，用以表示新貴，而用“平民”(populares)來表示人民的一派。

了联系。一一五年他是行政長官，后来又是远西班牙的太守。当麦鉄路斯出发对优古尔塔作战的时候，他便任命自己的食客为自己的一位副將。在木图尔河上战敗优古尔塔这件事上，馬留起了很大的作用，幷且在麦鉄路斯的助手中間提升到第一位。

被騎士和平民的联盟推选为一〇七年的执政官的馬留的事业基础便是如此。麦鉄路斯对他自己的食客之竞选共和国的高位的意图加以极其厉害的嘲笑。他好容易才把馬留放到罗馬去竞选。

在竞选运动中馬留激烈而且不公道地因麦鉄路斯进行战爭而对他加以攻击。他不仅以絕大多数的票数当选，幷且因人民大会的特别的决定①而被授以在非洲进行战爭的权力。元老院把全权給予麦鉄路斯的决定这样便給取消了。

元老院允許馬留进行新的征兵，其暗中的打算则是要他在群众中失去声望。但是馬留却能够擺脫了这个困难，他所使用的方法是，他开始用志願征募的办法把在財产資格登記表之外的无产者征集到軍队里面来。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原則意义的新措施，結果罗馬軍队的社会面貌竟完全改变了(見下)。

馬留到非洲之后，便从受到极大侮辱的麦鉄路斯手中接过了統率权。誠然，在回到罗馬的时候，麦鉄路斯接受了凱旋和"努米地亚的"荣誉称号。但是这远不能补偿他从他自己过去的副將和食客那里吃的那个耳光……但是馬留在非洲也遇到了麦鉄路斯所面临的同样的那些困难：优古尔塔逃出了他的手掌，而只要这个危險的敌人活着，罗馬人便在非洲不能安宁。必須消灭复活旧的迦太基的任何可能性。

① 依人民保民官蓋烏斯·曼里烏斯·曼息努斯的提議。

四边的情况帮了馬留的忙。优古尔塔的同盟者是他的岳父，瑪烏列塔尼亞的国王波庫斯。当优古尔塔的前途沒有希望的时候，波庫斯便决定背叛自己的女婿。他告訴馬留說，他准备把优古尔塔交給馬留，如果为了这件事派苏拉到他那里去的話。

路克优斯·科尔涅里烏斯·苏拉在馬留的軍队中担任財务官。他生于一三二年，出身显貴但是不富裕的家族。当这个柔弱和受到良好教养的貴族，一切放蕩的女人的崇拜对象到达非洲的时候，粗暴的馬留对他是非常冷淡的。但是苏拉很快地便因本身的欢乐、愉快和非常出奇的勇敢而贏得了普遍的爱戴和尊敬。波庫斯是由于以前派到馬留那里去的使节的叙說才知道了苏拉的。在同意瑪烏列塔尼亞的国王的建議之前，馬留曾長期地动搖不定。罗馬人非常怀疑波庫斯是在玩弄兩面的手法，而馬留是很惋惜把自己那最著名的、安詳和勇敢的軍官交到他手中去的。他終于接受了波庫斯的建議而苏拉也同意担任这一危險的委托。在波庫斯的兒子的陪同之下，苏拉通过了优古尔塔的营地去見瑪烏列塔尼亞的国王。波庫斯无論如何也不能决定，是把优古尔塔交給苏拉，还是把苏拉交給优古尔塔……終于清醒的打算和苏拉的劝說占了上风……波庫斯把优古尔塔召来晤面，借口是把一个罗馬人交給他。努米地亞的国王和他的侍从，按理說当然是不会帶武器来的。当他們到达指定的地点时，埋伏着的瑪烏列塔尼亞人的队伍便一拥而出向他們杀去。和优古尔塔同行的人被杀死，他本人則被鎖在鏈子里給苏拉送回罗馬的軍营了（一〇五年年初）。

优古尔塔战爭便这样的結束了。这次的战爭給馬留和苏拉都帶来了荣誉。从这个时候起，便产生了馬留对苏拉的个人的不和，这一不和后来竟变成了可怕的憎恨。

当罗馬方面得到消息說，对优古尔塔的战爭已經結束，而努米地亞的国王被套在枷鎖里送到意大利来的时候，在一〇五年的选举中，当馬留本人不在的时候，馬留当选为一〇四年的执政官，并把高盧行省任命給他。这时那里的局面是十分危急的：在隆河的下游，兩支罗馬的軍队几乎完全被歼灭了。

一〇四年一月一日，馬留庆祝了凱旋，而就在同一天优古尔塔作为罗馬人民的敌人被絞死在獄中。努米地亞被分成兩部分：西半部給了波庫斯，东半部給了优古尔塔的低能的、异父弟伽烏达。在凱旋以后，馬留便到北方去了。

奇姆布利人和条頓人。馬留的軍事改革

早在一一三年，在意大利的东北方面的要冲出現了新的敌人。这是一个大的部落集团，構成这些部落的主要群众的是奇姆布利人，这种人多半是从波罗的海海岸方面来的日耳曼人出身的部落。但是这一集团中也有凱尔特人的要素。这一个巨大的游牧群是偕同着自己的妻子兒子，自己的全部用具和牲畜一起推进的。他們居住的是馬車。这些馬車在必要的时候起有設防营地的作用。奇姆布利的战列和武器是非常原始的。他們組成密集的大群攻击敌人，而在危險的战斗中前列的战士則用小繩子把自己連接起来。奇姆布利人在勇敢方面来說是可怕的，几乎可說是視死如归，他們进攻的时候极其神速而人也是极多的。

一一三年，奇姆布利人进抵阿尔卑斯山东北部的山道。执政官格涅烏斯·帕披里烏斯·卡尔波率領大軍迎击他們。他命令奇姆布利人离开和罗馬友善的陶里斯奇人部落的領土。奇姆布利人

照办了：由于害怕罗馬人而他們不敢进入意大利的領土。但是卡尔波渴望取得廉价的胜利而决定把蛮族騙入圈套。当地居民中的引路人受命把奇姆布利人引到有埋伏地方，而罗馬人就在那里对他們进攻(在現在卡林提亞的諾列亞城附近)。卡尔波的背信受到了殘酷的懲罰：罗馬人受到了巨大的損失，如果沒有中止了战斗的一次大雷雨的話，全部罗馬軍队便都会被消灭了。

但是就是在自己的胜利以后，奇姆布利人也沒有进入意大利。他們轉而向西，渡过萊茵河并出現于隆河的上游。可能正是在这个时候，从北方出現了另一个条頓人的部落（日耳曼族的）并和奇姆布利人会合到一起了。一〇九年的执政官瑪尔庫斯·优尼烏斯·西拉努斯被派往高盧。他試图进攻外来者，但是被击潰，甚至失去了营地。

蛮族就是这次也沒有利用自己的胜利。直到一〇五年，他們才出現于隆河下游，显然是打算突入意大利。有兩支罗馬軍队和他們对抗：一支由执政官格涅烏斯·瑪里烏斯·瑪克西姆斯率領，另一支則由副执政官克溫图斯·塞尔維里烏斯·凱披奥所率領。罗馬的統帅相互不和：身分比較显貴的凱庇奥不願意执行瑪克西姆斯的命令，但后者的执政官的职位是比他高的。由于这些不和，兩軍相繼在阿劳息奥（奥蘭治）城的附近被歼灭了（一〇五年秋）。

对罗馬人来說幸运的是，他們所要对付的敌人，其行动从一般战略的观点并不是經常可以理解的。蛮族人不是立刻进入意大利，而是着手蹂躪高盧的部落阿維尔尼人的地区。后来奇姆布利人便向西班牙推进，而条頓人則进入北高盧。罗馬得到了兩年喘息的机会。

阿劳息奧一役失敗的結果是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漲。这一点表現在被歼的罪过者受到一系列的控告这件事上：凱披奥，瑪里烏斯和其他許多人都被判了罪。馬留在他本人不在的时候，当选为一〇四年的执政官，他在战胜了优古尔塔之后便达到隆河并开始准备了自己的軍队以进行即將到来的斗爭。在他手下有几位有經驗的軍官，其中有苏拉、克温图斯·賽尔托里烏斯、未来西班牙起义的領袖等等。

在这个时候，馬留早在一〇八至一〇七年开始的軍事改革完成了。关于改革的社会政治的一方面，上边我們已經簡短地談过了。馬留开始用志願征募的办法把无产者，还有意大利境外的罗馬同盟者与行省居民招集到自己的軍队里来。結果这便使罗馬軍队从公民的民軍变成了几乎和罗馬社会的生产阶級沒有关系的职业軍队（这当然完全不是說，新的軍队不再是整个奴隶社会的阶級組織）。这支軍队有它自己的阶級利益，它靠自己的餉銀和自己一部分的軍事鹵获物过活。胜利的統帅（imperator）可以把这样的軍队随他帶到什么地方去。他仰仗着这支力量变成了一支政治力量，对于这支政治力量人們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从馬留的改革成長出来的职业軍队又成了推翻共和国的主要工具。

补充軍队的新的原則使人們能够大大地延長了服軍役的期限，因为士兵們几乎和生产沒有关系，而軍役在他們看来却是主要的謀生之路了[①]。因此每一个別的战士和全軍的技术便大大地提高了。馬留在他居留于隆河的时候曾有系統地訓練了自己的軍队，訓練他們习惯于長途行軍和土方工作[②]。工兵用具成了战士的不可缺少的附屬品。武裝統一了。長枪（hasta）不再使用了，但是全部重步兵却使用了一种改善了的武器——投枪（pilum）。公民出

身的輕步兵消失了，代以从行省征集来的專門队伍(例如巴列亞尔的弩兵)。公民的騎兵也完全被代以行省的和联盟的騎兵。

軍队的社会成分的改变和提高軍队战斗能力的必要使軍团的組織和战术队形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軍团的新的分法最后获得了应用；那便是軍团分为步兵中队，中队則由三个小队組成③。这便大大地提高了軍团的机动性。旧的三排的列队法(枪兵、主力兵和后备兵)是以战士的不同程度的訓練为基础的，但是这种列队法不再有必要了，因为每一个战士的訓練現在是大致相同的了。因此，虽然軍团的三排列队法照旧保留着，但是它的原則現在完全不同了。

一般(但不是必須)在第一排是配置四个中队，第二排和第三排各三个中队。中队是按照棋盤的方式排列的。每一中队中，各小队并立着：右翼是后备兵的小队，中間是主力兵的小队，左翼是枪兵的小队。在小队中，第二个百人团是在第一个的后面。軍团的正規的(完全的)編制是六千人，中队是六百人，小队是二百人，百人团則是一百人。

馬留的改革所賦予罗馬軍队的那个組織，在整个共和国期間

① 职业軍还不是說它立刻变成了眞正的常备軍。公民民兵的制度还保留着。为了每一次新的战役，軍队照旧要重新征集而在战爭結束时解散。在后面的情形之下，重新征集之前的士兵就变成了流氓无产阶級。在共和国末期，由于連綿不断的国内和国外的战爭，这样的和平間歇期越來越少了。士兵們实际上成了常备的。元首奧古斯都使这种情况合法化了，他正式把公民民軍則变成了常备軍。

② 这样，馬留便在隆河河口开了一条运河，从而便利了意大利的运輸。

③ 在意大利联盟者那里，步兵中队是以前就有的。它在罗馬步兵中，早在馬留之前便散在地出現了。

和帝国的前几百年中間基本上給罗馬軍队保存下来了。

一〇四年和一〇三年，馬留連續兩年当选执政官（一〇四年又是不在时当选的），但是一〇二年他的当选却不是沒有困难的。同一个人連續三年当选执政官（但一〇二年的当选已是第四次了）这一沒有前例的事件引起了甚至是人民大会的强烈反对。但一〇三年的有势力的保民官路克优斯·阿普列优斯·撒图尔尼努斯却做到使馬留当选了。

一〇二年，奇姆布利人和条頓人再度出現于地平綫之上。奇姆布利人遇到了凱尔提貝里人的頑强抵抗便离开了西班牙而进入北高盧，在那里和条頓人会合到一起。在蛮族給别尔該人这一勇敢的部落击退之后，他們的領袖便最后决定进攻意大利。为此他們分成了兩部分：条頓人应当穿过西部阿尔卑斯山的山路或是沿着利古里亚的沿岸地帶进入意大利；而奇姆布利人則准备通过在前一战役中他們熟悉的东北部的通路进入意大利。

馬留这时正在罗馬。他一知道了敌人的出現，便赶忙返回隆河。一〇二年的第二位执政官克溫图斯·路塔克优斯·卡图魯斯則留在山南高盧以便对付奇姆布利人。

馬留在隆河与伊扎拉河会合处①的一个設防坚强的营地中等待条頓人。地点是选得很成功的，因为营地正堵住了通向阿尔卑斯山的山路和通向沿岸地帶的道路。蛮族对罗馬的营地猛攻了三天也沒有得手，而是受到了重大的損失。最后，他們停止了猛攻，繞过营地向南推进，直趋意大利。

馬留有足够的耐性安靜地把敌人放过去；敌人則在好几天中

① 另一个說法是要南得多，在隆河与杜路恩息亚河的会合处。

間帶着侮辱的叫囂从罗馬人身旁走过去了。当条頓人走到前面去的时候，馬留便收了营地。他急行向前推进，繞道赶过了緩緩前进的游牧大群并到达“賽克斯提烏斯之水”(Aquae Sextiae，城名，現在的埃克斯城)，这是在瑪西里亞以北的一个小地方。这样一来，蛮族的道路便給堵住了。罗馬人在小河的高岸上扎下了营。由安布罗尼人的部落(多半与条頓人有血統关系)組成的敌軍先鋒部队不等主力到来便攻打馬留的陣地并完全被击潰了。展开了長期的和激烈的战斗。尽管双方的力量很不均衡(馬留未必多过三——四万人)，新的罗馬軍队的战斗質量却使他們取得了輝煌的胜利。被杀或是被俘的条頓人不下十万名。在敌人的国家中无一人得以幸免。許多条頓的妇女自杀了(一〇二年夏)。

这时奇姆布利人已經进入意大利东北部。卡图魯斯并未能在阿尔卑斯山的通路把他們阻住而退到波河的右岸。全部特蘭斯帕达努斯的高盧都落入蛮族的手里了。但是他們却未向南赶路并于一〇二——一〇一年的冬天休息一下，享受了他們所不习惯的气候和文化生活上的各种方便。这便使罗馬人能够把自己的兵力結合起来。馬留的胜利的軍队被投到波河流域并和卡图魯斯的軍队会合了。馬留本人在罗馬的長期居留之后(他在那里第五次当选一〇一年的执政官)便到了战場。

在波河上游地帶，維尔凱萊城附近的平原上发生了一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罗馬人广泛地使用了自己的騎兵。奇姆布利人遭到了在此一年以前和条頓人同样的命运：不下六万五千名奇姆布利人被消灭了，保全性命的都作了俘虏并补充了市場上的奴隶(一〇一年夏天)。意大利終于自由地喘了一口气。馬留成了罗馬最有声望的人物。甚至他的政敌都不得不承認是他拯救了意大利。

西西里的第二次奴隶起义

第二次的西西里奴隶起义开始于一〇四年。这一个日期便会使人想到，它是不是和北方蛮族之进攻意大利的边疆有关系。实际上，一〇五年罗馬軍队曾在阿劳息奥被歼灭，而在次年起义就爆发了。这未必能是偶然的巧合吧。罗馬人战敗的消息傳到奴隶那里，并使他們得以指望用自由蛮族的手来摧毁可恨的罗馬。

西西里再变成为巨大运动的場所，这次的运动是和第一次的起义非常相像的。在三十年中間，島上的情况几乎沒有改变。尽管在一三六年至一三二年起义进程中間，許多大庄园的被摧毁在起初引起了大土地占有制的某种削弱和自由地租的加强的后果，但这只是暫时的現象。到一〇四年，西西里再度成了最殘酷的奴隶制度的地方，而它仅有的一个区别是：在一〇四年的奴隶中間却有一三六年所沒有的、前次起义的光荣傳統。因此現在西西里在二世紀末一系列的大規模奴隶运动中成为嚆矢也是当然的事情。

还在西西里起义之前，在意大利便有了几次的爆发。狄奥多洛斯(第三十六卷的断片)談到努凱里亞城附近几十名奴隶的阴謀被揭发的事情。在卡普阿附近二百名奴隶发动了起义。在那里还发生了較大規模的运动。一个富有騎士的兒子叫做提图斯·維提烏斯的曾发狂地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奴隶，他为了給她贖身而举債。最后他陷在債务里，于是他便武裝了自己的四百名奴隶，命令他們起义并宣布自己为国王。結局維提烏斯糾合了三千五百多人。运动开始有了危險的規

模。只有由于維提烏斯的統帅阿波罗尼烏斯的背叛，这次的运动才被鎮压下去。

我們已經談到了第二次西西里起义的原因。由于馬留所进行的征兵可看出，許多生而自由的罗馬联盟者是处于奴隶狀态的。元老院命令行政長官檢查奴隶的名單①。西西里的太守涅尔瓦便从事名單的审查工作。在短期中間有八百多人被釋放了。但是后来涅尔瓦却停止了檢查，这是由于他受了賄，或者可能是受到奴隶主的恐吓。西西里奴隶求得解放的期望被憤怒和絕望的心情所代替了。

个別的爆发开始了，这些爆发迅速地成長为規模宏大的起义。在島的西南沿岸的地方米諾阿的赫拉克列阿城附近，八十名奴隶組織了阴謀并杀死了自己的主人、罗馬的騎士普布里烏斯·克罗尼烏斯。在此之后他們便逃离了庄园并占領了城市郊区的一座山。其他的奴隶也开始跑来归附他們。显然沒有足够力量的涅尔瓦在一开头的时候并不能鎮压运动。不久起义者的人数便增加到兩千人。涅尔瓦派来的恩那卫戍部队中的六百名士兵被击潰了。許多武器落到奴隶的手里。起义者的人数增加到六千人。

建立正常組織的时期到来了。一三六年的傳統指出了这样做的方法。在起义者的全体会議上，他們选出了一个委員会，宣布奴隶撒尔維优斯为国王，这个撒尔維优斯和过去的优努斯一样，是作为一位巧妙的占卜者而享有声名的。他当选为国王以后，便采用了叙利亞僭主特里丰的名字，后者曾在二世紀三十年代攫取了叙

① 元老院的这种非常的自由主义，其原因不單是由于有必要在共和国艰难的时期和联盟者維持友好的关系，而且是由于害怕一旦蛮族入侵的时候，极端危險的奴隶起义会爆发起來。

利亞的政权。

撒尔維优斯开始使用新的战术。他把自己的軍队分成三部分，每一部分任命一位特別的司令官。他命令他們在全西西里进行深入的进击，而在此之后则每一次都在同一时期在一定的地点会合。这一战术得到了輝煌的結果：撒尔維优斯組成了二千名騎士以上的騎兵队伍，而步兵也增加到兩万名有訓練的战士。

撒尔維优斯便用这些兵力圍攻了西西里东部的木尔剛提亞城。涅尔瓦率領一万人的部队前来增援。他得以攻占了圍攻城市的奴隶們的营地。但是当他进抵木尔剛提亞的时候，奴隶出其不意地从高处的陣地对他发起攻击，并把他全部的队伍打跑了。撒尔維优斯命令对放下武器的敌人寬大处理，因此他們便俘虏了四千人左右。

但是撒尔維优斯却未能拿下木尔剛提亞。虽然他宣布了城市奴隶的自由，但是主人們也答应了他們的自由，如果他們帮忙击退撒尔維优斯的話。木尔剛提亞的奴隶宁肯从主人的手里取得自由并帮助他們击退圍攻。在此之后涅尔瓦便宣布答应給奴隶的諾言无效，于是几乎所有这些奴隶結果便都跑到撒尔維优斯的一方面去了。

正在这些事件爆发的时候，在西西里的西部产生了起义的第二个策源地。利里拜烏姆地区的一个庄园上的管家是一个叫做阿鉄尼奥的奇里启亞人的奴隶。这个人在过去多半是克列洪那样的海盜。他发动了他領导之下的二百名奴隶起义。其他的奴隶也归附了他們，以致在五天中間便有一千多人集結在阿鉄尼奥的周边并宣布他为国王。

阿鉄尼奥具有杰出的組織才能。他所走的完全是一条新的道

路。在补充自己的軍队时，他并不是一切都沒有选擇的。他只把那些最适于作战的人們补充进来。其他的奴隶，阿鉄尼奥則命令他們在旧的农庄上工作，維持全面的秩序。这些过去是屬于奴隶主的农庄(現在变成自由的农庄了)当然会把粮食和武器供应給奴隶的軍队的。阿鉄尼奥向奴隶宣告說，仿佛神曾用星(阿鉄尼奥以有經驗的占星家享有声名)召示他，說他將成为全西西里的国王，因此必須像保卫自己的財产那样地保卫国家和国家的財富。

我們在狄奥多洛斯著作的第三十六卷的断片中所見到的、对历史学家有价值的这些有关阿鉄尼奥的战术的报道，在我們面前稍稍展开了在起义地区中所建立的新的社会关系的图画。这些报道部分地是与有关第一次起义的資料相吻合的(第四六〇頁)。

当阿鉄尼奥已糾集了一万人的时候，他便試图攻打利里拜烏姆，但是他失敗而撤去了包圍。当阿鉄尼奥承認特里丰为国王，而自己只是他的总司令官的时候，起义达到了最高峯。而这一次奴隶主指望兩个領袖爭吵起来的打算便落了空①。

托里奥卡拉②被选为奴隶国家的首都，这是位于西西里島的西南部，在赫拉克列阿以北的一个城市。托里奥卡拉由于本身的自然形势(它是在高聳的岩石上)本来便几乎是难攻的，現在它又給特里丰用一套防守的設施巩固地防守起来。在政权的組織上和王宮的規章上我們看到了东方的因素和罗馬的因素的有趣的混

① 誠然，在国王和他的总司令官之間并不是沒有誤会的：特里丰怀疑阿鉄尼奥有陰謀，便下令把他逮捕起來。但是当罗馬人开始以大量的兵力进攻的时候，他便把阿鉄尼奥釋放了。

② 托里奥卡拉是“三方面优良的”的意思。用狄奥多洛斯的話來說，城市得到这个名字是由于有三个長处：优良的泉水、肥沃的土壤和險要的形势。

合：因特里丰的命令而修造起来的王宮和人民集会用的广場；国王“从十分慎重的男子們中間”任命的內閣；国王穿着鑲紫边的長袍，寬綽的希腊式的外衣，持斧的侍从和“一切其他足以表示殊特和裝飾王权的东西”①。

起义的地区主要是西西里的乡村地点。旧的政权只有在較大的城市里才还能勉强維持：

狄奥多洛斯說：“城市的居民几乎只能勉强把城牆以內的东西認为是自己的，城牆之外的东西則被認为是別人的并由于非法的劫夺而是屬于奴隶的了”（同上）。

城市的奴隶騷动起来，投奔起义者并在每一分鐘都准备自己发动起义，从而使主人惊駭万狀。

正在第一次起义的时候，流氓无产阶級利用了机会来滿足自己的打劫和破坏的热望，他們把最强烈的混乱因素帶給了远为有組織的奴隶运动：

狄奥多洛斯說：“不仅是奴隶，就是自由人中的貧民都尽情地进行各种暴行和劫掠，无耻地杀戮落到他們手中的奴隶和自由民，以便消灭他們的无理暴行的証人”（同上）。

生活的普遍紊乱使罗馬法庭的作用停止了，而这便增加了国內的无政府狀态。当地的政权便利用这种可以无法无天的时机对居民加以各种暴行和非法行为。

在涅尔瓦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对付起义以后，罗馬元老院便不顧对奇姆布利人和条頓人的即將到来的战争而于一〇三年把一支一万七千人的軍队投到西西里，統帅是行政長官路克优斯·李启

① 狄奥多洛斯，第三十六卷断片。

尼烏斯·路庫魯斯。軍队是征募来的，由罗馬人、意大利人和行省居民与联盟者的队伍（比提尼亚人、帖撒利亚人等）組成。特里丰提議固守托里奥卡拉，但从逮捕下被釋放的阿鉄尼奥則坚持在开闊的原野上作战。尽管有着多出一倍以上的优势兵力（阿鉄尼奥有四万人、路庫魯斯是一万七千人），奴隶还是被击潰了，他們損失了大約有兩万人。腿上負伤的阿鉄尼奥倒在战場上，而特里丰則率領着軍队的殘部逃到托里奥卡拉去了。

奴隶灰心丧气了；在他們中間談到了放下武器和重新归服于主人这件事。但是这种情緒只是暫时的。一部分人的意見占了上风，他們建議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在战場上裝死的阿鉄尼奥竟逃出了敌人的手掌而返回自己的人們这里来。他的出現鼓舞起了奴隶中間的新的勇气。

路庫魯斯在战斗之后九日便在托里奥卡拉的附近出現了。用急襲的办法攻取該城是不可能的。而且行政長官由于某些不清楚的原因而行动极其萎靡不振而不久便从城市撤退了。他的繼承者行政長官盖烏斯·塞尔維里烏斯在一〇二年也未能得到任何比較重大的成果①。

这时特里丰死了（多半是在一〇二年），而阿鉄尼奥便成了他的繼承者。在他領导起义的时候，起义显然是有了更大的規模。用卡西烏斯·狄奥的話来說（第九十六卷断片），阿鉄尼奥差一点兒把麦撒納这个城市攻占下来。

直到一〇一年，元老院才能够把相当大量的兵力投入西西里。执政官瑪尼烏斯·阿克維里烏斯、馬留的同僚到了西西里島。这是

① 兩个人在回到罗馬时都因在西西里作战失利而被交付法庭审判并被判处以放逐罪。

一位有經驗的統帅，他做到使战爭有了决定性的轉折。起义者在一次大規模的战斗中被击潰，而阿鉄尼奥在和阿克維里烏斯进行决斗时死了。还活着的則躲到一个設防的地方去，可能还就是那个托里奥卡拉。罗馬人用飢餓的办法迫使他們投降了。只有在撒提路斯領导之下的一千名奴隶繼續拚命地进行抵抗。最后他們終于在保全性命的条件下投降了。阿克維里烏斯把他們送到罗馬去作劍斗士。由于不願意在那里給罗馬的居民开心，他們在上場之前便互相杀死了。

西西里被"敉平"得如此徹底，甚至在斯巴塔庫斯起义的时候(三十年后)，那里都沒有发生較大規模的运动。但是革命的傳統却繼續活在西西里奴隶中間，而在共和国末期和帝国初期，西西里奴隶再兩次使人們不得不提到自己。

引起我們的注意的是：在兩次西西里起义之間有着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是如此之大，甚至使某些研究者認为这是个别事件的人工的翻版。当然，由于古典史学的性質，其中事件的重复，一般說来完全是可能的事情。在早期罗馬历史中我們便看到了这种翻版的例子。但是对西西里起义来說，这种情况是很少可能的。这里的主要史料是波西多尼烏斯，他是所記述的事件的同时代的人，是一个消息非常灵通和严肃認眞的研究者，他未必能在自己的著作中允許任何伪造，甚至是不自觉的。兩次起义的事件之間相似的原因是由于，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起义产生和发展时相同的条件。一三六年的西西里和一〇四年的西西里相互間几乎是毫无区别的：同样土地的集中，同样那些叙利亞人的奴隶，同样非人的剝削，同样的罗馬的行省管理制度。此外还应当加上第二次起义从第一次起义得到的革命傳統和組織形式的影响。

与第二次的西西里起义同时，在阿提卡又爆发了新的大規模的运动。劳里昂矿山的奴隶发动了起义，杀死了警卫并占領了苏尼昂海角上的要塞。他們便从这里在長时期中間蹂躪了阿提卡。

索瑪柯斯所領导的博斯波魯斯王国內的斯奇提亞奴隶的起义多半也是发生在同一个时期。最后的一个博斯波魯斯的国王培里撒德被杀，而索瑪柯斯便被奴隶选出来代替他。本都的国王米特里达梯斯六世的統帅狄奧芳特把起义鎮压下去，在此之后博斯波魯斯王国便被合并于本都王国了。

罗馬的革命民主运动

从一〇八年开始，在罗馬本城便进行了民主派与貴族派之間，平民与貴族之間的斗爭。这一斗爭有时平息下去，有时再度加强，而和外部情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屬于某一集团的統帅的失敗和成功立刻便反映在政局的变化上。一般的傾向是表現在民主派的加强上。統治的集团的无能为力一年比一年显明地表示出不能应付外交上的任务，而民主（或被認为民主的）統帅馬留則接二連三地取得了胜利。

就是党派斗爭的內容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决定于（至少在这一时期的开始）外部的情况。特別是对于貴族出身的无能或是犯罪的統帅的法律上的追究是民主派領袖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但是，随着斗爭进一步的深刻化，革拉古兄弟提出的那些偉大的問題便再度出現于首要的地位。二世紀末的民主运动越来越成为革拉古运动的繼續，当然这一运动，也有它的某些特色，这些特色在下面还要談到的。

这一运动的領袖是兩位非凡的人物：路克优斯·阿普列优斯·撒图尔尼努斯和盖烏斯·塞尔維里烏斯·格劳提烏斯。前者是一个新貴，他之不得不轉到人民党的方面是出于純屬个人的动机。他和元老院发生了爭吵，因为元老院不許他（奥斯提亞的財务官）管理粮食的供应并把这个責任交給M·埃米里烏斯·斯考路斯。虛荣心强的撒图尔尼努斯認为自己受了奇耻大辱，便投入民主陣营并以他所特有的那种热情对元老院进行报复。这样的事情在罗馬民主派开始衰落的这个时候远不是例外的。新貴出身的这样一些无原則的人物在罗馬被称为狹义的“平民”，因为他們是利用民主派来滿足个人的虛荣心的。但是在其他方面，撒图尔尼努斯則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物。

格劳提烏斯是屬于另外一个类型的人物。这是一位真正的平民，是一位粗暴、具有非常的毅力和天生的演說家，他由于自己的敏悟和机智而在群众中享有巨大的声望。

一〇四年，格劳提烏斯当选为保民官之一。在这一年里，对貴族发起了强力的进攻。格劳提烏斯和他的同僚們施行了几項民主的法律。虽然关于这些年間罗馬內部历史，傳統記載得很不完备，但是最重要的事件是可以在比較可信的程度上恢复起来的。

在一〇四年的措施中占第一位的是格劳提烏斯的审判法（lex Servilia indiciaria）。显然这一法律是反对取消执政官克·塞尔維里烏斯·凱披奥[①]在一〇六年所实施的盖烏斯·革拉古的审判法的。根据格劳提烏斯的法律，法廷再度轉到騎士的手里。

格劳提烏斯的另一項法律和lex indiciaria有密切的关系：用

① 次年，凱披奥便在阿劳息奥被击潰了。

建立更加严厉的审判程序的办法来加强对勒索罪所負的責任(lex Servilia de repetundis)。格劳提烏斯的同僚們也施行了几項較不重要的法律。最后,在同一年(一〇四年),曾进行了反对貴族的領袖和他們的失敗的統帅(克·塞尔維里烏斯·凱披奧,瑪·优尼烏斯·西拉努斯等人)的訴訟。

在下一年里政治斗爭进一步地尖銳化了。在一〇三年的人民保民官中有 L·阿普列优斯·撒图尔尼努斯。在此之前不久,可能是在一〇四年,他和元老院爭吵起来,而現在他是极想进行报复的。但是想和自己的敌人算賬的願望并沒有把撒图尔尼努斯引上小的和孤立的措施的道路。他提出了相当严整的一个行动綱領,这个綱領基本上是革拉古兄弟的綱領的繼續[①]。

显而易見,撒图尔尼努斯是从降低了国家仓庫出售粮食的价格的一个法案开始的。根据盖·革拉古的法律,这一价格是規定每莫狄烏斯为六又三分之一阿斯,但撒图尔尼努斯則建議降低到六分之五阿斯,这实际上就等于几乎无偿地发放粮食了。撒图尔尼努斯的法案遇到了激烈的反对:对它使用了保民官的否决权,而当撒图尔尼努斯决定不去管这否决的时候,人民大会便被貴族用强力驅散了。可能粮食法在这一年根本就未能施行。

撒图尔尼努斯的第二个法律(土地法)是把大块的非洲土地分給馬留的参加优古尔塔战爭的老兵(每块一〇〇优盖魯姆)。当对这一法律进行投票的时候,一位保民官試图表示异議,但石子使他不得不从大会跑开。土地法通过了。

---

① 撒图尔尼努斯曾兩次当选人民保民官:一〇三年和一〇〇年。史料使我們不能十分精确地区分开这兩个时期的措施。特別是某些研究者認为粮食法的时期是一〇〇年。

多半在一〇三年，施行了撒图尔尼努斯的"关于侮辱罗馬人民之尊严"的法律(lex Appuleia de maiestate)。这一法律使民主派有了一件强有力的武器来对貴族进行斗爭。以这一法律为根据，凡是指控損害人民利益的任何行为都可以交付法庭审判：如失敗的战斗、对人民大会或是人民代表的敌視的行为等等。凡此种种在願意的时候都要受这一可怕的法律的干預。

为了支持撒图尔尼努斯，正如上面所說的，馬留在一〇二年第四次当选执政官。平民和著名統帅之間便这样地拟訂了联盟。但这一联盟是直到一〇一年，即馬留返回罗馬之后才最后形成的。联盟对双方都有利：对平民来說重要的是有了胜利的領袖和他的軍队的支持，而馬留則是想利用民主派以便借它的帮助来賞賜所有自己的老兵。但这只是最近的目的。馬留的計划多半要前进得多：作为胜利的統帅(imperator)，他力图攫得軍事的独裁大权。但是他这样做的条件还沒有成熟，而且就是馬留的个人品质也很不适于后来苏拉和愷撒所起的那种历史作用。

这样，在一〇一年，馬留、撒图尔尼努斯和格劳提烏斯便在下列的条件下締結了联盟：在一〇〇年要使馬留当选执政官（第六次！），撒图尔尼努斯第二次当选保民官而格劳提烏斯当选行政長官。尽管貴族們拚命抵抗，三个人仍然因馬留老兵的票数(正确一点来說是拳头）而当选了。在选举期間，展开了最野蛮的暴力場面。奥路斯·努恩尼烏斯，貴族所支持的保民官候选人之一被大群的人民杀死了。

联盟者在当权之后，便着手实現自己的綱領。这个綱領的主要之点便是撒图尔尼努斯的第二个土地法。它規定把土地分給馬留的在軍中服役七年的老兵(即从一〇七年的非洲出征开始)。和

在第一个法律中一样，份地多到一百优盖魯姆。用来殖民的地方只限于行省，而在山北高盧，老实說，倘有待于征服。土地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不仅是罗馬公民，就是大量在馬留軍队中服役的意大利人都应获得份地。这样也就是把罗馬公民权給了这些人，因为新的殖民地是規定組織成公民的殖民地的(在万不得已时組織成具有拉丁权利的殖民地)。对于这全部复杂的殖民事业的領导是放在馬留的身上。如果这一計划实現了，馬留便会获得一些巨大的权力，这些权力在实际上就使他变成了无限期的独裁者。

第二个土地法和革拉古兄弟立法的关系就在于，它把盖烏斯·革拉古的綱領的重要的兩点——意大利境外的殖民和把公民权給予意大利人——結合为一。

在法律中还有一个有趣的保留条件：元老在就职后五天之內必須宣誓他們將遵守这个法律。不宣誓的人們应当逐出元老院并处以巨額的罰金。

激烈的斗爭环繞着法案展开了。不單是貴族，就是騎士也反对这个法案，因为他們給馬留和他的同盟者所采取的那些斗爭方法吓住了。甚至罗馬平民都拒絕支持土地法，因为人民永远是反对把土地和与他們平等的权利給予意大利人的。在人民大会上再度展开激烈斗爭的場面。保民官对法案使用否决权，官員們则以不吉之兆作为借口。但是平民則是什么都不会理会的。在投票的那一天，馬留的老兵和意大利人的大群都集合到城里来了。法律在他們的压力之下通过了。元老院不得不屈服，而几乎所有的元老都进行了向他們要求的宣誓——誠然具有馬留所提出的那个奇怪的保留条件：如果法律眞正具有强制的力量就要服从它！只有一个努米地亚的麦鉄路斯拒絕向新法律宣誓，因此他便不得不离开

意大利的国界。

但是从通过土地法到它的实現，这中間还有很長的一段距离。全体公民都反对，国家机構則实行怠工。馬留在这件事上模稜兩可，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被动的，他把領导权讓給自己的同盟者，而同盟者則进行了漫无止境的煽动宣傳的政策。杰出的統帅和輝煌的軍事組織者作为一位社会活动家来說完全是孤立无援的。在政治上馬留是无知和不坚定的。他和新貴与騎士的亲屬的和商务上的联系使他倒向右面。在联盟者之間开始了爭吵。这便使全部的事业垮台了。

九九年的选举到来了，这次的选举是在內战的情况下举行的。撒图尔尼努斯第三次竞选保民官。另一个候选人是僭称者埃克維提烏斯，他是自称为提貝里烏斯·革拉古的兒子的一个被释奴隶(也可能是一个逃跑的奴隶)。他們兩个人都当选了。在选举执政官的时候，空气更加紧張了。候选人之一是格劳提烏斯，他的对手則是盖烏斯·美米烏斯。大群进攻后者，并用大棍子把他給打死了。

于是元老院便决定采取极端的措施。城內宣布了戒严狀态(«Videant consules……»)。作为执政官的馬留則被授权領导恢复秩序，而他在某些犹豫之后便同意担任了这項任务。元老院动員了城內現有的一切武裝力量。元老們亲自手持武器来到广場。撒图尔尼努斯派的人們也准备了战斗：他們打开了监獄的大門并把罪犯放了出来，号召奴隶爭取自由。撒图尔尼努斯时而被宣布为元首(最高指揮官)，时而又被宣布为国王。

一〇〇年十二月十日，在新保民官視事的日子里，在广場上展开了眞正的战斗。撒图尔尼努斯派被挤到卡庇托里烏姆山上去。

在輸水到那里去的水管被破坏以后他們就投降了。馬留想拯救自己过去的同盟者并在坚强的卫护之下把他們帶到广場之上的庫里亞(即元老院大厅)去。但是貴族青年的憤怒大群攀上了庫里亞的屋頂，拆了它并用瓦片向俘虜擲去。撒图尔尼努斯和自己的拥护者的大部分都死了。格劳提烏斯試图躲藏，結果被发現并也被打死了。

早在一〇八年便已萌芽的大規模的革命民主运动便这样地結束了。正如已經指出的，这一运动是革拉古兄弟运动的繼續，但是它所采取的形式却因已經改变的社会条件而大大地变更了。在革拉古时代所沒有的新的因素是：(一)給运动帶来无政府狀态的有力因素的流氓无产阶級的加强的作用；(二)平民的广泛利用这种无政府因素的煽动宣傳；(三)以領袖馬留为代表的軍队和老兵之参加运动。这样看来，撒图尔尼努斯的运动并不是在日趋衰落的罗馬民主派的扩大了的，而是縮小了的基础之上重复了革拉古兄弟的运动的。

而如果革拉古兄弟之死是由于民主派的軟弱和它的內部矛盾的話，那末撒图尔尼努斯和他的拥护者的死亡就更是不可避免的了。到二世紀末的时候，由于小有产者的日益流氓无产阶級化，民主派便更加削弱了。軍事因素的干涉决不會巩固，而相反地却削弱了它。軍事的因素本身还不够强大到可以作为民主專政的基础。馬留在政治上的无能，从这个观点来看，与其說是他个人的特征，勿宁說反映了新的軍队的不成熟。

第二十二章

一世紀八十年代的
革命运动和反动势力

九十年代的反动。
路提里烏斯·盧福斯的事业

在撒图尔尼努斯派垮台以后，便到来了反动的时期。撒图尔尼努斯的各項法律被取消了。麦鉄路斯胜利地从流放中返回。馬留因自己的不体面的行动而使自己的声名扫地了。民主派不能寬恕他的叛变，而貴族則不願意把他接受到自己的陣营中来。因此馬留便宁肯在巡礼的借口之下到小亞細亞去（在对奇姆布利人和条頓人作战的时候，他曾許願去朝拜“諸神的偉大母亲”）。

但是元老复辟和国內和平的时期是不持久的。它建立在元老和騎士在共同的危險面前所締結的联盟上。这个危險一經过去，联盟便垮台了。統治阶級兩派爭吵的主要癥結和新斗爭的动因，和以前一样，是审判委員会，特別是 quaestio repetundarum。从一〇四年格劳提烏斯法的时候起，这一委員会便为騎士們所巩固地把持着，并且是行省最大濫用职权行为的策源地，因为高利貸者和包稅人感到自己是可以完全无法无天地行动的。同时騎士在法庭中享有独占的地位，可以对那些在他們看来是不合适的行省太

守来算賬。

一件使人憤慨的事件使所有那些还有爱国心和本身尊严的貴族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九十年代末，亞細亞行省太守的副將普布里烏斯·路提里烏斯·盧福斯受到勒索罪的控告而被召到法庭。这是一位正直的貴族，他曾无情地追究那些蹂躪了不幸的行省的罗馬包稅人。他不惜用最严峻的手段直到死刑来对付犯了极大罪行的某些包稅人的代理人。于是包稅人便在法庭上控告了盧福斯。这控告显然是胡說。尽管如此，盧福斯仍然被判处了放逐罪，并被沒收了全部財产以补偿他仿佛使行省居民受到的那些損失。他正是被放逐到他所“劫掠过”的那个行省去，并在那里受到了最大的尊敬！

小瑪尔斯庫·李維优斯·杜路苏斯

普布里烏斯·盧福斯的案件不过是長長的一串事件的开端而已。九一年的一位保民官是瑪尔庫斯·李維优斯·杜路苏斯，他是盖·革拉古的敌手瑪尔庫斯·李維优斯·杜路苏斯的兒子。他从父亲那里繼承了很大的一笔产业，而就出身而論他是屬于罗馬高級貴族集团的。小杜路苏斯是一个具有正义信念的人，他在原則上是拥护元老制度的。但是在无能而又无耻的貴族中間，他是以正直、智慧和有毅力著称的。

杜路苏斯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把法庭交回元老的手里来，这当然就是恢复貴族統治的第一步了。但是他这个聰明人懂得，如果沒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一点是不能做到的。因此便产生了他那特殊的保守的民主綱領，在这个綱領里，他試图把民主的口号和貴

族关于法庭的主要要求結合起来。从革拉古兄弟的时候起，便有三个主要的民主口号：廉价出售粮食，分配土地和把公民权給予联盟者。这一綱領的矛盾性并未曾使杜路苏斯感到困惑。他作了保民官以后，就剛毅果敢地着手实現这个綱領。

中心之点是关于法庭的問題。杜路苏斯建議用妥协的办法来解决。审判委員会再度交回給元老院，但元老院同时却从最显要的騎士中补充了三百名新成員。同时又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刑事委員会来审理犯賄賂罪的那些法官①。杜路苏斯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恢复元老院在审判事务中的統治地位并賄买騎士中最有势力的那一部分，办法就是使这一部分能够加入最高等級。

为了把对审判的改革完全不感兴趣的城市平民拉到自己的一面来，杜路苏斯拟訂了一个粮食法的草案，这个草案恢复，或可能甚至扩大了粮食的发放。

杜路苏斯的土地法案規定在坎佩尼亞和西西里的尙未分配的国有土地上設置殖民地。

用奥列里烏斯·維克托尔的話来說，杜路苏斯說过，在他之后，除了空气和泥土之外，他任何东西都使人們不能再分了②。

和发放粮食与殖民有关的开銷，杜路苏斯建議用一种特殊的发行物来弥补：这就是每发行八个成色足的狄納里烏斯，其中便有一个是銅鍍銀的。

① 在这个問題上我們的主要史料（阿庇亞努斯、李維〔第七十一卷的簡述〕和維列烏斯·帕鉄尔庫路斯）对于杜路苏斯建議进行审判改革的方法，說法是不同的。最可信的是阿庇亞努斯的說法（Ⅰ，35）；本文中已有叙述。

② “論名人”，66。

最后，我們的史料又肯定地証明了杜路苏斯和意大利人的領袖的关系；他曾答应这些領袖实施把公民权給予联盟者的法律。

在狄奥多洛斯著作第三十七卷的一个断片里引用了一个有趣的誓言，这誓言好像是意大利人的一个秘密組織的成員們所用的。他們发誓拥护杜路苏斯，拥护一切意大利人的共同的事业。但是这一誓詞的眞实性在学术中是受到很大怀疑的。

規模宏大的政治妥协制度就是如此；在这种制度里，革拉古兄弟綱領的主要之点和貴族的反动願望結合在一起了。在开头的时候，杜路苏斯显然是施行了前三个法律——粮食法、土地法和审判法——而暂时地搁延了有关联盟者的問題。尽管有騎士的反抗(执政官路克优斯·瑪尔克优斯·菲利浦就果敢地保卫了騎士的利益)，这一点在元老院和民主派的支持之下还是做到了。騎士的对这一点的反抗用曾为撒图尔尼努斯順利而巩固地实施到罗馬政治生活的实踐中来的那些方法給摧毀了：执政官被打垮并被逮捕了。

不能十分肯定地說，杜路苏斯的法律是用怎样的一些办法施行的。可能它們是个别投票的。但也可能起草者把所有三个法律結合为一以便保証它可以得到只对个别之点感到兴趣的人們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形下，杜路苏斯便破坏了九八年的法律(lex Caecilia Didia)，因为这項法律禁止把不同性质的各点結合到一个法律里来。这也就成了随后取消杜路苏斯的法律的原因。

但是騎士对于新法律的抵抗增强了。頑强的菲利浦威胁元老院說，他要驅散元老院并用新的元老院来代替它。元老們自己随着杜路苏斯的人望在群众中間的增長也开始动摇了。他自己也不

知不覺地从貴族的代表者和保卫者变成了人民的領袖。他和意大利人的联系获得了广泛的宣揚，这便使他的对手們能够大吵大叫說他背叛了国家。全体公民都为关于正在准备着的意大利起义的风聞所吓倒。归根到底，元老院的大部成員打了退堂鼓，而杜路苏斯的法律便在某种形式上的借口之下被取消了(九一年秋)。

杜路苏斯本人并不願利用保民官的异議权而是服从了元老院的决定。我們不知道他后来的計划如何，因为不久之后他就在自己家門口被一个不知名的凶手用刀子給刺死了。罗馬史上这一有趣的人物就这样地进了坟墓；一位作者不署名的史料称他为"革拉古兄弟的慘淡的反映"。他那有各种无法解决的內部矛盾的缺点的綱領非常清楚地說明了罗馬政治生活到九十年代末的时期所陷入的那个沒有出路的絕境。意大利人則最先試图擺脫这种絕境。

意大利人的起义(同盟战爭)

杜路苏斯的死亡清楚地向意大利人表示，合法地滿足他們要求的一切方法都已經用尽了。剩下的只有最后的一条道路——起义——了。显而易見，还在杜路苏斯被杀以前，在意大利的沒有充分权利的居民中間便有了一些秘密的联盟；这些联盟的目的便是取得公民权。現在这些联盟已变成战斗的組織了。

起义在九一年年終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而爆发了并且开始得稍早了一些。行政長官盖烏斯·塞尔維里烏斯知道皮凱努姆的阿斯庫魯姆城的居民和相鄰的公社交換人質，便率領一个小队到該城去。他向在剧場中集会的居民发表挑战性的充滿了威脅的詞句的演說。这种做法正等于是落到火葯桶上的火花。剧場中的人群

就在这里杀死了行政長官和他的副將，在此之后，在城內的全部罗馬人都被杀死，而他們的財产也都被劫掠一空。

瑪尔喜人、佩利格尼人、維斯提尼人等等山中部落立刻就归附了阿斯庫魯姆人。在他們中間起領导作用的是以克温图斯·彭培狄烏斯·西罗努斯为首的勇敢的瑪尔喜人（西罗努斯是故杜路苏斯的亲密的朋友）。这一北方集团的第二位領袖是皮凱努姆人盖烏斯·优达启里烏斯。

仿照着北方联盟的榜样，又組成了一个南方联盟，参加这一联盟的有薩姆尼烏姆人、路卡尼亞人和南部意大利的其他部落和他們的領袖——盖烏斯·帕皮烏斯·穆提路斯、彭提烏斯·鉄列西努斯等等。

但是在轉向公开軍事行动之前，起义的領袖曾作了最后和解的試图。他們把一个代表团派往罗馬并答应放下武器，如果起义者被給予公民权的話。罗馬政府拒絕了。由于保民官克温吐斯·瓦里烏斯的建議并主要是在騎士的支持之下，成立了一个有关叛国案件的刑事委員会。这一委員会受托审理仿佛是杜路苏斯所組織的阴謀，而起义便是这一阴謀的結果。开始了审理和审判的程序，曾經是或被認为是杜路苏斯的拥护者的許多人都因此而受了害。同时相互敌对的兩个陣营也加紧地准备了战争。

所謂“同盟”（或“瑪尔喜”）战争在罗馬的全部历史上是罗馬不得不对付的那些次最可怕的起义中的一次。起义在意大利本土爆发，而它的中心又在离罗馬很近的地方。起义包括了半島的較大的部分。只有翁布里亞和埃特魯里亞未被起义所波及，因为拥护罗馬的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在那里是强大的。在坎佩尼亞和南方，忠于罗馬人的只有几个同盟的希腊城市：諾拉、拿波里、列吉烏

姆、塔連图姆等等。大部分的拉丁城市也归附了起义。但是比起运动所波及的地区来，这是不大的。

起义者的軍队总計約有十万人——和罗馬人所攤出的人数相同(不把要塞的卫戍部队算进去)。同时意大利人在战术方面和武器方面絲毫也不比自己的敌人遜色。至于勇气、坚持性和对于共同事业的忠誠，那末他們在这一点上是大大超过了罗馬公民和輔助的行省軍队的。他們也并不缺乏天才的統帅和經驗宏富的軍官。还不应当忘掉，意大利人在联盟軍队中和罗馬人同样地受过严峻的軍事訓練，而从馬留的时候起，他們中間便有許多人和公民同样在軍团中服务。

脫离了罗馬的意大利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組織，这个国家組織和罗馬的国家組織是相似的。科尔芬尼烏姆城成了总的意大利联盟的首都，这是在佩利格尼人地区的一个城市，它正位于起义的中心。人們称它为“意大利”。政府就在这里：五百名成員組成了元老院而官員則有兩位执政官和十二位行政長官。显而易見，也有人民大会，但是不清楚它是由誰組成的：是由参加联盟的公社的固定的代表者，还是由联盟的全体公民，因为他們实际上是可以在科尔芬尼烏姆集会的。回答这个間題(对元老院也可以提出相似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使我們因而可以回答另外一个間題：在新的意大利联盟中是不是应用代表制的管理原則，或者它只是按照旧的城邦联盟的类型而組成的。后者在我們看来是比較可信的。

意大利人的国家根据罗馬的样式发行錢币，但是錢币上有“意大利”的字样(在这样一种錢币上刻印着牡牛，这就是和罗馬的牝狼交尾的牡牛，即薩貝里-薩姆尼烏姆部落的图騰!)。

起义者的兵力是由結合在兩个集团中的个别公社的队伍組成

的：彭培狄烏斯·西洛努斯所率領的北方（瑪尔喜的）集团和以帕皮烏斯·穆提路斯为首的南方（薩姆尼烏姆的）集团。

在这次战爭中罗馬的主要优点之一就在于：它拥有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組織和过去的管理經驗，可是意大利联盟却是年輕的和政权分散的。从意大利人方面来說，战爭常常具有大規模的游击战爭的性質，这种游击战爭也有自己的弱点，因为罗馬人是結成大規模的軍事集团来行动而个别地来打击起义者。起义的領土很少是連成一片的：在这里面还摻杂着許多公民的和拉丁的殖民地。前者經常而后者在大多数的情形之下是罗馬的支柱，而意大利人便不得不消耗許多的兵力和时間来包圍它們。意大利的最軟弱的地方就是缺乏內部的統一。有錢的和貴族的阶层都傾向于罗馬。抱有最不妥协的精神的是薩貝里-薩姆尼烏姆的部落，他們最頑强和最長期地繼續斗爭。起义者的缺乏統一，正如我們在后面所看到的，便利了罗馬人之摧毁运动的这个任务。

联盟战爭的分期自然是决定于起义的进程：起义的上升的曲綫是在九〇年，下降的曲綫是在八九年。到八八年，在大部分的地区的起义都被鎮压下去了。

战爭的第一年，罗馬人遭受了很大的失败。早在九一年到九〇年的冬天便已开始的軍事行动在春天和夏天大規模地展开了。位于起义地区的罗馬要塞成了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几乎野战立刻便开始了。在执政官路克优斯·优里烏斯·愷撒領导之下的南方罗馬軍队（他的副將之一就是苏拉）在坎佩尼亞和薩姆尼烏姆行动。在第一次試图进攻的时候，罗馬人被薩姆尼烏姆人击退而遭到重大的損失。这次失败的后果，是拉提烏姆和薩姆尼烏姆的边界上的大城市維那弗路姆之轉到起义者的一方面。这便使起义者易于

圍攻北部薩姆尼烏姆的要塞殖民地埃杰尔尼亞，这个要塞殖民地在几个月以后便由于粮餉不足而投降了。薩姆尼烏姆人在穆提路斯的率領之下突入坎佩尼亞，这便促使許多坎佩尼亞的城市——諾拉、撒列尔那、龐培、海尔庫拉涅烏姆、斯塔比埃等——都归附了运动。

同时在北方的战場上也发生了軍事的行动。在这里活动的是第二位罗馬执政官普布里烏斯·路提里烏斯·路普斯。在他的副將中間有从东方回来的馬留和格涅烏斯·龐培（盖烏斯·优里烏斯·愷撒未来的竞爭者）的父亲格涅烏斯·龐培·斯特拉波。九〇年六月，瑪尔喜人出其不意地在过去埃魁人地区渡过托倫努斯河的时候向执政官进攻。罗馬人損失了八千人，其中包括执政官本人。只有代替路普斯担任总司令的馬留才得以改善在罗馬附近造成的危險局势。

斯特拉波这时是在皮凱努姆作战的。起初起义遭受了失敗并被閉鎖在費尔謨姆城。这便使北方的起义者能够把自己的一部分兵力投到南方去。优达启里烏斯突入阿普里亞并迫使若干大城市——威努西亞、卡努西亞等等——轉到自己的一面来。那时皮凱努姆的形势好轉了。联合的罗馬軍解救了斯特拉波，并把起义者包圍在阿斯庫魯姆。

战爭头几个月罗馬的失敗也反映在甚至是翁布里亞和埃特魯里亞公社的情緒上：其中某些公社归附了起义，另一些公社則徘徊犹豫起来。罗馬到处傳說着惊惶的消息。在托倫努斯河上的失利和执政官陣亡的时候，官員們都穿上了丧服。

罗馬政府了解局势的极端危險性并决定讓步了。九十年代末，执政官优里烏斯·愷撒施行了一項法律（lex Julia），根据这个

法律則还沒有脫离罗馬的那些联盟公社的居民都取得了罗馬公民权。这一法律停止了起义的进一步发展，并对于徘徊动搖的翁布里亞和埃特魯里亞的城市起了积极的影响。

多半是在八九年年初通过的另一項法律在起义者中間造成了分裂。由于人民保民官瑪尔庫斯·普劳提烏斯·西尔瓦努斯和蓋烏斯·帕披里烏斯·卡尔波的建議而决定，在兩个月中間向罗馬行政長官申請表示願意成为公民的每一名联盟公社成員均可以得到罗馬公民权(lex Plautia papiria)。誠然，新的公民幷不是平均分配在所有三十五个特里布斯里，而只是登記在八个特里布斯里[1]。这便大大地限制了他們的权能，因为在特里布斯民会中进行投票的时候，比起旧的公民来，新的公民永远是占少数的[2]。

八九年的执政官龐培·斯特拉波为山南高盧（这块地方这时实际上和其他的意大利地方很少区别）施行一項特别的法律(lex Pompeia)。这一法律（更正确一点兒地說，这不过是批准了优里烏斯法已經提出的东西）把充分的罗馬公民权給予山南高盧的拉丁殖民地幷把拉丁权給在波河对岸的那些公社和屬于这些公社的高盧部落。

元老院作了最低限度的必需的讓步之后，便更加有力地对那些坚持不屈的人們进行了斗爭。战爭的第二年对意大利人来說是大倒其霉的一年。埃特魯里亞和翁布里亞迅速地安定下来了。瑪尔喜人的一万五千人的大队伍試图急急赶来帮助埃特魯里亞人，但是他們被斯特拉波全部击潰幷几乎全部复灭。

① 这是維列优斯·帕鉄尔庫路斯的說法。根据阿庇亞努斯，則新公民分配在已有的三十五个特里布斯以外的十个特里布斯里。

② 在这方面新公民是和解放奴隶相同的，因为后者也只是被分配在四个城市特里布斯里。

在前一年为罗馬人所包圍的阿斯庫路姆周边展开了大規模的战役。优达启里烏斯率領皮凱努姆人的軍队来帮助。在城下发生了殘酷的战斗。罗馬人取得了胜利，但是优达启里烏斯却率領自己部分的軍队冲进了城。圍攻再度恢复起来。当着几个月之后局势变得无望的时候，优达启里烏斯便下令处死自己的政敌，即拥护和罗馬締結协定的人們，然后便自己服了毒葯。城市投降了罗馬人。統帅人員和全部著名的公民都被处死，其余的人則被逐出了該城。

阿斯庫魯姆的失陷致命地影响了中部意大利起义的进程。北方联盟完全給摧毁了。起初被征服的是瑪路齐尼人和瑪尔喜人，后来是維斯提尼人和佩利格尼人。"意大利"重新变成了卑屈的科尔菲尼烏姆。意大利联盟的首都在八八年初被迁移到薩姆尼烏姆的埃杰尔尼亞城。罗馬軍队开进了阿普里亞。薩姆尼烏姆人的部队来帮助阿普里亞人，但是在得到某些胜利之后被击潰了。罗馬人在阿普里亞完全恢复了自己的政权。

在南方，代替了愷撒的苏拉非常巧妙和又极其殘酷无情地活动。他的軍队进入南部坎佩尼亞。龐培、海尔庫拉涅烏姆和斯塔比埃被攻克了。苏拉向薩姆尼烏姆推进，这个地方是运动的主要支柱，他迫使薩姆尼烏姆人的主要城市波維亞努姆投降了。

到八八年年初，只有在坎佩尼亞的諾拉和薩姆尼烏姆、路卡尼亞和布魯提伊的个别地区还有起义的力量。起义者在他們的艰难困苦的时刻里，和本都王国的国王米特里达梯斯六世发生了关系(后者在小亞細亞开始了反罗馬的战爭)。但是米特里达梯斯并不能給他們以直接的帮助，而且这时也已經迟了。虽然在个别的地方，起义一直繼續到八二年，但是到八八年的时候，起义基本上是

被击潰了。

当选为八八年的执政官的苏拉开始圍攻諾拉，但是这时在罗馬爆发了使圍攻不能坚持到底的一些重大事件。

同盟战爭的結束和在东方已經开始的起义使一切旧的矛盾极度地尖銳化起来，并在旧的矛盾上加上了新的矛盾。在罗馬爆发了最厉害的經济危机。許多人負了債，而債权人則是无情的，因为騎士由于东方的叛离而受到很大的損失而現在不願意作任何讓步了。

早在八九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热情爆发到何等的程度。城市行政長官奥路斯·显普洛尼烏斯·阿捷里奥对債务人的請求讓了步，而試图用延期偿付的办法減輕他們的痛苦处境。此外，他又把反高利貸的那些旧法律的效用恢复起来，因为这些法律实际上早已經无人遵守了。被激怒的債主进攻行政長官(当他在广場上举行祭献的时候)并把他杀死了。

但是不滿意的不單單是一些債务人和債权人。虽然得到公民权但是只登記在八个特里布斯的意大利人也不满意。大部分的意大利人根本沒有得到任何权利（这是那些拒絕服从并只因武力才不得不屈服的起义者)。一直在等待着答应給他們的土地的馬留的老兵也十分憤怒。重新出現于政治舞台之上的馬留并未能在联盟战爭中眞正地表現自己而不得不把第一位讓給苏拉。

在所有这些內部的困难之外，还要加上非常严重的外部糾葛。

米特里达梯斯

本都的国王米特里达梯斯六世优帕托尔（約一二〇——六三

年）是晚期希腊化东方的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在他的血管里流着混合的希腊波斯的血。在父亲死后只是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又害怕自己的那些监护人和攝政的母亲，因此米特里达梯斯，正如傳統所說的，七年中間他都是在山中徘徊度过的，跟在他身边的則是死去的父亲的一小撮忠实的奴仆。这一游蕩不定的和充滿了危險的生活鍛煉了这个少年的身心。到十八岁的时候，他便把攝政的母亲推翻和投入监獄并成了不單是 de jure（法律上的）而且是 de facto（实际上的）国王。

米特里达梯斯的巨大身材，非凡的力量和巨大的食量是使当时人吃惊的。在乘馬和射箭的技术上他是沒有敌手的。他会說二十二种語言和自己的多部落的王国的方言，喜爱希腊的艺术并把一批艺术家、历史学家、詩人和哲学家收养在自己的身边。但是皮相的希腊教育并不曾阻碍他成为一个狡猾和极其殘酷的暴君。米特里达梯斯在年幼时遍尝苦辣辛酸，因而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在自己的身內发展了佯裝和伪善的品質作为保卫的适应手段。不拘是亲戚的关系还是旧日的功勛都不能保証使暴君不加以殘酷无情的怀疑。在自己的長时期的統治年代中，米特里达梯斯杀死了差不多所有自己的近人，而在临終的时候，在极其危險的时刻，他是孤單的……

米特里达梯斯由于合并进了博斯波魯斯、科尔启斯（現在的格魯吉亞西部）和小阿尔明尼亞而大大地扩充了自己的王国的疆土。他干預卡帕多启亞的事件，这样在实际上也便統治了这一广大的国土。为了保証自己的后方不受帕尔提亞人的进攻，米特里达梯斯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大阿尔明尼亞的国王提格拉涅斯并和他締結了联盟。

米特里达梯斯的目的是在东方建立一个偉大的王国。在这一方面他是希腊化傳統的最后代表者之一，是亞历山大、安提岡、塞琉古和安提奧庫斯的政治繼承者。在这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罗馬人。因此米特里达梯斯便試图成为不單在近东，而且在巴尔干半島上的一切反罗馬力量和情緒的代表者。

早在九十年代由于帕普拉哥尼亞（米特里达梯斯曾試图夺取它的东部），由于卡帕多启亞和陶里斯，本都的国王和罗馬人的誤会便开始了。政治上的反动使罗馬不能在这个問題上表現出应有的坚定和毅力，而后来又爆发了同盟战爭。后者对米特里达梯斯可說是十分适时的。但是他并未能及时地利用形势，而直到起义几乎被鎮压下去的时候，他才大規模地开始了軍事的行动。

八八年的早春，由于預先得到提格拉涅斯的支持，和巴尔干半島建立了联系并与地中海的海盜締結了联盟，米特里达梯斯便率領大軍突入罗馬的小亞細亞領地。地方的居民欢迎他，把他看成是使他們摆脫异族的可恨的压迫的解放者，看成是“救星”，看成是“新狄奧尼苏斯”。軟弱的罗馬部队并不能給予几乎是任何抵抗，而与罗馬相友善的土王的軍队，例如尼柯美德斯（比提尼亞的）的軍队，則一看到本都的軍队便逃跑了。某些小亞細亞的城市把他們那里的罗馬指揮官細綁起来交給米特里达梯斯。前一〇一年的执政官瑪尼烏斯·阿克維里烏斯、平定西西里的人物，落到米特里达梯斯的手里而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拷打。由于本都国王的命令，同一天在小亞細亞不分男女老幼，杀死了成千累万的罗馬人和意大利人。

米特里达梯斯力图把广大的居民阶层吸引到自己的一方面来，于是他便施行了煽惑宣傳的政策：解放奴隶，宣布免除未付

清的款項并把債务削減百分之五十，把它所占領的地区的稅收豁免多年等等。他把自己的首都迁移到培尔伽姆。卡帕多启亞、弗里吉亞、比提尼亞被变成了本都王国的省。米特里达梯斯的艦队独占地統治了愛琴海，而海盜在这一艦队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在狄罗斯島上也杀死了許多意大利居民。只有小亞細亞西南部和罗德斯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米特里达梯斯不限于亞細亞。他的軍队出現在欧洲。他的一个兒子突入馬其頓。在雅典发生了民主的革命，領导这次革命的是过去的奴隶、伊壁鳩魯派哲学的教师阿里斯提奥并宣布脫离罗馬。富人們逃出了城。米特里达梯斯的最有能力的將領之一、希腊人阿尔凱拉欧斯在披拉登陆。大部分的希腊小国家追随了雅典的榜样。

这样一来，地中海东半的形势便非常不妙了，而罗馬人一时却不能在那里有任何作为，因为在罗馬爆发了新的內战。

P·苏尔皮克优斯·盧福斯、馬留和苏拉

八八年度的执政官是苏拉和克温图斯·龐培·盧福斯。其中的一个人必須去对米特里达梯斯作战。在抽签的时候，这个責任是落在苏拉的头上了。在他还沒有来得及到坎佩尼亞去的时候（他的軍队便在那里的諾拉城附近），保民官普布里烏斯·苏尔皮克优斯·盧福斯（他是个貴族而在自己的观点上是杜路苏斯派，是一个杰出的演說家），把四个建議提交給人民大会①：（一）意大利

① 这些建議提出的程序是不清楚的。

人出身的新公民分配到一切特里布斯里去；同样的权利也給予被釋奴隶；(二)負債在二千戴納里烏斯以上的元老，称号应被剝夺；(三)被审判委員会判以放逐罪的一切公民均返回祖国；(四)苏拉应被剝夺对米特里达梯斯作战的統帅权，并將这种权力給予馬留。

虽然苏尔皮克优斯·盧福斯的綱領显然是小杜路苏斯的保守民主政策的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它却把一切不滿意的分子团結在自己的周圍并引起了元老院方面的堅决反抗。为了延期通过苏尔皮克优斯的建議，执政官借口非常的宗教节日而宣布停止了全部事务生活（iustitium；在这样的日子里停止办理一切的事情)。于是苏尔皮克优斯便使用了暴力的办法。他拥有一支由三千名武裝着短劍的人們組成的队伍。除去这些人之外，經常还有六百名騎士等級出身的青年陪伴着他，人們就把他們称为“元老院反对派”。苏尔皮克优斯便仰仗着这些力量，要求执政官取消司法权。当执政官拒絕的时候，混乱便开始了。混乱的規模大到这样的程度(例如，执政官龐培·盧福斯的兒子被杀死)，以致政府竟不得不讓步：节日被取消，而苏尔皮克优斯的法律通过了。

这时苏拉在自己的坎佩尼亞的軍队的保护之下离开了城市。当兩位軍事保民官到达諾拉附近以便为馬留接受軍队的时候，苏拉便召集士兵会議并向他們敘述罗馬所发生的事情。同时他指出說，馬留当然会把由自己的老兵中征募来的軍队帶到东方去。士兵听到这一点就大怒起来：他們根本不想把东方的战役讓給別人去干，因为这次的战役会使他們获得丰富的鹵获物。保民官受到石块的抛打。士兵們則要求苏拉把他們帶到罗馬去。

除去一个財务官之外，一切的將領都逃散了。苏拉率領着六个軍团約三万人向北推进。这在罗馬史上是第一次自己的軍队向

自己的城市进軍。这是馬留撒下的种子所結的最初的果实，是內战的新阶段的开始。

譁变的軍团开进了城市。居民用石块和屋頂上的瓦片向他們投擲。馬留和苏尔皮克优斯試图在罗馬城內組織反抗但是被击潰了。苏拉的軍队占領了罗馬。苏尔皮克优斯·盧福斯逃跑了，但是他在路上被捕并給杀死了。他的头被送到苏拉那里去而根据苏拉的命令把这个头陈列在广場上。馬留好容易才使自己免遭大难。在長时期的冒險之后，七十岁的老人到达非洲，在那里他和其他的逃亡者一同找到了暫时的藏身之地。

苏拉不能長期地留在罗馬：东方的燃燒得日益熾烈的战火一直要求他自己到那里去了。但是要在当时他所在的那种不定的局势中离开罗馬是不可能的。因此苏拉便迅速地施行了几項重要的改革，这些改革当然会削弱了民主派，并把全部权力交回元老院。

苏尔皮克优斯·盧福斯的法律都被取消了。元老院从拥护苏拉的人們中間补充了三百名成員。向人民大会提出的任何建議必須預先得到元老院的同意。人民保民官的立法創制权便这样地給取消了。最后又取消了二四一年百人团民会的改革并恢复了塞尔維优斯的选举制度。

此外，苏拉还必須进行八七年度执政官的选举，执政官要从自己一派的人們中間选出，以便使他所制訂的制度能維持到他从东方回来的时候。尽管罗馬实际上是处于軍事狀态，但是他也未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貴族格涅烏斯·屋大維当选为执政官之一，第二个人是路克优斯·科尔涅里烏斯·秦納，这是一个热烈的民主主义者。苏拉只得“强作笑容”并声明說，看到人民由于他而享有

自由他是满意的！①

苏拉对米特里达梯斯的战争

在埃培洛斯登陆的苏拉的处境远不是十分得意的。几乎全部小亚細亞、希腊和馬其頓的大部分都在米特里达梯斯的手里。他的艦队統治着爱琴海。在苏拉統帅之下的最多三万人。沒有艦队，軍队的財庫是空的。意大利的局势也极不安定，而苏拉也不能在这方面有任何幻想。但是沒有别的可以选擇的办法。尽可能快地消灭米特里达梯斯，然后回到意大利去徹底整頓国家——这便是唯一可能的計划。苏拉就帶着他所特有的决心和不顧危險的精神着手实現他的計划。

米特里达梯斯拒絕了向他提出的和平条款：回到战前的status quo（現狀）。苏拉在貝奥提亞击潰了阿尔凱拉欧斯和雅典的"暴君"阿里斯提奥的軍队，在此之后，全部希腊，除去雅典和披拉欧斯之外就都被征服了。苏拉并未来得及占領雅典（阿尔凱拉欧斯与阿里斯提奥便逃到那里去），而只好包圍了这个城市。

圍攻一直拖了八七到八六年的整个冬天，因为雅典和披拉欧斯的卫戍部队从海上得到了增援和粮食。为了制造攻城机器和用具，罗馬人砍伐了学院和学园的有历史意义的叢林。苏拉又需要金錢进行战爭，他劫掠了希腊那些最受崇敬的神殿。

对雅典和披拉欧斯的一切猛攻都被英勇地击退了。于是苏拉便使用了严密封鎖的办法。到八六年春天，雅典的儲粮耗尽了。三

① 普魯塔克："苏拉"，X。

月一日罗馬人对該城进行了决定性的突击。雅典被占領并受到了可怕的蹂躪。披拉欧斯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阿尔凱拉欧斯洗劫了該城，而該城又因苏拉的命令給摧毁了，因为苏拉想使米特里达梯斯失掉爱琴海上的重要港口。起义的領袖均被处死。但是由于对过去雅典的尊敬①，这一城市被留給了“自由”，而它的領地也被归还，其中甚至有狄罗斯島。

在攻下雅典之后，苏拉的局势絲毫也未好轉。勿宁說更坏了。米特里达梯斯把出現于鉄尔莫皮萊的一支非常大的兵力从馬其頓开往希腊。苏拉和从前一样地沒有海軍。在罗馬发生了新的馬留的政变（見下），苏拉被免去了职务，而任命为东方軍队的总司令官的是八六年的民主的执政官路克优斯·瓦列里烏斯·弗拉庫斯。苏拉的近于魯莽的大胆，行动的迅速和罗馬軍队对于米特里达梯斯多部落的大軍的优越性救了苏拉。

八六年三月在凱崙奈亞，苏拉不顧敌人在数量上的优势击潰了阿尔凱拉欧斯。亞洲軍队的可憐的殘余和阿尔凱拉欧斯一道躲到优貝亞去了。

这时瓦列里烏斯·弗拉庫斯率領着兩个軍团在埃培洛斯登陆了。兩支罗馬軍队在帖撒利亞会师，而有一个时候竟无所事事地对面駐扎着。弗拉庫斯不敢下决心作战：他的軍队人数太少而士兵也不可靠，因为許多人都投到苏拉的那面去了。弗拉庫斯終于退到北方去，为的是通过馬其頓和色雷斯进入小亞細亞以便对米特里达梯斯进行斗爭。苏拉并沒有追击他，因为他多半是不願意

① 普魯塔克（“苏拉”，XIV）叙述說，在雅典的街道上进行可怕的屠杀时，雅典的僑民請求苏拉赦免居民，而他彷彿“宣布說，把少数贈給多数，并为了紀念死者而赦免了生者”。

在共同的敌人面前用內战削弱罗馬的力量。

八六年秋天[1]，米特里达梯斯再度把渡河到中部希腊来的大軍集結在优貝亞。在貝奧提亞的欧尔科美諾斯的地方发生了这次战争的第二次大战斗。罗馬步兵受到人数众多的敌軍騎兵的进攻而开始退却了。于是，普魯塔克叙述說，苏拉便从馬上跳下来，拿起了旗子并开始穿过逃跑的人群向敌人奔去，喊道："我將要在这里英勇地死去，罗馬人！而你們，当人們問你們，在什么地方你們出卖了自己的統帅，不要忘記說：在欧尔科美諾斯啊"[2]。这使士兵在心理上有了轉变：步兵又集結了自己的队伍，轉入攻击而罗馬人竟得到了輝煌的胜利。

八六年到八五年的冬天，苏拉的軍队是在帖撒里亞度过的。瓦列里烏斯·弗拉庫斯那时正占領着拜占庭并渡海到小亞細亞去。米特里达梯斯在希腊失败之后，他在小亞細亞的地位也动搖了。富裕的居民阶层以前便不滿意于米特里达梯斯的煽动宣傳政策，但不管如何却不得不抑制自己的不滿情緒。現在这种不滿情緒表面化了。某些城市开始叛离。米特里达梯斯采取了严厉迫害的办法，而从"救星"迅速地变成了他原来的那个样子：一个殘暴无情的东方暴君。这便大大地便利了罗馬人之完成他們的任务。

在弗拉庫斯的軍队里，事情是远非进行得順利的。执政官沒有任何威信，他的士兵都不听話并从事劫掠。弗拉庫斯的副將盖烏斯·弗拉維优斯·芬布里亞用一切办法来縱容士兵，并唆使他們去反对总司令官。事情的結果是軍队譁变起来并杀死了弗拉庫斯。芬布里亞自己便担任了統帅的职务。

---

① 这些事件的年代尚有爭論的余地。

② "苏拉"，XXI。

和弗拉庫斯不同，他是一个能干的和有毅力的人物。芬布里亞在普洛彭狄达附近击潰了米特里达梯斯的軍队并迫使他的軍队退出了培尔伽姆。本都国王的处境已經变得毫无希望了。当爱琴海上出現了苏拉的財务官L·李启尼烏斯·路庫魯斯所組織的、苏拉的艦队时，它的处境就特別悪化了。不得不向敌人求和。但是和誰进行談判呢：苏拉或是芬布里亞？米特里达梯斯开始和兩人进行談判，但終于只是对苏拉了，因为他認为苏拉的地位是更加稳固的。

当然，在其他的情况之下，苏拉是从不会对米特里达梯斯講和的——他懂得罗馬的这个敌人是何等地可怕，而若不消灭本都的国王和他的王国，他是不会放心的。但是現在他必須尽快地在东方把手騰出来以便返回意大利，因为在那里他已站不住了。因此苏拉便提出了相当溫和的条件：米特里达梯斯交回从战爭开始以来在小亞細亞所占領的一切地方，支付三千（另一个資料是兩千）塔蘭特的賠款，交出八十只战船和其他較小的条件。米特里达梯斯并未立即同意，而当苏拉用突入小亞細亞的行动威胁他的时候他只好讓步了。八五年八月，在赫列斯彭图斯的达尔丹諾斯城苏拉与米特里达梯斯的亲自会見的时候，后者接受了罗馬的全部条件。和約締結了。

剩下的还有芬布里亞的軍队。这支軍队駐扎在培尔伽姆附近。这支軍队瓦解和逃亡的現象一天比一天严重。当苏拉接近这支軍队的时候，士兵們便大量地投到他的一面来。芬布里亞逃到培尔伽姆去并在那里用宝劍自杀了。

在此之后，苏拉便着手恢复秩序。落到罗馬人手中的一切著名的米特里达梯斯的拥护者都被处以死刑。他的措施（取消債务，

釋放奴隶等等）也被取消了。納稅者必須把革命时期积欠的一切稅款交出来。此外，亞細亞行省还要付出二万塔蘭特的巨額軍事賠款。始終忠于罗馬的那些公社和国家（罗德斯島、李启亞、瑪格涅希亞等等）則得到了慷慨的賞賜。

八四年，苏拉从小亞細亞渡海进入希腊，他在那里过冬而准备了意大利的战爭。不幸的希腊不得不第二次受到罗馬的占領。八三年春天，苏拉率領滿載鹵获物的四万大軍在布倫第西烏姆登陆。意大利的新的內战开始了。

馬留的政变（八七年）。秦納的独裁

現在我們回溯四年，看一看罗馬在这个时期中間发生了什么事情。八七年春天苏拉剛剛离开意大利，在执政官秦納和屋大維之間便为一个旧的問題而开始了斗爭，这就是把新公民和解放奴隶分配于特里布斯的問題。为大多数人民保民官所支持的秦納提出了关于公民完全平等和大赦苏拉政变时期一切被宣布非法的人的法案。

投票的那一天，在秦納派和苏拉派之間发生了武裝斗爭。死在广場上和附近街道上的人多到一万名。尽管秦納向奴隶发出了号召，拥护屋大維的人們还是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元老院剝夺了秦納的执政官职位并宣布起义領袖为非法。

秦納在包圍諾拉的軍队的庇护下逃跑了。这支軍队中有許多从新公民中間征募来的新兵，因此它是支持平民的。民主派的領袖（由于私人与苏拉不合而投到秦納一面的克温图斯·賽尔托里烏斯，人民保民官格·帕披里烏斯等人）分散到意大利去，发动人

民起来对苏拉派进行斗爭并募集軍队。馬留則率領移民的队伍在埃特魯里亚登陆。不久他便从逃跑的奴隶和意大利人中間組成了一支六千人的大軍。

民主派的軍队从四面八方集結到罗馬附近来。馬留占領了奧斯提亚。粮食向首都的运輸被切断而在罗馬发生了飢饉。元老院不得不投降了(八七年六月)。

殘酷的恐怖时期开始了。城内五天五夜都在繼續着不断的杀戮和劫掠，这种行动后来更波及于意大利。在这些事件上特别突出的是馬留和他的軍队。政权終于又轉到他的手里，于是他可以完全滿足自己的复仇的渴望了。在死者中間有格涅烏斯·屋大維、路克优斯·优里烏斯·愷撒、馬留以前的同僚克溫图斯·路塔克优斯·卡图魯斯和其他許多著名人士。苏拉被宣布非法，而他的宪法也被取消了。

当选八六年度的执政官的是馬留和秦納。但是战胜奇姆布利人和条頓人的人并不能享受自己之第七次当选执政官了：他病了并在八六年一月中旬死了。当选代替他的是瓦列里烏斯·弗拉庫斯。

在馬留死后，杀戮和劫掠中止，而秩序也相对地确立起来了。但是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賽尔托里烏斯奉了秦納之命而杀死了蛻化成眞正强盜的那些最墮落腐化的馬留派。

秦納在几乎三年中間(八七——八五年)以执政官的身分領导了国家并在实际上成了一个独裁者。他施行了一些措施来加强民主派并且对經济危机进行斗爭。除去廢除了苏拉的措施之外，又恢复了公民在特里布斯內部的不平均的分配，施行了債务的部分取消(四分之三)，而制改革并增加了粮食的分配。

但是秦納和他的拥护者在罗馬的地位是不稳固的。在本质上，他們的主要靠山是意大利人，这便在土著的罗馬公民中間造成了对民主制度的一定的警惕性。罗馬的輿論勿宁說是傾向于和苏拉妥协的。后者在和米特里达梯斯締結和約以后曾把关于战爭已經結束和自己即將返回意大利的报告送交元老院。他保証將要保持給予新公民的那些权利。

这一外交信件使元老院中的温和的、拥护协議的一派的力量加强了。开始了和苏拉的談判。但是执政官秦納和卡尔波力图撕毁协定而于八五到八四年的冬天开始在亞得里亞海上征募軍队以便討伐苏拉。不满于在冬天叫他們出征的士兵譁变了，并在八四年年初在安昆城杀死了秦納。卡尔波成了唯一的执政官并把出征的事情擱下了。

秦納之死对民主派来說是一次无法恢复的打击，因为他是最有人望的，而且可能是民主派中最大的領袖。当选八三年度执政官的是兩个非常庸懦无能的人物：盖烏斯·奥尔巴努斯和路克优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奥。他們在开头的时候，竟不得不領导对战胜了米特里达梯斯的人物的斗爭。

爭夺意大利的斗爭

当苏拉于八三年春天在布倫第西烏姆登陆的时候，他大概拥有三万名步兵和六千名騎兵。民主派在数量上大大地超过了他：在斗爭最激烈时，也就是薩姆尼烏姆人也参加了斗爭的时候，民主派的力量多到二十万人。但是苏拉的軍队在东方受过战爭的鍛鍊，忠于自己的領袖，因此是比較有紀律的。苏拉方面的金錢很

多。民主派的軍队則是零散的，紀律不好，几乎沒有优秀的統帅，裝备也差。軍队中罗馬人的部分又敌視意大利人。在公民中間也都不和，因为其中的一部分是同情苏拉的。

在苏拉到达的时候，民主派方面还一点也沒有战爭的准备。布倫第西烏姆給他开了城門，阿普里亚則未作任何抵抗。許多貴族，甚至民主集团中的人物——克溫图斯·麦鉄路斯、努米地亚的麦鉄路斯的兒子，瑪尔庫斯，从非洲率領武裝队伍来的李启尼烏斯·克拉苏斯，前任的执政官路克优斯·瑪尔克优斯·菲利浦等人——都立刻开始轉到苏拉的一面去。年輕的格涅烏斯·龐培給苏拉做了特別多的工作；他是斯特拉波的兒子，这时大約是二十三岁，他曾在皮凱努姆給他征募了一支大軍。

苏拉向坎佩尼亚推进，在那里等待他的是八三年度的兩位执政官。諾尔巴努斯在第一次的战斗中便被击潰了，而斯奇庇奧的軍队則轉到苏拉的方面去。在罗馬当选八二年度执政官的又是卡尔波和蓋烏斯·馬留（兒子），后者是一个勇敢而有毅力的二十岁的年輕人。新执政官开始加紧地准备把斗爭繼續下去。

八二年內战进入了最后的、决定性的阶段。参加斗爭的还有从八八年便尙未被征服的薩姆尼烏姆人的殘余，他們懂得，苏拉的胜利就意味着他們的灭亡。

馬留在拉提烏姆等待着向罗馬推进的苏拉。在撒克里波尔图斯附近发生了一場大战斗，結果是这个年輕的和沒有經驗的統帅遭受了完全的失敗。他那殘余的軍队四散到相鄰的地区去，他自己則躲到普列涅斯鉄去了。保卫罗馬已經不可能了。因此馬留下令撤出罗馬，而預先把还留在罗馬的苏拉派都杀死了。苏拉在短期間占領了未对他作任何抵抗的罗馬，但是后来他却到意大利北

部去，因为在卡尔波和麦鉄路斯、龐培、克拉苏斯的队伍之間在那里展开了頑强的斗爭。

这时在自己的統帅、联盟战爭的英雄彭提烏斯·鉄列西努斯和瑪尔庫斯·拉姆波尼烏斯的領导之下的薩姆尼烏姆人和路卡尼人登場了。他們的有七万人之多的大軍来到拉提烏姆援助被圍在普列涅斯鉄的馬留。苏拉先把自己的一部分軍队留在埃特魯里亞对付卡尔波，然后便率領其余的軍队返回拉提烏姆并占領了普列涅斯鉄面前的陣地，从而阻住了薩姆尼烏姆人的道路。

那时在北方，麦鉄路斯和龐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卡尔波完全垂头丧气并偷偷地逃到非洲去了。他的保全下来的殘余軍队和薩姆尼烏姆人在普列涅斯鉄結合起来。龐培和麦鉄路斯的騰出来的力量到拉提烏姆来帮助苏拉，因为在这里行將要展开一場持續了几乎一年半的內战。

当薩姆尼烏姆人的領袖知道苏拉派的埃特魯里亞軍队的先鋒部队接近的时候，他們便决定放棄普列涅斯鉄并以一次出其不意的突击占領罗馬。这是一个沒有任何战略意义的計划，而且这一計划只是由于絕望和复仇的渴望才行使出来的。如果这一計划成功的話，罗馬便要大遭其殃，但是这对于战爭的結果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薩姆尼烏姆人以强行軍向罗馬推进并出現在科里努斯城門的跟前。苏拉在他們后面紧紧跟随着。八二年十一月一日晚上，开始了一場整夜一直繼續到第二天早上的战斗。苏拉指揮的左翼不得不撤退到城根下。但是克拉苏斯在右翼得到了胜利。这便使左翼能够恢复过来并轉入进攻。薩姆尼烏姆人被击潰并几乎完全被歼灭了。

他們有几千人被俘，其中有身負重伤的彭提烏斯·鉄列西努斯。根据苏拉的命令，他們被引到瑪尔斯原野上，給封鎖在馬戏場中并一个不留地給杀死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苏拉在离屠杀場所不远的倍洛娜（战爭女神）的神殿中召开元老院的会議。普魯塔克叙述說："正当他开始自己的演說的时候，受命这样做的战士們便着手杀死了那六千人。被挤在一小块空間上被杀死的这样多的人的呼喊声自然会傳到神殿那里去。元老們惊恐非常。但是毫无惊恐表示的苏拉繼續自己的演說，而只是帶着冷漠的无所謂的表情告訴元老們，要他們注意听他的話，不要因外面发生的事情而不安：那里只不过是根据他的命令教訓教訓一小撮惡劣分子而已"①。

科里努斯城門附近的战斗在本質上是把內战結束了。几天之后普列涅斯鉄便投降了。馬留自杀了。城中的男性居民，除去少数例外，都給杀死了。其他的城市堅持得久一些，但終于或是投降，或是用武力給攻克了。到处展开了大規模屠杀的恐怖場面。薩姆尼烏姆受害特別厉害：苏拉把一支討伐部队派到那里去，攻克了埃杰尔尼亞并把整个的地方变成一片焦土。

与此同时，苏拉的副手們又使西方的行省服从了他的統治。薩地尼亞最早被路克优斯·菲利浦所占領。苏拉又把龐培派到西西里去。島上的馬留派的殘余未加抵抗便被清除了。躲在那里的卡尔波逃跑、被俘并在利里拜烏姆給处死了。在此之后，龐培便渡海到非洲，而他便在四十天中間征服了非洲。由于这些廉价的胜

① "苏拉"，XXX。

利，他从苏拉那里得到了凱旋的荣誉和“偉大的”称号，不过在聰明的苏拉的嘴里，这个称号是有一些諷刺的意味的。他自己則起了一个名字“幸福的”(Felix)。

馬留派在比里牛斯半島上也找到了藏身之地。早在內战結束之前，克温图斯·賽尔托里烏斯便以行政長官的資格被派到西班牙来。当苏拉夺到政权以后，把自己的太守派到那里去的时候，賽尔托里烏斯便跑到瑪烏列塔尼亚去，而兩西班牙便都屈服于苏拉了。但是正如我們在后面看到的，賽尔托里烏斯不久便再度出現于西班牙。

苏拉的独裁

苏拉派在罗馬本城夺取政权时使用了极其野蛮的手段。八七年馬留的恐怖时期便是八二年至八一年間发生的事件的微弱的前兆。在起初的日子里展开并吓坏了甚至苏拉的朋友的狂暴的屠杀中間，他用实施所謂“剝夺”或“剝夺名單”(proscriptiones 或 tabulae proscriptionis) 的办法建立了一定的“秩序”；名單上他所列的是那些被宣布犯法并应予以消灭的人物的名字。

阿庇亚努斯写道：“苏拉立刻把四十名元老和大約一千六百名所謂‘騎士’判处了死刑。仿佛是苏拉第一个編制了死刑宣告者的名單同时又悬出了給予杀死这些人的人們的賞格，給予告发者的獎金和对于隐藏宣告死刑者的懲罰。不久之后，在被列名处死的元老之外又加上了另外一些人。所有这些人一經拿获立刻就地处决——不拘是在家里，在胡同里，还是在神殿里；某些人在惊恐中奔向苏拉而他們便在他的跟前

被打死了，另一些人則从他那里給拖开并加以毒打。人們害怕到这样的程度，甚至看到这种殘酷場面的人誰也不敢甚至吭一声气。有些人被逐，另一些人財产被充公。偵探到处搜寻从城中逃出去的人并任意把人处死……接待客人、友誼关系、出借或是借錢都可以成为告发的原因。只是普通的服务或旅行时作伴都可以受到控告。而对富人的行动是猖狂的。当个人的控告再也沒有了的时候，苏拉便向城市发起猛攻并对它們加以懲罰……苏拉把从曾在他的統率之下的士兵中出身的殖民者派遣到大部分的城市以便在全意大利都有自己的卫戍部队；苏拉把屬于这些城市的土地，这些城市的住宅都分給了殖民者。这一点使这些人即使在他死后都怀念着他。因为他們認为在苏拉的命令沒有巩固的时候，他們自己的地位不能認为是巩固的，因此他們就是在苏拉死后，仍然为苏拉的事业而斗爭"①。

苏拉不限于鎮压活着的人：老人馬留的尸骨从墳墓中給掘了出来并被投到阿尼恩河(即阿尼奧河。——譯者)里去了。

剝夺制度一直施行到八一年六月一日。結果因此而丧命的大約有五千人。它不單是使苏拉本人发了財，而且使他的近人也发了財，因为他們用极低的代价买得了被列名(剝夺)的人們的財产。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克拉苏斯，苏拉的被釋奴隶克里索哥努斯等人就打下了自己的財富的基础。

从屬于被宣布非法的人們的奴隶中間，苏拉釋放了一万名最年富力强的人。他們得到了"科尔涅里烏斯"这个名字，并且構成

---

① "內战"，I，95－96。

了苏拉的一支特殊的近卫軍，他的直接的靠山。在意大利得到了土地的苏拉过去的十二万名士兵也同样是他的靠山。

在法律上，苏拉是根据罗馬宪法上的那些最严格的要求而形成了自己的独裁的。由于八二年度的兩位执政官（卡尔波和馬留"兒子"）都死了，所以元老院便宣布了"虛位"。"虛位的国王"，元老院的首席元老 L·瓦列里烏斯·弗拉庫斯[1]則向民会提出一項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則苏拉被宣布为无限期的独裁者"以便公布法律并在国內建立秩序"（«Dictator perpetuus legibus scribundis et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被吓倒的人民大会批准了瓦列里烏斯的建議（八四年十一月），于是这个建議就成了法律(lex Valeria)。这样一来，甚至苏拉都是以人民主权的思想为出发点了！

苏拉成了独裁者以后，便像一个共和国的独裁者所应做的那样，任命瓦列里烏斯·弗拉庫斯为自己的騎兵長官。但是尽管有这一出宪法的滑稽剧，苏拉的独裁在本質上（而且也在形式上）和旧的独裁是不同的。这一独裁在时間上和职权范圍上都是无限的，因为苏拉的政权遍及于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不像以前那样只限于一定范圍內的問題。苏拉在願意的时候能讓一般的高級官吏和他在一起办事或是由他一个人来統治。他对于自己的行动預先是不負任何責任的。

但是在本質上这一差别便更大了。苏拉的权力帶有純軍事的性質。这一权力是从內战中成長出来的并且是奠立在职业的軍队上面的。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曾使它失掉阶級的性質：它是罗馬奴

① 馬留派同名的八六年执政官的堂兄弟。

隶主(主要是新貴)阶級的独裁，对于他們来說，这一独裁是对革命民主运动斗爭的一个手段。但是它的起源的性質却使它有了某些特色，这些特色便使苏拉变成了新的、而不是共和意义下的元首。

正如上面所說的，尽管苏拉具有瓦列里烏斯法授予他的权利，并且可以不通过一般高級官吏来办事，但是他却沒有这样做。共和国的外形是保留下来了。每年都和平时一样地选举官員（在八〇年苏拉本人就是执政官之一）。法律仍然提交人民大会。八八年苏拉所实施的百人团民会的改革这时也沒有恢复，因为民会馴服地执行了全能独裁者的一切願望。

但是苏拉恢复，甚至扩大了一切旧的反民主派的措施。粮食的发放被取消了。人民保民官的权力形同虛設。他們只能在元老院預先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依立法的和审判的程序来行动。他們保留了提出异議(intercessio)的权利，但是如果他們进行"不适当的干預"，他們就要被罰款。除此之外，还禁止过去的保民官担任高級职位。这一决定使保民官的职位对于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失去了任何引誘力。

苏拉为高級官职規定了严格的昇迁办法：不預先担任行政長官就不能成为执政官，而不預先担任財务官，則不能竞选行政長官。至于营造官的职位，則它是不包括在高級官阶之內的，因为人們認为任何政治活动家都是一定要通过营造官的职位的，这个职位使人們有广泛的可能給自己挣得声望。又恢复了一个旧的規定(三四二年盖努克优斯的全民投票)，即要隔十年才能第二次当选执政官。

苏拉把行政長官的名額增加到八人，財务官的名額增加到二十人，这是由于国家在行政机構方面的日益增長的需要。过去的

财务官照例是元老院的成員。由于元老同时被宣布为不能更换的，因此监察官便失去了他最重要的职权中的一項——补充元老院的名额。监察官的經济上的职責交給了执政官，这样监察官的职位实际上就給取消了。

苏拉的宪法改革在形式上所追求的目的是恢复貴族的統治。因此元老院被他放到国家的領导地位之上是很自然的事情。元老院的一切旧的权利和特权都給恢复了。特别是盖烏斯·革拉古的审判法被取消了，而法庭再度交到元老的手里去。刑事法庭的常設委員会大加改善而它們的数目也增加了。但是，依照杜路苏斯改革的精神，元老的数目用特里布斯选举的办法从騎士等級中补充了三百名新的成員。实际上选出的是元老們的小兒子，苏拉的軍官和在最近的一次政变中涌現出来的"新人物"。用这样的办法便奠立了新貴形成的基础，这种新貴当然便是苏拉的制度的靠山了。苏拉在元老共和国复辟的旗帜之下，加强了个人的独裁。

在苏拉的措施中間，应当特别指出意大利的行政制度来。这是他的最巩固和进步的改革中的一項。苏拉这里是在法律上固定了因联盟战争而造成的情况。苏拉遵守了他在致元老院的書信中的諾言：意大利人出身的新公民保有自己的一切权利直到平均地分配到全部三十五个特里布斯。現在在民主派削弱的情况之下，这对于新制度并不是可怕的。因此苏拉便精确地規定了眞正的意大利的边界。它的北疆当然是在阿里米努姆以北流入亚得里亚海的小小的盧比康河。在盧比康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間的現代意大利的一部分形成了山南高盧行省。它被分成了几个巨大的城区，而在特蘭斯帕达努斯的部分，則高盧的那些部落也都归併到这些城区里面去了。意大利本部則分成一些具有自治权的小市区。許多

意大利城市(正是苏拉把自己的老兵分散去領有土地的那些城市)則被改名为公民殖民地。

苏拉的独裁权是无限期的。但是在八〇年，他虽然沒有交卸这些权力，却又接受了执政官的称号(他的同僚是麦鉄路斯)，而在七九年即拒絕第二次当选。在七九年度的新执政官[1]視事以后不久，苏拉便召集人民大会并宣布說他交卸了独裁权。他解散了侍从、警卫并且說如果有誰願意的話，他准备报告自己的活动。全場默不作声。于是苏拉便走下講坛并在自己最亲密的友人的陪伴之下回家了。

在这一事件以后不久，苏拉便回到自己在坎佩尼亞的庄园去了。尽管他几乎不理国务而宁肯釣魚和撰述回忆录，但实际上他的影响一直繼續到他的死的时候(七八年由于某种病)。苏拉死的时候是六十岁。国家为他举行了极其豪华的葬仪。

全能的独裁官之突然放弃政权过去和現在都成了无数猜測和說法的对象。但是，如果不單是从主观心理的观点来看这件事的話，苏拉的行动便不是这样地不可解了。当然，各种心理的动机能在这里起相当大的作用。苏拉老了，对生活厌倦了；可能他从很久以来便患着某种不治的重症(史料中指出过这一点)。但这显然还不是决定性的动机。非常聰明并有巨大行政經驗的苏拉不可能不懂得，他所建立的秩序是不巩固的。他看的很清楚，有多人对他暗地里怀着痛恨，并等待适当的时机起来反对他的全部制度。他也清楚地認識到他所依靠的那一社会基础的全部軟弱性。而他宁肯正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自願地离开政权，而不願意等到他

① 普布里烏斯·塞尔維里烏斯和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

所修造的建筑物圮坏而把它埋在自己的廢墟的下面。

苏拉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大的。不管他的主观目的如何，在客观上是他打下了后来为愷撒所扩大和加强而我們又称为"帝国"的那种国家制度的基础。在保存共和国的外形的情况下經常軍事独裁的原則，消灭民主制度，表面上加强而实际上削弱元老院，改善行政和审判机構，扩大公民权，意大利的城市制度——所有这些措施后来再度出現于苏拉繼承者們的活动之中并成了罗馬国家制度的一个有机組成部分。

第二十三章

革命运动的最後高漲

取消苏拉的制度的試图

而尽管如此，苏拉所建立的制度是不巩固的，因为这种制度比他自己的时代早了好几十年。苏拉之殘酷地摧毁全部社会政治制度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意。因苏拉而破产的地主、馬留的老兵、騎士、流氓无产阶級便都是屬于这一类不滿意的人。甚至对苏拉的独裁底君主政体的性質不滿意的部分貴族也是处于反对他的地位。七八年度的执政官瑪尔庫斯·埃米里烏斯·列庇都斯①便是所有这些不滿意的因素的体現者。尽管他屬于貴族而以前也是苏拉的拥护者，但是由于純粹是个人的想法而投入反对派的陣营②。列庇都斯成了执政官（他的同僚是苏拉派克温图斯·路塔克优斯·卡图魯斯，在維尔凱萊地方取得胜利的那个卡图魯斯的兒子）后，在苏拉一死，便开始进行消灭苏拉的宪法的鼓动。他和亡命者，以及和罗馬与意大利的馬留派的殘余发生了接触。不顧元老院和卡图魯斯的反对，列庇都斯竟得以施行了某些措施，特别是恢复了粮食的发放，虽然在規模上是有限度的。

那时在埃特魯里亞爆发了內战：在某些地区，市民手里拿着武

---

① 未來三头之一的列庇都斯（四三年）的父亲。

② 在他担任西西里太守的时候，他把这一行省搜括到这样程度，以致他有受到法律的追究的危險。这一点也使列庇都斯不得不投到反对派的队伍中去。

器开始赶跑了苏拉的殖民者。元老院决定把兩位执政官派到那里去募兵和鎮压起义。列庇都斯征募了一支大軍，而虽然他的执政官的任期已滿，但是他拒絕交卸自己的职权和解散軍队。七七年初，他要求元老院恢复保民官以前的权力并使亡命者返回罗馬，而对他自己来說，則是要求第二次出任执政官。但是元老院却宣布列庇都斯为祖国的敌人，而委托卡图魯斯和龐培来对他作战。

龐培到列庇都斯的一位助手、馬留派的瑪尔庫斯·优尼烏斯·布魯图斯[1]所占領的波河流域去并把他包圍在穆提那（莫迭那）城。卡图魯斯准备保卫罗馬。列庇都斯率領大軍出現在首都的面前并渡过了梯伯河。在城牆下面的馬尔斯原野上，展开了一場决战。列庇都斯从罗馬被击退。他退入埃特魯里亞，在那里又遭受一次失敗，并率領軍队渡海到薩地尼亞去了。他不久便死在那里了，而前行政長官瑪尔庫斯·佩尔佩尔那便率領他的軍队到西班牙的賽尔托里烏斯那里去。穆提那投降了龐培，而布魯图斯則因他的命令而被处以死刑。

取消苏拉的制度的第一次試图便这样地結束了。这次的試图的失敗，部分是由于列庇都斯的无能，而主要地則是由于为苏拉所摧毁的民主派还沒有来得及組織起来。

而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使人們不得不把恢复民主制度的問題擱延了整整八年。

賽尔托里烏斯的起义

上面我們已經說过，賽尔托里烏斯在八一年怎样为了躲避苏

[1] 后来杀死愷撒的那个布魯图斯的父亲。

拉派出的暗探而躲到非洲去。在瑪烏列塔尼亞地方，他为当地的一个小王服务。賽尔托里烏斯对海盜和利比亞諸部落所取得的胜利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八〇年，起义的路吉塔尼亞人从西班牙派使节到他那里去，建議他到他們那里去并統率他們的民軍。賽尔托里烏斯和罗馬亡命者与摩里塔尼亞战士的队伍来到了路吉塔尼亞，并領导了反抗苏拉的罗馬的起义。开头这一起义帶有地方的性质。但是有杰出的組織和軍事才能的賽尔托里烏斯很快地便使这一起义有了广泛的規模。他击潰了兩西班牙的太守，在此之后，苏拉便把克溫图斯·麦鉄路斯派出去对付賽尔托里烏斯，麦鉄路斯是在七九年到达战場的。但就是他也未能把遍及于几乎整个西班牙的起义鎮压下去。

賽尔托里烏斯取得胜利不單是由于他的卓越的軍事才能。賽尔托里烏斯运动的力量是在于他成功地把地方部落的起义和罗馬的民主运动結合起来。这种特色使他成为全部內战史上的一位最特殊的人物。

賽尔托里烏斯为了建立眞正民主的、人道的和开明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沒有民族的压迫，而全部的 orbis terrarum“土地”都將要在非常安宁的环境中享受罗馬文化的幸福）显然是想把敌視罗馬寡头制度的一切力量团結起来。在奴隶社会的条件之下，这一綱領的空想性却不曾使賽尔托里烏斯的观点失去高度的純洁和思想性。

西班牙宣布了独立。賽尔托里烏斯从最杰出的罗馬亡命者中間組成了一个由三百人組成的元老院。軍队中的領导职务他都使罗馬人来担任。从这里可以看出，賽尔托里烏斯并不打算在比里牛斯半島上建立一个伊伯利亞的国家。显而易見，他把西班牙是

看成只是暫时脫离了罗馬的一个罗馬行省，只要意大利还存在着苏拉的宪法的話。但是治理这一行省的办法却和旧的办法有着原則上的不同。在賽尔托里烏斯对西班牙人的态度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公正与溫和。他在自己的軍队中保持严格的紀律，无情地懲罰对当地居民的任何橫行霸道的行为。在自己的首都奧斯卡城（在北部西班牙），賽尔托里烏斯为显貴的西班牙人的子弟組織了学校，在这个学校里，他們学习希腊語和拉丁語以及其他的学科。这对罗馬的行省政策来說是一种空前的事情：賽尔托里烏斯不是消灭当地的居民而是力图把他們罗馬化（誠然，奧斯卡的学校也还追求另一个目的，虽然这个目的不是主要的：它給賽尔托里烏斯一个好的借口来把西班牙部落的人質留在自己身边）。

由于所受到的人道待遇，西班牙人对賽尔托里烏斯是报以热愛。他有一支由几千名西班牙人所組成的卫队，这些人都是发誓永久忠誠于他的。人們有一些关于他的傳說：人們說，陪伴他的一只白色的馴鹿把狄亞那女神的命令傳达給他……

塞尔托里烏斯进行了大胆的对外政策，正如上面所說的，他力图依靠敌視罗馬的一切力量。他的同盟者是奇里启亞的海盜，他們把一支大艦队交給他支配，而为了这支艦队，賽尔托里烏斯在东岸上还修造了一座設防的停泊所。他的密探在高盧的部落中进行活动，发动他們起义。賽尔托里烏斯还和米特里达梯斯发生了关系，后者在七四年曾对罗馬发动了新的战爭。西班牙人的領袖和本都的国王締結了正式的条約，根据这一条約，賽尔托里烏斯把小亞細亞的联盟国家讓給米特里达梯斯，而米特里达梯斯則答应送給他四十只船和三千塔蘭特。

显而易見，在罗馬曾产生了最严重的不安情緒：人們已在傳

說关于打算突入意大利的新汉尼拔的事情了。决定把龐培派到西班牙去。龐培在列庇都斯失敗以后幷沒有解散自己的軍队幷要求把自己任命到西班牙去。元老院不信任这位好大喜功的統帅。而且龐培又太年輕：任命他到西班牙去就是意味着破坏苏拉剛剛建立起来的、高級官吏的严格的升迁制度。但是沒有另外可以选擇的办法：龐培被認为是最有能力的統帅，而在他手里又有武裝力量。七七年夏天，龐培以副执政官的头銜越过阿尔卑斯山而向西班牙进发。

但是在起初，这一任务看来是龐培所不能胜任的。到七七年年底，在賽尔托里烏斯的統率之下已經集合了一批龐大的兵力：他的西班牙軍队因佩尔佩尔那从薩地尼亞帶来的、列庇都斯的殘余軍队（二万多人）而加强了。作为一位統帅，他比龐培是要高明得不可計量的。因此，尽管优势是在罗馬的一方，几年中間战争却是互有胜負的。七五年，龐培在一次野战中被击潰幷因負重伤而几乎被俘。如果不是来增援的麦鉄路斯的出現，龐培的軍队是会全部被歼灭的。

但是賽尔托里烏斯的事业，尽管他的人格高尙和他的計划崇高，是注定了要垮台的。建立眞正民主国家的思想在那时是絕对不現实的。賽尔托里烏斯的社会的和軍事的基础是不一致的和不巩固的：一方面是不能坚持的西班牙部落，另一方面是罗馬亡命的冒險家。賽尔托里烏斯周边的罗馬人不了解他的計划，幷且非常傲慢地对待西班牙人。賽尔托里烏斯的軍队很适于游击战爭，但是整个地来說，是不如龐培和麦鉄路斯的正規軍的。例如，他几乎沒有騎兵。

罗馬的統帅部力圖利用不稳定的亡命分子幷以大量的金錢悬

賞賽尔托里烏斯的头。賽尔托里烏斯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便把自己身边卫队中的罗馬士兵取消，并从对他最忠实的西班牙人中間組織了自己的卫队。这便加强了罗馬人的不滿。在賽尔托里烏斯周边最亲近的人們中間揭发了謀杀他的阴謀。部分的阴謀者被逮捕并被处死了。剩下未被揭发的人們，其中包括佩尔佩尔那，則决定赶快动手。在奥斯卡，佩尔佩尔那举行宴会的时候，賽尔托里烏斯和他的卫队被阴謀者用短刀刺死了(七二年)。

蒙岑写道："由于他不得不領导来反对祖国的一小群亡命党徒的叛变，到当时为止罗馬所提供的最优秀的人物之一(如果不是罗馬所提供的一切人物中最优秀的人物)，便这样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这个人如果在較幸运的环境之下是可能复兴自己祖国的。历史是不喜欢科里奥拉努斯家族的；它对于一切人中这位最大度、最有才能和最值得惋惜的人物也不例外"①。

賽尔托里烏斯的死亡意味着全部事业的潰灭。佩尔佩尔那夺取了主要的統帅权，而其他人对这件事則是不滿意的。較大部分的西班牙人脫离了运动，而龐培不費什么气力便在第一次的战斗中击潰了其余的軍队。佩尔佩尔那被俘并給处死了。在此之后不久，起义者的孤立的队伍便被消灭了。西班牙再度从屬于罗馬的統治。

七一年，龐培返回意大利，这时的意大利在可怕的奴隶起义的战火中已經燃燒兩年了。

① 蒙岑："罗馬史"，第三卷，俄文本，一八八七年版，第三〇頁。

斯巴塔庫斯起义

七十年代末，意大利的內部情势是极其紧張的。列庇都斯推翻苏拉派統治的失敗企图使矛盾更加尖銳化了。这一时期的最革命的分子是奴隶。正当着在以前的年代中經受了多次重大的失敗的意大利下层民主派已大大地被削弱的时候，意大利的人数众多的奴隶到这时还沒有独立地发动。我們在前面所提到的个别爆发具有地方的性质而很快地就被鎮压下去了。从另一方面来說，在八十年代中間，奴隶系統地被卷入意大利民主派的发动，特别是意大利人的起义和馬留的运动。这在政治教育上对他們是一次良好的訓練：奴隶們看到，归根到底他們只不过是統治阶級个别派系手中的工具而已。意大利奴隶的阶級覚悟成長起来了。其中最开展的和最大胆的已經想到，只有用自己的力量他們才能够求得解放。

历史上所仅知的最大的一次古典奴隶起义的环境和前提就是如此。

有关斯巴塔庫斯运动历史的史料是极其貧乏的。所有的只不过是阿庇亞努斯的“內战”和普魯塔克的克拉苏斯傳中的几頁而已。主要的史料——撒路斯提烏斯的“历史”——几乎完全散失了。另一些史料（李維的第九五——九七卷的提要，弗洛路斯、奧洛修斯、維列优斯·帕鉄尔庫路斯等人）又太短或是沒有独立的意义。因此斯巴塔庫斯运动的历史只能极其大略地恢复起来，而且对于許多主要的問題我們都无法回答。

特别是我們几乎不知道斯巴塔庫斯的生平事迹。我們知道，

他出身于色雷斯地方。从阿庇亞努斯与弗洛路斯的浮面的指示可以得出結論，斯巴塔庫斯以前曾在罗馬的輔助軍队中服务，并因开小差而被卖为奴隶。由于自己的体力，他成了劍斗士。史料着重指出了斯巴塔庫斯的教养、智慧与仁慈。

七三年①，我們知道他是在卡普阿的一个劍斗士学校里。在夏初，大約有二百名劍斗士組織了一次阴謀，这次的阴謀显然是被发現了。但是六七十个人却从学校掙脫出来，并随便拿起什么当作武器从城里逃出去了。他們的領导人是斯巴塔庫斯和高盧人克里克苏斯与埃諾瑪伊。逃亡者在路上夺获了載运劍斗武器的运輸車。他們跑到維苏威而从那里向四郊发起进攻。

斯巴塔庫斯的队伍由于逃跑的奴隶和由相鄰的庄园上来的雇农而迅速地扩大了。斯巴塔庫斯把鹵获物在一切人中間分配，这一点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在开头的时候，罗馬当局并不十分重視这件事情，因为类似的情况在意大利是常常发生的。从卡普阿派出的小队伍被击潰了。終于奴隶得到了眞正的武器，他們便非常欢喜地用眞正的武器替换了劍斗士使用的令人痛恨的裝备。罗馬方面开始不安起来。在副行政長官蓋烏斯·克洛狄烏斯統帅之下的、由三千人組成的队伍被派出来对付斯巴塔庫斯。克洛狄烏斯不願意把兵力消費在对維苏威的突击上，便在山脚下唯一便于下山的地方札下了軍营。但是斯巴塔庫斯騙过了罗馬人。逃亡者用野葡萄蔓編了大繩子，他們便借着这些大繩子沿着山上的峭壁下来，并出其不意地向克洛狄烏斯发起攻击。罗馬人跑了，他們的軍营就落到奴隶的手

① 这是在学术中公認的起义时期。但是在学术中也有人認为它是在七四年开始的。

里了。

这是斯巴塔庫斯的第一次巨大胜利，在这次胜利之后，很快地又得到了另外的一些次胜利。秋天行政長官普布里烏斯·瓦里尼烏斯奉派率領兩个軍团到坎佩尼亞来。他的軍队并不是第一等的。斯巴塔庫斯一个个地击敗了瓦里尼烏斯的兩位副將，后来又击敗了他本人，而且甚至夺获了行政長官的侍从和他的乘騎。

这些事件是起义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契机。起义現在几乎遍及于全部半島南部：坎佩尼亞、路卡尼亞、可能还有阿普里亞。許多城市被占領和被蹂躪。撒路斯提烏斯曾提到对奴隶主的大量的屠杀和好容易爭到自由的奴隶們所做的那些不可避免的殘酷行为。斯巴塔庫斯試图制止只会使奴隶的道德墮落的这些不必要的过火行为。他把他的全部精力用来組織軍队并在軍队中树立革命的紀律。

斯巴塔庫斯的軍队現在已經大約有七万人了。奴隶們赶忙制造武器。組織了騎兵。发生了一个問題，以后怎么办呢？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肯定說，在这个时候，斯巴塔庫斯已經有一个确定的計划了：集合尽可能大量的軍队并把他們通过东部阿尔卑斯山引出意大利。显而易見，斯巴塔庫斯懂得对罗馬进行武裝斗爭的一切困难因而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办法中最現实的办法。奴隶如果到了意大利的外面，这样他們便会得到自由并可以返回自己的故乡。如果認为在斯巴塔庫斯这个計划的后面还藏着什么进一步展开斗爭的打算，那我們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罗馬政府終于懂得了危险的規模，这才把七二年的兩位执政官——路克优斯·盖里烏斯和格涅烏斯·科尔涅里烏斯——的軍队派出去对付奴隶。正是在这个危急的时候，在起义者中間发生

了意見的分歧。这种意見的分歧使在克里克苏斯統帅之下的很大一部分的奴隶(約二万人)脫离了主力而开始独立行动了。盖里烏斯的助手、行政長官克温图斯·阿里烏斯进攻分裂出来的这部分軍队，并在阿普里亞的伽尔伽努斯山附近把他們击潰了。同时克里克苏斯也陣亡了。

这种意見分歧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呢？某些史料（撒路斯提烏斯、李維、普魯塔克)說，克里克苏斯的軍队是高盧人和日耳曼人組成的。如果事情是如此的話，那末便可以推想到，分歧的原因是和起义者的不同的部落成分有关的。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綱領策略上的分歧則起了更加重大的作用。克里克苏斯与他的同志主張比較积极的进攻的行动，并显然是不願意离开意大利的。撒路斯提烏斯在一个断片里指出：

> “由于今后行动的計划而爭吵起来的奴隶几乎要发生內鬨的战爭了。克里克苏斯和与他同部落的高盧人与日耳曼人想从正面对付〔罗馬人〕并对他們作战”。

可能支持克里克苏斯的是归附于起义而認为离开意大利对自己毫无意义的那一部分自由貧民。

克里克苏斯的分裂和失敗暂时地削弱了起义的力量，但是却不足以改变斯巴塔庫斯的計划。他巧妙地在亞平宁山脉中活动，而使楞图路斯、盖里烏斯和阿里烏斯吃到了一連串的敗仗，他逃避了罗馬人为他設下的包圍圈并向北推进了。

> 奥洛修斯和阿庇亞努斯所叙述的斯巴塔庫斯怎样在为奴隶强奸后而自杀的一个罗馬貴妇人的葬仪上举行劍斗表演这个值得注意的故事显然是屬于这一时期的。二百对罗馬俘虜竟不得不在过去劍斗士的面前充作劍斗士而互相厮杀！

斯巴塔庫斯的兵力随着他的胜利而壯大了。用阿庇亞努斯的話来說，他的兵力多到十二万人。斯巴塔庫斯向北推进直到穆提那城，他在該城附近击潰了副执政官、山南高盧太守蓋烏斯·卡西烏斯·龙吉努斯的軍队。

現在通向阿尔卑斯山的道路是被打开了，而斯巴塔庫斯的計划也仿佛接近实現了。而在这个时候他却折回南方。这是为什么呢？

在史料里我們对这个問題找不到完全正确的答案，虽然总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在斯巴塔庫斯取得了輝煌的胜利以后，他的軍队的士气提高到这样的程度，甚至这时已不能談到什么离开意大利了。奴隶要求自己的領袖領他們去进攻罗馬，而斯巴塔庫斯不得不照办。我們未必能够假定，以他的智慧和自制力，他会使自己受一股情緒的影响，并改变自己那离开意大利的主要計划。但是这时他已經失去对于自己那沒有紀律的軍队的控制能力了。

但是斯巴塔庫斯終于沒有到罗馬去。他懂得想占領当初不拘是汉尼拔，还是薩姆尼烏姆人都不能占領的城市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在七二年秋，罗馬政府为进行斗爭而动員了全部現有的兵力。元老院命令执政官停止对斯巴塔庫斯的軍事行动。七二年的行政長官M·李启尼烏斯·克拉苏斯被任命为帶有副执政官头銜的总司令官。他被授以由十个軍团組成的一支大軍——誠然，这支大軍远不是第一流的。士兵們在事先便因斯巴塔庫斯的空前胜利使罗馬人感到的那种惊恐情緒而士气不振了。

克拉苏斯显然是想在皮凱努姆的边界地方包圍奴隶。被派率領兩个軍团进行包抄的、他的副將穆米烏斯違反了克拉苏斯的命令而进攻斯巴塔庫斯，但是被击潰了。許多士兵抛下武器逃跑了。

这便使斯巴塔庫斯能够向南突进了。

克拉苏斯决定用严厉的手段来恢复自己的軍队中的紀律。他对于逃兵使用十一法(decimatio)，这是在罗馬軍队中早經廢除的一种古老的懲罰方法：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被处死。

可是斯巴塔庫斯却穿过路卡尼亞而到布魯提伊去了。他在图里伊城及其近郊停留了一些时候。許多商人到奴隶这里来，向他們購买劫来的鹵获物。斯巴塔庫斯禁止自己的士兵从包商那里取得黃金和白銀。奴隶便不得不用鹵获物只交換鉄和銅，这是他們在制造兵器时所必需的。

克拉苏斯跟在斯巴塔庫斯的后面。斯巴塔庫斯現在又有了一个新的計划：把自己的一部分的兵力投到西西里去并“重新发动起只是在不久以前才熄灭，并要求少許燃料以便再度爆发的西西里奴隶的战争”①。他和海盜进行談判，而海盜則保証供給他运輸工具。但是海盜显然是受到西西里太守維列斯的賄买而欺騙了他。而且島的沿岸也加紧地設了防。用大木筏和大园木渡过海峽的企图失敗了。

正当着斯巴塔庫斯徒劳无益地力图突入西西里的时候，克拉苏斯从北方到来了。他决定利用地方的性質并把奴隶封閉在半島的南端。为了这个目的，他“从海到海”修造了一道防綫，該綫長达三百斯塔狄烏姆(stadium，約五十五公里)，全部是用深而广的壕溝与土壘組成的。第一次突破的試图結果是失敗了。但是后来在一次暴风和大雪交加的夜里(七二年冬至七一年春之交)，斯巴塔庫斯竟得以用巧妙的办法强行突破了这道防綫。他再度出現于路

① 普魯塔克：“克拉苏斯”，X。

卡尼亞。

克拉苏斯絕望于用自己的力量来对付起义，他要求援助了。元老院命令消灭了賽尔托里烏斯派的龐培，要他赶快返回意大利。另一道命令是发給当时在馬其頓的瑪尔庫斯·李启尼烏斯·路庫魯斯的，要他在布倫第西烏姆登陆。政府軍队的包圍圈在斯巴塔庫斯的四面开始縮小。而和一年半以前的情形一样，在这个决定性的关头，奴隶中間的爭吵又激烈化了。以自己的首領卡斯图斯与干尼克斯为首的高盧人和日耳曼人再一次地分裂出来。分出来的部分就給克拉苏斯击潰了。

如果說在起义初期克里克苏斯的队伍的复灭对后来事件不发生重大影响的話，那末現在情况便不同了。可以归附起义的主要奴隶后备力量已經枯竭了而起义也到临尾声了。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几万名战士的复灭就可以起致命的作用。

斯巴塔庫斯向布倫第西烏姆突进。是不是他想从这条道路渡海到巴尔干半島并实現自己的旧的計划？他未必能認眞地指望这一点吧。如果他不能够找到工具渡过这狹窄的麦撒納海峽的話，那末他又怎么能指望渡过亞得里亞海呢？而斯巴塔庫斯不顧清醒理智上的論据，仍然想試一下。要知道，反正他也沒有其他的路好走的。但是当他接近布倫第西烏姆的时候，他才知道路庫魯斯已經在那里了。于是斯巴塔庫斯便折回而向龐培的那方面走去。

七一年春天，在阿普里亞发生了最后的一次战斗。奴隶极度英勇地进行了战斗。以斯巴塔庫斯为首的六万人都倒在战場上了。人們未能找到斯巴塔庫斯的尸体。罗馬方面只損失了一千人。被俘的六千名奴隶沿着从卡普阿通向罗馬的大道上被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南方，躲到山里去的个别集团却还是長期地繼

續对罗馬軍队进行战斗。一部分奴隶逃到海盜那里去。五千人的一支大队伍竟得以冲到北方去。在那里有龐培等着他們，他們就一个不剩地被歼灭了。

在十八个月中間①震撼了意大利的这次起义便这样地結束了。尽管这次起义的規模浩大，它还是和以前所有各次的奴隶起义一样被鎮压下去了。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在客观历史因素方面，也在主观阶級因素方面。上面我們已經說过，在該社会經济結構的全盛时期所发生的任何革命运动是不能成長为革命的。尽管在一世紀的七十年代，罗馬的政治制度已經大大地被动搖，但整个奴隶社会却还是处于它的繁荣阶段的。要它垮台，則还需要經过好几百年。这样看来，斯巴塔庫斯的运动和这一时期的全部其他奴隶起义一样，在历史上是注定了要失败的。

除去这一般的原因之外，还必須加上和奴隶这一阶級的性質有关系的若干因素。沒有清楚地意識到的綱領，策略上存在着分歧，人种成分的駁杂，沒有紀律——凡此种种都使奴隶运动失去目的性、坚持性和統一，失去胜利所必需的一切。还应当指出，奴隶的起义照例是得不到自由居民的支持的。自由貧民投到奴隶方面来的个别事实并沒有改变这一时期一切奴隶运动底孤立性的这一总的情况。

奴隶起义在历史上之必遭失败由于領导起义的常常是杰出的人物，而表現得更加明显了。这一点特別可以用到斯巴塔庫斯身上。虽然对我們来說，他从空虛的黑暗中只出現了兩年，但这一短短的时期已足够使他那輝煌的組織的和軍事的才能，他的仁慈和

① 从运动第一次达到巨大的規模的七三年秋天算起。

广大的才智充分地表現出来了。在提到他的时候，馬克思写道："他〔指阿庇亞努斯。——作者注〕所描写的斯巴塔庫斯是全部古典历史中最偉大的男兒。偉大的將軍(不是哈里巴尔地)，高貴的性格，古典无产阶級的眞正代表者"①。斯巴塔庫斯的悲剧，和历史上許多其他人物的悲剧一样，是在于他比自己的时代早了好几百年。

但是，尽管七三年到七一年的起义被鎮压下去了，但是这次起义却沉重地打击了意大利的奴隶制經济。意大利由于起义的結果而失掉了不下十万名奴隶，田地被蹂躪，許多城市受到劫掠。吃惊的奴隶主开始避开买来的奴隶而宁肯利用生在家里的奴隶。解放奴隶的数目增加了。土地的出租加强了。斯巴塔庫斯的起义是共和国末期发生于意大利的經济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这种危机在本質上終未能为共和国所克服。

---

① "馬克思在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給恩格斯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一五頁。

第二十四章

民主运动的衰落。前三头

苏拉宪法的取消

在摧毁了兩次起义以后，克拉苏斯和龐培就成了左右罗馬大局的人物。尽管他們彼此不能相容，但政治上的必要却使他們不得不团結起来并結成联盟以便取得七十年度的执政官職位。胜利的統帅并沒解散自己的軍队，以此来对元老院施加压力。对平民則給以郑重的約許，答应他們取消苏拉的宪法并完全恢复民主的制度。这样一来，苏拉党的最大代表者就变成了民主派……

七〇年龐培和克拉苏斯成了执政官。他們用一項特别的法律取消了对保民官的权力的一切限制（lex Pompeia Licinia）。行政長官路克伏斯·奥列里烏斯·科塔施行一項重要的审判改革（lex Aurelia）：从現在起，审判委員会必須由元老、騎士和所謂"富民"（tribunus aerarius）平均組成。这是一种富有的平民，这种人就本身的財产情况而論，是仅次于騎士的①。奥列里烏斯·科塔的改革結束了早在革拉古时代开始的爭夺法庭的長期斗爭。誠然，这一改革帶有妥协的性質，但是它却使一切人都比較滿意了。

在七〇年又选出了监察官，他們从元老院中清洗了直接依附

---

① Tribuni aerarii一詞起初是用来称呼那些在特里布斯内管理稅金的分配与征集的特殊的官員。后来这一称呼又用到一般富有的平民身上去。

于苏拉的人物。六十四个人从元老院的名單上被清除出去了。

这样看来，苏拉的一切主要的反民主的改革便被取消了。作为时代的标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措施不是平民，不是民主派的領袖，而是胜利的統帅施行的；他們利用民主派当作达到自己私人目的的工具。共和国的政治历史进入本身的最后阶段了。

龐培对海盜的斗爭

但是罗馬强国的情况却是这样，以致單是恢复八二年以前的制度已經于事无补了。何况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苏拉之前的这些制度又是这样，以致苏拉竟会有一些理由来改革它們！意大利与各行省的局势要求紧急的措施。

在六十年代初，特别尖銳地产生了关于对海盜进行斗爭的問題。在前面（参見本書第四三二頁），我們已經談到海盜行为在罗馬社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依靠着海盜的艦队的米特里达梯斯和賽尔托里烏斯的政策，鎮压了斯巴塔庫斯起义之后逃跑奴隶数目的增加，因数十年內战而引起的、正常生活条件的普遍紊乱——凡此种种情况都使海盜行为大大地猖狂起来。奇里启亞的海盜[1]不只限于地中海的东部地区，他們还远远地深入西方直到西班牙沿岸地方。他們的胆大妄为到了这样的程度，他們竟在坎佩尼亞登陆，进攻奥斯提亞并劫掠了海港和港內停泊的船只。粮食的价格

[1] 这一名称已經变成普通名詞了。人們一般是把全部海盜称为"奇里启亞人"的。海盜的另一个根据地是克里地島，它是在六八年至六七年給罗馬人征服的。

激漲。人民要求采取緊急措施。

六七年年初，保民官奧路斯·伽比尼烏斯提出建議，要执政官中的一人在三年中間有副执政官的权力，他的职权范圍是全地中海区域和海岸五十英里以內的地方。他有权利給自己选擇十五名行政長官銜的副將，他被給以一支由二百只战船組成的艦队和他所需要的数量的軍队。候补担任这一职位的人員的名字并沒有提出来，但是大家都明白，这是指着龐培說的。

因此法案便引起了元老院的激烈反对：授予这位新出馬的民主派的巨大全权把他們吓坏了。在社会中风傳龐培想从一位海軍統帅(navarchus)变成君主！在殘酷的斗爭以后，貴族派的抵抗被摧毀了。法案成了法律（lex Gabinia），而且在它的通过过程中，这一法案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展：副將的数目增加到二十四人，艦船的数目到五百，軍队的数目是步兵十二万人，騎兵五千人。在法律通过以后，这一人选便选定了龐培①。單是这一件事实就使粮食的价格跌落了。

龐培极其迅速地完成了委托給他的任务。在四十天中間，地中海的西半部便肃清了。后来他又把自己的副將派到东面去，随后他自己也去了。四十九天之內，奇里启亞的那些海盜的巢窟便被消灭了。这样大的速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龐培不仅是用武力，而且也用外交来行动：对于一切放下武器的人，他均保留他們的生命和自由。尽管如此，还有一万名左右死硬的海盜死掉或是被俘，八百多艦船被拿获，一百二十多海盜的要塞被摧毀。地中海在一个时期內被肃清，正常的商业关系恢复起来了。龐培成了罗

① 当时已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的蓋烏斯·优里烏斯·愷撒是支持伽比尼烏斯法的。

馬最受欢迎的人物。

因此，在一年之后他又接受了一件新的重大的委托，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对米特里达梯斯的第三次战爭。东方的龐培

达尔丹諾斯的和約实际上只是一个休战协定。罗馬人和米特里达梯斯对它都是这样看的。早在八三年，苏拉在东方的繼承者穆列那便借口本都国王开始准备对卡帕多启亞的战爭而开始对他发起軍事行动。米特里达梯斯把他击潰了。苏拉干涉了这件事，于是在八二年把和約又給恢复起来了。

七五年，比提尼亞的尼科美德斯三世仿照阿塔路斯三世的榜样把自己的王国遺贈給罗馬了。在米特里达梯斯看来，这就是新战爭的誘因。时机是很好的，因为罗馬人正在对賽尔托里烏斯进行困难的战爭。米特里达梯斯和西班牙人、和海盜締結了联盟并于七四年进入比提尼亞。七四年的执政官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科塔和路克优斯·李启尼烏斯·路庫魯斯[①]（罗馬最有錢的人物之一，过去是苏拉的摯友）被派来对付他。

路庫魯斯进行反对米特里达梯斯的主要的战役，而且进行得十分有成績。他占領了比提尼亞和本都，击潰了米特里达梯斯的艦队，而当本都的国王躲到自己的女婿提格拉涅斯的家中时，他便向阿尔明尼亞方面推进。

---

① 是那个馬其頓的太守瑪尔庫斯·李启尼烏斯·路庫路斯的兄弟，这个太守曾于七一年帮助克拉苏斯对付斯巴塔庫斯。

提格拉涅斯这时大大地扩充了自己的領土并且变成了西亞細亞最强大的統治者之一。他征服了叙利亞塞琉古王国的殘余，奇里启亞的一部和南部叙利亞直到埃及的边界。提格拉涅斯的强大威力使他有根据把"众王之王"的古老的东方头衔加到自己的头上。

虽然在对罗馬的第三次战爭中，提格拉涅斯并沒有支持自己的岳父，但是他拒絕把米特里达梯斯交出来。因此路庫魯斯便追近了阿尔明尼亞的新首都提格拉諾凱尔塔（該城面临底格里斯河的一个支流）并把它包圍了。提格拉涅斯率大軍来援，但是被路庫魯斯击潰了（六九年秋）。罗馬人占領了提格拉諾凱尔塔。提格拉涅斯失敗的結果是叙利亞得到解放，叙利亞重新被还給屬于塞琉古王朝的一个人物。

提格拉涅斯和米特里达梯斯逃到阿尔明尼亞的旧都阿尔塔克撒塔（在阿拉克斯河岸上）。六八年，路庫魯斯追击他們但是并未能結束这次出征，因为在他的軍队中和在罗馬都对他发生了强烈的不滿情緒。士兵們不滿意出征山国时的困难和路庫魯斯制訂的严峻的紀律。騎士对他也采取敌視的态度，因为路庫魯斯这一优秀的行政官和品行规矩的人物制止了他們在亞細亞的乱动。在罗馬方面，則在七〇年的政变后取得了政权的平民則进行了反对他的鼓动，因为他是貴族，是苏拉派。

路庫魯斯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他的軍队中的紀律敗坏了，士兵們要求退休并几乎到譁变的程度。六七年罗馬方面又把民主派的执政官瑪尼烏斯·阿齐里烏斯·格拉布里奥派来替换路庫魯斯。

米特里达梯斯决定利用对他十分有利的这种情况。他轉入进

攻，夺回了本都、卡帕多启亚并威胁了亚細亚行省。

六六年初，人民保民官盖烏斯·瑪尼里烏斯提出了一个法案，要求把东方的統帅权交給龐培，并把对于其他統帅的最高大权(imperium maius)和独立宣战与締和的权力給他。西塞罗支持瑪尼里烏斯的建議。尽管元老院方面反对，人民大会还是把法案通过了(lex Manilia)。

剛剛結束了对海盗的战爭并正在奇里启亞駐守的龐培接过了路庫魯斯的軍队的殘部（格拉布里奥則在亞細亞行省无所事事）。在开始軍事行动之前，龐培曾和米特里达梯斯进行談判。談判并无任何結果，因为罗馬的統帅要求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龐培又和帕尔提亞人进行談判。把提格拉涅斯牽制住使他不能帮助米特里达梯斯这一点是重要的。帕尔提亞的国王普拉鉄斯(Phrahates)由于在美索布达米亞得到了土地的讓与而答应龐培进攻阿尔明尼亞。

米特里达梯斯在自己王国的东部等待着龐培。在罗馬人的强大压力之下他不得不开始撤退。在阿尔明尼亞、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地方，龐培在一次夜間的战斗中赶上并击潰了本都的国王。米特里达梯斯和几名伴侶逃到提格拉涅斯那里去。但是提格拉涅斯不收留他：普拉鉄斯由于和龐培所締結的条約而进攻阿尔明尼亞，而提格拉涅斯不得不放弃阿尔塔克撒塔而逃到山里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完全不打算再与罗馬人起爭端了。

米特里达梯斯好容易才逃到科尔启斯，他在那里度过了六六年到六五年的冬天。他从那里又极其困难地沿着本都的东岸进入以前的博斯波魯斯王国(六五年)。米特里达梯斯的背叛了父亲并和罗馬人締結了同盟的兒子瑪卡列斯在那里夺到了政权。米特里

达梯斯推翻了他并迫使他自杀了。

他再度試图和龐培展开談判。但这次的談判仍无結果，因为龐培繼續要求米特里达梯斯个人到場。

于是已經大約有七十岁的这个不知疲倦的老人便着手准备了一个宏壯的計划。他准备把北部黑海沿岸地帶和多瑙河上的那些蛮族部落团結起来并和他們一起突入意大利。为了这个目的，米特里达梯斯組成了一支三万六千人的軍队（部分是由斯奇提亞的奴隶組成）和一个艦队。但是米特里达梯斯想主要是依靠蛮族来实現的这个計划引起了博斯波魯斯希腊居民的严重不滿。当米特里达梯斯为了出征而向自己的臣民勒索金錢并为此而使用了极其强暴的措施时，不滿就变成了憤慨。

帕那哥里亞(在塔曼半島上)第一个起来反抗。跟在它后面的有凱尔索尼索斯、提奧多細亞和博斯波魯斯王国的其他城市。由于憤怒与絕望而失去理智的国王对自己的近人实施了空前殘酷的手段。于是米特里达梯斯的愛子帕尔納凱斯便領头起来背叛他了。陆軍和海軍都轉到帕尔納凱斯的一方面来。米特里达梯斯的首都潘提卡佩烏姆給起义者打开了城門。国王被包圍在自己的王宮里了。

看到一切都完了的米特里达梯斯起初是迫使自己所有的妻子与女兒服毒，然后自己再服毒。但是由于毒葯的葯性的作用太慢(据說，米特里达梯斯从幼年就使自己的身体适应了毒葯的作用)，于是他便命令自己的一个佣兵把自己杀死了(六三年)。得到自己最可怕的敌人之一的死訊时，罗馬自由地喘了一口气。

正当着在陶里达发生所有这一切事情时，龐培进抵阿尔塔克撒塔而迫使提格拉涅斯承認自己是罗馬的藩屬并放弃自己所得到

的一切地方。后来罗馬的軍团又突入伊伯利亞和阿尔巴尼亞（阿捷尔拜疆），和与米特里达梯斯跟提格拉涅斯联盟的那些山中部落作战。在山区中作战的巨大困难使龐培不得不中止出征，而满足于在形式上征服了南高加索的那些部落。他返回本都王国并完成了对它的征服(六四年)。本都和比提尼亞一道被变成了一个統一的"比提尼亞与本都"行省。为了獎賞他对于父亲的背叛，博斯波魯斯王国被留給帕尔納凱斯了。

后来龐培又到叙利亞去。在那里是一片混乱，因为被路庫魯斯重新安設在王位上的最后一位塞琉古的国王安提奧庫斯·亞細亞提庫斯是沒有任何威信的。龐培不承認路庫魯斯的布置并把叙利亞看成是現在因战爭而当然屬于罗馬人的提格拉涅斯的領地。以这一"法律上的"根据，他把叙利亞作为罗馬人民的行省而合并进来了(六三年)。

龐培順便又干涉了犹太的事务。在犹太，瑪卡貝王朝的兩个王位爭夺者——希尔卡努斯和阿里斯托布路斯兄弟——正在爭夺政权。

前者所依靠的是法利賽党，这个党所代表的是僧侶集团的利益而其目的是建立脫离世俗政权的教会公社。在宗教方面，法利賽人拥护正教教义和瑣屑的、純形式的礼拜仪式。他們在人民群众中間是有一定的支持的。

支持阿里斯托布路斯的是撒多克教徒。这是商业資本、希腊化知識分子和軍事集团的代表者的政党。他們是强大的世俗国家的拥护者。在宗教問題上，撒多克教徒被認为是自由思想者和异端，因为他們否定傳統学說的某些方面。

从罗馬利益的观点来看，支持法布賽人是比較适当一些的。因

此龐培便替希尔卡努斯講話。阿里斯托布路斯投降了罗馬人，耶路撒冷对他开了城門。但是一部分拥护阿里斯托布路斯的人却拒絕服从。他們占取了耶路撒冷的神殿，在三个月中間抗击着圍攻，直到最后在一个星期六安息日罗馬人冲进神殿的时候。龐培进入了"最神圣之所"，这是只有祭司長才能进来的地方，而且一年也只有一次。神殿的宝庫被胜利者劫掠一空。犹太成了叙利亞行省的一部分，但是在成了耶路撒冷的祭司長的希尔卡努斯的領导之下，它却得到了某种自治权。

龐培在小亞細亞恢复或是重新建立了在罗馬最高統治之下的若干的独立公国(卡帕多启亞、帕普拉哥尼亞、伽拉提亞)。

他在到处活动时，都把自己表現为罗馬人民的一个全权代表者。他不征得元老院的同意便重分疆土，懲罰罗馬的敌人和賞賜罗馬的朋友，貶黜和扶植了某些国王。

六二年末，龐培处理了东方的事务以后，便和自己的軍队在布倫第西烏姆登陆了。

卡提里那的阴謀

在他到达的时候，意大利的局面是很不安定的：卡提里那的危險的阴謀剛剛被揭发和鎮压下去。

路克优斯·賽尔格优斯·卡提里那生于一〇八年，并出身于旧的貴族氏族。可惜他的形象受到了敌視他的史学和政治作品(撒路斯提烏斯和西塞罗)的严重歪曲。因此便不容易确定在保存于傳統之中的有关他的道德上的惊人墮落的傳說中有几分是眞实的。无論如何，卡提里那是苏拉派，并显然曾广泛地利用了当时不

拘小节的人們能得到的发財机会（但是高級罗馬社会的代表者大多数是如此的）。

卡提里那在六八年是行政長官，六七年出任非洲的太守。在任职期滿之后，他因濫用职权被控于法庭。因此，当六六年卡提里那竞选六五年年度执政官的时候，他便因正在受到审判等等形式上的理由而被取消了資格。

这便成了卡提里那进行第一次阴謀的出发点①。可能克拉苏斯和愷撒在这次阴謀的組織中起了某种作用。在前面我們多次地提到了克拉苏斯，但是关于愷撒我們只是匆匆一提罢了（参見第五七四頁注一）。

盖烏斯·优里烏斯·愷撒生于一〇一年七月（罗馬月第五月）十二日。他出身最古老貴族氏族之一，这一氏族通过埃涅烏斯和阿斯卡紐斯-优魯斯而一直回溯到阿普洛狄塔本身。但是优里烏斯族是不富裕的，并且在政治生活中也不起重大的作用。优里烏斯·愷撒的姑母嫁給馬留，而他本人第一次結婚时所娶的則是秦納的女兒科尔涅里亞。这些裙帶关系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年輕的愷撒对民主派的同情。因此苏拉要求他和科尔涅里亞离婚。愷撒竟有勇气拒絕了全能的独裁者，因此在某个时期內他竟不得不流浪在薩比尼人的地区以躲避苏拉派的杀害。但是愷撒的那些有势力的亲屬却請求苏拉赦免了这个年輕人。苏拉在長期的犹豫之后終于同意了，但同时他却指出，他們是用自己的头来給愷撒請求的："在一个愷撒里有好几个馬留"②。

愷撒获赦之后，仍然不想留在罗馬而是到小亞細亞去，在那里

① 这第一次的阴謀在史料中是証明得非常不可靠的，因此有时受到怀疑。

② 苏埃托尼烏斯："优里烏斯·愷撒"，Ⅰ。

他开始逐次担任一般的軍职。苏拉死后他才回到罗馬来。愷撒在这里公开依附于民主派并在法庭上控告了一个著名的苏拉派的人物。然后他再到东方去，他在那里的罗德斯島上，听了著名的修辞学家莫洛的課。七四年愷撒重新到了罗馬。

我們不再叙述他在官职上的一切經历，現在只指出，他一直是以民主派的姿态出現并特别是支持龐培的。愷撒的杰出的演說才能，他的亲切近人和慷慨大度使他在罗馬民众中間获致了广大的声誉。在六五年任高級营造官的时候，他不單單是耗尽了自己所剩下的財产来为人民組織观覽物，并且負了大量的債。

同六五年，卡提里那企图发动政变。参加阴謀的有罗馬"黃金青年"的許多代表者；在他們看来，这种做法会很容易使人們摆脫債务。稍后，在社会中又总是在傳聞着說，在阴謀者后面的是克拉苏斯和愷撒。預定在約好的日子(多半是在六五年一月一日)杀死执政官，选出自己一派的人来代替他們并消灭著名的元老。在此之后当然要任命克拉苏斯为独裁官，任命愷撒为騎兵長官。

但是发动阴謀的兩次企图由于技术情况都未得实現。把秘密再保持下去已不可能而計划則被拖延到不定的时期了。政府不敢冒險逮捕阴謀者，因为沒有不利于他們的直接証据，同时政府也害怕触动像克拉苏斯与愷撒这样一些有势力的人物。

那时卡提里那在被控以勒索罪的案件上已为法庭宣告无罪，于是他便再度提出竞选六三年度的执政官。民主派都支持他。克拉苏斯和愷撒为他的竞选而出錢。民主党提出了盖烏斯·安托尼烏斯为第二位候选人。安托尼烏斯是一个十分蒼白无华的人物，他过去是苏拉派，現在則由于因竞选执政官的利益而轉入了民主的陣营。展开了紧張的斗爭。貴族和騎士結合起来反对卡提里那

幷把他打垮了。安托尼烏斯和西塞罗当选了，人們認为安托尼烏斯这一完全微不足道的人物是不可怕的。虽然西塞罗在新貴看来是个"新人物"(他出身騎士家族)同时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而且在元老集团中間也得不到同情，但是貴族却不得不选他：二惡之中擇其輕者，他們是宁肯选西塞罗的。

还在就职之前，西塞罗便收买了自己的同僚，不用抽签而把馬其頓太守的这一收入丰厚的位置讓給了他，这样，在担任执政官的全部时期，他便可以独立行动了。

在他任职年度的第一天，西塞罗便面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問題。运动的領袖看到他們的計划再度失败，便采取了另外一个办法。六三年度的人民保民官普布里烏斯·塞尔維里烏斯·儒路斯提出了一个大規模的土地法的方案。建議出售意大利和各行省的大部分国有土地幷用这笔錢① 在意大利向私人和自治市市民(municeps) 在完全自願的条件下收买一定数量的土地。法案建議把这土地再加上意大利未出售的某部分的土地分給最貧穷的公民(但是沒有出讓的权利)。

儒路斯的法案單就它使国家失去因出租 ager publicus 而得到的一切收入这一点来說是不現实的。但是它的起草者就是在法律的土地那一部分也不是追求現实的目的。他們的任务是另外一个任务。为了实施改革，法案規定設立一个十人委員会，由用抽签办法决定的十七个特里布斯选出，任期五年。候选者当然要由个人向人民提出自己。这十个人享有巨大的权力，直到在必要时統率軍队的权力。

① 从出售 ager publicus所得到錢当然只構成主要的基金。此外还規定加上行省稅收的一部分和其他款項。

这全部政治阴謀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力图把自己的人，特别是愷撒和克拉苏斯选进土地委員会而不許龐培参加进去，龐培既然在东方，他便无論如何也不能亲自向选民提出候选了！愷撒和克拉苏斯一旦参加了十人委員会，便会获得巨大的权力。

但正是因为儒路斯的法案起草得十分粗率，它引起了不仅仅是元老和騎士，甚至城市平民的最强烈的反对。貴族們极害怕民主派的独裁，不管这种独裁是在什么方式之下出現的——愷撒、克拉苏斯、龐培、卡提里那或是他們所有的人……騎士則除去独裁和关于取消債务这一可怕的問題以外，最使他們感到不安的是国有土地的出售：他們曾由于租种这些土地而大发其財。最后，平民根本不願意把在罗馬的閑散懶惰的生活改变成在意大利的某个边远地区的劳动的和半飢半飽的生活。

西塞罗在自己的反土地法的三个演說中（发表于六三年初）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情緒。我們不曉得儒路斯法案后来的命运如何。显而易見，起草者把它收回去了。

但是失敗并不曾摧毀卡提里那的毅力。六二年，他第三次竞选执政官。他的竞选綱領的主要之点便在于取消債务。这便使他在极其多种多样的居民阶层中間有了許多拥护者，从破产的苏拉的老兵到著名的元老。与公开的鼓动同时，又秘密地进行了起义的准备。卡提里那的密探征募党徒并購办了武器。运动的中心之一是北部埃特魯里亞的費苏萊城（Faesulae），前苏拉的統帅盖烏斯·曼里烏斯便在那里进行紧張的活动。在南方，最热烈的阴謀者則使奴隶們也参加了他們的阴謀。

我們不知道，愷撒和克拉苏斯在这“卡提里那的第二次阴謀”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可能他們懾于运动的群众性質而脫离了运

动。但是也可能这一次他們在幕后仍繼續保有操縱者的地位。

执政官的选举(多半是在六三年的晚夏举行的)是在軍事情況下进行的。領导选举的西塞罗在長袍下穿着鎧甲并有武裝的侍从保护着。卡提里那这一次又失敗了：当选的是李启尼烏斯·穆列那和优尼烏斯·西拉努斯……

于是阴謀者决定采取公开政变的办法。起义規定的日期是十月末。二十五日曼里烏斯应当在埃特魯里亞发动。大約在同时，又規定在卡普阿和阿普里亞开始起义，夺取普列涅斯鉄城并在罗馬本城发动革命。

西塞罗通过一个叫做富尔維亞的女人(她是克溫图斯·庫里烏斯的情妇，阴謀的参加者之一)知道了这些計划。十月二十一日他召开了元老院的会議，在会議上执政官被委以非常的全权。但是西塞罗却不能对阴謀的头子們加以逮捕，因为除去密告之外，他手里是沒有任何其他証据的。因此他便不得不只限于通过了一些預防的軍事措施。

但就是这些措施也不足以打乱卡提里那的計划。罗馬的发动不得不拖延下去。但是却未来得及防止曼里烏斯，他在約定的那一天便和苏拉老兵的队伍发动起来了。十一月一日夺取普列涅斯鉄要塞的企图并未成功，因为卫戍部队有了防备。

十一月七日的夜里，阴謀者在元老瑪尔庫斯·波尔克优斯·列卡家中开了一次秘密会議。在那里通过了一項新的計划。兩个阴謀者在第二天必須在早上的拜会的名义下到西塞罗那里去并把他杀死在床上。卡提里那則立刻到埃特魯里亞去，接收曼里烏斯的軍队的領导权并率領他們开向罗馬。留在城內的阴謀者則在一定的时刻屠杀貴族并夺取政权。

会議剛剛結束，西塞罗便通过富尔維亚而知道在那里通过的决議了。他立刻在自己家的四周設置了警卫并取消訪問者的接見。这样一来，新計划的一个重大的因素(消除西塞罗)便垮台了，这便使阴謀者再度迷失了方向。

十一月八日，执政官召集元老的紧急会議。会議是在帕拉提烏姆山上的优庇特神殿中举行的。会議的地址預先都由显貴青年出身的可靠的警卫四面防守着。在这一历史性的会議上，西塞罗发表了自己那反对卡提里那的第一篇演說:“卡提里那，你到底在什么时候才停止濫用我們的耐性呢?”他直接控訴他組織阴謀并要求卡提里那离开罗馬。

我們不要忘記，西塞罗手中始終是沒有直接証据的，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不能逮捕卡提里那，何况卡提里那的身后还有許多有势力的人物支持他。西塞罗的計划是另一个：迫使卡提里那离开罗馬，这样使罗馬的阴謀家失去自己的領袖。在埃特魯里亚对付卡提里那則要容易一些了。

西塞罗的打算是正确的。元老院中絕大多数的人們都在他的一边。元老中还怀疑有阴謀存在的那部分人被西塞罗所引用的事实說服了。卡提里那試图为自己辯护的企图給元老們的憤怒呼声压下去了。他的神經支持不住了：他离开了元老院而在第二天的夜里便离开罗馬到曼里亚去了。这是一次巨大的战略上的錯誤。

領导罗馬的阴謀者集团的是六三年度的行政長官普布里烏斯·科尔涅里烏斯·楞图魯斯。人們說还有盖烏斯·科尔涅里烏斯·凱鉄古斯，普布里烏斯·伽比尼烏斯、路克优斯·斯塔提里烏斯等人。在运动的眞正灵魂卡提里那离开以后，留在首都的阴謀者是行动得不够果断的。此外，他們还犯了一个錯誤，这个錯誤对

于阴謀的結果发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从高盧的部落阿洛布罗吉斯人那里来的使节正在罗馬。他們是来請求减輕債务的。楞图魯斯想到要阿洛布罗吉斯人参加运动。和使节們建立了联系。答应他們在运动成功的时候取消債契。但是不可信賴的高盧人决定預先和自己的保护人法比优斯·桑伽談判。桑伽便把这一切告訴西塞罗了。

执政官終于有机会得到了阴謀底法律上的証据。他命令桑伽告訴使节說，要这些使节假裝同意阴謀者，尽力打听到尽可能多的詳情并把所有这一些报告給他。阿洛布罗吉斯人都照办了。

在使节們返回故乡之前，依照西塞罗的命令，使节們向阴謀的首領要求写給他們給阿洛布罗吉斯人的信件，上面并盖有这些首領的私人印鉴加以确定。他們的借口是：不然的話家里不会相信他們。楞图路斯、伽比尼烏斯、凱鉄古斯和斯塔提里烏斯不小心地写了这样的信。此外由于使节們請求使他們能够会見卡提里那，楞图路斯便派遣阴謀的一个参加者陪送他們去，并附給卡提里那的書信一封，虽然这封信誠然是沒有签名的。

在十二月二日到三日的夜里，阿洛布罗吉斯人的使节在走出罗馬城时被捕并被送到西塞罗那里去。現在他手里有了直接的証据。十二月三日早上很早的时候，楞图路斯、凱鉄古斯、伽比尼烏斯和斯达提里烏斯被召到执政官那里去，执政官便把他們本人都拘起来了①。

于是立刻召开了元老院的会議，在会議上西塞罗审問一切被逮捕的人們，其中包括阿洛布罗吉斯人。大部分的阴謀者都承

---

① 塔尔拉齐那人凱帕里烏斯逃跑了，但是稍后却被逮捕了。

認了。

元老院决定剝夺楞图魯斯的行政長官的称号并对他和八个人加以家中軟禁。由于元老院的特别决定，西塞罗受到了戴公民花冠的荣誉，被授以“祖国之父”的称号并由于祖国得救而以他的名义对諸神作感恩的祈禱。

十二月五日元老院集会审判阴謀者。这是一个非法的行动，因为元老院是沒有审判权的。但是西塞罗却有理由赶忙这样做：在城内的手工业者、被釋奴隶和奴隶中間正在进行着爭取强行釋放被捕者的坚决鼓动。在詢問执政官如何处治阴謀者的时候，当选为六二年度的执政官因而也便是第一个受到詢問的优尼烏斯·西拉努斯是贊成采用“极刑”(extremum supplicium)的。其他的一些元老也同意这个意見。当問到当选为六二年度的行政長官的愷撒时，他发表了一篇完全是外交上的演說，在这篇演說里，他指出不經人民大会的允許而对罗馬公民处以死刑是不合法的。愷撒建議沒收阴謀者的財产，而把他們本人在一些最大的自治市中监禁起来(由于发表了这篇演說，在会議結束之后，愷撒几乎被保卫元老院的貴族青年杀死)。

愷撒的演說改变了开始动搖起来的那些元老的以前的心情。但是西塞罗，特别是断然坚持死刑的瑪尔庫斯·波尔克优斯·加图(他是监察官加图的重孙)的发言造成了急剧的轉折。在投票的时候，元老院贊成死刑了。

在同一天的夜里很晚的时候，五个阴謀者，楞图路斯、凱鉄古斯、斯达提里烏斯、伽比尼烏斯和凱帕里烏斯就在劊子手的絞索中被絞死了。因阴謀的各种傳說而被吓倒的人群隆重地向“祖国的父亲”致賀。

那时在埃特魯里亚，卡提里那与曼里烏斯集合了大約一万名拥护自己的人。兩个人都被宣布为祖国的敌人。元老院把执政官盖烏斯·安托尼烏斯所率領的軍队派到埃特魯里亚去。在某一个时候，卡提里那避免冲突，他只是組織自己的力量并等待罗馬起义的消息。他并不接受在开头的时候大量集合到他的陣营来的奴隶，而認为“不能把罗馬公民的事情和逃跑的奴隶的事情混到一起”①。

罗馬运动失敗的消息使卡提里那的大部分軍队逃散了。他自己率領着殘余的軍队試图越过亚平宁山脉进入高盧。但是在披斯托里亚（披斯托伊亚）城附近，起义者被安托尼烏斯的軍队和从亚得里亚海沿岸来的軍队包圍了（六二年初）。卡提里那向安托尼烏斯发起猛攻。在一場殘酷的战斗②中，他和三千名拥护者都英勇地战死了。

对卡提里那的运动十分痛恨的撒路斯提烏斯也竟不得不承認，卡提里那派表現了非凡的英勇：他們中間沒有一个人被俘，也沒有一个人想逃跑。“在远离自己人的地方，在敌人的尸首中間，人們找到了卡提里那的尸首；他还有一息生气，而他的面部保存着和它生前所有的那种不屈服的力量同样的表情”（撒路斯提烏斯，61）。

卡提里那的运动表現了紀元前一世紀中叶罗馬民主派不断衰敗的那一时代的特色。在这里有健康的社会力量：小土地所有者、

---

① 撒路斯提烏斯：“关于卡提里那的阴謀”，56。楞图路斯恰恰相反，他是主張吸收奴隶参加的（撒路斯提烏斯，44）。

② 在战斗的那一天，安托尼烏斯借口腿痛把統率权委托給自己的一名副將。对自己过去的同僚作战，在他看来是不方便的。

城市手工业者、奴隶。但是这些分子表現出自己是毫无組織的。可以作为罗馬城市民主派之无力的例証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实，即没有作任何一个認真的試图来营救被捕的阴謀者，尽管他們都只是处在家中軟禁情况之下。他們那流浪分子占优势的上层对运动起了毁灭性的影响。在他們看来，运动只有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便是它可以使他們摆脫債务和发財致富。卡提里那本人虽同是屬于这样的分子，他与自己的同志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他的智慧、毅力和广闊的眼光而已。政治的因素对他是有一定的意义的，虽然这个因素至多也不过是表現在奪取个人权力的願望之上罢了。从这个观点来看，在他們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愷撒和克拉苏斯之間是沒有原則的区别的。区别只在于道德敗坏和小心謹愼的程度上的不同。如果克拉苏斯和愷撒眞正地参加了在初期的阴謀，那他們自己的行动也是极其小心的，而当它开始有了过分急进和无政府的性质时，他們显然是离开了运动。

但是，讓我們再重复一遍，关于六五年到六二年罗馬发生的事件的史料是这样的情况，它們幷不能使我們对于它們得到十分淸楚的概念。

运动的鎮压大大地巩固了貴族的地位。愷撒和克拉苏斯不管他們是否眞正地参加了阴謀，他們的声誉是大大地降低了，而在某个时期竟不再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在六二年担任行政長官之后，愷撒于六一年担任了远西班牙的太守。普魯塔克写道，債主不願意把他放出罗馬。于是克拉苏斯便代他还了某些最急的債务幷且为他担保了八百三十塔蘭特的巨款①。

① 普魯塔克："蓋烏斯·愷撒"，XI。

前三头

当龐培在意大利登陆的时候，罗馬的情况便是如此。他把二万塔蘭特交入国庫，接受了(誠然是在稍后)輝煌的凱旋式……但也是如此而已。元老院拒絕批准他在东方所作的安排并拒絕用土地賞賜他的老兵。元老院这一政策不單是由于在六一年元老院自己覚得自己的地位已非常巩固，而且更是由于龐培为贏得忠誠之名，剛剛在布倫第西烏姆登陆的时候，便把自己的軍队解散了。在这一行动上便表現出了龐培政治上的短視和他平时的不坚决性。

六〇年夏天，愷撒从西班牙回来了。他在行省的輝煌的軍事行动使他有一切理由取得凱旋的接待[①]。从另一方面来說，他又想竞选五九年度的执政官。要这样做他必須亲自来提出竞选。但是在凱旋以前，他是沒有权利越过城界的。誠然，作为例外，元老院也可以允許本人不在时当选；在罗馬的实际情况中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但是对于愷撒，人們却不願有任何例外。于是他便为了执政官的竞选而放弃了凱旋式。

但是要当选仅仅提出自己竞选执政官来还不够！在六一年的那种情况之下，愷撒的机会是很少的。情况暗示必須把一切民主力量都团結起来。愷撒与龐培談判并使他与克拉苏斯言归于好。龐培的情况是这样，以致他竟不能長期地考虑这件事。联盟又使克拉苏斯得到了这样的經济利益，以致他竟緩和了他对龐培的旧怨。

---

① 士兵們曾宣布他为最高指揮官。

这样，在六〇年的夏天，形成了罗馬的三位最大的政治活动家的私人的协議，这一协議便称为"前三头"。瓦罗給它加上一个中肯的說法"三头怪物"。为了巩固这一联盟，愷撒把自己的女兒优里亞嫁給龐培(五九年初)。

三头首先便是愷撒与龐培的私人协定：在本質上，他們只是需要克拉苏斯作一名緩冲者。他們兩个人都力图取得独裁的政权：愷撒是坚定彻底的，而龐培则总是不坚决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他們兩个人又是敌人。但暫时他們是互相需要的。

从另一方面来說，在三头的形式上又表現出了敌視貴族的力量的某种团結：站在愷撒和龐培身后的是民主派，支持克拉苏斯的則是騎士集团。在后面的还有职业的軍队，这支軍队在当时虽然沒有武器，但在这个时代却是一切社会力量中最强大有力的了。

协定的总的綱領是这样的一个公式：共和国中不应当发生任何不利于三个人中任何一人的事情。而最近的目的則是愷撒当选为执政官。他作了执政官，当然会施行龐培与克拉苏斯所需要的措施。

愷撒在竞选时胜利了。元老派費了很大的气力才通过了自己所支持的瑪尔庫斯·卡尔普尔尼烏斯·比布路斯。

愷撒出任执政官

愷撒成了执政官以后，便把三个法案交給元老院去审查。

第一个是土地法①。实际上它所指的首先便是龐培的那些老

① 可能愷撒的土地法是兩个。在这个問題上史料并不清楚。

兵，而就其本身原則而論它也只是重复了塞尔維里烏斯·儒路斯的法案。应当分配的是坎佩尼亞的国有土地。如果这些土地不够的話，則应当用从东方行省得来的收入購买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土地。在分配土地的时候，主要是給貧穷的公民，至少有三个孩子的父亲。領导执行土地法的則是一个由二十人組成的特别委員会。

第二个法案是建議批准龐培在东方的一切命令。

第三个法案是把对包收人的租金降低三分之一。

正如所預料的，所有这三个建議都在元老院中遇到了最强烈的反对，这种反对竟达到議事妨碍（obstruction）的程度①。于是愷撒便把这些法案直接提交人民大会。斗争轉到那里去了。比布路斯試图借口有不吉的征兆中断会議；屬于貴族党的某些保民官对他的法案行使了veto（否决）；加图大呼愷撒的行动非法，但是愷撒并不把任何人放到眼里。龐培的老兵在选举的那一天是衣服下暗帶着刃器来的，他們使愷撒的拥护者占了絕对的优势。比布路斯的朋友們为他的生命担心用强力把他从广場拉走了，加图干脆就被人群赶了出去。于是愷撒便通过了自己的法案。領导土地委員会的是龐培和克拉苏斯。愷撒則拒絕了参加这一委員会。

在此之后，比布路斯为表示抗議便閉居在自己的家里而一直到年末也沒有出来。因此当人們要提到愷撒和比布路斯的任職的那一年时，便开玩笑地說："在优里烏斯和愷撒担任执政官的时候"。

① 在罗馬元老院中規定有議事妨碍的办法，就和后来英国国会中的情形一样：由于演說者的发言的时間不受限制，所以加图在討論关于減低包收价格的問題时把自己的演說一直拖到閉会的时候。

在五九年愷撒所施行的其他措施当中，特别重要的是关于懲办勒索的法律（lex Julia repetundarum）。这一法律规定了支付給行省太守的經費定額並且增加了对勒索行为应負的責任。愷撒用这項法律开始了那一系列旨在改善行省居民的处境的措施，这些措施在他成了独裁官以后仍旧是要繼續施行的。

还应当指出，由于愷撒的命令，在罗馬开始公布元老院和人民大会的决定（acta senatus et populi Romani）。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份官方的报紙。对愷撒来說，这是环繞着最重要的政治問題組織輿論和用这种方法对它发生影响的手段。

从愷撒的計划的观点来看，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他的执政官任职期满之后他得到哪一个行省。根据盖·革拉古的法律，元老院还在选举之前便应把行省指定給未来的执政官。元老院假定其中的一位执政官是愷撒，于是便預先为五九年度的执政官規定了兩个二等的行省。但是愷撒所需要的是不是这个。他的拥护者人民保民官普布里烏斯·瓦提尼烏斯通过人民大会作出决定，以便取消元老院以前的决定，而使愷撒治理山南高盧和伊里利亞，时期是五年，并有权利在那里保有三个軍团（lex Vatinia）。

于是元老院为了維持自己的威信，便也不得不也給愷撒一些什么东西。除去根据龐培的建議再把那尔波高盧①和一个軍团（沒有指出期限）再加給愷撒以外，便找不到更好的任何办法了。

当然，元老院和龐培在背后还有一个想法。山南高盧离开罗馬太近了。如果愷撒在那里的話，他便总是会监督罗馬的事情。因此，任务就在于把他送得离首都尽可能地远而且使他在那里呆得

① 这是山北高盧的一部分。

尽可能地久。山北高盧对这个目的是非常适合的。正如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的，那里的形势是：大規模的殖民战爭不可避免，而愷撒不可避免地必須長期地陷在里面。

愷撒的对手們的打算便是如此。但这些打算的錯誤的地方就在于这是“近的目标”的打算。愷撒的目标則要远得多。

克洛狄烏斯

在任职的年度期滿之后，愷撒并未立刻到自己的行省去，而是在罗馬的郊区逗留了一些时候。在長期离开首都之前，他想把自己最主要的对手——加图——逐出首都。从另一方面来說，民主派也要为了卡提里那而和西塞罗算賬。民主派（平民）选了五八年度的保民官普布里烏斯·克洛狄烏斯作为执行自己的計划的工具。这是一个美丽和放蕩到极点的、毫无原則的冒險家。罗馬上流社会的記事多次把他的名字和各种情場上的丑聞連到一起。其中最轟动的是克洛狄烏斯和愷撒的第二个妻子龐培婭[1]的关系。愷撒在六二年和她离了婚[2]。但是这个偉大的政治家总是善于使个人的情感服从于更加广闊的目的。他寬宥了克洛狄烏斯，因为認为他是个最适合于自己的計划的人物。

五九年克洛狄烏斯从貴族轉到平民的一面来以便以民主事业为进身之阶。在协助愷撒的时候，他曾当选为五八年度的保民官。愷撒不在罗馬的时候，便把他当作自己在罗馬的主要代理人。克洛狄烏斯通过了几項民主的法律：关于把粮食无償地分配給城市

① 愷撒在六七年科尔奈里烏斯死后同她結婚。

② 五九年，愷撒同卡尔普尔尼烏斯結婚，同她一起幸福地生活到死的时候。

平民的法律，恢复了街会(collegia compitalicia)(这种街会曾在六四年被禁止)，关于允許在节日举行集会的法律。

克洛狄烏斯个人是憎恨西塞罗的；为了反对西塞罗，他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法律，宣布凡是未經审判而处死罗馬公民的官員应当被“剝夺了水火”(aquae et ignis interdictio)，这就是說应被放逐。西塞罗試图减輕他应得的懲罰未成，便只好在反对他的法律通过以前到馬其頓去(五八年春)。他的財产被充公，而城內的住宅和别墅也被摧毁了。

至于加图，則在一項重要的外交委托的借口之下把他打发到賽浦路斯島去了。現在愷撒可以安安靜靜地离开意大利了；他是以副执政官的名义到自己的行省去的。

克洛狄烏斯就是在五八年以后仍然繼續推行极其帶有煽惑性的政策，这便引起了还留在罗馬的龐培对自己的反对。为了癱瘓克洛狄烏斯的勢力，龐培和五七年的保民官安尼烏斯·米洛接近。用阿庇亞努斯的話来說，这个人“比克洛狄烏斯更加无耻”(Ⅱ，16)。被放逐的西塞罗的拥护者利用了龐培和克洛狄烏斯之間关系的冷淡。借了米洛和龐培的帮助，西塞罗受到了赦免而于五七年九月返回罗馬，并受到居民的盛大欢迎。他的財产都被归还了。

龐培和克洛狄烏斯的决裂是他和元老院逐漸接近的开端。心怀感激的西塞罗一次又一次地服务于龐培并帮助他在五年間得到了供应罗馬粮食的非常权力(cura annonae)。他在意大利被授以副执政官的权力。

愷撒在高盧

出任高盧太守，这是完全符合于愷撒的秘密計划的，因为正是在那里，他能够为自己創造即將到来的爭夺政权的决战的进攻基地。

在愷撒的时期，高盧分成三个部分：山南高盧①，那尔波高盧或單称行省②和“野蛮”高盧③。后者又是罗馬商人、包税人和軍事冒險家的主要追求目标。

但这块地方又分成三个部分：在比里牛斯山和伽魯姆那河（伽龙那）之間的西南部是阿魁塔尼人、凱尔特人的部落（有强力的伊伯利亞成分）居住着；在北方以謝克瓦那（塞那）河与莫塞尔河为界的中央或高盧本部則是高盧人（凱尔特人）占居着；最后在北部，在謝克瓦那河与莱茵河之間則居住着文化程度最高的別尔盖人（凱尔特—日耳曼部落）。

自由的高盧分裂成許多相互敌視的独立部落。其中的某些部落还在氏族生活的水平上，而在另一些部落那里則已經看到显著的社会分化，而这种社会分化可以使我們說已有原始奴隶制的关系存在了。統治阶层是部落貴族，他們拥有大量奴隶和依賴者（阿姆巴克图斯）。部落首領便是屬于这种貴族的。

督路伊德人的祭司在高盧是有很大势力的。他們解釋法律并保存了凱尔特人千百年的智慧。預言和占卜的法术在他們身上是

① Gallia togata，即穿外袍的，換句話說，完全罗馬化的高盧。

② 法語的 Provence 是由此而来的，那尔波高盧是一二二年被罗馬人征服的。

③ Gallia comata vel bracata——濃髮或短褲高盧，这样称呼它是因为自由高盧人留長头髮和穿短褲。

和积极的知識的萌芽結合在一起的。

高盧是肥沃的、人口稠密的地方。經济生活的基础是：农业和牧畜业、林业、手工业。劳动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在这一基础之上便产生了許多半都市类型的設防的中心：盖尔哥維亞（現在的克列尔蒙-菲尔蘭城附近）、比布拉克鉄（奥騰）、阿列吉亞（阿里兹-圣-朗）、路鉄提亞（巴黎）、阿瓦里庫姆（布尔日）、凱那布姆（奥尔良）及其他等等。四郊的居民在这些中心里躲避敌人而部落的民兵也在这些中心集合。当地的手工业者居住在那里，市集也在那里举行，罗馬和希腊的商人都到那里去。高盧是以拥有大量黃金而出名的。

当愷撒于五八年到达行省时，高盧本部的形势是非常不安定的。在直接和行省毗連的那块地方里，很久以来便有三个部落——埃督伊人、謝克瓦尼人和阿維尔尼人——在那里爭夺政权了。埃督伊人遵从罗馬的方針行动并被認为是罗馬的同盟者，謝克瓦尼人和阿維尔尼人则傾向于萊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由于謝克瓦尼人的請求，日耳曼人的部落（苏埃比人）的領袖阿里奥維斯图斯率領大軍渡过了萊茵河，并在長期的斗争之后战胜了埃督伊人（約六〇年）。由于这次的帮助，謝克瓦尼人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現在的阿尔薩斯地方）讓給阿里奥維斯图斯。

随着日耳曼人的突入，赫尔維提人——居住在現在的瑞士西部的一个部落——也动了起来。他們为了寻求自由的土地，决定移居伽魯姆那河河口。要这样做他們便必須穿过行省。愷撒断然反对一个大的部落——用愷撒的話来說，大約有三十万人——通过罗馬的領土。为了阻挡赫尔維提人，他来到了行省的北疆。

于是赫尔維提人便选擇了另外的一条道路而穿过了謝克瓦尼

人和埃督伊人的地区。这在愷撒看来便是干預高盧事务的一个原因。他越过自己行省的边界而于五八年六月在比布拉克鉄地方重創了赫尔維提人。在此之后，部落的保全的部分不得不返回而和罗馬人締結了联盟。

下一个任务便是消灭日耳曼人的势力。愷撒想把对阿里奥維斯图斯的斗爭看成是全高盧的共同的事业。为了这个目的，于五八年夏在罗馬的影响之下在比布拉克鉄召开了高盧部落代表的大会，大会則向愷撒請求保护他們不受日耳曼人的侵犯。由于阿里奥維斯图斯拒絕执行罗馬的要求，愷撒便向他宣战。这是罗馬人在高盧所遇到的第一次严重的考驗。在軍队中出現了惊恐的情緒，而只有愷撒的毅力才得以克服了这种情緒。五八年秋天，在上埃尔薩斯离萊茵河不远的地方，阿里奥維斯图斯遭受了毀灭性的失敗。对被击潰的敌人的追击一直繼續到河岸。只有少数的日耳曼人和阿里奥維斯图斯才得以渡河到了右岸。

这样一来，罗馬人便第一次到达了萊茵河，而萊茵河从那时起也便長期地成了他們的高盧領地的东方边界。为了更好地保持萊茵的一綫，愷撒使一些小的日耳曼部落留守在它的左岸，而这些部落当然会保卫高盧使不受右岸自己同部落人的侵犯。愷撒是第一个开始使用了以夷制夷的政策的人，而后来罗馬元首便是施行这种政策的。直到帝国最后几百年間，这一政策最后用来对付罗馬人自己的时候，它在長时期間是有光輝的成果的。

五八年愷撒的胜利使他在实际上成了全部中央高盧的統治者。但是別尔盖人正和布列塔尼与諾曼底地方[1]的部落一样，他

① 人們称他們为"阿尔摩里克人"，即"岸上居民"的意思。

們还沒有尝試过罗馬武器的力量，因而便不打算不战而屈服于愷撒，何况在萊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和别尔盖人之間又有密切的联系。日耳曼的部落准备在萊茵河河口的地方渡过萊茵河。

因此，愷撒便在五七年率領八个軍团来进攻别尔盖人。别尔盖人的那些勇敢的部落进行了殊死的抵抗。在对涅尔維伊人的一場决战中，全部罗馬軍队的命运和它的总司令官的生命眞是千鈞一发了。但是罗馬人的較高的战术和别尔盖人中間的缺乏統一使愷撒取得了胜利。苏埃西奥尼斯人（在苏阿松附近）、安比亞尼人（在亞眠附近）、别洛瓦奇人，最后还有涅尔維伊人的部落一个接着一个地屈服了。

但几乎立刻（五七年至五六年冬），在法国現在的布列塔尼省和諾曼底省发生了起义。起义迅速地蔓延到从里格尔河（罗亞尔河）到萊茵河的全部沿岸地区。起义者等待布列塔尼的凱尔特人和萊茵对岸的日耳曼人的帮助。愷撒不能失去一秒鐘的时机。他派遣了自己的一名副將提图斯·拉比耶努斯率領騎兵到萊茵河去以便鎮压别尔盖人的不滿情緒并阻止日耳曼人渡河。三个軍团給派到諾曼底去。愷撒本人則率領主力进入味內提人的地区（在布列塔尼），因为这里是起义的主要发源地。但是陆上的兵力是不够的，因为沿岸的部落都拥有强大的艦队。罗馬人在罗亞尔河上建造了某一数量的小船，再把联盟的凱尔特公社的船加了上去。統率这一支拼湊而成的、軟弱无力的艦队的是愷撒的副將戴克优斯·布魯图斯。尽管味內提人的艦队占优势，罗馬人还是取得了胜利。借助于綁在長竿上的鐮刀，他們切断了把帆桁与桅杆系在一起的大繩。因此敌人的艦船便失去操縱而进行了接舷战。艦队的消灭使运动迅速地被鎮压下去，因为起义者不再能从海上輸送

援軍和粮食了。

現在全部高盧被征服并被宣布为罗馬的行省了。愷撒的輝煌的胜利引起了罗馬的欢欣鼓舞和惊异。五七年年底，当愷撒在冬天返回北部意大利的时候①，元老院便下令在十五天中間举行盛大的感恩祈禱。但正是由于愷撒的声望日益增長，元老派，特別是在西塞罗和加图回来以后，便把自己的队伍团結到一起了。龐培对于随着在高盧的胜利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愷撒的憎恨在这里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凡此种种都引起了三头会晤的必要。

路卡的会見。克拉苏斯的垮台

五六年春天，他們在北部埃特魯里亞的路卡城会見了。有一件事实可以說明三头，这非官方政府，所拥有的巨大势力：和他們到路卡来的元老有二百多人。陪伴来到路卡的官員的侍从有一百二十人。个人的会見巩固了联盟。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决議。三头約定把在五四年年底期滿的愷撒的权力再延長五年，并有权力把自己的軍队增加到十个軍团。此后愷撒便担任了四八年的执政官。龐培和克拉苏斯当然成了五五年的执政官，在此之后便在五年間管理了行省：龐培是兩西班牙，克拉苏斯是叙利亞。

尽管有反对党的反抗，路卡的决定还是通过人民大会而施行了。龐培和克拉苏斯担任了五五年的执政官。龐培并沒有到西班牙而是留在罗馬，通过自己的副將来治理行省。克拉苏斯則早在五五年年底便到东方去了。在那里他对帕尔提亞人展开了战爭，

① 他尽力做到在山南高盧过每一个冬天，以便可以离罗馬近一些。

虽然帕尔提亚人一点兒也沒有挑起战爭的意思。但是愷撒和龐培所得的荣誉使克拉苏斯不能安枕，而且他的貪欲又使他想像他会得到无数的鹵获物。

战爭的第一年对罗馬人来說是相当順利的。克拉苏斯渡过了幼发拉底河并占領了美索布达米亞的几座要塞。但是在五三年，大灾难爆发了。克拉苏斯深入北部美索布达米亞的无水地帶。帕尔提亞的騎兵撤退了，他們把罗馬人越来越远地誘入沙漠的深处。在离罗馬卫戍部队駐守的卡萊城不远的地方，克拉苏斯遇到了由精良的騎兵組成的帕尔提亞主力(五三年夏)。在对重武裝的帕尔提亞騎士(帕尔提亞的騎士和馬都穿着鎖子甲)与用远射弓密集射击罗馬人的輕騎兵发生冲突时，罗馬步兵的战斗品質是无法发揮的。在克拉苏斯的兒子統率之下的六千名罗馬先头部队几乎全部潰灭。年輕的克拉苏斯与統帅部的大部分人由于不願投降被俘而自杀了。

在此之后，帕尔提亞人便进攻克拉苏斯的主力。罗馬人受到了巨大損失之后便退到卡萊。但是由于粮食不足而他們不能長久留在那里。殘余的軍队开始向阿尔明尼亞方面撤退。当罗馬人被帕尔提亞人赶上时他們几乎已經是沒有危險的了。士气沮丧的士兵迫使克拉苏斯进行談判，而在談判进行期間他自己和他的參謀部人員都被杀死了。

克拉苏斯在出征初期有四万多人的几乎全部軍队一部分死了，一部分被俘了。只有在財务官蓋烏斯·卡西烏斯·龙吉努斯統率之下的一个騎兵队零零落落地才得以重新渡回幼发拉底河。

斯大林同志說："古代的帕尔提亞人就已經懂得这样的反攻了；当时，帕尔提亞人曾引誘罗馬的統帅克拉苏斯及其軍队深入自

己的国內，然后发起反攻，并歼灭了他們。"①

卡萊之役使罗馬方面和东方都大为震动。罗馬輿論对于这样一件事認为是极其痛苦的，即軍团之鷹②落到帕尔提亞人之手而成千成万的罗馬俘虏在遙远的东方綠洲地方因困苦的工作而受罪。在东方，罗馬人的失敗使人們复活了对于解放的期望。在因克拉苏斯掠夺耶路撒冷的神殿的宝庫而感到憤怒的犹太，爆发了起义。帕尔提亞人再度占領了美索布达米亞并于五一年渡过了幼发拉底河。但是剛毅的盖烏斯·卡西烏斯鎮平了犹太的起义并組織了叙利亞的保卫。帕尔提亞人不能攻占安提奧启亞而在回来的时候被击敗了。在此之后不久帕尔提亞人便由于帕尔提亞宮廷中爆发的爭端而退出了叙利亞。

克拉苏斯的死亡意味着三头的中止——但是沒有这件事发生三头也会破裂的。克拉苏斯的死只会加速三头联盟的垮台而已。

愷撒之出征日耳曼与布列塔尼亞。高盧人的起义。最后征服高盧

到五五年完成了高盧的征服之后，愷撒当然会想到要巩固自己的已得的成果。在这一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新行省的边界。萊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和布列塔尼亞的凱尔特人是对于“罗馬世界”的經常的威胁。五六年至五五年的冬天，烏吉培鉄斯人和騰克鉄里人的日耳曼部落偕同妻子兒子大量地渡过萊茵河的下游。虽然他們这样做显然并沒有侵略的意图，而只是想寻求居住

① 参見“斯大林答拉辛的信”，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六頁。

② 从馬留的时期起，銀鷹的图像便是軍团的标志。

的空地，愷撒却背信地在談判时进攻他們并把他們的較大的一部分消灭了。只有少数的人倖免，过了河并在苏剛布利人的部落那里找到了躲避的地方。愷撒決定渡过萊茵河以便恐吓日耳曼人并且預防以后任何侵犯萊茵边界的試图。十天中間在河上架起了一座木桥[①]。愷撒渡过了河，但是苏剛布利人已經撤退到內地去了。在萊茵河的右岸停留了十八天之后，罗馬人便返回，把桥拆毁了。

日耳曼的出征所追求的与其說是軍事目的，勿宁說是道义政治目的：高盧人和日耳曼人不得不再度肯定罗馬人的威力，而愷撒的軍事的荣誉也更加提高了：要知道他是渡过了萊茵河的第一个統帅。

同五五年，但是在秋天，愷撒又渡海进入布列塔尼亞以便懲罰布列塔尼亞人，因为他們曾多次地帮助了高盧人。他率領兩个軍团在島上登陆。当地居民对他加以强烈的反抗，而罗馬艦队又受到风暴之灾害。因此愷撒便毫无所得地回去了。

下一年的春天，再度进行出征。这次愷撒准备的比上一次要好的多。他率領八百只船組成的艦队和五个軍团渡过了海峽。布列塔尼亞人起初撤退了。但是后来他們的領袖卡喜維劳恩努斯試图組織抵抗。愷撒击潰了他，在隆地尼烏姆（倫敦）附近渡过了泰晤士河并攻占了卡喜維劳恩努斯的主要堡壘。在此之后，布列塔尼亞人便表示服从了。他們交出了人质并保証交納貢物。愷撒对这一諾言表示滿足并返回高盧。除去精神上的作用以外，这次的出征几乎并沒有得到实际的結果。

① 愷撒对于該桥的記述（“高盧战記”，Ⅳ，16—19）使我們知道罗馬工程事业的高度水平。

由于来自高盧的令人惊惶的消息而提前自布列塔尼亚迅速赶回。那里的不满情緒已增長起来而准备了爆发。它是在五四年到五三年的冬天在别尔盖人的地方爆发的。六个罗馬軍团在冬天設营时相去非常远。起义者便利用了这一点。兩个軍团几乎全部被歼灭了。在亚眠附近过冬的愷撒赶来援助。單是他的出現便足以使起义衰退下去了。

随着春天的到来，殘酷的懲罰性的征討开始了。愷撒用三个軍团(其中之一是从龐培那里“借来”的)补足了自己的損失。起义的部落受到无情的懲罰。由于苏埃比人从萊茵河方面来援助高盧人，愷撒便在五三年再度进入日耳曼。萊茵河上的桥在前一个桥的上游造成了。但是这一次，日耳曼人却不讓愷撒尽情击潰自己，而从河岸退到东方去了。愷撒保留了桥，在桥旁設置一个有卫戍部队防守的要塞来保护这个桥。在晚秋的时候，愷撒照例到北部意大利来了。

看起来，高盧仿佛已經是死寂一片了。但是这次愷撒有經驗的眼和他的密探未能使他不受欺騙：在外部平靜的表面之下发生着最强力的不滿情緒而全高盧的总的起义也在准备着。愷撒的不在看来是发动起义的最适合的时机。信号是在凱那布姆(奥尔良)发出的，在那里，于五三年到五二年冬天的約定好的日子里杀死了那里的一切罗馬人。此后，起义便以惊人的速度傳布开来了。

起义的主腦是長时期对罗馬保持忠誠的阿維尔尼人的部落。在那里，反罗馬派的領袖是維尔琴盖托里克斯，他出身显貴氏族，是一个英勇、智慧和高尙的人物。他主要是依靠着民主分子。起义者宣布他为阿維尔尼人的国王和全高盧的領袖。

罗馬軍队陷于极其困难的地位：愷撒不在；埃督伊人、罗馬人

的老朋友开始动搖；个别的起义者队伍甚至出現于行省。正在这个时候愷撒来了，他是火急地从意大利給召来的。他所指揮的大約有六万人，只相当維尔琴盖托里克斯的人数的五分之一。只有行动的迅速才挽救了他。

他首先便考虑到保卫行省的事情，于是他便集合了自己的軍队，并巧妙地行动而数次地打击了起义者：燒毁了凱那布姆并在長期的圍攻之后攻克了阿瓦里庫姆。然后愷撒又派遣拉比耶努斯率領一部分軍队去对付帕里吉人①，而自己則帶着六个軍团突入阿維尔尼人地区并进抵他們的首都盖尔哥維亞的附近。維尔琴盖托里克斯在城內儲集了大量的粮食，而他自己又在城下扎下了設防的营地。愷撒沒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圍攻。用突击的办法攻取营地的試图被打退了，愷撒不得不撤退了。

这是一次巨大的失敗，这次的失敗使埃督伊人叛离了，后来又使到当时一直安靜无事的別尔盖人也叛离了。在这一危急的时刻，愷撒充分地发揮了自己的軍事天才的光芒。他向北推进并和必須从塞納河流域方面退下来的拉比耶努斯会师。后来，联合起来的罗馬軍力向南推进以便保卫行省。在路上，維尔琴盖托里克斯用大量的騎兵部队进攻愷撒，但是被击潰了。于是他便退到阿列吉亞，而把自己的主要兵力集中在那里。在城牆下，和在盖尔哥維亞一样，高盧人設置了設防的营地。

但是現在愷撒有了更多的軍队而他能够用双重的防綫把阿列吉亞包圍起来了：里面的一层是对付城市的，另外的外面的一层則是对付高盧人的一切可能发生的解圍試图的。

① 他們的主要城市是路鉄提亞(巴黎)。

阿列吉亚的卫戍部队有八万多人。这八万人加上公民成了这样大量的不可能养活的人們。因此对維尔琴盖托里克斯来說，取消包圍便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問題。他向高盧人的領袖号召赶快来解救阿列吉亚。从四面八方集合了二十万人以上的大軍。被包圍的人們試图出击，同时愷撒的陣地又从外面受到攻击。高盧人竟得以在一个地方突破了罗馬的防綫，但是受到愷撒的派遣、率領着后备軍到来的拉比耶努斯把这个裂口消除了。突击被打退了，在此之后高盧的大軍便解体了，飢餓迫使維尔琴盖托里克斯投降了愷撒。六年以后，他走在愷撒的凱旋战車的前面，然后就被处死了……

維尔琴盖托里克斯的投降最后地决定了高盧的命运。五一年，起义的最后的一些策源地被鎮平了。五〇年，受到最荣誉的欢迎的愷撒返回山南高盧。

征服高盧的結果是极其偉大的。普魯塔克說①，愷撒在征战高盧的不到十年中間突击占領了八百多城市，征服了三百个部落，并和总数达三百万的人們作战，其中一百万人被歼灭，同样数量的人被俘。罗馬人夺得了大量的鹵获物。在那里夺取了許多黃金，致使黃金大大地落价。愷撒和他的助手——拉比耶努斯、梅穆尔拉及其他等人——也都发了財。涌进高盧的掠夺者大群也发了財。在对高盧大肆劫掠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五十年代的非常的投机热潮，因而騎士便也很捧愷撒。巨大的財富使愷撒能够在罗馬推行規模宏大的蠱惑宣傳的政策，而利用了直接收买、举行表演、发放粮食、修造建筑物等等办法。愷撒在城市群众中間的影响达到

① "盖烏斯·愷撒"，XV。

了最高峰。最后，高盧的出征又使愷撒建立了一支久經鍛煉的和紀律严明的軍队，这支軍队是願意跟自己的最高統帅到他所想指定的任何地方去的。愷撒的軍事天才也在高盧战争中，发展并巩固起来了。

罗馬的局势。愷撒与元老院和龐培的分裂

在克拉苏斯和龐培担任执政官以后，罗馬的政治危机更加深刻化了，而这一政治危机便一点点地变成了眞正的无政府狀态。在选举的时候发生了眞正的战斗。五三年度执政官与行政長官的选举竟因此在七个月中間不能进行！

这种无政府狀态部分是城市大群在道德上日益敗坏的自然結果，部分則是受到愷撒和龐培（通过自己的代理人）的故意的支持。政治上的无政府狀态对二者說来都是有利的，因为它要求独裁者的坚强手腕。

人群的主要首腦是相互竞爭的克洛狄烏斯和米洛。每个人都拥有由奴隶和城市流氓无产阶級所組成的雇佣部队，他們便利用这些队伍施行各式各样的非礼和暴行。五二年年初，混乱到了极点。在阿披亞大路上的一次偶然的相遇时，克洛狄烏斯因米洛的命令被杀死了。大群为被杀死的人在广場上举行了盛大的葬仪，同时在这里燒毁了元老院的建筑物（荷斯提理烏斯会堂）。

于是龐培便为元老院任命为單独的（sine collega）执政官，为期二月。而由于他还有副执政官的权力，故而实际上这便是独裁了。龐培借助于武裝力量迅速地恢复了秩序。

在独裁的时候，龐培施行了一系列的反对犯了暴力、受賄等罪

的人們的严峻的刑法。重新审查了法官的名單幷开始了許多訴訟来对付犯扰乱秩序罪的人。龐培做到使自已在西班牙的統率权又延長了五年，但对于愷撒却沒有預先声明类似的措施。此外，他还施行了一項法律，根据这一法律，行省的太守职位今后应当不是在执政官和行政長官任职年滿后立刻給予他們，而是在五年以后。正如我們在后面看到的，这一措施是針对着愷撒的。这样看来，过去三头的分裂实际上是实現了。忙于鎮压高盧的偉大起义的愷撒一时还不能采取任何反措施。

愷撒和龐培之間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三头只是暫时的妥协而已。愷撒的女兒和龐培的妻子优里亚在五四年死了。在她活着的时候，她用自己那优良的性格和对于父亲与丈夫的愛和緩了他們之間发生的那些摩擦。現在她那有利的影响已經不复存在了。五三年克拉苏斯死了。由于他的死，三头在法律上和在实际上都分裂了。这样一来，在兩个竞爭者之間的一切緩冲人物消灭了，而不可避免的事情当然要发生了。

愷撒的实力和他的声望越是增長，那末在他和龐培之間的裂痕也便越深，而龐培和貴族之間接近的基础也便越加稳固可靠。在元老院的眼里来看，愷撒和龐培同样是未来可能的独裁者，因而便同样是力图消灭寡头共和国的敌人。但是根据"最小灾害"的法则，当然，人們必然是要选擇龐培的。愷撒更强，因而也便更危險。龐培則由于他一貫的不坚决性和从右到左的动搖而可以无限長久扮演"第一公民"、元首（正如西塞罗这样称呼他）的角色，而完全不是力图行使公开王政的独裁者的角色；但是人們却有理由怀疑愷撒想当独裁者。这样，在五二年到五一年中間，在龐培和元老院之間便形成了同盟。

五一年，开始了关于下面一点的爭論，即愷撒的职权在什么时候期满。在形式上，他的职权是在四九年三月一日期满的。直到四八年一月一日他才能够担任路卡协定答应給他的执政官的职位。因而便有十个月的中間时期，在这期間，作为私人的愷撒是可以很容易地受到对方的控告的（高盧战爭对这件事可以提供十分方便的原因！）。根据旧的規則，愷撒在高盧的繼承者只能从四九年的官員中来任命，这也就是說，这一繼承者要在四八年一月一日替換他。因此愷撒在接替者到来之前要在十个月中間保有副执政官的权力，这样便仍然是一个官員。但是根据五二年的龐培法，愷撒的繼承者必須要在当时五年前任过职的人中間任命。这样的人是不少的，因此在四九年三月一日便可以撤換愷撒了。

在这一复杂的法律間題之外又加上了另一个同样复杂的問題：愷撒应不应亲自到罗馬来竞选四八年度的执政官？元老院在愷撒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間进行了无穷的爭論。他对元老院的談判代表者是五〇年的人民保民官盖烏斯·斯克里包尼烏斯·庫里奥。后者建議妥协：愷撒和龐培必須同时交卸职权。元老院同意这一建議并对相应的决定进行了投票。但龐培則断然地拒絕服从这一决定。

五〇年年底在拉温那的愷撒把一封完全是外交性的函件送交元老院，在这封信里他作了进一步的讓步。該信为庫里奥在元老院四九年一月一日的会議上宣布。在开头，大部分的元老都傾向于妥协。但是龐培和他的党徒則用公开的威胁手段强使元老院作出决定，要愷撒于最近期間把行省交給指定的繼承人并解散軍队；如果他拒絕的話，他便被宣布为祖国的敌人。愷撒的拥护者、四九年度保民官瑪尔庫斯·安托尼烏斯和克温图斯·卡西烏斯之提出

异議使局势更加尖銳化并使元老院于一月七日宣布共和国危急。龐培受托在意大利招募軍队。安托尼烏斯和卡西烏斯則受到龐培的士兵方面的侮辱。他們于是穿上奴隶的衣服逃到在拉溫那的愷撒那里去了。

第二十五章

共和國的傾复

愷撒与龐培

当愷撒从安托尼烏斯和卡西烏斯那里知道罗馬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便率領着十三个軍团和輔助軍队渡过了盧比康河，这是行省和意大利交界的地方的一条河①。他急速地向罗馬推进，把翁布里亞和埃特魯里亞的城市一个一个地占領了。首都方面在一月十四日便知道了愷撒出动的消息。政府完全手足无措了。尽管对战爭很早便作了准备但是什么也沒有准备好。龐培在意大利沒有任何适于对愷撒作斗爭的軍队。因此在一月十八日他本人便和兩位执政官②沒有来得及帶出国庫（埃拉里烏姆，ærarium），而只是封上国庫便逃出了罗馬。元老院的大部分的人們也跟他們一起逃跑了。

龐培懂得在这时对愷撒作斗爭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退到巴尔干半島去，以便从那里再返回来征服意大利。到龐培拥有大量

---

① 这一著名的插話的眞实的詳情是不知道的。可能的是愷撒在一月七日以前就渡过了边界，并且，保民官們在阿里米努姆就遇見了他。指出不是愷撒首先发动內战对他說来是重要的。因此，对他友好的傳統便把事情說成是在一月七日以后渡过边界的。

② 路克優斯·科尔涅里烏斯·楞图路斯和蓋烏斯·克劳狄烏斯·瑪尔凱路斯。他們是愷撒的敌人，在很大的程度上一月七日的決裂是因他們而引起的。

兵力的西班牙去的退路被从北进攻的愷撒切断了。愷撒把龐培一直追赶到布倫第西烏姆并包圍了这座城市，但是他不能阻碍龐培把自己的軍队撤退到狄尔拉奇烏姆(四九年三月中)。

愷撒当然是可以追击他們的。但是，且不說这样做的技术上的困难(龐培有艦队)，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阻止愷撒不能把战爭扩大到希腊去。在西班牙有龐培的七个軍团的旧軍队，由他的三位副將率領着，他們是路克优斯·阿佛拉尼烏斯，瑪尔庫斯·培特列优斯和瑪尔庫斯·鉄倫提烏斯·瓦罗(著名的学者)。如果愷撒把战爭扩大到巴尔干半島去的話，他就会使意大利无法抵御西班牙的軍队。因此首先就必須占領意大利。

愷撒到罗馬去了几天，主要是为了启封国庫。他的对手的預言并沒有实現。愷撒对于被自己战胜的人們是极其溫和的：俘虜沒有任何条件地被釋放了，愷撒的士兵在被占領的城市中的行动絲毫无可非难，根本便沒有发生人們所認为一定发生的恐怖行为。事务生活迅速地恢复了。一部分的元老回到罗馬来，而尽管愷撒的政变一时还沒有得到正式批准，但无論如何，政府机構已开始办公了。他把对于首都的临时治理权交給七八年度执政官的兒子、行政長官瑪尔庫斯·埃米里烏斯·列庇都斯。

在去往西班牙的道路上，愷撒在瑪西里亞的附近停駐下来，因为这个城市不願和他締結联盟而宣布了本身的中立。愷撒留下三个軍团来圍攻这个城市而自己則到西班牙去，因为他的副將在那里已經对龐培派开始了軍事行动。在埃布洛河以北的伊列尔达城的附近，西班牙軍队的大部分都投降了，而在此以后，駐在远方西班牙的那些軍队也投降了。比里牛斯半島上的全部战役从愷撒到达的时期开始一共进行了四十天(四九年七月到八月)。龐培的軍

队一部分被解散了;一部分則留在西班牙为愷撒服务。

瑪西里亞在愷撒于四九年秋返回意大利时便向他投降了。該城受到失掉独立和被剝夺大部分領土的懲罰①。

在西方的行省中，形势并不是到处相同的。西西里和薩地尼亞轉到愷撒的方面来，但是在非洲他却遭到了重大的失敗。努米地亞的国王优巴支持在那里的龐培派。当四九年夏天，庫里奧率領兩个軍团从西西里渡海到非洲来的时候，他被优巴击潰并且陣亡了。非洲長期間成了龐培派的主要据点之一。

四九年十一月愷撒返回罗馬。他被宣布为独裁者，但是在十一天之后，他交卸了非常的权力而举行四八年度执政官的选举。当选的是他本人和一个馴順的貴族——普布里烏斯·塞尔維里烏斯。愷撒之当选四八年度的执政官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象征的性質:他想用这一点来强調他的政权的合法性(以路卡协定为依据)。在他居留于罗馬的短时期中間，愷撒实施了几項有利于最貧苦居民的措施。对于那些被驅逐的人也頒布了大赦。

那时龐培是把龐大的兵力集中在馬其頓。除去九个罗馬的軍团以外，那里还有罗馬的东方联盟者的大量輔助的队伍。那里还集中了大量的亡命者。由二百人組成的龐培派的元老院在鉄撒罗尼卡开会。龐培的海軍統治着亞得里亞海。巴尔干半島的全部西部沿岸都在他的手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愷撒在埃培洛斯登陆的企图便会是一件不智的举动。但是他也沒有別的选擇。而且他是知道自己的对手的。四八年一月初，愷撒率領六个名額不足的軍团和几百名騎士

① 稍后瑪西里亞又重新得到了独立。

从布倫第西烏姆渡海而完全为敌人所未預料到地在阿波罗尼亞附近登陆了。

但是愷撒却未能占領龐培派在西部沿岸地帶的主要基地狄尔拉奇烏姆。要这样做他的兵力太少了而敌人的艦队又阻碍他把援軍运来。龐培知道愷撒的登陆，他便亲自从馬其頓到狄尔拉奇烏姆来坐鎮。

冬天，兩个对手是不动地相互对峙着。愷撒的处境是极其困难的，而只有龐培慣有的迟緩才挽救了他。終于在四八年春天，他从意大利获得了瑪尔庫斯·安托尼烏斯給他派来的援軍。現在他可以冒險一試了。但是龐培却迴避作战。于是愷撒便决定封鎖敌人的陣营。这一大胆的試图結果失敗了：龐培冲破了敌人的战綫并使愷撒吃了大敗仗。但是他并沒有利用自己的胜利而使愷撒能够撤退到阿波罗尼亞去。

非常瞧不起龐培的馬克思在談到四八年的埃培洛斯战役时关于他写道："(他)剛一試图在对愷撒的斗爭中表示自己才能便表示出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愷撒犯了一系列的最大的軍事上的錯誤，这些錯誤是故意弄得出乎常情以便使与他相敌对的俗物丧失理智的。任何一位罗馬將軍，随便一个克拉苏斯在埃培洛斯战爭中六次也把愷撒消灭了。但是对龐培这样的人是怎样做都可以的……"①。

在狄尔拉奇烏姆附近失敗以后，愷撒便决定撤退到帖撒利亞去。这便使他能够和由陆上从意大利来的援軍結合到一起。此外，在那里愷撒已經有更早便派到那里去的征发粮食的軍队了。

① 前引"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致恩格斯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一五頁。

愷撒以他慣有的迅速从阿波罗尼亞到大陆的內地去。緩緩推进的龐培并不能阻碍愷撒把軍队的各部分結合到一起。龐培和特別是他周边的亡命人物根本便認为愷撒已在狄尔拉奇烏姆被击潰并已不成为任何危險了。在南帖撒利亞的帕尔撒路斯城地方于四八年夏天[1]发生了一場著名的战斗。根据愷撒的說法，龐培的兵力比他自己的兵力要多过一倍。虽然在这个說法上面有某种夸大之处，但是无論如何，龐培在人数上是占有很大优势的，特別是在騎兵方面。愷撒考虑到了这一点，便把自己精銳的步兵部队安設在自己的騎兵陣綫后面右翼最危險的地方。当龐培的騎士打散了愷撒的騎兵并想迂迴它的右翼的时候，他們便遇到了这支队伍。由于突然的襲击而惊惶失措的龐培騎兵逃掉了。这便使愷撒能够在全綫轉入进攻。龐培垂头丧气跑到海上去，把自己的軍队任凭命运来摆布。他的軍队一半死在战場上，另一半則在次日投降了。

龐培跑到列斯波斯島上去。在某些犹豫之后，便帶着自己的妻子和幼子賽克斯图斯到埃及去，打算在那里的王宮中寻求栖身之地。这时在埃及正发生王朝的騷动。五一年国王托勒密十一奥列鉄斯死了，这是一个很有負于龐培的人物。在他死后登上王位的是他的孩子們：十七岁的克里奥帕特拉和她的弟弟与丈夫托勒密十二狄奥尼斯，一个九岁或十岁的男孩子。在姊弟之間(更正确地說是在克里奥帕特拉和支持托勒密的廷臣集团之間）开始了夺取政权的斗爭。克里奥帕特拉被赶到叙利亞，她便从那里准备突入父亲的王国。

当龐培靠岸并請求允許登陆的时候，托勒密的宮廷也在其中

[1] 根据当时的罗馬历法是八月九日。

的埃及軍队正駐在东部边界佩路吉烏姆附近。埃及这时已經知道帕尔撒路斯的事情了。托勒密的那些保护人不願和愷撒发生爭端，便决定杀死龐培。龐培被允許登陆，一只小船被送到他所乘坐的那只船去。但是当龐培上岸的时候，当着站在甲板上的妻子和兒子的面，从背后被背叛地刺死了。这是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事情（罗馬历），而正是在十三年前的同一天，龐培曾在罗馬举行自己对米特里达梯斯的凱旋……这时龐培大約是五十八岁。

亞力山大里亞战爭

愷撒追踪龐培到埃及来。但是当他到埃及的时候，一切已經完結，而人們已經把他的对手的头用盤子裝来送給他了……尽管如此，愷撒还是率領了一个小的队伍在亞力山大里亞登了陆。他需要繼續斗爭的金錢，因为龐培的死还不等于共和国的反对派被摧毀。富庶的埃及当然要提供这些金錢来。在向托勒密·奧列鉄斯索債的借口之下，愷撒向埃及政府要求巨額的款項。神殿的道具和王宮的財庫則要用来支付这些債务。这便引起了亞力山大里亞居民的强烈不滿。此外，愷撒又干預了王朝的糾紛。作为仲裁的法官，他使姊弟言归于好并重新使他們共同登上埃及的王位。他对于克里奧帕特拉的傾心在这里起了不小的作用。她在皇宮的出現使亞力山大里亞人終于再也不能忍下去了：在托勒密和克里奧帕特拉之間的爭吵中，他們是支持托勒密的。

四八年十月，起义爆发了。愷撒和自己的一个小队伍跟克里奧帕特拉被托勒密的軍队与起义的亞力山大里亞人包圍在王宮里。虽然他立刻便向东方行省要求援軍，但援軍直到半年之后才

到来；在这期間，愷撒是万分危險的。在包圍期間，他下令焚燬了港灣內停泊的艦队和港口設施，使之不为包圍者所占有。同时一次大火把著名的亜力山大里亜图書館付之一炬了。

在四七年春等待的援軍終于到来了。愷撒得以从城中逃出并和他們会合到一起。在尼罗河的三角洲地帶发生了一次战斗，在这次的战斗中托勒密的軍队几乎完全被消灭了。他本人則在逃跑时淹死了。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愷撒进入完全屈服了的亜力山大里亜城。强大的卫戍部队被留在城里。管理事宜則委托給克里奧帕特拉和她的弟弟托勒密十三[1]。

对龐培派的斗爭

愷撒在埃及居留了大約九个月。在这个时期，龐培派大大地加强了。在罗馬、意大利和西方行省，人們都是十分惊惶不安的。如果愷撒不願意最后失掉他对龐培取得的胜利果实的話，那末他便应当赶快动手。

他的最近的敌人是帕尔納凱斯，米特里达梯斯的兒子。他早在帕尔撒路斯一役之前便已出动(可能得到龐培的同意)并占領了西諾帕，前本都王国的首都。在亜力山大里亜战爭的时期，他占領了西部阿尔明尼亜并进攻卡帕多启亜。愷撒在亜洲的太守格涅烏斯·多米提烏斯·卡尔維努斯被他击潰，在此之后帕尔納凱斯便占領了比提尼亜。

愷撒从埃及出来并整頓了叙利亜的事务之后，便亲自出来对

[1] 愷撒和克里奧帕特拉于四七年生了一个兒子，叫做愷撒里奧。三〇年，在占領埃及之后，他因屋大維的命令而被杀死了。

付帕尔納凱斯。四七年八月二日在小亞細亞的吉拉城地方，帕尔納凱斯被击潰并逃出本都。全部战役在五天內便結束了①。

愷撒在东方并沒有作任何原则上的改变，而大体上是使它和龐培时期的情况相同。当然，他的同盟者都得到了慷慨的賞賜。无論如何，愷撒并不能把許多时間消磨在处理东方事务上：更加重要的問題坚持地召喚他到西方去。

愷撒首先赶到罗馬去；他是四七年九月到达那里的。意大利在五〇年代投机的高潮之后便到来了一个蕭条的时期，这种蕭条的情况由于四九年的內战和大局的总的不稳定而更为加强了。四九年年底，愷撒采取了某些措施来改善債务人的处境。四八年愷撒派的行政長官瑪尔庫斯·凱里烏斯·盧福斯提出了延期六年还債的建議。作为法官，他在判决案件的时候，是偏向于債务人的。这一措施引起了騷动，而愷撒担任执政官时的同僚普布里烏斯·塞尔維里烏斯便通过元老院禁止他担任高級官吏。于是盧福斯便和擅自从流放中返回的米洛（他在四九年并未受到大赦）結合起来。他們試图在意大利南部发动起义，因此兩个人同时死掉了。

四七年，形势更加紧張了。在这一年里沒有正常的高級官吏，因为在帕尔撒路斯一役之后，愷撒再度被宣布为独裁官，而沒有他是不能选举官吏的。愷撒独裁时的騎兵長官瑪尔庫斯·安托尼烏斯任所欲为地統治着意大利。四七年的人民保民官普布里烏斯·科尔涅里烏斯·多拉貝拉再度提出了盧福斯的建議，从而引起了新的騷动。安托尼烏斯用武力鎮平了这些騷动，但是却未能使局势完全平定下去。

① 关于这件事，愷撒写給自己在罗馬的一个朋友說："我来了，看了，勝了"（"vini vidi vici"）。

西班牙也是不安定的：那里，在由过去龐培的士兵所組成的罗馬卫戍部队中間，是龐培派的情緒占着統治地位。但是共和派的主力却集中在非洲，由努米地亞的优巴保护着。在帕尔撒路斯一役以后，龐培派的一切領袖都跑到那里去了。在那里的有：克溫图斯·凱启里烏斯·麦鉄路斯（龐培的岳父）；培特列优斯和阿佛拉尼烏斯（龐培过去在西班牙时的副將）；提图斯·拉比耶努斯（他是在內战初期背叛了愷撒的）；格涅烏斯和賽克斯图斯（龐培的兒子）；小加图（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和許多其他人。第二个政府——龐培的元老院——在烏提卡开会。在帕尔撒路斯一役被击潰的軍队的殘余和龐培的卫戍部队的殘余也从巴尔干半島逐步地集合到那里去。

在所有这一切之外，还要加上駐留在坎佩尼亞并准备开到非洲去的那些軍团的譁变。他們大部分是由愷撒的老兵組成，但是这些老兵到現在还沒有得到答应給他們以獎励。休息时期的閑散生活使他們的道德完全敗坏了。愷撒長期地不在。因此，当士兵接到命令到西西里去的时候，在他們中間便发生了譁变。他們杀死了試图阻攔他們的几位指揮官并向罗馬进发。

这时愷撒突然在他們中間出現了。他的出現、他慣常的鎮靜、他的善于对士兵講話的才能立刻把士兵的心情鎮定下来了：沒有使用强力的手段，譁变便平复下来了。

愷撒在罗馬也迅速地确立了秩序并減輕了不滿的情緒，并使人們延期支付債金和房租。由于需要平民的支持，他便表示不贊同安托尼烏斯的措施。选举了官員来执行該年其余时間的事务。

把这些事情料理完毕以后，愷撒便于四七年末率領六个軍团在非洲登陸。起初当援軍尙未到达的时候，优巴和麦鉄路斯的騎

兵曾使他受到很大的惊扰。他不得不修筑坚强的工事。后来增援来了。在阿非利加行省东岸的塔普苏斯城，于四六年八月六日发生了战斗。愷撒的步兵在敌人忙于建設营地的时候向他們进攻。为放射的子彈所惊吓的敌軍的大象向自己的方面猛冲。龐培派放弃了武器并請求寬宥。但是愷撒的狂暴的士兵不听指揮官的命令而不收留一名俘虜。据說，龐培派在这一天損失了五万人，而愷撒只有五十人！

就正在同时，愷撒的另一支軍队击潰了优巴并占領了努米地亞。共和派的領袖大部分都死了（凱启里烏斯·麦鉄路斯、优巴、培特列优斯、阿佛拉尼烏斯）。不願看到共和国的垮台的加图在烏提卡自杀了，因此他便得到了“烏提卡的”这一綽号。只有拉比耶努斯和龐培的兩个兒子才得以逃到西班牙去。努米地亞变成了新阿非利加行省。

四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愷撒到了罗馬并庆祝了第四次的凱旋：对高盧、埃及、本都和努米地亞。

但是斗爭还沒有結束。龐培派的殘余又在西班牙集合起来并在那里对愷撒作了最后的一次战斗。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在西班牙的卫戍部队中間有許多拥护龐培的人。路西塔尼亞人和凱尔提貝里人从很久以来便是一有引火物便要准备爆发的燃料。在阿非利加的和西班牙的龐培派之間早在塔普苏斯一役之前便有联系。在阿非利加失敗之后，龐培的兒子占有了巴列亞尔群島，而后来又渡海到大陆上来。非洲軍队的殘余都归附了他。远西班牙的太守被赶跑，路西塔尼亞人和凱尔提貝里人都归附了龐培派。

在南部西班牙便用这样的办法集合了一大支兵力。愷撒的副將并不能对付他們。因此在四六年年底，愷撒便率領自己最精銳

的部队亲自来到西班牙。四五年三月十七日在孟达城地方，愷撒的八个軍团击潰了敌方的十三个軍团。愷撒自己也承認，这是他最困难的一次战斗："在战斗之后，愷撒对自己的朋友們說，他常常为取得胜利而战斗，但現在这是他第一次决定生死存亡的战斗"①。孟达一役，龐培派的最后的一些領袖都死了；例外的只有得以逃到北部西班牙的賽克斯图斯·龐培。四五年九月，愷撒返回罗馬并庆祝了第五次的凱旋。看起来，他的政权是完全巩固了。

愷撒的独裁和他的改革

愷撒的实际权力的基础是他的軍队，是他那些在各行省和意大利②得到土地的数万名老兵，是騎士集团的支持，是城市平民的同情。一切有組織的反对派都被摧毁，这当然也是独裁的前提之一。至于他的权力的法律根据，则不拘是从独裁的"法权"原理的观点(人民最高主权的思想)来看，还是就它具体形成的意义而論，他都是步苏拉的后尘。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早在四九年十一月，愷撒便第一次被宣布为独裁官。但当时这一独裁帶有临时的性质，从而也就是旧的共和的性质。愷撒需要独裁来进行四八年度执政官的选举，因为沒有四九年的兩位执政官。四八年年底，他第二次获得无定期的独裁权(在帕尔撒路斯一役之后)。我們不知道这一行动的具体情况。愷撒任命在意大利代理他的瑪尔庫斯·安托尼烏斯为自己的騎兵長官(magister eqvitum)。从这个时期起，他的独裁在实际

① 普魯塔克："蓋烏斯·愷撒"，LVI。

② 仅在各行省得到土地的就有八万人。

上是沒有間断的了。于是在四八年，愷撒便被授以終生的保民官的权力 (tribunica potestas)，这便使他个人神圣不可侵犯并使他有了充分的公民权力。但同时一般的保民官繼續按正常的数量选出来。此外，元老院还給愷撒在五年間同时担任执政官职位的权利。四六年，在塔普苏斯一役之后，独裁官的职位变成了每年的官职而愷撒便在今后十年間据有这一职位，而在四五年便成了終生的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us)。此外还应当附加說明的是，愷撒具有监察官的职权和向人民推荐候选人的权利。

imperator 的头銜成了他的名字的一个構成部分——他的姓名是: imperator Caius Julius Caesar。但这不單是名字: 愷撒本人和当时的人以及后人都开始使 imperator 一詞有了最高的，特别是最高軍权的代表者的概念。作为 imperator，愷撒又成了"大权"的代表者。这个名詞便以这个意义傳于愷撒的繼承者們并在軍事王国的意义上成了帝国概念形成的基础。

最后，作为祭司長 (pontifex maximus)，愷撒又是罗馬教会組織的領袖。他被授以"祖国之父"的荣誉称号，他的头像被鑄到錢币上。这样一来，愷撒的在本质上是君主制度的政权，在法律上便由于最高共和国官职集中于他的一身而产生出来了。

在宪法的改革方面，愷撒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繼承苏拉的。元老的数目被他增加到九百人，其中摻进了大量完全是新的人物: 愷撒的軍官、被釋奴隶和諸如此类的"可疑"分子。但如果說苏拉力图提高元老院威信的話 (虽然在客观上結果是适得其反)，那末愷撒甚至在主观上却沒有为自己提出这个目的。相反的，作为对元老显貴进行斗爭的一个民主派 (他長期被認为是一个民主派)，愷撒自己的目的是用一切办法来削弱元老院，使它只起国务会議

的作用，也便是附屬于他本人的一个諮詢机关。

随着元老的数目的增加，官吏、特别是財务官的数目也增加了。他們的数目从二十人增加到四十人；营造官从四人到六人，行政長官从八人到十六人。但是不能把这一措施看成只是更方便地补充扩大的元老院的方法：和苏拉一样，愷撒扩大了不再满足世界强国的需要的旧共和国的行政机構。在本質上，这只是在共和国的范圍內建立官僚机構的試图而已。何况愷撒正是对財务官、营造官和行政長官而获有向人民"推荐"的权利，这也就是說任命一半的高級官吏的权利。

人民大会繼續存在着，但照例是听命于独裁者。人民保民官抗議愷撒行动的个别試图結果只会使自己通过民会而被免职。

在愷撒的改革中間，具有特别重要的和进步意义的是他的那些在于調整行省管理制度的措施。愷撒正是在这一方面，比在其他任何方面更甚地奠立了未来帝国的基础。

愷撒在行省建立了自己老兵的許多殖民地。苏埃托尼烏斯在愷撒傳(第四二章)說，八万名公民被分配于意大利境外的殖民地。在迦太基和科林斯的地方建立了殖民地，它們也出現于西班牙、南高盧、馬其頓、甚至在本都的南岸。行省的殖民地化与其說是由于意大利空閑土地的不足，勿宁說是由于愷撒想使行省罗馬化。

公民权的扩大所追求的也同样是这个罗馬化的目的。特蘭斯帕达努斯高盧和某些西班牙的城市获得了充分的罗馬公民权。那尔波高盧、西班牙、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許多城市則获得了拉丁权。

早在五九年便已施行的勒索懲治法只有独裁者愷撒才眞正地施行了。在稅收政策方面也进行了重大的改善：在許多行省，包稅

人不再能进行直接税的征收而是在愷撒的代理人——他的被釋奴隶和奴隶——的监督之下交給公社了。而行使包收制度的，主要的是关税的征收，国有土地地租的征收等等。許多公社根本完全或部分地免繳租税。

愷撒剝夺了行省太守的軍权，只是在自己的监督之下把法庭和民政管理权交給他們。領导行省的軍队的則是有副行政長官名义的愷撒的副將。

由苏拉所开始的、意大利的市政制度为愷撒完成了。傳到今天的有他的市政法(lex Julia municipalis)的断片。使人感到兴趣的是，其中有涉及罗馬的条文，这样看来，罗馬开始只是作为意大利的一个城市，而不是作为城国来处理了。

在愷撒那涉及生活中极其多种多样的方面的大量措施中間，我們还要指出新金币的发行和历法的改革。正如我們所知道的，罗馬的历法是极不方便的。在愷撒时代，民历年和天文历年之間的分歧相差达九十晝夜。愷撒以其固有的胆識和对于傳統的蔑視而于四六年施行了改革，而埃及的历法則是这一改革的基础(領导改革的是亞力山大里亞的天文学家索吉盖涅斯)。名为优里烏斯历的修正历法此后在西欧一直使用到十六世紀末，而在俄国則一直使用到十月革命。

愷撒在罗馬展开了大規模的建設活动。他修建了优里烏斯广場、剧院、母亲女神維涅拉、瑪尔斯的神殿等等。他非常注意城市的各种公用事业和城市的文化生活(公共图書館的修筑)。他計划打通科林斯地峽，扩大奥斯提亞、疏干彭普提努斯沼地、福奇努斯湖(Facinus lacus)等等。但所有这些宏偉的計划是注定不会实現的。

愷撒之死

愷撒在开始自己的政治事业时是一个民主派。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对于他的那种性格的人来說，关于政治見解的眞誠程度的問題是毫无意义的。无論如何，在很長的时期中間，他都保持了自己和平民的联系并且沒有作出任何使自己会受到人民党派的非难的事情。但是随着愷撒的政权的巩固，他越来越脫离了民主派。而且——如果在五十年代，他曾慷慨地賑济过平民和資助过克洛狄烏斯集团的話，则在他作了独裁官之后，他便在民主派身上发現了很大的不方便的地方；虽然愷撒也斥責了四八年到四七年的措施，但人民仍然沒有忘記，这些措施是他的助手們施行的；愷撒成了执政官以后，便把无偿取得粮食的人数从三十万人减到十万人；克洛狄烏斯所設立的协議会(collegium)又被封閉了，因为它們是革命騷动的策源地；出納官(tribunus aerarius，財务官的助手——譯者）被取消了担任法官的权利，而法官的职位则开始在元老和騎士之間平均分配了。

因此民主派便有理由对独裁官愷撒感到不满。騎士也表現了同样的不满。愷撒的行省政策，特别是他对于包收制度的限制使他們的利益受到重大的損失。此外还要加上四十年代的經济危机。商业生活衰落下去了。这种蕭条比起五十年代的高漲来表現得特別显明。当然，人們把危机的罪过也同样推到愷撒身上。

这样，在四十年代，我們便看到，愷撒所依靠的那个社会基础是有些縮小了。从另一方面来說，在同是这个时期，共和的情緒又开始加强了。虽然龐培派被击潰了，但是共和国反对派却在表面

的忠誠和逢迎的掩飾之下繼續存在着。它的形成是由于表現在愷撒的末年的显然是王政的傾向而加速了。

显而易見，愷撒并不滿足于他所据有的那个实际君主的地位而夢想着"建筑的完工"。这一建筑的完工在他看来便是在罗馬建立希腊化类型的眞正的王国。許許多多的事实都說明了这一点。加紧地进行了关于阿斯卡紐斯-优魯斯、埃涅烏斯的兒子、优里烏斯氏族的創立者的傳說的宣傳。因此，愷撒便用一切办法奨励对于維涅拉，自己的"保护女神"的崇拜。愷撒的拥护者并多次試图把冕旒加到他的头上(例如瑪·安托尼烏斯)。虽然愷撒拒絕了这些企图，但这只是由于他覚得这些試图在当时还不适时而已。虽然愷撒是在对旧貴族进行的斗爭中取得政权的，但是在他取得政权之后，便尽力和氏族显貴妥协。他把氏族显貴的許多代表人物籠絡到自己的身边，慷慨地贈賜他們，把官職授給他們。此外愷撒还試图造成新貴。例如，他用平民来补充在內战时期人数已經很少的貴族。在愷撒周边形成了一个眞正的宮廷，而一般請求者是很难見到他的。他个人的待人的态度也改变了：他成了一个沒有耐性的、容易发火的人物。元老們有一切的理由来抱怨独裁官对他們的那种輕蔑的态度。

在他的死前不久，愷撒便开始准备出征帕尔提亞人的事情。在巴尔干半島上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十六个軍团的步兵和一万名騎兵。因此在社会上加紧地大肆宣傳說，在西比拉書[1]中曾預言只有国王才能够战胜帕尔提亞人。

这便加速了謀杀愷撒的阴謀的形成。参加这一阴謀的大約有

---

[1] 古代庫麦女預言者西比拉的預言集。在罗馬，对于西比拉的神托的保存和解釋是委托給由十五人組成的一个特别的〔祭司〕团。

六十人，一部分是为愷撒所赦免并在政府中据有高位的龐培派，一部分是在愷撒准备宣布王政以后投到共和派陣营中去的愷撒派。屬于后一部分的有愷撒的老战友戴克优斯·优尼烏斯·布魯图斯和盖烏斯·特列包尼烏斯。屬于龐培派的則有四四年的行政長官盖烏斯·卡西烏斯·龙吉努斯和瑪尔庫斯·优尼烏斯·布魯图斯、运动的思想家。布魯图斯在帕尔撒路斯一役以后投到愷撒的一面并且和他非常亲密。对于哲学的研究并不曾使瑪尔庫斯·布魯图斯不成为最凶惡的高利貸者之一。卡西烏斯和布魯图斯是陰謀的主要組織者。

謀杀愷撒的事情应当赶快着手而且无論如何也要在出征帕尔提亞之前进行。在元老院的会議上本来是指定在三月十五日（四四年）出征的。据說，在这次会議上，又要授愷撒以某些非常的权限。在城内傳播了关于陰謀的不确定的消息，而这些消息愷撒也听到了的。但是他却不十分重視这些傳說。愷撒总是一位宿命論者，他堅信自己的命运并在三月十五日出席在所謂龐培議事堂举行的元老院会議。在那里他被陰謀者用短刃杀死了。在死者的身上有伤痕二十三处……

愷撒的死把历史上最大的活动家之一送进了墳墓。我們現在远不能用杜路曼和蒙岑的精神去过度地夸大愷撒的历史意义。我們知道，愷撒在自己的事业上面并不是十分独特的，他在許多方面是繼承苏拉的事业。尽管如此，我們却不能不承認，如果說苏拉打下了帝国的基础的話，那愷撒則是修造了建筑的本身。他是一个具有天才能力和高度教养的人。偉大統帅的品质和杰出政治活动家的广闊的眼界在他的身上結合到一起。同时在愷撒个人身上，还有許多誘人的和高貴的特色。

使愷撒失掉生命的一个錯誤与其說是从历史情况，勿宁說是从他的性格产生出来的。他并不能停在半路上而喜欢把一切事情干到底。他一生事业的完成在他看来就是以希腊化精神造成的純粹的王国。但是罗馬还沒有成熟到純粹的王国的程度。罗馬社会还需要独裁的外表。愷撒想再进一步，因此便丧了命。只有他的継承者考虑到以前的全部經驗，才会在应当停止的和愷撒本人在四六年停下的地方停下来。

爭取政权的斗爭。后三头

杀死愷撒的凶手們以为，因“暴君”之死而欢喜的人民会把他們給捧起来的。但是根本就沒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元老們都吓得逃散了，城內人心开始变得惊惶万狀。阴謀者退到卡庇托里烏姆山上去过夜。在第二天，即三月十六日，瑪尔庫斯·布魯图斯向集会的人民发表演說，向他們解釋事变的意义。对这一演說的回答是死一样的沉默……

元老院終于在三月十七日开了会。关于怎么办的問題发生了長时期的爭論。有人提議宣布愷撒为“暴君”。但是元老院絕大多数的人們，特別是阴謀者本人都不同意这个建議。如果把愷撒宣布为“暴君”，这就等于說，把他的一切命令（分配土地、賞賜、官职的任命等等）都給取消了。終于大家都同意了西塞罗提出的妥协办法：宣布大赦杀死愷撒的凶手，批准他的一切命令，而审查死者所留下的文件的事情则委托給执政官瑪尔庫斯·安托尼烏斯。

三月十九日展讀了愷撒的遺嘱。遺嘱把他的大部分財产給予自己的侄孙盖烏斯·屋大維，而他就在这同一遺嘱中把他接受为

养子。財产的其余部分应当給予自己的其他兩个侄孙。如果他們不願承受这种繼承权的話，則財产归于戴克优斯·布魯图斯和瑪尔庫斯·安托尼烏斯。遺屬給最貧穷的居民每人三百謝斯鉄尔提烏斯。在梯伯河对岸的那些豪奢的公园，愷撒則拿出来公用了。

遺屬在罗馬社会中发生了强烈的印象并引起了已經准备起来的爆发。虽然人民群众不滿于愷撒的各項反民主措施；但当他們面临了恢复寡头共和国的現实威胁的时候，他們便急遽地轉到愷撒派的一面去了。

三月二十日在广場上为愷撒举行了盛大的火葬仪式，这次的仪式就变成了一次大規模的人民示威。大群的人們冲上去搗毀了阴謀者的住宅。屠杀被停止了，但是凶手們却宁願逃到城外去。运动开始有了反对有产者的危險的性質。这一点在某一时期竟有助于維持三月十七日的妥协。

掌握着城內实权的是愷撒派：四四年的执政官安托尼烏斯与多拉貝拉[1]和騎兵長官瑪尔庫斯·埃米里烏斯·列庇都斯。在实际上領导着事务的是安托尼烏斯。这是一个在愷撒的領导之下受过良好的訓練的、有能力的和坚决的人物，但他却不够坚持。他繼續施行折衷的政策，而他作为借口的則仿佛是他在愷撒的文件中所发現的某些命令。为了旧元老貴族的利益而永久取消了独裁制。在基本上是重复了愷撒以前的法律的土地法，其目的是在于滿足老兵的。

最后，安托尼烏斯还不得不对付一个复杂的問題。在政治的視界內出現了賽克斯图斯·龐培。他在西班牙募集了軍队并在愷撒

① 愷撒寬恕了他过去的"放蕩行为"并与他和好。

死后立刻在那里开始了軍事行动。他得以击潰了愷撒的太守——阿西尼烏斯·波里奥——并在埃布洛河对岸的西班牙确立下来。現在在分配愷撒的政治遺产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通过管理近西班牙的列庇都斯，安托尼烏斯和龐培开始了談判，他保証恢复龐培的权利并归还父亲的領地。

但是元老院的大多数却不信任安托尼烏斯，而是把他看成是愷撒的直接繼承人。安托尼烏斯在他的任职年代期满之后和愷撒当时一样，重要的是能够統治高盧以便保持对罗馬的监督。但是高盧还在愷撒活着的时候便指定給戴奇姆斯·布魯图斯了。因此安托尼烏斯在四四年六月便通过民会而实施了行省交換法，根据这一法律，則把兩高盧交安托尼烏斯治理，叙利亞交給多拉貝拉，而戴奇姆斯·布魯图斯則应是取得馬其頓了。布魯图斯不承認这一法律。在元老院中形成了以西塞罗为首的反对安托尼烏斯的一个强大的反对派。

局势还由于下面一种情况而复杂化了：四月底在罗馬出現了一个新的要求政权的人，这个人就是蓋烏斯·屋大維，愷撒的侄孙，是愷撒的四分之三的財产的繼承者。他是蓋烏斯·屋大維和阿提婭(愷撒的姊姊优里亞的女兒)的兒子。屋大維生于六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在愷撒死的时候，他正在阿波罗尼亞，监督着帕尔提亞的出征。到了罗馬之后他便采取了蓋烏斯·优里烏斯·愷撒·屋大維的名字并提出了繼承自己的后父的权利。

屋大維还不到十九岁，但是他已小心和机警得和他的年紀不相称了。在意大利，愷撒的老兵十分欢迎他，西塞罗也向他致賀，把他看成是“共和国的保卫者”，但安托尼烏斯却把他看成是未来的竞爭者而对他表示冷淡和蔑視。这一点便决定了屋大維的最初

的步驟：他和元老院与西塞罗接近。

罗馬的形势越来越紧張了。西塞罗在九月初发表了第一篇反对安托尼烏斯的演說，要求宣布他非法①。布鲁图斯和卡西烏斯在罗馬附近居住了一些时候，但是后来（在四四年九月或十月）便到东方征集兵力去了。屋大維在元老院的許可之下着手征募士兵。征募是进行得非常順利的：他甚至做到把安托尼烏斯的兩个兵团引誘到自己的方面来。元老院依靠着这些力量，覚得自己非常稳定了。

四三年初，安托尼烏斯到山南高盧去以便治理自己的行省。但是戴奇姆斯·布魯图斯却閉居穆提那并拒絕离开高盧。于是安托尼烏斯便把他包圍在穆提那(四三年四月)。所謂“穆提那战爭”开始了。

元老院把四三年的兩位执政官（愷撒派的奥路斯·希尔提烏斯和盖烏斯·維比优斯·旁撒）派去帮助布魯图斯。屋大維当然是和他們共同行动的，元老院曾把副行政長官的称号授予屋大維，并以执政官的一級把屋大維列入了元老的名單！

在穆提那城附近，安托尼烏斯被击潰了，但是兩位执政官也都陣亡了。被元老院宣布为祖国的敌人的安托尼烏斯率領着殘余的軍队逃到北方去了。元老院不是派屋大維，而是派戴奇姆斯·布魯图斯去追击他。屋大維有一切理由認为是受到了侮辱，何况这时元老院正在进行行省的新的分配：瑪尔庫斯·布魯图斯得到馬其頓，卡西烏斯得到叙利亞而賽克斯图斯·龐培則受托統率海軍。

① 这是第一次“攻击演說”(philippica)。四篇演說是在四四年，十篇是在四三年(至四月)发表的。

这样一来，愷撒的敌人便再度巩固起来，而一切愷撒派，不管他們中間的矛盾是何等大，也必須团結起自己的队伍来了。屋大維通过第三者和安托尼烏斯与列庇都斯进行談判；列庇都斯是近西班牙和那尔波高盧的統治者，而根据元老院的命令，他是应当反对安托尼烏斯的。由于这些談判的結果，安托尼烏斯和列庇都斯把自己的兵力集結在那尔波高盧(四三年五月)。于是元老院把列庇都斯也宣布为祖国的敌人！耍着兩面手法的屋大維要求元老院賞賜自己的老兵并把执政官的职位賞賜給自己。元老院感到自己有在东方征募了强大兵力的布魯图斯和卡西烏斯的支持而拒絕了。

直到那时屋大維和元老院才公开地决裂了。他率領軍队开进了罗馬城并迫使人們通过自己为执政官(四三年 sextilis 月，后来，为了紀念这一事件，該月被改名为 augustus月)。根据克温图斯·培狄烏斯法 (lex Pedia)(他是屋大維的同僚)而举行了对刺愷撒的凶手的审判。他們都被判了罪并被宣布为祖国的敌人。反对安托尼烏斯和列庇都斯的一切措施均被取消而他們便进入了意大利①。

屋大維来和他們見面了。四三年十一月初，在波諾尼亞(波罗尼亚)附近，当着軍队的面，三个領袖举行了会見。在会見的时候約定締結三头、实行非法宣告(proscriptio)以及进行以后的活动。决定列庇都斯担任四二年的执政官，而屋大維和安托尼烏斯則去对付布魯图斯和卡西烏斯。行省的分配当然也不会忘掉的。

在十一月底，未来的三头盛大地进入了罗馬。保民官普布里

① 戴奇姆斯·布魯图斯为自己的軍队所弃并在逃跑时給杀死了。

烏斯·提启烏斯立刻在民会通过了一項法律(lex Ticia)，根据这一法律，屋大維、安托尼烏斯和列庇都斯將要在五年中間被委以无限全权(到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便处理国家的事务(triumviri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

政治上的殘杀立刻开始了，这些殘杀的行为在用意方面和在冷酷方面是远远地超过了苏拉的非法宣告。三头預先拟訂了自己的牺牲者的名單，这里面不單有愷撒派的政敌，而且有許多普通的富豪。在头一类中間丧命的有西塞罗(四三年十二月七日)，他是交給安托尼烏斯去报复而牺牲了的。他試图逃跑，但是在卡普阿附近被軍队赶上了。統率这个队伍的百夫長割下了西塞罗的头和手，并把这可怕的战利品送到安托尼烏斯那里去。

> 阿庇亞努斯說："他(安托尼烏斯)极其高兴，他褒奬了这个百夫長并超过了指定的奬金而贈給他二十五万阿提卡的德拉克瑪，因为他鏟除了他一切对手中最大的和最不妥协的一个人。西塞罗的头和手在广場講坛的前面挂了很久，这就是西塞罗以前通常向人民发表演說的地方。到这里来看头和手的人民比以前来听他演說的人民还要多。据說，每到吃飯的时候，安托尼烏斯便把西塞罗的头放在飯桌上，直到他把这一可厌惡的东西看厌的时候为止"(Ⅳ，20)。

行省在三头之間是这样分配的：安托尼烏斯得到了兩高盧(山南的和"毛髮的")，列庇都斯得到了兩西班牙和那尔波高盧，屋大維得到薩地尼亞、西西里和兩阿非利加。意大利則应由他們三个人共同治理。

意大利居民从三头那里不單是得到非法宣告的贈品；每一个

公民被处以等于十分之一的財产的税金，而十八座最富的城市则为了使老兵获益而失掉了自己的土地。

同时又紀念了死去的愷撒。他被宣布为神，称为 jivus Julius"，并把他所誕生的那个月 (quintilius) 称为 iulius 等等。

那时行省的局势对于三头是非常危險的。賽克斯图斯·龐培① 領有薩地尼亞和西西里，逃避非法宣告的人們都逃到他那里去而被他們編入陆海軍的奴隶也都大量地汇集到他的地方来。所有的东方的行省，从伊里利亞起，都在布魯图斯和卡西烏斯的手里。他們用殘酷的手段征募了大量的兵力和金錢。他們在东方的行动儼如具有无限权力的統治者，甚至在錢币上都鑄上自己的像。在开头的时候，布魯图斯是在伊里利亞和馬其頓活动，而卡西烏斯则是在叙利亞活动。但是在四二年，他們在小亞細亞把自己的兵力結合起来并向安托尼烏斯和屋大維出动了。

四二年秋，在馬其頓的菲利披城的地方，敌对的兩軍相遇了。共和派方面有十九个罗馬軍团，还不把大量的同盟軍計算在內。他們手里有艦队而他們又統治着海洋。因此他們最初的計划是用飢餓战胜三头，而不把事件进行到战爭的地步。但是安托尼烏斯却得以用巧妙的办法切断了布魯图斯和卡西烏斯与海上的联系。这样他便使他們不得不起而应战。发生了兩次战斗。在第一次战斗中，卡西烏斯被安托尼烏斯所战胜，而想到一切都垮台的时候便自杀了。但正在这同时，布魯图斯却击潰了屋大維并占領了他的营地。于是布魯图斯便由于軍队的坚持要求而进行第二次战斗并失敗了。他自杀了，而他的大部分軍队便轉到三头的方面来了。

---

① 他也被列入宣布为非法宣告的名單中。

一部分的艦队到賽克斯图斯·龐培那里去。菲利披之役使共和派遭受了最后的一次打击。

但是三头的困难倘不止于此。賽克斯图斯·龐培繼續統治着西西里和薩地尼亞。自己的和别人的要求賞金的大量軍队都集合在屋大維和安托尼烏斯的旗帜之下。三头并沒有錢。因此安托尼烏斯便到东方去，向东方行省和原来便已經破了产的共和派去压榨金錢。

在小亞細亞的塔尔索司城的地方，安托尼烏斯和克里奥帕特拉会見了，后者在他們二人的命运中是起了非常悲慘的作用。克里奥帕特拉这时正是她最美貌的时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施展了自己的一切魔力以便使安托尼烏斯屈服。他爱上了她，跟着她到了亞力山大里亞而在那里度过了四二年到四一年的冬天。他把东方交給自己的副將来治理，虽然那里的事情是进行得很不順利。以布魯图斯和卡西烏斯的使节的身分在帕尔提亞人那里的克温图斯·拉比耶努斯，借助于帕尔提亞的队伍和安托尼烏斯的部分軍队占領了叙利亞、奇里启亞和几乎全部小亞細亞。

屋大維在菲利披一役之后便到意大利去了。那里的情况是十分糟糕的：十七万名老兵等待着獎賞；賽克斯图斯·龐培封鎖了意大利，使粮食不能运进来。屋大維首先便力图滿足士兵的要求。因三头移居老兵的决定而分配的土地之大量沒收开始了。土地是不够的，因为現在不是十八个城市而只剩下十六个城市了(南方的兩个地区在龐培的手里)。意大利的居民呻吟在暴力和各种无法无天的行为之下。所有的人一致咒駡三头，特别是屋大維。

安托尼烏斯的弟弟路克优斯·安托尼烏斯和他的妻子富尔維亞便利用了这种情緒。他們在消灭三头、恢复共和国和保护一切

被压迫者的口号之下发动了起义。在本質上，他們兩个人是作为安托尼烏斯的代理人而行动的。但是在富尔維亞身上則还有一个个人的动机：她嫉妒自己的丈夫对克里奥帕特拉的关系，而想用在意大利組織騷动的办法加速他的归来。

路克优斯·安托尼烏斯曾把罗馬占領了一个时候，但是后来他不得不退到北方去，并为屋大維的軍队包圍在佩路吉烏姆城內①。只有在長期的圍攻之后，在四〇年二月，路克优斯才不得不投降。屋大維不願和安托尼烏斯爭吵而保留了他的性命。整个的联盟垮台了：富尔維亞到希腊去見安托尼烏斯，她不久便死在那里，显貴的某些代表者則轉到龐培那一边去了。

四〇年夏天，安托尼烏斯在布倫第西烏姆登陆。他需要軍队来对帕尔提亞人进行战爭，而且意大利的形势也需要他本人到場。这时三头已处于相互作战的前夕了（实际上，軍事行动已經开始了）。但是他們的共同利益和渴望和平的士兵們的要求阻碍了軍事行动的公开爆发。由于共同的朋友的从中斡旋，事情的結果是締結了协議（布倫第西烏姆条約）。对行省进行了新的分配：安托尼烏斯取得东方（从伊里利亞开始），屋大維是西方，列庇都斯只有阿非利加。意大利和先前一样仍由三人共同管理。屋大維和安托尼烏斯保証在对龐培和帕尔提亞人的斗爭中必須相互帮助。安托尼烏斯娶了屋大維的姊姊屋大維亞。这样就把联盟巩固起来了。

但是对龐培的問題却不是这样簡單的。在他的領导之下，在西西里和薩地尼亞組成了一个特殊的国家，而在那里罗馬显貴的殘余和逃跑的奴隶与海盜和睦地生活在一起。意大利受到了食粮

① 因此这整个战爭便称为"佩路吉烏姆战爭"。

不足的痛苦。意大利的奴隶主非常害怕大量的奴隶逃到龐培那里去。輿論要求三头与龐培妥协，如果他們不能用武力消灭他的話。

三头不得不同意这样做①。三九年在米吉那地峽附近的木筏上，屋大維、安托尼烏斯与龐培会見了。协議是在下列的条件之下达成的。战爭停止并建立了貿易的自由。龐培保証不再把自由人和奴隶接受到自己的方面来。已經被編入他的軍队中的奴隶获得了自由。自由的战士和三头的老兵同样地獎以土地。龐培在五年間拥有对西西里、薩地尼亞、科西嘉和阿凱亞以及对于艦队的統治权。在五年期滿之后，他担任执政官并得到父亲的财产作为报酬。除去愷撒的凶手之外，对一切人宣布大赦。

米吉那协定在罗馬引起了普遍的欢欣鼓舞。內战好像是結束了。安托尼烏斯到巴尔干半島去，住在雅典，同时他的副將們則从拉比耶努斯和帕尔提亞人那里取得了他們所夺到的地区。

但是米吉那协定，正如所应当期待的那样，是非常不巩固的。龐培和屋大維之間开始发生了誤会，这誤会很快地便引起了战爭。战爭是三八年开始的。屋大維用一切办法强調它的政治意义，把它說成是对海盜和逃跑的奴隶的斗爭。在开头的时候，战爭对屋大維是不利的：占領西西里的企图是被击退了。三七年春天，安托尼烏斯重新来到意大利。他不贊同对龐培的战爭，而在这一基础之上，三头之間再度开始相互猜忌起来。但是这一次結果又是在塔連图姆締結了一項协定。安托尼烏斯和屋大維把自己的权限延長到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并保証相互帮助。安托尼烏斯返回东方，屋大維則繼續对龐培作战。

① 屋大維特别反对协議。但在大軍差一点把他杀死之后，就是他也不得不讓步了。

三六年九月，屋大維的杰出的統帅瑪尔庫斯·維普撒尼烏斯·阿格里帕在西西里北部沿岸的米雷和納烏洛卡附近的兩次海战中使龐培遭受了决定性的失敗。失掉了大部分艦队的龐培逃到小亞細亞去，在那里他便因安托尼烏斯的命令而被处死了(三五年)。

战胜龐培这件事对于事件的后来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它使屋大維对列庇都斯发生了爭吵。后者为了帮助屋大維曾以陆軍在西西里行动。在米雷和納烏洛卡一役胜利之后，他試图使西西里留在自己手里。屋大維坚决反对这种作法。又有了发生新的內战的危險，但是这次的內战由于列庇都斯的士兵投到屋大維的方面而未能发生。这对屋大維来說便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来剝夺列庇都斯的三头的称号和他的行省。他現在只还是一位祭司長并于紀元前十二年寿終正寢了。

这样一来，屋大維便成了西方唯一的主人。他对龐培取得的胜利，这一点对于意大利关系的稳定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新的奴隶战爭的威胁消失了。龐培軍队中的三万名奴隶被交还自己的主人；找不到主人的六千名奴隶都被处死了。意大利不再受到海盜进攻的威胁，貿易的自由恢复了，粮食的价格跌落了，罗馬不再有飢餓現象了。

凡此种种都大大地加强了屋大維的地位。人們非常隆重地庆祝他，而和愷撒一样，他获得終身的保民官的权力。屋大維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經巩固，便自己开始放松了沒收土地、稅收和强制征兵的那一从四三年起便压在意大利身上的严峻制度。安托尼烏斯在东方的行动也只能巩固在屋大維和意大利奴隶主之間业已开始的接近。

安托尼烏斯和屋大維

在塔連图姆协定以后，安托尼烏斯繼續留在东方。他恢复了他和克里奥帕特拉的关系，而把她召到安提奥启亞自己的地方来。在和屋大維决裂之前，他在那里正式地庆祝了自己的婚礼。但当他的罗馬夫人到雅典来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叫她在那里等他。这实际上就等于是离婚了。

在安托尼烏斯和克里奥帕特拉之間的关系中不容易断定个人感情和政治打算之間的界限是在哪里。毫无疑問，埃及的女王願意利用强大的罗馬統帅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把托勒密王国恢复到它以前的光彩和規模，而可能在埃及的領导之下建立一个更加广大的希腊化的强国。安托尼烏斯之需要对克里奥帕特拉的联盟首先就是为了准备进行对帕尔提亞人的出征，而后来是为了对屋大維进行斗爭。

三六年安托尼烏斯对帕尔提亞人开始了战爭。这一战爭对他具有純政治的意义，因为帕尔提亞人在这个时候对他是沒有軍事危險的。东方的出征当然会实現愷撒的計划并使安托尼烏斯得到光荣。

但是出征失敗了。安托尼烏斯通过了阿尔明尼亞，想出其不意地打击帕尔提亞人。但在圍攻一个城市时他遇到了坚强的抵抗，于是他不得不折回。虽然困难的撤退表現了安托尼烏斯的卓越的軍事才能，但是这次的撤退却使他受到了巨大的損失。在后来的一些年里，安托尼烏斯在阿尔明尼亞作战并俘获了阿尔明尼亞的国王，而把出征帕尔提亞的失敗归咎于他。在对阿尔明尼亞

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安托尼烏斯在亜力山大里亜庆祝了自己的光輝胜利。他准备对帕尔提亜的新的出征，但是与屋大維的最后决裂使他不能作这件事了。

罗馬社会越来越不贊同安托尼烏斯的行动了。罗馬的統帅兼三头之一同自己的罗馬妻子离婚而同“蛮族的”女王結婚了；他不在罗馬，而是在亜力山大里亜庆祝凱旋；他把罗馬的領地当作自己的財产随便分配，特别是把土地給予克里奥帕特拉和她的孩子；他宣布埃及的女王为“众王之女王”。屋大維利用一切机会来加强这种情緒。双方加紧地相互責难。事情已演变到公开的破裂了。

三二年一月一日三头的权限期滿了。在这一天元老院的会議上，安托尼烏斯派的执政官格涅烏斯·多米提烏斯·阿埃諾巴尔布斯和盖烏斯·索西烏斯对屋大維发出了公然的責难。为了回答这一措施，他使自己的拥护者包圍了元老院，这些人的衣服下都帶着武器。兩位执政官和三百多名元老都跑到安托尼烏斯那里去了。屋大維从貞女那里得到了安托尼烏斯的遺囑并把它宣布了。安托尼烏斯在遺囑中要把自己葬在亜力山大里亜，并批准了自己对克里奥帕特拉的贈与。于是元老院的其余部分和人民大会便剝夺了安托尼烏斯的三头的权力并向克里奥帕特拉宣战，因为她侵占了罗馬人民的財产。

安托尼烏斯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便叫自己的罗馬軍队和东方联盟者的軍队宣了誓。屋大維在意大利和在西方各行省也这样做了。这种宣誓是巩固他們的政权的手段，因为三头当权的时限已經滿期了。

安托尼烏斯的軍队大約有十万步兵和一万五千名騎兵。他的艦队有五百只艦船。安托尼烏斯的兵力是配置在希腊的西部沿

岸。起初他打算在意大利登陆。但是他不得不放弃这个計划，因为意大利的沿岸地帶保卫得很好。而且安托尼烏斯的軍队是各种各样的，是裝备差的，而他自己也知道得十分清楚，他是不能和克里奧帕特拉一同到意大利去的。

屋大維的兵力也并不少：在他領导之下的大約有八万人和四百只船。但是他的軍队的組織要好些，他的軍队就成分而論比較單純而且它所依靠的是共和国的旧的軍事和国家机構。屋大維还有像阿格里帕这样的第一流的統帅。

屋大維轉入进攻并在南部埃培洛斯的地方渡过了自己的軍队。兩軍在昂布拉奇亞灣的岸上相互对峙。阿格里帕佔有科林斯和周边的許多据点。安托尼烏斯表現出自己完全是犹豫不定的。他的那些和意大利有千絲万縷的联系的亡命者的周边人物都憎恨克里奧帕特拉并且想使安托尼烏斯首先成为罗馬的統帅。另一方面，对于克里奧帕特拉和她的一党来說，安托尼烏斯則是他們的东方計划的工具。正当着亡命者拉他向西的时候，克里奧帕特拉却召他到东方去。因各种矛盾而苦惱，徘徊犹豫在对克里奧帕特拉的愛和三头之一与罗馬公民的义务之間的安托尼烏斯体驗到了痛苦的分歧。他的地位越来越困难了。軍队感到了粮食上的困难。許多拥护他的人开始投到屋大維的那面去了。

終于在克里奧帕特拉的堅請之下，决定进行海战。安托尼烏斯的一部分步兵被配置在船上。三一年九月二日，在阿克提烏姆地峽附近昂布拉奇亞灣出口的地方，安托尼烏斯的艦队試图冲到海上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以克里奧帕特拉为首的埃及艦队放弃了战斗而向埃及方面逃走了。安托尼烏斯跟在她的后面。剩下的一部分艦队繼續战斗，但由于失去領导而失敗了。安托尼烏

斯开始把陆上的軍队撤到馬其頓，但是归根到底还是投降于屋大維了。胜利者解散了自己軍队的很大一部分幷到雅典去，从那里又到了薩謨斯島，就在那里过了冬天。但是在冬天，屋大維又不得不到意大利去一个时候，因为在那里的老兵中間发生了騷动。土地重新加以分配用来安定他們的情緒，这次的土地是屋大維从各城市那里購买来的。

安托尼烏斯在阿克提烏姆一役之后便到启列涅去，而从那里他又折回亚力山大里亚。他完全垂头丧气了。几乎所有他的联盟者都拋弃了他。三一年到三〇年的冬天，安托尼烏斯所过的是一个命运已被注定的人的生活。他在飲宴中排遣时日幷在亡命的青年中間組織了一个“自杀俱乐部”①。三〇年夏天，屋大維开始从东方(从叙利亚)和从西方(从启列涅)进攻埃及。在亚力山大里亚附近，安托尼烏斯試图抵抗，但是他的殘余的軍队投到屋大維的一方面去了。安托尼烏斯投身劍上而把自己戳死了。克里奥帕特拉則落到屋大維的手里而自杀死了(据傳說，她是叫毒蛇把自己咬死的)。屋大維下令杀死克里奥帕特拉和愷撒所生的兒子托勒密-愷撒里奥和她与安托尼烏斯生的長子安提路斯。安托尼烏斯和克里奥帕特拉的其余的孩子則由屋大維亚收养了。

三〇年八月一日，屋大維盛大地进入亚力山大里亚。地中海的最后一个东方国家都被幷入了罗馬强国。但是屋大維却把埃及不是看成罗馬人民的一个行省，而是看成他个人的領土。被安置在埃及管理位置(長官，prefectus)之上的是一个幷非富有的騎士盖烏斯·科尔涅里烏斯·伽路斯。旧的埃及財政制度原封未动，

① “願意同死者”——意为自杀俱乐部。

如果不把租税的提高算进去的話。为屋大維所夺获的、托勒密王族的宝庫使他支付了軍事开銷而有余。

屋大維是在东方过了三〇年到二九年的冬天的。对于东方的事物他幷沒有作重大的改变，几乎和在安托尼烏斯的时候沒有兩样。他又得以和帕尔提亞人建立了和平的关系。

二九年秋天，屋大維返回罗馬幷且在三天中間庆祝了凱旋。他成了罗馬强国的独一的和拥有无限权力的統治者。

共和国傾复的原因

共和国实际上是永久垮台了，尽管在形式上它还以奥古斯都及其繼承者的元首制的方式(見第二部分)而繼續存在着。共和国傾复的原因可以归之于下列的一些主要的因素。

主要的和最普遍的原因是紀元前一世紀的共和国的政治形式和它的社会阶級內容之間的矛盾。这一形式虽仍然是旧的，但是它的內容却从本質上改变了。在古典城邦的狭窄范圍內（这一古老的城邦有它的罗馬公民的人民大会，有代表一小集团的罗馬显貴的利益的元老院、有每年更迭的高級官吏），被塞进了一个龐大的和复杂的內容。广大的地中海市場、行省奴隶主的新集团、意大利和行省之間、公民和非公民之間的复杂的相互关系都坚持要求新的管理制度。不能用只适合于梯伯河上的小小公社，而在最好的情形之下也只适用于意大利联盟的方法和机構来治理世界的强国了。

旧的阶級(罗馬共和国便反映了他們的利益)到紀元前一世紀末已經消灭或是退化了。意大利的农民几乎完全消灭了，新貴和

騎士由于內战也大都死掉或是破产了。

代替他們的是一些新的社会集团：新的富豪、流氓无产阶級、軍事殖民者。他們和旧的共和国毫无关系。相反地，他們的存在却和軍事帝国，和共和国末期的那些胜利的統帅有密切的联系。

从內战中成長起来的职业軍队是这些統帅的直接支柱和軍事政变的主要工具。

道德上和心理上的消沉，对于百年內战的厌倦，对于新的震盪的恐懼产生了那样的一种社会情緒，在这种情緒之下，人們欢迎用任何代价取得的內部和平，而把它看成是黃金时代的到来。

除去使共和国的傾复在历史上成为不可避免的这些一般的原因以外，关于下面一点的問題却是次要的了，即为什么在最后的一次斗爭中，胜利的是屋大維，而不是安托尼烏斯。屋大維取得胜利是因为意大利拥护他，是因为他可以利用罗馬国家的統一机構，即使这个国家机構是悪劣的和已被动搖了的，但終于还是一个国家机構。屋大維胜利了，因为他比安托尼烏斯更狡猾、更謹愼、更有坚持力。他得到了胜利，是因为他是愷撒的养子。最后，他得到了胜利是因为他的政治意志是統一的和有一定目的的，是因为在他周边沒有罗馬和东方兩党，罗馬亡命者和克里奥帕特拉兩党的斗爭，而这种斗爭却曾削弱和癱瘓了安托尼烏斯的意志。

第二部分

第一章

帝国历史的分期及其史料

帝国历史的分期

帝国的历史可以分成下列六个时期。

一、奥古斯都的元首制时期（紀元前三〇年至紀元十四年），这是反动和帝国組織完成的时期。

二、恐怖制度及其傾复的时期（一四年至六九年），优里烏斯——克劳狄烏斯家族的元首統治时期，共和反对派的加强和以恐怖的方法对它进行的斗爭；六八年到六九年的內战。

三、帝国的全盛时期(六九年——一六一年)——弗拉維优斯家族和初期安托尼努斯家族的統治；元首政权社会基础的扩大及其巩固。

四、帝国的危机(一六一年——二八四年)——后期安托尼努斯家族的統治及其傾复；一九三年的內战；謝維路斯的統治和用帝国軍事化的方法中止危机的試图：三世紀的帝国总危机。

五、狄奥克里齐亞努斯和康士坦提努斯的君主制（二八四年——三三七年)——危机的暫时削弱；軍事官僚农奴制君主国的时期。

六、帝国的傾复(四世紀末至五世紀末)——奴隶革命与蛮族的征服。

帝国历史的文献史料

帝国历史的文献史料是分配得非常不平均的。得到最好的闡明的是早期帝国的阶段（一世紀)。在我們已經知道的作家中間，写到这个时代的有普魯塔克（在元首伽尔巴和奥托的傳記中)；狄奥·卡西烏斯(第五二卷至六七卷，其中第六一至六七卷見于克喜菲里尼斯的摘要）和苏埃托尼烏斯（奥古斯都、提貝里烏斯、盖烏斯·卡里古拉、克劳狄烏斯、尼祿、伽尔巴、奥托、維鉄里烏斯、維斯帕西亞努斯、提图斯和多米提亞努斯等人的傳記)。

早期帝国的主要文献史料是塔西佗(最偉大的罗馬历史学家)的著作。普布里烏斯[①]·科尔涅里烏斯·塔西佗（約五五——約一二〇年）出身相当富有的一个意大利騎士家庭并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他是随着弗拉維优斯家而开始了自己的官吏生涯的。八八年塔西佗是行政長官，九七年他和元首涅尔瓦同是执政官。他好几次在行省中担任重要的位置。塔西佗死的时候，多半是在阿德里亞努斯在位的初年。

塔西佗的第一部文学著作是“关于演說者的对話”(約八一年)，在这部著作里，他論述了罗馬雄辯术的衰微的原因。他認为这些原因是元首当政时期自由政治生活的衰微。十五年以后，塔西佗写了自己的岳父、統帅阿格里科拉的傳記（“論优里烏斯·阿格里科

① 塔西佗的名字没有充分正确地加以規定。在他的“年代記”的最古老的美第奇手抄本中他被称为“普布里烏斯”。

拉的生活与道德"),在这部傳記里,有关于不列顛的有趣資料。这种長期的中断是由于在多米提亞努斯的統治时期(八一——九六年),沒有进行任何自由的文学創作的可能。几乎与"阿格里科拉"同时,又出現了塔西佗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的"日耳曼志"。这是一个篇幅不大的地理学的和人种学的概述,其中記述了日耳曼部落的国土和日常生活。对于日耳曼人的早期历史来說,塔西佗的这个篇幅不大的著作是主要的史料。"日耳曼志"一書未必是以作者对該地和該地居民的个人的認識为根据而写成的。塔西佗的資料多半是以到过日耳曼的人們的叙述和文献史料为依据的。

这样看来,当塔西佗着手写作自己的主要著作的时候("历史"和"編年史"),他已經是一位具有丰富的从政經驗的成熟的作家了。"历史"多半是在一〇五年至一〇七年之間写的。在最初的时候,它显然是由十二卷所組成,包括的时期是从六八年到九六年,也就是从尼祿之死到多米提亞努斯之被杀。但是其中保全下来的只有前四卷和第五卷的一部分。約在一一五年到一一七年写成的"編年史"显然是分成十八卷的,其中傳到今天的是第一至四卷,第五卷的断片、第六卷、第十一卷的大約一半,第十二至第十五卷和十六卷的前半。"編年史"所叙述的是从奧古斯都的死(十四年)到尼祿的死(六八年)之間的事件。这样看来,塔西佗的兩部主要著作对几乎有一世紀的罗馬历史作了首尾一貫的叙述。但就是就其現存的情况而論,这些史料已經是早期帝国历史的无可估价的史料了。

塔西佗是罗馬历史学家中最偉大的,总的說来又是最杰出的古典历史学家之一。誠然,我們是不能把他和修昔底德和波利比优斯放在同一水平之上的。他沒有偉大希腊历史学家的客观性;

他沒有揭示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的才能；在本質上，他幷沒有任何一般的历史概念。塔西佗首先就是一个艺术家。就这一意义来說，他是古典史学的典型代表人物，而这种古典史学除去极少的例外以外，与其說是科学而勿宁說是文学。他是一个极善于揣摩他人心理的人物。如果說塔西佗有什么"方法論的"概念的話，那末这就是心理学的个人主义：具有自己的精神格局的人物是历史的主要动力。而塔西佗則把自己的巨大艺术天才的全部力量用来描写这些历史人物。

罗馬历史学家在其主要历史著作中极其富于震人心弦的戏剧性地叙述了奥古斯都的元首制之蛻化为他的繼承者的血腥暴政。用簡洁的和非常富于表現力的語言写成幷有許多鮮明形象的这一画图对于談及帝国的一世紀的史学的全部后来发展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塔西佗所創造的形象在世界的学术和世界的艺术中都成了典范性的。修正塔西佗，对于初期罗馬元首的活动和人物給以原則上是另一套的处理办法的一切企图到現在都是不成功的。

塔西佗笔下的图画和实际情況符合到何种程度呢？如果說到事实的話，那我們是不能非难历史家对事实的故意伪造的。他懂得很清楚，历史学家的第一个义务便是为了客观眞理的利益誠恳地和細心地确定事件的实际的一方面。塔西佗广泛地利用了共和国末期和帝国初期的全部主要文献——历史著作、回忆录、时論、演說等等。毫无疑問，他可以看到最重要的官方文件。最后，他本人又是屬于最高帝国官僚的，他精通全部当时的政策幷具有历史学家所必須的在国事和軍事問題方面的知識。

实际上，在我們可以用平行的文献史料的陈述来檢查塔西佗的地方（普魯塔克、卡西烏斯·狄奥、苏埃托尼烏斯等人），或是

可以用文献材料来檢查塔西佗的地方，我們都不能在歪曲事实的这件事上对他有任何严重的責难。

另外一件事是他們的集团和教育。就本身的政治观点而論，塔西佗是拥护貴族共和国的。他对于这种統治形式的同情并不因他理解王政在历史上不可避免地到来而减少。塔西佗不甘心共和国的傾复。他特别憎恨在奥古斯都的繼承者时期所表現出来的那种專政形式。因此便产生了历史学家在描写前兩个王朝的元首的統治时的那种成見。他不是歪曲事实——他只是片面地选擇和收集事实。元首們的專横、血腥的暴行、别出心裁的放蕩行为被放在第一位，而他們的积极活动則故意地避而不談。此外还加上对缺点加以严厉的揭发的道德家的热情和寻求戏剧性的对比和冲突的第一流艺术家的天才。

由于在塔西佗的創作中所有这些因素結合到一起，他对于提貝里烏斯、盖烏斯·愷撒(卡里古拉)、克劳狄烏斯、尼祿和多米提亞努斯等人活动的描写便需要作重大的修正。在先驗上便已覺得不可思議的是：罗馬国家竟能在許多年中間在瘋子們的統治之下存在。从另一方面来說，說明了只能在病院中找到的那些人的許多賢明的措施的事实(这些事实塔西佗本人也常常报道的)也是和这一点相矛盾的。这怎么能发生呢？显而易見，这位偉大的罗馬作家是极其主观的。

但是，正如上面已經指出的，要“修正”塔西佗是不容易的。特别还因为有关一世紀历史的第二个主要的史料，苏埃托尼烏斯的傳記所描述的在本質上同样是元首們的瘋狂罪行和血腥放蕩行为的画图。苏埃托尼烏斯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塔西佗是在專制制度的一方面来描述奥古斯都專制的演化，而表現共和反对派的

观点时，则苏埃托尼烏斯是完全不是抱定这样一些的崇高目的的。“十二愷撒傳”的作者首先便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說故事的人物（参見第四二三頁）。他对事情的政治的一方面是毫无兴趣的。他把帝国看成是一个整体，而它的代表者的傳記在他看来只是引人入胜的故事和逸話的对象而已。这些逸話越是鋒利俏皮，大家也便越喜欢它。因此苏埃托尼烏斯便特别喜好汚穢的色情的細节，病态的放蕩、血腥的极端行为。誠然，在此之外，他也报导了許多珍貴的材料，但是他却不能对时代作任何新的說明和新的估价。

第三个文献史料——狄奥·卡西烏斯——并沒有特出的地方，他的材料主要是从塔西佗和苏埃托尼烏斯的著作中得来的。

对于我們在第一部中所提到的、第二流的晚期帝国时代的作家的大部分（优特洛庇烏斯、奥列里烏斯·維克托尔和奥洛修斯）也必須如此說。

盖烏斯·維列优斯·帕鉄尔庫路斯（見第四二四頁）則是某种的例外。他是提貝里烏斯手下的一名軍官并在自己著作中最后的部分中詳細地叙述了这一君主的統治。在这里他的叙述是帶着贊頌的口吻的，而从这一观点則可以用来和塔西佗所陈述的傳統相对照，如果瓦列优斯不是陷入另一个极端的話。对于提貝里烏斯的这种伪裝的諂媚在瓦列里烏斯·瑪克西姆斯的著作中（見第二五〇頁）表現得更加清楚。

在犹太作家弗拉維优斯·約瑟夫（三七年——約一〇〇年）的著作中，我們也找到了有关早期帝国历史的許多珍貴資料。他有四种用希腊語写的著作流傳下来：“犹太战爭”（七卷）；“犹太古代史”（二十卷）；“反阿庇昂”和“自傳”。对罗馬史有最大兴趣的是“犹太战爭”，書中所記述的是六六年到七〇年犹太的起义。在起义的大

部分时期中間，約瑟夫都在其中起主导的作品，因而他掌握了非常充分的資料。誠然，他的亲罗馬的立場和想以最有利的方式描写自己的行动的意图帶来了很大的主观主义的成分。但是除去这一因素之外，"犹太战爭"却是第一流的史料。就是在約瑟夫的其他著作中間，也有許多对罗馬的关系的珍貴指示。

在非历史家的罗馬作家中間，对帝国早期历史有巨大兴趣的是小普利尼(塔西佗的朋友)的著作。盖烏斯·普利尼·凱启里烏斯·塞昆都斯(小)(六二——一一四年)是著名的学者老普利尼(紀元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維苏威火山噴火时逝世)的侄子和繼子。在元首图拉眞时代，小普利尼很有势力并担任多种重要的职务：一〇〇年他是执政官，一一一年至一一三年他治理比提尼亞和本都行省。他傳下来的他和朋友們与元首图拉眞的通信是这一时代最珍貴的文献。对于图拉眞的諛詞的意义要小得多，它只是諂媚的宫廷文学的范本而已。

早期帝国的科学与科学技术著作不單对罗馬的科学与技术史提供了最丰富的資料，而且順便又报道了通史方面的許多有趣資料。其中必須指出的是維特魯維优斯的著作"論建筑"(奥古斯都时代)，老普利尼的"自然史"，佛隆提努斯的"論水道"[1]。一世紀的土地关系和农业技术在科路美拉[2]的著作"論农业"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

塞內加的許多倫理哲学題材的著作在說明这一时代时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关于奥古斯都及其繼承者时代艺术文献，在更大的程度上应当如此說。在荷拉提烏斯、奥維狄烏斯、培特洛尼烏斯、

---

① 佛隆提努斯的論"論軍事計謀"已在第二五〇頁提到。

② 他的全名是：路克优斯·优尼烏斯·莫迭拉图斯·科路美拉。

路卡努斯、瑪尔提亞里斯、优維那里斯和其他許多人的著作中很好地反映了罗馬社会不同阶层的风尙、习俗、道德的和政治的观点。

这样看来，帝国的一世紀整个說来在文献史料中是表現得不差的。从二和三世紀起，这一方面的情况便差得多了。在这里主要的史料是从亞德里亞努斯到努美里亞努斯的元首們的傳記的一个大汇編(一一七年——二八四年)，即通称为"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奧古斯都历史作家")的便是。各个傳記是由不同的作家执笔的。在集子里这样的作家指出的有六个人：埃里烏斯·斯帕尔提亞努斯、优里烏斯·卡庇托里努斯、吳尔卡提烏斯·伽里卡努斯、埃里烏斯·蘭普里狄烏斯、特列貝里烏斯·波里奧和弗拉維优斯·沃披斯庫斯。从其他的史料我們对他們是一无所知的。因此有人便認为，这些人都是假想出来的，而全部汇編不过是一种大规模的伪造罢了。一般說来，关于"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在学术中是有許多假說的。大概該集是四世紀初在狄奧克里齐亞努斯和康士坦提努斯当政的时候由不知名的作家写成的，但是在四世紀末又曾加以改編。

不管这个汇編是如何产生的，它的质量却非常低(在卡拉卡拉以前的最初若干傳記較好)。它們的作者沒有任何历史感覚：重要的事实沉沒在大量毫无意义的胡說和可怕的廢料里。更糟糕的是，在傳記中引用了明明是假的事实；特别是几乎一切的文件(例如元首的書信)都是伪造的。

幸运的是，对于二和三世紀，我們还有其他的某些文献史料，这些文献史料总还能部分地补偿 Scriptores 的殘缺。其中占第一位的应当是赫洛狄亞努斯的著作，这是一个叙利亞出身的人(約一七〇年至約二四〇年)，著作的名称是"自神圣的 (divi) 瑪尔庫

斯逝世以来的八卷历史"。它是用希腊語写成的，包括的时期是从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的死（一八〇年）到瑪克西米努斯的死（二三八年）。虽然赫洛狄亞努斯是修詞的和表面的，但有时也提供了珍貴的报道。

生活在四世紀的是最后的一位罗馬大历史家阿米亞努斯·瑪尔凱里努斯，他是奧隆鉄斯河上安提奥启亞的人（生于三三〇年左右）。他是元首的官吏，和元首优里亞努斯相友善并参加了他的出征。阿米亞努斯写了一部巨大的"历史"（三十一卷），包括的时期是从元首涅尔瓦到元首瓦楞图斯的死（九六年到三七八年）。保存下来的只有最后的十八卷（从十四卷到三十一卷），包括的时期是从三五二年到三七八年。阿米亞努斯是冷静的、客观的并且使用了很好的史料。下面的一种情况也具有很大的意义，即他精通軍事艺术。他的地理学的和人种学性质的許多杂录使人感到很大的兴趣，而其所以特別珍貴，更是由于作者对于某些国家曾作了亲身的观察。但是阿米亞努斯的語言是非常难懂的：他的語言是矯揉造作的，并浮夸到不可能理解的程度。

在四至五世紀的第二流历史学家当中，除去上面已經指出的以外（优特洛庇烏斯、奧列里烏斯、維克托尔、奧洛修斯等人），还应当指出左西莫斯来，这是五世紀末的一位作家。这位激烈反对基督教的人物用希腊語写下了六卷的"新历史"，这部書几乎全部保存下来了。在这部新历史里，他簡略地报道了从奧古斯都时代到四世紀末所发生的事件。从三九五年到四一〇年的历史叙述得比較詳細（第五至第六卷）。左西莫斯的著作的价值就是完全沒有修詞上的粉飾。

从三世紀开始，与基督教的傳布和古典时代历史思想衰落的

同时，历史著作的一种特殊类型出現了并获得了广泛的傳播。这就是世界年代記，这种年代記里包括着通史（从"世界的創造"起，多半是到著者的时代止）中事件的簡短概述。这样的年代記虽然沒有任何独立的科学意义，但有时却指出了那些我們不知道的事实，因为他們曾利用了沒有流傳到今天的史料。

在后期古典年代記作家中間，占第一位的，应当指出賽克斯图斯·优里烏斯·阿弗里卡努斯来；他是亞力山大里亞的長老，生活于三世紀。他写了五卷的世界通史中事件的編年的綜述，从"世界的創造"开始直到二二一年。阿弗里卡努斯的年代記几乎沒有傳到今天，但是它却是优謝比优斯的年代記，即所謂"三五四年年代記"（他是凱薩里亞的主教，約当二六〇——三四〇年）和大多数拜占庭年代記（七世紀的約翰·瑪拉拉；九世紀的乔治·阿瑪尔托尔，九世紀初的乔治·辛凱尔及其他等人）的主要史料和范本。

后期帝国的基督教和反基督教的文献[①]不單是对宗教史，就是对于通史也提供了材料。

在基督教作家中应当提出的是：还是那个凱薩里亞的优謝比优斯，他除去写了年代記以外，还写了十卷的"教会史"；修詞学家拉克唐提烏斯（四世紀初），"教会之父"奧里該努斯（二世紀），鉄尔图里亞努斯（二——三世紀），耶洛尼姆斯（四至五世紀）等人。

大量反基督教的文献当然是保存得較差，而关于它們的貧乏資料，我們常常只是从他的反对者（基督教的辯护者）的

① 有关早期基督教历史的史料，在第十四章中將要特别提到。

引用句中去汲取。在这种文献当中可以举出凱尔苏斯（二世紀）、波尔非里（三世紀）、元首优里亞努斯（“叛教者”）（四世紀）和修詞学家里巴尼烏斯（四世紀）等人的著作来。

二世紀的科学著作是以亞力山大里亞人克劳狄烏斯·托勒密的著名的“天文学說”（这种学說是开始衰落的科学思想的鮮明朕兆）和克劳狄烏斯·伽列諾斯（元首康莫都斯的太医）的許多医学著作为代表的。

帝国最后几百年的哲学越发失去了科学的精神而变成倫理学和宗教。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的“反身自省”便是晚期斯多噶主义的典型范例和二世紀后半社会情緒的有力的記录。新柏拉图派（普洛提努斯、波尔非里、揚布里科斯及其他等人）的著作也可以被使用来作为超出三至四世紀宗教史和宗教哲学史范圍之外的史料。

晚期帝国时期的丰富法学文献則以二至三世紀偉大法学家們的保存下来的少数著作和大量断片为代表，他們是蓋烏斯（“法学阶梯”——法学教本）、帕拔尼亞努斯、多米提烏斯·烏尔披亞努斯、优里烏斯·保路斯及其他等人。关于帝国时期的法典，則下面还要提到的。

晚期帝国的文艺是当时社会关系的一面忠实可靠的鏡子。盧齐亞努斯（用恩格斯的說法，这位“古典古代的福祿特尔”）的諷刺詩和阿普列优斯的哲学小說“金驢”为二世紀提供了最丰富的材料。在詩人奧索尼烏斯的著作中，我們找到有关四世紀高盧文化史方面的許多有趣的事实。西多尼烏斯·阿波里那里斯的書信和詩作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天才詩人亞力山大里亞人克劳狄安努斯（四世紀末）的著作对于他当时的通史来說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原始史料

有关帝国历史的文献史料(广义地来說)的情况便是如此。現在我們再来看一下文件材料,即原始史料。比起共和国的时期来,这种材料是要丰富得多了。

拜占廷元首提奥多西烏斯二世(五世紀前半)和优斯提尼亞努斯(旧譯查士丁尼。——譯者)(六世紀前半)的法典是帝国时期最珍貴的法学材料的总彙。

罗馬历史上这一主要門类的原始史料的絕大多数銘文(拉丁的和希腊的)正是从帝国时期傳下来的。屬于这一类的有这样的一些銘文,如著名的"Monumentum Ancyranum"(我們已在四二五頁談过),元首的法律、敕令、法令、敕書、書信、軍狀(退休令)、元老院的决定、自治市、协議会的銘文和許多私人的銘文(墓銘、建筑和物品上的銘文等等)。

在帝国时期的埃及紙草上也可以找到重要的文件材料,例如,在紙草上保留下来的(誠然是非常殘缺的)有元首卡拉卡拉二一二年的著名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敕令的內容是把公民权給予帝国的全体自由居民。

上面所說的关于銘文的量的分配的事情完全可以适用于罗馬的錢币:从帝国时期傳下来的比共和国时期傳下来的是要多得多的。錢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原始史料。它們可以帮助我們断定經济关系的趋向和性质。借助于錢币,我們可以确定个别元首或篡夺元首政权者的名字和头衔,还有他們的面貌。对于帝国时代的所謂圣象画术来說,錢币是最重要的史料。最后,錢币鑄造的性质

和其中貴金屬成分的百分比使我們能够得出对于該类錢币所屬的那一时代的經济、技术和文化的一般情况。

帝国时期的許多古物补充了文献史料，而在某些情况之下，又是我們关于文化历史上許多大的門类的报道的唯一史料。龐培的发掘提供給我們无可估价的材料，使我們能够用这些材料說明一世紀后半这个意大利小城市的生活。在現在还聳立于罗馬的图拉眞和瑪·奥列里烏斯的石柱上，刻画着一些場面，它們可以很好地說明二世紀罗馬人的軍事情况。在罗馬的行省——阿非利加、高盧、日耳曼、西西里、小亞細亞等地——所进行的发掘則使我們看到二至三世紀罗馬制度最后的繁荣和日益迫近的潰灭。

第 二 章

奥古斯都的元首制

屋大維政权在法律上的固定

屋大維的兩位先驅者——苏拉和愷撒——都給他指出了在法律上固定他的政权的方法。但是小心謹愼的屋大維考虑到四四年三月十五日的經驗，便尽力把自己的政权用最“合于宪法的外形”給掩盖起来，而在国家制度上保存了最大限度的共和成分。而且共和国在形式上还是繼續存在着，而屋大維与愷撒不同，他不显露出任何建立王政的意图。

在奥古斯都时期形成并称为“元首制”的国家制度远不是一下子便形成了的。它与其說是元首自覚意志的結果，勿宁說是环境和实际力量对比的結果。这里的出发点是四三年的普布里烏斯·提启烏斯法，这一法律曾把无限的权力授予三头（参見第六三三——六三四頁）。由于塔連图姆协定，这些权力延長到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包括該日在內)。这样一来，三二年一月一日，屋大維和安托尼烏斯的独裁权在法律上便結束了。但是他們并沒有交卸权力而在三二年屋大維仍然自称“三头”。严格說来，这是一种篡权的行为，因此并必須用什么办法来使它合法化起来。这种合法化的方法之一便是在三二年起初是安托尼烏斯，而后来是屋大維向自己的軍队所要求的宣誓。

三〇年八月一日安托尼烏斯的死在实际上使屋大維成了罗馬

强国的唯一的和具有无限权力的統治者，但是在法律上，他的地位却是毫无改变的。于是人們便想到，早在三六年，在战胜了賽克斯图斯·龐培之后，屋大維曾被授以終身保民官的权力。現在則是元老院把这一权力加以批准并扩大了。

二九年，屋大維返回罗馬并盛大地庆祝了凱旋。借这个机会，屋大維曾非正式地要求了好几年的"元首"(imperator)称号正式地授予了他，并象对愷撒一样，这个称号就变成了他的名字(praenom)。二八年，屋大維和阿格里帕共同当选执政官(这是他第六次出任执政官)。就在这一年里，执政官进行了全部公民的普查(从七〇年起便不曾进行)[1]，并就这一机会对元老院进行了"清洗"。在近一时期增加到一千人的元老人数被減少到八百人。屋大維的名字被放置在元老名單中的第一位，因此他便成了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

最后，二七年一月十三日，演出了最后的一幕：在这一天里，屋大維在元老院和在人民大会上宣布交卸三头的权力和"恢复"共和。心怀感激的元老院在三天之后把一个光荣的称号"奥古斯都"[2]贈給他并給了他其他各种的荣誉[3]。

在此之后，国家的元首还有怎样的一些正式的权力呢？他保有終身的保民官的权力，这便使他有充分的公民的potestas[4]。奥

① 他們这样做的根据，是特别授給他們的监察官的权力。

② Augustus 意为神圣的、崇高的、庄严的〔該詞的詞根和 augeo 相通，augeo有增多，扩大，給予，丰富的意思〕。

③ 特别是 sextilis月改名为"augustus"月。

④ 和一般保民官比較，奥古斯都的保民官权力被認为是最高的权力(potestas maior)。

古斯都在好几年中間每年都担任的执政官的职位，这再加上个人的大权就使他成了軍权的代表者。最后，作为"首席元老"，他又享有国家最高机構的首腦的全部道德上的威信(auctoritas)。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为了掩飾自己政权的王政的实質，奥古斯都宁願把自己称为"国家的第一人"或"第一名公民"(princeps civitatis)(也就是元首的意思，故而此处把他的制度試譯为元首制。——譯者)。这个名称并不是他发明的，西塞罗和其他的同时代人对于龐培和愷撒，为了表示他們在国內的領导地位早就使用了这个名称。奥古斯都批准了这个称号：人們开始把在他的时期最后形成并在他的繼承者时期繼續存在的那种罗馬国家制度称为"元首制"；在这种制度之下，只不过是用共和的外形和殘余掩蔽着实际的王政制度而已。

这些形式表現得如何鮮明而全部制度在表面上看来又是何等复杂和混乱，可以从下面的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上看出来，即把行省分成元首的和元老院的行省。奥古斯都在交卸了自己的三头的职权时，也放弃了行省的政权。但是在長期的劝說之后，他同意在十年中間[①]在三个行省里保有副执政官的大权，这三个行省是叙利亞、西班牙和高盧。实际上在这三个行省之外又加上了埃及，而埃及从三〇年起便被認为是奥古斯都的个人領地了。在其他行省又建立了利用共和国的副执政官的、旧的元老院管理制度。国庫(aerarium)的管理也交給了元老院和他的財务官来执行。但是对于三个行省和埃及来說，却建立了一个由奥古斯都的代理人管理的独立的財政組織。元首的国庫得到了 fiscus 的名称。

① 結果，这个期限在奥古斯都的統治結束前延長了几次。

这种平行的制度使蒙森有理由把全部制度称为"兩头政治"(德文是Diarchia)。当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兩头政治,实际的权力是决不能分割的,而完全是在元首的手里。甚至在行省的治理上,严格地說来,也沒有眞正的兩头政治,因为在軍事上最重要的那些地区——东方的叙利亞和埃及,西方的西班牙和高盧——都是由奥古斯都直接管理的。但是在法律上,在元首和共和国的政权机关——人民大会、元老院和高級官吏——之間的关系上却非常不明确。因此后来的年代便使这些关系大大地确定起来甚至取消了兩头政治的外形。

某些事件可以用来作这种确定化的原因。二七年,奥古斯都要到西方的行省去几年。他使首都的市長(praefectus urbi)为自己在罗馬的全权代表,这个人就是瑪·瓦列里烏斯·美薩拉。过去这是一个有共和信念的人物,后来他成了奥古斯都的信徒。但是在元首走后几天,美薩拉便放弃了自己的职务,这显然是由于自己和高級官吏之間关系是不明确的。

二三年,謀杀奥古斯都的一次阴謀被揭发出来了①。阴謀者被判了罪和处以死刑;但是这一事实却吓坏了元首,它向他表明,甚至共和的屏风都不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保障。

在这一点之外还必須加上奥古斯都的重病,这重病非常迫切地要求他考虑到王位繼承的問題和一般地巩固王朝原則的問題(見下)。

凡此种种都向我們說明,为什么正是在这些年里,实行了目的在于更加明确元首的法律地位的一系列的措施。还在他到行省去

① 領导阴謀的是鉄倫提烏斯·瓦罗·穆列那和法尼烏斯·凱庇奧。

的时候，他便利用自己的副执政官的大权为自己組織了由九个近卫步兵队[①](cohortes praetoriae)(每队一千人)組成的亲卫队。二四年他回到罗馬之后，便把行政長官步兵队也一同帶了来。其中有三队安置在罗馬，六队在意大利的罗馬周边城市。此外，奧古斯都又开始在罗馬保有三个城市步兵队(cohortes urbanae)来进行警察的保卫工作。这样一来，在罗馬及其城郊便造成了元首的直接軍事靠山。

二三年七月一日，奧古斯都放弃了他从三一年起便不断担任的执政官的职位。可是从这个时候起，人們开始把他的保民官的权力解釋成年度的高級官吏了[②]。因此便造成了一个前例，即奧古斯都的繼承者也开始用自己的保民官的权力的年数来計算自己的統治时期了。

但是，放弃了执政官的职位之后，奧古斯都在自己的手里却保留了他的重要特权之一：主要是在其他高級官吏之前向元老院提出建議的权力(ius primae relationis)。而在下一年的二二年，他却被"贈予"召集元老院和在元老院中担任主席的权利，他的坐位是在兩位执政官的中間。

二三年，元老院通过的一項决定是更重要的：奧古斯都的大权对于所有其他的軍事首腦、特别是对于元老院行省的副执政官来

① 还在共和国时期，近卫步兵队便已作为統帅(行政長官)的亲卫队而存在了。在共和国末期，近卫步兵队的数目增加到三队。奧古斯都依靠着他的副执政官的大权遍及于三个行省，从而把近卫步兵队的数目加了兩倍。在其中服务的士兵享有特权地位并被称为"近卫軍"(見下)。

② 应当着重指出，作为貴族的奧古斯都在法律上是不能担任保民官的。因此便作了一种虛構，保民官的权力(tribunicia potestas)可以从它的体现者保民官的身上分下来并轉給另外一个人，这里指的就是奧古斯都。

說，被承認为最高大权（imperium maius）。这样看来，奥古斯都便成了行省管理的首腦，而二头政治从此便永远給取消了！……

二四年至二二年的变革的意义①是十分明显的。从一方面来說，这是走向"恢复共和"的更进的一步。放弃了自己对于执政官职位的特殊权力之后，奥古斯都这样便仿佛使其他的人們也比較容易担任这一职务了。保民官的权利在很大的程度上强調了他的政权的全民的性質。从另一方面来說，改革所追求的目的是加强元首的个人权力。作为表現了奥古斯都的公民权力的主要共和形式的保民官权力的选擇还說明了加强專政的傾向，因为依据共和的概念，保民官的权力对一切其他的高級官吏来說是最高的政权。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奥古斯都在永久放弃了执政官的职位之后，他仍然保有自己在元老院的統治地位。在同样的加强專制傾向方面起作用的还有这样的一些行动，如宣布奥古斯都的大权为最高大权，更不用說在罗馬为元首本人建立一支常备的近卫队了②。

一般的总結是不会引起怀疑的：尽管煽惑性地强調共和的基础，結果还是引起了王政原則的加强，而从兩头政治那里，除去一个空空如也的形式以外，什么也沒有剩下来。

元首制的演变在这一点上基本結束了。只須要附加說，在一三年，奥古斯都在民会上被选为祭司長（pontifex maximus），这样他又成了罗馬宗教的首腦。归根到底，元首制的正式的基础

① 这些措施中的某些显然是由民会通过的，另一些是以senatus consulta的形式通过的。

② 奥古斯都的副执政官的大权具有經常的性質这一情况提供了对这一点的正式权利：甚至在罗馬，他都保有这一权利。因此他有权在那里也保有 cohors praetoria。

是归之于什么呢？它归之于三个基本的要素：保民官权力的扩大使奥古斯都成了全部民政管理(元老院、民会和高級官吏)的首腦；最高大权使他有了对于一切罗馬軍队和行省的最高权力；祭司長的职位使他在宗教事物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在这里还必須加上奥古斯都时常担当起来的各种不同的特殊的权限和任务："对法律和风俗"的监察官的监督(cura legum et morum)，对于供应罗馬城以粮食的关怀(cura annonae)，对于水道的监督(cura aquarum)。

奥古斯都的內政

奥古斯都的內政是在复古的标帜之下进行的，这是当时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深刻反动精神的必然結果。奥古斯都在本身的对內政策方面也是这一反动势力的鮮明的代表人物。尽管在他的活动初期，他和他的先輩一样是站在人民主权的綱領之上的，但是在"恢复共和"时，便把它放弃了。复古当然是走得相当远的，无論如何，比革拉古兄弟要远。需要恢复的不單是內战时期的民主共和国，而且是其中元老院占主要地位，民会占次要地位，生活簡單风俗純朴等等的、新貴底旧貴族共和国。

許多事物在这里都是反动的空想了。和苏拉一样，奥古斯都試图恢复古老的共和制，但是在实际上他却創造了新的君主制度。但是在形式上是回复到元老院的制度上来了。"父亲"的权威(patrum auctoritas)又恢复到以前的規模。和以前一样，民会的决定需要元老院的贊同。国家的最高机構甚至被授以它以前从来沒有过的权利：审判元老院成員的权利。由高級官吏和十五位元

老所組成的特别委員会拟定交給元老院的决定的草案。

但是奥古斯都力图把元老院的威信提得如此之高，他竟不得不使它摆脫掉一切“可疑的”分子。从苏拉时候起，在內战的最后数十年中間，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有許多偶然的分子进入了元老院，这些人就出身来論，并沒有在議事堂中开会的任何权利。其中有苏拉和愷撒的軍官、被釋奴隶、行省居民等等。在愷撒之后，元老的数目超过了一千人。在元老院的多次的“清洗”中（紀元前二八年，十八年和八年，紀元四年和一四年）（这些次清洗是奥古斯都以自己的监察官的全权为依据而进行的），他把元老的人数减少到六百人。

同时又把元老院的阶层从其余的兩个阶层最后分了开来。实际上就是在以前这样分别也是存在的，但只有奥古斯都才用法律把它固定下来。为元老規定了一百万謝斯鉄尔提烏斯的財产資格。此外，要使自己被列入元老的等級，那末除去財产資格之外，元老的至少前兩輩（父与祖父）也要是元老。其他的公民，虽然他們具有所要求的財产資格，也只是归入騎士等級。

对于后者来說，財产資格仍旧是那个旧的財产資格——四十万謝斯鉄尔提烏斯。元老們的孩子在他們上升到可以进入元老院的第一个高級职位（財务官）以前，是屬于騎士等級的。奥古斯都时期是作为一个等級的騎士开始轉化的时期。除去只有元老阶層的人們才能够担任的官职以外，还出現了逐漸日益扩大的一类特殊的官职，而元首則开始把这些官职只授予騎士；如埃及太守、近卫軍長官[①]、消防長官[②]及其他等等。这样一来，騎士等級和元

① Praefectus praetorio（近卫軍長官）。

② 紀元七年設立的七个警卫步兵队（cohortes vigilum）。

老院等級便开始接近了：兩个等級都成了担任官职的等級。但是，正当着主要是用元老补充老旧的共和国官职的时候，騎士則主要是担任由帝国所設立的新的官职①。这样看来，共和时期大商人、包稅人和高利貸等級所产生出来的騎士却变成了帝国官吏的等級。在奧古斯都时期开始的这一过程是在二世紀完成的。

除去兩个最高的等級——元老等級和騎士等級——以外，还有第三个等級，这个等級依照旧的說法是称为“平民”，但是这和五世紀和四世紀的平民已經很少共同之处了②。这第三等級并不是純粹的等級，因为在这一等級中間，在財产的标志上是有分別的。

同时又进行着一种有趣的过程，那就是从平民中間又分化出被釋奴隶（libertini）出身的新的（第三个）服务的等級。早在奧古斯都时期，被釋奴隶在財政代理人（procurator）等等的职位上，在宮廷經济中便已經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奧古斯都的繼承者时期，正如我們在下面会看到的，这一作用变得更大了。

在共和国末期，被釋奴隶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这是因为奴隶被大量釋放的緣故。內战使許多富有的家族消灭或破了产，結果是他們的奴隶获得了自由（我們还記得苏拉的“科尔涅里烏斯族”）。为了罗馬公民的純洁，奧古斯都曾大力地对被釋奴隶进行了斗爭。他当权的时候，被釋奴隶不允許加入高級的等級，尽管他們具有所要求的財产資格；这种人也不允許服軍职（除了在消防队中間）；元老也不能娶被釋奴隶的女兒。

① 兩类官职之間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明确的。

② 旧貴族也大大地減少了，而屋大維早在二九年便以本身的权力把这一称号授予某些显貴家族。

最后，奥古斯都还反对用直接的措施来释放奴隶。在紀元前二年，他公布了一項法律(lex Fufia Caninia)，这項法律大大地限制了根据遺矚来釋放奴隶的做法。根据这一法律，規定了釋放的奴隶对于該奴隶主的奴隶总数的一定的百分比。例如，在有三到十名奴隶的时候，可以釋放的不得超过一半；十名到三十名的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三十名到一百名的不得超过四分之一；一百名到五百名的不得超过五分之一。一百名以上的奴隶根本禁止單是用遺矚来釋放。同时被釋放的奴隶是应該指出名字来的。

紀元四年，奥古斯都公布了第二个法律 (lex Aelia Sentia)，这一法律限制了奴隶主生时釋放奴隶的权利。只有領有奴隶二十年以上，而且是对于三十岁以上的奴隶，主人才有无条件釋放的权利。如果这样的条件有一个不具，法律便要求由五位元老和五位騎士組成的一个特別委員会① 的干涉，这一委員会必須确定，是否由于实际上的必要才引起了該奴隶(或一些奴隶)的釋放。

一定种类的奴隶在他們被釋放时，是根本不能列为公民的。这便是曾受过自己主人的懲罰或是曾受过国家政权机关的懲罰的那些奴隶。他們被認为是"有缺点的"，而在釋放的时候，則必須不是处于公民的地位，而是处于"外国臣民" (peregrini dediticii)的地位。他們不能居住在罗馬一百英里之內的地方，并且在自己的权能上也受到許多其他的限制。

奥古斯都想利用这样的一些措施来限制异己分子大量变成罗馬公民。我們不知道这些措施是否有什么效果。这效果并不一定是很显著的。法律永远是可以廻避的，而經济情况則促使釋放奴

① 在罗馬，委員会必須由二十个罗馬公民組成。

隶的制度进一步地发展起来。誠然，內战是停止了，但是代替內战的是优里烏斯-克劳狄烏斯家族出身的元首的恐怖統治，这种恐怖統治消灭了旧的新貴的殘余。帝国时期开始的奴隶制度总危机在奴隶釋放数目增加的这一方面也起了推动作用。这一点的間接的証实則是帝国官僚机構中被釋奴隶比重的增長，关于这一点上面我們已經簡略地談过，在下面我們还要談到的。而作为时代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对釋放奴隶的做法进行斗爭的奧古斯都本人也不得不广泛地利用被釋奴隶的服务。在这里便出現了对于他的政策的許多方面来說是典型的矛盾：言行之間、理論与实际之間的矛盾。

內战时期有許多“非法地”把自由人变为奴隶的情况。为了对这种情况进行斗爭，奧古斯都曾多次巡視奴隶的獄所（ergastulum）并把自由人从那里釋放出来。文献中曾提到元首替奴隶說情的事情。一般說来，从奧古斯都的时期起，奴隶的处境便开始好了一些，这一点也說明了奴隶制度的已經开始的总危机。

奧古斯都对于行省居民的政策，从一方面来說，是他的前輩，特別是愷撒的政策的繼續。例如，他曾批准取消直接税的包收。行省居民取得了直接向元首本人控訴的权利。从另一方面来說，奧古斯都在扩大公民权的問題上却离开了愷撒的政策。如果在三头爭夺政权的时期，他們两个人都是非常广泛地分配罗馬公民权的話，那末在安托尼烏斯死掉和屋大維的政权巩固之后，他在这一方面的政策就改变了。用苏埃托尼烏斯的話来說①，元首关心罗馬人民血統的純洁，因此他在給予罗馬公民权时是极其吝嗇的。这

① “奧古斯都傳”，40。

当然是完全符合于他那保护政策的精神的。

奥古斯都为了旧罗馬生活的淳朴、家庭基础的巩固等等而对风俗之放蕩进行的斗爭也是符合于同样的政策的精神的。大量积累的財富和大征服与內战时期的社会震蕩在高等阶級中彻底地摧毀了家庭，而家庭的崩潰，正如我們看到的，还在二世紀的时候便已开始了。年輕的妇女不願意有孩子，因此生殖率大大降低了：孩子多的家庭成了十分罕見的現象。許多男子根本便不結婚。妇女在实际上获得了充分的解放，但她們的自由常常却只是通奸的自由罢了。夫妇間的不貞和离婚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奥維狄烏斯的輕佻的詩作和它在社会中受到的普遍的欢迎对这一时期来說是非常典型的。

奥古斯都試图用坚决的措施来巩固家庭和提高生殖率。从紀元前十八年到紀元九年（不能对它們的时期加以比較精确的确定）这一时期里所施行的一系列的法律当然便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其中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反通奸的优里烏斯法"（lex Julia de adulteriis coercendis）。法律在外形上改变了旧罗馬的风俗，它在某些情况之下，給予出嫁的妇女的父亲以杀死自己的女兒及其奸夫的权力。同样，受到侮辱的丈夫在某些情况之下也有权利杀死自己的妻子的恋人（但不是她本人）。但是，最重要的新措施却是，法律在家庭的范圍之外却容忍一切类似的事情并使这些事情成了法庭公开审理的对象。

提出有关通奸的控訴的权利首先是屬于犯罪者的丈夫和父亲，而在六十日之后，則年滿二十五岁的一切公民都有这个权利了。但如果丈夫寬恕了有罪的妻子并不和她离婚，則不能控告她的通奸罪（除去已經証明丈夫之寬赦妻子是为了自

私自利的目的)。

在宣判有罪的时候，罪犯要被放逐到海岸附近的小島上去幷被沒收部分的財产。此外，妇女还丧失了和生而自由的人重新結婚的权利。

男子的那些不屬于通奸(adulterium)范圍的性行为放蕩的表現都屬于stuprum(淫乱、不荣誉、可耻)之列。这些行为也要受到非常严厉的懲罰。

奧古斯都的婚姻法(lex J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的主要目的便是要对不結婚和沒有孩子的現象进行斗爭。这一法律的最初的形式帶有非常急进的性質。可惜，我們不能恢复它的本文，而在許多細节上我們不得不只是加以推測。显而易見，自由人和被釋奴隶之間的婚姻从現在起是被合法化了(除去元老的婚姻)。父亲們被禁止对子女的婚姻加以过分的阻碍。沒有子女要受到懲罰：二十五岁到六十岁的男子和二十岁到五十岁的女子必須結婚。違犯这一条法律的便失去了在遺囑上自由授予遺产的权利①。此外，不出嫁的妇女还要繳納相当于她們的財产的百分之一的稅。

这些限制从一結婚时开始便取消了。每一个新的嬰兒的誕生都使双亲有了新的特惠。但是我們不完全清楚的是，是不是在lex Julia里便已經有了这些限制。

“优里烏斯法”的严格性在罗馬社会的最高等級中間引起了最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使奧古斯都不得不讓步了。这結果便是在紀元九年公布了所謂“帕皮烏斯和波佩烏斯法”(lex Papia Poppaea)②。

① 因此便失去了血亲。

这第二个文件，一方面緩和了起初的法律的各种苛酷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加强了奬励生殖的那些措施。帕皮烏斯和波佩烏斯法扩大了在中間允許遺囑自由的亲屬关系的范圍。离婚的妻子或寡妇必須找到新的丈夫的期限延長了。沒有子女的人有权利在遺囑上把如果他們有孩子就能够处理的財产的一半傳給繼承者。法律为多子的父亲規定了在公职升迁上的許多特惠，而对于多子的母亲則有在处置自己的財产时还有在其他場合下的許多特惠〔著名的"三子法"(ius trium liberorum)〕。

政府使家庭健全起来的措施不限于單是法律上的干涉。在奥古斯都时期的文学中，我們也看到家庭生活的加紧的宣傳(荷拉提烏斯)。一般說来，元首是广泛地利用文学的作用来达到他所需要的那个方向上的社会教育目的。巩固的家庭基础的宣傳，对奢侈风气的斗爭，旧罗馬风俗的理想化——凡此种种我們都可以在得到元首的同情和支持的那一文学流派中找到（維吉尔、荷拉提烏斯、提图斯·李維)。

个人的范例在这里当然也会起一定作用的。奥古斯都便想以本人生活的簡朴来作为罗馬社会最高阶級的一个典范。

苏埃托尼烏斯写道:"起初他住在罗馬广場的附近……在以前屬于演說家卡尔烏斯的住宅里，后来又住在帕拉提烏姆山，但就是在那时，也只是在荷尔田西烏斯的朴素的住宅里。这所住宅看起来既不雄偉也不豪华。小小的柱廊是用阿尔巴努斯山上的石头修成的;在屋子里沒有大理石的裝飾，沒有美丽的地板。四十多年来，奥古斯都无論冬夏都是住在一間寢

② 以九年的执政官瑪尔庫斯·帕皮烏斯·穆提路斯和克溫图斯·波佩烏斯·謝恭都斯的名义。

室里……就是在現在，从留下的匙子和桌子来看(它們的大部分也許只适于私人的居室)，就可以确信他在家具和器皿方面的节省。据說，他只是睡在低而簡素的床上。他只穿家制的衣服——这是他的妻子、姊妹、女兒或是孙女做的衣服"①。

奧古斯都的使罗馬的风俗健全起来的大胆企图是否有了什么結果呢？如果从紀元前二八年和紀元一三年全国調查的資料来判斷的話，那末在这四十一年中間，罗馬公民的数目是由四百万增加到五百万人②。这一自然不算大的增加是可以很容易用內战的停止和正常生活条件的确立来解釋的。奧古斯都在这一問題上的政策未必能够对居民的运动发生比較重大的影响——这也許是由于，它只触及構成罗馬居民很小百分比的富裕阶层。而且这些阶层总是能够用虛假結婚、收認养子等等办法来逃避法律的。

至于风俗的一般的巩固，那末立法者本人的家庭便非常不幸地說明，在历史发展走着完全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地方，政府的措施的效力是何等地微小。奧古斯都对离婚进行斗爭，但是他本人便是离婚三次的丈夫，总是在离婚时便結婚了。

在年輕的时候，屋大維和塞尔維利亞訂了婚約。但是这次的婚姻沒有結成，因为奧古斯都由于政治上的理由而娶了安托尼烏斯的繼女克劳狄亞。四一年他和她离了婚而娶了賽克斯图斯·龐培的亲戚斯克里波尼亞，这个妇女在当时以前曾嫁了兩次人的。最后，屋大維又热恋上了提貝里烏斯·克劳狄烏斯·尼祿的美而慧的妻子李維婭·杜路吉拉，于是他便在三八年使她和自己的丈夫离婚而娶了她。奧古斯都和李維婭一

① "奧古斯都"，72—73。

② 奧古斯都統治末期帝国居民总数确定为七千万至一万万。

直生活到死。

奥古斯都对放蕩行为进行斗爭，可是他的亲生女兒和孙女①的声名都是如此丑惡，以致元首竟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法律，把她們加以終身的放逐。

奥古斯都的保护的和复古的政策触及罗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他恢复了到共和国末期几乎被忘掉的那些古代的崇拜和祭司团（例如，阿尔瓦尔兄弟会），而他本人又是这些机構的一个热心的成員。奥古斯都獎励研究罗馬人民的光荣的过去。显而易見，在他的治下，編訂了执政官表和凱旋表。他保护保守派的罗馬史学（李維）幷獎励創立"民族的"罗馬史詩（維吉尔）。

这时絕大多数是由沒落的城市分子所組成的人民大会已被奥古斯都"馴服"到如此程度，以致它竟不阻碍他施行自己的反动政策了。近卫步兵队和城市步兵队在这里和明目張胆的或隐蔽的收买人民群众的办法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在后面的一点上，奥古斯都比起自己的繼父来要更进一步。我們已經看到，愷撒曾把粮食的份額从三十万減到十万。奥古斯都把这数目又增加了，把它增加到二十万以上。奥古斯都的"遺囑"也提到了对于首都居民和殖民者在粮食和金錢方面的大量額外贈予。三十多万士兵由于自己的服务而得到土地或是金錢的獎賞。在奥古斯都的統治时期，参加劍斗的总数約有一万人。元首在非洲曾出獵二十六次，这些次里击斃的野兽約三千五百头。

他在自己的"遺囑"中說："我在梯伯河对岸，現在愷撒叢林的地方，挖了一个長一千八百步寬一千二百步的水池以便

① 奥古斯都和斯克里波尼亚生的女兒优里亚，以及优里亚和阿格里帕生的小优里亚。

使人民看到海战的景象。在这一战斗中作战的有三十只喙形的战船（三排或二排橹）和更多的較小的战船。除去橈手以外，在这一艦队中作战还大約有三千人”。

奧古斯都的大量的建設当然会使他的統治蒙上一层永不会凋謝的光彩。

在史料中提到：奧古斯都的广場、阿波罗神殿（位于帕拉提烏姆山上）、屋大維的柱廊、在愷撒尸体焚化处所建起的“神化的优里烏斯”的圣堂、瑪尔凱路斯的剧院、复仇者瑪尔斯的神殿和其他許多建筑。元首修复了卡庇托里烏姆神殿、龐培的剧院、首都的八十二座神殿，改善了城市的供水，修复了从罗馬通向阿里米努姆的弗拉米尼烏斯路等等。

元首制訂了对于自己的繼父、“神化的优里烏斯”的祭典并依着愷撒的榜样用一切办法保护对优里烏斯家族的“始祖”維涅拉女神（阿普洛狄塔）的崇拜。但是他却禁止把自己奉为神明，至少在罗馬和意大利是如此。在行省則允許崇拜元首的家神（即保护神）。正是在那里又开始广泛地傳播开了对于罗馬城女神（Roma）的崇拜，这种崇拜是早在共和时期便出現了的。

奧古斯都的軍事改革

从苏拉开始，罗馬元首的独裁便帶有明显的軍事性質。这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們的政权是直接依靠着軍队的。而这軍队在法律上虽仍然是民軍，但是在事实上，它早在共和国最后垮台以前就变成职业的軍队了。奧古斯都以他的改革使帝国的軍事制度有了基本上几乎保存了兩世紀的那种外貌。

我們已經談到建立元首的亲卫队的事情——这就是近卫軍(praetoriani)。这是軍队中的特权部分：近卫軍服务十六年（軍团兵是二十年），每年得到二万謝斯鉄尔提烏斯的餉銀(軍团兵是一万二千)；近卫軍只是从意大利人中間挑选的。

但是，当然，并不是近卫軍構成了帝国的主要軍事支柱。这一支柱是軍团和它的輔助軍队。他們駐守于行省，主要是在軍事情势紧張的地方：在萊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在埃及、在西北部西班牙。奥古斯都把軍队的数量減縮得比后三头的时期为少，把他們減少到二十七——二十八个軍团[1]。士兵的总数徘徊在二十五万到三十万人中間。其中有一半是軍团中服务，一半在輔助軍队中服务。后者是由組織在步兵队中的步兵和編为騎兵队(ala)的騎兵組成的。

征兵在原則上是自願的，但常常也使用强制的征兵办法，特别是在从行省的蛮族居民中补充輔助軍队的时候。在輔助軍队中服务多半是无償的，但是在其中服务期滿的人們，在退伍的时候，一般上是得到公民权的。参加軍团的則只有公民。

軍团士兵的服务期限，正如在上面指出的，是規定为二十年；在輔助軍队中，时間是長达二十五年。但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是，服役期滿的士兵还需要强制地服务一个时期。这便引起了不滿，甚至公开的騷动。这种使他們留在軍队中的情况，其理由非常簡單：在退伍的时候，士兵得到土地或是金錢[2]的獎賞，而在大量士兵同时离开軍队的时候，国庫便会遭遇到巨大的財政上的困难。

---

① 三一年，罗馬軍团的数目多到七〇——七五个。

② 奥古斯都为此曾設立了一个特殊的軍事金庫(aerarium militare)，补充的来源是重新实施的遺产稅等等。

在奥古斯都时期，完成了建立正規軍的过程，而且这一支軍队最后地变成了职业的軍队。促成这一点的，首先是自願的原則、是長期的服役和較高的薪俸。在退伍之前，士兵沒有权利举行合法的婚姻，这便使他与公民社会隔絕开来了。軍事的單位(軍团、步兵队、騎兵队）得到了經常的称号和番号。在这里面发展起来了巩固的軍事傳統和軍事精神。軍队中的紀律加强了，內战时期士兵的放蕩行为長久地消除了。

与正規軍之最后形成的同时，正規的海軍也建立起来了。虽然在帝国时代沒有发生过一次海战（阿克提烏姆之役是最后的一次)，但是內部航路的安全的利益却要求在地中海上維持一些艦队。在米吉那、拉溫那和亞力山大里亞都有这样的艦队。此外，萊茵河和多瑙河上長期的軍事行动(見下)也引起了在这些水路上建立河上小艦队的必要。

艦队上的人員，照例是从生而自由的行省居民征募的，虽然在米吉那和拉溫那的艦队人員中有奥古斯都从賽克斯图斯·龐培那里夺来的許多奴隶。

奥古斯都的对外政策

奥古斯都需要强大的軍队来推行他那广泛而复杂的对外政策。即使就帶有保护性質的元首制的总的政策的精神而論，他的对外政策也并不是侵略性的。到处都力图复古的元首在这里也只是想巩固罗馬强国已經扩大的边界和提高在內战时期跌落的罗馬名字的威信而已。但是这些任务是給奥古斯都理解得相当广泛的：要解决这些任务的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积极的对外政策。此外，奥

古斯都从共和国又承受了几个无論如何也必須处理的头痛的問題。其中最令人头痛的就是帕尔提亞的問題。

克拉苏斯軍队的潰灭和安托尼烏斯出征的失敗在輿論看来是特別沉重的。許多罗馬俘虜和罗馬的旗幟都落到帕尔提亞人的手里。奥古斯都得以用外交上的办法解决了这个問題。在帕尔提亞王国发生了王位繼承战，交战的党派都向罗馬請求支持。奥古斯都便利用了这一点而使帕尔提亞人交出了一切罗馬的战利品和俘虜。幼发拉底河被定为罗馬領地和帕尔提亞領土之間的固定界限。这一事件在他当时的罗馬文献中获得了极其有利的回响，并且大大地有助于元首威信的巩固。在其他的东方藩屬王国中，罗馬的影响也加强了。

西班牙也是屬于未决問題之例的。半島的西北角仍然未被征服并繼續是反罗馬宣傳和反罗馬运动的策源地。早在三头时代，对阿斯图利人、康塔布利人和瓦科齐人的部落的战争便开始了。这一斗爭从二六年起变得特別殘酷了。直到二〇年到一九年，阿格里帕才得以摧毀了西班牙的自由的最后捍卫者。一部分的康塔布利人被移居到西班牙的其他部分。被征服的地区被并入近西班牙行省①。在此之后，庇里牛斯半島便徹底地被平定并被充分地罗馬化了。

北方的西班牙部落在对罗馬进行斗爭时，常常得到相鄰的阿魁塔尼人的支持。在二八年阿魁塔尼亞最后被征服以后，这一支持便中断了。

意大利在北方的边界現在是沿着阿尔卑斯山了，因为在菲利

---

① 它被更名为塔尔拉科尼亚西班牙。远西班牙被分成兩个行省：路吉塔尼亞和倍提卡。

披一役之后，山南高盧行省取消了。因此对罗馬人来說，特别重要的是保証阿尔卑斯山的通路的充分的安全。大部分的阿尔卑斯山部落还在此之前很久便承認了罗馬的統治，并采用了罗馬的行政制度。只有手中掌握了小圣倍尔那的通路的撒拉喜人部落尙未能使之完全屈服。有时罗馬的統帅竟不得不向撒拉喜人購买无阻地通过他們的土地的权利。二五年，奥古斯都利用撒拉喜人新的起义試图而下令消灭部落的較大部分。其余的則被移居出去了。

但是奥古斯都对外政策的重心却在多瑙河与萊茵河上，因为帝国的边境正是在这里是特别不可靠的。一六年，在保卫伊斯特里亞使不受蛮族部落侵犯的借口之下，对北方的陶里斯奇人进行了征伐，結果是組成了一个富产鉄与金的新行省諾里庫姆（施提里亞和部分的卡林提亞）。在次年的十五年又征服了列提人和文戴里奇人的部落（在中部阿尔卑斯山和多瑙河上游）。稍后在这里組成了列启亞行省。最后，在罗馬軍队在提貝里烏斯·克劳狄烏斯·尼祿的領导之下所进行的困苦战爭的四年中間（十二年至九年）（尼祿是奥古斯都的前妻之子），又征服了居住在現在的奥地利和匈牙利东部的潘諾尼人。他們居住的地区后来又被变成了潘諾尼亞行省。

由于这些次的征服，帝国北部的边界一直伸展到多瑙河的上、中游。多瑙河下游的防綫也需要加以巩固。为了这一目的而征服了居住着盖提人的上美西亞（南斯拉夫）并將这一地方并入馬其頓[①]。奥古斯都把下美西亞（北部保加利亞）并入科提斯的藩屬的色雷斯王国，而把这一地方的保卫委托給他。

① 早在二七年，从馬其頓便分出了希腊一阿凱亚行省。紀元六年左右，上美西亞被变成一个独立的行省。

这样看来，多瑙河的边界是有了保証了。剩下的只是情况特别不安的萊茵河。日耳曼人不止一次地渡过萊茵并蹂躪了高盧。例如，在二九年、十七年和十二年，便曾有这样的进攻。而且日耳曼人还支持高盧部落的起义。奥古斯都决定有力地打击日耳曼的部落。奥古斯都的前妻之子杜路苏斯·克劳狄烏斯·尼祿在十二年至九年的几次战役中深入西部日耳曼直到易北河，他是同时在陆上和从海上进行軍事行动的。杜路苏斯在最后一次出征后返回时，曾不幸从馬上跌落而不久便死了。他的哥哥提貝里烏斯繼續日耳曼战爭。在紀元前八至七年和紀元四至五年的战役中，罗馬人在日耳曼的統治更加扩大和巩固了。同时从南方，从多瑙河的边界对日耳曼人也发动了进攻。

紀元六年，提貝里烏斯对瑪尔科曼尼人的部落发动了大規模的进攻。他們的領袖瑪洛波都斯在現在的捷克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蛮族王国。虽然他对罗馬人的行动十分小心，但是他依照罗馬方式进行的軍事改革却引起了罗馬人的疑心。他的軍队多到七万五千人。

但是这时在提貝里烏斯的后方爆发了憎恨罗馬統治的潘諾尼人和达尔馬特人的起义。起义的誘因是进行日耳曼出征时的征兵。起义的規模是巨大的：起义者多到二十万人(只是战士)。由于达奇人(盖提人)之同时进攻美西亞，局面就更加复杂了。馬其頓和甚至意大利都受到了危险的威胁。奥古斯都派遣大軍到起义的地区去：到战爭結束时，在那里已集中了十五个軍团和許多同盟軍队。指揮他們的是提貝里烏斯和杜路苏斯的兒子盖尔瑪尼庫斯。在三年的斗爭以后，起义便在紀元九年被鎮压下去了。

在潘諾尼亞起义的时候，日耳曼人仍是安靜无事的。直到最

后一年，才在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間的諸地区开始了运动。运动的誘因是日耳曼的太守普布里烏斯·克溫提里烏斯·瓦魯斯試图施行租稅和罗馬的訴訟程序。九年爆发了公开的起义，領导者是以年輕領袖阿尔米尼烏斯为首的凱魯斯奇人的部落（在維悉尔河中游）。率着三个軍团和同盟軍从夏营返回的瓦魯斯在条陶堡森林（在維瑟尔河与埃姆斯河之間）里中了埋伏。在四天的殊死战斗中，全部的罗馬軍队被消灭了；瓦魯斯自杀了。

瓦魯斯的失敗在罗馬引起了很大的不安：人們害怕日耳曼人会进攻高盧和高盧人的总起义。这样的事情并沒有发生；但在萊茵河右岸一切征服的地方都失掉了。提貝里烏斯在一〇年和一一年进行了討伐并借助于艦队而重新深入日耳曼。但奥古斯都懂得，要想牢牢地守住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可能的。因此罗馬的軍队結局也还是要撤到將来仍旧是边界的萊茵河的地方。只有該河右岸的一个狹長地帶和萊茵河与多瑙河上游之間的三角形地帶还在罗馬人的手里。这里的边界是人工地用土壘和一套防哨所（所謂limes，即边界土壘）来設防的。

奥古斯都之死。他的人格与历史意义

十四年八月，七十七岁的元首在这种动蕩不安的情况下死了。奥古斯都不象自己的繼父那样是一个天才。他沒有愷撒的超人精力，沒有愷撒那样的广大眼光和惊人才能。但是奥古斯都是一个有智慧的和冷靜的、愼重的和小心的政治家。他是一个善于为自己选擇第一流助手的优秀組織家。奥古斯都发展了苏拉和愷撒所奠定的、新制度的基础，这样他便創立了維持了大約有三百年的国

家制度。

对奥古斯都来說，历史情况是极其有利的。他利用了愷撒的政治遺产。他活动的时代并不要求杰出人物和英雄。小心的和狡滑的屋大維完全能担得起历史交給他的任务，而且他之完成这一任务，要比他的所有的竞爭者要好得多。因此屋大維就成了斗爭中的胜利者；他威望非常高地統治了四十四年并且几乎沒有遇到任何比較有組織的反抗——几次謀杀他的小阴謀都沒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第 三 章

共和国末期与帝国初期的罗馬文化

內 战 时 期

內战时期和它以后的奥古斯都元首制时期是罗馬文化的繁盛发展时期。在这一点上是有它本身的內部規律性的。到內战开始的时候，罗馬社会不單是掌握了希腊化文化的許多成就，并且善于在許多方面用罗馬人民的精神对它加以改造。罗馬曾經历过悠久的一个文化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間，外部的輸入的因素开始成为意大利內部文化演进过程的一个有机構成部分。这样一来，到紀元前二世紀中叶的时候，在罗馬便已經奠立了社会思想的基础，而內战只是促使这些基础充分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罢了。社会矛盾的最大尖銳化，阶級斗爭的大大加强，政治生活的活跃，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凡此种种都是罗馬精神生活一切方面迅速发展的有力刺激物。

內战的終結和在紀元前三〇年之后到来的長期內部和平在广大奴隶主集团中間造成了一种欢乐的解放和創造的高漲的心理。誠然，这是产生了奥維狄烏斯的輕佻的詩篇、李維的保守的史学和荷拉提烏斯的享乐抒情詩的反动势力底一种特殊高漲。奥古斯都的"黃金时代"在許多方面都有遜于前一个时期：元首制时代当然不能产生出撒路斯提烏斯、西塞罗、卡图路斯、路克列提烏斯一类的人物。但是社会思想的某些方面在奥古斯都当政的时期却眞正

地达到了本身最大的发展。同时还应当指出，两个时期——內战的后几十年和元首制时期——在文化发展方面是沒有什么比較显著的特色的。

政治的和法庭上的雄辯术

在內战时期，欧洲文化的偉大工具——标准的拉丁語——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因从革拉古兄弟时期而开始的政治生活底广泛发展而引起的雄辯术的繁荣。而革拉古兄弟之成为罗馬最初的眞正的政治演說家幷不是偶然的。当然加图、鉄倫提烏斯、小斯奇庇奥和其他等人已經打下了雄辯术发展的基础。但是只有內战才造成了革拉古兄弟的独特的演說才能可以获得发展的环境。提貝里烏斯早就曾以自己演說的力量惊倒当时的人們（参見第四六九頁）。但只有他的弟弟才能达到政治雄辯术的峰頂，在这种雄辯术之中，修詞技巧的某些因素是不能掩飾眞正的热情和深刻的眞誠的。

在革拉古兄弟之后，我們又看到許多大演說家登上了政治的和法庭的講坛。其中最杰出的显然是路克优斯·李启尼烏斯·克拉苏斯（一四〇——九一年）。还在年輕的时候，他便以杰出的演說家而出名了。他以自己那反对盖·帕披里烏斯·卡尔波（背叛了革拉古兄弟的人）的演說而在政治上完全打垮了他幷使他自杀了。在东方服务的时候，克拉苏斯居住在雅典，他在那里听到了最著名的演說家和雄辯术教师的課。在回到罗馬的时候，他进行訴訟幷在元老党的一方面起了巨大的政治作用。西塞罗認为他是罗馬最杰出的演說家之一，他的演說的力量是和美妙与典雅相結

合的。

这时小亞細亞修詞学派(亞細亞学派)开始对于罗馬的雄辯术发生了越来越加强烈的影响;这个小亞細亞的修詞学派矯揉造作、追求演說的外部效果、夸張性、韻律性等等。亞細亞雄辯术(即使是溫和形式的)的最大的代表人物是罗德斯的莫洛,他是紀元前一世紀一切偉大罗馬演說家的教师。克溫图斯·荷尔田希烏斯·荷尔塔路斯(一一四——五〇年)显然就是他的学生。荷尔田希烏斯的职业是个律师,政治見解上是个貴族;他在未被西塞罗战胜的时候,曾被認为是当代的第一位演說家。

罗馬的雄辯术在西塞罗身上达到了最高峰,虽然它失掉了过去感情的天眞和力量的許多东西。西塞罗起初在罗馬,后来在雅典受过修詞学方面的优良的、理論上的訓練。在这些地方,他都可以向杰出的雄辯术教师請教并且可以听到当时最出色演說家的演說。西塞罗所生活的那个狂风暴雨的时代为他的知識和才能的实际应用开辟了最广闊的前途。除去西塞罗所发表的大量法庭的和政治的演說以外(第四二一頁),他还留下了有关演說术的理論的某些著作:"論演說家"、"布魯图斯"、"演說家"等等。

西塞罗的风格可以称之为"溫和的亞細亞主义"。西塞罗的特色是:对于根据一定的規則写成的演說的細心的加工。每一篇演說都照例分成下列各个部分:引言(exordium),事件的叙述(narratio),下面的主要部分的大要(partitio),証明——演說的主要部分(probatio),主要部分的摘要(repetitio)和最后的結語(peroratio)。作为演說家,西塞罗所涉及的方面极多。他同样輕快地使用热情,使用巧妙的諷刺或是粗暴的攻击。他总是拥有巨大辞汇的。他广泛地利用同义語、譬喻、比較等等。希腊的修詞

学派喜欢使用有韻律的散文。西塞罗也广泛地使用这个方法。对于我們的听覺来說，它太造作了，但是当时的人却非常重視西塞罗的那种动人的和精美的韻律。无論如何应当承認，他是一个杰出的文体家，而他的演說，正如同其他的文学作品一样，对于拉丁散文的发展发生了具大的影响。但是尊崇西塞罗的不單是当时的人和最近的古典門徒，例如基督教教会的神父們。他的影响是傳布得远得多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用西塞罗的文体培养了近代欧洲各种文学語言的創造者，而偉大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活动家也曾細心地研究了他的語言并尽力模仿他。

历史散文

关于內战时期的历史家——小年代記作家、撒路斯提烏斯、愷撒——我們在前面已經提过了(第四一八頁至四二四頁)。这里只必須着重指出他們对于制訂文学散文的意义。这一意义是不次于政治的和法庭的雄辯术的意义的。通过小年代記而进入史学的希腊修詞学的影响是被这样的一些最大的文体家如撒路斯提烏斯和愷撒克服了。前者用細心研究修昔底德和加图的办法和模仿他們的办法做到了这一点。后者則由于自己巨大的文学的和演說的天才，由于自己理性主义才智的冷靜与明确而善于創作拉丁散文的极其卓越的典范。愷撒文体的特色是十分簡單清楚。他不使用任何修詞上的裝飾，特别是不使用有韻律的語言。这便使愷撒的語言成为"黃金拉丁語"的典范，在这里面是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充分地反映了罗馬人民的天才。

哲学。西塞罗

哲学的精神对于冷静的和实际的罗馬人来說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哲学方面，便最有力地表現出他們对于希腊人的独立性来。在二至一世紀的希腊，最流行的是兩个哲学学派：温和的学院的怀疑主义和斯多噶主义（禁欲主义）。西塞罗是最純粹的折衷主义者，他的任务就是要罗馬人認識希腊哲学的最新成就，在自己的見解中把兩个体系的最流行的观念結合起来：关于作为眞实标准的盖然性的学說和以禁欲主义的精神容許一切人所有固有的某些一般概念：灵魂不死、神的存在等等。

在西塞罗的純哲学著作中最重要的有："論善与惡的定义"，"图斯庫拉努斯的談話"（叙述和批評希腊的主要哲学学說），"論义务"，"論神的本性"和"論占卜"。在古代非常出名的他的兩个著作——"論国家"和"論法律"——則勿宁說是屬于政治論文的范圍之內的。

西塞罗給自己所提出的与其說是科学的，勿宁說是教育的任务。而且他又不是一个哲学專家。因此便产生了他的哲学著作的优点和缺点。这些著作明白易懂，是用优美和簡單的語言写成的。西塞罗能够很好地完成用拉丁語来表达希腊哲学名詞的困难任务。从另一方面来說，西塞罗由于沒有專門知識而常常在叙述哲学体系时犯錯誤。他的許多文章都是仓卒成篇，对于他所陈述的看法常常缺乏批判的态度。

虽然如此，在文化历史上西塞罗是有巨大的功績的，因为正是他第一次在广泛的規模上使罗馬有教养的社会認識了希腊的哲

学。而在近代欧洲的人們能够直接利用这一哲学宝庫之前，他們主要是通过西塞罗才認識它們的。

路克列提烏斯

罗馬哲学的主要缺点——缺乏独立性——也表現在罗馬最偉大的哲学家提图斯·路克列提烏斯·卡魯斯(約九八——約五四年)的創作上。关于他的生平，我們沒有任何可信的資料。他所留下的是一首未完的和未充分加工的叙事詩，六卷的用抑揚六步格写成的"論物性"。路克列提烏斯自己的哲学观点并沒有独特之处，他所奉为圭臬的是偉大的希腊唯物主义者伊壁鳩魯。但是他的这样的叙事詩則是具有深刻特色的作品，这种作品在世界文学中是无与倫比的。在这部作品中，路克列提烏斯得以和諧地把科学、哲学与詩溶合到一起。他用鮮明的艺术形象描繪自然的图象和人类的社会，他是从不断地发展来看它們，把它們理解为永久运动的物質世界。

路克列提烏斯是內战的产兒。时代使人們認識到明天的不可信，使人对死、对神发生恐懼。路克列提烏斯想用否認灵魂不死、死后复仇和神之干涉按本身一定不变的規律发展着的宇宙的生活的伊壁鳩魯的唯物主义哲学来使人擺脫这些幻想的恐怖。路克列提烏斯的世界观是乐观的。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相信从动物狀态而能够提高到文化頂峰的人。在第五卷的后半，路克列提烏斯描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幅杰出的图画，而它的基础則是劳动工具的进化。这一画图則証明了詩人和哲学家的天才直观，他已能接近于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的理解。

科学

路克列提烏斯的巨大形象，由于他試图用眞正科学的理論去論述自然和社会，因此他是一位十分特殊的人物。这一时期的其他罗馬学者則不能超过搜集材料和对于材料的原始的經驗的加工的程度，而他們几乎不研究自然科学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改革历法，愷撒竟不得不求助于亚力山大里亚的天文学家(第六二五頁)。內战末期罗馬科学的典型代表者是瓦罗这样的一位搜集家(第二五頁和四二五頁)。罗馬学者的独立性这时最多的是表現在法学方面(克·穆克优斯·斯凱沃拉、塞尔維优斯·苏尔皮克优斯·盧福斯)和語言学方面(埃里烏斯·斯蒂罗与瑪尔庫斯·鉄倫提烏斯·瓦罗)。

詩歌。諷刺文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在二世紀，人們已开始把极其多种多样的不同性質的散文或詩写成的、輕便的、不受拘束的故事开始称为"杂体詩(或杂文)"(satura)了。例如，恩尼烏斯便写作这样的杂文(第四〇六——四〇八頁)。但是后来杂文有了諷刺文的外形，这便是諷刺文在千百年中間所保有的那种尖銳嘲笑、揭发的外形。这种文体的第一位代表者是富有的罗馬騎士、小斯奇庇奥的朋友盖烏斯·路奇里烏斯(約一八〇——約一〇〇年)。他生活在革拉古兄弟之后的反动时代并且是因寡头集团的統治而引起的罗馬的衰落的目击者。这一点便提供了丰富的揭发資料。路奇里烏斯写

了三十卷諷刺文，从这些諷刺文中保留下来的大約有八百个断片。这些作品部分是用抑揚六步格，部分是用抑揚一揚抑格写成的。路奇里烏斯著作中諷刺因素的本身还不是到处都可以看出的，但凡是有諷刺因素的地方，它便帶有鮮明的揭发的性質。路奇里烏斯广泛地使用人民的語言，这便是他很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在諷刺文这种文体里，瓦罗所表現的能力也很不差。他写了一部一百五十卷的“美尼蒲斯杂文”(Saturae Menippeae)[1]，其中保留下来的只有零散的断片而已。

抒情詩。卡图魯斯

內战的时期以前，在罗馬社会里是沒有发展抒情詩的条件的。这一亲切近人的詩体的前提是复杂的和紧張的內心生活。旧的罗馬环境对于这样的一些体驗几乎提供不出材料来。只有二——一世紀社会矛盾的发展才創造了抒情詩出現的基础。罗馬人熟悉了希腊抒情詩，特别是精致的亚力山大里亚文学，这件事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紀元前一世紀，在罗馬出現了一群年輕的詩人，他們組成了一个文学的小組[2]。他們放弃了恩尼烏斯的古老风格，并应用各种各样的希腊抒情詩的音节，从而开始对拉丁的詩体語言进行了改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盖烏斯·瓦列里烏斯·卡图魯斯（約八七——約

① 美尼蒲斯是生活于三世紀时期的西西里的希腊人；罗馬的某些諷刺作家，特别是瓦罗从他那里学来了諷刺文的外形——散文与各种韻律的詩的結合。

② 瓦列里烏斯·加图、李启尼烏斯·卡尔武斯、瓦列里烏斯·卡图魯斯、赫尔維优斯·秦納等人。

五四年)。他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維罗那城并出身于一个富有的騎士家庭。在罗馬，卡图魯斯加入了天才的文学貴族放蕩者协会。他的光輝的詩才在这里发揮出来了。

卡图魯斯是一位极其多才多艺的詩人。他也試过当时时式的亜力山大里亜体，写了浸透着亜力山大里亜的学究气的一些著作。但是卡图魯斯的力量并不是在这些精巧的詩作上，他的力量是表

是埃斯齐洛斯、索佛克列斯和优里庇底斯)，写了大量的悲剧(約五十种)①。此外，兩个以罗馬的事情为題材的長袍剧："布魯图斯"(以塔尔克維紐斯被放逐为題材)和"埃尼阿德"(戴克优斯·穆斯在森提努姆战役中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是屬于阿克优斯的。

阿克优斯是共和国时代最后一个大戏剧作家。在公元前一世紀，喜剧和悲剧为以阿鉄拉戏(atellana)和滑稽剧(mimus)〔参看第二三七至二三八頁〕聞名的那种低級的喜剧的舞台艺术所排挤。現在这兩种形式得到了文学加工，——一部分地是在极爱好粗野的滑稽表演的蘇拉影响之下。一世紀初的詩人彭波尼烏斯和諾維优斯的名字是我們都知道的，他們使阿鉄拉戏具有适当的文学形式。他們有大量的剧本題目和若干小断片流傳下来。这种形式的阿鉄拉戏获得了广泛的傳播，它成为意大利的 Commedia dell'arte 的前驅。

罗馬滑稽剧的原型大概是希腊化时期类似的希腊作品。但是这并不排除意大利也有自己的民間滑稽剧形式。这种形式也在公元前一世紀得到了文学修飾。最著名的滑稽剧作家是罗馬騎士戴奇姆斯·利貝里烏斯和被释奴隶普布里烏斯·西路斯。

如果說，阿鉄拉戏是以四个帶假面具的主要人物(帕普司、多森努斯、馬庫斯、布柯)構成的，他們在各种不同的場面要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甚至女人)；那末，滑稽剧就給作家和演員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扮演滑稽剧的角色是不用帶假面具的，女人的角色由女人来扮演。日常生活給滑稽剧提供了种种題材，但也可遇到帶惊險甚至神話性質的戏剧。滑稽剧用的是平民的語言，它給临时

① 其中只有几百首詩保存下来。

演出留了很大的位置，一般地說，演剧計划常常遭到破坏。同阿鉄拉戏一样，滑稽剧极其适合不苛求的罗馬观众的口味，它在罗馬的舞台上一直留存到晚期帝国的时候。

奥古斯都的元首制

前面我們巳經說到，長期的內战之过渡到稳定的內部和平曾怎样在罗馬知識分子的集团中引起了創作的高潮，尽管这一高潮帶有相当局限的和特殊的性質。除去上面所說的情況，还必須加上元首的有意推行的政策，因为他本人对于符合他的各項措施之精神的那些文学流派是加以保护的。例如，他对于是眞正宫廷詩人的維吉尔和荷拉提烏斯一直是抱着好感的。由于李維的历史的一般保守愛国主义的性質，奥古斯都竟寬恕了他的温和的共和主义。元首不單是个人力图指揮和領导罗馬文学，他还广泛地利用自己的助手来做这件事。

在这方面特别著名的是奥古斯都的最亲近的朋友盖烏斯·启尔尼烏斯·麦凱納斯，人們便开始用他的名字来表示对于文学与艺术的慷慨大度的保护者。麦凱納斯本人是一位业余的作家。在他家中集合了一个作家和詩人的小組，維吉尔、荷拉提烏斯、普洛培尔提烏斯等人都是屬于这一小組的。麦凱納斯慷慨地帮助文人，但是他却使他們的活动遵循着奥古斯都所需要的那个方向。

另一个文学的小組是美薩拉的小組①。虽然美薩拉也被認为是奥古斯都的拥护者，但是先前的共和信念在他身上显然沒有完

① 瑪尔庫斯·瓦列里烏斯·美薩拉·科尔維努斯，他的名字在前面已經提过(第六六三頁)。

全根除。这一点便解釋了下面的一个事实：即在也有許多大詩人(例如提布魯斯)參加的麦薩拉的小組里，并沒有作为麦凱納斯小組的特征的、对奥古斯都本人的崇拜。但是这一情况并沒有消灭作为奥古斯都元首制时代之典型的，貴族方面对文学与艺术活动家加以保护的事实。

維吉尔

在奥古斯都时代的詩人当中，最大的詩人毫无疑問是普布里烏斯·維吉尔·馬罗(紀元前七〇——一九年)。他生在北部意大利曼图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維吉尔的父亲是相当富裕的一位农夫并能够使兒子受到良好的教育。維吉尔曾在克列摩那、麦狄奥拉努姆和罗馬学习。在学习結束回到故乡之后，他被剝夺了自己的采地，因为这采地沒收給屋大維的老兵了(四二年)。但是維吉尔却得以接近屋大維并做到归还自己的土地。

"布科里克"使詩人获得了最初的声名，这是提奥克里托斯田园詩类型的、十首牧歌(eclogae)集。但并非維吉尔的一切牧歌都是模倣提奥克里托斯的。在其中的几首里，也提到了維吉尔同时代的人們并且也提到了当时的政治事件。牧歌是用优美的語言写成的并且在本质上就时期而論也是罗馬文学"黃金时代"的最初詩作。这些詩作引起了麦凱納斯的注意，而通过麦凱納斯也引起了屋大維的注意。

維吉尔的下一个大作品是"盖奥尔吉卡"(Georgica)，这是依照麦凱納斯的願望而写成的。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这是为因內战而凋零的意大利农业的发展来宣傳的。叙事詩共四卷。第一卷談

农业，第二卷談园艺，第三卷談牧畜而第四卷談养蜂。詩人在这首“盖奥尔吉卡”上工作了七年，并使用了有关农业的、广泛的科学与艺术的文献。据說屋大維是这样喜欢“盖奥尔吉卡”，以致他在三一年自阿克提烏姆返回时，曾連續四天听叙事詩的朗誦。

維吉尔的最杰出的、使他得到世界声名的著作是“埃涅伊斯”(Aneis)，这是一首由十二首詩歌組成的叙事史詩。虽然这首詩詩人作了十年，但是他却未来得及完成并遺囑在他死后把該詩銷燬。但是奥古斯都却下令把該詩按維吉尔突然死去的时候的形式发表。

在主題、結構、个别情节、語言上，“埃涅伊斯”都是模倣荷馬的史詩的。在这詩里矯揉造作的成分十分重。虽然如此，“埃涅伊斯”仍然是世界文学上最偉大的作品之一。在这一点上，当时的人和后来的人的看法是一致的。据說当維吉尔出現于戏院的时候，观众都起来欢迎他。但丁在“神曲”中便选了罗馬的詩人作为自己的地獄的和淨獄的引路人。福祿特尔則認为維吉尔高于荷馬……

“埃涅伊斯”是在罗馬文学的全盛时期由最偉大的文学匠师写成的第一首偉大的罗馬史詩。它的目的不單是艺术上的，而且也是政治上的。維吉尔的任务便是描写罗馬人民的天意的命运，称頌他們古代的英勇并表彰奥古斯都氏族。为此他便把关于埃涅烏斯逃往意大利的古老的傳說作为自己的史詩的基础。

史詩一开头是描写埃涅烏斯和他的旅伴在漫游的第七年从西西里渡到意大利时所遇到的暴风雨。暴风雨是敌視特洛伊人的朱諾搞起来的。但是埃涅烏斯的母亲維涅拉却使惡劣的天气中止并使船舶駛到阿非利加去。迦太基的女王狄多娜欢喜地迎接了漫游者。她热爱上了埃涅烏斯，請他叙述自己

的遭遇。埃涅烏斯的关于特洛伊的灭亡和自己从城中逃出的叙述是史詩中最好的部分(第二首歌)。

埃涅烏斯和狄多娜相爱的結果是他們結婚了。但是特洛伊人所遭到的是另外的一种命运。优庇特的使节美尔庫里烏斯到埃涅烏斯的地方来,并命令他离开狄多娜到意大利去,应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王国。埃涅烏斯服从了,而狄多娜便在絕望中自杀了。

埃涅烏斯登上了意大利的海岸(第六首歌)。在庫麦城的地方,他下降到女預言者西比拉的洞窟中去并和她一同到地下的王国去。他在那里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安启賽斯,安启賽斯則把罗馬未来的命运告訴了他:在埃涅烏斯的眼前看到了他的偉大的子孙,从罗慕路斯开始直到愷撒和奧古斯都。在安启賽斯的話里,我們看到了在罗馬人和其他民族,特别是和希腊人之間的、著名的历史上的平行狀态:

讓其他的人們把有生气的銅鑄出
　　更加細膩的东西,
讓人們用大理石制成
　　生动的面象,
更好地进行訴訟并更好地用長杖
　　画出天体的运行
并通报那些
　　上升起来的天体。
哦,罗馬人,你应当使那些民族服从
　　自己的統治。
这便是你們的办法——規定

和平的风俗，
寬赦服屬于自己的人們并征服
那些驕傲不遜的人們①。

在后面的詩歌里，則叙述埃涅烏斯在拉提烏姆的各种遭遇。从一开头，拉丁人的国王便欢喜地迎接了特洛伊人，并願意把自己的女兒拉維尼亞嫁給埃涅烏斯。但是朱諾使特洛伊人和拉丁人之間发生了爭吵。埃涅烏斯的主要敌人就是路图里人的国王图尔努斯，因为拉維尼亞以前是許配給他的。战爭开始了，結果是图尔努斯死在埃涅烏斯的手里。史詩便在这里中断了。

荷拉提烏斯

奥古斯都时代抒情詩的性質和內战时期的抒情詩是完全不同的。代替卡图魯斯的那种热情的、充滿了矛盾的詩歌的是荷拉提烏斯的安靜的、沉着的艺术，他善于珍視生活并充分地享受它那轉瞬即逝的快乐。

克温图斯·荷拉提烏斯·弗拉庫斯（紀元前六五年——八年）是在南部意大利領有小块采地的解放奴隶的兒子。年輕的荷拉提烏斯是一个共和派。在他完成了自己的教育的雅典，他以軍事保民官的身分参加了布魯图斯的軍队。但是在菲利披一役中，他的公民的勇敢受到了殘酷的考驗：荷拉提烏斯可耻地抛弃了楯牌，从战場上溜掉了。后来詩人自己曾提到了这件事情：

① 安自賽斯的詩，847—853，納古耶夫斯基譯（作少許修改）。

你記得那可怕的战斗的时刻么？
在那时我这战战兢兢的罗馬市民
虽曾发誓和祈禱
却不荣誉地弃楯而逃了。
我是多么害怕！又是如何地逃跑了！
但是厄尔米烏斯自己却用一陣濃霧
把我遮起并急速帶往远方去
而使不可倖免的人免于死亡①。

荷拉提烏斯的采地被沒收而他本人在某一时期竟不得不留在意大利境外。在受到大赦之后他才回到罗馬，在那里作一名書記。他的最初的詩作曾引起了美凱納斯对他的注意，于是美凱納斯便慢慢地（虽然不是立刻）罗致了荷拉提烏斯，而終于竟贈給他在薩比尼山上的一个小小的庄园。在自然环抱中的，在朋友圈里的安靜的生活，这便是詩人想象的界限了。从这个时候起，他的創作便到达了頂峰。

荷拉提烏斯使拉丁詩的韻律到达了完美的境地。他本人在自己的一首頌歌里說："我第一个把爱奧里亞的歌用意大利的調子歌唱出来。"这当然是夸大其詞，因为早在荷拉提烏斯之前，卡图魯斯和其他革新的詩人們便从事于拉丁詩作的改革了。但是荷拉提烏斯确实是在詩体韻律的灵活上，在加工的精細上，在詩体語言的丰富上胜过了自己前輩的。

荷拉提烏斯在他的"頌歌"中达到了他的創作上的最成熟的地步。罗馬的文法学家便这样地称呼用不同的題材写作的詩。荷拉

① "頌歌"，II，7。普希金的自由譯（意譯）。

提烏斯本人則干脆称它們为“詩作”(carmina)。他的这样的詩作有一〇三首，編成四卷。在詩歌中最鮮明地表現了荷拉提烏斯的詩作形式上的完美，他的温情的人道主义和他对于生活的享乐主义的态度。

“Carpe diem”(“及时行乐”，直譯是“莫放过一日”)就是荷拉提烏斯的处世之道：

> 是什么在等待着我們不要去想它，
> 象利潤那样地接受命运賜給我們的一日
> 而不要放弃，我的朋友
> 舞蹈和爱情的温柔。

第三卷的第三十首詩歌，著名的“紀念碑”是非常出名的：

> Exegi monumemtum aere perennius.
> Regalique situ pyramidum altius……
> (我造了一座紀念碑。它比銅还要持久
> 比国王的金字塔还要高……)

在“紀念碑”的許多俄譯文当中，最突出的是三个人的譯文——罗莫諾索夫、捷尔沙文和普希金。其中最接近原作的是罗莫諾索夫的譯文，虽然它幷沒有保有原作的韻律。其他的兩种譯文則只是自由的模倣。

在荷拉提烏斯的其他著作中，就其文化历史的影响而論，具有特別重要意义的是他那兩卷的“書信集”。荷拉提烏斯因这些詩体的書信而創造了一种新的詩体。第二卷中第三封給披索兄弟的信称为“論詩的艺术”(De arte poëtica)。这是有关詩的艺术，主要是戏剧艺术的一篇理論的詩体論文（一切書信都是用抑揚六步格写成的）。在这封信里，荷拉提烏斯綜括了主要是以亞里士多德为

依据的希腊的各种美学理論。給披索兄弟的信長期間是戏剧創作的典則。十七世紀的法国詩人布瓦罗便把这一著作当成自己的著名的"詩的艺术"(L'art poétique)(一六七四年),以及作为古典主义的理論基础的詩作論文的基础。

奥維狄烏斯

奥古斯都时代的第三位偉大詩人奥維狄烏斯代表另一个流派。普布里烏斯·奥維狄烏斯·納索(紀元前四三年——紀元十七年)出身中部意大利苏尔摩城的一个老旧的和富裕的騎士家庭。正如那时富裕家庭的一般情况一样,年輕的奥維狄烏斯曾在罗馬获得細致的修詞学方面的教育。在他受完教育之后便到希腊和小亞細亞去旅行。回来之后,依照父亲的意思曾試图作官,但这些試图毫无結果。从早年的时候起,奥維狄烏斯便喜好詩,而現在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嗜好中,过着私人的富豪的生活。通过自己出身显貴的妻子①,詩人得以和罗馬社会最上层的集团接近。

奥維狄烏斯的文学活动分成三个时期。屬于第一个时期的是那些色情作品:三卷②的爱情哀歌,称为"恋歌"(Amores);"女英雄"——这是神話中的女英雄給她們的恋人的情書;"教訓的"史詩"爱經"(三卷)和作为它的"解毒剂"的一首小小的叙事詩"爱情的药剂"。

所有这些作品对于詩人,对于他的时代来說都是典型的。有

① 这是奥維狄烏斯的第三个妻子:他很快便和第一个妻子离了婚;第二个显然是死掉了的。

② 詩集最初的本子是五卷。但是后来詩人把它减为三卷。

时变为肆无忌憚的猥褻文学(虽然披着很艺术的外衣)的色情內容保証它在罗馬社会中傳布得十分广泛。

詩入年复一年地严肃起来了。而且元首对于奧維狄烏斯的这一輕佻的流派也是极其不满的。凡此种种情况都使詩人不得不轉到比較严肃的題材上去。他在流放之前的最后一些年，他是用来写作“节令記”(“曆法”)和“轉变記”的。在前一个著作中，奧維狄烏斯是想用詩体的形式記述一切罗馬的节日和它們的起源。叙事詩当然要依照月份而分成十二卷，但是奧維狄烏斯只来得及写了前六卷(包括六月)。

“轉变記”(“变形記”)是奧維狄烏斯的最优秀的著作。在这十五卷的叙事詩里，記述着人轉变成植物、动物和无生物的神話事件。叙事詩一开始是說物体从最初創造的混沌中的产生而結尾是关于优里烏斯·愷撒变成星宿的官方的傳說。形象的丰富、詩人的无穷无尽的表現力、机智詼諧、有时变成了一种美丽修辞的鮮明的語言都保証使“轉变記”还在奧維狄烏斯活着的时候便获得了巨大的声名。請求父亲把火馬車交給他管理而由于沒有經驗差一些沒有把大地燒光的太阳的兒子帕埃頓；感人的一对夫妇菲列蒙和包启司；爱上他自己用象牙刻成的美丽妇女雕象的皮格馬林；最初乘着他們制造的羽翼昇上天空的戴达洛斯和伊卡洛斯——“轉变記”的所有这些形象和許多其他形象都已进入了世界的文学和艺术。詩人对“轉变記”并未最后加工完成便遭到了大难。奧維狄烏斯絕望地焚燬了手稿，而“轉变記”的原文是根据在罗馬傳抄的膳本恢复起来的。

紀元八年，由于奧古斯都的命令，奧維狄烏斯被送到黑海岸上的一个設防小城托米(現在的康斯坦察)去。他流放的原因到現在

还不曉得。根据奥維狄烏斯本人的某些暗示，可以假定，他不知怎的牽連到元首的孙女① 优里亚的无数的情事之一里面去。奥古斯都以前便不能容忍詩人，便利用机会最后把他打发开了。流放时期詩人的一切請求，妻子和有勢力的朋友的斡旋都无效：奥古斯都和他的繼承人提貝里烏斯都沒有赦免奥維狄烏斯，紀元十七年他死在托米。

流放到古典世界的遙远的蛮族边境去，这件事摧毀了奥維狄烏斯的生活。但即使在那里，他仍然是一位詩人。他在托米写了兩个詩集：五卷的“悲歌”(Tristia)和四卷的“本都書信”。虽然在这些詩集里人們感到詩人的才能已被摧毀，虽然在这些詩集里有許多对元首和詩人的朋友的卑下和可憐的請求，但是它們的个别部分仍有很高的价值。关于詩人在罗馬所过的最后一夜的故事，他路上所遇到的海上暴风雨的記述，他那在意大利人眼中看来是严峻的、流放地四周的自然界底鮮明图画便是如此。

史学

奥古斯都时代的最大的历史学家便是提图斯·李維，关于这个人的事情，上面我們已經談过了(第二〇——二二頁)。

在这一时代同样大的历史学家中間应当指出龐培·特洛古斯(Pompejus Trogus)来。他是納尔波高盧的一个高盧人。特洛古斯写了四十四卷的通史，而以馬其頓的历史为中心，这便是为什么全部著作称为“菲利披史”(Historiae

① 她几乎和奥維狄烏斯同时被送出了罗馬(紀元七年)。

Philippicae)。有趣的是，在特洛古斯的著作的某些地方对罗馬人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的著作并沒有傳到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所有各卷內容的簡短目次和二世紀的修詞学家瑪尔庫斯·优尼阿努斯·优斯提努斯(見第二四九頁)为全書所作的节縮的重述。

奥古斯都时代的大活动家——阿格里帕、美凱納斯、美薩拉——也留下了回忆录，可惜这些回忆录都沒有傳下来。元首奥古斯都本人也写了回忆录。

科　学

談到內战时期的罗馬科学时，它保有我們已經指出的那种經驗記述的和实用的性質。奥古斯都时期的新的特色就是由于加紧的建設与一般技术的发展而引起的，对技术問題的兴趣。这种兴趣的最大表現就是建筑家瑪尔庫斯·維特魯維优斯·波里奥的著名的著作，十卷的"建筑論"。

維特魯維优斯的著作的內容比它的标題是要广泛的，因为他在这一著作中不仅叙述了眞正意义之下的建筑（第一——七卷），而且还有一般实用的机械学。例如，維特魯維优斯記述了上昇的机械裝置(波里斯帕斯通)、卷水器具(琴潘諾姆)，計算乘物行过的距离的測距器(現代的 texometer类型的)等等。

在其他的知識部門中，可以作为罗馬世界强国这一鼎盛时代的特征的，是地理学的发展。奥古斯都的女婿和战友，著名的統帅瑪尔庫斯·維普撒尼烏斯·阿格里帕（紀元前六三——一二年)編制了当时全部巳知世界的一幅大的地图。

本都的土著，希腊人斯特拉波（紀元前六六年至紀元二四年）用希腊語，并很大的程度上是根据亲身的观察，写了十七卷的“地理”。这一著作几乎全部保存到今天，它是我們关于古代地理概念的知識的主要史料之一（第四二四頁）。

罗馬好古的傳統的繼承者則是瑪尔庫斯·維里烏斯·弗拉庫斯（第二六頁）。

第四章

优里烏斯—克劳狄烏斯家族的統治

継承問題

在法律上，奥古斯都的一切权限都是随着他的死亡而結束的，因为这些权限帶有个人的性質。当然，元首本人曾預見到这一点并預先开始为自己准备繼承者了。这是一件長期而复杂的事情。奥古斯都沒有亲生的兒子(見第七三四頁奥古斯都家族的族譜)。因此，当二三年他重病并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便把自己那帶有印記的指环傳給自己最亲近的人、統帅阿格里帕。优里亞当时还沒有出嫁，而元首的繼子杜路苏斯和提貝里烏斯又太年輕了。在恢复健康的时候，奥古斯都便把治理一切元首行省的副执政官的大权授予阿格里帕，这显而易見，当然就是說，他为自己准备了繼承人。但是很快地元首便改变了自己的計划。他把优里亞嫁給了克劳狄烏斯·瑪尔凱路斯，这是自己的妹妹屋大維亞的兒子，并指定他作为自己的繼承者。但是瑪尔凱路斯几乎立刻就死了。阿格里帕再度上昇到重要的地位。二一年，奥古斯都又把居孀的优里亞嫁給了他，过了某些时候便賜他以治理元老行省的最高大权和保民官的权力。这样一来，阿格里帕在实际上就成了与奥古斯都共同統治的人物。他和优里亞所生的头兩个兒子被元首接受为繼子，取名盖烏斯和路克优斯·愷撒。現在看来繼承的事情好象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但是，紀元前十二年阿格里帕的死亡把一切都摧毁了。他的兒子还年幼。于是奥古斯都又开始准备使自己的繼子提貝里烏斯和杜路苏斯成为自己的繼承者。一一年，他迫使提貝里烏斯和自己所热爱的妻子維普撒尼亞·阿格里帕离婚而使他娶了阿格里帕的未亡人、放蕩的优里亞。同时奥古斯都又把自己的甥女、瑪尔庫斯·安托尼烏斯和屋大維亞所生的女兒安托尼亞嫁給了杜路苏斯。杜路苏斯死于紀元前九年，而提貝里烏斯便成了唯一的候补繼承人。把保民官的权力給他(紀元前六年)，便是最后地巩固了他的地位。

但是优里亞的丑行使提貝里烏斯完全不可能过家庭的生活。而且不喜欢自己的繼子的奥古斯都又开始公开表示非常喜欢外孙盖烏斯和路克优斯。因此提貝里烏斯在得到保民官权力的那一年便到罗德斯島去，在那里他呆了七年和元首的家庭完全脫离了关系。直到紀元二年他才从奥古斯都那里得到允許返回罗馬，但仍然不能干預事物①。那时路克优斯·愷撒死了(紀元二年)，而兩年之后他的哥哥也死了。在阿格里帕和优里亞的全部男性后裔中間，活着的只有阿格里帕的兒子波司图姆斯了。但是他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瘋狂的人物，以致他絕对不适于作繼承者；而連奥古斯都也不得不把他送到厄尔巴附近的叫做普拉納西亞的一个小島上去，而波司图姆斯后来便在那里被杀死了。

这样，由于命运的支配，提貝里烏斯便在实际上成了唯一的繼承者。在盖烏斯·愷撒死后，奥古斯都便不得不認提貝里烏斯为繼子②，而在紀元一三年奥古斯都感到自己的死期已近，便把副执政官的大权授給他了。

① 优里亞于紀元前二年被奥古斯都送到那波里附近的龐达特里亚島上去。

② 条件是他要認自己的侄子盖尔瑪尼庫斯为繼子。

因此，当奥古斯都死的时候，大家便都把提貝里烏斯看成是他的政权的合法繼承者，何况在故元首的遺囑中，提貝里烏斯又被任命为主要的繼承者。

提貝里烏斯

我們把奥古斯都的四个繼承者——屬于优里烏斯和克劳狄烏斯兩个氏族的提貝里烏斯、卡里古拉、克劳狄烏斯和尼祿(一四——六八年)——的統治时期称之为“恐怖統治时代”。这一名称产生的原因可以說是由于，所有这四个元首（克劳狄烏斯程度較差）在統治时都采取了对貴族反对派(对民主反对派的程度較差)的公开的和有系統的暴力手段。这种恐怖制度，归根到底还是由于优里烏斯—克劳狄烏斯王朝社会基础的薄弱而产生的。如果奥古斯都当政时期的帝国在四十四年中間可以享有充分的內部和平的話，那末这是由于一切革命民主力量的摧毀和耗尽，由于遍及于罗馬社会的消沉心理。如果不把这样的职业軍队和个别人数不多的意大利居民集团算在內的話，軍事独裁在本質上是沒有广泛的社会支柱的。

但是，在奥古斯都个人統治的四十四年中間，社会从內战的恐怖行为中恢复过来了。参加和目击內战的人們大量地死掉了，而年輕的一代是根本不知道內战的。共和的傳統在罗馬还非常强，难怪奥古斯都使自己的專政有共和的外形。但是这些形式是誰也欺騙不了的。因此，如果說在奥古斯都当政时期，共和反对派是非常温和的話，那末在他的繼承者的时代，这一反对派是大大地加强了。

在这上面还必須加上一种情况。奥古斯都的繼承者是在宮廷的环境中并以王政的精神培养起来的。罗馬元首的政权底“民主的”起源，和这一政权是从革命产生出来的事实和他們是毫不相干的。奥古斯都記得这一点并行动得十分小心。但他的繼承者們却自視为具有繼承大权的眞正君主。

这样一来，优里烏斯-克劳狄烏斯王朝的元首們便遇到了主要是从旧貴族队伍中产生出来的、势力巩固的共和反对派。过去由于自卫的情感而曾把政权讓給軍事独裁者的旧貴族，現在則想把它取回来了。但奥古斯都的繼承者們怎么能够对就在他們周边营巢的反对派进行斗爭呢？只有使用个人恐怖手段的办法。在早期帝国社会基础狹窄的情况之下，这一斗爭方法不可避免地会蛻化成血腥暴力的方法，而在使用这种办法的时候，組織这种办法的人物本人已經失去了心理上的均衡。

对于为自己打开了一个恐怖統治的时代的、奥古斯都的第一个繼承者来說，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在即位时采用了提貝里烏斯·愷撒·奥古斯都的名字的提貝里烏斯·克劳狄烏斯·尼祿是奥古斯都的繼子，是他的妻子李維婭第一次結婚时所生的兒子。当奥古斯都死的时候，提貝里烏斯已經五十五岁了。不幸的家庭生活和奥古斯都宮廷中長期的搖摆不定的情况（当时誰也不知道，他自己則最不知道，他自己会不会成为国家的首腦）使阴郁、多疑的性格和伪善的本領在他的身上发展起来了。就本性来說，他是一个不果断的人物。但是提貝里烏斯有才智、有巨大的軍事和行政能力，有高度发达的义务感。在他的性格中的这种双重性再加上他即位时罗馬的那种复杂情况便說明了他的政策的全部矛盾性。

这种矛盾性在奥古斯都死后不久便显露出来了。从一方面来

說，提貝里烏斯依靠着自己的副执政官的大权和保民官的权力立刻下令近卫步兵队，使帝国的居民宣誓幷召集了元老院。从另一方面来說，他又在元老院表演了很長的一出喜剧：他拒絕政权幷只有在長时期的劝說之后才表示讓步。元老院投票把奧古斯都的一切特权都給了他。除去提貝里烏斯所固有的伪善以外，在这里他还有故意的政治打算。在元首的家庭中，他是一个从外而来的新人。这时在日耳曼边境的他的侄子盖尔瑪尼庫斯在罗馬的人望要大的多。提貝里烏斯迫使元老院劝进，这样彷彿便使自己不会受到篡夺政权的指責。

帝国，特别是提貝里烏斯本人权力的不巩固性在他即位的头几个月中表現在三个潘諾尼亞和四个日耳曼軍团的譁变上。士兵不滿于迟迟不放餉銀和使他們过期仍留在軍队里（第六七六至六七八頁）。譁变的誘因則是不受欢迎的提貝里烏斯被宣布为元首。日耳曼軍团的士兵甚至要求自己的首長盖尔瑪尼庫斯取得元首的大权。但是忠心的盖尔瑪尼庫斯冒着生命的危險拒絕了。为了鎭平譁变，提貝里烏斯曾把自己的兒子杜路苏斯派到潘諾尼亞去。兩处他都不得不讓步：欠給士兵的錢加倍償还了，过期服务的士兵得到了退休，士兵得到保証不被派出去干重活。

为了提高松弛的軍紀而对萊茵河右岸进行了几次出征（一四——一六年）。同时还想消灭曾打敗瓦魯斯的、还盤据在那里的部落同盟。但是盖尔瑪尼庫斯在那里的胜利幷沒有得到巩固的成果，而損失則极大。而且提貝里烏斯嫉妬侄子幷害怕他那日益增長的人望。終于元首把他从日耳曼召了回来，用凱旋式奬賞他（一七年）幷把特殊的全权授給他把他派到东方去。

在此之后，日耳曼便和高盧分了开来幷取得独立的統治。它

只是萊茵河左岸上的領土并且被分成兩个行省：上日耳曼和下日耳曼；每一行省各由一位执政官地位的副將来治理。

盖尔瑪尼庫斯在东方呆了兩年(一七——一九年)。他在那里調解了几个爭論不决的問題。藩屬的公国卡帕多启亞和孔瑪盖涅被变成了行省，和帕尔提亞人締結了协定。一九年，盖尔瑪尼庫斯突然死在叙利亞的安提奧启亞附近。罗馬的人們都說，他是被叙利亞的副將格涅烏斯·披索和他的妻子普蘭齐娜毒死的。一个强烈的怀疑的阴影也落到元首的身上。虽然披索根据提貝里烏斯的命令被交付法庭审判并被告以陷害盖尔瑪尼庫斯的罪名，但是这并沒有打散关于元首和自己的侄子的死有关系的傳聞。这些消息特別又为盖尔瑪尼庫斯的未亡人阿格里披娜（一个性格高傲和好权的妇女，优里亞和阿格里帕的女兒）所大吹大擂。近卫軍長官謝雅努斯（人們称他为"元首的凶惡家神"）也支持元首家庭中的不和。当提貝里烏斯的兒子杜路苏斯死亡(二三年)而盖尔瑪尼庫斯和阿格里披娜的兒子們尼祿、杜路苏斯与盖烏斯成了最亲近的繼承人的时候，这种糾紛便更为加强了。但是在二九年，以个人的影响抑制了家庭紛爭的李維婭逝世以后，情况便变得完全不可忍耐了。事情的結果是阿格里披娜被流放，而她便死在流放地了（三三年）。她的第二个兒子杜路苏斯則和母亲同时死在宮廷的獄里，而長子尼祿，还在此之前，便在流放中自杀了。活着的只有第三个兒子盖烏斯(卡里古拉)，提貝里烏斯便以他为繼子①。

促使元首采取断然措施的、提貝里烏斯即位时的环境和元首家庭中的情况便是如此。意大利和行省人民群众的情緒也变得非

① 他太年幼，故而还談不到有什么危險。

常惊惶不安了。一个在罗馬輔助軍队中服务，后来逃跑了的努米地亜人叫做塔克法里那斯的于十七年在努米地亜发动了起义，这次的起义直到二四年才被鎮压下去。

在同二十四年，在南部意大利偶然地得以揭发了一次奴隶大阴謀。近卫步兵队过去的士兵提图斯·庫尔提西烏斯在布倫第西烏姆和四周的那些城市的布告上和秘密集会上，开始号召居住在遙远的山区牧場的牧人奴隶的起义。有三只乘着水手的战船偶然地靠了岸。当地的財务官便借着他們的帮助得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把阴謀鎮压下去了。提貝里烏斯所派来的、率領强大队伍的軍事保民官逮捕了阴謀的全部領导者并把他們帶到已开始有了各种惊恐的消息的罗馬。

凡此种种都使提貝里烏斯不得不加强帝国的軍事基础。他本人开始帶領亲卫队在到处出現（甚至在元老院！）。近卫步兵队被調到罗馬，在那里并为他們建造了專門的兵营（二三年）。他們的統帅埃里烏斯·謝雅努斯成了元首以下的第一人。正如上面已經指出的，謝雅努斯在提貝里烏斯当政时期的历史上是起了可悲作用的。显而易見，他想成为元首的繼承人，或者可能甚至打算把他推翻。謝雅努斯进行有系統的和一定的政策，他煽起了提貝里烏斯对盖尔瑪尼庫斯家族和与这一家族亲近的人們的怀疑。人們总是在傳說，說他把杜路苏斯、提貝里烏斯的兒子給毒死并打算娶他的未亡人李維婭①。近卫軍之集中于罗馬，目的就是要使謝雅努斯在决定性的关头成为城市的主人。提貝里烏斯于二六年离开罗馬，起初到坎佩尼亜，后来到卡普里埃（卡普列埃）島上去不是沒有

① 这些傳聞也反映在塔西佗的著作中，但是在有关毒死杜路苏斯的部分中未必是眞实的。

他的影响的。

但是，威势赫赫的得时人物的計划由于安托尼亚、盖尔瑪尼庫斯的母亲而为元首知道了，她使提貝里烏斯对他的寵臣睜开了眼睛（三一年）。考虑到謝雅努斯所有的巨大影响，是需要极其小心翼翼地来行动的。提貝里烏斯非常巧妙地組織了一种反阴謀。元首不叫謝雅努斯看到他已經猜到自己的阴謀，他借助于忠心于他的一位近卫軍軍官賽尔托里烏斯·瑪克罗，用慷慨賞賜的办法，使近卫軍的軍队离开了謝雅努斯。当基础准备妥当的时候，在元老院中便宣布了元首的書信（他本人則是在卡普里埃島）控告謝雅努斯以叛国的罪名。元老院宣告了他的死刑而这个寵臣便被处死了。繼他之后，他的許多朋友和党羽也都被处死了。近卫軍長官則任命瑪克罗来担任。

謝雅努斯的事件向提貝里烏斯表明，甚至在自己最亲近的人們中間，他都不能認为自己是十分安全的。这便更为加强了他对人們的怀疑和憎恨。在此之后，恐怖統治便到达了頂点。

提貝里烏斯的对內政策从一开头便是想取消元首制的某些“民主的”因素。例如，高級官吏的选举交給了元老院①，而民会的立法活动实际上是消灭了。元老院，特别是在提貝里烏斯統治的初年，曾享有巨大的威信：元首把最重要的事件交給元老院来討論并且非常尊重它的意見。但是后来，随着反对派力量的增長和提貝里烏斯阴郁的怀疑心情的加强，他越来越甚地使用了純粹專制的統治方法，而元老院也变成了恐怖統治制度的簡單工具。

早在二六年，在病态的对人的厌惡和謝雅努斯的劝說的影响

① 民会不过是形式地批准元首和元老院同意的候选人名單。

下，提貝里烏斯离开了罗馬。李維婭的死加深了他和盖尔瑪尼庫斯家族之間的鴻溝。最后，謝雅努斯的阴謀則是死刑、流放和充公的一套办法的发展道路上的决定性的阶段。早在共和国时期便很少应用的、元老院的审判职权現在則广泛地被利用来进行控告叛国的訴訟，或更常見的，进行控告"大逆罪"(lesae maiestatis)的訴訟。一〇三年的关于侮辱罗馬人民的尊严的旧法律(第五一九頁)被用到元首个人身上并且用来作为迫害反对新制度的一切分子的广泛的"法律"基础。不用說，这里是有大量濫用职权的行为的：結果都是归之于个人的打算，密告者发了財，因为他們获得沒收的財产的百分之二十五等等。虽然元首力图对这些濫用职权的現象作斗爭，但全部的情况是如此，以致对这些現象进行系統的斗爭都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尽管提貝里烏斯在自己的性格上有缺点，他仍然是在奥古斯都的領导之下受过良好的訓練的一个优秀的行政人員。他的行动十分小心而且在国庫的开支上又非常节儉（因此罗馬的平民不喜欢他）。在他的治下，行省的情况稍好。提貝里烏斯严格监督行省的太守，有关勒索的大量訴訟案件便說明了这一点。他曾多次把大量的补助金送給受地震灾害的城市。在新的行省(高盧、多瑙河沿岸、西班牙)里，在修路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在意大利，他剛毅果断地对搶劫現象进行了斗爭并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內战的另一种殘余进行斗爭則是比較困难的，这便是意大利的土地危机。三三年，元老院建議有产者(主要是高利貸資本的代表者)把他們的資本的三分之二投到土地上来。这便引起了激烈的財政危机，因为債权人开始加紧地索債了。提貝里烏斯从国庫中撥出特别的一項貸款基金来緩和危机。

提貝里烏斯完全孤独地在卡普里埃島上度过了自己統治时期的最后年代，而几乎把国事抛弃了。領导国事的是近卫軍長官和首都的市長。元首的孤独的生活产生了关于他在卡普里埃島上所做出的极度放蕩的行徑和独出心裁的殘酷行为的大量傳聞。在这些傳聞里未必有很多可信的东西。三七年三月十六日元首以七十八岁的高龄死在米吉那海角上的一个别墅里，沒有留下关于繼承人的任何肯定的指示①。他遺囑把自己的財产均分給侄孙盖烏斯·愷撒、盖尔瑪尼庫斯和阿格里披娜的唯一活着的兒子②和亲孙子提貝里烏斯·盖美路斯。輿論是傾向于盖烏斯的，他是有众望的盖尔瑪尼庫斯的兒子。近卫軍長官瑪克罗也站在他的一面，这一点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軍队和居民向盖烏斯宣誓，而元老院也依照提貝里烏斯的榜样批准了他的权力。盖美路斯則被取消了共同繼承的权利。

卡里古拉

盖烏斯·愷撒·奥古斯都·盖尔瑪尼庫斯，通称卡里古拉③，是在最有利的前兆之下即位的。人們期望盖尔瑪尼庫斯和阿格里披娜所生的兒子能够緩和提貝里烏斯的殘酷統治。而实际上，在統

① 关于他死时的情况还有一些半傳說式的故事。

② 在形式上盖烏斯是元首的繼孙，因为盖尔瑪尼庫斯曾被提貝里烏斯收为养子。

③ "卡里古拉"是 caliga 的縮小詞，是士兵的鞋子的名称。当他和自己的父亲盖尔瑪尼庫斯住在軍营中并穿着軍服的时候，士兵們便这样地称呼小盖烏斯。

治的最初的几个月里，卡里古拉不曾辜負这些期望。他有意地着重指出了自己对于元老院和人民的尊重，甚至把选举高級官吏的权力重新給予民会。近卫軍得到了丰富的賞賜，为人民举办了盛大的馬戏表演和逐兽戏。卡里古拉把自己的堂兄弟提貝里烏斯·盖美路斯認为繼子。被驅逐的人都回来了，而在提貝里烏斯时期因誣告而沾污了自己的人都受到了懲罰。

但是很快地元首便发生了一次激烈的轉变。他比較年輕（二十五岁），他是在卡普里埃島上長大起来的；提貝里烏斯一直不断地把他放置在自己身边，使他远离国事而处身于宮廷的阿諛环境之中。卡里古拉从自己的母亲阿格里披娜那里获得了不屈服的性格，但是这种性格在他的身上却蛻化成为心理上的不均衡。在他即位几个月之后，甚至在表面上都沒有經过任何法庭上的审理，便下令把盖美路斯和瑪克罗杀死了。由于輕率地浪費了提貝里烏斯所积蓄下的資財，这便使卡里古拉提高了租税幷使用沒收的办法来补充国庫。三九年，他对日耳曼和北部高盧作了裝飾性的出征，这次的出征沒有得到任何的結果。但是在回到罗馬的时候，元首却給自己举行了壯丽的凱旋式，从而耗費了巨量的金錢(四〇年)。

卡里古拉的統治时期是元首制之蛻化为君主制的一个重要阶段。他第一个在宮廷施行了王政的禮式：俯拜、吻足等等。元首的宮廷在他的时代有了一套严整的組織，在这里面解放奴隶开始起了巨大的作用。由于元首精神不正常，对他本人崇拜的要求常常具有最荒謬的形式（例如，卡里古拉要求人們象拜神一样地拜他，把自己和优庇特相比，想使自己的爱馬英启塔特成为执政官等等），但是在历史上来看，这个过程完全是合乎規律的。在这里还看出了希腊化君主制度的影响，因为在这种君主制度下国王本人

的神化从馬其頓亞历山大便开始了。

恐怖的統治制度在三九年引起了一次組織謀杀卡里古拉的阴謀。这一阴謀的領导者是上日耳曼軍团的統帅格涅烏斯·楞图路斯·盖图里庫斯。卡里古拉的一位姊妹杜路吉拉的丈夫瑪尔庫斯·埃米里烏斯·列庇都斯也参加了这次阴謀①。可能人們打算在杀死元首之后把他拥上王位。阴謀被揭发了②，这便促使重新爆发了新的恐怖統治。卡里古拉的姊妹阿格里披娜和优里亞受到同謀的嫌疑而被放逐了。

在四〇年元首从高盧返回之后，第二次的阴謀又組織起来了，参加这次阴謀的有近卫軍的將領們（保民官卡西烏斯·凱列亞）。四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卡里古拉被阴謀者用短劍戳死了。

克劳狄烏斯

但是他們中間却沒有拟定出被杀死的元首的繼承者。兩天的时期中間是虛位的，在这一期間，元老院集会商量取消元首制和恢复共和制的問題。当一般的看法認为这样做不可能的时候，人們便开始在元老中間寻求元首的人选。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在議事堂的牆外，这个問題已經解決了。

在卡里古拉被杀之后，近卫軍偶然找到了被杀死的元首的、隐藏在宮中的叔父、盖尔瑪尼庫斯的弟弟克劳狄烏斯。大家已經忘掉了这个人，因为就自己的品質而論，他仿佛是最不适宜于担任元

① 据說元首的姊妹杜路吉拉和阿格里披娜是他的情妇。

② 完全可能，卡里古拉对日耳曼的荒謬的出征完全不是象初見时那样地荒謬而是和格涅烏斯·楞图路斯阴謀的揭发有关系的。

首的角色的。但是人們又立刻記起克劳狄烏斯是盖尔瑪尼庫斯的弟弟。这一点便足以使近卫軍把他帶到自己的軍营并宣布他为元首了。元老院面临了既成的事实，于是便把元首的一切慣有的权限和头銜贈給克劳狄烏斯了。

克劳狄烏斯的全名①是提貝里烏斯·克劳狄烏斯·尼祿·杜路苏斯·盖尔瑪尼庫斯；他在即位时已經有五十多岁了。在卡里古拉的宫廷中，他永远是嘲笑和揶揄的对象。拙笨并有着可笑的步态的克劳狄烏斯是极其善忘和馬虎的。他厌煩任何長时期的劳动，以致他有时在审案时睡着或者必須中断以便打个盹。但是也不能否認他是具有正常的判断力的。他的許多言詞和行动有着惊人的智慧，虽然此外他也常常說出十分胡涂的想法。奥古斯都和提貝里烏斯認为他完全不适于实际的活动而使他远离事务。在閑暇的时候，克劳狄烏斯便埋头于历史古物的探索。他写了"自傳"、"埃特魯里亚史"、"迦太基史"，他从事拉丁語字母的改革，給它加了三个字母等等。

在他即位之后不久的时候，克劳狄烏斯便热烈地着手处理事务，但是随着年紀的增加，他的缺点表現得越来越严重了。因此实际上統治着帝国的是他身后的另外一些人。元首的无可置疑的功績是他为自己选擇了一些能干的助手并且不阻碍他們。这些助手是被釋奴隶、还在卡里古拉时期便显达起来的卡里斯图斯、納尔启苏斯、帕拉斯和波利比优斯。

克劳狄烏斯統治时期的最重要特色是建立了帝国的官僚机構的基础。当然，这一过程不是从克劳狄烏斯，而是从他以前很久

① 在正式的銘文中是：提貝里烏斯·克劳狄烏斯·愷撒·奥古斯都·盖尔瑪尼庫斯。

便开始了的。它的最初萌芽可以回溯到愷撒和奥古斯都的当政时期。我們已經看到，在奥古斯都的时期，官职便已經分成了三类：元老的、騎士的和解放奴隶的。在卡里古拉当政的时期，作为元首私人的代理人而在龐大的宮廷經濟中起巨大作用的解放奴隶特别开始分化出来了。

克劳狄烏斯在这个方向上向前又迈进了一步。他把訴訟裁判权(就是在有关元首国庫、即 fiscus 的案件上作出判决的权利)給予代理人(这是常常出身于解放奴隶的、元首财务代理人)。这是一項具有重大的原則意义的措施，因为从現在开始，代理人也变成国家的官吏了。

宮廷的管理也平行地进化着，結果是使中央的帝国官僚机構得以建立起来。我們已經說过，还在卡里古拉当政的时候，元首的宮廷便有了比較正规的組織。到克劳狄烏斯的时期，元首的财产已达到这样的规模，以致需要一套适当的管理制度了。这一点反映在四个宮廷办公厅(officia)的設立上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称为 ab epistulis (直譯是“关于書信的”)。領导这一办公厅的是納尔启苏斯。这是元首宮廷的总的秘書处①，元首的全部大量往来信件都在这里集中。占第二位的办公厅是 a rationibus (“有关計算”)，領导者是帕拉斯。宮廷管理的这一部分掌管元首的财政。占第三位的办公厅是 a libellis (“有关請求的事件”)，由卡里斯图斯和波利比优斯領导。一切交給元首的控訴書、质詢書和請求書都集中到这里来。最后，a patrimonio(“关于世襲庄园的事务”)的这一部門則掌理元首家庭的大量不动产。

① 在提貝里烏斯的时期，它是分成兩部分的，一部分是 ab epistulis latinis (拉丁信件部)和 ab epistulis graecis (希腊信件部)。

所有这些办公厅在一成立的时候就是用来管理元首的家务的。但是由于这一家务的規模巨大(由于恐怖統治时期的沒收，这一家务便特别扩大了)，在古代公法与私法之間界限的有条件性的情况下，也由于元首政权的威信日益增長，宮廷的办公厅漸漸地变成了元首管理的中央机構，也就是一种部(指政府各部的部。——譯者)。

总秘書处(ab epistulis)把广义的全部行政管理集合到一起：他接受元首的太守和軍事首腦的报告，发布任命他們的命令，起草对官吏的指令，公布元首的敕令等等。这样看来，总秘書处結局也就成了一种类似同时是內政部兼軍事部的机構。

称为 a rationibus 的办公厅結果变成了元首的財政部。在这里集中管理着稅收(其中某些甚至是在元老的行省)，計算罗馬城粮食的供应，撥調建設、鑄币、元首官吏的薪俸的用款等等。

称为 a libellis 的部門变成了司法部。这一职权之获得发展是因为对于交上来的訴狀，元首是根据办公厅首長的报告来写下自己的決定的，这些決定当然就成了最重要的法律根源之一。

除去这三部以外，a patrimonio 这一部門(它彷彿是 a rationibus 的一部分)所起的作用当然要小得多了。

中央帝国官僚机構的設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每年更換从元老等級中产生的高級官吏的那种共和国的行政机構完全不适于管理帝国底巨大和复杂的机構了。代議(国会)制度和建立在特权的少数对广大居民群众的压迫之上的奴隶制度是背道而馳的。而尽管在帝国的全部历史中間，行省逐漸地与意大利平权，以致到三世紀初的时候，帝国的全体自由居民都取得了公民权，但这种情况只有在帝国开始式微的时候才能发生。在同一时期，就是当帝国的

基础已經形成的时候，奴隶制度还是相当强大的。因此官僚的君主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之下便是唯一可能采用的国家形式了。而尽管官僚政治在帝国晚期是导向帝国居民之破产的最大濫用职权行为的源泉，但是在开头的时候，官僚制度的实施无疑是緩和了因共和国太守的掠夺統治而疲憊不堪的行省的处境。这样看来，在克劳狄烏斯当政的时期，行省的內部安定下来了并享受了某些物质的福利。

一般說来，克劳狄烏斯在自己的行省政策方面，是回到愷撒的傳統上面的。例如，他广泛地把公民权給予行省居民①。而且，在四八年，元老院还根据元首的建議把 ius honorum，后来还有参加元老院的权利給了高盧人（起初是埃督伊人的部落）。

元老院就这件事进行了討論，因为一部分的元老抱着反对的态度。于是克劳狄烏斯便发表了一篇极其賢明的演說，他引証历史上的例子以証明外国人是如此多次地在罗馬取得高位②。

克劳狄烏斯大大地緩和了自己先人的恐怖統治制度。这一点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認識到了恐怖統治制度使帝国所走入的死路，而不是由于并非是个坏人的元首的性格。在克劳狄烏斯的时期，元老院再度活跃起来了。关于大逆罪的訴訟停止了。元首喜欢到元老院去并参加元老院的辯論。但是显貴的反对派却远还沒有被提貝里烏斯和卡里古拉摧毁。在克劳狄烏斯統治剛剛开始的时

① 四七年——四八年的全国調查表明公民的总数是六百万人，也就是說比一三年增加了一百万人（第六七四頁）。

② 塔西佗："年代記"，XI，23—25。克劳狄烏斯眞正演說的断片保存在所謂"李奥努斯板"上。在前面联系着瑪斯塔尔納的問題，我們曾談到了这一演說（第六四頁）。

候，卡米路斯·斯克里波尼亞努斯、达尔瑪提烏斯的副將便被自己的軍队宣布为元首。誠然，他不久便被他們拋弃了，但是在罗馬却还有許多追随他的人，領导他們的就是安尼烏斯·維尼启亞努斯。与阴謀鎮平的同时，大批的人被处死。稍后，元首夫人麦撒里娜的姘头盖烏斯·西里烏斯又拟訂了夺取王位的計划。他們兩个人，还有他們的同謀者都被杀死了。这些試图和規模稍小的几次阴謀使胆小的元首經常处于紧張和害怕的狀态，并使他易于接受密告，而他的妻子和寵臣也就广泛地利用了这一点。

在克劳狄烏斯的內政和外交方面，应当指出某些重要的措施来。財政的好轉使他能够修建这样的一些巨大的設施，如奧斯提亞新港灣的建設（四二年）和愷撒早就夢想过的福奇努斯湖部分的疏干（五二年）。后面的这件事在十一年中間用去了一万人的劳动。

克劳狄烏斯的对外政策是十分成功的。良好的財政狀况也为这件事提供了基础。在卡里古拉統治的末期，在藩屬的瑪烏列塔尼亞爆发了起义，起义的原因是元首处死了它的国王托勒密。克劳狄烏斯的統帅盖·苏埃托尼烏斯·鮑里努斯鎮平了运动。罗馬軍队越过阿特拉斯山脉，直到撒哈拉边境（四一年至四二年）。此后瑪烏列塔尼亞就被分成了兩个行省：Mauretania Tingitana（摩洛哥）和 Mauretania Caesariensis（阿尔及利亞）。

在小亞細亞，为了保証南方沿岸地帶的安全，使不受山区部落的进犯，李启亞和旁披里亞被合併为一个行省，即 Lycia Pamphylia（四三年）。

克劳狄烏斯在外交上的最大的一件措施就是不列顛的征服。卡里古拉在他出征高盧的时候早就打算侵入那里去了，但当时这

件事被擱置下来了。四三年，五万人的罗馬軍队在阿·普劳提烏斯·西尔瓦努斯的統帅之下在英国东南部(肯特)登陆并渡过了泰姆士河（Tamesa)。元首本人也到了这里。罗馬人当他的面击潰了国王卡拉塔克的軍队。卡拉塔克曾把該島东南部諸部落統一在自己的治下并攻下了它的首都卡穆洛敦(科尔契斯特)。在此之后克劳狄烏斯便返回罗馬并庆祝了凱旋①，而他的統帅②則繼續征服英吉利的东部和南部。到克劳狄烏斯統治末期的时候，該島的中部諸地区也被占領了。

还应当談一下巴尔干的事情。在奥古斯都所建立的、藩屬的色雷斯王国中进行了王朝的傾軋，并常常发生因罗馬軍队的强制征兵而引起的騷动。克劳狄烏斯便利用这一点消灭了色雷斯的独立的最后殘余。四六年，地方王朝被推翻，而南部色雷斯就被变成了一个行省，由元首代理人来治理。国家的北部則和美西亚合併到一起，而美西亚現在則已經扩充到本都的地方去了。

我們已經談到了克劳狄烏斯的对历史古物的兴趣。这种兴趣对于他的內部政策不是沒有影响的，例如：元老院活动的活跃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元首醉心于远古事物的結果。监察官的恢复也同样是这种醉心的緣故（四七——四八年)；克劳狄烏斯本人也担任了监察官的职务③。某些古老祀式的恢复，拉丁字母表中三个新字母的使用，城市神圣边界（pomerium）的扩大等等在这一业余学者的全部統治时期中間打下了特殊的、稍稍有些可笑的古风底印記。

① 克劳狄烏斯和美撒里娜的兒子因这次的行动而得到了布里塔尼庫斯的名字。

② 其中有未来的元首維斯帕西亚努斯。

③ 他的同僚是L·維鉄里烏斯。

克劳狄烏斯的家庭生活是极不和美的。他結了四次婚。元首和前兩个妻子离婚了。他的第三个妻子瓦列里亞·麦撒里娜的放蕩行为甚至使对什么都习以为常的罗馬上層社会都吃惊了。她的放蕩和不遜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在克劳狄烏斯活着的时候，她就嫁了自己的情夫盖烏斯·西里烏斯！显而易見，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次的婚姻自有其政治的一面。新婚者因納尔启苏斯的命令而被杀死了，但是元首本人却和他一貫的情形一样，他自己的行动是极其不坚决的。在麦撒里娜死后不久，克劳狄烏斯便第四次地娶了自己的甥女小阿格里披娜，即盖尔瑪尼庫斯和老阿格里披娜的女兒。阿格里披娜和她的母亲一样，她的特色是强而有力的性格和过分貪好权势。她在第一次結婚时生了一个兒子L·多米提烏斯·阿格諾巴尔布。嫁了年老的元首以后，她就尽力使元首不叫他的亲生子布里塔尼庫斯繼承王位而接受一个名为尼祿·克劳狄烏斯·愷撒的繼子为子(五三年)。克劳狄烏斯跟麦撒里娜所生的女兒屋大維亞就嫁給了尼祿。

一年之后(五四年)，克劳狄烏斯突然死了。人們都坚持地說是阿格里披娜毒死了他以便把王位傳給自己的兒子。从下面一件事来看这种說法更是可能了，即克劳狄烏斯在自己死前不久开始对阿格里披娜和她的近人感到煩倦并想把布里塔尼庫斯的权利恢复过来。但是我們不能完全肯定阿格里披娜是故意毒死克劳狄烏斯的：可能是他在夜里由于过度吃了菌类物而把自己毒死了。

元首的死一时并沒有給声張出去，直到阿格里披娜在近卫軍長官阿佛拉尼烏斯·布魯斯的帮助之下，保証自己的兒子有近卫軍的支持的时候。元老院于是把一切例行的头銜給了尼祿。

尼 祿

尼祿·克劳狄烏斯·愷撒[1]在他登上王位的时候还不到十七岁。就本性来說，与其說他是个凶恶的、勿宁說他是个不果断的少年。他幷不是沒有能力幷且显露了某些良好的本性。但是他当政的最初年代的情况扼杀了他身上的一切优良的品质，幷把一切丑恶的东西发展到可怕的規模。

在开头的时候，处理一切事务的是阿佛拉尼烏斯·布魯斯和L·安奈烏斯·塞內加；后者是年輕元首的教育者，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作家。他們倆都极力想以奧古斯都元首制的精神恢复元老制度。但这勿宁說只是理論上的綱領，因为在实踐上，国家的統治越来越走上了克劳狄烏斯时期所确立的官僚制度的道路。无論如何，在尼祿当政最初年代的广泛內政关系方面，是沒有任何惊惶不安的征兆的。

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在元首的家庭中和在狹隘的宮廷集团中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当然会使任何細心的观察者对之加以深思的。五五年，尼祿的异父兄弟布里塔尼庫斯突然死了。突如其来的死和极快地把他埋葬起来，这些事都使人們不由得不想到他是被毒死的。是誰的命令呢？我們的史料一致認为就是尼祿。

这一問題是和另一个更加广泛的問題联系着的。两个宮廷集团——塞內加与布魯斯派与阿格里披娜派——进行了爭取年輕元首的斗爭。每一派都力图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影响尼祿：諂媚、奬

① 在官方的文件中是尼祿·克劳狄烏斯·愷撒·奧古斯都·蓋尔瑪尼庫斯或元首尼祿·克劳狄烏斯·愷撒·奧古斯都·蓋尔瑪尼庫斯。

励他的艺术嗜好、袒护他喜爱的事物等等。后面的一个办法是特别方便的。阿格里披娜的影响的宣傳者是屋大維亞，尼祿的年輕妻子。塞內卡和布魯斯为了和这一影响对抗而推出了元首所惓恋的被釋女奴隶阿克鉄来。于是阿格里披娜看到政权已經从她的手里滑掉，便試图把賭注放到布里塔尼庫斯身上。她不小心地公开恐吓兒子說，她要和繼子到近卫軍那里去。可能这只是說說罢了。但是他們却有了自己的行动，而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布里塔尼庫斯被毒死，这或者是由于尼祿本人的命令，或者是由于布魯斯与塞內加的安排。

这件事使阿格里披娜和尼祿之間的关系大大地悪化了，而且尼祿也早就开始对自己那貪好权势的母亲底监护感到厌煩了。惨剧終于爆发了。五八年，尼祿認識了一位有才华的罗馬貴夫人波培婭·薩比娜，这是他的一位酒友M·撒尔維优斯·奥托的妻子。显然是在奥托的放任之下，在他們之間发生了情事。波培婭对于性格懦弱的尼祿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开始做到使他和屋大維亞离婚而娶了她。这便成了元首和他的母亲之間新的冲突的源泉。阿格里披娜用一切力量来反对他和屋大維亞的离婚。于是尼祿便决定摆脫自己的母亲。在她乘渡船的时候，組織了謀杀她的阴謀，她的船在一定的时候，当然是会和阿格里披娜一同沉下去的。但是她却得救了。尼祿因极其害怕謀杀計划被揭发而母亲現在会公开反对他，他便派出了由解放奴隶阿尼凱特，即米吉那艦队的司令官所領导的队伍。士兵們結束了阿格里披娜的性命(五九年)。

在此之后，尼祿便和屋大維亞离婚，又使波培婭和奥托离婚，这样元首便重新結婚了。屋大維亞被流放到潘达捷里亞島上去，并在那里被杀死了(六二年)[1]。在这同一时期前后，布魯斯也死

了。尼祿任命了兩个近卫軍長官来代替他，其中的一人就是索波尼烏斯[2]·提該里努斯。他不久便对元首发生了巨大而有害的影响。塞內卡看到尼祿已最后脫离了他的控制，便放弃了政事。这样一来，最后的起抑制作用的原則对元首来說是消失了，于是他便可以毫无阻碍地沉緬在看戏、浪費和放蕩之中了。不久他在这里便失去了任何节制。

从另一方面来說，在广泛的內政方面也开始聚集了濃重的云霧。在罗馬有一項古老的法律，这項法律宣布說，如果主人被自己的奴隶杀死，那末家中所有活着的奴隶便都要被处以死刑。五七年，元老院公布一項决定，即在这种情况下，处死的只是根据遺囑应当取得自由的那些奴隶。这一决定的通过只能說明一件事：在罗馬，奴隶的阴謀和他們之杀死自己的主人的事情都加强了。

六一年，罗馬的市長培达尼烏斯·謝恭都斯被自己的一个奴隶杀死了。应当处死的奴隶有四百名。案子一直打到元老院，元老院反对这种大量的殘杀。但是大多数的元老却主張正确地施行法律。不过当被判罪的奴隶被拉去处死的时候，却有一大群人集合起来試图把他們夺过来。不得不把軍队召来以便把到行刑处的整个道路封鎖起来，而直到那时才得以执行元老院的判决。

三年之后罗馬就遇到了可怕的灾难。六四年夏天刮风的一天在城里发生了火灾。火灾很快地便蔓延于大片的地区而繼續燒了六天。在十四个区里保全的只有四个区；三个区給燒光了；而在其他各区也只是剩下了廢墟。遇难的人数是很多的。尽管政府采取

---

① 后来波培婭也死了。尼祿在生氣的时候打了她，踢了她怀孕的肚子，結果她死了。

② 可能，更正确的是奧弗尼烏斯。

了紧急措施来緩和被害者的不幸遭遇，人民中間却傳說，城市的被燒是出于尼祿的意思。他仿佛是不滿意于旧的罗馬并想把它消灭以便建造一个新的罗馬。另一个說法是，燒掉城市是为了使元首能够欣賞大火的場面并鼓舞他創造一个偉大的艺术品。

显而易見，这些說法是和事实不符的，而火灾則是偶然发生的。特别是应当指出，火灾是在滿月的日子(在七月)开始的，而在那样的日子里，它的"美学"效果是不怎么大的。尽管如此，放火的风聞傳說得极其頑强并使人民发生了极大的不滿，这种不滿情緒每一分鐘都会采取公开的形式的①。于是便決定寻找"禍首"。屬于各种不同非法組織的許多人被逮捕了。他們被誣以放火并被处以慘痛的死刑。我們的傳統(塔西佗，部分的苏埃托尼烏斯)認为他們都是基督徒。但这时人們在基督徒和其他东方宗教的信徒之間是未必作什么精确的区别的。因此，塔西佗②和苏埃托尼烏斯③的相应的地方多半是后来添进去的。

尽管处死了"放火者"，使元首声名扫地的风聞繼續傳播着。尼祿本人把食物給他們，用廉价在帕拉提烏姆山和埃斯克維里埃山之間購买了大块的土地并开始在那里建造豪奢的皇宫"黃金之家"(Domus Aurea)。

罗馬的大火在罗馬社会中間反对情緒的加强上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尼祿的放蕩、他的极度的貪婪、无止境的浪費、热狂于戏剧都大大地有助于这种情緒的加强。元首公开表演为歌手、詩人、馭者、优伶、琴师等等。他甚至按照希腊賽会的类型制定了兩个新的

① 这时在普列涅斯鉄城劍斗士曾試图发动起义。

② "年代記"，XV，44。

③ "尼祿"，XVI。

节日——优維那里亚和涅罗尼亚。費了巨量金錢的、合理組織的喝采团当然是用来表現观众的热情的。

六二年，"元老院制度"的自由主义的时代結束了。在它結束的时候，宮廷生活內正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件：布魯斯的死亡，提該里努斯的提升，塞內卡的自行引退，屋大維亚的死亡，这些事在前面我們都已說过了。在元老院中又恢复了有关大逆罪的訴訟。处死和沒收开始了，这种情况同样程度地是因对显貴反对派的斗争，同时也是因想取得金錢以支付巨大开支的意图而引起的。

为了回答重新恢复的恐怖制度而組織了一次大阴謀（六五年）。参加阴謀的有元老等級和騎士等級出身的許多人物。領导阴謀者的是盖·卡尔普尔尼烏斯·披索，这是从显貴家庭出身的一个年輕人，人們是打算在杀死尼祿之后把他宣布为元首的。在阴謀的主要参加者中間，有第二个近卫軍長官費尼烏斯·盧福斯，他对于元首之偏爱提該里努斯是不滿意的。阴謀者的迟緩和組織的不好使阴謀被揭发了。接着就有大批的人被处死了。尼祿利用适当的机会消灭了他所不中意的人物。例如，安奈烏斯·路卡努斯（塞內卡的侄子、著名詩人）便不得不自杀而死；因为尼祿把他憎惡到这种程度，甚至不許他发表自己的詩作①。塞內加、G·培特洛尼烏斯（这显然是"撒提里康"的作者）和許多其他的貴族代表人物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培特洛尼烏斯是尼祿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对于他的鉴識力元首是无限地信任的②。这便引起了提該里努斯的嫉妒，因此他便力图把培特洛尼烏斯陷到阴謀里去。至于塞內卡，那末尼祿对他是憎恨的，因为他是尼祿当政前半期思想和傾向的

① 但是，塔西佗說，路卡努斯直接参与了阴謀（"年代記"，XV，49）。

② 人們称他为 elegantiae arbiter——文雅的仲裁者。

代表人物。

六六年至六七年，元首到希腊去作巡迴演出，而发現罗馬对他是不够重視的……他出席奥林匹克与戴尔波伊賽会并把一千八百个花环帶回罗馬。为了感謝热情的接待，尼祿宣布了希腊人的自由。这次的旅行花費了巨量的金錢并使国家的財政徹底紊乱了。在同一年，当尼祿出发去作自己的表演旅行时，他接到了犹太发生的大起义的消息。元首从希腊派出了自己的統帅維斯帕西亚努斯去鎮压这次起义。

尼祿的行省政策的特色是它的不徹底性。从一方面来說，这一政策有一些进步的因素，这些因素使我們看到尼祿在某种程度上是愷撒、奥古斯都、提貝里烏斯和克劳狄烏斯傳統的繼承者。从另一方面来說，行省管理的混乱和尼祿的浪費无度(这便使他不得不加重稅收)引起了严重的濫用职权的現象和不滿情緒的增長。

早在当政初期的时候，在不列顛便爆发了因租稅重担和罗馬行政当局的迫害而引起的起义。起义諸部落的首領是女王鮑狄卡。瑪烏列塔尼亚的征服者盖·苏埃托尼烏斯·鮑里努斯在开头的时候并不能应付这一运动。起义者攻克了卡穆洛敦和隆地尼烏姆，杀死了那里的許多罗馬移居民。直到鮑里努斯集合了自己的全部兵力之后，他才得以在泰姆士河以南的一次大战役中击潰了起义者(六〇年)。鮑狄卡自杀身死而起义便被鎮压下去了。尼祿的政府采取措施消除某些駭人听聞的濫用职权的行为。

东方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早从提貝里烏斯的时候起，罗馬便繼承了阿尔明尼亚的問題。这一問題的困难处便在于，在阿尔明尼亚支持自己的傀儡的帕尔提亚人对阿尔明尼亚的事件也很感兴趣。尼祿的統帅格涅尼烏·多米提烏斯·科尔布罗在东方行动

得十分成功，他部分用外交的办法，部分則是使用武力。由于几次的战役[1]和長时期的和平談判，帕尔提亚人的傀儡，阿尔明尼亚国王的弟弟提里达鉄斯放弃了自己对阿尔明尼亚的正式要求，同意受罗馬人的保护并从尼祿的手中接受了阿尔明尼亚的王冠。为了这一目的，他于六六年亲自到了罗馬并被盛大地加以王冠。

这样一来，阿尔明尼亚—帕尔提亚問題对罗馬来說便非常成功地获得了解决。这主要是科尔布罗的功績。但是尼祿害怕著名統帅的声望而在六七年把他召到希腊去（元首当时就在那里）并下令处死了他。

尼祿的行省政策的最弱的一环是巴勒斯坦。这里的局势特别复杂。目的在于煽起民族矛盾的罗馬政策，对于犹太人的宗教上的和日常生活上特点的粗暴的蔑視和元首的太守們的濫用职权行为在那里引起了几乎是此伏彼起的一連串的騷动。正当着耶路撒冷神殿的高級僧侶和大地主一致对罗馬統治采取容忍的态度的时候，处于双重压迫之下的人民群众則是不滿情緒的主要温床。人民坚信救世主所答应的弥赛亚很快就会到来，这个救世主將要拯救犹太人免于外国人的压迫并在大地上建立眞理的王国。

六六年，在凱薩里亞[2]，由于太守盖西烏斯·弗洛路斯的放任而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了回答这一行动，在耶路撒冷爆发了起义，起义的領导者是吉洛提人的政党。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流派，他們力图推翻不仅是罗馬人的統治，还有大地主、高利貸

---

① 在五八年和五九年，罗馬軍队攻占了阿尔明尼亚的兩个首都——阿尔塔克撒塔和提格拉諾凱尔塔。

② 这是巴勒斯坦的一个沿海的城市，位于加利利与撒瑪利亚交界处。是行省的主要城市，罗馬太守駐扎处。

者和耶路撒冷神殿富有的僧侶的压迫。罗馬人称民族主义政党极端的一翼为“西卡里”(凶手;原文是 sicarii),因为他們使用了恐怖的斗爭方法。西卡里都是从奴隶、貧苦农民和下层城市居民中間征募来的。运动的領袖的吉斯卡拉的約翰和吉奥拉的兒子西蒙。起义者圍攻了耶路撒冷的少数罗馬的卫戍部队,而当他們投降时,便把他們杀死了。

罗馬当局完全惊惶失措了。盖西烏斯·弗洛路斯沒有采取任何措施,而叙利亞的副將凱斯提烏斯·伽路斯①本来已开始圍攻耶路撒冷,但是他撤了包圍而在撤退时被击潰了。在此之后,起义便遍及于全部犹太、撒瑪利亞、迦利里和部分的外約旦。在各个城市,犹太人和“异教徒”之間进行了激烈的斗爭,而在耶路撒冷,在起义开头的时候,温和的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組成了一个領导运动的、統一战綫的政府。

为了对起义进行斗爭,尼祿派出了自己最后的一位大統帅提图斯·弗拉維优斯·維斯帕西亞努斯,这位統帅之得以保全只是由于他出身低微,因而尼祿認为他并不是危險的。維斯帕西亞努斯出身薩比尼的城市列阿鉄的一个包稅人的家庭。当犹太起义开始的时候,他已經五十七岁了。在宮廷里他是不受寵爱的,因为他并不以宮廷的光彩而突出②,但維斯帕西亞努斯却是唯一有經驗的統帅,这是可以受托平定危險起义的人物。

六七年,維斯帕西亞努斯率領五万大軍在巴勒斯坦开始

---

① 他掌有对于太守的犹太行省的最高监督权。

② 苏埃托尼烏斯写道,在尼祿旅行希腊的时候,維斯帕西亞努斯是尼祿的侍从人員,他不受尼祿的寵爱是因为在元首歌唱的时候,他常常离开或是打盹。因此他便不許到宮里来(維斯帕西亞努斯,4)。

了軍事行动。次年，除去犹太之外，各地的起义都被鎮平了。但是維斯帕西亞努斯听到尼祿被貶黜之后便停止了进一步的軍事行动。

六八年，元首从希腊的旅行剛剛回来，便听到了一次新的、更加危險的运动。科尔布罗的无緣无故的被处死使倘保全的罗馬貴族的代表者不得不赶快动手了。路格都努姆高盧[1]的太守盖·优里烏斯·温戴克斯和塔尔拉科西班牙的統治者塞尔維优斯·苏尔皮克优斯·伽尔巴約定，在恢复共和的口号下开始了起义。对租稅的加重表示不滿的高盧諸部落都归附了起义的軍团。虽然在維尔吉尼烏斯·盧福斯領导下的、上日耳曼各軍团来和高盧的运动对抗而温戴克斯也被击潰，但是日耳曼的軍队却要求維尔吉尼烏斯宣布自己为元首……誠然，維尔吉尼烏斯拒絕了，但尼祿的处境幷不因此而好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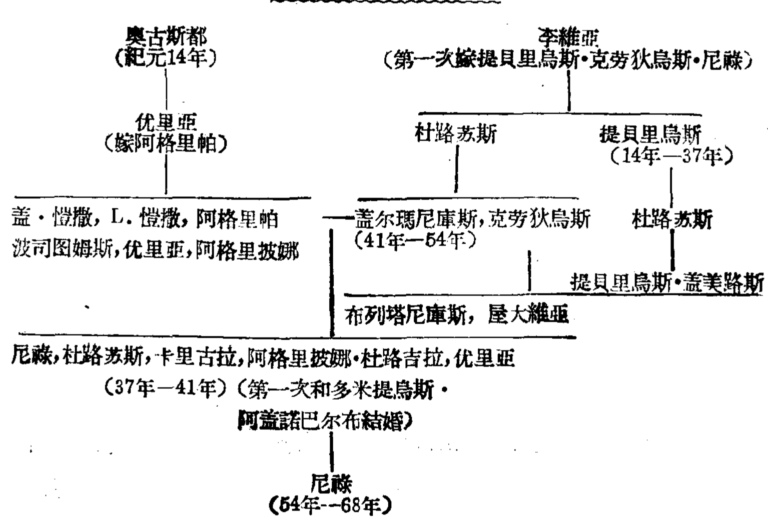
温戴克斯起义的消息是罗馬不滿情緒加强的一个信号。手足无措的尼祿沒有采取任何認眞的措施幷从孩子一样的自信轉向完全絕望的发作。近卫軍也开始动搖了。新的近卫軍長官宁菲狄烏斯·薩比努斯便利用了这一点幷开始进行了有利于伽尔巴的鼓动。宁菲狄烏斯代表伽尔巴所答应的慷慨贈賜使士兵不再徘徊犹豫。提該里努斯根本就沒有設法拯救自己过去的保护者。元老院廢掉了尼祿幷宣布他非法。除去几个奴隶与被釋奴隶以外为一切人所唾弃的、被貶黜的元首逃出了罗馬，而在長期的动搖犹豫之后，便在城郊的一个別庄里自杀了。在死之前，他一直不停地重复着“是怎样一位艺术家要死了啊！”（六八年夏天）。

---

① 山南高盧的中部，以路格都努姆（里昂）为中心。

苏埃托尼烏斯①叙述說，还在很長的时期中間有不知名的人士用鮮花来点綴尼祿的坟墓，把他的半身象放到广場的講坛上，散发傳單，在这里面說，元首还活着而不久就会回来懲罰自己的敌人。希腊人和帕尔提亚人都非常怀念尼祿。值得注意的是，在尼祿死后的二十年中間，在东方三次出現了僭称他的名字的人并在自己的身边糾合了許多的拥护者。

奥古斯都家族的系譜



① “尼祿”，57。

第 五 章

六八年至六九年的內战

伽 尔 巴

伽尔巴是在恐怖制度年代中保全下来的旧氏族貴族的少数代表者之一。他的出身主要地說明了为什么他这样迅速和甘心情願地受到元老院的承認。但是新元首的地位是非常不穩固的。第一，远非一切行省的太守承認他。非洲的副执政官普布里烏斯·克洛狄烏斯·瑪凱尔是和伽尔巴共同反对尼祿的人；但是当伽尔巴被宣布为元首的时候，瑪凱尔便拒絕服从他。伽尔巴于是不得不把他杀死。在下日耳曼的軍队的司令官丰提优斯·卡披托身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他被他手下的一个將官排除了。第二，伽尔巴的主要拥护者之一近卫軍長官宁菲狄烏斯·蕯比努斯很快地就背叛了他，因为蕯比努斯不滿意伽尔巴从自己的西班牙友人中間任命第二位近卫軍長官。誠然，蕯比努斯想把近卫軍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企图招致了他本身的潰灭而伽尔巴終于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但总的形势却并未因之稍有好轉。

伽尔巴面临了从尼祿繼承过来的兩个困难的問題：改善財政和重整軍队中的紀律。但是元首是完全不适宜完成这一任务的。他是个年老[1]而且不十分聰明的人，周边又有那些庸懦无能的顧

---

[1] 伽尔巴已經七十多岁。

間們环繞着，其中有些人干脆就是廢料；他从自己統治一开始的时候，就作出了一系列錯誤的步驟：尼祿的大部分近人都不經审判被杀死了；从这些人那里沒收来的財产轉到新的寵臣的手里去。凡此种种都使人联想到前一时期的惡劣不堪的时代。

但最主要的是——伽尔巴旣幷未能和近卫軍，也未能和行省的軍队和好相处。以吝嗇出名的伽尔巴，小处打算盤的习慣也用到国事上来了。宁菲狄烏斯曾以他的名义答应大量的賞賜給予近卫軍。在伽尔巴作了元首之后，他幷未遵守这一諾言。对于因鎮平溫戴克斯起义而等待着賞賜的日耳曼軍团，他也采取了类似的作法。在这里还应当附加提到的是，伽尔巴在更換日耳曼軍队的最高統帅人員的时候也是非常不成功的。

事情的結果是，六九年一月一日上日耳曼軍团拒絕重新对伽尔巴宣誓幷要求由元老院与人民选出新的元首。下萊茵的軍队很快地也便学了他們的样。他們拥立自己首長奧路斯·維鉄里烏斯为元首。

伽尔巴的处境因他的共治者和繼承者的問題而更加复杂化了。伽尔巴得到日耳曼軍团叛离的消息幷懂得他本人很难应付这一运动，于是他便以比較年輕幷毫无經驗的、显貴出身的披索·利启尼亞努斯为繼子，幷任命他为共治者。但是，这一不成功的选擇（軍队对这一选擇是毫不支持的）却很乐意地为元老院所批准，因为他出身高級貴族，何况他的氏族在克劳狄烏斯和尼祿当政的时期又曾受过迫害。

但是波培婭的前夫M·撒尔維优斯·奧托却打算被过繼为子。在尼祿当政的末年，他是路西塔尼亞的太守幷曾积极地在帮助了伽尔巴的即位。現在在本身的期望上受騙的奧托，开始在近卫軍

中間进行有力的反伽尔巴的鼓动。这一鼓动由于伽尔巴的吝嗇与苛求而得到非常有利的支持。六九年一月十五日，奧托被宣布为元首，而伽尔巴和披索則被杀死了。

奧　托

除去西班牙、高盧和布列塔尼亞(在那里維鉄里烏斯派的影响是强大的）以外元老院和大部分的行省都承認了奧托。在他的短暫的統治期間（約三个月)，他表現了难于从世俗的放蕩者身上所期待的智力和毅力。但是他幷未能克服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奧托接受了伽尔巴的苦痛教訓，他幷不試图节縮近卫軍身上的开支和对他們的放蕩行为作斗爭。塔西佗指出說:“从这个时候起，士兵是要怎样干就怎样干了。”

但是主要的威胁却从北方迫近了。維鉄里烏斯本人完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而他之崛起最可能是由于他的父亲在元首克劳狄烏斯时期所享有的全部势力。但是在“日耳曼元首”的背后(他在某些錢币上便这样地称呼自己)，却有兩个能干的將領——法比优斯·瓦楞图斯和奧路斯·凱启努斯。

还在伽尔巴死前，日耳曼軍队的精銳部队便分为瓦楞图斯与凱启努斯所率領的兩个集团向南推进了。維鉄里烏斯当然便率領着后备軍跟在他們的后面。不言而喻，伽尔巴的被杀也幷未能阻止南征。奧托想对敌人展开談判的試图結果就失敗了。

維鉄里烏斯派的兩个集团在早春便十分巧妙地强渡了阿尔卑斯山幷在波河中游克列摩那城的附近会师了（他們是分路进入意大利的)。双方的兵力大約相等。但是維鉄里烏斯的軍队訓練較好

井拥有較有經驗和决断的統帅。然而奧托的兵力是不集中的而他的援軍也未能及时赶到意大利。

六九年四月中旬，在克列摩那发生了一次决战。奧托失敗并自杀了，他在死前表現了巨大的堅定性和自制力。維鉄里烏斯受到元老院和行省太守的承認。

維鉄里烏斯

在所有三个短期的元首中間（六八年至六九年），維鉄里烏斯是最不足道的。他是永不知足的饕餮者和浪費者，他以自己的浪費行为使国家达到完全破产的地步。他的軍队紀律完全敗坏了。士兵得不到答应給他們的金錢的賞賜（維鉄里烏斯沒有足够的金錢），便力图在意大利居民身上补偿自己。

东方的行省和軍队（其中包括駐守在犹太的軍团）起初也承認維鉄里烏斯。但是維鉄里烏斯派对支持奧托的軍队的討伐措施引起了巨大的不滿，特别是在伊里利亞軍团中間。而最主要的是，东方的軍队也决定干一件有利的事业——制造元首，"因为他們已經发現了元首政权的秘密，即不仅在罗馬，就是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成为罗馬的首腦"①。由于东方的軍队因犹太战爭而大量地集中起来，他們这样做起来便更加容易了。

埃及的長官提貝里烏斯·亞历山大和叙利亞的副將盖·李启尼烏斯·穆启亞努斯发动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阴謀，这一阴謀的目的便是使維斯帕西亞努斯登上王位。六九年七月一日，亞历山

① 塔西佗："历史"，I，4。

大里亞的軍队向維斯帕西亞努斯宣了誓。过了几天之后，駐守在犹太的軍团追随了他們，后来則还有东方的行省和藩屬王国。

維斯帕西亞努斯到亞力山大里亞去以便阻止埃及粮食輸入意大利，从而用餓死的办法攻下維鉄里亞。同时穆启亞努斯則率領軍队通过小亞細亞进入欧洲。

但是多瑙河的軍团却走到了他的前面。潘諾尼亞、美西亞和伊里利亞的軍队剛剛得到宣布維斯帕西亞努斯为元首的消息，便投到他的一方面来了。在軍团的一个統帅安托尼烏斯·普里姆斯的率領之下，他們不等待穆启亞努斯的到来便迅速地向意大利推进了(六九年晚秋)。他們的推进的神速使維鉄里烏斯派惊惶失措了。維鉄里烏斯本人不能領导战役，瓦楞图斯正病在床上，而凱启努斯和他的將領則准备投到弗拉維优斯的方面去。但是他們的士兵却逮捕了統帅部的人員，选出了新的統帅部并对弗拉維优斯派处于敌对狀态。在克列摩那附近，离維捷里烏斯派击潰奥托的地方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場新的战斗。虽然維鉄里烏斯的軍队在数量上超过了弗拉維优斯派并且非常拚命地作战，但安托尼烏斯·普里姆斯的杰出的領导和他的軍团的优良的軍事訓練却解决了問題。战胜者对被战胜者进行了可怕的屠杀。被攻克的克列摩那完全被消灭了(六九年十二月)。

維鉄里烏斯試图阻止弗拉維优斯派进一步向前推进而使近卫軍步兵队和騎兵把住了亞平宁山的通路。但是他的队伍在安托尼烏斯·普里姆斯一接近的时候便逃散了。于是維鉄里烏斯便和安托尼烏斯与这时已經进入意大利的穆启亞努斯展开談判。这些次談判的斡旋者是弗拉維优斯·薩比努斯，維斯帕西努斯的兄弟，他是罗馬城市步兵队的統帅(維鉄里烏斯赦免了他的生命，甚至保存

了他的官职，尽管他曾对維斯帕西亞努斯进行斗爭）。談判的結果是締結了一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維鉄里烏斯以放弃政权的代价保全了性命。

但是不願意維斯帕西亞努斯登位的近卫軍干預了这件事，因为在他們看来这最好也不过是等于退伍罢了。他們进攻薩比努斯和他的拥护者并把他們排挤到卡庇托里烏姆山去。在短期的包圍之后，要塞被攻克，而古老的优庇特神殿和其他建筑物便在火中毁掉了。弗拉維优斯·薩比努斯尽管有維鉄里烏斯的营救，还是被杀死了。

安托尼烏斯·普里姆斯知道卡庇托里烏姆的包圍之后，便加紧向罗馬推进，但是已来不及拯救薩比努斯了。在城郊和近卫軍軍营的城下，展开了最后的一次絕望的战斗。城市居民下层和奴隶支持維鉄里烏斯派。他們被击潰并几乎全部被消灭了，而維鉄里烏斯也在長期的侮弄之后被杀死了（六九年十二月）。

在此之后，罗馬就变成了肆无忌憚的士兵們的天下，同时发生了大量的屠杀和劫掠。元老院把和元首的称号有关的一切权利和特权授予維斯帕西亞努斯。在包圍卡庇托里烏姆时偶然保全性命的、他的小兒子多米提亞努斯被宣布为愷撒。但是这并不能恢复罗馬的秩序。安托尼烏斯也不能或不願这样做。只有帶領新的軍队到来的穆启亞努斯才在瓦解的部队中間重整了紀律。

在維斯帕西亞努斯到达那里之前，他一直都是罗馬的元首的代理人（七〇年夏天）。

六八年至六九年內战的意义

作为六八年至六九年的事件的基础的，是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那一主要的事实：优里烏斯—克劳狄烏斯"王朝"社会基础的不巩固。尽管这一王朝的某些元首(特别是克劳狄烏斯)試图扩大罗馬公民权的范圍并从而加强自己的社会支柱，但是这些試图帶有非經常的性質并不能急遽地改变現存的事物制度。优里烏斯—克劳狄烏斯的元首制仍然是軍事君主制度，它的靠山主要是軍队。旧的元老院貴族成了反对派，旧的騎士等級随着包收制度的縮減而大大地失去了自己的比重和意义，而帝国官僚这个新等級远还未来得及巩固起来。

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的，早期帝国社会基础的狹窄是恐怖制度的前提，而这种狹窄便引起了在这一制度的最后代表者死后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随着尼祿的死，从愷撒和奧古斯都傳下来的一綫便中断了：統治的王朝中沒有一个代表者是活着的了。在早期的帝国里并沒有比較固定的繼承制度。这一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靠着王朝奠立者，特别是奧古斯都的威望来維持的。事情的形式的一方面是在于，元首由統治家族成員中的某一个人过繼并把副执政官或保民官的政权交給他。最后的和决定性的一层是由近卫軍和元老院宣布新的元首。随后承認他的是行省的統治者和軍队。有时(如克劳狄烏斯的情形)手續更加簡化：它只限于近卫軍的贊同，元老院方面的不得已的批准和行省的承認。誠然，在某些文件中，还提到了对新元首的全民宣誓和民会中固定了他的tribunicia potestas 的投票。

尼祿成了被他引到"当然的"結尾的那一恐怖制度的牺牲品。这一制度所表現的形式和尼祿的个人行动連有耐性的罗馬社会都忍耐不住了。如果元首的毒死布里塔尼庫斯的齷齪行动，杀死亲生母亲的那种卑劣的和胆怯行动，屠杀罗馬知識分子最优秀的代表人物的行动还可以受到原諒的話，那末，王位上的优伶却是罗馬的意識所絕对不能接受的了。尼祿本人在他自己和自己的阶級之間挖掘了一道鴻溝。

但是对他說来更要糟糕的是他和王朝的主要靠山——軍队——破裂了。尼祿根本是个"非軍事的"人物。在这一点是不会吃大苦头的——克劳狄烏斯对于軍事本来也不感兴趣。但是当尼祿仅有一次地到行省去只是为了获得大成問題的优伶的桂冠的时候，他本人却是在布列塔尼亞的！罗馬軍队只是由于从首都傳到他們那里的駭人听聞的消息才知道了自己的元首……

然而，如果在行省不开始分立运动的話，尼祿仍然会再把政权保持若干年的。尽管恐怖統治制度受到了主要是罗馬显貴的限制，它却間接地也侵害了行省。行省的太守和統帅（他們同样是显貴的代表者）在任何时期都可以成为恐怖制度的牺牲者。而且不單是他們。老普利尼写道①，非洲行省的一半是屬于六个大土地所有者的。尼祿下令把他們处死并沒收了他們的領地。恐怖手段不單是打击了元首制的政敌，而且打击了那些財产必然可以补偿国庫的巨大开支的富人。行省租稅的增加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这样一来，愷撒、奧古斯都和他們的繼承者的政策給予行省的那种积极的东西在很大的程度上因过度的恐怖制度而被取消了。

---

① "自然史"，XVIII，35。

因此下面的情况便沒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在从阿克提烏姆一役以来的一世紀中間大大巩固起来的行省中，在尼祿时代开始了分立的运动。我們且不談条件特殊的犹太，我們不能忽略西方行省的运动，这一运动开始結束了尼祿，同时結束了早期帝国的全部制度。結合在这一运动中的有三个因素：地方居民有产阶层与罗馬分离的傾向，尼祿对于行省軍团的不滿和行省太守对于他們未来的命运的恐懼。当西方叛离的消息到达罗馬时，那里的基础已經充分地准备起来了：尼祿处于絕对孤立的狀态并且死掉了。

后来的事件自然是从已經形成的政治形势中产生出来的。王朝中断了。在社会舞台上的有元老院、近卫軍和行省的大軍团。在所有这些力量中間，作用最小的是元老院，它在恐怖統治期間大大地損伤了元气并丧失了自己的威信。实际的政权是在近卫軍和行省軍队的手里。我們知道，怎样在一年半的期間，他們在罗馬斗爭的結果是更換了四个元首。

六八年至六九年的內战对帝国来說是一次沉重的考驗和可怕的警告。首先，它表現出元首的政权是何等不巩固，而这一政权对軍队又依賴到何等程度。其次，它表現出，行省已成長起来并且不願只作中央政府施政的对象了。新的王朝接受了內战的教訓。

第六章

弗拉維优斯

維斯帕西亞努斯

当提图斯·弗拉維优斯·維斯帕西亞努斯[①]成为罗馬元首的时候，国家的处境是特別艰苦的。在东方，犹太战爭在繼續着。到尼祿垮台的时候，到处的起义（除去犹太）都被鎮压下去了。維斯帕西亞努斯暫时地中止了軍事行动。起义者获得了几乎兩年的喘息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战爭初年存在于溫和的与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之間的統一战綫分裂了。以吉斯卡拉的約翰为首的极端派在耶路撒冷占了上风，他們利用了自己的統治以便加强耶路撒冷的防卫設施幷一般地准备了敌人的圍攻。在城內对被怀疑有亲罗馬情緒的富人采取了恐怖的手段。

当維斯帕西亞努斯被宣布为元首的时候，他把在犹太的最高統率权交給了自己的長子提图斯。但是直到七〇年春天，从埃及調来了援軍的时候，提图斯才能够开始大規模的軍事行动。罗馬人密密层层地包圍了耶路撒冷。地势險要而且周边設有三道防綫的城市的圍攻持續了六个月（七〇年四月至九月）。尽管居民因飢餓而到达疲憊已极的程度，他們却作了殊死的抵抗。在圍攻的前数月中头兩道防綫被攻陷之后，要塞（旧城）和神殿还支持着。終

---

① 正式的名称是愷撒·維斯帕西亞努斯·奧古斯都。

于在八月里神殿被突击攻克(神殿在火中焚毁),而一月之后上城也陷落了。

耶路撒冷成了一片廢墟。居民的殘余被卖为奴隶;对于在帝国內居住的一切犹太人开征有利于卡庇托里烏姆的优庇特神殿的人头税;禁止重修耶路撒冷的神殿;在被毁坏的城市的領土之上常駐着罗馬的軍团。提图斯返回罗馬,并于七一年和父兄一起庆祝了凱旋。凱旋日里,在卡庇托里烏姆山麓下处死了起义的一个領袖——吉約尔的兒子西蒙。吉斯卡拉的約翰在終身的监禁中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但犹太起义尽管是激烈的并且对犹太人民的命运是重要的,从罗馬的观点来看却帶有地方的性质。新王朝所必須对付的另外一次运动則要危險得多了。这次运动早在維鉄里烏斯当政的时代便已經开始了。萊茵河下游巴塔維人的部落在起初是支持他对奧托作斗爭的。但是当第二年的夏天維鉄里烏斯开始要求援軍的时候,巴塔維人便在自己的一个領袖优里烏斯·启維里斯的率領之下(他有罗馬公民权)起义了。启維里斯宣布自己是維斯帕西亞努斯的拥护者。支持維鉄里烏斯的、萊茵河下游的少數罗馬卫戍部队被击潰了。

但就是在維斯帕西亞努斯取得胜利以后,运动仍然沒有中止。相反地,运动的規模越发扩大并改变了本身的性质。在情緒上反对維斯帕西亞努斯的、萊茵河上的軍队归附了启維里斯。某些高盧的部落——特列維利人、林哥尼人等等——的起义开始了。从萊茵河右岸来的日耳曼人也归附起义。在这个新阶段里,运动的目的被宣布是建立独立的高盧(ïmperium Gallïarum)。萊茵河上的几乎全部罗馬要塞都落到启維里斯的手里了。

但是大部分的高盧部落都拒絕支持起义。这一点便决定了起义的命运。七〇年夏天，穆启亞努斯組織的軍队在維斯帕西亞努斯的亲戚佩鉄里烏斯·凱列阿里斯的率領之下来对付叛变者了。在这支軍队迫近的时候，罗馬人便逃出了高盧的民軍而投到凱列阿里斯的一面去。在奥古斯塔·特列維里（特里尔）的附近，高盧人在一次殘酷的战斗中被击潰了。在此之后，凱列阿里斯便突入巴塔維人的地区。但是在这一沿海的低地，战爭的情况是如此地困难，以致凱列阿里斯在七〇年的秋天竟和启維里斯进行了談判并和他締結了和約。罗馬政府不得不对巴塔維人作了某些讓步。

即使在帝国的其他部分也是惶惶不安的。六九年在本都，解放奴隶阿尼凱特在拥护維鉄里烏斯的伪裝之下占領了特拉佩苏斯。并用自己的海盜艦队来威胁黑海。撒尔瑪提人和盖提人在多瑙河上进攻罗馬的領土。在布列塔尼亞也是非常不安定的。

內战的結果之一是帝国的軍事威力被削弱了。軍队的紀律敗坏了。士兵們看到元首的政权只是因他們才得到的，所以他們便自視为左右大局的主人。某些部队則完全瓦解了。

国家的財政情况坏得可怕。用苏埃托尼烏斯的話来說①，維斯帕西亞努斯在自己統治开始的时候就宣布說，国家的亏損达四十亿謝斯鉄尔提烏斯。

因此到处都需要采取紧急的措施。应当說，維斯帕西亞努斯对自己所担任的角色是非常适合的。他出身并非显貴的騎士家庭，他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才得以在軍事的和行政的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当他領导了帝国的时候，他已經六十岁了，而他所經历的則

① “維斯帕西亞努斯”，XVI。

是一个普通罗馬行政人員的長期的、在本質上是艰困的生活过程。就是在元首之位上，維斯帕西亞努斯首先就是一个杰出的行政人員。他的才智、經驗和細心促使他能够正确地考虑情况和拟定正确解决不單是复兴帝国，而且是巩固帝国这一巨大任务的方法。維斯帕西亞努斯在私生活上是极其簡單朴素的，他并且有巨大的劳动能力。他对于自己的屬員照例是要求严格的。但是元首所具有的高度幽默感緩和了这种要求严格的作风。

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重整軍队中的紀律。在这里，維斯帕西亞努斯表現了牢不可破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参加起义的日耳曼軍团大部分都被解散了。許多軍事部队重新改編；近卫軍步兵队的数目从十六队(維鉄里烏斯当政时期)减到九队。

在国家財政方面，元首是极其儉省的。宮廷的开支縮减到最小限度。維斯帕西亞努斯个人的节省在这里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意大利和在各行省都施行了新的重稅。元首甚至不惜进行各种投机以便取得金錢。

苏埃托尼烏斯[①]报导了一件显然并不是捏造的有趣的事实。有一次，提图斯不滿意地向父亲說，說他(父亲)甚至想从公共厕所上面征稅。过了一些时候維斯帕西亞努斯便把一把錢拿到他的鼻子跟前，問他这些錢有气味沒有。提图斯回答說沒有。元首便說："告訴你，这就是从厕所来的錢。"

維斯帕西亞努斯的財政政策的后果是非常出色的。他不單是弥补了巨大的亏損和把丰足的国庫留給自己的繼承人，而且他还能撥出大宗的款項用来建設。恢复了被燒掉的卡庇托里烏姆，建

① "維斯帕西亞努斯"，XXⅢ。

設了和平神殿并且开始修造了可容数万名观众的巨大半圓形剧場。这一 Coloseum (大剧場) 直到維斯帕西亚努斯死后才完工。罗馬到今天还有这个剧場的宏壯的廢墟，它使我們認識到罗馬建筑技术的高度。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元首制是沒有成文宪法的。每一个新的元首都要由軍队的通过，然后由元老院来批准他的政权(多半是在民会中举行一次特别的投票)。但是所有这些与其說是在法律中确切規定下来的制度，勿宁說是一种习慣法。維斯帕西亚努斯可能是第一个試图在宪法上規定下自己的政权的人。部分地保存下来的著名的銘文，即称为 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 的銘文就說明了这一点。它具有 senatus consultum 的形式，它显然是被賦以人民大会投票法的效力的。根据这一文件，維斯帕西亚努斯被給予作出他認为对国家利益来說是必要的一切行动的权利，就和当日給予奧古斯都、提貝里烏斯和克劳狄烏斯的一样。

但是，当然，这一“宪法”并不是下述情况的原因：弗拉維伏斯族的統治是元首政权加强的开始。同样他的財政和軍事措施，如果孤立起来看，也不能成为稳定的出发点。另一件事也起了决定的作用。具有明达的和实际的才智，具有行政經驗的維斯帕西亚努斯不能不看到帝国的主要弱点是在什么地方。因此他坚决地在行省的政策上走上愷撒和克劳狄烏斯的道路，广泛地把公民权給予行省居民，特别是西方罗馬化最深地区的居民。例如，許多西班牙和高盧公社在他当政的时期都获得了拉丁公民权。但是元首并不是停止在这一点上。七三年到七四年，他和提图斯一道接受了监察官的称号并編定了元老和騎士的新的名單。行省(主要是西方的行省)的許多公民都被包括到这兩个等級里面来。許多人获

得了貴族的称号。这一措施具有巨大的原則性的意义，因为它表示統治阶級因意大利以外的成分而扩大了，从而也就是使帝国的社会基础扩大了。从这个时候起，元首的政权便不再只是軍队和意大利奴隶主小集团利益的表現者了：它成了地中海全体奴隶主的阶級統治机構。

当然，在这里不应当过高估計維斯帕西亞努斯的作用。他的先輩中已經有一些人部分地走了这条道路（特别是克劳狄烏斯）。維斯帕西亞努斯的功績就在于，他第一个坚决彻底地施行这个政策，从而給自己的后人指出了应走的道路。

正是同样地不应当夸大維斯帕西亞努斯的政策中自覺預見的程度。要知道，在本質上他是由于必要才这样做的而此外他沒有别的办法。在他当政时代的元老院里，旧显貴的代表者几乎沒有了。他发現兩个統治等級已由于恐怖統治和內战时期完全被削弱和瓦解了。他們需要加进某些新的健康的因素来巩固自己，这完全是自然的事情。到什么地方去寻求他們呢？当然只能在行省。因此对維斯帕西亞努斯来說是沒有别的选擇的。在他的地位之上的任何优良的行政者都只能这样做。維斯帕西亞努斯只是一个有能力的行政者，但决不是一个天才。

从上面所說的可以看到，維斯帕西亞努斯的时期，他和复兴的元老院之間的关系当然是非常好的。正和提图斯的統治时期一样，在他統治时期的后半的情况便是如此。但是在当政初期的时候，在元老院里还有共和反对派的殘余。反对派的領袖是赫尔維狄烏斯·普里斯庫斯。他对于維斯帕西亞努斯的关系是如此地不遜，以致后者竟下令把他放逐，然后又把他处死。因此，在七二年，在思想上表現了共和派情緒的斯多噶学派和犬儒学派哲学家便从罗馬

被放逐出去了。

显而易見，維斯帕西亞努斯想影响輿論使之納入他所希望的軌道，于是他便創立了由国家出資聘請敎員的希腊与拉丁修辞学学校。这样在罗馬便打下了高級国家教育的基础。

維斯帕西亞努斯的外交政策是和巩固帝国內部的任务密切联系着的。启維里斯的起义表明了萊茵边界的全部重要性。因此在河右岸的罗馬地帶便稍稍地扩大了。在萊茵河与多瑙河上游之間的地区（所謂 agri decumates）[①]合并于帝国并把高盧人移居到那里去。軍路把現在的斯特拉斯堡的营地和列启亞連接在一起了。在美西亞和潘諾尼亞地方的多瑙河边界也受到了軍事营地体系的保証。

阿尼凱特在特拉佩苏斯的起义使黑海上的罗馬政策复活了：罗馬的卫戍部队和哨望楼也出現于伊伯利亞的东岸。

維斯帕西亞努斯由于財政上的理由而取消了尼祿給予阿凱亞的自由并重新把它变成行省。小亞細亞的許多藩屬的和自治的国家都被合并于帝国了。

在維斯帕西亞努斯的时期，罗馬人在布列塔尼亞开始了新的进攻，这一进攻在他的繼承者的时期也还繼續着。

年迈的元首死于七九年夏天。直到最后一分鐘他都沒有失去他慣常有的幽默感。在生病的时候他說："吁，好象我要成神了……"。維斯帕西亞努斯感到自己快要死的时候，便吃力地稍稍抬起身来，說："元首是应当站着死的"——于是便倒到周圍人們的胳膊里了。

① "什一田"，它所以得到这个名称是因为使用这种土地的人們必須把自己田庄产品的十分之一交給国家。

提图斯

王朝奠基者的長子还在父亲活着的时候便是他的共同統治者了。早在七〇年的时候，士兵便把元首的头銜贈給他，而在从犹太回来的时候，他又被任命为近卫軍的唯一的領袖。当时提图斯又取得了保民官的政权；在七三年到七四年間，他和維斯帕西亞努斯一道执行监察官的职务并数次担任执政官。这样一来，在法律上和在实际上他的繼承权利都不会引起任何怀疑了，何况当时的情况又正是維斯帕西亞努斯已經达到的那种元首权力巩固的情况。

提图斯[①]只統治了兩年并由于偶然的病而死于八一年的秋天。他在基本上是繼續了父亲的政策，尽管由于他的統治时期的短暫，而难以对这一政策作什么判断。提图斯在罗馬社会里是具有很大的人望的。人們称他为"人类的欢乐"(deliciae generis humani)。苏埃托尼烏斯曾傳达了关于他的善良品性的几个故事。

在他当政时期所发生的兩次大灾难的时期里，提图斯表現出自己是一个卓越的行政者。

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已經在千百年中間安然无事的維苏威火山可怕地噴火了。三个城市——埃尔庫拉努姆、龐培和斯塔比——被地震所摧毀并被从上降下的大量火山灰淹沒了。由著名的学者老普利尼統率的、停泊在米吉那的艦队参加了拯救的行动。在直到近代发掘的时候，在龐培还发現了不下兩千具尸体(城中居

① 在錢币上他的正式名称是：元首提图斯·愷撒·維斯帕西亞努斯·奥古斯都。

民有三万人)。普利尼也因毒气窒息而死亡了①。

第二次大灾难是罗馬的延燒三日的大火；这次的大火和在尼祿的时期一样，毁灭了該城的大部分。

多米提亞努斯

維斯帕西亞努斯不喜欢自己的小兒子，并且不叫他参与重大的国事。这原因显然是由于多米提亞努斯太喜好虛荣和他那貪权好势的性格，这都是在維鉄里烏斯垮台时期便表現出来的。在多米提亞努斯的哥哥当政的时期，他便是起着同样次要的作用。这一点就在他身上发展了他的緘默性格、不信任和多疑。他嫉妒和憎恨他的哥哥。当提图斯死的时候，多米提亞努斯虽幷未被賦以任何特殊的全权，实际上却是王位的唯一繼承人了。近卫軍宣布他为元首，而元老院也投票把元首②的一般的头銜給他。

在弗拉維优斯族的所有的人中間，多米提亞努斯毫无疑問是最大的一个人物。但是和提貝里烏斯③一样，他在历史傳統中是"不走运的"。表現得过于显明的王政傾向，严峻的和威风凛凛的性格，对反对派和官吏的濫用职权行为的果断斗爭使多米提亞努

① 小普利尼給塔西佗的信曾記述了維蘇威火山的噴火（書信，Ⅵ，16）。他亲眼看到了这一可怕的自然現象。

② 在官方文件中，多米提亞努斯一般被称为元首愷撒·多米提亞努斯·奧古斯都·盖尔瑪尼庫斯。后来的一个头銜是由于战胜哈提人的日耳曼部落而給自己加上的。多米提亞努斯每年担任执政官的职位，而从八四年起又加上监察官的毕生称号。

③ 有趣的是，在他和奧古斯都的繼子之間，不拘是在性格，傳記和当时人的估价上都有許多相似的特征。

斯变成了一个在罗馬高級社会中非常不受欢迎的人物并在当时人們的描繪中歪曲了"秃头尼祿"(优維那里斯)的形象。但是軍队、普通人民和行省居民却喜欢多米提亞努斯。

在最后的一个弗拉維优斯的时候，元首制的王政本质表現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其說是多米启亞努斯的个人性格，勿宁說是找到了更加巩固的基础的軍事君主制度的自然演化。元首認为自己非常崇高并且要求人們称他为 dominus(主人)，甚至称他为 deus noster(我們的神)。他利用监察官的政权，而在复兴元老和騎士等級这一意义上繼承了維斯帕西亞努斯的政策，但是他却把他們看成是自己手中的簡單工具，傲然地对元老和高級官吏采取藐視的态度。

多米提亞努斯和自己的父亲一样，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杰出的行政官。甚至根本对他采取否定态度的苏埃托尼烏斯都不得不承認，他

> "勤勉和仔細地从事审判……懲办貪污受賄的法官……，而力图这样地制裁首都的高級官吏和行省的太守以致从来也沒有象他当政时期那样的公平正直的官吏"①。

多米提亞努斯和他的先辈一样，是尽力对意大利的土地危机进行斗爭的。这种危机的形式之一是葡萄种植业的发展从而谷类作物的面积縮减了。九一年，当谷物的收获特别坏的时候，葡萄酒的价格却由于葡萄的丰收而特別低。多米提亞努斯发布敕令，禁止在意大利再开辟新的葡萄园，并下令把行省所种的葡萄砍去一半。但是用苏埃托尼烏斯的話来說，这一坚决的措施并沒有任何結果。

① "多米启亞努斯"，Ⅷ。

显而易見，在大部分的地区，敕令实际幷未被履行。

在多米提亞努斯当政的时期，各行省的秩序是比較好的。对于在維斯帕西亞努斯当政时期取得了拉丁权的西班牙公社，多米提亞努斯給它們以地方自治的制度[①]。他在行省所进行的許多建設（特別是在希腊）也說明，他对于行省城市的福利是注意的。

但是，多米提亞努斯的大規模的建設活动（在罗馬，他繼續他的先人所开始的建設）也是由于他的統治的各种貴族傾向和与这些傾向有密切联系的蠱惑宣傳政策。在这一方面，多米提亞努斯部分地恢复了奧古斯都家族的元首的傳統。他感到了自己周边显貴的不滿幷害怕陰謀，因而他便力图取得首都和行省居民广大阶层，以及軍队的同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多米提亞努斯举办了豪华的观覽[②]，对人民給了慷慨的贈賜，幷大大地增加了士兵的餉銀。但是这一点也有它自身的反面，因为它会引起稅收的增加幷导向旧的、"經过考驗的"沒收办法。

在对外政策方面，多米提亞努斯是遵循着維斯帕西亞努斯所拟定的主要方針的。它的最終目的与其說是征服，勿宁說是巩固边疆。在布列塔尼亞繼續进行王朝奠基者早已开始的軍事行动。統帅格涅烏斯·优里烏斯·阿格里科拉（历史学家塔西佗之岳父）进入苏格蘭，而罗馬艦队显然也繞行了全島（八三年）。阿格里科拉甚至制訂了突入愛尔蘭的計划，但是多米提亞努斯对这一点不同意。八四年，阿格里科拉被召回，在布列塔尼亞的进一步的推进

① 瑪拉克和撒尔平茲兩个城市的自治規章在銘文中傳到今天（lex municipalis malacitana 和 lex municipalis Salpensana）。

② 应当指出他所規定的卡庇托里烏姆賽会来，这种賽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在会上举行希腊和拉丁語的文学比賽。

便停止了。虽然如此，由于进入北方，罗馬在英吉利的領地便得到了非常可靠的保卫。

在萊茵河中游的地方，对卡提人发生了战爭，因为卡提人曾以本身的进攻威胁了萊茵河的边境(八三年和八九年)。在萊茵河中游与上游，罗馬的領地也稍稍的扩大了。在萊茵河右岸，多米提亜努斯打下了那被称为 limes (边界、境界)的那一設防地区的基础并在好几百年中間挡住了日耳曼蛮族的进攻。它是由复杂的一套軍营、工事(castella)和把它們連接起来的道路組成的。

在多瑙河的边界上，局势則要复杂和危險得多了。居住在現在的罗馬尼亜和特蘭西里瓦尼亜的达奇人部落在自己的一位領袖、天才的戴凱巴路斯的領导下团結起来了。他依照罗馬的样式改組了自己的軍队并于八六年渡过多瑙河进入美西亜。行省的副將被击潰并陣亡了。于是多米提亜努斯便亲临战場。为了吸引敌人，近卫軍長官科尔涅里烏斯·福科斯率領大軍进入达奇亜但是遭到失敗并陣亡了。兩年或三年之后，他的繼承者捷提烏斯·优里亜努斯重新突入达奇亜而終于战胜了戴凱巴路斯。

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多米提亜努斯不得不中止达奇亜的战爭。在多瑙河中游，日耳曼部落和撒尔瑪提亜部落——苏汇維人、克瓦狄人和瑪尔科曼尼人——的联盟在戴凱巴路斯的唆使之下进攻罗馬边境。元首到受到威胁的地区去，但是失敗了。

多米提亜努斯知道得十分清楚，在多瑙河右岸的广闊原野上把战爭繼續下去將会消耗大量的物資和人力并不一定能得到巩固可靠的結果。因此他便在多瑙河的中游停止了战爭而和达奇人締結了和約。戴凱巴路斯保存了自己的領土，从罗馬人手中得到了賠償金(subsidia)，但是却承認自己是多米提亜努斯的藩屬(八九

年)。多瑙河上的战爭使罗馬的边界在这一地区也巩固了。

多瑙河上的軍事行动由于內部情势的激烈尖銳化而复杂化了。在达奇亞战爭的时候，上日耳曼的太守路克优斯·安托尼烏斯·撒图尔尼努斯由于預先得到日尔曼部落的支持而率領兩个軍团起义。但是联盟者幷不能在决定性的关头支持他。撒图尔尼努斯被下日耳曼軍队所击潰幷被杀死了(八八年)。

撒图尔尼努斯的起义彻底搞坏了多米提亞努斯和罗馬高級社会之間的关系。在他当政年代的后半，特别是在最后的一些年里，进行了多次有关"大逆罪"的訴訟。哲学家① 們又从意大利給放逐出去。許多人被处死和被沒收了財产。甚至元首家族的几个成員都成了多米提亞努斯的犧牲者。于是便对他組織了一次阴謀，参加阴謀的有担心自己性命的元首夫人多米提亞。在九六年九月，多米提亞努斯在自己的寢室中被宮中的仆役斯捷潘努斯和其他的阴謀者刺死了。

① [illegible]

第七章
安托尼努斯家
涅尔瓦

阴謀者想定了年老的元老瑪尔庫斯·科克凱烏斯·涅尔瓦为多米提亞努斯的繼承者，使他担任元首并采取了元首愷撒·涅尔瓦·奥古斯都的称号。假定地称为安托尼努斯家的①一系列的元首(涅尔瓦、图拉真、亞德里亞努斯、安托尼烏斯·庇烏斯、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和康莫都斯)是从他开始的。除去一个例外②，他們的繼承不是以血統为基础，而是以过繼为基础的。

安托尼努斯家屬于兩个不同时代。这一"王朝"的前四位元首的統治时期(九六年——一六一年)是中央政权最稳固的时期。弗拉維优斯家的政策有了自己成果，而在多米提亞努斯当政时代恐怖統治的短期再发并不能摧毀在元首政权和帝国奴隶占有制之間所締結的联盟。中央政权的稳定也不能不有利地反映在整个帝国上面。虽然奴隶制度总危机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已开始表現在某些严重的朕兆上，但經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許多积极的标志显而易見并不能提供任何惊惶不安的理由。难怪当时的人們都称这个时代为"黄金时代"了。

虽然如此，从瑪·奥列里烏斯即位的时候起，在帝国里仍然爆

① 严格来說，只有最后三个元首是安托尼努斯。

② 康莫都斯是M·奥列里烏斯的亲生子。

发了尖銳的和長期的危机。假似的繁荣时代結束了，而在世紀前半很难看出来的那些瓦解过程現在則鮮明地显現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們为帝国进行分期时，安托尼努斯家屬于兩个不同的时代。

多米提亞努斯的被杀是完全沒有元首在其中享有巨大威信的近卫軍参加的。但是，由于其中的一位指揮官佩特洛尼烏斯·謝泰都斯是参加阴謀的人，所以在某个时期内，他得以把近卫軍控制住。因此元老院便可以毫无阻碍地从自己的人們中間进行新元首的选举。但是当着对多米提亞努斯的复仇行动（毁掉他的象，刮去官方紀念碑上他的名字等等）和对他过去拥护者所加的迫害开始的时候，便爆发了近卫軍的起义。領导起义的是近卫軍的第二个長官卡斯佩里烏斯·埃里亞努斯。近卫軍要求把佩特洛尼烏斯·謝泰都斯和杀害多米提亞努斯的其他凶手交出来。涅尔瓦不得不讓步，虽然也不是沒有斗爭的。

这样一来，从一即位的时候起，涅尔瓦便遇到了一个問題，即如何調整和軍队的关系的問題。他年老，沒有軍事經驗并且在軍事集团中沒有任何威信。这种情况便使他采取了一个非常聰明的解決办法：他認自己的一个軍事領袖、上日耳曼的太守瑪尔庫斯·烏尔披烏斯·图拉眞，一个出生在西班牙的人为継子①。涅尔瓦給图拉眞以愷撒的名字并把保民官的权力給他。这样一来，图拉眞不單是成了涅尔瓦的繼承者，而且成了他的共治者。他是一个大的統帅，有經驗的行政官，而站在他背后的則有上日耳曼的軍团。用这样的办法解決了用軍事因素巩固新的統治的困难任务。同时

① 图拉眞生于五三年。

这样又造成了一个新的繼位办法的先例。

涅尔瓦这个为元老院所拥护的人物完全是依照着弗拉維优斯族所复兴的最高国家机構来統治的。在他当政的时候，涅尔瓦发誓不得到元老院本身的許可（这种許可是在公开的审判后才作出的）不对元老用死刑。涅尔瓦的繼承人也遵守这一义务。尙不止此。現在元老院又热烈討論当前国家大事，批准法律，批准和約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宪法的因素，絲毫不曾动搖日益变成官僚王国的軍事王国的基础。如果說，在涅尔瓦当政的时期，因新王朝誕生的性質本身所产生的某些宪法幻想还可以存在的話，那末在涅尔瓦的繼承者当政时期，实际上已不十分考虑到“宪法”了。尽管如此，在元首和元老院之間的和好的协議一直繼續到王朝的最末的一位代表人物康莫都斯而沒有受到破坏。

到一世紀末的时候，意大利的农业衰落了。我們已經指出，它是早在紀元前一世紀便由于內战而被破坏了。奥古斯都和他的繼承者改善事物情况的試图显然并沒有得到結果，因为如果相信当时人的話，意大利在紀元一世紀中叶，曾經受了严重的土地危机（詳見第八章）。居民群众的貧困化和甚至在低等阶級中間生殖率的激烈降低和这一危机是有密切关系的。显而易見，貧穷的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致政府竟不得不采取某些超出一般发放賑物和养活首都居民的范圍的措施。

根据这些事实我們便可以了解那著名的国家慈善撫养制度了[1]，这一制度的創始人是涅尔瓦[2]并为他的繼承者所发展。这

[1] 俄文的 алиментарная 来自 Alimentum，食物之义。

[2] 还在他以前，便有几个富人在个别地方应用这一制度。涅尔瓦的功績就在于他給这一制度以全国的性質。

一制度的直接目的便是帮助自由居民中最貧苦的阶层来撫养他們的孩子。与此同时，政府又想扶持意大利的农业。涅尔瓦从国庫中籌出了一笔基金，而需要小額貸金的地主可以以低的利息(百分之五)从这笔基金中得到貸款。这些利息繳入自治市的財庫，在那里便用这种办法积起了地方資金，从这一笔基金中发放补助金給貧苦家庭来撫养他們的孩子。孤兒也得到类似的 alimenta。

在史料中我們看到，涅尔瓦曾施行了旨在緩和危机的另一些措施和方案。例如，史料曾报道他通过特里布斯民会而通过了一項土地法，土地法[①]規定購买土地并把它分配給无地的居民。因危机而引起的意大利公社的困难財政情况也使政府实行了某些措施[②]。但是涅尔瓦的社会經济政策，由于傳統文献的不足，我們知道的并不清楚，而我們常常不能把他本人的措施和他的繼承者的措施分别开来。

尽管涅尔瓦在萊茵河下游和在多瑙河上的軍事行动規模不大，但是这些軍事行动却使他得到了 Germanicus 的头銜。

图拉眞

涅尔瓦死于九八年年初。这时在萊茵河边境，即現在的科倫(罗馬的 Colonia Agrippina)的图拉眞未受到任何抵抗就成了元首[③]。値得注意的是，在涅尔瓦死后，图拉眞并未立刻来到罗馬，

---

① 这好象是帝国时期人民大会立法活动的最后一次。

② 显而易見，图拉眞第一次开始任命公社經济事务管理人。(curator，或譯主事)

③ 他的正式名称元首愷撒·涅尔瓦·图拉眞·奥古斯都。后来又加上了兩个荣誉头銜：Germanicus和Dacius。

而是在萊茵又留了一年半从事边疆的巩固。这一点便說明，作为国家的首腦，他自己是感到是如何巩固。直到九九年夏天元首才到达罗馬，而他的最初的措施之一便是懲办在涅尔瓦时期譁变的近卫軍。

資产阶級的現代化的历史学家喜欢把图拉眞的統治称为“开明的專制制度”。这样的說明，虽然在本質上是不对的，但是却正确地指出了图拉眞的政策中的兩个因素：稳定和“慈善”。元首的权力到达最大限度稳定的图拉眞眞地能够使自己的豪奢成为“慈善的”。他自己的統治的性質虽然在本質上是專制的，但是他却善于把这种性質同忍耐与外部的柔和結合起来。因此，元老院贈給他的“最好的元首”(Optimus Princeps)的头銜还不只是奴隶根性的表現。

尽管图拉眞自己沒有取得监察官的正式称号，但是他却仿照自己的先人的范例而繼續复兴元老院。他开始主要是从东方的、希腊化的各行省中任命元老等級的新成員。他的繼承者也走着同样的道路，以至在二世紀中間，元老院竟开始眞正地代表了不仅西方，而且还有东方的奴隶主的利益。但是与此同时，在管理制度中元老院却日益失掉本身实际的意义而讓位給官僚派了。

图拉眞的行政活动的文献是他和小普利尼（这时是比提尼亞的統治者）的通信。元首对于行省疾苦的关切是值得注意的。但是这一关切常常表現在对于行省生活的瑣屑的和吹毛求疵的监督上面。行省的太守（不用說地方的自治）完全沒有主动权。例如，普利尼不得到图拉眞的同意便不能讓普路撒城的居民修造浴池，在尼科美地亞城成立消防队等等。在成立消防队的問題上，元首表示害怕在它的名义之下会成立起对社会秩序有危險的某种組

織，因此他不同意成立消防队。

普利尼和图拉真的通信还有趣地指出了二世紀初基督教傳布的情况，而由于人們并不怀疑通訊是眞实的，所以这指示便尤其珍貴了。普利尼詢問元首，当人們向他密告基督教徒的时候他应当怎么办。图拉眞回答說，匿名的控告是不应当相信的。但如果已証明是屬于基督教的話，那只要放弃它就行了。只有在拒絕放弃新教的时候，才必須使用懲罰的办法。

因而便可以作出下列的結論。第一，在二世紀初，基督教在帝国东方行省傳布得相当广泛，并显然和犹太教分离了。第二，基督教被認为是与官方的罗馬宗教相对立的宗教。第三，图拉眞对于基督教采取了比較容忍的态度，更談不到对基督教徒有什么有組織的和大規模的迫害。这里便再度显示出安定的时代的元首們底总的自由主义的傾向。

图拉眞当政时期的国家慈善制度获得了充分的发展。題銘的文献提到了用国庫的錢或是用私人募捐的錢所集起的地方基金。穷家的孩子和孤兒每月領到津貼：男孩子是十六謝斯鉄尔提烏斯，女孩子是十二謝斯鉄尔提烏斯。直接管理全部事务的是地方自治当局，但是要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之下[①]。在罗馬有五千名貧穷的孩子被包括到从政府領取免費粮食的人們之內。除去在首都发放賑粮以外，图拉眞还附加地发放葡萄酒和黃油。这种免費施舍的制度在地方上是用自治市和私人慈善家的錢来办理的。

为了振兴意大利的农业，图拉眞的政府不限于从撫养基金中組織廉价的信貸。元首还发布命令，要每一名元老至少用自己財

① 亚德里亚努斯为此而設立了“撫郵官”(praefectus alimentorum)。

产的三分之一在意大利購买土地。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三重的：(一)使行省出身的新元老留在意大利；(二)把新的金錢吸引到农业里来，这样以便利施行改善的耕地法；(三)使意大利的貧苦地主能够用高价售卖自己的不动产并在行省購买比較廉价的土地。

我們不知道图拉眞的这一措施是否得到了預期的效果。但虽未为立法者所規定，却无論如何已經看到的一个結果是：图拉眞的土地法，和提貝里烏斯的类似的措施相似，加速了意大利地产的集中并加深了他必須对之斗爭的土地危机本身。

图拉眞的对外政策脫离了早期帝国的傳統，他試图复活共和国的侵略傾向。如果他的某些战爭帶有“預防的”性質而目的在于更好地保卫边疆的話，那末整个来說(而且也在本質上)，他的对外政策是侵略性的。

一〇一年图拉眞开始对达奇人作战。形式上这是他的战爭中最富于“預防性”的一次。达奇亞的部落联盟对于多瑙河的边界毫无疑問是一个威胁。戴凱巴路斯是一个严重的敌人；多米提亞努斯对他的战爭并沒有給罗馬軍队帶来巨大的荣誉。

达奇亞的战役对罗馬人来說由于地方的性質和它的保卫者的勇敢，当然会有很大的困难。因此图拉眞在开战以前，曾在多瑙河的边境上进行了大規模的准备工作。罗馬大軍是分好几路突入达奇亞的。但是战爭的第一年并不曾使图拉眞得到决定性的胜利。

一〇二年，战端重起。罗馬軍队克服了敌人的激烈抵抗而从四面八方进迫戴凱巴路斯的首都撒尔米杰盖图扎（它的廢墟就在現在的瓦尔格里附近）。在戴凱巴路斯在該地城下被击潰以后，他便不得不締和了。戴凱巴路斯在形式上保存了独立，但是他必須拆毁他自己的一部分要塞，而另一些要塞則应該接納罗馬的卫戍部队。

为了监督达奇亚，罗馬人在多瑙河上修造了一座大石桥。图拉真庆祝了凱旋并接受了"达奇亚的"的头銜。

但是和平时期并不長久。戴凱巴路斯秘密地开始准备新战爭。一〇五年他圍攻罗馬卫戍部队，部队的一部分被他歼灭而他攻进了美西亚。这便給图拉真的一个方便的借口消灭达奇人。他派出十二个軍团(約十二万人)去反对戴凱巴路斯。在兩次战役之后，战爭結果是在撒尔米杰盖图扎城下发生了一次新的战斗并包圍了城市。戴凱巴路斯在絕望中自杀了，在此之后，达奇人的抵抗便停止了(一〇六年)。他們中間的許多人被杀死或是被变成奴隶，其中的一部分被移居出去了。达奇亚被变成一个行省，并由小亚細亚和多瑙河沿岸地区的老兵和殖民者所移住[①]。

达奇亚战爭中的場面表現在图拉真胜利石柱的浮雕上面，这是在他卡庇托里烏姆山和克維利納里斯山之間的新广場上設立的。保存到今天的这些画面是最珍貴的历史史料。

达奇亚的征服加强了罗馬在黑海上的扩張。本都的北部沿岸都进入了罗馬的势力范圍。图拉真繼續着自己的先人的政策，他重新巩固了罗馬对于博斯波魯斯王国的最高主权。对于伊伯利人的政治影响也加强了。

图拉真最后把罗馬外交政策的重心从西方移到东方[②]。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西方，帝国到达了自己的天然的边界——大西洋，同时在东方却有古老文明的巨大而富庶的地区，这些地区还不曾服屬于罗馬。而如果图拉真决定走侵略道路的話，这条道

① 撒尔米杰盖图扎被更名为 Colonia Ulpia Traiana Augusta，它成了行省的主要城市。

② 在这一方面他的前驅者还是尼祿。

路只能是在亞洲。

与第二次的达奇亞战爭的同时，罗馬軍队在阿拉伯西北部占領了那巴泰阿王国。这个王国对于东方貿易非常重要，因为从阿拉伯和从紅海到巴勒斯坦沿岸地帶的商队道路都是通过这里的。被征服的領土形成了一个新的阿拉伯行省。

到图拉眞統治末期的时候，他在东方进行了一些次最大規模的出征。出征的原因是阿尔明尼亞的事件（我們知道，阿尔明尼亞很久以来便是罗馬和帕尔提亞之間糾紛的癥結之地）。帕尔提亞的皇帝科斯洛伊斯違犯了图拉眞的意旨（他有另一个入选）而使自己的侄子登上了阿尔明尼亞的王位。这便引起了阿尔明尼亞以及帕尔提亞的內部斗爭。图拉眞則有了一个好的借口来进行干涉。一一四年，在高加索各族人民輔助部队的支持之下，罗馬軍队占領了阿尔明尼亞。图拉眞貶黜了帕尔提亞所拥护的人并宣布阿尔明尼亞为行省。

一一五年，他开始进攻美索布达米亞西北部。地方諸侯、帕尔提亞国王的藩臣，几乎沒有进行抵抗，因为科斯洛伊斯在自己的王国的东部被牽制住而不能对他們給予任何帮助。

一一五年到一一六年的冬天，图拉眞是在于一一五年十二月因可怕的地震而被毀的安提奥启亞度过的。在幼发拉底河上建造了一个大艦队。在春天到来的时候，罗馬軍队分兩支沿着兩河下行。他們之間多半是借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間的、为图拉眞恢复起来的旧运河保持联系的。兩軍会合起来以便对底格里斯河河上帕尔提亞的首都克鉄息丰进行突击。科斯洛伊斯跑掉了，而罗馬的艦队便沿河下行直到波斯灣的地方（一一六年）。图拉眞开始拟訂出征印度的計划。

但是这时科斯洛伊斯把自己王国东部的事务料理妥当之后，便轉入了反攻。同时在罗馬人的后方又爆发了由帕尔提亞国王的密探們所准备起来的起义。起义不是限于美索布达米亞，它也傳布到巴勒斯坦、賽浦路斯、奇列那伊卡和埃及的犹太人中間去。与起义的同时，希腊和罗馬居民大量地遭到屠杀。

图拉眞不得不中止对于帕尔提亞的进一步的进攻并把大量的兵力投出去鎮压起义。不久以后，除去巴勒斯坦以外，几乎到处的起义都被鎮压下去，只有亞德里亞努斯才得以把那里的起义絞杀。起义的鎮压使非犹太居民对于犹太人进行了殘酷的大屠杀。

这些事件使图拉眞不得不放弃彻底征服帕尔提亞的計划。他在克鉄息丰把自己的傀儡加冕为帕尔提亞国王，但是美索布达米亞西北部和亞述却被宣布为罗馬的行省(一一七年)。

在此之后不久，图拉眞便得了中风病。半癱瘓的元首到罗馬去，但是他在途中，在奇里启亞的沿岸地方死去了(一一七年夏)。

我們对图拉眞的对外政策所作的簡短的概述証实了上面所說的，关于这一政策的侵略性质的原理。是怎样的一些原因使图拉眞在这一問題上不得不改变帝国一世紀的傳統呢？且撇开图拉眞这位杰出的統帅的个人癖好和才能，我們必須寻求隐藏在帝国客观条件之中的、对外政策的更加深入的原因。在这里只能够用假說，因为这方面的史料是缺乏的。最可能的假說是，二世紀初罗馬对外政策积极化的原因是上面提到的意大利的那种經济危机。由涅尔瓦开始并由他的繼承者所繼續的国家慈善組織要求大量的金錢。还在弗拉維优斯时代便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的稅收，正如阿德里亞努斯的內政所表現出来的(見下)，不能再增加了。剩下的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当然会取得軍事虏获物并增加国庫收入

的征討。奴隶的流入可以解决在帝国时期变得日益复杂的劳动力的問題。最后，被征服的地域可以使殖民者移住出去，从而緩和了土地的危机。

但是后来的事件表明，图拉真所选擇的对危机进行斗爭的道路幷不能解决問題。

阿德里亞努斯

图拉眞拟定自己的远亲和同乡普布里烏斯·埃里烏斯·阿德里亞努斯①为自己的繼承者。但是在形式上，过繼的行动是在很晚，多半是在死前才进行的。这便产生了关于下面一点的謠言，即过繼是元首夫人普洛提那、阿德里亞努斯的保护人所干的事，她好象是伪造了图拉眞的遺囑的。这些傳聞不一定是有根据的，因为元首在活着的时候对阿德里亞努斯便很好，而在他到罗馬去的时候，便委托阿德里亞努斯来統帅叙利亞軍团。叙利亞軍队也宣布阿德里亞努斯为元首，在此之后，元老院便批准了这一行动②。

但是在图拉眞的最亲近的助手中間，阿德里亞努斯之被宣布为元首却引起了不滿。显然其中的某些人認为他們自己是更配得上元首的地位的。而且阿德里亞努斯，尽管他有非凡的天才和多方面的能力③，却在性格上有一些不好的特征：多疑、小气、衒学。大概他有时在亲密的人們中間表示不同意图拉眞的侵略政策；这

① 阿德里亞努斯生于七六年。图拉眞是他年輕时的保护人。阿德里亞努斯娶了撒比娜，她是图拉眞的姊姊瑪尔齐亞娜的孙女。

② 阿德里亞努斯采取的称号是元首愷撒·图拉眞·阿德里亞努斯·奥古斯都。

③ 他作詩和写学术研究著作，研究音乐、繪画、数学、雕刻与医葯。

一点最高統帅部是可能知道的，它当然不高兴他这样做。一一八年，还在阿德里亞努斯到达罗馬之前，图拉真过去的四个同僚被近卫軍長官逮捕并交付元老院的法庭审判，罪名是組織反元首的阴謀。元老院判决了他們的死刑。显而易見，就是元首本人也承認，真正的阴謀是沒有的，他本人不满意元老院的过分仓卒的行动而把近卫軍長官給免职了。

阿德里亞努斯在統治开始的时候做了这样的一件事，即还未到达罗馬的时候，便在安提奥启亞和科斯洛伊斯締結了和約，把亞述和美索布达米亞归还給帕尔提亞人并重新使阿尔明尼亞成为一个藩屬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他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由于認識到，只有在国家全部力量极度紧張的代价之下，图拉真的东方的征服才可以坚持下去。图拉真为了对帕尔提亞人作战而使边疆的其它部分空虛无防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們在达奇亞，在多瑙河上，在布列塔尼亞，在瑪烏列塔尼亞都受到了打击。对霍兹洛伊的战爭在本质上是直到一一六年才开始了有了巨大的規模。美索布达米亞的居民明显地表現了自己对于罗馬人的敌意。推出幼发拉底河右岸很远地方的新边界比旧的、沿着幼发拉底河的新边界是要容易受侵害得多的。当一一七年图拉真放弃进一步的征伐的时候，他多半是想到了这样的理由的。阿德里亞努斯只是从这些理由作出当然的結論罢了。

在其它的边界上，阿德里亞努斯也放弃了大規模的进攻的战役，而只限于防守。他亲自到受到威胁的一切地点去：美西亞、达奇亞、日耳曼、布列塔尼亞、阿非利加。到处他都采取措施整頓軍队中的紀律和巩固边界（布列塔尼亞的所謂"阿德里亞努斯的土壘"）。帝国的国防在他当政的时期已做到当时說来最可能完善的

地步了。

图拉真的征服不能解釋为他的“黷武”，因此阿德里亞努斯的和平政策也便不能解釋为他个人的愛好和平。在图拉真的时期，帝国作了最后的巨大的努力用对外侵略的办法来停止日益迫近的危机。但縱然这些征服产生了暫时的、积极的結果，但它們却使国家付出了如此巨大軍事上和財政上的代价，以致进一步推行积极的对外政策已經不可能了：它使軍事上和財政上都破产了。阿德里亞努斯的功績就在于他懂得这一点并从这里作出了相应的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阿德里亞努斯內政方面的最初措施之一便是，免去了最近十五年中間意大利和行省居民所积欠的大量租稅。随后便扩大了給养制度和其它慈善措施。由于这些措施是在元首統治开始时作为新元首的“善举”而施行的，所以它們的意义是不大可以作为例証的。在这些善举中間，还有不經元老院本身的审判不处死元老的宣誓，举行豪华的劍斗、獵兽等等。

在元首制向官僚君主制度方面的进化上，阿德里亞努斯的統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前几位元首当政的时候，帝国官僚制度的基础便已开始形成了。在开头的时候，在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是被釋奴隶，因为全国性机構和元首私人家业的管理机構还是沒有什么区别的。而元首私人家业的管理机構則主要是由被釋奴隶和奴隶所組成的。随着进一步的分化，被釋奴隶在帝国机構中的作用当然便越来越小，何况与此同时，还进行着騎士等級的蛻化过程。

在弗拉維优斯的当政时期，帝国行政机構中被釋奴隶的数目便开始縮減了。阿德里亞努斯則向前更进了一步。在他当政的时期，几乎所有未被有元老称号的人所代替的高級行政职位（办公厅

首長、最重要的代理人)都被从被释奴隶手中取了过来并交給了騎士。同时，騎士等級本身也改組了。这一改組的本质就在于，財产的資格現在已不再是担任騎士职位的必要条件。阿德里亞努斯开始任命在軍队中經过一定的官阶或是經过文官官阶的人們担任这些职位，虽然他們并没有財产的資格。同时人們比較喜欢受过法律教育的人們。凡是担任騎士职务的人也便可以得到騎士的称号。新的制度并不排斥旧的財产資格的原則或是元首的贈賜騎士称号的权利。

騎士等級的改組决定性地加速了这一等級之变成官吏的等級。下面的一个事实对于这一过程曾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即在图拉真和阿德里亞努斯当政的时期，通过包税人会① 对間接税的征收彻底消灭了并轉到地方收税人的手里。誠然，他們都是私人，但是第一，对他們不要求預先付出全部的税收，因而他們能够滿足于較小的利息，而第二，征收是在元首的代理人的监督下进行的。因而騎士发財的主要来源便消灭了，这一点便不能不对作为金融人物的等級的騎士等級的經济地位的削弱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阿德里亞努斯設立了几个新的官僚职位。屬于这样的职位的是財务法官(advocati fisci)，他在法庭面前保卫元首財庫的利益；邮政長官(praefecti vehiculorum)等等。

官僚制度的增長的意义表現在比較严格的职位的顺序性上和表現在把荣譽的称号給予每一官阶这件事上。例如，元老的称号是 viri clarissimi (“最光明的男子”，簡写是 V. C.)。元老的家中成員也有这样的头衔。高級騎士职位的代表者(例如近卫軍長官、

① 我們知道，直接税的征收早在帝国早期便从他們手中拿过来了。

埃及太守)則获得了viri eminentissimi(最著名的男子)的头衔。中等官阶的官吏(praefecti annonae，praefecti vigilum——参閱第六六八頁的附注)則称为 viri perfectissimi(最优秀的男子)。最后，騎士等級的低級官吏則称为 viri egregii(杰出的男子)。騎士的头衔只給予騎士本人，并不施用于他的家人。

在阿德里亞努斯当政的时期，元首的顧問会(consilium principis)最后組成了。早从奥古斯都的时代起，这种顧問会便已在实际上存在了。在开头的时候，起着顧問会的作用的是一个由十五位元老、兩位执政官和其他高級官吏的代表人物所組成的会議(第六六六至六六七頁)。后来，奥古斯都又扩大了这个会議，把元首家族的成員和騎士等級的某些成員也包括进来。奥古斯都有时也召集在不同問題上(主要是法律上的)內行的人物的專門会議。从这兩个来源就发展出来了常設的consilium principis。在奥古斯都的繼承者的时代，会議漸漸地有了比較固定的組織。它的职权范圍扩大了。例如，在克劳狄烏斯当政的时代，consilium principis作为政治案件的最高审判的一級而代替了元老院。

阿德里亞努斯最后把这个会变成了一个官僚机構。他把薪金給予它的常員，就象給予普通的官吏一样。因此会議便失去了本身独立的最后的痕迹并变成了仰承元首意旨的一个馴順的工具。参加会議的有許多法律学家，这便加强和扩大了它的审判职能：元首的会議成了解釋法律的源泉之一。会議中元首的主要是在法律事务方面的副手是近卫軍長官。

Consilium principis之最后形成不能不对元老院的地位有所影响。就本身的职权而論，会議在本質上是元老院的复本，哪些事情交給会議，哪些事情交給元老院，只是由元首来决定。

阿德里亞努斯当政时期帝国的官僚化非常显著地表現在訴訟程序上面。高級官吏的审判职权大大地縮小了。行政長官和营造官被禁止把新的法規載入自己每年的命令。但是元首却委托著名的法学家撒尔維优斯·优里亚努斯把一切以前的敕令編纂成集。这一法典就称为"一般敕令"(ēdictum perpetuum)。此外，阿德里亞努斯还为意大利設置了四个法官的职位，这也縮小了高級官吏的裁判区。然而元首的官吏，例如市長(praefectus urbi)的审判职权却成長起来了，他現在成了首都的最高审判官吏。

阿德里亞努斯对行省非常注意。而且，这一点是表現在他的系統的檢查性的出巡上面；在这些次出巡的时候，他到帝国最遙远的地方去。阿德里亞努斯在他統治的二十一年中間，有一半以上的时間是在意大利之外度过的。許多的行省城市在他当政的时候取得了殖民地或是自治市的权利。元首本人在行省进行了許多建設工作，又慷慨地資助城市的建設，特别是在希腊(阿德里亞努斯是希腊文化的热烈崇拜者)①。

这一政策，正和帝国的总的平静无事一样，其結果是活跃了行省的生活，出現了新的城市并扩大了旧的城市。帝国的文化生活在阿德里亞努斯的时期是廻光返照的时期。它的中心移轉到东方，到希腊的語言和文化的地区去；在那里到来了所謂"希腊的复兴"(关于这一点参見第九章)。

整个阿德里亞努斯时代的特征便是相对的內部和平。但是在他統治的最后年代中，在巴勒斯坦重新爆发了大規模的起义，起义是罗馬人教唆起来的。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阿德里亞努斯第

① 在雅典为了引起崇拜，称他为奥林匹克的宙斯。元首夫人撒比娜也被神化为希拉。就是阿德里亞努斯的寵臣安提努斯在死后也被神化了。

二次巡視东方各行省的时候，他想到用强制同化的办法来“解决”犹太的問題。一三一年他发布了敕令禁行割礼并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罗馬殖民地埃里亞·卡庇托里納。在七〇年被摧毀的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計划修建卡庇托里烏姆的优庇特的圣堂。

这便引起了“救世主”巴尔—科凱巴（“星之子”）所領导的起义。起义有了激烈的游击战爭的性质(一三一年——一三四年)。派出了从其它边界撤回的巨大兵力去鎮压起义。一三四年，任命从布列塔尼亞召回的統帅盖·优里烏斯·謝維路斯为总司令官。元首本人也亲临战場。罗馬軍队开始系統地一个一个地区地加以占領，并对它們加以无情的蹂躏。到一三五年的时候，起义被鎮压下去了。結果是五十个設防据点，九百八十五座村庄被摧毀，五十八万人被杀死，还不把死于飢餓和疾病的人們計算在內。保全下来的犹太人，除去每年一次之外，是禁止到耶路撒冷来的。

尽管阿德里亞努斯的繼承者取消了反对犹太人的特殊措施，但是第二次的犹太战爭却完成了把犹太民族分散到全帝国的这样一个过程(所謂 diaspora)，这一过程还是維斯帕西亞努斯时代第一次犹太战爭便已开始的。

阿德里亞努斯一生的最后的兩年半是在意大利度过的。他住在他在提布尔建造的豪华别墅里，他在那里从世界各处收集了最珍奇的艺术品和自然产品。他在老年时心理上的不均衡加强了。阿德里亞努斯越来越頻繁地陷入因他私生活的环境而加强的、病态的忧郁中去。在三十年代初阿德里亞努斯旅行尼罗河的时候，他的寵臣安提諾斯，一个极美丽的少年淹死了。他的死亡可怕地震撼了元首。一三六年，沒有孩子① 的阿德里亞努斯过繼了一个除去美貌之外，沒有任何优点，而且又生病的一个年輕人路克优斯·

凱奥尼烏斯·康莫都斯·維路斯②。一三八年，在元首死前六个月，他过繼的兒子死了。于是生病的和完全陷于絕望狀态的阿德里亞努斯便决定过繼顧問官和元首会議的成員提图斯·奥列里烏斯·安托尼努斯③并使他成为自己的繼承者，条件是后者要由元老的寵臣十七岁的瑪尔庫斯·安尼烏斯·維路斯④和路克优斯·埃里烏斯·維路斯（死去的繼承者的八岁的兒子）⑤过繼。自己的亲生子在年輕时便已死掉的安托尼努斯履行了阿德里亞努斯的意旨并由他过繼了。元老院批准了过繼的行动。安托尼努斯得到了副执政官的大权和保民官的权力。

一三八年夏天，阿德里亞努斯在巴雅伊疗养的时候死了，安托尼努斯便登上了王位⑥。

安托尼努斯·披烏斯

安托尼努斯的長时期的統治（他死于一六一年，那时他已經是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是整个帝国中最安定和最"沒有个性的"統

① 他的亲屬謝尔維亚努斯和謝尔維亚努斯的孙子福斯庫斯根据元老院的宣判（罪名是組織陰謀）而于一三六年被判处死刑。

② 名为路克优斯·埃里烏斯·愷撒。

③ 他的全名是提图斯·奥列里烏斯·富尔烏斯·波約尼烏斯·阿里烏斯·安托尼努斯（从紀元二世紀起罗馬的命名法变成极其复杂了）。安托尼努斯生于八六年。他是元首家的老友并多半是普洛提娜的亲戚。

④ 他是安托尼努斯的妻子的侄子。

⑤ 阿德里亞努斯是打算用这样的复杂的方法保証后来的繼承次序不发生任何意外。

⑥ 同时他采取的名字是元首提图斯·埃里烏斯·愷撒·阿德里亞努斯·安托尼努斯·奥古斯都·披烏斯。安托尼努斯之获得披烏斯（Pius 意为虔誠的）这一綽号是由于他違反了元老院的意願而坚持把自己的繼父崇奉为神明。

治时期。表現在这一点上的与其說是元首本身的个人特征，勿宁說是总的国际和国內的形势。他的先輩的政策使帝国有了一定的稳定并且指出了应走的道路。

在思想上沒有独特之处的安托尼努斯在大体上是繼續了阿德里亞努斯的对內和对外政策。反正是收集不来的未欠稅款的取消，撫养制度和施舍制度現在成了二世紀元首的傳統。但是在財政方面，安托尼努斯却比他的先人更要节省。特别是他稍稍节縮了阿德里亞努斯的巨大的建設活动。因此到他死的时候，在国庫里积累了多到六亿七千五百万戴納里烏斯的巨款。

安托尼努斯取消了他的先輩的某些行政措施。例如，他重新允許犹太人行割礼并停止迫害基督徒的行动。在他当政的时期，奴隶的处境稍稍改善了：安托尼努斯以立法的方式禁止主人杀死自己的奴隶并且施行了改善奴隶处境的其他的措施①。一般說来，从他的时候起，罗馬刑法的严厉的法規开始稍稍緩和了。

但是，安托尼努斯的"自由主义的"政策并不曾使元首擺脫了內部的騷动。在他当政的时代，曾发生了犹太人的新起义和阿凱亞的騷动。由于史料不足，它們的日期和性質是不可能断定的。在五十年代初，在埃及爆发了起义，这次的起义在某些时期中間使罗馬不能輸入埃及的粮食。这便引起了首都的騷动，而騷动期間，大群的人們几乎用石块向元首投擲。安托尼努斯不得不用自己的錢来办理粮食、葡萄酒和面粉的施舍。

在对外的事务上，安托尼努斯保持自己先人的和平政策，但是为了保卫边疆也不是沒有积极的軍事行动的。在布列塔尼亞，安

---

① 帝国时期奴隶处境的問題，詳見第八章。

托尼努斯的統帅們对苏格蘭的部落作战并在"阿德里亜努斯土壘"以北建設了一道新的防御地帶（"安托尼努斯土壘"）。在非洲，摩尔人的进攻加强了。为了击退他們，罗馬軍队深入阿特拉斯。在黑海的北岸，安托尼努斯击退了蛮族部落对奥尔維亜的进攻。

元首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威信是很高的。派来見安托尼努斯的印度、吉尔卡尼亜和巴克妥利亜的使团便說明了这一点。他驕横地干涉博斯波魯斯王国、伊伯利亜、科尔启斯和阿尔明尼亜的事务。

一六六年希腊商人的代表团在中国皇帝宮中的出現一般地便証明了这一时期商业和国际关系的广度。他們自称为元首安敦（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安托尼努斯，安托尼努斯・披烏斯的后裔）的使节并进行建立地中海国家与中国之間正常海上貿易的談判。

一六一年三月，安托尼努斯死了，他把政权給予自己的繼子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安托尼努斯①，后者在过繼路克优斯・奥列里烏斯・維路斯②的时候立刻便使自己的兄弟成了共治者。实际上的統治者是瑪・奥列里烏斯，因为他的兄弟完全是一个黯淡无色的

① 这是瑪尔庫斯・安尼烏斯・維路斯，他在过繼安托尼努斯之后便采用了瑪尔庫斯・埃里烏斯・奥列里烏斯・維路斯・愷撒的名字。作为元首，他的正式的名称是元首愷撒・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安托尼努斯・奥古斯都。安托尼努斯預定正是瑪・奥列里烏斯为自己的繼承者，把繼承者的一切权力（副执政官大权和保民官权力）給他，此外还把自己的女兒法烏斯提娜嫁給他。

② 这是路克优斯・埃里烏斯・維路斯，他在为安托尼努斯过繼之后便获得了路克优斯・凱奥尼烏斯・埃里烏斯・奥列里烏斯・康莫都斯・維路斯的名字。作为瑪・奥列里烏斯的共治者，他的名字是元首愷撒・路克优斯・奥列里烏斯・維路斯。

人物，并在一六九年死去了。

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的統治时期（一六一年至一八〇年）开始了帝国总危机的时期。这一危机在初初一看的时候是爆发得如此突如其来，安托尼努斯·披烏斯和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时代之間的对比是如此之大，以致我們必須正是在这里补述一下帝国的社会經济关系以便闡明引起二世紀后半第一次危机之爆发的那些原因。同时我們对于一至二世紀的精神文明的現象也作一次簡短的概述。

第八章

一至二世紀的經济与社会关系

一般說明

帝国的前兩个世紀間，在經济和社会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各种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因而是不容易加以解釋的。对它們之所以难以理解，主要在于它們的双重性和矛盾性。

与帝国相伴而来的是相对的国內和平和对外侵略的显著削弱。行省政策的改变使对行省的剝削有了比較有組織和較少掠夺的性质。而且許多元首，特别是安托尼努斯家族的元首奨励城市建設并关心行省文化生活的发展。在帝国所帶来的积极因素中間，还应当指出海盗行徑的消灭，或至少是大大地减少，优良的道路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統一帝国貨币的实施。

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地反映在罗馬社会生活的許多方面上。在前兩个世紀的帝国中，可以看到技術的发展(当然是在奴隶制生产方式有限范圍之內)，手工业的发展，許多行省的經济生活的高漲，地方生产和地方貿易的发展，地区間交換的成長，对东方各国商业的发展等等。行省的高等阶級的福利增加了，行省的城市得到了自治权并且过着紧張的經济的和文化的生活。某些到共和末期凋落的古老城市再度复苏了。在萊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上，在北阿非利加，在达奇亞出現了許多新的城市中心。

但是除了这些积极的发展現象以外，細心的观察者还看到了

可怕的衰落象征，这些象征就隐藏在表面的繁荣后面；帝国最重要的生活中心意大利底長期的土地危机；奴隶数目的縮減；他們的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和奴隶主之徒劳无益地試图寻求新的、更加有效的剝削方式；意大利和行省广大居民群众的貧困化；他們中間寄生傾向和非劳动心理的加强；帝国軍事資源的耗竭和回到旧的侵略政策的不可能。同时应当指出，衰落的征兆比发展的征兆更加严重，因为它們是关系到帝国生活的最重要的方面，它們說明了罗馬社会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因素。

我們已經看到，发展的現象是什么所引起来的。但衰落的現象是什么引起来的呢？当然，就下面的一种意义来說，帝国是稍稍改善了罗馬的制度：帝国使它有了較有組織的性質。但是这一制度就是在帝国时期仍然是奴隶制度，尽管已經有了正在开始的奴隶制退化的象征：奴隶的数目开始減少，他們的处境稍稍改善；除去奴隶劳动以外，另一些剝削形式也加强了；集中管理的大庄园經济开始讓位給被安置在土地上面的奴隶和半自由的隶农租戶的零碎土地的經济。但这一切都是不能够轉到新質的一些量的变化。制度基本上仍是先前的制度，在这种制度里繼續起作用的是不可避免地会使一切发达的奴隶制度趋于灭亡的一切因素。

在若干世紀中間，地中海地区是最富于侵略性和残酷的、耗竭了生产力的罗馬形式的、奴隶制經济的舞台。誠然，帝国稍稍緩和了老旧的共和时期的办法：行省呼吸得比較自由些并且得到了一定的經济独立；元首的稅收制度也比共和国的包收制度要輕松些；元首的官吏在起初也比共和国的高級官吏較少掠夺行省。但是这一点，归根到底，也只是量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产生急遽的改善）。而且帝国的官僚很快地便在自己的貪婪和无耻上赶上和超

过了共和国的高級官吏，而帝国的首要地区——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島——的生产力是被奴隶制度千百年間的統治地位摧毀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們的复兴在許多世紀中間都不可能了。

这样看来，帝国前两个世紀的社会經济現象的矛盾性和双重性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帝国是代替"古典的"奴隶制度时代城邦制度的国家形式。帝国和它的前面的一个形式——希腊化王国——一样，是一个"領土国家"，但却是一个非常不完善类型的国家。由于它不是一个民族組織，因而它在本質上只是比处于不同經济与社会水平并为罗馬元首的軍事独裁制結合到一起的城市、区域和部落的一个結合体稍大而已。帝国极力把这一結合体焊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成效是不大的。罗馬强国的牢固的結合在它的基础仍是奴隶制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广闊內部市場的实現是不可能的)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現的。而且帝国則是已趋于衰落的地中海奴隶制度之上的上层建筑。这便使奴隶制社会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尖銳化起来了。

下面的情况也完全是合理的：在上面所提到的兩种傾向当中——发展和衰落——結局当然是第二者占了上风。高漲是暫时的和相对的現象。这一高漲所涉及的或是外部的因素(城市建設)，或者，如果談到內部过程的話(个别行省經济生活的发展)，則是一些地方的現象，它們不單是不能拯救整个的帝国，而且正如我們在下面看到的(第十二章)，只会加深危机，从而促使它分裂成为一些構成部分。

至于衰落，那它是奴隶制社会內部規律性的表現，因而它是主要的和主导的过程。

技术

在奴隶制度的条件下，生产技术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圍內得到发展。由于交换的相对低下的水平和自然閉塞关系的显著作用，奴隶制社会的市場的容量是小的。对于商品的需要不大，因此生产者方面也便沒有足够的刺激来扩大和加强自己的生产。如果这样的刺激在个别的場合之下出現的話，廉价的和几乎毫无限制的(在奴隶制度的全盛时期)奴隶市場的存在使人們能够以增加劳动力的办法来扩大生产(extensification)，但是这却使应用較完善的工具和劳动方法的加强生产成为无利的了。此外，技术的改善是受到奴隶劳动生产率的极低水平的障碍。"奧德賽"的作者早就指出了这个特色：

奴隶是怠慢的；不是主人
　　以严厉的命令强迫
他去做事的話，他自己
　　是沒有兴致去开始工作的：
一个人遇上了可悲的奴役
　　的悲慘命运
宙斯就消灭了他身上
　　的勇气的最好的一半①。

这就說明为什么在奴隶制的經济制度之下，劳动工具通常是十分原始的。馬克思写道："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所以如此昂

① "奧德賽"，XVII，320——323 俄譯本儒柯夫斯基。

貴，这便是原因之一。依照古代人的平常的說法，劳动者不过当作有声的工具，和当作半有声工具的动物，当作无声工具的不会动的劳动工具相区别。但他自己却要使动物和劳动工具，覚得他不是它們的同种，而是人。他往往虐待动物，損坏器具，来表示他自己是和他們有别的。所以，在这种生产方式內，有这样一个經济原則：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的，并且就因为太笨重所以不易損坏的工具"①。

特别是在古典时期，除去机器生产的萌芽形式（水磨）以外，是不懂得在生产中使用机器的。

但是，上面所談的是需要有一定的限制的。第一，就是奴隶主也可以用奬励的办法在个别的奴隶集团（主要是熟練的手工工人）中間获得相当高的劳动生产率。第二，技术的停滞性在奴隶制度的全盛发展时期表現得特别显著。

在其他的一些时期里，当着自由手工业者的劳动和奴隶的劳动相竞爭或是对于同样那些奴隶的比較緩和的剝削形式发展起来（例如釋放他們使他們交"代役租"）的时候，生产技术便可以相对地提高，虽然它仍旧是在历史地局限的范圍之內。

帝国的最初兩个世紀正是技术在本身的古典形式的范圍內到达了最高发展之点的那个时代。帝国完成了古代地中海的長期历史，它是以前全部文化发展的繼承者。特别是它又掌握了希腊化时代的許多技术成就（起重装置、水磨等等）②。国內与对外貿易的成長刺激了手工业技术的发展。紧張的城市建設对于建筑和实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一六頁。

② 希腊化时代的許多技术成就还在共和国时期便已进入罗馬（軍事技术、航海术、水力机械装置）。

用机械学提出了高度的要求。最后，奴隶数量的减少和已經开始的奴隶經济制度的衰落又增加了自由和半自由劳动形式的比重。

首先，許多古典作家便証明了一至二世紀技术底相对的高度水平。維特魯維优斯（第七〇四頁）便写到了起重的裝置（在这里应用了复滑車）①，写到了卷水机械（齿車），里程計类型的测量裝置②。卡西烏斯·狄奥（68，13）是这样地来記述图拉真在多瑙河上修造的桥的：

> "图拉真在伊斯特尔河上修造了一座石桥，談到这座石桥时，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适当地表現对于这位元首的贊美心情。他还有其他杰出的建設，但是这一設施比它們都要出色。石桥由二十个用石削成的桥墩構成，它們的高度是一百五十尺③，还不把桥基計算在內，厚度是六十尺。相距各有一百七十尺的这些桥墩是用圓拱联結起来的。对于化在这一建筑物上的金錢人們怎么能不感到惊訝呢？想到每一个桥墩如何修建在多水的河上，在漩渦多的水里，在粘土的河床上，人們怎么会不吃惊呢？要知道，想改变河流是不可能的。"

从狄奥多洛斯（Ⅴ，35——38）与老普利尼（XXXⅢ 67—78；XXXⅣ，143——145）的記述里我們知道了开采金銀的复杂技术，排水机械在矿山上的应用，熔矿爐，許多种类的熔鉄。維特魯維优斯（Ⅹ，5）和普利尼（XⅧ，97）留下了水磨的記述，这种水磨多半是

① 論建筑，Ⅹ，2，1——3。多半是屬于弗拉維优斯时代的、琴托契列的著名的墓上浮雕便画着用这样的起重裝置的帮助来修建墓庙。

② 論建筑，Ⅹ，4，1——2；9，1——4。

③ 希腊与罗馬尺——約三十公分。

米特里达梯斯时期在小亞細亞第一次出現的[①]。紀元一世紀，水磨慢慢地开始在西方也傳播开来(在意大利)。

甚至照例是非常停滯的农业技术，从共和国末期都表現出一定的进步。普利尼 (XVIII,172) 写过"不久之前"在列启亞发明的帶輪的犁。普利尼对于和割谷器相似的农业"机器"的記述更要有趣些。

> "在高盧的大庄园里，入們在庄稼地上，把非常大的箱子(箱子边上嵌着齿)由从后面駕在轅下的牲畜用兩个輪子推着：被截断的穗子这样便落到箱子里了"[②]。

应当指出，不是在意大利，而是在高盧才使用"割谷器"，因为在意大利，谷物的种植不够发达，而且在帝国时代在那里还有土地危机。

文献史料的証据因一至二世紀时代傳下来的大量考古学的古物而获得証实。罗馬的建筑設施就其規模和技术上的完善而論，是令人吃惊的。只提一下圓形大剧場(这个大剧場能容不下五万观众)，宏偉的罗馬水道(帶有圓拱的桥，上面設有水管)[③]，元首的凱旋拱門(提貝里烏斯的在奧蘭治；提图斯的在罗馬)，高达二十七米并有長达二百米的一片浮雕的图拉真的著名石柱和阿德里亞努斯的陵墓(所謂"圣·昂吉尔堡")和其他建設便够了。罗馬的桥和大道修筑得是这样地堅固，以致其中的某些道路到今天还为意大利、南部法国、西班牙的入們所使用。在这里还需要加上考古学

① 斯特拉波："地理学"，XII，556。

② "自然史"，XVIII，296；在晚期罗馬作家帕拉迪烏斯(約紀元四世紀中叶)的著作"論农业"(VII，2，2—4)中我們看到了关于"刈禾机"的比較詳細的記述。

③ 某些水道高达五十五米。从不同的水源有九条水道把水引到罗馬。兩条罗馬水道到今天还把水供应給城市。

家在帝国各地所发現的熔爐和燒爐（制陶用）的大量殘余，在龐培发現的許多手工作坊，壁画和浮雕上所表現的生产过程等等。最后，家庭用品、家具、裝飾品、工具①等等在技术上的完美本身也說明了手工业技术的高度水平。

在帝国时代，許多新的技术方法被发現和广泛地应用。紀元前一世紀后半，西頓的工匠发現了吹造玻璃的方法用来代替旧的鑄型制造玻璃的方法。这便使人們能够大量制造质量較高的玻璃。显然在一世紀，在高盧便已发明了黃銅（銅与鋅的合金）和用錫鍍器皿的方法。

在有数十名手工工人工作的巨大手工作坊里，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应用了技术的劳动分工。在陶器生产中，个别的过程——造型、烘燒、繪花——是由專門的一組手工工人来进行的。在金屬加工生产中，有鑄工、鉄工、磨工等等。在面包房、制呢和染色手工作坊中，我們也看到了类似的分工。在个别的情形下，劳动的分工采取了在不同的手工作坊，甚至在不同城市中制造物品的个别部分的形式。例如，在龐培制造的家具上的金屬鑲嵌是从卡普阿运来的，在吃飯时臥的長椅子的精美的椅子腿是从狄罗斯运来的。燭台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下部是在塔連图姆生产的，上部是在埃吉那②生产的。奥古斯提努斯③对于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論：

---

① 例如，可以參見龐培地方发掘出来的著名的一套外科用具。

② 普利尼："自然史"，XXXIV，11。

③ 圣奥古斯提努斯，晚期罗馬帝国的著名基督教作家（三五四——四三〇年）。虽然他所提供的証明屬于很晚的时期，但是它可以被引用来說明較早的时期。从二世紀末开始，手工业发展的一般傾向是向下的，但是在帝国的个别地区，手工业生产的技巧却保持了很久。

"当我們看到下面的情形时我們是覺得可笑的，即〔罗馬的神〕由于多种多样的人的臆造而在职务上有所分工，就和小包税商人或是銀匠区的手工工人一样，在那里一个器皿为了做得完善要經过許多工匠之手，尽管一位工匠(但他要是一位出色的工匠）也可以把它制造出来。但是除非个别的人必須迅速和容易地研究生产的个别部分，从而沒有必要使一切的人都緩慢和困难地在全部生产中到达完善地步时，仿佛是不能对大批手工工人有所帮助的"[1]。

手工业生产

帝国前两个世紀生产发展的总的傾向是它在行省（特別是西部行省）的成長和在意大利的緩緩的衰落。但是这一过程是复杂而且是不能把它簡單化的。

在共和国的末期，整个的意大利手工业生产的水平是不高的(第四四九頁)。破坏了經济生活的正常进程的內战，罗馬資本的投机性質，手工业制品从行省的輸入阻碍了工业的发展。在某些部門中，意大利的生产比起早期的阶段来甚至后退了。例如，在古代著名的埃特魯里亞銅矿几乎都用尽了。

从另一方面来說，紀元前一世紀是加紧建設的时代。从各行省劫夺来的財富都用来建造社会建筑物和罗馬富豪的豪华殿堂。从革拉古兄弟时代起，道路的建設便有了广泛的規模。巧妙的希腊匠师的进入促进了某些工业生产部門，特别是制陶术和青銅鑄

① "天城論"，Ⅶ，4。

造术的活跃。紀元前一世紀青銅鑄造业的中心是卡普阿，它不單用自己的手工业制品(器皿、灯)供应意大利，甚至还供应北欧。埃特魯里亞的城市阿尔列提烏姆（这一城市在对汉尼拔战爭时我們已經知道）广泛地发展制陶生产。阿尔列提烏姆的帶有浮雕裝飾的食具是称为"撒摩斯卡"的特别类型的希腊器皿的一种非常精美的模倣。

早期帝国（一世紀）使意大利的手工业有了暫时的高漲，这一高漲是我們由于所知道的一般原因而引起的：內战的中止，交通道路的相对安全，国內和国外貿易的发展等等。阿尔列提烏姆的陶器生产和卡普阿的青銅工业到达了本身发展的最高峰。在阿尔列提烏姆制造的器皿在西班牙和摩洛哥，萊茵河和布列塔尼亞都可以看到幷到达帝国的东部边界。

除去这些旧的生产中心以外，又兴起了新的中心。較粗陋的各种陶土制品（灯和瓦）是在北部意大利，在阿克維列亞和穆提那生产的。帕尔瑪、麦狄奥拉努姆(米蘭)、帕塔維优姆(帕杜阿)和潘佩依以毛織品享名。坎佩尼亞的城市把吹制的玻璃器皿供应給意大利。甚至以前从不是大生产中心的罗馬也开始发展了某些專业的生产部門(珠宝业)。

对于紧在龐培毁灭(七九年)以前的时期中間龐培的手工业生产我們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在那里所发現的物品（大部分是在当地生产的)中間，我們看到了陶灯和青銅灯(燭台)，陶制和青銅制的器皿、玻璃品的和鉄制品、秤、外科用具等等。手工作坊和店鋪的巨大数量是使人吃惊的：几乎在每家里都可以看到它們。我們在它們中間看到了呢絨的、珠宝的、石工的和香料的作坊，通常和磨坊相結合的面包房（在磨坊里用作劳动力的是牲畜或是奴

隶)、玻璃作坊、鉄匠鋪等等。

但是意大利的手工业繁荣的景色在二世紀里改变了。高漲只是一时的現象。半島上的生产力被破坏了，而意大利的手工业却經不住現在在"罗馬和平"(pax Romana)的情况下，走上猛烈經济发展道路的、帝国那些地区的竞爭。从一世紀中叶起，阿尔列提烏姆的陶器在市場上开始失去了首要的地位，而讓位給高盧的制品。卡普阿手工业者的青銅和玻璃制品在二世紀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它們被类似的高盧产品排挤出去了。

在共和国的最后一世紀中間，东方行省的經济发展由于罗馬人的掠夺政策，以及国內与国外的战爭而停止了。正如我們已看到的，帝国使这方面有了巨大的改善。还在最初的几位元首当政的时期，东部地中海的旧的工业中心便复活了并且以本身的竞爭而加速了意大利經济的衰落。在腓尼基和埃及，新的玻璃生产极其发展。在小亞細亞制造的最精美的半絲織品(經綫是麻織品)不單是在东方获得了广泛的傳播。

在西部的行省，冶金术猛烈地发展起来。尽管由于金屬矿藏的耗竭，西班牙南部的旧的銀矿已不大有利可图，但是那里的鉛的开采却进行得更加紧張了。自从西方的城市，仿照罗馬的样子，开始用鉛来制造水管的时候起，对于鉛便有了大量的需要。在西班牙的西部沿岸发現了錫的矿脉，这些矿脉的开采使比里牛斯半島成为这一珍貴金屬的主要供应者并把布列塔尼亞及其最古老的錫矿排挤到次要的地位上去。在高盧人們又知道了新的鉄矿(列日)。在諾立克和伊里利亞，也紧張地进行了大量金屬矿藏的开采。

在早期帝国的同一时期里，高盧开始发展本身的陶器和紡織生产，而成了意大利的一个危險竞爭者。一世紀中叶左右在市場

上出現了飾以浮雕花紋的、高盧紅色帶釉陶器（terra sigillata）。由于比阿尔列提烏姆的器皿便宜，它便对它开始了順利的竞爭。

但是直到二世紀，行省的工业发展才到达了本身的最高点。高盧的成就特別大。这一富有天然生产力的巨大国土很晚地才为罗馬所征服，因而在共和时期比較不長久地受到掠夺性的剝削。高盧和萊茵河沿岸地区成了“欧洲的（主要的）手工作坊”。一世紀在路格都努姆（里昂）出現的玻璃生产傳播到諾曼底，甚至傳播到英国南部。更在稍后則玻璃制造的中心便轉移到科倫去（Coloni Agrippina）。高盧的有地方凱尔特风格的裝飾的黃銅制品从北欧的市場上排挤了卡普阿的青銅。高盧的陶器也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在比利时制造的黑色的磨光器皿則对terra sigillata型的制品进行竞爭。在布列塔尼亞出現了当地仿造的、飾以凱尔特风格裝飾的高盧陶器（在科尔契斯特）。在赫尔維提人的地区中（瑞士），文多尼撒城（文狄什）成了紅土灯的生产中心。

西方的冶金术繼續发展。在达奇亞发現了丰富的新金矿。在布列塔尼亞开采了鉄矿和鉛矿。鉛块是运往罗馬制造水管的。

至于生产的組織形式，則全部生产仍然是小手工业的生产。通常是手工作坊的主人亲自作工，主人大多是被釋奴隶，他們是一个人或是还有少量的奴隶（一至二人）。在中等类型的企业里，受雇者是五至十人。手工业作坊（officina）常常同时也就是店鋪（taberna）。例如，在龐培我們便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在某些生产部門，特别是在陶器生产中，可以看到一些手工作坊，这些作坊就古典时代的規模而論可以說是巨大的：它們有多到一百名手工工人和杂工。在建筑业中广泛地施行了包工制度。包工的企业主組成了工人的組合（其中可以有自由手工业者和杂工，还有

被釋放交代役租或是属于包工头的奴隶）并和定活人締結一定的协定。在帝国时代，生产中自由工人的百分比越来越大，特别是在行省。但是在国家的矿山中，被法庭判罪在矿山上服苦役的犯人（damnatio ad metalla）的强迫劳动繼續被利用。被釋奴隶他們或是手工作坊的主人，或是包工头，或是他們的保护人的工业作坊的經理人。

自由手工业者和特别是雇佣工人的处境是悲慘的，从他們劳动代价的观点来看和从他們的法律地位来看都是如此。廉价的奴隶劳动压在自由人的劳动之上，从而压低了他們的工資。奴隶的无权地位也反映在他們的自由伙伴身上。如果独立的小手工业者在罗馬社会中还享有某种承認的話，那末自由雇佣工人的法律地位和奴隶的地位却是区别不大了。

商　业

在行省处境普遍改善，运輸发展，交通道路安全情况增長等等的背景上，地方生产的发展使帝国时期意大利与行省的和行省与行省之間的商业大大地活跃起来了。上面已經談到了这一方面的某些事实。在一世紀，腓尼基和坎佩尼亞的玻璃制品輸出去路格都努姆，从那里它們再运到萊茵和布列塔尼亞去。上面有一个启披烏斯·波利比优斯（这显然是大手工作坊的主人）的印記的，卡普阿的青銅器在黑海，在西部英格蘭（威尔士）和在苏格蘭都可以見到。阿尔列提烏姆的陶器，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到达了萊茵、布列塔尼亞、西班牙、摩洛哥并甚至进入高加索。南部高盧的 terra sigillata 在西部行省和意大利本土与阿尔列提烏姆的器皿胜利地

进行着竞爭。在穆提那，在佛尔提斯的制陶作坊中大量制造的紅陶燭台出口到北阿非利加。葡萄酒和黃油从地中海各地区深入欧洲大陆。萊茵河成了最重要的商业动脉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区域与区域之間的貿易里的商品不單單是奢侈品。簡素的厨房器具、瓦、普通的燭台、各类廉价的葡萄酒和黃油在这里是和精美的阿尔列提烏姆的器皿跟精美的玻璃制品同时存在的。

帝国的对外貿易也不次于国內貿易。根据老普利尼所提供的証据①，在他的时代，罗馬人每年在印度購买的商品每年在五千五百万謝斯鉄尔提烏斯以上。这些商品在罗馬出售的价格比它們在印度的价格要貴到一百倍。罗馬每年从印度、中国和阿拉伯輸入的总值达一亿謝斯鉄尔提烏斯。普利尼遺憾地表示，这样的巨款从帝国流出去："奢侈和妇女使我們付出了这样的代价！"

在对印度貿易的发展中，奧古斯都或提貝里烏斯时代一个叫做吉帕尔的人(他多半是亚力山大里亚的希腊人)之发現固定的季节风(monsoon)这件事是起有决定性作用的。借助于这种季节风，人們可以容易地往返于紅海和印度之間。吉帕尔本人曾到达印度河河口。在他之后便打开了通向中印度和南印度的道路。在克劳狄烏斯和尼祿的时代，个别的航海者开始出現于錫蘭島和孟加拉灣。凡此种种均使于一世紀末在地中海地区和印度間建立了比較正規的商业关系。

从东方輸出的物品是香料(特别是胡椒)、芳香品、宝石和細致的紡織品(印度的花布)。

---

① "自然史"，Ⅵ，101；Ⅻ，84。

至于通向东方的陆路，则在早期帝国时代，在这方面也未必能說有什么直接商业上的关系。在蒙古发現的奥古斯都时代的希腊紡織品多半是由于偶然的交换而来的。从幼发拉底河向东到瑪尔吉亚涅的安提奥启亚(美尔瓦)和向南到波斯灣的主要的横穿大陆的道路是在帕尔提亚人的打击之下而在任何时候都会被封閉，而从美尔瓦到中国的道路，在这一时代显然是还不知道的。

沿着非洲东部沿岸从紅海向南的商业关系則帶有同样的这样的偶然的性质。只有个别的航海者到达贊稷巴。但是从索瑪利之向外輸出香脂則多半帶有比較正規的性质。阿非利加大陆的內部在早期帝国时期人們几乎是不知道的。特里波里塔尼亚的商队貿易是在游牧者的手里。甚至罗馬人之占領瑪烏列塔尼亚都不能使沿着非洲西岸的旧的迦太基貿易恢复起来。

在帝国的北部疆界(包括布列塔尼亚，因为意大利的和高盧的商人在它被征服之前很久便开始进入布列塔尼亚）于一世紀确立了最初的一些商路，这些商路是稍后才加以运用的。杜路苏斯和提貝里烏斯在北海上的出征打开了从萊茵河下游到日耳曼和斯坎地那維亚的海路。在尼祿时代，一个罗馬的冒險家在寻求琥珀的时候进入波罗的海南部沿岸，从卡尔农图姆到多瑙河中游，然后又沿維斯杜拉河(維斯拉河)而下。在欧洲北部地区发現的卡普阿青銅制品便說明，早在早期帝国时代，在欧洲大陆的北方和南方之間便存在有某种交换的关系(可能不是直接的)。

从一世紀末开始，罗馬的对外貿易到达了本身发展的頂峰。首先就必須指出对中国的商业关系的建立，这建立是和汉朝的活动有关系的。这一朝代的皇帝們在一世紀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期里合并了塔里木河地区并向西方組織了兩条商路：一条是向梅尔

发，另一条是向巴克妥拉(北部阿富汗的巴尔赫)。在这些地点，希腊和叙利亞的商人同中国的商队相会。中国的史料中紀載說，九七年中国的使节到达叙利亞的一个城市(多半是安提奥启亞)并和叙利亞的太守进行了有关建立貿易关系的談判。在阿德里亞努斯和安托尼努斯的时期，个别希腊商人到达塔里木地区的西部边境。在这里沙漠中間找到了中国的絲織品和叙利亞的刺綉的毛織品的殘余。在西藏的佛教寺院中发現了希腊—叙利亞风格的壁画，这一点也說明了希腊的匠师曾經到过那里的。

对印度的海上貿易（这一貿易的基础是早在前一阶段便已奠立了）繼續发展着。在一世紀末，希腊人从印度的西部沿岸进入旁遮普和德干，而在二世紀进抵孟加拉灣。有一个希腊商人甚至穿过馬来半島。根据中国的史料的記載，一六六年，自称为安敦皇帝(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安托尼努斯)的使节的希腊商人代表团为汉朝的皇帝接見于他的首都洛阳。希腊商人进行了关于在中国和地中海各地之間建立正常的海上貿易的談判（参見第七七六頁）。

如果說对中国展开經常貿易的企图并无巩固的結果的話，那末对印度西部沿岸的商业关系在二世紀却比以前有了更加正規的性质。只是这样的一件事实也便說明了这一点：在多米提亞努斯当政的时期，在奥斯提亞修建了安放从馬拉巴沿岸运来的胡椒的特別仓庫。印度商品的价格比起老普利尼时期的来是大大地跌落了。罗馬的貿易差額比以前的时期較少逆差，因为罗馬人开始用本国的产品——銅、錫、葡萄酒、玻璃制品和毛織品——来支付輸入的奢侈品了。但是，尽管如此，貴金屬自帝国之流出也未必能够完全停止的。

尽管在一世紀末和在二世紀，非洲內部地区的調查有了某些

成就(深入赤道大湖地区、深入撒哈拉和苏丹),但这些偶然的旅行未必能对非洲的貿易发生重大的影响。可能只是象牙的輸出有某些增加。

但是罗馬的北方貿易却大大地成長起来了。图拉眞和阿德里亞努斯的錢币曾在爱尔蘭的东岸发現。在一世紀发現的通向波罗的海和日耳曼內地的那些道路現在有了重大的意义。

从莱茵河口有一条道路是沿着荷蘭和弗里斯蘭地亞的。沿着这条道路可以进入德意志,而沿着三条河中之任何一条上行,这三条河是阿米吉亞(埃姆斯)、維苏尔吉斯(維塞尔)或阿尔比斯河(易北)。或者可以沿着遮特蘭半島海岸而航行到丹麦和斯干地那維亞。

另一条道路是在多瑙河中游开始的。人們順着維斯杜拉河便可以到波罗的海沿岸,从那里再渡海到瑞典去。在西里西亞、波兹南和瑞典的島嶼[1]上所发現的主要是二世紀的許多罗馬錢币便証明了把地中海和北欧衔接起来的这条东方商道所起的較大作用。

罗馬国內和对外貿易的中心点是帝国的首都罗馬城。罗馬城不是个生产中心,它即使在帝国时代仍然是一个最大的消費者。众多的居民和元首宮殿的存在使它成了这个样子。能說明罗馬进口的規模的不單單有文献史料(斯特拉波、普利尼、瑪尔提亞里斯等人),而且还有这样的一些資料,例如,梯伯河河口的罗馬港灣奥斯提亞的規模。克劳狄烏斯和图拉眞当政时代的对奥斯提亞的重建使它成了一座最大的船舶都可出入的海港。巨大商业仓庫的殘址說明,在亞力山大里亞城之后,奥斯提亞在帝国中就本身的商业

① 單是在一个哥特蘭島上便找到四千多个罗馬錢币。

流轉額而論是占第一位的。人們認为該市的居民不下十万人。

我們已經看到(第四四八頁),在共和国时代,純粹罗馬出身的商人的数量是較小的。行省經济意义的增長和意大利生产的衰落使这一現象更加显著了。希腊人和叙利亞人在对东方的貿易中起有主导的作用,这一点是毫不足怪的。但就是在西方,叙利亞人的地位远非是不重要的。在高盧、布列塔尼亞或达奇亞遇到叙利亞商人并不是稀罕的事。但是在西方的行省和意大利,起有主要作用的是高盧的商人,这一点是和高盧在帝国經济中的增長的重要性相适应的。

金融高利貸資本

隨着共和的垮台,高利貸資本的王国也就結束了。正如我們已看到的,愷撒和奧古斯都为消灭包收行省直接稅的制度这件事打下了基础。到阿德里亞努斯的时代,間接稅的征收也从罗馬包稅人商行的手中給夺了过来,并在元首代理人的监督之下交到地方稅吏的手里(第七七〇頁)。这便沉重地打击了大金融高利貸資本,因为它的活动的主要場所和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消灭了。但是,当然,这决不是意味着一般金融高利貸資本的消灭。在帝国时期,大商人和手工业企业家对金融資本有着不小的需要。这便使高利貸者的活动活跃起来,特别是使兌換人(argentarius)的活动活跃起来。在各行省出現了当地的"銀行家",而当时和以前的情形一样,这主要是意大利人。但是借款的利息現在却大大地降低了。帝国的經济生活比較健全了:投机减少了,共和晚期罗馬富豪的巨大收入縮减了[①]。因此平均的借款利息便降低到百分之四

至六。

包税制在罗馬帝国里幷未消灭。国家的商店和仓庫、关税的征收、社会工作和建設的进行、国家(元首)矿山[2]的开采、元首庄园的經营(見下)等等是和以前一样地被包了出去的。但是这些包收照例是在地方包出去的，而包收的业务大多数是規模不大的。

同样，小的、"日常的"高利貸业当然也沒有消灭。农民和一般手工业者常常需要現金的或是实物的貸款。他們不去找兌换人而去求富有的鄰人或小高利貸者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下面我們將会看到，在农民受到經濟的，而后来是政治的奴役的过程中，他們的負債起了怎样的作用。

城市和城市生活

帝国时代(特别是二世紀)城市生活的非常繁荣是使我們吃惊的。在此之前，地中海从来沒有过这样大量有文化的和設备良好的城市。而且就是在后来，地中海各国的城市生活也長时期不能

① 就是在帝国时代，这一点也不等于說沒有个别的、非常巨大的現金財富積累起来。但是値得注意的是，現在这样的巨大財产我們不是在罗馬，而是在各行省看到了。里启亚的富豪奥普拉莫阿斯(Opramoas)曾資助图拉眞的东征。雅典的文艺美术保护者赫罗德·阿提科斯在安托尼努斯和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当政时期因自己对希腊城市的巨大捐款而享名。三世紀的亚力山大里亚的企业家和紙草商人菲尔姆是如此之富，以致他可以自己出資維持一支他可以用来对元首奥列里烏斯进行斗爭的大軍。

② 在礦山的村落中有自己的店鋪、手工作坊、理髮店、澡塘等，它們都是拍卖包給小工头的。

到达罗馬的水平。

旧的城市中心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在意大利，罗馬的居民大概已达到一百万人。兩个巨大的港口城市——普提奧里（在坎佩尼亞）和奧斯提亞——在長时期中間爭夺第一位而奧斯提亞終于取得了胜利。卡普阿在一世紀是手工业生产的巨大中心。在北部意大利的大量繁荣的城市中間，特别突出的是帕塔維优姆（帕杜亞）和阿克維列亞，它們都是在对多瑙河地区的貿易①的上面成長起来的。五百名阿克維列亞的公民有騎士的財产資格。

在地中海东半，从廢墟中再度聳立起来的科林斯和古老的小亞細亞的以弗所在自己手中掌握了对腓尼基和叙利亞的中介貿易。安提奧启亞是从亞洲內地而来的陸地的商队道路的終点。这一队商貿易的重要中介中心便是叙利亞的帕尔密拉。拥有自由居民达三十万人的亞力山大里亞城則从对阿拉伯、印度和赤道非洲的貿易而取得龐大利潤，并且把埃及的粮食和紡織品供应給地中海各国。

在从灰燼中复活的北非，迦太基和烏提卡是非洲出口的主要中心。

位于西班牙西南部沿岸的伽底斯（卡底克斯）把西班牙南部的农产品供应給罗馬。就拥有騎士財产資格的公民数量而論，它和阿克維列亞比起来并无遜色。

在高盧，隆河下游的阿列拉斯（阿尔勒），特别是路格都努姆（里昂）是西欧手工业和商业的重要中心。在地中海各地和北海地区之間的貿易里，科倫和后者同样占有主要中介者的地位。

① 阿克維列亞輸出品是葡萄酒、黃油、紡織品、陶器、玻璃和各种东方商品。輸入的是角畜、皮革、琥珀和奴隶。

甚至在遙远的布列塔尼亞，隆地尼烏姆（倫敦）也成長到巨大商业与手工业居民地的規模。

在二世紀出現了許多新的城市中心，这些中心是在边境（主要是萊茵—多瑙河边境）上罗馬常設軍营的周边形成的。这些軍营吸引地方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移住到它們的四周来。退休的士兵和自己的家室也常常移居到这些村落里来。如果軍营周边的村落达到龐大規模的話，則就是在使它产生的軍营迁移到別的地方去以后它仍繼續存在下去。村落得到殖民地或是自治市的权利。

弗拉維优斯家和安托尼努斯家的許多元首把許多这样的新城市在萊茵河畔和多瑙河畔固定下来。在这些城市中我們应当指出的有波恩納（波恩）、摩根提亞庫姆（麦因茨）和阿尔根托拉特（斯特拉斯堡）（以上在萊茵河畔）；文多博那（維也納）、阿克溫庫姆（布达佩斯）和辛吉都努姆（貝尔格萊德）（以上在多瑙河畔）。

从政治制度的观点来看，罗馬帝国的城市和旧有的希腊罗馬的城邦是不同的。希腊罗馬的城邦是城市国家，它們有充分的政治上的独立。帝国最后地摧毁了城邦制度并过渡到"領土国家"，但是，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这个国家是十分不完善的，它保存了城邦組織的許多殘余。这样的殘余之一便是意大利城市的和許多行省城市的自治制度。

自治市是由主要的城市和依賴于它的乡村和居民点所組成的。該自治市的自由土著（不是外国人）享有自治市居民的权利。自治市居民分成三个等級：市議会議員（decurio）、武士（augustalus）和平民。地方显貴——土地所有者、大商人、退伍軍人等等——屬于第一等級，他們相当于罗馬的元老等級。武士相当于罗馬的騎士，他們照例是由被釋奴隶組成的①。自由居民的其他的

群众則是屬于平民的。

自治市的政治制度是模倣罗馬的共和制度的。管理机关是人民会議(民会)、元老院(庫里亚)和高級官吏。人民会議(由自治市的全体公民組成)的职能只在于选举高級官吏、投票表决向元老院提出的請願書和批准它的法令。从二世紀末起，人民会議消灭了，而它們的权限轉到元老院手里去了。

自治市的元老院通常由一百人組成，他們是由年紀在二十五岁以上而財产不少于十万謝斯鉄尔提烏斯的市議会議員选出的。每年选举的高級官吏是由相当于罗馬执政官的兩名最高行政官(duoviri或duumviri)、兩位营造官和兩名財务官所組成。兩位行政官每五年一次举行全市調查并編制元老的名單。那时他們也接受五年度行政官(duoviri quinquennales)或监察官的称号。

从一世紀末起，中央政府开始在某些自治市任命一些特别的官員(市財政官)来监督財政。后来在許多城市里都有了財政官。这一职务成了常設的，而它的职权范圍也扩大了。政府便用这样的办法开始干涉地方的事务。

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是公会(collegium, sodalicium)。公会是在远古的时期产生的，它們在帝国时期获得了特别的发展。屬于同一职业的人們的地方团体或是具有某一个共同目标的盟会都称作"公会"。参加公会的必須不少于三人(tres faciunt collegium)。我們知道有极其多种多样的公会：商人公会、手工业者公

① 武士等級起源于由六人組成的祭司团(seuiri augustales)，这一祭司团和对奥古斯都的崇拜有关并举行公共的比賽和庆祝。这一祭司团每年由市議会来任命，武士在退职之后仍保有自己的荣誉权利。武士的权利可以就是不被任命服务于祭司团时也可以被授予的。

会、船主公会、老兵公会、漁人公会、公告人公会等等。还有一些純宗教的团体和俱乐部型的公会。有葬仪公会或是“小人物”公会(collegia tenuiorum)，它們的目的便是为自己的会員举行很体面的葬仪。

从法律地位的观点来看，公会分成許可的公会(collegia licita)和不許可的(illicita)兩种。前一种是当局正式許可的，而从帝国时期起便是法人。后者则为当局所容忍，直到它們的行动有了对政府来說是危險的形式的时候。某些公会也容許奴隶加入，但須得他們主人的同意。

这种团体的会員必須交納会費(一次的和定期的)，公会有它們举行会議的地方，它們有自己的产业，有自己的选出来的职員，自己的旗帜，自己的节日和章程。每一个公会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和保护人，保护人是从有势力的人物中間出来的。

尽管許多公会帶有宗教的或是娛乐的性質，尽管在他們的生活中，节日、飲宴、葬仪、法事等等起着主要的作用，我們仍不应当放过它們的社会經济基础。在公会的宗教外衣之下常常隐藏着政治的內容。难怪公会的繁盛正是当着取消了公开政治生活的帝国时代。我們知道，在意大利的和行省的自治市的选举斗爭中，公会起有多么大的作用。公会在自己那写在牆上的选举号召中热烈地推荐候选人担任自治市的某一职位，頌揚他們的慷慨大度、正直和其他美德或是要求他們为了城市的利益付出一定的花銷。在帝国时代的多次人民运动中都証明有公会的参加。

还不应当忘記，公会使那些沒有其他形式的联系的人們有了一种半职业、半日常生活、半宗教的結合形式。城邦分裂了，政治生活消亡了，社会細分了，帝国的到处一律的迫害日益沉重地压到

人們的头上。"小人物"躲到什么地方去呢？对他来說，公会便代替了家庭、国家和政治党派。在公会里可以摆脫一下生活的重压和煩悶，可以消遣，可以在欢乐的談話中散散心，有时甚至还可以尽情地吃喝一番。在宗教类型的公会中，对于現实的日益增長的不滿之感，对于不能預知事物的苦惱以及在帝国时期以巨大的力量爆发起来幷引起了各种东方崇拜（其中包括不久便成了世界宗教的基督教）的广泛傳播的宗教渴望都找到了出路……

如果我們不看一下罗馬社会高級阶层和低級阶层的日常生活的一方面，則帝国城市生活的图画便会是不充分的了。讓我們先从首都說起。

虽然随着帝国的建立，旧的共和貴族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了本身的政治影响，但是在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慣方面，罗馬高級社会的生活景象比起晚期共和国时代来一般上却很少有什么变化的。而如果說有变化的話，那勿宁說是向坏的方面的变化。在奥古斯都当政时期，政治生活的衰落和長时期內部和平的到来造成了乐天的放蕩生活的环境。在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奥古斯都怎样試图对风俗的腐敗放蕩，对家庭基础的垮掉，对奢风的发展进行斗爭。我們还看到，这一斗爭是沒有什么成效的。

提貝里烏斯当政时期恐怖統治的到来改变了这种情况。在元首恐怖統治的打击之下，許多旧貴族的代表者死掉了。意大利的土地危机也触及了大土地所有制。不少富豪之家还在奥古斯都的时代便陷入債务的羈絆而現在是处于破产的前夜了。高級社会已談不到什么娛乐了。提貝里烏斯的阴郁性格和他的宮廷的淳朴生活是决不能有助于高等阶級中間乐生气氛的增長的。

尼祿的时期帶来了新的改变。尽管在他当政的时期，恐怖統

治到达了最高峰，但是宫廷却因本身的放蕩、精巧的奢华，观覽物的崇拜而給力图忘情于自我满足的旋风之中的日趋腐化旧貴族做了榜样。这眞正是“瘟疫病时期的飲宴！”了。

随着优里烏斯—克劳狄烏斯家最后一个代表人物的死亡，这一悲惨的謝肉祭便永久地結束了。旧貴族几乎完全消灭了。代替他們而来的是意大利和行省自治市出身的新貴族，新貴族比較干練、精于計算和簡朴。吝嗇的維斯帕西亞努斯激烈地改变了元首宫廷的全部生活方式，使它有了比較簡素的性质，而这种性质在后来的元首的当政时期它还是保存着的。

二世紀，在阿德里亞努斯的时期，希腊文化和希腊时尙对于罗馬高級社会的影响再度加强了。例如，罗馬人倣照着希腊的风俗而开始醉心于旅行。元首本身无穷无尽地出巡行省而給这件事作了榜样，在出巡的时候，行政的任务是和旅行家①的趣味交織在一起的。富有的行省居民也跟着元首大量地到罗馬来观賞它的名胜，而罗馬人則拿着导游去訪問希腊、埃及和小亞細亞。

希腊的样式和元首的榜样是使留胡須的古罗馬风俗重新恢复的原因。阿德里亞努斯的臉上有一条很深的伤痕，这是在打獵时留下的。为了遮盖这个伤痕，元首开始留胡須，而罗馬的上流社会便也随着他开始这样做。

首都的广大居民群众的生活是比較固定的。向帝国的过渡很少改变他們的日常生活条件。罗馬和先前一样地把过着可憐的、半飢的生活的流氓无产阶級吸引到自己的地方来。首都繼續是各种社会对比的城市。帝国取消了人民会議之后，便使罗馬的貧民

① 例如，为了觀看日出，他那次登埃特納峰的著名事件。

失去了他們生活的主要来源之一——在选举时出卖选票。但是城市的高級官吏，共和制度的这种殘余認为自己的义务便是維持共和傳統，而为人民举行观覽和款待。对流氓无产阶級的撫养和娛乐仍然是政治上的必要。元首本人懂得这种必要，因此他設立特別的官吏来組織各种观覽物（“游艺官”，procuratores ludorum, munerum）。（关于撫养制度和关于粮食、葡萄酒与黃油賑放的增加上面已經說过了。）

罗馬人群所喜愛的娛乐仍然是：滑稽剧、逐兽、劍斗特別是馬車的比賽。罗馬人的馬車比賽在馭者开始穿上不同顏色的衣服以后就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瘋狂。这样在观众中間便出現了“紅”、“綠”和“青”派。人們在这上面进行賭博并且輸掉大宗的款項；在各派之間有时发生大規模的械斗。在晚期帝国，跑車的派別甚至成了政治党派的代用品。被人喜愛的馭者和劍斗士是非常受欢迎的；他們的肖象被人画在牆上，在器皿上，妇女們也对他們发了迷……

另一种的娛乐是从奧古斯都的时代起大量出現于罗馬的浴場（termae）。无所事事的罗馬人便在这些特殊的俱乐部里排遣时日。阿德里亞努斯甚至不得不为了商业生活的利益而限制浴場的开門只能在一定的时間。

自治市力图在一切方面都模仿首都。高級官吏和武士力图在建設和在娛乐人民的事情的花費上爭强斗胜。沒有一个行省的城市沒有公共浴場、剧院或是半圓形剧場。但是血腥的劍斗和逐兽在地中海的东半部却很不习慣。不过在西方和在北非，甚至当地的城市，不用說罗馬的殖民地，都在这方面追随首都的惡劣榜样。

农业、隶农制的发展

农业繼續是意大利和行省的經济的基础。虽然如此，如果我們在用来分析帝国时期的社会經济現象的概述的結尾处提到它的話，那只是因为在土地关系方面主要地出現了奴隶制經济危机的朕兆。

共和国末期为了士兵而在意大利进行的土地的大量沒收①可以使大土地所有制稍稍地削弱。但是不应当夸大这一現象。远不是所有的老兵眞正地回到农业上去。其中的許多人不慣于农业和农村的生活而宁肯使自己的土地留在旧日土地所有者的手里，而满足于向他們征收地租。此外，新的所有者常常把自己的土地或是卖給旧的主人，或是卖給力图把自己的儲蓄投到土地上面的富有市民。这样，到帝国开始的时候，事物的实际情况是少有改变的。

但如果甚至紀元前一世紀的土地的混乱都会使大莊园經济暫时削弱下来，而中小土地所有制加强的話，那末土地集中化的过程很快地便把大莊园和大領地②重新提到首位了。无論如何，早在紀元一世紀中叶，文献史料便重新談到大庄园，談到它們是如何地威胁了意大利。老普利尼③所提供的証据便是如此："老实講，大莊园毁了意大利，也毁了行省"。佩特洛尼烏斯和"撒提里康"（参見第九章）描繪了被釋奴隶特里瑪尔奇奥的形象，这个人是如此地有

① 人們認为苏拉分配了十二万分土地，愷撒是八万分，屋大維是十七万分。

② 大領地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牧場或是狩獵和園林的專用地。

③ "自然史"，XVⅡ，35。

錢，以致他的領地"鳥都飞不出去，野兽都跑不出去"。他有这样多的奴隶，差不多有其中的十分之一都不認識自己的主人。当然，特里瑪尔奇奥是一个諷刺的形象，而他的財富也被非常地夸大了。但如果在文艺中可以出現这样的形象的話，那来它的基础显然就是某些眞实的事实了①。

科路美拉的著作"論农业"（尼祿时代）在判断一世紀中叶意大利农业的时候是有很大价值的。在序言中他写道：

"我听到，我們国家的領导人物怎样常常地責怪土地不生果实，或是斥責对收获長久以来有害的气候不均衡。某些人甚至引用一定的法律来仿佛是緩和这些抱怨；在他們看来，因旧时的丰收而耗竭的和疲劳的土地是不能象先前那样大度地把給养給予人們的。我相信……，这些原因离开眞实情况要远得很……因此我以为，事情不是在于上天的憤怒，而勿宁說是在于我們自己的罪过。我們把农业，象交給劊子手去懲办那样地，交給奴隶中最不适宜的人去做，而在我們祖先的时候，从事农业的是最好的人物并且使用最优良的方法。"

这个断片是在兩个方面使人感到兴趣：第一，在这里面直接地指出了意大利农业在一世紀所經历的危机；第二，科路美拉也指出了它的原因，認为奴隶就是这样的原因。在他的著作的另一个地方（Ⅰ，7），他又解釋为什么用奴隶劳动来耕地是不适宜的：

"奴隶为了金錢而把主人的牲畜放到一边去工作，他們把作工的和其余的牲畜牧放的很不好，土地耕的也很惡劣；在播

① 在一世紀的文献里到处可以看到对于大地产的增長和它們之侵吞小地产的抱怨。在塞內加、优維納晉斯等人的著作我們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記載。誠然，它們不是沒有修辞学上的粉飾的。

种的时候，他們显示出来的比眞正花費的种子要多得多；他們不关心那些撒到土地中去的种子会不会得到丰富的收成；他們把它帶到打谷場去的时候，他們甚至用藏起它的一部分，或是用不經心的工作来在打谷时减少它的数量。因为他們自己也偷粮食而且也不好好地防止其他的小偷来偷。最后，在把粮食放到粮仓里去的时候，他們不正确地在記录上标明它的数量。这样一来，管家和奴隶便都进行欺騙，而田地便处于不中用的狀态了。因此，正如我所說过的，主人自己不經常在場的莊园，是必須租出去的。”

因而科路美拉便非常注意那种自由的小土地租种者，即隶农(coloni)。这个地方(Ⅰ，7)非常重要，因为从这里我們知道，一世紀中叶隶农的处境是怎样的：

“庄园的所有者必須密切关心到庄园的一切其他的项目，特别是在那上面的人們。这些人分成兩种：隶农和奴隶(不帶鐐銬的和帶鐐銬的)。对待隶农时他必須寬大，并尽量迎合他們的需要；他对他們的工作比对他們的报酬应当要求得更加严格……但就是主人也不应当过分坚持自己的权利和加到隶农身上的义务，例如正确遵守支付的期限，木材的発达和隶农的其他小义务……我还記得前执政官、一个极富有的人路克优斯·沃路西烏斯也曾肯定地对我說，上面有老早便居住在这个地方，仿佛是傳給領主并从一生下来便和他有亲密关系的隶农的采地是处于最幸福的条件之下的。”

在这个問题上，把更早的农业作家加图和瓦罗跟科路美拉相比，在他們的著作里我們任何地方也不能看到，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在經济上起了多么显著的作用。显而易見，到科路美拉的时代，

意大利劳动力的情况改变了。对外战爭的停止当然会影响奴隶的数量。奴隶劳动更貴了，而这种情况便使人們不得不去注意到这种劳动的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并試图寻求它的代替物①。

但是出租土地并不能根本地改善事物情况。科路美拉自己也承認，隶农的劳动在本質上和奴隶的劳动是有少許的区别的：

“但是，如果气候和土壤令人满意的話，則主人个人的經营永远是比租給隶农有更多的收入的；当然，在管事（vilico）不是一个不經心和貪婪的奴隶的时候，甚至通过管事来經营也会得到更好一些的成果……但是在主人不能常常亲身去的遥远的庄园里，与其把全部田地的耕种事宜交給奴隶管事，却勿宁交給自由的隶农了；这个規則特别适用于种粮食的土地，因为隶农对这种土地能够給予的損害，比对于葡萄园和果木园的損害要小得多；奴隶对于这种田地則会帶来最大的損害”②。

这是一个极其珍貴的承認。它說明，奴隶制度把意大利的生产力摧毁到这样程度，它使劳动力这样地蜕化，以致自由的劳动已經不能挽回大局了。对于系統的生产劳动的不习惯，寄生的不劳动的心理，小土地所有者在經济上的无力，他們的流动性使隶农的劳动成了奴隶劳动底极其不足的等价物。不言而喻，在比較广泛的規模上向自由雇佣劳动的过渡在一般奴隶制度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帝国一世紀的情况之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共和国最后几世

① 值得注意的是，科路美拉远比他的先輩更加注意奴隶的体力情况和他們的物質狀況。对于怎样用獎励的手段来刺激奴隶劳动和提高他們的生殖率的問題他是很有研究的（見下）。

② 同上。

紀中間雇佣劳动的分散的应用現在越来越稀罕了，因为雇佣工人的最后殘余現在是一直向流氓无产阶級的方面蛻化了①。

因此在一世紀，从文献史料来判断，意大利是經历了土地危机的。从提貝里烏斯开始到涅尔瓦为止，这些元首的土地政策都說明了这一点。当然，在整个一世紀中間，危机的現象并不是非常清楚和平均地出現的，也不是遍及于全部經济。除去这些現象以外，也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事实，如意大利制酒业和榨油业（橄欖种植业）的全部的良好情况。科路美拉認为，現金的資本最好是投到葡萄种植业里面去。首都对于葡萄酒和橄欖油的日益增長的需求不能完全因自行省的輸入而得到滿足。意大利，特别是坎佩尼亞和拉提烏姆都送来了和最好的希腊品种竞争的各种精美的葡萄酒和橄欖油。对多瑙河地区的貿易則刺激了波河流域的葡萄种植业。

除去上面所指出的那些一般的原因之外，劳动比較便宜而土壤也还保持着本身的肥沃的某些行省的竞爭，在意大利的农业，特别是谷类作物的衰落这一点上面具有重大的意义。誠然，在共和时期称为“意大利的谷仓”的西西里現在失去了本身的意义。甚至它的非常肥沃的土壤也經不住千百年間奴隶劳动的猛烈应用。結果是土地被极度地耗竭了。此外奴隶的兩次大起义也大大地摧毀了奴隶制經济。埃及和北非代替了西西里的地位。

奧古斯都在占領了埃及并把它变成自己的私人領地之后，做了許多事情来提高埃及的农业，因为它在托勒密最后几个国王当政的时代已趋于衰落了。改善了灌溉系統和扩大了耕地面积。在

① 为了提高奴隶的劳动生产率，地主奴隶主也开始把土地按照隶农的权利（伪隶农）租給自己的可靠的奴隶。

罗馬的統治之下，埃及成了意大利的主要粮食（小麦）的供应者。剝削的方法仍和先前一样。直接生产者的基本群众，和在托勒密諸王的时代一样，是由当地的农民構成的，他們强制地必須"租种"元首的土地，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一部分的收获物。

在北部阿非利加(突尼斯)，愷撒和奥古斯都当政时期的紧張的罗馬殖民造成了大量中、小土地所有者。但是一世紀中叶在那里却也有罗馬富豪的大采地，提到这一点时老普利尼說："非洲的一半在元首尼祿把他們(指下面六个土地所有者。——譯者)处死时，是屬于六个所有者的"①。这一行动改变了所有的头衔，但是沒有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性質：巨大的私人庄园变成了同样的一些巨大的元首"庄园"(saltus)(参見下面)。尽管如此，在北部非洲，显然是中等庄园的类型占着优势，这种庄园是屬于罗馬所有者并且是由部分的奴隶，而主要是由地方居民出身的隶农来耕种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肥沃的流域地帶和埃及同是意大利的主要的小麦供应地。在这些地区的比較干燥的地方則成功地培植了橄欖树。北部非洲的农业本身的成功則是由于良好的人工灌溉系統。

南部高盧是葡萄种植业的主要行省中心。西班牙的东部和南部沿岸也生产輸出的葡萄酒，虽然在那里特別普遍的是橄欖的栽培。

帝国一世紀行省农业的特色是奴隶劳动較小的比重（同意大利相比)和自由与半自由地租的各种形式的优势地位(特別是在东方)。土地危机的現象在那里出現得比在意大利为晚。

---

① "自然史"，XVIII，35。

在二世紀，安托尼努斯的政策証明了想对意大利日益加强的危机进行斗爭的企图。可能，給养制度和与之有关的廉价信貸的組織稍稍地改善了小土地所有者的处境。但是这些措施只是緩和剂，它并不能停止意大利农民的一直不变的經济和社会蛻化的过程。

要說明一世紀末和二世紀初农业情况和隶农的处境，小普利尼的書信是珍貴的材料。他是在意大利各地有好几处采地的大土地所有者。深謀远虑的主人普利尼曾因許多不祥的朕兆而感到不安。意大利土地的价格大大地跌落了，这显而易見是長期的土地危机的結果。購置地产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是找劳动力却是个非常复杂的問題了。耕地用的奴隶不足，于是不得不把土地租給隶农。但是要找到合适的租戶却是极其困难的。他們大部分是无能为力的。他們不得不向土地所有者地借貸，而以自己的工具为抵押。債权人出賣这种抵押品来暫时地抵銷了債务，可是却使隶农完全破产了。隶农逐年增加的債务使他們失去了朝气和对于未来的信心。他們陷入絕望的境地并不再想到关于还債的事情了。他們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了，他們不爱惜工具并盜采收获物，因为他們認为，对自己来說，反正是什么也存不下的。

这种情况要用怎样的办法来挽救呢？普利尼認为，唯一的对策便是放弃現金地租而轉向分一部粮食的收租办法①。

一位細心的观察者，不是理論家，而是深知意大利条件的实际的主人所描繪的，意大利土地关系进一步演变的情况便是如此。比起科路美拉的时代来，我們看到是大大的惡化。从一世紀中叶才看到的那些現象現在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的收入降低了，

---

① 小普利尼："書信集"，Ⅲ，19；Ⅶ，30；Ⅸ，37。

劳动力的数量减少了，居民貧穷化了。隶农在經济上日益依賴于土地所有者。这种依賴还沒有成長为作为大量的現象的奴役。但是，显而易見，只有一步就到这样的程度了。

二世紀隶农制的发展可以特別清楚地在元首的庄园（saltus）上看出来。这些莊园主要地是在各行省。巨大的元首領地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經济的原因（土地的集中），另一方面則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因素。恐怖統治时期的沒收奠立了罗馬元首巨量土地財富的基础。这一基础后来用收买、贈送、繼承、取得新土地等等的办法給扩大了。元首在这里施行自覚的政策来加强自己的經济实力和独立。到安托尼努斯的时代，元首的領地用公布特殊条例（leges）的办法而有了严整的組織，这些条例便用来規定莊园管理的規則和在它們的領地上的人們的內部关系。

一組組的元首莊园結合成特別的区。在行政方面，它們对自治市来說是完全独立的。領导每一区的是管事（procurator），而每一莊园（saltus）則包給一个主要的租戶（conductor）。最常見的情形是兩种形式結合起来。后者或是借自己的奴隶之手自己耕作土地，或是再把这土地租給隶农。租戶和隶农之間的关系則由条例加以規定。隶农照例必須支付收获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此外他还必須每年中有六天为租戶或是土地所有者耕种土地。

二世紀末的文件說明了元首的莊园上隶农处境的惡化。例如，布路尼特庄园上的隶农向元首康莫都斯（一八〇——一九二年）的控訴書便是如此。隶农悲痛地控訴租戶（conductor）的迫害行为，因为他破坏了規章，任意增加花銷和劳役租，使用强暴手段等等。

二世紀中在元首的和私人領主的庄园上生活的隶农，在法律

上并不是自由的。在租期期满（通常是五年）的时候，他們可以离开采地。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大多数的場合之下是虛幻的。实际上隶农是被未交清的款項和債务束縛着，而在付清之前，他們是不能停止租地的。他們对于土地主人或是对于租戶的依賴又由于下面的一种情况而加强，即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小佃戶沒有自己的工具和耕畜，而他們便不得不从主人那里取得这些东西。这样一来，实际上隶农便被固着于采地之上，成为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如果庄园轉給另一个主人的話，則它是和工具、奴隶跟隶农的債务一同轉讓的。

奴隸制度的演化

隶农制是农业中代替"純"奴隶制度的一种特殊的剝削形式；而尽管后者在帝国的最初兩世紀間还繼續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它的日趋衰落的指标却是奴隶处境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可以从史料中看得十分清楚的。

在加图的时代，也就是在奴隶制度最大发展的时代（当时意大利的奴隶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人們对于奴隶的健康是毫不注意的。加图提出了許多意見，告訴人們如何看护牲畜，如何治疗牝牛，但是我們在他的著作中却找不到关于治疗奴隶的一句話。他認为生病的或是年老的奴隶是应当卖掉的（参見第四一六頁）。

一世紀以后，在瓦罗的时代，奴隶依然繼續被認为是"說話的工具"（第四三八頁）。但是瓦罗却开始稍稍关心到奴隶的繁育和如何用奬励的措施去刺激他們的劳动了①。

科路美拉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了。他劝告說，給奴隶住的

地方尽可能在卫生方面要安排好(第四三七頁)。他不止一次地着重指出，主人应該对于他庄园上的人們，其中包括奴隶，表示最大的关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紀元一世紀成了中心的問題。科路美拉非常注意使奴隶对他們的奴役劳动感到兴趣的問題:

"在对待奴隶的时候，应当奉行下列的規則，而我是从来不后悔遵守这些規則的：对于从事农业而品行好的奴隶，比对于服侍个人的奴隶，我談話的次数較多而且也比較随便；看到主人的溫和的待遇会使他們易于忍受他們那不間断的劳动的时候，我有时便和他們开玩笑也容許他們开玩笑。常常我甚至和他們商量有关新工作的事情，就仿佛和較有經驗的人們商量一样，而这样便可以知道每个人的性格和灵敏的程度"[2]。

为了提高奴隶的生殖率，科路美拉对于多子的女奴隶是給予許多特惠的：

"女奴隶中多子而且由于她們的子裔而应有某种功劳的那些人，我們便不使她們工作，而有时还放她們自由，如果她們是許多孩子的母亲的話。实际上，有三个孩子的便可以有权利离开工作，有更多孩子的，便可以得到自由"(I，19)。

帝国时代奴隶处境的某种改善也表現在財富和释放的增長上。"財富"(peculium——来自pecus，即牲畜)在罗馬是指着家長(pater familias)有条件地給予在他的統治下的人物(子女、被釋奴隶或奴隶)作为財富的东西。在共和国时期，奴隶主，特别是元老等級出身的奴隶主，广泛利用財产权以便組織各种企业：商业

① "論农业"，Ⅱ，1，26；1，17。

② 同上，Ⅰ，14—15。

的、手工业的等等。依賴的人物独立地經营这些企业，而把一定的“代役租”交給自己的主人。

財富首先有利于奴隶主，因为这使他們能够擺脫直接的經营上的操心并把它們放到被釋奴隶和奴隶的肩头上，从而刺激了后者的劳动，扩大了自己的經营和提高它的收入。但是財富对于奴隶也具有一定的利益，因为这使他們有了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奴隶借助于財富可以个人有私蓄，而在从自己的主人那里贖身之后，便可以轉入被釋奴隶的等級。

在帝国时代，財富的实踐由于已經开始的奴隶占有制的危机而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在隶农制以外，財富的扩大也就是試图把奴隶制經济提到更高的阶段。由于財富权，奴隶現在主要可以被授以土地。这样一来，被安放在土地之上并需交納“代役租”的奴隶就变成了“仿佛是隶农”(假隶农)。

上面我們已多次談到从共和国末期开始的、解放奴隶的行动的巨大增長。这一点的直接原因便是旧貴族的灭亡。但同时这里还出現了整个奴隶制度的、各种更加深刻的瓦解过程。奴隶成了經济的非生产的累贅。奴隶主使他們成了被釋奴隶以后，便可以更加适当地利用他們的劳动和經营上的主动性。隶农制、財富和釋放奴隶的行动在帝国时代是一类的現象。它們的目标是在現存的奴隶制关系的范圍之內建立一个比較緩和的，而因此也便是比較合理的剝削形式。但是当奴隶制度本身的主要特征还都保存着的时候，所有这些試图仍都是不能引起根本改善的弥縫策。

奴隶制度向緩和方面的演化也表現在奴隶法权地位的改善上。从帝国时代起，人們开始試图用立法的办法限制奴隶主的横暴和消除奴隶制度的那些最不健全的形式。克劳狄烏斯元首开始

了这种立法。在他的傳記里我們讀到：

"主人不願加以医治而送到埃斯庫拉帕島[①]上去的那些病的或是軟弱的奴隶，便規定認为他們是自由的；如果他們恢复了健康的話，他們可以不回到主人那里去。有誰杀死生病的或是軟弱的奴隶而不把奴隶送到島上去，他是要象对杀人的行为那样地負責的"[②]。

在尼祿的时期，根据佩特洛尼烏斯法，禁止不經高級官吏的判决而送奴隶去对野兽进行斗爭[③]。

阿德里亞努斯

"禁止主人杀死奴隶并命令依法判他們的罪，如果他們值得这样做的話；他还禁止沒有足够的理由把奴隶卖成劍斗士，把女奴隶卖为娼妇"[④]。

在安托尼努斯·披烏斯的时代，毫无理由地杀死自已的奴隶就等于杀死别的普通人一样。元首在給一位行省太守的敕書中闡示說，当主人的过份殘酷使奴隶不得不到元首的雕象处寻求托庇的时候，則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应当使奴隶回到主人那里去[⑤]。

在罗馬法中很普遍的一个观点是：虽然奴隶制度是一种合法的社会制度，但它是和"本性"是矛盾的。

---

① 梯伯河上的島。

② 苏埃托尼烏斯："克劳狄烏斯"，XXV。

③ "法学汇編"，XLVIII，8，11。該法典是优斯提尼亚努斯法典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④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Hadrianus,18。

⑤ "法学汇編"，I，4，1—2。

烏尔披亞努斯写道①："从民法的观点来看，奴隶是什么也算不得的。但是根据自然法来看便不是这个样子。从后者的观点来看，一切的人都是平等的"②。

社会矛盾的尖銳化和帝国革命总危机的准备

但是剝削形式的緩和完全不是說剝削定額，即剝削程度的降低。相反的，奴隶制經济的危机越是加深，奴隶主加强剝削的願望也就表現得越为强烈。在奴隶制度的全盛时代，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奴隶的日常生活上的和法律上的地位是极其困苦的。奴隶是物品，人們并不爱惜他的力量和健康，人們对待他比对待牲畜还要坏。但是由于奴隶多，所以均分到每名奴隶身上的剩余产品的数量也就比較少了。奴隶主的"城市奴仆"在本質上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过着寄生生活的。甚至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都是不認眞劳动，偷懶，力图用一切办法逃避工作，因而他們的劳动强度是十分低的。

在帝国时期局面开始改变了。奴隶的数目减少了，而自由居民中間不劳动分子的数量增加了。发生了严重的劳动力的危机。这一危机发生的背景是在前一时期中消耗得最厉害的帝国中部各地区的、生产力的普遍跌落。这便使奴隶主有了提高奴隶和隶农劳动生产率的試图。

因此在帝国的前兩个世紀中間，劳动群众的处境一直在惡化。

① 紀元三世紀的著名的罗馬法学家。

② "罗馬法典"，I，17，32。

如果从一方面来說，奴隶部分地轉向"代役租"并变成"假隶农"的話，如果他們的法权地位改善了的話，那末从另一方面来說，他們的一般物质生活水平却降低了（只有借助于个人的儲蓄而贖回了自由的那一小类的奴隶是例外）。小佃戶破了产而完全被奴役了。

这里再加上帝国机構的压迫、軍队的扩大、租稅的增加、官吏的濫用職权行为等等。这些政治現象既是奴隶制度总危机的表現，它們也便返回来对經济发生了影响，加深了危机。

危机引起了社会矛盾的尖銳化。正当着在社会的一端，土地的財富集中到元首、元老显貴、富有的被釋奴隶、高級官吏的手里，正当着行省城市居民的最高阶层的福利增長的时候，在另一端貧穷也集中起来了。奴隶、隶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緩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陷入破产和飢餓的深淵。絕望情緒，对富豪、官吏、对整个罗馬国家的憎恨情感在他們中間增長起来了。

这是一个綿延达兩世紀之久的長期过程。危机是在罗馬社会的內部，緩緩地和不知不覺地准备起来的。但是当它采取了公开的形式的时候，它便爆发得更加突然和更加可怕。

当我們談到在奴隶社会中发生的內部現象，特别是危机的現象的时候，我們不应該忘記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任何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包圍着它的"蛮族的"外圍。这种蛮族的包圍在奴隶制度的发生和发展的时期是它的存在的最重要前提之一，因为主要部分的奴隶正是从蛮族中得来的。但是在危机时期，蛮族外圍却起着另一种作用。只是由于危机的結果，奴隶社会的軍事力量才开始削弱，蛮族轉入了进攻。在以前多半只是剝削的被动对象的那些人現在对剝削者来說成了一种可怕的威胁。蛮族的进攻加深了社会的內部危机而事情的結果是它的灭亡。下面我們將会看

到，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时期第一次公开的危机表現是由蛮族方面的打击而引起的。

但是在我們談到这一时期以前，我們必須談一下帝国前兩个世紀的精神文化現象。

第 九 章

一至二世紀帝国的文化

在帝国前兩个世紀的經济和社会关系中我們所看到的那种二重性和矛盾性在精神文化的領域中也是可以看到的。

从一方面来說，在意識形态的某些部門中，可以确認到旧形式底比較深刻的发展和新形式的出現。塔西佗的著作代表了罗馬史学的最高峰。佩特洛尼烏斯的"撒提里康"是冒險生活的、諷刺性的長篇小說这种新文学門类的典范。雕刻的和繪画的肖象在帝国时代到达了古典艺术以前任何时代都不曾达到的高度。二至三世紀的偉大法学家的創作总結了罗馬法的長期演化过程并且使它具有作为近代欧洲法学发展之基础的那些形式。各行省的經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行省居民出身的許多大作家。在各行省創造了造型艺术的新的具有风格的形式。

从另一方面来說，某些旧的文学部門停止了发展并且僵化了。悲剧、史詩就是这样的文体。抒情詩处于垂死的狀态了。修詞学席卷了文学，并使文学有了朗誦的体裁和造作的热情。出現了諂媚的宮廷文学体裁（頌詞）。宮廷的趣味压制着广大的社会集团，促进了形式主义，矯揉造作的发展，旧形式的复活（古风化）。哲学蛻化了并且彻底地浸透了神祕宗教的精神。簡陋的迷信（魔法、占星学）进入科学和艺术。

頹廢的象征最有力地表現在二世紀。在这里，和在罗馬社会生活的一切領域中一样，准备起了三世紀的危机。

科 学

在帝国时代，罗馬科学的編纂的性質并沒有改变。盖烏斯·普利尼·謝泰都斯（老普利尼）（二三年——七九年），三十七卷的"自然史"的著名作者是一世紀后半的典型人物。这一著作是当代自然科学知識的巨大結集，这是一种类似百科全書的著作，它証明了著者对于劳动的非常的爱好。普利尼本人說，他为了写作"自然史"曾利用兩千多种著作。在这里面有关于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农业、医学、冶金、繪画与雕刻的知識。在这中間到处都有許多純历史的事实。材料很不系統化，又缺乏理論上的綜合概括。普利尼与其說是一位眞正的学者勿宁說是一位业余的学者，他对于自己的史料并不是批判的，因此甚至从当时的科学观点来看也常常都是錯誤的。除去"自然史"以外，普利尼还写了其他的若干著作，但是这些著作（关于历史、軍事和修詞学的）并沒有保留下来。

屬于同一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作家路克优斯·安奈烏斯·塞內卡，生于紀元初左右，死于紀元六五年。他原是一个西班牙人，但是在罗馬長大和受到教育。关于他、这位尼祿的教育者和年輕元首的領导者的事情，前面我們已經談过了。塞內卡是一位非常多产的和多才的作家。在他的大量著作中有七卷的作品"自然科学的問題"。塞內卡和普利尼一样，在古典末期和中世紀被認为是自然科学方面最偉大的权威。塞內加的特色（普利尼沒有的特色）是：自然科学对他来說是認識神的工具和說教的基础。二者都是以他的斯多噶派的世界观为出发点的（見下）。

著名的数学家、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克劳狄烏斯·托勒密的观点是古典天文学衰落的象征。在安托尼努斯·披烏斯的时期，他生活在亚力山大里亚。他是亚力山大里亚学派偉大傳統的最后表現者。但是在托勒密的天文学中，比起自己的希腊化先輩来却倒退到亚里士多德的世界地球中心說去了。当代的迷信在他的学說中反映在关于下一点的概念上，即天体对于人的命运是有影响的(占星学)。托勒密的主要著作十三卷的“(天文学的)偉大構造”(阿拉伯譯文是“阿尔瑪該斯特”)在哥白尼(十六世紀)以前是当作无可非議的权威来利用的。除去托勒密的这一主要著作以外，还有他的其他著作(关于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和占星学的著作)流傳下来。其中使历史学家感到巨大兴趣的是“国王表”(所謂“托勒密表”)，即国王的名單；巴比倫和亚力山大里亚的学者的观測便是用这个表来紀时的。这个表对古代史的紀年是极其重要的。

古典医学的最后的一位大代表人物是元首康莫都斯的太医克劳狄烏斯·伽列努斯(生于一三一年，死于三世紀初)。他生于培尔伽姆并在小亚細亚和亚力山大里亚城(那里从古以来便有医学的巩固傳統)受过哲学的和医学的教育。伽列努斯在当时曾享有巨大的声誉。从他流傳下来的有大量的著作。其中大約有一百种被認为是真的，有几十种是伪造的。大量的著作未被保留下来。伽列努斯的許多著作在中世紀有阿拉伯語、犹太語和拉丁語的譯本，这一点便說明他直到中世紀末享有高度威信。他的著作“医术”長时期是主要的医学教科書。伽列努斯在基本上是繼承了从希波克拉特以来希腊医学的光荣的唯物主义傳統。但是时代在他身上也打下了自己的印記，这便是他对于自然的神学观点，浸透了他的許多著作的宗教神秘論的情緒，对于夢兆的信仰等等。

在前面（本書第二部分的第一章）我們已經談到帝国时代的史学。这里只需要着重指出，就是在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和在思想体系其他許多方面同样的、逐漸衰落的迹象：历史研究水平的降低，非科学要素的增加，文体的敗坏等等。罗馬的史学从塔西佗降低到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和四与五世紀的編纂家的水平。

哲 学

我們看到，共和国时期的罗馬哲学沒有独立的格調而且是傾向于折衷主义[①]的。在帝国时期，这些特征表現得更加鮮明。塞內卡是典型的折衷主义者。在他的著作中也有关于哲学問題的著作："給路奇里烏斯的倫理書信"和有关倫理題目的許多小論文："論仁慈"、"論憤怒"、"論精神的安宁"、"論閑暇"、"論幸福的生活"等等。塞內加也研究本体論和認識論的問題。正如我們剛剛指出的，他純乎是从宗教倫理的观点才对自然界感到兴趣的。他的哲学的重心是在道德的問題上。他自称为斯多噶学派的信徒，但是他有許多东西是从伊壁鳩魯那里得来的。他所生活的时代和他个人的地位决定了他的道德观点的性质。哲学的主要任务，那就是使人得到內心的独立和精神的宁靜。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拯救自己免于生活的苦难和罪惡。但是智者的最終的理想則是死亡，而全部的生活当然也便是死亡的准备了。在这个学說中鮮明地表現了恐怖制度时期日趋灭亡的罗馬貴族的軟弱无力和悲观。

① 唯一的例外是路克列提烏斯。但是，尽管他不是个折衷主义者，他的哲学观点，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也不是独立的。

塞內卡以斯多噶学說的精神承認一切人（其中也包括奴隶）的平等。他攻击財富，表揚貧民的朴素生活和这种生活所帶来的那些欢乐。但是塞內加一般地是完全不否認財富的。他只是教导說，不应該作財富的奴隶，应当善于放弃它而在失掉財富时也不应当痛苦。这种双重的态度是由于：塞內加本人是一个很有錢的人，因此他沒有勇气在自己的观点上表現得彻底。在实踐上，他常常違背自己的道德理想。恩格斯在談到他的时候說："这个宣傳善良和克制的斯多噶派是尼祿宮廷中的第一个阴謀家，而且他也不是沒有搖尾乞憐的行为的；他从尼祿那里得到金錢、庄园、果园、殿堂等贈賜，他宣傳福音書中拉撒路底貧穷，但他本人实际上却是同一箴言中的富豪。直到当着尼祿准备扼住他咽喉的时候，他才請求元首把一切贈賜拿回去，因为对他所要求的只有他的哲学便够了"①。

但不管塞內加活着的时候如何，他的英勇的死却贖回了他的許多罪过。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尼祿利用披索的阴謀来消除塞內卡并且下令要他死。塞內加割断了自己的靜脉，而在这时他是十分鎮靜和有自制力的。

斯多噶主义很快地就成了帝国中傳播最广的、几乎是官方的哲学。它并不号召对惡事进行积极的斗爭而是教导用轉向內心生活的办法进行消极的抵抗。得救的道路不是在人的外部，而是在人的內部。这是完全与时代的精神相符合的。对于日益迫近的社会灾难的模糊認識在人們心中产生了完全无能为力和悲观的感觉。社会联系断絕了，社会分裂了它的組成分子。唯一的得救道路

① 恩格斯："布魯諾·鮑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第六〇七頁。

就在于回到自己的"我"，把自己閉关在个人道德至善的世界中去。斯多噶主义以自己那关于神圣的世界理性的学說（这一世界理性的構成分子則是个人的理性）满足了宗教唯心主义情緒的增長。最后，作为从斯多噶从它一产生时起的特色的世界主义特征則符合于未曾成長到民族国家，但同时却消除了一切地方的特色，一切部落的区別，并把一切民族放在罗馬国家机器和統一的希腊罗馬文化的大鍋里反复熬煮的罗馬帝国的普遍的、世界主义性质的。

塞內加的信徒和繼承者是弗里吉亞的被釋奴隶埃披克鉄图斯（一世紀后半和二世紀初）；元首图拉眞本人都听他的課的。埃披克鉄图斯的特色也是悲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倫理。

斯多噶主义在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这一"宝座上的哲学家"那里有了稍稍是另一种、較积极的形式。不得不对可怕的危机进行斗爭的国家元首的地位使他不能只从事于个人的深造。当局的实际任务要求他进行最积极的活动，而这一点便不能不也反映到他的道德哲学观点上（这些观点表現在他的著名著作、十二卷的"論自我"）。社会的因素在他的著作中，比在斯多噶派的其他著作中更加强烈地表現出来。人是根据神的意旨而安放到自己的地位上面的，而他必須彻底履行自己的义务，不管它是多么困难、多么严厉：

"讓你心中的神明来指导英勇的、成熟的、忠于国家利益的、被授以权力的和那不需要誓言、不需要保証而甘願等待捐生的召喚的人相似，而感到自己所处地位的罗馬人的本质吧。你的心灵上將有光明，而你將不需要外来的帮助，不需要依賴于别人的宁靜"①。

① "論自我"，Ⅲ，5。

人首先是社会的成員。因此他的一切活动是应該与社会生活和諧一致的。

“你本身怎样參加公民的社会，則你的一切行动当然也就如何構成公民的生活。如果某种事物对于共同的目标沒有直接的或是較远的关系，那它便要割裂生活，破坏它的統一，引起暴动，就和一个參加了人民大会，但是不願意服从共同协定的人一样”①。

在晚期的斯多噶主义里有許多后来日益加强的純宗教因素。在二世紀，因总的情况而产生的对宗教的渴望开始以不可克服的力量籠罩了帝国的居民。各种东方崇拜的广泛傳播和混合的宗教哲学体系（格諾西斯派）的出現因新宗教基督教的創立而完成，这个新宗教有許多是从斯多噶主义那里借来的。但是在下面談基督教时，还要談到这些宗教哲学体系的。

法　律

我們已看到（在第一部分），早在共和国时代，罗馬法已經达到高度的发展。帝国的法律創作有了更加广泛的規模。生活本身要求这一点。帝国包括一个龐大的和駁杂的世界，这一世界由远远超越了地中海的范圍的各种經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联系而結合到一起。帝国版图內遙远国土的法規和风俗的多种多样性要求法律上的統一。日益成長的社会矛盾使統治阶級不得不付出最大的努力来在法律固定自己的特权地位并且推迟日益迫临的崩潰。这

① “論自我”，IX，23。

便向我們說明，为什么在二世紀和三世紀初罗馬的法学达到了最高的发展。

由于人民大会的活动的停止，元老院的决定(senatus consulta)和元首的立法成了帝国时期的主要法学史料。自从元老院失去了自己的立法职权的时候起(从三世紀末起)，元首的立法便获得了特別重要的意义。

元首的命令分成下列的几种：敕令 (edictum)——对于帝国全体居民所发的一般命令；指令 (mandatum)——对于官吏的指示；指示 (rescriptum)——有关个别問題的命令；决定 (decretum)——关于爭論不决的，特别是审判的案件的决定。此外，元首的某些命令也称为“法律”(leges)。

在帝国的末期，就是高級官吏的决定(近卫軍長官和市長的决定)也有了立法的性質。

与此同时，行政長官的审判活动中止了。我們已經看到(第七七二頁)，在阿德里亞努斯的时期，法学家撒尔維优斯·优里亞努斯編定了行政長官敕令——“一般敕令”——的最后本文。

訴訟程序还在共和末期便开始改变了。在正規的(按照条文的 formularis) 程序之外又产生了非常程序。它之得到这样的名称是由于在这种程序中，行政長官以自己的大权为依据，在一般的程序之外(extra ordinem)来判决案件。在帝国时期，非常程序自然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除去它以外，旧的訴訟程序的形式在某一时期中間也还繼續存在着。甚至在正規的訴訟程序中，行政長官的制定程序的权利也漸漸地受到了元首命令的限制。

随着行政長官法庭的消灭，元首的高級官吏的审判活动就占了首位。以自己的大权为依据，元首本人可以以非常的程序来审

理任何案件，但是他也可以把案件的审理交給官吏。在实际上后面的一种情况是常見的。例如，在罗馬城中，市長就是民事案件的主要法官，而在各行省則是太守。对于他們的判決可以上訴于元首。在非常程序中，全部案件从一开始到末尾都是由一个官吏来办理的。

刑事訴訟也有了类似的改变。刑事案件常設会議（quaestiones perpetuae）的活动受到了限制，而后来便消灭了。元首和他的官吏成了执行审判权的主要机構。

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方面的全部訴訟程序有了官厅的、官僚的性質。这便为法官的貪污受賄和寡廉鮮耻的行为的广泛发展創造了基础。

在罗馬法的全部历史中間，法律的解釋者——法学家——的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起初他們是祭司，后来从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的时代起也有世俗的人（第一二二至一二三頁）。我們已經談到紀元前一世紀的法学家：克溫图斯·穆克优斯·斯凱沃拉和他的学生塞尔維优斯·苏尔披奇烏斯·盧福斯（第六九〇至六九一頁）。

在奧古斯都时代，最活跃的是兩个大法学家安提斯提烏斯·拉貝奧和阿提优斯·卡披托。前者的学生是普洛庫路斯，而由于他的名字而整个学派称为“普洛庫路斯学派”；后者的学生是撒必努斯，而他的信徒則称为“撒必努斯学派”。这兩个学派之間的区別显然是在于：普洛庫路斯学派拥护中央集权的政权（君主制度），因此容許較自由地解釋旧的共和法規。撒必努斯学派則是站在奴隶制民主制度的立場上，因而在法律的問題上是保守的。

正如已經指出的，罗馬法学家的活动的全盛期正是在二世紀

和三世紀初。在上面提到的撒尔維优斯·优里亞努斯和盖烏斯便是生活在二世紀的。关于后者的生活几乎沒有任何的資料保留下来(我們連他的全名也不知道)。他留下一部私法和訴訟程序的簡短的教本("法学阶梯"),这部書写得非常明确和有系統。盖烏斯的法学阶梯則是我們关于罗馬法的知識的主要史料之一。

在二世紀末和三世紀初是著名的法学家:帕披尼亞努斯(二一二年被处死;見下),优里烏斯·保路斯(死于三世紀的四十年代)和多米提烏斯·烏尔披亞努斯(二二八年为近卫軍所杀;見下)展开活动的时期。

文学

尼祿时期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是塞內加的侄子瑪尔庫斯·安奈烏斯·路卡努斯(三九——六五年)。他受到了卓越的修詞学和哲学的教育(在斯多噶学派的精神下),他很早便以天才詩人的身分而出名了。但是人們說,他的文学上的成就招致了尼祿的嫉妒,因而尼祿禁止他公开朗誦他的詩作。这仿佛便促使路卡努斯投到貴族反对派的一方面去。他參加了披索的阴謀而在被判以死刑之后,便把自己的靜脉切断了。

在路卡努斯的許多著作当中,保留下的只有尙未完成的历史敍事詩、十卷的"論內战"。在这首詩里記述着愷撒对龐培的斗爭(这次的斗爭結果使共和国垮台了)。这首詩在亞力山大里亞战爭的地方中斷了。它是用傳統的史詩的抑揚六步格写成的,但是沒有敍事史詩所常有的,神对于人的行动的干涉。路卡努斯就他自己的哲学观点而論是一个斯多噶派的信徒。因此对他来說,統治

世界的最高力量是宿命、命运，而不是希腊罗馬万神殿中的那些傳統的神。但是这却沒有排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在史詩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神托、魔法、占星术、豫感等等。路卡努斯的著作是当时流行的修詞的散文的范例。虛夸的朗誦的文体、热情、夸大、大量的恐怖、鲜明的对比——凡此种种都以震撼讀者的心情为目的。风格是精致的和杰出的，但却是冷靜的。

路卡努斯是貴族反对派的代表者。他把在內战中灭亡的、旧的共和制的罗馬給理想化了，虽然，和塔西佗一样。他認为帝国不可避免是一种灾禍。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詩的前几卷中（路卡努斯写这几卷时还是廷臣），他的反对的态度几乎是看不出来的。我們在那里看到了对尼祿的頌揚，而愷撒和龐培則同样地被認为是共和国灭亡的責任者。在后来的各卷里，路卡努斯的情緒就改变了。他反对專制制度，反对把元首奉为神明。帕尔撒路斯一役被他描写为最大的不幸，描写为罗馬灭亡的开始。适应着这一轉变，路卡努斯对于史詩中主要登場人物的态度也改变了。現在他的全部同情都是在龐培的一方面，因为他是共和制度的保卫者，而愷撒則被描写成暴君和惡棍。

甚至路卡努斯所采取的那种历史敘事詩形式的史詩都是詩歌的一种垂死形式了①。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还在共和国时期产生的諷刺詩（文）是比較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学体裁（参第六九〇至六九一頁）。帝国把新的营养給了它。冒險諷刺的長篇小說“撒提里康”②

① 这特别鲜明地表現在一世紀后半的帕皮尼烏斯·斯塔乌烏斯、瓦列里烏斯·弗拉庫斯、西里烏斯·意大利庫斯等詩人的模仿的作品中。

② 就形式來說，这是屬于把散文与各种詩結合起来的“美尼蒲斯杂文”（参看第六九一頁注一）一类的，但就实質来說，“撒提里康”远超出这些范圍之外。

則是帝国諷刺体裁的最鮮明的紀念物，同时是世界文学中最偉大著作之一。这一作品的作者最可能是尼祿的近人蓋烏斯·佩特洛尼烏斯，"文雅的仲裁者"，他沒有等到尼祿发下命令便自杀了。"撒提里康"保存下来的非常少。保全下来的断片显而易見是从十四卷开始的并且沒有到長篇小說的結尾。但是这少数却使我們能够对全部有一个概念。

長篇小說的保存下来的那一部分的內容是：兩个沒落的流浪汉——安柯尔披烏斯和他所喜爱的吉吞——在南部意大利[①]流浪，遭到各种各样的奇事。常常有第三者——例如，流浪的詩人优莫尔普斯——加到他們中間来。这便使作者能够进行充分的描繪，来介紹罗馬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和风尚，从成为巨富的被釋奴隶特里瑪尔奇奧开始到社会的渣滓为止(但是在"撒提里康"中是以对后者的描写占主要地位)。在小說的主要情节之外，有时还加上插入的中篇小說类型的故事，这种故事和叙述进程是沒有直接联系的。

小說的性質和格調是极其多种多样的，从充分的自然主义开始，到其他文学門类(例如路卡努斯的叙事詩)的戏作，玩笑作品和幻奇的怪异作品为止。"撒提里康"的語言是极其灵活和富于表現力的。作者使自已的人物所講的言語，正是在罗馬社会不同阶級的生活中，人們用来表达自己的言語。而由于小說中大多数的人物是屬于社会的下层，故而"撒提里康"为我們保存下了人民的拉丁語言的优良范例。

小說中傳下来的部分中最鮮明的插曲是特里瑪尔奇奧的飲

[①] 看来，在小說已散失的部分中，所述的事件并不仅仅限于意大利。

宴，而主人公便是在这次飲宴上死去的。特里瑪尔奇奥以前是叙利亚的一个奴隶，他得到了主人的憐憫而得到了自由，而后来又得到了遺产。由于巧妙的商业的和高利貸的业务，他賺得了极其龐大的产业。特里瑪尔奇奥粗魯、好虛荣、极其无知、迷信。他周边的豪华是极其乏味的。在每件小事上都表示他过去是一个奴隶。但是特里瑪尔奇奥也不是沒有某些优点的：他具有实际的才智，善良的心腸，而尽管他十分固执，对待奴隶却不坏。

培特洛尼烏斯在描写特里瑪尔奇奥的时候，提供了一个鮮明的形象，这个形象尽管是夸張的，却反映了我們在前面多次說到的、一世紀的实际社会經济过程：被釋奴隶比重的增長、地产的集中，帝国造成的新富豪的出現。旧貴族的代表者培特洛尼烏斯不能不用自己天才的全部力量蔑視这些暴发戶并嘲笑它們。但是他的艺术上的敏感却帮助他甚至在惡意諷刺的范圍之內遵守应有的法度并整个地提供了現实主义的典型。关于小說的其他場面和形象也可以这样說。"撒提里康"是对于紀元一世紀中叶的一个重要史料。

瑪尔庫斯·瓦列里烏斯·瑪尔提亞里斯（約四二年——約一〇二年）的許多短嘲詩① 浸透了諷刺的精神。他是出生于西班牙的一个有知識的无产者，他是到罗馬来"寻求幸福的"。在他終于得到了名声之前，他不得不長期地过着文丐的半飢半飽的生活。但就是荣誉并沒有給瑪尔提亞里斯牢固的保証；他常常不得不和以前一样地在富有的保护者的家中扮演着寄食者的角色（"食客"）。在瑪尔提亞里斯快要死的时候，他返回了西班牙。

---

① 短嘲詩（epigramma）是一种短的和鋒利的抒情詩，它具有嘲諷的性質。

他的詩集共十二卷(約一千二百首短嘲詩)。幷非所有这些詩具有諷刺的性質。其中有許多是一般类型的短嘲詩：这是比較短的詩作——描写的、呈献的、頌揚的、墓志的、即席的等等。但是嘲笑的短嘲詩是占着优势的。瑪尔提亞里斯的諷刺文与其說是反对个别人物①，不如說是反对罗馬社会上的反面的典型人物的。我們看到了一整套的形象：这里有不誠实的妇人、医生、狡滑的飯店主人、世俗的花花公子、后面跟着一大群想寻求遺产的人的富有的孤独的老人和无能的詩人——美文家和剽窃者。瑪尔提亞里斯的特色是对于"小人物"，对于栖居在罗馬的巨大客店(insula)中的貧民、甚至对于奴隶的同情。但是与此幷存的是在元首和富有的保护者前面的諂媚和卑躬屈节。

瑪尔提亞里斯的諷刺詩尽管有形象的現实主义和机智，却只是在表面上浮掠却沒有透入現象的深处。在这里面幷沒有眞正的热情。在这一方面，优維那里斯是比他要高明的。

戴奇姆斯·优尼烏斯·优維那里斯的写作时期正是图拉眞和阿德里亞努斯的当政的时期。有关他的精确的傳記資料几乎沒有。但是，在物質方面，他显然是比瑪尔提亞里斯要独立些，这一点从他的詩的性格上可以看出来。他留下了五卷十六首諷刺詩。优維那里斯是一个善于揭发的諷刺家。他和瑪尔提亞里斯在人道主义的感情，在对于一切受苦者和被压迫者的同情方面是相似的。但是在自己的揭发底热情和憤怒上和在提高到更加广泛的綜合的能力上，他是超过了瑪尔提亞里斯的。优維那里斯揭发多米提亞努斯的專制主义(但是在图拉眞当政时期这却沒有危險！)，抨击罗馬

① 在詩作里看到的人名通常是虛構的。

显貴和富有的被釋奴隶，描繪意大利城市的衰落、城市貧民、特别是知識分子的职业的代表者的艰难的生活条件，世俗妇女的放蕩、食客的屈辱地位等等。但是道德家的热情常常使优維那里斯走得过远，而在把他的諷刺詩当作史料使用时，对于他的作品的这一特色，是必須加以修正的。値得注意的是，优維那里斯在抨击当时的缺点时并不曾提出任何积极的綱領。显而易見他反映了意大利小所有者的阶級立場，而涅尔瓦和图拉眞的任何改革是都不可能拯救他們的。因此所有他的理想便是寄托在远古的。

在近代的欧洲，优維那里斯被認为是古代的最偉大的諷刺家。革命的資产阶級把他看成是"暴君"和日益蛻化的貴族的激烈的揭发者。

就是在阿普列优斯的著名小說"变形記"(或"金驢")中也有諷刺的要素。阿普列优斯在一二四年左右生于北非的瑪达烏里城[①]。富家出身的阿普列优斯在迦太基受到修詞学的教育，在雅典学习哲学并在希腊东方旅行了許多地方。他也到过罗馬，在那里从事律师的活动。后来阿普列优斯又住在迦太基，他在那里享有巨大的声名和荣誉。

阿普列优斯是当时的典型兒。他是一个修詞学家兼哲学家。他的哲学观点是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折衷的混和物。阿普列优斯以时代的精神而热情地醉心于神秘的礼式和魔法。他是非常多产的和多才的作家，同样地精通拉丁語和希腊語。他的希腊語的著作都失傳了，但是拉丁語的著作則有許多保存下来。

① 应当指出，一至二世紀的許多罗馬作家都是行省出身的人。这又是一件事实，足以証实帝国經济和文化生活中行省意义的增長。

阿普列优斯对于世界文学的意义① 不是奠基在演說和哲学論文上，而是奠基在他的小說上。"变形記"的內容可以簡述如下。醉心于魔法并幻想洞悉其秘密的少年路克优斯在旅行的时候到了女魔法师的国土帖撒利亚。他停留在自己的一个相識者的家里，这个人的妻子是一个有名的、具有强大能力的女魔法师。路克优斯試图借着女仆的帮助来和神秘的世界交往。但是女仆錯誤地把魔法的飲料給了他，这种飲料把他变成了一头驢子。变成驢子的路克优斯保存了人的心理。就在那一夜里强盜們把他偷走了，在此之后便开始了長長的一列奇事和苦难事件。路克优斯終于向伊吉达女神祈禱了。女神托夢給他，并答应在下面的条件下拯救他，即他要把自己的余生献給她。第二天驢子遇到了伊吉达的行列，它吃了女神祭司底花冠上的圣玫瑰而重新变成了人。忏悔的和复活的路克优斯接受了埃及女神所傳授的秘密而成了她的祭司。

在小說的背景上交織着大量短篇小說的材料，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阿姆尔和普西凱亚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曾多次地在文学和艺术中得到加工。

"轉变記"在形式上是一种奇談性質的、引人入胜的長篇小說，它的基础是类似的一篇希腊中篇小說。阿普列优斯不單是大大地扩大了希腊的原作（在"轉变記"的第二卷），而且还使它具有宗教一哲学的、說教的意义。小說的主人公由于肉欲和想大胆探索超自然秘密的願望而受到变成驢子的懲罰。路克优斯由于在变驢

① 在那些日子里，当我在学校的園子里
安靜的成長发育
高兴地讀阿普列优斯，
而不讀西塞罗……
（普希金："叶甫蓋尼奧涅金"，第八章）

时所受到的苦难而贖回了自己的罪过并臻于圣域。

小說的題材使阿普列优斯能够广泛地表現生活中不好的方面。“驢子”有远为更多的可能来观察社会現象的內幕，因为人們当着他的面公然做和說那些在人类面前小心隐蔽起来的东西。因此在“变形記”里有大量諷刺的和文化历史的材料。阿普列优斯鮮明地描繪了二世紀罗馬行省的生活。他描写了当局的横暴，奴隶的困苦处境，小土地所有者的破产。

希 腊 复 兴

二世紀的罗馬文学經受了所謂“希腊复兴”的强烈影响。罗馬行省处境的改善也涉及于希腊。从尼祿的时代起罗馬对外政策重心之移到东方，也势必有利地反映在作为罗馬东方扩張的基地的巴尔干半島、小亞細亞和叙利亞上。元首們的亲希腊的政策在同一方向上也起了作用。

希腊东方文化生活的显著的活跃在二世紀便是所有这一切的結果。誠然，这一活跃并无独特的特色。在这里面有許多重彈的旧調子，占优势的是古风的和形式主义的因素。在文学語言中，从希腊化的形式回到了古典的形式（“阿提卡主义”），这便使文学的語言和人民的語言发生了最后的分裂。在帝国的条件下失去了任何政治內容的演說者的雄辯术蛻化成沒有思想的、摹仿的修詞学（“第二詭辯术”）。各种隆重的演說——頌揚的、下葬的、結婚的等等——是任何公开仪式必不可缺的节目。

尽管如此，“希腊复兴”仍然产生了兩位具有世界声名的作家。其中之一就是普魯塔克。作为历史家的这个人在前面已經說过了

(第二三至二四頁)。关于普魯塔克的文学风格和关于他的倫理哲学观点，在这里需要再說几句話。尽管在他身上也看到对于古代事物的趋时的傾倒，但是他是避免极端的阿提卡主义的。他对修詞学也同样是毫不注意的。除去著名的傳記之外，普魯塔克遺留下大量的“倫理”著作①。普魯塔克的哲学观点是他的时代的典型折衷混和物，在其中占优势的是宗教唯心主义的因素。他相信統一的神，但除去这个神之外，他又承認希腊与东方的神的存在、善良的和凶惡的精灵的存在，相信神托、夢兆等等。普魯塔克的倫理是人道的(在該詞的庸俗的意义上来說)，但是沒有真正人道主义的力量和敏銳。年輕的馬克思在自己的学位論文中无情地抨击了这个好心腸的道德，因为它甘願和一切惡事妥协并且只看到每一个现象的好的方面：“普魯塔克在他所写的馬留傳中可怕地在历史上証明，这一道德风格怎样地消灭了一切理論的和实际的公正。在描写可怕地消灭奇姆布利人这件事的时候，他叙述說有这样多的尸骨，以致瑪薩里奧特人可以用它們給自己所种的葡萄施肥。在此之后又下了雨，而这便成了生产葡萄和水果最多的一年。高貴的历史家在談到这一民族的悲慘灭亡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普魯塔克使整个的、一个高尙的大民族灭亡和腐朽以便叫馬賽的俗物得到果实的丰收，这一点从神的一方面来看，他認为是完全合乎道德的。这样一来，甚至人民之变成一堆粪土对他来說都是一个适当的机会来享受道德題材的幻想了”②。

① “倫理的”著作一詞对于普魯塔克来說并不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在这些著作中他不單是討論眞正的倫理問題，而是触及极其多种多样的題材。他也写关于文学、音乐、宗教、教育学、政治学等等的作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一卷，第八三頁。

出身幼发拉底河畔的撒摩撒塔城的路奇亞努斯（生于一二〇年左右，死于二世紀末）是一个貧苦手工业者的兒子，他由于頑强的劳动而在修詞学教养方面达到了最高的造詣。他以一个游历的修詞学家（“詭辯家”）的身分，訪問了意大利，到了罗馬并在一个高盧的城市中教授雄辯术。然后路奇亞努斯回到东方，以修詞学家和作家的姿态出現，并以元首駐埃及的官吏的身分終其余年。

路奇亞努斯在开始自己的事业时虽然是一个修詞学家，但是他終于能够克服了“詭辯术”并成了古典时期的最后的一位偉大的諷刺作家。他的諷刺作品是針对着正在瓦解的古典社会的一切思想形式的，是針对着宗教的迷信，哲学思想的衰落，冒險小說，修詞学的史学等等的。路奇亞努斯对宗教的攻击特别强而有力。恩格斯称他为“古典古代的福祿特尔，他对于一切种类的宗教迷信是同样抱着怀疑态度的”①，而馬克思在提到他的时候写道：“曾有一次在埃斯齐洛斯的‘被鎖住的普洛美修斯’中悲慘地受致命之伤的希腊的众神在路奇亞努斯的‘对話录’中不得不再一次可笑地死去”②。

路奇亞努斯无情地嘲笑奧林匹克諸神（“神的对話”，“悲慘的宙斯”），但是当时的宗教思潮也同样不能逃过他（“亞历山大或伪先知”，“論佩列格里諾斯的死”）。二世紀的宗教教派（路奇亞努斯認为其中包括基督教）的“創造奇迹的先知”被他描写成偷兒和騙子。在“眞实的故事”中，路奇亞努斯戏作了一种幻奇的故事；

① 恩格斯：“論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六卷，第二分册，第四一一頁。

② 馬克思：“黑格尔法权哲学批判”；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一卷，第四〇三頁。

在“应当怎样写故事”中，他嘲笑了浮夸的和虛伪的、修詞学的史学。

这种怀疑的态度、这种全面嘲笑本身就成了二世紀古典社会深刻的思想頹廢的标帜。路奇亞努斯什么都不相信，也不把期望寄托在任何事物身上。他沒有任何值得为之而斗爭的积极的理想。因此产生了路奇亞努斯的諷刺作品的輕率和浮淺，他在本質上是并沒有触及时代的眞正社会矛盾的。

在前面的叙述中，我們曾多次地談到有关冒險文学的問題。还在古代埃及便已产生的、那种老旧的幻奇旅行記的作品，在希腊化时代获得了或是社会烏托邦(优吉美路斯·揚布路斯)的形式，或是伪历史小說的形式（“特洛伊灭亡史”，“亞历山大的业績”)。此外幻奇冒險一类的作品也繼續存在，并好象繼續发展着，而路奇亞努斯在自己的“眞实的故事”中便对这种作品写了戏作之类的东西。

这种故事文学的变种之一是希腊的愛情冒險小說，可以作为这种小說的代表的是部分完全保存，部分只保存了断片的几部作品[①]。其中的大多数都是从一个模子里鑄出来的。恋愛中的主人公，极其美丽和极其善良的少男少女被强盜給分开了。他們經历了一連串最使人难以相信的遭遇——暴风雨、被俘、奴役、假死等等——而最后却安全地相会而过了幸福的生活。

諷刺小說則是愛情冒險小說的一个变种。在傳到今天的

---

① 隆古斯(二至三世紀)的“达普尼斯和克罗埃”，赫里奥多路斯(三世紀)的“埃塞俄西亞的故事”，阿齐列斯·塔提烏斯(二至三世紀)的“列烏基伯和克列陀彭”等。

希腊文学当中，这种文学部門幷沒有直接的代表作品。我們在佩特洛尼烏斯的“撒提里康”和阿普列优斯的“轉变記”中看到了这种文学的典范。

戏　剧

在共和的末期我們便确認到罗馬戏剧趣味的蛻化和严肃認真的戏剧的衰落(第六九二——六九三頁)。当然，帝国也不能使这里有任何改善的迹象。恰恰相反：一世紀的华丽的文体，血腥的觀覽物，沒落的城市群众的增長扼杀了严肃認真的戏剧。滑稽剧(mimus)、阿鉄拉戏(atellana)和啞剧(pantomimae，舞剧)成了唯一为罗馬公众所承認的剧。大群的那些和社会上層的趣味沒有区别的粗陋趣味要求把眞正的杀戮和处死搬上舞台(扮演“死囚”的角色的是奴隶)。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严肃認真的戏剧就成了一个文学上的部門：它是用来讀的，不是用来演出的。这种文学戏剧的最大代表者是塞內加。他留下了八个悲剧：“美底亞”、“埃狄普斯”、“帕埃德拉”、“阿伽美姆农”、“凶猛的赫邱里斯”、“埃塔山上的赫邱里斯”、“特洛伊女人”和“提耶斯特斯”。描写克劳狄烏斯的女兒和尼祿的第一个妻子的悲慘命运的“屋大維亞”是用塞內加的风格写成的，但多半却不是他的作品。

塞內加的剧作在形式上模仿希腊的悲剧。它們的內容和五世紀的那些偉大的雅典悲剧作家的題材来源一样，也同样是从希腊神話来的。但是罗馬作家却給悲剧帶来了許多新的东西。适应着塞內加所生活的、对罗馬貴族来說是艰困的时代和他个人的悲觀

的世界观，他的悲剧浸透了恐怖和絕望。他的主人公都是注定要遭受可怕的折磨与毁灭的坚强人物。沒有一道光亮的光綫照到偉大的热情、可怕的罪悪和沒有出路的絕望底深淵之上。同时塞內加的人物是公式化的、同一格調的而他們的性格在行动的进程中几乎是不变的。他們是随便一种感情、一种热情的体現。他們是有理智的，他們宣揚自己的体驗比自己实际体驗的要多。塞內加是講求修詞的，他的詩流暢，但是單調和冗長。

必須指出塞內加的戏剧的另一个特色：他常常攻击專制制度，攻击国王和暴君。虽然这一特色是希腊修詞学家的共同之点，但非常可能，它也反映了恐怖統治时代的罗馬政治条件。

塞內加的悲剧对于近代（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戏剧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影响。

建筑和造型艺术

帝国时代的罗馬艺术繼承了共和国的希腊化傳統，但是却以新的精神对它們加以改造。早期帝国的正式的风格——“奧古斯都古典主义”——便是用这个方法創造出来的。奧古斯都时代的巨大的建設活动（第六七六頁）在現有的古物中表現得很不够。例如，奧古斯都在罗馬本城建筑的神殿沒有一座被保存下来。愷撒在广場上所建，但是为奧古斯都燒掉又重建起来的、巨大的“优里烏斯議事堂”的殘址使我們对于公共性质的設施有了某种概念。它的特色是广泛地使用了圓拱，这种建筑手法大家知道是罗馬人最独特的手法（第二三八——二三九頁）。

在肖象雕刻方面，罗馬人也同样是有独立的特色的。在共和

国的最后几百年里，肖象艺术到达了高度的完美的程度。在这里制作現实主义的祖先蜡制面模的旧意大利傳統和希腊化艺术的影响結合到一起。紀元前二至一世紀某些肖象的准确的相似看了是使人吃惊的。

奥古斯都时代使肖象的雕刻有了新的特色。奥古斯都和元首家族的成員的雕象一方面是相象的，同时也有了理想化的性质。"英雄化的"肖象的这一类型在一世紀的全部时期中都在官方的艺术中保存着。

罗馬帝国的全盛时代（弗拉維优斯和安托尼努斯）在建筑方面的特色是雄渾和罗馬独特特色的充分发展。在弗拉維优斯的半圓形剧場上（第七八四頁），使人吃惊的是它的宏壯，广泛地应用圓拱和对于空間的合理利用。阿德里亚努斯的万神殿是一个有巨大圓頂的圓形大建筑物，它也是罗馬建筑的最完美的創造物之一。凱旋的拱門（七八四頁）表現了半圓形圓頂原則的充分发展。这一建筑手法有了独立自在的性质：圓拱脫离了建筑綜合体而成了一个独立的建筑設施，它的目的是頌揚帝国的威力。

罗馬雕刻的現实主义鮮明地表現在所謂"历史浮雕"上。从奥古斯都时代傳到今天的有所謂"和平祭坛"的断片。它的浮雕描繪了庆祝的行列，行列中有元首本人，他的家人和近人。人物的肖象的相似在这里和某种凝然不动性和全部構图底正式庄重性結合在一起。

后来历史浮雕又有了更加現实的性质。提图斯的圓拱上的图象就是如此。在这里表現了以軍团領袖为首的軍团凱旋行列。士兵們帶着在耶路撒冷神殿中虜获来的战利品。浮雕以構图的胆略、表达空間的三度性和群众場面的生动性的技巧而使人吃惊。

描写达奇亞战爭的場面的、著名的图拉眞圓柱（第七八四頁）从这一观点来看是更加完美了。除去极大的准确性（罗馬战士的武裝，达启亞人的典型等等）以外，在这里面我們还看到了非常的生动和彈力。罗馬城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圓柱上的浮雕也是同样現实的和富于表現力的，虽然在这里已經开始看到了衰落的迹象(見下)。

阿德里亞努斯的时代使希腊的古典主义在雕刻中复活了。可以作为这一点的例証的特别是阿德里亞努斯的爱人、美男子安提努斯的雕象。在这些雕象上使人清楚地感覚到理想化傾向的影响；面貌的特征几乎失去了肖象的相似。

在"希腊复兴"之后，艺术风格的演化（特别是在建筑中）从古典的形式轉向矯揉造作、宏偉与浮夸。屬于这一类的有罗馬的謝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的凱旋拱門，他的宫殿的廢墟、所謂"塞浦提索尼烏姆"——帕拉提烏姆山上的裝飾建筑物(二〇三年)，卡拉卡拉的人头柱等等。

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凱旋圓柱上的浮雕，在外部是模仿图拉眞的圓柱的，但是这些浮雕却表現出衰落的要素：在細节上沒有加工和"野蛮"风格的影响。

二至三世紀希腊罗馬艺术形式的这一演化是在行省艺术的直接影响之下发生的。在各个行省，艺术的风格受到了地方风格的最强烈的影响：叙利亞的东方风格，阿非利加的腓尼基迦太基风格，高盧的凱尔特风格等等。在罗馬东方的建筑中，造成了华美的和造作的混合形式，这些形式以繪画的效果占优势，有細节的堆积和鮮明的色彩。在高盧和日耳曼，在人民艺术的基础之上，产生了所謂"高盧罗馬风格"。它的最有趣的范例是那些墓地的浮雕，浮雕

以現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日常生活的各种場面。

但是罗馬肖象雕刻的傳統还是非常頑强地保持着，这些傳統早在三世紀便产生了这样的一些卓絕的范例如赫倫尼烏斯·埃特路斯启拉、元首戴克优斯的妻子和元首阿拉伯人菲利浦[1]的大理石胸象。

可惜，我們幷沒有保存下来的罗馬支架画的范本。可是却有大量裝飾用的壁画(主要是来自龐培)保存下来。这是个别的景色和图画，风景、建筑的細节和完整的綜合，裝飾品，靜物画等等。直綫透視的远近法只大体上是可靠的。光綫和阴影的区分照例是鮮明的。顏色的种类非常有限。在这种表現了强烈的希腊化影响的繪画当中，眞正的肖象画是稀少的，但有时也可以看到一些优良的范例，例如普洛庫路斯和他的妻子的肖象，这幅画現在保存在拿波里的博物館里。

埃及的沙漠和干燥的气候給我們从帝国的时代保存下了几幅宏壯的現实主义的肖象，这是用顏色画在木板上面的。它們是复盖在木乃伊的臉上幷且具有仪典的性質。

---

① 兩个胸象都保存在列宁格勒国立博物館。

第十章

安托尼努斯朝的終結

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

在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統治一开始的时候，北方——布列塔尼亞和日耳曼——的蛮族部落就动起来了。哈提人的日耳曼部落甚至越过了边境并蹂躪了罗馬的边界地区。东方各行省的形势更加危險。在安托尼努斯的最后的年代当中，由于阿尔明尼亞而开始了对帕尔提亞人的战爭。罗馬軍队在阿尔明尼亞遭受了失敗而叙利亞人便突入了叙利亞。一六二年，瑪尔庫斯把在自己的共同統治者路克优斯·維路斯的最高統率之下的新的軍队派到那里去。誠然，后者本人几乎絲毫不曾参加战役的領导，但是他的將領阿維狄烏斯·卡西烏斯和斯塔提烏斯·普里斯庫斯却得以把帕尔提亞人排挤出叙利亞，占領了阿尔明尼亞而到一六五年，甚至占領了美索布达米亞。但是这时在东方开始了飢饉并发生了流行的瘟疫，这便使軍事行动不能再繼續下去。不得不和帕尔提亞人締結和約，而罗馬人所保有的只还有所占領的土地的一部分。

軍队返回罗馬，兩位元首庆祝了凱旋并把"帕尔提亞的"、"阿尔明尼亞的"和"最偉大的"等头銜賞賜給自己。但是帝国內部的情势却急遽地惡化了。返回的軍队帶来了瘟疫，而这病就傳播于全部帝国并在意大利和西部行省猖獗地流行了好几年。一七四年

到一七五年，在埃及开始了大規模的农民起义①。起义者击潰了罗馬的部队，他們几乎占領了亚力山大里亚。只有率領軍队赶来的叙利亚太守阿維狄烏斯·卡西烏斯才得以挽回了局面。就是高盧的局面也不安定，而西班牙則受到了阿非利加的瑪烏列塔尼亚諸部落的破坏性的攻击。

但是最可怕的危險却是从多瑙河边境方面来的。还在帕尔提亚战争的时候，在那里便开始了对居住在多瑙河以北的瑪尔科曼尼人、跨德人、雅吉格人等日耳曼和撒尔瑪提亚部落的持久的斗爭。一六七年，他們突破了多瑙河边界并涌入帝国的領土而蹂躪了边界的行省。由于席卷帝国的瘟疫和严重的財政危机，对他們的斗爭变得极其困难了。蛮族的先头部队甚至进入了意大利北部。

不得不动員国家的全部力量了。奴隶和劍斗士都被編进了軍队。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为了战爭的需要而献出了他个人的珍宝。費了很大的力量才把蛮族打回边界。然后罗馬的軍队才在兩位元首的亲自領导之下(但是維路斯在战爭开始的时候死了)轉入了进攻。斗爭是进行得极其頑强的。蛮族曾不止一次地战胜了罗馬人，重新进攻意大利。但是罗馬国家却还保有足够的力量来克服这一次的危險局面。

到七十年代中叶的时候，瑪尔科曼尼人、跨德人和雅吉格人不得不屈服了。給他們选擇了沿边界的一道狹窄的土地，而他們則必須供应罗馬以輔助的队伍。一部分俘虜作为軍事移民而被移居到罗馬的土地上去：他們必須耕种土地同时还要在罗馬軍队中服务。鉴于居民的减少和貧困化，这一措施是提高帝国国防能力的方法

① 这是在祭司和"先知"伊喜多尔的領导之下的、所謂布科里人的起义。

之一，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的繼承人也曾不止一次地使用这个方法。但是后来这种方法却成为帝国的“蛮族化”和帝国軍事力量衰落的前提之一。

多瑙河上的战爭不得不在远非元首滿意的情况下結束。但是东方的那些使人不安的事件却使他不得不赶忙締結了和約。叙利亞的太守阿維狄烏斯·卡西烏斯接到关于瑪尔庫斯死亡的虛假消息之后便宣布自己为元首。东方行省的大部分都承認了他。但是在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及时地赶到东方之前，篡位者在三个月的統治之后就被自己的拥护者杀死了(一七五年)。

次年，元首返回罗馬，然而在一七八年他不得不再出发到多瑙河，因为瑪尔科曼尼人和跨德人又在那里发动了起义。但是这一次对他們的斗爭对罗馬来說要进行得順利得多了，而在斗爭最后完成之前，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于一八〇年三月在溫多波那(維也納)死了。

康莫都斯

繼承他的是他的亲生子康莫都斯（一八〇年——一九二年）；康莫都斯早在一七六年便被任命为他的共治者。兒子和父亲是完全相反的。这是一个放蕩、萎靡和輕佻的人物，他只幻想着如何結束战爭和返回罗馬。当瑪尔庫斯死的时候，康莫都斯只有十九岁。战事又繼續了几个月，但是后来元首却在有利于对方的条件之下跟瑪尔科曼尼人和跨德人締結了和約（康莫都斯答应每年把現金的“贈賜”給予他們的領袖）。

在同一八〇年返回罗馬之后，康莫都斯便沒头于首都的各种

享乐之中，把国事的管理交付給自己的寵臣：近卫軍長官培倫尼苏斯等人。在当时的人們来看，优里烏斯-克劳狄烏斯家族的最坏的代表人物——卡里古拉和尼祿——都在康莫都斯身上复活了。康莫都斯酷好竞技和劍斗，而且他不仅限于作一名观众。他披着獅子皮，手里拿着棒子，表演赫尔庫利斯的角色，在馬戏場上毒打手无寸鉄的人們和兽类。帝国到处都有扮成赫尔庫利斯的康莫都斯的雕象，在罗馬則建立了一个新的祭司团来侍奉这位新神……

在一八三年便揭发了謀杀元首的一个阴謀，参加这一阴謀的有他的妻子克里斯平娜和姊妹留启拉。对阴謀的回答是貴族的大批处死。康莫都斯失去了显貴的支持后，便开始进行蠱惑宣傳的政策，用来討好士兵和罗馬的民众。增加薪金，对近卫軍的各种寬容、馬戏的表演、贈賜——这一政策的旧的、慣用的方法便是如此。結果是軍紀大大地敗坏了。一八五年竟不得不把培列尼苏斯交給譁变的士兵。繼承他的是被釋奴隶克列昂德路斯，这个人因自己的勒索与横暴而引起了一致的憤慨。当一八九年罗馬爆发了飢餓暴动的时候，胆怯的康莫都斯便把自己的寵臣交給了民众。

国家的內部情势极度紧張。意大利的盜群用恐怖的手段来对付有产居民。一八七年前士兵瑪捷尔努斯在高盧用逃跑的奴隶和开小差的士兵組成了一支大軍。他利用这支大軍不單單是蹂躪了高盧，而且蹂躪了西班牙，甚至进攻了大城市。瑪捷尔努斯的运动是在保卫一切被迫害者的口号下进行的。监獄都被打开而囚犯都被釋放了。終于在高盧被击潰的瑪捷尔努斯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計划：他乔裝改扮和自己的拥护者闖入罗馬，打算杀死康莫都斯和夺取最高政权。但是由于有人出卖，阴謀就被揭发了。这便引起了新的、大量的处死。

康莫都斯繼續自己的丧心病狂的行动。事情发展到元首公开地成了劍斗士并搬到营房里去住。于是甚至宮廷的近臣們都忍受不下去了。一九二年，发起了一次新的阴謀，領导者是近卫軍長官埃米里烏斯·列图斯，参加者有康莫都斯的情妇瑪尔齐婭。一九三年一月一日元首准备穿着劍斗士的衣服就执政官之职。但是在这一盛大事件的前夜，他被杀死在劍斗士的营房里了。

第十一章

謝 維 路 斯 朝

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

陰謀者推举并非名門出身的元老普布里烏斯·赫尔維优斯·培尔提納克斯为康莫都斯的繼承者。这是一个坚强而又能干的人。他从一开始就試图制服近卫軍并节縮康莫都斯的漫无节制的浪費。他这样做就使近卫軍和城市大群以及宫廷仆婢重新起来反对自己。埃米里烏斯·列图斯也反对他。八十七天以后，培尔提納克斯被近卫軍杀死了(一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在此之后，在罗馬展开了一幅空前未有的景象：近卫軍拍卖元首的称号。想購买这一称号的人有兩个：富有的元老瑪尔庫斯·迪狄烏斯·优里亜努斯和罗馬市長提图斯·弗拉維优斯·苏尔皮启亚努斯(被杀的培尔提納克斯的女婿)。迪狄烏斯·优里亜努斯出的价錢較大，他在这次的交易上胜利了。他于是被宣布为元首。

但是新的元首对近卫軍許了太多的願却不能实現它們。因此在决定性的时刻，他就被近卫軍摒弃了。中央政权的危机和在六八年一样引起了行省的运动。在培尔提納克斯被杀以后，行省的軍队便几乎在同时宣布了三个元首：戴奇姆斯·克洛狄烏斯·阿尔比努斯(布列塔尼亜)、盖烏斯·佩斯肯尼烏斯·尼盖路斯(叙利亜)和路克优斯·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伊里利亜和潘諾尼亜)。后者由于和罗馬較接近而比之自己的竞爭者有重大的优点。

为了暂时地使阿尔比努斯无害于自己，他和阿尔比努斯締結了协定，認他为兒子，給他愷撒的称号并把布列塔尼亞、高盧和西班牙的最高統帅权授給他。謝維路斯在为培尔提納克斯复仇的口号之下迅速地占領了罗馬。近卫軍几乎未加以抵抗就把杀死培尔提納克斯的凶手給交出来了，近卫軍并被解除了武裝。被吓住了的元老院宣判迪狄烏斯·优里亞努斯的死刑。六月一日他被处死，这是在他登位之后的第六十日。

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在元老院批准了自己的元首称号以后，便出发去对付当时受到亞細亞行省和埃及承認的佩斯肯尼烏斯·尼盖路斯。他的先头部队渡海进入欧洲并占領了拜占庭。东方的战爭拖延了三年。尼盖路斯被击潰并逃到支持他的帕尔提亞人那里去，但是在路上他被赶上而被杀死了。謝維路斯殘酷地鎮压了尼盖路斯的拥护者，而使用了大批处死和沒收財产的办法。然后他又去对付帕尔提亞人并占領了美索布达米亞北部直到底格里斯河的地方。

但是在一九六年，不得不停止对帕尔提亞人的战爭。阿尔比努斯在元老院很大一部分的同情之下宣布自己为奧古斯都并占領了高盧。謝維路斯直接从东方越过多瑙河行省去对抗阿尔比努斯并在高盧的一次血战中歼灭了他的軍队。就是在西方，謝維路斯的胜利也引起了处死和沒收。直到阿尔比努斯死后，謝維路斯才能够重新到东方去并結束了帕尔提亞战爭。在高盧內战的时候，帕尔提亞人轉入进攻并再度夺回了为罗馬人所占領的領土。謝維路斯把他們排挤到底格里斯河对岸去并占領了塞琉西亞和克鉄息丰（一九八年）。在此之后締結了一項和約，根据这項和約，帕尔提亞人交出了美索布达米亞。

看起来，帝国已經找到了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这样一个救星，这个严峻的士兵用鉄腕阻住了滚入深淵的罗馬。实际上，他的当政时期(一九三年——二一一年)便意味着危机的削弱和元首政权的某种巩固。

塞普提米烏斯恢复了帝国的統一并巩固了它的边界之后，便大大地改組了国家机構。但是这一改組并不是什么絕对新的东西，而是在帝国本質之中所奠立并为塞普提米烏斯的許多先輩所发展的原則底进一步扩大。元首的政权就其本質而論是在紀元前二至一世紀对革命运动进行的斗爭中所产生的軍事独裁。从另一方面来說，这一独裁从一开头的时候起便反映了比只和意大利奴隶占有制有关的罗馬共和国所能做的更加广泛的阶級利益。因而从苏拉的时候起(他实际上是第一个元首)，我們便看到了中央政权的軍事化，同时看到对行省的压迫是稍稍地緩和了。苏拉的繼承者走他那創造軍事的地中海王国的道路：一些人比較坚决(愷撒)，另一些人則是迟緩的，而且有停頓和退却的現象(奧古斯都和他最近的繼承人)。在安托尼努斯时期，帝国形成一个官僚的君主国家，这个国家是以行省和意大利居民中有产的部分为靠山的。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奴隶制度的危机开始損害了罗馬国家的基础本身。在安托尼努斯王朝最后的一些人物当政时期，危机表面化了，这便使人們有必要采取紧急的措施来保存国家。

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最后使帝国有了軍事的性質。人們傳說，二一一年，在他垂死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兒子們說："叫士兵們都发財致富而不要管其余的人們！"可能在实际上并沒有講这些話，但是这些話却十分正确地說明了謝維路斯的政策的特征。借助于軍队而取得政权并認識到軍队在对危机进行斗爭时的意义，他

便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来加强和改組軍事机構。在他剛剛进入罗馬的时候，他便驅散了近卫軍。近卫軍在康莫都斯和他的繼承者当政的时期腐敗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們不仅不再成为元首的靠山，却竟成了伤风敗俗的主要根源。而且从意大利人中間征募来的近卫軍士兵的特权地位早已就引起了行省軍队的嫉視。从这时起，近卫軍开始用行省軍团中最优良、最杰出的士兵来补充了。

全部軍队的处境大大地改善了。提高了餉銀，增加了各种賞賜和勛章。其他的措施也具有比較原則性的意义。建立了常备軍的奧古斯都禁止士兵有合法的家庭。士兵的結婚干脆只被認为是同居。他不把任何权利給予妻子兒女。只有在从战爭退休的时候，他的妻子才成为有充分权利的配偶，而兒子們也只有在他們亲自服兵役的时候才被合法化。謝維路斯只允許几个軍团可以合法地結婚。士兵的家庭允許居住在軍营附近。因此便允許經常駐扎在萊茵河与多瑙河上的士兵租种屬于他們的軍团的土地。用这样的方法造成了軍队和各地的比較巩固的联系并稍稍緩和了供应軍队的任务。

事情尙不止此。在以前，一般的士兵决不可能上升到司令官的职位，如步兵中队和騎兵中队的長官和軍团司令官。后者只由騎士等級出身的人物来补充的。一般士兵的官阶在最好的情形之下也只是达到軍团中最高的第一队队長(primipilus)的职位。謝維路斯宣布軍团第一师長的官职是屬于騎士的。这就是說，从現在起每一个能干的士兵不單是在軍职上，而且在文职上，都能够有广闊的前途。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广泛地吸收軍人参加官僚机構，在这里他所利用的是他們的紀律性和丰富的經驗。

在塞普提米烏斯和他的兒子們的当政时期，从帝国一产生时

便开始的另一个重要的过程也完成了：行省居民和意大利人取得了同等的权利。王朝建立者的出身和教养本身在这里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塞普提米烏斯出身阿非利加，他远不是以旧的罗馬观点的精神教养起来的。例如他之崇拜汉尼拔这一点就是值得注意的。成为元首以后，他便到处給偉大的迦太基統帅、旧罗馬的死敌树立紀念象。塞普提米烏斯娶了叙利亞的一个妇女优丽亞·多姆娜，这一点也不能促使自古以来的罗馬傳統在他的身上巩固起来。

在他当政的时期，意大利几乎和行省是平等的。我們已經看到，意大利的居民已經不再有自己的那补充近卫軍的旧的特权了。除去近卫軍以外，在意大利离罗馬不远的地方还駐屯了很大的一个行省軍团（第二帕尔提亞軍团），这在帝国的历史上是一件前所未聞的事情。还有一种情况也是空前的，即謝維路斯对意大利所采用的称号是副执政官（proconsul），而以前的元首只有对行省才采用这个称号的。只能应用于行省的那种軍权（imperium）主要便是在于这个副执政官的称号的。現在就是意大利也要受制于这种軍权了。

与意大利人政治作用削弱的同时，行省居民的权利却加强了。行省的城市免于負担某些义务。其中許多城市則被給以罗馬殖民地的各种权利和所謂“意大利权”，这种权利就是可以不繳納土地税和人头税。埃及的亞力山大里亞第一次获得了自治制度等等。

在謝維路斯当政的时期，元老院的作用更加縮小了。元首不能寬恕元老們对他的竞爭者的支持。元老中有不少人因此而丧失了生命和財产。元老院在形式上繼續存在，但实际上它的职权已經等于零了。它的全部立法活动因下面的一种情况而受到限制，即

它听取和批准元首的相应的咨文。城市高級官吏(执政官等等)的任命完全听命于元首，而元老院只是被通知一下而已。而且就是这些高級官吏的作用也大大地减縮了。

然而元首的官吏的重要性却更加增長了。对于近卫軍長官特别应当这样說。在訴訟事务的方面，他是元首的助理人員。因此那些大法学家便开始被任命来担任近卫軍長官的职务。在塞普提米烏斯当政时期的近卫軍長官是著名的帕披尼亞努斯。

这样看来，在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当政的时期，元首政权的公开專制的面貌便越来越清楚地表現出来了。

与各种改革相結合的軍事制度稍稍改善了帝国的处境。但是下面的一件事則表示出，总的气氛仍然是何等惊惶不安。在謝維路斯統治的后半期，一个叫做布拉的意大利人集合了一支六百人的大群，在这里面除去奴隶以外还有逃兵，甚至有政府的官吏。布拉把意大利劫掠了兩年。仰仗着最貧苦居民的同情并部分用巧計部分用收买的办法来行动，因而他是捉不到的。对一个被布拉所俘又被釋放的百夫長，布拉发出了这样的命令："劝告主人养活自己的奴隶以便使奴隶不去作强盜"。憤怒的元首終于派出了近卫軍和騎兵的大队伍去对抗布拉。只有在这时才得以擒住了布拉并消灭了他的大群——而且这也由于有了叛变的行为。和瑪捷尔努斯的运动类似的布拉的运动表明，尽管有一切的改革，政府机構的混乱到了怎样的程度。

卡拉卡拉

还在一九六年，謝維路斯便宣布自己八岁的兒子巴西亞努斯

为愷撒，名为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安托尼努斯[①]，而在兩年之后便使他成为自己共治者并拥有奧古斯都的头銜。在他当政的末期，他对他第二个兒子盖塔也作了同样的安排。二一一年，塞普提米烏斯在布列塔尼亞对当地的部落作战时死去了[②]。因此在罗馬便有了兩个合法的元首。兩兄弟相互仇視得不共戴天而每人在宮廷和在居民中間都有自己的党派。二一二年巴西亞努斯在爭吵的时候把母亲优丽亞·多姆娜怀中的盖塔杀死了。

被称为"卡拉卡拉"[③]的元首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謝維路斯·安托尼努斯(二一二年——二一七年)繼承了自己的父亲的严峻性格。但是在兒子身上这种严峻性蛻化成为极端的殘酷。在盖塔死后，卡拉卡拉鎮压了盖塔的实际的或是假想的拥护者。在这些人里面帕披尼亞努斯也被处死了。但是，卡拉卡拉对国事却无大兴趣，而把实际管理交給优丽亞·多姆娜。他仍是繼續着塞普提米烏斯所采取的主要的內政路綫。士兵受到极多的恩賜：賞賜、升級等等。餉銀又增加了，这一点不能不致命地影响了財政。可能因而有了二一二年的著名敕令，这一敕令給予登記在任何公社之內的、帝国的全体自由居民以罗馬公民权 (Constitutio Antoniniana)。人們認为，罗馬政府是指望用这个办法統一稅制和增加稅收数額。但不管二一二年敕令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从历史上来看，它是旨在扩大罗馬国家社会基础的罗馬帝国的傳統政策，愷撒、克劳狄烏

① 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正式自認为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的兒子和康莫都斯的弟弟。他需要这一虛構的、死后的"过繼"以便巩固自己的王朝。

② 在此之后的六十年中間所有罗馬的元首都是橫死的。

③ 显然，这一綽号是源自帶有头巾的一种高盧外套的名称，巴西亞努斯喜欢穿这种外套，并且把这种样式帶到了罗馬。

斯、維斯帕西亞努斯、阿德里亞努斯和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的政策的完成。

卡拉卡拉的对外政策部分地是追求巩固边疆的目的而在这一意义上也沒有离开旧的傳統，部分地則是力图使士兵发財致富。卡拉卡拉在多瑙河上兩次作战，但是沒有巨大的收获，后来他又出征帕尔提亞人而夢想着馬其頓的亞历山大的功业。元首在东方的时候曾懲办了以前拥护盖塔的亞力山大里亞人。二一五年該城被交給士兵劫掠一空。

对帕尔提亞人的战爭拖延下来，而且这次的战爭对罗馬軍队来說是远非进行得成功的：軍队并沒有加以訓練。因卡拉卡拉的殘酷行为而加强的不滿在这个基础上增長起来了。組織了由近卫軍長官瑪烏列塔尼亞人瑪尔庫斯·奧佩里烏斯·瑪克里努斯所領导的一次阴謀。二一七年四月，卡拉卡拉被杀死，而三天之后瑪克里努斯便被宣布为元首。軍队和罗馬都承認他。优丽亞·多姆娜自杀了。

瑪克里努斯

作为一位近卫軍長官，瑪克里努斯是非常有声望的。但是成了元首之后，他却未能应付自己的困难局面。受到謝維路斯父子的縱容的軍队等待新的贈賜，但是却沒有地方去取得它們。甚至不得不减少士兵的餉銀。对帕尔提亞人的战爭进行得很不順利，并以支付大宗賠款的代价和他們締結了和約。在叙利亞的軍队中开始了騷动并寻求元首的新的候补人物。

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的故去的妻子优丽亞·多姆娜出身

叙利亞的城市埃美撒并且是太阳神埃拉伽巴路斯（或赫里奥伽巴路斯）的最高祭司的女兒。她有一个妹妹叫优丽亞·美撒，而后者又有兩个女兒索埃米亞达和瑪美亞。和一个叫做瓦里烏斯·瑪尔凱路斯的人結婚的年長的索埃米亞达有一个十四岁的兒子瓦里烏斯·阿維图斯·巴西亞努斯。在瑪克里努斯即位和优丽亞·多姆娜自杀以后，她的全家便被流放到埃美撒，而巴西亞努斯便在那里被选为埃拉伽巴路斯的祭司。优丽亞·美撒是一个好权和剛毅果断的妇女；她决定利用叙利亞軍队对瑪克里努斯的不滿情緒而設法为自己的外孙取得王位。在軍队中开始了鼓动，在鼓动中則广泛地利用了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和卡拉卡拉过去的声望。保証給士兵以慷慨的賞賜并改变瑪克里努斯的“吝嗇”的政策。阴謀者准备好基础之后，便于二一八年五月宣布巴西亞努斯为元首，取了傳統的名字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安托尼努斯。仍旧忠于瑪克里努斯的軍队在安提奥启亞的附近被击潰了，他本人則跑到西方去，但是在道上被擒而被杀死了。他在位的时期只有一年多些，而在这全部时期內甚至一次也沒有到过罗馬。

埃拉伽巴路斯

新元首取名埃拉伽巴路斯作为自己本人补充的名字，而在历史上人們便用这个名字称呼他。但是他虽离开了埃美撒，却沒有放弃自己的祭司职务。元老院不得不把“常胜的太阳神埃拉伽巴路斯”（它的最高祭司就是元首本人）接收到罗馬宗教里来。人們在元首宮殿附近的帕拉提烏姆山上为新神修造神殿并把維斯塔女神的供物台和罗馬国家的其他圣物帶到那里去。在这个事实上不

單是表現了埃拉伽巴路斯的瘋狂行为和元老院的奴隶根性。它还說明，在意大利和在帝国的西半部在这一时期有各种东方的信仰和仪式广泛地进来，并在那里形成了一种駁杂的宗教混合物。这一宗教的混合創造了一种基础，而基督教便正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迅速地傳播开来的(見下)。

但是向着东方的決定性的轉变不能不引起广大社会集团方面的抗議。对埃拉伽巴路斯的东方政策的反对因年輕的元首和他的宮廷党羽的行动所引起的不滿而加强了。誠然，在这一方面，本来是难以用什么行动而会使罗馬感到惊异的。但是在埃拉伽巴路斯的宮廷中所做出的一切却超出了无耻的一切限度。元首尽管年輕，却是极端腐化放蕩的。他是极端淫乱的，而他在帕拉提烏姆山上所表現的放蕩場面远远地超过了卡里古拉、尼祿和康莫都斯的狂飲。元首的最亲近的周边人物——他的母亲索埃米亞达、他的寵臣希耶罗克里斯、罗馬市長富尔維优斯、財政总监优布路斯等人——公开盗窃国家財产并且作出了空前的濫用职权的行为。

在起初領导了全部国家大事的优丽亞·美撒（埃拉伽巴路斯的外祖母)很快地便明白，她的“創造”完全是不可救葯的，他不單不能巩固王朝，但相反地，却必然会毁灭王朝。因此她尽力使埃拉伽巴路斯認自己的堂弟亞力山大，瑪美亞的兒子为繼子，并任命他为愷撒。在此之后不久，十八岁的埃拉伽巴路斯便和自己的党羽一同被近卫軍杀死了，这是二二二年初的事情。

亞历山大·謝維路斯

亞历山大被宣布为元首，取名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謝維路

斯·亞历山大。他只有十三岁半，因此起初領导国事的是优丽亞·美撒，而当一年以后她死的时候，則是瑪美亞当政。亞历山大和自己的堂兄完全相反。在当时有教养的混合主义（以斯多噶的和宗教哲学思想占优势）的精神方面来說，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外祖母和母亲都努力把他培养成为未来統治者的角色，而他在長大的时候是認識到他所担負的責任的。但是亞历山大是极其溫和和意志薄弱的人物。一直到死他都沒有脫出瑪美亞的控制，而后者在性格上則和自己的母亲优丽亞·美撒极其相象，是一个好权和严峻的女人。瑪美亞在小的地方都把兒子监視的很严，她尽量使他不受到任何不良的影响。

埃拉伽巴路斯的垮台正是走向反动（在回复到"古代罗馬的"原則的意义上）的一个信号。叙利亞的神被驅出了罗馬的万神殿，它的神殿被摧毁，国家的圣物仍被安放在原来的地方。但是反动不只限于宗教仪式的方面。在謝維路斯·亞历山大的行政制度方面，以元老院为代表的罗馬社会高級集团試图取消軍事制度，恢复本身的旧的特权地位和对于国事的直接影响。元老院重新占有了有影响的地位。和在奧古斯都当政的时期一样，在它中間分出了一个由十六人組成的特别委員会，年輕的元首在一切最重要的問題上都要和这个委員会商量，而这个委員会实际上是施行"皇太后"瑪美亞的政策的。她的走卒則是近卫軍長官多米提烏斯·烏尔披亞努斯（这是当代最大的法学家）和他的助手优里烏斯·保路斯。民政的傾向在国家生活的一切部門中取得了胜利，这和最初的几个謝維路斯的政策的軍事性質形成了鮮明的对比。

但是这并沒有帶来了任何的改善。国家財政的困难情况使政府不得不降低士兵的餉銀并減少高薪百夫長职位的数量。① 这一

措施立即引起了因卡拉卡拉和埃拉伽巴路斯的大度而在道德上极端败坏的軍队的激烈不滿。瑪美亞和她的政府被責难为吝嗇。士兵开始騷动起來。在罗馬本城发生了混乱。三天中間在城市的街道上、在居民和近卫軍間发生了战斗，人們憎恨近卫軍是由于他們的放蕩行为，同时也由于大部分的近卫軍是由从行省軍团中征募来的蛮族人構成的。近卫軍的怒气都发泄到他們的首長烏尔披亞努斯身上。他們正可以說是把他从試图保卫他的元首和瑪美亞的手中夺了出来并当着元首和瑪美亞的面把他杀死了（二二八年)。

和政府想减輕租稅压迫的善良意图相反，財政上的困难使它不得不加重这一压迫。全部重担压到农村之上的直接稅特別加重了。居民貧困化而絕望地向不管是什么地方四下逃散。道路上由于盜匪而不能通行，海上的劫掠行为猖狂到如此程度，以致貿易几乎全部停頓了。

这时在东方，在伊朗发生了一些对罗馬人孕育着重大后果的事件。帕尔提亞国家发生了政变。在那里統治着的、因无穷无尽的傾軋而削弱了的阿尔薩启德王朝給培尔喜达的太守阿尔塔克謝尔克謝斯(阿尔达喜尔)推翻了。伊朗被合并到新的薩薩尼的純波斯王朝的統治之下去。波斯分子在东方取得了优势。这一运动是在恢复伊朗的旧宗教、扎拉图斯特拉的宗教和曾为馬其頓的亞历山大所摧毀的阿凱美尼德旧波斯王国的口号之下进行的。伊朗的新的統治者打算把罗馬人从东方赶出去。二三〇年左右，波斯的

① 为了摆脫財政上的困难情况，瑪美亞使用減少錢币中貴金屬成色的办法。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早就使用过这个办法。她使国家財政所获得的暫时的好轉結果反而使国家的財政更加惡化了。

軍队突入叙利亞和卡帕多启亞，歼灭了罗馬的卫戍部队。

危險已經严重到如此程度，以致瑪美亞决定偕同自己的兒子一同到东方去。在多瑙河沿岸各行省征募了一支罗馬大軍并从那里到抵安提奥启亞。在叙利亞，人們不單是由于波斯的危險而感到非常惊恐不安。在埃美撒出現了一个叫做烏拉尼烏斯·安托尼烏斯的被宣布为元首的篡位者。当他被消灭的时候，从埃及来的軍队却推出了一个新的僭位者陶里努斯。尽管第二次的試图也被消灭了，但是所有这些事件对于謝維路斯王朝却是一个可怕的前兆。

罗馬統帅部制定了一个进攻波斯人的复杂的計划。大軍分成了三路軍队：北路、南路和中路。北路应当从卡帕多启亞通过阿尔明尼亞向米地亞推进；南路向东南方推进，而任务則是占領巴比倫；中路則由元首亲自統率，它应当穿过美索布达米亞。預計所有这三路軍队將要在底格里斯河右岸会师。

北路的战役进行得最成功，波斯人在那里退出了阿尔明尼亞。但是中路的軍队却推进得极其緩慢。元首和瑪美亞的在場只会給軍队添麻煩。柔弱的母亲为自己的兒子怕的要命，她拖延战役，宁肯叫別人結束战爭。終于在元首生病的借口之下（說是美索布达米亞的空气对他发生不良的影响），宮廷被安置到后方去，于是軍队便进行得比較迅速了。但是在軍队到达底格里斯河之前，它曾受到波斯人的巨大騎兵队的攻击。在他們所不习慣的环境中，从远方受到声势浩大的伊朗弓队的射击的罗馬人不得不退却了。

主力軍队的退却使其他兩支軍队也不得不退却了。在冬天重新穿过阿尔明尼亞，这件事几乎完全消灭了北路的軍队。而且就是南路的軍队也大大地受了气候条件的害。罗馬軍队的殘余終于

时期，元首委托他管理訓練新兵的事情。很快地瑪克西米努斯便得到了他們的爱戴和尊敬。他正直地对待自己的职务而且对待士兵也很好。而且新兵大部分是由蛮族組成，对于他們来說，下面的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即瑪克西米努斯本人也是蛮族出身的。

有一次，在二三五年三月的一个早晨，新兵照例地列队操練。他們的首長剛一出現，便有雷鳴的呼声欢迎他，給他披上預先准备好的紫色外衣并宣布他为元首。瑪克西米努斯为装点門面起見，在某个时期中曾拒絕这一崇高的荣誉，但很快地他便对士兵們的請求和恐吓讓步了。

新兵的駐扎地点离开元首大本营的主要軍营有一天的行程。亞历山大在当天便知道了叛变的事情。在可怕的激动和以泪洗面的情况下他从自己的帳篷跑到集会的士兵那里去，告訴他們发生的事情并痛苦地控訴瑪克西米努斯的卑污的忘恩負义行为。在开头的时候，主要軍营的士兵热烈支持自己的合法元首并保証全力保卫他。

惊惶不安的一夜是过去了。早上很早的时候在远处看到了尘埃并听到了呼喊的声音。亞历山大重新集合了士兵并劝說他們去进攻起义者。但在夜里，主营的情緒改变了。士兵們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而不去拿起武器。人們开始表示要求交出作为全部事件的主要責任者的、元首的那些顧問官。另一些人則咒駡元首的母亲說她吝嗇并要求除掉她。那时起义者已經进抵門前并开始号召同志們和他們結合到一起了。又过了几分鐘的徘徊犹豫，大門被打开了……欢呼的士兵大群向走来的人們奔去——瑪克西米烏斯被全軍所承認了。

被一切人所抛弃的亞历山大完全丧失了魂魄，他好容易才走

回了自己的帳篷。据說，他投到瑪美亞的怀里哭了起来并怪罪她，說是她那愚昧无知的政策使他遭到了毁灭。瑪克西米努斯派来的百人团士兵这时正看到亞历山大，便把他杀死在母亲的怀里了。瑪美亞和未来得及逃跑的廷臣遭到了和元首相同的命运。

三世紀危机的前提和性質

謝維路斯王朝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的凄慘的死亡是一次尖銳的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次的政治危机波及于全部帝国并且持續了五十年左右。在前面的篇幅里，我們在不同的地方曾不止一次地談到准备了这一危机的那些条件。現在我們重新回到这个問題上来，以便全面地来把握它。罗馬帝国是地中海長期历史发展的一个結束阶段。早在罗馬之前，在紀元前三千紀和二千紀，在这一地区的东半便已經有了埃及人和巴比倫人的偉大的古代东方王国，喜特人(赫人)的小亞細亞强国，腓尼基的商业城市。一千紀中叶，在地中海的东北角，在巴尔干半島的南部，在爱琴海的島上和在小亞細亞沿岸地帶，那些希腊小城邦繁盛地发展起来。希腊人在三百年中間展开了非常活跃的工商业活动，他們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开辟了自己的許多殖民地并創造了高度的文明。在紀元前四世紀末，希腊人和馬其頓人一道，在偉大的征服者亞力山大的領导之下，把在此之前为波斯統一起来的古代东方各国占領并加以殖民化。在四至三世紀中間，从亞力山大的崩潰的王国中又产生了一些希腊东方国家：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西亞細亞的塞琉古王朝、中亞細亞的帕尔提亞王国等等。正在这个时候，罗馬共和国在意大利成長和巩固起来了。我們已經看到，它怎样在三百年中間創立了一个

把地中海古代文化的几乎一切中心結合成一体的世界强国。

这一長期的历史发展，这些古代的国家是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奴隶制度每一世紀每一世紀地发达起来：奴隶的数量增加了，对他們的剝削加强了，奴隶制經济的区域扩大了。如果在古代东方国家那里，我們看到还不发达的、原始的奴隶制剝削形式，那末在希腊，特別是在罗馬，奴隶制度則包括了全部經济生活并深入全体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慣。奴隶制度是古代文化繁盛发展的原因。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說："只有奴隶制度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間更大規模的分工成为可能，并因此而为古代文化的昌盛——为希腊文化創造了条件。沒有奴隶制，就沒有希腊的国家、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沒有奴隶制，也就沒有罗馬国家"①。但使这一文化毁灭的同样地也是奴隶制度。

在所有三种剝削形式(奴隶制、农奴制、資本主义)中，奴隶制度是最粗暴、殘酷和具有掠夺性的。奴隶不被当人看待：他是主人的財产，是物品，是商品。奴隶沒有自已的生产資料，也得不到自已的劳动报酬。他是在棍棒之下，在不人道的懲罰威胁下，在苦役的生活条件下工作的。因此奴隶的劳动生产率极低，这是毫不足怪的事情。他对待工具不經心，毁坏它們，抽打牲口，利用一切机会来欺騙主人和逃避工作。这就說明为什么在奴隶制度的条件下，技术水平是非常低的：沒有复杂的車床和工具，机器不可能出現，沒有劳动的技术分工。奴隶制度是技术进步的障碍。

事情尙不止于此。比較便宜的奴隶劳动排挤了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自由劳动。由于他們經受不住大規模奴隶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八六頁。

制經济竞爭，他們破了产并变成了長期的失业者、变成了靠富人的贈賜过活或是在雇佣軍队中服役的沒落的流氓无产阶級大群。奴隶制度在自由人中間产生了不劳动的、寄生的心理；恩格斯說："凡是奴隶制度成为統治的生产形式的地方，劳动就成了奴隶的事情，也就是自由人的一种不光彩的事情。因此沒有擺脫这种生产方式的出路，但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說，却要求取消它，因为奴隶制度又是生产发展的一个障碍。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一切生产和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任何社会都会因这一矛盾而灭亡的"①。

奴隶制度还用另一个办法耗竭了生产力。奴隶制經济的任何扩大都需要新的奴隶。提供了新的奴隶的，主要是战爭和海上打劫，因为用自然的办法使奴隶的数目增加是进行得太緩慢了。我們已經看到，紀元前二和一世紀罗馬奴隶制經济的繁荣是征服和劫掠行省的結果。但是这样的劫掠的办法归根到底必然会摧毀了地中海地区的生产力。誠然，帝国减輕了加到行省身上的压迫，而在紀元一至二世紀里，这曾經稍稍改善了它們的处境。但是这种改善是暫时的和表面的。它只是在于以更有条理的統治制度来代替掠夺性的統治制度。現在租稅不是由包稅人征收而是由元首的官吏来征收了。現在是用比較有組織的办法来榨取租稅，但結果是一样的，至少对行省居民群众来說是这样。

不管怎样改善行省的管理制度，要想使事情好轉是不可能的。在許多世紀中間，奴隶制度已使得古代世界精疲力尽，而到帝国开始的时候，便表現出了这一点的一切致命的后果。前面我們已經指出，意大利（这是奴隶制度的主要发源地和紀元前二至一世紀破

①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四卷，第四五〇頁。

坏性內战的主要战場)最先經受了危机。我們还看到，对危机作斗爭的試图并沒有产生效果。危机日益扩大并开始波及行省，因为它已不單單是地方的現象了：这是整个奴隶制度的危机。它最鮮明地表現在旧的大庄园經济的垮台上面。在共和国时期，大庄园(latifundium)是农业的基础，那里的工作基本上是由屬于該大庄园的奴隶的劳力来进行的。只有在"农忙"——收橄欖、榨葡萄等等——的时期，領主才雇用少量的自由工人。有时一小部分的土地是租給相鄰的农人，即所謂"隶农"(colonus)。奴隶制經济全盛时期的事物情况便是这样。

从帝国的一世紀开始情况就改变了。在前面我們引用了科路美拉对于奴隶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的抱怨(第八〇五至八〇六頁)。奴隶主的在当时說来是进步的思想对于土地危机的原因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擺脫这种情况的实际办法只能在于用另一种較高級的、較富于生产力的剝削形式来替代奴隶制的剝削形式。为了这一目的，土地所有者便开始把部分的奴隶安置到小块土地上，把生产資料交給他們使用。这样的一些正如人們所称呼的，"固著于土地上的"奴隶(adscripticii 或 glebae adscripti)有权利享用部分的收获，而把另一部分交給主人。从另一方面来說，地主愈益广泛地开始把土地租給自由的佃戶、隶农。但是这种"自由"是有很大的假定程度的。第一，地主的債戶(所謂 obaerati)常常被变成隶农，他們不得不在債主的土地上作工还債或是債款的利息。因此，从一开头的时候起，这样的隶农便是半独立的人物。第二，甚至不为債务所累的那些隶农很快地就变成了地主的还不清錢的債务人。佃农照例是貧民，他們沒有周轉的資金，也沒有足够的用具。因此，他們不得不向地主借錢。隶农要償付这些貸款是非常困难

的，于是他便迅速地变成了土地所有者的不能还錢的債务人。因此隶农沒有权利改变地主并在实际上被固着在自己的土地上。

被安置在土地上的奴隶和"自由的"隶农之間的区别逐漸实际地开始消灭了。二者都被固定在土地上，二者都要交納"代役租"并履行"劳役"，二者的义务都是繼承的。这样，在紀元一至二世紀的罗馬帝国中，便开始形成了統一的依賴农民阶級。农业中对人的剝削有了隶农制的性质，在这种制度中已經有了未来中世紀农奴制的要素。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現象。那里帝国时代的奴隶劳动开始被被释奴隶的半独立的劳动所排挤。正如我們所看的，奴隶的释放从紀元前一世紀末起大大地增加了。这一現象对于奴隶制度的危机来說也是具有代表性的。获得自由的过去的奴隶决不和主人断絕一切自己的关系。被释奴隶必須給自己过去的主人(現在的"保护人")送禮，在主人破产的时候撫养他，在各方面为他效劳；在被释奴隶死后，保护人得到他的財产的一半等等。在释放奴隶的时候，主人的意思是使自己不再在担負保有奴隶时的花銷。从另一方面来說，他从被释奴隶身上得到的剩余产品不会减少，而可能甚至增加，这是由于因释放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長。这便說明为什么限制奴隶之释放和为他的保护意图而引起的奥古斯都法律并不能产生任何結果：被释奴隶的数量在紀元一至二世紀中間繼續增加。

这样，在农业中隶农制和在手工业与家庭經济中释放奴隶制的发展就是奴隶制度的危机。奴隶主是想用这种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保存自己的經济和政治的統治。但是向緩和的剝削形式的过渡(隶农制和释放奴隶制正是奴隶制的这种緩和的形式)完全不

是表示劳动者处境的改善。恰恰相反:如果对奴隶来說,被固着在土地上会使他們的經济独立性稍稍加强,而生活狀況改善的話,則对于自由人来說,过渡到隶农的地位也便是等于被奴役了。但是主要的甚至不是在这里。向隶农制和釋放奴隶制的过渡,如上所述,虽然是向比較緩和的剝削形式的过渡,但同时却增加了剝削的定額,也就是帝国劳动居民的总的处境惡化了;这里的劳动居民就是奴隶、隶农、被釋奴隶和保全下来的还自由的农民和手工工人。

实际上,在危机的情况下,在日益解体的奴隶制社会的情况下,加在直接生产者身上的压迫迅速地增長了。單是国家稅收的增加便說明了这一点。在前面的篇幅上我們已經看到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紀,稅收怎样在不断地增加。这样的現象并不是偶然的。引起这种現象的原因是帝国經济情况的总的惡化,帝国边界所受的压力的加强,軍事官僚机構的增長。罗馬帝国拚命地为本身的生存而进行斗爭。在这一斗爭中,稅收仍是最后的和唯一的机会,因为新的征服从二世紀第二个二十五年的时候起已經不可能了。

如果說,作为整个奴隶主阶級的机構的国家愈益有力地压在納稅者身上的話,那末,除此之外,每一个个别的所有主也愈来愈有力地压在依賴他的人們的身上。二世紀的元首們徒劳无益地对之进行斗爭的、群众底日趋貧困的現象便正是由于这一共同的和不可忍耐的压迫造成的。而且居民的下等和中等阶层的貧困又加深了危机:小所有主的数量減少了,从而地产的集中程度增加了;居民的購买力跌落了,因此,商业和手工业便萎縮了。罗馬帝国在迷宮里旋轉,只有一个出路可以擺脫这个迷宮:这就是革命。

到三世紀开头的时候,新的社会爆发的一切前提都具备了。和在当时的三百五十年前一样,阶級的矛盾极度地尖銳化起来。

但是这些矛盾的性質却稍稍地有所不同了。当时，在紀元前二世紀中叶，是兩个主要的对手相互对立，即奴隶和奴隶主。罗馬意大利农民、罗馬民主派和行省居民誠然也参加了斗爭，但每一个集团都提出了与他人不同，而常常是与他人相反的要求。当时軍队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流氓无产阶級組成的并被利用来鎮压革命运动。在紀元前二世紀中叶，罗馬奴隶制社会終究是它的极盛时期。

在三世紀，奴隶在生产中已不再占有先前的地位了。农业主要是由隶农来負担的。城市奴隶的数量大大減少了。在手工业生产中，被釋奴隶的半自由劳动日益排挤了奴隶的劳动。和內战时期相比，所有这些集团的相互关系也改变了。以前自由的人們和奴隶相对立，罗馬公民和非公民相对立。現在一小撮大地主和依靠着帝国軍事官僚机構的金融和商业显貴的狹窄阶层則和多多少少同样的劳动居民群众相对立。自由貧民和奴隶，罗馬人和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和行省居民之間的各种旧的矛盾几乎消失了。所有他們同样地背上了垂死社会的空前重担并同样地憎恨統治上层。

現在就是軍队也起了另外的一个作用。在軍队中占有巨大百分比的是蛮族：色雷斯人、伊里利亚人、潘諾尼亚人、瑪烏列塔尼亚人等等。近卫軍从二世紀末开始在这方面便不是例外了。而且軍队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了自己先前的职业性質。駐在各行省的軍队常常由地方出身的人們来补充。士兵家族的合法化和允許在常設軍营中的士兵耕种土地，这也促使軍队和当地居民接近起来。当然，这并不是說，到三世紀末的时候，全部罗馬軍队就变成了各地区單位的总体，也不是說罗馬士兵变成了軍事殖民者。具有本身的特殊利益的职业軍队还長期地繼續在軍队中占着优势。这就

說明为什么在三世紀的大規模的危机中，和奴隶、隶农和手工业者的革命运动沒有关系的（有时甚至是反对他們的）純士兵的譁变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是在这些軍事暴动中，有时仍然会使人感到某种的社会方針。有时它們同样也是反对罗馬社会富有的和显貴的上层的（社会下层也是反对这上层的）。同时領导士兵的幷不永远只是发財的渴望。軍队跟隶农和奴隶比起来不拘处于怎样的特权的地位，他們也不能不感到在全帝国身上的压迫。因此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在开头的时候是純士兵譁变的运动，却成長为下层的革命起义，或者是相反的情形。

最后，为了理解三世紀危机的特色，还必須指出一个重要的因素：帝国的外部情况。在二至一世紀的內战期間，罗馬一次也沒有經历过严重的軍事危險（如果不把二世紀末奇姆布利人和条頓人的进攻算进来的話）。在紀元三世紀，我們看到了完全是另外的一幅图画。生活在国境外的蛮族部落的活动程度增加了許多倍。这种情况的产生第一是因为由于危机，罗馬的抵抗力大大地削弱了。所有它的鄰人对这一点都知道得十分清楚。他們恨透了多年来压迫自己的人，而他們所积累的財富也太誘人了，难以使別人不去想着它。第二，在二世紀，在許多蛮族的部落那里（特別是直接与罗馬边界为鄰的），发生了氏族关系迅速解体的过程。因此，在他們中間开始分化出了一个富有的显貴阶层，这一阶层所关心的便是如何夺取新的土地和財富。較大部落的領袖开始把全力猛犯罗馬边境的一些大的部落联盟团結在自己的周圍。我們看到，在二世紀的后半，这些边界的某些地方便受不住进击幷被打垮了。

在三世紀的时候，形势变得要严重得多了。在这一世紀的中間时，对边界的进攻加强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其中沒有一处的边

境能挡得住进攻。蛮族的大群深入帝国內地。叙利亞、小亞細亞、巴尔干半島、非洲、西班牙、高盧都曾受到多次的蹂躪。蛮族的突入使帝国的內部斗爭极度地尖銳化和复杂化了。从一方面来說，行省的居民試图对破坏性的进攻作斗爭。行省不指望这时实际几乎等于不存在的中央政权的帮助，它們自己組織防卫，有时竟做得相当成功。从另一方面来說，行省居民在这个問題上远不是一致的。主要是有产的阶层才对对蛮族进行的斗爭感到兴趣。至于劳动群众，則本質上他們是不会失掉任何东西的。而且許多奴隶和隶农也同样就是那些蛮族；蛮族从外部摧毁了帝国并且决不想对自己的同族者进行斗爭。这一情况便向我們說明，为什么蛮族能够这样容易地深深地突入帝国的內部。

三世紀危机的前提、动力和情况便是如此。从所有上面所說的就可以知道，对于帝国的有产阶級来說，新的革命爆发比起二至一世紀的內战来，当然是要可怕得多的。

第十二章

三世紀的危机

瑪克西米努斯

瑪克西米努斯之取得政权是表示，軍队、而首先是軍队的蛮族下层的胜利。被吓倒的元老院屈从于武力而承認了新的元首。从一开头的时候起，瑪克西米努斯便清楚地表明，他的統治將要与最后一位謝維路斯的全部傾向截然对立。亞力山大的随从人員和最高国家机構部分被驅散，部分被处死；元老委員会被解散了。瑪克西米努斯准备以一个具有无限权力的君主的身分来进行統治。非常明显，元老集团不滿意于新的方針，他們立刻就試图推翻瑪克西米努斯。在軍队中組織了一次由前执政官瑪格努斯为首的阴謀。参加阴謀的有許多拥有元老称号的人，以及不少百夫長和普通士兵。普通士兵群众的参加是由于軍队中罗馬分子和蛮族分子的斗爭。支持瑪克西米努斯的主要是蛮族分子，而在蛮族分子中間，主要又是色雷斯人、伊里利亞人和潘諾尼亞人。

阴謀者的計划如下：当日耳曼的出征开始而瑪克西米努斯偕同自己的参謀本部渡过萊茵河的时候，便把桥毁掉；于是元首便会从自己的主力那里被截断幷被杀死。但是阴謀被揭发，这結果便是和阴謀有某种关系的人們大批地被处死。根据文集“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的証明，由于瑪格努斯阴謀的被揭发而死的在四千人以上（XIX，10，6）。

但是事情到此并未完結。被亞力山大帶到萊茵河上来的叙利亞射手激憤起来了。叙利亞人在最后的兩个謝維路斯(如上所述，他們都是出身叙利亞的)当政的时候，一般是享有特权地位的。因此他們的同国人的被杀就使他們感到巨大的不便并終于引起了爆发。叙利亞人发动起义并宣布一个叫做克瓦尔提努斯的人为元首，这个克瓦尔提努斯过去是个执政官并且是曾被瑪克西米努斯从軍队中开除的亞力山大的亲信。但是运动是規模并不大，因为克瓦尔提努斯不久就給自己的一个拥护者杀死了。

凡此种种事件都向瑪克西米努斯表明他的地位是何等地不巩固，而罗馬社会的某些集团对他又是何等憎恨。在他看来，巩固自己政权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亞力山大开始得非常不成功的大規模的日耳曼战爭繼續下去。这就說明为什么瑪克西米努斯从一开头便开始加紧地准备突入日耳曼。他的先驅者已在萊茵河上征募了很大的一支軍队。瑪克西米努斯用补充的軍队把它更加扩大了。很快地他就得以提高了士兵的战斗精神，而当軍队渡河到萊茵右岸的时候，他們便不費力地摧毀了日耳曼部落的抵抗。全国受到了可怕的蹂躪。

但是当罗馬人到达森林地帶的时候，他們遇到了比較頑强的抵抗。日耳曼人移居到大沼澤地帶后面的森林中去。士兵們在一瞬間动搖起来。于是騎着馬的瑪克西米努斯便向深深的泥潭中奔去，这样以自己的榜样而引导了全軍。在沼澤中展开了頑强的战斗，結果是把日耳曼民軍完全歼灭了。在此之后罗馬人又取得了几次胜利。关于这些胜利曾有报告送到罗馬，元老院迫不得已而把一个荣誉的称号 Germanicus（意为日耳曼的）贈給瑪克西米努斯。

随着三三五到三三六年的冬天的到来，萊茵河上的軍事行动停止了。瑪克西米努斯率領一部分的軍队渡河到潘諾尼亞并开始从那里准备对日耳曼人的新的进攻。他打算占領全部日耳曼直到北海的地方。但是帝国的內政情势紧張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不能实現这一宏偉的計划。瑪克西米努斯的軍事胜利并未能使罗馬社会的上层跟他妥协。軍队耗費了大量的資財。增加已經破了产的居民的租税負担是不可能的。剩下的办法只有沒收富人的財产。瑪克西米努斯和他的士兵所以特别願意这样做是由于：正是在私有者的和貴族的集团中間，他們受到了最大的憎恨和抵抗，而一切阴謀也都是和这些集团有牽連的……

瑪克西米努斯居留在潘諾尼亞的时候，正是首先便进攻有产阶层和高級官僚的殘酷恐怖統治十分猖狂的时候：

> 赫洛狄亞努斯写道："每天都可以看到那些昨天最富的人，今天什么都沒有了……瑪克西米努斯根据毫无意义的密告而沒收了主要是曾被委任治理行省和統率軍队的人們，过去的执政官或是凱旋者的財产。把他們的一些人不帶着仆役安放在馬車上，他命令日夜不停地帶着他們旅行，从东、南、西方面到潘諾尼亞他自己住的地方来。在拷問折磨和侮辱之后，他便处决他們或是把他們放逐"（Ⅶ，3，1—5）。

当恐怖統治只是加諸大私有者和貴族身上的时候，居民群众却是安定的，甚至因富豪的遭难而表示欢喜。但是下层士兵的沉重独裁却不止于此。就是公共的財产——市政用款、寺院宝庫、捐給娛乐和施舍之用的款項等等——也开始受到了沒收和劫掠。这便引起了城市居民广大阶层的强烈不滿。但事情一时只限于在帝国不同部分的小規模的爆发而已。

非洲的起义。戈尔地亚努斯家

二三八年春天，在非洲开始了較大規模的运动。在这一行省中，掌理国庫的是瑪克西米努斯的一个党徒，这个人无情地推行着他的政策。行省和特别是它的富裕阶层呻吟在租稅和沒收的重压之下。但除去元首的非洲長官以外，和在其他的行省一样，还有元老院所任命的副执政官。非洲的副执政官这时是一位八十岁的老人瑪尔庫斯·安托尼烏斯·戈尔地亚努斯，这还是謝維路斯·亚力山大当政时期根据元老院的决定而派到那里去的。戈尔地亚努斯非常富有，他出身罗馬本地的一个貴族家庭，而在自己的長年任官时期中曾不止一次地在帝国担任高級的职位。單是根据这一点，在瑪克西米努斯当政的时期，他的地位便非常不巩固了。到二三八年春天，戈尔地亚努斯和元首的長官的关系极度地尖銳化起来，而每一分鐘副执政官都有垮台的危險。

在这样的紧張情况下，发生了下面的一个事件。長官决定沒收某几个大地主的財产（他們的地产在迦太基地区的提斯德路斯城附近）。这些人便糾合了自己的奴隶和隶农的大群，用隨手得到的东西把他們武裝起来并把長官杀死了。城內的兵力不多，而阴謀者迅速地便在大部分居民的同情之下掌握了大局。戈尔地亚努斯这时正在提斯德路斯。这便使人想到，全部运动是否是預先准备好了的。当阴謀者到戈尔地亚努斯那里去并要求同意宣布他为元首的时候，他起初是拒絕，打算无論如何要使事情看来是这样，即他是被迫而接受元首的职位的。实际上，他当面的选擇只能是接受或死亡，于是戈尔地亚努斯屈服了。他之当选为提斯德路斯

的少数卫戍部队和城市的大群所認可。与戈尔地亞努斯同时又宣布了一个奥古斯都即共治者，这便是与他同名的兒子。

戈尔地亞努斯不耽擱时間，便向行省的主要城市迦太基推进，在那里他也被承認为元首。鄰省努米地亞的副將(太守)卡培里亞努斯(出身元老阶层)支持政变，这样一来，新的政权显然便在非洲穩固下来了。戈尔地亞努斯立刻使罗馬知道了自己的当选。他致函給自己的許多亲友，同时又把正式的函件送交元老院和人民。在这里面戈尔地亞努斯保証了各种的恩典：取消恐怖統治制度、重新审查訴訟程序、使放逐者归还、提高軍队的餉銀、賑济人民等等。所有这些文件都委托一个特别的使团帶到罗馬去。

除去自己的正式使命以外，使团还受到戈尔地亞努斯的一个秘密的委托：消灭近卫軍長官、瑪克西米努斯的忠誠拥护者維塔里亞努斯。有几名士兵和百夫長被派出伴随的使节們在清早的时候到了罗馬，这时还沒有誰知道他們的到来，他們用欺騙的方法到維塔里亞努斯那里去幷把他杀死了。在此之后，使节們便到广場上来宣布了戈尔地亞努斯的書信。同时又放出消息說，瑪克西米努斯也被杀死了。

瑪克西米努斯的那些惊惶失措的拥护者（其中还有失去了自己的首腦的近卫軍）幷未能抗击起义。一切反对士兵統治的人（这样的人在罗馬幷不少）都欢欣若狂地欢迎非洲事件的消息和維塔里亞努斯被杀的消息。城市平民也参加了运动。瑪克西米努斯的雕象和画象被打倒，他的党徒和最著名的拥护者被杀死。立刻召开的元老院不等到証实瑪克西米努斯死亡的消息便批准了政变，幷宣布戈尔地亞努斯跟他的兒子为奥古斯都。

但是很快地罗馬方面便知道，瑪克西米努斯死亡的消息是假

的。活着的和未受損害的这个可怕的色雷斯人正和自己的軍队駐在潘諾尼亞。每一分鐘他都会突入意大利并懲办叛变者。但是元老院已走得这样远，以致竟不能倒退了。由于戈尔地亞努斯还在非洲而意大利还有直接的危險的威胁，于是元老院便从他們的人中間选出了一个由二十人組成的委員会，委托这个委員会来組織意大利的保卫(二三八年三月)。在他們中間享有最大威信是兩个人:瑪尔庫斯·克洛狄烏斯·普披耶努斯和戴克优斯·凱里烏斯·巴尔比努斯。前者不是显貴出身，但是有丰富的行政和軍事經历。后者出身高級罗馬貴族。立刻派出有威信的人物(元老和騎士等級出身的)到行省去，委托他們发动反对瑪克西米努斯的起义。在意大利征募了軍队，修筑了城市的工事等等。

那时在非洲又发生了新的事件。戈尔地亞努斯和卡培里亞努斯是有旧賬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起初的时候，卡培里亞努斯支持非洲的政变，而这便使戈尔地亞努斯能够自己巩固下来。但是后来新元首感到自己的地位更巩固了，便不小心地和卡培里亞努斯恢复了齟齬并使他退休了。受到侮辱的卡培里亞努斯决定投到瑪克西米努斯的一面去。他集合了自己的軍团，不費特殊的气力便发动了这个軍团去反对戈尔地亞努斯并向迦太基推进。城內几乎沒有正規軍。仓促集合和草草武裝起来的市民軍队在小戈尔地亞努斯的統帅之下迎击卡培里亞努斯。但是，这支軍队当然不能对有經驗的努米地亞軍队給予什么抵抗。在第一次的冲突中，迦太基人便被击潰了。小戈尔地亞努斯在战斗中陣亡了，而他的父亲在此之前，便預見到自己的事业的悲慘結局而自杀了。戈尔地亞努斯父子的統治还維持不到一个月。

元老的元首

戈尔地亞努斯父子的死亡的消息使罗馬惊惶非常，但是却不能改变局势。元老院更为坚决地把一切事务掌握到自己的手里。需要选擇戈尔地亞努斯的繼承者。元老院在卡庇托里烏姆山上的优披特神殿秘密集会。在長期的爭論以后，普披耶努斯和巴尔比努斯当选为元首。元老院选出了具有同等权利的兩位元首，是想削弱元首政权的專制性質，从而加强元老的統治。

但事情幷不是停止在这一点。人民知道了元老院的秘密会議。用棍棒和石块武裝起来的大群在神殿面前集合幷挤滿了卡庇托里烏姆山的上坡路。当人們知道选出新元首的消息的时候，便发出了憤怒的呼声。元老院的走狗們在罗馬是不受欢迎的。特别不受欢迎的是普披耶努斯，因为他在担任罗馬市長的时候，幷未能調整和下层城市居民的良好关系。但是除去故老戈尔地亞努斯的十三岁的外孙以外，人民幷沒有一个适当的候补者可以与元老的元首相对抗。这是他的女兒美启亞·法烏斯提娜的兒子，为了紀念自己的外祖父也被称为瑪尔庫斯·安托尼烏斯·戈尔地亞努斯。大群中开始喊出这个男孩子的名字来，喊得一分鐘比一分鐘要响。

当神殿的門打开而穿着紫袍的兩位元首出現的时候，石块便向他們飞去了。在护卫之下把普披耶努斯和巴尔比努斯領出去的企图結果是失敗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办法：执行人民的要求。派人到小戈尔地亞努斯那里去，好容易才把他帶到卡庇托里烏姆来而元老院不得不宣布他为愷撒。人群欣喜地欢迎了自己选出来的人。

但騷动幷沒有中止。过了一些时候，元老院便举行例会。老

兵出身的沒有武器的近卫軍大群（他們是为了遣散因而才被留在罗馬的）集合在入口处，想听一下元老們說的是什么。其中有兩三个人进去了。有几名元老疑心有什么歹意而奔向他們并用短刀刺死了他們。其余的近卫軍在惊吓中退却了。元老中有一个人跑向人民并开始煽动他們反对老兵，把老兵說成是元老院的敌人和瑪克米努斯的联盟者。手持石块的大群进攻手无寸鉄的近卫軍并迫使他們逃回自己的营地。激憤的人民大群搗毀了武器庫，打开了劍斗士的营舍并开始包圍了近卫軍的营地。

眞正的內战在罗馬爆发了。普披耶努斯这时已經到意大利的北部去了(見下)。巴尔比努斯則留在城內，但是他无論如何也沒有办法对付混乱的局面。尽管他号召居民安靜下来，尽管頒布了全面的大赦，在近卫軍营地的周边每天都发生猛烈的战斗。营地的水源終于被切断了。近卫軍进行了总的出击并在街战的时期里把城給点起了火。罗馬的很大一部分燒起来了，而且許多富人的財产受到了洗劫。

瑪克西米努斯知道了戈尔地亞努斯之宣布为元首和元老院承認他們的事情以后，立刻便想到了从这一方面对他发生的危險作用。何况在他的潘諾尼亞軍队中有許多不滿意于蛮族的統治并准备支持新政府的分子。因此，在兩天之后，他便召集了士兵开会，頒发了大量的賞金并宣布出征意大利。在他那駁杂的軍队大群以外，又加了一个日耳曼人的大队伍。由于因輜重之故主力不能推进得十分迅速，瑪克西米努斯便使他最相信的潘諾尼亞人走在前面。

当时在意大利正在进行着狂热的准备。由于那里的兵力很少而且就本身的战斗素质来說，他們根本不能和瑪克西米努斯的久

經战斗的軍队相比，所以他們便把主要的期望放在設防据点的保卫上。凡是不能运进要塞的粮食均下令銷毁。巴尔比努斯留在罗馬，而普披耶努斯則率領仓促集合的軍队到拉溫那城去了。

元老元首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在某些时候中間把瑪克西米努斯阻留在北部意大利。从各行省接到了有利于元老院的消息。許多行省，其中包括高盧和埃及，脫离了瑪克西米努斯并轉到元老元首的这一方面来。特別重要的是四个萊茵軍团的帮助，他們很快地便来保卫意大利了。这样看来，时間对元老院是有利的。

瑪克西米努斯在意大利边境上所遇到的第一个城市埃摩納（萊巴赫）的居民都逃跑了。全体居民帶着牲畜和儲藏逃到山里去。粮食問題成了极其尖銳的問題。軍队的先鋒部队很快地便进抵北部意大利的第一个大城市阿克維列亞。这是封鎖了通向西方的道路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此外，阿克維列亞又是亞得里亞海貿易的中心。城市的居民很多，防守坚强并有丰富的粮食。領导該城的防卫的是元老院的兩个代表。

潘諾尼亞先鋒部队用急襲办法攻占城市的企图結果失敗了。卫戍部队拒絕了投降的建議。不得不采取正常的圍攻办法，因为把这样的一个坚强的要塞留在自己的后方是危險的。瑪克西米努斯是不得已而这样做的，因为他了解的很清楚，任何延迟对他来說都是何等地危險。

圍攻拖延下来了。居民极其英勇地击退了多次的急襲，因为他們清楚地懂得，在城市被攻克的时候，他們將要受到怎样的危險。圍攻者日益受到粮食不足的痛苦。城市的四郊区受到了蹂躪，而国內的一切道路都被專門建造起来的小堡壘封鎖住了，这些小堡壘使粮秣的供应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海岸也被海軍給封鎖了。

瑪克西米努斯的死亡

瑪克西米努斯軍队中的情緒开始下降了。傳来了不祥的消息：一切的行省都轉到元老院的一方面去并派遣了大量的兵力到意大利来。罗馬的暗探在这里活动的很利害，他們力图对軍队中不坚定的分子加以影响。在这方面，第二帕尔提亞軍团是最适合的材料。它有一些特別的理由对內战感到厌煩。在謝維路斯当政的时代，軍团是駐在离罗馬不远的阿尔巴努斯山附近。当它被瑪克西米努斯搜到多瑙河上的时候，士兵的妻子兒女却留在原来的地方。士兵担心在圍攻罗馬的时候自己的亲人会不会受苦，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这种情况在第二帕尔提亞軍团中造成了特別惊恐不安的气氛。

瑪克西米努斯的敌人們显然曾在軍团中間进行了相应的鼓动。有一次在六月的一个中午，当着軍事行动由于炎热而中止，而且战士在帳篷里休息的时候，第二帕尔提亞軍团的一部分譁变了并且向元首的天幕冲去。亲卫队也轉到他們的一面。叛变者开始撕下瑪克西米努斯的画象。元首和自己的兒子从天幕跑了出来并試图安撫士兵，但是立刻被杀死了。他的兒子和最亲近的助手們也遭受了和他相同的命运(二三八年)。

凡此种种是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致忠于瑪克西米努斯的、軍队的主要部分竟不能有任何办法来保卫他。全軍惊惶失措，特别是潘諾尼亞人和色雷斯人。手无寸鉄的士兵到阿克維列亞的城下，請求打开城門。但是在这一点上他們遭到了拒絕。城牆上拿出了普披耶努斯、巴尔比努斯和戈尔地亞努斯的画象，并且都有桂冠裝

飾着。人們建議士兵承認元老元首。同时在城牆后面，市民組織了市場，而瑪克西米努斯的挨餓的和衣服破爛的士兵可以在那里为自己取得一切必需的东西。

帶着可喜的消息的騎士們立刻被派遣到拉溫那去。他們帶着可怕的战利品——瑪克西米努斯和他的兒子的头顱。

这时有高盧—日耳曼軍队赶来帮忙的普披耶努斯到达了阿克維列亞。瑪克西米努斯过去的士兵获得了大赦和現金的贈賜。但是他們中間的情緒却远不是煥发的。戈尔地亞努斯說："他們的大部分看到他們选出的元首被杀但元老院的走狗当政而感到激憤和暗中悲伤"(Ⅷ，7，3)。軍队的很大一部分为普披耶努斯从阿克維列亞附近派回行省他們常駐的地方去。他自己則和近卫軍跟萊茵軍返回罗馬。

在战胜色雷斯人的时候，首都方面某些时候曾是稍稍昂揚的欢乐情緒占着統治地位。对神的感恩的奉献，戏剧的表演、劍斗、对人民的贈賜一件接着一件。但是在这一庆祝的外衣之下，可怕的事件成熟了。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在普披耶努斯不在的时候罗馬所发生的事情。近卫軍老兵和居民之間的斗爭在听到瑪克西米努斯死亡和严厉坚决的普披耶努斯到达罗馬的消息以后显然是停止了。而后者的靠山則是高盧—日耳曼軍队，这軍队由于念旧而对他仍旧是依恋的(他以前曾担任过萊茵的太守)。但是当近卫軍返回罗馬的时候，他們从自己的老兵同伴那里知道了不久以前发生的事件。这些叙述落到了有利的基础上了。近卫軍惋惜瑪克西米努斯，对重新夺取了政权的元老感到憤怒，憎恨要求严格的普披耶努斯和他的高盧—日耳曼軍队。

在这一切之外，还要加上兩位元首之間的不和。从瑪克西米

努斯方面来的危險不由地造成了行动的統一并使普披耶努斯占了首要的地位。随着向和平局面的过渡，元老院和兩位元首之間相互关系的困难性便充分地表現出来了。元老集团把出身显貴的和有教养的巴尔比努斯認成是“自己人”，而把普披耶努斯当成“暴发戶”而瞧不起他。凡此种种情況都使局面极端地复杂化了。

二三八年七月底，在城內举行卡庇托里烏姆賽会。几乎全体公民都参加了这个节日。普披耶努斯和巴尔比努斯都在宮里。突然有人报告他們說，近卫軍显然是帶着敌視的意图到皇宮方面来了。普披耶努斯想立刻把高盧人召来帮助，但是巴尔比努斯不同意这一点，他害怕普披耶努斯会借了他們的帮助打算把自己推翻。正在他們爭吵的时候，近卫軍已冲入了皇宮。兩位元首被抓住，他們的衣服被剝下并在雨雹般的毒打和嘲弄之下使他們在城內游街。

萊茵的軍队知道了叛乱的事情，便拿起武器跑来帮助了。但是他們的营地离得是很远的。人們适时地把他們的出动告訴了近卫軍。近卫軍害怕牺牲者会从他們手中被夺走，便結束了半死的兩个元首的性命并把他們的尸体抛到街上了。

只有愷撒戈尔地亞努斯一人了。我們已經看到，这个男孩子当时曾被推举出来和元老的元首相抗衡。現在沒有适当的候补人的近卫軍抓住了他，这是很自然的。他們宣布他为奧古斯都并把他帶到軍营来。他們在那里关上了門并安定下来。到达肇事地点的萊茵軍队并看到一切均已完結便也返回营地了。他們是并不打算替死人流血的……

这样一来，在大約四个月当中，在罗馬帝国的王位上便扶植起和推倒了五个元首。形式上的政权是終于落到十三岁的男孩子戈

尔地亚努斯三世的手里了，但他实际上只是近卫軍和莱茵軍队的玩物罢了。后者在高盧日耳曼人被編入近卫軍之后，很快地便把意一致起来并妥協了。

我們所以比較詳細地談了二三五年到二三八年的事件，是因为这些事件对于三世紀危机的第一阶段来說是非常典型的。士兵的譁变和軍事政变在这里占着首要的位置。在本身的願望上不坚定的、沒有紀律的士兵群众常常是由于一时的高兴，有时干脆是由于想从新元首得到金錢的贈賜才推倒幷扶植元首的。近卫軍、行省軍队激烈地为特权地位而相互斗爭。有时在軍事暴动中出現了最貧苦居民阶层，特別是周边地区蛮族分子的社会阶級願望。表現了帝国最富有和罗馬化集团的意旨的元老院，徒劳地企图保持国內的領导作用。古典社会的奴隶主上层便在它身上表現了爭取生存的斗爭。貧困和挨餓的城市下层居民掀起了自发的起义。他們憎恨富豪、元老院、近卫軍、行省的蛮族。但是用贈賜、观覽、响亮的和高貴的名字是可以容易地收买他們的。他們很容易改变自己的同情和反感，盲目地从一个极端冲向另一个极端。凡此种种情况都产生了难于了解的事件混乱情况。隶农和奴隶在这一时期还沒有独立地出現：他們被罗馬社会的統治集团拖到自己的斗爭中来（如戈尔地亚努斯时期在非洲所发生的情形一样）或是他們归附于城市下层的运动。

在普披耶努斯和巴尔比努斯被杀之后的三世紀的历史我們知道得非常不完全。我們关于这一时期的最好的史料——戈尔地亚努斯的著作——是在这件事情上中断的。对于后来的事件，我們不得不利用后来历史学家的簡短的編纂物和碑銘学与古币学方面的断片資料。因此革命运动的許多事实我們是完全不知道的，而关于

另一些事实我們也知道得极少。

戈尔地亞努斯三世

例如，戈尔地亞努斯三世当政的初年便沉沒在深深的黑暗之中了。我們只知道，在非洲又发生了一次什么起义，这次的起义推举了一个叫做薩比尼亞努斯的人为元首。但是运动被瑪烏列塔尼亞的元首任命的長官給鎮压下去了。在罗馬，直到盖烏斯·富里烏斯·提美西鉄烏斯被任命为近卫軍長官时为止，空气显然仍是非常紧張的。这个人还在卡拉卡拉当政的时期便已开始自己那从政的事业了。在瑪克西米努斯当政的时期，他能够由于无情地从小亞細亞征收租税而得到了元首的信任。提美西鉄烏斯在色雷斯人倒台之后保全下来了，而在戈尔地亞努斯的时期竟担任了近卫軍的首腦。显而易見，是近卫軍亲自作为瑪克西米努斯的战友而把他推举到这个地位上来的。

提美西鉄烏斯取得政权以后，便得以在罗馬稍稍恢复了秩序。这是一个非常有敎养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人、狡猾的外交家，这个人能够巧妙地圜轉于元老院和軍队之間，对双方都維持着友好的关系。二四一年，他使年輕的元首娶了自己的女兒，这样便成了一种类乎攝政的人物。

当时东部边界的局勢是非常危急的。波斯的国王薩波尔还在瑪克西米努斯当政的时候便占領了美索布达米亞，而現在又威胁了叙利亞的首都安提奥启亞。二四二年，提美西鉄烏斯和元首一起到东方去。在到东方的途中，在多瑙河上，罗

馬的軍队打敗了蹂躪美西亞行省的达奇亞的部落卡普利人幷把他們击退到河的对岸去。在叙利亞，起初罗馬人的軍事行动也是順利的：他們得以征服了北部美索布达米亞的卡里和尼西比亞。但是这时提美西鉄烏斯由于某种胆病死去了（有消息說，他是被毒死的）。新的近卫軍長官瑪尔庫斯·优里烏斯·菲利浦是一个阿拉伯族長的兒子。他想依靠軍队中的东方分子来排除戈尔地亞努斯。为了这个目的，菲利浦便通过自己的間諜，故意阻难运輸而使軍队的粮食供应困难。在不滿意的士兵中加紧散布消息說，这一切的过失，其責任都是在于无能的戈尔地亞努斯。暴动爆发了，元首被杀死了，而菲利浦則当选代替了他的地位（二四四年）。为了掩蔽自己的杀人犯的角色，菲利浦命令給戈尔地亞努斯在幼发拉底河岸上建立一座宏壯的墓碑，幷把他本人列入諸神的大群。元老院和行省承認了东方軍团的走狗。

阿拉伯人·菲利浦

这样，一个罗馬化的阿拉伯人便坐上了愷撒的王位。和波斯人締結了和約之后，菲利浦便到了罗馬。他把国內最重要的職位交給了自己的亲人：菲利浦的兒子成了共治者（奧古斯都），兄弟普利斯庫斯領导了叙利亞的軍队，而岳父謝維里亞努斯則被任命为美西亞和馬其頓的統治者。菲利浦力图和元老院維持友好的关系。但是他統治的一年，正是罗馬人認为是建城一千年紀念的那一年。这一紀念日受到盛大的庆祝（二四八年四月二十日）。

但是帝国的內部与外部情况和节日的情緒的毫不相称。在东方，普利斯庫斯由于本身的統治方法，特別是由于严厉的收稅方法而引起了普遍的不滿。起义爆发了，这次的起义推举出一个叫做約塔披亞努斯的人为元首。誠然，这一运动很快地便被消灭，但是却有新的事件代替了这一运动。

帝国的多瑙河边界越来越受威胁了。卡普利人发动了新的进攻，但是元首本人便应付了他們。哥特人則要危險的多了。还在此之前很久，他們便出現于黑海的北岸，現在則直抵多瑙河。以前是用每年給錢的办法使他們不来騷扰自己，但是在战胜卡普利人之后，菲利浦便拒絕給錢了。哥特人采取了行动。駐在美西亞和用来保卫边疆使不受蛮族侵犯的罗馬軍队不是和他們进行接触而是打开了边疆。总数达三万人的哥特人、卡普利人和其他部落在多瑙河河口处渡过了該河并突入下美西亞。瑪克利亞諾波尔城对蛮族进行了殊死的抵抗，这次的抵抗阻止了他們的向前推进。終于得以用巨額的款項使自己不受哥特人和他們的同盟者的侵犯，这些人便滿載着鹵获品各自返回本土去了。

打开了疆界并和蛮族一道蹂躪了美西亞的士兵們現在要受到严厉的懲罰了。他們不等这件事的到来，便发动了起义并宣布普通的百夫長瑪里努斯·波卡启亞努斯为元首。菲里浦斯沒有冒險亲自去对付謀叛者，而是派遣元老盖烏斯·戴克优斯·图拉眞率領大軍代替自己前去。戴克优斯虽然本人是潘諾尼亞人，却是屬于罗馬社会的上层集团的。这是一个旧式的严厉的罗馬人，旧罗馬傳統的崇拜者。以前他曾担任美西亞的太守；那里的居民和軍队对他知道的很清楚。派遣

戴克优斯去鎮压起义是菲利浦的一个巨大的政治錯誤，为了这件事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叛变者知道戴克优斯的軍队追近的时候（对这支軍队作战是无益的），他們便采取了一个冒險的，但是机智的使自己擺脫懲罰的办法：他們杀死了瑪里努斯并宣布戴克优斯为元首！史料說，戴克优斯被迫强行接受元首的称号，不然就被处死，因为他曾断然拒絕背叛自己的主公。我們不知道这一拒絕是眞心到什么程度，而不只是表演得巧妙的喜剧。在帝国的实踐中間，拒絕人們給予的政权被認为是"优良作风"的标志。无論如何，作为元首的戴克优斯是領导了軍队并向意大利推进了。边界的要塞——阿克維列亞和康考地亞——給他打开了大門。菲利浦亲自出来对付僭位者，而把兒子留在罗馬。在北部意大利他被击潰，被禁閉在維罗那并死在那里了。近卫軍知道菲利浦失敗的消息之后，便把小菲利浦也杀死了（二四九年）。

戴克优斯

元首戴克优斯[①]只統治了兩年。帝国的局面一年难似一年，危机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萊茵河与多瑙河上，蛮族部落加紧地集結起来，而他們对边界的压力也大大地增加了。在各行省起义爆发得越来越頻繁并且出現了"篡位者"。眞正的革命力量——奴隶和隶农——的活动也增長了。和在当时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

① 他的全名是蓋烏斯·美西烏斯·克溫图斯·图拉眞·戴克优斯·奥古斯都。

当政的时候一样，在普遍破产和耗竭的基础之上，发生了从埃及方面傳来的可怕的瘟疫病。这一疫病在帝国整整地肆虐了十五年，它使大量的人死亡了。在精神生活方面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危險的朕兆。罗馬社会的毁灭表現在旧的信仰、曾团結了罗馬公社的旧的罗馬宗教的崩潰上。代替它而出現的是主要从东方而来的大量的新的宗教概念：埃及的奥吉里斯和伊吉达的祭典，波斯的米特拉的祭典，日耳曼的多納尔、叙利亞的太阳神的祭典，最后則是基督教。在以前罗馬便知道所有这些宗教的，但是只有在現在，它們才开始了胜利的行进。行省和蛮族对罗馬的敌視，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仇恨在这里是表現为宗教的形式。基督教对統治集团特别危險，因为它完全摒弃了罗馬的神，要求信徒放弃对元首的崇拜，否認国家的服务等等。

这就說明为什么在戴克优斯当政的时期，基督教徒受到了第一次大規模的迫害。

戴克优斯認識到中央政权的不巩固，便任命自己的兩个兒子——赫倫尼烏斯·埃特路斯庫斯和荷斯提里亞努斯——为共治者。元老院和他的关系是极好的。

戴克优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共和国的旧職位——监察官之职——并挑选最杰出的和受尊敬的元老李启尼烏斯·瓦列里亞努斯为监察官。依照元首的想法，瓦列里亞努斯当然就是他在民政事务方面的副手，在民政方面，瓦列里亞努斯曾被賦以非常广泛的职权：公布新法律，审判官員，規定新稅收等权。

显然，监察官职位的設立当然只不过是戴克优斯所拟定的大規模国家改革的第一步罢了。但是一些事件把所有这些計划在一萌芽的时候便摧毁了。誠然，在高盧和在罗馬本城爆发的兩次起

义(若根据我們的一个史料的断片記录来判断，城市下层曾参加了罗馬的起义。)很快地便被鎮压下去了。但是多瑙河上的形势却是如此危急，以致戴克优斯竟不得不和赫倫尼烏斯·埃特路斯庫斯赶忙到那里去。

哥特人在自己的領袖克尼瓦的領导之下重新渡过了多瑙河下游并突入美西亞。行省的副將盖烏斯·特列波尼亞努斯·伽路斯在多瑙河上的諾瓦城下对他們进行了第一次的抵抗。但是为数約七万人之众的大量哥特人却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推进并直到位于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盖姆)之間的尼科波里斯城的城下才停住。蛮族通过山中隘路得以进入肥沃的色雷斯。行省太守路克优斯·普利斯庫斯把大軍集合在設防的菲里波波里斯。重要的是要坚持到以急行軍的速度从西方赶来的戴克优斯出現的时候。哥特人以突击的办法攻克菲里波波里斯的企图結果失败了。但是四周的全部地区却成了一片火海……

戴克优斯終于出現了。哥特人出其不意地向疲憊的罗馬軍队进攻并把他們驅散。普利斯庫斯在戴克优斯已死的借口之下和哥特人进行了祕密的談判，答应他們把城交出来，如果他們承認他为元首的話。协議是締結了，菲里波波里斯受到了无情的洗刼(据說，这次死亡的有十万居民)，但是普利斯庫斯并未能成为元首。戴克优斯还活着并在多瑙河上集結了新的軍队。他准备在哥特人滿載鹵获品回家的时候向他們发起攻击。

在尼科波里斯以北的地方发生了一場决战。在最初的几次接触中的一次里，戴克优斯的兒子赫倫尼烏斯·埃特魯斯庫斯死了。哥特人列成了三道防綫，而第三道防綫則有沼澤保卫着。罗馬軍队得以突破前兩道防綫，但是在强渡沼澤的时候，戴克优斯死了。

他的尸体并未能找到(二五一年)。

軍队中傳說,使戴克优斯死亡的是特列波尼烏斯·伽路斯。他仿佛預先和哥特人約定并把元首引到沼澤地帶,指給他不正确的进軍道路。我們不知道这些傳說正确到何等程度。无論如何,这时在罗馬將領中間,伽路斯是最有功劳的,并且是和戴克优斯最接近的。因此軍队立刻宣布他为元首是毫不足怪的。

特列波尼亞努斯·伽路斯

伽路斯使自己的兒子沃路西亞努斯和戴克优斯的兒子荷斯提里亞努斯(但后者不久便因瘟病死去了)成为自己的共治者。伽路斯和哥特人締結了一項不十分光荣的和約,允許他們帶着鹵获物离开,此外,还答应每年支付一种类乎是薪俸的东西。

兩年以后,哥特人重新渡过了多瑙河。下美西亞的統治者瑪尔庫斯·埃米里烏斯·埃米里亞努斯使他們遭到了摧毀性的失敗,这时士兵竟把他宣布为元首!

伽路斯并未能組織意大利的保卫工作。埃米里亞努斯的軍队未經任何抵抗便几乎进抵罗馬。伽路斯和沃路西亞努斯只有在这里才迎击了他們,但是遭到了失敗,兩个人全陣亡了(二五三年)。

埃米里亞努斯

但是就是埃米里亞努斯連四个月以上也不能坚持下下。

前任的"监察官"戴克优斯、六十三岁普布里烏斯·李启尼烏斯·瓦列里烏斯(他統帅着列启亞的軍队)起来对抗他。还在他到达意大利之前，埃米里亞努斯便被自己的士兵杀死了(二五三年夏天)。

瓦列里亞努斯和伽里耶努斯

这样一来，元首的更迭便眞正成了走馬灯。但是随着瓦列里亞努斯和他的兒子兼共治者普布里烏斯·李启尼烏斯·伽里耶努斯的即位，中央政权的地位仿佛是加强了。至少伽里耶努斯在位上維持了十五年，直到二六八年。但是这完全不是說政权在一般上巩固起来了。恰恰相反，瓦列里亞努斯和伽里耶努斯的統治时期是三世紀危机的最高点，而这一危机就表現在起义、譁变、"篡夺"和蛮族入侵的一种特殊的結合上面。尽管如此，如果伽里耶努斯仍能在位十五年的話，那这原因是帝国这时实际上已經分裂而中央政权已不再管行省的事情。伽里耶努斯更由于自己那杰出的軍事才能而一个接連一个地击敗了行省的篡夺者。但是这一点絲毫也沒有影响事物的总的情况：代替了一个篡位者而出現了兩个新的篡位者。其中有一些人巩固地坐鎮在当地而变成了独立的行省元首，他們在本質上和罗馬是毫无关系的。而且就是中央政权也懂得反正对付不了他們，因而有时就不去惊扰他們了。

內战开展得越是广泛，蛮族对边境的进攻也就越是加强。因而年老又有經驗的統帅和行政官瓦列里亞努斯便决定分权統治。他把拥有奥古斯都的一切权利和全权的伽里耶努斯留在西方，而自己則到东方的安提奥启亞去以便在当地組織防卫的力量。这样

帝国就第一次分成了兩个部分——东半部和西半部。

东方的情况是极其緊張的。黑海的全部东南部沿岸地帶直到特拉佩苏斯都受到海盗的洗劫。哥特人乘船进攻小亞細亞。卡尔凱登、尼科美地亞、阿帕美亞、普路撒和其他沿岸城市都落到他們的手里。只有河流的泛濫才阻止了他們的进一步推进。

瓦列里亞努斯从安提奥启亞出动援助小亞細亞。但是在罗馬軍队中猖獗流行的瘟病使他不得不返回。波斯侵略的威胁則更加危險。还在瓦楞提努斯到达东方之前，波斯的騎兵便突入叙利亞并到达埃美撒。在一个祭司的領导之下的城市居民打敗了波斯人并迫使他們退却。在此之后，祭司便以烏拉尼烏斯·安托尼努斯的名义之下被宣布为元首，但是，显然还在瓦列里亞努斯到达之前，这个埃美撒"帝国"便垮台了。

瓦列里亞努斯的死亡

瓦列里亞努斯試图把波斯人挤出美索布达米亞，但是在埃美撒城下遭受了失敗而不得不进行和平談判。薩波尔要求个人与元首会見。在这次会見的时候，瓦列里亞努斯被波斯人俘虜了(二六〇年)。傳說罗馬的統治者作为波斯国王的奴隶而不得不每次在国王上馬的时候躬下自己的背！……瓦列里亞努斯后来的命运不得而知。大概他不久之后便死在被俘之中了。

波斯人的失敗

在罗馬的威信所受到的这一可怕的打击以后，波斯人以急击的办法占領了叙利亞的首都、富有的安提奥启亞。人們說，敌人的

騎兵以这样的速度接近該城，以致居民的很大一部分还在跑馬場里。这里許多人在波斯人的箭下死掉了。后来就輪到了愷撒。在小亞細亞东部的这个城市由于叛卖而落到波斯人的手里去了。如果罗馬的統帅卡里斯图斯不赶到的話，不知道波斯騎兵要深入半島多么远。卡里斯图斯打敗了波斯人并把他們赶回叙利亞。当他們渡过幼发拉底河的时候，帕尔米拉城的統治者普布里烏斯·塞普提米烏斯·奥迭那图斯向他进攻。滿載卤获物和帶着大量俘虏的波斯人被击潰了。在此之后，叙利亞便長期地免于他們的进犯。

蛮族的入侵

这时伽里耶努斯是力图保卫萊茵河的边界使不受日耳曼部落佛蘭克人与阿拉曼尼人的进犯。城市均被圍以坚强的工事，兩个軍团从布列塔尼亞被召回，萊茵河上游的部分領土撤退了，以便用这个办法来縮短防綫。用这些方法而且还用和某些蛮族領袖締約的办法，得以暫时地守住了萊茵河的边界。但是阿拉曼尼人和其他部落却穿过阿尔卑斯山突入了意大利。罗馬本城受到了可怕的威胁。意大利本土几乎沒有軍队。于是元老院便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措施：把武器交給城市居民，用这个办法竟得以挡住很大的一支軍队。但是阿拉曼尼人却帶着丰富的卤获物返回了。但是在波河流域，他們被从萊茵河赶来的伽里耶努斯所迎击并被击潰了（二五六年）。

軍事叛变和篡夺

这时在美西亞和潘諾尼亞爆发了軍团的起义，起义推举

潘諾尼亞的太守英格努斯为元首。伽里耶努斯的統帅奧列奧路斯在穆尔撒城击潰了叛变者。英格努斯在逃跑的时候被自己的卫士杀死。伽里耶努斯返回意大利，但是在潘諾尼亞又爆发了以新的僭位者、著名元老列伽里亞努斯为首的叛变。他得以坚持得相当長久的时期以便巩固潘諾尼亞和美西亞来反抗迫进的撒尔瑪提人。列伽里努斯的錢币甚至傳到了今天。这个篡位者最后也被伽里耶努斯击潰了。

为了保卫萊茵河，伽里耶努斯把統帅卡西亞尼努斯·拉提尼烏斯·波司图姆斯留在那里。这是一个下层出身的人，他由于自己的才能和毅力而在軍队中获得高級的职位。伽里耶努斯把自己的年幼的兒子瓦列里亞努斯交給波斯图姆斯来保护。但是瓦列里亞努斯还有第二个监护人——近卫軍長官西尔瓦努斯。兩个监护人之間由于分配从阿拉曼尼人那里夺来的鹵获物而开始了爭端。在科倫和瓦列里亞努斯在一起的西尔瓦努斯要求把鹵获物給他。因此而激憤起来的士兵起义并包圍了科倫，要求把西尔瓦努斯和瓦列里亞努斯交出来。受到不可避免的死亡的威胁的被包圍者把元首的兒子和他的监护人交了出来。他們兩人都被士兵杀死了，后来士兵便宣布波司图姆斯为元首(二五九年)。

高盧人的叛离。波司图姆斯

运动便这样地开始了，这一运动起初帶有軍事的和地方的性質，但是很快地它便演变成了高盧、西班牙和布列塔尼亞的普遍的反罗馬起义。起义的中心是高盧，它变成了以波司图姆斯为首的

一个独立国家；这个国家胜利地击潰了罗馬的一切进攻而維持了十年以上。波司图姆斯把自己的首都迁到奥古斯塔·特列維里（特里尔）。新国家的形式完全模倣罗馬的式样，但是內容却稍稍不同。波司图姆斯設立了高盧的元老院、官員（执政官等等），而自己則采取了罗馬元首的整个的称号。軍队主要是由高盧人組成的。但是除去高盧人以外，波司图姆斯还广泛地把阿拉曼尼人和佛蘭克人吸收到那里去。这一点立刻便有利地反映在萊茵边界上，因为日耳曼人对萊茵边界的进攻几乎完全停止了。布列塔尼亞和几乎全部西班牙都承認了新的元首。

西方行省的結合和它們的外部情势的巩固很快地便表現在經济的改善上：城市之間的商业关系又开始了，錢币的成色改善了等等。据說，当伽里耶努斯无法再指望摧毀波司图姆斯的軍事力量时，他便建議后者用决斗的办法解决爭端，但是波司图姆斯回答說："我不是劍斗士，我拯救了委托給我的行省并被高盧人自己选为元首"。

当瓦列里亞努斯被波斯人俘虜而伽里耶努斯成为帝国的唯一統治者的时候，士兵們等待着贈賜，因为每在更換統治者的时候都是如此的。但是元首的国庫是空虛的，部分的行省失掉了，部分的行省破产了，而士兵不得不失望了。因此在敘利亞爆发了新的叛变，試图把撒摩撒塔城的軍事財务官，跛腿的老人富尔維优斯·瑪克里亞努斯安放在罗馬元首的虛幻的王位之上（二六一年）。在他手中掌握的庫藏是他被拥立的唯一原因。瑪克里亞努斯由于不能亲自指导軍事行动，便使兩个兒子——优尼烏斯·瑪克里亞努斯和克維耶图斯——为自己的共治者。我們已經知道的統帅卡里斯图斯也参加了运动。

兩个瑪克里亞努斯通过小亞細亞向欧洲推进，而克維耶图斯和卡里斯图斯則留在埃美撒来維持这新的曇花一現的国家的后方的安靜。瑪克里亞努斯父子在拜占庭的附近渡过了博斯波魯斯海峽，試图反对一时还忠于伽里耶努斯的奥列奥路斯的色雷斯軍队。但是在第一次失利的时候，瑪克里亞努斯父子的軍队便把他們交給敌人了。父亲和兒子都被处死了。

当时在希腊活动的、瑪克里亞努斯父子的統帅披索被伽里耶努斯的統帅瓦楞图斯打敗了。这一次士兵們宣布瓦楞图斯为元首，但是立刻便把他杀死了……現在是輪到奥列奥路斯試图攫取政权的时候了。伽里耶努斯正忙于对波司图姆斯的斗爭，而这个时候正是最合适的时候。因此在伊里利亞便出現了輪到的元首——奥列奥路斯。伽里耶努斯知道了新的叛变的消息以后，便赶忙离了高盧并赶向伊里利亞。在那里很快地他便做到使奥列奥路斯屈服，在此之后，伽里耶努斯便重新开始了对波司图姆斯的斗爭。

瑪克里亞努斯死亡的消息在埃及重新引起了新的篡位行动（篡位者的名字不詳），这次的行动很快地便为伽里耶努斯的統帅提奥多图斯消除了。但是还有駐在埃美撒的克維耶图斯和卡里斯图斯。自称是站在伽里耶努斯一面的奥迭那图斯（帕尔米拉人）出来反对他們。兩个篡位者被包圍在埃美撒而死掉了（二六二年）。

帕尔米拉的崛起。奥迭那图斯

奥迭那图斯之正式承認罗馬元首的政权，保証他不受来自西

方的进攻，从而使他能够騰出手来对付东方。实际上伽里耶努斯对于他是毫无办法而不得不承認奧迭那图斯为"东方的統帅"。在东部叙利亞与沙漠接壤而以前又是个小城的帕里米拉到三世紀中叶的时候大大地富裕和成長起来。在地中海和美索布达米亞之間的中介貿易是城市致富的主要源泉。世紀前半的內战完全沒有触到它。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奧迭那图斯怎样为反抗不可战胜的薩波尔而成功地进行战斗。

但这只不过是帕尔米拉强大的开始。二六二年，奧迭那图斯再度反抗波斯人。他的軍队占領了美索布达米亞并在克鉄息丰城下击潰了薩波尔。"諸王之王"的后宮和他的国庫的一部分都落到胜利者的手里了。在此之后，叙利亞、美索布达米亞、小亞細亞南部、腓尼基和北部阿拉伯便都統一在奧迭那图斯的統治之下了。这样一来，在帝国的西方和东方便形成了一些强力的、独立的国家……

二六二年对伽里耶努斯一般說来是艰难的一年。可怕的地震摧毁了小亞細亞的城市。意大利的瘟疫鬧得很凶。瑪烏列塔尼亞的部落突入努米地亞。哥特人、斯奇提亞人和撒尔瑪提人重新出現于巴尔干半島。他們蹂躪了色雷斯和馬其頓。小亞細亞的以弗所从海上受到了劫掠。卫戍部队在拜占庭起义了。士兵們杀死了城內一切富有的和显貴的人物，分了他們的财产。这时在多瑙河上伽里耶努斯很快地便进抵拜占庭并把它包圍了。由于攻占难攻不落的城牆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伽里耶努斯便建議起义者进行談判。当手无寸鉄的士兵走出城門的时候，伽里耶努斯便下令包圍并杀死了他們。

西西里的奴隷起义

稍后，可能在二六三年或是二六四年，在西西里爆发了大規模的奴隶起义。这是我們的史料所提到的三世紀的唯一的一次起义。显而易見，在这一时期里奴隶多半是和士兵、隶农跟城市下层共同行动的。西西里沒有兵，因此运动便是表現在一些奴隶的出动上面，可能他們是受到农村居民和城市貧民的支持的。可惜，我們一点兒也无法談到有关第三次西西里起义的历史的事情。史料只說起义“好容易才被鎮平下去”(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XXIII，4，9)。

伽里耶努斯的軍事改革

到六十年代初在帝国所形成的危急局面使伽里耶努斯不得不进行一連串的重要的改革。主要的任务就在于为中央政权保持軍队。伽里耶努斯試图这样做，而吸引軍队的上层到自己的方面来。为了这个目的而造成了新的軍事显貴，这种显貴所采取的形式則是元首的特殊的亲卫队。他們取得了荣誉的称号 protectores divini lateris (“神圣的胸部的保卫者”）并且由軍官来补充。根据伽里耶努斯的想法，这一軍官集团当然就是他的主要靠山。就是帝国的高級官吏也是从他們中間征募来的。

与此同时，元老被禁止服軍役，因而又阻塞了他們的行政的活动。

伽里耶努斯所施行的目的在于加强騎兵的軍队改組对于未来

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伊里利亞人、摩尔人、叙利亞人和日耳曼人而組成了大量的精銳騎兵，这騎兵不單能抵抗国外的蛮族，也能对抗謀叛的士兵。

伽里耶努斯的繼承者所繼續和发展的、伽里耶努斯的这全套改革不外是表示軍队的胜利而已。和在瑪克西米努斯当政的时期一样，不是士兵的下层，而是軍队的大部分也是蛮族的上层。

在伽里耶努斯依靠軍队上层时，对于一般士兵群众也使用了广泛的煽动的政策。当二六三年在罗馬庆祝伽里耶努斯的即位十周年时，这就变成了一次盛大的士兵的节日。

波司图姆斯的死亡

无論如何，伽里耶努斯的改革稍稍地加强了軍队。这便使人們能够对高盧进行果断的活动。二六四年，伽里耶努斯派遣自己的最好的年老統帅奥列奥路斯去对抗波司图姆斯。但是一度背叛过伽里耶努斯的后者，現在显然已准备了新的叛变并且极其萎弱无力地反对高盧人了。于是元首本人便到高盧去，而且尽管一个罗馬統帅維克托里努斯投到波司图姆斯的方面去，元首仍然使高盧人吃了几次的敗仗。

这是波司图姆斯的結局的开始。軍事的失敗使他的軍队中罗馬和高盧分子之間的斗爭激烈化了。罗馬軍团在科尔涅里烏斯·烏尔披烏斯·列里亞努斯的領导之下起义了。波司图姆斯得以鎮压了起义，但是不久他便被自己的士兵杀死了，因为士兵們由于他禁止他們劫掠摩貢提亞庫姆城而激怒起来(二八六年)。

吉諾比婭

这时候，在奥迭那图斯战胜了薩波尔以后，东方稍稍地安靜下来。但是在二六六年前后，帕尔米拉的統治者叛离了自己的一个亲屬。完全可能，这一宫庭政变是在罗馬參加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但是阴謀者失算了：帕尔米拉社会的領导集团并不支持他們。凶手被擒并被处死了，而奥迭那图斯的妻子吉諾比婭領导了国家，她的身分是自己的兒子瓦巴拉图斯的攝政。吉諾比婭是有教养的和有天才的妇女。在她的統治之下，帕尔米拉比在奥迭那图斯当政时期达到了更大的繁荣。在几年中間，罗馬想消灭帕尔米拉的独立的一切企图都是徒然的。只有伽里耶努斯的第二个繼承人奥列里亜努斯才得以消灭东方的国家(見下)。

希腊的蹂躪

二六七年，黑海沿岸的蛮族——盖路里人、哥特人、斯奇提亜人、撒尔瑪提人——对小亜細亜和巴尔干半島开始了新的大規模的进攻。由五百只艦船組成的巨大艦队进攻拜占庭。城市被攻克了，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伽里耶努斯派来的大軍打跑了蛮族，而后来罗馬的艦队又在海上打敗了他們。但是蛮族远未被消灭。在他們因新的补充而加强起来之后，便穿过赫列斯彭图斯，占領了爱琴海的北部島嶼并在巴尔干半島登陸。希腊的很大一部分被刼掠了。古典文化的那些旧的中心——雅典、科林斯、阿尔哥斯、斯巴达、埃列烏新——都落到蛮族的手里。希腊城市的有产居民得不到西方

的援助，便开始組織自卫的队伍。从雅典的显貴青年中間征募来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在历史学家戴克西普斯的領导之下，在雅典的城下击潰了哥特人的部队。

罗馬艦队終于出現了。蛮族退到貝奧提亞，然后又通过埃培洛斯和馬其頓到色雷斯去。赶来援助的伽里耶努斯在这里赶上并击潰了他們。但是蛮族的很大一部分退到了黑海，因为伽里耶努斯不得不停止追击并赶紧返回西方：为他留下保卫波河流域使不受高盧人侵犯的奧列奧路斯发动了新的叛变。支靠着改革后的軍队的伽里耶努斯底軍事才能使他就是在这一次仍能制服了篡位者。奧列奧路斯被击潰并被禁閉在麦狄奧拉努姆。伽里耶努斯开始了对城市的包圍。

伽里耶努斯的死亡

也就是在这里，在十五年間为拯救奴隶制罗馬而进行殊死斗爭的不知疲倦的元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尽管他具有統帅和政治家的巨大才能，他并未能把事情做到底。任务过于复杂，并且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应付的。伽里耶努斯在斗爭中精疲力尽了。他，这个当代最有教养的人物之一，著名哲学家普洛提努斯的朋友，在晚年日益縱情于酒宴和骯髒的放蕩行为。經常存在于他的本性之中的某种不穩定和輕率現在开始以各种危險的形式表現出来了。

在包圍米蘭的軍队的高級軍官中間，反对他的阴謀成熟了。領导这一阴謀的是近卫軍長官埃拉克里亞努斯、統帅瑪尔提亞努斯和奧列里亞努斯、伊里利亞騎兵長官凱克洛披烏斯和瑪尔庫斯·

奥列里烏斯·克劳狄烏斯(后者是伊里利亞人、是最有能力的和年老的統帅之一、伽里耶努斯的寵臣)。在夜里有一次，阴謀者发动了虛伪的警报，他們告訴元首說，奥列奥路斯仿佛发动了襲击。半裸的伽里耶努斯跳上了馬，急忙地向假想的敌人奔去，他跑得是这样地快以致他的卫队竟未来得及跟上他。在故意发动起来的混乱中間，一个阴謀者致命地刺伤了伽里耶努斯。在临死的时候，他任命克劳狄烏斯为自己的繼承者，而不曾怀疑到他参加阴謀(二六八年三月)。伽里耶努斯在其中享有巨大威信的士兵起初騷动起来并要求交出凶手。但是用相应的鼓动和贈金的办法竟得以迅速把他們安撫下去了。

克劳狄烏斯二世。高盧的內部斗爭

正当着克劳狄烏斯登位的时候，在危机的进程中已經看到了某种轉折(首先是在高盧)。在波司图姆斯死后，在他的領导之下为爭取高盧的独立而形成的、广泛的高盧各界居民临时集团开始迅速地瓦解了。民主运动的深入显然是这一点的主要原因。这便引起了分裂，使居民中温和的、即富裕的阶层不得不傾向于和罗馬妥协。关于高盧革命中极左派的成長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判断出来，那就是在波司图姆斯被杀死以后，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瑪里烏斯被宣布为元首，这个人过去是个鉄匠，但是在对罗馬进行斗爭的时候，迅速地升迁上来了。可以說明高盧居民的民主群众和軍队拥护瑪里烏斯的，与其說是他的出身，勿宁說是我們的史料对他的态度。史料对他是极其蔑視的，硬說瑪里烏斯只統治了兩三天。但是如果从瑪里烏斯所留下的錢币的数量来判断，他的政权

至少維持了有几个月。根据銘文可以認为，瑪里烏斯是做到使部分的軍队和居民支持自己的。

但是从瑪里烏斯当政的最初时期起，在高盧的南部（瑪里烏斯的政权維持在萊茵河沿岸地区）推出了另一个“元首”維克托里努斯；他以前是伽里耶努斯的一个統帅，而如上所述，后来投到波司图姆斯方面来了。高盧居民中比較溫和的那一部分显然是支持維克托里努斯的。他得以用贈送金錢的办法把大多数的軍队（十二个軍团中的十个）拉到自己的方面来。尽管瑪里烏斯使維克托里努斯吃了几次敗仗，但是他的軍队終于被击潰，他自己也死了（二六八年）。

巴伽烏地运动的开始

后来，高盧革命中兩派之間的分裂繼續加深。在維克托里努斯統治的时候（二六八——二七〇年），全部西班牙和高盧的东南部都承認罗馬的克劳狄烏斯。归維克托里努斯統治的只有东北部高盧和布列塔尼亞。而且即使是这一政权在本質上也仅限于萊茵河上設防的城市。高盧的很大一部分发生了士兵的譁变和奴隶与隶农的起义。在历史上称为“巴伽烏地运动”[1]的那一宏壯运动的第一个浪头卷起来了。二六九年年底，农民和士兵圍攻中部高盧的大城市奧古斯托都努姆（奧騰）。居民向克劳狄烏斯求援。但是元首管不了高盧的事情了：对哥特人进行的殘酷斗爭耗尽了他的全部力量。在七个月的圍攻之后，城市被巴伽烏地攻克了。显貴

① 巴伽烏地在凱尔特語意为“战士”。

和富裕市民部分被杀戮，部分逃跑了。

維克托里努斯好容易才在萊茵河上站住了脚。日耳曼人重新开始压制萊茵河的設防地帶。二七〇年，叛变的士兵在科倫杀死了維克托里努斯。阿克維塔尼亞的太守、罗馬的富有的元老蓋烏斯·埃苏維优斯·捷特利庫斯成了他的繼承者，他是由于收买了士兵和維克托里努斯的母亲維克托里婭的支持才取得了政权的。在他当政的时候，高盧最后服从了罗馬(見下)。

哥特人的失敗

克劳狄烏斯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便是对通称为"哥特人"的黑海沿岸諸部落的駁杂集団进行斗爭。正是哥特人在三世紀中叶摧毁帝国的这件事上起了决定的作用。我們已經指出，蛮族之易于向前推进和他們进攻的破坏性是由于，他們从行省居民的下层(有时也从軍队方面)得到的支持多于反抗。从这一观点来看，对蛮族的斗爭是对革命的斗爭的一个構成部分。而在一切的蛮族中間，哥特的联盟对罗馬来說最可怕。

二六九年，在黑海的西北沿岸地方，一支由一千二百只艦船組成的龐大艦队集合起来了。这当然是伴随着蛮族的陸軍的(陸軍的数目不下三十万人)。但是沒有什么組織的大群并不能攻克托米和瑪克利亞諾波尔兩城。在渡过博斯波魯斯海峽时，蛮族的艦队受到了巨大的損失。普洛彭提斯(摩拉莫尔海)南岸的奇吉克城也进行了殊死的反抗并且坚持下来了。哥特人进入了爱琴海。他們的一部分蹂躪了色雷斯沿岸，另一些人則突入了希腊。

克劳狄烏斯率領大軍在上美西亞的納伊苏斯城(尼什)附近迎

击蛮族。在一交鋒的时候，罗馬人便被击潰，但是当一味追击的哥特人进入山中时，他們突然被恢复过来的敌人所包圍并吃了慘重的敗仗。战場之上弃尸五万。但是蛮族却得以保住了自己的营地。他們的保全的那一部分撤回馬其頓了。

在这里除去失敗以外，还要加上飢餓和瘟疫的作用。尽管如此，哥特人繼續进行殊死的抵抗。他們的殘余得以进入北方，但是主要的大群却被打垮了。罗馬人得到了許多俘虏，这些俘虏便被当作奴隶和隶农而安置在罗馬的領土之上。在克劳狄烏斯的傳記里，我們讀到了关于哥特人的这次失敗的記載：

> "許多人因为艦船出事而死掉了，各个部落的許多領袖，許多显貴的妇女均被俘。罗馬的行省到处都是蛮族的奴隶和斯奇提亚人的农夫"（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XXV，9，4）。

尽管作者的說法是夸大的，摧毁哥特人的这一主要事实却是无可置辯的。在此之后，他們長期地沒有受到損害。

由于自己取得的胜利，克劳狄烏斯取得了"哥特的"这一綽号。这些胜利在鎮压革命运动和巩固元首政权的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克劳狄烏斯本人却未能利用自己的胜利。二七〇年他在西尔米亚死于瘟疫了。

奧列里亞努斯

他的繼承者是在摧毁哥特人这件事上起过巨大作用的騎兵長官路克优斯·多米提烏斯·奧列里亞努斯。克劳狄烏斯的弟弟克溫提路斯和他同时在意大利被宣布为元首。但是当意大利的軍队知

道奥列里亜努斯当选的时候，他們便把克溫提路斯杀死了。

伊里利亜人出身的新元首和他的許多先驅者一样，是很能够应付他所面临的复杂任务的：鎮压下层的革命运动，消灭西方和东方的那些独立国家，繼續伽里耶努斯所开始的对軍队的加强和完成对蛮族的摧毁（这是克劳狄烏斯所开始的）。奥列里亜努斯是一个有經驗的士兵、坚定的和果断的人物，凡是需要殘酷无情的地方他就能做到这一点，同时他还能够表現必要的讓步态度和灵活性。虽然他只統治了五年，但是帝国的“綏靖工作”在他当政的时期却向前邁进了一大步，而当时的人們給予他的綽号 Restitutor orbis（“世界的恢复者”）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說是当之无愧的。

对蛮族的斗爭

在奥列里亜努斯当政的前兩年，全部力量是用来进行对繼續扰乱帝国边界的蛮族进行斗爭。居住在南部日耳曼的优通吉人部落通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意大利北部在奥列里亜努斯得以赶上蛮族并使他們吃了决定性的败仗（二七〇年）以前，曾受到了很厉害的蹂躪。在此之后，他不得不立刻赶到潘諾尼亜去对付撒尔瑪提人和汪达尔人。这些部落也被击潰了，而且汪达尔人还必須把二千名騎士給予罗馬軍队来进行經常的服役。一般說来，奥列里亜努斯是比他的前輩更加广泛地把蛮族成分吸收到軍队里来。

二七一年，正当着奥列里亜努斯在潘諾尼亜的时候，阿拉曼尼人、优通吉人、瑪尔科曼尼人和其他北方部落以排山倒海之势重新侵入意大利。他們要求向他們支付一般的化銷，这是奥列里亜努

斯的先輩們常常慣着他們这样做的。元首把一部分軍队留在多瑙河上，便率領另一部分軍队赶回意大利。波河流域已被蹂躪了；普拉肯提亞、波倫提亞等等地方的要塞被猛攻占領了。奥列里亞努斯的一支軍队吃了敗仗。蛮族越过了亞平宁山。奥列里亞努斯以极大的努力才得以把自己的軍队补充起来，并在美陶路斯河上挡住了蛮族的进一步的推进。他們一点点地重新被排挤到波河流域。在提奇努斯河上，罗馬人終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造币工起义

显而易見，在同一时期中間，在罗馬爆发了一些严重的騷动。它們在元老院获得了某种的支持，因为元老院对于奥列里亞努斯的專制傾向是不滿意的（見下）。在这些次騷动中，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所謂“造币工”（monetarius）的起义。人們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工人，也就是被束縛在罗馬造币厂之內的手工工人和国家奴隶。起义的起因是这样的。在三世紀的內战时期中間，大規模地发生了錢币成色很坏的情况。元首們寻求擺脫財政困难的出路，因而就不断地增加合金的数量，也就是把非貴重的金屬或是价值不大的金屬掺进去。到奥列里亞努斯的时代，在“金”币中間，只有百分之一点三三的黄金，而其他的部分則是銀（百分之一五点九四）和銅（百分之八二点七三）。造币厂的官吏便利用这一点来营私舞弊，他們更加减少貴金屬的分量而增加合金的分量并任意把錢币成本的差額加以私吞。

奥列里亞努斯試图恢复成色十足的錢币，于是他开始对造币工的营私舞弊行为进行斗爭。在这个基础之上爆发了騷动，教唆

騷动的人是造币厂的厂長菲里奇西姆。騷动蔓延到城市居民中間去并变成了眞正的起义。从下面的一件事实可以判断这次起义的规模，即在猛攻起义者居住的凱里烏斯山的时候，政府軍队損失了七千人。

考慮到近数十年的經驗（在这一期間，首都曾多次受到打击），奧列里亞努斯开始用一套宏壯的城牆和工事把罗馬圍起来。这一工作是直到他的繼承者的时期才完成。

君主制的开始

奧列里亞努斯的統治完成了元首專制的長期发展过程并开始了帝国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一般称为君主制（源自 dominus，意为主人，或音譯为多米那特）。元老院失去了任何意义。元首是权力的唯一源泉，他所依靠的是軍队和純軍事的管理机構。奧列里亞努斯就是在表面上也着重指出了自己的政权底專制性質。他戴着国王的冕旒并且正式自称为 dominus et deus natus（主人和人間的神）。奧列里亞努斯使对太阳神的崇拜成了国家的崇拜。这个神对罗馬并不是不相干的。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在帝国时代，各种东方的信仰曾在意大利广泛地傳播。在这些信仰中間还有太阳神（波斯的米特拉，叙利亞的埃拉伽巴路斯）的文化。奧列里亞努斯对帕尔米拉的出征（見下）再度使軍队对叙利亞的神感到濃厚的兴趣。奧列里亞努斯于二七四年返回意大利之后，便在罗馬为太阳神修造了一座宏壯的神殿。新神的节日規定为十二月二十五日，元首本人則担任它的最高祭司。

帕尔米拉王国的复灭

到二七〇年，帕尔米拉正是最强盛的时候。吉諾比婭的軍队征服了埃及，她的政权几乎遍及于整个小亞細亞。奥列里亞努斯在他即位的时候，还沒有足够的力量来消灭东方的国家，因此他承認瓦巴拉图斯为共治者，給他执政官的称号。但是吉諾比婭却公开地采取这样的办法：他把依賴于罗馬的最后痕迹都消灭了。二七一年，在安提奥启亞和亞力山大里亞出現了鐫有瓦巴拉图斯的图象和奥古斯都头銜的錢币。

这个时候，奥列里亞努斯在意大利的地位稍稍巩固了，而他便能够对帕尔米拉发动大規模的征討(二七二年)。在到东方去的道路上，奥列里亞努斯忙于多瑙河方面的事务。他决定把罗馬的卫戍部队和殖民者撤出达奇亞，这样就把它交給了哥特人。罗馬的居民被迁移到多瑙河以南的地帶。蛮族对罗馬領土的进攻中止了。用軍事移民的办法重新巩固了多瑙河边界，这些軍事移民者同时也便是元首采地上的隶农。

随着罗馬軍队的迫近，帕尔米拉人几乎不战而退出了小亞細亞。只有卡帕多启亞的城市提亞納才試图抵抗，但是由于叛变而被攻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冲突发生在安提奥启亞以北的地方。伊里利亞騎兵击潰了依照波斯的方式加上鉄具并受到酷暑的折磨的叙利亞騎兵。安提奥启亞开始撤退了。在埃美撒城下展开了一場决战。罗馬的騎兵支持不住了，但是步兵挽救了这种局面。在此之后，奥列里亞努斯便占領了埃美撒。

現在罗馬軍队是通过沙漠向帕尔米拉推进了。在圍攻这一巨

大的和設防巩固的城市时，代价是慘重的。帕尔米拉人的同盟者波斯人从外部帮助他們并給圍攻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奧列里亞努斯本人也为箭所伤。吉諾比婭的逃跑加速了該城的陷落。她受不住圍攻的恐怖行为而試图乘着速行的駱駝逃到幼发拉底河的对岸去，但是被罗馬的騎兵碰上并俘虏了。帕尔米拉的卫戍部队投降了奧列里亞努斯。元首寬赦了該城，但是它那无数的財宝却被运到罗馬去了。吉諾比婭和她的兒子也被留了活命，但是他們兩人显然是死在到罗馬去的道路上了。

帕尔米拉的投降是意味着美索布达米亞和埃及之屈服于罗馬。但是居民却不願这样快地投降。还在奧列里亞努斯到达罗馬以前，他便获得了东方起义的消息。元首以最大的速度返回叙利亞并出其不意地出現于帕尔米拉城下，在帕尔米拉城那里被宣布为国王的則是一个叫做安提奧庫斯的人。这一次无情懲办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个城市。帕尔米拉被摧毀，而只有罗馬的軍营被留在这座城市的廢墟上(二七三年)。

亞力山大里亞的起义

奧列里亞努斯从叙利亞到埃及去。亞力山大里亞也发生了起义，起义的領导者是大工厂主和商人菲尔姆(第七九六頁附注一)。这是抗議吉諾比婭的王国之被消灭的、城市工商业分子的运动。包括埃及在內的帕尔米拉国家的形成促进了东方貿易的发展。因此东方之重新合并于帝国，对于工商业居民的广大集团来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亞力山大里亞对奧列里亞努斯进行了頑强的抵抗，因此它所受到的懲罰是城牆被拆毀，部分的領土被剝夺。

高盧“帝国”的消灭

这样一来，帝国的統一便在东方恢复了。剩下的只有高盧了。正如我們在前面看到的，捷特里庫斯从二七〇年起便統治着高盧。但是他的政权在本質上只限于几座城市。許多中心发生了士兵的叛变。巴伽烏狄的起义在乡村中也开展得越来越强烈。边境上的許多設防的地点被蛮族所占領。海盜蹂躪了沿岸的地点。在这样的情況之下，代表高盧居民的富裕部分的利益的捷特里庫斯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向罗馬屈膝。

因此在二七三年，当着奥列里亞努斯向高盧的“元首”进攻时，后者在卡塔劳恩平原(在瑪尔納河上)的战斗期間便逃开自己的士兵而投到罗馬人的一面去。奥列里亞努斯由于合幷高盧而庆祝了輝煌的胜利。捷特里庫斯作为战俘而被帶来参加这次凱旋。后来奥列里亞努斯为了感謝他的背叛，不單是保全了他的性命，甚至任命他在意大利担任大官。

但是要完全“鎮平”高盧則还要很久的时候。高盧罗馬居民的上层投降罗馬还不等于說革命被鎮压下去。在二七四年，奥列里亞努斯的軍队还不得不对巴伽烏狄人进行斗爭。

尽管奥列里亞努斯在恢复“秩序”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就，在帝国仍然有許多不滿的因素——这不單單是巴伽烏狄人。軍队远还未成为元首政权的馴服工具，虽然伽里耶努斯进行了改革，而克劳狄烏斯和奥列里亞努斯又取得了胜利。严峻的“世界恢复者”不得不用自己的命运体驗了这一点。二七五年奥列里亞努斯对东方发动了新的出征，准备对波斯人开始战爭。当他走到拜占庭附近的

时候，他便因軍事阴謀而牺牲了。

元老的反动

奥列里亞努斯的被杀显然是元老集团干的事情。在奥列里亞努斯的繼承者們当政时期到来的、短时期的元老反动便說明了这一点。垂死的元老院还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对公开軍事專制制度加以打击的力量。誠然，这是最后的一次打击了……

三世紀末的元老院已不象二世紀时期那样是一个帝国奴隶占有制的有威信的代表机構了。它的大部分的成員現在是由送到那里去“休养”的、年老的統帅們組成的。元老的兒子們一般在罗馬城担任不同的职位，这些职位都是沒有任何政治意义的。这样一来，元老阶层便失去了积极的政治作用，而把它讓位給了帝国的軍事官僚派（騎士等級）。因此便产生了时时爆发的、元老院的反对情緒，虽然三世紀末元老和騎士等級的社会經济本質还是同样的：半奴隶、半农奴性質的大規模土地占有制（見下）。

奥列里亞努斯的繼承者是年老的元老瑪尔庫斯·克劳狄烏斯·塔西佗。关于他的当选，在史料中有兩种說法。根据一种說法，塔西佗是軍队宣布的，只是由元老院批准。根据另一种說法，軍队把元首的选举完全交給了元老院。不拘我們采取哪一种說法（比較可信的是第一种說法），元老院无論如何在政变中都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但是軍事君主制度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在塔西佗的时代，在这方面并沒有发生任何重大的改变。也只不过是元首比他的前輩更加頻繁地召集元老院的会議并要它“知道”自己的命令而已！……

塔西佗一共只統治了几个月的光景。在这个时期中間，他打退了哥特人对小亞細亞的进犯，但是他却在小亞細亞給起义的士兵杀死了(二七六年)。

一部分的軍队宣布塔西佗的弟弟、近卫軍長官安尼烏斯·弗洛里亞努斯为元首，而意大利的人們也承認了他。但是叙利亞的軍队却几乎在同时推出了奥列里亞努斯过去的統帅潘諾尼亞人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普洛布斯(二七六年)。兩个僭位者的軍队在小亞細亞会师了。但是事情在发展到公开的冲突以前，弗洛里亞努斯便給自己的士兵杀死了。軍队又一次战胜了元老院。

普洛布斯

普洛布斯(二七六年至二八二年)是奥列里亞努斯政策的繼承者，甚至本身性格的特色都和他相似。这同样是一个堅定的士兵和一个灵活的政治家。普洛布斯考慮到二七五年的事件而对元老院表現了更大的忍耐性，在表面上稍稍容許元老院参加行政管理。元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到鎮压起义和对蛮族进行斗爭上面。奥列里亞努斯的死亡和元老反动暫时地削弱了中央政权。普洛布斯不得不在許多方面重头开始。

在奥列里亞努斯死后，佛蘭克人和阿拉曼尼人利用塔西佗被牽制在小亞細亞的机会而突入高盧。巴伽烏狄人的起义便利了他們之深入国內。在一些血战之后，普洛布斯把他們打到萊茵河右岸去。罗馬軍队渡过了河。从伽里耶努斯时期便失掉了的，萊茵河与多瑙河上游之間的地区有一部分重新給罗馬卫戍部队占領

了。大約一万五千名佛蘭克人和阿拉曼尼人被編入軍队（二七七年）。普洛布斯从这里沿着多瑙河一綫行进，把这里的蛮族(布艮第人、汪达尔人）肃清了。在多瑙河下游的地方，他把巴斯塔尔尼人的部落移居到罗馬的領土上来，这样也就是繼承了罗馬元首在边界問題上的旧傳統。

在萊茵多瑙边境巩固起来以后，普洛布斯便到小亞細亞去征討山区部落伊騷利亞人，因为他們还在伽里耶努斯的时期便自行宣布独立了。但是他們即使是在这之前也只是在口头上承認罗馬的政权。伊騷利亞的海盗們在自己的山中巢穴里几乎是罗馬軍队所无法接近的，他們在几百年中間对于周边的国家都是一个威胁。为了癱瘓他們的进攻，罗馬人用一圈工事把伊騷利亞包圍起来；但是这对于事情很少有什么帮助。普洛布斯突入該地的中心部并摧毁了它的全部設防地点。克列姆那进行了特別頑强的抵抗，但是即使是它，在長期的圍攻之后，也为猛攻所攻克了(二七九年)。

在这同时，普洛布斯的統帅們鎮压了南部埃及的起义，这一起义是受到相鄰的利比亞部落布列米人的支持的。

正当普洛布斯在东方的时候，一个叫做普洛庫路斯的人把佛蘭克人召到高盧来并依靠着他們在科倫宣布自己为元首。他的政权一直扩展到高盧的南部沿岸。佛蘭克人的海盜船破坏了西西里和北部非洲的沿岸地帶。在普洛庫路斯被杀之后，波諾苏斯成了他的繼承者。普洛布斯亲自出来和他对抗，而篡位者便被击潰了。在布列塔尼亞也发生了迅速地被鎮压下去的起义。二七九至二八〇年，撒图尔尼努斯在叙利亞被宣布为元首，但是他不久便給自己的軍队杀死了。

到二八一年，革命运动的最后的爆发被熄灭了，于是普洛布斯

便可以在罗馬庆祝輝煌的凱旋了。在帝国到来的宁靜使元首能够着手恢复經济生活。長年的內战徹底摧毀了意大利和行省的生产力。貿易几乎停頓下来，田地无人耕种，許多城市被破坏，城市居民也都逃散了。普洛布斯特別注意提高各个行省——西班牙、高盧、潘諾尼亞、伊里利亞——的葡萄产量。他广泛地利用軍队来从事經济工作(种植葡萄、灌溉)。显然这就是士兵不滿意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力图加强紀律的普洛布斯的严峻和严格要求。二八二年，潘諾尼亞的軍队宣布近卫軍的首腦瑪庫斯·奧列里烏斯·卡路斯为元首。普洛布斯試图反抗他，但是被自己的士兵杀死了。

卡路斯

为軍队宣布为元首的卡路斯并沒有請求元老院的批准。这在帝国的全部历史上是第一次。尽管在以前元老院的同意常常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但是新元首对它的蔑視鮮明地表示出，国家最高机关的意义跌落到何种程度。

巴伽烏狄运动的最高峰

卡路斯任命自己的兩个兒子——卡里努斯和努美里亞努斯——为自己的助手。帶有奧古斯都头銜的卡里努斯到高盧去以便对相互密切交織的巴伽烏狄运动和蛮族入侵作斗爭。在三世紀八十年代，巴伽烏狄的起义达到了最高峰。它的主要动力是高盧采地上的奴隶和隶农，而城市貧民也归附了他們。起义者消灭了

巨大的田庄(采地),占有了工具和貯藏,燒掉了建筑物。大部分的高盧城市都落到他們的手中并被洗劫了。帝国再度失掉了高盧。巴伽烏狄的領袖埃里安和阿芒德甚至鑄造了自己的錢币。

卡里努斯击潰了巴伽烏狄人的最大的一些兵力而得以暫时地削弱了起义。但是他們的小股的队伍却繼續在全国活动，进攻比較富裕的个别旅客,进攻官吏,进攻少量的軍队。当卡里努斯不得不离开高盧的时候(見下),起义再度激烈展开。元首狄奥克列齐亞努斯的助手瑪克西米亞努斯来对它进行斗爭(見下)。巴伽烏狄人再度被击潰。但就是这一次仍未能完全消灭运动。它时断时續地总共进行了一百五十年左右,而后来并傳播到西班牙去。

宣布狄奥克列齐亞努斯为元首

正当卡利努斯在高盧对抗巴伽烏狄人的时候，元首本人偕同努美里亞努斯起初是到潘諾尼亞去,在那里打退了撒尔瑪提人,后来又到东方去对付波斯人。罗馬人的軍事行动是开展得十分順利的：他們一直深入克鉄息丰，夺取了丰富的鹵获物。在返回的路上,卡路斯死了,一种說法是被閃电击死的,另一說是死于瘟疫(二八四年)。最可靠的說法是:元首是为力图自己取得政权的近卫軍長官弗拉維优斯·阿培尔杀死的。但是卡路斯的横死并未給軍队知道。他的繼承者是年輕的努美里亞努斯，后者也曾把軍队帶到欧洲去。

一个月以后,努美里亞努斯遭到了和父亲相同的命运:根据阿培尔的命令,他被杀死了。但这次的杀人行为也沒有給軍队知道。在某一个时期里，努美里亞努斯的尸体是当做病人的样子抬在担

架上，而只有由于腐臭的气味，軍队才最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激憤的士兵們举行了集会，在会上元首亲卫队的領袖狄奧克列齐亞努斯揭发了阿培尔并亲手將他杀死。在此之后盖烏斯·瓦列里烏斯·狄奧克列齐亞努斯、一个被釋奴隶的兒子、伊里利亞出身的人，便当选为元首了。这是二八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小亞細亞的一个城市尼科美地亞发生的事情。

在西方还有卡里努斯，他在父亲死后便宣布自己为元首。竞爭者在美西亞相会了。狄奧克列齐亞努斯的軍队是比較弱的，但是在战斗方酣的时候，卡里努斯的卫队的一名指揮官把他杀死了。

这样一来，狄奧克列齐亞努斯便成了帝国的唯一的統治者。

第十三章

狄奧克列齐亞努斯和康士坦提努斯的君主制(多米那特)

君主制(多米那特)及其社会支柱

狄奧克列齐亞努斯最后鎮平了三世紀的革命运动。在这方面，他是奧列里亞努斯所开始的事业的完成者。但是对政治危机取得的胜利意味着国家形式的某种改变，这也是奧列里亞努斯所开始的。就和紀元前二至一世紀鎮压革命运动要求以元首制的形式把政权加以集中一样，三世紀运动的摧毁是和君主制基础的进一步加强有关系的。这也就是在狄奧克列齐亞努斯时期建立的君主制(多米那特)：最后失掉了任何共和形式和殘余的、东方类型的奴隶制軍事官僚君主国。君主制是帝国奴隶主(但是，到四世紀，他們也經受了某种蛻化)專政的进一步的发展。

在三世紀期間，罗馬的經济向自然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城市居民的手工业商业阶层在內战时期受害很大，因为城市是士兵，蛮族、起义隶农和奴隶进攻的主要对象。同是这些城市还受到元首軍队的蹂躪。行省之間的商业联系中断了。对东方的貿易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海盜行为使地中海上的商业联系几乎不可能进行了。商业和手工业的这种衰落使帝国的全部經济生活进一步地农业化了。誠然，农业也由于三世紀的事件而受害了；但是它受害的

程度較輕而且它也是比較容易恢复的。

下面的情况是很自然的事，即土地关系是朝着很早以前便看到的方向进行的：一方面是加强隶农制度，而另一方面则是加强大土地占有制。三世紀的危机在很大的程度上加速了所有这些过程。在危机的情况之下，小自由土地占有制和自由租地的殘余消灭了。誠然，农民起义时期，在高盧、西班牙、埃及和其他各地，大土地占有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这些起义終于被鎮压下去了，此后则土地便进一步集中到大所有者的手里而小生产者则进一步地受到奴役。尽管由于奥列里亚努斯和普洛布斯的軍事胜利奴隶的数目在三世紀末稍稍地增加了，但他們仍然是以隶农的形式受到剝削的。

这样看来，奴隶主阶級开始变成了半奴隶制、半农奴制[①]类型的大地主阶級。三世紀末这些地主的大部分都是軍队出身的。其中有許多人是蛮族。这是軍事官僚显貴，他們在經济上依靠的是自己的大領地并且剝削大量依靠于他們的不自由的人們——隶农和奴隶。他們又是君主制(多米那特)的主要社会支柱。

三世紀末和四世紀初的元首們本身都是最大的地主，他們在帝国各地拥有巨大的采地。几万名隶农和奴隶生活在元首的土地上，交出产品来維持宫廷及其无数的仆从。这样一来，元首除了帝国土地显貴这一社会支柱之外，就还有一个非常坚实的直接的基础，这便是自己那些巨大的領地(薩尔图斯 saltus)。

① “半农奴制”并不意味着“半封建制”。晚期帝国农奴制关系是奴隶制关系瓦解的独特形式。

政权的組織和帝国的恢复

在战胜卡利努斯之后，狄奥克列齐亞努斯幷沒有到罗馬去而是使尼科美地亞成了自己的首都，他就在那里被宣布为元首。对于“永久之都”的这种蔑視态度是由于下面的几个原因引起来的。首先，东方幷不受在意大利还很强的、共和元老傳統的束縛。东方在几千年中間，居民是以独裁專制君主制的精神教养起来的，而狄奥克列齐亞努斯正是想建立这样的君主国家。第二，尼科美地亞离开帝国最受威胁的部分——多瑙河边境，叙利亞——极近。从尼科美地亞比較容易监視黑海和海峽，而領有海峽則是罗馬統治东方的最重要的前提。第三，东方在經济上是比西方强的。尽管有波斯人的进攻，尽管由于蛮族的进攻而巴尔干半島和小亞細亞受到了巨大的蹂躪，在东方在比西方远为更大的程度上保存了手工业和商业。这样的一些事实如三世紀帕尔米拉的繁荣就証明，东方的生产力还沒有被彻底摧毁。最后，东方是比西方更有文化的。

在狄奥克列齐亞努斯用宏壯的、虽然有些粗糙的建筑物裝飾起来的尼科美地亞(罗馬人的趣味这时已大大地蛮族化了)，他用豪华的宮廷仪式把自己包圍起来。在覲見和宮廷典礼的时候，元首穿着織金的絲制衣服，鑲着宝石的鞋子；头上戴着冕旒，也便是白色的、穿着珍珠的头巾。想謁見元首是极其困难的。宦官、值班的軍官、各級的宮廷官吏、警卫人員充满了“神圣的宮殿”。那些幸而見到了元首本人的人們也必須俯首下拜。狄奥克列齐亞努斯的正式的头銜是 dominus(統治者、主人)；他本人也被崇奉为神明。

这全部的宮廷礼节是追求双重的目的：一方面来說，給元首本

人环繞上一层超人偉大的圣光，在他和世間普通人之間掘一道鴻溝；另一方面是警卫元首使不致遭受在三世紀中間如此頻繁的暗害行为。

但是，尽管有这种繁文縟节，狄奥克列齐亚努斯終生仍然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战士和实际的政治家。在他統治的初期，帝国內部和外部的形势仍然是紧張的。在二八五年至二八七年中間，他順利地在多瑙河上作战，在二八七年，他出征波斯人并使罗馬的走狗提利达鉄斯登上阿尔明尼亚的王位；在二九〇年他把阿拉伯人赶出了叙利亚。

狄奥克列齐亚努斯委托自己的友人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瓦列里烏斯·瑪克西米亚努斯来保卫西方。还在二八五年，他便任命后者为愷撒，次年又提升他到奥古斯都的职位。这样一来，帝国便有了兩个元首。一切命令都是用兩人的名义发出的。瑪克西米亚努斯选擇米蘭为自己的首都。他这个有經驗和有能力的將領到二八六年便使巴伽烏狄人吃了一連串慘重的敗仗，这些敗仗一时地把运动鎮压下去了。在此之后，他又不得不对罗馬的宿敌佛蘭克人与阿拉曼尼人作战。同时許多蛮族作为軍事移民而被接受到北部高盧来。这时起义反对瑪克西米亚努斯的是保卫高盧沿岸地帶的、艦队長官卡劳吉烏斯。他跟佛蘭克人和撒克遜人結成联盟占領了布列塔尼亚并宣布自己为元首。高盧的几个大港口都在他的手里。瑪克西米亚努斯長时期对卡劳吉烏斯束手无策而不得不承認他为共治者。

到二九三年，已經很明显，兩个元首已难于应付內部和外部的困难了。因此便作出决定，他們之中的每一个人再給自己任命一位助手(愷撒)。在同一日，即二九三年三月一日，这些任命付諸实

施了。狄奥克列齐亞努斯在尼科美地亞任命盖烏斯·伽列里烏斯·瓦列里烏斯·瑪克西米亞努斯为自己的愷撒。伽列里烏斯是一个普通牧人的兒子，虽然他放出风声說，他的母亲是由于一位蛇形的神才怀了孕的！………瑪克西米亞努斯选一个出身显貴的人——盖烏斯·弗拉維优斯·瓦列里烏斯·康士坦提烏斯·克罗路斯——为自己的愷撒。为了使全部制度巩固起来，每个奥古斯都都过繼愷撒并把女兒嫁給他們：伽列里烏斯娶了狄奥克列齐亞努斯的女兒瓦列里婭；康士坦提烏斯娶了瑪克西米亞努斯的前妻的女兒提奥多拉。

虽然愷撒只是奥古斯都的助手，但是他們每个人都能够治理帝国的一定的部分。結果国家实际上是分成了四个部分。狄奥克列齐亞努斯直接統治色雷斯、亞細亞和埃及，伽列里烏斯治理巴尔干半島（除去色雷斯）；瑪克西米亞努斯治理意大利、西班牙和非洲；克罗路斯治理高盧和布列塔尼亞。这一制度称为“四君执政制”（tetrarchia）。

四君执政制的确立除了我們上面所說的直接原因以外（分权統治以便更容易对行省的运动和蛮族进行斗爭），还有一些更加深入的政治的和經济的理由。至于政治的理由，則这样的协議統治制度在狄奥克列齐亞努斯看来，当然也就会保証固定的王位繼承制度并提供了反对篡夺的保証。人們認为每一个奥古斯都在二十年期满之后都要交卸政权并把地方讓給愷撒，而愷撒則再任命自己的助手并認他做兒子等等。这一制度吸收杰出的統帅参加統治，从而保証了帝国不被他們非法地夺取政权。

从另一方面来說，到四世紀的时候，帝国的經济已自然化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維持国家的統一这件事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个别

的地区变成了在經济上閉塞的單位；在它們之間，商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联系都削弱了。

但是狄奥克列齐亚努斯的四君执政制本身有許多人为的因素，后来的历史也表明了这一点。在它的創造者还当权的时候，这一机構是工作得还差不多的，因为狄奥克列齐亚努斯的巨大威信維持了共治者之間的和諧。当二十年之后他“退休”的时候，这一制度便全部垮台了(参見下文)。

无論如何，政权的分割在起初从它为本身提出的那些任务的观点来看是产生了积极結果的。狄奥克列齐亚努斯鎮压了埃及的起义并平定了布列米人(二九六年)。后来又开始对占領着阿尔明尼亚和美索布达米亚的波斯人作战。起初伽列里烏斯被他們击潰了，但是后来借了狄奥克列齐亚努斯的帮助，他在阿尔明尼亚获得了胜利。根据和波斯人締結的和約，帝国得到了美索布达米亚的很大一部分(二九七年)。还在此之前，伽列里烏斯在对雅吉格人和卡尔披人的战争中巩固了多瑙河的边界。瑪克西米亚努斯也順利地在非洲对瑪烏列塔尼亚的部落进行斗爭(二九六年)。康士坦提烏斯击潰了卡劳吉烏斯的繼承者阿列克图斯，取得了他的高盧的各港灣并收回了布列塔尼亚(二九六年)。这样一来，到三世紀的末年，几乎在帝国的全部地区上都得以消灭了革命分立主义的运动。同时边境也巩固了，而国家的領土甚至扩大了。

行政改革

为了管理上的方便，旧的大行省在区域上被縮小了，而它們的数目则增加到一百个省（加上成为特别行政区的罗馬城是一百〇

一)。領导各行省的是有着不同名称的太守：鎮守使（praeses provinciae)、副执政官（proconsul)、指导官（corrector)。几个行省再被合并成較大的單位，称为行政区（diocesis)。行政区有十二个：(一)东方(埃及、奇列納伊卡、叙利亞、美索布达米亞和阿拉伯)，(二)黑海行政区，(三)亞細亞(小亞細亞)，(四)色雷斯（和下美西亞)，(五)美西亞(和馬其頓，阿凱亞，即希腊、埃培洛斯和克里地島)，(六)潘諾尼亞和諾立庫姆，(七)意大利（和列启亞和西西里)，(八)維也那行政区（南部高盧)，(九)高盧，(十)布列塔尼亞，(十一)西班牙和（十二)阿非利加。治理行政区的是那些副近卫軍長官。近卫軍長官有兩个人，每个奧古斯都有一个近卫軍長官。在各行省里，軍权和民政权有着鮮明的区分（防止篡夺)。但是，在狄奧克列齐亞努斯当政的时代，近卫軍長官仍然是把民政权和軍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的。直到康士坦提努斯当政的时期，他們才最后地被剝夺了軍事的职权。

官僚机構获得了严整的組織形式。元老的和騎士职务之間的区別消失了。一切官吏都严格地分成等級并且給以头銜和称号(这一改革的完成是在康士坦提努斯和他的繼承者的时期)。

軍事改革

还必需指出由狄奧克列齐亞努斯所开始的軍队改組。軍事改革的本質是在于軍队被分成兩个部分：用来对革命运动进行斗爭和出征用的現役軍队与边界軍队。絕大多数由蛮族殖民者所組成的边界軍队不是用来出征而应当是只保卫自己那一部分的边界的。軍队的总数大大地增加了。

稅收改革

狄奥克列齐亞努斯的改革要求大量的資財来維持官吏和軍队。但是由于金融經济的衰落和居民的貧困化，这一問題便特別尖銳化了。要求完全改組財政稅收事务。在以前的时候，罗馬的稅收制度是非常混乱的。帝国的某些部分根本便不繳納直接稅(例如意大利)。其他的部分則必須交納現金稅；再有一些部分則是实物稅，特別是粮食稅(埃及、非洲)。有时还兼收实物的和現金的稅。

狄奥克列齐亞努斯在这里施行了全面的統一。帝国的全部乡村居民同样地要繳納联合的人头土地稅(capitatio-iugatio)。人头稅的單位是caput(头)。成年的男子被認为是一个完整的單位，成年的妇女則被認为是半个單位。土地稅的單位是iugum(原文是"軛"或"牝牛的軛")。这一單位的大小随着土地的質量和种植物的性質而有所不同；例如耕地的犹古姆便比种植葡萄的土地的犹古姆要大。

各行省(埃及、非洲)为首都居民、为軍队和官吏提供了作为租稅的粮食(Annona)。市民在手工业、商业和其他职业上要繳納各种不同的稅。某些类的居民是完全不納稅的。官吏、老兵、无产者、奴隶等等便是屬于这些类的居民的。

狄奥克列齐亞努斯的稅收改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的劳动居民群众。这不仅是因为这一改革增加了稅收的总額，而且还因为它还要仔細地計算土地的面积和居民。这一計算要求扩大官僚机構，而要維持这一机構的費用也同样要由那些納稅者担負，当然也便为

濫用职权的行为打开了广闊的园地。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之下，要計算就必須使居民牢固地定居在当地。这一点便加强了还在以前便在帝国已看出的、那些奴役的傾向。隶农被束縛在土地之上不單是由于他們是地主的不能还債的債务人，而且还因为为了使稅收能够正确地收进来，国家必須要知道，这样的占（所）有者有多少人。手工业者被固定在自己的同业工会里，这些同业工会則用連环保的办法来保証向它們的会員征收正規的稅收。市議員也被固定在市議会里，因为他們要用自己的腰包来保証从市民身上征收的稅。

因此，难怪在罗馬居民的广大集团中間，对于狄奥克列齐亚努斯的行政改革感到强烈的不滿。在拉克唐提烏斯——四世紀前半的基督教作家——的著作中我們讀到：

“四个統治者中間的每一个人自己都有比全帝国以前的統治者更多的士兵。租稅空前地提高了；收稅人的数目超过納稅人的数目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破产的隶农抛弃了土地，而耕地上則長了树林。由于一切的行省都分成了不同的部分，而每一地方、每一城市都派去了大批的官吏和稅吏，人們便更感到可怕了。这对于社会的利益是很少的，而只是伴以殘暴行为的、一个接着一个的判决、放逐、勒索”①。

幣制改革

由于进行了稅收改革，元首又試图改善金融的流通。奥古斯都

① “論基督教徒迫害者的灭亡”，VII。

曾确定了固定的重量和不同錢币之間的关系（一个金币“aureus”合一斤黃金[①]的四十分之一等于二十五銀戴納里烏斯等于一百謝斯鉄尔提烏斯），但是从他的繼承者們的时候开始，錢币的价值便一直在跌落。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黃金正規重量的減少，但是合金的杂質增加了。經济的困难越是增加，元首也便越加广泛地采用鑄造劣質錢币的办法。在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到三世紀中叶的时候，事情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因此商品和劳动力的价格都大大地提高了。

为了整頓币制，狄奥克列齐亚努斯在三〇一年規定了新的硬币标准，金币从这时起必須有六十分之一斤的黃金，戴納里烏斯是九十六分之一白銀。

固定价格敕令

为了对日用品和劳动力的高价进行斗爭，元首在同三〇一年，頒布了自己那著名的“商品价格敕令”(edictum de pretiis venalium rerum)。这一敕令很正当地被認为是国家用規定最高标格的办法調整流通的第一个試图。在敕令中，我們看到了农业工人、石匠、木匠、鉄匠、面包匠、燒石灰工人、赶騾夫、牧人、挑水人、讀写教員、算学、希腊語、几何教师等等劳动的工資等級的規定。在这里面还規定了亚麻和麻織品、各种鞋子、牛肉、羊肉、小羊肉、猪肉、各种酒类的最高价格。違犯公定价格的要受到严厉的懲罰。

敕令当然沒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显然不久便被取消了。在

① 罗馬的斤等于三二七·四五公分。因此金币的价值約等于十九世紀平均通貨的十盧布。

自然化經济的情况下，在国家当时还不能对生产进行有計划的調节的条件下，規定固定的价格只会使投机之风更加增長。

狄奥克列齐亞努斯的宗教政策

狄奥克列齐亞努斯想为自己的改革的国家創造不單是物質的，而且是思想的支柱。但是他的观察力幷不足以看到这一支柱。新的王国的思想基础只能是在这时已成为一支巨大力量（特别是在东方）的新宗教，即基督教。狄奥克列齐亞努斯的繼承者康士坦提努斯能够正确地理解它的意义并且从这里作出相应的結論。至于狄奥克列齐亞努斯，则他和三世紀还有太密切的关系，而在三世紀，則基督教被認为是与国家相敌对的，几乎是革命的教派。这便說明为什么，君主制（多米那特）的創造者在自己的宗教政策上走了不正确的道路：他决定复活旧罗馬的宗教。元首采取了一个正式的头銜 Jovius，即优披特的兒子的意思（瑪克西米亞努斯称为 Herculius，即赫尔庫里斯的兒子的意思），他为异教的神修造了許多神殿，最后，他还迫害基督教徒。这是基督教教会在其存在的全部期間所受到的最大的一次迫害。三〇三年，狄奥克列齐亞努斯頒布敕令，禁止基督教徒举行宗教仪式。基督教徒被排除到軍队和官吏的队伍之外。基督教公社的社址被搗毁，它們的財产被沒收。某些最頑强的基督教徒則被处死刑。瑪克西米亞努斯和伽列里烏斯施行同样的迫害政策，但是康士坦提烏斯·克罗路斯則采取了比較和緩的政策，因为在高盧和在布列塔瓦亞，基督教傳布得还不象在东方那样地普遍。

狄奥克列齐亞努斯放弃政权和他的継承者之間的斗爭

三〇五年，从确立狄奥克列齐亞努斯与瑪克西米亞努斯的二头政权以来已經滿二十年了。根据全部制度的主要原則，奥古斯都应当放弃王位而把自己的政权傳給自己的愷撒。三〇四年，狄奥克列齐亞努斯所得的重病更加使他决心作了这个决定。瑪克西米亞努斯显然并不太想放弃政权，但是对他发生了巨大影响的狄奥克列齐亞努斯劝說他退位了。三〇五年五月一日，兩位奥古斯都交卸了政权（一个在尼科美地亞，另一个在米蘭）并引退去过自己的私人生活去了。伽列里烏斯和康士坦提烏斯·克罗路斯机械地占有了他們的位置。

狄奥克列齐亞努斯又委托自己的繼子伽列里烏斯任命新的愷撒。伽列里烏斯則任命統帅弗拉維优斯·瓦列里烏斯·謝維路斯为西方的愷撒，而任命自己的侄子瓦列里烏斯·瑪克西米努斯·达扎(或达亞)为东方的愷撒。瑪克西米亞努斯和康士坦提烏斯·克罗路斯都有理由对新的任命表示不滿，因为在这里忽略了他們的兒子：瑪克森提烏斯和康士坦提努斯。如果再附加說，瑪克西米亞努斯本人也不滿意于自己之被迫退位的話，那末便有一切条件来使四君执政制垮台了。

三〇六年夏天，康士坦提烏斯·克罗路斯在布列塔尼亞对苏格蘭的部落披克特人作战时死去了。軍队立刻便宣布他和他的第一个妻子埃列娜所生的兒子弗拉維优斯·康士坦提努斯为奥古斯都。伽列里烏斯起初承認康士坦提努斯为愷撒，后来也承認他为

奥古斯都了。几乎与此同时，瑪克西米亞努斯也干預了斗爭。他决定利用存在于罗馬的对謝維路斯的不滿而提出了自己的兒子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瑪克森提烏斯为西方愷撒的候选人。在被貶黜为一个普通城市地位的帝国前首都，爆发了軍队和人民的起义，起义宣布瑪克森提烏斯为愷撒。瑪克西米亞努斯重新执政，宣布自己为奥古斯都。伽列里烏斯也不示弱，他把謝維路斯提升为奥古斯都并委托他懲办瑪克森提烏斯。

長期的斗爭开始了，而謝維路斯便死在这次斗爭里。伽列里烏斯任命瓦列里烏斯·李启尼亞努斯·李启尼烏斯为奥古斯都来代替他，并委托李启尼烏斯来治理伊里利亞。在此之后，連瑪克西米努斯·达扎也自己宣布为奥古斯都，而伽列里烏斯不得不承認他。这样一来，到三〇八年，在帝国便有了四个"合法的"奥古斯都：伽列里烏斯、康士坦提努斯、李启尼烏斯和瑪克西米努斯·达扎①，罗馬的"非法的"愷撒——瑪克森提烏斯，最后还有非洲的簒位者路克优斯·多米提烏斯·亞历山大！狄奥克列齐亞努斯放弃政权的結果就是这样。

后来又到来了斗爭的第二阶段。三一一年五月，伽列里烏斯死了，而在他死前不久，他和康士坦提努斯和李启尼烏斯一道取消了反基督教徒的敕令。李启尼烏斯仍是最年長的奥古斯都。三一二年瑪克森提烏斯歼灭了非洲的簒位者以后，便和瑪克西米努斯·达扎結成联盟来反对李启尼烏斯和康士坦提努斯。

康士坦提努斯到現在几乎不曾参加內战。他駐守在自己的特里尔，非常注意軍队，并时常击退佛蘭克人和阿拉曼尼人对高盧的

① 对于和瑪克森提烏斯爭执过的瑪克西米亞努斯，狄奥克列齐亞努斯在三〇七年再次劝他放弃政权。

进攻。他那拥有許多蛮族的軍队的情况是比較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突入意大利的时候，瑪克森提烏斯的軍队便在波河流域的几次战斗中被击潰了。康士坦提努斯向罗馬推进。在离城不远的地方，瑪克森提烏斯在决战中再度被击潰而在逃跑的时候，淹死在梯伯河里了(三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基督教的傳說說，保护基督教徒而且在自己的軍队中又有許多基督教徒的康士坦提努斯允許他們在軍队的徽章上画上十字和基督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因此康士坦提努斯也战胜了异教徒和基督教的敌人瑪克森提烏斯。傳說又說，康士坦提努斯曾在夢里看到这个上面有文字"以此你將战胜"的神圣組字。傳說在这里是有极少的实际根据的，虽然也許是因为傳說要把康士坦提努斯变成一个比他实际的程度远为更甚的基督教徒。在学术中对于謎一般的組字是这样解釋的。在康士坦提努斯的士兵中間，有許多米特拉教徒，他們比基督教徒要多得多(对于波斯的太阳神米特拉的崇拜到四世紀的时候在罗馬的軍队中是极其普遍的)。因此在軍徽上面，常常看到米特拉的神圣标帜，这一标帜和八个尖的十字架相似，但它不过是日光的一种略图罢了。这一标帜实际上是和基督教的組字相象的。因而便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傳說。

米蘭敕令

在瑪克森提烏斯失敗以后，康士坦提努斯便盛大地进入了罗馬，后来又把以前屬于瑪克森提烏斯的領地(意大利、非洲、西班牙)并入自己的領地(即并入高盧和布列塔尼亞)。在同一年(或下

一年)，康士坦提努斯和李奇尼烏斯在米蘭会見。他們在这里发布了一个著名的敕令（"米蘭敕令"），这一敕令承認基督教和异教崇拜具有同等的权利。这在政治上是极其賢明的一步。作为联盟和友誼的保証，李启尼烏斯娶了康士坦提努斯的姊姊康士坦提婭。

但是兩个奧古斯都之間的和平是并不長久的——这和平只維持到他們兩个人都是帝国統治者的时候。这发生在三一三年李启尼烏斯击潰瑪克西米努斯·达扎和他死在小亞細亞以后。这时其他元首家族的一切成員都死了。三一三年，狄奧克列齐亞努斯也死了。

斗爭的最后阶段到来了。三一四年，奧古斯都們便由于自己領地的边界問題而爭吵起来并开始了战爭。但是战爭并沒有得到决定性的結果。竞爭者締結了和約，根据这一和約，李启尼烏斯保留了色雷斯、埃及和亞洲各行省。其他的所有地方則均应归康士坦提努斯来治理。在"勉强維持的和平"的情况下过了几年。三二三年，新的战爭开始了。康士坦提努斯在亞德里亞諾波尔附近击潰了李启尼烏斯，占領了拜占庭并在尼科美地亞包圍了自己的敌人。李启尼烏斯投降了，康士坦提努斯曾发誓向他保証將要保存他的性命(三二三年)。但是在次年，被派往鉄撒罗尼卡的李启尼烏斯被杀死了……

康士坦提努斯的独裁

这样一来，在三二三年，被教会称为"偉大的"弗拉維优斯·康士坦提努斯就成了帝国的独裁統治者。他之战胜了所有自己的竞爭者是因为他是小心謹慎的、有远見的、机警狡猾的和极其殘酷

无情的。康士坦提努斯是当代的真正的兒子。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善于在自己的活动中反映出时代的統治潮流。他的某些措施是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并且变成了欧洲中世的構成部分。

在国家管理方面，康士坦提努斯繼續了狄奥克列齐亞努斯的傳統。誠然，在帝国內部及其边疆地方到来的某种安靜也使人們能够放弃四君执政制并轉向独裁的統治。但实际上，即使在康士坦提努斯的时代，也有共治的制度。例如，保卫萊茵边界的責任他起初是委托給自己的大兒子位为愷撒的弗拉維优斯・优里烏斯・克里斯普斯①，而元首本人則是留在东方，把主要的关心放到多瑙河边境上。康士坦提努斯的位为愷撒的其余三个兒子也均有权管理个別的地区：康士坦提努斯——西班牙、高盧和布列塔尼亞；康士坦图斯——意大利、伊里利亞和阿非利加；康士坦提烏斯——亞洲行省和埃及。除去他們之外，元首还有兩个侄子治理着較小的地区。这种实际的分权的管理由于四个近卫軍長官的存在而得到了保証，这四个近卫軍長官領导着四个行政区：东方、伊里利亞、意大利和高盧。

狄奥克列齐亞努斯改革的完成

康士坦提努斯取消了近卫軍，而用宮中亲卫队来代替它。因此近卫軍長官的职位便最后失去了本身的軍事性質。軍事的領导交到一个特殊的“軍事長官”(magister militum)和他的副手“騎兵長官”(magister equitum)手里去。狄奥克列齐亞努斯所开

① 他于三二六年在罗馬被处死，这显然是由于自己的繼母法烏斯塔的阴謀。法烏斯塔不久也因康士坦提努斯的命令而被处死了。

始的分軍队为軍团——他們駐在各个城市并負保卫內部之責(comitatenses〔元首的"随行者"〕)——和边界軍队(ripenses或limitanei〔边界的〕)的这件事为康士坦提努斯完成了。軍队的蛮族化大踏步地向前迈进。蛮族大量地被接受进国內的軍队和边界的队伍，甚至被接受进宮中亲卫队。四万名哥特人構成了"联盟者"的一支特殊队伍，他們是从帝国領取餉銀的。許多蛮族担任高級的指揮职位。

康士坦提努斯完成了狄奧克列齐亞努斯的官僚改革。設立了許多新的职位，这些职位被結合到一套严格的等級制度之內，并冠以在自阿德里亞努斯时代就已产生的响亮的头衔。和这些头衔与官职有关系的是一些特殊的特权：免納租稅，免在市政机構中服役，免受拷打的权利；进入宮庭的权利，只受元首的审判的权利等等。在康士坦提努斯当政的时期，宮庭的豪华和宮中礼节的隆重都增加了。元首更高地聳立在他周边的人物之上。他本人彻底地成为神圣的人物。元首的意旨是唯一的法律。称为樞密院①(consistorium principis)的最高国务会議在元首之下帶有諮詢的性质。凡是涉及元首本人的一切措施均冠以"神圣的"的形容語：神圣的宮殿(sacrum palatium)，神圣的会議(sacrum consistorium)等等。

迁 都

必須特别指出康士坦提努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項措

① 这是繼承了旧的 consilium principis o consistorium 一詞本来是"在一起站着的机構"的意思，因为它的成員在元首的面前是不能坐着的。

施，这就是把首都迁到博斯波鲁斯的岸上，即旧日希腊殖民地拜占庭所在的地方。城市被扩大和改建了。三三〇年五月十一日举行了新首都的隆重的建市式。这一新都名为康士坦丁堡，即康士坦提努斯的城堡的意思。建市的仪式帶有部分异教、部分基督教的性质。新都被飾以宏壯的建筑物和从罗馬与希腊运来的艺术品。元首用罗馬的方式組織了对康士坦丁堡的管理：从罗馬来的那部分元老組成了一个特殊的元老院①；領导城市的則有市長。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了使狄奥克列齐亚努斯不得不选尼科美地亚为自己的首都的那些原因。康士坦提努斯的选擇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尽管其他的条件都相同，拜占庭对尼科美地亚来說却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直接控制着从地中海进入黑海的海峽，同时又好象是从亚洲通向欧洲的一座"桥梁"。城市的极其优良的战略地位是康士坦丁堡熬过了西方帝国的陷落、熬过了哥特人、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的进攻而直到一四五三年才陷落的主要原因。

承認基督教

只是在一点上，康士坦提努斯离开了狄奥克列齐亚努斯的政策：这就是他的对基督教的态度。他不單是以米蘭敕令使新宗教合法化，而且把它放置在第一位：实际上在康士坦提努斯当政的时期，基督教已經成为国教了。誠然，在形式上元首是堅持敕令所宣布的宗教寬容原則。异教的崇拜不受任何迫害，异教的仪式和基督徒的仪式都正式地执行着。元首本人显然是直到死前才受洗，

① 但是，罗馬的和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在康士坦提努斯的时代几乎都沒有任何全国的意义，而是变成了首都的市議会。

而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是作为人格化的赫里奥斯（太阳）而被当作神来崇拜的。但是康士坦提努斯是一位現实的和有远見的政治家。他清楚地懂得，未来是屬于基督教的。他看的很清楚，这一小小的流派变成了怎样的一支力量。康士坦提努斯是狄奥克列齐亞努斯的直接繼承者，是君主制的完成者，他为君主制寻求了理論的根据。新的王国当然是"神賜"的王国。但是希腊罗馬万神殿的那些旧神显然是不适于这个角色的：它們是不可挽回地衰朽下去了。統一的地上之神、罗馬元首的專制的、不用任何共和的幻象来掩飾的政权当然会受到統一的上天的元首、基督教的上帝的同样的專制政权的批准的。

这就是为什么康士坦提努斯虽然正式地只保持宗教寬容的立場，但实际上他却是保护基督教的。他把大的特惠給予基督教教会并且最积极地参加了教会內部的斗爭。基督教的僧侶免除了个人的义务，他們有权利审判教会的案件，基督教公社有法人的权利（即取得遺产、領有財产、購买和釋放奴隶等等的权利）。康士坦提努斯在斥責阿里烏斯异教的尼凱亞教会会議上担任主席（見下）并积极地实施宗教会議的决定。他教育自己的兒子信仰基督教。

这样看来，垂死的古典国家便承認新的宗教为自己的支柱之一了。从小的秘密教派产生的这一宗教在二百年中間竟变成了最大的一支社会力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十四章

基　督　教

基督教起源問題的困难

我們并不确切地知道，基督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怎样产生的。但是对于历史上的任何宗教都是这样的情况。不拘我們談到佛教、伊斯蘭教或是基督教，試图說明它們的产生的具体情况的历史学家都是处于同样困难的地位的。宗教在出現时，永远是一个自发的运动，而这一运动的根源则是深深地隐藏在一定时期的社会心理之中。在这里，个别具体人物的作用是很小的。任何宗教都是在紧張的社会气氛中产生的，这种社会气氛在一定的学說产生之前便是宗教的了。这是对于周边世界深深不满的气氛，是对于人的軟弱性和人之完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一生活的条件的承認。这是对于超人力量的热烈信仰，而只有这种力量才能够帮助人类。这是热烈期待的气氛，是奇迹、征兆和傳說（它們不知道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的气氛。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的具体事实在瞬間就会蒙上神話的外衣。要从这一外衣之下把事实引伸出来是极端困难的，是几乎不可能的。

历史家的任务还由于下面的情况而困难起来，即他所处理的是比他所研究的宗教現象要迟的史料，是記录了已經形成的宗教的史料。这样的史料（福音書、可蘭經等等）是以加工的方式来叙述傳說的神話学的材料的。由于編写这些典籍的人們所关心的只

是如何傳布新的宗教，故而他們便任意选擇材料，捏造一些事实，把另一些事实掩盖起来——凡此种种都是为了最有利地表現新宗教并使信徒的想象感到惊奇。

有关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的史料就有这一切的缺点。正式的史料是四福音書（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使徒行傳”，“使徒書”和約翰的“启示录”（Apocalypse）。它們的編成不早于一世紀后半，因而比書中所談的那些事情要晚得多了①。而且它們受到多次的改編，要在它們中間找到最古老的核心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基督教作品的眞正作者是不知道的，因为所有四福音傳道者和所有的使徒都是捏造的人物。而且在这里要談到某个肯定的个人作者也是困难的。就和我們不能确定“伊里亞特”和“奥德賽”的作者一样，我們也同样不能确定基督教宗教时代的作者。

如果看一下那怕是福音書的內容，那我們立刻就会看到它們的那种純神話的性質。福音書的主要題材——拿撒勒出身的耶穌的生、死和复活的故事——是和东方宗教的类似神話相似的典型的神話。这故事中的一切从耶穌自“圣灵”的神奇的誕生起到他的复活和升天为止都是和实际情況沒有任何关系的宗教創作的結果。而且在处理个別事件时，各福音書之間是有很大分歧的，这便使我們不能甚至在福音書的范圍內，提供出沒有矛盾的基督教产生的历史。

在未被列入为教会所承認的書籍名單中的著作里（“宗規”），我們也会找到作为正式的（“正規教典的”）基督教著作的特色的、

① 这些作品中最早的——“約翰启示录”——是在紀元六八年左右編写的；其余的是在二世紀編写的。最晚的显然是四福音書。

同样的那些特征。这样的著作如"十二使徒傳习录"，埃尔姆斯的"牧师"等等給我們提供了某些材料来判断早期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公社的社会成分等等，但是它們絲毫不能便利我們来探討新宗教产生的、具体历史的道路。

这样看来，基督教文献在这一問題上决不能被認为是史料。然而在紀元一至二世紀的希腊罗馬作家的著作中(例如塔西佗、苏埃托尼烏斯、約瑟夫·弗拉維优斯和稍后的其他人)，我們却可以找到关于早期基督教的断片的报道。历史的批判早已提出了它們的眞实性的問題。其中某些証据(例如約瑟夫·弗拉維优斯)毫无疑問是基督教抄录生的伪造，他們这样做是为了利用著名非基督教作家的威信来証实新宗教。另外的一些(苏埃托尼烏斯的資料)則又太零碎和不肯定，而要以它們为依据来作出任何結論是不可能的。

只有从紀元二世紀末，就是当着比較可信的史料出現的时候起，我們才有了关于基督教的比較正确的資料。但是在这个时期，基督教几乎完全形成了。对于最有趣的一个問題——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些史料并沒有給我們回答。因此在这里我們只能够提出一个假設来。

問題还因下面的一种情况而复杂起来，即基督教起源的問題从来便不是一个純"学院的"問題。从新的宗教的产生开始直到今天，在这一宗教的四周曾激烈地展开了尖銳的政治斗爭。在几乎兩千年中間，基督教都为不同的阶級在不同的时代，为了不同的目的而被利用为最强有力的阶級斗爭武器。这一点也反映在科学上面。在資产阶級的科学著作里，我們看不到对基督教的客观态度。教会的历史学家試图从一定的主观阶級的立場来解决問題，这便

使不仅是全体的，就是局部問題的解决都极度地困难化起来。只有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使人們能够对基督教的問題采取严格科学的、严格客观的态度。但是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地位也由于他不得不在极度蕪杂的阶級史学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而感到困难。

基督教的前提

最容易說明的是关于基督教的社会政治前提和思想前提的問題。它是在一世紀产生的，当时在紀元前二至一世紀革命运动被摧毁之后，罗馬社会的下层等級为深刻絕望和麻木的情緒所籠罩。他們并沒有清晰的阶級意識，因此也沒有任何远景，对于未来也沒有任何期望。奴隶、破了产的农民、半乞丐式的市民群众无力摧毁奴隶制罗馬的可怕的迫害。这种社会蕭条、衰敗、无望的情况(它是帝国一世紀反动时期的特色)是非常有利于宗教情緒的发展的。这些情緒首先当然会波及于正是社会的下层。恩格斯問道："哪里是所有这些有着互不相干，甚至相互矛盾的利益的不同的人的集团的共同出路，也便是使被奴役、被压迫和貧困的人們得救的出路呢？然而要寻求这样的出路还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才可以使一次偉大的革命运动把他們都包括进去。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幷不是在这个世界里。在当时的事物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的方面"①。

基督教在起初也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众运动而产生的，群众是試图在宗教中寻求摆脫周边現实的方法。当然，这种摆脫是幻

① 恩格斯："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二分册，第四二三頁。

觉的。宗教幷沒有拯救人类，它只是起了使病痛麻木下去的麻醉剂的作用。然而罗馬社会下层等級的处境是如此地困苦，他們的阶級覚悟又是如此之差，以致新宗教在二百年中間竟把帝国征服了。

为什么需要新宗教呢？难道希腊罗馬世界的旧的崇拜不适于这个目的嗎？这一間題使我們必須看一下基督教的思想根源。旧罗馬宗教产生的时候，罗馬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国，而它的居民主要是从事农业的。对于氏族的和家族的神，以及对于掌管一切农事程序的自然界的小神的崇拜便很好的滿足了这一居民的宗教需要。稍后罗馬的宗教經受了强烈的希腊影响。地方的意大利的神——优庇特、朱諾、米涅尔瓦、狄亞那、瑪尔斯——和希腊的神幷列幷且有了它們的特色。但是甚至这样的希腊化的宗教仍然是一种素朴的多神教，它只适合于早期共和国的原始的社会关系。

共和国末期，当全部地中海的文明世界归罗馬統治以后，当意大利在經济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后，旧的宗教不再滿足增長的宗教需要。罗馬的旧的、正式的神能給予日益需要宗教上的慰藉的、駁杂的和說着多种多样的語言的居民的是什么呢？于是在广大群众中間便开始有各种不同的东方信仰傳布着。在东方（埃及、巴比倫尼亞、叙利亞以及希腊），很早以来便有神秘的、秘密的崇拜了。在埃及这是奥吉里斯和伊吉达的秘仪；在小亞細亞和叙利亞是阿提斯和奇倍拉；在巴比倫尼亞是坦姆兹和伊什塔尔；在希腊是狄奥尼苏斯。它們都是和对于生死交替之神的信仰有关系的。

对于生死交替之神的崇拜起初是农业宗教的一个形式，但后来这些崇拜在社会矛盾增長的影响之下深刻化了。农业崇拜的諸

神有了救主神的形象，它們以本身的死亡贖救了人的罪惡而又以自己的复活使他有了不死的期望。这些崇拜的仪式的一方面和它們的神秘內容是完全符合的。崇拜帶有秘密的性質，而且只有“献身于神的人”才能够参加。为了更有力地对信徒的想象加以影响，祇拜的仪式被戏剧化了。音乐、照明和黑暗的交替等等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参加秘密法事的人們用各种方法——齋戒、轉得令人眩暈的舞蹈、音乐——把自己弄到热狂、譫妄的狀态。那时在他們看来，好象他們失去了自身，自己的个性并与神合而为一了。

比起干燥无味的、平淡的罗馬宗教来，这些东方的崇拜具有巨大的引誘力。它們把日趋萎靡不振的希腊罗馬世界所如此需要的那种宗教上的催眠物大量地提供出来。

同样的一組思想和概念是所謂“救世主信仰”（messianisme，мессия 一詞在古犹太語是“涂膏者”的意思）的基础。救世主信仰（或弥賽亞主义）是一个宗教的流派，这一流派特别有力地表現在犹太宗教和伊朗的米特拉崇拜上。它的出发点是承認世界的罪惡性和人类本質的軟弱，是人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自己。因而便产生了对“弥賽亞”（救世主）的信仰，弥賽亞被認为是上帝的使节、是它的化身、是上帝的兒子。犹太人相信，終会有这么一天，即“上帝的涂膏者”將要来到大地上并拯救自己的子民摆脫罗馬的奴役。崇拜米特拉的人們（特别是屬于下层居民的人們）則等待着有一天米特拉会到来并用火来洗净罪惡的世界，在此之后，平等与正义的王国便来到大地之上。

在东方的宗教中还有一个特色，使帝国西半部的居民傾向于它們。这是对于單一的神的信仰（一神教）。我們在許多东方的信仰中都可以找到一神教的萌芽，在古巴比倫的和古埃及的宗教里，

在犹太教里，在米特拉崇拜里都是如此。一神教是从不同的基础上成長起来的。有时，例如在埃及和巴比倫，它反映了古代东方君主国家的政治上的集权。对犹太人来說，对于單一的神耶和华的信仰是在对他們周边的各族人民的斗爭中維护自己的部落統一的特殊工具。最后，米特拉成了波斯人进攻西亞細亞时的一面战斗的旗帜。

帝国西半部的居民早便不相信自己的那些旧的小神了。它們不再能满足已經成長起来的宗教需要和已經改变的政治关系。如果說多神教还适合于旧的罗馬共和国的条件的話，那末它已完全不适合于君主制度了。罗馬宗教試图用使某些崇拜(优庇特、罗瑪、即罗馬城的女神，元首的本命神"善良的精灵")向一神教方面发展的办法摆脫現狀。但是这些試图幷沒有产生重大的后果。所有这些崇拜都帶有极其官方的性質幷沒有給群众任何东西。为貧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手工业者或是蛮族奴隶和元首的本命神有什么关系呢？东方宗教的一神主义远更有力地打动一世紀一般罗馬人的心弦，何况这个一神主义和救世主信仰，又和贖罪的期望，和神秘的崇拜有关系。

紀元一世紀犹太宗教哲学家亞力山大里亞的披罗的学說对于基督教一神論的制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借助于斯多噶主义和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他改造了犹太宗教的素朴的一神論，使它有了哲学的性質幷使它摆脫了多神教的一切殘余。

斯多噶主义以三种因素影响了基督教：关于統治着世界的神的理性的学說，道德义务的概念（每一个人都必須履行道德的义务)和一切人平等的学說。

在基督教的形成过程中，它还受到了格諾西斯派哲学(希腊語

的"格諾西斯"是知識、認識的意思，或譯感悟主义）的强烈影响。这是一个綜合的宗教哲学学派，它是到二世紀的时候，由古典宗教和哲学中极其多种多样的要素形成的。它显然反映了城市商业阶层的思想。格諾西斯派学說的本質就在于，用神秘的認識即格諾西斯（这种神秘的認識可以用禁欲、清淨、节制的方式达到）的办法，可以窺見世界的神圣本質。物質世界是罪恶的，它是叛离了上帝的結果。世界进程的最終目的便是世界与上帝之合而为一。完成这一点的是"罗哥斯"（理性），而基督教的格諾西斯派是把罗哥斯和基督是同等看待的。格諾西斯派便用这样的方式創造了一个复杂的和幻奇的体系，在这里面，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要素是和各种东方宗教的学說溶合在一起的。

在二世紀，基督教不得不对格諾西斯派进行殘酷的斗爭，因为格諾西斯派已經进入基督教教会的內部，并作为教会异端之一而在那里发展起来了（見下）。但是基督教在摧毁了格諾西斯派以后，却不得不把許多格諾西斯派的因素吸收到自己的教义和崇拜里面来。

紀元开始时，罗馬社会下层的宗教情緒鮮明地表現在一些特殊的著作里，即大家通称为"西比拉預言書"的东西。人們認为其中的大部分是意大利庫麦城出身的古代女預言者西比拉写的（参見第二二七頁）。实际上这一作品是无名的人民創作。这一作品对我們說来有价值特别是因为它表現了社会的情緒。西比拉預言的特色是浸透了社会因素的那些弥賽亚的期望。它描述了可怕的审判的森严景象。上帝的兒子在其全部的荣光中出現并审判生者和死者。一切的社会关系將被推翻：主人变成了奴隶，奴隶变成了主人。預言中充滿了对罗馬、对財产的不平等、对富豪的攻击。

在紀元一世紀便在帝国居民中間得到广泛傳布的这一套思想可以归之于几个主要的因素：上帝是一个；世界在罪惡中被沾污而只有借了神的帮助才能得救；体現为人的神以本身的死亡贖救了人类的罪惡；在最后审判的日子里，善良在改变的世界里將取得胜利而罪惡將受到懲罰；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并应該互爱。

基督教的产生和它的傳布

所有这些概念也構成了基督教的思想內容。而基督教，作为一个独立的派別，显然是到一世紀中叶才形成的。它逐漸地和其他的东方崇拜分离并取得了本身的、各种有組織的形式。这一情况首先发生在帝国东半部的各城市、在小亞細亞、叙利亞、埃及，从那里新的宗教迅速地傳到西方去。

最早的基督教文献——約翰"启示录"——是写給七个小亞細亞的基督教公社的。早期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关系当然使我們会假定，新宗教最初是在东方大城市的犹太公社中間开始形成的。把基督教的产地移到巴勒斯坦（特別是落后的迦利里），这不过是后来虛構的結果罢了。

但是，基督教虽然是在犹太人中間产生的，它却迅速地吸收了当代最普遍的宗教概念，和犹太教分裂并成了一个帶有普遍性質的、完全新的宗教。基督教迅速傳播的原因不單是由于它能够成功地把当代一切主要宗教思想結合起来并使这些思想有了擺脫一切地方特点的、最普遍的性質。新宗教的成功同样地是由于它那些有組織的形式而引起的。每一个城市的基督教徒都組織了信徒的公社。这不單單是同教教徒的团体，而且是互助与慈善事业的一

种特殊的联盟①。由于公社的成員在最初大多是屬于城市居民中的无产与薄产的阶层，因而这一要素便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每一个公社里都有賬房，人們便用这里面的錢发放补助費并举行聚餐会。賬房的錢都是用捐贈的方式来补充的。

在早期基督教公社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类似西比拉預言書的情緒的、社会下层的思想：平均的傾向、对于富人的攻击、貧穷的贊揚、对于普遍的压迫者——罗馬——的憎恨。

二至三世紀的基督教

但是，由于史料的性質，对于一世紀的基督教我們知道的并不清楚。通过大量神話的和傳說的材料，我們好容易才能体会到它的一般特色。二至三世紀的基督教的情形在这方面是不同的。我們对它知道得比較清楚，因为我們手里有比較可信的資料。在研究这些資料时我們便看到，在二世紀后半的基督教公社中，占优势的是城市中等居民：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其他有产分子。这些阶层之参加基督教公社是由于兩个原因：第一，思想的危机遍及于罗馬社会日益广大的集团。与怀疑主义和不信仰增長的同时，宗教情緒加强了，人們醉心于魔法、东方崇拜、神秘論等等。同一个时代既产生了盧齐亞努斯，又产生了阿普列优斯。第二，二世紀皈依基督教从經济的观点来看甚至是有利的事情。帝国的一切大城市中都有公社，它們在相互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便为商人和手工业者造成了很大的方便，这一点特別表現在二世紀的后半，因

① 可能基督教徒还为了自己的目的也利用了这样的一些团体，如“小人物”协議会。

为危机最有力地打击的正是这些阶层。

二世紀公社社会成分的改变也反映在它們的思想和組織上面。有产分子的流入漸漸地把貧民排挤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人們开始对西比拉預言書的情緒进行斗爭。誠然，在二世紀的基督教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对富人和国家的攻击，但这些攻击愈益为其他的傾向所湮沒了。早期基督教的一些公式是："富人进入天国比大繩索穿进針孔还要困难"、"沒有希腊人、沒有犹太人、沒有割礼、沒有非割礼、蛮族、斯奇提亞人、奴隶、自由人；一切和在一切之中都是基督"，但是代替这些公式而出現了完全是另外的一些公式："从仆們，你們要誠惶誠恐地服从主人，不仅是要服从善良的和溫順的主人，还要服从严厉的主人"，"把王国給国王，把天国給上帝"等等。

基督教公社的組織也改变了。它开始有了比較巩固的性質。在一世紀的公社里，領导权屬于游蕩的宣道者、"先知"和"使徒"（他們創造了新学說并把它傳到帝国各个城市去）。这都是情緒十分狂热的、貧民和奴隶的代表者。他們預言基督將再度到来，号召忏悔和分配財产。但是当富裕阶层在基督教中开始占上风的时候，这种思想便成为过分危险的了。人們开始在有組織的和思想的基础上对"預言"进行斗爭。公社的管理权轉到常設的公职人員手里去，这些人是从該公社的成員中选出并且是屬于公社的有产的部分的。这些人是長老、执事（服务者）、主教（行政者）。他們主持公社的一切事务并且为了有产者的利益而在其中建立"秩序"。平均主义的实际行动（分配財产，社会給养）停止了，它日益为單純的慈善事业所代替。

从另一方面来說，基督教文献也受到了改編。西比里預言的全

部思想及其反財产和反国家的傾向都被細心地从其中剔除出去。教会承認的正規教典的書單正是在这个时候制訂出来的。人們在这里面几乎完全感覚不到早期基督教的思想。全部"預言"文献都归到非經典(apocryphal)的圣書,即"伪造的"書籍中去了。

在三世紀,这个过程又向前进了。危机使罗馬社会日益广泛的阶层直到大私有者都被包括到新宗教的范圍里来。特别是由于奴隶和貧民的以前的宗教失去了自己过去的反抗性并轉而为統治阶級服务,这便使他們更容易接受基督教了。全帝国的总的教会組織在三世紀最后形成了。主教成了公社的首腦,他管理所有其他的公职人員。帝国大城市中的主教在教会中开始起主导的作用。出現了教会的等級制度,这一等級制度是根据君主制度的原則建立起来的。在三世紀末和四世紀初,担任教会高級职位的是富有的大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在基督教徒中間,我們看到了帝国官僚的大代表人物,元首家族的成員。基督教教会最后地貴族化了。

基督教徒的受迫害

但是在同三世紀,教会从国家方面受到了最初的大規模的迫害。在三世紀以前关于迫害基督教徒的一切消息显然都是捏造的(例如尼祿时期的著名的迫害)或是受到很大的夸張。后来,当教会被合法化的时候,在事后(post factum)把自己描写成因信仰而受难的人,这对于基督教徒来說是有利的。在当时还产生了无数迫害的傳說。实际上迫害要少得多,而且它們远不是象一般在教会史中所描写的那样殘酷。

但是，无論如何，在三世紀和四世紀初，在帝国的不同地方都发生了相当大規模的迫害基督教徒的事件。这是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关系的。当然，基督教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的流派。恰恰相反，它扑灭了群众的革命毅力，使它循着另一个軌道前进。它用对于超人的帮助和死后报复的幻觉期望来偷换为了人世上的目的而进行的实际斗争。但是在早期的基督教中至少有一些因素是反对現存制度的。在三世紀里，就是这些因素也几乎完全消灭了。但是罗馬政府却繼續按旧的方式把基督教看成是一个秘密的、地下的教派。在对革命运动进行的斗爭中，罗馬政府并不是經常深入了解实际事物情况而是輕易地便会把基督教徒看成是暴徒。特别是在某些事物上，基督教徒本身也会使人这样想。例如，他們拒絕对神奉献牺牲，拒絕膜拜元首的家神，拒絕在軍队中服役。这便使他們身边造成了一种可疑的气氛，而在革命环境中是容易引起迫害的。在这里还应該加上說，在三世紀，教会和它的許多代表者是非常富有的。在三世紀中間实施得如此普遍的沒收行动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好的应用。而实际上我們看到，在三至四世紀的一切迫害中（在戴克优斯、瓦列里亞努斯、狄奥克列齐亞努斯当政时期），其目的与其說是迫害某些人物，勿宁說是要沒收他們的財产。

最后的、最大的一次迫害是狄奥克列齐亞努斯当政时期（三〇三——三〇四年）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这是公开用武力摧毁新宗教的最后的一次企图。这次的企图并沒有任何結果，因为在十年以后，康士坦提努斯和里启尼烏斯把基督教給合法化了。

为什么基督教为国家所承認?

为什么国家承認教会呢？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政治方面的考慮。到四世紀的时候，基督教教会变成了最强有力的組織，变成了一个特殊的、遍及于几乎整个帝国的“国中之国”。它拥有巨量的資財，在自己的队伍里有大量的高級官吏、軍人、大地主和各城市中极多的工商业居民。它拥有不次于帝国官僚机構的强大管理机構。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承認教会，这一点对国家来說就是意味着找到了新的社会支柱。这在君主想創立巩固的政权时，对他是特別重要的。三〇三年到三〇四年的迫害是出于誤会，而且如上所述，只是因为狄奥克列齐亞努斯还和三世紀有密切的联系。康士坦提努斯則擺脫了这些旧傳統，而且他是可以比較客观和冷靜地来对待基督教的。

但是在承認基督教这件事上还有比政治方面的直接考慮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的方面。这个事情的方面，当然，四世紀的任何人都不曾比較清晰和明确地理解的。直到一千五百年之后我們才看到这一方面。基督教的历史意义何在呢？为什么它战胜了那些老旧的异教，老旧的古典世界观呢？不單是因为基督教能够把当代的零散的宗教概念在本身之中結合起来，从而正投社会情緒之所好；不單是因为基督教創造了成功的有組織的公社形式（在其他的东方宗教，例如在米特拉教中，我們也看到类似的組織）。基督教的胜利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是由于，在它里面第一次出現了新的世界观的萌芽。就和隶农是“中世紀农奴底先驅”（这是恩格斯的說法）① 一样，罗馬的基督教是中世紀的基督教的祖先。隶农制度

是大庄园奴隶制經济崩潰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下，它是走向中世紀农奴的小个体經济的过渡阶段（后者是比奴隶制度更加进步的形式）。基督教也是异教世界观崩潰的产物，又是較高級的形式。它本身帶来的那种新的东西是为城邦的宗教及其倫理所束縛的个性底解放。虽然这种解放帶有不充分的和片面的性质：人的道德上的完善，他和上帝的个人联系，他个人对罪恶的責任的性质。尽管如此，在个人解放的長期历史过程中，这却是向前迈进的巨大的一步。这便說明了为什么任何迫害都不能停止基督教。因此康士坦提努斯的承認基督教不單單是四世紀初的具体情况所引起的賢明政治措施：承認基督教乃是历史的必然。

异 教

基督教教会的合法化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教会的利益无論如何也不次于对国家的利益。除去合法性的直接利益之外，国家的承認使教会的上层有了进行內部斗爭的武器。到四世紀的时候，在教会內部变得非常不安。有产分子的加强、教会机構的巩固、基督教全部思想的貴族化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引起教会下层的激烈反对。人們不管如何拼命抹杀基督教最初的平民精神，在从教会講坛上所教导的东西和人們实际所看到的东西之間的鴻溝是太大了：从一方面来說是貴族、高利貸者和大地主出身的、吃得飽飽的和心滿意足的“僧侶团”、“兄弟会”，从另一方面来說，同是那些“基督兄弟会”，但他們是城市和乡村平民的貧穷的和半飢餓的群众。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四四頁。

再重复一下，基督教从来就不是，而且就本身的性質而論也不可能是革命的流派。但是三世紀的偉大革命危机不能不反映在基督教上面。从紀元二世紀末起，在帝国表現出来的社会矛盾激烈尖銳化也表現在基督教上。在那里，这一过程在很强烈的程度上由于造成了自己教会內部矛盾的教会貴族化而加速了。

在这一基础之上，产生了所謂"异端"①，这是和教会的統治集团、和在教会中占統治地位的観点相敌对的、基督教內部的流派。它們所反映的主要是基督教下层——奴隶、隶农、城市貧民——的思想，部分地也反映了城市中等阶层的情緒。在个别的場合之下，在异教中还出現了教会等級的不同集团的夺取政权的斗爭。

除去格諾西斯教派（最初的异教之一）以外，还有孟塔努斯教（来自"先知"孟塔努斯的名字）。这是出現于二世紀末的一个学說，它反对基督教的"普遍化"、反对和国家妥协、反对教会的財产等等。孟塔努斯派教徒期待基督和森严的审判的即將到来，因而他們否定入世的幸福并且过着禁欲的生活方式。他們激烈地抗議对异教国家的任何妥协，而基督教公社的有产阶层有时却是傾向于它的。这种机会主义特别表現在迫害的时期，这时有許多基督教徒放弃了新宗教——一般是为了裝样子和暫时的。在这样的时刻，孟塔努斯教特别加强了，他們把一切不妥协的分子都团結到自己的队伍里了。

例如，在戴克优斯，特别是在狄奥克列齐亞努斯的迫害时期，孟塔努斯教在北部非洲非常盛行。它在那里的名称是"多那图斯教"，这是从主教多那图斯（不妥协分子的領袖）的名字来的。分裂

① 希腊的 hairesis（教派）。

到达这样的程度，以致在北非竟形成了兩个教会：多那图斯教教会和正教教会。

一般称为“阿戈尼斯提克运动”或“齐尔庫姆凱里奥尼运动”的、北非奴隶和隶农的革命运动是和多那图斯教有某种联系的。这些人自称为“阿戈尼斯提克”，意为“爭取正当信仰的战士”，而敌人則称他們为“齐尔庫姆凱里奥尼”，意为“流浪汉”。在四世紀的四十年代，运动特别有力地展开了。阿戈尼斯提克在自己的教会綱領中保卫多那图斯派教会。至于他們的社会实踐，則这就是在于燒掉和洗劫庄园，毒打富有的地主，在于解放奴隶、隶农和債务人。运动帶有如此革命的性质，以致多那图斯派教会的領导方面竟和它划了界綫。罗馬軍队兩次战敗了阿戈尼斯提克，在此之后，运动便轉入低潮，但是它在非洲一直持續到五世紀初。

阿里烏斯教对教会来說是四世紀最强的和最危險的异教。这一教派的奠基人是亚力山大里亚城的牧师阿里烏斯。他的学說的本质是在于，神子是神父創造的，因此他要比神父为低。而正教教派則肯定說，三位一体中的神是同体的、永恒的，因而是平等的。在这一分歧的周边展开了激烈的論爭。所有不滿意教会制度的分子很快地便在阿里烏斯教的旗帜之下集合起来了。而且阿里烏斯教又把被摧毁的异教思想的殘余結合到自己的队伍里并試图在它同样的基础上并用与它同样的武器征服基督教①。阿里烏斯教深入蛮族并在它的旗帜下进行了反对帝国的斗爭。

在对教会上层进行內部斗爭的情况之下，国家的帮助是特别重要的。康士坦提努斯承認基督教并不是为了不关心地来对待分

① 在关于神子为神父所創造的阿里烏斯的学說里，有关作为神与世界之間的媒介的罗哥斯的彼罗－哥諾西斯的概念以新的形式复活了。

裂教会的論爭。他所需要的是强有力的、也便是統一的教会。这就說明了为什么他站在統治流派的一方面积极有力地参加了斗爭。当三二五年在尼凱亞召开教会大会(尼凱亞宗教会議)討論阿里烏斯异教的时候，元首曾担任这次会議的主席并站在阿里烏斯的反对者、亞力山大里亞主教阿帕納西烏斯的观点之上。在大会上通过的"信条"里，阿里烏斯教受到了斥責。

但是在康士坦提努斯快要死的时候，他本人也开始傾向于阿里烏斯教了。

第十五章

异教反动的試图

康士坦提努斯死后的斗爭

在三三七年康士坦提努斯死后，內部的斗爭重新开始了。我們已經看到，元首还在世的时候，便把帝国的很大一部分分給了自己的三个兒子：康士坦提努斯、康士坦提烏斯和康士坦图斯。他自己留下的只有巴尔干半島（色雷斯、馬其頓和阿凱亞）。康士坦提努斯在他死前曾遺囑把这一部分交給自己的侄子戴尔瑪提烏斯，而阿尔明尼亞和黑海沿岸則交給另一个侄子安尼巴里亞努斯治理。

正在热烈准备对波斯的战爭时元首死去了。愷撒·康士坦提烏斯正在美索布达米亞。知道父亲逝世的消息以后，他就赶到康士坦丁堡来并在那里煽起了反对自己的叔伯和堂兄弟的軍事叛变。康士坦提努斯的兩兄弟和他的七个侄子都被杀死，其中就有戴尔瑪提烏斯和安尼巴里亞努斯。康士坦提烏斯占領了他們的領地。在此之后，他又到东方去（三三八年）。对波斯人的战爭拖下来了。而且在西方又开始了康士坦图斯和康士坦提努斯二世之間的斗爭，而后者便死在这一斗爭中了（三四〇年）。康士坦图斯夺取了他的領土并在十年中間把帝国西部全部領地集合在自己的手里。

康士坦图斯是拥护尼凱亞宗教会議的决議的。他以自己的影响促使在康士坦提努斯执政末期取得胜利阿里烏斯教派不得不再

度讓位給正教：在此之前被放逐的阿帕納西烏斯被召了回来并使他重新担任亞力山大里亞的主教。三五〇年在高盧，康士坦图斯成了一次軍事阴謀的犧牲者，而这次阴謀的領导者則是他的軍事將領佛蘭克人瑪格努斯·瑪哥南提烏斯。瑪哥南提烏斯被宣布为西方的元首。但是罗馬方面并不承認他而选出了康士坦提努斯一世的一个侄子涅波提亞努斯为奥古斯都。瑪哥南提烏斯很快地便鎮平了罗馬的运动而涅波提亞努斯死了。与此同时，伊里利亞的軍队推选了統帅維特拉尼奥努斯为元首。

对波斯人作战失利的康士坦提烏斯知道了西方的事件以后便赶紧地到那里去了。他委托自己的將領們繼續对波斯人作战。康士坦提烏斯很快地便和維特拉尼奥努斯取得了妥协：僭位者自願地交卸自己的权力(三五一年)。但是对瑪哥南提烏斯的斗爭却要求付出巨大的努力。終于在潘諾尼亞的殘酷战斗中他被击潰了。尽管如此，瑪哥南提烏斯又坚持了一个时期而直到三五三年为所有自己的拥护者所拋弃的时候，他才自杀了。这样一来，康士坦提烏斯便把整个帝国統一在自己的手里。

康士坦提烏斯和阿里烏斯教的胜利

他的統治是表示阿里烏斯教的完全胜利。康士坦图斯之死使正教教派失去了最有势力的保卫者而康士坦提烏斯現在則能够毫无阻碍地表示自己对阿里烏斯教派的同情了。在米蘭的宗教会議上，阿帕納西烏斯受到指斥并在可怕的騷动中再度被驅出亞力山大里亞(三五六年)。教会因动乱而分裂，到处沸騰着激烈的斗爭，这种激烈的斗爭常常就轉变成真正的內战。但是这并不妨碍元首

加紧地对异教的崇拜进行迫害：他下令沒收寺院的財产，禁止异教的牺牲奉献。

异教反动的前提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旧的古典宗教試图对基督教进行最后的一战。这件事它并不是在伪装的形式之下来做，不是在某种异教的旗帜之下来做，而是完全公开地来做的。这是完全合乎規律的。老旧的世界观、老旧的宗教傳統和习慣不能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它們还保存在居民的心理里。在帝国里还有一些阶层，他們不仅在思想上，就是在物质上都和旧的事物有联系。这便是那些已荒廢的异教寺院的祭司，雅典、亚力山大里亚、安提奥启亚、米利都、以弗所、尼科美地亚等地高等学校的教授。这是那些旧知識分子的花朵——修詞学家、文法学家、哲学家。还不应当忘記，从康士坦提努斯的时代起，在許多情形之下，改宗基督教远不是由于空想的考虑而引起的。常常这是由于狭隘的实际打算。"改宗"帶有外部的性质，而新改宗的基督教徒在精神上仍然是一个异教徒。

这样看来，在帝国里还殘存着相当多的旧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尙未被基督教所吞沒，因而对基督教是敌視的。任务就是在于把这些因素結合起来并和正在取得胜利的新宗教相对立。不久就为此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物。

优里亚努斯

康士坦提烏斯沒有孩子。元首的保全下来的仅有的亲屬是康

士坦提努斯一世的一个兄弟优里烏斯·康士坦提烏斯的兒子伽路斯和优里亞努斯(康士坦提烏斯的堂兄弟)。当康士坦提烏斯离开了波斯前綫并去对付瑪格南提烏斯的时候，他便任命伽路斯为愷撒并派他代替自己到东方去。但是伽路斯很快地便引起了康士坦提烏斯的猜忌，被召回来处死了（三五四年)。只剩下了优里亞努斯一个人了。康士坦提烏斯迫不得已地任命他为愷撒并把他派往高盧(三五五年)。內战时期中間，撒克遜人、佛蘭克人和阿拉曼尼人在那里的进攻又加强了。

弗拉維优斯·克劳狄烏斯·优里亞努斯(生于三三一年)的少年时期是艰苦的。他和自己的哥哥在三三七年父亲死后康士坦提烏斯进行的可怕的殘杀时期中間，是偶然幸免于难的。伽路斯当时十二岁，而优里亞努斯只有六岁。对于兄弟二人来說，到来了可怕的日子。殘忍多疑的康士坦提烏斯虽然留了他們的性命，却判处把他們禁閉在小亞細亞的各个城市里。在男孩子周边設置了基督教教师，这些教师在他們那里起着間諜的作用。这些間諜的首腦是主教尼科美地亞的优謝比优斯。这是一个虔誠的阿利烏斯派的教徒，有經驗的阴謀家和辯論家。这样看来，优里亞努斯的关于基督教的最初的一些課是从他視为死敌的那些人那里得来的，而他又是在正教教徒和阿里烏斯派教徒之間无穷无尽的爭吵底最激烈的形式下接受了基督教本身的。

当三四二年优謝比优斯死去的时候，兩兄弟被送到卡帕多启亞的一个城堡去，在那里他們一步不出門地过了六年多。他們是生活在宮廷宦官的經常的和細密的监視之下的。大批阿里烏斯教派的教师和以前一样地包圍着他們。人們强制地使优里亞努斯接受基督教，而他为了自卫感而不得不表現出自己是一个虔誠的和

严格的基督徒。他謹守齋戒、按期到教堂去，甚至在教会中給人們誦讀圣經。

但是，显而易見，优里亞努斯的周边的全部人物并不都是基督教徒。宦官中有一个叫做瑪尔多尼烏斯的人，他秘密地使这个男孩子認識到偉大的希腊詩人和哲学家。很容易想象得到，优里亞努斯是何等貪婪地貪食这种禁果而这对于他的世界觀的形成有多么大的影响！

当伽路斯被任命为愷撒的时候，优里亞努斯的禁閉也結束了。他得到允許住在康士坦丁堡并可以到高等学校去学习。但是康士坦提烏斯却給他选了一个基督教的修詞学家埃克波里烏斯担任他的教授，埃克波里烏斯在自己的講义中只是"誹謗諸神"而已。

但是多疑的康士坦提烏斯不能長期忍受优里亞努斯留在康士坦丁堡。在使他受补充教育的借口之下，他被送到了尼科美地亞。这对优里亞努斯来說正是一大幸事。当时在尼科美地亞講学的是著名的异教修詞学家里巴尼烏斯。誠然，优里亞努斯当然要向康士坦提烏斯宣誓不去听他的課。但是他却善于找到办法。优里亞努斯化了很多的錢雇一个人，囑他把里巴尼烏斯的講义記录下来，而后来他便秘密地研习这些講义。里巴尼烏斯后来說，优里亞努斯領会他的学說，比亲自听他講学的人要好得多。

尽管使用一切的謀略和巧計，康士坦提烏斯还是听到說，优里亞努斯和异教徒相友善。少年又有受到放逐，可能是被处死的危險。于是不得不加紧偽裝：优里亞努斯剪了头发，剃了胡子（長头发和胡子是皈依异教学說的表示），开始过僧侶方式的生活并以講道者的身分而加入了尼科美地亞的僧侶团……

在这些年代里，完成了优里亞努斯的最后的改宗——向后轉

改宗异教并脱离了他所憎恨的基督教。优里亚努斯和他当时大多数的人一样，是具有深刻宗教素質的人物。但是这种宗教性，由于他的生活条件，使他摆脱了在四世紀中叶已經成为傳統的那条道路。在优里亚努斯看来，基督教已成了他从幼年时代起所憎恨的一切事物的象征。基督教徒杀死了他的父亲，長年間放逐了他本人并使他經常受到死亡的威胁，基督教徒迫使他不得不裝模作样和伪善。优里亚努斯所看到的基督教成了强暴、欺騙、阴謀詭計、无益的教义上的爭論和极端迷信的一种駭人听聞的宗教。但在基督教以外，他却看到了希腊諸神的一个旧的美好的世界，古代文化的无可估价的宝庫。异教徒不攻击也不迫害他：相反地，他們自己正是受到迫害的。优里亚努斯从幼年和少年时代便暗地里对他們有了最鮮明的和良好的印象。对于热情的和昂奋的少年来說，他的选擇是明显的了。

优里亚努斯极其隐蔽地热心鑽研异教的科学和哲学。宗教哲学和神秘論方面特别使他入迷。为了窺探当时流行的各种学說的秘密，他到以弗所城去拜訪新柏拉图派的著名的瑪克西姆斯。在瑪克西姆斯那里，他認識了新柏拉图主义的秘密学說，学会了占卜术和与諸神直接"打"交道的各种方法。

新柏拉图主义是哲学家普洛提努斯根据柏拉图主义并在格諾西斯派的强烈影响下在三世紀創造的一种宗教神秘論的哲学。新柏拉图派認为世界是从不可認識的絕对(上帝)产生的神力的发射(emanation)。发射的第一阶段是理性的世界、思想的灵的世界；第二阶段是精神的、心理的世界；最后第三即最后阶段則是物質世界。每一阶段都表示神力的逐步减退。因此在物質世界上則只有从上帝所发出的光的微弱反照而已。

新柏拉图派使发射的各个阶段充满了东方和希腊罗馬宗教的神和魔鬼。和在格諾西斯教中一样，結果是产生了結束了古典宗教和哲学的发展的复杂而奇妙的混成体系。

神秘論、占卜、齋戒和祈禱、为了与神"合而为一"而使自己进入昏迷的狀态，这一切在新柏拉图主义中也起有巨大的作用。它仿佛是一个特殊的异教的基督教，和新宗教完全对立的宗教。

但是在优里亞努斯看来，新柏拉图主义对于基督教却具有那样的一个优点，即它一方面滿足了宗教的需要，却又完全以旧的文化和旧的多神教为基礎，虽然这一多神教已被哲学的思想用时式的一神教的精神而加以改造。优里亞努斯成了新柏拉图派哲学的一个热烈的参加者。

这时伽路斯遭到了大难。优里亞努斯被任命为愷撒并被派到高盧去。在他的生活中到来了一次激烈的变革。他不得不从一个閉居者、幻想家和哲学家变成一个統帅、政治家、实踐家。在开头的时候，优里亞努斯感到絕望。他喊道："这不是我的事情，鞍子給放到头上来了！"但是优里亞努斯的丰富的、极其多方面的和灵活的本性是应付得了他的新位置上的一切困难的。他迅速地从头研究軍事，而在三五七年竟能在阿尔根托拉图姆（斯特拉斯堡）附近的一次大战中击潰了阿拉曼尼人。在此之后，优里亞努斯曾三次渡过萊茵河从而扩大了自己的軍事胜利。他对佛蘭克人的战爭也很得手，虽然他不得不允許他們的一部分移居于罗馬的領土即萊茵河的左岸。

当时康士坦提烏斯正在多瑙河上对跨德人和撒尔瑪提人作战。三五九年，波斯的国王薩波尔二世率領大軍渡过底格里斯河进攻罗馬的領土。元首不得不到东方去。他向优里亞努斯要求輔

助的队伍。但是这一要求引起了高盧軍队的反对，因为根据和在他的軍中服务的蛮族所締結的条約，优里亞努斯并沒有权利把他們派到高盧以外的地区去。一次叛变爆发了，結果在三六〇年冬，巴黎的高盧軍队宣布优里亞努斯为奥古斯都。他由于自己的軍事和行政才能已在他們中間享有巨大的声望了。

在开头的时候，优里亞努斯曾請求康士坦提烏斯承認他为奥古斯都并把自己的軍队撤出西方。元首繼續对波斯人作战而未給予任何回答。于是优里亞努斯便向巴尔干半島推进。康士坦提烏斯迎击他，但是在三六一年十月五日死在小亞細亞了。优里亞努斯于是为全帝国所承認。

对基督教的斗爭

他生平的夢想終于实現了！他再也不需要依賴什么人，他不再为自己的生命而担心害怕，最后他还可以使自己所喜爱的思想取得胜利。当他公开和康士坦提烏斯决裂的时候，优里亞努斯便不再掩飾自己的思想和計划了。恢复起来的异教以他和他的軍队为代表从西方向基督教的东方发动了进攻。

“背教者”(基督教徒就这样称呼优里亞努斯)想用什么方法使自己的想法取得胜利呢？优里亞努斯并不准备取消米蘭敕令。他的生活的全部經驗告訴他，用强力对思想作斗爭是何等困难的事情。

但是斗爭的邏輯不可避免地必然会使拥有充分权力的元首采取实际上就是强制措施的一些办法。但无論如何，首要的是从思想上加以影响的方法。优里亞努斯写了一部著作“反基督教徒”。

在这里集中了对于"迦利里人的瀆神的教派"的全部憎恨。他这个博覽基督教文献(少年时期的严格訓練在这里对他是有帮助的)并完善地掌握了古典科学与哲学的财富的人物对基督教发动了猛烈的重大的責难。他批評了基督教的教义学，寻找出"圣經"中的矛盾，嘲笑圣經里的神話。在反基督教的武庫中，好象没有一件武器比优里亞努斯的著作更銳利了！

但是，讓我們再重复一次，斗爭的邏輯使元首走得要远得多，他剝夺了基督教僧侶的在他以前的元首們所給予的一切特惠。三六二年，优里亞努斯頒布一个敕令，禁止基督教的哲学家、文法学家和修詞学家在学校中授課。这一引起了基督教徒的最大憤怒的措施之施行的原因是由于基督教的学者不能不加歪曲地来解釋异教的哲学家和詩人。敕令說："教給人們你認为是不好的东西，这是荒謬的事情。"优里亞努斯到康士坦丁堡之后所采取的最初的措施之一，便是允許在康士坦提烏斯当政时期由于宗教的原因而被放逐的一切人返回。回来的主要是正教教徒，其中有主教阿帕納西烏斯。在形式上，这一措施是由于广泛的宗教寬容上的考虑。实际上这是对基督教徒的一次非常有力的进攻。优里亞努斯使正教教徒回来，这样便重新煽起了他們和阿里烏斯教徒之間的爭端。

把先前由于宗教的理由而沒收的財产归还以前的領主也是由于同样的那些宗教寬容的考虑的。因这一措施而得利最大的是异教的寺院，因为在以前的年代中間，这些寺院曾被沒收了土地、財庫、常常甚至建筑物本身。現在这一切都应当归还了。敕令使人們能够对基督教徒广加迫害，因为远不是經常可以寻找到确实应当沒收的罪犯。

一般說来，优里亞努斯的宗教政策使基督教徒和异教徒之間

的关系极度尖銳化起来了。异教徒感到有国家的支持，便轉入坚决的进攻。凡是旧的宗教还有某些拥护者的地方，便发生了騷动。在亚力山大里亚，人群把主教乔治亚杀死了。凡是被人知道有反异教活动的人們都遭受逮捕、毒打。优里亚努斯本人当然也承認，在某些場合之下，他的拥护者是做得过火了的。

优里亚努斯是一个聰明人，他懂得十分清楚，基督教教会的力量是在什么地方。因此为了想以“希腊化主义底新的淨化的形式”恢复异教（他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新柏拉图派宗教的），元首决定为它創造新的組織形式。严格地說，希腊罗馬的宗教并沒有眞正的、职业的祭司等級和眞正的教会等級制度。祭司是选出的官职，他們并不受專門的教育和必需的准备。优里亚努斯試图按照基督教的等級制度的榜样創立异教的等級制度。这一等級制度以祭司長为首，他們必須对所有其他的僧职人員加以监督并有权开除等級制度內不适合的人員。祭司不应当象一般那样地从富有和显貴的公民中間选举，而应当从为异教而斗爭的坚强斗士（主要是哲学家）中間选出。元首經常向祭司发出咨文，在咨文中間則要求他們过有道德的生活方式，常常向諸神祈禱，不去看戏，不去讀那些輕薄的書籍。

优里亚努斯懂得慈善事业在基督教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因而他坚持地要祭司們对于事情这一方面加以最严重的注意。

优里亚努斯的失敗和他的死亡

但是优里亚努斯想使尸体复活的一切試图都是徒劳的。事情只能限于对基督教徒施行个别的暴行，只能限于恢复异教的寺院

和祇拜，只能限于复兴异教外表的一面。异教徒本身也由于优里亞努斯的虔敬和僧侶的生活方式而嘲笑他。他那热情的宗教性和异教的一般性質是絕对不协調的。新柏拉图派的幻想可以引誘旧异教知識分子的小小的一个阶层，但对于帝国的广大居民集团却是格格不入的。宗教的精神脫离了异教而完全轉到基督教里去。一切宗教的本質（而在旧世界毁灭的这一可怕的时刻里这样本質是占大多数的）都轉到基督教里面去了。而优里亞努斯本身，就他全部的性格，就他全部的意图而論，也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徒。只有教育的条件才使他成了基督教的敌人。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会以同样的光彩写一部“反异教徒”并以同样的热情对他們加以迫害的。优里亞努斯最大的个人的悲剧就在这一点上。但是作为历史人物，他的悲剧也同样是在这一点上。他并未能了解历史发展的方向，而是想使历史向后轉。因此他的事业是注定要失敗的，而他自己也死掉了。

“背教者”的当政时期一共只有兩年半。三六三年，在細心的准备以后，他恢复了还是康士坦提烏斯所开始的、对波斯人的战爭。起初軍事行动在罗馬人方面开展得十分順利。罗馬軍队突入东方直到克鉄息丰。但是后来波斯人轉入进攻而罗馬軍队便不得不开始撤退了。在一次的小接触中，优里亞努斯因中投枪而受了致命伤，这是三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事情。

軍队选了統帅約維阿努斯为他的繼承者。四面八方为波斯人所压制的罗馬軍队的处境是如此严重，以致約維阿努斯以把狄奥克列启亞努斯在美索布达米亞所侵占的几乎全部土地讓給波斯人的代价才挽救了自己和軍队。新元首是一个正教教派的基督教徒。因此他立刻停止了对基督教徒的一切迫害。正教再度取得胜

利，而它的不倦的斗士阿帕納西烏斯則返回了亞力山大里亞的主教教坛。

三六四年初，約維阿努斯突然死在小亞細亞。在尼凱亞集合的統帅和高官选出弗拉維优斯·瓦楞提尼亞努斯担任他的职位，这个人在优里亞努斯时期是元首亲卫队的長官。帝国进入本身生存的最后阶段了。

第十六章

西罗馬帝国的灭亡。
奴隶革命和蛮族的入侵①

四至五世紀的社会

在四世紀和五世紀，帝国的社会一直是在还在当时很久以前所制訂的那个方向上繼續发展。在四世紀的后半，晚期帝国的一套自然閉关的和农奴制的关系底特殊体系最后形成了。商业的徹底衰落②表現在各种国家开支——稅收、軍餉等等——的实物化上。一般官吏和士兵都用食品、衣服、家具来供应。他們从国家仓庫取得所有这些东西，而居民的实物稅就都是运到国家仓庫去的。只有最高的統帅人員和最大的官吏才得到一部分的現金的薪俸。

商业萎縮了，它这时几乎超不出地方城市市場的范圍。晚期罗馬城市获得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外貌——这与其說是工商业的居民地，勿宁說是堡壘：它們的領土大大地縮小了，它們給坚固的城牆圍繞起来，城市广場的数目减少了等等。帝国經济生活的重心完全轉移到农村去了。

在土地关系方面，隶农制最后取得了胜利。在四世紀和五世

---

① 在这一章里只簡短地綜述一下主要的事实，詳細的叙述請参閱中世紀史。

② 四世紀中叶和狄奥克列齐亚努斯与康士坦提努斯有关的經济的某种活跃是暫时的。

紀中間，以前实际上早已存在的、把束縛隶农于土地上这件事在法律上被固定下来。除去元首的敕令以外，隶农从一个領主轉向另一个領主的自由逐漸地受到限制，于是他們就变成了眞正的农奴。使罗馬不得不把隶农束縛到土地之上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居民的可怕的流动性。城市和乡村的下級和中級阶层的处境是如此困苦，以致人們竟願意跑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只要能摆脫稅收、官吏的迫害和債务。而他們主要是跑到蛮族那里去。五世紀的一位罗馬作家清楚地給我們描繪了这种逃跑的情况：

“可是穷人受到洗劫，寡妇呻吟、孤兒受压迫到这样程度，以致屬于名族并受到良好教育的許多人都不得不逃避到罗馬人民的敌人那里去，以免变成不公正的迫害的牺牲品：他們到蛮族那里去寻罗馬的仁爱，因为他們不能在罗馬人那里忍受野蛮的非人待遇。虽然在风俗习慣上，在語言上，他們和他們所逃往的蛮族并无共同之处，虽然蛮族的令人厌惡的生活方式使他們看了吃惊，但尽管如此，他們却甘願习惯于蛮族的生活，而不願忍受罗馬人的不公道的殘暴行为。他們去給哥特人或是巴伽烏狄人，或是給其他在到处占統治地位的蛮族服务而并不后悔自己的行动。他們宁肯帶着奴隶的称号自由地生活，而不願意只保留着一个自由人的名义，但实际上却是奴隶”①。

但是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跑到蛮族那里去的。許多人是躲避在富有地主的庇护之下。要懂得这一点，就必須清楚地想一下，大地产在四世紀变成了什么——这是和旧的奴隶制的大庄园很不

① 撒尔維亚努斯：“神的統治”，V。

相同的一种东西。四世紀的大地产几乎是独立的，它不單在經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一个單位。它的主人是一个小国王，他君临于自己的隶农和奴隶之上。他居住在設防的田庄里，四周有武裝奴仆的大軍圍繞着，他根本是不把中央政权放到眼里的，特别是对于它的税收政策。无論如何，讓元首的官吏使他的隶农破产，这是不符合于他的利益的。这就説明为什么从大地产上的居民征收全国的租税，远不是一个輕而易举的任务。因此自然的是，隶农很願意从中小地主的土地轉到大地主的土地上去：在那里他們总可以找到庇护，不受政府代理人的侵害。

居民的流动性打乱了帝国的全部税收制度。在自然化中的經济情况下，細心地考虑到每一个支付單位是必要的条件。任何人都应当牢固地定居在自己的土地上并支付应向他征收的东西。因此隶农被束縛在土地上，而必須用自己的手工业制品納税的手工业者則被束縛在自己的同业公会里；职业成了世襲的，以致兒子必須从事他父亲所从事的职业。

由于居民的貧困化和商业的衰落，手工业大大地萎縮了。政府并不能以手工业制品来充分应付供应軍队和官吏的需要。因此它便不得不成立国家的手工作坊，被束縛在那里的手工业者和奴隶就在那里工作。二者的处境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他們被烙上印記并遭受体罰。

农奴制关系遍及于几乎所有的各种活动：商业、軍役（在边界地区的世襲軍事殖民者）、城市自治方面的服务等等。如果狄奥克列齐亞努斯和康士坦提努斯把帝国的最后分裂延長了几十年的話，那末所以做到这一点的代价，只由于鎮压革命运动和使帝国劳动居民的全部力量重新紧張起来。四世紀的农奴制度是在政治反

动和奴隶制社会旧的經济关系完全摧毁的条件下发生的这种巨大紧張情况的表現。但这种紧張是最后的一次了。四世紀后半帝国內部与外部情况是到达这样的尖銳程度，以致新的爆发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恩格斯对于罗馬社会潰灭前夕作了經典性的描述:“罗馬世界統治底平准器，在数百年間，用于地中海沿岸的一切国家。凡在希腊語言未予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語言都讓位于腐敗的拉丁語了；一切民族的差别都泯灭了，高盧人、伊伯利安人、利古里亚人、諾立克人都不存在了，他們都变成罗馬人了。罗馬的行政及罗馬的法律，到处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同时也摧毁了地方的及民族的独立性的最后殘余。新异的罗馬公民权对于这种損失并未提供任何的补偿；它沒有表現任何民族性，而只是民族性缺乏的表現。新民族底要素，到处都可以看見……但是任何地方还沒有具备能够从这些要素中造成新民族的力量，任何地方也还沒有发展力或抵抗力底痕迹，至于創造力更不用說了。对于那个广大領土上的龐大民众唯一团結的紐帶只有罗馬国家，而它与时俱进，已經成为这些广大民众底最凶惡的敌人与压迫者了。各屬領已把罗馬破坏了，罗馬本身，变成了一个地方的都市，与其他城市一样，它虽然有特权，但是已經不再是統治的了，已經終止其为世界帝国的中心了，甚至它已經丧失了为元首及其太守們住在地的意义，他們現在住在康士坦丁堡、特里尔及米蘭了。罗馬国家变成了一架龐大的复杂机器，專用以榨取臣民的膏血了。稅捐、国家的义务及各种代役租使大批居民陷于穷困的深淵；太守、收稅吏及兵士的勒索威逼，更加强了这种压迫，而不能忍受了。这就是罗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所引起的結果：它的生存权是建筑在对內維持秩序对外防御野

蛮人的基础之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更坏，它說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了。

社会底狀态也同样是絕望的。自共和制的末期起，罗馬的統治已經建筑在对被征服諸屬領的殘酷剝削的基础上面；帝国不但沒有取消这种剝削，反而把它变为一种制度了。帝国愈趋沒落，則稅捐及賦役愈增加，官吏底掠夺勒索愈加无耻……普遍的貧穷、商务的縮小，手工业、艺术的衰落，人口的減少，都市的衰落，农业退回到較低的水准——罗馬世界霸权的最終結果，就是这样。

……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經济，再也不能获利了……現在小农經营又成为唯一有利的农作形式了。庄园一个一个分成了小块地，这种小块地分租成繳納一定租金的世襲的佃农，或者租給分成制农民（partiarii），此种分成制农民只能得到他們一年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或仅九分之一，他們与其称作佃农，勿宁称为田地看管人。但这种小块地，主要是租給移民，他們每年繳納一定的款項，而且附着在土地上，可与那块地一同出售；这种移民虽不是奴隶，但不被認为是自由人，他們不能与自由人通婚，他們相互間的婚姻并不被認为是合法的，象奴隶底婚姻一样，只看作簡單的同居。他們实是中世紀农奴底先驅。

古代的奴隶制，业已失去它的活力。无論在乡村的大农业上，或在城市的工場手工业上，都已經不产生可以补偿所耗劳动的收益了——因为銷售它的生产品的市場已經消灭了。帝国繁荣时代底龐大的奴隶占有經济的生产已收縮成为小农业及小手工业，沒有收容大量奴隶的余地了。只有供富人家务及奢侈生活用的奴隶，还留在社会上……奴隶制已經沒有益处，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使自由人鄙視生产劳动。于

是罗馬世界便陷入一种絕境：奴隶制在經济上已經成为不可能的了，而自由人底劳动却在道德上受輕視。前者已不复存在，而后者还不能成为社会生产底基本形式。只有根本的革命才能打破这种絕境"①。

在四世紀末又发生了新的革命危机，但是这一危机是在比以前更加广濶的基础之上发生的。这一基础的产生是由于日益广大的隶农、奴隶和农奴手工业者群众被引进革命运动。同时蛮族的进攻加强了，并造成了他們和起义的帝国劳动阶层的紧密結合。蛮族巩固地定居在罗馬的領土上。成了三世紀的如此典型現象的士兵譁变現在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四世紀的軍事改革几乎使边界軍队和地方居民之間的区别完全消失了，而軍队日益增进的蛮族化日益消灭了保卫帝国和进攻帝国的人們之間的对立。

这便造成了从革命运动过渡到革命并使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提："奴隶革命是把奴隶主消灭了，是把奴隶主对劳动者的剝削形式廢除了。"②

瓦楞提尼亞努斯、瓦楞图斯、格拉齐安努斯

在瓦楞提尼亞努斯当选的时候，曾向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即他要給自己任命一个共治者。帝国的瓦解和国家东西两半之間日益

① 参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四二——一四五頁。

② 斯大林："在第一次苏联集体农庄突击队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載"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五四三頁。

加深的对立使这一措施成为完全必需的。瓦楞提尼亚努斯到达康士坦丁堡之后，便任命自己的弟弟弗拉維优斯·瓦楞图斯为奧古斯都并使他治理东方，而自己則到帝国的西半去。那里边界的情况再度恶化了。瓦楞提尼亚努斯不得不在萊茵河上对阿拉曼尼人，在多瑙河上对跨德人和撒尔瑪提人作战，而他的統帅提奥多西烏斯則在布列塔尼亚对皮克特人、司各脱人和撒克遜人的进攻作斗爭。在北部阿非利加，提奥多西烏斯鎮压了由瑪烏列塔尼亚的公爵費尔姆所領导的革命分离派的运动，这一运动把地方居民的不同成分，其中包括阿戈尼斯提克人团結在一起。

三六七年，瓦楞提尼亚努斯任命自己的兒子格拉齐安努斯为共治者。在此之外，軍队还宣布格拉齐安努斯的四岁的弟弟瓦楞提尼亚努斯二世为奧古斯都。这样一来，西方的基督教徒便可以說，統治他們的是三位一体的人物——父亲和兩个兒子——了！

三七五年，瓦楞提尼亚努斯一世在多瑙河上死了。格拉齐安努斯成了他的繼承者，他是阿帕納西烏斯派的一个热誠的基督教徒（瓦楞提尼亚努斯一世力图占有中立的立場）。格拉齐安努斯是第一个放弃了傳統的最高祭司称号的罗馬元首。他公布了几个反异教徒的命令并取消了对异教僧团的国家补助金。

东方事物的情况則要坏得多了。从一开头瓦楞图斯便不得不对篡位者普洛科披烏斯进行斗爭，普洛科披烏斯是优里亚努斯的亲戚，曾在康士坦丁堡宣布自己为元首。相当广大的集团都支持他。但是当瓦楞图斯率領大軍从小亚細亚来的时候，普洛科披烏斯便被自己的康士坦丁堡拥护者所抛弃并被交給瓦楞图斯了（三六六年）。由于这些事件而展开了对哥特人的战爭，因为哥特人也是支持篡位者的。三六九年和他們締結了和約，此后便开始加紧

地对他們加以基督教化(以阿里烏斯派的形式)。东方的元首也不得不兩次对波斯人作战。

哥特人的移民

但是雷雨却从另一方面来了。三七五年左右，大量的蛮族部落从里海附近的草原向西方推进。領导他們的是匈人的部落，这一部落显然是蒙古起源的。二世紀里，匈人从里海向东方游牧。从那里他們又开始逐漸向西方推进，征服了北高加索与伏尔加河沿岸的部落幷把他們团結在自己的周圍。匈人、阿拉尼人、哥特人等等的一个联盟便这样地形成了。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部分哥特人請求瓦楞图斯允許他們移住到罗馬的領土上面来。元首答应了，但条件是哥特人要解除武裝。大量的蛮族于是渡过了多瑙河（許多人秘密地帶着武器)。

三七八年的起义

移居到美西亞的哥特人在某一时期中間是安靜无事的。但是罗馬官吏的无耻和横暴却使他們不得不拿起了武器。他們开始蹂躪色雷斯。瓦楞图斯懂得他一个人对付不了哥特人，便把剛剛击退了阿拉瑪尼人的进攻的格拉齐安努斯从高盧召了来。格拉齐安努斯前来增援，但是还在他到来以前，瓦楞图斯便在亞德里亞諾波尔附近对哥特人开战了(三七八年八月九日)。罗馬軍队失敗了，而元首本人也丧命了。我們有理由認为，由蛮族所組成的他的一部分軍队是投到哥特人的一方面去了。

在此之后，哥特人并沒有遇到有組織的抵抗便散居到巴尔干半島上来了。我們所記述的事件的同时代人阿米亞努斯·瑪尔凱里努斯曾給我們記述了哥特的进攻：

“哥特人散布于色雷斯的全部沿岸并且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而他們那些投降于罗馬人的同乡或是俘虜則指給他們那些富有的村落，特别是那些可以找到丰富粮食的村落。且不用說生来的果敢力量，下面的一种情况对他們說来也是一种很大的帮助：在那些在轉到罗馬土地之上的最初的日子里，由于受到飢餓的折磨，为了一口劣質的葡萄酒或是为了一块可憐的面包而把自己出卖的人們中間的許多同乡一天天地归附了他們。不能忍受代役租的重压的許多金矿工人也归附了他們；他們受到大家同心一致的接待，并且大力为游蕩在不熟悉的地方的哥特人效劳，他們指給这些哥特人隱蔽的粮店，当地人的躲避地方和隱蔽場所。”①

这个証据的价值是在于，它十分清楚向我們揭示了奴隶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动力。奴隶、隶农、农奴工人和蛮族的密切接触正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在罗馬以前的全部历史中間，我們从来沒有見过劳动者和罗馬社会被压迫分子的統一战綫。起义(不拘它們的規模是多么大)帶有地方的性質，常常是不适时的；奴隶的发动是和农民与城市貧民沒有联系的；他們的团結帶有偶然的和不巩固的性質。只有現在革命才开始波及整个帝国，而只有从这个时候起，統一的革命陣綫才开始形成。这种情况之能够发生是由于：农奴制关系把帝国的一切劳动阶层团結成一个整体的

① “历史”，XXXI，6，5，6。

大群。在这作为帝国最后几百年的特征的普遍迫害与奴役之中，奴隶和自由貧民之間、奴隶和隶农之間、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之間的旧的区别消失了。所有的人同样地受到压迫，所有的人同样憎恨共同的压迫者和剝削者——罗馬国家。

外面的革命力量——蛮族——和內部的革命力量結合起来了。在四世紀末以前，我們从未看到过在这些力量之間的充分接触。而就是蛮族的进攻在三世紀之前也是規模不大的。只有从这个时候起，对帝国边境的进攻才成为眞正大規模的。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罗馬之越来越弱，另一方面是蛮族之集中为巨大的联合組織，大的联盟（阿拉曼尼人、佛蘭克人、哥特人、匈人等等）。蛮族氏族制度的解体，显貴之从他們中間分出，民兵的出現——这便是这种集中的主要原因。但由于罗馬的奴隶和很大一部分的隶农同样屬于蛮族并由于他們的敌人又是共同的（都是罗馬），因而便有了他們之間发生密切接触的一切前提。在（对罗馬来說）較好的情况下，是奴隶与隶农对蛮族保持友好的中立，而在不好的情形之下則是公开地投到他們的一方面去。

这一次在經济上和社会上都日益瓦解的奴隶制国家已不能經得住来自內部的革命和来自外部的蛮族压迫的联合打击了。它不得不垮台了。

提奥多西烏斯。基督教的最后胜利

不得不重返高盧以便击退阿拉曼尼人的格拉齐安努斯任命提奥多西烏斯（他是前面所提到的統帅瓦楞提尼亞努斯的兒子）为东方的奥古斯都。提奥多西烏斯好容易才把軍队拼凑起来，他把

部分哥特人包括进来并开始对蛮族进行有計划的斗争而把他們排挤出了色雷斯。但是只有借了返回来的格拉齐安努斯的帮助才得以平定了哥特人。作为必須服軍役的"同盟者"的哥特人，重新被安置在美西亞了(三八二年)。

在东方到来了相对的宁静，这种宁静使提奥多西烏斯能够从事教会的事务。在他的有力支持之下，正教教派对于阿里烏斯派最后占了上风。同时又消灭了异教崇拜的最后殘余：犧牲的奉献被禁止了，神殿被摧毁了。与基督教正式取得胜利的同时，进行了大規模的破坏和消灭了到当时还保存的那些古典文化中心。这类最大規模破坏中的一次是亞力山大里亞群众之燒毀賽拉披司神殿，亞力山大图書館的殘余便是毁在那里的(三九一年)。稍后在亞力山大里亞，基督教徒又斬碎了伊帕提娅，这是一位女哲学家，她的学派是非常有名的。

那时元首格拉齐安努斯成了在貴族中間形成的兩党的斗爭的犧牲者：这兩党是罗馬党和蛮族党。格拉齐安努斯显然是同情蛮族的，他把他們提拔到軍队和行政的領导地位上来。对这一政策的反应是軍队中罗馬分子的起义，他們宣布布列塔尼亞的統治者瑪格努斯·克列門图斯·瑪克西姆斯为元首。格拉齐安努斯便死在对他进行的斗爭中(三八三年)。

此后在帝国的西半部便开始了也有提奥多西烏斯干預在內的十年內战和篡位的时期。这一时期最有趣的因素之一便是在三九二年宣布富有的和有教养的罗馬人优几尼烏斯为西方的元首。他开始保护异教，但异教是提奥多西烏斯所坚决反对的。在北部意大利和伊里利亞之間的边界上，优几尼烏斯的軍队被击潰，而他本人也被杀死了(三九四年)。此后提奥多西烏斯便把帝国的兩半統一

在自己的治下，但为时只有几个月。在三九五年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死了。

帝国之分成两部

从这个时候起，帝国就再也沒有結合到一起。还在提奥多西烏斯死前很久，他便任命自己的長子弗拉維优斯·阿尔卡狄烏斯为东方的奥古斯都。在对优几尼烏斯进行斗爭的时期里，又任命提奧多西烏斯的次子弗拉維优斯·荷諾里烏斯为西方的統治者。兩个奥古斯都都是年輕的人。因此提奥多西烏斯便給他們安排了有經驗的顧問：給阿尔卡狄烏斯安排的是近卫軍長官高盧人路菲努斯，給荷諾里烏斯安排的是軍队的司令官汪达尔人斯提里科。在提奥多西烏斯死后，路菲努斯和斯提里科便爭吵起来，这次的爭吵导致了帝国的实际的、最后的分裂。

阿拉里庫斯和斯提里科

提奥多西烏斯之得以与哥特人和平相处，主要是由于他广泛地吸引他們来給自己服务。在阿尔卡狄烏斯当政时期，在东方是反哥特分子占上风的。在联盟的哥特人中間出現了天才的領袖阿拉里庫斯，他被哥特人宣布为国王。在他的領导之下重新开始了他們在巴尔干半島上的破坏性的活动。斯提里科前来帮助，但是阿尔卡狄烏斯的政府用一切方法阻碍他的活动，而斯提里科便使哥特人能够退到埃培洛斯去（三九七年）。四年以后，阿拉里庫斯突入意大利，蹂躪了它的北部地区并包圍了米蘭。但是斯提里科

却得以和他締結了条約以便对东部帝国进行共同的斗爭。哥特人占領了伊里利亞。

把兵力集中在意大利来反对阿拉里庫斯，这件事使斯提里科不得不在很大的程度上把帝国的西部边疆給暴露出来。汪达尔人、阿拉尼人、苏汇維人、勃艮第人的部落突入高盧，又从高盧进入西班牙。布列塔尼亞从海上受到盎格罗人和撒克遜人的进攻。

攻占罗馬

現在在西方的軍队中和在荷諾里烏斯的宮庭中也是罗馬党占上风了。在軍队中爆发了反斯提里科的起义，而他便被处死在拉溫那了（四〇八年）。荷諾里烏斯拒絕承認和阿拉里庫斯所締結的条約。哥特人重新突入意大利。惊惶失措的元首閉守在拉溫那。阿拉里庫斯向罗馬进攻并把它包圍了。四万名奴隶从意大利各地投奔到阿拉里庫斯的軍营里来。夜里城市的奴隶打开了罗馬的城門并且放进了包圍的軍队。城市受到了可怕的洗劫（四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攻占罗馬在这时已經沒有任何战略上的意义了。但是从这一事件所产生的道德政治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紀元前三九〇年起，在八百年中間，"永久的城市"都是屹立不摇的。它的統治重重地压在地中海的全部文明世界上面。彷佛沒有一支力量能够触动这一世界的統治者。而正是在許多世紀中間只是罗馬的剝削对象的奴隶和蛮族的联盟打倒了这个高傲的强盜。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說："大家知道，从前古代罗馬帝国总是瞧不起德国人和法国人，称他們为'下等人种'和'野蛮人'，認为他們应

該永远屈服于‘上等人种’，即屈服于‘大罗馬帝国’；而且，老实說，古代罗馬帝国当时这样做还有一些理由，而現时‘上等人种’底代表人物却就不然了。結果怎样呢？結果是那些非罗馬人，即所有一切‘野蛮人’，都統一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并轟轟烈烈地把罗馬帝国推翻了。”①

在形成了古典世界傾复底大灾难的一連串复杂的事件当中，四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是具有原則上重要意义的。当然，要想确定奴隶世界灭亡的年代日期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長期的过程。但如果从所有的日期中要选出一个来，那这个日期应当是阿拉里庫斯之攻占罗馬。

帝国領土之上的蛮族

哥特人在洗劫了罗馬之后便向南推进，打算占領西西里和阿非利加。但是在南部意大利，阿拉里庫斯突然死掉了。他的女婿和繼承人阿陶尔弗率領蛮族进入西南部高盧和西班牙，而他們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了。汪达尔人則从西班牙渡海到北部阿非利加，并在几年中間借了当地奴隶和隶农的帮助（这是阿戈尼斯提克人的殘余）从罗馬人手中夺去了这个地方。四五五年，汪达尔人在国王根吉里克的統率之下登陆意大利并占領了罗馬。罗馬城再度被洗劫，但是这一次比哥特人的时候更加可怕了。

五世紀中叶，西部帝国的很大一部分已經被蛮族占領了。除去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之外，这就是布列塔尼亞的盎格罗撒克遜人、

① 斯大林：“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結报告”，載“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五六九頁。

北部高盧的佛蘭克人、隆河与索納河上的勃艮第人。这时在潘諾尼亞形成了一个以匈奴領袖阿提拉为首的新的部落联盟。在开头的时候，匈人殘酷地蹂躪了巴尔干半島。东方的元首提奥多西烏斯二世不得不向他納貢。后来蛮族又向西推进。四五一年阿提拉突入高盧。在东高盧的卡塔劳安原野之上，他遇到了在罗馬將領埃提烏斯統率之下的西方蛮族——佛蘭克人、哥特人、勃艮第人——大軍。战斗是极其頑强和殘忍的。双方都沒有退出战場。但是东方的蛮族却向后轉，到萊茵河右岸去了。

四五二年，阿提拉突入北部意大利，破坏了这个地方但是他沒有再向南进。据傳說，一个有主教（教皇）列奥参加的使团劝他不要进攻罗馬。实际上，使阿提拉不敢再向前进的显然是对在意大利猖獗的瘟疫和飢餓的恐懼。次年，被罗馬教会作家給以“上帝的鞭子”这一綽号的阿提拉死了，而匈奴的联盟很快地便崩潰了。

罗慕路斯·奥古斯图路斯的被黜

西罗馬帝国实际上已經不复存在了。在意大利，形式上还維持着罗馬元首底幽灵式的政权。但这只是雇佣的蛮族軍队首腦手中的任人摆弄的玩具而已。在四五五年到四七六年这段时期中間，这样的“元首”更換了九个人①。其中沒有一个人統治的时期在五年以上，他們都被强力推翻了。終于在四七六年，一个蛮族領袖叫做奥多瓦凱尔的，把称为奥古斯图路斯（小奥古斯都）的年輕的元首罗慕路斯加以貶黜，而決心結束这一幕滑稽剧。他派一个

① 他們是瑪克西姆斯、阿維图斯、瑪伊奥里亞努斯、利比优斯·謝維路斯、安捷米烏斯、奥利布里烏斯、格利凱里烏斯、优里烏斯·涅波司和罗慕路斯。

使团到东方的元首吉諾那里去，請求他不要再在意大利任命一个特殊的元首，而是使他——奥多瓦凱尔——担任拥有罗馬貴族称号的太守。吉諾除了承認既成的事实以外，是沒有任何别的办法的……

东罗馬帝国的命运

上面我們已經指出了使帝国东部比較巩固的那些原因：旧的手工业技巧，較发达的一組商道，全体居民之很有教养。在希腊化东方，奴隶制度本身从未达到象在罗馬的西方那样的发展阶段。在东方的（当然也在希腊的）奴隶制度中，保存了比較原始的，因而也就是比較温和的依賴形式（这些形式在外表上和农奴制度相似）。这就說明为什么东方的生产力較少受奴隶制度的破坏并能較長期地对抗可怕的危机，而西方却是因这一可怕的危机而灭亡的。但是区别在这里并不是原則性的；这种区别与其說是質的，勿宁說是量的。古典东方的历史命运也不是兩样的。

六世紀中叶，东方（或拜占庭）帝国为恢复过去的罗馬强国而作了巨大的努力。元首优斯提尼亞努斯（五二七年——五六五年，旧譯查士丁尼）在西方发动了大規模的战爭。他的統帅維里查利烏斯和納尔杰苏斯得以从汪达尔人手中夺回了北阿非利加，从哥特人手中夺回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东南角。拜占庭也有繼承古典世界的文化遺产的要求。在优斯提尼亞努斯当政时期，在編集和整理罗馬法方面曾作了巨大的工作，这結果是产生了著名的 Corpus iuris civilis（“民法典”）。在康士坦丁堡修建的宏壯的圣索非亞大神殿当然能够証明帝国的威力和元首本人的虔敬。

但是化費了巨大力量而取得的这些成就是非常成問題的。每年必須向波斯人納貢来买脱自己。北部边疆几乎不能挡住大量侵入巴尔干半島的斯拉夫人的进犯。五三二年在康士坦丁堡也爆发了持續了六日之久并几乎使优斯提尼亞努斯失去王位的可怕的人民起义。起义者終于被压制到跑馬場上去，而政府的軍队在那里大約杀死了四万人。

在优斯提尼亞努斯当政的末期，出現了由于不合情理地过度使用帝国全部力量而引起的危机的朕兆，而在他的繼承者当政的时期，大灾难到来了：国庫完全耗尽、飢饉、起义和失去优斯提尼亞努斯所占領的几乎一切地方。而且在七世紀初，波斯人对帝国东部边界发动总攻。在短时期之內，帝国便失掉了埃及、叙利亞和巴勒斯坦，而波斯人的先头部队則直抵博斯波鲁斯海峽。就在这个时候，斯拉夫人和阿瓦里人又包圍了康士坦丁堡。

誠然，元首埃拉克里烏斯（六一〇——六四一年）得以击潰波斯人并收复了失去的东方各行省，但这只是很短时期的事情。正当伊拉克里烏斯战胜了波斯人的时候，在阿拉伯，阿拉伯的部落在一个新的宗教——伊斯蘭教——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了。七世紀的三十年代，阿拉伯人初次进攻巴勒斯坦和叙利亞，而到六五〇年，巴勒斯坦、叙利亞、美索布达米亞、小亞細亞一部分、埃及、北阿非利加一部分已經轉到阿拉伯人的統治之下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間，阿拉伯人建設了海軍，占領了賽浦路斯、罗德斯諸島，并通过爱琴海而开始圍攻康士坦丁堡。对首都的进攻是被击退了，但拜占庭再也未能收复自己在亞洲和非洲的領土。

阿拉伯侵略的迅速和蛮族之易于突入西方其原因是相同的：受到压迫的土著居民不單是不抵抗阿拉伯人，反而欢迎他們，把他

們看成是使自己擺脫拜占庭压迫的解放者。

这样看来，到八世紀的时候，东部帝国的疆土只限于巴尔干半島、小亚細亚一部分和爱琴海諸島了。而且就是保全下来的这些地区也都密居着蛮族（例如斯拉夫人就密密地住在巴尔干半島上）。在这些地方，和在西方的原始蛮族国家里一样，从晚期帝国农奴制关系和蛮族帶来的公社制度的結合中，中世紀的封建关系开始发展起来了。这样，奴隶制社会的傾复和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就其主要特色而論，不拘在地中海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是相同的。古典奴隶制度和奠基在这一制度之上的文化在过去罗馬帝国的全部时期中消灭了。但它們不是消灭得一些痕迹都沒有的：在長达千年的古典社会的历史所准备的基础之上，一个更高的、更适合于历史发展的、新的社会制度成長起来了。

参 考 書 目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

馬克思："德謨克利图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学之間的区别"，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馬克思："黑格尔法权哲学批判"，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馬克思："有关伊壁鳩魯派、斯多噶派与怀疑派哲学史著作草稿"，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全集"，第4卷。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全集"，第5卷。

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書之摘要"，載"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9卷，1941年。

馬克思、恩格斯："'新美国百科全書'中的条目(1858—1861年)。'軍队'"。"全集"，第11卷，第2分冊。

馬克思："'拿破侖第三政变記'第2版导言"，"全集"，第13卷，第1分冊。

恩格斯："反杜林論"，"全集"，第14卷。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全集"，第14卷。

恩格斯："費尔巴哈論"，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

恩格斯："布魯諾·鮑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分冊。

恩格斯："早期基督教历史"，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分冊。

恩格斯："古代日耳曼人历史"，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分冊。

馬克思："資本論"，第1、2、3卷，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19卷。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1、2、3卷，1924—1936年。

馬克思:“前資本主义生产諸形态”,載“无产阶級革命”,1939年,第3号。

馬克思:“編年札記,东哥特人征服意大利之前的罗馬帝国”,載“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5卷,1938年;轉載于“古代史通报”,1939年,第2号。

馬克思:“1855年3月8日致恩格斯書”,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9頁。

馬克思:“1861年2月27日致恩格斯書”,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頁。

列寧:“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載“全集”,第19卷。

列寧:“关于党綱的修訂”,載“全集”,第21卷。

列寧:“論国家”,載“全集”,第24卷。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質”,載“列寧主义問題”,第11版,1939年。

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載“列宁主义問題”,第11版,1939年。

斯大林:“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总結报告”,載“列寧主义問題”,第11版,1939年。

斯大林:“論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載“列寧主义問題”,第11版,1939年。

斯大林:“答拉辛同志的信”,載“布尔什維克”,1947年,第3号。

史料

(甲)古典作家

奧列里烏斯(瑪尔庫斯):“独語,沉思”,C·罗哥文譯自希腊語,1914年。

阿米亞努斯(瑪尔凱里努斯):“历史”,第1—3冊,Ю·A·庫拉科夫斯基教授与A·宋寧教授譯自拉丁語,1906—1908年。

“安启拉文献”(“圣奧古斯都行述”),論文集“罗馬帝国”,1900年。

阿庇亞努斯:“西班牙—罗馬战爭(伊伯里卡)”,“古代史通报”,1939年,第2号。

阿庇亞努斯:“內战記”,C·A·若別略夫主編,自希腊語譯出,1935年。

阿庇亚努斯：(一)"米特里达梯斯战爭"；(二)"叙利亚事件"，С・П・康德拉捷夫譯，"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4号。

阿普列优斯(路克优斯)："金驢"，Н・М・索科洛夫譯自拉丁語，1895年。

維該提烏斯(佛拉維优斯・列納图斯)："軍事概述"，С・П・康德拉捷夫譯自拉丁語，"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1号。

維吉尔："埃涅伊德"，А・菲塔譯，А・Ф・瑪尔克斯譯的第2版。

同上，В・布留索夫与С・索洛維耶夫譯，1933年。

維吉尔："农村叙事詩。布科里克。吉奥吉克"，С・謝尔文斯基譯，1937年。

波里奥努斯・瑪尔庫斯・維特鲁維优斯："維特鲁維优斯建筑十書"，丹尼耶列・巴尔巴洛注；А・И・維涅廸克托夫、В・П・沮波夫、Ф・А・彼得洛夫斯基譯，1938年。

波里奥努斯・瑪尔庫斯・維特鲁維优斯："建筑十書"；譯自拉丁語，А・В・米舒林編并撰引言，1936年。

盖烏斯："法学阶梯"，原文与譯文；Ф・廸頓斯基出版，1891年。

克温图斯・佛拉庫斯・奥拉提烏斯："全集"，Ф・А・彼得罗夫斯基主編下翻譯，1936年。

克温图斯・佛拉庫斯・荷拉提烏斯："抒情詩集"，А・П・謝緬諾夫一天一商斯基譯注，1936年。

克温图斯・佛拉庫斯・荷拉提烏斯："短歌"，Н・И・沙捷尔尼科夫按原文韻律譯，1935年。

"佛拉庫斯・荷拉提烏斯"。А・菲塔譯并附注；А・Ф・瑪尔克斯第2版。

加图、瓦罗、科路美拉、普利尼："論农业"，М・И・布尔斯基編譯，1937年。

卡图鲁斯："詩集"，А・菲塔譯，1886年。

克温里亚努斯："修詞講話十二卷"，А・尼柯里斯基譯第1—2卷，1834年。

里巴尼烏斯："演說集"，С・謝斯塔科夫譯，第1—2冊，1914—1916年。

提图斯・李維："建城以来的罗馬史"，Н・阿德里亚諾夫主編下譯自拉丁語，第1—6卷，1892—1899年；第1—3卷，第2版，1897—1901年。

盧齐亚努斯："著作集"，第1—2卷，Б・Л・波加耶夫斯基主編下翻譯，1935年。

路克列提烏斯:“論物性”,Φ·A·彼得罗夫斯基譯,1946年。
同上,И·拉琴斯基譯,1913年。
瑪尔启亚路斯:“短詩”,A·菲塔譯,1891年。
瑪尔启亚路斯:“短詩选”,Н·И·沙捷尔尼科夫譯,Φ·A·培特罗夫斯基主編,1937年。
科尔涅里烏斯·涅波司:“名將傳”,И·E·季莫申柯譯,1883年。
納佐·普布里烏斯·奥維狄烏斯:“变形記”15卷,A·菲塔譯,1887年。
納佐·普布里烏斯·奥維狄烏斯:“变形記”,C·B·謝尔文斯基譯,1938年。
納佐·普布里烏斯·奥維狄烏斯:“短詩与書信”,Φ·捷林斯基譯,1913年。
納佐·奥維狄烏斯:“悲歌”,A·菲塔譯,1883年。
阿尔比特·培特罗尼烏斯:“諷刺詩集”,Б·И·雅尔赫主編下翻譯,1924年。
提图斯·瑪克优斯·普劳图斯:“喜劇选集”,第1—3卷,A·B·阿尔求什科夫譯。
小普利尼:“与图拉眞的通信”,B·C·索科洛夫譯自拉丁語,“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2号。
小普利尼:“向元首图拉眞的頌詞”,Я·托尔瑪契夫譯自拉丁語,1820年。
小普利尼:“与图拉眞的通信”,Я·托尔瑪契夫譯,1863年。
老普利尼:“自然史,其中的技术問題”,“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3号。
普魯塔克:“傳記选”,C·Я·盧里叶教授主編,譯自希臘語,1941年。
普魯塔克:“賽尔托里烏斯”,“古代史通报”,1939年,第2号。
普魯塔克:“平行傳記”,第1—9卷,B·阿列克謝耶夫自希臘語譯,A·C·苏沃林出版。
波利比优斯:“四十卷通史”,第1—3卷,Φ·Г·米申克譯自希臘語,1890—1899年。
塞克斯图斯·普洛培尔提烏斯:“哀歌”,A·A·菲塔譯,1898年。
撒路斯提烏斯:“卡提里那的阴謀。优古尔塔战爭”,Н·Б·戈尔登維澤譯,1916年。
特蘭克維路斯·盖烏斯·苏埃托尼烏斯:“十二愷撒傳”,譯自拉丁語,1933年。
同上,B·阿列克謝耶夫譯自拉丁語,1904年。

路克优斯·阿涅烏斯·塞內加:"悲剧集",塞尔該·索洛維耶夫譯,1923年。
斯特拉波:"地理十七卷",Φ·Γ·米申科譯自希腊語,1879年。
斯特拉波:"伊伯利亞記述","古代史通报",1932年,第2号。
科尔涅里烏斯·塔西佗:"全集",第1—2卷,B·И·莫捷斯托夫譯,1886—1887年。
鉄倫提烏斯:"喜剧集",A·B·阿尔秋什科夫譯,1934年。
提布路斯:"哀歌",A·菲塔譯并附說明,第2版,1898年。
約瑟夫·佛拉維优斯:"犹太古史",第1—2卷,Γ·根刻尔譯自希腊語,1900年。
約瑟夫·弗拉維优斯:"犹太战爭",Я·契特凱譯,1900年。
塞克斯图斯·优里烏斯·佛隆提努斯:"战略(軍事策略)","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1号。
瑪尔庫斯·图里烏斯·西塞罗:"演說全集",Φ·捷林斯基主編下翻譯成俄文,第1卷,1901年。
瑪尔庫斯·图里烏斯·西塞罗:"演說选集",A·克列瓦諾夫譯,1877年。
优維那路斯:"諷刺詩",Д·C·涅多維奇与Φ·A·彼得罗夫斯基,1937年。
优斯提努斯:"通史",謝明·波尔捷茨科夫斯基譯自拉丁語,1824年。

（乙）选集与文集

"古典詩人論艺术",1938年。
"史料中所見的古典生产方式",C·A·若别略夫与C·И·科瓦略夫主編,1933年。
"古典世界的建筑",B·П·沮波夫与Φ·A·彼得罗夫斯基主編,1940年。
"古代日耳曼人",A·Д·烏达里曹夫主編文件集,1937年。
"文献中的古代世界":編者Д·A·沙林諾夫、H·M·尼柯里斯基、C·И·拉齐格、B·H·司捷尔里果夫,第3分册罗馬共和国,第1卷,1922年。
"卡提里那的阴謀"(史料集),C·П·格沃兹捷夫譯、論文与注釋,1934年。
B·B·拉提謝夫:"古代希腊与拉丁作家关于斯奇提亞和高加索的报道",第1—2卷,1893—1900年。
同上,上書的修訂新版,"古代史通报",1947年,第1号以次。
A·拉諾維奇:"早期基督教史的原始史料",1933年。

А·拉諾維奇:“基督教的古典批判家”,1935年。

“罗馬文学选譯”,С·П·康德拉捷夫編,1939年。

“中世社会史”,Е·А·科斯敏斯基与А·Д·烏达里曹夫主編,第1卷,1927年。

В·В·司特盧威:“古代史文选”,第2卷,1936年。

“古代文学选集”,第2卷,“罗馬文学”,Н·Ф·捷拉塔尼編,1937年。

一般著作

О·巴吉涅尔:“根据最近的发掘来看古代罗馬广場”,“华沙大学通报”,1904年,第1号。

Л·布洛赫:“罗馬共和国等級与社会史”,1904年。

А·Г·勃克昌寧:“古代世界史学习参考書”,1946年。

Г·布瓦謝:“罗馬考古学漫步”,1915年。

М·維柏尔:“城市”,1923年。

В·維格涅尔:“罗馬”,第1—2卷,1902年。

П·威廉斯:“罗馬国家法”,第1—2卷,1888—1890年。

Р·Ю·維披尔:“罗馬帝国史綱”,1923年。

Э·吉朋:“罗馬帝国衰亡史”,第1—6卷,1883—1889年。

П·基罗:“罗馬人的私生活和社会生活”,1899年。

Э·Д·格林姆:“罗馬元首政权发展史研究”,第1卷,1900年;第2卷,1901年。

Г·捷里布留克:“政治史范圍內的战术史”,第1—2卷,1936—1937年。

Л·叶里尼茨基:“西部地中海地区考古发現概述”,“古代史通报”,1939年,第1号。

Л·叶里尼茨基:“近年来在西班牙、罗馬高盧与不列顛的考古发現概述”,“古代史通报”,1939年,第2号。

С·А·若別略夫:“古代罗馬”,第1分册、“王政与共和时代”,1922年。

同上,第2分册、“帝国时代”,1923年。

Ф·Ф·捷林斯基:“古代罗馬日常生活的新文献”,“思想生活”,第3版,1916年。

"外交史",第1卷,1941年。

"蒙森所述的罗馬共和国史","自学文庫",1900年。

H·卡列耶夫:"古典世界的城邦",第2版,1905年。

H·卡列耶夫:"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馬世界的君主国家",1904年。

"古代史讀本",第2部分,第2分册,罗馬——共和国;第3部分罗馬——帝国,1915年。

C·И·科瓦略夫:"古代社会史,希腊化时代,罗馬",1936年。

Ю·A·庫拉科夫斯基:"罗馬帝国老兵之分配土地和軍事移民地","基輔大学通报",1881年,第9号。

同上:"罗馬元首当政时期的意大利","基輔大学通报",1884年,第10号。

Г·M·拉札列夫:"古代世界国家政权之发展",第2版,1909年。

H·A·瑪什金:"古代罗馬史(大学課程簡明参考教本)",手稿本,1939年。

H·A·瑪什金:"古代罗馬史的基本問題(概述講义)",1947年。

H·A·瑪什金:"罗馬公民权史","苏联科学院通报",第2卷,第5号。

H·A·瑪什金:"古代罗馬史",1947年。

A·B·米舒林:"古代希腊、罗馬史",1944年。

A·B·米舒林:"古代罗馬史",1946年。

T·蒙森:"罗馬史",第1—2卷,1936—1937年。

同上,第1—3,5卷,1885—1887年。

路易斯·Г·摩根:"古代社会",1935年。

H·穆新:"罗馬国家和前基督教历史时期奴隶的狀况",1916年。

Д·И·那古耶夫斯基:"罗馬广場史和它的古迹",1907年。

И·B·涅图喜尔:"罗馬国家古代史",1894年。

И·B·涅图喜尔:"罗馬史綱",1912年。

Б·尼捷:"罗馬史与史学綱要",第2版,1908年。

K·B·尼契:"罗馬共和国史",1908年。

B·佩尔采夫:"古代史教本",第2分册,"罗馬史",1916年。

E·A·拉金:"从古代到1914—1918第一次帝国主义战爭的战术史",第1分册,1940年。

"罗馬","苏联大百科全書",第48卷。

"罗馬帝国"(論文集),"自学文庫",1900年。

Н·桑楚尔斯基:"罗馬古代史綱要",第6版,1916年。

В·С·謝尔盖耶夫:"古代罗馬史綱要",第1—2分册,1938年。

Э·托瑪:"公元最初二百年中間的罗馬与帝国",1899年。

А·И·邱美涅夫:"古代奴隶社会史",1935年。

Г·費列罗:"罗馬的偉大和灭亡",第1—5卷,1914—1923年。

Л·佛里德稜德:"从奥古斯都到安托尼努斯王朝末期罗馬生活史上的情景",第1分册,1914年。

В·И·赫尔摩哥洛夫:"公元四世紀时阿米亚努斯·瑪尔凱里努斯的罗馬战略","古代史通报",1939年,第3号。

М·蔡列尔:"古代罗馬的国家与法权",1893年。

Н·Д·契楚林:"蒙森罗馬史概述",第2版,1914年。

經 济

卡尔·比歇尔:"国民經济的产生",第4版,1923年。

А·瓦隆:"古代奴隶制度史",第1—2卷,1941年。

М·貝貝尔:"經济史",1923年。

М·貝貝尔:"古代世界农业史",1923年。

Н·П·格拉齐安斯基:"根据丈量員的条約来看罗馬人的用亩制度","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1号。

И·М·格留斯:"罗馬土地占有制史綱(主要在帝国时代)",第1卷,1899年。

Ф·М·頓頓斯基:"古代罗馬的土地問題","华沙大学通报",1884年,第9号。

Л·К·札古尔斯基:"古代罗馬对飢餓的斗爭",1892年。

Н·Н·札列斯基:"狄罗斯島上的罗馬人(罗馬商业与高利貸資本史)","列寧格勒大学学术札記",历史科学部分,第15分册,1948年。

印格列姆:"远古以来的奴隶制度史",1906年。

肯寧汉:"从經济观点来看西方文化",第1卷,"古代世界",1902年。

Ю·А·庫拉科夫斯基:"罗馬人的間接稅","基輔大学通报",1882年,第9号。

Ю·А·庫拉科夫斯基:"罗馬帝国矿山开采的組織","基輔大学通报",1882年,第11号。

П·拉孔布:"土地的占有。論从集体所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1915年。

М·Н·梅伊曼:"奴隶制生产方式运动的經济法則","历史札記",第22分册,1947年。

А·В·米舒林:"論古典社会結構的再生产","ГАИМК通报",第13卷,第8分册,1932年。

О·涅拉特:"古代經济史",1924年。

И·В·涅图喜里:"罗馬人的錢业史"。(一)新币的引用,(二)維克托里亚特、戴納里烏斯和銅的六度还元"。"文献学評論",第5卷。

С·К·尼柯諾夫:"罗馬零工史","国民教育部杂志",1905年,第10号。

К·В·奥斯特洛維强諾夫:"前資本主义結構經济史",1945年。

Г·柏尔曼:"古代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史",1910年。

Е·М·普里廸克:"罗馬的錢币",1902年。

Е·М·普里廸克:"希腊与罗馬的錢币",1906年。

Г·撒尔維奥里:"古代世界的資本主义",1922年。

М·Е·謝尔盖延柯:"古代意大利谷物田地之施肥","苏联科学院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著作集",第1輯,第4分册。

М·Е·謝尔盖延柯:"古代意大利的橄欖树种植史","苏联科学院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著作集",第1輯,第7分册。

М·Е·謝尔盖延柯:"撒捷尔那及其断片","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3号。

М·Е·謝尔盖延柯:"斯克洛法和对大土地所有制的辯护","古代史通报",1947年,第4号。

"希腊化时代的技术",И·И·托尔斯泰院士主編之論文集,1948年。

行省

С·С·阿巴美列克—拉扎列夫:"帕尔米拉",1885年。

М·И·根德尔森:"优里烏斯·愷撒与西班牙的拉丁权","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3号。

А·盖奥尔吉耶夫斯基:"盖烏斯·优里烏斯·愷撒时代的高盧人",1865年。

К·Э·格里湼維奇:“凱尔索尼索斯与罗馬”,“古代史通报”,1947年,第2号。
С·В·叶謝夫斯基:“罗馬世界的中心及其行省”,“欧洲通报”,1866年,第3、4号。
С·А·若別略夫:“博斯波魯斯札記”,“博斯波魯斯史”,1934年。
С·若別略夫:“Achaika。阿凱阿行省古代史”,1903年。
Ф·Ф·捷林斯基:“貝殼学”,“思想生活”,第3版,1916年。
А·左格拉夫:“欧尔維亞的罗馬錢币”,1930年。
Д·П·卡里斯托夫:“罗馬时期博斯波魯斯史札記”,“古代史通报”,1938年,第2号。
同上,第4号。
Н·П·孔达科夫:“叙利亞与巴勒斯坦考古旅行”,1904年。
И·克魯格里科娃:“达奇亞罗馬化問題”,“古代史通报”,1947年,第3号。
Ю·А·庫拉科夫斯基:“陶里斯的过去”,第2版,1914年。
П·庫利:“罗馬人的行省集会。在元首制时期它們的組織和职权”,1898年。
В·В·拉提雪夫:“欧尔維亞城市历史和国家制度的研究”,1887年。
В·В·拉提雪夫:“博斯波魯斯王国历史簡明綱要”。“Pontika”,1909年。
Н·路易斯:“埃及的罗馬压迫史”,“古代史通报”,1939年,第1号。
М·米洛特沃尔采夫:“希腊-罗馬治下的埃及的奴隶价格”;“国民教育部杂志”,1914年,第4号。
А·В·米舒林:“古代西班牙的伊伯利安氏族和它的演化”,“古代史通报”,1948年,第1号。
Ф·М·那赫曼:“帝国前三个世紀北亞非利加小租佃关系的历史发展”,“国民教育部杂志”,1909年。
福斯捷里·德·庫朗热:“古代法国社会制度史”,第1卷,“罗馬的高盧”,1901年。
М·赫沃斯托夫:“希腊-罗馬治下埃及的东方貿易史”,1907年。
М·赫沃斯托夫:“希腊-罗馬治下埃及的紡織工业”,1914年。
А·夙里頓:“西班牙的提尔森尼人(关于伊伯利安語的新資料)”,“古代史通报”,1941年,第1号。

文 化

"古典語言与文体理論",O·M·弗雷登堡主編,1936年。

Г·阿尔尼姆:"古代哲学史",1910年。

О·Ф·巴吉涅尔:"古代罗馬的世俗娛乐",1901年。

В·Д·布拉瓦特斯基:"古代罗馬的建筑",1938年。

Н·И·布魯諾夫:"建筑史綱",第2卷,1935年。

Г·布瓦謝:"从奥古斯都到安托尼努斯的罗馬宗教",1878年。

О·Ф·瓦尔德高尔:"古代肖象史札記",1938年。

В·В·瓦尔涅克:"古代戏剧史",1940年。

К·維約尔曼:"各时代与民族的艺术史",第1卷,1903年。

文德班:"古代哲学史",第4版,1908年。

А·И·勃克昌寧:"古代罗馬艺术史綱",1947年。

О·戈尔廸耶維奇:"帝国时期罗馬的高等教育",1894年。

Л·А·叶里尼茨基:"論撒图尔那里亞的社会思想","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4号。

В·В·叶菲莫夫:"古代罗馬亲屬与繼承史綱",1885年。

Г·Е·儒拉科夫斯基:"古代教育史綱要",1940年。

В·Ф·札列斯基:"古代罗馬的哲学体系和經济理論","国民教育部杂志",1907年。

Ф·Ф·捷林斯基:"罗馬及其宗教","思想生活",第3卷,第2版,1910年。

Р·佐姆:"法学阶梯。罗馬民法的历史与体系教本",第12版,1908年。

"哲学史",第1卷,"古典与封建社会哲学",1941年。

Т·奇普:"罗馬法史料史",1908年。

М·М·科貝里那:"古代罗馬的艺术",1939年。

伽斯通·庫尼:"古典艺术。希腊一罗馬",1898年。

А·И·瑪列恩:"罗馬文学的黄金时代(奥古斯都时代)",1923年。

Э·瑪尔提尼:"罗馬文学史",第1分册,"共和国的文学",1912年。

В·И·莫捷斯托夫:"罗馬文学史講义",第2版,1876年。

Д·納古耶夫斯基:"罗馬文学史",第1—2卷,1911—1915年。

E·那紹特:"拉丁文学史",1914年。

И·С·佩列捷尔斯基:"国家与法权通史",第1分册,"古代世界",第2部分,"古代罗馬",1945年。

И·А·波克洛夫斯基:"罗馬法史",1913年。

М·М·波克洛夫斯基:"罗馬文学史",1942年。

И·В·波美洛夫斯基:"列阿提那的瑪尔庫斯·鉄倫提烏斯·瓦罗和美尼潘斯諷刺文",1869年。

С·列納克:"造型艺术史(阿波罗)",1912年。

謝利·罗森塔尔:"古典与西欧的艺术",1941年。

М·Е·謝尔盖延柯:"罗馬农业文献中的农业技术的意見","苏联科学院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著作集",第1輯,第9分册。

М·Е·謝尔盖延柯:"共和国时代意大利农业史","前資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問題",1935年,第9—10号。

А·А·斯特列里曹夫:"古代罗馬人的医生",第2版,1888年。

И·М·特隆斯基:"古代文学史",1946年。

В·М·赫沃斯托夫:"罗馬法史",第7版,1919年。

И·В·茨維塔耶夫:"罗馬帝国高等学校的生活",1902年。

什普林格尔—米哈埃里斯:"С·А·茹别略夫教授艺术史簡要手册",1902年。

Г·В·什托里:"偉大的罗馬作家",1887年。

О·夙阿吉:"古代罗馬人的建筑艺术",1938年。

專著

第一部分

第一——十二章

Д·阿札列維契:"貴族与平民",第1—2卷,1875年。

П·阿蘭德斯基:"罗馬史的远古时期和它的研究",1882年。

С·Н·阿列克謝耶夫:"論罗馬的債务問題","华沙大学历史、語言与法律协会札記",第3分册(1904年)。

Б·Л·包伽耶夫斯基:"在阿尔瓦尔兄弟会祈禱方面和罐子有关的仪式",

"国民教育部杂志",1907年。

Б·Л·包伽耶夫斯基:"在Н·Я·馬尔著作中所見的埃特魯里亞人","前資本主义結構史論文集",1933年。

П·波將斯基:"等級斗爭时期人民保民官史","基輔大学通报",1884年,第1、3、5号;1885年,第2号;1886年,第8号。

Г·В·瓦尔涅克:"古典戏剧和关于罗馬双生兒的傳說","国民教育部杂志",1910年。

С·韋赫夫:"西塞罗著作'論国家'",1882年。

Л·А·叶里尼茨基:"关于埃特魯里亞人的最近的文献","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3—4号。

А·В·査哈罗夫:"李維著作前六卷的政治术語","文献学評論",第10卷,1896年。

Г·Э·眞格尔:"关于 Patres 的問題","华沙大学通报",1890年,第3—5号。

Е·Г·卡伽洛夫:"論古代罗馬的王权","語言学札記",1909年。

Е·Г·卡伽洛夫:"关于罗馬城市产生問題的最近流派和对它們的批判",国民教育部杂志",1911年。

С·И·科瓦略夫:"貴族与平民起源的問題","列寧格勒大学科学紀念会著作集。历史科学部分",1948年。

Д·Л·克留科夫:"关于在宗教方面罗馬貴族与平民的最初的区别的一些想法","杜廊",第4号,1864年。

Ю·庫拉科夫斯基:"远古时期的罗馬史","基輔大学通报",1884年,第2号。

Ю·庫拉科夫斯基:"关于罗馬起源的問題",1888年。

И·里德曼:"魯比諾和蒙岑对于尼布尔的貴族与平民的起源的假說的看法",1898年。

Ю·С·列普諾夫:"保民官有沒有鳥卜?","国民教育部杂志",1917年。

Н·Я·馬尔:"地中海的霍屯督人","选集",第4卷。

Н·Я·馬尔:"欧洲雅菲特人居住地旅行記","雅菲特文集",第3卷,1925年。

Н·Я·馬尔:"伊伯利安—埃特魯里亞的受洗者","科学院报告集",1925

年。

Н·Я·馬尔:"地中海地区的印欧語言","科学院报告集",1924年。

Н·Я·馬尔:"迦太基与罗馬","选集",第4卷。

Н·Я·馬尔:"'埃特魯里亞人'与'佩拉斯吉人'部落名称起源的問題","俄罗斯考古学协会东方部札記",第25卷(1920年)。

Н·Я·馬尔:"論語言的起源","选集",第2卷。

Н·Я·馬尔:"世界范圍的語言的学說的提出","选集",第4卷。

Н·Я·馬尔:"'雅菲特高加索'德文版序言","选集",第1卷。

Н·Я·馬尔:"謝那、索那、留捷提亞和高盧最初的居住者埃特魯里亞人与佩拉斯吉人","选集",第1卷。

Г·瑪尔提諾夫:"論罗馬年代記的起源","莫斯科大学学术札記,历史語言学部分",1904年,第32卷。

В·И·莫捷斯托夫:"法列里人","国民教育部杂志",1895年,第3号。

В·И·莫捷斯托夫:"罗馬的远古时期(和它有关的新的考古学資料)","国民教育部杂志",1897年,第3号。

В·И·莫捷斯托夫:"論西庫里人的起源","国民教育部杂志",1897年,第11—12号。

В·И·莫捷斯托夫:"拉丁人起源和性質的問題","国民教育部杂志",1898年,第11—12号。

В·И·莫捷斯托夫:"再論西庫里人、翁布里亞人和拉丁人","国民教育部杂志",1899年,第5、9号。

В·И·莫捷斯托夫:"王政时期的文献和罗馬广場上最古老的銘文","国民教育部杂志",1900年,第3号。

В·И·莫捷斯托夫:"再論王政时期的文献和罗馬广場上最古老的銘文","国民教育部杂志",1900年,第11号。

В·И·莫捷斯托夫:"罗馬史引論",第1—2分册,1902—1904年。

В·И·莫捷斯托夫:"埃特魯里亞問題","国民教育部杂志",1903年,第8号。

В·И·莫捷斯托夫:"雅利安部落在意大利的分布。(一)沃尔斯奇人与埃魁人","国民教育部杂志",1904年,第8号。

В·И·莫捷斯托夫:"意大利部落在意大利的分布","国民教育部杂志",1905年,第3、6—7号。

В·И·莫捷斯托夫:"味內提人","国民教育部杂志",1906年,第2、3号。

В·И·莫捷斯托夫:"意大利的希腊人","国民教育部杂志",1906年,第9号。

Г·穆勒什坦:"埃特魯里亚人問題的历史意义","古代史通报",1938年,第4号。

И·В·涅图喜里:"关于双生子的傳說。罗慕路斯和列慕斯","国民教育部杂志",1902年,第1—3号。

同上:"罗馬公社的主要領土","国民教育部杂志",1902年,第7号。

同上:"罗馬的城市特里布斯","国民教育部杂志",1902年,第8号。

同上:"罗馬九行詩的意义","国民教育部杂志",1903年,第1号。

同上:"罗馬的三个特里布斯","国民教育部杂志",第7、8、10号。

同上:"罗馬共和国世界政策的开始和拉提烏姆的終結","国民教育部杂志",1904年,第8—10号。

同上:"列吉路斯的故事","国民教育部杂志",1906年,第8号。

同上:"第一个罗馬独裁官","国民教育部杂志",1906年,第11号;1907年,第1号。

同上:"波尔謝那和威伊战爭","国民教育部杂志",1907年,第11—12号。

同上:"罗馬初期的历史","文献学評論",第2卷。

同上:"阿披烏斯监查官时期前的城市特里布斯和祭司的选举","文献学評論",第7卷。

同上:"卡庇托里烏姆的鵝","文献学評論",第8卷。

同上:"論努瑪的毕达哥拉斯主义","文献学評論",第9、10卷。

同上:"論維斯塔的祭仪","文献学評論",第11卷。

同上:"安巴尔瓦里亚祭。阿尔瓦尔兄弟会和阿尔瓦尔歌謠","文献学評論",第12卷。

同上:"論拉丁字母采用的时期","文献学評論",第13卷。

同上:"根据图里烏斯宪法的第一阶級的財产資格","文献学評論",第15卷。

И·В·涅图喜里:"Pontifices","文献学評論",第15卷。

同上:"Dea dia,母权制的女神","文献学評論",第17卷。

同上:"路佩尔庫斯、路佩尔奇、路佩尔卡里亞","文献学評論",第17卷。

同上:"在关于塔尔克維紐斯的傳說中卡提里那騷乱的反映","В·П·布捷斯庫尔紀念論文集",1914年。

同上:"李維罗馬史第二卷中社会問題","国民教育部杂志",1910年,第1号。

К·帕烏里:"亞平寧半島的原始居民",蓋尔莫尔特的"人类史",第4卷。

В·彼得:"古代意大利的人类学綱要(古典古代論文集)",古典文献学与教育学协会基輔分会出版,第3分册,1887年。

С·普洛塔索瓦:"年代記","新百科詞典",布洛克高兹与埃弗隆出版;第2卷。

同上:"西塞罗論文'論国家'";"薩拉托夫国立大学学术札記",第6卷,第3分册,1926年。

С·拉齐格:"罗馬年代記的开始","莫斯科大学学术札記,历史語言部分",1904年,第32卷。

Б·薩巴涅耶夫:"論罗馬远古年代的問題","国民教育部杂志",1913年。

Ф·Ф·索科洛夫:"公元前四世紀罗馬史事件的年代","Ф·Ф·索科洛夫著作集",1910年。

В·В·司特盧威:"平民和希洛特","前資本主义結構史",1933年。

П·В·季霍諾維契:"古代罗馬人的婚姻和婚礼";"柱廊",第4卷。

Г·特恩:"提图斯·李維",1885年。

福斯捷里·德·庫朗热:"古代世界的公民公社",1906年。

И·В·茨維塔耶夫:"意大利銘文";"国民教育部杂志",1882年,第3、12号;1883年,第11、12号;1886年,第1、9号。

А·恩曼:"关于罗馬国王的傳說及其起源与发展",1896年。

同上:"罗慕路斯的墳墓","国民教育部杂志",1900年,第11、12号;1901年,第2号。

第十三——十七章

П・Н・波將斯基:"罗馬的酒神节和对它的迫害(建城以来六百年間)",1882年。

С・若别略夫:"雅典史(公元前229—31年)",1898年。

同上:"Achaika,阿凱亞行省古代史",1903年。

同上:"第二次馬其頓战爭的第一年","国民教育部杂志",1894年,第11—12号。

同上:"启列那的托勒密宣言","苏联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部分",1933年,第5号。

Н・А・拉平:"汉尼拔",1939年。

А・М・洛維金:"古典作家关于第一次布匿战爭初期的报道","国民教育部杂志",1894年,第3号。

А・В・米舒林:"关于公元前189年埃米里烏斯・保路斯銘文的解釋","苏联科学院通报,历史与哲学部分",第3卷,第4号,1946年。

А・В・尼奇特斯基:"罗馬人論国王培尔謝烏斯","国民教育部杂志",1906年,第4号。

В・皮洛果夫:"罗馬史研究(主要在李維的第三个十卷中所論述的)",1878年。

П・Н・塔尔科夫:"論М・欧罗对公元前三世紀与二世紀之交地中海上国际关系的观点","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3号。

第十七——二十五章

П・А・阿德里亞諾夫:"西塞罗傳",1889年。

同上:"愷撒的政治和文学事业","涅什那研究所通报",第5卷。

П・阿德拉雪夫:"作为优里烏斯・愷撒史史料的西塞罗通信",1890年。

И・巴布斯特:"安托尼烏斯和克里奥帕特拉","柱廊",第4卷。

А・布洛克:"卡提里那",1919年。

Г・布瓦謝:"西塞罗和他的朋友",1914年。

Н・布勃諾夫:"共和傾复前夕的罗馬民会","基輔大学通报",1892年,第5号。

К·布歇尔:"公元前143—129年的奴隶起义",1924年。

С·維赫夫:"十二愷撒傳中关于盖·苏埃托紐斯·特蘭克維路斯的史料",第1分册(总論),1888年。

Т·Н·格拉諾夫斯基:"优里烏斯·愷撒","著作集",第2卷,1905年。

Э·Д·格里姆:"革拉古兄弟,他們的生活与社会活动",1894年。

А·П·季雅科諾夫:"論公元前二世紀西西里第一次奴隶起义的年代","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3—4号。

С·А·若别略夫与С·И·科瓦略夫:"公元前2—1世紀的偉大奴隶起义","古代社会史"論文集,1934年。

С·А·若别略夫:"最后的一位佩里撒德和博斯波魯斯的斯奇提亞起义",1933年。

Ф·Ф·捷林斯基:"克洛狄烏斯与元老院的冲突","文献学評論",第21卷。

Ю·А·伊凡諾夫:"卡提里那的阴謀和它的社会基础","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1号。

С·И·科瓦略夫:"罗馬史的兩个問題","列宁格勒大学通报",1947年,第4号。

С·С·魯奇雅諾夫:"Lex Julia de civitate 664(90)年","国民教育部杂志",1912年。

Я·А·瑪南將:"龐培在南高加索的周游","古代史通报",1939年,第4号。

同上:"龐培出征黑海的进軍道路和米特里达梯斯向科尔启斯的退却","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3—4号。

同上:"提格拉涅斯第二与罗馬",1943年。

А·Н·瑪什金:"公元前二世紀末和一世紀初罗馬的政党","古代史通报",1947年,第3号。

同上:"愷撒死后不久罗馬的社会运动","莫斯科大学通报",1947年,第5号。

А·В·米舒林:"斯巴塔庫斯起义",1936年。

同上:"奴隶革命与罗馬共和国的傾复",1936年。

同上:"古代罗馬斯巴塔庫斯起义的历史","古代史通报",1937年。

同上:"斯巴塔庫斯","簡明科普叢書",1947年。

С·И·普罗塔索娃:"革拉古兄弟时代罗馬社会理想的斗爭","远古和近古"論文集,1923年。

С·Л·烏特琴柯:"撒路斯提烏斯致愷撒的政治書簡","波克罗夫斯基教育学院学术札記",第5卷,第1分册,1940年。

同上:"撒路斯提烏斯对于理想的国家制度的看法","古代史通报",1948年,第1号。

同上:"古代罗馬的作为政爭工具的风俗敗坏論","苏联科学院通报,历史与哲学部分",第5卷,第2号,1948年。

Э·費尔斯伯格:"革拉古兄弟",1910年。

Г·А·茨維塔耶娃:"优里烏斯·愷撒遇刺后罗馬的人民騷动","古代史通报",1947年,第1号。

Э·Р·什特恩:"对于提貝里烏斯·革拉古的事业的估价","В·П·布捷斯庫尔紀念論文集",1914年。

О·Н·优尔奇娜:"公元前133年的培尔伽姆法令","古代史通报",1947年,第4号。

第二部分

第一——三章

И·巴布斯特:"撒路斯提烏斯","柱廊",第1卷。

Н·布拉果維申斯基:"論奧古斯都时代罗馬的文学派别",1855年。

Н·布拉果維申斯基:"荷拉提烏斯及其时代",第2版,1878年。

А·勃克昌宁:"帝国时代的罗馬历史学家","历史杂志",1940年,第1号。

Г·布瓦謝:"維吉尔",1894年。

В·И·盖里叶:"奧古斯都和罗馬帝国的建立","欧洲通报",1877年,第6—8号。

И·М·格留斯:"塔西佗",1946年。

Н·Ф·捷拉塔尼:"維吉尔和奧古斯都","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4号。

М·德拉果瑪諾夫:"罗馬帝国世界历史意义問題和塔西佗",1869年。

Д·П·卡里斯托夫:"奧古斯都在黑海北岸地帶的政策","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2号。

И·魯尼雅克:“鉄烏托堡森林中克温提里烏斯·瓦魯斯的陣营”,“国民教育部杂志”,1882年,第4号。

Н·А·瑪什金:“关于元首制的文献”,“古代史通报”,1938年,第1号。

同上:“奥古斯都自卡納列卡所发的敕令”,“古代史通报”,1938年,第3号。

同上:“罗馬共和国最后时期的終末論和救世主教”,“苏联科学院通报,历史与哲学部分”,第3卷,第5号,1946年。

В·莫捷斯托夫:“塔西佗和他的著作”,1864年。

В·А·美里霍夫:“黄金时代罗馬詩歌中对于元首的崇拜”,1915年。

А·В·米舒林:“維特魯維优斯的論文‘論建筑’的史料”,“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4号。

А·В·米舒林:“維特魯維优斯和他的論文的第十卷的史料”,“古代史通报”,1947年,第2号。

С·欧帕茨基:“小普利尼”,1878年。

М·М·坡克罗夫斯基:“論奥古斯都婚姻立法的历史”,“国民教育部杂志”,1907年,第3—4号。

М·М·坡克罗夫斯基:“西塞罗講义”,第1卷,1910年。

Г·П·坡列科夫:“維特魯維优斯和奥古斯都”,“古代史通报”,1938年,第4号。

И·В·坡美洛夫斯基:“列阿提那的瑪尔庫斯·鉄倫提烏斯·瓦罗和美尼普斯的諷刺文”,1869年。

М·И·弗洛洛夫:“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馬社会”,1882年。

Б·В·乞列金:“荷拉提烏斯的政治观点”,“雅罗斯拉夫大学論文集”,第1卷,1920年。

第四——五章

Г·布瓦謝:“罗馬愷撒时期的社会情緒”,1915年。

Р·Ю·維披尔:“塞內加的倫理和宗教观点”,“古代史通报”,1948年,第1号。

Т·Н·格拉諾夫斯基:“初期元首时期的罗馬帝国”,“著作集”,第2卷,1905年。

М·德拉果瑪諾夫:“元首提貝里烏斯”,“基輔大学通报”,1864年,第1—2号。

В·Н·季雅科夫:“公元一世紀罗馬之占領陶利卡”,“古代史通报”,1941年,第1号。

П·Н·庫德里雅夫采夫:“罗馬妇女。塔西佗著作中的历史故事”,第3版,1875年。

Я·瑪南將:“尼祿所准备的高加索远征的目的与方向”,“历史問題”,1946年,第7号。

Г·美尔琴格:“元首提貝里烏斯。历史研究”。1881年。

В·С·謝尔蓋耶夫:“提貝里烏斯的元首制”,“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2号。

А·Н·費多琴柯:“卡普利河上的提貝里烏斯”。“赫尔美斯”,1911年。

С·弗列金諾夫:“尼祿时代古代罗馬的元首、貴族和元老院”,“莫斯科省立教育学院历史系学术札記”,第2卷,1940年。

第六——九章

А·И·阿米拉那什維里:“伊伯利亞和罗馬在亞細亞的扩張”,“古代史通报”,1938年,第4号。

К·К·阿尔謝涅夫:“弗拉維优斯、图拉真和阿德里亞努斯时期罗馬帝国的知識界的运动”,“欧洲通报”,1875年,第12号。

А·И·波尔图諾娃(阿米拉那什維里):“阿尼凱特起义”,“古代史通报”,1939年,第2号。

В·安德森:“罗瑪努斯·阿普列优斯和民間故事”,“喀山大学札記”,1909—1910年。

М·别洛魯索夫:“隶农制”,1903年。

П·М·毕齐里:“根据最新的研究来看 Colonus 和 coductor”,“国民教育部杂志”,1913年。

Н·М·布拉果維申斯基:“优維那路斯”,1860年。

同上:“多米提亞努斯时代罗馬的食客”,“俄国思想”,1890年,第4号。

Г·布瓦謝:“阿德里亞努斯的别庄”,1877年。

П • 維諾格拉多夫:“罗馬帝国的土地危机”,“科学报”,1904年,第7号。

И • М • 格留斯:“隶农制的新研究”,“国民教育部杂志”,1886年,第11—12号。

Ф • 頓頓斯基:“元首阿德里亞努斯”,1896年。

В • Н • 季雅科夫:“罗馬突入黑海北岸的道路。本都和美西亞”,“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3—4号。

В • Б • 叶列謝維奇:“罗馬私法中的法人,它的起源和职能”,1910年。

В • 克林格尔:“佩特洛尼烏斯和他的小說”,1908年。

М • Н • 克拉申宁尼科夫:“罗馬城市的男女祭司”,1891年。

同上:“奥古斯塔路斯和高級圣职人物”,1895年。

А • И • 瑪列恩:“瑪尔齐亞路斯”,1900年。

В • 米哈伊洛夫斯基:“愷撒王座上的世界主义者”;“俄国思想”,第12号,1885年。

Д • И • 納古耶夫斯基:“罗馬諷刺文和优維那路斯”,1879年。

Ф • М • 那赫曼:“关于帝国前三个世紀北非小租佃关系的历史发展”,“国民教育部杂志”,1909年,第5号。

Е • В • 帕謝克:“元首阿德里亞努斯”,“优里耶夫大学札記”,第1号,1904年。

“龐培的壁画”,1937年。

В • 鮑爵姆金:“佩特洛尼烏斯和他的小說”,“俄国思想”,1900年,第7号。

Г • М • 普利哥洛夫斯基:“罗馬阿非利加隶农制关系的发展”,“莫斯科大学学术札記”,1909年,第39分册。

А • Б • 拉諾維奇:“犹太战爭”,“历史杂志”,1938年,第11号。

В • С • 謝尔盖耶夫:“罗馬帝国奴隶制度的瓦解和隶农制的开始”,“古代史通报”,1938年,第3号。

福斯捷里 • 德 • 庫朗热:“罗馬的隶农制”,1908年。



第十——十二章

А • А • 瓦西里耶夫:“克里米亞的哥特人”,“物質文化史学院通报”,第1卷,1921年。

А·Д·德米特列夫:"巴伽烏狄运动","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3—4号。
同上:"布科里人","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4号。
Б·喀費斯基:"謝維路斯·亚历山大傳隨記","国民教育部杂志",1914年,第3号。
В·И·莫捷斯托夫:"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和新宗教","观察家",1882年。
Д·И·皮薩列夫:"提安那的阿波罗尼烏斯","俄罗斯报",1861年,第6—8号。
А·拉諾維奇:"卡拉卡拉关于將罗馬公民权授予帝国居民的敕令","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2号。
Ж·列維里:"謝維路斯时期罗馬的宗教",1898年。
Э·列南:"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与古典世界的終結",1906年。
Е·А·契尔諾奥索夫:"180—235年罗馬帝国史綱要",1911年。
Е·М·什塔耶尔曼:"卡拉卡拉敕令中 dediticii 的問題",1946年,"古代史通报",第2号。
同上:"多瑙河上罗馬軍队的人种和社会成分","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3号。

第十二——十五章

С·阿尔罕格里斯基:"狄奧克列齐亚努斯关于公定价格的敕令",1928年。
В·Я·布留索夫:"偉大的修詞学家。戴奇姆斯·瑪格努斯·奧索尼烏斯的生平和著作","俄罗斯报",1911年,第3号。
Г·布瓦謝:"异教的傾复",1892年。
П·維諾格拉多夫:"倫巴意大利封建关系的起源",1880年。
同上:"中世英国的采地",1911年。
Р·Ю·維披尔:"基督教的产生","古代史通报",1941年,第1号。
同上:"基督教文学的产生",1946年。
同上:"罗馬帝国的启蒙时代","古代史通报",1947年,第1号。
同上:"中世紀史",1947年。
А·伽尔納克:"基督教的本質",1907年。
М·德拉果瑪諾夫:"狄奧克列齐亚努斯和偉大的康士坦提努斯的国家改

革"，"基輔大学通报"，1865年，第2号。

A·德留斯："关于基督的神話"，第1—2卷，1923—1924年。

同上："基督教从格諾西斯教的起源"，1930年。

C·A·孝別略夫："教典的和伪經的福音"，1919年。

Φ·捷林斯基："基督教的竞爭者"，第2版，1910年。

M·C·科列林："古典世界观的复亡"，第2版，1901年。

H·A·庫恩："基督教的先驅者(罗馬帝国的东方崇拜)"，1922年。

H·A·瑪什金："斗士运动"，"馬克思主义历史家"，I(41)，1935年。

同上："提奥多西烏斯法典中的斗士"，"古代史通报"，1938年，第1号。

B·A·美利霍夫："罗馬元首的崇拜和它在异教对基督教斗爭中的意义"，1912年。

H·M·尼科里斯基："公元一世紀的犹太"，"科学报"，1902年，第6号。

同上："早期基督教世界观的世界的和社会的变革"，1922年。

Д·M·佩特魯雪夫斯基："中世社会与国家史綱要"，1922年。

И·B·波波夫："古代基督教历史上希腊罗馬文化的要素"，第5版，1922年。

"早期基督教"。"欧洲文化通史"，第5—6卷；布洛克豪兹—埃弗隆出版。

A·拉諾維奇："原始基督教和它的历史作用"，"古代史通报"，1939年，第2号。

同上："早期基督教教会史綱"，1941年。

H·H·罗森塔尔："叛教者优里亞努斯"，1923年。

同上："叛教者优里亞努斯的社会政策"，"历史杂志"，1940年，第8号。

同上："元首优里亞努斯异教反动的社会基础。博士論文概述"，"苏联科学院通报，历史与哲学部分"，第2卷，第5号，1945年。

E·M·什塔耶尔曼："三世紀內对基督徒的迫害"，"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2号。

年　表

二千紀初	意大利东北部出現木杙建筑。
二千紀中叶	波河以南出現鉄拉瑪拉。
一千紀初	維蘭諾瓦文化产生。移居阿尔巴努斯山。
十至九世紀	移居帕拉提烏姆山。
九世紀末	埃特魯里亞文化的产生。移居埃斯克維里埃山和外部諸山。
814	迦太基的建立(根据提迈欧斯)。
754—3	罗馬的建立(根据瓦罗)。
約 535	埃特魯里亞人和迦太基人在科西嘉島的海岸附近战胜希腊人。
約 524	埃特魯里亞人在庫麦城下战敗。
510	塔尔克維紐斯族被驅出罗馬(根据李維)。
508	罗馬对迦太基的条約。
507	塔尔克維紐斯族被驅出罗馬(根据加图和波利比优斯)。
494	傳統的日期說在这一年中間平民第一次到圣山去，人民保民官和平民营造官的出現。
493	罗馬与拉丁人締結同盟条約。
486	斯普里烏斯·卡西烏斯土地法。
462	盖烏斯·鉄倫提里烏斯·阿尔苏斯建議設立委員会拟訂有关执政官权力的法律。
460	阿披烏斯·赫德罗紐斯土地法。
456	伊启里烏斯关于移居平民于阿溫提努姆山的法律。
454	斯普里烏斯·塔尔培烏斯和奥路斯·阿鉄尔尼烏斯关于限制执政官处罰金的权利的法律。
451—450	十人委員会和"十二銅表法"。
449	平民第二次到圣山去。瓦列里烏斯和荷拉提烏斯法。
445	卡努列优斯法。
444	具有协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职位的設置。

443　监察官职的設立。
439　斯普里烏斯·美里烏斯被杀。
438—426　对威伊的第二次战爭。
406—396　对威伊的第三次战爭。
390(或387)　阿里亚之役与高盧人之摧毁罗馬。
384　卡庇托里烏姆的瑪尔庫斯·曼里烏斯被处死刑。
367　李启尼烏斯与賽克斯提烏斯法。
358　对拉丁人的条約。
356　平民中选出第一位独裁官。
351　平民中选出第一位监察官。
348　恢复对迦太基的条約。
343—341　所謂"第一次薩姆尼烏姆战爭"。
342　L.·盖努克优斯的人民投票。
340—338　拉丁战爭。
339　克温图斯·普布里烏斯·披罗法。
337　平民中选出第一位行政長官。
328—304　第二次薩姆尼烏姆战爭。
326(或313)　佩鉄里烏斯和帕披里烏斯关于債务奴隶制的法律。
321　罗馬軍队在考地烏姆峽谷的投降。
304　格涅烏斯·弗拉維优斯公布訴訟規則和审判日表。
300　欧古尔尼烏斯兄弟法。
298—290　第三次薩姆尼烏姆战爭。
295　森提努姆之役。
287　荷尔田西烏斯法。
284左右—204　李維优斯·安德罗尼庫斯。
283　瓦狄孟尼斯湖之役。
281　对塔連图姆战爭的开始。
280—275　对披魯斯的战爭。
280　赫拉克列阿之役。
279　奥斯庫路姆之役。

278—275　　披魯斯出征西西里。
275　　倍涅文图姆之役。
272　　塔連图姆投降。
270　　攻克列吉烏姆。
270左右—200格涅烏斯·涅維优斯。
268　　銀币(戴納里烏斯)在罗馬出現。
265　　沃尔西尼的社会斗爭和罗馬的干涉。
264—241　　第一次布匿战爭。
263　　罗馬与希耶罗的同盟。
262　　圍攻和占領阿格里根图姆。
260　　米雷海角(在里帕拉群島)之役。
259　　出征薩地尼亞与科西嘉。
256—255　　出征阿非利加。
256　　埃克諾姆斯海角之役。
254　　克温图斯·法比优斯·皮克托尔生。
254左右—184提图斯·瑪克优斯·普劳图斯。
253　　出征特里波里塔尼亞。
250　　帕諾尔姆斯之役。包圍利里拜烏姆。
247　　哈米尔卡·巴尔卡領导迦太基軍队进攻西西里。
241　　埃伽特群島之役。战爭的結束。百人团民会的改革。
241—238　　迦太基雇佣兵的起义。
239—169　　克温图斯·恩尼烏斯。
238　　罗馬占領薩地尼亞。
237　　哈米尔卡出征西班牙。
234—149　　瑪尔庫斯·波尔克优斯·加图(大加图)。
232　　蓋烏斯·弗拉米尼烏斯的土地法。
231　　罗馬向哈米尔卡处派遣使团。
229—228　　哈米尔卡死。
229—228　　第一次伊里利亞战爭。
226　　罗馬向哈斯杜路巴尔处派遣使团。

225 捷拉孟之役。
224—222 波伊人与印苏布列斯人的征服。
221 哈斯杜路巴尔之死。
219 第二次伊里利亚战争。薩貢图姆的陷落。
218左右 克劳狄烏斯法。
218—201 第二次布匿战争。
218 提乞努姆的冲突;特列比亚之役。
217 特拉西門湖之役。
216 康奈之役。
215 西拉庫賽的希耶罗之死。
214—212 哈斯杜路巴尔对西帕克斯之战。
214—205 第一次馬其頓战争。
213—211 圍攻西拉庫賽。
212—211 圍攻卡普阿。
211 汉尼拔进攻罗馬。罗馬人在西班牙的失敗和斯奇庇奥兄弟之死。
210 斯奇庇奥到达西班牙。
210左右—126波利比优斯。
209 斯奇庇奥攻克新迦太基,法比优斯·斯奇庇奥攻克塔連图姆。
208 倍庫拉城附近的战斗和哈斯杜路巴尔出征意大利的开始。
207 美陶路斯和伊利帕之役。
206 西班牙的迦太基人被肅淸和斯奇庇奥人返回意大利。
205 斯奇庇奥任执政官。瑪哥意大利登陆。
204 斯奇庇奥在阿非利加登陆。
203 汉尼拔和瑪哥离开意大利。
202 札瑪之役。
201 罗馬与迦太基締和。
200—197 第二次馬其頓战争。
197 启諾斯凱帕拉耶之役。
196 佛拉米尼努斯宣布希腊自由。罗馬向安提奥庫斯处派遣使团。

195　汉尼拔出現于安提奧庫斯的宫廷。

195左右—159普布里烏斯·鉄倫提烏斯·阿菲尔。

192—189　对安提奧庫斯的战爭(叙利亞战爭)。

191　鉄尔莫皮莱地方安提奧庫斯战敗。科里克角之役。

190　汉尼拔在旁披里亞沿岸地帶战敗。米昂涅苏斯之役。

189(或190)　瑪格涅希亞之役。

188　在阿帕美亞締結和約。

186　元老院关于酒神祭的决定。

183　阿非利亞的斯奇庇奧与汉尼拔之死。

180左右—100左右　盖烏斯·路奇里烏斯。

179　菲利浦五世之死与培尔謝烏斯之即位。

171—168　第三次馬其頓战爭。

170—85左右　路克优斯·阿克提烏斯。

168　披得那之役。

167　罗馬人掠夺埃培洛斯。

149—148　伪菲利浦。

149—146　第三次布匿战爭。

149　路克优斯·卡尔普尔尼烏斯·披索法。

147　馬其頓变为罗馬之行省。

147—146　希腊的起义。

147—139　維里亞图斯的起义。

146　科林斯与迦太基被毁。

140—91　路克优斯·李启尼烏斯·克拉苏斯(演說家)。

138—78　路克优斯·科尔涅里烏斯·苏拉。

136左右—132西西里的第一次奴隶起义。

133　提貝里烏斯·革拉古担任保民官,努滿提亞陷落。

132—130　阿里斯托尼庫斯起义。

129　小斯奇庇奧死。

125　富尔維优斯·弗拉庫斯將公民权給予意大利人的法案。佛列該萊城的起义及其被毁。

123—122　蓋烏斯・革拉古担任保民官。
121　蓋烏斯・革拉古死。
116—27　瑪尔庫斯・鉄倫提烏斯・瓦罗。
114—50　克溫图斯・荷尔田希烏斯・荷尔塔路斯(演說家)。
113　諾列亞之役。
111—105　优古尔塔战爭。
108—62　路克优斯・賽尔格优斯・卡提里那。
107　馬留出任执政官。
106—43　瑪尔庫斯・图里烏斯・西塞罗。
105　阿劳息奥之役。
104左右—100西西里第二次奴隶起义。
102　賽克斯提烏斯之水城之役。
101　維尔凱莱之役。
101—44　蓋烏斯・优里烏斯・愷撒。
101—100　馬留、撒图尔尼努斯和格劳提烏斯的联盟。
100　罗馬的起义。撒图尔尼努斯与格劳提烏斯之死。
98左右—54左右　提图斯・路克列提烏斯・卡路斯。
91　瑪尔庫斯・李維优斯・杜路苏斯出場和他的死亡。
91—88　意大利人的起义(联盟战爭)。
90　优里烏斯关于联盟者的法律。
89　普劳提烏斯和帕披里烏斯的关于联盟者的法律。
88—85　对米特里达梯斯的第一次战爭。
88　苏尔披奇烏斯・盧福斯法。苏拉占領罗馬。
87左右—54左右　蓋烏斯・瓦列里烏斯・卡图魯斯。
87　苏拉前往巴尔干半島。罗馬的馬留政变。
86　馬留之死。苏拉攻占和刼掠雅典。凱崙奈亞之役与欧尔科美諾斯之役。
86—35　蓋烏斯・撒路斯提烏斯・克里斯普斯。
85　达尔丹諾斯和約。
84　秦納死。

83—82	意大利內战。对米特里达梯斯的第二次战爭。
82—79	苏拉的独裁之治。
80—72	賽尔托里烏斯起义。
78	苏拉死。
77	M·埃米里烏斯·列庇都斯試图发动政变。
74—63	对米特里达梯斯的第三次战爭。
73—71	斯巴塔庫斯起义。
70—19	普布里烏斯·維尔吉里烏斯·瑪罗。
70	龐培与克拉苏斯任执政官。苏拉宪法的取消。
67	伽比尼烏斯法。龐培对海盜的斗爭。
66—24	斯特拉波。
66	盖烏斯·瑪尼里烏斯法。
66—62	龐培在东方。
65—8	克溫图斯·荷拉提烏斯·弗拉庫斯。
63	西塞罗出任执政官。P·塞尔維里烏斯·儒路斯的土地法案。卡提里那的阴謀。
63—公元14	盖烏斯·屋大維(屋大維亞努斯·奧古斯都)。
63—12	瑪尔庫斯·維普撒尼烏斯·阿格里帕。
62	卡提里那死(披斯托里亞城一役)。愷撒出任行政長官。龐培返回意大利。
61	愷撒出任远方西班牙的太守。
60	前三头。
59	愷撒出任执政官。
59—紀元17	提图斯·李維。
58—50	愷撒在高盧。
58	比布拉克鉄地方赫尔維提人战敗。阿里奧維斯图斯战敗。
57	对别尔盖人的斗爭。
57—6	大西洋沿岸高盧人的起义。
56	三头在路卡的会見。
55	龐培与克拉苏斯出任执政官。

55	愷撒出征日耳曼和布列塔尼亞。
54	优里亞死。愷撒再次出征布列塔尼亞。
54—3	別尔蓋人起义。
53	愷撒再次出征日耳曼。卡雷之役和克拉苏斯的死亡。
53—2	凱那布地方对罗馬人的屠杀和高盧总起义的开始。
52	克洛狄烏斯被杀。
51	鎭平高盧起义。
50	愷撒返回山南高盧。
49	愷撒渡过盧比康河。罗馬的占領。伊列尔达之役。瑪西里亞的降服。
48	埃培洛斯战爭。帕尔撒魯斯之役。龐培之被杀。愷撒出任独裁官。
48—47	亞力山大里亞战爭。意大利的騷动。
47	帕尔納凱斯之敗。
46	塔普苏斯之役。
45	孟达之役。
44	愷撒被杀。
43—紀元17	普布里烏斯·奥維狄烏斯·納索。
43	穆提那战爭。后三头。市民权剝夺。西塞罗被杀。
42	菲里披之役。卡西烏斯与布路图斯死。安托尼烏斯与克里奥帕特拉相遇。
41—40	佩路吉那战爭。
40	布倫第西烏姆条約。
39	米吉那条約。
38—36	对塞克斯图斯·龐培的战爭。
37	塔連图姆条約。
36	在米雷海角和納烏洛卡附近賽克斯图斯·龐培之失敗。
35	賽克斯图斯·龐培死。
32	屋大維的政变。向克里奥帕特拉宣战。
31	阿克提烏姆之役。

30	屋大維占領亞力山大里亞。安托尼烏斯与克里奥帕特拉之死。埃及的合并。
29	屋大維返回罗馬。
27	"共和的恢复"。屋大維获得"奥古斯都"称号。
25	对撒拉喜人的屠杀。
24—22	奥古斯都正式权力的变換。
19	最后征服西班牙。
16	征服陶里斯奇人(諾立克人)。
15	征服列提人和文戴里奇人(列齐亞人)。
12—9	征服潘諾尼人。杜路苏斯出征日耳曼。
9	杜路苏斯死。
8—7	提貝里烏斯的日耳曼出征。
2	限制依照遺囑釋放奴隶法。

※　※　※

公元4	在主人生存时限制釋放奴隶法。
4—5	提貝里烏斯出征日耳曼。
6	对瑪尔科曼尼人的战爭。
6—9	潘諾尼人和达尔瑪提人的起义。
9	瓦魯斯在邱陶布尔格森林中的失敗。帕披烏斯和波佩烏斯的婚姻法。
10—11	提貝里烏斯的日耳曼討伐。
14	奥古斯都死。
14—37	提貝里烏斯。
14—16	盖尔瑪尼庫斯之出征日耳曼。
17—24	塔克法里那图斯起义。
19	盖尔瑪尼庫斯死。
23—79	老普利尼。
24	南意大利的奴隶阴謀(提图斯·庫尔提西烏斯)。
26	提貝里烏斯离开罗馬。
31	謝雅努斯垮台。

37—41　卡里古拉。
37—100左右　約瑟夫·弗拉維优斯。
39—65　瑪尔庫斯·安涅烏斯·路卡努斯。
41—54　克劳狄烏斯。
41—42　瑪烏列塔尼亞起义。
42　奥斯提亞新港的建設。
42左右—102左右　瑪尔庫斯·瓦列里烏斯·瑪尔启亞路斯。
43　征服布列塔尼亞。
46左右—120左右　普魯塔克。
54—68　尼祿。
55　布列塔尼庫斯死。
55左右—120左右　科尔涅里烏斯·塔西佗。
59　阿格里披那被杀。
60　包烏狄卡起义被鎮压。
61　因400名奴隶处死事件罗馬发生騷动。
62—114　小普利尼。
64　罗馬大火。
65　G·卡尔普尔尼烏斯·披索的阴謀。塞內加、路卡努斯、佩特洛尼烏斯死。
66—67　尼祿在希腊进行演艺旅行。
66—70　犹太起义。
68　温戴克斯起义。尼祿死。
68—69　內战。
69—79　維斯帕西阿努斯。
69—71　启維里斯起义。
69　阿尼凱特起义。
70　攻克耶路撒冷。
72　哲学家被放逐出罗馬。
75左右—160　盖烏斯·苏埃托尼烏斯·特蘭克維路斯。
79—81　提图斯。

79　维苏威火山喷火。
81—96　多米提亚努斯。
86—89　达奇亚战争。
88　L·安托尼烏斯·撒图尔尼努斯起义。
90左右　阿庇亚努斯生。
96—98　涅尔瓦。
98—117　图拉真。
101—102　第一次达奇亚战争。
105—106　第二次达奇亚战争。
114　占领阿尔明尼亚。
115—117　帕尔提亚战争。
117—138　阿德里亚努斯。
120左右　路奇亚努斯生。
124左右　阿普列优斯生。
131—134　巴尔-科凯巴起义。
131　克劳狄烏斯·伽列努斯生。
138—161　安托尼烏斯·披烏斯。
161—180　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
161—165　帕尔提亚战争。
169　路克优斯·維路斯死。
174—175　布科里人起义。
175　阿維狄烏斯·卡西烏斯篡位。
180—192　康莫都斯。
187　瑪捷尔努斯运动。
193　培尔提納克斯斯。廸狄烏斯·优里亚努斯。
193—211　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
198　征服美索布达米亚。
211—212　卡拉卡拉与蓋塔。
212　蓋塔被杀。
212—217　卡拉卡拉。

212	公民权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
215	亞力山大里亞被劫。
217—218	瑪克里努斯。
218—222	埃拉伽巴路斯。
222—235	亞历山大·謝維路斯。
228	烏尔披亞努斯被杀。
235—238	瑪克西米努斯。
238	亞非利加起义。戈尔狄亞努斯。普披耶努斯和巴尔比努斯。
238—244	戈尔狄亞努斯第三。
244—249	阿拉伯人菲利浦。
249—251	戴克优斯。
251—253	特列波尼亞努斯·伽路斯。埃米里亞努斯。
253—260	瓦列里亞努斯。
256	伽里耶努斯对阿拉曼尼人的胜利。
259—268	波司图姆斯——高盧的"元首"。
260—268	伽里耶努斯。
262	奥迭那图斯对波斯人的胜利。
263左右	西西里奴隶起义。
266左右—273	吉諾比婭在帕尔米拉的統治。
267	蛮族蹂躪小亞細亞和巴尔干半島。
268—270	克劳狄烏斯第二。馬里烏斯和維克托里努斯在高盧。巴伽烏狄运动的开始。
269	哥特人战敗。
270—275	奥列里亞努斯。
270—273	捷特利庫斯在高盧。
271	奥列里亞努斯对蛮族的斗爭。罗馬的造币工起义。
273	帕尔米拉王国灭亡。亞力山大里亞的提尔姆斯起义。高盧"帝国"的消灭。
275—276	元老反动(塔西佗与佛洛里亞努斯)。
276—282	普洛布斯。

282—284	卡路斯。巴伽烏狄运动的极盛时期。
284—305	狄奥克列齐亚努斯
293	埃及起义被鎮压。收回布列塔尼亚。
297	与波斯締和并收回美索布达米亚。
301	币制改革与固定价格敕令。
303	禁止基督教敕令。
306—337	康士坦提努斯。
325	尼凱亚宗教会議。
330	首都迁至康士坦丁堡。
330左右	阿米亚努斯·瑪尔凱里努斯生。
337—353	康士坦提努斯死后爭夺政权的斗爭。
353—361	康士坦提烏斯。
354—430	奥古斯提努斯。
357	阿拉曼尼人在阿尔根托拉图姆附近战敗。
361—363	优里亚努斯。
363—364	約維阿努斯。
364—375	瓦楞提尼亚努斯。
375—383	格拉齐安努斯。
375左右	匈人突入欧洲。
378	哥特人起义。
378	瓦楞图斯在阿德里亚諾波尔城下战敗和陣亡。
379—395	提奥多西烏斯第一。
392—394	优几尼烏斯。
394—395	帝国最后的統一。
395	帝国最后的分裂。
408	斯提里科被处死刑。
410	哥特人占領和洗劫罗馬。
451	卡塔劳恩原野之役。
452	阿提拉在意大利。
453	阿提拉死。
455	汪达尔人洗劫罗馬。
476	罗慕路斯·奥古斯图路斯被黜。

譯者后記

我們先前介紹过来的罗馬史，大多是在世界史的范圍之內；間或有一些我們自己編譯的罗馬史，但內容也不見得比通史里的罗馬部分丰富。一个不懂外文的人，要更多得到一些关于古代罗馬的知識（罗馬法或許可以說是一个例外），那是比較困难的。因此，对于想扩大自己的知識領域的一般讀者，以及对于想进一步学习世界史的青年来說，这样一部簡明扼要的中型的罗馬史教本是有一定用处的。

再說一下譯名的問題。关于譯名，和在我所譯的“古代东方史”一書中的情况一样，除了一般已通行者之外，仍然是以“名从主人”为原則。書中每一个專名（人、地名）絕大多数我都是从它們的原文譯出的，虽然，由于手边参考書的不足，个別查不到的只得暫时从俄文轉譯。此外，某些名詞，如 imperatcr 之一概譯为“元首”（不譯为皇帝），praetor之譯为“行政長官”（过去有人譯为大法官），clientis之譯为“食客”等等，則都是經过考虑并和某些位同志商量后才确定下来的。这样譯的理由因为牽涉的問題較广，我不打算在这里說了。書中古典作品的引文，我虽大都和原文核对过，但引文的譯文却仍以俄譯为准，因为原文有版本的不同，而我自己手头所有的版本却往往只是一种，在文意有出入时，不足据以对俄譯引文的个別这样的地方作出較全面的判断，因此我还是保存俄譯的原样了。

我不是專业的历史学家或翻譯家，而只是历史学和語言学的一个普通爱好者，在这方面兼作一些介紹工作罢了。各方面能力的限制使这个譯本比讀者所期望的一定要差得多，我希望讀者給我帮助和指正。

譯者

一九五七年五月，北京。